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一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考試				
歷代貢舉志一卷	明	馮夢禎著	學海	一
歷代武舉考一卷	清	譚吉璁述	學海	四
貢舉敍略一卷	宋	陳彭年編	學海	六
科場條貫一卷	明	陸深撰	紀錄	八
學科考略一卷	清	繆彤著	學海	一二
臚傳紀事一卷	明	董其昌編	學海	九
制義科瑣記四卷	清	李調元輯	函海	一四
常談一卷	清	陶福履述	豫章	三二
讞法				
讞法四卷附四庫提要	宋	蘇洵撰	墨海	三九
讞法考一卷	清	沈蕙纕錄	學海	五三
詔令				
東井詰敕一卷	明	左鎰著	涇川	五七
奏議				
魏鄭公諫錄五卷	唐	王方慶集	畿輔	六四
魏鄭公諫續錄一卷	元	翟思忠輯	畿輔	八二
梁公九諫一卷	唐	狄仁傑撰	士禮	八五
陸宣公奏議注十五卷附四庫提要	唐	陸贄撰	十萬	八八
提要、補正	宋	郎曄注		
孝肅包公奏議十卷	宋	包拯撰	涇川	一一九
盡言集十三卷附四庫提要	宋	劉安世撰	指海	一二五
許國公奏議四卷	宋	吳潛著	紀錄	一二六
五城奏疏一卷	明	董傑著	涇川	一二六
訥谿奏疏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周怡撰	指海	一二五
論對錄一卷	明	張孚敬撰	紀錄	一二六
毅齋奏疏一卷	明	查鐸著	涇川	一二六
郭給諫疏稿二卷	明	郭尚賓撰	嶺南	一二七
泰熙錄一卷	明	王文祿錄	百陵	一二九
蘭臺奏疏三卷	明	馬從聘著	畿輔	一二九
制府疏草二卷	明	蕭彥著	涇川	一三〇
三垣疏稿三卷	明	許譽卿纂	藝海	一三〇
王少司馬奏疏二卷	明	王家楨著	畿輔	一三〇
玉城奏疏一卷	明	葉永盛著	涇川	一三四
兩垣奏議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逯中立撰	借月	一三五
西臺摘疏一卷	明	吳尚默著	涇川	一三五
伯仲諫臺疏草二卷	明	鄭欽著	涇川	一三六
敬修堂釣業一卷	明	鄭銳著	仰視	一三七
明臣奏議四十卷附四庫提要	清	高宗敕選	聚珍	一三七

魏文毅公奏議三卷	清	魏裔介著	畿輔	五八三
條奏疏稿一卷附疏稿續刊	清	蔣伊撰	指海	六〇九
尹少宰奏議十卷	清	尹會一著	畿輔	六一六
經國方略	清	張受長編	畿輔	六一六
帝範四卷附四庫提要	唐	太宗撰	金華	六四三
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附附錄	宋	唐仲友撰	金華	六五七

2060/02

貢舉之有科目。蓋未之前聞也。雖周曰三物。曰四術。曰九年大成。試之似有定序。曰論定。曰任官。曰位定。用之似有定制。大都極其辭愼若此。而實與而拜受。又極其降亟若此。初未以一定科目。薄試于始。厚任于終。賤視于先。尊顯于後。若今茲也。秦稱游用其士。而仕進之塗。關田勝敵之外。無多寄徑焉。漢初。詔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郡守身自勉道。嗣是詔孝悌復一身。沿官二千石。建元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請。令郡國歲舉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遣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元光五年。徵吏人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元朔初。天下謹法。莫敢遷舉。而貢士蓋鮮。故又詔中二千石及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郡國乃於屬僚部人之賢。舉爲秀才。廉吏。宜于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無常員。而公車徵起者。悉在焉。元封五年。詔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元朔五年。詔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始元初。遣王平議持節郡國。舉賢良。本始後。王吉請明遷求賢。除任子弟之令。永光初。詔丞相御史。舉質朴重厚遜遁有行者。光祿歲舉縣令。察孝廉。舉其有孝弟忠信禮義之行。加以經業才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州。州刺史禮待

明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茂才廉吏。三公掾下。其數有差。于時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且率焉特拜。不復簡試。故謗議紛起。是以士多矯飾也。建初初。復用故事。以四科辟士。永建後。又增甲乙科。左雄議改察舉之制。胡廣輩不能駁其議。張衡謂不能復其試。得後之說。黃瓊爲尚書令。乃以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術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建和永興間。試用諸生大率以古第上下。通經多寡。限以三五。自生員闕。建寧間。試甲乙科。爭第高下。中有賄賂。改閱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則詔諸儒讎定五經。蔡邕篆隸鐫石于太學。謂之石經。有以也。科目防于漢者若此。然士之出猶多以鄉人勸勉。而恥急于自進焉。漢以降。魏雖有除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古雖有除九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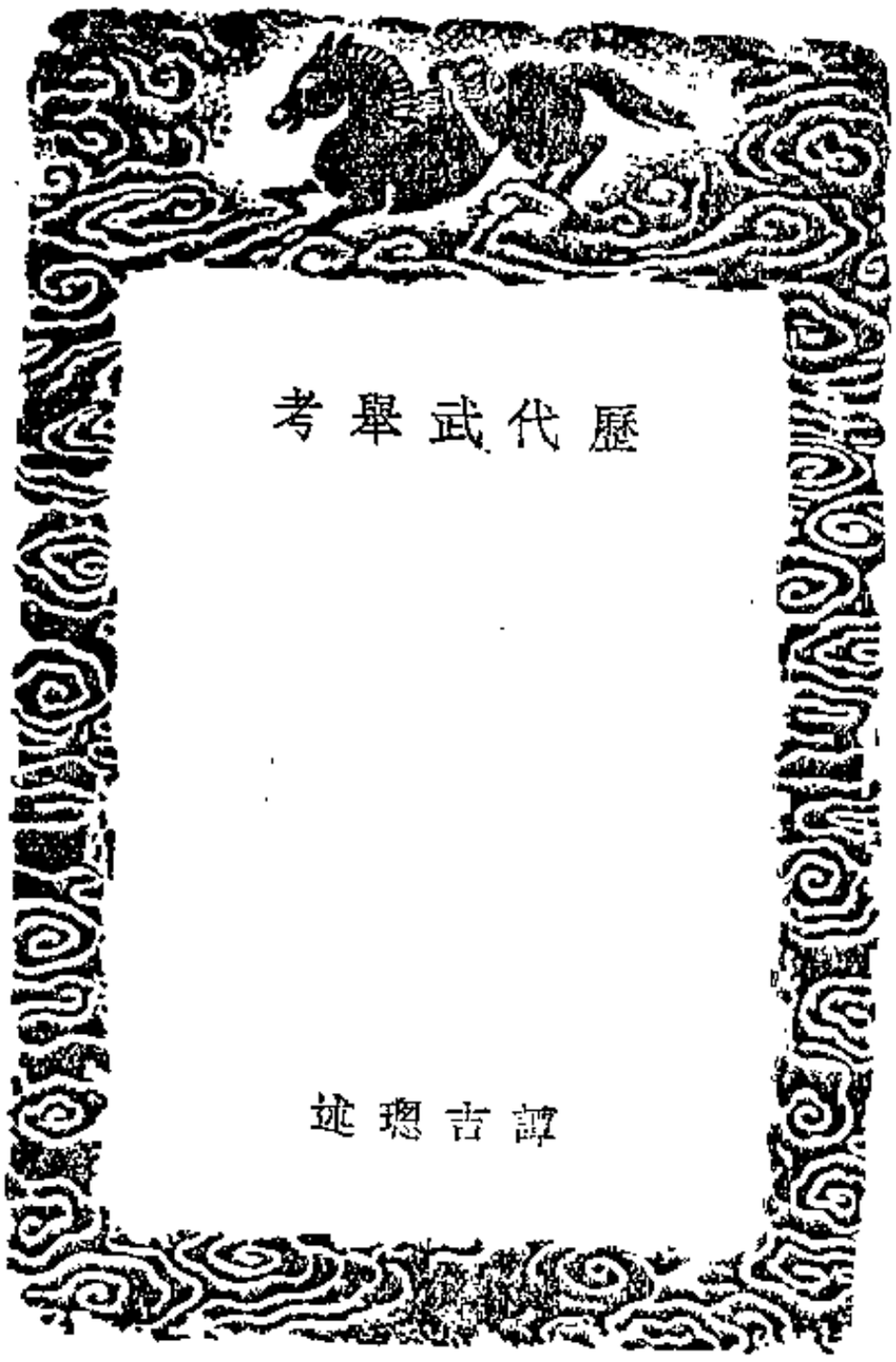
品生留闕。建寧間。試甲乙科。爭第高下。中有賄賂。改閱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則詔諸儒讎定五經。蔡邕篆隸鐫石于太學。謂之石經。有以也。科目防于漢者若此。然士之出猶多以鄉人勸勉。而恥急于自進焉。漢以降。魏雖有除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古雖有除九

之試北所通之經舉通者上第上之省皆毋得輒自陳牒其所習經周易毛詩儀禮周禮禮記左氏公穀任科一經務取深義與旨通諸家之學者至京遣諸司官有儒學者主試每經問義十條已對策策三問問古之治體及時務所施行者全通爲上第付吏部授官經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諸州經帖括非古制請與進士並停其國子舉人類此左丞賈至議大都以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寓於所在占籍必舉之鄉不足以盡材請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及諸大州各設學致生徒其在桑梓者鄉里舉之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終未俞行丞相鄭覃請罷進士之科李德裕稍裁進士之額蓋庶來進士科浮薄滋甚誠如舒元輿言進士科公卿大夫皆由此塗出今有司坐舉子于塞廡冷地比僕隸已下非所以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蔽遮是疑之以賊姦徒蓋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非詩是待之以雕蟲小技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爲國家用矣貢舉委地擧且不可收拾也宋初一時風氣椎樸人不知學間不顯仕宦太祖置賢良若經學、若吏理、凡三科不限資、而郡縣無應令者又許諸州自薦對制策不稱又詔察孝弟力田若奇異若文武可任使者具送闕召試無可采乃而後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同唐而進士科亦特重又定諸州貢舉條法及殿撮之式而川蜀所貢士令縣次往還結保以示優開寶初進士及第中有學士殺子鄙命中書覆卷試且詔自今國食祿之家得舉者悉以聞中書又言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復先王令典但王安石不當以其一家私學盡廢前聞而錮之乃立經義詩賦兩科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內聽習一經初試經義次試賦試詩次論策末試子史時務凡士終場利爲心莫能反其本也哲宗初司馬光柄國慨然欲盡革天下之材乃請自今設十科以舉士已而川蜀朝請隨侍遠地官令運司類試乃詔諸路有別頭試成牢中取士甚多祥符中取士甚少嘉祐間進士殿試不落一人治平間進士分四等定三歲一舉貢舉略不講曲盡其制而不知弊至于宋尚沿天面不可泄測矣大抵自漢至隋惟孝廉秀才之科自隋唐至宋惟進士明經之科熙寧後安石以經義試進士則明經科廢而進士科獨行矣進士輕于唐重于宋故今時稱宋進士爲將相科有以也凵不如操觚未拔得以階榮進之路則上所程者惟詞章下所習者亦惟口耳古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間有其外而中之所蘊可質也言而不度將何觀焉邇文格日失其處各出新意以相勝朝廷屢下詔戒敕而舉者舉能自遠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盈所問而妄肆胸臆騁辭浮靡用虧雅俗非取賢數才備治具之意舉士修知貢舉亦大以爲患也請覓期日試士試先策擇其無郡不通者罷去留者就試已

乃定其去留其後御邇英講周禮三年大比州里貢鄉大夫廢興嘗慨然曰古選士如是今舉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四歲一貢舉進士諸科減解額之半增明經科已復制科如賢能方正、能正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又設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治中中議者以四歲貢士法不便使士奔走道路無休息而不得游意于學詔三歲一貢舉定天下解額取末行四歲之三爲舉明經諸科毋過貢士之數神宗初王安石柄國益尅唐詩賦取士之隘蓋庶來進士科浮薄滋甚誠如舒元輿言進士科公卿大夫皆由此塗出今有司坐舉子于塞廡冷地比僕隸已下非所以徵賢欲一道德在修學校欲修學校在審貢舉而貢舉之法不可以不變今議進士科多得士非其科法善也士外此無繇進故其中豈容無正直之賢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之義理以經世乃閉門學作詩賦廢日月于空言及其入官於世務了無諳解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也於是能明經諸科而進士科能詩賦各古治詩書易周禮禮記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增二道中書撰義式頒行爲經義取士之始視詩賦稍近實主理義而舉士不於鄉不先於制行士終場利爲心莫能反其本也哲宗初司馬光柄國慨然欲盡革天下之材乃請自今設十科以舉士已又言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復先王令典但王安石不當以其一家私學盡廢前聞而錮之乃立經義詩賦兩科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內聽習一經初試經義次試賦試詩次論策末試子史時務凡士終場利爲心莫能反其本也哲宗初司馬光柄國慨然欲盡革天下之材乃請自今設十科以舉士已不試州郡禮部試不第準特奏名得廷試出身其登第者得升甲風天下以故士行不專于文辭正言劉安世又以祖宗重館閣不輕授舉進士高第及大臣薦舉乃儲之禁密右地博之古今典籍優其廩餼而不責之吏事所以滋長德器育成其輔弼之具也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直可長育者名試以充其選及非人知貢舉蘇軾孔文仲以特奏名命官者垂老無他望布列州縣惟務覈貨無一思自奮而有聞于時者願更加考選仍限名額毋使積弊皆從之於時積一治（按句疑有脫誤）而紹聖崇寧盛興學校天下貢士增至四萬餘人大率捨大方而趨小道邊濟盜竊而才識學行之士十無一二請立州郡學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教授俾務于興行明理使人不溺于華藻又請外郡科解必逢官貴胄多得第上書獻賦頌者又得第閣梁師成用事悉其家爲使臣爲小吏者始命編名真宗二年以溫仲舒言封印卷首仍當日入院又定廷試考第爲五等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進士出身八年始禁乘燭併制謄錄院易書天禧間舉人郭匱總麻喪殿三舉同保殿一舉祥符間以貢院舉人解衣閱視盧挾藏書册謂失士體欲止之而挾書狀出者益多得不爲禁乎仁宗時天下承平進士額廣士悉浮文仲淹條議舉人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邊濟盜竊而才識學行之士十無一二請立州郡學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教授俾務于興行明理使人不溺于華藻又請外郡科解必賈昌朝請隨侍遠地官令運司類試乃詔諸路有別頭試成牢中取士甚多祥符中取士甚少嘉祐間進士殿試不落一人治平間進士分四等定三歲一舉貢舉略不講曲盡其制而不知弊至于宋尚沿天面不可泄測矣大抵自漢至隋惟孝廉秀才之科自隋唐至宋惟進士明經之科熙寧後安石以經義試進士則明經科廢而進士科獨行矣進士輕于唐重于宋故今時稱宋進士爲將相科有以也凵不如操觚未拔得以階榮進之路則上所程者惟詞章下所習者亦惟口耳古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間有其外而中之所蘊可質也言而不度將何觀焉邇文格日失其處各出新意以相勝朝廷屢下詔戒敕而舉者舉能自遠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盈所問而妄肆胸臆騁辭浮靡用虧雅俗非取賢數才備治具之意舉士修知貢舉亦大以爲患也請覓期日試士試先策擇其無郡不通者罷去留者就試已

亦惟所中也。彼舉科場僥冒投地而不取者。不有以哉。我高皇帝設科。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書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實算觀能。策經史時務觀幹濟。洪武元年下求賢詔。三年下開科詔。六年詔科舉取士終浮文。能不設。十七年設科舉法。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已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才人材。蓋科薦並行也。十九年詔郡國經明行修之士。輸蘆束帛。交馳于四方。初定金陵。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訪道。祖幹手大學以進。曰。具不出此。書。克婺州。留行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其中輸二人講經史治道。克處州。以書格徵宿儒宋濂、劉基、章溢、葉深以來。命有司創禮賢館處焉。晚徵耆儒崇德魏怡、上海金思誠、安吉余詮、高鄴張長年。命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怡等固辭。乃賜勑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所貢士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率命巡列郡廉官方處治。問民所疾苦。還稱旨。即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已制科舉諸民（按民疑明之誤）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科舉。與鄉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其會試中式士。天子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上具皮弁服。御正朝。文武羣臣具朝服班侍。臚傳。賜進士及第出身。同進士出身各有差。事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明文運。賢俊登庸。即六卿宣宣（按下宣字疑衍）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文皇帝言國惟求賢以資治理。皆旰旰遑遑。急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地重任而上海金思誠、安吉余詮、高鄴張長年。命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怡等固辭。乃賜勑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所貢士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率命巡列郡廉官方處治。問民所疾苦。還稱旨。即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已制科舉諸民（按民疑明之誤）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科舉。與鄉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其會試中式士。天子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上具皮弁服。御正朝。文武羣臣具朝服班侍。臚傳。賜進士及第出身。同進士出身各有差。事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明文運。賢俊登庸。即六卿宣宣（按下宣字疑衍）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文皇帝言國惟求賢以資治理。皆旰旰遑遑。急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地重任而

上海金思誠、安吉余詮、高鄴張長年。命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怡等固辭。乃賜勑禮遣之。時孝廉人材及郡縣所貢士皆得見。見稱旨。即擢不次。而國子生率命巡列郡廉官方處治。問民所疾苦。還稱旨。即擢用爲行省參政僉事知府等官。至有擢僉都御史者。已制科舉諸民（按民疑明之誤）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科舉。與鄉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其會試中式士。天子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上具皮弁服。御正朝。文武羣臣具朝服班侍。臚傳。賜進士及第出身。同進士出身各有差。事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明文運。賢俊登庸。即六卿宣宣（按下宣字疑衍）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文皇帝言國惟求賢以資治理。皆旰旰遑遑。急於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中地重任而沈滯下僚。堪劇煩而優游散地。抱道懷才而隱田野者。各舉所知。以名聞。毋媕婀。毋蔽賢。毋徇私監舉。昭皇帝首申重舉官之令。謂天下之廣。豈無皋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百。宜悉心訪之。已命國子生有學行者十六人。俾翰林嚴試。拔其尤。試六科。轉擢爲給事中。鄭府審理會建輔言。通賓興舉馳薦于容文。真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即登第入官。必有舉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令議有司先審訪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許入試。比試。則務選其典雅切實者進之。會試益加重慎。大學士楊士奇言。北人文學遜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請自今卷首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南收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議定而上。賢宣德初。乃奏行著令。章皇帝踐祚。下求賢詔。出御製獬豸操。招隱詩賜大臣以風。大臣奏舉賢能官者。上爲降辭色慰勞。延臣選領無舉薦。降勑責。而司府州縣官亦各得舉賢良方正一人。上之部。已合隨御來三科進士試文華殿。拔其尤。授修撰編修評事等官。進學文淵閣。優待之。蓉皇帝復辭。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尚志。不求聞達者。具以聞。肅皇帝入承大統。首言祖宗朝雖定科舉議貢之法。而薦舉尤重。以並列于三途。自科舉法行。進士偏重。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田野絕保舉之路。以致人尚浮辭。不修舊行。宜眞才之不可見也。務復科舉議貢辟薦之舊。勑進士科文體毋浮穴。必古雅精確。制策往往親製。知人哲于放勳。編俊勑于神禹。收攬人才。不啻拔十得五。其初敎粹乎無議矣。後或偏勸。故崔銑有覆舉議曰。昔成周之世。鄉之以比閭族黨。教之以德行道藝。正之司徒。升之司寇。六德爲本。六行爲輔。六藝爲翼。無奇衺歧其心。蕞爾之國。必有賢哲。教之效也。國家造士。專用經術。業易能。不假深造。仕易得。不俟大成。故士業經求仕。鮮以飾身。僞法。里老保其行。試而升之學。再保其行。試而升之省。是猶里選之遺也。而久棄爲具文。是上溯科舉。曰付至公。故試而得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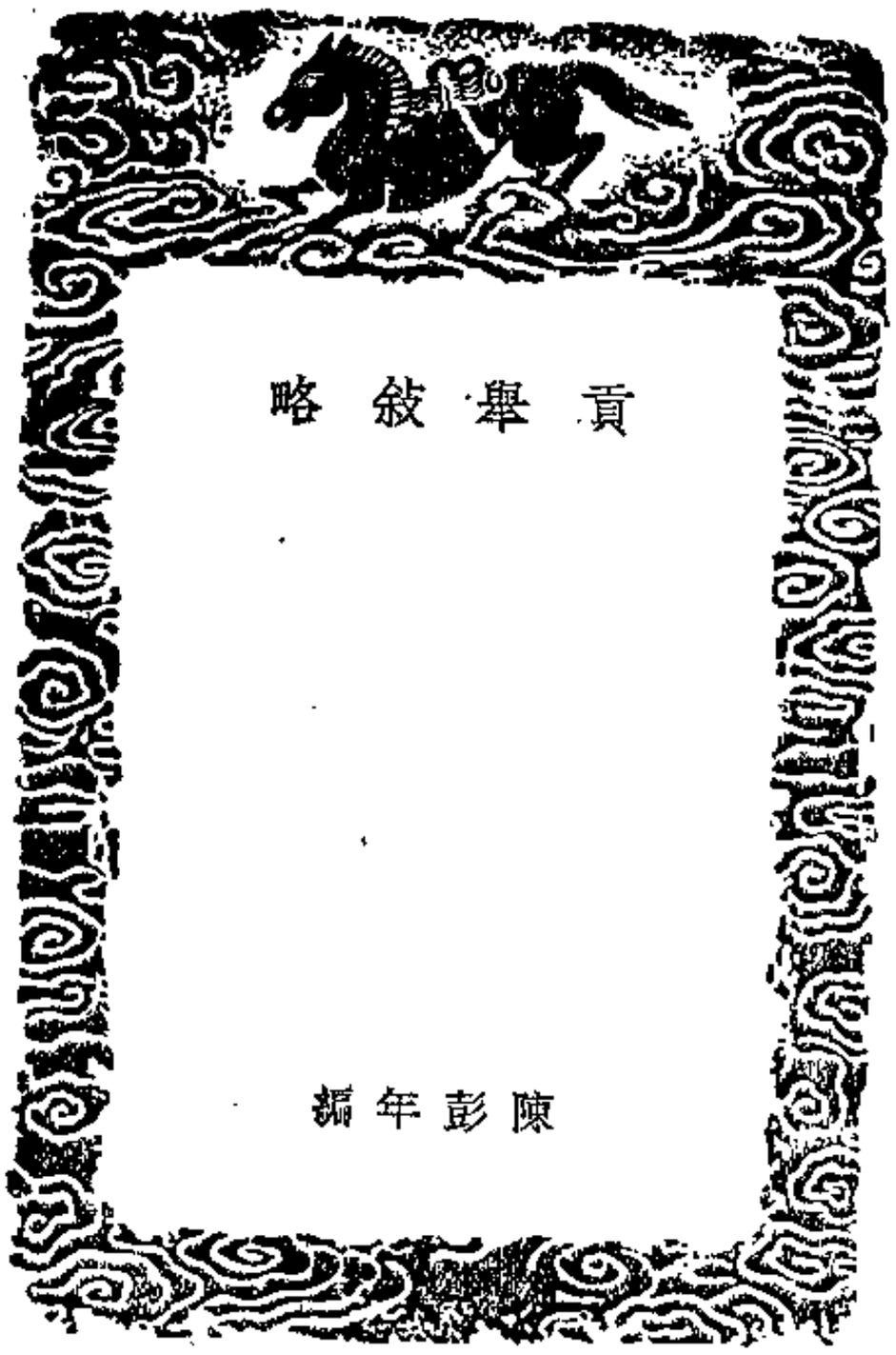
歷代武舉考

清 嘉興諶吉瑔舟石述

古之爲學必取士取士必以文武其教養之法出於一禮曰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試馘告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三代之學文武豈二途哉漢時隴西天水上郡北地材官騎士布滿郡國高祖雖未嘗設科而一時猛將或出於饁隸踸徒鼓刀販繒之賤至武帝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於是衛青從於奴隸日磾出於降虜漢之得人于茲爲盛元封五年帝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書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域者自是之後成帝則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則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安帝永初中詔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中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則詔選明數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靈帝則又詔舉明戰陣之略者蓋公車科目非不詳矣然卒未有得人如高祖之世者唐又別立一科制之武舉而進士武舉途兩立矣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弛有長垛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馬搶毬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元宗開元十九年兩京諸路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取自古名將爲十哲七十二弟子焉肅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望爲武成王享祭一同文宣王貞元二年閻潘奏言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乃去十哲之名自是始有武舉而唐之選舉志以武舉始於武后之時其選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者遂成再造之功烏可言其不足道耶然按薛謙光言武能制敵之科祇令彎弧夫趙雲雖勇實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萧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是選將不取于弓馬有斷然矣武舉即此科之意故當時皆非之宋太祖初率武成王廟親酌名臣繪像指自起曰此人殺降不武之甚以杖逐之後修武成王廟令張昭資儀詳定配享功臣并吳起孫臏龐涓韓信等二十二人不克令終者竝退之復升潘夔耿純鄧禹祭遵開資元年上令諸道解武舉者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業皆無足取遂令罷之仁宗朝富弼言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才識兼茂恥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今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臣請詔近位及滁鎮于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威果習練武略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以獻蘇洵上書請復武舉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樞略之外使于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則人材出矣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凡歷二年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舉教授三年詔罷武舉一科言事者以文武竝用廢一不可宜復此科分爲三等上等取其學識深遠策對優絕次等取其策對優長騎射兼有下等取其堅拋刺射超傑戰陣能面官因材而任時蘇軾策有曰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如以爲未必然而棄之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司馬光言奉勅考試武舉法當先試弓馬者合格即試策略弓馬乃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者也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材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武學之意自今欲乞試策并挽弓及弩者皆聽就試中書如舊制命如所請于是詔舉人先試以孫吳大義以策爲去留以弓馬爲高下高宗紹興時上以閤門祇候趙鼎熊試弓馬文字皆有可採真有用之材擬擢用之湯思退曰鼎熊初入仕且以帥司準備將處之以養資望上從之自是武舉雖公據赴部引驗于行在殿前司試弓馬訖就淮南轉運司別場附試程文紹興十六年乃定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孝宗即位創制武舉二年上御射殿進士第五甲及特奏名按射上顧行間有黎華者以其人物服飾似壯士射亦閑習宜略與旌別乃傳旨黎華可特免鈐試與注授文學禁衛出身如光武故事令習孝經使文士能射御武士知詩書庶幾文武合一之道乾道五年詔依文舉給廣牒同正奏名榜首賜武舉及第餘竝賜武舉出身後又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補授皆倣進士甲科恩例後又以文舉狀元例除館職亦召武舉榜首爲閤門舍人立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嗣是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去從武舉已乃鎮廳應進士第皆換京秩以林額秀言武士舍棄弓矢更習程文襲衣大袖專效舉子夫科以武名而不求雄健喜功之士徒啓其僥倖名額之心于是詔自今毋得鎮換侍御史胡沂又言祖宗時試中武藝竝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提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于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

高下。考任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諸曉軍旅。從之。宋宗時。仍復武舉。鎖換法。理宗淳祐四年。上御後殿。閱武舉進士射。後以邊塵未靖。備禦方嚴。令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各舉曉悉兵機。練習邊事。材略卓然可用。以備任使。則知武舉一途。固不足以盡天下之豪傑之士矣。

明初立法教養。有武學科目。有武舉。雖涉有武選。始之所用。世蔭爲多。至天順初。石亨奏言。國家設法推武舉。誠當矣。然通于兵法者。止是記誦之學。熟於弓馬者。不過匹夫之勇。臨敵制勝。未必皆得其用。況人之智謀在心。未曾試用。莫得而知。所以漢唐以來。皆設軍謀宏遠。知識超倫等科。令其各陳所能應詔。如趙充國以良家子應募。郭子儀以武舉自進。設使當時拘于保舉。豈能得二人之用哉。今後乞許其自陳。超取試驗。果有可取。令於各邊總兵官處謀議。果能措置得宜。有功效。然後不次陞擢之。則得賢才爲國爪牙矣。英宗善其言。命兵部凡有舉薦及自陳者。具名奏聞。成化十四年。太監汪直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議上。武舉科條大略。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策二場。試論判。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隨武舉出身有差。宏治中。兵部尚書劉大夏上疏言曰。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略之士。收拾跅弛之才。且天之賦人以才。詘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喬。不以賤而隕。如穉荀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縲紲。樂毅出于疏賤。諸葛躬耕于隴畝。衛青廝于人奴。去病育于私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爲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昔唐知求將之爲重。視進士科而增設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爲重。視銅科而詳定武舉。遂得狄青。令狐挺。卒能料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蓋異人輩士。感奮而興。欽氣挾術。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蓋舉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做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于是弘治十四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以發九矢。中四矢爲合式。次較其步射。以發九矢。中二矢爲合式。三試策論。其策論或據古兵法。或問時務。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其南京鄉試。照先年圍棘武舉例。兵部官出題。在外俱遞按御史出題。正德時。以兵部侍郎。既知武舉會考。難以再興武舉鄉試。于是南京應試。亦送各該御史考試。類送兵部。如升經三次御試中式者。免其再試。與新科鄉舉之人。一體赴京會試。穆宗時。詔武場雖後。其不中之人。通行考驗。有智勇可取。及精通一藝者。咨送邊鎮軍門。充爲名色把總。領軍教練。但係訓練有成。與武舉一體推用。或在營教練無成。不肯向上者。督撫覓自革回。是又于武舉之中。稍爲通變者也。



三代貢舉之制.始於鄉大夫.其升於司徒曰秀士.升於太學曰俊士.升於司馬曰進士.然則鄉大夫豈貢舉之官也.秦之制無聞焉.漢高祖始詔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勸勉賢者.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文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元帝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又詔列侯舉茂才.又後儀御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此則漢之諸侯王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刺史郡守皆有舉士之制.而丞相之府.實司其事.武帝令太常籍博士弟子.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又光祿勳銓第郎吏.歲舉秀才.才應吏.此則太常光祿勳.別有舉士之制也.至成帝初.置尚書常侍曹主公卿.又置二千石曹掌郡國二千石.則尚書主選舉之始也.後漢三公將軍光祿勳廷尉司農中二千石司隸州牧.歲舉茂才應吏.郡國歲舉孝廉.三公上尚書.輒勞其後將.又大學試明經弟子.此與西漢之制略同.其後改常侍曹爲吏曹.亦曰選部.又公府西曹主府吏.當用吏曹主二千石長吏選除.於時選舉之制.於郡國勘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于尚書屬吏部.而尚書令僕總之.魏司空陳羣以爲天子選用不悉人才.每郡擇有鑒昭者.除爲中正.自狀人才.澄汰九品.又置州都總其事.應璩所謂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又吳亦有大公平.若魏之州都.而蜀無聞焉.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大中正之職.掌訪問鄉邑.考核德行.以定上格下格.選牧正無禮.立貶清議.晉令大小中正爲內官.聽月二旬議上東門外.州及郡國亦如之.吏部州則別駕西曹.郡國則功曹主其事.宋齊亦如之.而宋文帝不欲重權在下.故分置二吏部尚書.以掌其權.梁無中正.天監中州置州望.郡置郡宗.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按處.無復晉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又詔州郡歲舉一人.敬帝復令諸州各置中正.選舉皆中正.押上.然後試.不然則否.陳亦如之.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居中上.裴俊之.崔浩爲冀州大中正.鷹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之.其邊州小郡.人物單乏者.則併附佗州.其在僻陋.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爲簡當.顯曰得人.及宣帝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有香落庸鄙操銓盭之權.而選敍類紊.正始初.乃罷諸郡中正.而吏部之職.皆如往制.北齊選舉.亦沿後魏.凡州縣皆置中正.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策廉吏.天子常服乘輿坐朝堂中.褰秀者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事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孝昭帝孝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每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居白屋巾褐未釋.亦舉之.後周初.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德魏.齊之失.罷門貴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愼.武帝平齊.詔山東縣舉明經幹理.宣帝亦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依六官之制.建吏部中大夫.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隋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士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主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皆吏部主之.初.魏之郡佐吏.皆刺史二千石辟署.北齊多縣中州.故州辟郡士之權.移於朝廷.後周復遵古制.及隋皆歸吏部.故朝廷貢舉之制.盛矣.唐循隋制.諸都貢舉人.自此而始.長安二年.又教人習武藝.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之禮.送於兵部.明皇開元二十四年.制令禮部侍郎專掌貢舉.初因考功員外李昂試.而進士李權文章大爲權所凌侮.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於禮部.又詔應試進士第.唱第訖.具所試送中書門下詳覆.是年.始制禮部貢舉即.其後禮部侍郎.闕人.亦以佗官主之.謂之權知貢舉.其知貢舉者.皆朝廷美選.二十九年.京師又置宗元館.諸州置道學生有差.道學生謂之道舉.課試與明經同.先是.掌貢舉官親族.皆於禮部差郎官考試.有及第者.尚書覆定.及第者.仍別奏.謂之奏移.送吏部.令考功員外試練.侍郎覆定.及第者.仍別奏.謂之別頭舉人.代宗永泰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官號.皆以兩都爲名.每歲兩地別所及第.至大歷十一年.停東都貢舉.德宗貞元十六年.又罷別頭舉人.文宗太和元年.又權於東都置貢舉.又有制詔舉人.皆標其目.而搜揚知之.志烈秋綜.詞殫文律.抱器懷能.茂才異等.才膺管樂.道怫伊召.賢良方正.直諫宏遠.明於體用.達於吏理之類.始於顯慶.盛於開元.貞元.皆試于殿廷.乘輿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策高者

特授美官。其次與出身。又有吏部科目。曰宏詞拔萃。平闈元禮等科。有官階出身者。吏部主之。白身者。禮部主之。其吏部科目。禮部貢舉。皆各有考官。大抵銓選屬吏部。貢舉屬禮部。崇文館屬門下省。國子學生屬國子監。州府鄉貢屬長官職司。在功曹司功。五代因之。夫以賢爲實。得士者昌。聖賢之談。邦國之制也。貢舉之設。王政攸先。方册所傳。儁章不墜。或有公直以聽舉。精識以知名。不徇乎朋家。咸求乎藝實。故能若水鑑之懸。衡石之平。增臺閣之輝。副文儒之望。亦有味於遠體。拘乎小節。或鄭雅而朋辨。或涇渭而共流。以公器而徇私恩。採虛聲而捐至學。俾白駒以興刺。使嘉魚而絕詠。斯爲蓋政。良足慨已。

科場條貫

陸深 撰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六

科場條貫

陸深

洪武十八年令會試主考官二員同考官三員臨期具奏於翰林院官請用其餘同考五員於在外學官請用

本朝鄉試用子午卯酉年會試用辰戌丑未年惟前癸未年因太宗渡江用明年甲申會試天順癸未科場災至秋復試以明年甲申殿試

會試

會試錄亦稱小錄見於正統七年禮侍王英前定是年同考則有未新縣知縣陳負貊京衛武學教授紀振俱進士岐陽縣教諭彭舉彌封謄錄對讀官俱用部屬中式十二名李森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昱刑部吏一百廿一名鄭温松陵驛驛丞十年同考則有吏科給事中侯潤一教授三教諭是歲中式者無他流

十三年侍講杜寧為副考官同考有二教諭一訓導有辦事官舒庭謨中一百二十五名

景泰二年知貢舉官胡濙楊寧俱禮部尚書副考官俻撰林文同考則有刑部主事錢博廣東參政羅崇本一教授一學正一訓導

五年考試官商輅修正統十年進士閣三科為正考官已至兵侍兼翰林學士春坊大學士同考則侍講兼中允楊鼎贊善兼檢討錢溥皆已未進士先一年奏准會試考官翰林春坊專其官京官由科第有學行者兼取以充是年郡縣教職為同考者絕矣而受卷彌封對讀官則用知縣知州等官為之

天順元年副考呂原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同考錢溥尚寶司少卿兼編脩李泰尚寶司丞兼編脩是時 英廟復辟官制更改徐俟以翰林典籍為房考彌封官則用府同知矣

四年閻禹錫以國子學正為房考

七年科場火移于秋試是科五經刻文三篇論刻二道文盛於是矣

成化二年供給官則用禮部精膳司員外張顯矣五經亦刻三篇第二場刻詔誥五年每歲翰林同考收官同陞者序科是歲惟周經西北平山東山西江西湖廣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十一省之士而高麗之士亦與焉就試之士二百中式者百二十人而景濂復為分考復為之序

弘治七年始命小錄中考試等官不許稱張公李公

洪武十七年始頒行科舉定式三年大比各次年會試鄉舉猶未限名也吏胥不許應試則在四年之

八年科場條貫畧定矣

十一年編脩林瀚敘於已丑之下

十四年同考則有行人司右司副張祥

十四年同考則有行人司右司副張祥

廿二年尹閣老直主考序稱宣德丁未大學士楊士奇議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為中數是年從言者又各退二卷以益中數云

舊制俱以八日鎖院至成化二年裁定以二月七日鎖院唯弘治五年以郊祀齋命先一日蓋六日云

洪武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會試同考八人

正德六年劉閣老忠主考序云舊制五經同考總為十四人近以易詩卷浩繁各增一人為十七人據正統元年才八人至景泰五年增二人為十人天順四年又增二人為十二人成化十七年又增二人為十四人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取士士之就試者一百三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主試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同考則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駐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宋濂而序出於濂八月京畿鄉試會試合河南陝西北平山東山西江西湖廣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十一省之士而高麗之士亦與焉就試之士二百中式者百二十人而景濂復為分考復為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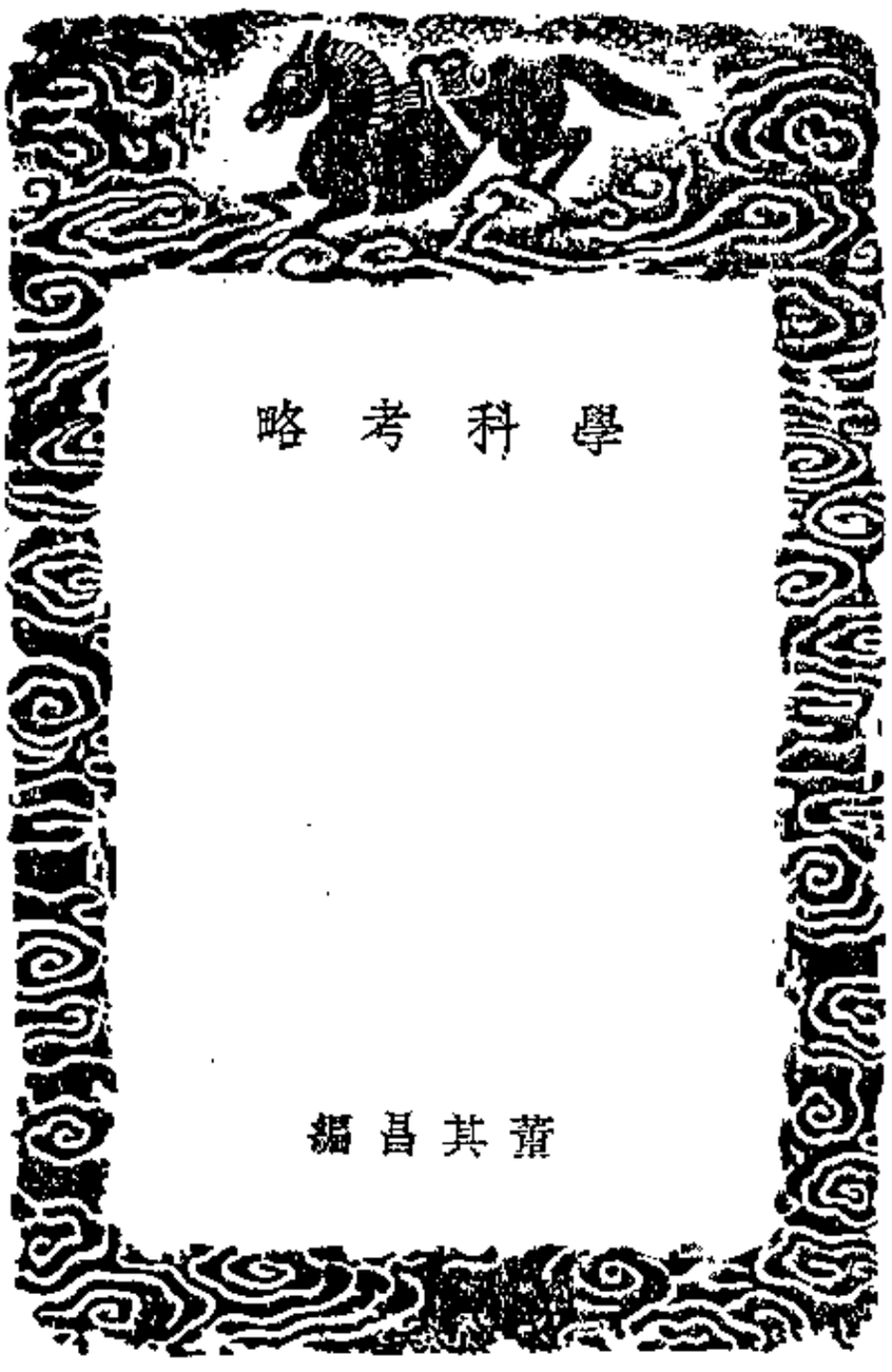
弘治七年始命小錄中考試等官不許稱張公李公

洪武十七年始頒行科舉定式三年大比各次年會試鄉舉猶未限名也吏胥不許應試則在四年之

永樂十五年兩京始命翰林春坊官主考

景泰元年令鄉試同考用五人專經考試

洪武辛亥秋八月京畿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為主試其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皆廷臣云



學科考略

明　華亭董其昌思白編

學

帝舜始建學養老。養國老於上庠。應老下庠。周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通典曰。漢文翁爲蜀郡。修起學宮。天下皆立學。自文翁始。

孔子廟

後漢鍾離意爲魯相。身入孔子廟堂。盡孔氏家廟也。唐志曰。武德二年。始詔國學立孔子廟。正觀四年。又詔州縣皆作。

配坐

唐元宗始改顏回等爲坐像。始詔孔門弟子從祀。商此孔子坐而諸賢皆立。弟子惟列像廟堂。不預享祀。

配享

舊制釋奠於太學。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享。房元齡奏唐太宗。能周公祀。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配享。

先賢配

孔子封

唐會要曰。正觀二十年。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一人。竝令配享尼父廟堂。此其始也。

孔父母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追謚至聖。元加謚大成。云大成至聖文宣王。國朝因之。至嘉靖間。始改先師孔子。

宋大中祥符元年。勅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追封魯國太夫人。又勅孔子妻幵官氏。追封鄆國夫人。元始封孔父母爲啓聖王夫人。

十哲封

唐開元二十七年。詔十哲竝宜褒贈。顏亞聖封兗公。閔子費侯等是也。又詔七十子竝宜追贈。曾參增成伯。顓孫師陳伯是也。

太公廟

唐高宗追封太公望武成王。元宗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朝古名將。準十哲。德宗以張良、田穰苴已下十人爲十哲。孫臏、范蠡以下七十二人爲弟子。

賢良

漢、唐迄宋。取士之制。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六科。謂之制舉。亦曰大科。通謂之賢良。其制蓋自漢文帝始。

秀才

漢世取士。又有孝廉秀才二等。齊、宋、以來。州有秀才之舉。陌、唐之代。其科最上。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其科廢。故自唐及宋。雖進士猶以秀才爲號。自漢、唐之舊也。

明經

漢始以明經射策取人。以通經多寡。補文學掌故。唐置明經之科。開元中。崔元瓘上言。問大義十道。時務策三道。宋朝定業五經義三十道也。

學究

唐取士之科。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九經。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爲舉之常選。學究設科。自唐始也。宋神宗以經術興三舍。始除之。

處士

史記。伊尹於湯。致於王道。曰伊尹處士。湯迎之。五反然後往。此名處士之始也。

武舉

唐武后詔天下諸州。宜教武藝。每年準明經進士貢舉例送。此武舉之始也。

貢士

周禮大司徒。郊國舉賢者於王。則貢舉之始也。唐武德初。諸州縣明經俊秀。州縣試取合格者。每年月隨

方物入貢。武后時。劉承慶薛元超伏見比來天下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非恐所貢重物輕人。請貢人列方物之前。從之。此貢人朝見之始也。國朝令各府學。每歲貢一人。州學三歲貢二人。縣學二歲貢一人。成化二年。從大學士李賢之請。衛學每歲貢一人。以先入學者。提學試而充之。

科舉

周有鄉舉里選。國朝洪武四年。詔各省逕試二年。自後三年一舉。凡遇子午卯酉年八月。則京畿各省舉鄉試。辰戌丑未二月。則禮部舉會試。

三場

前漢貢士惟射策。梁、陳尚詞賦。唐初并試雜文。元宗舉人。問策外更試賦。并雜文貼經。爲三場試。按雜文今論是也。宋神宗以經術取士。詞賦遂罷。國朝鄉試八月。會試二月。俱以初九日爲第一場。四書義三道。五經義各四道。十二日爲第二場。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十五日爲第三場。試策五道。

印卷

後唐明宗勅舉人試前五日。納試紙。用中書省印印訖。付貢院。國朝鄉試卷。用各省布政司印。會試卷。用禮部印。

席舍圖

宋祥符中。試前一日。貢院始出榜曉示。逐人排坐位處所。謂之坐位榜。亦謂泥榜。國朝鄉試爲席舍同。用紙裝二軸圖。東西坐行。以千字文編號。注各生姓名鄉貫。經義會試亦同。

鄉貫

唐元宗驗諸州貢舉。皆於本貫。不得於所在附貢。國朝鄉會試卷。首書各生年甲籍三代。

印題

宋仁宗親試進士於崇政殿。內出三題。摹印以賜。國朝鄉會殿試題紙。皆摹印編賜。

彌封

唐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宋貢舉始解。皆用其事。曰彌封。國朝鄉會試。場內俱設彌封所。委官以主之。

巡鋪

宋雍熙二年。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察。祇勿容私自授受。初以檢示九經諸科。至景德中。爲巡試鋪天聖中。始有巡鋪官。國朝鄉會殿試。皆用武職爲巡綽官。

監門

宋雍熙二年。詔禮部試九經諸科。輪番差官二人。在省門監守。此試院監門之始也。

知舉

隋、唐貢士。皆考功主試。開元中。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誣詞。元宗以員外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

郎主之。國朝鄉試。巡按御史聘外省教官。會試。禮部請翰林官主試。

合試

國朝北京會闈。始於永樂乙未。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

進士

周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隋大業中。始設進士之科。國朝令天下舉人。會試中式。則殿試。賜進士。

放榜

摭言曰。進士榜頭。立粘黃紙四張。以朱筆濃墨。滾轉書禮部貢元四字。或曰。文皇親以飛白書之。

殿試

漢文帝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此後世人主親策士之始。唐武后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殿前試人。自此始也。宋仁宗始詔進士殿試。不黜落。國朝皆因之。常御以辰戌丑未年。洪武癸未。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非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正德庚辰會試。因武宗南狩。次年令上登極。殿試亦有辛巳。

分甲

宋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詔糊名考校。定其俊劣爲五等。第一至第二等。賜及第。第三第四賜出身。第五賜同出身。仁宗始曰甲。國朝第一甲賜及第。第二甲賜出身。三甲賜同出身。

唱名

宋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梁灝首以程試上進。帝嘉其敏速。以首科處焉。按名二呼之。而賜及第。唱名賜第。此其始也。

及第

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隋、唐以來。進士諸科。遂有及第之目。

釋褐

宋太宗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非常例也。御前釋褐。蓋自此始。

賜宴

宋太宗賜新及第進士王嗣宗等。錢百千。令宴樂。太宗親試呂蒙正以下。故賜及第。仍賜宴開寶寺。此賜宴之始也。其後賜宴於瓊林苑。自此爲定制。摭言曰。曲江遊賞。雖云自神龍以來。然盛於開元之末。瓊林賜宴。亦唐曲江杏園之事爾。國朝賜恩榮宴於禮部。

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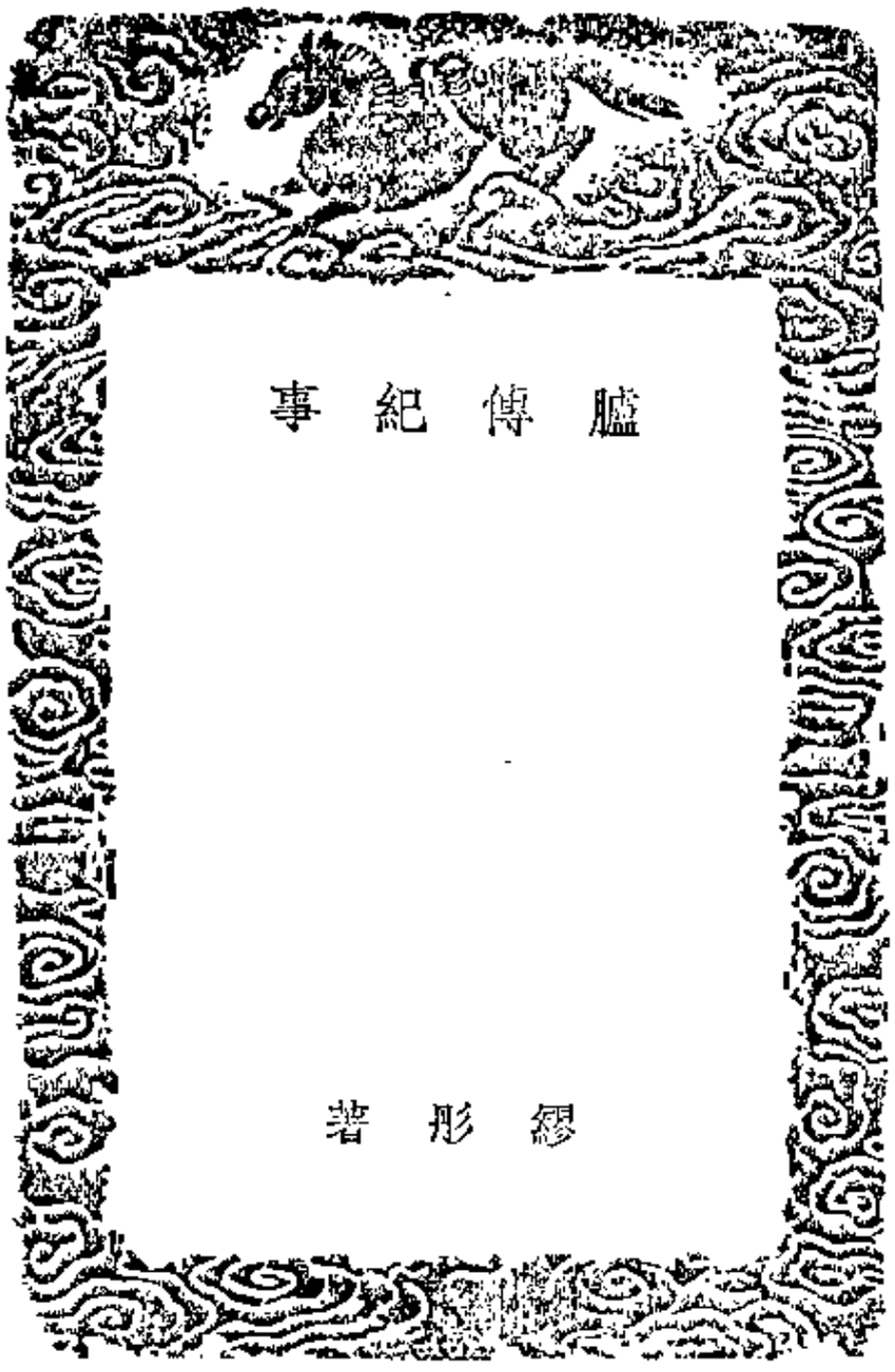
嘉話錄曰。慈恩題名。起自張莒。本於寺中閒空。而題其同年人。因爲故事。摭言云。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宋制進士中第。賜名於桂籍堂。國朝於國子監立石題名。錄古今詩話。通考。始於唐韋

謁先師

唐咸通中。劉允章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謁先師。則莊禮起于唐懿宗之世。劉允章之請也。又選舉志曰。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是則開元之禮。第施於貢士。而允章所請。糾開元貢士之禮。而爲之制也。

登科記

唐會要曰。宣宗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顗。進進士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勑自今後。於榜記。仰寫及第人姓名。仍付所司。逐年編次。據言曰。永徽以前。俊士秀才二科。猶與進士竝列。咸亨後。由文學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由是超倏腳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其事殆疑自唐初。獨以進士登名記。起於高宗時超倏。國朝有進士登科錄。



臚傳紀事

清 吳郡繆 彤念齋著

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坐淡字號初十日卯刻大風出貢院門有旗下小廝牽予馬云新科狀元來了吾家裏人都要出來看予頗異之亦不解其故十二日第二場坐珠字號夜夢外廂語予曰吾輩海中珍寶予叩曰珍寶誰爲第一外廂云飛鳧爲第一又以牙筋授予二十六日榜發中式三十六名予寓報國寺西廂第一房丁酉八月在此舉鄉試丁未復至此舉會試未發榜前一兩日予心快快遂束裝作歸計二十五日至殿前古松下默祝云公車五次今科不中以後不作進取想覓與松長別矣又與三弟及寺中同寓黃繼武馬殿閣輩作別後遂出寺門往張家灣行里許還遠見一人騎而來兩手抱金字牌二有狀元及第四字忙向彰義門走與予騎交臂過予在馬上回顧又有假滿還朝四字予心疑焉過同郡汪若文寓別之因問頃所見者必吏及趨徐公第盛就思三先生進京若文云三公無一來者予豈夢見耶適郡撫臺李經園與星士方伯瞻在座談星學若文亦自負精于星理者也索予造觀之予急欲至張灣遂別去是日值至海岱門外許家店宿二十六日早枋發有名仍歸報國寺予至松下長揖謝之三月二十日殿試禮部儀制司員外儉有章唱名名數單者從左掖門入雙者從右掖門入予三十六名當在右由貢院門至太和殿前行三拜九叩頭禮內院官置黃棹于丹陛卽揭下丹墀禮部散題紙諸進士跪受又行

三叩頭禮然後就坐讀卷官十四員爲大學士巴泰李蔚學士明珠劉芳躋田逢吉吏部左侍郎馮溥右侍郎王清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禮部左侍郎黃機戶部左侍郎劉鴻儒刑部左侍郎馬紹爵二十一日到禮部領三枝九葉帽頂宿鴻臚寺二十二日五鼓入廟至午門候傳臚是日微雨

皇上升殿時雨稍甚先一日傳某人狀元某人榜眼某人探花彤已無望不過隨班行禮而已及至太和殿前與諸進士跪丹墀下聽三唱第一甲第一名係彤名每一唱已必鼓樂良久彤心中猶疑非是不敢出班禮部官掖之前然後出班跪跪稍遲傳制官已唱第二名刻儀御史于次日疏云第一名繆彤第二名張玉甑傳制官應聽鳥分奉

旨劉侯三個月良以告生來習

朝儀因累執事官于心甚不安也是日唱名畢行三跪九叩頭禮彤隨禮部堂上官捧黃榜從御道出殿至龍亭內鼓樂迎至東長安門張掛順天府府尹李天裕府丞高爾位迎彤與張玉甑董訥等三人至廠內簪花酌酒用儀從迎至順天府赴宴先望

闕叩頭府尹府丞率僚屬對立行四拜禮然後就席彤坐正席榜眼探花左右坐俱面向用敬坊樂徹席

謝恩府尹府丞親送至寓寓中設席款之二十四日同張董兩同年來謝

恩表舊例前科狀元代作所以昨前證以其知體式也甲辰科狀元嚴就思先生給假歸去面已亥徐立齋乙未史立菴兩先生皆在籍應求前科榜眼探花而李貞孟吳長庚兩先生亦在籍惟辛丑榜眼李子靜先生在任彤與張董兩同年登堂求見投門生帖用贄儀二十四金賞長班管家銀八兩俱照例也是時鼎甲中最資深者金沙蔣虎臣先生係丁亥探花因已丑有熊次侯先生戊戌有孫惟一先生皆在任虎臣先生云李子靜應讓孫惟一一孫惟一應讓熊次侯熊次侯應讓不佞不佞代求李子靜此乃衙門之體一時前後盟俱歎服蔣先生之言良是二十五日到禮部與恩榮宴謝恩表

官堂卷官自翰林科部以下監試御史及進緝供給各官俱與宴

皇上遣內大臣侍國舅陪宴彤一席榜眼探花一席諸進士四人一席用滿洲菓銀盤菓品食物四十餘品皆奇珍異味極天廚之饌

御賜酒三鼎甲用金盃隨其量盡醉無算宮花一枝小綢牌一面上有恩榮宴三字狀元用銀牌四月初二日午門外　賜彤袍帽水晶金頂涼帽一頂鑲蝟石青朝衣一件玄狐皮靴一雙當時更易準諸進士行三拜九叩頭禮榜眼探花以下俱折鈔五兩初六日著　賜袍人朝親捧謝恩表跪丹墀下內閣收進匣用黃綾包用銷金黃袱初七日國子監擇喜鴻臚寺官引彤至先師神位前行釋菜禮奠三爵及四配伏位次引榜眼探花至十哲神位前東西分奠得伏位引三甲第一名奠東廡三甲第一名奠西廡伏位同行禮畢至彝倫堂拜大司成大司成坐正位在本監中式者行

四拜禮。餘俱兩拜。大司成請鼎甲上堂。酌酒三杯。鼓樂送出。二十日。吏部引見。二十二日。奉旨授彤編脩。二十四日。吏部宣　旨。二十五日入朝謝恩。至內院。見滿漢大學士。行一拜三叩頭禮。循規兩拜六叩頭。大學士受一答一。今滿洲大學士。皆答拜之禮。止行一拜禮。見學士二揖即出。二十八日。同張玉裁、董訥到任。先謁　孔廟。次謁土地祠。土地神爲韓昌黎先生。謁畢。即至內院。報到任日期。典籍移咨吏部。開俸。是日。謁座吉士二十九日。奉旨。教習老師處投帖。五月五日。大會同館諸同年于金魚池。十五日。到內院。請進館日期。問大學士親自送否。如親送。則設席多。不親送。設席少。大學士李公問范老師范老師又問諸門生自酌定可也。李公云。此衙門大典禮。自辛丑世祖章皇帝賓天。故不行。甲辰應行而不行。今科不行。此禮必廢。但今科鼎甲三人。座常十二人。多寒士。此舉甚費。如何。十九日早。齊赴翰林院。投教習老師請啓。以次投中堂各前輩啓。二十六日。進衙門。午時。候教習老師大到任。三鼎甲與諸座常。迎老師于二門外。打躬。老師進後堂。諸同年揖立。鑒廟前。候老師同行二跪三叩頭禮。入川堂。兩位老師。受拜。即坐川堂。是爲丹地。深嚴大氅。金紫至以下。公以上。在丹陛上。文武各官。在丹墀下。俱穿朝服。排立。諸貢士俱穿朝服。戴三枝九葉頂。在丹墀下。序各官兩翼排立。禮部鴻臚寺官。將設黃榜案一張。設于太和殿內東榜。復設黃案一張于丹陛上。正中排立。將畢。禮部官奏請皇上。具禮服。將陞太和殿。作樂。候陞殿。贊禮官贊。鳴鞭三下。內院官自黃案捧榜。在殿簷下。授與禮部官。禮部官跪接。由中階左。榜下。跪。安置于丹陛中黃案上。行三叩頭禮畢。鴻臚寺官引諸貢士至行禮處。次第排立。鴻臚寺官贊。有制曰。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康熙六年三月二十日。直隸各省貢士。以策題考試。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贊第一甲第一名某人。狀元上前跪。贊第一甲第二名某人。榜眼亦上前跪。贊第一甲第三名某人。探花亦上前跪。又贊第二甲某人等若干名。第三甲某人等若干名。贊畢。鴻臚贊禮官贊。就跪。行三叩頭禮。又二跪。行六叩頭禮畢。各退原處。兩翼排立。贊禮官贊畢。榜。禮部官捧榜由中階捧出

午門前跪宣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國家設科取士。所以優鼎甲也。三年一次。會試天下舉人。親臨策問。務在得人。茲爾貢士。學問優長。該逢多奇。思參興彤等交拜于川堂。然後請老師上席。席設後堂。席散歸寫。放假三日。然後進館讀書。

附禮部頒行臚傳儀制

康熙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狀元傳臚出榜儀注。是日早。

鴻臚大鴈塔設王以下。公以上。在丹陛上。文武各官。在丹墀下。俱穿朝服。排立。諸貢士俱穿朝服。戴三枝九葉頂。在丹墀下。序各官兩翼排立。禮部鴻臚寺官。將設黃榜案一張。設于太和殿內東榜。復設黃案一張于丹陛上。正中排立。將畢。禮部官奏請皇上。具禮服。將陞太和殿。作樂。候陞殿。贊禮官贊。鳴鞭三下。內院官自黃案捧榜。在殿簷下。授與禮部官。禮部官跪接。由中階左。榜下。跪。安置于丹陛中黃案上。行三叩頭禮畢。鴻臚寺官引諸貢士至行禮處。次第排立。鴻臚寺官贊。有制曰。奉

天承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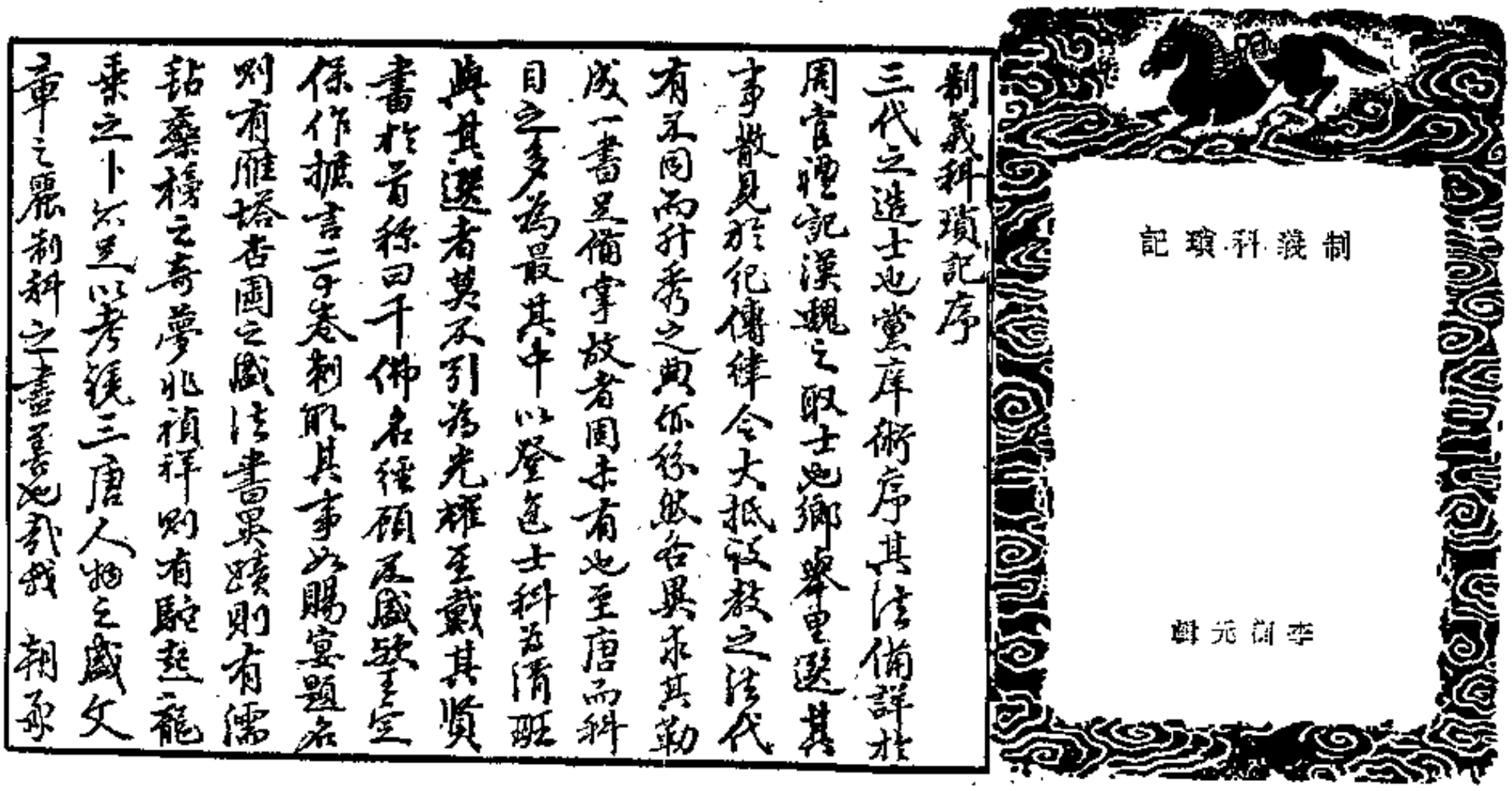
皇帝。詔曰。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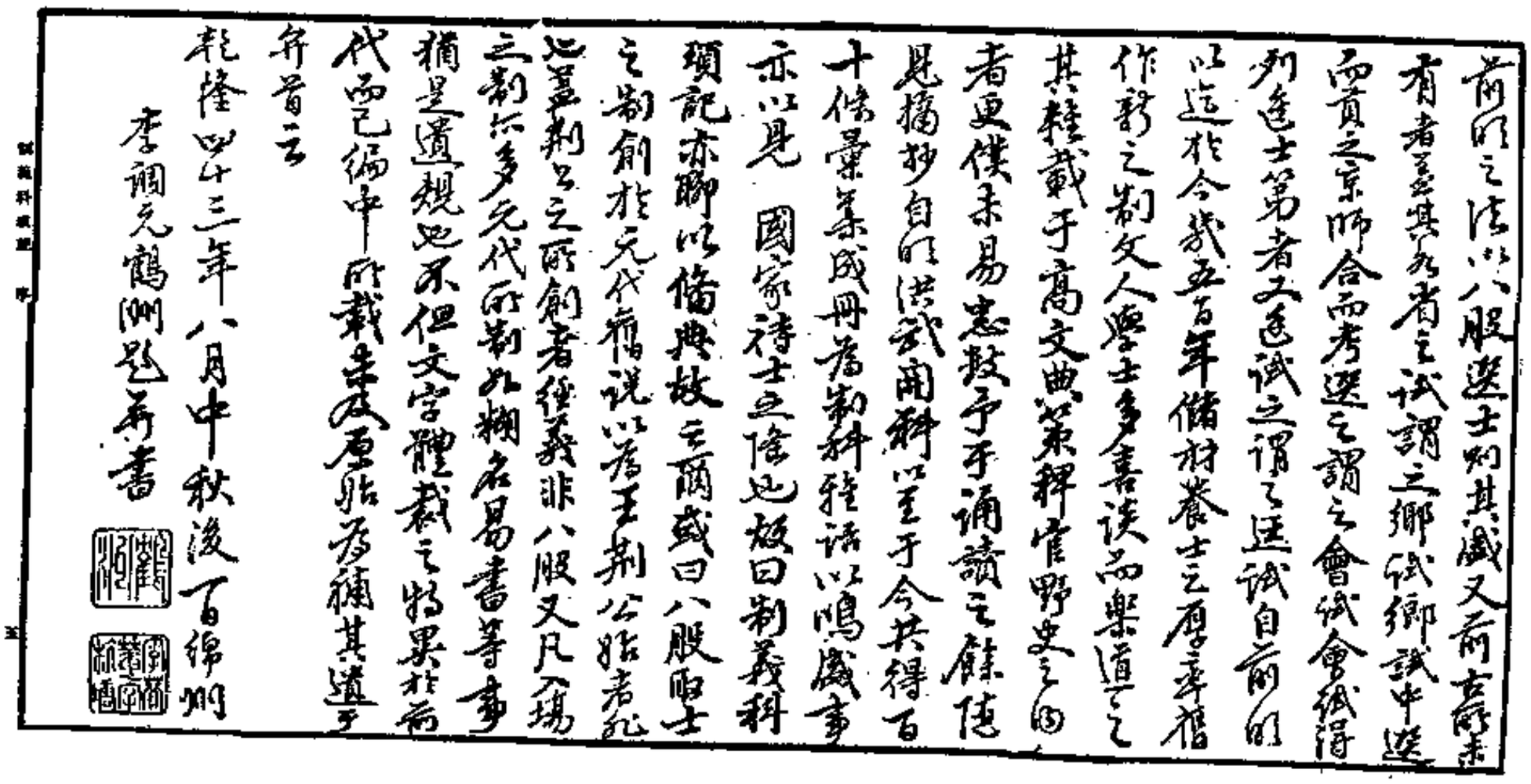
制義科瓊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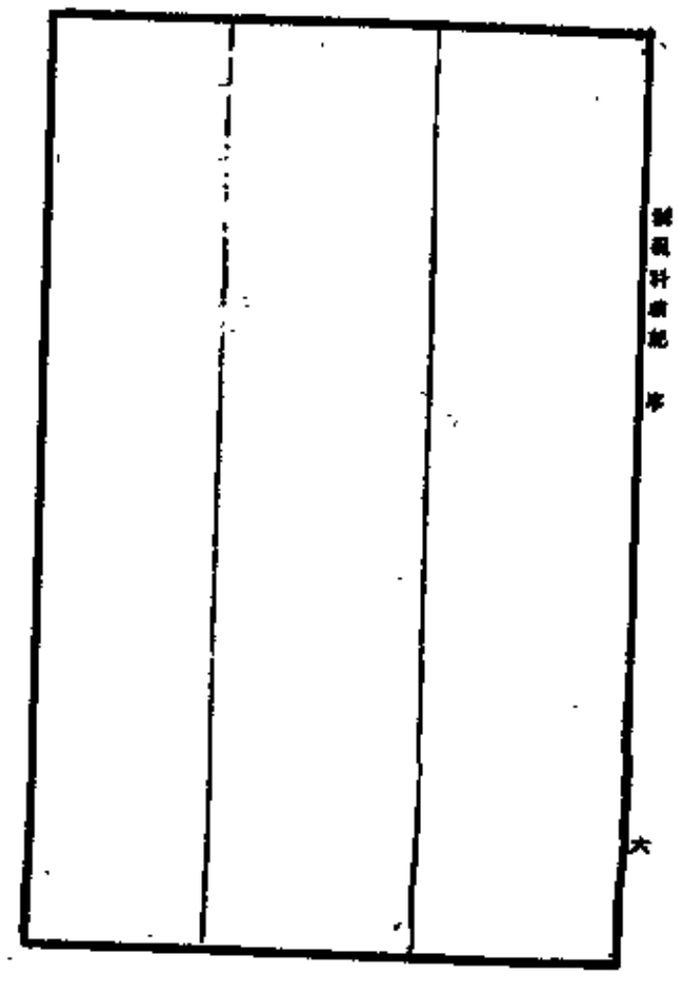
李開元撰

三代之造士也黨庠術序其法備詳於周官禮記漢魏之取士也鄉舉里選其事散見於紀傳律令大抵設教之法代有不同而升秀之典亦移故各異宋其勒成一書至備掌故者固未有也至唐而科目之多為最其中以登進士第者之選試之謂之會試會試得雋之京師合而考選之謂之廷試自前明列進士第者之選試之謂之會試會試得雋之京師合而考選之謂之廷試自前明以迄於今垂五百年儲材養士之厚率稽作育之制文人學士多著述品藻之書談治樂道之其精載于高文典策釋宦野史之間者更僕未易悉數予手通讀之餘隨見摘抄自明洪武用科以至于今共得百十條彙集成冊名制科瓊語以鳴盛事亦以見 國家待士之隆比項記亦聊以備典故之闕或曰八股而士之制創於元代稍說以為王荊公始者乃並荊公所創者徑義非八股又凡場之制亦多元代所制九經名易書等事猶是遺規也不但文字體裁之特異於前代而已編中所載年及原跋有缺略者亦皆云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中秋後五日綿州李調元鶴洲氏書







制義開科之始

明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主試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同考則翰林侍讀學士詹同宏文館學士張籍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沈國史編修宋濂而序錄出於濂中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四年京畿鄉試兵部尚書吳琳司業宋濂濂仍為序尋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者百二十人知貢舉官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主文禮部尚書陶凱學士潘庭堅考試學士詹同司業宋濂史部侍郎張以寧編對兵部侍郎秦裕伯同考試禮部侍郎梁寅顧貞盟試御史孔希學宋圭提調無印卷訓文同印卷中書左司郎中孫煜祖提調禮部侍郎張筦文繹禮部主事姜漸受卷吏部主事林光掛號編對兵部主事許方謄錄蘇州教授貢頴之對讀翰林應奉文字唐肅禮部主事張孟兼此外又有監門樓檢巡綽鎮撫供給及掌行科舉文字程式第一場試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不拘舊格惟務經旨通暢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古註疏書蔡氏傳古註疏詩朱氏傳古註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古註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第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第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誦解詳審殿試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一十七名正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八十名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一鄉試各省并直隸府州等處通選五百名為率人材衆多去處不拘額數若人材未備不及數者從實充貢河南省四十名山西省四十名陝西省四十名北平省四十名福建省四十名江西省四十名浙江省四十名湖廣省四十名廣西省二十五名在京鄉試直隸府州一百名一會試額試一百名一高麗國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進取一開試日期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會試次年二月初九日第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殿試三月初三日一三年一次開試一於洪武三年鄉試洪武四年會試一各省自行鄉試其直隸府州赴京鄉試凡舉各具籍貫年甲三代本姓鄉里舉保州縣中行省印卷鄉試中者行省咨解中書省判送禮部印卷會試一仕宦已入流品及曾于前元登科并曾仕宦者不許應試其餘各色人民許流寓各處者一體應試一有過罪闕人吏揀優之人並不得應試一應舉不第之人不許謬聞撫按考官及擅啓巡閘鼓違者究治一凡試官不得將弟男子姪親屬徇私取中違者許赴臺省指實陳告一科舉取士務在得全才但恐閘設之初騎射書算未能編習除今科免試外候二年之後須要兼全方許中選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乎全材任官惟能庶可成于治道咨爾有衆體朕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羅會試

洪武六年諭中書省臣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應朕非朕貴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是年遂詔天下舉人羅會試正月初八日河南解額內選四名第一人張唯年二十七其次張王輝年二十八李端年二十一張珊年二十七二十三日山東解額內選五名第一人王璉年二十三其次張鳳年二十八任敬年二十六陳敏年二十五皆拜翰林編修又選國子監蔣學方徵彭通宋善

王惟吉部係等拜給事中于文華堂肄業命太子贊善
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頒行科舉成式

十七年三月戊戌詔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
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
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
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
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
主程朱傳義書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
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
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十五日
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俱三百字以
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
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則于應天府
在外府州縣則于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及府
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夫仕者官之未入流者
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
導專教徒及罷閑官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並不許
入試其中試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考試官皆訪經
明公正之士官出幣帛先期敦聘主文考試官二人
稱應吉士六部俱稱進士

開國元罣

是科首題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黃子澄
元罣實為開國第一篇文字是為萬世楷式其罣云治
通降於一世政柄統於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
禮樂征伐皆統於天子非天子其孰為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
一端天子至尊實無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群黎四海
人通論天下之勢首舉其盛為言若曰天下有道之世而何盛哉蓋聖
之無慶天開日明萬國仰一而良朝廷有稽皇之美也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

印卷會試殿試赴禮部印卷試之日黎明聚人入場每
人用軍一人守之禁講問代習至晚納卷未畢者給燭
三枝文字迴避御名廟諱及不許自敘門第彌封者編
號作三合字號籍錄用硃考試官用墨以防掇偽其會試
中試者三月朔日赴殿試

多國子生

是秋九月應天府奏中式者眾孟璐等二百二十九人
內多國子生上悅命有司出榜原籍旌之

采書經應常吉士之義

十八年乙丑會試命待詔朱善前與籍再鉉為考試官
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
也及廷試綸第一練子寧次之花綸又次之綸浙江解元
以夢故用丁顯為狀元子寧如故綸第三抑子澄三甲
為應吉士然三人俱授修撰亡何亦擢子澄為修撰云
見刻丁顯策者僅三百字稱上為上位餘多不成語實
錄云賜二甲進士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李震為
承勑郎陳廣為中書舍人三甲危璟為衛府紀善李鳴
岡為潭府奉祠正楊靖為吏科應吉士黃輈為承勑郎
塞璐等為中書舍人鄒仲實為國子助教其諸進士觀
政翰林院承勑監近侍衙門累書題應常吉士之義俱

熙皞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時乎當斯時也語默明則
一人所獨居也語乾綱則一人所獨斷也若禮系樂國
之大柄則以天子操之而掌于宗伯若征若伐政之大
權則以天子主之而掌于司馬一制度一聲容議之者
天子不聞以諸侯而變之也一生殺一予奪制之者天
子不聞以大夫而擅之也皇室不振而堯封之內咸欽
聖主之威嚴王綱獨攝而禹何之中皆仰一王之制作
信乎為天下有道之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錢吉上評
云洪武庚戌詔以八月開鄉試明年二月禮部會試所
試文仍尚元制至甲子定科舉成式乙丑會試止錄士
子姓名鄉貫未列程文錄文自戊辰始此篇見世德堂
墨選後列辭學士大紳批語云莊重典雅臺閣文字相
傳甚久特為表出

、題目無多

國初試題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係人倫治道者出
以課士當時題目無多士專心于大且要者用功有倫
序得以餘力及他經子史

對策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殿試對策有
云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罵之誅何
以為治上大悅擢一甲二名

狀元坊

任亨泰襄陽人以太學生中洪武二十一年進士上特
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遂為例

君子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洪武三十年進士山陰人傅朧
過御前帝見其容止凝重屬目久之曰君子也

春夏二榜

洪武三十年丁丑上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
信臨為考官榜發中原士子無與名者三月殿試以閩

縣陳郯為第一被點者咸以不公為言上大怒命儒臣再閱下第卷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咸俾三吾與信眩至閱卷官所嘔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驗之果以不識文字奏進益怒謂為胡藍二黨命刑部考訊三吾信跗與贊善司憲三人為藍黨侍讀張信贊善王俊華司直張諫校書嚴叔載正字董璡長史黃輦紀善周衡王輯皆胡黨罷侍讀戴德孺不與焉詔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於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故是科有春夏二榜春榜狀元即陳郯夏榜狀元韓克忠山東武城人

貌不揚

建文二年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胡廣王艮及第出身有差廷試策良最優以貌不揚易廣第一後艮死難故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盧龍軍士

景泰元年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及揭曉第一人劉宣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乃止

胡廣

胡廣吉水人建文二年殿試廷問堯舜之世親則象傲臣則共鯀意在燕王也廣對有親藩陸梁搖動人心語擢為第一見姓名曰又一胡廣耶改名靖後謚文穆文臣得謚自廣始

批卷

永樂二年甲申上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為 官先是江西有劉子欽者縉同鄉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縉在翰林聞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冥不遜避縉少之客以題意示同鄉曾榮明日廷對榮策最詳殆及萬言上親批其卷云毋以通經史學遂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冠天下昭我文明尚賢啟沃惟良顯

誠遂擢第一殿試羅榮以詩紀之曰曉開三殿降綵綸袞冕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鼎瑞靄香迷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棫樸播皇仁

題名碑

永樂二年上特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記遂為例

挨宿

永樂乙酉三年正月上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有才識者就文淵閣肄業得二十八人周忱自陳年少願讀中秘書上曰有志之士也增忱共二十九人令縉領其事時人謂周忱為挨宿云

生日

曾榮字子榮五歲盡識象戲事稱江西才子永樂中中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於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

兄弟鼎甲

永樂甲申科盧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名在孟簡之前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也

三加禮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永樂甚奇愛命禮部與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同年齊名人稱三王

考官不叙爵

永樂中各省鄉試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會試翰苑多有儒士主考而以吉水劉儼侍講為主考吉水劉儼侍講

典史中狀元

曹鼒為典史日夕讀書不輟邑令戲之曰欲中狀元耶鼒曰誠如尊諭不敢辭後果中狀元

督工匠至京疏乞會試中第二殿試廷問義禹河洛象數鼒對稱旨上親擢為第一

詔許歸娶

花綸初授修撰年十八詔許歸娶練子寧送以詩曰三月都門萬亂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況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私欲移

春聯

章孟端為御史多所彈劾中貴忌之罷歸諸子連中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聯于壁曰四壁金華春宴羅滿床牙笏早朝歸人多羨之

賽珍

是歲沈滑楊靖咸受上知不兩歲至兵刑部尚書而皆不克終賽珍改名義授中書舍人滿九載潛靖死後始進官為吏部尚書者三十四年俞忩登科改名姓次序俱以會試錄為准然不載楊靖賽珍其脫略可知矣

不名

戊辰狀元任亨泰深被上寵名有司于襄陽建狀元坊以旌之亨泰每台讞手書襄陽任而不名

改中書

按是歲解縉年十九中三甲進士改庶吉士與妙夫黃金華同而實錄內絕不載其事中書庶吉士與妙夫黃金華同而實錄內絕不載其事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同年齊名人稱三王實錄為縉拗救宣府州略至此蓋縉得罪後以重修故去之耳題名記盧原質卓敬以死難磨去不存

賜鈸

二十三年庚午賜應天府考試官傅笑蘇伯衡謝南毛

湖紗各十綻中式舉人貢太史等五十人各二綻其監生員試不中者紗二疋且諭以進學之方俾無怠無忽

狀元出太學

二十四年辛未取中許觀等三十一人仍賜許觀第一時年二十八上以連科狀元出太學名榮洒宋訥張鳳

竿頭進步

永樂二年甲申賜狀元曾棨與周述孟簡羅衣各一襲又命翰林試下第舉人張欽等六十一人各見賓賜冠帶命于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謂曰爾等學已有根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人有不在爾曾者乎

九嚋偏題

永樂七年己丑會試榜發御史劾出題孟子節文尚書洪範九嚋偏題考官鄒緝等俱下獄又復取下第胡榮金庠等十餘人時以上幸北京俱　國子監讀書卒卯始殿試皇太子先以副榜第一名孔訐為中允賜出身

秸字難識

十三年乙未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命修撰梁潛王洪為考官初拆卷第一名曰陳循其鄉人也避嫌改第二而擢林文秸既又以秸字難識定洪英第一第五王翱監山人也上喜得識輔士以布衣召見賜酒食既廷試復賜陳循李貞陳景著及第景著時年十八

名近暴

二十二年廷試上初取孫曰恭第一嫌其名近暴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仍用宋書填黃榜一時稱異事

檢舉

宣德七年壬子九月府尹李庸檢舉科場許冒事御史劾之上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矣御史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奸弊不克露矣

白而偉

正統元年廷試首揆取三卷未定問同事者曰有識周旋者否狀何如或曰白而偉蓋疑謂淨安周瑄也瑄名在二甲計遂首定既傳臚貌甚寢為之愕然是科同考官張隆陳循師也官太常少卿秩

奪聘禮

二十二年禮書周洪謨奏本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問從之

正文體

嘉靖十一年殿試賜林大欽孔天胤高節及第先是禮部尚書夏言上疏正文體諸刻意駢詞浮誕碎裂壞文體者擯不得取詔可既廷試復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咸揣聽而大欽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冒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鋐得之詫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已定二卷覽之曰雖破格甚明健可謂也取為第三既呈覽上御批第一時年二十二

各覽一週

十一年乙未廷試賜韓應龍孫陞吳山及第先是大學士李時等取中十二卷進覽上批答曰卿等以增作甲卷十二來呈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說的正合榮題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為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篇泛而治於行其下二卻似謙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劣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科最號嚴整然外人有以俚語戲者所謂薛塩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閒仁既已無頗子告祭如何有

太王皆指橋題目之誤至謂總兵令姪獨軒昂益指石亭從子後也後坐考歐除名及以此詩副於市

平平耳

成化十四年戊戌殿試閣考萬安得晉彥策擊節歎賞又先一日喝名時視之美而頎長也擢第一傳臚見彥老而多鬚且短萬意惆然退番取策閱之平平耳是科庶吉士張昶年十七楊廷和年十九

奪聘禮

二十二年禮書周洪謨奏本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問從

之極此論好可第三名

君前臣名

十六年丁酉禮書嚴嵩奏廣東所進試錄宇如聖謨希
懿四郊上帝俱不拾頭及稱陳白沙倫遠罔之號有失
君前臣名之義得旨擊政王本才等布政陸杰等俱逮
問

策含譏訕

二十二年癸卯上覽山東所進鄉試錄手批其第五問
防邊策曰此策內含譏訕禮部其考看以聞于是
尚書張璧等言今歲虜未南侵皆皇上廟謨詳盡天威
所攝乃不歸功君上而以醜虜能為詞誠為可惡考
試官教授周鏞等法當重治監臨官御史葉經等俱屬
有罪上曰各省鄉試出題刻文悉聽之迭按考試教官
莫敢可否此錄不但策含譏訕即首篇論語義纔體之
君不道經識司監臨事皆專任周鏞等俱令錦衣逮治
經至上以經狂悖不道杖八十為民經遂死杖下

嗜酒

御史巳孝奏車丑會試編修程世臣為禮經分考賄中
進士徐履祥陳志潘仲駿當追寵且言左庶子童承叙
之嗜酒右贊善郭希顏之輕險編修秦燁之放蕩俱不
當與試事上不問

夢開雷

二十三年甲辰廷試少傅崔銑二子汝儉汝考俱與焉
上疑汝儉等在首甲因抑第一卷置第三榜抑第三卷
置二甲第四抑卷果汝考也上又夢聞雷遂拔泰鳴需
為狀元是科旋有王交劾考官江汝璧通賄之事

千年礦

方應祥字孟旋浙之西安人萬歷丙午魁應天至丙辰
韓若愚得公卷擬本房第八忽叫絕定首卷填榜見為
孟旋語所知曰得百少儁不如得一老方故終西漢曰

由前摸索無心栽千里之礦由後矜賞偏喜添雲水之
庄傳為佳話

儒釋道三門甲

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鎰岳正進士及第時稱為儒釋
道時儒籍鎰神樂觀道士四十尚未娶正早喪父嫡母
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是科齒最少者河南李泰
父永昌見為太監

欽賜舉人

劉學士儼景泰中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解元泰本
富族當道奏儼有私名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
聞臣覆閱取次折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為解元時
目泰為欽賜舉人

都北平

永樂十三年乙未會試貢試於行在北京鹽山縣人王
翱進呈卷在第五上欲都北平得翱大喜擢二甲第一

年壬辰科御筆於焉旁加其字名曰選三日傳臚凡三唱無應
者曰即李焉也曰賜乃受詔每親刺曰字黑書焉朱書其
人復生一子名焉亦中永樂十六年戊戌狀元

馬狀元鍾母馬氏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

朱書其

徐有南卷

策士歌

宣宗庚戌年御奉天門親發策問退而御試英敏請從
臣曰朕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能言者賦策士歌一
篇以示諸卷官悉心甄索得稱旨才三人歙縣

吳寧三甲十名 吉水庾莊三甲名 安福劉實三甲十三名也

祀竈文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少作祀竈文父見之曰此子一
第不足多也中正統元年禮部會元殿試一甲三名

正統十年乙丑商公輅由解元會元捷狀元終明世三元公及黃觀而已先是文運獨盛於江西故有狀元多吉水朝內半江西之謠至是浙有始盛（楊慎觀書之久字伯厚一字用實號升庵）

（甲子應貢入太學後科南監至天會試第一連劉儲秀榮太祖高皇帝狀元詹鉞洪武二年會試第一名狀元陳寧洪武二十七年會試第一名狀元）

金銀鐵

景泰五年狀元河南人孫賢面黑榜眼宜興人徐溥面白探花武進人徐鉉面黃時目為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火

天順癸未貢院火甲申又火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四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雖向天邊種丹桂猶從火裏開瑞氣滿場爭吐鍛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

風雹卷

景泰二年辛未王越方殿試時旋風掣其卷飄去御史為言乃重給卷使畢試踰年朝鮮貢使至攜所題進景帝見越姓名異之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宪因授御史

貌寢

景泰五年甲戌殿試邱文莊公濬本擬狀元以貌寢置二甲一名

給筆札

孔公尚聖裔會試後以母疾不赴廷對上知之使名之日且午不及備卷命翰林官給筆札遂登第二甲十四名進士時景泰甲戌科也

攜考官

天順元年甲子順天鄉試以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充考官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俱不中式循等奏儼等閱卷不公且摘策題中有無正統又第六名林挺殊卷無批語等語以激怒上知洪武間劉三吾等例重

開科考試上命翰林覆閱中卷高穀懷儼等禍且不測早朝事畢出班跪稱有事上問上名至前奏曰大臣于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上然之由是儼得免而特旨賜陳瑛王倫為舉人許赴會試

（按王倫化元戊科改名宗貞中二甲六十九名進士授工部尚書）

怨考官

天順四年庚辰科榜發有怨考官者妄奏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與倫同舉人學最泰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樓止于梁閱二日衆以為文明之兆子中可見其公上立命拊其人於部前

場屋災

天順七年癸未場屋災明年甲申補會試

改部

甲申殿試二甲八名安福人張敷華三甲二十一名華容人劉大夏俱乞改部以知庶事上從之命上

千里如飛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為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注水漲溢隄次旱操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

（按盧楷天順壬午科浙江鄉試第一名會試第二名）

圉書一絕於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換船開午過蘭江脫釣蓑今日浙江樓上望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

天曹見謫

吳文定公寬少就塾偶偕猶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為我釋之詰旦曰令徒見謫天曹事也無所施計冀師訪諸徒得之立命文定為洗滌之文定復如祠書免貶二字去成化壬辰果廷試首冠官至少宰

三十帽

羅倫字彝正號一峰永豐人成化二年丙戌既中會試自言久困場屋有志廷對廟增紙以畢所陳禮部官壯

其志許之膳真送有三十幅時李文達請罷卷晚入李年高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雖遂大魁至次科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為有意希望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為式

五色鳥

錢塘李予陽旻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與同輩入學晨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樓止于梁閱二日衆以為文明之兆子陽為詩慶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定因覓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倩一枝老公國脩知鴻鵠意催人向上鳳凰池解元魁選定皆常事更向天池作羽儀是歲子陽果以易經發解

（按李旻弘治甲辰科改名東陽中二甲長元）

一網得

唐皋在敘厘日每以魁元自命雖累躓場屋而志不息鄉人誚之曰藏州好箇唐皋奇一氣秋閨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其奈京城前絡多唐聞之志益勵因題書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皋何又嘗見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網魚題曰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歎息及正德癸酉甲戌果連捷狀元及第又嘗夢與鄭佐同榜時皋年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果與同捷

（按唐皋弘治甲辰科改名宗貞中二甲七十二名）

代倩

宏治時南京龍覺精於文義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都御史澤子送入浙場中第八人與同中甲科人有詩嘲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子孫劣龍覺家窮手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將人頂缸寄與兩京言路者好排閽閣說彈章其詩盛傳於時後二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簽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三百院門內辨同試者面貌方入益由此

始

房術

傑進賢舉源人素不讀書以房術進萬安安大喜遍成化戊戌科安囑考官劉吉彭華取之遂登進士選庶吉士後安以房術進上上曰此豈大臣所為耶

同鄉

成化十七年辛丑吳寬作房官會元趙寬出其門趙吳江人論者顧以同鄉為嫌吳乃集鄉人開宴命趙作玉延亭賦授筆而成時論乃息

歸班

李文祥麻城人與萬安孫弘壁成化丁未同年進士歸班安欲引附已延款于家安屬題畫鴈祥詩有曰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不悅

場無解元

李夢陽字獻吉扶溝人試河南不第乃就試陝西場將開夢陽呼曰場無解元何為開也主者奇其言納之竟中第一

父子各占一元

倫文叙南海人宏治己未科會狀子以諫正德丙子解元以訓正德丁丑會元父子三人各占一元 倫元小解

續題

宏治十二年己未科三場畢戶科給事中華昶言程敏政素行不謹已放歸田猶求李廣復官禁近今為主考甘心市井將題策論表第三問四問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或字伯虎)二生先以題問人且騶于衆敗露至此百口難掩昔景泰年間徐泰買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高叡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科目豈容再壞疏入下刑獄禮部尚書徐瓊等令李東陽(時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硃卷凡經程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二月二

十九日閱畢揭曉取倫大叙等三百人林廷玉疏言臣在謙堣據簠官所見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命逮廷玉敏政俱下獄三月殿試揭榜四月會審程敏政科場關節廷玉一案與舉人徐經等十餘人為民令敏政致仕謫華亭縣太僕寺典簿林廷玉海州州判

白沙之徒

宏治十八年乙丑會試太常卿張元禎侍講學士楊廷和為主考得一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此署第二名揭曉唱名乃廣東增城人湛若水也湛從白沙學云

斥讀卷官

正德三年戊辰劉瑾當焦芳子黃中與殿試芳意必欲得第一以托東陽既而得二甲第一芳恕斥讀卷諸官為部屬而授其子以檢討芳本不通猶置高第者李東陽應酬意也芳以故恨李時時詬罵瑾問之曰黃中非日在吾家試石榴詩甚拙願恨李耶乃已瑾敗亦削為民

酒闌人散

正德戊辰科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降調諸翰林是科辛未楊廷和在閣其子慎以會試第二人廷對大魁天下慎極博學然京師猶呼為面皮狀元以相傳首相長沙公密以制策題示慎故所對獨詳得首魁也方登第時賓客填賀太保公怏怏不樂謂曰身列宰輔子魁大廷盛滿已極酒闌人散矣後議大禮果如其言

驟貴

張璁舉於鄉七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黃昭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驟貴與天子若一人埶傾海內姑待之閱二年屆庚辰會試因駕幸南京改明年辛巳科殿試遂登二甲第七十七名進士果三載也後皆如言 傳策後改名孚敬

抑卷

萬歷二年甲戌沈一貫同考會試張居正子敬修卷在

一貫所主考侍郎王希烈以為言一貫抑其卷藏之居正大恨撤修主下科乃中

無眼無頭

萬應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楚侯俱張未必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並探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那若是相公駡不去六郎（即敬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

九鯉神

海鹽倪政字拱德以鄉舉訓興化學終松溪論初興化生王麥者政才之故規矩不少借秋試舉薦夢九鯉神曰當問倪先生舉以先生必無好吉勉往一躍去中解元未聚喜為疾趨出果裝解

驛丞中式

畢瑜為山東提學日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公贈之詩曰一官恥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讎枳棘豈能留彩鳳驊騮未必困驛騶東籬領薦名初顯西蜀題場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

元元元

許相國金陵鄉試與王申二公偶同坐有相士過指之曰元元元首許貧時歲除油修金騎憫授水婦贈之方患無以卒歲徘徊河西橋休寧程爵過之高其義厚贈且結姻焉次年即發解

改名貴

袁丁凡初名袁萬應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下科榜發則會元袁宗道黃汝良次焉

文武兩解元

熊公　已中武解元因事為當道阿青大以為辱折節為帖括遊庠及赴省試未獲錄科路訴於智學請收遺才智學為無錫部公以錄遺已過不允能力大恃其與興大俱倒智學怒立責三十板出題令作文意欲黜之詎立就不加點文又大佳智學喜送入闈速發解後熊智南最學見部部踴躍若悔公曰當還兩露皆佩教

海鹽然無聞

神夢

中州士人同覓舉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曰汝須待魏尚倫同中同覺而求諸校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有一尚倫入學問其舉業憒然其年鳳君錄科携魏同告考周代魏作俱入試三場同號同亦代之周中本房第一魏亦登科同主臘仕魏至縣令

元可換券

明朝制舉雖有分兩作文典閱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闈得意自以為會元矣偶夜散步聞有誤墮泥中者急呼曰誰來救會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閱文果高一等司真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發果然會元可換券

慣言官之橫

萬歷十四年丙戌科殿試閣臣申時行等擬來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土音不清楚署二甲第一移道賓一甲第二而拔進呈最末卷衍宏志為一甲第三宏志迎撫應龍之子年少策最奇麗多規諷時事且憤言官之橫閣臣不敢置前列上親賞拔中外驚異以為神明

置末第

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之弟以十一年會至丙戌殿試對策有曰張居正閣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尊逸與陛下一二則易閒一則難固也且極言鄭貴妃事疏

萬歷五年丁丑居正當朝其子嗣修名在二甲第一上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吾以報先生也

傳鼓

魏允中為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解元無伐鼓以傳也榜發果然

雖私亦公

李于鱗于駒敏慧能文有聲萬應下王元美屬司李魏允孚周秋閘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在場中檢之數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于檐下塵土中七作皆佳駒未幾病歿無子于鱗之白雪樓竟屬他人

萬應五年丁丑居正當朝其子嗣修名在二甲第一上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吾以報先生也

傳鼓

魏允中為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魏允中解元無伐鼓以傳也榜發果然

雖私亦公

李于鱗于駒敏慧能文有聲萬應下王元美屬司李魏允孚周秋閘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在場中檢之數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于檐下塵土中七作皆佳駒未幾病歿無子于鱗之白雪樓竟屬他人

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憲成之弟以十一年會至丙戌殿試對策有曰張居正閣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二此屬之尊逸與陛下一二則易閒一則難固也且極言鄭貴妃事疏

置末第

湯賓尹科場作弊始末

庚戌狀元韓敬者歸安人也受業宣城湯賓尹分校會試敬卷為他考官所棄賓尹搜得之強總裁侍郎蕭雲舉王圖錄為第一榜發士論大譁知貢舉侍郎吳道南欲袒之以已資淺嫌于擯排前輩隱不發及廷對賓尹為敬竄綴得第一人後賓尹以考察被宮論亦引病去事已三年矣會進士鄒之麟分校順天鄉試所取

董應舉賢有私於是御史孫居相並寘尹事發之下禮官會吏部都察院議願不及寘尹事振基乃抗疏請並議未得命禮部侍郎翁正春等議黜學賢論之麟亦不及寘尹振基謂議者庇之再疏論劾乃下廷臣更議御史王時熙劉榮馬孟正亦疏論其事而南給事中張篤敬證尤力方寘尹之分校也越房取中五人他考官效之競相搜取凡十七人時寘尹雖廢中朝多其薦士是冬正春乃會九卿科道翁憲祥等六十三人議坐敬不謹落職閒住御史劉廷元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謂故閣節果真非止不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為敬地正春等不從持初議上廷元遂疏劾之公議益憤振基居相篤敬及御史魏雲中等連章論列給事商周祚亦敬同鄉議並罪道南孟正以道南發奸不當罪再疏糾駁帝竟如廷元等言勅部吏劾廷元寘元詩教遂劾正春乃以年例出振基及雲中時熙於外振基得山東僉事素首鼠兩端正春尋引疾去會熊廷弼之議亦起初寘尹家居嘗奪生員施天德妻為妾不從投繯死諸生馮應祥茵永繻輩訟於官為建祠寘尹恥之後永繻又教諸生梅振祚宣祚朋淫狀潛學御史熊廷弼逮寘尹判牒言此施湯（原作天啟故智欲藉以雪寘尹前恥又以所司報永繻應祥行劣狀遂杖殺永繻巡按御史孫瑋議鎖養春秋令廷弼解職候勘時南北臺諫論方議各有所左右振基孟正雲中策及給事李成名麻僖陳伯友御史李邦華崔爾近李若星滿之祥徐良彥等持勘議甚力而篤敬及給事中官應震姜性吳亮嗣梅之煥元詩教趙興邦御史黃彥士周遠等交之疏凡數十上振基等復極言廷弼當勘並斥言官為黨故等寘底自是寘廷弼者頗屈帝竟如瑋與振基令廷弼解任其黨大恨吏部尚書趙煥者唯詩教是聽乃以年例出振基及雲中時熙於外振基得山東僉事

瑋亦自引去振基亮直敢言居諫垣半載數有建白既去科場議猶未定也於是劉一燝上書極論而寘尹等必欲十七人並罪以寘敬仍坐敬閒節而貶寘十七人疏竟留中寘尹敬本有議仍坐敬閒節而貶寘十七人疏竟留中寘尹敬本有奧援外廷人　北之故議久不決篤敬復上疏論敬陰詆諸寘人諸寘人旋皆出外並逐慎行既而居相榮亦引去之禪外遷孟正益不平疏言廷弼雖勘一事業逐去一總憲外轉兩言官矣獨介介於之禪轉敬科場一案亦去兩侍郎兩言官矣復斷斷於篤敬毋乃已甚乎董元儒過庭訓敬同鄉也謂故閣節果真非止不謹執不署名意欲遷延為敬地蹤上孟正亦調外任凡與敬為難者朝無一人由是得寘與僅論打人司副蓋七年而事始竣云

疑信相半

萬歷戊午順天鄉試禮部郎中高桂疏參中式舉人鄭剛章草稿止五篇李鴻文理不通潘之恒茅一桂任家相李昂張鏡唐語笨文雖解元王衡閣臣王錫爵之子疑信相半俱請覆試上命禮部會同都察院詳加覆試奏看得八卷中七卷文理平通一卷文理不通奉旨既公同閱視文理皆通都准會試時錫爵疏曰臣所生秖一兒年二十九歲臣日夜教之少立身名而不圖更以臣官為累也必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補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不亦誤乎衡至辛丑科榜服及第一

易水生

萬歷二十三年乙未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夢試題係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而題皆為易水生奪去後試題乃司馬牛問仁章蓋晉姓司馬而元帝為牛金子合之則司馬牛也其恭默思道又含詔言意是科會元湯賓尹則固易水生也信大物天定哉

老莊

萬歷丁酉秋九月中元焦竑為順天鄉試副主考論者以場中文俱用老莊語似中有閹節故縣竑同知福寧

無館選

先是已酉葉向高疏言庶吉之選往時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翰林官壅滯日甚請照往例隔科一選明歲暫停從之故庚戌殿試無館選

當如老夫

周中丞石公說山陰高臺字清江嘉靖癸丑進士官監司負知人鑒其物蕭山進士某甫極推揄之曰異日科名當如老夫以巳癸丑會魁小印付之後果中萬歷癸丑會魁

制義科瑣記卷三

羅江李調元鶴洲軒

閩魚

萬歷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閩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汙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姓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為水國遂應其占亦陀運也時為之語曰丙辰會錄衡么絕六

屠者摩

壬戌前一歲武昌屠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臨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姓名屠物色得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日無相忘生才下中大悅遂謀進學適當榜發乃姑蘇申時行始猶徐姓也而生以病入學嘔血卒

夫人大慟

董尚書漼陽公三世四進士庚辰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撫杖往視子會時隆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檢几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為吾子不第是吾腐耳不覺淚流交下次科隆山亦第

陰相官生必歲

侯執蒲大衆人年二十一同凡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校生時獨未欲見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壽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李騰芳者執蒲座主也執蒲既第數以丈進騰芳輒揮不錄散後私問其小豎豎言獨見官進士應戊登進士李騰芳者執蒲座主也執蒲既第數以丈進騰芳三稱善既褒文則大喜耳執蒲乃求應褒為文三騰芳既而嘆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生題識當速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

五經進士

蔡公懋德視學江西是時崇禎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貢京師公矢諸神謝私揭榜發揭公重黜第一陳公際泰次之際泰為諸生時其文播於朝鮮蔡公耳甚名甚熟欲首拔之日未午有以全作五經文呈者以為大士也閱之乃揭少頃大士果以卷來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尚書二藝稍弱意為陳地也揭應聲即於案頭復補二藝公遂首揭後陳中申戌第二而揭中丁丑甲榜亦五經並作後死節云

兩舉世間無

嘉靖間有閩人劉勝義者設帳永平濱州入籍中北直鄉試以冒籍被攻除革隨入南籍中南直鄉試以在外年久又被攻除革乃自叩閽請旨准在何處考試隨家即以蒙許儲納糧銀十二金與之姑媳獲全是科公會聲詢之則商人七年不歸母老無食將嫁媳以養理順試廟祝見二郎神覩送之遂中申戌狀元

宣聖取芹

天啟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孝廉備極誠敬朝望瞻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齋禮祀凡遇宣聖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丁祭見宣聖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

鄉輔萃廣一堂

王疏菴家宰有識鑒一日在高平劉尹一相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庠二孫一張星館師王五人課藝請政疏菴覽之謂曰皆鄉輔才也安得萃處一堂館師文雖工福建不及諸子然亦得第後孫公居相壬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公鳴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即金銘庚戌進士官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大學士其館師王家磐亦壬辰進士選涇陽令未任卒言俱驗

未娶

萬歷乙未進士蔡復一吳宋劉尚朴朱光祚荊養喬林欲棟劉尚質俱年少未娶而尚朴年僅十七九奇

陳奄寺之宮

華允誠字汝立長洲人殿試策極陳奄寺之宮主者不敢進呈填名於二甲四十六名

殿試慷挾

萬歷庚戌有田吉者會試取中殿試慷挾對三科以縣佐錄用補鄰城縣入為戶部主事為逆案五虎之一

邀謁

山東樂安人成勇字仁有天啟二年會試策內極言宦官之禍被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邀謁魏忠賢不可遂授推官

十二金

劉理順數上公車不第讀書清源二郎神廟中比鄰發聲詢之則商人七年不歸母老無食將嫁媳以養理順即以蒙許儲納糧銀十二金與之姑媳獲全是科公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覩送之遂中申戌狀元

婢索命

李青字太青為諸生時讀書姑宅有婢娟娟李私狎之許以他日貴當置偏室崇正癸酉李登賢書婢以實告姑姑喜將資奩具以待李赴公車有期來謝姑復與婢舉奉再訂北甲戌冠南宮與妻謀之妻大恨遣人詰責姑李青不能禁婢遂自經死李青官禮曹宮人亡軼私攜妾華扮家僮入宿禁省一夕忽見前婢披髮過其前青方與所攜妾交歡情濃忽內傳他直呼青青恐以為攜妾事泄也遂脫陽死妾膜上人以為婢索命云

尚如少年

文節劉公同升字晉卿吉水人應秋子廷對日莊烈帝問年幾何曰五十一帝曰尚如少年勉之

四十八人

崇正庚辰殿試帝思得人復名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

今內外交訌何以報讐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諸大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故孔子論政曰知恥近乎勇論士曰行已有恥孟子亦曰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如勾踐爰爲以治吳藝賂式蛙以滅齊皆知恥之效也又自敘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之親擢第一且意其有把負從修撰拜大學士一無建白唯倡議令百姓捐助而已闖賊至京即首倡陳演開門迎降爲賊考贓獻萬金賊以爲少酷刑五日夜臠裂而死時四月初二也

特用榜

崇正庚辰思陵留意人材俾下第舉人及廷試貢士俱留特用悉畀以民社之任於是舉人史惇以下一百六十三人貢士吳伏以下一百人許同進士出身惇等謝擢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由此惆悵若失或言近村洪聖廟神甚靈培思即携樸被夜宿殿廡恍惚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參而炷同榜乃中耳驚寤而寤編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貴客做于前視其姓名則參而炷也因細問年歲里居籍使其子受業焉時王氏兩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玉梅村先生父也太虛至遂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寄其文卜爲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具饌請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卮子面加誚讓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翌日早起追於城閘出館俸十金爲贈乃附賈舶歸然阿賵資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急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粮已久矣安所得宿憶君去後猶存酒一甕請君歡飽可乎婦往鄰家借薪李發甕內莊一芝如盤熒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抱之清冽異常乃知白獨斟婦歸甕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蘊玉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携以北上爲延聚京師幸未梅村遂爲太虛太守野史撰慟餘樵紀者即其人也

洪廟神夢

嚴培恩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忤

酒芝

江右李太虛爲諸生時嗜酒落拓而家甚貧太倉王司馬岵雲備兵九江校士列郡拔太虛第一引至署東本籍使其子受業焉時王氏兩長子已受業同里吳蘊玉先生蘊玉梅村先生父也太虛至遂教其第四五諸郎兩人共晨夕甚歡梅村甫髫齡亦隨課王氏塾中李寄其文卜爲異日偉器歲將闌主家具饌請兩師酒半出所藏玉卮子面加誚讓李亦盛氣不相下席罷後謂吳曰我安可復留此遂拂衣去吳知其不能行也翌日早起追於城閘出館俸十金爲贈乃附賈舶歸然阿賵資大半耗於酒及抵家垂橐蕭然急呼婦治具婦曰吾絕粮已久矣安所得宿憶君去後猶存酒一甕請君歡飽可乎婦往鄰家借薪李發甕內莊一芝如盤熒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抱之清冽異常乃知白獨斟婦歸甕已罄矣是秋登鄉薦明年成進士入詞館數載後以典試復命過吳門王氏子謁於舟次李亟詢吳蘊玉近狀是時梅村亦登賢書因購吳行卷携以北上爲延聚京師幸未梅村遂爲太虛太守野史撰慟餘樵紀者即其人也

洪廟神夢

嚴培恩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忤

沒後家漸替矣

癸未榜

崇正癸未一榜結有明全代之局然是科殊多盛事子先登第則南墅湯紹中子來賀庚辰進士壬午紹中鄉薦來賀以揚州司理分校南闈所取徐徵麟與紹中同榜登會榜而門生乃爲年伯父子同科則常熟王曰俞丁卯孝廉六上春官至是與子澄偕捷而榜中復有一王曰俞陽城人兄弟同科則全椒吳國鼎國龍並爲詩壇四代進士則武進吳剛思而剛思母丁氏乃觀察亮之勝三子並貴柔思士咸進士簡思幸未進士五經中式則嘉興譚貞良憲容馮元飈仕于 本朝者有五相踵名夏張端成克諧杜立德梁清標六尚書王崇簡張元錫胡統虞白衛謙姚文然朱昌祚延後人繼起者如榜眼李仙根實子狀元歸允肅起先子之類皆前科所不能及

桃花魚

吳公受茲名晉錫司李永州崇正壬午入闈校士夜夢一婦人素裝麗服携饌餉吳指魚謂曰此桃花魚也因出詩相遺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濯錦人吟濯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二塲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薦之入彀及榜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眉山朱公拙論話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篇詠夫早夭苦節十餘載以某歲某月日卒第不知何緣入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之歲月日皆同

真解元

嘉靖甲子順天鄉試主考林對山先生偶患眼不能閱卷命人徧讀所取卷謂皆非解元時題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尋落卷中得一卷讀至揔提五人處云斯五人者天生之而授諸舜非私舜也將畀之以代天之工

也舜得之而分之職非私五人也將畀之以輔世之寄也瞿然曰此真解元也遂宣第一榜發為首禮

不可坐閱

崇正庚午應天鄉試主司姜燕及先生名得童悴卷讀至其人本來如是吁謂直也時首題為舉直錯諸枉一節悚然曰此卷不可坐閱遂端立編之宣第四名

弱肉對句

成化乙未會試主司邱文莊公濬場中得王鏊卷閱至孟孫問公無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後沈被髮而左衽句曰此非弱肉而強食不能對開之果然遂宣第一名

糧戶夢

宏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往布政司取通關忽夢一所山西一省之官皆集俄有符使齎文書一通置案上衆曰天榜至矣開榜傍一官唱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為人方便至第六名陳桂和順縣應曰其人事繼母能孝至三十六名縣官應曰其人放私債迫死二人命中坐者又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偏之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其弟為人偏中坐者又勾之唱名畢中坐者令人各舉所知眾凡舉二十五人中坐者擇九人備記之次日回至盤陀曜過陳桂曰公今年中第六矣桂不信因述其事楊侯果總餘皆如夢

兩夢

劉克猷名子壯湖北黃岡人初登鄉薦夢一人語之曰國須朱之弼做房考方中春榜榜發果然及到京時偶出寫散步見數童子讀書已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遂拉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乃朱之弼也大驚隨之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榮殿主人因與款曲將筆墨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亂屢次不赴春官及己丑會試朱公已為禮垣分校得首卷即兒獻也又庚辰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教不

青會試儀夢劉克猷以門帖拜之因此上是年朱公禮闈總裁而金僊然會元始信夢兆之異

建大旗

狀元孫賢與同邑孫紳同領庚午鄉薦會試禮部值彰德驛盛設待之二人疑驛水曰昨夢神人建大旗驛門其上有狀元字今此設蓋待狀元非是舉人也二人竊喜而其年皆不遇過其驛不敢入至甲戌會試二人俱第廷試畢傳臚則第一人果孫賢班中一人言二科前學小孫遇賢榜進士及中正榜中無孫遇賢名字以為不驗至此而始悟為孫賢也

一朝平步上青天

天啟年間錢謙益與科臣暴謙貞典試浙江崇正元年當會推時溫體仁奏謙益與浙試受錢千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為閣部並云千秋逃了有過付之人徐時敏金保元提到刑部為謙貞不當與會推十一月初六日上御文華殿召問謙益力辨上以問輔臣輔臣回此案已據刑部招結是光棍騙錢的千秋才庶是可中光棍知道可中所以去騙上曰光棍作主考慶輔臣以掐問對上曰掐也是閃爍的輔臣言千秋後來拿到上曰卿等即去從公會議議上有旨謙益閉節有據受賄是實著革職千秋著法司嚴提究問具奏

止逗四行

甲戌閣中文湛持先生得首卷決為陳大士請作元郡房項煜亦指一卷為楊維斗爭不肯下丈先生曰但願眼明耳果維斗作會元大士即第二豈不極盛乃季青也喝次名果陳際泰項煜乃季青也喝次名果陳際泰之及拆號項卷乃季青也喝次名果陳際泰頌丈先生法眼項已極難榜後丈南英千子亦落項房有篇止逗四行而稱丈逐序刻其七藝大意謂士子三年之困不遠數千里走京師而房官止點四行棄置不顧此豈有人心者乎刊本四出京師又為之

閒點項聲舉頓減至不得與會推之列遂大恚恨至癸未項資閒已深不應分房而強謀入簾陰援名士開節其門人周介生鍾節敗身屢流離道路相繼受戮而艾千子以一老孝廉援令咸仁焉

艾千子自叙

艾千子自叙云予以童子試受知於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為萬歷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歷己未為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儀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知智學使者不獨處其士佚散亂無以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處其士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審之梓而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點陟進取之所係而予又以嫻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智學使者於諸生為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點陟係焉非憲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進於郡郡升其秀以達于智學智學又升其秀以試于鄉閒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死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氷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輭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被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前道至智學前每諸生一名披檢軍二名上前髮際下至膝踝傑腹赤踝為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寒咳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梨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署酷烈督學輕綺蔭涼倣茗揮麈自如諸生什伯為羣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執

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烝薰腥雜汗淫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為弊文難工降一等蓋度困于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其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嘯嘯詢旁舍生問所目而書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鈐其牘以撻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囚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侯漁所囊橐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疏縫據坐稍重即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坡踦而自閫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視視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利頒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案疾書而畢事蓋受困于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奏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聰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角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為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為搜檢防禁因首垢面夜露晝曝暑喝風沙之苦無異于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師非一手又皆簿書徵訟之餘非若督學之專靜屏營以文為職而予七試七挫改定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之列語有之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為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誦書將分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為房考時所摘也既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為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癸未

永樂癸未初即位天順癸未南省大開改於明年會試為野改而從震澤昆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為老近則雖以公穀茅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為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疏庸雅拙鄙陋猶得與鄉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科自鶚灘守漢下至宏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旨自六籍子史濂洛閩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疏庸腐稚拙鄙陋者為伍入謁上官隊而入隊而出與諸生揖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于世而又念不能為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毀厲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曷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予雖事無所就試卷亦鄙劣頑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況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而予以一日之莩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己重于感恩今有人于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而數先生者皆將踐三事九列翱翔天路既無以報知己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將無以對先師于地下以其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己之感此試卷之所為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誦書將分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為房考時所摘也既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為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癸未

永樂癸未初即位天順癸未南省大開改於明年會試

至崇禎朝六會試充以癸未終此亦數也

羅江李調元鶴洲輯

人物之盛

古今名臣之盛王謝尚矣唐如張說三世宰相明如盧寶許氏一門皆貴希遇也我　朝建興人物之盛亦有足述者父子尚書王崇簡王熙宛平人父子同時總督白色純白素貞逸人一門三鼎甲徐元文狀元徐秉義徐乾學俱探花同榜一縣兩掌輔山東益都孫廷銓馬溥俱巳卯科鄉榜三鼎甲馬世俊狀元鮑亦祥榜眼葉方靄探花俱江南丁酉科方月江鶴所取也

根字

李子靜學士少隨其父如石先生官於吳國變不能歸蜀僦居錦帆涇側館於鄉閭紫氏戚氏子世俊憲入王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子靜子靜心喜自負因折榜眼二字之半合為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舉幸丑傳臚果一甲第二狀元則馬世俊也狀名姓馬名偶符耳如石先生名實四川遂寧人崇正癸未進士為兵滕令著有賢祭典華後杜門著書不以子貴易操方巾布袍終其身

半仙

李道人言未來事多奇中甲午從山東入京皆稱為半仙朱少宰珪延有子應順天試詢得僞否李大書云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為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田而未名馬成龍也

黃鶯兒

順治丁酉科江南試場最為得人如張玉書馬世俊陸燦趙炳皆一時名下而下第者橫加飛語有作為黃鶯兒詞云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攻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

貢原是貧雍家風以是科題為貧而無諂一章也

吏筆報

丁酉豫章一士子入閘中作文鐫寫已畢甚覺愜意忽見魁星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狀元也可書狀元二字於我掌上士子大喜捉筆纔書一狀字魁星忽以手反撲印奏而去因是不得膺選蓋士子順善吏筆也

持齋

鄞縣史立庵名大成其父好善與老衲號大成者往來甚善婦臨產見大成持鉢入室跡之不見至寺問之化吳立庵生遂以名之順治乙未狀元及第一生持齋

不甚了了

順治己亥秋八月再行會試趙吉士與朱君若臣士綬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旁右邊不甚了了趙笑曰得無為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鎡榜發會元朱錦　按趙吉士即若臣寄園寄所寄者

會元後身

上海朱錦初投滿尚書為家人後其子將泮入謝於公滿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舊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曰荷洪恩須當報効庶懶微心耳滿曰我當貴已足何賴于汝朱懇請不已滿沈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圮壞汝能修葺與此事已過百餘年人無有憶及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於報我達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翁苑至康熙士子及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

豹仙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陝宕自書有趙翁者與李村相望晨夕過從趙富於慨小築數十楹中分兩院而空其半花木幽深忽有羸老人從空屋曳杖出自號豹仙揖翁入其室則辟牖几案之精皆非素有自云從天台來見君有閉館晦迹頓妍妄於此當圖報也徐有美姬出見時光艷照座趙翁遂日與款洽叩以禍福無不奇中鄉曲皆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欲極醉真造豹仙所大呼妖哉數其惑衆之罪豹則早已避去其室閒如而蟠仍毒雲不止也趙翁開急令人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謝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幸恕醉人豹仙曰此君天祿昌高老夫筆法當退讓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致于天罰功名雖顯不免滄阻老夫既被譴驅無庸留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視其居依然一空院也後丁丑蟠以狀元及第一生事去官

啞子

徐相國元文赴試金陵一船家啞子忽迎曰狀元來矣後魁天下造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

曲水詩序

梁康侯公初名其為孝廉時夢人告之曰公寒進士名雲構今名安能濟又曰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列公名矣以序中有虛擲雲構語也公改名果發第

夢祖履

泰州宮默陽偉鐸中明崇正癸未榜十八名為詩四房李翰林士淳首卷獻陽今孫懋言中今癸未榜十八名亦為詩四房李編修鳳翥首卷當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喜曰是繩祖武之兆也果符其言

特賜進士及第

戊戌春　世祖親覆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拔武進吳珂鳴第一是年禮闈榜後　上諭特賜珂鳴進士與中式舉人張貞生等一體殿試尋改庶吉士同時崑山葉方藹試瀛臺賦甚工　上深喜之諭年已亥秋復行會試葉方藹中式賜一甲第三人及第池北偶談

戊子北榜三及第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及第第五名戴王綸乙未榜眼及第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及第

甲午浙榜三狀元

順治甲午浙江熊鍾陵讀學(伯龍)主試一榜狀元及第者三人乙未史大成鄭人甲辰嚴我斯歸安人庚戌蔡啟僔德清人

德清蔡氏二狀元

康熙庚戌狀元蔡啟僔壬戌狀元蔡升元俱德清人升元即啟僔從姪

戊戌三及第

順治戊戌鄭甲三人常熟孫承恩瘖城孫一致仝榜吳周對皆江南人皆中甲午順天榜

蘇州會元狀元

順治以來蘇州會元六人乙未秦鉽長洲人丁未黃朝緒崇明人癸丑韓菼丙辰彭定求乙丑陸肯堂丁丑汪士鋐俱長洲人狀元七人戊戌孫承恩常熟人己亥徐元文崑山人丁未繆彤吳縣人癸丑即菼丙辰即定求己未歸允肅常熟人乙丑即肯堂庚辰會狀者三人仝

崑山徐氏三及第

崑山徐氏兄弟三人長乾學康熙庚戌探花及第刑部尚書次秉義癸丑探花及第右庶子次元文順治己亥狀元及第以戶部尚書大拜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惟宋李宗諤子昭遘昭遜子東卿東卿子士薦三世探花及第

同邑一榜及第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榜眼)陸探花葉方藹皆崑山人丁未狀元蔡啟僔榜眼孫在豐皆德清人明崇正癸未榜眼宋之繩探花陳名夏皆溧陽人

僚壻狀元

武進楊修誠廷鑑呂閣學宮僚壻也一明崇禎癸未狀元及第一順治丁亥狀元及第(廷鑑二十九歲已亥應吉士庶常使大魁已未給假)

一邑甲科之盛

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無錫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鉽(長洲籍)秦又會元也已亥榜眼葉亦祥(榜姓)甲辰探花周宏(榜姓)崑山三徐兄弟及第外又有已亥探花葉方藹德清庚戌二及第外又有丙辰榜眼胡會恩壬戌狀元蔡升元常熟戊戌狀元孫承恩丙辰探花翁叔元己未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鉽又會元也已亥榜眼葉亦祥甲辰探花周宏崑山三徐兄弟及第外又有已亥探花葉方藹德清庚戌二及第外又有丙辰榜眼胡會恩壬戌狀元蔡升元常熟戊戌狀元孫承恩丙辰探花翁叔元己未狀元歸允肅

仝榜吳氏兄弟

仝榜吳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進士長國鳳前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三國縉順治己丑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進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讀五國龍亦前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國對國龍學生也國龍子晟康熙丙辰進士昌宰未進士給事中

長洲彭氏兄弟

長洲彭氏定求丙辰狀元宰求壬戌探花同曾祖兄弟仝

補鄉試

自庚申己後諸僭逆以次削平各省次第補行鄉試故福建有庚申科主考戶部郎中劉元燝大理寺評事白夢鼐廣西貴州皆壬戌科廣西主考翰林院編修沈旭初戶部員外郎楊佐國貴州主考翰林院編修沈旭初刑部主事陸鍾昌雲南四川皆癸亥科雲南主考翰林院編修方

家瑛吏部文選員外郎王材任仝

禁師生

唐人五代最重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甚萬歷中門户既成一為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璁霍韜為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　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總事中胡悉寧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仍舊仝上

初選方面

順治己丑會試後以兩廣初定需人遂用新進士候銓者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即為四品監司郡守蓋報例也然止此一科為然

賜生員仝

康熙二十二年春二月　駕幸五臺駐蹕完縣召父老慰問賜金有蔡舟桂者自陳縣學生負家貧無以為養　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句稱　旨賜白金五兩金盤蘋婆果六枚仍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事載西巡日錄

會元解元入翰林

世祖極重科名自丙戌至己亥會試第一皆入翰林惟丁亥李人龍不與後以閩籍為中書舍人壬辰程可則以磨勘被黜己未邑同年伊翁卷(翁舉進士引見南海子　上顧學士曰此人山東解元也遂改庶吉士後授御史官至都御史巡撫雲南自辛丑至庚戌例又一變康熙癸丑　上以會元韓菼為狀元榜中解元皆改庶常丙辰亦以會元直定求為狀元乙丑以會元陸肯堂為狀元凡一榜解元亦然遂為定例人遭逢固有幸不幸按夢粱錄宋時中省廵者殿試有陞甲恩例前

十名亦如之

試錄凾錄

料場試錄題錄其來已久東觀奏記載鄭顥知舉宣宗索科名記顥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救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明三百年鄉會試并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會試乃復舊例鄉會試錄仍進呈乙卯鄉試以兵餉不足再停止尋又復

膳卷

唐閻際芙館試皆日祈天宗賦誤書衛賜作衛駒榜出登第往答座主曰諸君試日天寒急景寫札或不如法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其退本舊時直省小試解卷送禮部例須別膳淨本亦是唐人遺意至鄉試朱墨原卷解部即不得函

題名碑

劉公嘉話錄憲恩寺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題姓名于塔下後書之於版遂為故事宋龐文英文昌雜錄云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趙昇朝野類要云進士及第名集鄉人於佛寺作題名鄉會起於唐之慈恩寺塔也予按進士題名列諸梵剎於義無取至明乃主題名碑於國學題名記或學士或祭酒撰其典始重永樂壬辰已前在南雍今京師太學持敬門內諸碑則自永樂十四年丙申科始至崇禎十六年癸未科止端肖龜趺星羅林立一代之鉅觀也　本朝最為石文而題名碑止順治丙戌一科丁亥已後無之當時不知何故廢而不舉後遂相沿此闕典也又予前記本朝國學進士題名碑未立為闕典官祭酒時欲疏請未果丁卯御史言之禮部覆疏允行按水東日記云內官阮安督工建太學時慈恩前元進士碑磨去刻字今三年一立石皆是物也此雖與五代時劉郭守長安取古碑裝

城事微不同然古蹟沒亦可惜也

正副考試官

舊例翰林給事中同為考試官則翰林為正給事為副吏部與五部同為考試官則吏部為正五部為副獨康熙壬子科戶部郎中郭昌吏部主事彭襄同主廣東試以郭為正主為副以丙辰丁巳諸城王編修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孫檢討子來勤以乙丑丁卯兩主陝西試以許為正汪為副今丙子科福建鄉試亦以給事中党聲振為正檢討王者臣為副門人此出偶然非故事也

狀元出典鄉試

舊例詞林第一甲一名及第者止充會試同考官不出典各布政司鄉試自康熙己酉科已亥狀元徐元文以侍讀典陝西試甲辰狀元嚴我斯以修撰典山東試始變常例其後壬子科庚戌狀元蔡啟僔典順天試丁丑科癸丑狀元韓菼典順天試丁己科丙辰狀元歸允肅典順天試辛酉科己未狀元陸肯堂典江西試遂沿為例

八股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義始于宋王安石舉改三場為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同考官不出左都御史王公疏請酌復舊章于時為儀制司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三場舊制其一也尚書錢塘黃公謂以丙辰丁巳諸城王編修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著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請復三場及覘民間女子裹足之禁教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次其餘五事復為畫有次第條奏以漸皆復如覘科場處分條例復思拔嚴責復生童科歲兩考等是也

山東狀元

山東狀元仕多不達此亦有數存乎其人而亦省運之故可見大物亦造物之所忌也至順治戊子科新城伊中丞

翁卷開以乙未改翰林授御史今至節鉞甲午大蕭規常浮山傳以己未丙午鄒城魏侍讀子相傳以丙辰壬子濱州王檢討甲先傳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歷十五科而入翰林者八人

蔣隱逸

康熙十年浙撫范中丞薦山林隱逸鄧縣葛世振明崇正庚辰第二人翰林編修也既以老疾辭不赴復奉旨敦迫再以疾辭遂免其請又薦布衣董漢策以科道試用尋為御史勤罷至下諸法司而素嗜鄂善薦舉屋布衣李顒辭不至顒起田畯嘗一就科舉遂隱居講書修明橫渠藍田之學富平李天生因篤昔嘗為予言之

祥瑞帝君

康熙甲辰會試有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巷場事既竣候榜于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仆地衆舁入室移時始甦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之行至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揖潼帝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楊父母至王者問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否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答曰此子不孝昔避寇亂入山躲城甚遠主一親故家主人館餐甚厚因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至催調選縣令強之遂赴都中途稱病而返比于入山而身已死合歛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代楊可也及楊發則梁山高

宗鼎中式楊竟被黜奉倩述其房師李侍郎仙根子靜云然

居易錄

神術

漁洋云門人全椒吳昌述其曾祖體泉翁為父卜吉壙

致閩人簡尤坡者于家屢餽甚厚簡日為擇兆域三年不可得辭歸翁固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飲陳家市酒樓簡倚檻遠眺久之罷酒起曰異哉吾遠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遂同住三里許審視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觀之喜曰天賜也得此地足報君矣然葬後若子未即發至孫乃大發貴必兄弟同之對面文峯秀絕貴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第三人亦不僅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後孫國器字玉銓中崇正癸未進士國維字玉林順治己丑進士國龍玉鵬學生玉簡順治戊戌進士及第一甲第三人官翰林侍讀玉鵬亦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一人兄弟又前後舉科第而昌今幸未科及第一甲第二人簡之術亦神矣

常談

陶福履址

自科舉法行士不復通經學古楊綰有言少而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試家之藝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隋置科目至於唐代才及百年弊已如此今之舉者殆又甚焉經史性理掌故諸書悉不研究而惟攻時文又舍棄先正滅裂理法取近科房行墨卷承之庸之以希弋獲豈惟六經之肯當世之務藥不通曉科舉功令條式所列苟取以問其始末亦瞠目不答而已嗚呼士習若此欲望其通達治體起而爲國家實用之人亦已難矣禍殷以光緒戊子爲會昌學官職課士之責而會昌爲尹先覺所生之鄉意必有魁奇絕特者挺生其閒其次亦宜有通儒之士而到官以來士脩贄以見者類樸實安靜質勝乎文豈山川鍾毓有時抑爲學官者教導無術耶不揣弇陋思有以啟之因先取科舉之學懸爲令甲者溯其原始綴爲一編采魏書管輅傳命曰常談以示諸生俾知夫設科取士之意嗚呼

國家養士於學校考之以經義而嚴之以課程者欲其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內以靖妊宄育元元而外以禦敵國外患莫非吾區區文教之末遂足爲用世之材也哉

光緒十有六年秋八月新建陶福履自序

四書

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宋朱子編爲四書作四書攷問四書之名始此宋錢時融堂四後然所解乃論孟大學中庸改錯曰四書合併於北宋至南宋初胡安國輩已尊舉其名然亦不能定始於何人歐陽熙按唐人實總稱四庫書爲四書陸龜蒙詩嘗閱四書目經史子集焉是也又李肇國史補言天寶中以四子列於學宮乃老文莊列四部遂書正海經解類載開元詳定傳注四書所謂四書乃孝經尚書古文孔鄭氏注及子夏易傳王弼老子注皆非今之四書

論語三家古論齊論魯論漢初並立學官古論分羨曰子張問以下更爲一篇如淳云名曰從政合二十一篇其篇次卿鸞第二雍也第三齊論長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魯論即今本梁皇侃論語義疏序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書藝文志

論語鄭康成以爲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大義微言見論語濂溪柳子厚以爲曾子弟子爲之程子以爲有子曾子二家之門人所集洪容齋以爲出於閔子之門人胡致堂以爲子思檀弓所纂修

孟子七篇司馬遷趙岐皆云孟子自作林慎思謂非孟子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退之亦云萬章公孫丑所會集

漢七略孟子十一卷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今本七篇者其中書也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見趙岐序

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同立博士同上

宋禮部韻略所附條式元祐中即以論語孟子試士按
論語孟子自漢以來皆謂之傳至宋始尊爲經
大學於禮記篇次第四十二中庸第三十一然早有專
行本漢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梁武帝中庸
講義唐人有大學專本宋仁宗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
第王拱辰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此皆在程朱以前王
海天聖五年賜進士王堯臣等人各御書中庸篇一
大學鄭注孔疏均未指爲誰作賈逵曰孔伋窮於宋懼
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
以緯之大學爲子思作亦見
鄭氏禮注及孔叢子
中庸爲子思作陸德明釋文曰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
昭明聖祖之德孔叢子曰子思年十七困於宋乃撰中
庸之書四十九篇家語後序曰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
李翺復性書曰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遭秦焚書存者
一篇
漢志顏注曰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子
思作之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
於五禮無所屬案　國朝張爾岐蒿庵集有中庸論云
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也凌廷堪校禮堂文集有好惡
說云大學雖不言禮而與中庸皆爲釋禮之書
元延祐二年復科舉以四書試士用朱子集注章句
臨案元史選舉志曰皇慶二年詔定條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通用朱氏集註復以己意結之此案例之始　倘四書朱註之始
元以四書試士於是四書有科舉之學袁敏齋四書
節王與耕四書經疑貫通或闡義理或講考證猶近詁
經倪士毅合陳櫟四書發明胡炳文四書通名曰四書

輯釋始專爲經義而設明永樂三年胡廣等修四書大
全取倪書稍加點竄頒行天下尊爲取士之制是爲講
章之始　國朝汪中經義知新錄曰古之講經者執卷
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漢書張禹傳初禹爲師以上難
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此講義之始
國朝沿元明制四書用朱子集注章句易用程子傳朱
子本義書用蔡氏傳詩用朱子集傳春秋用左傳杜注
舊用胡傳乾隆中禮部尚書紀昀等奏燬改用左傳杜注禮記用陳澔集說元制禮注疏明改用陳集說乾隆四年舉
行校刊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古今注並用
朱初以九經取士間及論語至元祐變法有論孟義然
是時以詩書禮周禮春秋左傳爲大經周易公穀儀禮
爲中經論語孟子並不在經科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始列經部終宋世
但兼及之未嘗有專科且第兼論孟不兼大中以是時
大中止禮記本惟元延祐始開科取士一變舊法以四
書爲書以易書詩禮春秋爲經去周禮儀禮而雅孝經等於不用且限四書五經傳並用朱人經注
爲一吳械朱子吳澄皆疑之明梅鷟作尚書考異
立於學官而前儒經注一概不問惟禮記尚用鄭注入
國朝閒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僞乃明然正義承用
已久仍立學官
元延祐科舉條式古注疏蔡傳並用明洪武初與宋夏
僎尚書詳解並用已又修書傳會選改定蔡傳六十六
條永樂中修大全專用蔡傳
國朝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訂正蔡傳尤多學者宜究心焉
詩
魯詩韓詩申公韓嬰爲博士景帝立齊詩轅固生胡毋子都爲博士武帝立易書禮楊何歐陽生后
蒼爲博士漢書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史記儒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是博士不始於漢文
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

傳之者見隋志今韓詩亦亡惟存外傳其亡當在北宋末唐注書家多引其說崇文總目猶著錄也朱子集傳專攻小序至其訓詁多從毛鄭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多錄舊說尤爲賅備焉

春秋三傳公羊穀梁左氏左最後出然書最古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徐彥公羊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漢志春秋經與三傳皆別編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見預集解序又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穀爲今文說以左爲古文說左氏初未立學官故漢志謂之古經許氏謂之古文元延祐復科舉始用胡傳明承元制宗法程朱以程子春秋僅二卷朱子亦無成書胡安國學出程子張洽學出朱子故定用胡張二傳張傳後以文繁屢帷用胡傳

國朝雖沿明制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采錄舊說於胡傳多所駁正以承用久仍附三傳末乾隆二十三年

御纂春秋直解

御製序文揭胡傳傳會臆斷明詔天下自後改用左傳

杜注以復古學焉

隋志曰漢河間獻王得禮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又得明堂陰陽記等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馬融益以三篇爲四十九篇鄭氏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是禮記本四十九篇無馬融益之之事漢時禮記未立學官故石經禮記雖見盧植傳奏未刊行

元科舉條式用古注疏明初改用陳澔集說永樂修大全遂以陳書爲主訓詁名物遂不遑鄭

欽定禮記義疏廣摭古義退陳氏於眾說中入之法此今殊墨卷所由防也

聖人衡鑒固至精焉

四書文

四書文經義也宋熙甯中王安石所創宋史熙甯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命中書省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有文采乃爲中格元仁宗皇慶初復科舉仍用經義先是太宗時耶律楚材請以三科選舉一經義一論一詩一賦式小變其文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大講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宋魏天應論學繩尺有破題接題小講入題原題結式後又小變然冒題原題講題結題一定不易見倪士毅作義要訣明初又小變然文後尚有大結猶其遺法成宏以後純爲八比之格矣

元制經義外有經疑分本經疑四書疑明初尚沿之洪武三年初行科舉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爲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旨同異十七年改定格式此法遂廢自後惟行本經義四書義士皆杜撰無根之語無復經義道意矣

宋劉元承名安節元符三年進士有左史集中載經義十七篇義各有題經義模範一卷明人輯中載宋張才叔名庭堯姚孝甯吳師孟張孝祥四人經義十六篇此編錄時文之始明史藝文志四書程文二十九卷選舉志萬歷十五年禮部取宏正嘉三朝中式文字純正典雅者一百餘篇奏請刊布以爲準則此選刻時文之始民間刻本時文始明宏治初見厭炎武日知錄社稿行自弘德間始房稿盛行自萬歷末年始見任源祥讀墨小序

謂之墨卷北史蘇綽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卷所由防也

經文

經文本經義也元延祐專以五經取士就試者各占一經謂之本經宋元祐科場法第一場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呂東萊收入文鑑以爲程式王安石變法用經義自造詩書周禮三經訓詁使經生誦之以之作文謂之三經新義元史選舉志漢人南人第一場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明太祖實錄洪武三年定鄉試第一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十七年頒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四道限二百字以上經義三道限三百字以上崇禎中有併作五經者特行取中見日知錄

國朝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定全作五經者準中式雍正四年丙午科五經中副榜者準作舉人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會試定五經輪年分試五十八年癸丑科會試改定每經經文一篇

宋謝叔孫詩義斷法五卷但列擬題元陳悅道書義斷法六卷摘錄可命題者逐句銓解各標舉作文款要此一卷論程試行文之法隋杜正元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左僕射楊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正元第正殺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貢誥潞泰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營洛連理木賦凡賦論銘應時並就原注此擬題試士之始也

策

漢制賢良方正天子親策之文帝策賈山武帝策董仲舒是也漢文有射策與對策不同見漢書眭望之傳注隋置進士初亦試策唐

高宗始雜以箴銘詩賦文宗始專用賦然進士仍試時務策五道明經試策三道天子制科亦用策宋寶元中定三場制初場試策一道神宗改爲四場末場試策五道元制漢人南人第三場策一道限二千字以上鄉會試同明洪武十七年定第三場經史策五道

策五道見北齊書

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能正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東漢策試博士晉武帝泰始四年擧處夏侯湛等對策拜中郎宋州舉秀才郡舉孝廉至皆策試

孝武大明六年於中堂齊策秀才格五問並得與第五融

有策秀才格

尚書都令史騎寧謂策秀才格五問並得與第五融

策秀才文見文選

後魏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北齊中書策秀才格下一不合與第五道舉秀才制語問

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策廉良唐初秀才科第最高試方略策五條高宗顯慶四年上親策試舉人宋大科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熙甯中廷試進士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明殿試進士策一道

國朝因之由漢而來科舉之文屢變相承不廢者惟策而已蓋士非泛覽經史百家博通古今深明治體者不能對策故公孫宏答策十不得一沈約受策僅知其半閱偷如此末學可知覘人器識驗人學術試士之法莫良於此

試律詩

唐以詩賦試進士詩五言六韻有入韻者元見詩是也有三韻至七韻者元見文苑英華辨證

青詩是也有二韻者終南梢雪詩是也均見文苑英華

元廢不用明因之

國朝乾隆丁丑定第二場經文四篇排律詩一首四十九年改詩歸第一場按排律之名始於元楊士宏唐音唐人謂之鎖院體

唐宋科舉程試之詩始專以古句命題唐詩備載文苑英華宋詩備載萬寶詩山劉辰翁須溪四景詩程試詩編專集之始其以古句命題始於沈約江雁生幽渚詩陸機婉上行句也梁元帝有賦得蘭澤多芳草見初學記

論

唐建中二年趙贊知貢舉始以箴論表贊代詩賦太和八年憲宗元中定三場制次場試論天聖七年定制

科法差官考試論六道明洪武三年制次場論一道

國初因之今鄉會試廢不用惟進士

朝考試論一道

疏

人臣章奏曰疏胡廣傳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宋高宗立博學宏辭科有十二題表第四元制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四六參用古體明制第二場詔誥表章表四六參用古體

內科一道表用四六

國初因之今鄉會試廢不用惟進士

朝考試疏一道用四六

賦

唐高宗調露二年以詩賦試進士宋經義詩賦分兩科元祐更科場法進士第二場試賦及律詩各一首元漢人南人第二場古賦明及

國朝專爲翰林供奉文字庶吉士月課散館輪屆大考皆試賦外如博學鴻詞及

召試亦試賦而學政試生員童生亦用詩賦

隋文帝時治書侍御史李鍔疏稱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隋制以志行修謹清白著聞者爲上縣二科舉人

年給清二科舉人

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蓋隋制諸州歲貢三人州郡舉士惟務文詞故鍔言如此以之試士則自唐始也唐賦率然亦有三韻至七韻者元見詩是也有二韻者終南梢雪詩是也均見文苑英華辨證

字體書法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北齊策孝秀對字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唐考功書判身言並試宋立書學博士明初鄉試中式後試五

書判身言並試

事騎射書算律宣德四年國子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只記誦文字其於字算略不通曉字畫拙算數不通何以居官涖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並習書算從之

儀禮經傳通解云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

說文解字序說九章算術爲此爲以補其闕

國朝尤重書法康熙丙戌高郵賈國維以工書侍

內廷特賜進士殿試中採花

恭獻

聖諭廣訓

雍正三年侍講學士張照奏請頒發

聖諭廣訓各州縣學令童蒙誦讀府縣復試令背錄二條方準錄取

學額

漢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周武帝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五人下四人此學額所由昉也唐書儒學傳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以十爲差即今府縣學生員也

歲科試

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漢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五十人漢書貢山傳祖父社故執王時博士弟子也是博士弟子不始於漢一歲皆輒試

能通一經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即令歲科試所由昉也
三國志吳永安元年冬詔曰科見吏之中及將吏
子弟有志好者各令敎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
艾千子應試文自敘曰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
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達於
鄉鄉不及是者又於遴才大收以補廣
弧集云萬歷壬子蘇郡守趙世祿錄科試題出康詰曰
如保赤子節按此明代錄科先由縣府試文
考遴
明會典正統十三年準常額之外考選俊秀待補增廣
員缺一體送考應試又有儒士科舉景泰開陳循奏生
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此考
遴所由昉也

鄉試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興之鄉大夫受敎法
於司徒退頒於鄉吏使各敎其所治三年則鄉大夫大
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其書於王此鄉試
所由昉也唐之鄉貢宋之漕試即今鄉試也
唐武后試選人皆糊名此糊名之始見通考元泉慶三
年始易書朱景徒八年制勝錄院

鄉試
國朝因之給事中何楷奏準中額一名準生員六十名
應試康熙三十年兩江總督傅臘塔奏準增爲一百名
唐鄉貢登科再試於吏部中始補官不中則須再舉宋
漕試解送南宮不第則須再試明制舉人許再會試且
階以入仕與唐宋制最異明實錄洪熙元年行在禮部
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
又令南北各退五卷爲中卷此今順天鄉試分南皿北皿中皿所由昉也順治二年定四書
題第一用論語二用中庸三用孟子如第一用大學二
用論語三用孟子

會試
漢陽嘉元年左雄改察舉之制令郡國孝廉先詣公府
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經奏此會試所由昉也唐之考功
試永隆二年詔進士試雜文禮部試開元二十四年移
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禮部以侍郎掌貢舉於禮部以侍
之 宋之省試太祖親試進士王式等以王嗣宗即今
之會試也宋嘉祐三年始詔禮部三歲一貢舉明洪武
三年詔各行省舉人由行省中書省判送禮部會試十
七年定辰戌丑未年會試

國朝因之會試頭場三題由
欽命始於順治十五年戊戌科榜前進呈前十卷
欽定名次始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唐州郡貢士有
見周禮唐據言明洪武中嘗一舉二榜取士乙丑春
榜狀元花綸狄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韓克忠見
許觀夏榜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見
河上補談 宋景德四年禮部糊名

殿試
周官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漢文帝十
五年九月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元光元
年舉賢良漢制天子親策由太常奏第元光元
五年太常奏公孫宏第居下是也元朔元年
令二千石舉孝廉上親策之唐武初元年二月策問貢
人於洛城殿宋開寶六年御講武殿試進士宋準等殿試
糊名始宋
純化三年此
殿試所由昉也宋開寶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狀元王嗣
宗此殿試狀元之始宋嘉祐二年進士
各占一經乾隆中改定四書三題二場論詔表誥各一
排律詩一題未著爲令
判五乾隆中減去改
爲五經五題 三場策五道康熙三年甲辰科會
試停止八股文用策論甲辰科修已以後論丁未科雖
科鄉試俱用面愛人
論解元南城潘魁生定二場試士八年己酉科鄉試仍
用八股文三場試士

覆試
漢黃瓊傳覆試之作將以覆虛實濫是覆試始於漢唐
天寶二年帝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按此是試羅
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爲段文昌所奏穆宗內出題目
人非試士
裁去詔一道道光二十一年辛丑科定照覆試例擬一
二三等進呈

童生

童生俊秀也明制生員有關即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考端重俊秀子弟補充漢有童子郎司馬朗傳十二試經爲童子郎　唐有童子科九科童周志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非經論語誦文十通者予出身韓昌黎送張童子序稱其九歲升於禮皆異才高第非今之童生也

後魏正始元年罷諸郡中正時有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五人相保唐制鄉貢州縣試已至省疏名結款通保由戶部集闕而關於考功試之　李靡國史補將此試自保日合保及五童互結所由昉也

廩生增廣生附學生

明洪武初定京府學置生六十人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膳謂之廩生其後有廩增額外之生謂之增廣生宣德元年定如廩生額其後設增廣生一體考送應入學寄名正統十二年准其待補增廣生員　楊瓚傳爲鳳陽知府請增廣生員　母限額禮部采其議取附學生試謂之附學生

金大定九年選女直學生異等者百人爲於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作詩策此廩生所由昉也

宋紹興九年國子司業高閱劄子稱太學舊法每旬有課月一周之每月有試季一周之皆以經義爲主兼習論策元國子學貢試之法有私試規矩一條漢人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詞理俱優者上等理優詞平者中等歲終通計其多積者升爲高等生員此月課所由昉也昔胡瑗分齋教學而湖學人才最一時月課意美法良慮不實行之耳

官生

今之官生宋瓊廳舉人也淶水紀聞云景祐四年陳堯佐爲相韓億爲樞密院副使解牒出謁佐子博古爲解元億子孫四人皆無落者眾議喧然作河滿子以嘲之流聞達於禁中於是詔今後瑣廳應舉人與白衣別試各十人中解三人在外者眾試於轉運司恐其防白衣解額故也宋開禧二年在朝官親屬赴廷對者免差考校康熙三十九年六月丁亥　上諭凡係大臣子弟兄編字號令其於此中較閱臣子弟既得選中又不至妨孤寒之路如此則於考試一事大有裨益

雍正五年

上諭學政黜劣舉優係其專責三年任滿將生員有獻有爲有守之人大省舉四五人送部考試酌量擢用十三年順天學政通政使錢陳羣奏准舉報優行照京察例於歲試時舉行

五貢

唐制取士由館學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京師郡縣皆有學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既餞而興計偕此五貢所由昉也歲貢生者始於元至元六年復科舉諸府州隸省部者儒學教授選本管儒戶子弟入學讀書習業過按察司本路總管府歲貢之時於學生內選禮義修明文經義策論中選者爲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爲舉人其制小異明制會試備卷列入副榜永樂四年臚傳次日國朝康熙二十五年內閣學士徐乾學奏停歲貢廷試拔貢生者始於明宏治十四年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薈多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選充貢

貢士

漢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徵壽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貢士之名始此今制進士未殿試者謂之貢士

進士

周官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舉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進士之名始此自隋置進士科至今不廢惟唐進士居六科之一而進士尤重唐六科一秀才二明經三進士四明法五書六算見六典金以試辭賦經義策論中選者爲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爲舉人其制小異明制會試備卷列入副榜永樂四年臚傳次日進士唱名始宋雍熙二年進副榜士策之國初沿明制有明通榜康熙三年裁會試副榜今備卷挑取謄錄

翰林

翰林之名始見楊雄長楊賦唐明皇始置翰林待詔既又選文學之士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改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是爲翰林設官之始憲宗置翰林學

士承旨選有翰林祭酒金有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修撰元始以翰林兼國史院設編修官十員明大祖吳元年五月置翰林院洪武十八年設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孔目待詔又修撰編修檢討本前代史官至是始命俱屬翰林本院仍用英宗天順中始取選進士爲翰林院官京府鄉試充考試官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

庶吉士始明永樂二年三月選進士教養之試而留者

二甲編修三甲檢討三年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明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宣德九年命庶吉士於翰林院讀書此教習庶吉士之始

[illegible]陽縣案洪武實錄云諸進士觀政翰林院承勅監[illegible]侍衛門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庶吉士此衙翰林院庶吉士之始

國朝雍正五年丁未科始分省選庶吉士有並吉士洪武十八年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李昌祺傳選庶吉士直授禮部郎中

國初會試榜發大臣各舉塔入翰林者乾隆已未飛保

舉例引

見由

上親拔二十五年定新進士前十人於讀卷日引見

主事

主事之官始於後漢光祿勳南北廳主事詳日知錄而其名則前漢已有漢書郊祀志注曰尸主事之臣翟方進傳注曰御事主事也六部主事金已設之亦不始於明洪武十八年後二三甲進士觀政於諸司

中書

中書之名始於漢漢書元帝紀三中書令石顯傳中書謁者令史員十人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成帝即位又增五人是爲十人尚書之職分曹治事始於此後漢書百官志中書令一人千石中書謁者僕射一人六百石中書郎四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通奏案章主贊書奏事下中書中書之官始於漢魏初名中書通事舍人梁除通事字曰中書舍人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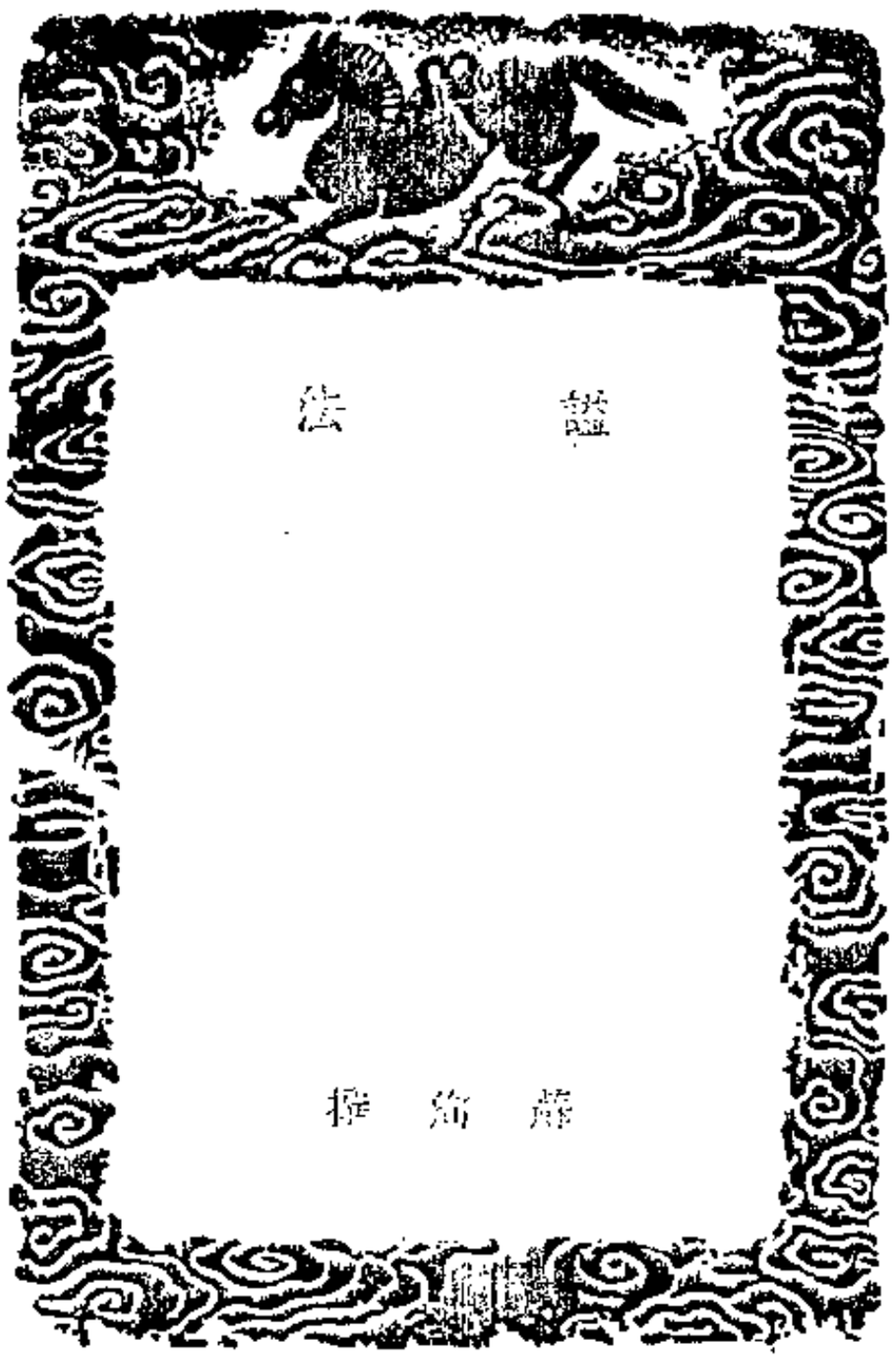
爲所選官不任職元豐中曾肇陳佃並試中書舍人始正官名選設中書舍人院明先屬中書省後屬承勅監

段後屬內閣

進士除官

明選舉志曰進士廷試分一二三甲分甲始洪武甲辰賜秦名五甲太平興國八年試進士始分三甲乙丙三科宋制正縣元制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會元見宋會要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始分授修撰編修餘授給事御史主事中吉士進爲定例見登科錄一甲三人狀元榜眼探花賜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府推官知州知縣明洪武四年一甲一名授[illegible]外即三甲授縣丞見登科錄

國朝初沿明制今除鼎甲授職並選庶吉士三年後散館不[illegible]事中書知縣即用者分省候補[illegible]留者亦以主事中書知縣用[illegible]吏部奏改到任即選



謚法提要

謚法四卷、宋蘇洵撰。洵、字明允、眉山人。官祕書省校書郎。以嘉州文安縣主簿、修太常因革禮。書成而卒。事蹟具宋史本傳。自周公謚法以後、歷代言謚者、有劉煦、宋奠、沈約、賀琛、王彥威、蘇冕、扈蒙之書。然皆雜糅附益、不爲典要。至洵奉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及諸家之本、删訂考證、以成是書。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新改者二十三條、新補者十七條。別有七志八類、於舊文所有者、刊削甚多。其間如堯、舜、禹、湯、柴、紂、乃古帝王之名、並非謚號。而沿襲僞訛、槩行載入、亦不免有疎失。然較之諸家義例、要爲嚴整。後鄭樵通志謚略、大都因此書而增補之。且稱其斷然有所去取、善惡有一定之論、賢人所不及。蓋其斟酌損益、審定字義、皆確有根據。故爲禮家所宗。雖其中間有僻字、今或不能盡見諸施行、而歷代相傳之舊典、猶可以備參考焉。曾鞏作洵墓誌、載此書作三卷、而此本實四卷、殆後人所分析歟。

謚法卷一

宋蘇洵撰

神。知曰神。

聖。不可知之謂神。舊法、諸說雖多、而不出於此、故取之。

新改。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聖。民曰聖。

行道化民曰賢。

新補。性曰聖。

窮理盡性、安能行道。古之所謂行道者、堯舜而已。如孔子且聖者、大名也。而舊法以敬祀享禮、揚善隱惡、通達先知當之、則窮理盡性、而道不行者也。故兩不足於聖、故皆不取。

夫堯著焉。

賢仁義合

新改、賢者、賢於人之謂也、故不可以一身嘗之、惟其行事、舉合於道、而後可以爲賢也、苟以一行嘗賢者、賢者不可勝舉矣、凡舊法智而好謀、彰善掩過之類、皆歸之他蹤、而不以賢命之、

堯一

大而難名曰堯、

新改、偽法、翼善傳聖、曰堯、有子可傳、而時無舜、則堯不得爲堯矣、此因已然之迹而論堯者、不可用、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民不知所以名堯、而徒見其堯堯然者、故曰堯、

舜一

仁聖盛明曰舜、

舜、充也、記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康成曰、舜之言充也、蓋言取天下之善、以充諸其身云爾、

禹二

淵源通流曰禹、

受禪成功曰禹、

此二者皆因禹之功以爲謚也、

湯二

寬行兩施曰湯、

除殘去虐曰湯、

湯者、滌盪天下殘毒之稱也、

文八

施而中理曰文、

新補、舊法曰、施爲文、除爲武、文者、文理之謂也、施而不中理、由未得爲文也、蓋文之爲義廣、古之文王、乃得當之、惟其施而無不中理云耳、下而至於孔文子、公叔文子、仲尼皆以文許之、是一節中理者也、故觀其謚、而考其所以謚、而文之大小乃見、蓋行之中理而可以爲文者、其實不可勝廣也、故取舊法之所謂文而不害於義者著之、而後世之君子、苟有施而中理者、皆可以文謚之、雖法之所不及、可也、

經緯天地曰文、

國語、單子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晉大夫赤云、見周注、

敏而好學曰文、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修德來遠曰文、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忠信接禮曰文、

劉熙以爲本之以忠信、繼之以禮樂、斯爲文矣、

道德博聞曰文、

博聞而無德、固不得爲文、有道德而聞不博、亦徒可以爲德、而未可以爲文也、惟道德博聞而後文、

剛柔相濟曰文、

新改、舊法曰、寬而不慢、廉而不劌曰文、又曰、寬立不慢、堅強不暴曰文、能剛柔相濟之謂也、

修治班制曰文、

衛公孫枝卒、其子戌、請謚於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在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武六

克定禍亂曰武、

保大定功曰武、

既以武克敵、又能保有其大、安定其功、此武之大成也、左傳、楚莊王謂武者有七德、此其二也、

威強叡德曰武、

劉熙曰、叡、智也、威而強果、加之以謀、故曰武、

剛強以順曰武、

新改、舊法、剛強理直曰武、師衆以順曰武、并之以此、

闢土斥境曰武、

折衝禦侮曰武、

成五

禮樂明具曰成、

新補

刑名克服曰成、

劉熙以爲以法加民而民服、治德以成、故曰成、

持盈守滿曰成、

詩序言曰、鳧鷖、守成也、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謂成王也、

遂物之美曰成、

通達強立曰成、

康二

撫民安樂曰康。
溫良好樂曰康。
　溫良愷悌、不擇所處安之、故曰康。
獻二
聰明睿知曰獻。
　獻、賢也。
惠內德曰獻。
　今文尚書云爾。注家皆云惠德施元。其義不通。當以書爲信。劉熙以爲獻者。軒軒然在物上之稱也。內、亦惠也。人能日惠於德。則爲衆所推仰。軒軒然在上矣。
懿一
柔克有光曰懿。
　今文尚書曰、柔克曰懿、剛克曰伐。
元三
體仁長民曰元。
　新補。昌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始建國都曰元。
　劉熙曰、此元首之元也。
思能辨衆曰元。
　思慮能辨衆之所疑、是識其要也、曰元。
章三
法度明大曰章。
敬慎尚元曰章。
出言有文曰章。
監二
虛淵受諫曰監。
小心畏忌曰監。
　虛、謂也、樂也、質也。其質如淵、虛以受諫、與小心畏忌、二者皆深自抑損、以求無過者、此所以受福也。（惟、解單同、）
景二
著德大國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今文尚書曰、景、武之功也。又曰、綱義而濟曰景。
宣三
施而不私曰宣。
　施止其所私。則不廣。不廣、非宜矣。
善聞周達曰宣。
誠意見外曰宣。
新補
明七
照臨四方曰明。
　詩云、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旣大夫成鎛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卽所謂九德者也。
任賢致遠曰明。
總集殊異曰明。
　與我異者、能不疑而總集之、非明者不能也。
獨見先識曰明。
譜慮不行曰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能揚仄陋曰明。
察色見情曰明。
新補
昭二
明德有功曰昭。
　劉熙、爲能明明德而任之、則有功而昭顯。
聖聞周達曰昭。

論法卷二

正一

內外咸服曰正。

正不正之相去甚遠。然不正之人、鮮有肯自服其不正、雖有服者、不能服內外。人之所同服者、正也。天下之議。惟衆爲最公。苟其正之者、如此、則邪正終不可辨也。故舉其效曰、惟衆敬六

敬六

畏天愛民曰敬。

嚴莊中正曰敬。

夙夜祇事曰敬。

受命不遲曰敬。

死不忘君曰敬。

陳善閉邪曰敬。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恭五

卑以自牧曰恭。

新舊恭之所以異於人者、恭爲讓恭、敬爲恭敬也。舊法不知辨、故特著之。卑以自牧、曰恭。

不懈於德曰恭。

治典不易曰恭。

責難於君曰恭。

孟子云。見敬注。

既過能改曰恭。

楚子審將卒。召大夫而告之、請證爲靈者屬、以其常喪師於鄢也。及卒、謀證。大夫曰、君有命矣。子議曰、君命以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請證之。大夫從之。故後世因以貶湯能改曰恭。

莊三

嚴敬臨民曰莊。

威而不猛曰莊。

履正志和曰莊。

莊三

剛德克就曰莊。

劉熙曰、以剛御下、人畏而明令、故莊。

執心決斷曰莊。

正已繩下曰莊。

穆二

布德執義曰穆。

劉熙曰、穆、和也。德、義、人道之貴。能布行之、以此致雍和之化、故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夫惟有於內而見於外、而後可以爲穆穆也。

戴二

典禮不愆曰戴。

劉熙以爲戴者、爲民所瞻仰也。典禮不愆、此詩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者也。

愛民好治曰戴。

翼一

思慮深遠曰翼。

詩云、小心翼翼、思慮深遠之謂也。

襄二

闢土有德曰襄。

劉熙曰、襄、除也。除殄四方橫逆、得其土地、故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

烈二

安民有功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桓一

克亟成功曰桓。

新改、僞法曰、克亟勛民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亟勛民、行惡證也。武定四方、行善證也。桓者、剛勇急切、不寧之稱也。不可遂爲惡、亦不可遂許其善。故合之曰克亟成功曰桓。齊桓用管仲刑名之術、以霸天下。而遂爲桓、則克亟成功之故歟。

威三

賞罰刑怒曰威。

以刑服遠曰威。

強毅執正曰威。

勇一

率義共用曰勇。

晉、狼瞫爲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其友曰。盍免之。吾與汝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之謂勇。吾以勇爲右。死而不義、非勇也。

強五

和而不流曰強。

中立不倚曰強。

守道不變曰強。

記曰。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死不遷情曰強。

晉太子申生之弈新城。其傅杜原款謂之曰、死不遷情、強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悲也。申生乃死。

自勝其心曰強。

新補、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毅二

致果殺敵曰毅。

強而能斷曰毅。

剛一

強毅果敢曰剛。

克二

秉義行剛曰克。

語稱克伐怨欲、則克者、好勝人之謂也。然審有剛克柔克、則克亦能也。僞注如此、故從之。

愛民作刑曰克。

壯二

勝敵克亂曰壯。

武而不遂曰壯。

劉熙曰、志存飾義、事有窮迫、功不得成者也。春秋原心、故謚曰壯。

果一

好力致勇曰果。

圉一

威德剛武曰圉。

或作敔。

魏一

克威捷行曰魏。

能威而遂民所不能測。巍之、巍巍然高且大也、故曰魏。

安二

好和不爭曰安。

兆民寧賴曰安。

定五

安民大慮曰定。

劉熙曰、大慮其患、而爲之防以安之、故曰定。

安民決古曰定。

大慮慈民曰定。

劉熙曰、不爭小利、務在養全以安定之、故曰定。
純行不雜曰定。
追補前過曰定。
過而能改、君子以其過爲誤、而以其能改爲出於性也。性固定矣、故從其性、謂之定、以爲此乃其人之實也。

簡四

治典不殺曰簡。
治其典法、使民不犯、以至不殺、簡之至也。
正直無邪曰簡。
正直無邪、則事自簡、故記曰、直道必簡。
□德不懈曰簡。
平易不嘗曰簡。
劉熙以爲君能平易、不信讒毀、使民易知、則治亦自簡。

貞三

固節幹事曰貞。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
國國忘死曰貞。
清白守節曰貞。

節二

好廉自克曰節。
謹行節度曰節。

白二

內外貞復曰白。
貞復、謂反復皆正也。
潔而不緇曰白。

匡二

貞心大度曰匡。
以法正國曰匡。

審二

名實不爽曰審。

中正無邪曰質。

靖二

寬樂令終曰靖。
悲仁鮮言曰靖。
循有作靜及親靖者、並同。

真二

肇敏行成曰真。
真、誠也。始肇之則敏、終行之則成。比誠能之者也、故曰真。肇之敏而不隱無欺曰真。
諸家皆云、不隱無屏曰貞、於義不通。世有奢虐師春者、載古陰法百餘字、與諸家名同。其一曰、不隱無欺曰真。於義爲允、故取之。真與貞相近、自誤爾。

順二

慈和徧服曰順。
和比於理曰順。

商一

昭功享民曰商。
商、商度也。度有功者而賞之、以享民也。劉熙以爲漢高帝誅丁公而賞雍齒、即其事。理或然歟。

原一

愿慮不爽曰原。
思慮根於中、如泉流也。

夷一

安民好靖曰夷。

思三

追悔前過曰思。
謀慮不倍曰思。
念終如始曰思。

考一

大慮方行曰考。
考、稽也。稽考其事、而後行之、則成、故曰考。

胡二

保民長慎曰胡。
胡、考也。與民相保、終老長慎、故曰胡。
耦牟壽考曰胡。
此謂考而人安樂之者也。人樂其壽、故從其
　　篇一
綜審典法曰謀。
謀、明也。
　　使一
治民克盡曰使。
此能盡民力者也。
　　顯一
行見中外曰顯。
　　和四
柔遠能邇曰和。
號令悅民曰和。
不剛不柔曰和。
推賢讓能曰和。
　　玄一
含和無欲曰玄。
　　高一
德覆萬物曰高。
　　光三
功格上下曰光。
能紹前業曰光。
居上能謙曰光。
新改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大一
則天法堯曰大。

疑法卷三

　　英一
出類拔萃曰英。
新改。偽法曰、德正應和曰英。又曰、道德膺物曰英。左傳有德正應和曰莫。英莫字相類。蓋誤耳。道德膺物。蓋後人因誤所爲之也。詩曰、彼其之子、美如英。毛傳云、萬人爲英。行英者、有大過之詞也。故取孟子論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以光之。
　　容一
可以作聖曰容。
新改。偽法曰、家方蓋平曰容。偽有容聖武公、而見於疑法者惟此。疑法有兼方蓋平曰儆。兼似家、蓋似蓋。但不知儆何由爲容耳。家方蓋平。於容義亦不通。容者可以爲聖、而謂之聖則不可。洪範有貌言視聽思。此五者、人莫不有。人莫不有者、性也。恭從明聰容。此五者、聖賢則有之。聖賢而後有者、才也。蕭義晉謀聖。此五者、各因其才而至焉。德之大成也。故曰可以作聖曰容。
　　博一
多聞強識曰博。

憲三

賞善刑惡曰憲。
博聞多能曰憲。
行善可記曰憲。
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憲者、記言以爲法也。

世一

承命不遷曰世。
不遷則能久久行世。

軍一

治典不殺曰軍。
治其師旅之法、使天下畏而不敢爲亂、以不殺者、是古者爲軍之本意。

堅一

剛而不磷曰堅。

趫一

輕盧深遠曰趫。
趫者、取其聲勻以行。深慎之務也。趫、或作翹。

孝六

慈惠愛親曰孝。
劉熙曰、以己所慈所惠之心、推以事親、孝之至也。
能養能敬曰孝。
新補、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聽志彼事曰孝。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協時肇享曰孝。
幹蠱用譽曰孝。
新補、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考也。以意承之而已。其事有不可者、亦不從也。
秉德不回曰孝。
人有孝於其親、而秉德不回、以陷於忠難、不終其愛者、世以爲不孝。君子閔之曰、是亦孝也。故記以戰陣無勇爲非孝。何者。恐以不義辱親也。昔周處與賊戰而死。有老母在。賀循弔之曰、孝。君子韙之。然而

人必先有孝德也、而後秉德不回、乃得爲孝。如徒曰秉德不回者、是爲貞也。非孝也。

忠四

鞠養純固曰忠。
臨患不忘國曰忠。
推賢盡誠曰忠。
廉公方正曰忠。

惠一

愛民好與曰惠。
孔子以子產爲惠人、而孟子亦譏其惠而不知爲政。然則惠者、結愛於人而不知禮者也。

仁六

蓄義豐功曰仁。
孔子重以仁與人。然其取於人以爲仁者、甚廣。商之三仁、去就死生不齊、而皆得爲仁、則仁之爲義廣矣。故其蓄義豐功於前、而引其別於後。蓋亦不能偏舉也。
慈民愛物曰仁。
新補。
克己復禮曰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智六

聆明勝患曰智。
鄭大夫叔詹曰、聆明勝患、智也。殺身隕國、忠也。言聆有明德者、以勝患也。
默行言當曰智。
推芒折旋曰智。
臨事不惑曰智。
察言知人曰智。
擇任而往曰智。

愼二

敏以敬曰愼。

沉靜寡言曰愼.
禮仁
奉養順則曰禮.
恭儉莊敬曰禮.
義五
制事合宜曰義.
見利能終曰義.
新補、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王弼曰、通物之始者、義不若利.成物之終者、利不若義.然則所貴乎義者、取其不後於利、而有所正爲也.
除去天地之害曰義.
先君後己曰義.
新補、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收而不貪曰義.
周二
行歸忠信曰周.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
事君不黨曰周.
敏一
應事有功曰敏.
信二
守命共時曰信.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欲以鄭爲內臣.訪於管仲.管仲曰、父子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乃不許.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出言可復曰信.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達二
質直而好義曰達.
子張問如之何斯可謂之達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疏通中理曰達.

含才中理曰才.
才一
寬一
光得衆曰寬.
理一
理審諦曰理.
凱一
心樂易曰凱.
清一
遠不義曰清.
新改、伯夷與其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而孟子以爲清、故云.
直二
亂守正曰直.
新改、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蓋以史魚爲過矣.
隱其親曰直.
新改、叔向聽獄、而尸其弟叔魚.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曰義也.夫蓋亦以爲過

取一
斂一
遷一
敏一
矣.不
治
避
欽一
事節用曰欽.
益二
善改過曰益.
新改、孟子之稱舜曰、自耕稼陶漁、以有天下、莫非取於人者.取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凡所謂益者、皆取於人以爲善之謂也.

心小
良一
心敬事曰良.
度一
能制義曰度.
左傳成鱄云、見明注.

類一 動物振私曰類。

基一 本一

德性温恭曰基。

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慈一 親民如子曰慈。

順一

追改前過曰順。

易曰、革去故、鼎取新。

齊二

執正克莊曰齊。

輕稍恭就曰齊。

劉熙曰、稍、亦輕。行輕恭以就事速疾、便功齊等、故曰齊。

深一 乘心潔淵曰深。

温一

德性寬和曰温。

讓一

推功尚善曰讓。

密一

追補前過曰密。

隆法卷四

莫一 德正應和曰莫。

莫然、和靖之稱也。左傳、成鱄云、見明注。

介一

執一不遷曰介。

新改。

厚一

強毅成樸曰厚。

新改。

純一

中正精粹曰純。

新改。

敬一

行見中外曰敵。
敵等也中外如一之謂也。亦作毅。毅、善也。
素一
達禮不違樂曰素。
記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偏。
勤一
能修其官曰勤。
謹一
卑而不可踰曰謹。
友一
睦於兄弟曰友。
新改、舊法、有孝而無友。賀瑒以友篤朋友之云耳。
震一
治典不殺曰震。
治其典法雖不殺而人自震恐。
郁一
治定不陂曰郁。
郁、大也。
徹一
乘方奎平曰徹。
居安能戒。此四方所以奎平也。
攝一
追補前過曰攝。
攝者、能自檢攝也。
廣二
美化及遠曰廣。
所聞能行曰廣。
大戴禮曰、行其所聞、則廣也。
淑一
言行不回曰淑。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莫一
獻敏成行曰莫。
平一
治而無肯曰平。
害災也、菲也。治而無大咎耳、非甚治也。此非平正之平、乃平常之平也。周平王、晉平公、漢平帝、以令觀之、皆非取其平正、則古人以平證爲平常之平耳。惟晏平仲、若取其平正者。然人之情、亦有不肯證平正之人益平矣、故不取。
懷二
慈仁短折曰懷。
失位而死曰懷。
新改、古有晉懷公圉、鄭懷子皇、楚懷王槐、皆以失位而其民思之、故證曰懷。宋有以能懷來而證曰懷者、則人主以懷證爲懷思之懷也。
悼三
未中身夭曰悼。
肆行勞祀曰悼。
肆行不順、而勤於祭祀以求福、神不順享、以至天限、君子以其知欲避禍、而不免爲人所傷、故曰悼。
懼徙處、義同。
恐懼徙處曰悼。
劉熙曰、遇災不能修德、恐懼徙處以死、故曰悼。
愍一
在國逢難曰愍。
或作閔。史記、魯閔公、宋愍公之類、皆作湣。義同。
哀二
恭仁短折曰哀。
早孤短折曰哀。
哀、亦悼爾。然悼者、悼其不幸而已。哀者、有所懷思、深切之辭也。故宋中身夭曰悼。悲仁短折曰哀。早孤短折、所以爲哀者、以其重不幸也。懷襄亦同。
謚三
遠拂不成曰謚。

劉燕曰、若卷隧公、讓志未究、而爲讒所排逐、使不得成其美、故曰隧.

不尸其國曰隧.

愎情不審曰隧.

易一

好更故舊曰易.

懼一

忠忿深遠曰懼.

讐一

不主其國曰讐.

強臣專國、君權已去、有君之名、無君之實、故曰讐.

息一

謀慮不成曰息.

意欲爲之而謀不成以止、故曰息.

丁一

逃讓不克曰丁.

丁、當也.逃讓而不克當遇丁其時之不威也.

紹一

疎遠繼位曰紹.

劉熙曰、此無它德、以世族當襲先祖之後者.如漢立嗣何後之類也.

舒一

舉事而遲曰舒.

沖

幼少短折曰沖.

野二

質勝其文曰野.

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敫而不中禮曰野.

儉一

菲薄順禮曰儉.

新改、賀琛奮以儉爲善證、夫儉而中禮、則不曰儉矣.惟儉而不中禮、乃得爲儉.

夸一

華言無實曰夸.

攜一

息政外交曰攜.

離二

好變動民曰離.

未及而動曰離.

伐一

剋克好勝曰伐.

靈一

亂而不損曰靈.

好祭鬼神曰靈.

死而志成曰靈.

幽二

塞過不達曰幽.

君劣臣強、壅過上下、不能自達、故曰幽.

動靜亂常曰訞.（此條案文義、訞字、靜作爭.）

訞二

暴慢無禮曰厲.

復襲過曰隔.

荒二

縱樂無度曰荒.

昏亂紀度曰荒.

殛一

賊人多殺曰殛.

紂一

殘義損善曰紂.

煬三

逆天虐民曰煬.

遠禮遠正曰煬.

好內忌收曰煬。
戾一
不悔前過曰戾。
剌二
暴慢無親曰剌。
妄愛曰剌。
劉熙曰、不思賢人、妄愛奸佞也。
愛一
晉於忠子曰愛。
虛一
涼德薄禮曰虛。
菜一
龍譯光大曰菜。
先禮後利曰菜。
薔三
奸內違禮曰薔。
奸智不好學曰薔。
孔子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薔。
狂而無據曰薔。
孔子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薔。
閘一
色取仁而行違曰閘。
孔子云、見逮注。
墨一
貪以敗官曰墨。
晉大夫叔向曰、巳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
僭二
言行相違曰僭。
僭、不信也。舊注、有作替者。梁晉陵太守止貴侯、亦證替。其說亦曰、言行相違、蓋僭之誤爲替、久矣。言行違、其義非替、故正之。

自下陵上曰僭。
頓三
頓、壞祉敗穀曰頓。
震動過懼曰頓。
劉熙曰、頓惑之頓也。若陳不占者也。
陰謀多謀曰頓。
舊法曰、慈仁和敏曰頓。其說曰、民頓而就之也。敏而敬慎曰頓。己以頓公、齊頓公、皆不善人也。則古以頓爲惡謚耳。
亢二
高而無民曰亢。
知存而不知亡曰亢。
易、乾上九文言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又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干一
犯國之紀曰干。
編一
心陰不容曰編。
專一
逆命自用曰專。
比一
事君有黨曰比。
新改、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非善謚也。
輕一
薄德弱志曰輕。
苛一
煩酷傷民曰苛。
愿一
弱無立志曰愿。
要一
以勢致君曰要。

新改、致、謂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致。

課一

不汙不濟曰課。

謂作所謂孟子、不課不屑之課。此謂不以不善爲汙者、孫臏也。沈約法中、惟有此而已。後人誤以爲清之課、而妄增之、非也。

謚法考

沈蕙纕錄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國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大功則賜之美號、以表其德、小則賜之惡號、以戒其惡、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己、名生於人、名謚號也、

清　嘉興沈蕙撰　舜聞錄

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德不測曰神、

靖民則法曰皇、增安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同于天地曰帝、

仁義所往曰王、民往歸之曰王、

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曰公、

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曰侯、

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曰君、

揚善賦閒曰聖、所稱得人、所賞得賞、所賦得閒曰聖、

敬賓厚禮曰聖、於賓禮曰聖、

從之成務曰君、民樂從之曰君、

一德不懈曰簡、一不變曰簡、

尊賢貴義曰恭、尊舉賢人、貴賢爵士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敬有能、讓有功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倦曰恭、

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于人曰恭、

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曰文、

愛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曰文、

大慮靜民曰定、慮精惠周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曰定、

許士有德曰襄、成之以德曰襄、

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曰德、

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曰德、

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直不屈、理不回曰武、

威強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曰武、

夸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曰武、

小心畏忌曰愍、恐懼所當畏忌曰愍、

質淵受諫曰愍、深慮能受、故曰愍、

溫柔賢善曰懿、性純淑曰懿、

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曰度、

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曰獻、

安民立政曰成、安民以安定曰成、

淵源流通曰康、性無窮曰康、

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曰康、

平易不害曰簡、不傷害故曰簡、

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奉事供上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曰恭、

芘親之闕曰恭、惟過以蓋之曰恭、

譖訴不行曰明、遠知之故不行曰明、

道德開博曰文、無不知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曰文、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外曰文、

純行不爽曰定、行一不僞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宜曰定、

甲冑有勞曰襄、征伐曰襄、

讒爭不威曰德、不以威相讒曰德、

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往故能定曰武、

有聞而遐曰簡、知遠而遐曰簡、

知賢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曰獻、

溫柔好樂曰康、好體平民事曰康、

合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曰康、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
乘德不回曰孝。（執子道固。）
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
布德執義曰穆。（敷德執義。）
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
殞心動懼曰頃。（失子所敬。）
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necessary恭美。）
聖聞周達曰昭。（聲聞遠合。）
柔德安衆曰靖。（成衆德安。）
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善以善自終。）
治而無眥曰平。（無災眥也。）
布剛治紀曰平。（施之政事。）
彌年壽考曰胡。（久也。）
威德剛武曰圉。（禦難也。）
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
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
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
消白守節曰貞。（行潔白。執志固。）
不隱無屈曰貞。（恒。終。無私。）
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
強義執正曰威。（正百姓邪。）
辟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
辟土兼國曰桓。（辟人。故辟土。）
治典不殺曰祁。（懷安不殘。）
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遺。）
好和不爭曰安。（生而少眴。）
能思辨衆曰元。（明之。使各有次。）
始建國都曰元。（非革之先。何以始之。）

慈惠愛親曰孝。（加愛於親。）
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
中情見貌曰穆。（性公禪。）
資輔就業曰齊。（資師佐而共成。）
敏以敬慎曰頃。（突子所敬。）
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蓋。）
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
執事有制曰平。（不宜。）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耆意大慮曰景。（言。猶慮。）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正而行。）
猛以強果曰威。（強毅予斷。）
克敬勤民曰桓之。（敬以使之。）

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性一。）
內外思索曰思。（言求善。）
聖善周聞曰宣。（聞。所聞聞善舉也。）
兵甲頓作曰莊。（以數征爲威。）
勝敵志強曰莊。（不挫而勝。）
慶征殺伐曰莊。（以壯威之。）
行見中外曰懋。（表德。）
狀古遵今曰譽。（立言之稱。）
昭功賜民曰商。（明有功者。）
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
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
逸德不克曰丁。（不能成。逸。）
夙夜警戒曰恪。（敬身無。）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
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國給。）
剛強直理曰剛。（勤善以補過。）
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復始。）
不生其國曰殤。（生于外。）
未冢短折曰傷。（未冢。未娶。）
死而志成曰靈。（志事。不捨命。）
死見神能曰靈。（有鬼。爲風。不好祭鬼怪曰靈。（濟鬼神。不敬還。）
愛民好治曰戴。（行民治。）
短折不成曰悼。（有知而不以壯捐改其性。）
醜拂不成曰隱。（美過其合。）
見業堅長曰隱。
殺戮無辜曰厲。

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私。）
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
敉圍克服曰莊。（遍滿圍。能能服。）
死於原野曰莊。（非城。以死疆。）
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
安心好靜曰夷。（不爭。）
愛民好與曰惠。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乘德尊業曰烈。
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翼。）
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
不勤成名曰靈。（任不性。見賢思齊。）
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擾亂。）
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聰敏。）
典禮不愆曰戴。（無過。）
不顯尸國曰隱。（以閉主國。）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
愎很遂過曰刺、去凍曰愎、反迕曰很。
肆行勞祀曰惲、放心、勞于淫祀。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滿志。
蚤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囚年無殺曰荒、不務耕稼。
好樂怠政曰荒、淫于酣樂、怠于政事。
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
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
怙威肆行曰酗、狎暴行威。
在國遘凝曰愍、仍多大喪。
亂常古今曰謬、易位之謂。
亂氣方作曰愍、國無政、民氣亂。
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用救少。
名實不爽曰質、不爽、言相應。
德正應和曰莫、正共德、和其德。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樂、可好。
施勤無私曰類、義所在、惟類。
慈和徧服曰順、能使人徧服其慈和。
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出乎大道。
蓄於賜與曰愛、言貪。
滿志多窮曰惑、自是者、必不遜。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
思慮不爽曰厚、不虛所思而得。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
好內遠禮曰煬、棄行于家、不率禮。

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己者。
恐懼從處、曰悼、從處、言降地。
悲仁短折、曰哀、的、悲、賢、仁、功、未施。
外內從亂、曰荒、言不治、家不治。
教誨不倦、曰長、以道誨之。
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肇敏行政、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探。
彫義捐過、曰堅、明義、以資前過。
疏遠繼位、曰紹、非其弟、過得之。
華言無實、曰夸、誇誕。
逆天虐民、曰抗、背華大而逆之。
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
名與實爽、曰繆、言名與實偏。
愛民在利、曰克、遵之以政、齊之以法。
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
除殘去虐、曰湯。
聰、哀也、景、武也、施德爲文、除惡爲武、辟地爲襄、服遠爲桓、剛克爲倚、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餘哲象也、和、會也、勤、勞也、算、修也、爽、傷也、就、會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者、智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武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遹、述也、戢、事彌文以前周書謚法、周代君王、竝取作謚、故全寫一篇、以傳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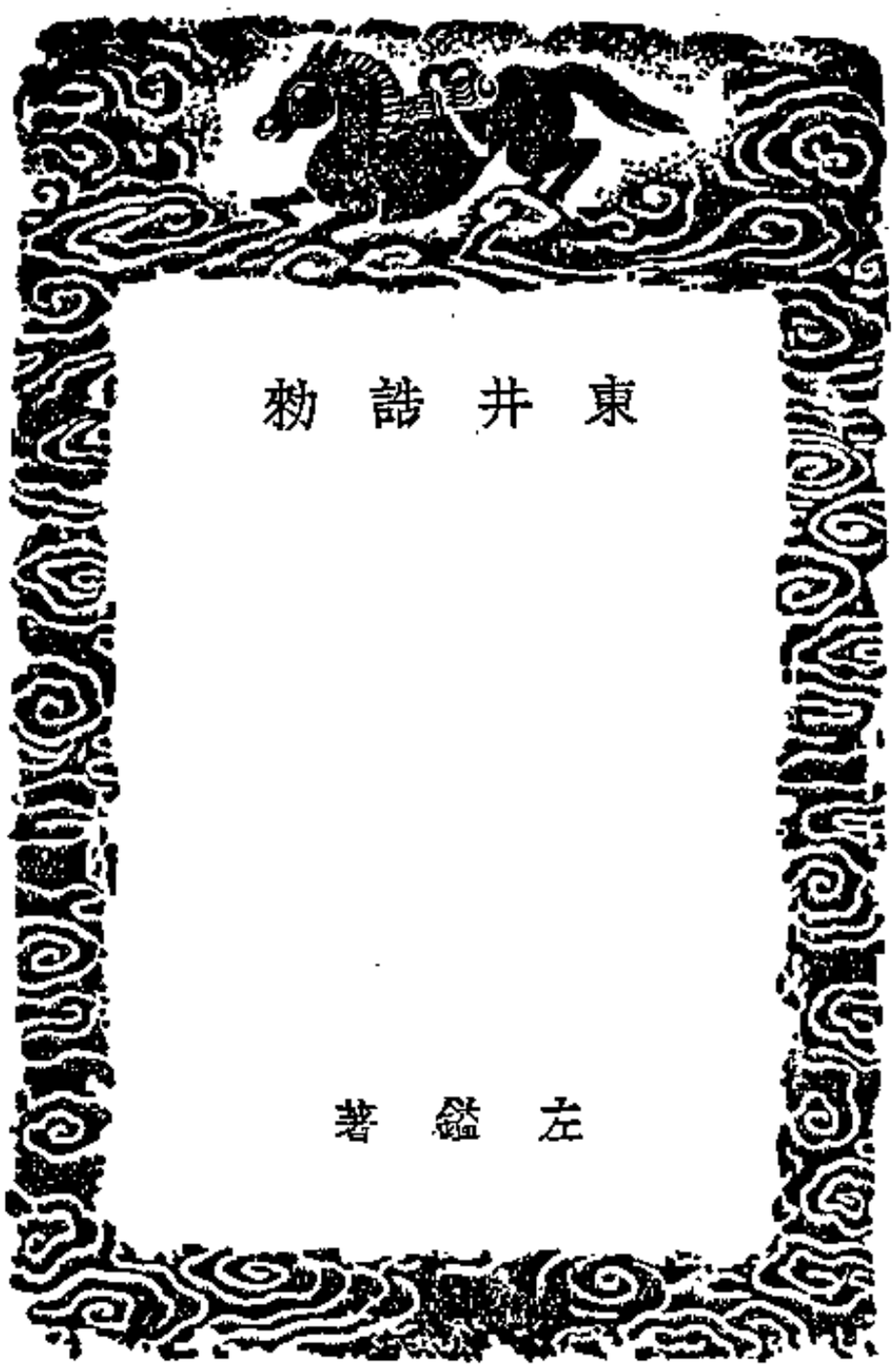
克威惠禮、曰魏、壞威、不述禮、
去禮逆衆、曰煬、不率禮、不從此、

證法附考僅註數字・不見前篇者・

共和（周厲王）　宣（周宣王）　幽（周幽王）　眞（宋眞宗）　哲（宋哲宗）　還（宋徽宗）　繫（明思宗）　代（唐代宗）　冲（元冲帝）

顯（周顯王）　昏（齊威王）　仁（宋仁宗）　光（宋光宗）　端（宋端宗）　和（漢和帝）　閔（魯閔公）

愼（周愼王）　容（唐玄宗）　英（宋英宗）　甯（宋甯宗）　世（唐世宗）　雷（宋雷宗）　元（元順帝）　徽（宋徽宗）



東井誥勅

左 鎰 著

東井誥勅

明 東井左 鎰著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衍旋誥

國家設御史中丞專貳其長以總制臺事肅清風俗彈糾內外卽周官小宰之職自上世以來非一時選不以輕授蓋其愼哉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衍旋以世臣之裔守其家訓聲于甲科肆爲毅皇察爾學有本原可以備論思文有師法可以光訓典官之翰苑蓋宿于成爾乃好古知方多識畜德往紬文于祕閣究核才於禮閣紀載合是非之公文章變鈎棘之習可謂賢哉朕惟自古詞臣一視中外輒自銷省服于名藩承宣有聲仕學並懋晉司留務未究爾能遂用食言俾在此位戴德乘義休于三世持廉守公貞楚百僚朕甚嘉焉比晉覃恩階爾通議大夫錫之誥詞茲遴大屬爾以爲詩朕方賴爾以重風箱之任則亦何愛于一命而不以寵綏之哉益自奮庸以稱朕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文魁誥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連帥之國今巡撫都御史是也顧其任司激揚賓興文武選衆而舉惟朕其難之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文魁蘄以茂才登于天府自居郎署執政者言其經德不回守法專固俾參藩議物論歸焉頃以爾賢授之亞列西北馬政因以付爾廉靖不苟蹇淵有猷庶幾僕臣之正哉考勞敍遷長朕岳牧敷此大惠燕及晉齊庶士黎庶信而愛之撥副中憲經營朔方鎭危立利比于南仲遂使朕無西顧之憂而百姓得遂有生之樂者皆爾之力也茲以元副覃恩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夫邊政多弛郊壘未平朕思有以勵焉仁義並用爾尙勤撫鎭之方出入均勞朕豈忘道途之念無或不勖以負眷懷欽哉

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訓誥

今祭酒卽古師保氏之任以德行道藝教養國子者也後世第以聰明有威重者爲之殊非官人之道哉我國家特重其選而廷臣會推時予新命俾不云乎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爾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訓孝廟名臣之家毅皇及第之士比在翰苑文行蔚然效理編脩視古良史求才之任庶以付之文武佳士多所自出至於經筵講幄輸誠格心可不謂文質彬彬論篤君子哉頃進宮坊物望愈隆而有司以南京祭酒來言朕惟斯皇祖首善之地尙江左風雅之餘一變至道非爾不可爾乃寬而教敷嚴而道尊張禮義廉恥之維略章句文字之學允協士論頒朕心茲特授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詩有之菁菁者莪樂育才也爾能長育人材豈惟朕嘉將天下樂之矣欽哉

南京國子監祭酒倫以訓父誥

朕惟將相之家久而鮮不失者矧有父子兄弟業擅一經名魁三試奕世載德裘朝廷勵者乎茲惟世臣朕所嘉予爾婿奉直大夫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倫文敍乃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以謁南京國子監祭酒以訓之父躬履一德休有古人之風尙雒六藝尤爲多聞之士學從東廠首薦南宮肆朕先皇親擢第一簡司史館旋進儲闈啓沃編摩多所裨益夫文章滿天下而位有弗克優澤及副人而命之不淑朕甚憐焉茲以爾子訓貴特贈爲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嗚呼古稱才難於爾爲盛存沒榮哀爾魂慰哉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涞誥

古稱朝廷之官雖宰相亦可雜以他才爲之惟翰林院學士非文章之士不可朕殊以爲不然夫德必有言文能貫道不兼二者何所用之爾翰林侍讀學士姚涞以名臣之子學該流略詞揖典麗卒澤于仁義道德炳如也往賜大對朕褫第一玉堂之署方喜得人頃者耶筆記言分經校藝敍事得編摩之體題才升俾奉經幃豈惟挈詞翰以闚爾蓋將資議論以起予爾乃論唐虞考仁聖昭然發朕所未釋所謂正學以言嘉謀入告蓋兩有之朕用嘻嘻得此三益茲以元副覃恩特授爾階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乎我國家第重科甲然能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如商輅諸臣卒亦難得爾尙愼哉期休于前聞人豈惟朕嘉亦將光爾家世欽哉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涞父誥

維昔上帝陳錫于周不特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厥猶翼翼生此王國蓋嘗嘆息安得公卿大

臣子子孫勿替引之而與國同休也聞原任總制三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姚鏌乃翰林院侍讀學士涕之父往以茂材進由高第性于廉潔輔之忠勤聲聞在中益政學在藩稟功業在邊疆威望在夷狄歷事三朝率由一道蓋文武之偉器抑社稷之蓋臣方欽吉猷遐求謝事有子名世載德啟休傳不云乎周公拜前稷公拜後往聞其語於今見之茲特進爾階資政大夫卿其強飲食節起居厚自攝養諮爾詞人永爲國輔卿之厚德天必相之矣欽哉

署掌南京翰林院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王教誥

文章與時盛衰三代以來如南漢之文尚辭氣蕩然深厚爾雅有古之風烈至六朝而敝爲甚我國家革末世浮靡之習復前代典謨之制今南京固六朝舊地也將無猶仍其初乎爾署掌南京翰林院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檢討郭希顏自爾結髮攻儒已中有司之舉頃緣廷對備在祕垣好學知方深於自得授爾今職率履厥成爾乃編摩得紀事之體而文質可比之君子議論合衮言之公而是非不謬于聖人古之良史庶幾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往勗爾志爲朝廷紀載其典刑期配昔人使天下懋勉於勸戒務究所學朕將觀焉

翰林院檢討陳東光勅

古者大小史而下八枋之法內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公紀述于一朝示勸懲於百世今載筆承明兼總二職者不在史館諮臣乎爾翰林院檢討陳東光蘊蓄甚富發爲菁華逢中矩于有司頃賜大對俾出入中祕蠖靖自將飾擧以道休擧既登轄而上聞則夫討論一代之得失而罔色之以法度之章以爾處之誰曰不可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昔人有置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彙制生死此權顧輕哉爾其毋怠茲圖報稱

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趙汝濂誥

自昔文公執秩以正其官後世因設司封一人然皆以無事朝官充又事悉主于中書彼特奉行之而已今制官備其員尊掌封爰贈卹之政令非有衆人之賢不以輕授可謂慎其選矣爾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汝濂進由甲科簡在祕垣脫猶爾行履端方可以正官治器識明達可以辨人才俾主文階遴選斯序進修茲選名賢並騭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親賢不失以事其上惟爾之能可不懋哉以須嫂陟

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劉思唐勅

脫惟考功之職掌內外諸司考課之政令而奉常所定謚議亦必稽而上之選部諸司惟此最要郎吏之選脫重其人爾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劉思唐往以甲科之彥入參儲館出令度支問學閎深而先之器識幹濟靡敏而本之公恕可謂曰賢明揚爾能俾陞今職考覈允當功用具興斯脫所嘉賴以砥礪天下之才者耶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爾尚夙夜以永終譽脫有顯倏以圖厥成

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高耀勅

自三載黜陟幽明之典舫於虞書而周官計羣吏之課以議其誅賞考功之職所從來上矣臺郎典領詢

求惟慎爾吏部考功清吏司主事高耀往以儲術有聞錫對于廷稱朕嘉悼朕惟通商惠農水利爲急俾往淮東行已純固茲事精恪一時上下宜之頃聞爾賢節在此位綜核方嚴銓筦且允劇曹其澄乎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夫考功課吏之法惟明可以辨物惟公可以範人勉爲朕衡鑒之作觀爾成以圖休報

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陳大綸父勑

祭法以死勤事則祀之今策名委質之臣死不貳雖致身之仁不錄于典而報主之義猶施及後人斯朕之所甚悼也爾原任廣東德慶州判官陳琚以胄子之英簉仕郡寮遂膺嘉寄推誠勝殘挺身殉職以忠見忌未遂顯揚薛爾嗣人孰世載德所謂積善之報在其子孫者耶茲特贈爲承德郎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錫綸褒邁蓋猶遺忠

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岑萬誥

儀部禮樂之司王政繇出朕方舉遵典禮以爲天下先郎吏參之宜得賢者爾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岑萬以甲科之秀起官民部歷試春曹其清修之才詳雅之度朕聞爾久矣擢任今官時惟妙選撰儀草奏以博古之識昌用世之文將嘉賴焉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於乎古有柳宗元非聞人歟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以爲超取顯美爾今居此可謂殊遇爺庶無戾時乃之休哉

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張鰲誥

朕鑒正祀典兢兢焉以協于經言爲難念茲祠曹相予參禮孰能折衷損益求其至當俾朕建中和之極而達於神明之奧也爾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儁鰲進由高第儲在祕垣朕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擢一人專司其事非得智能才識之士不以輕授爾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呂調夔舉術有用往以進士南宰鉅邑政績藹聞才名大著故今進之於中臺俾協重任因以付之肆爾慎防守謹筦鑰丕宣德意兼著威聲稱朕意焉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服此優恩愈思謹慥

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鄒絅勑

朕惟刑獄難精自漢氏以來重之矣國家建官準周六典而刑曹郎獨詳若審覆敍雪長貳通治之使人盡所見民以無冤厥惟慎哉爾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鄒絅世閥家學有聞于時頃者舉進士擢今官廉明允不苟一時上下宜之乃知明刑弼教類非文法吏所能辦也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人亦有言俗慵多惰健吏鮮仁仁而不惰植善仆奸歸于無訟則予一人以懌可不勉歟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范欽誥

世有磊落奇偉之士不幸而犯人所忌必爲之中傷而後已顧事久論定迨卒未嘗不直而愈常有餘知天之報施善人者昭昭也爾原任四川重慶府知府皇甫錄乃禮部精膳清吏司員外郎諱之父往以吳下之英舊于甲科入爲良臣出爲循吏增茲多口遂爾投閒然約之文嗇之身以暇爾後人有美諸子稱揚懿德意焉茲特授爾階中憲大夫爾尚加意藥餌厚自補養以副朕惠老之典且使天下知厚德者必有報也其惟欽承之哉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范欽誥

世有負我太祖皇帝凡有興作必拯度再三不得已而后爲之爲之未嘗過度朕體斯言曷敢有越志與我共此者其司空大夫乎爾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范欽察行于鄉里考言于朝廷而治之以事廉謹仁明州人德之起甲第列俾介厥司綜事訓工建明理本凡所營建皆有可述茲特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往膺秩物無怠厥修下以盡爾繕修之職上以成朕崇儉之美顧不偉哉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張珍勑

朕惟禮以養人樂以殖財蓋人治之大者也後世治出於二而後文法之吏不得恤興於制作之門子不云乎君子學道則愛人言貴本也爾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尹耕以少年英俊之才薾于三晉頃由制科出爲藁城主者守嚴政舉上安下和古謂絃歌之化斯亦近是乎歸處儀曹明禮修樂茲爲已試何用不

徐淮自昔要害之地今將淸之咽喉也而徐汴泗交流呂梁橫絕故視淮爲險而治之特難我國家軫念

邦計。專設水部郎以臨之。任茶重也。爾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張珍。以文學之英。起身甲科。朕察爾雋偉有志。可以集事。通達有謀。可以應變。峻拜今職。蓋究爾能。疏導隨時。隄防有豫。使士蓄者無奔潰之虞。水運者得順適之便。抑亦閉縱惟敍。農商具宜。將嘉賴焉。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尙其勉旃。佇聞成效。

貴州道監察御史陳脩勅

御史持朕邦法。以肅齊內外。糾正官邪。非強毅忠篤。久更器使者。不稱其任。爾貴州道監察御史陳脩。少襄異材。進由高第。往令郡邑。老成循良。頃用部使者言。俾在此選。持廉秉公。蹈忠殫力。政令所加。聲聞風采。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維明于體要。可以備獻納。維公于是非。可以議激揚。方觀爾成。尙懋爾守。

廣東道監察御史彭時濟勅

自天子巡狩之禮廢。於是以御史監理諸郡。後雖職兼抨彈。必自大夫而後行之。今御史糾察中外。又法得直達。無所控制。可不謂重其任乎。爾廣東道監察御史彭時濟。往以茂才。應鄉舉里選之制。出司教鐸。再分邑符。教之而倫理明。養之而生養遂。人曰賢哉。頃用廉言。進爾今職。廉勤剛恕。休有能聲。風紀之任。爾克舉之。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爾尙昭德塞違。舉能察弊。使朕立于無過之地。而天下安于平明之化。豈不偉哉。

貴州道監察御史何贊勅

御史本以耑風憲度。而俾之巡行。卽古者省方觀民之意。而大行人辨異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職守不同。事實相關。今制行人之良者。授之御史。蓋取諸此。爾貴州道監察御史何贊。蔚以制科之英。使於四方。可以爲士矣。薄進今職。執德純固。秉節強毅。獨持正議。以直奉枉。朕甚嘉焉。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爾尙欽哉。命汝尙以其所已試者。守而行之。以永終譽。豈不偉哉。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歐照右寺右評事歐思誠王教勅

比者盜獄繁興。而法士深文。長奢傷惠。朕甚惜焉。維茲理官。實爲廷平。朕重其選。非有兼才。不以授此。蓋不以輕授重耳目之任也。爾戶科給事中胡汝霖。以西川文學之英。冠于鄉科。連舉進士。而老成雅重。非少年者流。頃在祕垣。問學日新。氣概益偉。峻拜諫省。以繩朕躬。且使天下知朝廷有骨鯁之臣。贊廟謨者。謹之也。爾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歐照、右寺右評事歐思誠、王教。蔚以廷對之選。出作朕宰。守己之介。久而不變。及民之惠。去而見思。比解邑綬。還歸郎舍。嘗試來久。衆論有聞。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爾尙無異議。刻厲乃心。庶幾益著。古者制勅有所不便。給事中得以筆塗之。至今以爲美談。惟朕虛懷。爾何畏焉。其懋勉之哉。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沈垣章甫南京大理寺右寺右評事王朝賢勅

朕按漢宣帝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後世因有左右評之設。分掌參議刑獄。詳正科條之事。其責專任重。非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朕惟斯義。不以假人。爾禮科給事中吳良輔、南京戶科給事中曹邁。蚤以詞華。蚤于甲第。英標雅職。卓爾不羣。儲材祕省。蚤華便館。亦既累年。察之益詳。俾在此選。乃能潤法以道。勵儲以吏。恪理兩臺。平反居多。茲特陳將嘉賴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爾尙褰褰一心。一爲天下昌言。以起民之病。治國之疵。朕有休報。寔爾後哉。

吏科給事中呂應祥李徵吳從義勅

古者給事中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及五品以上遷級。則校攷考會而裁退之。今吏科雖分判厥事。而于職無所不嘗問。昔人謂東臺論駁之司。乃萬事出納之地。厥惟艱哉。爾吏科給事中呂應祥、李徵、吳從義。以明經之選。往蒞使垣。明寘雅憂。人咸稱之。俾任今官。爾乃立德邈然。陳誠獻替。至於進善退奸。蔚屬選謀。朕甚嘉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朕聞士學古懷道。仕于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爲其可以習也。勉終爾志。光朕訓詞。欽哉。

吏科給事中沈瀚勅

昔我文皇帝以朝政闕失。切責給事中言之。又惧其不能遠知。令天下考滿官分班諸省。所以廣求言而通治道也。于時上無失政。下無非議。緊惟諮爭臣是賴。爾吏科給事中沈瀚。自爾結髮從儒。已爲時論所器重。比登高第。在祕垣。議論風裁。強毅正直。朕密察爾之所爲。不任司言。則其氣未伸。而其道亡以自見也。峻拜今職。佇聞嘉猷。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爾惟閎于三事。虛心告朕。則先朝得人致治之盛。尙庶幾見之。可不勉哉。

戶科給事中周琉樊深勅

給事中以言爲責。曰宮禁以達綱著、皆法所得聞也。顧今天下之敝。惟財爲甚。惻然當在朕懷。尙賴爾戶科諸臣。時有所議論救正於其間。庶上費有經。而下用不冗。爾戶科給事中周琉、樊深。往以藝文舊于甲第。其廉潔不苟。剛毅不撓。愷悌不詭。既已爲朕郡邑顧庶民矣。頃用監司言。進爾今職。廉勤剛恕。休有能聲。風紀之任。望孚節之論。蔡于奏篇。他所建明。悉多裨益。可謂蹇蹇匪躬者歟。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乎。非言之艱。惟行之艱。朕曷敢不勉。乃不良于言。乃罔聞于行。朕之望爾者如此。欽哉。

戶科給事中胡汝霖勅

國家以紀綱維治道。以節義厲士風。故凡給事內殿之臣。非明察不私。能糾官邪。剛直有斷。可定國是者。不以輕授。重耳目之任也。爾戶科給事中胡汝霖。以西川文學之英。冠于鄉科。連舉進士。而老成雅重。非少年者流。頃在祕垣。問學日新。氣概益偉。峻拜諫省。以繩朕躬。且使天下知朝廷有骨鯁之臣。贊廟謨者。無異議。刻厲乃心。庶幾益著。古者制勅有所不便。給事中得以筆塗之。至今以爲美談。惟朕虛懷。爾何畏焉。其懋勉之哉。

禮科給事中吳良輔南京戶科給事中曹邁勅

朕惟給事中七品官爾。立于殿陛之上。得與宰相爭可否。昔人謂卑其秩。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重其選。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朕惟斯義。不以假人。爾禮科給事中吳良輔、南京戶科給事中曹邁。蚤以詞華。蚤于甲第。英標雅職。卓爾不羣。儲材祕省。蚤華便館。亦既累年。察之益詳。俾在此選。乃能潤法以道。勵儲以吏。恪理兩臺。平反居多。茲特陳將嘉賴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爾尙褰褰一心。一爲天下昌言。以起民之病。治國之疵。朕有休報。寔爾後哉。

兵科給事中沈良才勅

比者兵正多弛邊鄙不寧朕欲戢兵和民以靖我祖宗之舉宇維茲六科道挨雖一職守仍分故于兵科諸臣尤極遴選不但以泛泛司存資之而已爾兵科給事中沈良才自第進士即讀書中秘器識端方敏于問學其于古今治亂興本朝典故固熟講之矣諫垣重任將究爾用入而告爾后出而贊廟謨周防微杜漸之慮塗脩內擾外之策職局之外凡所聞知悉以告朕於爾蓋有望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用言不盡其實在朕觀問負朕時乃之休哉

兵科給事中朱燾章余懺任瀛刑科給事中李泰南京戶科給事中何彥禮科給事中曾鈞勅

朕惟望王設諫諍之官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今之給事中實處此任非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不足以膺是選爾兵科給事中朱燾章、余懺、任瀛、刑科給事中李泰、南京戶科給事中何彥禮科給事中曾鈞蘊蓄不凡學優有用往以制科或在臺省或任使垣議論器識足以自見峻拜今職蓋究爾能振厲風采別白是非擔慷慨敢言之氣遊縱橫適用之才將嘉賴焉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於乎方諫行言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自昔志士仁人竊以爲幸爾今得此可謂休遇其益思所以報我哉

禮科給事中徐守義工科給事中韓威勅

六科給事中朕所嘉賴以考愼政令詳正得失者也凡爾諸臣有所奏聞朕有善而不行者乎爾禮科給事中徐守義、工科給事中韓威往以甲科之良作朕理官吏畏其敏民安其惠肆朕憲臣僉謂汝才擬任今官益祗厥序因事納忠多所裨益非爾勇於自立敢於強諫能若是耶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朕方思於不闕其過爾何畏夫不得其言但能苦口朕當虛心惟爾勉哉

行人司左司副周鎬右司副王廷幹勅

周禮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今行人司司副是也使不辱命聖者難之矧忒其長以正乃事乎爾行人司左司副周鎬、右司副王廷幹少以經術之懿射策甲科授以旌節使於四方人曰爾賢敍進今官益務祗愼仕學並茂名實用彰斯乃孔子之所謂士歟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古者行人出面反命有五物焉不但協辭命辨等位而已率以詔朕時惟爾能可不懋哉

南京行人司右司副張珪勅

維南京邑祖舊服親周鎬京雖官府具存而職清事簡者無如行人司然必選士之秀者以守之所以優賢養望要之千成也爾南京行人司右司副張珪往以藝文之英擢于甲第朕察爾進脩之志尚駸駸其未艾授之今官不任以事亦欲使爾得以一意問學遠考上世之故近觀天下之勢舉而用之沛如也肆爾優游使垣好古敏行亦既累年聲聞藹然茲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其尚少安以俟異擢

行人司行人陳儲秀勅

朕惟館閣之職號爲儲材之地名臣高位多蘇此選比以簡拔不多其中又多外補自諸臣有憂之廣求端良分知史事所以養器業也爾翰林院編修敕銑天與茂資自爲大學諸生時已卓稱譽甚往應進士科來對於廷才刃恢然有餘矣儲在吉士益加祇恪勤行敷文以遠大自期名實上副遂擢今官茲復授

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昔我文皇有訓爲學必造道德之徼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臨雅馬韓歐之間熟復斯言使國家獲異儒之用則爾亦有令聞懋之哉

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知縣劉天授勅

漳浦閩嶺之奥區也其俗故窮陋故其民悍強難治其爲地窮山僻塊即有所屢置監司者罔知也故吏至率鄙夷其人又或則愁焉以遷於乎朕安得良有司與我共理此乎爾福建漳州府龍溪縣知縣劉天授以廷對之士擢任今官棘達有爲堅於持守馴其猿悍之習而漸摩之以慢悔之敷一時上下翕然稱之茲以考最來聞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維昔先臣有若鄧朝陽有若劉孟雍尚能以其德業之良永食茲土矧進于此者乎可不勉哉以光休命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萬汝楫勅

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設五溝五塗而達其道路後世因有水部之制所以儲利泄害均天下之利源也臺郎總領名秩甚隆爾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萬汝楫往以茂材來舉進士其志行清克強於自立器質明敏周於用世朕有以察爾矣會通重地天下咽喉舉以屬爾實尤會言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進士奥長劇州入參民部所到而治昭著重地命爾往守勤政恤民百廢具舉朕以民之安爾擢任今官燉飭戎機仍察西廣乃能立威流惠備盡忠誠山谷猶獞聞風而變朕甚嘉焉茲以考績來聞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勉思奮勵無替前功

應天府上元縣知縣程煇勅

朕惟句服長人天下理本顧其豪黠剽輕又多貴游援之則獄市不容綏之則翼業相聚非多略不能強明決斷者不足以勝其任爾應天府上元縣知縣程煇奮于鄉科育材郡校庶有成功擢任今官乃能公廉勤慎用重典以威奸暴鋪太和以惠鰥寡德刑有條京畿稱善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勑實罔以觀于有政勉臻來效用迓寵恩敬之哉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李啓東勅

職方典司戎政居其職者必練核之士矧今逆閩多故方命將往平之而號令節制之由中出者悉稽討議郎吏之選視常歲尤重爾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李啓東以滇南文學之魁奮于甲第比掌三銓選授裁置恪有成法改授今職才力強敏多所踐歷加以勤廉率履不越人共賢之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其尚益綜治五兵宣明九伐以脩飭於軍旅而振舉于國家以承朕綱紀四方之志哉

山西平陽府吉州同知柯椿勅

分土而治有地數百里兼治兵民及收賦出入之數自山以西則又頗場之事時或興焉委寄匪輕得人乃可爾山西平陽府吉州同知柯椿往以國子之胄歷官於斯操持清慎幹理勤能官久而公論攸歸事集而怨聲不作斯亦良有司矣茲以考績來聞特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古稱吉隰之地多山其人性質朴信實斯由足用爲善因其俗而導之以懋對休命其惟爾之休哉

山西潞安府推官孫簡勅

郡之有推官職專詳讞刑獄潞安居天下之脊雖俗近醇古而尚氣節獄訟號稱繁劇故居職者每難其

人爾山西潞安府推官孫簡以畿輔之魁英來舉進士擢任今官乃能練習憲章勞通乎吏事本原經術不泥乎法家比及三年黨其德者善良得其情者不怨可謂貿有司矣茲以考績來聞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茂服寵光益圖明慎

山東濟監察御史游居敬勅

朕念御史之重嚴勅吏部詳加考擇誠以天子耳目之官非得老成練達之士爲之非所以明法直繩尊朝廷之道也爾山東道監察御史游居敬經行之良徵于甲第詞翰之美著于詞垣擢任今官益著風采比按南土肅清違慢而事服其官箴提振紀綱而民安于法守斯乃政事文學法理彬彬成盡其能者乎茲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方盛已以授人爾亦得時而行志其尚益厲精白以承朕懷欽哉

廣西按察司副使龍大有誥

廣西居五嶺之表控南越之郊而府江一道密邇安南蓋卽古交趾郡之地國家設兵備官以分理之非獨鎮撫吾民亦所以爲襟帶海修內攘外之樞不得其人鮮能濟事爾廣西按察司副使龍大有往以茂材來舉進士其志行清克強於自立器質明敏周於用世朕有以察爾矣會通重地天下咽喉舉以屬爾實尤會言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進士奥長劇州入參民部所到而治昭著重地命爾往守勤政恤民百廢具舉朕以民之安爾擢任今官燉飭戎機仍察西廣乃能立威流惠備盡忠誠山谷猶獞聞風而變朕甚嘉焉茲以考績來聞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勉思奮勵無替前功

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劉體元貴州清吏司郎中袁載廣西清吏司郎中馮岳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張珪湖廣清吏司主事沈應龍誥勅

間者天降元祥念中外獄吏奉法不虔民有無辜而繫逮者爾下寃恤之詔仍令二三大臣審克之所以承天休而重人命也憲部諸臣宜知此意爾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劉體元貴州清吏司郎中袁載以經術登第而能以仁恕牧民廣西清吏司郎中馮岳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勉思奮勵無替前功

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劉體元貴州清吏司郎中袁載廣西清吏司郎中馮岳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張珪湖廣清吏司主事沈應龍誥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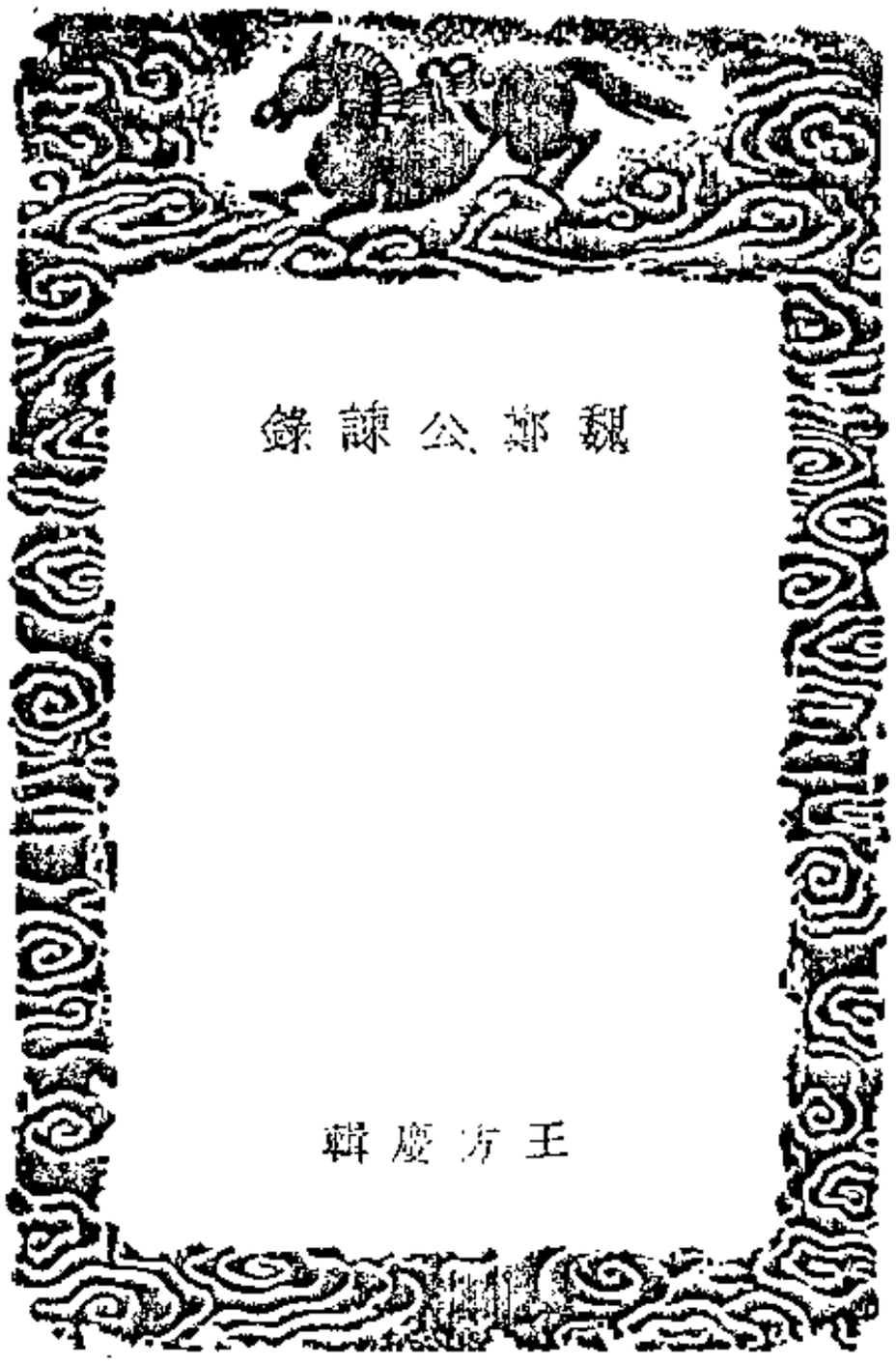
間者天降元祥念中外獄吏奉法不虔民有無辜而繫逮者爾下寃恤之詔仍令二三大臣審克之所以承天休而重人命也憲部諸臣宜知此意爾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袁載以經術登第而能以仁恕牧民廣西清吏司郎中馮岳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勉思奮勵無替前功茲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朕方明慎用刑以弼成五教欽哉

南京戶部尚書樊如京誥

朕謂古者大司徒之職掌邦教以擾民一道德以同俗眷茲理財之官實兼斂散之責孰能勝此曰唯碩人爾南京戶部尚書樊如京性志淑均操履壯重文章之美具徵于甲科練達之才推服于倫輩分符劇邑推心愛人引繩憲臺首公正色俾專漕臬旋長僕臣竭盧爲民而弛張得愜蹇濕守己而蕃牧有方乃進服乎大僚令雜治于中外比朕上念邦賦下恤民艱兼濟取成發以周汝無之吾事無倦利源以和四方以親百姓用允副乎倚注尚嘉賴于勤宣茲以大慶覃恩特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更勗乃誠稱茲休渥欽哉

左公應衡成嘉靖壬辰進士以兵部武選司晉尚寶司卿入典誥勅曾明堂成景雲見公爲賦以上

世宗嗟賞、惜命不副才。年三十二早卒。文集甚多、有風光軒、友竹亭諸稿、並散佚不存。此詩勒一卷、乃其爺係春谷所藏、蓋得之煨燼之餘而余幸見之。前書既成之後、因亟寫縗刻之、以永其傳。嘉慶甲子二月、趙紹祖識。



魏鄭公諫錄目錄

卷一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諫復處相審任
諫武官起服
諫科祖孝孫罪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爲論謗
諫西域諸國入朝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諫於虢州採銀
諫遣使西城市馬
卷二
諫聘鄭仁基女爲充華
諫處張君快等死
諫簡點中男入軍
諫斬叱奴觀
諫討螺鴉盜
諫決王文楷杖
諫國家愛珠
諫科罰川縣官罪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不同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諫貴臣遮親王下馬

原序

蓋聞主聖於上。臣忠於下。非聖無以納忠。非忠無以咸聖。遂觀前載。罔弗由茲。太子太師鄭國文貞魏公。運屬昌期。時逢欽后。遘神遘武。亟虛襟以待諫。將之明之。途竭誠而蹇諤。事有必犯。知無不爲。故能契叶聖龍。讓均魚水。成百代之模楷。固一時之準的。茂躅宏規。已備於脊史。片言餘論。或漏於紳笏。雖貞質自然。無假於飾。而高山仰止。有欲增峻。於是採聽人謠。參詳國典。僅成諫錄。凡爲五卷。亦猶平仲春秋。不遺其實錄。宣尼家語。兼敍其對問。各爲題目。列之如左。唐尚書吏部郎中琅琊王綝撰。

諫貴顯仁宮官司
諫出韋元方爲華陰令
諫高昌不失臣禮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諫禁張士貴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諫閻毘妄有所奏
諫李弘節家人賈珠坐所舉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卷三

對突厥大雪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
對隋日禁囚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對爲君之道先存百姓
對奏事戰慄
對西蕃通來疑時
對鐵之爲用
對李密王充優劣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對隋主入突厥界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對向曉後有一星
對百姓蕃我撫養
對兒子常一處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卷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對平定四方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對帝王有盛衰
對月令蚤晚有
對周齊末主優劣
對刑法寬猛
對隋大業起居注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對讀書善事

諫河南安撫突厥部落
諫平高昌以爲州縣
諫封禪
諫親格猛將最出夜遊
諫禁騶告訐
諫新羅國獻美女
諫責房玄齡等
諫上書多論綾錦

對弘演內肝
對百姓安否
對君臣治亂
對隋主博物有才
對古今人同異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對積德累仁
對帝王不能常理
對凌敬乞貸責所舉
對可愛非君

卷五

諫突厥公阿蘇親戚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對齊文宣何如人
對爲政之要務全其本
對西胡愛珠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對侍臣全無諫爭
對吐谷渾使人懼
對隋日山東養馬
對不見諫言
對人君所務寬厚
對人身假令無病
對百姓大似信佛
對無事與公等飲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對守文創業
對山崩川竭
對往歲馬料
對邊善樂爲文舞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
對封禪
對賢人出仕
對加笞讁罪
對高麗等三蕃俗求
學
對弘演內肝
對百姓安否
對君臣治亂
對隋主博物有才
對古今人同異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對積德累仁
對帝王不能常理
對凌敬乞貸責所舉
對可愛非君

賜貴疾公
房玄齡考績不平
論止足之分
太宗御西堂宴集
進五代史
太宗移衙閣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
上類載氏禮
讓韋公主薨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
手詔問疾
賜殿材爲起堂
太宗幸苑西樓觀雅
賦詩
明

魏鄭公諫錄卷一

唐尚書吏部郎中琅琊王方慶集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太宗初卽位。詔關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復一年。又曰。凡有救已役已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爲淮折。公諫曰。臣伏見八月九日詔。率土皆復一年。老幼相歡。式歌且舞。在路又聞有救。丁已配役。卽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至明年總爲淮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皆謂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天之所補者仁。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初膺大寶。體兆覩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作人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如國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爲。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計者。於財利卽小益。於德義卽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

諫簡點中男入軍

簡點使出。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令取中男。敕三四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公又不肯署敕。太宗召公作色讓之曰。男若實小。不點入軍。若實大。是其詐妄。依式點取。於理何妨。公執奏不可。德彝重奏稱。今見簡點使云。中男內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如此固執。不解卿意。公正色曰。臣聞竭澤而漁。非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凡所告者。皆論旧調。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覩往觀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

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耶。但爲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鬬志。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公曰。陛下初卽位。詔書云。逋租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卽令所司。列爲事條。奏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爲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官物。復將何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賦。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欣悅。尋更有敕云。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從此放免。便是虛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並令總納。所免者。皆以來年爲始。何所取信。又非理所寄。惟在卿固執。疑卿蔽於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陛下不深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天下若爲致化。乃停取中男。賜金帛一口。

諫復龐相壽任

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物。祇應爲貧。賜爾絹百匹。卽還向任。更莫作罪過。公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爲王。與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既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云。爾若重任。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諫斬叱奴隣

侍御史張仲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隣。盜用官倉。案驗竝實。太宗令斬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法不合死。太宗曰。倉糇、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滋多。公諫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更復有重者。又何以加焉。太宗從之。

諫武官起服

武官丁艱。屢有起服者。公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不格。使倒天下。今既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革之事。白有墨縗之經。太宗曰。朕思之。然爲武事未息。如不可卽止。

諫討薛馮盎

嶺南諸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證。乃命將軍周蒼、中郎將牛進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公諫曰。中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獠獞。山川阻深。兵運難繼。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反形不成。無容動衆。太宗曰。嶺南告者道路不絕。奈何云反形未成耶。公曰。馮盎若反。卽須反及。（政要作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凡所告者。皆論旧調。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覩往觀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司分明曉諭。彼既懷

誠信。又喜於免禍。必不勞師旅。自至闕廷。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光祿卿蔡孚郎道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兵威。言者既多。不能無惑。唯魏徵以爲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慴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之以德。必不召自來。朕命一介使人。鎖得嶺表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徵不可不賞。乃賜絹百匹。（蒲州、蒲阪也。今河中府。）

諫科祖孝孫罪

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爲知音。今教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爲不存意乎。乃敕所司。令定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爲教女樂差舛。責及孝孫。臣恐天下聞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腹心。應須忠正。何反附下罔上。爲孝孫爲辭。温彥博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於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臣常奉明旨云。勿臨時嗔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此爲責。祇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於陛下。太宗怒猶未已。愾然作色。公曰。祖孝孫學識約。等決杖一百。解官。仍案驗園川官人及李靖等。公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必不許移動宮人。自陛下即位。或言者過誤。發陛下嗔怒。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心腹大臣。宮人、皇后掃除僕隸。其委付事理不同。較其輕重。全無等級。又靖等出外。宮人訪朝廷法式。歸得陛下問百姓疾苦。靖等自不可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唯得供其欲食。自外何所參承。若以此罪責及官人。不啻陛下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疑不問。

諫決王文楷杖

裴寂坐事免。放歸鄉宅。寂表乞住京師。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楷。坐不發遣。令笞三十。公進諫曰。裴寂所爲事合萬死。今陛下念其舊功。不置於法。唯解其官。止削半封。合流之人。尚自給假。況寂放還鄉宅。古人云。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愚以爲文楷證陛下愚貸。見寂是大臣。不時遣。遂令笞辱。若不可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唯得供其欲食。自外何所參承。若以此罪責及官人。不啻陛下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疑不問。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玄齡等咸曰。朕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爲不得。請倍永嘉公主。然永嘉公主。即太宗之妹也。公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滋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綵四百匹。詣公宅宣令。謂公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事即道。勿爲形迹也。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太宗問公曰。朕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否。對曰。貞觀之初。陛下銳情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事觸類爲善。志存儉約。無所營求。比者遵作微多。至於諫爭時有忤色。以此爲有異耳。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公奏治書權萬紀、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爲正。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之用。乃騁其姦詐。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正之名。諫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廻屬。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有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羣臣信狹回

邪。猶不可以小謀大。若羣臣素無矯僞。空使上下離心。以房玄齡、張亮之徒。猶不得中其枉正。其餘疏疎之類。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神再思。自任二人已來。有事弘益。臣卽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如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以自損乎。太宗默然無以應。賜絹五百匹。俄而姦狀漸露。遂免仁發而出萬紀。

諫魏王（政要作越王）不得折辱貴臣

魏王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貴要言。三品以上多輕淺（政要作躁）王者。遣欲誣毀公等。以激怒太宗。太宗大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卽非天子耶。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天子兒。卽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顯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爲（政要作緣）教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公正色而進曰。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列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爲公卿。若不爲公卿。則下士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綱紀頹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尊皆罪戮。不可爲法。亦不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

諫於虢州採銀

虢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礦。採之極有利益。敕殿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衞士及百姓採之。類爲勞擾。公進諫曰。昔堯舜貶崇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千祀。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豈可無端尋此賤物。不可爲法。亦不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

諫於虢州採銀

虢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礦。採之極有利益。敕殿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衞士及百姓採之。類爲勞擾。公進諫曰。昔堯舜貶崇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千祀。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豈可無端尋此賤物。不可爲法。亦不足道。太宗聞之。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不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

諫遣使西域市馬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詣諸國市馬。公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卽繰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爲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馬市旣不可得。縱得馬。亦遠路無從。但使彼安閒。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乃偵其道路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邀擬（政要作邀過。唐會作邀絕。）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作。公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恐臣不勝其恥。

合死。不敢酷濫。陛下作色造殺。肉爭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欣然赦之。曰。皆司但能爲我作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者某縣丞皇甫德參上書。有忤聖旨。陛下以爲訕謗。臣卽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如文之代。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凡前）長太息者五。（見前）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於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然意甚不可。此是小難。於受諫。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之時。都自言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始覺志意漸移。公但常保此心。朕終不違公語也。

諫遣使西域市馬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詣諸國市馬。公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卽繰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爲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馬市旣不可得。縱得馬。亦遠路無從。但使彼安閒。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乃偵其道路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邀擬（政要作邀過。唐會作邀絕。）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益州及北門造綾錦金銀等作。公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恐臣不勝其恥。

魏鄭公諫錄卷二

諫聘鄭仁基女爲充華

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爲充華詔已施行册使將行公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陛下爲人父母子愛萬姓當愛其所愛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爲心故君處蓬蒿則欲人有棟宇之安食荐粱則欲人無飢寒之患顧嬪御則欲人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爲人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若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慙乃手詔答之深自咎責遂停册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温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羣臣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卽止陸爽又抗表云其父存日與鄭家逼往時相賄遺貲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公曰羣臣或阿順旨陸氏何爲分疏公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公曰太上皇昔崇敬比孫於我不亦近乎公曰殷家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禍亂之源本爲國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向貴王珪乃忿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解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不下馬今皆失於儀準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貴卑下我子此爲非法我不能行公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京師者班次三公東部尚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爲王下馬王又不可安然訪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自陛國法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脫百年之後以爲君也然則人之存亡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卽立諸子以此而言亦須崇敬比孫於我不亦近乎公曰殷家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禍亂之源本爲國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向貴王珪乃忿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解

諫貴顯仁宮官司

太宗東巡將入洛次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公進諫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循征行處豈其安定故欲知恩故老城鄰之人未蒙德澤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既平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陛主每命在下多作獻食好爲供奉倘不好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戒籍所傳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須戰戰兢兢每事儉約奏綏盛烈貽訓子孫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爲奢麗也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爲不足萬此亦不足矣太宗大驚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而今而後庶無此事

諫解辭仁方官加杖

代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陁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於河南處

之。公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冤讎。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顯恩養。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自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服滅。餘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憫。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且四夷之意。臣恐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公曰。不然。昔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請遂塞北。武帝不納。欽統等言。數年之後。遂傾覆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不然。聖人之道。無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使居內地。指蹤教導。示以禮法。數載之後。自爲農夫。遷其酋首。遣居宿衛。長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部。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途於是乃止。

諫出韋元方爲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供遲晚。給使奏之。太宗大怒。出元方爲華陰令。公進諫曰。帝王震動若雷霆。怒須當罪。何得妄發。前爲給使夜行。遂出敕書。事似軍期。誰不驚駭。但官者之徒。古來難狎。輕爲言語。易生忠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瀆不可長。所宜深愼。太宗深納其言。

諫平高昌以爲州縣

高昌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公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主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遠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當須千餘兵鎭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已上有功勳。無罪殿者。其考請更擢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返

太宗幸同州校獵。親格猛獸。晨出夜還。公諫曰。臣聞嘗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傳逸嵐箴。稱夷羿以爲戒。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望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驟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豈忘人誠有之。陛宜亦然。卒然遇逸才之獸。駭驟不存之地。雖有烏獲之猛。逢蒙之技。不可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今日擒亡秦之鏑。歌鄒衍之樂。士辛暴露。從官勞倦。願還返宮。上卽日還。臣竊思此數帝之心。豈同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在爲國不爲身也。臣聞車徇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晤行荒野。踐深林。涉豐澤。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釋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慰羣僚兆庶。太宗曰。昨夜之事。偶踢塵昏。非故然也。自今以後。深用爲戒。

諫禁張士貴

太宗因教習不整。遣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郎將等。士貴坐杖輕下吏。公諫曰。臣在外竊聞大將軍張士貴坐行杖阿縱。送付大理。臣以爲教習不整。官司誠合重責。但將軍之任職在爪牙。委以心膂。取其誠效。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太宗欲封泰山。數興房玄齡等言及封禪。太宗欣然。於是羣臣咸稱述功德。以爲時不可進。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公諫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公極言之。勿有所隱。驗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乂安耶。曰乂安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公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諸夏乂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災羅猶密。稔歲雖豐。稔而倉廩尙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長患十年疹痞。不息。醫療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爲良醫。除其疾。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爲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已東。暨乎海岱。蓋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荒蕪。進退艱阻。儻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乎。此財以貲。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警。又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懇。亦有與人之誦。衆無以奪。於是乃止。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公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輒於狀旁注帖。西行諸將。並不得考。公乃諫曰。臣聞採尺璧者棄其微瑕。錄大功者不論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者不異。若使人無怨讒。亦不可勸勉將來。臣竊以爲西行諸將。君集萬均以外。五品已上。有功勳無罪殿者。其考請更擢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返

太宗幸同州校獵。親格猛獸。晨出夜還。公諫曰。臣聞嘗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傳逸嵐箴。稱夷羿以爲戒。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望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驟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豈忘人誠有之。陛宜亦然。卒然遇逸才之獸。駭驟不存之地。雖有烏獲之猛。逢蒙之技。不可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今日擒亡秦之鏑。歌鄒衍之樂。士辛暴露。從官勞倦。願還返宮。上卽日還。臣竊思此數帝之心。豈同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在爲國不爲身也。臣聞車徇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晤行荒野。踐深林。涉豐澤。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釋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慰羣僚兆庶。太宗曰。昨夜之事。偶踢塵昏。非故然也。自今以後。深用爲戒。

諫禁張士貴

太宗因教習不整。遣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郎將等。士貴坐杖輕下吏。公諫曰。臣在外竊聞大將軍張士貴坐行杖阿縱。送付大理。臣以爲教習不整。官司誠合重責。但將軍之任職在爪牙。委以心膂。取其誠效。

行杖小有不稱，未是將軍之罪，且使將軍執杖，已不可爲後法，又以杖輕加責，彌復虧辱物情，假令推得恐有讒閒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途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諫上嘗多論綾錦

或有上嘗者，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比來多論綾錦，卻不言纔射，公對曰，綾錦雖陛下所好，比之猶差從禽，不強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言亦知不可得，太宗笑曰，理實當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移魏王於武德殿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奉往來，極爲便近，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宜息，既能以禮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欣然從之。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移魏王於武德殿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奉往來，極爲便近，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宜息，既能以禮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欣然從之。

魏鄭公諫錄卷二

諫上嘗多論綾錦

或有上嘗者，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比來多論綾錦，卻不言纔射，公對曰，綾錦雖陛下所好，比之猶差從禽，不強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言亦知不可得，太宗笑曰，理實當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移魏王於武德殿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奉往來，極爲便近，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宜息，既能以禮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欣然從之。

對突厥大雪

北蕃踏朔人奏稱，突厥境內大寒雪，人飢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其人情大怨，太宗聞之，謂公曰，觀古來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虐，任小人，則亂，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卿等見之，略無中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欲，爲臣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卿以爲何如，公對曰，昔晉（敬要）伯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戰數勝，戰數則人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馭疲人，不亡何待，頡利逐荊末，中國裂亂，遂特衆內侵，今尙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然之。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太宗謂公曰，今北蕃擾亂，須發兵收取河南地，公對曰，突厥雖亂，未甚指的，必其牙所有事，自不敢住在河南，臣恐請更詳審，太宗曰，古有好仁義而亡者，有好戰伐而滅者，朕意止欲安靜，得非病耶，公對曰，靜者爲化之本。

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

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公對曰，不然，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難化，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

71

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期可造次而望乎公對曰此指常人不在聖哲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爲過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右僕射封德彝等咸以爲非之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魏徵曾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亂國家公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復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日則得太平紂爲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日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純樸至今應悉爲鬼魅皆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猶以爲不可太宗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契丹靺鞨內附突厥破滅部落列爲編戶太宗每謂侍臣曰貞觀之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而已我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甯遠夷賓服突厥萬代以來常爲勍敵今頭首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不勞干戈數年之間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又復謂公曰玉雖有美質在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約我以仁義弘我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唯情不得使封德彝見之公再拜謝曰已成矣然每睹非常之處彌切激危之心自古至慎無以加此臣聞飽叔欲桓公酒祝曰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前賊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牙叔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獎勵足使懦夫立節

對爲君之道先存百姓

太宗問拓設使人曰拓設兵馬今有幾許對曰見有四千餘兵舊有四萬餘人太宗曰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脛以自噉腹飽而身斃又曰身安天下安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裘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繇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躭嗜滋味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須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爲之解體怨讟既作叛離亦興朕每思此不敢放逸公對曰古者聖哲之王亦近取諸身遠體諸物昔楚聘昏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古之大義

對西胡愛珠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損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惟笑胡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疏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爲可笑公對曰臣聞仲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對奏事戰慄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情理朕與其語非常戰慄今奏一事人不應如此公對曰天顏咫尺豈得不慄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尋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如此況諫爭之人出言皆是觸忤賴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

太宗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秕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概也公對曰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話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對爲政之要務全其本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蕭瑀曰爲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間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據其理天下令中夏又安四方靜謐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見隋煬帝篡祚之初天下強盛棄德尋兵以取頓喪頃刻利近者足爲強大竟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爲臣於朕業謹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爭致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再湯之德自睹此輩何得不戒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公對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睹非常之處彌切激危之心自古至慎無以加此臣聞飽叔欲桓公酒祝曰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前賊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牙叔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大義

對西胡愛珠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胡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損己實爲可笑太宗曰勿惟笑胡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胡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疏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爲可笑公對曰臣聞仲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輔庶免人笑

對奏事戰慄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胡裴始畢上書論西蕃事意頗有情理朕與其語非常戰慄今奏一事人不應如此公對曰天顏咫尺豈得不慄臣見在外諸司欲奏事者先三五日反覆尋思及其臨奏三分不能道得一分尋常易事尚難如此況諫爭之人出言皆是觸忤賴蒙陛下假其顏色若不如此理終不申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但爲威勢既高下情不能上達加以小人君子雜處其朝任不得人遂至滅亡公對曰巧佞忠正無代不有但相時君所好而進若用忠正則理用邪佞則亂必然之理也太宗曰爲帝王者必須愼其所與只如鷹鷂鞍馬甚色殊味朕若欲之隨須卽至如此等事常敗人正道邪佞忠正亦在時君所好若任不得賢何能無滅公對曰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曰公等全無諫爭否髡對曰古聖王所好有四今吾王所好有三犭臧古者好色王亦好之古者好馬王亦好之古者好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玉帛有豐年人以爲貨故諺云豐年珠玉儉年穀粟太宗曰並爲善人愛不可全棄

對侍臣全無諫爭

太宗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爲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公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譬諛爲忠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遞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對李密王充優劣

太宗問曰義寧之初國家雖有關中王充李密各自割據當此之時諸君所事之主誰優誰劣公對曰李密智計英拔而器度局小戴胄奏稱王充言議分明繁而寡要爲化但爲一時之利不堪思其後圖太宗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若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豈可爲戒公等宜念公忘私棄名高位可以長守公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俊洽常以此爲政天下不得不安四海不得不樂

對吐谷渾使人懼

吐谷渾使人請婚唐儉奏稱其使大戰懼太宗曰公等以此言虛實公對曰今四方諸國並爲陛下臣妾若發一使道諸國征之立卽敗亡何得不懼也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遊於聲色外則勦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踏此但以清淨撫之令百姓自富安樂豈知朕之力也公對曰堯人擊壤而歌亦云帝有何力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爲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公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對隋日山東養馬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武馬一匹百餘貫鍵公對曰當時官人因自販馬粟麥既賤立限令市非理督責乃至破其產業官人馬盡便寬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棄而爲盜太宗謂侍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此之功業實所重惜思安其術未嘗一日忘也朕見隋煬帝都不以官人遠法爲意性多猜忌惟慮有反叛者朕則不然但盡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滯每見告密之徒殊不挂懷官體此心務以德養人卽是勿毀之道公對曰陛下平定宇內實如詔旨今功業既成天下已安而日愼一日務以德勝臣等雖愚敢不奉體聖意太宗又謂蕭璟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璟對曰自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輒得見之公曰皇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察之妾其飲讌則曰經營何事稱意若其憂悴則曰被將有他念

論幹濟患極多但亂代唯求其材不顧其行太平必須材行俱兼始可任用也

對臧之爲用

太宗曰臧之爲用無處不須至於金銀玩好而已不知何益人皆愛之公曰兵杖戎器非臧不可金銀珠玉惟有豐年人以爲貨故諺云豐年珠玉儉年穀粟太宗曰並爲善人愛不可全棄

對侍臣全無諫爭

太宗謂孫伏伽曰今以公爲諫議大夫必須獻可替否又謂侍臣曰公等全無諫爭公對曰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而左右俱稱其善景公曰自晏子死不復聞寡人之過弦章對曰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君若以譬諛爲忠則人皆晏子陛下每稱遞忠諫之士若有事須獻替誰敢不盡其忠

對李密王充優劣

太宗問曰義寧之初國家雖有關中王充李密各自割據當此之時諸君所事之主誰優誰劣公對曰李密智計英拔而器度局小戴胄奏稱王充言議分明繁而寡要爲化但爲一時之利不堪思其後圖太宗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若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豈可爲戒公等宜念公忘私棄名高位可以長守公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俊洽常以此爲政天下不得不安四海不得不樂

對吐谷渾使人懼

太宗曰公等以此言虛實公對曰今四方諸國並爲陛下臣妾若發一使道諸國征之立卽敗亡何得不懼也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內則淫遊於聲色外則勦人以黷武遂至滅亡朕踏此但以清淨撫之令百姓自富安樂豈知朕之力也公對曰堯人擊壤而歌亦云帝有何力於我哉只將此事以爲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太宗曰朕今安養百姓豈求其知但論理亂在時君耳公對曰此事非知之難終行之難

對隋日山東養馬

太宗曰隋日山東養武馬一匹百餘貫鍵公對曰當時官人因自販馬粟麥既賤立限令市非理督責乃至破其產業官人馬盡便寬其日月百姓不堪所以棄而爲盜太宗謂侍臣曰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此之功業實所重惜思安其術未嘗一日忘也朕見隋煬帝都不以官人遠法爲意性多猜忌惟慮有反叛者朕則不然但盡公等不遵法式致有冤滯每見告密之徒殊不挂懷官體此心務以德養人卽是勿毀之道公對曰陛下平定宇內實如詔旨今功業既成天下已安而日愼一日務以德勝臣等雖愚敢不奉體聖意太宗又謂蕭璟曰卿在隋時數見皇后否璟對曰自其兒女不得相見臣何人也輒得見之公曰皇聞煬帝特不信齊王常有中使察之妾其飲讌則曰經營何事稱意若其憂悴則曰被將有他念

故爾父子之間且猶至是而況他人乎太宗曰今朕視正道勝煬帝知齊王遼矣

對隋主入突厥界

太宗曰太業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馬之強自古以來不過一兩代耳大業之末胡人極盛今一衰弊並乘我擒以此觀之富貴不可驕逸也公對曰天下安危惟在爲政善惡臣觀隋氏突厥之敗實由貪殘放逸陛下居安思危故得天下靜謐

對不見讜言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讜言未知以朕不可諫爭隱而不言爲是庶事咸得不須論也公對曰陛下每見一事即爲鑒戒臣等深識聖情必事理有違豈敢隱而不奏然比來大使既出內外無事所以不論貞觀八年分道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同民間疾苦褒貶者所至如朕親睹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未有如隋日者朕皆平之功何如古人公對曰前代雖逢喪亂皆有牧宰割據不過數郡即有所歸至於隋末天下鼎沸百姓塗炭經十餘年陛下應天順人一時平定此乃再造天下重立區夏此之功業古人未有

對人君所務寬厚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惟在寬厚非但刑戮乃至喉毬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大寬未知此言可行否公對曰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實非久安之策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亦大威嚴而官人百姓逃罪未一今陛下仁育天下萬姓獲安臣下雖愚豈容不識恩造太宗曰公等假以爲非朕終不改此志

對向曉後有一星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惟在寬厚非但刑戮乃至喉毬亦不欲行比每人嫌朕大寬未知此太上皇幸南離殿內外羣臣奉見太上皇遷西宮太宗從至太安宮還顧謂長孫無忌等曰令天下無事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盃非常安之法公對曰陛下酣宴之後又絕其覲覿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爲孝則天子之孝也公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膳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對無事與公等飲

太上皇幸南離殿內外羣臣奉見太上皇遷西宮太宗從至太安宮還顧謂長孫無忌等曰令天下無事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可謂至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盃非常安之法公對曰陛下酣宴之後絕不忘庶政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實用此道太宗因曰古之人君處廊廟居逸樂臣下一事失所便褒前功解免黜放急處如此公對曰人君發怒於一臣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者鮮矣陛下今發德音臣等幸甚

對百姓大似信佛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人欲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建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其上奏公對曰佛法本貴清淨以退浮競且道俗事既不同昔釋道安一時名德符永固與之同輿權寵以爲不可釋慧琳非無才俊宋文引之升殿顏延之云此三台之位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豈須日別見道人

對兒子常一處

吳王恪奉見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但家國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且又絕其覬覦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爲孝則天子之孝也公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膳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對盲者君子之樞機

太宗曰朕每思盲者君子之樞機談何容易匹夫之間出言不善人或記之成其恥累朕則四海之主出一言失所虧損豈同匹夫者耶公對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虧失古人以爲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實如陛下之所戒愼

對百姓籍我撫養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今天下百姓籍我撫養先須令我安穩今上封者惟道凡威往來百姓辛苦公對曰陛下意存容納許其進言則妄處多不妨時有可錄陛下所有短長此人多不肯隱但容納之亦是善事

魏鄭公諫錄卷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爲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公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爲政。百姓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令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卽是已足也。

對周齊末主優劣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看末代之主。爲惡莫不相似。俱至滅亡。然南主若爲優劣。公對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卽別。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論。齊主爲劣。

對平定四方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勤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煬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卿等。以爲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鞏長。臣等濫當重任。今又親蒙誡勖。唯知自勵。敢不盡心。

對帝王有盛衰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卿等。以爲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鞏長。臣等濫當重任。今又親蒙誡勖。唯知自勵。敢不盡心。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產業。守其資財。卽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公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愛百姓。可謂甘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畋。遂徵碣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繒弋之憂。鼈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罹釣射之憂。今君遂欲碣

不理者。今遊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己自脩。所以爽狄成知效命。

對刑法寬猛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爲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姦宄。寬猛之間。若爲折衷。公對曰。自古爲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殘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朕爲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公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爲難。祇爲出言。卽出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己過。其國卽興。若出言。欲人從己。其國卽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爲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卽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卽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奇服異器。好臆犬者。卽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爲非。皆言爲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姦人不能自效。如開其路。

對隋大業起居注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既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衰史。證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爲實。又問隋代誰爲起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見虞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遣不在此。每須奮手紙筆。所司多不卽供。爲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對帝王有盛衰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卿等。以爲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爲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鞏長。臣等濫當重任。今又親蒙誡勖。唯知自勵。敢不盡心。

入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請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脩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對月令蚤晚有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太宗曰但爲政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否公對曰秦漢已來聖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古者設教勸人爲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有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對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尚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脩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對讀書善事

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爲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數人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公對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庶於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方聖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爲政者皆欲比於堯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終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盡心竭力及得富貴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雖論至理誠如公言

對弘演呼天

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爲智伯報仇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爲報仇今爲智伯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何患無人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何爲常差出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減隋時洛已東彫殘人不堪命而收獵尤數屬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遊收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蒐狩既是帝王常禮今幸懷州秋望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爭自有常準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咒詛公對曰國家開正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極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優倖之士得肆醜詞臣諫其若甚難折衷從容諷諫漢元帝嘗酎祭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嘗乘輿與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勳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不可不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

對百姓安否

公奔播遷鄉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仍借殿中馬三十匹賜物七百段並給傳乘至是還奉見焉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眞可謂喜也公再拜謝太宗乃問所經百姓安否公對曰百姓咸蒙享毒之恩並得安居樂業太宗曰朕存心愛養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獨一事耳時桂陽主在座奏稱陛下出遊唯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何關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藩有兒子無賴破其產雖不關己然心必惡之又曰去冬準從懷州還有人言陛下復欲幸關南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但畏卿嘆遂即不去公再拜謝

對守文創業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文孰難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天下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敗乃服由此言之草創爲難公對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樂推同心協力爲物除害天授人與雖爲不難然既得之後志趨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已彫瘵而竇欲不息有國之衰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謂房玄齡曰卿所對不如徵之切也

對君臣治亂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爲甚公對曰君心向理則見下非若誅一戮百誰敢不畏若悖亂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吳越不救其禍如此也豈文宣悖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對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人物纔得免亂亦甚艱辛與聖主聰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語

對山崩川竭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爲災比來水旱不能調抑亦由人事公謝曰山有朽壞而崩川竭虛耗而涸人事不修即天地災異所以作也惟政教有失乃以爲災太宗曰然

對隋主博物有才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酬榮紂之行然而行事即與言相違何也公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戰雖聰明聖哲以蔽纊塞旒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悉皆亦不至滅亡也

對往歲馬料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今唯料數三升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准計所費與向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對曰往日所須皆於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於倉庫出供所用雖多不擾百姓所以用雖少於往日而供進時有所闕

對古今人同異

太宗問曰今人與古人同耶公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澆浮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爲化唯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帝王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

百姓爲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對虞世南樂爲文舞

虞世南樂爲文舞。破陣樂爲武舞。詔公及虞南、褚亮、李百藥等爲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卽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爲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樂施令。有卽爲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備。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虞不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公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以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愜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稱爲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唯柴紹、竇誕。然則誕等爲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夔卨之賢。或遇賢臣。卽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駑懦。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放斷。卽得。若有賢臣。但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爲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致治不怠。太宗曰。萬幾事重。豈得不思。公可語起居郎。常書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卽向朕道。

對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樂飲。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亡。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盡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公對曰。自古以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聖。臣卽不賢。或遇賢臣。卽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駑懦。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放斷。卽得。若有賢臣。但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爲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致治不怠。太宗曰。萬幾事重。豈得不思。公可語起居郎。常書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卽向朕道。

對加爵譽辭

太宗興大將軍閻譽語。譽不對。太宗怒而竪之。後知其聾。乃釋不問。謂侍臣曰。我昨發怒閻譽。若遂加其罪。豈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下思怒閻譽。遂能卻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對陵敬乞貸責所舉

太宗興大將軍閻譽語。譽不對。太宗怒而竪之。後知其聾。乃釋不問。謂侍臣曰。我昨發怒閻譽。若遂加其罪。豈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下思怒閻譽。遂能卻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對封禪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爲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以來。近秦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泰山。公等詳議。

對稽德累仁

百姓爲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對虞世南樂爲文舞

虞世南樂爲文舞。破陣樂爲武舞。詔公及虞南、褚亮、李百藥等爲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卽位。數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爲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樂施令。有卽爲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備。有始善終。自我作古。何虞不法。若遂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公對曰。陛下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以來。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創新樂。兼愜大禮。自我作古。萬代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對貴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夫貴人出仕。進則利物榮主。退則官達名成。勤於此事。卽之益少。唯有見惡如崩。逞酒是務。此皆不學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一賢。謂之比戶。企佇奇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則善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怠

魏鄭公諫錄卷五

戒奢公阿黨親戚

戒奢公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謬妄。彥博奏。魏徵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避遠嫌疑。爲人所道。雖情在無私。事亦可責。乃令彥博以此旨責公。因謂之曰。君前後諫爭。凡數百條。豈以小事損君乘美。自今以往。不得不存形迹也。纔數日。太宗問公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公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敕語臣。何因不作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叶契。義同一體。未聞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君不得因茲途愒。愍遜公乃再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正道而行。必不敢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公曰良臣。稷契、咎繇、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由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謂曰。君但不違此言。朕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綿一百匹。

權貴疾公

權貴疾公。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曲反覆。不從不止。意以陛下爲幼主。不同於長君。太宗曰。朕少不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義。即有大功。既封爲王。偏蒙偏愛。理道政術。都不留心。及爲太子。初入東宮。

論止足之分

太宗宴於丹霄門樓。極歡。長孫無忌奏稱。王珪、魏徵、昔在東宮。臣等忌之如讎。豈謂今日。並坐而宴。太宗曰。魏徵等既能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恕。朕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謂無愧古人。酒酣。太宗謂曰。徵每諫我。不能得即順。公等知否。公對曰。臣諫不得。實未有喜。亦不敢嗔。太宗曰。君若不嗔。何因臨時不應。公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進諫。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太宗曰。當時且應。更別陳論。亦何爲不得。公曰。昔舜戒羣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別陳。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禹稷事堯舜之意。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此實不然。朕但見其所爲。只覺婉媚耳。公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數犯龍鱗。太宗曰。史官須記此言。

論止足之分

公頻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羣臣委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羣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讓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爲將來永法。太宗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異同。待至京下當別議。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謂羣臣曰。爲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又安。邊境無事。時歲和稔。其忠徒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巡撫大使。幾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之。謂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對曰。幾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

恩安天下。欲克己爲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道。勉強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平。並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非私之也。言者乃慚而止。

纔行斌告變

纔行斌告變。公預其事。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此言大無由緒。不須鞫問行斌宜付所司定罪。公曰。臣蒙近侍。未以善聞。而有大逆之名。罪合萬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將何以自安。請鞫之。等仍拜謝。太宗曰。卿之累仁積行。朕所自知。恐人相謗。豈能由己。不須致謝也。

房玄齡考績不平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集案之。公裴矩。得阿黨固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不當。紙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簿籍若虛。失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爲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政體。不敢有所阿黨。遂

待宴於丹霄門

待宴於丹霄門樓極歡。長孫無忌奏稱。王珪、魏徵、昔在東宮。臣等忌之如讎。豈謂今日。並坐而宴。太宗曰。魏徵等既能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恕。朕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謂無愧古人。酒酣。太宗謂曰。徵每諫我。不能得即順。公等知否。公對曰。臣諫不得。實未有喜。亦不敢嗔。太宗曰。君若不嗔。何因臨時不應。公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進諫。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太宗曰。當時且應。更別陳論。亦何爲不得。公曰。昔舜戒羣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別陳。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禹稷事堯舜之意。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此實不然。朕但見其所爲。只覺婉媚耳。公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數犯龍鱗。太宗曰。史官須記此言。

論止足之分

公頻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羣臣委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預察羣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讓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爲將來永法。太宗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異同。待至京下當別議。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謂羣臣曰。爲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又安。邊境無事。時歲和稔。其忠徒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巡撫大使。幾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之。謂房玄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充使。右僕射李靖對曰。幾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欲

與其相離者。適爲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今從公等語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正耶。乃令李靖充使。公從往九成宮。

太宗御西堂宴集

太宗坐於丹霄門外之西堂。引公及右僕射李靖、中書令溫彥博、等人宴。言及羣臣才行。謂靖等曰。朕自爲王。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謂朕爲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大。志意卽移。言論漸少。無不衰倦。所甚於己身有過。朝夕孜孜。終始如一。自立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不以人臣處之。其後。每謂房玄齡等曰。魏徵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矣。君與我契闊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豈得與魏徵比矣。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君不得與魏徵比矣。

文德后歲誕侍宴

文德皇后誕公主。月滿。宴羣臣於丹霄殿。太宗命公等圍碁賭。公再拜曰。臣無可賭之物。不敢煩勞聖躬。太宗曰。朕知君有物。不須致辭。公固言無物。堪供進者。太宗曰。朕知君大有忠正。君若勝朕。與君物。君若不如。莫虧今日。遂與公碁。纔下數十子。太宗曰。君已勝矣。賜尚乘馬一匹。幷金裝鞍轡勒。仍賜絹千匹。

進五代史

武德中。公與侍中陳叔達、中書令溫大雅、左僕射封德彝、太子詹事裴矩、等同奉詔分脩魏、梁、陳、周、齊、隋、六代史。侍中已下。各居權要。既不相統攝。撰者無所稟承。事歷數年。竟無次序。貞觀初。公爲祕書監。乃奏停後魏而脩梁以下五代。奉敕遣祕書丞令狐德棻、祕書郎岑文本、撰周史。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撰隋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師古徙職。以許敬宗代之。公受詔總加脩撰。裁定去取。咸資筆削。多所損益。務在簡正。隋史序論。皆出公手。梁、陳及齊、各爲總論。梁史六帙五十六卷。陳史四帙三十六卷。周史五帙五十卷。齊史五帙五十卷。隋史六帙五十五卷。奏之。時稱良史。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

讓左光祿大夫

公謂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附崔確奏稱。臣在隋朝。備經喪亂。如臣流離。死亡略盡。臣得奉太平。又特蒙拔擢。恩澤旣深。唯思報效。但臣先有眼疾。比加風痰。轉加增劇。天機陰晦。數步之外。全不見人。倉卒轉動。卽覺心識悶亂。方今天下無事。英彥如林。無容痼疾之人。久在樞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申愚見。拾遺補闕。非敢虛飾。此實臣志願。太宗令崔敦禮諭之曰。國家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所徵。不言。社稷安危。唯公是寄。假使公全無兩目。猶當舁之安危。貴於輔弼。得其人則日隆。失其人則日化。失其人則敗。公豈於左右。朝夕諮詢。況公所患非重。便欲拂衣高謁。匪獨乖於朕意。食議以爲未可。

太宗移舊閣

太宗侍臣曰。我疹病。移一舊閣。伊乃謗我作盛臺。公等須爲我鞫問取。謂楊師道曰。卿道婁行本作處。用十車銅。開誰道。師道奏曰。魏徵道。太宗問公曰。何以生此。公不應。太宗再三問。對曰。道十車銅。是諫爭語。臣若道姓名某。卽是論謗。必不益聖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爲在下不向朕道。是朕蔑卿。卿不盡心向朕也。因令御史杜正倫曰。朕於天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雖不親行。常心懷悚懼。魏徵於朕。非義從府臣。朕於罪人之中。擢與富貴。得朕借問。遂有所隱。朕事天卽能畏敬。魏徵卽耶便不盡心。昔漢何有大功於漢家。祇爲請上林地。漢高祖尚繫械之。計魏徵勤舊。豈得與道何爲等。朕爲其能諫爭。遂縱過至此。乃特鞫自騙。朕昔問房玄齡事。答云不知。徵嘗卽奏稱。豈有人臣報主。得有所隱。朕今借問。便不盡心。道御史推問。乃負氣作如此行步。若朕兒能諫爭。還作此驕慢。亦須撲殺。朕到伊上。豈有顯惜。看伊意況。似國家不得伊時。卽不得理。古來帝王。未有魏徵。亦得爲化。在朕今日。何難魏徵。敕杜正倫遞按問。公附奏稱。此閣初移。臣等面奉敕旨。本爲避濕。所造不多。但衆庶無知。或有謗議。臣初開望陵裏名。卽欲內奏。仍共楊師道平章云。此名必是浪語。若出閣名。百姓自然不惑。師道語臣。有便卽奏。至尊聽其與說。不顯卽顯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隱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綱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目。非問無由得知。臣數日前見少府監宦某乙。問訪比來作司事務多少云。更無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門造閑處。須釘鐫甚急。恐少便須市供作司。唯恐閑乏獲罪。臣卽語云。移一舊閣。費用幾何。報臣云。雖是修事。理料釘鐫。須十車五車。臣卽向師道說。前日面奉進止。所造蓋亦不多。役人又是釘匠。何因人有此語。師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養。無所造作。人見小小事。卽以爲多。百姓不可家至戶說。那可彰其言語。遂釋不問。太宗御百福殿。公奏謝。太宗令章挺謂之曰。卿罪重於千鈞。朕任卿使卿。豈於管仲。自近代以來。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聞卿事。遂隱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怪恨。向若遂卽不道。終不與卿相見。欲論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耶。賴卿出外。列其姓名。朕錄卿忠誠。所以不責。公對曰。臣本九泉下人。蒙陛下拔擢。職在樞近。已經十年。情有所守。昨日遂被聞奏。罪合萬死。陛下平一海內。愛養生人。天授朗德。情存至化。軍國機務。皆出聖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績。昨日若死。今日無由奉見聖顏。

太宗卽位有上書者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躬卽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爛兵振武。威愾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旣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豈不得人。公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所徵。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太宗幸積翠池。賜侍臣宴。太宗曰。今茲年穀旣登。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舉酒。酒酣各詠一事。公得西漢。其詞曰。受降臨渭水。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

知皇帝輦。太宗曰。魏徵所言。必約我以禮。此語意極好。特宣記錄。

皇孫載誕侍宴

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羣臣等湊稱。皇子多已長成。而陛下初未有孫。今者東宮先誕首嫡。此卜代之休徵。無疆之美慶也。率土蒼生。莫不抃舞。臣等喜躍。特百常情。太宗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是社稷之慶。公等又助朕盡飲。朕安得不喜。酒酣。太宗召左僕射房玄齡及公於御牀前地席謂曰。貞觀已前。從朕平定天下。夷凶剪亂。周旋艱辛。玄齡功勳何所與讓。太宗自解佩刀以賜之。又曰。貞觀以來。盡心於主。獻納忠謀。國安人利。犯顏正諫。匡朕之違。唯見魏徵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加此。又解佩刀以賜之。

上類載氏禮

戴氏禮。并爲注解。二帙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歲。成帝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墳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篇第。并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祕閣。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并賜物一千匹。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太宗與羣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太宗曰。符永固何獨爲所稱。房玄齡對曰。爲任使得人。則見稱。無北人則不見稱。當時爲有王猛略。太宗謂羣臣曰。此將朕之有魏徵。公拜謝焉。

豫章公主薨

豫章公主薨。公妻。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著素服。羣情悚慄。成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絕於葬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悼往之意。足爲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羣下之心。臣濫蒙重任。不敢寢默。太宗從之。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岑文本對曰。諸葛亮一國之政。內外安寧。又行師用兵。威勳勍敵。見稱今古。魏徵雖米事事盡忠。至於疑嫌如家。忠言正諫。朝夕孜孜。古人亦無以加也。太宗曰。魏徵懷忠奉國。蹈履仁義。唯以道德爲務。無所欺負。執持朕躬。必欲致於堯舜之上。諸葛所行。無以過也。所不如者。行師用兵耳。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人不能鑒己過。如善爲文章。工諸技藝。皆自謂己善。他人不及。若良工商略。文匠述訶。棄晉拙句。往往而有。又譬傅毋粲子。頹面豫飾。乃堪見人。若櫛髮必須明鏡。覩其形容。以鑒善惡。以此而言。人君亦須得匡諫之臣。道其德過。即其爲政。無大乖違。一日萬機。一人聽斷。細微差僻。安能盡美。唯有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其進險啓沃。有同明鏡。分明善惡。睹見己形。既數殆嘉言。安得不喜。太宗因舉觴以賜房玄齡、高士廉等。數數勵之。

辭太子太傅　政要、新傳唐書、俱作太師、十七史商榷、魏徵卒年、并詔拜官、引諫錄作太傅。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我造傅皇太子。用絕天下望。遂命草詔。謂侍臣曰。其辭乎。皆曰。徵昔爲侍中。卒以退讓。儲傅之重。恐必不當。太宗曰。徵識吾此意。將不固辭矣。及詔下。拜爲太子太傅。公自陳有疾。太宗謂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忠正以爲輔弼。昔周幽晉獻。廢嫡立庶。有國行此。國必危。有家行此。家必破。太子賴四皓來助。乃始得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參病。可臥護之。公乃就職。

手詔問疾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懷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開賢也。比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後可以信來具報。公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今大臣進一人。則疑其親故。抑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其人。若爲展力。所以契闊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卽謂可信。新來言者。何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必不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宥其過。則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恚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比見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己。然後求諸人。無諸己。然後非諸人。所嫉於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不便。聞於在下。卽橫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蓋彌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爲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爲非。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爲下效。理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伏。太宗稱善。

手詔重問

太宗手詔曰。近來疹疾何似。漸得可未。卿思日久。言面已賒。理國立家。方知難耳。比日自爲。勞思委頓。始驗任人則逸。自任則勞。非虛言也。此懷公想知之。可以寬得。衆何益心。略而言耳。

賜殿材爲起堂

公宅內無堂。太宗常欲爲營造。公讓謹不受。太宗慮公疾甚。乃以小殿材爲造。旨五日而成。仍造中使。齎素屏風、柒漆几案、牀等就賜之。遂其所尙也。公附表陳謝。太宗手詔曰。觀卿誉不如尋常。憂惋之情。切朕懷意。處卿至此。當爲橫濟黎元。經綸達化耳。豈爲朕一人而已。何事果來相謝。

太宗親臨喪

公疾亟。太宗幸其第宅。因屏人而語。明日降手詔曰。觀卿形容。凝悶。昨語深懇。昨坐久何似。但得暝卽無苦。以卿有古人之風。今送被二張。勿辭也。太宗又幸其第。公命加朝服拖紳以見。太宗撫之流涕。問所欲

言。公對曰。葵不慠綽而憂宗周之亡。乃拜其子叔玉爲朝散大夫。幷賜牙。仍遣左屯衞中郎將李安儼夜宿公第。卧止輒奏。皇太子亦再幸其第。對之流涕。公薨夜。太宗遙臨赴哭之甚慟。廢朝五日。皇太子亦於西華堂舉哀。悲不自勝。諸王及文武百官諸州計吏九品以上皆赴喪所。詔贈司空、相、衞、魏、黎、洺、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牙字下、恐有闕文。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二史云、相州都督。）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公葬日。敕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計吏。並送至開遠門外。太宗幸苑西樓。望哭盡哀。令晉王宣敕祭之。太宗因望遠作詩曰。悶悶總金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餞。慘日映峯沈。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舒卷。望泉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選。御撰碑文。及挽歌詞。仍親爲書。太宗思之不已。遂登凌煙閣觀其畫。又賦七言詩送靈座焉。其辭曰。勒徐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天良臣。唯當掩泣望盛上。空對餘形無復人。

太宗臨朝謂羣臣

太宗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亡。朕遺人至宅。就求其書。得遺表一紙。始立蓽草字。皆難識。唯有數行。乃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化矣。其遺表如此。何必多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書於笏。知而即諫也。

諫錄五卷末有明彭年增編十條。今不錄。按彭年號龍池。吳郡學生。嘉靖時人。華補菴重刊諫錄。年代著諫作飛山宮四條。節錄論時政疏語。宜信大臣一條。節錄論治道疏語。人主明暗四條。已見諫錄。惟疏言漸不克終十事。諫錄節錄。均未採及。原序所謂茂躅宏規。僅見青史者。此也。且鈔錄新唐書本傳。究不若魏公原疏詳明周至。四庫提要。謂年譜爲贅設。洵有然也。茲故置而不復綴。王灝識。

魏鄭公諫續錄

諫案元伊足鼎諫錄序云。魏鄭公諫續錄。下邳翟思忠撰。今闕其書。共一百四條。已見王方慶諫錄八十一條。餘二十三條。內上疏四條。皆洋洋鉅篇。似與方慶原序所謂片言餘論者不符。封建一條。僅於原疏內摘錄數語。茲將五條歸入文集。其諫錄所無十八條。附編卷末。仍存諫錄續錄之名。俟有識者考定焉。

太宗論自古敗亡得失。

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裴寂。

太宗論隋曰。煬。

太宗謂侍臣曰。齊文宣何如人。

太宗曰。周孔偕敗。非亂代之所行。

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霄殿。

太宗問拓設使人。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

太宗謂侍臣曰。朕見初發始舉上書論西蕃事。

太宗曰。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太宗嘗御瑤池殿。

太宗曰。百官之內。應有堪用者。

太宗曰。錢之爲用。無處不須。

太宗謂孫伏伽。

太宗問曰。義甯之初。

吐谷渾使人請婚。

太宗曰。隋煬帝求覓無已。

太宗曰。隋日山東發武馬一匹百餘貫錢。

太宗謂侍臣曰。比三兩月來。不見公等諫言。

太宗曰。古來雖復時遭喪亂。

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人君之道。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

吳王恪率見太宗謂房元齡等。

太上皇幸南儀殿。

太宗曰。朕每思言者君子之樞機。（以上二十八條。見諫錄卷三。）

太宗謂房元齡曰。今天下百姓藉我撫養。

太宗謂房元齡曰。隋文帝遊。

太宗謂公曰。昨遊周齊史看末代之主。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

太宗曰。隋時百姓。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早晚。

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

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公拜掃還鄉。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爲災。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

太宗曰。今人與古人同邪。

讌飲樂爲文舞。破陣樂爲武舞。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

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

太宗謂房元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

太宗問公曰。朕爲人主。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

太宗與大將軍圖蕃語。

有司奏近臣所薦凌敬乞貸之狀。

高麗等三番僧求學至中國。遊衆州以卽。

太宗曰。審云可愛非若。可畏非人。以上三十一條。見諫錄卷四。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

權貴疾公。

霍行邪告變。

房元齡王珪章內外考績。

公頻論止足之分。

太宗謂羣臣曰。爲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之佐。

太宗坐丹霄門外之西堂。

文德皇后誕公主月滿。宴羣臣於丹霄殿。

貞觀中公與侍中陳叔達。

公諫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崔確。

太宗謂侍臣曰。我珍病移一旬閣。

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

戴氏禮并爲注解。二帙二十卷。

太宗與羣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

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爰愴甚深。

太宗手詔曰。近來珍病何似。漸得可未。

公宅內無堂。

公疾。面太宗幸其第宅。

公葬日敕京官文武。以上二十二條。見諫錄卷五。

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

徵上疏曰。臣聞爲人君者。存乎善善惡惡。

徵上疏曰。臣聞君爲元首。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

太宗謂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以上五條。見文集。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徵以爲不宜受。上喜曰。

違別親戚乎。幷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陳倉折衝都尉魯甯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

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我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

色自若。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殘而淩官吏。如魯甯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爲櫟陽丞。

上謂侍臣曰。人言（按通鑑。言下有天子二字。）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懼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愼終如始。則善矣。

太宗坐丹霄門外之西堂。徵曰。比來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謂之謗。已信而不諫。謂之尸祿。但人之材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敢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盧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臣欲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乃是極難。所以馮拜昌言。豈不謂此。朕今

太宗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德薄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爲朕言之。當以爲楷則。徵對曰。皆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元遠。居安思危。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上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司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按通鑑作徹。也。秦二世偏信趙高。取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致彭城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賢臣不能壅蔽。而下情得上通也。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肇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諍也。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太常少卿祖孝孫奏請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設。是聖人象（按貞觀政要。象作緣。物設教。以爲撙節。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於樂。（按貞觀政要。實由於樂。下有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聞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數句。故下文太宗云云。此條刪之未是。）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俱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徵對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

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徵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則可何謂爲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爲此也。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能知賢。朕又不可偏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徵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爲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傲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崔王元軌武德初封爲吳王。貞觀七年爲壽州刺史。屬高雅崩。去職。奔喪過禮。自後常服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徵對曰。臣愚暗。不能遽知其能。唯吳王恪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河間乎。（按貞觀政要。河間作間平。註云。漢河間獻王德。東平獻王蒼也。）至于孝行。乃古之曾閔也。由是恩遇彌厚。因令徵女聘焉。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蟊賊。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徵曰。禮云。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蓋謂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諂。妄害忠良。必宗廟邱墟。朕則以爲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徵曰。願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守此常謙常懼之道。日愼一日。則宗社永固。無傾覆矣。

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閉惡。足爲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雖幾人主不爲非法。此應是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爲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甯。朕之所爲。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唯有國史。用爲懲惡勸善。昔不以實。後人何觀。陛下令遣史官正其辭雅。合至公之道。

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周（按通鑑。周作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俯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諮嗟之。

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元素疏諫。臣聞阿房宮成。秦人散。章華臺就。楚衆離。乾元舉工。隋人解體。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且衆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徵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博疑作溥。）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

梁公九諫

狄仁傑撰

梁公九諫唐相梁公廟碑

朝散大夫上騎馬都尉知閿州事賜紫金魚袋范仲淹譔

天地閉。孰將開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岩岩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謂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體。揭若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縣。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陔屺陽。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也。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病。公曰。柰何重大人之憂。詣長史。請代行。時史馬匪虺不可。咸公之義。猷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時武衞將軍權善才、右監門范懷義。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卻。上怒曰。彼敢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栢而殺二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于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雹之災。并州發數十萬人。別開御道。公頓首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公又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止存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祠。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遷豫州。俗有舉陞者。公綏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以理逆人。不言則父老迎。死而有辜。陛下矜焉。救貸之。流于九源郡。道出寧州。蒞治。忽元帥之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也。相攜哭於碑下。踰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于若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婺公不遜。左右邀復州刺史。孟輒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公爲地官侍郎。同知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賓挫公。公引棁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焉。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來吾自契丹陷冀州。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當之。狄仁傑至。風而退。魏人爲之碑。未幾入相。請能說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能安東。以息江南之役。公論者韙之。北狄再寇趙。簡公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爲突厥脇說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非。知無不爲。豈虛侮濟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言。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慕武士彠時得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不豫。公入門問疾。則天曰。有夢雙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雙陛不勝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陛下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陛不勝者。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是可折乎。三思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道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之者。乃召賜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興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相見矣。公從容而進曰。太子。天下之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從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命陛下權親軍國。陛下荼有神器數十年。又將武三思爲後。如陛下何。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立廬陵王。陛下萬歲之後。永娶庫家血食。立武三思。則天不豫。公入門問疾。則天感泣。命塞廳使廬陵王拜公。公險絕於地。曰。還宮之業。在此舉矣。公之勳德。不可備言。有詔數十萬言。李邕裁之別傳。論者爲松柏不朽。金石不渠。受于

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紳而不下。居相而能復辟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乎。誠性見乎事業。當時優游縉紳之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何足道哉。仲淹貶守潘昌。移舟徙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遂焉。故係之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于未萌。嗚呼。武曌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弧鶩。犯大川之獨航。金可革而公不可革。執爲乎方。一朝感通。奉陰扳擾。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豈孰能當。

梁公九諫序

唐中宗皇帝姓李諱哲。高宗皇帝之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姓武氏。先是高宗在位歲久。多苦風疾。不能親朝。百司奏事。皆委則天詳決。則天來多計智。兼涉文史。自此內輔國政。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二聖焉。宗崩。中宗即位。未及一月。爲裨炎所證。廢爲廬陵王。貶均州。明年又徙房州。則天女主。冠冕法服臨御。以治天下。改唐稱周二十年。于是悉封諸武爲王。殺唐之子孫殆盡。竪欲傳位與姪武三思。當時之時。諸武之勢。焰如烈火。李唐之族。冷如寒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且中宗豈有復返者乎。且不死爲幸爾。賴我梁公貞社稷之臣。捨死不顧。直言極諫。廬以母子性天之道爲言。使則天感悟。遂遣使往房州召還。立爲皇太子。故中宗得復帝位。而唐祚不移者。皆梁公之力也。昔呂溫頌曰。取日廬淵。洗光成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忠心與日月同明。本傳與天地同其久。然而世有梁公九諫詞者。即趙岐所謂外堂也。傳遂既久。舊本多譌。與本傳互有同異。觀者不能無惑。今三復參考。訂其訛而補其闕。不愧不忘。率由舊章。倘博古君子。別求明本而正諸。不亦宜乎。

第一諫

則天皇帝臨御。廣東宮太子爲廬陵王。遂貶房州千里。却立武三思爲儲君。一日會朝。問諸卿等意是如何。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山呼萬歲。皆稱賀得人矣。惟有宰相狄公不拜。則天問狄相曰。策立武三思之事。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惟有卿不拜。朕想卿必有異議。縱有異議。豈勝得殿前八十二員大臣見解。似鷓鴣抱卵。豈知鴛鳳之志。螻蟻攻土。豈知晦朔之朝。磨磚作鏡。焉可鑑容。鉛錫爲刀。豈堪琢玉。狐狸似犬。愚者袞之。苦蕨似瓜。愚者食之。臣觀諸臣。何以異于此。則天問曰。卿策立之事。卿如何將此比並諸大臣。狄相奏曰。且如紫微之殿。不是陛下所居之殿。陛下是武家國后。緣太子年幼。權請陛下主國。太子長成。社稷合歸唐家枝葉。今諸大臣未有一人勸陛下以母而立子。却賀陛下以姑而立姪。是大臣所見不明。陛下所用非賢。故以此事比並諸大臣。據愚臣見解。館斬武三思。仰祭奉天乾陵大帝。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二諫

又一日。則天受朝。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跋房州□千里。國立姑之位。臣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中察人心。未厭唐家之德。則天謂狄相曰。卿是一箇人爭知天下人心。狄相奏曰。昔陛下在長安之日。有北方

單于寇擾唐邑。緣何先帝存日。不與交戰。彼時兵寡。故不與敵。遂將兩廂金帛。千萬與單于。戰前後十餘月。招召人數。不滿千百。及廬陵王代之。不經旬日。計兵千萬。單于探得不戰自退。以愚臣見解。度量天下人心。未厭唐家之意。東宮之位。合立廬陵王爲儲君。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三諫

又一日。則天問狄相曰。卿云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朕自爲君以來。有什麼聖明。有什麼無道。狄相奏曰。陛下爲君以來。聖明似不少。無道亦絕多。陛下在長安之日。有龍鳳來儀。獻麟來現。岱州進表。有八百里地方麥獻。金長安元年十二月上旬。花發獨幸東都。有鳳現。回紇進五色龜。日南進二角犀。鄯州進驎獸。西方佛足現。光宅二年。洛河泛瀛。漂出一石函。函內有鐵札。篆書金字云。武后登萬年。則天問曰。上觀乾象。且無異主之文。惟復是朕登萬萬年。惟復是武家子孫。登萬萬年。狄相奏曰。臣聞古人有言。有聞必先。有兆必應。天地現相。陰陽漏機。在乎人自應之耳。愚臣不敏。試論年代。應萬萬之數。陛下在長安之日。改元嗣聖元年。又改垂拱元年。又改□□元年。又改永昌元年。又改天授元年。又改如意元年。又改長壽元年。又改延載元年。又改證聖元年。東都有五鳳現。又改五鳳元年。又改萬歲通天元年。又改神功元年。又改聖歷元年。又改久視元年。西方佛足現。又改大足元年。又改萬歲登封元年。又改長安元年。以愚臣見解。陛下即位以來。改元之中。有兩箇萬歲元年。暗合萬萬年之數。足矣。定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四諫

則天問狄曰。卿云朕自爲君以來。聖明亦不少。前言亦偏矣。無道亦絕多。試與朕說之。狄相奏曰。太子何罪。遠貶房州千里。擬立武三思爲儲君。陛下是女主。爭斷得三從五逆。則天問曰。何名三從五逆。狄相奏曰。三從者。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殁不從子。是三逆。陛下親兒遠貶房州。是四逆。立姪爲儲君。是五逆。愚臣直奏。輕觸龍顏。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五諫

則天問狄相所奏。即命武士撮出。放大臣散。遂凭玉案略睡。少時。乃得一夢。見洇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忽然驚覺。次日受朝。問門下侍郎張易之。朕昨日略凭玉案略睡。少時。忽得一夢。見洇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此夢如何。張易之曰。助陛下好夢。輪者。周流不息。乾道也。上應乎天。爲陛下之命。上流者。大吉之兆。永保千秋。又夢車向壁上行。緣陛下聖朝。蓋代。四夷來降。八表來朝。天下貢獻至多。道路隘阨。感遣車向壁上行。則天大悅。喜勐龍顏。賜易之珠金重寶。諸臣山呼萬歲。惟有狄相不拜。則天乃問狄相。曰。卿何不拜。朕所夢。家私事。莫不見否。狄相奏曰。臣只見陛下家私事。陛下所夢。洇輪水上流。車向壁上行。張易之佞臣。是陛下命。乃曲媚取容。苟圖金寶。臣固此夢。于國不祥。夫水者。陰道也。水望低流。本性也。車同軌。公道也。今水不望下而望上流。是陰氣

上盛而逆其天也。車向壁上行。是無道也。陛下親兒遠貶房州。擬立武三思爲儲君。此實爲無道也。東宮之位。非廬陵王不可。立武三思。決然不得。

第六諫

則天睡至三更。又得一夢。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忽然驚覺。來日受朝。問諸大臣。其夢如何。狄相奏曰。臣圓此夢。于國不祥。陛下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蓋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將。失其所主。今太子廬陵王貶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遂感此夢。臣願東宮之位。速立廬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第七諫

則天不豫。狄相入閤門問疾。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其夢如何。狄相奏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乃陛下之雙翅也。今皆遠貶。遂感此夢。時武三思在傍。怒發赤色。則天令武士撮出朝門。乃問侍臣曰。狄相與卿等意何如。張易之奏曰。狄相家貧。若多賜金寶。使可策立武三思爲儲君。則天遂賞色綾十車。珠、金兩牀。御衣百箱。排於殿前。令武士召狄相入朝。則天曰。爲子逆父。爲臣逆君。祇緣策立之事。卿每偏執。苦諫于朕。朕甚恥之。卿若不改見前解。只這殿前是卿死處。若改見前解。取此賞物。狄相奏曰。不然。憶昔太宗大帝在日。經綸四海。勇滅大隋。收王世充、竇建德、八十二處草賊。鞍不離馬背。甲不離將身。親冒矢石。以定天下。皆爲後世子孫。可不爲李家枝葉。臣意宏道元命先帝臨崩之夜。以愛子托陛下。以社稷。臣往九泉之下。無面可見高宗大帝。臣惟守直。則此皆明人書。未知卽此家否。此本卷中首葉有辨之印。此姑餘山人家藏。此吳方山也。皆吾郡中人。二人皆明嘉靖時人。皆藏書家。而仍歸郡中。物之流傳。固自有異。然更得也。是翁一番記。述不題書紀事詩。久絕響矣。卽欲爲三益聯吟之續。而良友弗聚。異合當萬死。容臣徵古。死亦不遲。則天曰。徵方之事如何。狄相奏曰。徵古者。以太子天下根本。本以搖而天下皆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寧學寒蟬潔飢。不學螳螂戲飽。生立廬陵王而死。不立武三思而生。陛下長如今日。則萬事絕言。若也萬歲之後。將武三思爲儲君。只合當萬死。容臣徵古。死亦不遲。則天曰。徵方之事如何。狄相奏曰。徵古者。以太子天下根本。本以搖而天下皆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寧學寒蟬潔飢。不學螳螂戲飽。生立廬陵王而死。不立武三思而生。陛下長如今日。則萬事絕言。若也萬歲之後。將武三思爲儲君。只將武家宗祖于太廟享祭。自古宗廟無祔姑之禮。陛下有何千預。若立廬陵王爲儲君。陛下萬歲之後。四時祭奠無虧。如此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親。東宮之位。合廬陵王爲儲君。立武三思。終當不得。復前奏曰。臣既不得策立太子。卽以死報先帝。復願陛下以老臣之言。熟思之。以萬世無窮之計。言訖。褰衣大步欲跳入油鍋。則天連聲叫武士執其裾。曰。朕從今日起。依卿所奏。

第九諫

則天因此感悟。遂道中使往房州。密召廬陵王爲嗣。廬陵王引咎辭避。久處房陵。深得民情。舉朝不放。遂作爲放麗。隊仗出城。至于南山。矯衣而入。坐于中宮。外人無有知者。又潛黃門。宣狄相入朝。賜坐于廳外。則天謂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無有異議者。唯卿不從。幾欲致卿于死地。前日見卿所奏。朕心豁然。方見

利害。已依卿所奏。遣使已召廬陵。見到中宮。與卿相見。命左右。宣廬陵王拜公。公見太子。謂二十餘年。不見太子動靜。雖殺身成仁。不審大位果能正否。及見太子。手揖公背曰。豈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已而顧謂太子曰。今日貶太子往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宮無儀。知是誰立。則天曰。據國老所見。如何得立。狄相奏曰。伏請太子往龍門。望降召發親王宗平。相率百官。備禮以迎。便可策立。則天曰。依卿所奏。廬陵王因狄相策立爲唐家第四帝。後廟號中宗。

唐狄相梁公九諫卷終

梁公九諫一卷。賜書樓藏鈔本。此載諸讀書敏求記中者也。今此本有賜書樓圖記。字跡又衰。則其爲逃古堂物無疑。賜書樓未知誰氏。余所藏張雲崖集來鳳鈔補。沈與文也。尾葉有一印。其文曰姑蘇吳岫。則此書之珍重由來已久。偶爲他邑所得。盒足引重乎。嘉慶癸亥三月朔。黃丕烈書。

（逃古堂詩目：應比賜書藏。）

（讀書敏求記：梁押本事。）

（以此入敏求。）

余究閱鑑從故家得先　宣公奏議注十五卷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刊本前有進書表題四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瞻而不著其姓証以周煇清波雜志劉岳申申齋集知為郎瞻瞻里貫仕履不顯以瞻妄志人物傳清波雜志及結銜攷之知其字瞻之枕之瞻官人事張九成編謬橫浦日新從特奏得官以文學知名嘗注三蘇文及此書履官嵊縣主簿此外則無可攷矣其注典贍簡要頗有發明洵為宣公功臣元以後無刊本故乾隆中廣搜遺書諸臣亦未採進阮文達研經室外集始著於錄先　宣公著述見於新唐書者議論表疏十一卷翰苑集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十五卷見於權文公集者奏狀七卷中興奏議七卷制誥集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五十卷驗方及別集久佚存者裒輯釐而已通行本二十二卷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合當即蘇文忠所校進明覆宋本二十四卷分制誥奏狀奏議為三與權文公集合此本奏議十五卷當合奏狀及中興奏議為一而又多析一卷耳派自有知覺即服膺先　宣公上不負君下不負學哨言乃所奉徵色三任方面不能有補於時屏居退省時疫於懷每思刊布先世遺書以承先志是書流傳尤罕得見者實侍養多暇校正付雕原本有劉須谿評點皆仍之至先　宣公學問經濟彪炳古今予小子何敢贅焉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且月裔孫心源謹序

安吉吳俊書

昔讀賈誼書觀其經劃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特之宣室恨得後時過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嗜一臠一臑善膂不能同其器方鑿圜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度而正聲寖遠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炎郡蘇人深陽令偓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也省母歸覲奔刺史張鎰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贐曰願以此奉太夫人

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栞一卷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主簿林傳作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濡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嘆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事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以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木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轍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譫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器毋彰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嘗釋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深陽之柩附葬河南一遵中使監護其事四方時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今每月嘗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俊其輔政為貳參忌嫉故緩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眾浮沈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奏訣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斷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參納奏著奏狀七卷中興奏議七卷制誥集十卷別集十五卷集驗方五十卷驗方及別集久佚存者裒輯釐而已通行本二十二卷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合當即蘇文忠所校進明覆宋本二十四卷分制誥奏狀奏議為三與權文公集合此本奏議十五卷當合奏狀及中興奏議為一而又多析一卷耳派自有知覺即服膺先　宣公上不負君下不負學哨言乃所奉徵色三任方面不能有補於時屏居退省時疫於懷每思刊布先世遺書以承先志是書流傳尤罕得見者實侍養多暇校正付雕原本有劉須谿評點皆仍之至先　宣公學問經濟彪炳古今予小子何敢贅焉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且月裔孫心源謹序

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摹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陽城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牽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祖陽城張鎬救之獲免罰帥舉令抗表請以贖代巳歲賂貲糧公在南窻閉門却掃郡人希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淡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斃致時年五十二公之晨筆內嬖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語伸之爲典謨俾也標狡向風犺犬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實軍國利害臣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畢直錯枉將幹瑣衛而揭日月清氛祲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與漢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尊請不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說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復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亞之在人豈嶷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奚車覆轍王術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惑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譯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効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中興奏議本堂舊刊盛行于世近因回祿之燹所幸元收謝疊山先生經進批點正本猶存於是重新綉梓切見棘闈幼學壯行之士倘熟乎此則他日數奏天廷禹卑陳謨不外是矣

至正甲午仲夏畢巖精舍謹誌

紹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迪功郎紹興府蠡縣主簿臣瞎亶公所註唐陸宣公奏議十五卷緒寫成秩謹詣登聞檢院投進者不啻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婦見聞矣探涯涘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順道存是非大臣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聰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心或好順而惡逆則擊節進說必以是而爲非此忠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之畧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照而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柄璽不作氷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加意以聽從逮至小康遽追仇而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卹天下之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餐於建中正元之間勸講再三遍發揮於元貞亭際之盛幸聖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性木誠明學尚終始既多識於前言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遑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費折衷一語鼓動四方斯盡恭遇

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繼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德雖盛尤樂於討論嘗自潛藩博攬披奏牘惟精惟一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驗今之工儲穆精之大臣白慈魯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摭之罪僭越伏望

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盡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

皇帝陛下置座之隅以古爲鑑廊日月之明斷邁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監瓜果而實不妄加念兵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爲使毫厘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并目録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安詩黎錞趙彦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右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速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爲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班如賈誼而術不踰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世不遇時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諄諄爲能面數謾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先德宗好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諄諄爲能面數謾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先德宗好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閤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聞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漢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稱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昔足爲治但聖言剛迭本學文雜時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乘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計唐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之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富令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苔未旋行狀

卷之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收轉狀
奉天請數對基臣兼許令論事狀

卷之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李晟等狀
奉天論李晟汴州節度使狀
奉天請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惏惠元南節度兵馬狀
賀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卷之五

又荅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奬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荅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還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卷之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敖失內人等狀
鑾駕將還宜閑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卷之七

請許蠲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卷之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商量造置賓參事體狀
奏議賓參等官狀
請不簿録賓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綸狀

卷之九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卷之十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卷之十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請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進敖合盡移事狀
又奏量移官狀
又進量移官狀
請遷戚貯備米粟等狀

卷之十二

論裴延齡姦蠹書

卷之十三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之十四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口加稅罰田爲課績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行敎卷　依元刻

論關中事宜狀

唐本傳：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侃，深勝令贄。贄中博學宏詞科，調鄠縣尉，以書判拔萃，授渭南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會幸梁州，道險，不時至，詔贄先往山南宣慰。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止此詔。及用後有違，陳利害，皆不從。

右臣頃實叨緒每至運亂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運同道罔不興興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重不可倒持也蓋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倒持則悖悖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皆鴻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斯削平忿茲昏迷聿興文武之理同符高光之業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天子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遏寇讎於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陳愿陛下幸留聽焉臣之愚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爲夫言而明主悼之能悼惟陛下幸留聽焉臣竊惟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之使曾臂之使指則小大適衛而不悖身人於臂故也舊所以能使指者臂人於手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今京邑如身壬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如身壬畿者四方之人於京邑如指使臂如臂使指故則四方如指故則諸夏而已抑又有說焉臣聞自古及今理天下者莫不以前代之制輸天下租稅委之京師使天下之財盡入天子以奉私家之欲而天下之權盡出諸侯以養禍亂之資故諸侯之強者則叛而去之弱者則脅而奪之此前代之所以失也今則自京師分命使臣以督之使臣之所以能使諸侯者惟以制其財而已諸侯之所以能使天下者惟以制其兵而已制其財則人困制其兵則人危人困則離心離心則勢危人危則兵弱勢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術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改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墜難必濟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以來紀綱無廣使其爲患已非一朝一夕而辛棄習故隸山稱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京師不守支賊山俶據洛陽十一月庚申朔十二月丁酉犯潼關癸丑陷京師一月庚戌朔十五戊戌六月己亥犯潼關十四戊寅車駕出幸梁州有擬宗至德二載冬十月壬午朔十五載六月己巳潼關陷京師本之意則忘汲遽之備務在加以諸牧若愚每州有外虞繼有外虞故肅宗得以事會謂有征撫戰役不遑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嘗不朞兵速禍拳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乘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富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已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據舊傳李正已高麗人本名懷玉代侯希逸爲平盧節度使李寶臣本范陽內侍奚族名忠志拜成德節度使賜姓及名於是遂有常定易超深與六州地雄兵十萬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平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復請道戎兵每歲秋備塞衝衢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代宗初即位李寶臣死軍中推其子惟岳爲留後求襲節度使梁崇義本名嗣業以破吐蕃收隴右功名聞於時德宗立拜司空後改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後爲李希烈所圍兵敗自縊田悅本名承嗣以破田承嗣功名聞於時德宗立拜檢校司徒兼侍中後爲李納所圍兵敗出奔）崇義李希烈是也（希烈本名收以破朱滔功名聞於時德宗立拜檢校工部尚書爲淮西節度使後爲其將陳仙奇所殺）朱滔李惟岳王武俊李納田悅等相結德宗不以不疑加平章事後爲李希烈所誘等兵三萬與田承嗣

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兩河淮西為天下之根本國家之安危繫於此

至正甲午仲夏翠巖精舍重刊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行狀 表 元錄

論敘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敘說涇原叛卒鼓譟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遂使姚令言督領兵五千東救曜遂聞下詔令罷兵歸鎮令言不肯食糧怒不肯食乃劫掠市肆白刃指天呼噪而西京兆尹嚴郢懼不能禁令言等入城郢乃與之相見約為兄弟郢因說令言使歸本軍令言從之郢即上馬歸府令言等遂入奉天城門守將不納令言等乃露刃劫守門者門開令言等入城遂犯行宮郢即還府集將士登城拒守令言等知不可攻乃退屯於苑北郢即上表自劾詣闕待罪詔釋不問郢即還府集將士登城拒守令言等知不可攻乃退屯於苑北郢即上表自劾詣闕待罪詔釋不問

臣竊以姚令言督領兵五千東救曜遂聞下詔令罷兵歸鎮令言不肯食糧怒不肯食乃劫掠市肆白刃指天呼噪而西京兆尹嚴郢懼不能禁令言等入城郢乃與之相見約為兄弟郢因說令言使歸本軍令言從之郢即上馬歸府令言等遂入奉天城門守將不納令言等乃露刃劫守門者門開令言等入城遂犯行宮

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扨經大變商內震驚無論順逆皆慮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躰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人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欲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歛則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名實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猶諮事寔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難而難成故無思不服令陛下將欲平禍亂則既未有息人之寔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遵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禍亂興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喘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知事不必寔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騈臻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樹神無滯用鑒必弱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冰釋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皆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嘉尊以盡其情讜寡而辭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忿其非有謀猷可用者亟陛下納大禹拜言之誠奬其能而函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録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撫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樸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次展之間可使不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輒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遊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思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遽

奉天論前所荅奏未施行狀

前狀既奏如日上无所施行亦不告罔貴又上此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宄宵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聽仁義苟陛下知已之過厭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欵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詩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滯之情採拔之道自獻替之奏迫茲弥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辰旨以爲何如昧於時昃盡恐猶辭理憲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之心惓惓不已以撫陪孤弱以傾危邦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術有常事攸往喜怒兼用也莫者无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兼用典刑恰舉者以至誠言遠近書曰謀及庶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反也謂賢者不用且无陪貳无猶上也佛戾也佛作弼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之屬雖无此臣之名也朝廷君臣皆无也朝廷君臣之間所任使之臣有姊妹婿行其中心之所欲乃彼又上此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宄宵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聽仁義苟陛下知已之過厭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欵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詩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滯之情採拔之道自獻替之奏迫茲弥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辰旨以爲何如昧於時昃盡恐猶辭理憲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之心惓惓不已以撫陪孤弱以傾危邦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術有常事攸往喜怒兼用也莫者无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兼用典刑恰舉者以至誠言遠近書曰謀及庶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反也謂賢者不用且无陪貳无猶上也佛戾也佛作弼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之屬雖无此臣之名也朝廷君臣皆无也朝廷君臣之間所任使之臣有姊妹婿行其中心之所欲乃彼又上此

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陪孤弱以傾危邦（論語注云孔曰孤弱謂幼稚之君危謂將顛覆之時大命天命也）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宄宵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聽仁義苟陛下知已之過厭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欵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詩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滯之情採拔之道自獻替之奏迫茲弥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辰旨以爲何如昧於時昃盡恐猶辭理憲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之心惓惓不已以撫陪孤弱以傾危邦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術有常事攸往喜怒兼用也莫者无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兼用典刑恰舉者以至誠言遠近書曰謀及庶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反也謂賢者不用且无陪貳无猶上也佛戾也佛作弼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之屬雖无此臣之名也朝廷君臣皆无也朝廷君臣之間所任使之臣有姊妹婿行其中心之所欲乃彼又上此

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陪孤弱以傾危邦（論語注云孔曰孤弱謂幼稚之君危謂將顛覆之時大命天命也）

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撫物以意宜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廢不興違衆自用廢不興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問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炰烋于中國歛怒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回以無陪無卿（論語注云鄭玄曰陪卿皆助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反也謂賢者不用且无陪貳无猶上也佛戾也佛作弼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之屬雖无此臣之名也朝廷君臣皆无也朝廷君臣之間所任使之臣有姊妹婿行其中心之所欲乃彼又上此）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宄宵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聽仁義苟陛下知已之過厭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欵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詩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滯之情採拔之道自獻替之奏迫茲弥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辰旨以爲何如昧於時昃盡恐猶辭理憲拙不能暢達事情慺慺之心惓惓不已以撫陪孤弱以傾危邦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術有常事攸往喜怒兼用也莫者无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兼用典刑恰舉者以至誠言遠近書曰謀及庶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反也謂賢者不用且无陪貳无猶上也佛戾也佛作弼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之屬雖无此臣之名也朝廷君臣皆无也朝廷君臣之間所任使之臣有姊妹婿行其中心之所欲乃彼又上此

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陪孤弱以傾危邦（論語注云孔曰孤弱謂幼稚之君危謂將顛覆之時大命天命也）

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撫物以意宜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廢不興違衆自用廢不興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問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炰烋于中國歛怒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回以無陪無卿（論語注云鄭玄曰陪卿皆助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背反也謂賢者不用且无陪貳无猶上也佛戾也佛作弼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之屬雖无此臣之名也朝廷君臣皆无也朝廷君臣之間所任使之臣有姊妹婿行其中心之所欲乃彼又上此）

懋德德違觸類滋長尚恐遁言謬舉既任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類失隨即箴規貞觀元年初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叙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如諫得入閤叙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如諫得一善則遵命甄昇聽入閤制天子御紫百官入見曰入閤得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礼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夜分悟忘厭倦貞觀元年太宗身衣鞾襪風儀嚴肅沈默寡言既即位之初欲聽政之暇引文學褚亮姚思廉等十八人分為兩番

上可以高德於夏吉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與唐虞比興庶幾矣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蓋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爲乎宜慮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老子王侯自稱之謂也天子則曰予一人周公稱之書門天王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敢不憖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左傳二十四年冬襄

效忠之情導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愧節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衆庶之不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比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違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詩不以無過爲美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聞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周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孔子所以稱回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歟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聞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周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孔子所以稱回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歟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聞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周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孔子所以稱回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歟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聞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周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孔子所以稱回也

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貴揚君德敢述主功或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懦於規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遁藤出則詭辭之態興矣蓋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臧諫臣之罪由此生嫌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濟明睿叡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霹雷震之威而明言獎納如良臣之匡太宗手詔美之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桓有上封獻議者必爲納心意之欲而手劾費爲有違太宗之舉古人所稱比屋可封者此之謂也故知誠諫之難納從諫之不易也

龍舜之名向若太宗衛中主之常情蒂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維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蘧瑗之化沒齊桓之改作致雍熙之化沒齊桓之改作致雍熙之化沒齊桓之改作致雍熙

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爲國人之有以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吾則蒸棄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衆詩之官以宣其言導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實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前知其方而心守不變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忌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仝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實試之矣書典盡在殿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衒以明不以先意爲能不以聽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過不大声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醜故妍醜得而鑒也有犯顏讜直者褒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慝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褒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高分如海之歸水洪洞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間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功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官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避爲急以能改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狂誠明我之能聽諫者之淵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諫諍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聽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惟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疵繆疑貳一起則萬

下莫不疑戾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予矣徵臣所以屢屢陳讜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歷稽未又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容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編敕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其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罔已從俗浮沉何苦而自取之不爲貪嗜之不爲戾以言乎德則大以言乎位則尊而代有可之論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百乘之室不謂聚斂以供經用獻賞賜之利司以給諸侯之臣事夫豈皆能忘其欲情之心哉誠懼脩之生人心而亂邦家耳是以務斂而厚其務散而收其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戾以言乎德則博大以言乎位則尊而代有可之論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百乘之室不謂聚斂以供經用獻賞賜之利司以給諸侯之臣事夫豈皆能忘其欲情之心哉誠懼脩之生人心而亂邦家耳是以務斂而厚其務散而收其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戾以言乎德則博大以言乎位則尊而代有可之論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百乘之室不謂多少（此二語出大學）貯之則爲聚斂之臣（出孟子）發之則爲財用之蠹（出大學）

人不揣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大賚而人不以勞夫中性者已豐而驕怠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此之謂也今所以國家作事以公其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周文之囿百里時旅亦周利與眾利異也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大太祖開為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洞灼其心知其私也不給經費非其道也不以與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事珍幣所賜不領度支是行

恐臣初奉使諭旨本緣根賜不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知其苦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順流下相戒之愚僕者恐之任邪者容之仍虛騎泆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招直言之士納懷其永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誦工誦箴諫大夫規海士傳言庶人訪尚恐其怠也旌成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宮師相規工執鼗事以諫其或不悛邦行有咎州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喪亂之朝閉塞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

名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柚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頗通敵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弟

比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賊人又屬汴路姦猾浚城陷闕糧餉屢絕資裝久竭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營各則散遁樂則面出環撫之恩無離攜之悲甚推誠累諜輒赴甚急朝廷則力加勦捕自守亦不苟從此處能安聞難輒救其才節絕有過人但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老其末能救永言郡府則人莫見愛覺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勿韓滉切令鵬恤此軍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貢獻不絕貞元元年進位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司空兼侍中封晉國公滉欲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如為保持寺洽即元佐也時為汴宋節度使與韓滉結隣之好紓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斷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若得自存必有成悅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

右欽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採自京城中來行在官恐有姦計實須審察加意寬恤令其安泰

興元論解潭復狀

右欽奉宣聖旨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潭復備位樞衡奉宣聖旨叶同從一不敢不奏事宜李充副使崔縱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潭復奏中意趣固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辭旨懇切令鵬恤此軍本傳云滉為鎮海軍節度使貢獻不絕貞元元年進位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司空兼侍中封晉國公滉欲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如此乃臣子之常情

又不駐蹕危可知也德宗既狩奉天又幸梁洲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襲故竊兇鷙梁岷之間竊隘特甚聲援俄止奉迎於西蜀以延賞奉迎於西蜀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東吳韓滉望幸於東吳謙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潭復備位樞衡奉宣聖旨比緣李懷

張皇獻討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館或勞慰而延於私門一也既杜出入豈異囚拘然於閉門一遇熱維動歷年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謗且蝕家私不通一謁嚴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狥義之心既阻狥從之黨彌堅而責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鼠竄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黷武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穀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臣見忌之冤而擧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紓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蔽矣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罪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寘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泯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一言過差哉今城日比陳陽故吏傳云可謂失言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城池未平憤兇繼叛都邑城闕狹猶迭居海繞公入烏入二邪山外有南海之外有人鳥身食人海外有人無骨有人長臂有人反踵有人兩頭有人黑齒有人穿胸有人交脛有人豕喙有人三頭有人一臂有人長股有人大耳有人小目有人無口有人面如方有人面如盤有人身黑有人朱衣有人裸袒有人衣魚有人魚目有人連臂有人三身有人一腳有人反膝有人長脣有人無鼻有人一目有人三目有人無心有人無腸有人無骨有人能言不死有人不食五穀有人食蛇有人食沙有人食氣有人不壽有人長壽有人食黍有人食肉有人食木實有人食草實有人食水有人食土有人食石有人食鐵有人食金有人食玉有人食珠有人食虫

功立其於委任之躬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歟
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
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
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
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
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吞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
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
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
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謹以冠盜充斥乘輿播
遷人心有覩變之播王室無自固之理秦梁迴線千里而遣
師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遂不精頃者驟降詔
書教諭羣帥事狥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
迴遑遲速率乖聖謀勤恤總於過怪哉亦由假借干命者陛
下俯徇斯旨而務社稷者皆自
陛下復能尊其
制陛下宜俯徇斯
授之義固以親信
命者既不果行罰
能無益其損實
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
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復能尊其
意固委之遂其所安讓其所病敢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
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
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
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
成其勢當令智者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
其宜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
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
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
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裔孫心源校

奏議卷之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破封章論奏言其
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
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旬旣未放還伏恐陛下不
忍忽心頗從輿議以臣奉懽爲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假
擾岐下賊殺帥款結兇渠奉天之闕頗亦有助其於叛亂
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暗大慈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言速告
命唯在寬糾是爭商量則
南谷名張北谷名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
疑之勢庶一道誘脅之中洶洶群情各懷
券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憲或楚琳發憾向背賊勝則往我
北遂將變絕以諸鎮危
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節通王命
南谷名張北谷名
首尾七百里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奉宣聖旨比者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奉宣聖旨比者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奉宣聖旨比者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奉宣聖旨比者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奉宣聖旨比者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等商量屈從中官宰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前衙
朝士之中有經奉天並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走行在涉歷危
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
賜名定難功臣卿自商量豈不穩便
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衛恩膺旨淹詳復詢肅賞
勢若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
體恐悕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其如天鑒何是以不揆

筆文吏諂將不服頗相許揚文記頌逐指此家高融封何爲
傳偶語謀反良傳張宣堆訟寃拘今臧少猶難王化未洽方資
至攘袂指天指畫自陳淮見淮按王劇通傳拔劍擊柱孫通
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徠驟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
與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酌
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續用例徇駔駘且俟賊平甄
錄井脫

四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宗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賜渾瑊
遣於奉天等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
理道乖錯鵬亂荐臻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普
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懽忘釁怨照仁感明畢力同心
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
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惠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
兆庶慶德豈不如此自古誉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維逆於
起難之師奉懿光之顧本誤光再遷於蒙塵之日傳左
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時德宗自奉天復幸梁州故有再遷之說不踰半歲
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
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黠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
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藹感上天悔禍之誠以致寇爲戒以居
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
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愈捐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
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
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高有
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覺變之使鷇除元惡曾
未浹辰奔駕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劇若德宗首訪婦人又令
資裝速赴行在萬目睽睽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
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軍者宜務之於先輕
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弒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
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曰忌華播越萬姓離依
清廟震慄三時之祀嘗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
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宗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
弔恤死義慰獎有功緩緝黎烝優問耆舊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
從宜暢簡埋瘞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
不可後也至於崇飾服器繕緝殿寢備耳目之娛選市籴之

五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六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七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八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宗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賜渾瑊
遣於奉天等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
理道乖錯鵬亂荐臻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已屢降大號普
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懽忘釁怨照仁感明畢力同心
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
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惠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
兆庶慶德豈不如此自古誉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維逆於
起難之師奉懿光之顧本誤光再遷於蒙塵之日傳左
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時德宗自奉天復幸梁州故有再遷之說不踰半歲
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
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黠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
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藹感上天悔禍之誠以致寇爲戒以居
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
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愈捐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
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
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高有
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覺變之使鷇除元惡曾
未浹辰奔駕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劇若德宗首訪婦人又令
資裝速赴行在萬目睽睽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
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軍者宜務之於先輕
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弒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
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曰忌華播越萬姓離依
清廟震慄三時之祀嘗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
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宗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
弔恤死義慰獎有功緩緝黎烝優問耆舊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
從宜暢簡埋瘞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
不可後也至於崇飾服器繕緝殿寢備耳目之娛選市籴之

九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一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二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三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四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五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六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七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八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十九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二十

興元賜將士物詔

敕將士等朕以寡德獲奉丕圖不能撫育烝人以致災沴
上累宗廟下及生靈永言厥咎實深憂懼賴將士等協力同
心誓清寇難克復舊都朕方勵精庶政以答天休與將士等
共享其福今將士等遠涉山川遄還京邑言念勞苦深軫朕
懷其賜將士等每人錢一千文到日更賜一千文

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姦者始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漫苗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若汗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孝舒汙之見原人人皆自恐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納川嚴科來降之流復喜得計慶往往偶語謀反乃聞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乃封雍齒以慰諸將將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搆逢長厲階至今爲梗（唐鄭元傳三司使器械東傳注）崔器深州人肅宗至鳳翔器兼祇候使二京平寇三司使器械達下乃進謀于肅宗以六軍定難多所原貸（舊傳）及聞崔圓房琯等數百人皆徒死李峴杜鴻漸等數十人皆貶遠官（舊肅宗紀）豈不以任法吏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

陽河東澤潞剿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謚訓加命求平汴宋
國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謚訓命）醬國家禦禦以
暗軍悉公私勞厩以牧馬箕斂閭於（謚訓辛）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瘼日綿歲考
加無瘳而邦本已始稷矣洎涇卒唱亂此戎講災（王注見財狼
蟄居於禁闥猰獪擇肉於馳道何朝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
郊代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
圖洎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衛（謚田悅李納）
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跌境之侵及聞天澤濊瑕（李納）制
詩復爵（謚奉天改元制王武俊李晟田悅王武俊李納）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謚拜田悅爲右僕射封濟陽）
知是皆假兵救恐之流變（謚安之議懷生畏死翻動之人
情虛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
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悅去其所畏給其所求
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
泰然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
安之術捐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
昔之聖王知生養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
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養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
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
察其蠭彊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儉身而率人
故書曰惟予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予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如或眯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遜誠感之未
孚惟峻威是隔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翦之銷鋒叛者不罰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讓
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貳以固
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寧有
定一夫不舉封境殄殲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挙禍結變起
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
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然
遂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擧徒職

貢賦闕陛下愍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迴泚誘姦乘釁而動
所備之寇猶遲介於河山不戚戒之戎已稱發於都鄙廟謀
在脅從罔惡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
其拒征矣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
忍而不撫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
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撲之私
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
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終不能不自疑於天地之間耳縱
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無類以求助其計不
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勑諸鎮
各守封疆彼既無辭窮是乃猶牢之虜不有人禍川當鬼
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然於所揣矣古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渙
威而茂惠捨易而即難是乘明信而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
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冕情在此備禦過
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
宣許方敢以聞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商孫心源校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行歙卷 臨汪劍

請許臺省長安職爲吏狀

德宗始任楊炎盧杞引植拙黨棋相互陰用忠良天下咎炎正元被惡艾其失雖置宰相互陰用忠良天下咎炎正元被惡艾其失雖置宰相互陰用忠良天下咎炎正元被惡艾其失雖置宰

之失也（晉子卷秋傳晉侯使士匄告于諸侯曰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讓來踰歲所來既少所求亦稀得賢行鑒識之名失賢實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高朝高選執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貴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吏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誠悠悠其職苟憑舉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貴人於不速苟者須其衆舉卓者任其評是以人主擇輔臣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真于周行既任於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循次而進故所舉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則群知間行有倫則各盡其長庶績咸熙矣故所舉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則群知間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遂始升於朝者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績在於按名貢實等臣之序進是也求人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實是以望得弼失務精益疏源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太后不惑（太后不惑自爲此一時所得如此蓋崇宋璟姚崇之流是誤視聽所願事皆獲驗則冀大幸也普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見孔子閒居）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處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太祖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資儉明忌太祖乘時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祖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貽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啓選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捨長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善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也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長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宰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稱擇長吏而必以爲愈於末流及宰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知責其舉且又不辨所舉之虛實不校所舉之短長人之多言何已哉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精之効也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宰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知責其舉且又不辨所舉之虛實不校所舉之短長人之多言何已哉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精之効也陛下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績在於按名貢實等臣之序進是也求人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實是以望得弼失務精益疏源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太后不惑自爲此一時所得如此蓋崇宋璟姚崇之流是誤視聽所願事皆獲驗則冀大幸也普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見孔子閒居）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處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

太祖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資儉明忌太祖乘時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祖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貽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啓選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捨長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善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也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長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宰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知責其舉且又不辨所舉之虛實不校所舉之短長人之多言何已哉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精之効也陛下

請遣使臣賑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頃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瀰月不止或川瀆泛溢或溪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之糧貧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小曠斯在五行感及點貴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啓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恧惕所以眠食俱廢恐興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悉事實大流俗之弊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太后不惑自爲此一時所得如此蓋崇宋璟姚崇之流是誤視聽所願事皆獲驗則冀大幸也普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見孔子閒居）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處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

請遣使臣賑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頃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瀰月不止或川瀆泛溢或溪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之糧貧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小曠斯在五行感及點貴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啓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恧惕所以眠食俱廢恐興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悉事實大流俗之弊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太后不惑自爲此一時所得如此蓋崇宋璟姚崇之流是誤視聽所願事皆獲驗則冀大幸也普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見孔子閒居）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處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己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湯引罪（湯諸侯說非云蓋以率土之內莫非一臣或有昏迷不恭在於兼人（兼并也）自希烈亂常汴宋編甿豈任其咎陛下恩師含垢胥彼采魁推茲下人久罹割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森涼非可諱之事制想其翅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歟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布本緣水損是書災諸道遣使慰問或異是使慕善教者絕宰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

罹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吾聞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非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于晉大夫號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號射之謀遂閉糴慶鄭之諫遂閉糴以絕爲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撫辱（見左傳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災扶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謂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寺濟已爽德攻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獷之情則猶狂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厎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縱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豈人負我無我負人負人尤人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臣今日面取進止

右緣班宏爽亡（本傳宏卒官贈戶部侍郎李巽帝優詔之而自用不可用帝不聽進士教正元初（初重而禮殺）劉晏以宏兼和糴及支（度支兼和糴）劉晏以宏兼和糴及支（度支）判度支卒官贈戶部侍郎李巽趙州贊皇人（趙州贊皇人）宏卒巽代之（宏卒巽代之）宏卒巽代之（宏卒巽代之）宏卒巽代之（宏卒巽代之

常頗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率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蝕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事推有趙慢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讒是於心且傷不吝之明自以為得聖下之術而不知夫元首之道是以愈晦也股肱之道是以愈明也夫元首股肱義貴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君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聽更賜裁處苗粱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舍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奇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是以為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推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疑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黜陟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大凡是諸愆之蜚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躰有妨須為曖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貴屏詞皆近於情理意責包於獨誣傷善害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鄉跡實姦邪棄等法應坐罪則當公議典憲豈令暗受播遷陛下若察晉鄉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歸手奬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棄等受謗於聖朝晉鄉銜憤於幽壤以臣藏滯未見其宜夫聽訟折獄之以情跡可責而證實於明恕明者在察之以恕恕者在求之以情可矜聖王懼邪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鄉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時備禮豈足遵相安肯露不臣之言招履族之歎雖甚強險猶應不為伊老臣竊忍及此之以情既無踰踰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嫉不容玉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猶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裔遂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貧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略氏一族存沒幸頼而已平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貧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略昧塵瀆者皆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敷陛下之扵則臣固亦不避污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

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既無踰踰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嫉不容玉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二主之德美不傳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猶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裔遂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貧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略昧塵瀆者皆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敷陛下之扵則臣固亦不避污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時備禮豈足遵相安肯露不臣之言招履族之歎雖甚強險猶應不為伊老臣竊忍及此之以情既無踰踰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嫉不容玉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二主之德美不傳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猶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裔遂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貧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略昧塵瀆者皆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敷陛下之扵則臣固亦不避污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

興晉鄉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時備禮豈足遵相安肯露不臣之言招履族之歎雖甚強險猶應不為伊老臣竊忍及此之以情既無踰踰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嫉不容玉令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二主之德美不傳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猶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群臣庶免於戾豈唯苗裔遂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貧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略昧塵瀆者皆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敷陛下之扵則臣固亦不避污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

出於疲人之肝腦骸骾耳白大盜猶竭耗數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嬋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患臨之恩凡四十九年矣科厲多故有加無瘳特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陽忭危懼今已困之甿重遣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隆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賢通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污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瀆者皆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敷陛下之扵則臣固亦不避污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

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治大慈瘡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頻息於南時清約之風亦漸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救一弊所謂此一美焉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雖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孽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高謀不洽雍熙追懷前脩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遇而議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御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獄生故春秋傳曰任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左襄二十一年鄭伯使其弟禦侯宋公室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

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之言見左傳臧文仲取部大鼎紀律之廢起於一弊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貳左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鼎人病而諸侯貳於晉子鮑曰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鄰於公室則諸侯貳子鮑晉大夫趙武仲也子鮑晉大夫趙衰之子趙盾也晉國貳則行之家懼何以及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言貪欲之不可以寧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盡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則諸侯貳左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鼎人病而諸侯貳於晉子鮑曰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鄰於公室則諸侯貳子鮑晉大夫趙衰之子趙盾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言貪欲之不可以寧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盡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紀律之言見左傳臧文仲取部大鼎紀律之廢起於一弊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貳左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鼎人病而諸侯貳於晉子鮑曰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鄰於公室則諸侯貳子鮑晉大夫趙衰之子趙盾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言貪欲之不可以寧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盡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賓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賢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則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宜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本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賢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則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宜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賓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賢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則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宜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

四十 商量處置賓參事體狀

本傳參元李衛多立規寫元兄弟并申勇編狀王則之皆與盛贊有線連共謀參州刺駕宣武帝得其表遂申為道州司馬參州刺史李翼以賊聞又

四十一 請還田緒所寄攙砷文馬紬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賓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處置其賓參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全申等亦宜減死貶責若論令者

右希顏奉宣進止賓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處置其賓參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全申等亦宜減死貶責若論令者

不慈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賓申賓榮更商量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賓參宜更商量處置其賓參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全申等亦宜減死貶責若論令者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賓參罪犯誠合誅戮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賓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處置其賓參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全申等亦宜減死貶責若論令者

四十二 請還田緒所寄攙砷文馬紬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賓參貨賄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事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賓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賓參身

四十三 請還田緒所寄攙砷文馬紬狀

請還田緒所寄攙砷文馬紬狀

北神天子凡再興師會固成中興之功年七十五既贈太保乃承嗣第六子授田既以自立

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微臣隘蹐實懷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稗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貸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輸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蜺爲報答但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豈宜苟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謀封進所送馬及綵等令劉贍便領却廻訖不敢不奏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喬孫心源校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臣伏見陛下每垂容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遞遣若由度表其爲備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盛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慈恩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賸乏邊書告急相繼踰旬日比聚徵發救援迄已獲勝罷歸小則蹂或負轅力殫或饑餒路絕則戍兵離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完居是使慎年完聚之勢適資至而事無幸濟蓄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遠或踰錢五六十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駝隊之苦耗財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經慮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隙臨難有啓敵納侮之釁所獲非所用所失非所庾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淺矣頃者吐蕃尚結贊頻越秋封彊朔方五原相繼淪陷爲深戒昧理而好談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令則甲兵大備稼穡豐比於襲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効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鹽武全

鹽武全正元二年十二月吐蕃陷鹽州十二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談乎令戍卒之加於往時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非蓄蓄斂非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庶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禦胥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成卒不肅於守臣守臣不揆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泛受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聚徵發救援迄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資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時論或以陛下至孝至仁不欲窮兵黷武

者則與挨之權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貨吏反操利權職取於人以佚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貌要近視聽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戚司委陵糴於軍城以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甚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候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緡錢以張估勢又減直收市以折農傷農之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積盈任胥吏之手既無信義孰肯盡誠是以貴糴之時農人所有盡於官司賤糶之時農人所乏不入於己直為豺狼所資耗斁無已公家之事病莫大焉

今京師及諸道節度觀察使軍糧皆仰於度支轉運使而天下財賦多出於江淮江淮之米運路遙遠雖有風水之利而舟楫之費挽運之勞十倍於陸運又有沿流守險之卒盜糧侵耗之弊大抵運一斗至倉已用三斗之米計其所費不啻百錢是一斗之米售錢百文也

今若於產米之鄉收糴貯備則江西湖南之米不過千里而至襄鄧矣汴宋亳潁之麥不過五百里而至東都矣蒲同陝虢之米不過三百里而至京師矣所謂用近易遠用賤易貴用重易輕用力少而見功多者也

今若於出米麥州縣令長中擇清強幹事者委以糴本使之隨熟糴貯約束本判官巡院切加勸課每麥一斗收錢一百米一斗收錢二百隨其豐儉為之增減必令價錢優於時價農人樂賣而利歸於己矣

其糴本三分之內二分以錢一分以絹絹每匹為錢一千二百文其絹隨所在軍州支用

其糴麥米處所遠近約度腳錢加於糴本之內

其糴本委度支鹽鐵轉運使於所在富饒處預前分配

其糴麥米數委本判官巡院與所在州縣長官計會商量隨土地所宜約其大率

其糴麥米所在收貯隨便置倉廒

其糴麥米本判官巡院每年具數報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戶部侍郎

其糴本判官巡院每年與轉運使及所在長官商量加減

其糴本判官巡院每年與轉運使及所在長官商量加減

其糴本判官巡院每年與轉運使及所在長官商量加減

綿四色即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紬絹綿四色並依平估折粟一斛應所糴得米粟及當城兵馬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堅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六升折粟一斛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勑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萬二千五百八十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是十一石邊儲既富邊備自脩以討則有餘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遨妖彊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庶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士庶人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而經畫有術計無不出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之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蠹蠹弊蠹之心必無猶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腳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附）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運却恐事不穩便令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鑒識空乏辱當奬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蹉跌之不廈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兇極暴宗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令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跡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幾此願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恃則敗悖謂犯上敗謂陵君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靜貪求必示保持驍悍兇豎終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行不遵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倒而益疑誉之則歛迹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亨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容自新謀以免主將及居人上恒恐兇圖必於部校之間豈爲階漸見其所以而敢望全其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之道以襲訓人將教事君必先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覬覦之心聖人所以興敬遜而服戀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萬榮君矣謀其帥而鎮其位則不可謂何若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便順奪之徒則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鷇必離救非獨長亂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戕群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都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意撫之不均衆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廻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受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群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絕勞彼軍奚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授其大情理必置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請道必復憎嫌遲無所親逐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慮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猶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興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竭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興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光緒四年成在蓍雅摛提格次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商孫心源校

陸宣公奏議注卷之十 行狀 誥 元劻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貞元）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被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甲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撫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穡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數財，坐致優饒，數逾百萬，諸鎮收羅，令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但收冗費，益賒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初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管窺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敘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不能守也。漢武討兒皮而貽海內虛耗，聽一家之說則理例乖張，聽一人之言則紀綱隳壞。宣元弘擲納而足以保寧，文景約和親而不能殄其患。故撫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

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則勤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夷（一作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稀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養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恩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除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擾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啟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羌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覩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閔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陲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鄙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弩勁虜之名則慴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慴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劃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待人進不遂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貪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饒倖者猶慮其亂離布路東洎嶺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隙志且爾得之冀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一作拋）棄城鎮以揣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狄苟或行之固非良策不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不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屠內地精兵秖備紀綱（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三月秦伯送衛重耳於晉三十人資糇糧之僕今諸將皆以精兵自隨衛故拈用紀綱字）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人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殿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

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貴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視軌之所以行車衛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嘗功過則姦宄安能棄而忠貨擢抑夫如是聰明可衡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疑釁莫明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謂於悔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幸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過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安得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之甚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羌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覩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閔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陲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鄙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弩勁虜之名則慴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慴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劃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待人進不遂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貪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饒倖者猶慮其亂離布路東洎嶺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隙志且爾得之冀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一作拋）棄城鎮以揣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狄苟或行之固非良策不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不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屠內地精兵秖備紀綱（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三月秦伯送衛重耳於晉三十人資糇糧之僕今諸將皆以精兵自隨衛故拈用紀綱字）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人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殿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

乃與廢為庶衆散為烏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鼓而不用貴賤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嘗功過則姦宄安能棄而忠貨擢抑夫如是聰明可衡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疑釁莫明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謂於悔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幸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過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安得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之甚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羌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覩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閔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陲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鄙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弩勁虜之名則慴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慴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劃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待人進不遂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貪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饒倖者猶慮其亂離布路東洎嶺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隙志且爾得之冀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一作拋）棄城鎮以揣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狄苟或行之固非良策不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不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屠內地精兵秖備紀綱（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三月秦伯送衛重耳於晉三十人資糇糧之僕今諸將皆以精兵自隨衛故拈用紀綱字）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人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殿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

乃與廢為庶衆散為烏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鼓而不用貴賤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嘗功過則姦宄安能棄而忠貨擢抑夫如是聰明可衡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疑釁莫明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謂於悔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幸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過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安得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之甚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羌狼為鄰伍以戰鬬為嬉遊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覩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閔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陲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鄙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弩勁虜之名則慴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慴駭將冀為用不亦踈乎劃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待人進不遂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貪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饒倖者猶慮其亂離布路東洎嶺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隙志且爾得之冀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一作拋）棄城鎮以揣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戎狄苟或行之固非良策不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不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屠內地精兵秖備紀綱（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三月秦伯送衛重耳於晉三十人資糇糧之僕今諸將皆以精兵自隨衛故拈用紀綱字）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人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殿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行狀元劉

(四七)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蠶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案令各驗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擯官司者求廢救災恤國之令興求瘼在知已所思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蝗蝕爲殃豌豆上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恤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害多傷風得則目謂理道且豌豆爲物人用甚微支唯充畜料準數過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四八)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過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靜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左臨四年衆神對公日臨兵無衆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靜方鎮恭承宣諭欣賀深悚竊以軍州逐帥事非朝旨此亦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安危強弱之機也著雖博洽元佐渭州人以討李寧功節度使後爲假子榮士朝所陷以其子士寧爲留後士寧忍義背手殺人杯案聞每數數日乃寧忍之脅從不問大將李萬榮者得衆心士寧忌之萬榮心不自安遂與其兵萬人屯於城北士寧不敢討萬榮亦不敢動相持數十日萬榮引兵而南未還萬榮兵馬留後陛下不審引衆一萬攻城南未下萬榮引兵而西又不下萬榮引兵而東又不下萬榮引兵而北又不下萬榮引兵而還代郡書召大夫人及萬榮三子上皆拜於是分兵守諸門使告士寧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人及萬榮三子上皆拜於是分兵守諸門使告士寧曰部書

百里令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大尊位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貧累之沉棄悼移近處將合新恩敕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切料竄逐窮僻喜聞謫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餬行裝計日而候休命往還淹鄉復經半年懽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恩口惠重而事實輕切恐乖陛下垂慈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臣口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中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迁轉亦即任其歸還遞于開元末季林甫固權尊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周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夭賓之氣展轉流弊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興者良以猜嫌之慮易啟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恩許令移遠就近則習行林甫之弊法愈邪僻遠者是奸臣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踱遷量移不離於僻遠譴是奸臣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處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忽忘斥遠以徼其不悛恕以勉其自新不徼則浸及威刑不忘則漸加進叙又知復用誰不增修何疑乎亂常何患乎蕩檢勉則復加黜削雖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迁念材是悔過者無由自新纔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舍悋貪亂則起於茲雖則何思能爲亦足戚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念垢之大體聖哲誘人迁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衙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閾額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延望親將得所殊眶爲便令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

有改職而弼域不離於本道迁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近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遷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指置偏併不人疑慮躰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酌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伏聽進止

詔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收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弃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仕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請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万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及支知巡院官同幹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粮爲名非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粮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討欽然齋送悉貸此粮乃得軍行辦集事過之後准勅合填拾今二年竟不支還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關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案以充將士月粮既務廢弛且無愧畏所求匪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戰國策田需貴於魏王患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橛植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十人拔之橛不生一人植之楊不勝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植易生之楊而去之難自植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植之必定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慮將欲安邊元宜積穀令當歲稔令益軍儲反啓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埸之幸也不勝區區憂患之意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裔孫心源校

詳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二 行獻忠 依元刻

論裴延齡姦讒書

宋傅德宗用資參輔政數揖延齡可置少卿俾參其事延齡反多其給事中韋渠牟遂頒反支曆授之不可用而用之渠牟不能正也排擯急在原延齡於上陵貶其狀言甚深切德宗不悅乃繫渠牟於獄切責之延齡竟不改

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常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之有欺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蟲也眯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於充子野之耳（八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杜預曰子野師曠字）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有至巧之稽不易長畝而鑱傷其本則安瘥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君成九層而懲墮其中則圮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傷而哉誠誠以其敗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悔傷善之數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捄克敛怨以爲德盜吉孔甘亂是用餤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紫敛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餔啜菩薐諂屠回服讒蒐慝憑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竊比類不國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目利其志因其矯妄不疑其敢亂無恥以聚敛爲長第以詭妄爲新謀以捄克敛怨爲盡節揆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舜邦之少正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方鳩僝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在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慕跡其姦窟日長月滋險祕者固未能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明公卿振舉所言國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

之內遽兼功能兵賦幻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司水濕腐之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擢盡餘之資相與心意之欲興作造廣宸宮漸多延齡務爲奢侈以悅聖情每有敛財進奉必假託貢獻之名以爲恩澤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辦填納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欲敛或准法免徵或緣旱潦傷敗或被人侵奪或滅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冊籍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憑論在人者既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減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恩澤朝廷有同兒戲又切于利尊（延齡貢荷刻剝上肆聚斂之所不屑）於是諸道（疑本作郡）不敢進獻（延齡不欲人貢獻言其進對皆他人貨殖之不欲隱聞外事故也）作牧（疑本作郡）率（諸本皆作率）不肯減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保持貪無詰問延齡謝能蔽惡不復懼愚姦威既沮於四方恬賞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遂遘危懼此其太府出納皆顯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大府收職凡是度支還按以勘覆且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句句相承月月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詭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渐習乃於冀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貝疋段綵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巳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漢入雜庫以供別物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鄉掌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雖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鞫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實奏是虛誣誰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詭度支姦欺顯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廢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貴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奸詭諛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羸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藏私財捨此以刻斂私財以延齡既佔籠私益復放肆鉤鎖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贓總計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財計乃廣創逋源

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群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驕慢是以天寶時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逋孺得以爲詞本傳云國忠既第唱補惟女弟數人之笑聲徹諸外士大夫皆恥之安祿山上言者係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奮朝之禮徇其師欲大張省署之儀徙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盛室飾高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貢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事或縱酒悲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適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貢犒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農輟夕散十百爲群里中喧鬧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權次慢官豈人斁法來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禮徇其師欲大張省署之儀徙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盛室飾高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貢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事或縱酒悲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適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貢犒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農輟夕散十百爲群里中喧鬧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權次慢官豈人斁法來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

或有承別旨須傾財賦號爲殿最自非識究變通習權輕重大不失班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隔而姦吏徵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心計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竊窮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廣爲煩細遠無塞情網於府縣所繩謝其姦贓無不狼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罪止貿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懼且驕事何由理陸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期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竊窮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廣爲煩細遠無塞情網於府縣所繩謝其姦贓無不狼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罪止貿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懼且驕事何由理陸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期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方之所宗仰群士之所楷模視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敦茶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流於下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興於上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百辟取則其來自舉來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猶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兒大爭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

慶賜微或瞻其心志邪悖詞皆飾媚事恐加諸匹夫見凌循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執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忿行侵辱使其慚覬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涼非細故爲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群司幸其闕敗戮彼尊榮等夷執笞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捷兇而不爲恥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爲樸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憾悼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酗大猷下扇流俗無焦禮義之府蠹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八百餘乘循環載貢供饋道軍既有蓄逋之倫又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舊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或有卒承別旨須起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論破實倚虛多如此煩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驅舊制但飾羞情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糶粟結已單寒涼之中憔悴旋計芻薪價不繼軍厩輟牽官馬待然告斃頻頻於聖聰微催絡繹於省署累倍聯牽疲羸狼狽以致顛仆城關之內人畜縱橫實繇斯輩厥有所切

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使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舉其姦欺卒至顛覆之此說理致甚明質諸古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猶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兒大爭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

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有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已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辭求已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辭也夫有腹心而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說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舉其姦欺卒至顛覆之此說理致甚明質諸古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猶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兒大爭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行款見前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前性猜忌不喜任臣下事雖大小必自己出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辨給取人不得盡其才此蔡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遺厥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固然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雖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勸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昭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士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飢勤僕斲惟施丹膠禮著造士易尚謙賢蓋以人皆含靈性所誘致如玉之在琢則丰璋如水之發源整瀾則污泥所所職歷代由途雜居殷昌必時多俊乂進銓衡之任則人才稱職叔德應期舉清在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終賢能性從森若林會然興興曰之喪佐皆是代之秉才季而愚濁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自不用其於選舉大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性所誘致漢高累大慶故其時富庶詭立英風故其時多魁傑不翫之材漢武好英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率循覈實之能追平衰弊仍靈呪比小人踰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疑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則崇招之則裹斥之則引其於選舉之道豈不用其誠致漢高累大人其患在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貴病而權量無所施矣故按名責實考績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進賢能主財在平須秩俸不可以不須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進其行甚主吏乎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重輕宰相承乏私門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眾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壯士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遠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壯壯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退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遠疑似公則不辨而困於中傷先士不獲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屈於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四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制法可更而其契不渝也如或事多錯雜之弊則所收愈失所求愈雜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喜哉庶事康哉元首昏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堯舜之所難也堯舜之所難而望於庸才其可得乎夫庸才之情苟安而已苟安而已則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專免咎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備不逮而復無幽悔況曰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而不珍髦彥不以過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於人之功無所記過遺才者莫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下無黔黎仰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虧嫌忘之地夫以天下之廣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厲行聚學蓄德非數十年閒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大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暗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之道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峯直措諸枉則民服峯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峯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慎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仕授審之於初不求責
於九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
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燁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
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
褒貶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
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
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
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
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誣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之大體也
夫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以尺
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
自側微而納于百僚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
百石都守秩二千石郡守而第者三四轉耳久
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
之與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荷前中後行
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
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
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
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
陛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鯀後代設有
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
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
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
朕外祖舅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后
德宗
諱十
舅太保
諱介
太傅父
易直太
子少監之
次
下
諸
舅
所
在
德
宗
即
位
乃
先
下
詔
贈
后
舅
氏
代
宗
與
人
實
生
后
妃
傳
代
宗
崩
真
皇
帝
董
晉
行狀
非
行狀
所
作
歲月皆久
意頗爲宜然以臣愚愚實有偏見凡微舊例須辨是非是者
不必踰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弁較之異哉先聖

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日
轉迫至中歲君臣懽嫌始務優游百事凝滯
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蔑
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德宗
諱適
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一切不爲而元
於門大者出於勳績小者出於卓異等皆如所奏而去及
聖別賢同榮夫駿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
黜能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
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續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
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
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論老生
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亟唯應務
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
耳故記曰天子以駿德爲節樂官備也
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
其人
見文王
世子
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
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
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
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
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
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計日
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
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
變其始也祇慄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
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
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
差
刊
本
面
度
之
至
丈
必
過
兼迫於臧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
逾考限亟易星霜順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
所糾偶以一跌蓋嘗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
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平故聖人愛人之才
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
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鋭不挫而力不竭官有善
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
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
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
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
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要勤務理夢想思賢

體陶唐有廣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
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貞以七忠
未去三術未行而又降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局副天
心故雖徵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
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
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遵瑕爲選士之要乃至
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
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造用之意轉疑
汲引之途漸隘舊閭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
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甲等衰殆不相續
臣以竊位屢嘗序才懼曠庶官亟黜宸聽昧識不足以周物
微誠不足以勤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歎惶交廣
兼迫於臧恩願効之誠以遵瑕爲選士之要乃至
契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訕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
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
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十三

光緒四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奇孫心源校

陸宣公奏議卷之十四 徵死刻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舊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民耕公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曰井田有九而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故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假人而收其租人名曰井田井田有九而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故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假人而收其租人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貢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章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干匹若干束若干斤以其輕重為之準其無蠶桑之鄉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當絹絁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制丁歲二旬過三日則加調之庸此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制丁歲二旬過三日則加調之庸此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三日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周其救敝成務輕重制宜之由時弊則仍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損新校舊慮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奸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羽書胡亂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蹙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務造百度執事知弊之宜革而所作

乘失其源均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苟患不立科條分遣使臣九十餘輩專行其忿吞統救敝成務輕重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猶原始要終斯皆之由時弊則仍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損新校舊慮遠圖難規咎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賢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謀求漸踰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捕廣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補綴又疎凡欲捨此而別圖其術固無以也陛下初臨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欲以重棘人命使臣斂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務去煩苛務從簡易凡諸色目一切蠲省其兩稅之外雜徵悉皆停罷其地稅每畝率錢不得過一千文其青苗地頭錢隨兩稅徵一切並入正額其人戶稅錢率以錢一千為本每千加錢不得過二百其兩稅外諸色加饒及鹽酒之利率皆減半天下稅茶十加其一其竹木雜果蔬漆等稅竝宜蠲免其官吏俸料雜給等宜令本道觀察使與節度使觀察留後商量本鎮軍事及刺史縣令等職田除正額外應合加減者亦令本道觀察使與節度使觀察留後商量加減訖聞奏其諸道鹽法宜令度支鹽鐵使與本道節度觀察使商量加減務使利歸於人不專於國其江淮諸道鹽鐵轉運使及諸州縣所由官吏等應緣鹽法加饒者並宜減省其

事七也自至德迄于大曆二十年餘（肅宗至德二年上元二年代宗寶應二年大曆十四年）兵亂相乘海內龍鬬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垂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咸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謂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煩重始望已沮聲心因之以兵甲而煩黎之取轉加繩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廢臣所不知何啻於此穢梗聽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陛下備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其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見文帝紀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不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貢欲因循不敢盡求發運幸且去奢去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詳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加徵亦當自請獨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御營求減德示私愛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海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德宗初即位詔凡財賦近歲已來稍渝前百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貧弊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愈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固動搖如趾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掄每年見供賦稅之數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頻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轉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獨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逃漸息俟稍寧卑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尊以庳生之業而後取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國無來獻見文帝紀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不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貢欲因循不敢盡求發運幸且去奢去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詳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加徵亦當自請獨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宸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貢寧憂乏財但勑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御營求減德示私愛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海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德宗初即位詔凡財賦近歲已來稍渝前百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貧弊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愈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固動搖如趾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掄每年見供賦稅之數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頻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轉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獨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逃漸息俟稍寧卑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尊以庳生之業而後取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國無來獻見文帝紀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不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貢欲因循不敢盡求發運幸且去奢去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詳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加徵亦當自請獨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宸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貢寧憂乏財但勑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御營求減德示私愛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海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德宗初即位詔凡財賦近歲已來稍渝前百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貧弊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愈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固動搖如趾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掄每年見供賦稅之數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頻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轉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獨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逃漸息俟稍寧卑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尊以庳生之業而後取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國無來獻見文帝紀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不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貢欲因循不敢盡求發運幸且去奢去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詳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宸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貢寧憂乏財但勑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御營求減德示私愛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海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德宗初即位詔凡財賦近歲已來稍渝前百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貧弊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愈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固動搖如趾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掄每年見供賦稅之數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

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饒材作泉布之資貨周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藏甲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而散之使輕物貴甲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情變變於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而已豈有他哉今縣官之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不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被重而假貴於富有之室富者益貧而鬻行於輕重之權下因貧人上利桐梓之所病郡縣之所厭廣山廣澤以入其貨之功宜有權酒以納其貲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國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處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干軍國之費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貲財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遺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兼并之

論緩征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開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舊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大傳別子爲祖繼別別子爲小宗有繼別之後也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繼禰者祖者五宗其繼禰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禰者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喪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順後又嚴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科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誰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撫都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圖緯土斷之條約不明老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漸離恒懷倚心醜圄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懼至公徇國之意選行小惠競誘姦貶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率遠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旨優恣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擾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墊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洮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吏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狴牢簡息四曰徭辨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者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傷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罷卻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困沮勸而益衰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巧而苟避其繩法之所勸則人與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罷卻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困沮勸而益衰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潛征已遷竄散所析者不勝重役又漸流亡州縣被傷多起於此長吏相効以爲勍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奪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冤其地租苟叢夫不墾而懇田欲廣新畝雖開舊畝反蕪人利免租煩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污萊有益勢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開田畝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狴牢簡息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不勝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遑欲事有常限困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强濟繇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進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而不發躍如也中人以下固不可語上矣

論緩征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宮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發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嘗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意勞得時則易給是以曾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采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水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弛賦繁多毀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蠲緩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償其倍酬所斂逾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覽稅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遑欲事有常限困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强濟繇不容織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進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而不發躍如也中人以下固不可語上矣

論緩征

其五論以稅案簿書爲理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鑿而食之蓋以處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歡乏之外設備於災診之前是以羿雖大殺衆不恠湯被大水旱爲敗堯湯之盛者在於遺思能濟耳凡陰陽相愆聖何獘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遺思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獨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邦里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李悝爲魏文侯立平糴之法云上熟其糴三而舍一中熟其糴二而舍一下熟其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小飢則發小糴大飢則發大糴行之魏國以富強漢制常平之倉（食貨志大司農取諸郡五穀市輸之令邊郡置農倉以給軍糧）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李悝爲魏文侯立平糴之法云上熟其糴三而舍一中熟其糴二而舍一下熟其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小飢則發小糴大飢則發大糴行之魏國以富強漢制常平之倉（食貨志大司農取諸郡五穀市輸之令邊郡置農倉以給軍糧）有司詳定考撰往實於加者今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額納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開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恒租不宜直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更入兩稅如此則更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論緩征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宮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發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嘗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意勞得時則易給是以曾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采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水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弛賦繁多毀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蠲緩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償其倍酬所斂逾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覽稅相承遞無所妨遂不爲益何愈敦遑恤疲人之傷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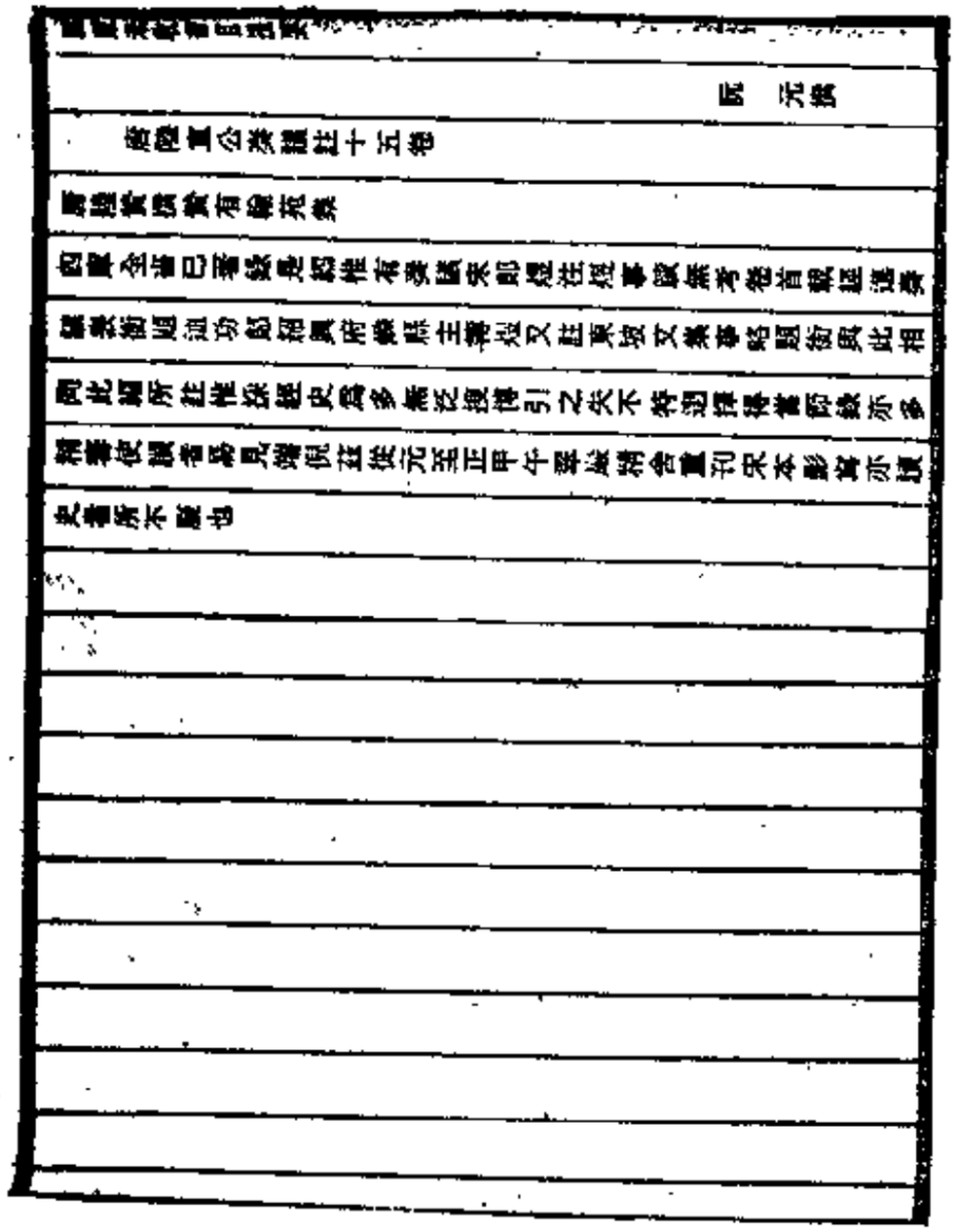
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審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畢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務於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患而不救者則此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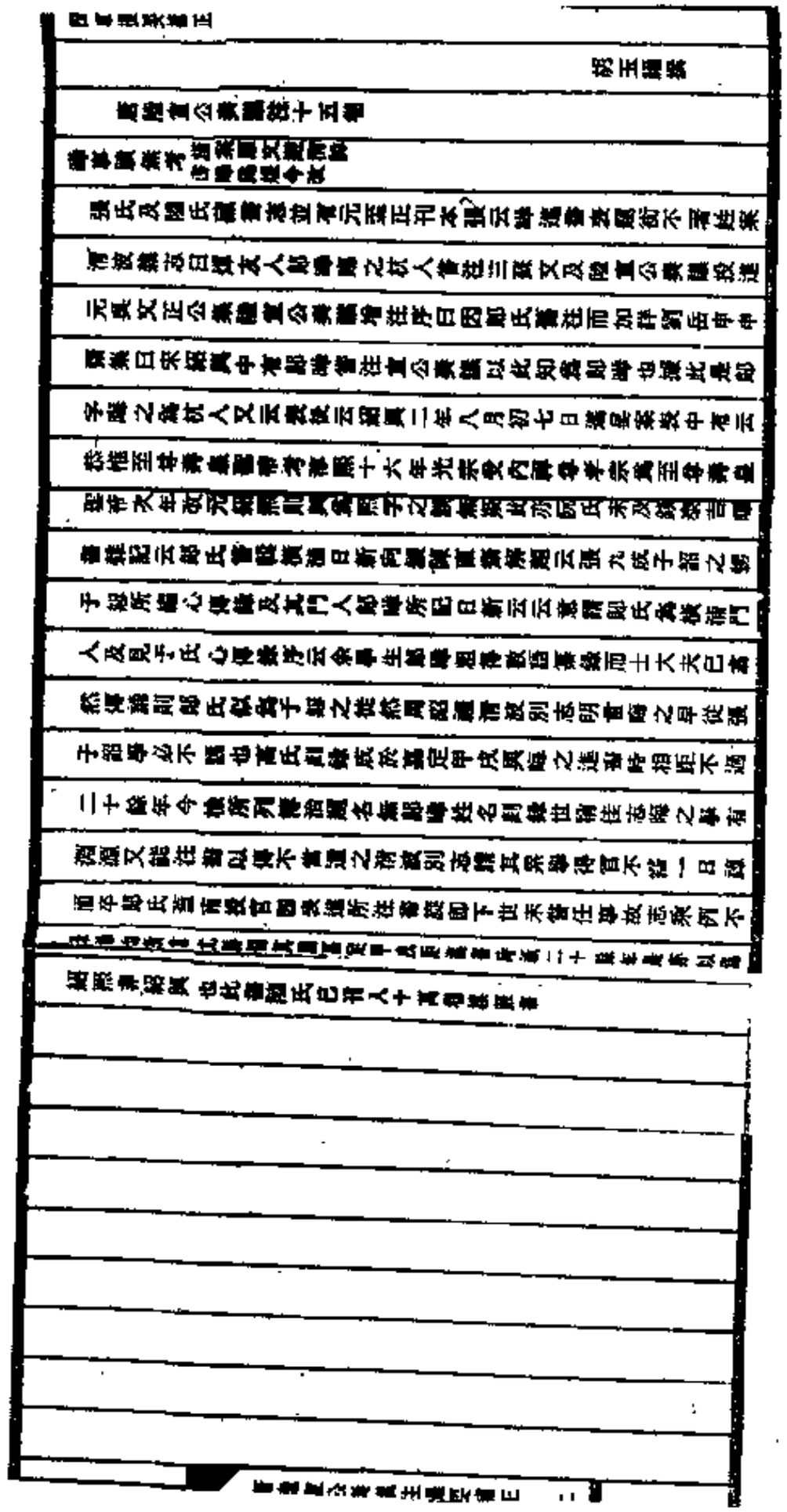
論緩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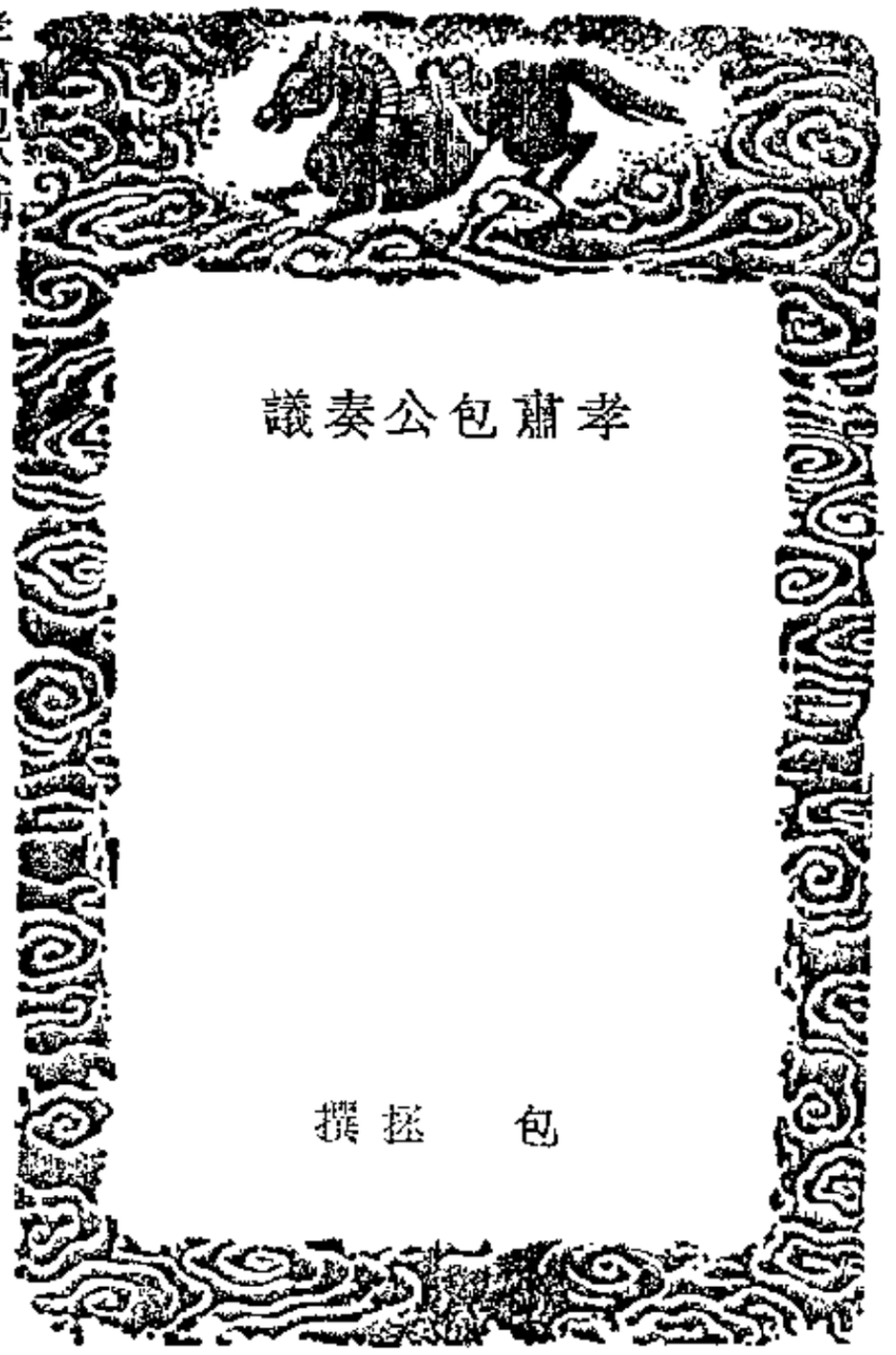
其五論以稅案簿書爲理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鑿而食之蓋以處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歡乏之外設備於災診之前是以羿雖大殺衆不恠湯被大水旱爲敗堯湯之盛者在於遺思能濟耳凡陰陽相愆聖何獘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遺思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獨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邦里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李悝爲魏文侯立平糴之法云上熟其糴三而舍一中熟其糴二而舍一下熟其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小飢則發小糴大飢則發大糴行之魏國以富強漢制常平之倉（食貨志大司農取諸郡五穀市輸之令邊郡置農倉以給軍糧）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李悝爲魏文侯立平糴之法云上熟其糴三而舍一中熟其糴二而舍一下熟其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小飢則發小糴大飢則發大糴行之魏國以富強漢制常平之倉（食貨志大司農取諸郡五穀市輸之令邊郡置農倉以給軍糧）

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糶給軍食支計尚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田賣宅幸逢有年機價通儥斂穫始畢糧糒已空執契擧債行復計被其倍者何歲蔕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流行四方代有無百里與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亟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敢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累歲汲汲永無贏餘謀之衆糧終不能致計不若經濟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所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慮憂元輔令膺戶部用救百姓因饑饉貸糴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推恩下溝至德元年以水旱減稅十分之一自是歲得其一百萬貫以爲常







孝肅包公奏議

撰 拯 包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正三司使。數月。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薨於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誕。初拯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繼丁亡。遂解官歸。後數年。親終。不忍仕。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竊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廣。廣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邊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廣有沮色。爲御史。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詰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摭撫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除陝西轉運使。既行數日。有他路監司對面求章服者。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三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奉詔除天下逋欠七千二百餘萬。嘗寫庫藏鄭公三疏上之。請罷天子座右。及別條七事。大指明慤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具臣下。牽繫微過。其論甚美。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北轉運使。前此嘗建議當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復論罷河北屯駐兵。而分之河南、北、京、濮、曹、濟、諸郡。遇警卽發之。宜無後期。不及之患。徙知瀛州。悉除一路吏民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如瀛州悉禁公使錢。毋得回易。以喪子乞便郡。得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至和二年。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明年。復其官如故。徙知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除右司郎中。拯立朝剛嚴。開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皆咸宜官爲之斂手。俗侈凶法。訴不得入門。拯使徑造庭下。自近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乃言勢家多侵園第。於是民河上葭久堙塞。遂盡毀去。中貴人有恃跨河壖爲亭榭者。自言地契若此。驗之乃爲增步數。勁奏之。嘉祐三年。除右諫議大夫。

權貴爲之斂迹。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貴諸路監司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遷二府。遷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滅一歲休假日。皆施行。及攻龍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疏祁在蜀宴飲過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修疏拯所謂奪民田之半。罰已重矣。又貧非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之擾。其爲人不苟合。未嘗爲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戚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稚子莫不知名。仕至通顯。率己儉約。如布衣時。少爲劉

國史本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知建昌縣。父母春秋高。辭不赴。得監和州稅。和與廬雖鄰郡。而其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歸養。後數年。親歿。終喪。猶不思去里。人數勸勉之。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未幾。改監察御史。建言國家取士用人不得實。歲略戎狄非禦戎之策。又欲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屢錮賊吏。重選守宰。行考試補陰子弟之法。初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以詰察相尚。又疏言。今日奏劾官吏文按。數倍於前。皆摭撫細故。吏有不自安者。於是爲龍按察使。使契丹。至神水館。前使者過。數遇凶怪。如有物擊之作地。拯徑入居之。戒從者雖有怪。毋得言。至且亦無所恐。及還。虜人合典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結叛人。以刺候邊事乎。拯毅然曰。欲知此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有沮色。爲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詔入見。既行數日。有他路監司有對自求改章服者。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賜之。次輦除。換三品服。又徙河北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奏龍泰隴所科斜谷務造船材木。近塞邊郡稍警。詔令近臣條對禦邊之策。拯對西北形勢。山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選練稍儲之術甚備。遂命往河北。劃度軍食。言收馬占邢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併得回易公使錢。遂爲著令。開封舊制。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徑至庭下。自近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乃言勢家多侵園第。於是民河上葭久堙塞。遂盡毀去。中貴人有恃跨河壖爲亭榭者。自言地契若此。驗之乃爲增步數。勁奏之。嘉祐三年。除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駁請立皇嗣。及陳救養宗室之法。又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薦舉者。所薦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爲三司使。拯攻罷而除宋祁代之。拯又疏祁前在蜀燕飲過度。累擊之不已。祁既罷。而拯遂爲三司副使。翰林學士歐陽修復疏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拯因家居避命者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請築廄供上物。蓋皆科率外郡。稍以困民。拯特爲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吏負鍾帛多縲繫。問額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六年。遷給事中。再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辭不受。一日。暴得疾。歸遂卒。年六十四。上幸其第臨奠。贈祕書監。

一日。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不苟合。未嘗爲色辭以悅人。平生無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官時。少爲劉筠所知。嘗爲奏其族子爲筠後。又請還筠家向所沒由廬有奏議十五卷。子誕。

孝肅包公祠堂記

廬江古建國也。歷世千年。其賢士大夫名於史者。吳周瑜一人而已。宋有天下。復逾百歲。其名於時者。若盡而若選之學識。不及於瑜。馬忠肅公亮之材術。不盡其用。其全者包孝肅公拯一人而已。公行也備。才也兼。其節未嘗少衰。變昔之君臣際遇。道合計從者有之。或不能知人。或恥所改爲。或疑於勞近。或未識統紀。謹入則見遠。挑欲則生忿。觀公平居進益廷爭之語。人能道之。任開肆直。雖鼎鑊在前。植若自守。即者爲其悚然。而仁廟樂聞直諫。容納是止。無一毫芥蔕。始卒聽用者。自庸孱文武而下。仁廟一人而已。公之行事。謝觀國錄。公之文章。請觀家集。此不復書。公昔爲鄉郡。有佛寺曰興化寺。僧仁岳營被公遏。今以其居之西偏屋。開而爲祠。立公之像。白於州。州詢諸士。士曰然。詢諸民。民曰宜。乞辭於守。守固曰無愧。其循政遺惠。不待稱而可知。故略。遺所宜記。公執易焉。治平三年八月庚辰。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守合肥郡事、滁州全椒張瓌記。

慶元重修孝肅包公墓記

至寶淮西從事之三月。始得再拜謁孝肅包公墓下。嗚呼。盛歷嘉祐之間。何其盛也。仁宗皇帝以天地高厚之德。平治天下。而又延登耆雅。容納忠讜。羅時孝肅公危言直論。排斥權倖。切劘治道。而扶植國本者。蹟案疏可考焉。至其臨政。明不可欺。剛不可撓。公不可干以私。今百餘年。所在士民聞其風采。猶知起敬起慕。合肥公之鄉里也。中更兵火。子孫流離。故宅墳爲民居。獨廟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謂東村原者。公之墓也。去皇考侍郎公墓七里。每春秋。州教授縣令率諸生往修祭祀。然而丘封荒頓。率木剪拔。樵夫牧豎。往來莫禁。甚者至鑿其墓田。欲奪而有之。嗚呼。以忠賢端士而報施乃爾。豈天道邪。或兵革之後。未能遑復耶。抑風化不明。而冒利者不知敬邪。教授丁君端祖。縣令潘君友文。相與鳩工斂材。次第修治。而部使者王公補之來攝帥事。即以聞之。公爲之惻然。不踰日。斥公帑助其役。貲以周焉。方一百五十五步。四崇棘牆。植松檜。祭饗有堂。墓道有門。碣墓記焉。雖不復存。立裘樹奸。往來其下者。皆知爲孝肅公之墓。翟然加敬。風動一鄉。而又正其墓禁。直其田之盜。歸之包氏。使歲時奉烝嘗。所以揭虔妥靈者厚矣。

嗚呼。仁人君子。固有不幸而不能保其後者。世人不察。諉以天道。報施之不常。以起爲善者之懼。而不知君子之澤。雖曰五世而斬。至於風流餘韻。聞者爲之興起。孰使之然哉。扶持風化。關鍵其子孫。此正吾人責也。可捨此而謂天道是邪。非邪。公之元孫邦直。朝廷蓋嘗命之官。今雖老不能仕。而州縣之間。經紀其存歿者。可獨爲包氏計邪。風化所係多矣。至以連帥之命。告戚於公墓。而且屬筆以紀其事。公之勳德。載在國史。此不復論。姑敘其本末。以爲後來勸云。慶元五年十月朔日。寄理修職郎、充淮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嘉興林至謹記。鄱陽余襄書、并篆蓋。

孝肅包公遺事

包希仁嘉祐七年五月辛未。以樞密副使龔。車駕臨幸其第。公廬州人。遍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剛毅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者中於理。亦帖然從之。聽而不悔。此人所難也。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挾官府。有從駕犯法。希仁繩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右見皇朝類苑官政治績篇

西羌僭號。珂既歸朝。吏閹門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帶忠力。

右見王鞏定國甲申雜記第二十事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毀刊石竪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右孝肅包公家訓有石刻

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餘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册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右孝肅包公詩

龍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呆呆清名。萬古不磨。

右孝肅包公遺像讚

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蓋滿不持一硯歸。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疑。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惟陛下裁察。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右見名臣言行錄

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爲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右見呂氏家塾記

滎陽公呂原明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右見呂氏童蒙訓

公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伏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其約小人爲奸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嚴毅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右見筆談

孝肅包公名拯字希仁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讜論關國家大體者雖縉紳間或未盡聞盧江張田所編次序而藏諸家廟者自公之歿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司參政方公正於公爲鄉人得其遺裘將錢梓以傳屬儼爲之序公在當時爲人觴在其忠孝大節義論風采著於廟堂聞於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史册者章章矣自宋至今雖庶人孺子皆知其名稱道之不絕況士君子乎觀其敷奏詳明諫諍剴切舉劾不避乎權勢犯顏不畏乎逆鱗明當世之務務引其君於當道詞氣森嚴確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讀之猶迅雷烈風發揚其志節炳炳烺烺光前振後煥乎其不可揜也雖然嘗聞公論三司使張方平方平由此罷去而宋祁代之公又彈奏祁祁亦罷公遂代之歐陽公論公未免躁出奪牛整冠納履之嫌然終謂公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則公之節行如喬松古柏挺然霄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歐公一時之言實足以槩公之平生矣嗚天下後世之人徒知公之名而求必盡知公之事業蓋於此可考見焉又得方公尊崇而表章之則公之不泯者庶其在此乎儼不愧鄙陋僭爲之序云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秋七月中辰前史官、登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序

孝廉包公奏議序

宋包孝肅公奏議集十卷自應詔至求退凡三十有一類乃公之門生、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嵐州軍州事張田所編次序而藏諸家廟者自公之歿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司參政方公正於公爲鄉人得其遺裘將錢梓以傳屬儼爲之序公在當時爲人觴在其忠孝大節義論風采著於廟堂聞於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史册者章章矣自宋至今雖庶人孺子皆知其名稱道之不絕況士君子乎觀其敷奏詳明諫諍剴切舉劾不避乎權勢犯顏不畏乎逆鱗明當世之務務引其君於當道詞氣森嚴確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讀之猶迅雷烈風發揚其志節炳炳烺烺光前振後煥乎其不可揜也雖然嘗聞公論三司使張方平方平由此罷去而宋祁代之公又彈奏祁祁亦罷公遂代之歐陽公論公未免躁出奪牛整冠納履之嫌然終謂公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則公之節行如喬松古柏挺然霄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歐公一時之言實足以槩公之平生矣嗚天下後世之人徒知公之名而求必盡知公之事業蓋於此可考見焉又得方公尊崇而表章之則公之不泯者庶其在此乎儼不愧鄙陋僭爲之序云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秋七月中辰前史官、登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序

孝肅包公奏議題辭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兼淮南西路屯駐駐泊兵馬鈐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田題辭.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智之資.任以殷旅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善容正人.延證讞.梗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庶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而爲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之道.梅乎是.必乎邈.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於君.背公.挾慝復怨.如惡得搏.若應肆毒.顚墜於憔賴泯滅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薦發也.至蠭親裹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於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盧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裴題曰孝肅包公奏議云.

孝肅包公奏議後序

夫宋仁厚之治.秉禮之朝也.于時士大夫躋位憂諫.率自激其過而爭爲激切以自矜詡.故考其直言敢諫.人人能矣.而誕漫華競.猥屑搜獵.幾致國是淆搖.靡所底定.愚竊以爲過云.追仁宗慮已盡下言者.征審而進言之義.日益乖矣.獨孝肅持議.一本之至誠.藹之忠厚.蓋庶乎讓弼啓沃之良.而社稷之長慮也.故自釋褐至履政府.而仁宗倚眷如一日.其言多錄用焉.夫權於輕重之分也.酌於緩急之序也.達於時務之宜也.究於幾微之漸也.是進言之義也.不容誣也.孝肅於是乎有取焉.故國統不可以無嗣.議建太子.貧官不可以兆德.議錮贓吏.大臣不可以不信.議去形跡.監司不可以不重.議去苛虐.民隱不可以不恤.議蠲積逋.財用不可以不節.議革冗食.饒倖不可以不抑.議絕內降.邊鄙不可以不守.議限年致仕.天戒不可以不謹.議日食地震.其他如取士榷稅刺舉諸議.皆章章較著.不容以不講也.眞體國者之言哉.公早歲以至孝聞.而直蒞公清.終始一節.至今田父野老.猶尚能誦其姓字.則公之所以昭昭於天下後世者.將無艾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詎不信哉.賜進士出身、盧州府知府、兼刑科都給事中周瑀謹.

孝肅包公奏議目錄

卷第一

應詔一篇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致君九篇

請建太子

進魏鄭公三疏

七事

論委任大臣

論大臣形迹事

謹天戒

論赦恩不及下

上殿劄子

論冗官財用等

卷第二

任相一篇

妄殊能相後上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論地震

論星變

明體一篇

論臺官言事

明禮二篇

論百官致仕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戒漸一篇

論內臣事

愼命令一篇

論詔令數改易

論功一篇

請證王明

論貢一篇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獎

愼差除一篇

請復封駁

選舉四篇

論取士

請先用舉到官

請依舊封彌賸錄考試舉人

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

卷第三

擇官二十四篇

請選諫議大夫

請復御史裏行
請選用提轄長吏等
請令審官院以黥隱狀定差遣先後
請選河北知州
請選廣南知州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再請選轉運提刑
請試發運判官
請召還孫甫張瓌
請復韓贄等臺官
論河北諸臣二章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副使
再舉范祥
請錄用楊紘等
請選人知虔州
請選差河北令錄
請廣南添差職官二章
乞不用贓吏
乞不道楊景宗知磁州
請選內外許臣二章

省官二篇

請罷巡驛內官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卷第四

去剽竊一篇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抑僥倖七篇
請絕內降
論明堂覃恩
請令江淮發運滿任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論縣令輕授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慎刑一篇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正刑六篇
乞賜尊貴
請重坐舉邊吏者
論疎決
論內降
請重斷強奸
乞斷向綬
請法外斷魏瑩
請減吏議還米得敍用

卷第五

明禁六篇
請毀京東安撫
請速除京東盜賊
請斷銷金等事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并追賊事
請止絕三帶取索
請體天下回易等

去妖妄三篇

論妖人冷清等事二章
請安置鹿皮道者

卷第六

按劾二十五篇
彈宋庠
再彈張堯佐三章并中書劄子二道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論李昭亮二章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彈郭承祐二章
彈李淑二章
彈張若谷
彈王逵七章
請勘閻士良
請罷知雄州劉慶濟
論李綬冒國親恩
請追任弁官
論閻士良轉官
請罷王渙權貨務
辨理一篇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卷第七
民事二篇
論歷代井本朝戶口
直勾街前請限二年一替
賞恤二十五篇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再請差京東安撫
請罷天下科率
請免江淮兩浙折變四章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請救濟江淮飢民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論江西和糴錢
論放欠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請將邢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請接送北使三番
請修商湖口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領陝西淸白上殿
乞開落登州冶戶姓名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論瀛州公用
請罷里正兵差衙門
卷第八
戒奢作一篇
請不修上淸宮
興利一篇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言財利四篇
論茶法二章
言陝西鹽法二章
議兵七篇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土兵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二章
論宜教軍
請移襄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請修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卷第九
議邊十五篇
進張田邊說狀賜張田敕書
論邊將二章
請選郡州官吏
孝肅包公奏議　目錄

論契丹事宜三章
論吳賊事宜
論楊守素
論保州事
乞河北添難糧草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龍公用回易
請擇探候人
論捉賊事二章
卷第十
糧選五疏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請撥支淮河糧綱往河北
請於懷衛修御河船運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求退七疏
求外任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一

宋　包　拯　撰

應詔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朕自纂紹鴻基，登臨御寓，每夕惕以忘勞，慮靚聽而有怠。爰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憐。雖已降指揮，應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暴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虛，今契丹雖稽盟使，忽來，若非慕化之心，盧有可虞之意，復聞乘甲朔邊，議收西羌，夙夜經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識在安平之論，戒將來北使詰問，妄稱西去之名，其慮蹙地，別有邀求之事，詭譎多端，作何回荅，或以今來詐報西行，儻有南顧之虞，西北山川地形，甚處可爲控扼，今以家國方面之材，且無自蹈，輔翼之能，皆慕衆推，儻事有枝梧，帥領何人，泊戰將偏裨，何人可補，欲以威禦綏衆，何人堪爲鎮靜，其朔方白水災衝破戶口流移，而軫救之外，軍儲闕乏，財賦屢空，以何法得豐，儻或急速之間，以何爲備，其向去雖是豐饒，將今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致物力以漸從容，及盧諸路冗兵尚衆，作何策精選勇壯，復又戰馬闕絕，如何數足，故事雖未兆，有備無虞，此係安危，更可詢於有位，體朕焦勞，得不周悉，卿等誼在公忠，理當盡瘁，

對策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祖宗大業。以叔重柄。三十年於茲矣。容謀神斷。豐功偉績。歷選明辟。未之前聞。猶於聽政之餘。躬御便坐。下筆成聖策。延問近臣。思究當世之切務。茲見陛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下之議。然萬乘之貴。不可使人人輦陳於前。故用天下豪材傑賢。參置近位。就使其中三數人能悉意抗論於赤墀之前。則天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況今廣延羣論。預謀安危。將相通臣。博敓濟問。猶臣昏庸無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謨竭素有一二。條陳以聞。願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竊以契丹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吳賊逆命。因敢上書悖慢。併以和親割地爲請。朝廷寬大。未即誅絕。報遣使人。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夷狄之性。不饜貪。不威襲。不讓勝。不恥敗。況內審吾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以西討爲名。駐兵未去。今又無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則別生詭計。但盧以不可從之事爲言。小不如意。得以爲詞。解仇協勢。啓其釁端。何況星文示戒。水災未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陛下熟盧而審處之。萬一無他。亦不可忽焉。況今三路棄爲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鎮定。西則雁門句注。南入幷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雁門句注。背長城而南。地里稍廣。漢與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爲要害。先朝以驍將楊業守代州。創鎮城壘。於今賴之。緣代州去雲州數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慮。孫武曰。無特其不來。特吾有以待之也。無特其不攻。特吾之不可攻也。固不可信其盧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效。荀子曰。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謂進退賢不肖。豈須歲月哉。今河北沿邊。率騎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卽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恃張皇引惹之說。測知有名無實。聞者可爲寒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圖之。則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決溢。水災尤甚。饑殍過半。公私窘迫。難累下聖詔。矜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外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率使送伴。及出塞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五穀賤時。廣謀計畫。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不蒙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畫。恐非計稷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毅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有辜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議其辜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辜。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兼三路官員甚衆。伏見真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靠職等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臣。自覩察而下。悉罷赴闕。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殿。武事不可闕也。而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浸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選老

病冗弱。以覓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富。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卽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爲患不細。臣又見頃歲於鄆同州置二馬監。各侵占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月。死者十有七八。迨今爲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監直屬羣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歲繼月及。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爲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爲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爲禍。古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願陛下察舉。察事符機會者。思而行之。則千慮一得。庶少補於睿

致君

請建太子

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卽建儲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絕中外覬覦之望。乃有國之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陛下紹隆不構。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嘗一日少怠。茲固羣臣傾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之心。疑危宰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多矣。卒不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者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今既皇嗣未降。亦當采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臣願陛下特出宸斷。密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勗。仍與增補僚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論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鎮固王室。可以挫奸雄覬覦之意也。俟皇嗣誕育。則以優禮而進退之。此亦古今之通義。陛下何憚而不爲哉。伏況藝祖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於陛下。垂及百年。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適。忽經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疎外之迹。累當言責之任。今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孤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爲。惟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臣聞唐太宗英明好諫之主也。魏元成忠直無隱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載一時。事無不言。言無不納。太宗嘗謂左右曰。朕卽位之初。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元成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旣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富。絕域皆長。皆來朝貢。此皆元成之力也。是致正觀之風。與三代比盛。垂三百年。抑有繇矣。所上諫疏。具在史册。臣竊謂元成雖言於當日。亦可行於方今。誠條其三疏。備錄於左。皆詞理切直。可爲龜鑑。伏望陛下萬機之暇。特賜觀覽。傳說曰。知之

七事

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爲補報者。惟言貴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導盧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羣下見聖度開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奸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忒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撼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奸得計。滋長敵病。不惟有虧聖德。致誤時政。一旦緩急。乏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速革近弊。推大信於羣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爲法。則盛美矣。

二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其間舊不顧身。效忠於國。奬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諫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讎。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誡。此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開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閽。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基於文武。是皆衰閽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即可知漢唐衰閽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傅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讀者以爲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黥洛之朝。有朋黨之說。磨滅至德。蔽塞大明。臣竊逐之臣。有才行效實。而本無過累。洎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來復。或加溫擢。如此則聖造洪慈。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爲矣。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嚴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瑣瑣。亦不能成無爲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察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能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類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賢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隆不登。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前漸。正是可爲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嚴善而背公。溺愛憎則曲直而嫁禍。論議紛然。但以勢利相扒。苟得無恥。豈有拔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當比屑旅進。而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

任二府台垠委之人。亦不詳論。至與中書樞密院止許句假見客。及不許百官巡廳窒諫官不得私謁。并與刑法官接見等罪敍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美政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擬跡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譏論。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册。取譏萬古。願陛下速革近弊。推大信於羣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爲法。則盛美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備至。天象屢見。地理頻震。蟲蝗爲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浙、河東路。循環皆被大患矣。以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愛提。常不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而致如此者。蓋大臣不能同寅協恭。知無不爲。切救時弊。而陛下忠慮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也。方今諸路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疆埸二年之蓄。兵卒驕惰。喪狀盛強。即不爭繼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使而枝梧哉。臣所以夙夜傷惕。思遏苦言。冀開悟陛下。而不能已已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密以事詔今之執政。謹能盡心。敢教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拱循默。持祿取容。嫉賢能。以一己爲計者。宜速能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爲安。變凝於易。如反掌矣。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爲。禍變一發。則雖欲爲而不可爲矣。惟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暴。或因小過。或爲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其疵點。流垢出其瘢痕。罪皆曾繫。刑網太密。甚傷清議。大變輿情。昔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懷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冤也。得不感和氣。召災診乎。陛下固宜矜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蓋負責之人。自忿屢絕。不能振起。一旦爲明主乘瑕錄用。思其自效。圖報倍萬。常人願陛下詔近嶽竄逐之臣。有才行效實。而本無過累。洎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來復。或加溫擢。如此則聖造洪慈。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爲矣。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嚴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瑣瑣。亦不能成無爲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察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能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類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賢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隆不登。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前漸。正是可爲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嚴善而背公。溺愛憎則曲直而嫁禍。論議紛然。但以勢利相扒。苟得無恥。豈有拔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當比屑旅進。而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

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爲哉。臣以孤賤之徒。明居言責之任。固所以爲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幸甚。

論大臣形迹事

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爲公道。上下相蒙。習以爲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爲者。以形迹而不爲。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爲身謀則可。爲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俊傑。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忒。則中外協濟。政務悉舉。如此而不臻治古者。臣所未喻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便溫顏博驗之無狀。因令參博議之。且曰。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答責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舊己。難推。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豈爲無名之輩。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羣利者。惟務聚斂。捨克於下。前後刻纂。競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遂用之。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僥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矣。所以瘡痍天下。於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爲國乎。果爲國。豈不以愛民爲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徽窘。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況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卹物爲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無憂民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恩惠。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嘗革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除弊。著之條目。悉與改正。以爲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納外。不得非橫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趁辦。勿許擅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畢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繫繫逮捕。重爲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斷遣。如此。則上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驟澤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謹天誡

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分。熒惑犯鎮星於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木成冰。博詢前聞。固不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月犯太白。熒惑犯鎮星。皆外寇之兆。雨木成冰者。說者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木爲之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皆卿大夫之象。亦曰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也。今年冬而震雷雨雹者。陽不閉藏而發。泄皆失節之異。夫月者。太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亦主夷狄。鎮星所管。宋衛陳鄭之分。若金火凌犯。更不繹繫逮捕。重爲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斷遣。如此。則上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驟澤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上殿劄子

臣竊見冬春以來。天下旱乾爲虐。而陛下避殿徹膳。累下詔書。勤求直言。疎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己。無此之甚焉。故詔音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悅於下。天意聖德。合若符契。當上答眷祐之如是。則陛下尤宜勵精求治。以答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愼。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亢旱之災。天之常數。固不足貽陛下深憂。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冗官財用等

臣伏見現編辭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倣周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值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陰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歷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二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錢。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虛。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爲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乎減冗濫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爲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爲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老弱。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費。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永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二

任相

晏殊罷相後上

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無曠矣。夫宰相者。上佐人主以道治天下。固非庸材所堪。當慎選羣卿以補其闕。得其人則與議祇伏。非其人則大職墮敗。治亂之本。在茲一舉。可不慎之乎。臣伏見晏殊罷免朝廷必再命相。此乃陛下愼擇賢材之時。況今百度或闕。生民未泰。契丹夏賊。交臂伺邊。宰相得人。則可以上尊朝廷。外威夷狄。陛下庶宵旰垂拱仰成矣。若但取左右貶舉容易以付大柄。恐非國家之福。況近臣才與不才。當聖心所盡知。在裁之聖斷。勿采羣疑。爾臣非次不敢求上殿進對。惟陛下特留聖意。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臣伏見四月旦日當薄蝕。陛下特降德音。親決庶獄。飾身修政。以應天變。此誠古之聖后開辟克謹天戒

之至意也。臣聞漢書云。夫至尊莫大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蓋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則陰所乘故蝕日。若德也。月者刑也。故聖王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詩云。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說者云。月蝕非常。比之日蝕固常也。日蝕則不臧矣。然于正陽之月。法尤忌之。由是有伐鼓用幣之事。故人君或遭茲變。必避殿徹膳。克己責躬。明君臣上下。延納衆議。以輔不逮。如是之至也。今正陽之月。晻然日蝕。而又亢陽益甚。火災繼作。害孰大焉。得非上天有以丁寧乘誡於陛下耶。伏望陛下奮乾剛之至德。畏天地之太異。發號施令。審思乎利害。賞德罰罪。無間於疎昵。總斷不惑。勤儉爲先。抑陰扶陽。防微杜漸。然後日御便殿。博延公卿。詢訪直言。講求古道。勵精爲治。以答天戒。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禍難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召天地之協氣。致邦家於永寧。願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知忌諱。惟陛下不以位卑職賤。留神省察。則天下蒼生。

明體

論臺官言事

臣伏見近者。臺官以朝政闕失。上章論列。或令分析。或取裁斷。中外傳聞。於體不便。且國家置御史府者。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朝廷用之爲紀綱。人君委之如耳目。所以先帝特降詔書。添置侍御史以下六員。並不兼領職。當時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乖方。刑賞踰制。並許彈奏。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雖顯行。即令留內。蓋先帝切於求治。如是之極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將三十載。進守先謨。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顏必容。此皆陛下憂勤庶政之至深。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矣。臣欲望今後御史等。凡有彈奏事。或過當。並不令分析。及取裁斷。若乃阿意徇私。即乞重行責降。如此則上彰陛下好諫之德。下免朝廷遏舉之失。

明體

論百官致仕

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卓爲明訓。所以優假老成。遂其安逸。既不遠遵尊之教。且固知足之嫌。歷代所欽。治宜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年。莫非延世。推之平蠻。謂乎其至也。然而近歲。寖成敝風。搢紳之間。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殊愆負荷之義。顛於鐘漏。不知其過。自以爲得。誠非朝廷所以待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臣思及此。悚然汗下。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武班簿檢會。應臣僚年及七十。並令臺牒。諭其致仕。如牒舉後三兩日內。未見抗章祈請。乞自朝廷降令致仕。所貴稍遏趨營之弊。頗惇廉恥之風。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臣近者監察九宮貴神。竊見以當朝官充攝太尉行事。況爲太祝。深恐未便。伏視唐天寶年。敕以九宮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莫百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又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是有司供職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子。其攝太尉。令兩制已上官。所貴崇重其體。以申嚴奉

戒漸

論內臣事

臣伏想先朝實錄。竊見眞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爲戒。至於進秩賜與。不使過分。有過未嘗矜貸。此聖常以提攜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跡昭然。足以爲鑑。臣盧言及於此。實祉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斁必斷。此聖或不敢爲大過。然在漸之於漸。庶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爲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幸甚。

慎命令

論詔令數易改

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外議紛紜。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詔令之下。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領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權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啻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於朝。以爲己功。噫。爲臣之道。豈當如是乎。竊觀國家循襲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敕。駁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歷代典故。淪墜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祇在舉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駁之職。還兩制以上。慎重介直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先由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封進詔敕。如此。則差易改正。豈免濫濫。少裨聖政。

選舉

論取士

臣以孤遠之跡。猥荷聖選。擢陞憲府。退思所以爲報。則智識蒙蔽。無以副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唯明主裁之。臣伏覩近降詔敕。以官吏陞陟。貴否相涸。世族補蔭。愚智不分。並立新條。以革舊弊。有以見陛下求治雖淵之深旨也。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畜。蓋各有其道焉。以萬務之無窮也。一統於壹。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公。設九卿百執事以維持之。俾羣材盡力。而百工無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榮進。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邪正所繇。淵深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謂也。且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固略難悉。兩漢而下。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達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舉課試。乃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並責成有司。唯以得之與否。以爲榮辱。得士者陞。失士者勦。孰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謂之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宏詞。試判三道

數句。果能殺獲張海等四人。餘衆並已潰散。用和授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中外聞之。無不失望。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寇之內。恣行殘暴。京西十餘郡。轄員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慴。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敗衄。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永吉左班殿直閤門祗候。凡超八資。授諸司副使。宣事舍人。今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且有明文。豈宜降等。況西蕃來定。盜賊剋起。方當責效之際。不可失信於人。其李用和欲乞依准元降指揮。比類傳永吉特與優改官秩。如此。上之出令。貴乎必行。下之立功。樂於自奮。

慎差除

請復封駁

臣復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授。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寮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領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權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啻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於朝。以爲己功。噫。爲臣之道。豈當如是乎。竊觀國家循襲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敕。駁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歷代典故。淪墜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祇在舉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駁之職。還兩制以上。愼重介直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先由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封進詔敕。如此。則差易改

者。謂之拔萃。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授職。復有賢良時文物尤。比隆三代。基橋綿遠。垂三百年。其有經任。但糊名謄本。類以繩檢。復於軒陛。躬臨程試。三題留。可謂之精且詳乎。臣亦恐非進賢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辦官。司徒司馬大樂正之職。未聞王者舍之柄。當繇人主。臣竊以禮部考試。定其可否高下。躬非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司。或曰取混於奏籍。賜第上前。抑亦無失於國體矣。然後復宏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得其實才拔萃之舉。恐未足盡魁梧之選也。且今之仕者。非保豈不裕乎。而又食舉之敝。漸不可長。其間或暱於私一驛革。若至其甚。何所及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鎮郡守縣令不才貪猥比之者。以蒲於朝。杜絕同邪。振張紀律。可使教導于上。民悅于下。是以導迎和氣。馴致太寧。不亦盛哉。伏望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失。政有未安。則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務之。則生靈受其福。而宗社享無疆之休矣。惟陛下察其區區。總其狂直。一賜觀采。

請先用舉到官

臣伏覩近□降赦節文。委中書樞密院選舉主二十人。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一員者。蓋國家精擇人才。博訪聞逐路轉運使累有體量到州縣長吏等。其間如不才貪猥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內。先次進用。令往彼衝替。若候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被害之民。受害深矣。況輻員至廣。官吏至衆。黜陟政。十有六七。若不急務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請依舊封彌謄錄考校舉人

臣伏覩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官令錄等保明行實。更不封彌謄錄者。此乃三代鄉里選之法。蓋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舉。責成有司。不欲煩以繩檢。庶取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緣天下郡學。自能勵讀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詔下。投牒求試者。比比皆是。長吏等又安能一一練悉行實哉。不免逐每州用試官一員。是天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藏源逐人。遞相保委。然而詐僞猥雜者。亦無由辨明。於愛憎。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徑末能盡得其人。而悉心於公取也。或緣其雅素。或牽是非紛作。不惟抑絕寒素。竊慮天下因此構起訟端。鬬者有矣。又何暇論材藝。較履行哉。洎取捨一謬。則多矣。況封彌謄錄。行之且久。雖非取士之制。稍協盡公之道。若令逐州發解舉人。且令仍舊封彌謄錄。考校。於理甚便。若以救命方行。難於遽改。即乞特降約束。其逐處試官監試官。如稍涉徇私。及請託不公。並照常法外。重行處置。不然。令別定刑名。庶使官吏等各知警懼。

請依舊考試蔭子弟

臣伏覩先降敕節文。應奏蔭子弟京官年及二十五已上。其選人過兩郎大禮。限半年許令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國子監投狀。並著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學問。詔書所謂非唯爲國選士。是乃爲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朗有臣寮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爾。且國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訓擇未精。今詔命方行。遽欲變革。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政。悵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所傷實多。其前項條貫。如有開說未盡事件。欲乞只令有司詳定。依舊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三

擇官

請選諫議大夫

臣謹案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龍朔中。改爲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從規諫。仗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朝。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年敍遷。如何鄩等。猥叨此職。是以朝廷名器。容易假人。案牘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爲衆所推者。方得轉諫議大夫。其餘不得徇入。止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從清。

請復御史裏行

臣謹案唐制。御史臺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憲之職。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大禮中。御史六員。蓋朝廷紀綱之地。爲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爲稱職。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近歲知雜中丞不專奏辭。或命兩省臺參舉。而條制約束。罕得應詔。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慎其選。臣竊見頃年添置御史裏行二員。緣所舉之人。秩序差淺。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循而能。物議惜之。方今臺官員數

最少抨彈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中丞知雜侵循例於陞朝親民官內保奏堪充御史裏行二員如稍不稱職並嚴坐所知

請選用提轉長吏官

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內則宰臣百執事外則按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爲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獄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辯獄訟之冤濫以安生民利病財賦出入莫不按舉事權至重責任尤劇設非其人則一路受敝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之吏又不以聞則朝廷無緣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終無告者矣昔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事政令所出惸舒敉繫今朝廷既已輕授又數數更易其才者雖有育民濟治之具亦烏所施設哉又況庸庸者乎今粗舉一二條陳如左竊見近日除授轉運使但理資序不擇選擇如江西路劉繹利州路李熙輔皆智識庸昧衆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旦江東令狐挺京西張士安河平席平皆素非幹敏之才又無廉潔之譽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並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有合格以微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詞其細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盡舊而後資考則所得稍矣凡舉提刑若保薦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謬舉別委他官如此則可絕徇私之請矣剌史縣令前後條非不丁寧其中濫進者亦衆如曹瑋自通判便授閣州大郡豈非理決人至死又即韓松知鼎州緣本州控接蠻界居官屯治軍馬卻係武臣知州後乞選差文資況韓松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邊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有司精驗治狀審驗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僻差面授之庶幾不致敗事所有奏舉縣令即令流內銓選注繁劇不治之邑是則民獲少蘇而和氣可召矣伏望聖慈申命宰府舉面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令審官院以型陟狀定差遣先後

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循舊例以到院先後爲限未嘗較辨賢否論次殿最清濁一概流品不分但以名次補闕而已苟非委重近臣審擇之意況國家設提刑按察之職察舉吏廉穢之狀其治績尤著者則必繼跡稱舉貪懦不治者則必體量按劾別白善惡悉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爲沮勸之本今則不然當除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則向來型陟之狀委而不顧乃同虛設豈不惜哉且舉元之命繫於長吏今郡守縣令鮮或得人盜賊間起生民重困天下受敝職此之繇可不愼哉臣欲乞今後審官院應京朝官初任即令聽會在任有舉主五人無私罪者壁爲上有舉主三人以下或無舉主及私罪者以爲次其有私罪及體量者降爲下凡差授以爲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施別淑慝無先於此

請選河北知州

臣竊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譏逸防訓士卒以爲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廚傳迎送使人及曲索過咨便爲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

此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節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箇月逐處預爲准備不敢少懈況三歲兩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內迎送絕無虛日又何暇諮謀訓練彀兼訪聞北虜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爲名然戎狄之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戒生害又況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爲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售進市恩結挾弭謗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以邊備未完邊寇未寧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部署鈐轄駐泊等並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擢有武藝將材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服之實如有實效不可以浮議數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如尤臣所奏即乞特賜指揮

請選廣南知州

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薦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伏況世祿之冑鮮惇義教竟猶之蔽便仕結末皆學政即使司民甫越期年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尚未練悉六條之重口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國家多務調率勞午遠民困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端州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知州獨員管句其猥冗悉橫之罪則惟務誅求庸懦冒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罹其害無所訴告提刑轉運使俾其遠巡復不能巡歷按劾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後奏薦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差一員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闔蒙郡牧稍異俗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臣伏見中書劄字知巴州楊佐奏昨體量得巡檢頓士甯爲事過當非理打寫兵士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問頓士甯有何不協只一向盤問所勒官況頓士甯與李熙輔有舊恩作本司採訪施行遠惡復不能巡歷按劾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後奏薦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差一員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闔蒙郡牧稍異俗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臣伏見中書劄字知巴州楊佐奏昨體量得巡檢頓士甯爲事過當非理打寫兵士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問頓士甯有何不協只一向盤問所勒官況頓士甯與李熙輔有舊恩作本司採訪施行若頓士甯指論臣詔法何以遵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見禁巡檢頓士甯并兵士等及轉運使李熙輔到彼審問據頓士甯口稱屈抑及分析知州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隆往巴州權交替知州楊佐赴置院照勘奉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強官依公盡理取勘施行竊緣楊佐見爲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體量按問今李熙輔乃濫信頓士甯分析一面差官往彼交替楊佐赴院詔勘顯是照輔與士甯有舊挾私任性不遵詔勒若令舉勒之妄被誣楊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令後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詔勒而容長姦慝此尤事體不可之甚也兼熙輔不才庶譴衆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蒙施行況利州一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綏撫鎮靖其熙輔所爲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別生事端欲望朝廷選差廉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使以安遠民如楊佐顯有贓私罪犯即令本路提刑司體量確實事狀即奏依條施行

再請選轉運提刑

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朝廷凡有差除留以資序敍遷或用臣僚薦舉開容濫進未甚得人致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詔勅振舉職業而挾私

選械無所提憚。安構刑獄。恣行追攝。雖已衙替。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廖詢。秀州邊珝。不公事跡。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勘。方此彰露。而本路提轉。殊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朝典。臣欲望聖慈。睠令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用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爲限。則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懲畏矣。

請置發運判官

臣竊以京師兆大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蔗。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最爲今之劇職。固不可輕以授人。況朝廷奏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付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凡歷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者。蓋久任得人之明效也。緣施昌言許元綰用頗著。切慮別有進擢。則後來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敝。則無繇辦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令置判官一員。於朝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久任。所貴稔熟其事。副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致敗事。

請召還孫甫張瑰

臣近蒙聖恩擢預諫職。固讓則有嫌疑之避。輕授則有黍官之媿。進退失措。罔知甯處。伏況諫垣之才。方今極選。用人之得失。繫國之輕重。固不可不慎也。臣竊見起居舍人祕閣校理孫甫。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瑰。稟純一之性。有端方之節。危言篤論。可以正闕遺。博學遠識。可以備顧問。欲乞特與召還。冀之近列。則言路益廣。公議允協。

請復韓贄等憂官

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贄。屯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士閻詢等。才識明茂。貲資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徵累。蠲免多歷年所。屢經恩宥。勤會前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乘瑕亦合錄用。況御史臺闕官甚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贄等來之方今。實爲精選。臣以謂可復循職。必允清議。伏望聖慈特召還臺。或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論河北帥臣

第一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溜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調度不足。朝廷一切應副。廣有餘年之蓄。而流亡未盡復。田畝未啻闢。諸州長吏。尤在得人。其間苟且之習。但幹辦常事。趨過目前。其經久利害。知不及其身。慮患不深。前後相承。積弊已極。至帥臣亦未甚精選。或有不樂久任者。乞

後闕

第二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溜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言。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願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俾綏撫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脅。義同一體。休戚均之。今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敝。悟然以爲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臣怦慮焉。惟陛下留神

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速賜神斷。天下幸甚。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使

臣伏見近降勅命。陝西鹽法。且依范祥舉行。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能協心以濟。深慮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序。所貴舉盡鹽法利害。計置沿邊解斗。事歸一局。易爲辦集。

再舉范祥

臣先自陝西相度鹽法回。曾具劄子。乞除提點刑獄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所貴舉盡鹽法利害。計置沿邊解斗。事歸一局。易爲辦集。至今未蒙施行。勘會范祥新法。自皇祐元年正月至二年十二月終。共收到見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貫有零。比較舊法二年計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三年春季。又已收到見錢七十餘萬貫。兼糴到解斗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豐熟。今秋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況范祥顯著成效。可備驅策。欲望聖慈允臣前奏。特許就除范祥本路轉運副使。責其久任。俾之一面制置解鹽。及將見錢收糴糧斛。須管沿邊軍儲大段有備。又免向去入中。枉費榷貨務見錢。經久之利。無便於此。

請錄用楊紘等

臣請先朝旨錄大中祥符中。幷益二州歲滿當代。先帝獨留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爲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極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計失。非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託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不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遣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始乎屏棄。卒不得用。誠者應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雖曾敍用。未復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登。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請選人知慶州

臣伏見慶州。控江淮上游。南接嶺徼。兵民貿販。素號重地。累歲賊盜充斥。近方稍息。今聞前帥偪賊唐才睦等。所至寇劫。殺害官吏。況封境與本路接連。最是控扼之所。全藉才幹長吏。以之綏輯殘襏。昨朝廷特差余靖。近又丁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往彼知州。庶一方之民。得獲便安。

請選差河北令錄

臣勘會本路州軍。令錄判司簿尉等。年老及懦弱不曉民事者甚多。見本路久經災傷。流亡稍復。而科率不能盡絕。凋敝益甚。州縣之職。尤在體量行遣。次。右具如前。切緣得人。欲乞當司體益得前件官內。

如有委官年老及罷閙不曉民故雖無贓私罪犯彰露許令於郡下奏舉替序合入之人充替仍乞特降指揮流內銓今後應除注本路縣令並以奏舉人充判司簿尉亦乞選差所貴被困之民得其存恤

請廣南選差職官

第一章

臣先曾上言廣南東西兩路諸州元無職官處各令置一員關窄郡事尋蒙降指揮下銓司至今未聞有人注擬雖該赦恩放選又例注家便及次遠以前外遲僻悍其地遠兼訪聞兩路闕員甚多其十數年無正官處並差士人充攝官緣近年蠻賊侵擾民力困竭全藉廉幹官吏多方綏撫今來銓司若候合入遠選人及替願者縞恐卒未差除得人深固不便縞見頃年以來廣南闕官遂於江浙荊湖等處近便路分諸州薄闕尉充破處縣令自後因循不行欲乞特降指揮令銓司檢詳前例於江浙荊湖等處近便路分諸州薄尉中選無公私罪犯兩任五考已上就除權職官四考已上就除縣令便令赴任如此則遠官無由停免異俗得以輯寧

第二章

臣昨上言以廣南諸州乞今後應奏薦京朝官合該往彼知州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迹乃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東西兩路元無職官處各選差一員至今多日未蒙朝廷施行竊緣窮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獷悍易動難安今又蠻賊猖狂郡縣搔擾長吏之任尤在得人況當陛之年未嘗學政不當輕授重困遐民且近地牧守尚有通判職官更相裨贊而嶺外遠郡乃令此選獨員管句民權其害無所控告甚非朝廷求治之本意也陳訪聞所闕職官祇二十餘州每州各置一員事理至便所貴掌郡務以安異俗伏望聖慈令檢會臣先進劄子速賜施行

乞不用贓吏

臣聞廢者民之表也貪吏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贓污擾發無日無之洎具案來上或橫貨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罪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悛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皆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贓濫鄉民不敢伸訴以此薄蠲產業臣仔細詢問緣更有逐處專切提舉館驛家事內臣每一經過措撫徵過恣意誅求其費數倍以至親隨吏人並承久例獻遺方可免於刑責臣伏觀諸路館舍各係所管州軍逐時修葺既提舉使臣於上秋閑方始出巡居常祇憑文字行移州縣依例施行此職誠為虛設有害無利欲乞今後祇令本路轉運司逐季指揮轄下州縣廳人使經過路分館驛家事等並須管預前一一修飾排辦舉備或更差逐州通判職官先次提舉更不差內臣出外如此則鄉民免於暴斂稍得存濟不至逃亡況接伴使副初離京亦可專委沿路因便點檢必無誤事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臣竊見河北近年添置提舉修造軍器使臣兩員凡句當一二年即授閤門祇候替日又得隆遠差遣僥倖恩賞無甚於此況修造軍器逐處自有知州、都署、統轄、都監等逐日逐件點檢試驗不精專又轉運

須依法施行恐非所以保全成局之道也其景宗欲望且令依舊與在京差遣事體至便

請選內外計臣

臣竊聞御史楊景宗知磁州物議喧然以為不可按景宗累經外任並皆不了昨自鄆州亦以所為恣橫非次召還緣稟性不常用刑過當今若委之為郡以親民政不惟一州生靈枉被殘害或盜不公事發須依法施行恐非所以保全成局之道也其景宗欲望且令依舊與在京差遣事體至便

提刑并次巡歷。並開庫一一點檢。臣近到河朔州軍。體問得其提舉便臣。祇是一年一次略到。逐處但收索文字照會。何益於事。及至年終。即具數申奏。以爲己功。虛取優賞。誠爲虛設。乞行廢罷。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四

去刻薄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第一章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刑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持摭微累。不辨庶贓。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慎自守者。則以爲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爲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擾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非徒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剝。爲國斂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務爲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爲國家之福也。比者幸賴郊禮盛禮。大赦寬恩。臨慶澤。欲乞於敕書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貫於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擾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

緣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德刑院大理寺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持摭微累。不辨庶贓。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慎自守者。則以爲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爲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擾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非徒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剝。爲國斂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務爲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爲國家之福也。比者幸賴郊禮盛禮。大赦寬恩。臨慶澤。欲乞於敕書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貫於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擾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

抑僥倖

請絕內降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莫測originating。盡由情託。蓋傾邪之originating。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闕。久誤聖化。洎陛下親覽庶政。首革弊originating。僥榮濫賞。人不以倖冀。乃比年以來。此路寖啓。妨公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之人。陰有交結。或冒陳勞效。以圖榮寵。或比緣罪犯。苟希橫貸。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止絕。如更妄有陳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先降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徇。上累聖明。

論明堂覃恩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文武百官內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曾具論列。并乞詔對。不蒙開可。退用愛迫。弗敢固辭。竊以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大柄也。惟士之有功與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夫人君者。固宜慎之惜之。苟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綱或紊。百目皆隳。雖善爲治者。亦末如之何。況今吏員益衆。財用益殫。爲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以寬國度。豈可不辨能否。普加官俸。是於承平之世。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秩爵之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救之弊矣。臣又伏聞近降詔旨。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及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敕。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陛下厲精革弊。求治之切至也。惟此覃恩。頗蠹政之甚。伏望陛下上稟祖宗之訓。下爲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恩澤。乞賜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聖德之萬一。臣過叨祿榮。位極責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請令江淮發運使滿任

臣聞東南上游財賦攸出。乃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出也。主是任者。可不愼選哉。臣觀唐室。如韓滉、杜佑、王播輩。並以將相大臣。出鎭淮南浙西。專總是職。或十年或二十年。蓋以利權之重。得人是繫。今則不然。凡蒞其局者。但爲揚歷之資耳。且方受署。夕已望遷。廣納苞苴。交結勢要。市恩僞譽。惟恐不及。其財利豐耗。儲蓄虛實。裁制出入。豈暇留心哉。祇如近年林誼、李宗詠、楊日華等。各未逾三數月。旋卽罷去。移易之速。甚於傳舍。不獨逆故迎新。寖成大弊。抑亦者衍猾吏。緣以爲奸。不可不察也。臣伏乞今後應差江淮制置發運使并判官。各於臣僚中。選擇素有清望幹才者。並令終滿三周年。或有成績。就與進秩。所冀弊原漸革。邦儲增羨。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臣伏視先降敕節文。以河北、陝西、河東、知縣比之諸路。民賦逸備。最計不少。尤須得人。委臣僚選擇廉勤幹事之人。於前任職官令錄內。同罪保舉。充京官知縣者。自降敕文之後。臣僚或有保舉之人。並降告敕。於本任改京朝官。仍於本處待闕。候逐路有知縣員闕。卽便就差。蓋朝廷以邊鄙未寧。財用不足。安民集事。尤在得人。所以委羣僚精擇良吏。不循常格。就轉發秩。用綏疲俗。以濟調度之深旨也。其所舉之人。祇合差充三路知縣。訪聞數內著作佐郎魏及甫。見監河中府白家鹽場。大理寺丞唐叔夏。見監并州軍資庫。大理寺丞何澄。見監并州永利監。著作佐郎葉仲簡。見監汾州鹽山稅。著作佐郎董之邵。見知坊州錄事參軍。臣細詳敕意。爲比遂路稅賦。科率稍重。諸縣闕人。是以不次甄擢。其前項官。顯是不合差。於逐處監當并知錄。深慮不便。其魏及甫等。欲乞依應元敕。各與改差本路知縣。切恐更有似此不係親民者。亦乞勘會。一例移改。所冀繁劇之邑。庶可責成。儻俾之人。免或避事。

論縣令輕授

臣聞古之所重。爲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卽苟謀佗官。恥爲縣道。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守卒。皆能詗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爲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滔滔。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僻命。卽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例爲僉判。不繇爲縣。便作通判知州。泊爲長吏。味於民情。惜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況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僉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爲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倖求而至。重行朝典。庶使僭妄之徒。稍知警懼。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臣伏見三司修造案。見管營房倉庫店宅等。共四百餘處。計屋四萬餘間。並係合該修蓋。今來重建太祖開先殿。near功用甚大。然王者崇奉之意。誠不可闕。所有若池樓觀壓院等。並轉傳宣權住。竊慮非次別降指揮。依前興作。緣近年土木之功。未嘗暫息。材植工匠。卽日闕乏。兵士勞役。動有咨怨。兼遞處並差內臣監修。不以有無准備。立須辦集。催務速畢。以圖轉官。況國家倉庫未實。財賦有限。費用無極。將何取濟。伏望聖慈省察。候開先殿畢功日。除營房倉庫等。合修葺外。應係寺觀園苑。不急之處。且乞一切權罷。兼詳衆論二年二月八日宣命節文。應修造了畢。使臣一員、工匠等。並不得乞改轉酬獎。如顯有功績。卽等第與支賜。如遇當行勘斷。欲望今後監修使臣等。並依宣命指揮。更不得陳乞改轉。如有貿效。祇與支賜。

愼刑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臣伏見國家設按刑之司。蓋慮郡縣長吏或不得人。刑罰冤濫。俾之糾察。而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卽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詗。何以副聖人欽恤之意哉。今敢略舉一二以明之。臣昨任鎭州日。獄中重囚七人。具案已就。適會提刑司巡歷將至。聞其未斷。卽遷延引避。又鄰近春州禁勘罪人。追捕甚衆。繫獄二百餘日。凡該大辟罪者四五人。徒罪不少。亦不聞提刑司推究淹延之狀。泊轉運司取公案。委官定奪。果有失入死罪等。雖官吏悉行重典。而死者不可復生。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雖前後累降詔敕。丁甯罕或遵守。臣欲乞今後諸州凡勘大辟罪。不以軍賊百姓五人已上。并出違日限者。並委提刑司書時親往。審問決斷。所冀刑獄無或冤濫。

正刑八篇

乞斷韋貴

第一章

臣伏覩宣命。以權保州兵馬監押供奉官韋貴降充岳州監稅。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況韋貴嘗以兵士構叛之時。不能死節。爲其戎首。同惡相濟。致朝廷用兵攻取。累降詔諭。方且開門納款。今若酬其後效。特貸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恕。夫人臣無將。將則罪死無赦。且將有其意。尚無可免之理。況悖逆之狀。如是之甚乎。兼聞韋貴脅餐妄言。激成逆志。迨兇徒之竊發。叶奸計以圖全。悖堙亂常。天下共棄。乃王師之進討。據堅城而請命。要求撫納。以蓋前愆。質諸人祇。所難容捨。致之刑辟。尤爲得宜。設欲從輕免其孥戮。只乞於遠惡處安置。亦朝廷屈法推恩之覃典也。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新降充岳州鹽稅草貴。欲乞重行處置。以伸國法。至今未奉指揮。竊緣保州裹翼兵士見謀背叛。賊長吏固守城壁。其巡檢使王守一。走馬承受劉宗言。不從逼脇。相繼遇害。而韋貴不能死節。仍助兇威。主領叛徒。凡二十日。劫奪財物。戮辱良善。一城生聚。死者幾半。以至登陴拒守。屢抗王師。及攻破之後。其外合衆心內潰。竄伏無路。方乃開門請命。要君怙亂。無甚於此。朝議錄其罪惡。使罔後效。免死爲幸。況前件條貫。本爲細民所設。今張可久乞不原。近降敕決。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以勵將來。仍乞今後應臣僚等。或犯贓賄諸般違禁等物者。不以見在或廢用。並以元犯斤石罪名定斷。其諸色人等所犯。卽依條施行。所貴貪猥之輩。稍知警懼。

請重坐舉邊吏者

臣伏覩近降敕命。以緝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爲奏舉前保州通判祕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放。案石待舉殘虐屯兵。剝削屢食。兼兇相扇。固守城壁。殺害民吏。幾成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饜責。而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誡其監舉也。緣河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倣佐。尤在得人。所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國家愼重選擢。如是之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認朝廷求賢才備急用之意。但緣其雅素。或嚮於愛私。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校治行之詳悉哉。致一旦用之爲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軍、通判、兵馬、都監已下。依前敕已上臣僚。舉官歷三路差遣。諳悉邊事。京朝官及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違用後。稍有合行結絕公事。緩緊催促了當。仍令當職官員。躬親檢舉。庶絕奸弊。

論內降

臣竊見當年四五月內。皇帝親臨殿決。罪人並從減降。已成定例。竊聞當四月後。三司開封府等處。應有收坐干連人。合行追勘公事及寄仗人。多是用情拖延。等候疎決。深成敝倖。欲乞指揮。今後繼入三月。應有合行結絕公事。緩緊催促了當。仍令當職官員。躬親檢舉。庶絕奸弊。

論疎決

臣竊見當年四五月內。皇帝親臨殿決。罪人並從減降。已成定例。竊聞當四月後。三司開封府等處。應有收坐干連人。合行追勘公事及寄仗人。多是用情拖延。等候疎決。深成敝倖。欲乞指揮。今後繼入三月。應有合行結絕公事。緩緊催促了當。仍令當職官員。躬親檢舉。庶絕奸弊。

論內降

臣訪聞軍巡院見勘周景。爲於慶曆二年五月。係內東門手分。發意同謀可覩。與雜買務同情盜用羅帛等入己。事發。其雜買務監專。並該決配。內周景爲首。合得絞。胡可觀爲從。流配千里外牢城。其周景避罪不顧朝章。自爲非法。竊慮疎決在近。乞不從原減之例。臣伏見先朝以崔端知華州日。於都下創置物產。事發被劾。先帝置之散秩。指藥終身。其魏兼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決外重行。以警貪猥。

請斷張可久

臣等伏見僉書武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吳奎奏。勘前淮南轉運按察使司勘郎中張可久指伏。不合在任日。於部下典賣私鹽一萬餘斤等情罪案。下大理寺。竊慮本寺引用應犯違禁等物。並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今張可久販私鹽。已經貢渦別無見在。議罪必輕。況前件條貫。本爲細民所設。今張可久本庸鄙之資。濫按察之任。爲朝廷之倚重。乃一方之表帥。而巧圖財利。冒犯禁憲。雖前後職司臣僚。或有以贓濫獲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恕。孰不可容。其張可久乞不原。近降敕決。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以勵將來。仍乞今後應臣僚等。或犯贓賄諸般違禁等物者。不以見在或廢用。並以元犯斤石罪名定斷。其諸色人等所犯。卽依條施行。所貴貪猥之輩。稍知警懼。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向綬恐迫通判太常博士江中立、自縊身死。案次勘鞫。拒抗翻變。祇乞據前後勘到情款定斷。尋於滄州取到案卷。送下法寺。至今多日。切恐有司執守常例。引用律文。未得允當。況向綬本違慤中立欲撓發所犯。不公事件。遂抑勒諸色人等。誣罔陳首中立罪犯。今制勘所又已一一辨明。假中立所犯有狀。自有朝廷之法。向綬何得輒用威勢凌迫。一至於是。中外無不憤惋。若不特行誅竄。則令後長吏恣爲不法。同官僚屬稍有言議。卽便行摺拾。置於非所。或迫令自盡。成鍛成重罪。必無由理雪。所繫事體甚大。欲望聖慈。特於法外。重賜裁斷。以戒將來。

請決外斷魏兼

臣訪聞勘到前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在任日。於部內糴買物業。并剩量過職田斛斗等罪犯。奏案已下法寺詳斷。魏兼蚤蝨周行。瞻切頃使。專總察之任。在表率之地。固當正身奉下。竭節奏公。而乃不顧朝章。自爲非法。竊慮疎決在近。乞不從原減之例。臣伏見先朝以崔端知華州日。於都下創置物產。事發被劾。先帝置之散秩。指藥終身。其魏兼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決外重行。以警貪猥。

請贓吏該恩未得敍用

臣竊聞太宗朝。臣僚或犯贓罪。非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若。酌近臣曰。此既犯贓污。祇可放令遂便。不可復以官榮。其貪殘慳吝。器也如此。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尚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今明堂大赦。應係貶降臣僚。例該錄用。若張可久先任淮南轉運使日。以自販私鹽。剩收贓田鹽價。累經敍用。已任蔡州節度副使。見監陳州糧料。今來不可更復正官。欲望且與散官。量移差遣。其餘應以贓濫致罪者。乞不一例錄用。所貴贓吏稍知警懼。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五

明禁六事

請差京東安撫

臣聞京東河北兩界州軍。見今賊盜充斥。并鹽內東路州軍。以近年科率差役頻併。民力困重。不遑之罹。因而嘯聚。所在竊發。恐結集轉多。爲患不細。逐訪聞東路州軍。以近年科率差役頻併。民力困重。不遑之罹。因而嘯聚。所在竊發。況曹兗沂淮陽等州軍。山林深遠。素號出盜賊之所。不可不令即時誅滅也。頃歲京東西軍賊等作過。差侍御史仲簡。監察御史蔡襄、監督捕捉。今欲乞遣差臺官一員。乘傳往逐處體量民間疾苦。假以便宜。俾之撫綏。兼督責州縣。所貴官吏效命。不敢顧避。速得勦除。其逐處長吏兵官等。稍畏懦者。亦乞精擇有方略強幹臣僚對替。庶免敗事。

請速除京東盜賊

臣竊見江淮、兩浙、京東、河北、累年以來。旱潦相繼。物價湧貴。民食艱阻。兩浙一路。災疫尤甚。雖朝廷寬免租賦。優加賑恤。而迄今未得蘇息。近聞京東、濟、鄆、河北、德、博、淮南、宿、亳、等州。盜賊充斥。所在竊發。州縣不約計甚多。其餘呼索之物。仍不在數。況常年兩次關借使。自有久來體例。過界月日。亦須候接伴使副到本州。方有過界之期。纔接伴使副到本境。尚住三兩日。亦是可祇應。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關信所。今後三番使臣等。祇得於接伴使副前發一日出行。其送伴都先兩日分頓。仍祇得不速行處置也。頃歲淄、淮南王倫、京西張海等。皆起自倉卒。結集巨盜。劫害居民。郡邑悉不能制。朝廷面殲滅。無謂邪小。蜂蠆有毒。且四方郡兵伍。往往少多者不過數百。皆顧役厲卒。文騐惰嬾。難用覓之則盜慢。急之則生禍。必不更訓練。目不識行陣。驅之觀望。必先事而敗。蹶烏合嘯聚。莫能久長。而生釁涂炭。奚則國家將何道而猝安之。況今國用窘急。民心危懼。凡盜賊若不即時誅滅。萬一無賴之黨。相應面起。掃可止焉。伏望陛下皆責有司。精擇逐路按察之官。及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即令黜罷。其巡檢縣尉等。並委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專切舉察。如庸懦不才者。逐具體益充替。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並須捕提掃蕩。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並乞重行朝典。

請斷銷金等事

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類。多用銷金。工匠於閨閫之中。任意制造。殊不畏忌。臣伏詳編敕節文。除大禮法物外。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係衣服裝著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爲飾。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其元業匠人。輒更造作。犯者當行處斬。此蓋眞宗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爲飾者。一切禁斷。工匠置於極典。致數十年閒。中外絕無犯者。而自近年以來。時俗相尚。銷金之作。寖以公行。近日尤甚。其盛里及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並用銷金。及生色內間金之類。並無遮懼。蓋是匠人等故違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蒙。無敢言者。若不速行禁止。切慮厭壞金寶。屬長澇風歲。事浮奢。大損聖化。欲乞嚴賜指揮。申明舊制。上以違先帝崇儉之意。下以絕臣庶好奢之漸。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廳不得請謁并追贓事

臣昨於八月十七日。上殿進呈割子內一道。以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院。刑禁最繁。其官廳等。但務請謁。本局之事。罕所究心。欲乞今後應司錄司本廳官員。及左右軍巡判官。如勘大辟罪人。非公事不得出入請謁。所貴閑實獄情。不至冤濫。并一道起請。凡諸處捉獲賊盜公事。合追取典賣寄留贓物。並須子細根問。雖實月日。件號段數。具錄所屬州縣。仍先檢索簿歷照證。委無差異。即取索典解。及收買受寄人等的實內供文狀入案。方得追取。逐件贓物。隨逐仍於回牒內。一一附錄簿歷上月日件號。及逐人分析因依文狀。以憑照行。行遣免致抑勒人戶。陪備贓物。枉陷平人。兼申明先降條貫。至今多日。未見指揮。伏望聖慈。特令檢行所進劄子施行。

請絕三番取索

臣昨奉敕。差送伴契丹人使。伏覩三番諸司人。依例於接伴使副進發前四五日。離京。凡經過驛頓。並先次取索羊麪雞鴨魚兔之屬。廣設酒食。以待南番使臣。所費物料不少。並專副自備供應。及至雄州。動經旬日。本州日供三番下一行使臣等。并散直殿侍長行使臣。及手分親事官。酒食約七十餘分。十日之內。約計甚多。其餘呼索之物。仍不在數。況常年兩次關借使。自有久來體例。過界月日。亦須候接伴使副到本境。方有過界之期。纔接伴使副到本境。尚住三兩日。亦是可祇應。臣欲乞特降指揮下關信所。今後三番使臣等。祇得於接伴使副前發一日出行。其送伴都先兩日分頓。仍祇得於當頓排辦祇應。如合依裁

過驛頓。即不得妄有取索。互以酒食。遞相管設。及饋運。並乞嚴行止絕。彙候送人使過界。即令使副前一日回京。應沿路州縣驛頓。易爲供給。稍免擾攜官司。

請懼天下公用回易等

臣竊見天下州軍公用錢。自降指揮。許令回易之後。諸路尤被其苦。而河北之害尤甚。前後累有臣僚論列。乞罷回易。雖近降條約。畧或遵行。緣逐路不以遠近。成令興販。並將物貨。抑配人戶。不惟踏斛細民。兼又阻絕商旅。以致貿販鹽酒違禁之物。無所不爲。本路鹽酒稅課利。遞年以此大段虧少。蓋緣使然。是致用度不足。未免重煩朝廷。況逐州合破官錢不少。若只用管支軍員。犒勞賓客。自亦有餘。但虧進之數。圖規厚利。交結權幸。以爲身計爾。臣欲乞應係有公用錢處。依先降指揮。更不得回易。其沿邊及入使路分。即與減錢數。則公私之利。無便於此。其瓦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類、往來相饋遺者。並量減賜。止絕如敢故犯。乞坐違制之罪。

去妖妄

論妖人冷清等事二章

第一章

臣奉敕差與趙槩等錄問冷清公事。臣等往軍巡院。將公案看詳。據冷清款招伏。前後狂言非一。原其情狀。法所無赦。致之極典。固在不疑。彙詳放停軍人高繼安款。先因罪犯配鼎州。尋即入京。託病放免。而妄誕幻術。交結權貴。所至之處。多以醫術爲名。扇惑州縣。頃年於涇州。即將帶冷清隨行。沿路累造妖言。知而故縱。不以告官。及冷清事發。則教令詐作心風。果得免罪。尋又教以狂悖之語。所不忍聞。且都城之內。豈可令此輩輕慢憲法。惑亂大衆。若不速行顯戮。以戒未來。則啓奸邪之心。爲國生事。防微杜漸。不可忽也。乞令盡法施行。

第二章

臣近以開封府勘到冷清高繼安等。乞早行顯戮。免惑中外。況狂僞之狀。灼然明白。決無可疑。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豈宜引用常法。遷延不斷。此而可忍。孰不可恕。狼風猖獗。日色無光。上下蒙蔽之象。故天示此變。所以警悟人君。如是之至也。伏願陛下察變異之來。顧宗社之重。特出宸斷。速令誅戮。免奸邪之類。別起聲端。寖成大患。

請安置鹿皮道者

臣聞善爲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俗阜而財豐。若蠹原不除。治道從何而興哉。竊見興國寺僧鹿皮道者。紹宗曰。幾支體。稔惡奸詐。扇誘毀俗。聚集兇黨。創修寺宇。鏤鑄佛像。糜費貨寶。不知紀極。方國家多事。財用窘急。豈容此輩恣行捨劄。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崇。不出玉毫之中。但平等慈悲。即成正道。有爲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狄仁傑上疏論列。即時罷役。伏望皇帝陛下俯於庶品。博採善

議。凡所興造。速賜禁止。其僧紹宗。亦乞於外處安置。庶免惑衆。

孝廉包公奏議卷第六

按劾一十五篇

彈宋庠

臣等今日中書傳論。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貨冒非才者。得以朦固其位。害敗于事。適耳目。動搖大臣得位。以取奇巧。苟且劄子論列宋庠。自再乘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諸營。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已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讒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棄立。是謂之過。宜乎當罷。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俄以術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

寵免。祇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舉名而然也。至如祖宗朝能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爲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摭拾細故。託以爲名。揚于外廷。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聽聖聰。有所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爲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倘以臣等爲防諱時宰。故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之至。

臣等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再彈張堯佐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又同羣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駭愕。繳張堯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沸騰。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併領聖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僚。於先朝則李至可謂自尚書參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今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晉政嚴大學士兼戶部侍郎知幷州二年。只授宣徽使。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兼著。亦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業爲重。以天下爲意。免使好侍有所規伺。特出睿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議。

第二章

臣等近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以物議沸騰。曾具奏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向去更不除使相。及不許歸本院供職。仍促發赴河陽。庶幾稍弭謗讟。未蒙俞允。竊切疑慮。臣伏以陛下凡事克己。鮮有過舉。止於堯佐一事。甚不愜衆口。交非若厥物情。理須降抑。然自去冬。言事爭此事。陛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以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爲朝廷曲全之意。不爲不優矣。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業爲重。以天下爲意。免使好侍有所規伺。特出睿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議。

論李昭亮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闕朝見。後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天恩寬假。人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爲國家顧情綱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瘠累乞移近郡。而澶淵瞰北路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擇重臣以鎮之。是委遇之意。不爲不優矣。州境與虜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爲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視。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屢下。而不行。爲昭亮計誠可矣。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間自持慎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頗洪。猛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矧天下利害。固有大於此者。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衆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之路。由大臣始。克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皇聖監必賜裁擇。

第二章

臣伏見宣徽南院使李昭亮。近移知澶州。到闕朝見。遂乞留京師。復求換任。臣等尋具論列。蒙指揮賜告三月。滿日赴任。候邊帥有闕。許令就移。未盈數日。却除昭亮知真定府。移李昭遘知秦州。梵呂公綽赴闕。中外聞之。無不竦駭。且昭亮先在延州日。累求便郡。朝廷優進職名。特移近輔。既而又罔過任。遽有此命。

是可否在於昭亮而朝廷之命令不行此豈大臣之所爲哉。陳昭遘初授成德公議已爲不允所謂之處推務姑息在成德尤甚緣秦州密接蕃部最爲巨屏兵馬素經訓練習知節制雖來未容輕授若一旦令昭遘處之遂用成德之政必致士卒驕橫緩急決不得用俾陝西沿邊諸鎮傳聞害事豈不大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趣令昭亮依舊發赴濱州昭遘別與一郡或且令在任公綽候將來滿日別選臣僚移替如此則朝廷命令必行不使僥倖覬覦之人得計則紀綱自正矣事體所繫不細臣故敢再三極論之必望聖慮裁擇。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臣等竊聞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累上劄子稱於召對日奉聖旨面諭右正言孫甫言度曾上殿求入兩地令丁度乞賜辨證至今未見指揮物議喧然繫緣任用大臣出於聖斷如丁度實曾上殿妄自求進頗失事體或孫甫所言虛誕中傷近列即乞各與辨明特賜行遣且丁度孫甫俱處侍從之班日被顧問今百有論列未辨曲直若朝廷姑務含容不行降黜則奸進者無所警懼言事者得以雖間疑惑聖聰紊朝綱無甚於此也欲望聖慈將丁度累上文字早賜降出施行。

彈郭承祐二章

第一章

臣等近曾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事乞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雖能知州之權然依前爲節度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朝廷威令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新以舊曲被優恩有大罪而蒙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蕃富貴出入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意姦慝潰亂國經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職鄰樞近而僭越典常命之攜倍而幾民委之留務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若謀逆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恕則天下之惡無不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凶人不顧君親胡爲惕厲況當熙洽之際敢衝跋扈之爲是誘潛臣非曰戕首若不痛繩以法斯則彌彼吞舟使包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兼臣等仍聞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孜分析纔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下南京令子細分析承祐在任日決配過軍人百姓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到日乞朝廷別賜裁處。

第二章

臣近者兩次論列以李淑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乞與外任或令侍養今開祇龍愉林學士依舊充侍讀之職況李淑父子荷國厚恩榮幸俱極輒敢私懷怨望讒切祖宗非所宜言天下共憤昔漢宣帝時楊惲但以怨刺之言尚坐棄市迹淑罪狀不賜顯戮已爲寬貸兼母年八十別無侍子在乎禮律不合從政而貪冒寵利殊無畏憚且陛下日御講筵博詢經義當用篤厚方正之士以備師臣之列豈宜以姦險悖慢之臣得預進讀於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也伏望陛下檢會前後劄子特出宸斷與之外任或令侍養庶幾稍塞中外之議。

彈張若谷

臣聞引年致政抑有定規殉祿貪榮頗傷清議竊見龍圖閣直學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張若谷年近八十自登朕士頭髮滑塗久越從心之年未有乞骸之請雖聖朝眷待近侍固然不知伏況江西重地爲一都會兵賦繁盛控扼上游尤在得人以之鎮靖兼檢會御史臺先有彈請其罪便威令行朝廷尚明前命論之致仕或與別移一郡。臣等雖其力微不能感動天聽以搖壓橫猾至若自愛其身過事而從則不忍也陛下何惜一俾臣不正臣等所以區區不能自止也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夫承祐猖獗奚足顧忌但因之生事則禍亦不輕臣等竊甚惜之伏乞行廟示四方之臣庶耶臣等實甚愚戇之至。

彈王逵七章

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淑未丁憂閉只帶侍讀端明兩職。皆坐吟詠剌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此差知南京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時物議以謂幾乞養親遽乃求仕無致養之樂有謀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纔言未息旋即居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職乃處禁林之重何故崇署之至如此哉臣等所未論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具悉矣臣等不復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於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讀漢書見轅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爲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與湯武和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尚乃盛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爲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清華官職俱顯祇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爲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非不容誅者也豈緣羣議稍示鴻青淑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己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退猶難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烝烝孝治格於蒼黎謂之難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爲敢爾悖慢陛下仁恻篤厚乃盛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爲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清華官職俱顯祇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爲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非不容誅者也豈緣羣議稍示鴻青淑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己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退猶難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烝烝孝治格於蒼黎謂之難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爲敢爾悖慢陛下仁恻篤厚乃盛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爲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清華官職俱顯祇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爲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非不容誅者也豈緣羣議稍示鴻青淑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己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退猶難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間烝烝孝治格於蒼黎謂之難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爲敢爾悖慢陛下仁恻篤顧德物雖陛其甚惡不賜顯誅在乎物情已爲恩貸今又增一學士處之禁塗衆議喧訾實甚不平況母年八十別無侍子臣等伏望陛下旋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訕矣。

第一章

臣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斂。殊無畏忌。州縣稍不徇從。即被捃拾。吏民無告。實可哀憫。按王逵先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攻劫鄉村。殺虜良善。政此大患。于今未息。沿江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界接連。不可久任匪人。切恐爲國生事。且楊緘但以體量官吏過當。尙降差遣。況王逵害民盜化。衆議不容。欲望聖慈特與降黜。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近以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所爲任性。加以殘酷。不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稱知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豈無私徇。縱使情狀的著。恐未必能遵朝旨。彼王逵先任荊湖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僚奏劾。降知池州。尋該赦宥。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移今任。雖遇蕩滌瑕瑜。棄瑕錄用。然剛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爲事。布在朝野。無不具知。且非躁昧。臣與王逵素不相接。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只令依楊緘例。降一小郡。所貴令酷吏稍知警懼。

第三章

臣近者兩曾上言。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逵。累任書以慘虐不法。降黜差遣。纔該赦宥。不可復任職司。乞追還敕命。至今未蒙施行。按王逵前後三四任轉運使。惟務掊剋。生靈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顧條制。雖朝廷未欲廢棄。只與一郡。已是寬恩。於逵何損。且赦文優厚。所以矜念黎元之至深也。今淮南幅員數千里。最爲宮庶。財賦錯出。朝廷仰給。若命酷吏爲之職司。而令一路之民獨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切恐傷陛下愛民恤物之心。況薛綬楊緘止以體量官吏過當。別無罪狀。尙降任使。未與牽復。以王逵所任殘暴猥濫之狀。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擬用。亦何以示懲戒於後哉。實爲朝廷惜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只依薛綬楊緘例。與移一郡。則爲害差小。

第四章

臣先曾上言。以江西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所爲酷暴。不可令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蒙中書劄子。下本路提刑體量。無何。提刑高良夫未到。開提刑李道甯又移知邕州。却係王逵權兼管句。洎見朝廷指揮。必是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令諸色人等。首告卞咸在任事件。一面差官根勘。且卞咸替罷。近及一年。以朝廷體量之故。即虛有猜嫌。方行摭拾。以遂私憾。又令前提刑李道甯徹狀舉留。乃是輕侮朝廷之甚。所有卞咸被人陳告不法之事。乞從別路差官照勘。其王逵不可令更在本任。亦乞與移別處差遣。免致鍛成大獄。枉陷非辜。

第五章

臣伏聞就差知徐州王逵充淮南轉運使。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按王逵累任荊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以所爲慘虐。黷降差遣。昨任江東轉運使。恣性狂率。益甚於前。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該霈澤。

棄瑕錄用。然剛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行事。布在朝列。無不具知。固非躁昧。且陛下軫卹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方民吏。俾王逵殘害。伏望聖慈特賜追寢誥命。且令依舊知州。

第六章

臣近者上言。以就差王逵充淮南轉運使。乞追還誥命。且令依舊知州。未蒙施行。按王逵先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科率人戶錢物。致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爲國大患。近年方息。臣僚論奏。遂降知池州。次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又枉行徙配民吏。不少。時朝廷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乃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行摭拾。以遂私憾。凡追攝千餘人在禁。鍛成大獄。及別路差官再勘。仍推究出王逵罪犯尤多。朝廷亦不曾整理施行。却除河東轉運使。自到本任。凡所行事。愈更率易。殊無畏憚。等以徇事發覺。被劾。祇降知光州。未幾又移今任。雖該霈蕩瑕用。緣王逵奸險慘滯之性。無改悔之理。且淮南財利錯出。朝省仰給。發運司歲運軍儲六百萬石。亦賴本司公共協濟。方能辦集。以王逵狠愎任性。必也遠戾敗事。不止一路官吏軍民獨受其害矣。據其事狀。衆議所不容。豈可更令表率之地。且與一郡。乃是朝廷之寬恩也。

第七章

臣近者與陳旭、吳奎、凡六次論列。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逵。乞與改授藩郡。至今不蒙施行。蓋臣等之言。不足取信於朝廷。如是之甚。俯仰慙懼。不知所措。臣今略具王逵運任事狀。伏乞聖慈特賜察按。王逵先任湖南轉運使日。非理率配數十年後過里正。令納見錢。祇河州係七百餘戶。雖子孫逃移。及園過產業者。並令見個人陪納。凡于運數千戶。其部下諸州率皆類此。一路之民。例遭枷鎖。逃移死亡者無數。及臣僚論奏。朝廷特與放免。又隱匿朝省指揮數月。並不遵禀。一向催納。因事發覺。遂降知池州。其他逾越之事。不可條陳。故臣僚上言。伏見王逵兇暴無識。殘忍有餘。列位尊紳。心同蛭蝪。因緣并詐。遂忝職司。在湖南日。酷法誅求財利。苟圖進擢。民被殺者。問知其數。黜降之後。潭州父老數千人。共設大會。以慶聖恩。與人去害。在城數萬家。三夕香燈徹晨。又祈苦之家。並剃木作王逵之形。日夕笞撻。其人心情惡如是。及任江西轉運使。依前殘酷枉法。徒配民吏。恣行威福。婺官舉劾。遂下提刑司體量。適閱高良夫未到。李道甯移任。王逵橫本司公事。乃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事迹。遂追捕平民數百人。紙於本州倚郭兩縣收禁。搒成卞咸之罪。況卞咸替罷。將及一年。方行摭拾。以遂私憾。中外莫不扼腕憤嘆。臣僚繼有章疏。遂移荊湖北路。未幾復授河東。所爲恣橫。愈甚於前。昔至撫州。筵上與郭志高酒醉詬爭。遠遞監驗。轉又張珪進狀。指論前知福州日。在任賦斂不法事件。俱有實狀。竟不曾整理勘勅。止降知光州。據其罪名。不可悉數。雖該赦宥。不可復付以表率之任。且執政大臣。所宜與國家進才良。退苛暴。規恢治體。沮勸將來。今乃不卹人言。固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臣嘗爲朝廷重惜之。伏望聖慈令取索前後臣僚奏狀。并章珉先勘卞咸獄收坐及張珪所論之事。同送御史臺。依公定奪。卽顯臣言非妄。仍乞檢會臣等累進劄子早賜施行。況楊緘、薛綬、王綽、王鼎本無殘虐之狀。祇以行事或有過當。尙降差遣。不與牽

復職司較之王逢彼實非辜臣所以不避煩猥重此剖述惟陛下特賜裁處

請勘閻士良

臣復見許州通判太常博士張士安奏准敕赴蔡州制勘駐泊都監閻士良、與知州陳述古、互相奏論。兼述古狀據官員人吏僧尼等首閻士良強買騾馬牛羊及乞取錢物共七十五狀并據士良論述古私役兵士恣橫不公事其出榜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七狀不敢一例根勘已送本州及申奏者藏閻士良陳述古互論不法事件至多所出榜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七狀亦合當時行遣不合却送本州顯屬避事欲乞特降指揮令本勘官將所召到陳首士良八十七狀疾速埋勘一就結絕兼訪聞一行干連人數不少炎酷方熾繫縲緊頸久罪非本犯情實可憫且干連人等應係照證各有鄰著如該杖罪已下之人亦乞令本處一面先次決遣疎放盛暑之際免淹刑禁

請能知雄州劉兼濟

臣近以新差知雄州劉兼濟材庸識闇素無廉節當此邊寄中外之議其以爲不可乞選有材略武臣充替至今未聚施行臣伏見聖慮以河朔事體至重故進任大臣節制一路識爲長策然沿邊守將未甚得人此不可不精擇也如祖宗朝用何繼筠李漢超何承矩李允則以禦北鄙皆極一時之選是致邊方寧靜朝廷無北顧之憂蓋委任得人之明效也方今不患乏材但患不能用緣雄州最爲控扼重地尤不當輕授事機少失雖悔何及且戎狄之性譎詐萬狀殊不可測今既無名捕是豈院故必有爲之謀者可不孰慮而預防之哉伏望聖慈特令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庶免緩急誤事

論李綬計國親事

臣竊聞侍開鑾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爲親將就婚登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閭冗庸瞶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有敕不原其罪仍仰抨彈之官當加采聽又太常禮院敕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伎術之家聽許爲親其李綬男正礙條制竊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閥在名勝蓋禮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閭冗之餘軒裳所絕髫緣進納已踰寵恩豈可更昌資國姻塵鄙公族使天支之秀下偶非類汨紊彝倫虧損朝美臣請能其婚媾別求德閥仍乞申命有司今後國親並須依敕選定

請追任弁官

臣伏見近降敕命以免追官勒停人任弁授太常少卿物論喧然未爲允當訪聞任弁先知汾州日所犯罪名至多除輕罪外凡額外占使兵士一百一十六人令織造氈毛段子及打三黃鞓諸般私下雜作並是名目破剩人數計二萬三千六百餘工計庸絹贓絹一千六百餘匹有容據法寺准律監官及主司於職掌之所私役兵防者計庸准盜論其任弁合於流三千里私罪上定斷非該赦決降從徒三年私罪官減外合追太常少卿更罰銅一十斤放赦特免追官罰銅一十斤勒停者竊以長人之任裁率爲先既自犯於邦刑宜不齒於朝序按任弁本以庸賃濫莊重寄不能正身莊下而乃徇利敗官雖該赦恩例許錄用原其罪狀當置冗散豈可率復舊職列在卿曹即事緣情實孽聖化況任弁雖免追官勒停亦合降資敘用欲乞追還新命無授他秩則賞罰不濫清濁有別俾天下貪猥之輩漸知警懼

論閻士良轉官

臣等伏見六宅副使閻士良除授崇儀使罔測緣繇中外疑惑蓋自明堂恩之後臣僚非著灼然功效未容有超越遷轉者按士良先任蔡州都監日以不法坐罪黜降不逾數年復陞職任今又不次驟正使名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河朔塘水當無事之時亦可助邊防之固但存舊制公私爲便頃歲楊懷敏與修不已大爲民患累有臣僚論列遂令依舊自士良繼領是職訪聞復以創置屯田爲名疏決水勢漫浸鄉村沿塞居民尤被其苦況逐州軍自屬長吏等瓷構豈假更設斯局豬士良到闕奏事僅及兩月遽延不去必是以此爲功邀求進秩既得之後何所不至寖開僥倖之路或構戎厥之隙則爲害不細伏望聖慈特許追奪前命以戒將來及移士良與別路差遣庶免向去別啓覬端

請能王渙權貨務

臣等伏見監權貨務王渙先任京官知濟州鉅野縣日曾犯贓罪除名編管自後改除班行句當作坊之時又犯贓罪去官其人賦性貪回用心狡猾善能交結以恣其爲只如先降條貫句當權貨務須是三司副使同罪奏舉方可差除王渙意欲僥求限以其制遂乃作計先授監左藏庫副後論列稱奉內朝班次不使乞改差句當權貨務朝廷不知其累犯贓罪因而聽從物議紛紜謂長奸計是乃狡猾之明驗也且權貨務之於省司裏裏相濟其任至要所繫甚重施設出納最須得人豈可使贓污之餘妄居是職公然肆志無所顧忌商旅喧而上訴國家受以證利僞不速爲解龍則其爲害可勝言哉臣等以爲王渙前後犯狀彰明乘所其棄乞賜停廢永不別與差遣如此則儉人畏法莫敢自恣而流品一清矣兼聞馬詰亦累乞解龍伏乞施降指揮三司副使選舉饒財利有心力清廉強濟朝臣兩員其幹其任必能辦集即大計有裨而國用庶幾乎足矣

辨理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臣伏聞收差起居舍人吳奎知密州臣近因上殿親奉德音宣諭以唐介彈奏大臣事及吳奎臣亦粗陳本末緣吳奎何階陛下不次擢用孜孜言事不避權倖以是忌嫉者衆非陛下英明博照無保全之理況唐介輕妄之詞誣罔天聽罔聖慈悉以辨明矣臣以無狀待罪諫列不能補報以負天下之責豈可見朝廷有事有過輒循默不言面令諫官指破惡名哉雖吳奎補郡私願甚便然公議痛惜之欲望聖慈且令依舊供職臣區區之心非謂吳奎所惜者朝廷事體蓋不欲便奸邪者得計則臣之責塞矣惟聖度曲賜裁察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七

民事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德音，詢及本朝并唐編戶多少，臣雖粗陳梗概，不足以上對清問，退而編考諸史，頗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難詳，其戶口記籍，莫得而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二年，增至一千八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

使、循行郡國。令之議者。必謂盧有煩費。若其得人。可以按察官吏能否。詢訪民間疾苦。俾之便宜從事。所濟豈不大哉。所有本路轉運使。亦未甚振職。乞於別路對換有才略者。不然則收事。雖悔無及。伏望聖慈特許檢會臣先進劄子。所乞近差曾鞏等往兗等州長吏。并差委官安撫事。早賜施行。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嘗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詔聞有令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爲奸。巧發營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臧否。各徇顏情面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爲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饑之饉。陛以重之疲敝。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腹心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裝令輸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請免江淮兩浙折變四章

第一章

臣竊見淮南、江湖、荊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皆薄熟。去秋亢旱尤甚。可熟三二分。當年夏稅見錢。一例科折。內第一等。折納小綾。每匹一貫六百六十文省。第二等已下至客戶。並折納小麥。每斗三十四文省。續據發運司准中書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歷歷三年。上供額斛斗六百萬石內。將小麥一百萬石。大豆十五萬石。折納見錢。發運司遂相度小麥。每斗折耗。添估九十四文省。大豆每斗折耗。八十八文省。比逐處見糴價。例兩倍已上。應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尋又准五月九日中書劄子。據發運司奏。竊慮豆麥價高。人戶難得見錢。奉聖旨宣令本司殊速指揮逐路州軍。據合若更借緡。竊慮後時。即陛下矜恤之心。恐無所及。伏望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指揮。則天下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第四章

臣近者累次上言。乞江淮、兩浙、荊湖等州軍。中等已下人戶。今年夏稅。權免諸般折變。祇令各納本色。奉聖旨。送三司相度。訪聞三司已具申奏訖。至今未降指揮。緣諸路見納夏稅多日。竊有路分絕遠之處。若更借緡。竊慮後時。即陛下矜恤之心。恐無所及。伏望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指揮。則天下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爲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蚕蠶祇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擘畫不放省稅外。祇乞與免支移折變。已奉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聞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祇令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斗折見錢一百文。嗣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錢一百四十文。況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於災傷年分。二倍誅剝貧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辦。兼將客戶等。盤一斤一斛。已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況已萌之兆。不可不深慮斗。兼自淮以南。及兩浙荊湖。從去秋至今春。并未得大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戶。是諸雜科率。權且停罷。若向去益麥稍熟。今年夏稅諸色錢等。除第一等二等戶。各令依舊折納外。其第三等已下并客戶。特與免諸般支移折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江淮、兩浙、荊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二麥不秀。耕種失時。并去年諸處

夏稅。一例折納見錢。小麥每斗估價九十四文省。民間錢貨。既窘迫。麥又無用。庶急賦羅納官。其直每斗不過三二十文。中等已下人戶。絕更不易。今又時雨稍愆。蝗蟲復作。民心愁苦。深可矜憫。況東南奧壤。國家仰之如腹心。尤宜保固。以制諸夏。若不急於優卹。繼之以重困。職窮則攫。籍恐更爲朝廷之憂。伏望聖慈。應係諸般科率。權且停罷。如將來益麥豐登。中等以下。且令各納正稅本色錢等。權免今年折變。庶惠及人戶。稍獲蘇息。至今多日。未蒙指揮。欲乞檢會。速賜施行。兼乞下諸路轉運司提舉。不住巡歷體量。或有益麥不熟之處。人戶申訴。州縣不得抑退。並令依例。疾速差官檢覆。開破逐色租稅。免致流亡。

第三章

臣昨於四月九日劄子上言。以江淮、兩浙、荊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戶。夏稅。乞不依去年折變見錢。祇令納本色。又於當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亦乞令中等已下人戶。權免今年夏稅折變。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兼諸處見令納夏稅。若令一例折變。深慮不便。緣逐路今歲益麥薄熟。雨澤久愆。耕種失時。蝗蝻復起。秋成未保。人心益惟。而又民間錢貨。絕難出辦。若不特賜寬恤。竊慮下等人戶。以官錢窘迫。必致流亡。強壯者盡爲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不獨搔擾郡邑。抑亦離去歐越。劃不濟人戶。以官錢窘迫。必致流亡。強壯者盡爲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不獨搔擾郡邑。抑亦離去歐越。劃國家財用所出。盡在東南。不得不深慮也。又訪聞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今夏益麥。例皆豐熟。此乃天意。欲少寬東南之民。若此數路稍旱。調度或急。則朝廷縱有矜憫之心。亦無所及。然臣職居諫諍。輒有再蘇之望。

第四章

臣近者累次上言。乞江淮、兩浙、荊湖等州軍。中等已下人戶。今年夏稅。權免諸般折變。祇令各納本色。奉聖旨。送三司相度。訪聞三司已具申奏訖。至今未降指揮。緣諸路見納夏稅多日。竊有路分絕遠之處。若更借緡。竊慮後時。即陛下矜恤之心。恐無所及。伏望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指揮。則天下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爲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并今年蚕蠶祇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擘畫不放省稅外。祇乞與免支移折變。已奉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聞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祇令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斗折見錢一百文。嗣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錢一百四十文。況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於災傷年分。二倍誅剝貧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辦。兼將客戶等。盤一斤一斛。已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況已萌之兆。不可不深慮斗。兼自淮以南。及兩浙荊湖。從去秋至今春。并未得大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戶。是諸雜科率。權且停罷。若向去益麥稍熟。今年夏稅諸色錢等。除第一等二等戶。各令依舊折納外。其第三等已下并客戶。特與免諸般支移折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請救濟江淮饑民

臣聞天以五星爲府人以九穀爲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亂於其下是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修省以謝於下年穀不登則賑貸予貲而卹其困羞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饑色則人獲宴樂而國享安恬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使命安撫賑貸以救其敝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蓋已蠲復則租斛從何而出宋免州縣配糴以充其數由是民間所出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一斛無可糴父子皇皇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壑少壯者聚爲盜賊不幸奸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卒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沿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遍江淮六路災傷州縣凡是配糴及諸般科率一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違制庶幾少釋疲民倒懸之急北上供米數若不數元額即候向去豐熟補填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畫救濟饑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不用心救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即乞一例重行降黜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臣訪聞江淮荊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災傷即目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救濟必致流亡強壯者起爲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因此生事爲患不細緣逐州除軍糧當平倉外別無大段斛斗准備緩知王琪見起請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必未敢專輒支用若一一取候朝廷指揮往復數月當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指揮下逐路轉運司勒令會轄下元係災傷州縣如委實人戶闕食即令當時准三司牒買修河榦纜四十三萬餘條亦於永興等七州軍配買比之常歲多兩倍已上并河中府濱州要覆索竹一百五十萬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今又准三司牒採買上件材木九萬三千條有容亦是分配永興等十四州收買緣並係大料木植祇是秦州出產又則深入番界採斫至難其餘不產州軍須至差衙前分買況陝西州軍一年之內三五次各是大段科配兼又錢法改更之後民間即目大段不易若稍不行寬恤則疲困之民無保全之望雖詳省中書劄子住九年十年科買又祇聞說肉羊紫草紅花之類並是小可物色亦易爲應副所有逐年買造船場材木物料及椿橛等最爲大害乞賜詳酌指揮權與蠲免

請將那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第一章

臣竊見河北涼河淤地名爲沃壤而廣平監於那洛趙三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良田每牧馬一匹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衞州淇水監每馬一匹止占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南監自後停廢一監三州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往歲官司遂令百姓請射出租課佃時年歲深遠耕爲熟田就種已成園林及作父祖邱壠其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

宥通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繫追速益爲煩擾故命以錄引對面釋之大哉先帝愛民軫物之心惟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委三司將應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錄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敝絕於下矣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一鳳翔府斜谷造船務每年造六百料糙船六百隻方木物料等自來分擘與秦隴鳳翔府諸處採買應付

應縣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三十二萬見欠七萬有零

慶歷八年材料等共二十一萬七千有零全欠

一、斜谷務又打造咸陽陝府楡脚船四十四隻合用材料共三萬一千有零見配買次

一、修河榦纜共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二條係七州科買

一、上京材木共九萬三千一百五條各係大料木植十四州科買

一、採斫濱州河中府綪索竹一百五十萬三千八百二十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

一、買上供肉羊兎千口係十九州軍

一、買紫草一萬斤係十州軍

一、買紅花四千斤係六州軍

右具如前臣勘會鳳翔府造船場每年額船六百隻其方木料並是本府并隴州益支官錢收買及於秦州採斫所差衙前例各倍錢一二千貫前後人戶破蕩家產不少每戶鋪身者不下三兩人經年未得了當時准三司牒買修河榦纜四十三萬餘條亦於永興等七州軍配買比之常歲多兩倍已上并河中府濱州要覆索竹一百五十萬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今又准三司牒採買上件材木九萬三千條有容亦是分配永興等十四州收買緣並係大料木植祇是秦州出產又則深入番界採斫至難其餘不產州軍須至差衙前分買況陝西州軍一年之內三五次各是大段科配兼又錢法改更之後民間即目大段不易若稍不行寬恤則疲困之民無保全之望雖詳省中書劄子住九年十年科買又祇聞說肉羊紫草紅花之類並是小可物色亦易爲應副所有逐年買造船場材木物料及椿橛等最爲大害乞賜詳酌指揮權與蠲免

請將那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第一章

臣竊見河北涼河淤地名爲沃壤而廣平監於那洛趙三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良田每牧馬一匹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衞州淇水監每馬一匹止占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南監自後停廢一監三州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往歲官司遂令百姓請射出租課佃時年歲深遠耕爲熟田就種已成園林及作父祖邱壠其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

約出粟八萬七千五百餘石。小麥三萬一千二百餘石。稈草五十五萬六千餘束。絹八百餘匹。昨准鞏牧司指揮。令逐州作二年盤起遣佃戶。却收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經鼓司進狀及三司亦曾論列。不報。訪聞廣平雖再分爲兩監。馬祇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得此地。枉有廢爲閑田。縱添得馬三二千匹。況元占牧馬一匹之地。比淇水監可就牧三匹。亦未爲國事。緣河北西路。惟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馬地已占三分之一。東路又值橫隴商胡決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山穴分。河水馬地。已占三分。其餘又多是高柳。又澤鹵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濟。欲乞且令人戶依舊耕佃。供納租課。若據一年所得。亦可謹數倍鞍馬。公私大利。無甚於此。伏望聖慈體念河北人戶。累值災傷。流亡未復。豈忍更奪其衣食。俾之失所。有傷和氣。無益仁化。又況與國家歲出斛斗萬數。不少。經久實爲穩便。伏望出自宸斷。特降指揮。

第二章

臣近爲廣平監牧馬草地。乞令人戶依舊佃種。至今未降指揮。切緣廣平監元係兩監。於邢洺趙三州內。共占民田一萬五千餘頃。頃由停廢一監。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官司令百姓出租課請佃。年歲深遠。耕爲熟田。及作父祖邱塋。其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約出粟八萬七千餘石。小麥三萬一千餘石。稈草三十五萬餘束。絹八百餘匹。昨准鞏牧司指揮。令逐州作二年起遣佃戶。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經鼓司進狀。不獨在商胡奏。伏望聖慈。特出宸斷。以河朔久權水患。須議疏塞。卽乞且緩邯鄲內藏庫見錢百萬貫。令三司專功收管。積薪聚糧。豫爲具備。其餘卽令中鄧已上人戶收配。候開淘舊道。水有所歸。則商胡之塞。一舉可成。所費民力稍寬。功用無之。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臣前年夏間。因送伴北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見錢。及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雖差監察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帛有限。竟不能盡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朝廷差仲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以河朔內諸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路。糴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聖慮。而位卑職賤。未賜開納。臣今冒思改授陝西。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已甚。物貨踊貴。且倘廷所以納元昊誠款。許之自新者。蓋欲少紓民力耳。今邊事雖粗。當息而屯兵防守。猶慶設置。錢貨積弊。倉庾殆空。如緩急有事。亦未免重困生靈。況財用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物擾之安之之道。惟在不橫賦。不暴役。若森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伏望陛下少留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用度不足。且以內藏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苟安。則醜虜爲足慮哉。

陝西漕司上殿

臣昨任京東轉運使日。竊見轄下州軍諸色人等。係積年欠負官物錢帛斛斗等。共約二萬貫石。其千緡人數不少。並是主持倉庫。以年歲深遠。因循消折。卽無欺蔽。或本身死亡。或家產蕩盡。見今均在干連。及保人處理納。皆是不濟人戶。看詳先降條貫。合該除放。臣在本任日。累次保明申奏。終未準指揮。省司凡

下文牒催理州縣逐次承稟舉行。終無意忽錢物納官。但虛成搔擾。重困疲民。於國未有小益。於民乃爲大害。官中縱不除放人戶。亦無可送納。欲望聖慈。令檢詳前狀。特降指揮。應破蕩之家。稍獲存濟。兼恐天下諸般欠負官物內有別無欺弊。合行除放。見行催理者不少。亦乞下諸路轉運司勘會保明。如依應得先降條貫。並與放免。

乞開落登州冶戶姓名

臣竊見登州鐵冶戶姜魯等十八戶先陳狀。爲家貧無力起冶。遞年祇將田產貨賣抱空。買鐵納官。乞依條例開落姓名。臣在本路日。累次保明申乞與除免。又准省牒勘會。逐官往彼相度。兼臣親自巡歷到登州萊州。子細體量得姜魯等逐家委是貧乏。積年不曾起冶。再具保明申奏。至今未見指揮。臣因訪聞得舊來州郡。最出鐵貨。緣人戶先乞起冶之後。或遇家產銷折。無鐵與作。官中並不認孤貧。一面監勒逐納元額鐵數。以致破蕩貲業。沿及子孫。不能免者。比比皆是。雖道利甚厚。而富民擺爲後患。莫肯興舉。所以鐵貨日削。經久不興。欲乞今後應係冶戶。或有委實家產銷折。無力造作者。並仰差官子細勘會。如無弊倖。即具時保明申轉運司。與除落姓名訖申省。若州縣故縱。及人戶妄有規避。即許人告首。官吏重行朝典。告人與賞錢一百貫文。仍令州縣常切多方招召諸色人起冶。不得住滯邀難。如是人戶樂爲。鐵貨增

自分四路之後。屯集軍馬。非惟用度。與恩莫州不同。無虛數倍。欲百端圖盡。亦所不逮。若不害公。則必傷民。臣設於用度中量減其半。則每年尚虛錢近六千貫。除省錢外。亦少四千貫文。若依近降指揮。廣務回易。亦恐所得不能滿數。況又河朔連歲不稔。水潦未已。民力重困。豈忍過有誅削。以逭不虞之謗哉。欲乞朝廷以雄恩莫靠州公使錢參校。特賜詳酌指揮。或委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躬親取索。合破錢數。并前後體例。別立酌中定制。俾經久遵行。臣以撫狀猥切拙用。公家之事。不敢顯避。然飾厨傳。稱過客。上下承習。爲日持久。所積未及毫末。議者已駭聞聽。竊慮憂恤之口。因起中傷之語。疎外難立。孤直易搖。臣固不以毀譽之私。變初終之節。伏望陛下俯矜憨拙。曲賜保全。或謗毀之繇生。繄聖神之明辯。咨殫勤瘁。上答

隆私。臣無任慚懼激切屏營之至。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臣伏見知幷州韓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稅賦。只委戶長催納。三司已牒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昨任河北。備見諸州軍所差里正。只是准備衙前。其秋夏二稅。並是戶長催驅。重役之中。里正爲甚。每縣或無上等。即以中等戶充。家業少有及百貫者。須充衙前。應副重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怨嗟愁苦。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里正。如衙前有闕。即委令佐於一縣諸鄉第一等中選差。物力最高者充役。如更有闕。亦如此輪差。委是經久公私利便。應幾凋殘之民。稍獲存濟。又緣里正係正月內差。若伺候諸路轉運司相度。必恐遲延。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八

戒興作一篇

請不修上清宮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爲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趨虛僞。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澄焰妄起。爲災火不炎上。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崇無爲之德。今火燔之者。豈褻慢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誡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修人事。以荅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修之意。未辨虛實。臧懷危懼。況天下多事。調發勞苦。豈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嚴宇宏壯。可以奉安。願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且務安之安之之興利

請修蔡河堰拜斗門

臣前權度支判官日。竊見蔡河每年上供斛斗。係定額六十萬石。見管三十五綱。自去年以來。般運絕少。歷歷五年內。只般到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石。比祖額計虧四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三石。緣本河所管綱船至多。秋冬行運不絕。蓋是催綱使臣等不切用心。往來催趂。致此虧欠萬數不少。兼訪聞諸處斗門。例皆破壞。並不修補。其斗門放水。自有時候。多是官員客旅計會。不依時候開放。□綱船□時到彼。即無水可行。欲乞下三司指揮。逐縣所管斗門。限日近須管疾速牢固添修。不得走透水勢。仍令催綱使臣。與所轄官員。常切提舉。如依前曲徇顏情。及信縱公人受倖。不依時候開放。致有邀難住滯。並乞嚴斷。所有綱運或淮前拖延。不及元額。其催綱使臣。並乞重行貫罰。

言財利

論茶法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國朝茶利課額。自收復江浙之後。總山場權貨務。逐歲非得錢四百餘萬貫。太平興國之初。並是實錢。其後西北邊急。於芻粟入中。遂添估耗。江淮出茶之所。西北入粟之地。不相應會。以是實直。盡爲虛錢。至大中祥符六年七年。亦各及三百萬貫。末年雖不及元額。在京權務貨。尙得引錢一百五十萬貫。自頃年變法以來。惟存虛額。非實入之數。蓋少近歲尤甚。訪聞去年。江淮共虧一百三十萬貫。卽未知在京權貨務所虧數目。昨准敕節文。三司奏賬。權貨務罷賣茶鈔。每一百貫文。貼納三十四貫。支與一百貫茶貨。近又准敕。命應貫下盧歷五年分茶鈔。減十五貫。每一百貫。只貼納十九貫。其息祐元年茶鈔。依舊貼納三十四貫。緣客人百姓等。於河北入納。給得交鈔。到京。每一百貫。只直三四十貫。今雖量與減數。亦是與配率無異。而欲望客旅興販。及招誘入官。其可得乎。近鹽鐵副使仲簡上言利害。見送三司相度。況前後累經定奪。終無救之之效。以致爲害益深。蓋不能究其本原。而急於近利使之然也。且茶課歲入數百萬貫。所以助經費而寬調度。不可不審議也。欲望特降指揮。令三司將新舊之法。子細參詳。定酌中之制。俾經久可行。委得公私利便。卽具條貫更乞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第二章

臣近奉敕差往陝西。相度鹽法。自入陝西界。沿路訪聞。民間恐朝廷改法。頗甚疑畏。蓋以前來禁榷之後。差役人力。般運鹽席。不堪其苦。臣因諭以朝廷日面奉德音。所議鹽法。只要便人。況聖上卽念關中生靈。必不忍重困人力。衆情無不感悅。臣今與本路轉運。及制置解鹽司同議。且乞依新法施行。兼爲客人疑慮未盡。入中已牒逐司告示訖。其有來便事件。雖有減損。亦不虧官。委是公私利便。臣竊見天下歲入錢帛數不少。而近年財用窘乏何也。蓋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將通商舊法。與今來新法。公共從長商量損益。且令通行。如沿邊糧儲闕乏。公私爲大不便。卽具狀。乞朝廷詳酌指揮。

第二章

臣訪聞今歲汇淮山場權貨務。見積壓累年茶貨一千一百餘萬斤。並無客人算請。蓋自在京權貨務。每茶引一百貫文。更貼納三十四貫。方支得一百貫文茶貨。後來商旅阻節不行。每年課利并稅錢。虧欠數百萬貫。則國家財用仰給何以取濟。今發運使施昌言近已到闕。欲乞令昌言與三司使副。將今來茶法。子細公共從長定奪。合如何變壞。卽得公私利濟。經久可行。

言陝西鹽法

聚京師。豁廩必有聖慈之斷。若乃輕信橫議。不究本末。罔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大計。竊恐難以善其後也。望陛下留神省察。

議兵

請留蔡軍不差出招置士兵

臣聞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兵。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則衛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爲發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前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強。縣中稍休。則天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蹙畿甸之制。獨不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善馬精兵。悉出於外。扈衛虛設。爲之一空。卒以重其後害。此朝廷尤宜深慮也。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卒有急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皆籍之矣。籍之未甚長策。又從而釋之。緣河數之民。皆慕氣勁悍。義勇奮發。剛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僞。使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揀捨客取主。又資以戶之上下。以是籍之。所得盡何。竊見唐李抱眞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招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如抱眞之制。約而行之。不以戶下田足與不足。悉以丁力乘之。取其中稍富實者。令差出殺商錢貨。以給籍丁之貧家。如此得兵人。比之屯駐泊就糧兵士一月之費。可充鄉兵一歲之用。計其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精。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甚明。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進劄子。必賜裁處指揮。

論賞激軍

臣竊見近年天下添置賞格指揮。以爲郡縣之備。誠不可闕也。然初議招募之時。例物稍厚。故民間無狀稍惡之輩。悉投名籍中。官吏等又急於數足。以邀旌賞。豈暇一一選擇。今來所在屯聚。乃大爲州郡之害。驕悍狂悖。結成羣黨。與教尤相扇。動不能制。凡有小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內無事。此輩尚敢如此。若緩急驅之禦寇。爲肯用命。不爲禍首幸矣。況前後作過。傷害官員不少。若不早爲處置。必恐浸成大患。其逐處賞激兵士。徼寵特行指揮。令分擘於諸州。互換屯駐。所貴散其囚黨。免貽後悔。仍乞特降賞命。嚴賜約束。應有罪犯。並行決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臣竊見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每年約支人糧馬料三十八萬餘石。內四千餘人。却係眞定府就糧。約支人糧馬料十三萬餘石。其餘冬衣賜絹絹共支十萬三千餘正。布一萬三千餘正。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並是轉運司逐時旋擘雲應副。大凡兵士就糧。須籍儲廩有餘。便於計置之處。方可屯泊。未聞本處軍食不足。而能更贍別路兵馬。緣冀州所出賦稅至少。兼不通水路。無由般運。北去

勇強壯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數之民。稟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僞。校之南兵。絕爲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蓄情樂爲。其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糗足。遊惰方堅。趣過目前。以爲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卽暴加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怨。豈暇御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裒裒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惟聖慮裁擇。不任懇迫之至。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州軍。舊兵愈多。積粟常少。乞留防守外。其屯駐泊就糧兵士等。或令編營。及分屯於河南曹鄆等諸州。遇有警急。卽時起發。必無後期。不及之患。若謂邊兵不可全減。卽乞將驍勇鄉兵以代其數。臣伏見慶歷年中。朝廷於本路先鈔點到鄉兵內。揀剩得少壯約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能精准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爲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放免。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所以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爲措發之一端。又況鄉兵十八萬餘人。若分爲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鹽七十餘萬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二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十八萬人。比之屯駐泊就糧兵士一月之費。可充鄉兵一歲之用。計其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精。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甚明。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進劄子。必賜裁處指揮。

論賞激軍

臣竊見近年天下添置賞格指揮。以爲郡縣之備。誠不可闕也。然初議招募之時。例物稍厚。故民間無狀稍惡之輩。悉投名籍中。官吏等又急於數足。以邀旌賞。豈暇一一選擇。今來所在屯聚。乃大爲州郡之害。驕悍狂悖。結成羣黨。與教尤相扇。動不能制。凡有小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內無事。此輩尚敢如此。若緩急驅之禦寇。爲肯用命。不爲禍首幸矣。況前後作過。傷害官員不少。若不早爲處置。必恐浸成大患。其逐處賞激兵士。徼寵特行指揮。令分擘於諸州。互換屯駐。所貴散其囚黨。免貽後悔。仍乞特降賞命。嚴賜約束。應有罪犯。並行決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臣竊見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每年約支人糧馬料三十八萬餘石。內四千餘人。却係眞定府就糧。約支人糧馬料十三萬餘石。其餘冬衣賜絹絹共支十萬三千餘正。布一萬三千餘正。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並是轉運司逐時旋擘雲應副。大凡兵士就糧。須籍儲廩有餘。便於計置之處。方可屯泊。未聞本處軍食不足。而能更贍別路兵馬。緣冀州所出賦稅至少。兼不通水路。無由般運。北去

高陽關四程。又非控扼之所。蓋當時臣僚。不爲國家經久
絕難計置。即今本州民力凋殘。公私匱乏。若朝廷不切處
置。將來必成大患。其真定府兵士十四指揮。欲
乞專委本路安撫司。令密切相度。合作如何擘畫。令并家
屬漸次抽歸本路州軍安泊。況西路易得解斗
事理至便。如賜允許。只作朝廷意度指揮。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臣昨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計會河北四路安撫司。并
甚處有糧草州軍就食。約減省得多少糧草。仍具委得穩
密切相度。那移軍馬。及減省糧草數目。已連署申奏訖。今
一、冀州那移馬軍十一指揮人員兵士。共四千三百八
草。

八指揮係真定府所管。
四指揮往真定府。
驍銳第三指揮三百五十八人。
雲翼三指揮。
第八指揮四百四十九人。
第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三人。
第十三指揮四百七十一人。
兩指揮雲翼往大名府。
第十四指揮四百六十二人。
第二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人。

一、萬勝第一指揮四百三十九人往鎮州。
一、萬捷第七指揮三百七十五人往衞州。
兩指揮係高陽關所管。并驍捷右廂往恩州。
第三指揮四百二十五人。
第五指揮四百五十人。
一、冀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料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貫。
糧四萬五千一十二石。
草一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一束。
料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

一、博州那移振武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四人往滄州。
一、博州每年減省得下項軍糧。
糧一萬二千餘石。
一、深州那移馬軍雲翼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七十九人。馬
一、深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糧八千八百八十一石。
草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三十二束。
料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三石二斗。

臣竊見葛博深三州。糧食最爲闕少。近雖計置得約及一年已
民力困竭。便糴難運。供不能及。須且那移兵士。往前件州府。況
如乞聖慈令檢詳前狀。早賜指揮。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右今伏竊見河北州軍。近年時有兵士。結連爲過。其頭首皆依法斷遣
際。臣情理偶未彰灼。所司務從輕典。各行降配。多只於本州或鄰近
如乞因事降配。却於本州或鄰近執役。見有同類。豈無慚悚。則包藏
特降指揮。下河北逐路安撫司。應今後兵士等作過。合行降配。
合配廣南遠惡處者。自依元條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九

議邊

進張田邊說狀 爲張田被責降

右臣以愚庸之質。荷邊帥之任。才輕責重。不能稱職。進退艱趦。罔知所措。伏自北廂請和以來。邊境無事。垂五十載。守禦之備。因循浸久。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間。復多嫺惰。若不精加擇。一旦緩急用人。以庸懦之將。禦驍悍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器。焉所施哉。況廂中日有鄣宜。奸詐萬狀。不可謂要盟甚固。高無負德。往年之舉。亦可明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若沿邊長吏兵官。悉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上下協濟。庶幾後患可弭。臣昨待罪滄署。未嘗不論列及此。今切邊寄。安敢循默。而不傾竭愚盧。罔所以爲報哉。臣竊見殿中丞通判信安軍張田。性質端勁。文學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仍乞宣諭兩府大臣。參議可否。銳意而預圖之。實天下幸甚。淺濱宸聽。臣無任悚惕激切屏營之至。

敕答下安信軍通判殿中丞張田

敕張田省高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瀛州包拯奏。繕見汝性質端勁。文學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仍乞宣諭兩府參議可否。事汝學術精深。志慮宏遠。館閣之際。良深嘆嘉。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論邊將 二章

第一章

臣近者累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之。業效繼以給事中張齊賢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共知。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北虜請命歷年多矣。然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寇。自古皆惡其連盟協勢。以爲中國之患。以今觀之。啓端已兆。廟堂之上。所宜籌慮之未萌。而爲國家銳意而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酬氣之壯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此。不可不擢。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欲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遠賜移易。若不預爲之具。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近到本任。訪聞契丹自賀乾元節人使回後。即目頗增幽涿等州兵官。及不輟移易軍馬。觀其奸計。殊未可測。況沿途城寨。如雄霸保等州。安肅廣信順安等軍。最是要切之地。與北虜接境。路徑平坦。絕無險隘控扼之所。全藉守將得人。以爲備禦。緣逐處知州并兵官。向來輕授。未甚選擢。若非綺紈少年。即是罷職老校。但持張皇引惹之說。以爲身計。其他訓練備禦之法。有名無實。此最河朔之大患也。即今邊任守將。當無事之時。俾撫一郡。或撫收闕。若猝然用之禦寇。必先事而敗矣。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於武臣中。不以職位高下。但素有武藝才略。可爲將領者。精選三數人。若先有徵累。亦乘瑕錄用。俾分守沿邊要郡。訓練兵甲。大爲之具。庶幾上下熟其節制。緩急用之。則沛有餘力。而後患可弭矣。伏望聖慈早賜裁處施行。

請選雄州官吏

臣昨送伴虜使到白溝驛。竊見瀛莫雄三州。並是控隔之處。其雄州尤爲重地。今高陽關一路。全藉塘水爲固。然雄州據塘水之地。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遲平坦。絕無險障之所。其間居民。又係兩地供輸。以至本州衙校。及諸色公人等。多是彼中人戶充役。凡欲商量處置事宜。必被窺伺。往往先意漏泄。緘恐沒成大患。若知州通判駐泊都監等。各得其人。則責以撫馭守邊之術。凡事遷相關防。必無他虞。萬一輕授。

即未免爲朝廷之疑。繰塘州軍。可爲邊境之固者。乃北倚雄州爲重耳。雖城壁堅峻。而兩界人戶。悉處其中。深可爲慮也。欲乞特降指揮。今後應雄州通判駐泊都監等。並令特選慎重有材略及武藝之人。庶免敗事。兼高陽關主兵帥臣。亦乞早賜差選。

論契丹事宜三章

第一章

臣伏見契丹近遣人使。復有請求。今朝廷重遣使命。以答其意者。蓋慮塵不絕之謂也。且北虜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垂四十年。近因吳賊背畔以來。邀乞無厭。情僞可見。臣訪聞虜中官吏。薄於俸給。人民窘於衣食。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久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特其主耳。亦非甲兵用度之未足。種落上下之未和。其力固有餘也。所以然者。以國家歲入數十萬。計往還聘問之禮。未之或闕。無聲而動。佳兵不祥。不欲血在彼耳。非有服仁義。崇德讓之道也。其貪而好利。忍而好殺。強則驕傲。弱則卑順。率戎狄之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禽獸畜之。來則驅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制夷狄之常道。然無代不爲中國之患。論者或爲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苟支體未甯。則心腹安得無患。願陛下深鑒於此。慎無忽焉。又慮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虜中無事。以安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既無故遣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爲請。乃其詭計耳。但小不如意。則欲以爲詞。況今夏地震於幷代之境。蓋陰盛之象。且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又虜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哉。彼必有潛謀構隙之志。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未甚得人。皆舊進市恩。結援固寵。不請方略。不訓士卒。撫馭無術。勞逸不均。以致邊備未完。邊慮未實。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敗。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列郡數十。與虜界連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無善將。營無勝兵。卒有來如疾電。去如脫兔。緩急之際。何以禦之。臣每念至此。寢生毛骨。況觀今來事勢。乃必然之兆。雖命兩府重臣。往逐路宣撫措置。更望陛下頻召執政大臣。與樞兵將帥。乞丁甯訓練。俾圖議謀猷。選求將帥。精練卒伍。廣貲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則懼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無所云補。惟陛下裁擇。

第二章

臣聞戎狄爲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揆今。未有特盟好。舍武備。而不爲後患者。國家自契丹請命。逾四十年。沿邊卒騃將情。糧賤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即龍鍾老校。隆慮啟寇。趣過目前。但恃張皇引慝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得不慮乎。臣昨奉命出境。歷中情僞。頗甚諳悉。自到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爲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幷代州至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平。此淡與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禁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寖伺邊隙。寖成大害。銀方成等亦緣

此而致切。不可忽也。況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智者。分控邊陲。以伺繼舉。李漢超關南。以備北虜。郭進邢州。以禦太原。姚令嶷雄州。董遵海通遠軍。以捍西戎。倘心委之。錫賚殊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雖其效。今則不然。蒞事未幾。即從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爲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

第三章

臣等昨於正月初五日離北朝。四日夜。正旦館伴幷生辰館伴。與生辰國信使張茂佐。副使張宿一。及臣等共十人同坐。欲排夜筵。方喫茶了。其生辰館伴副使張宿等先言云。請暫約退。張宿等言云。雄州開東南便門。多納燕京左右奸細人等。詢問北朝事宜。隨事大小。各與錢物。此事甚不穩便。請說與雄州。臣等與張茂佐等。即時以理對荅。且已相次。張茂佐等依例先退。臣等於廳上。六人同坐。臣等說與館伴云。昨夕宋諭雄州之事。爲宋知子細。不復款荅。及宰飲罷之後。召上節中曾有在雄州指揮者。方子細詢問開便門事。其人言雄州日近。不曾開門。凡有門戶。並是省來開置。臣等尋語館伴云。此事的不足慮。設使雄州誘納奸細。自有正門出入。何必創開一門。若只是郡中創開門戶出入。此亦州郡常事。何關兩朝之事。若或北朝無京及涿州等處開門。本朝豈可言議。兼本朝每減沿邊。不令生事。非不丁甯。邊臣豈敢容易。只如北邊臣僚。近年侵入南界。創立城寨。必是北朝不知。知之必不容許。況兩朝最言誓書。若欲懽好無窮。莫若遵守盟約。各保疆界。其館伴見臣等如此言說。但言極是。頗有愧色。及臣等到雄州。子細詢問開門去處。並是李允則已前曾開。後來別無創置。臣等令具奏聞。欲乞審誠雄州。凡有體探事宜。更加慎重。免致漏洩。

論吳賊事宜

臣竊聞余靖近進北虜回書。其意未順。今楊守素朝辭將發。未審朝廷如何處置。令若納元昊。成敗仍賜誓書。竊恐北虜因之得以爲詞。於理未便。緣北虜結好四十年矣。事無纖鉅。莫不徇從。一旦驟違其意。非計之得也。況事體至大。若不出於成算。豈可容易擬議哉。設欲恃北虜之依好。納西戎之新款。縱無後患。亦防他變。得此失彼。恐未爲便。萬一虜情忿戾。乘釁而動。則山在我矣。盟一失。追悔何及。此乃緊國家安危之機。可不慎乎。兼知元昊先所陳請。或未盡從。且可再令商量。稍緩其事。數月之內。彼中事機盡見。然後圖之。惟陛下特賜省察。

論楊守素

臣伏見西賊再遣楊守素詣闕請命。而朝旨方議納其誠款。此亦安民息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元昊欲議納誓願。貿易茶貨。然未審虛實。緣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結於吾。吾若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議進數萬石。必恐禁法弛。姦謀益熾。不惟侵奪解鹽課利。亦慮浸

成大敵。關防或未能制。若相行捉擒。則棄前恩。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復欲令運於關東支用。或許客人神販。則又不免配率車乘。轉成搔擾。固朝廷所宜慎重。此舉如不獲已。則不若於前來許賜帛給。茶貨數。益與增加。亦可以弭亡賑之求。彙此劇賊。猶狂難保。沿邊塞柵備禦之具。亦不可少懈。緣臣疎外。言少裨萬一。

論保州事

臣伏見保州城內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朝廷累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況地據要害。境接敵界。緣訪聞城中見屯兵界上。以防託爲名。其安居軍成。借軍切須以宿將重兵。鎮守控扼。以備侵軼之患。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今若用兵進討。則城堅難拔。降救招諭。又人心未信。倘不別議措置。必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倘不可以詩常容易處之。欲望聖慈於內臣選擇素有材辯可任者。令齎密詔往彼。總入城中。以詔旨一二。觀自宣諭。俾遵奉及中使持詔入城。慰撫未久。部將牛俊輒懷光以城降。此亦前事之可驗也。若但以詔敕於城外招安。縱此帶自知罪逆。罪不容誅。亦未審朝廷確然推誠信覓貸之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偷生。苟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緣諸處卒伍。素不訓習。攻城之具。亦旋倣造。不推進攻之後。城中生變。狂流逢炭。彙恐兵士等所偽必甚。苟一別有他處。事體不小。尤不可不深慮也。以臣鄙探外議。若令親信內臣。齎詔入城。諭以敕宥。許其自新。事必可濟。於理亦便。

乞河北溼糧草

臣累曾上言。以河北、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帥臣。訓練卒伍。廣貸粟穀。以防後患。而位疎言賤。未賜開納。臣昨奉命出疆。詢訪廊中情僞。亦甚諳悉。蓋彼處官吏。薄於俸給。人民苦於衣食。其下族帳。各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猶其主與一二將相而已。亦非兵力用度之不足。蓋利國家歲入數十萬。不欲無益而動耳。然點集軍馬。創造兵器。無日無之。觀乃所貸。其志不小。而議者但欲少安聖意。謂彼君臣樂吾和好。豈甚圖焉。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況河北、河東、京東、地震尤甚。沿邊大水。並陰氣極盛之象。兼又五星屢失躔次。此皆災異之大者。且天之示變。蓋不虛發。所以警悟於陛下。動動如是。固不可推卷四夷。以忽天戒也。其邊上事宜。不可不速爲備禦之具。今雖遣臣往三路便糴。緣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許於內帑支見錢。或絹百餘萬匹。逐路乘此之便。相兼收糴。俾倉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聖慮。然後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與總兵戎帥。丁寧訓諭。俾謀議盡策。講求將帥。練習兵旅。繕完城壘。以先警備之況。當此可爲之際。若不銳意速圖。但務因循。惴於更張措置。恐非宗社之福。必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

再論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三路。而河朔爲患最甚。冗兵耗於上。公用竭於下。內則致帑廩空竭。外則救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次論列。乞那移兵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蓄委逐處安撫轉運司相度。終未見果決施行。況北虜諸和四十餘年。歲遺金帛數十萬者。是欲寬國用而紓民力爾。今邊鄙不聳。正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河北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僅有三二年之備。雖朝廷竭力應副。亦所不逮。日甚一日。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救之患。至如寶元以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一旦昊賊猖獗。調發旁午。公私窘絕。迄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或有警急。何以取濟。且爽狄者四支也。河朔者心腹也。幸而外無爽狄之與。而令河朔邊鄙如此。是防手足未然之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而務救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而有太山之安。又何憚而不爲哉。欲望聖慈宣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諸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兗鄆等諸州。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其諸州公用錢。除沿邊及人使路分州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國用民力。漸可完復。惟陛下於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相度。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伏乞陛下留神省察。

再論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臣竊見廣南東路鈐轄司奏。據連州申。勘到行者孫之道稱。蠻賊等三千餘人。商量入連州打劫。勘會彼中兵甲數少。已差率賊周倘辦帶兵甲一百人。剛去防托者。緣廣南英、韶、連、賀四州。並與湖南桂、衡道、永等州相接。自蠻賊騷動以來。彼處稍有備擬。衙路無得。賊計必謂嶺南無備。有侵軼之意。近聞八月九日。

發賊五百餘人打劫運州桂陽縣南村人戶財物牛馬不少。今來賊勢轉盛。所差兵級數少。必難枝梧。況廣南州郡。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加以兵力綿薄。無堪用者。若不速議措置。使此賊得便。乘虛深入。曷以禦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鈐轄司。令於逐州界首可控扼之處。相度添置寨柵。屯兵防托。以警備之。不然。恐爲患轉大。貽朝廷之深憂也。

第二章

臣竊聞廣南東路鈐轄司奏。發賊二千餘人。入運州界打劫。殺害人命。及便臣等。并轉運司奏。乞差禁軍。及選有將略武藝使臣。前來防托捉殺者。臣先曾上言。以連、賀、英、韶等州。與荊湖南路接界。切慮發賊。以湖南無備。乘虛深入。緣彼中州縣。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兵力綿薄。山路險阻。緩急救援不速。乞於逐處要害可控扼之所。相度創置寨柵。屯兵守把。令發賊累次打劫。其勢稍甚。若不令速翦滅。爲患不少。如發賊和雇。那撥斛斗二百萬石。往衡州或通利軍下卸。即不可更候第二運。蓋五六月後。水勢浩大。官船必不能前去。且救濟河北。惟有此路。捨是則無以爲計。若稍更遲疑。即不及矣。伏望陛下早賜指揮三司施行。

請於懷衛糴米修御河船運

臣竊見御河上自懷衛通利軍下至沿邊州軍。順流般運斛斗。無便於此。即目糴米多是指擬者。北京雖有造船場。緣累年已來。官司下切點檢兵士物料等。並是集工匠打造。又難得材植。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都轉運司。選差知次第幹事官員。於鎮府磨西山採斫木植。作樣前來。令本司更於諸處。盡底剗刷工匠。差官專監。併手造船。及添修損壞者。旋支往本河登運。況懷衛州素號沃饒。斛斗至賤。可以計置應副。沿邊州軍。只患無船。若得船三二千隻。舳艫往來。銜尾不絕。即邊儲無盡乏之虞。兼免貴價入便。枉費官錢。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臣竊見河北今夏二麥大熟。近朝廷支撥見錢。及本路應係諸般封樁錢等。並令收糴。其及一百萬石。逐路糧食。雖及年支。亦須接續計置。兼沿邊便糴。以三說新法。全未有客人入中已具事由聞奏。乞令沿邊且用見錢交鈔入中一二年。至今未降指揮。今秋田苗甚好。將來必是豐稔。若不預爲擘畫。必臨時措置不及。況積蓄軍儲。無便於此時。不可失也。訪聞邊郡。甚欲得糴絹等博糴。或朝廷以三說新行。不欲改法。即望聖慈特許。於內庫支借銀絹一百萬匹兩。令轉運司分配與沿邊州軍。依見錢價例。收糴諸色斛斗。不惟邊儲有備。兼免貴價入便。大支却在京錢物等。事體亞便。

請支撥汴河糧綱往河北

臣奉敕差往河北。提舉計置斛斗。緣河北轉運司。近年失於計置。自災傷之後。近裏州軍。例皆闕乏糧儲。纔百萬斛。通得四十萬。一失此册。羌人故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既然矣。若四夷猝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屯兵少闕。約及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次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糺急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十

糧道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臣竊見河北闕糧州軍。例皆屯泊軍馬不少。雖朝廷多方計置糧儲應副。緣支多收少。夏秋二稅又憑准望。若不別作擘畫。必恐向去大段闕食。且河北天下之根本。士卒絕糧。勢必生變。伏望聖慈詳審事機。且將闕糧州軍土客兵士。各隨近便去處。量與移屯河東。或近南有備州軍。就糧供贍。緩急應用。必不誤事。候將來計置稍備。漸令復舊。但慮議者以防邊兵士不可輕動。況北虜方守盟約。雖有西討之名。歲月之間。必未有釁。若軍無餘糧。萬一腹心自相擾亂。爲患益甚。則國家之憂。在此不在彼。必然之事。可不深慮也。

請支撥汴河糧綱往河北

臣奉敕差往河北。提舉計置斛斗。緣河北轉運司。近年失於計置。自災傷之後。近裏州軍。例皆闕乏糧儲。纔百萬斛。通得四十萬。一失此册。羌人故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既然矣。若四夷猝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屯兵少闕。約及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次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糺急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臣伏讀前漢趙充國傳。充國年謂大司農耿壽昌曰。於金城湟中糴穀三百萬斛。糴百萬斛。適得四十萬。一失此册。羌人故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既然矣。若四夷猝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屯兵少闕。約及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次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糺急

如何取辦。雖朝廷催迫。力所未及。然河朔根本之地。自點廢講好。縱容而動。詭詐萬狀。固不可信其盡避。意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之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糧草。處置邊事。且循舊制。不務施爲。臣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可不熟盧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三司應河北沿邊州軍。且令依舊入中。若以倍費官錢。即乞支撥見錢。百萬貫。趁今夏二麥豐熟之際。於近便處。及時收糴。却自御河盡運往沿邊州軍。以實儲廒。比之貴價入中。其利甚厚。仍乞速賜指揮施行。

求退

求外任

第一章

臣以樞陋。玷廁之質。過明甄擢。猥參近侍。仍預諫職。才微責重。何以云補。伏惟陛下以英容之德。兼夷曠之度。詢求讜議。容納愚直。此誠臣百千載之一遇也。然以位疎言睽。罕或施行。上則負陛下求治之心。下則忤執政用才之意。且忠良介特之士。在下既不能進。奸猾苛縱之人。居職又不能退。公議日迫。無以逃責。久在丞弼。實不皇甯。伏望陛下憫以無他。矜乎不逮。寬其罪戾。賜以保全。俾出領郡。庶少圖捐效。臣無任懇願激切之至。

第二章

臣近者上殿。曾具劄子進呈。乞江浙一差。竊任優責重。於國家之大事。無可濟。於朝廷之庶務。不能周。獻替既無所聞。議論又不足信。曾棨滋久。靦顏不皇。退揣至庸。願全榮守。伏望陛下曲回聖造。俯賜慈憐。特與保全。俾從外任。寄閑報效。臨懇捐瘞。臣無任祈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三章

臣生於草茅。蚤從官學。盡信前書之載。竊窺古人之爲。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況親逢盛辰。驟被殊用。竊諸侍從之列。擬處諫諍之班。臣於此時。敢忘圖報。至朝廷之政或闕。國家之計所先。將罷非賢。權幸干進。臣嘗披瀝肝膽。冒犯威顏。實忌諱之不知。曷怨仇之足避。濫營所職。既竭乃心。然才無所長。恐有不逮。蹤跡形於狂瞽。徒仰慕於容聽。止成濫責之虛名。詎見已行之實效。大馬之賤。豈憚溝壑之棄捐。蟲露之微。無裨山海之高大。上則孤聖君之盛選。下乃迫多士之公言。勢雖苟安。理宜知退。向者屢陳封劄。未賜允俞。尚出入於軒閣。每愧羞於面目。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愚血。匪爲身謀。憫臣羸微。所憂任重。從其危懇。委以外藩。獸替之司。庶免妨賢之咎。循良之寄。寄堅蠲瘠之誠。干觸冕旒。臣無任祈恩竢命。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第四章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者。伏念臣立朝孤直。荷聖奬知。每竭肺肝。勉圖報塞。雖夙夜匪懈。務進於嘉言。而歲月遒深。訖無於善狀。臣嘗竭辭所職。退避能賢。思之甚詳。志方不奪。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危迫。憲此頑冥。特罷兪音。俾分便郡。苟全要領。幸出於回容。哲竭慇捐。終酬於報。臣無任祈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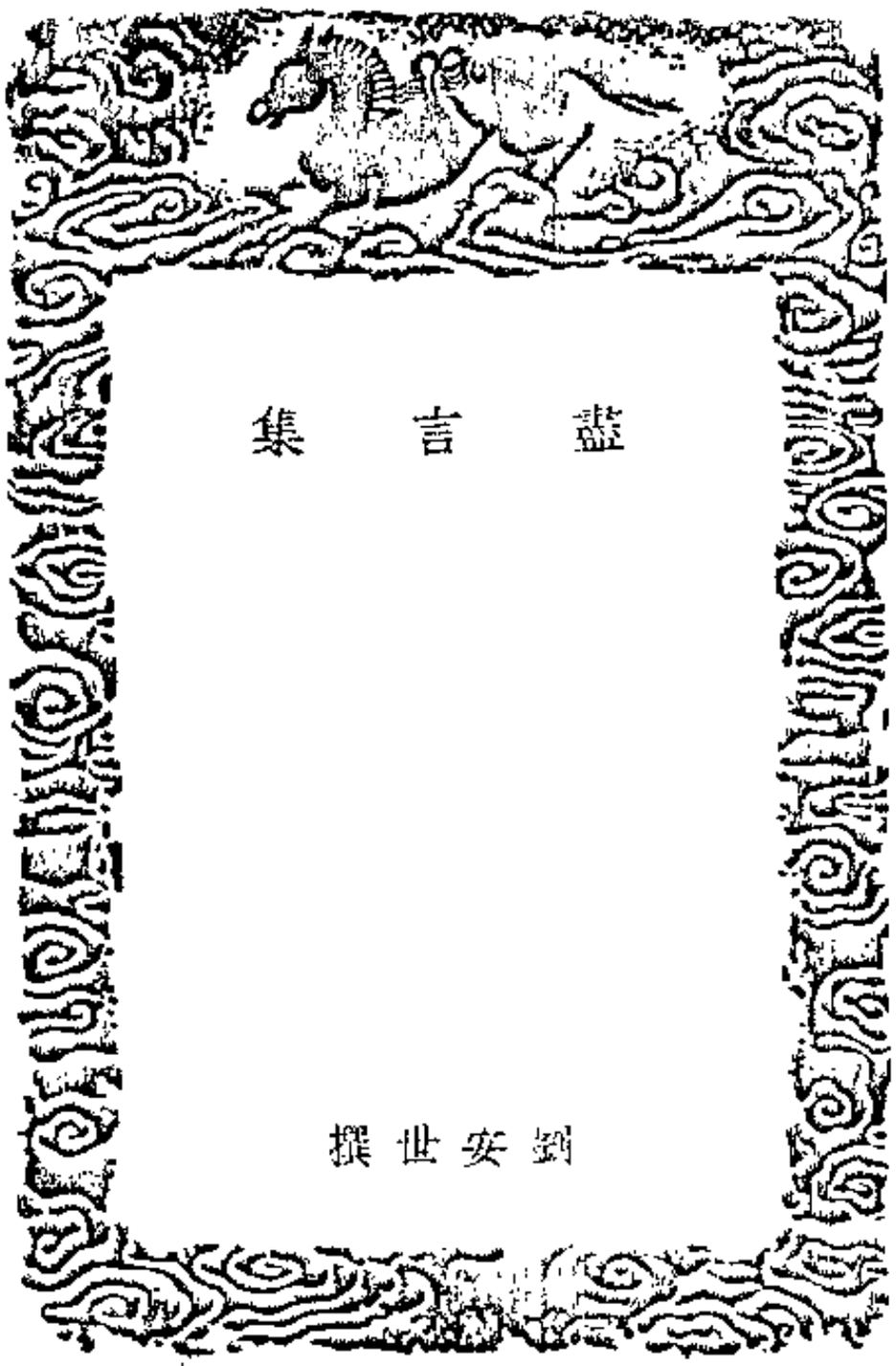
臣近者累次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尋再具狀陳乞。未蒙指揮施行。伏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久污高明之地。辜負素餐之責。願避賢路。庶塞公議。伏望陛下矜其拙訥。賜以保全。俾領郡麾。少圖涓效。臣無任懇悃竢命之至。

第六章

臣前後六次具狀并劄子。陳乞外任差遣。近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以臣到院未及二年。依天禧元年新降詔書。令依舊供職者。臣迹孤望輕。才短責重。上不能廣聖主之德。下不及救當時之弊。若乃不愧屋漏。罔愧人言。雖苟遁於邦刑。恐難逃於陰譴。伏望皇帝陛下。察其審分。鑒此由衷。特推從欲之恩。免催非據之命。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第七章

臣近以起居舍人吳奎差知密州。曾具論列。未賜施行。進退憂惶。罔知攸措。伏念臣孤危之迹。多仇少與。待罪諫列。垂及二年。竟不能有所建明。少裨萬一。而陛下聖度淵深。終賜保全。雖明主之恩。不忍輕去。在愚臣之分。固難自處。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後累次陳乞外任差遣因依。爵除江浙一便郡。誓殫薄效。



盡言集序

吾友鍋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盡言集。以風示宇內。移書屬余序。嘗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致不動心故也。先生遭宋熙豐之後。爲司馬光呂公著所詆。職諫官。累疏正色立朝。數犯逆鱗。小人乘之。譖以投荒。凡令甲所載遠惡地。無不周歷。蔡京卞壹期貿之死。梅守勳使自爲計。先生色不爲動。既老。梁師成欲大用之。而使人諷爲子孫計。先生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嗟乎。斯豈富貴貧賤威武所能動耶。盡先生師司馬文正。終身致不妄語之功。友范祖禹。同心知謀。而厥考太僕公。介行危言。歎不得爲陳宣。母夫人又勉以捐身報主。其父母師友之賢。忠孝正直所繇成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斯集也。人臣之龜鑑也哉。初先生自謂不爲子孫計。今去先生四百餘年。其後人在杞者。詩書世業。科第冠興。當時附京卞佞師成。計子孫者。今何如哉。肖甫好古崇賢。計世道。乃刻斯集。其有所感也夫。

隆慶庚午冬十二月甲寅。前進士金華陸東序。

刻元城先生盡言集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必竊壯之。稍長。嘗慨然有志於當時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既以爲先生在當時目爲殿上虎。其忠言讜議。嘗有著成編帙。皎皎在人聞見者。何宋史之寥寥也。及讀其門人所爲語錄。則又縱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槩見。於心甚非嘗。豈所謂殿上虎者。尚盡是耶。去歲銅梁喪雄山公遠副。來鎮吾郡。亟慕先生。欲稽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大梁宗游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寫。因命郡守暘谷王君、清戎雙嶽宋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俾余曰。公、先生里中人。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逕沒二三百載。今始脫出。距謂無待。余承命遂巡曰。唯唯否否。何敢嘗。第先生之所以重。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亂逢比干極矣。在漢則有汲長孺。在唐則有魏陸二公。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爲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蹈黨進退之間。而宋北狩南渡。未然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辨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攻擊章蔡諸疏。至二三十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霆震怒。旁觀縮朒。先生則少俾。復奏不爲煩撓。嗚呼。其亦苦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壞。徽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之社稷。至今存可也。余之何鑒納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寶、雷、化、諸暨煙瘴之區。卒爲先生奉母延喘之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令後之論國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學。以能盡言著。此書蓋緣先生久從司馬公游。得誠之一言。爲盡心行己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識以畢主。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漚。而將與孟子剛大不動心者埒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如人哉。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即。紳大夫。遊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願爲之執鞭。而有不能。執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踪。則思躡其實。茲集出。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能逢比干諸公同游。而鄉後進與紳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礪礪其廉隅節操。以無負先生。而時事國運且有賴。斯固壺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壺山公、蜀人也。昔辟長公稱先生爲眞鐵漢。至今名爲確言。乃公亦炳播是集。始又爲先生之鍾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爲先生序。亦少致嚮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歲辛未正月吉日。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謹。

劉元城盡言集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爲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嗟。若劉元城先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即欲以直諫報主。又盧坐是罹罪。貽母氏憂。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養。即是可以戒。先生之孝。母太夫人遽先君子欲爲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生拜謝。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略無顧避。即是可以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蔡確、殫貿譏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讜論。百折不迴。必斥其人。疑其事而后言乃已。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眞乃批龍鱗。觸忌諱。演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眞鐵漢。蓋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適備見焉。龍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死於諫。雖貶逐炎荒。遍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與不妄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甘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深沈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妄語中來也。是集也。盧山張公祖賜之四方者累年。一旦於汴中宗潘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尚抄本也。迨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來命節鉞天雄。下車即訪元城故里。遂鋟而鋟諸梓。與先生語錄行錄。並傳於世。既成。屬余敍諸

盡言集目錄

卷一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論命令數易一首
論寺監官冗一首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二首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二首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九首

卷二

論御史黃庭堅事乞行辨正二首
論韓玠差除不當三首
乞罷近臣列薦事一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一首
論賀樸坊場明賦添發之弊一首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一首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二首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一首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一首
奏乞發遣趙令糊對獄事一首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一首

卷三卷四

論劉宗彝除右丞不當二十一首

卷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十一首
論盧秉賣命不當事四首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卻二首

卷六

爲議皇地震星隕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整備盜賊等事一首
爲愈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一首
爲愈亢乞罷上元遊宴二首
爲愈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一首
爲愈亢乞舉禮祀荒政及求言卹刑一首
爲愈亢乞罷春宴一首
爲議旱乞講荒政一首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三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一首
論陳師道不合指去官守避宴事一首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一首
奏乞訪求齊俠之後奬用事一首
奏乞罷修城壕三首
論蔡確不合陳乞類昌府一首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一首

卷七

論謝景溫權兵部尚書不當九首第七首後增謝景溫李常錄共二首

僩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炳。奚俟余敍爲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稗諸慢。且張公之誠心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乘輿好德之衷。又勃勃然有不能已者。余所以重之。是以敢忘僭陋。而謬爲之敍。若廬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贅焉。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賜進士出身。不當卻二首。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綸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一首
論道商無名進職等事一首
論范育除檢察都丞旨不當一首
卷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十四首
奏乞罷幾內保甲一首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一首
論陝西鹽鈔鹼錢之弊一首
卷九
論蘇確作詩譏論事十二首
論竹鐸知邵州不當事一首
論楊察院闕官事一首
論幾內買草事一首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一首
論周穜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一首
卷十
論都司官吏遠法擬賞事六首
卷十一
論都司官吏遠法擬賞事二首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一首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二首
論妄諫官章疏乞內設籍二首
論役法之弊一首
論堂除之弊二首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一首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四首
薦傅堯俞薛頎可任大事一首
卷十二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五首
論大河利害五首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臣言集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哲宗初以光薦除祕書省正字又以呂公著薦除右正言遷左諫議大夫紹聖初落職知南安軍又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徽宗立移衡州靖以濮州閑練副使鼎州居住後復直龍圖閣卒事蹟具宋史本傳安世有集二十卷今未見傳本此集皆其奏劄不知何人所編前有隆慶辛未石星張應諒序皆云得鈔本於西亭王孫家西亭者朱睦㮮也星序稱是集凡三卷而此本實十三卷與序不合然證以永樂大典所載一一相符殆校讎偶疏三字上脫十字也史稱安世忠孝正直似司馬光而剛勁則過之故彈擊權貴盡言不諱當時有殿上虎之稱集中所論諸事史不具載頗足以考見時政其中稱有遺議者如吳處厚之劾蔡確本出羅織而安世申處厚之說章凡一十二上務欲置確於死地殊不免意見之偏然由其嫉惡太嚴至於已甚故徒知確爲貪邪而不察處厚非善類見無證於君者遂如鷹鸇之逐實非故相排擠之比觀歐陽棐爲蘇軾所善程子爲蘇軾所讎而安世論棐差遣不當章凡九上併程子詆爲五鬼絕無所區別於其間是亦其孤立無黨之一證不足以爲疵瑕也惟是氣質用事詞或過激故王偁東都事略論之曰爲君子不能深思遠慮優游浸潤以消小人之勢而施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促遂成朋黨是爲平允之論至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採錄獨以安世

皆勁程子之故。遂不敢其一字。則似乎有意抑之矣。要其於朝廷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嚴氣正性。懍懍如生。其精神自足以千古。固非人力所能磨滅也。

盡言集卷一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置諫列。內惟謭薄。媿無以稱。蒞其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減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皦天之下。莫不領耳承聽。聳動祇服。此聖人所特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昔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傅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違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竊除者。臣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嫚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弛。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盡覽群材。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變故。中敕門下。無使徒爲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舉。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識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逐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半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爲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皐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皐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

中都水使者，基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爲切理。今百司中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遂令六曹不推。慮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除耗虛缺，非有益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混者，亦宜裁爲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奬，蟲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視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養其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髦俊，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寖輕其選，或緣世資，或以軍功，或酬奬歆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皆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斯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驗並依召試，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爲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倣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儒館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事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爲大臣者，既不能人人爲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奬塞素，而貪權好利，多爲子孫之謀，援引親舊，並據高勢，根連蔕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宵小之驕氣，寖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乘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陛下踐祚之初，旌精求治，翻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竭節，爲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歷欲面奏，偶以秋暑，尚未敢進。伏恐久煩聖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聽，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甫、冕光祿少卿保雍、女壻任元卿、棠差監商稅院孫壻李偘、由棠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勃、今年知潁州，繼及成資，召還爲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

丞，女壻范祖禹、與其婦結兄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今授爲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棠除太常博士，未數又擢爲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瑄、資亦自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薛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爲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棠除知洺州，胡宗炎，擢爲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日，故擢除授也。宮教之職，猶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爲棠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超領，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鞏、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卽用其姻家韓宗道爲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晉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鼓檢院乃天下訴冤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爲之，熙甯初，王存除歐陽棐，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苟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於茲四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爲，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爲怪，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崔始孫爲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振罔世主。臣嘗聞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賞差濫，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劉晏公路，綱紀大壞，常袞當國，力救其弊，凡袞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始孫之相，則盡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始孫之盡公，則縉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蔽，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幾內知縣之類，號爲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足，負藉議論，而常調之人，一概選用，即今後每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倖不細，況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疎遠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來幾內知縣，皆選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實德鄆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闇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婺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廢，固難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爲之不平，若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略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傳示三省，俾自此以往，脩精更始，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黃

臣孤立小官，冀陛下誤有拔擢，冀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既犯衆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指摘大臣私事，以爲捭闔之說，蓋得於衆論所共

不平者須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投奏又聞除知眞州發換爲頓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頭論也伏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爲衆人皆傳笑欲乞特揮按棐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政陪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爲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庇棐而不論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祖宗之典故而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事伏望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論奏皆爲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瀆慈聽上瀆聖聽臣聞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考試遂授職名惟是嘉省之官稍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棐猥以庸才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爲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甫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爲二人稱奬共力主張不議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愚直私竊惜之況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作復除校理竊恐朝廷之威福蒙蔽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爲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朋比特降中旨罷棐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

貼黃

歐陽棐自來與程頤、呂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稍紳之間號爲五鬼又與王存係正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陛下耳目寖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稍有畏哉

第五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論奏未蒙施行雖屢瀆天聽難逃罪戾而不協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棐姦邪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棐必遮怒曲生詰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羣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遐聞遷陟稱慰衆望棐長著作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棐之文行政事足以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陛下以此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當有論列重逆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爲不可昔申屠嘉以詔王者承天順地典御

閫之選不試而授尤非當典臣恐姦邪浸盛寖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榮朝廷治亂盛衰之機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棐既能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試而授尤非當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日未聞指揮按棐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政陪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爲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庇棐而不論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祖宗之典故而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事伏望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論奏皆爲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瀆慈聽上瀆聖聽臣聞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考試遂授職名惟是嘉省之官稍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棐猥以庸才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爲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甫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爲二人稱奬共力主張不議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愚直私竊惜之況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作復除校理竊恐朝廷之威福蒙蔽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爲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朋比特降中旨罷棐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

貼黃

歐陽棐自來與程頤、呂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稍紳之間號爲五鬼又與王存係正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陛下耳目寖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稍有畏哉

第五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論奏未蒙施行雖屢瀆天聽難逃罪戾而不協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棐姦邪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棐必遮怒曲生詰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羣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遐聞遷陟稱慰衆望棐長著作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棐之文行政事足以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陛下以此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當有論列重逆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爲不可昔申屠嘉以詔王者承天順地典御

丰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不得以私之，而況大臣乎？伏望陛下謹守祖宗之典章，愼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渠館職，示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檢理不當，臣已四具論奏，來舰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固爲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職掌學之高選，陛下既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識何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棐之寄緣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棐蔑郤體，便得奏薦子弟，是名爲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覩陛下卽政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爲治，如棐亡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徽纆，莫可得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既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陛下委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以塞紛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爲職方員外郎，除目既傳，中外聽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蓋有不能奪者，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且視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順終言之，去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敍復，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爲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盜而不問，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爾姦邪朋黨，恥於不勝，爭爲游說，必欲復用，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紹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棐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陛下以此二事，對面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既力排公評，使棐濫得美職，而棐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塞滿其欲，必謂臣等既爲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羣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棐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爲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棐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貿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棐亦以恩命頻數，人言稍沮，居不自安，遂章遞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則不過

巧進邪說，熒惑聖聽，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曰，棐嘗爲郎官，謹愿之甚也，且棐既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過，復與一閑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卽時被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是以解塞人言，及人言旣已沮止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將朝廷賞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用機巧而取之，欺罔陛下，一至於此，臣前章以謂棐名預五鬼，爲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陛下試以今日棐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川一言，則皆落館外補棐，則百日之內，三被恩命，雖棐諫交章，貌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爲營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爾，然則名號著於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爲妄，不可蓋也，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不出房闥，正是辨別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非，使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寖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罷棐新命，塞答衆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咸編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憊憊之誠，蓋天下之望於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略無公道。上欺主聰。下拒人言。欲望士心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遲除未協公議。惟臺諫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忘不已。其後提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獨爲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濫刺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蒸撓。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況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爲一路之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餘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急。一路之吏民。殽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提舉常平相韓縝之勢。憚玠之強。不敢明言其非。而韓維相繼執政。巧爲庇護。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將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競。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未久。頃委使節。實之公議。僉謂不可。況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爲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口口口口固不足煩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爲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河南未久。遽逗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遏公議。不爲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紳采。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爲之地。是以憂讒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爲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謂終是撓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即不問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臺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所繫。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爲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即加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效。無復廉恥。非有德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盡言集卷二

論御史言責庶望早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爲著作郎。繼有臣僚言其缺行。寢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趙挺之疏其惡。以謂先帝遏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爲之。自若。虧損名教。絕滅人理。豈可肯居臺省。污辱縉紳。伏望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神宗皇帝遏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尚居清要。污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委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益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服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臺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所繫。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爲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即加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效。無復廉恥。非有德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覩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庶不曠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爲之監守令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羣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爲，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貴小官者爲太密，而厭大吏者爲太略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指鮮能稱職，或出於私謁，而襲遷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指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爲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覓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致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爲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個等人，使行給付，民既貪得，無有遺闕，並聽爭先，更遞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恐本科之人，更加揀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請求祖宗課試轉運使副之詔，著爲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周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贓業亡狀者，必行墨舉之罰，庶幾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能實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聞奏。今相度，能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額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中次高一界爲額，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一界爲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乞保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鄉州之外，限滿無人投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額，即沾賣與能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額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中次高一界爲額，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一界爲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乞保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鄉州之外，限滿無人投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額，即沾賣與最之盛，過額厚利，並不增長價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卻便節次裁減，官錢深虛，淺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旨依。

一承買場務三年爲界，於界滿前一年，本州錄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當家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名委保，不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著價最高錢數，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勘會差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之人，依所著價給買，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法，每經限滿，又無人投狀者，准此。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說立高價，務相傾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爲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收閉之弊，往往破家蕩產，不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姦，遂能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爲定額，不使恐民貪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爲給已業抵當最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爲防患之慮，委之場務，可無他慮，即民省利，德澤深矣，公私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觀戶部狀稱，若祇以酌中定額，即沾賣與最之處，過額厚利，此乃衆欲誅鋤，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深之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唐封方見合給之主，今則明告健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使行給付，民既貪得，無有遺闕，並聽爭先，更遞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租，既許民間承買，輸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爲生，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深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遇凶歲，鮮不破家，偵納不克，殊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蒼天受賜，遽徇邪說，輕壞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洽，而細民失職之害，旋紐復生，臣雖至愚，竊恐陛下憎之，況國家賦役之政，繫於地官，方二聖致尚寬大，仁民愛物，宜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意，惟欲壹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莊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照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爲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祖宗舊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爲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恂亦是曾轉官能館職之人，向者移陝，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頗殊，欲望參議允當，不可得也，況王孝先已改濮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兼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祕書郎缺，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爲虛誤，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尤爲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撫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台中高科，而行義不爲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

182.

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設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爲乏。是以當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正與韓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舍黃敏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先帝初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資轉一官。解館校理。今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敏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密迩明堂。使得仁予重恩。僥倖頗招物論。況韓宗古亦係轉官館職之人。昨移潞州。皆令復職。因臣論奏。等以報能。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臣若不爲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亂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罰省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揮。錢勰止令婾鋼。出知越州。林御、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難門下省。皆具封還。續准朝旨。催展聆勘。此乃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勰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輕。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孰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誕謾。謂撫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頓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史。亦霑恩賜。播傳天下。書之史册。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繆妄。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爲天下誅罰。稱勘會到實序有遷新制。復降指揮。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聖德之萬一。臣伏覩陛下勵政以來。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擯材薄行。本非陛下之意。況寺監丞之出。例爲監司。以士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爲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曾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爲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爲一錢穩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賜降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竊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容縱漕計。專務掊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洎聞居厚擢爲待制。數對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効。彼蒙恩命。已獨不貲。捩腕憤怒。形於辭色。陛下即政之初。以居厚刻剝太甚。特行貶

竄。察逢杜口。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傾賊。姦邪趨利。紳紳之間。鮮有偷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勘鞫。中外之人。指爲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盧。縱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宣布德言。重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褒乞發遣趙令耜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耜。任杭州都監日。姦贓狼籍。深爲民害。比接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既而朝旨下本路。體量。恐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勘。本處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耜參對。卓委職員。託以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耜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倉皇鞭馬。奔逸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其母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耜以宗室子。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爲不法。今杭州見勾干照人。已不少。待令耜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端坐於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衆伏之中。不至留獄。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紿。實爲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爲工部員外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史臺列奏。稱勘會到實序有遷新制。復降指揮。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聖德之萬一。臣伏覩陛下勵政以來。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擯材薄行。本非陛下之意。況寺監丞之出。例爲監司。以士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爲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曾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爲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爲一錢穩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賜降指揮。別授士英一職。令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奏胡宗愈新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德天覆重臣已行之命尚欲遍延徐觀所爲仰承聖諭固當遜容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雖昧愚豈不知遽咈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便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爲姦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荷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言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爲自安之計而負陛下罔任之意哉臣聞自昔忠諫之論嘗以天下公議爲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略冀賜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期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爲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徧不究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閱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最甚害役法如開蘇轍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抑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紹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論逢迎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謹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隆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隆而不以實奏羣朝廷之不察以盜竊祿而歸惠於己其罪二也方陛下圖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爲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羣諫官數當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上疏其罪三也李憲由乃文彥博之孫增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爲本寺主簿倘以磁格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甯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舍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熙甯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中心正直而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爲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覽臣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戾即乞特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陽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答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紹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爲言者所擊率皆歸第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遁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心固非提綱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共瞻苟有過尤挫於清議自當上遵印綬退遜賢

路。豈俟斥逐。方爲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體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竊意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鄙急進。違棄義理。明知憲諫皆有彈劾。而尙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汚下。毀滅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爲。尙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紐貳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甫。乃宗愈之故德。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盜察御史趙抃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顯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中救王覿。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爲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憐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汚下。毀滅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秩周氏之第以居。每月俸錢。計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假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晳。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爲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爲比。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特權貨利。罔顧義理。徵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己無恥。辱國已甚。況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盤剝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舍。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晳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假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晳經官論訴。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盤剝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晳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晳之託。而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竊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恥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恥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爲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開宗愈。爲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追造。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爲依公施行。臣兩度奏論。乞治其罪。蒲御史寀。亦以彈劾。遽令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荊王薨。忽蹈謝仰虛聖慈。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踧踖。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之悲。上爲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惟陛下察焉。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愼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日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成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爲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興利除害。而佔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恥。四當貿遷。以徵官邪。而遷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室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值房緡。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然。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夫竪。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得志。忠賢解體。隱案綱紀。汚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憂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尙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值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晳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爲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

丞爲之貳。方爲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體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竊意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鄙急進。違棄義理。明知憲諫皆有彈劾。而尙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汚下。毀滅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爲。尙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紐貳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甫。乃宗愈之故德。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盜察御史趙抃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顯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中救王覿。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爲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憐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汚下。毀滅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秩周氏之第以居。每月俸錢。計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假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晳。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爲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爲比。宗愈既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特權貨利。罔顧義理。徵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己無恥。辱國已甚。況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貲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盤剝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舍。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晳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假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晳經官論訴。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盤剝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晳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晳之託。而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竊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恥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恥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爲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開宗愈。爲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追造。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爲依公施行。臣兩度奏論。乞治其罪。蒲御史寀。亦以彈劾。遽令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荊王薨。忽蹈謝仰虛聖慈。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踧踖。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之悲。上爲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惟陛下察焉。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愼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日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成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爲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興利除害。而佔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恥。四當貿遷。以徵官邪。而遷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室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值房緡。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然。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夫竪。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得志。忠賢解體。隱案綱紀。汚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憂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尙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值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晳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爲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

承者.又爲進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興證姦邪之人.方爲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枚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身備從官.職任遠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穀之在閫對.當以不足強猥爲己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當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恥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鐵鑑之徇私.何可逃於衆議.臣既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法.而不加彈劾.則是賊職.以負陛下.今宗愈所犯事狀明著.豈謀交章證而不問.若臣等所言出於誣捏.則宜窒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等所論.既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爲容貸.以沮天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直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睿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爲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區區之望.實天下之幸也.

第八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等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爲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爲.臣等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約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可取.但自爲中丞以後.風擧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爲盛事.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爲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嗚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視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爲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爲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爲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爲臺官.蓋欲其彈繩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爲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新引避.而宗愈苟悅權勢.面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爲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韋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追貶.而宗愈備位遠長.了無一言.陰結姦豪.僥倖冀日.操必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虜其妻族丁嘏.乞充臺省之選.臣在

陳垣.與嘏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置其私親.幅形公議.幸朝廷之不察.以蓋罷祿.而自爲恩惠.挾詐欺君.無所忌憚.其事三也.宗愈昔爲布衣方塲.可應制科.臣聞圳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繆.最爲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綱文盛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敞.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憲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干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爲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倘以磎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壅塞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阼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移漢室之事.以爲問目.議者莫不駭歎.非所宜言.臺諫官亦皆論奏.而宗愈不推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晢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僧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賢.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德不充役.貨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盈緡.急閉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充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顛主其言.頗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昇不誨究.遽欲行下.而只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押檢.議既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議.遂誣劾昱.以謂戶部郎官.仁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議短遽非.不背公心.舍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覩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曾敢授在京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騈肩爭進.而宗愈久爲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及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爲開封推官.貪權趍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編賤.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婦.陰取貲貨.遂作己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誼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奏謾.韓琦當國.兩府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數愆.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慎房緡事爲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揚.若無所屈.陛下雖加寬貸.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爲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爲惡.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以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僚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爲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斷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爲.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濁.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爲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己.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雖所

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德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道。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舍。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能免宗愈以禍天下忠臣義士之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察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容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御子輦。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愼重舉錯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居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竊嚴人主之聽。墮廣祖宗之法。陰結掞雍之姦。僞倖冀日。圖主軸轄之寵。公肆詆誤。宋賓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盡污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慝。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稱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爲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觀臺文之糾劾。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鈍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爲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置宰相之私親。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黨公徇私。毀滅廉恥。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蒙釋。而宗愈欺君亂法之罪。尙未公行。枉直兩存。邪正莫辨。臣雖恩陋。豈敢苟避炸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詢踏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爲立黨之實。使宗愈貪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爲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寵。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人主之聽。墮廣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試收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范柔中。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踏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能盡善也。宗愈非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德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道。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舍。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能免宗愈。以禍天下忠臣義士之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察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容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御子輦。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愼重舉錯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居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竊嚴人主之聽。墮廣祖宗之法。陰結掞雍之姦。僞倖冀日。圖主軸轄之寵。公肆詆誤。宋賓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盡污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慝。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稱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爲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觀臺文之糾劾。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鈍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爲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置宰相之私親。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黨公徇私。毀滅廉恥。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蒙釋。而宗愈欺君亂法之罪。尙未公行。枉直兩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炸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詢踏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爲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寵。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人主之聽。墮廣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試收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范柔中。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踏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忠臣義士之望。

盡言集卷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追寧處。竊謂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能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背公成朋。肆行貪慝。毀棄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賢佞兩存。上違眾聖之循章。下失萬邦之屬望。臣於此際。何以爲心。見惡不憎。則非忠。畏禍中慊。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堂。寖生萬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黜。以爲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皆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閤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臣所以包羞忍

恥。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爲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諫之盛德。致唯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悉惟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舍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與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賜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閤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爲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凡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誹臣之職。足以優爲。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眞僞。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羣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爲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爲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參實迹。歷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遏塞。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讒妄。若察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爲累件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路。天下之情。靡遠必達。頃臣忠陋。發慮謏列。實干裁一時。不可遽之嘉會。豈不負慈聖德。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湯炭。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言之久不效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陛下粗以臣言爲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賜施行。紛紛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謂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污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爲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衆言。詳爲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待朝廷。或寬衷以爲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兼容。未加貶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容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

天下有禮義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恥由賢者出則不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非已於最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愼也今宗愈匿寧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黷廢祖宗之法立朝有則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明大任寵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恥固已掃地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體貌臣竊以爲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爲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齊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實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益有所恃臣獨憂之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爲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順非而澤陽爲可信熒惑世主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紛亂天下也若及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陛下虛心澄慮詳繹衆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塞天下之望臣無任踴躍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至此未嘗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面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不蒙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藏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面川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爲陛下盡忠替姦監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已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劾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得罪以宗愈爲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當帶將欺罔經紳曰朝廷用我之罪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威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親此以爲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昭著爲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後和自繼奏章申執前論惟惟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言已能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當罪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恥是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當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視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嚴叟等論姦確章悖之罪則陛下爲之能確宰相臣言爲妄則是姦惡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愈之姦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宜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邪振舉紀綱便辟小從盜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誅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卻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夙夕慚悸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於今知無不言每蒙聰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進

退是以特加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爲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爲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能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宗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猶之於今呂誨能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謫海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益取要任當時宰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執奸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脩廉節負所居屏綱不肯償還遂致開對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蓋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紀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姦慝罪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過以謂揚歷甚淺開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切大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而中表疏遠之妹嫁於中官皆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狠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殷監心膂之任容有此人明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蒙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面五月中臺臣亦有彈劾邊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面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敢置白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藏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面川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爲陛下盡忠替姦監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已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劾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得罪以宗愈爲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當帶將欺罔經紳曰朝廷用我之罪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威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親此以爲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昭著爲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後和自繼奏章申執前論惟惟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言已能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當罪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恥是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當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視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嚴叟等論姦確章悖之罪則陛下爲之能確宰相臣言爲妄則是姦惡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愈之姦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宜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邪振舉紀綱便辟小從盜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誅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卻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二十一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面五月中臺臣亦有彈劾邊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面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敢置白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藏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面川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爲陛下盡忠替姦監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已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劾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得罪以宗愈爲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當帶將欺罔經紳曰朝廷用我之罪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威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親此以爲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昭著爲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後和自繼奏章申執前論惟惟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言已能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當罪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恥是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當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視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嚴叟等論姦確章悖之罪則陛下爲之能確宰相臣言爲妄則是姦惡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愈之姦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宜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邪振舉紀綱便辟小從盜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誅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卻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二十二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夙夕慚悸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於今知無不言每蒙聰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進退是以特加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爲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爲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能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宗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猶之於今呂誨能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謫海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益取要任當時宰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執奸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脩廉節負所居屏綱不肯償還遂致開對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蓋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紀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姦慝罪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過以謂揚歷甚淺開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切大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而中表疏遠之妹嫁於中官皆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狠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殷監心膂之任容有此人明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蒙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

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應幾成康。然貴之以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詩易之言爲法。以唐太宗之事爲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爲計。早誅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當等。應幾協力。上稱聖治。天下幸甚。

貼黃

臣切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爲去就。然自來論列執政。是非困難並立。臣之惓惓。蓋於此事。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況宗愈頑惜名位。不知廉恥。陛下務爲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應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而聖德宽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邪貪猥之累疏之不出。蓋據丞轄包羞期年。辱國已甚。臣悉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曰。近世輔弼。毀譽恥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與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言其無恥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遏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所及。貴賤震慴。弗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既知以至悖慢。幃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退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閎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宰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足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逢、諸青、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易官錢。後來迎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錢。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廢格詔令。不爲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己。雖有不即承伏之人。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輒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還鄉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申告。不遠數千里。赴闕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窮之志。方陛下踐阼之始。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羞詭計。動爲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奸盜。以至悖慢幃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退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閎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宰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足分邪正。以服天下。

重行追奪.以懲豪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氣.

第二

右臣近昔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指.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虐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公道.招攬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按.猶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嘉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搆起邊隙.饒俾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蓄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置大權.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還特.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遑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豈其訴牒.可爲心惻.臣竊謂.昆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使惇.並以賤價.強買入己.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裹糧.故不遠數千里.來直於省部.其餘貧病之徒.不能自給.內.斂手去業.遂至流亡.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帜有儒生.侍使者.坐客.咎郭解.何謂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貴.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等爲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價.買其田宅.又非.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陛下詳.閱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勘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勘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昆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臣.置.院.推勘.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體.量.尋再.具.狀.論列.朱.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遽.興.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等.訴.牒.不.爲.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黃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並.不.蒙.施行.今.來.若.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非.曲爲.蔽匿.掩.延.刑禁.虛.煩.行遣.欲.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就.司.推勘.所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勘.比.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體量.奏.到.事狀.然.其大概.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虛.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揆之.名.投狀.承.買.宮.賈.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爲.要切.臣.以.謂.章.揆.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雖.諸.有.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揆.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赦.律.奏.聞.必.謂.便.可.減.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閭.居.里.閈.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宮.司.最.慘.寓.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體.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爲.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爲.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往.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行降黜.所貴.亂政.賊.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爲.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勘.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產.遂.致.朱迎.

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闕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體益已有實狀而邊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睹指揮臣竊以惇氣燄囚悍陵暴寡弱詐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會非隱伏而尙訾省曲爲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庶幾亂法賊忘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益皆有實狀近日竊見敕牒罰銅十觔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爲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慢朝廷之心而所貴太輕未厭公議況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爲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卻欲貶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罪所貴姦豪屏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勤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體益得實止斷賤銅十觔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尙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棄豬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爲惇設爲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悖慢帷闈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姦言負天之功僥倖異日爲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實人倫之所共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邢恕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取進止

第九　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狀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別議貶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訴狀並行責降令丞違法授給田產亦已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千緡官吏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觔事理頗錯亦已太甚況下狀之日惇父尙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惡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爲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屈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卽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被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卽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稱正典刑庶幾不屈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竹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之名承買諸有抵當田產至五月十六日方丁父憂卽是投狀之日惇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應人之患位大臣爲民所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臣等竊以爲深戒若謂惇爲若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爲小人邪今又犯刑矣何憚於惇而牖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改引用不當卽乞正臣等妄言之罪如勘會惇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卽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等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賞田不法等事難蒙朝廷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爲不然惇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之說須是陽爲不然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爲應法而陰縱貪戾之實如惇父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惡民冒犯猶有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宣諭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而反處徒坐又降聖旨不許原赦卽是干繫官吏獲證反重於惇矣惇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觔卽是惇所得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猶自知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宣諭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而反處徒坐又降聖旨不許原赦卽是干繫官吏獲證反重於惇矣惇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觔卽是惇所得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猶自知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宣諭

厚路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尙玷侍從恐無以戒壅蔽姦慝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害物道路累年迺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壅蔽姦慝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臣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罔避再三盧潛天聽按秉權貴鹽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比屋愁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非吳居厚之在京東搶克太甚斂怨於民陛下踐阼之初責授散官遠郡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甚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爲寬典尙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覩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爲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徵意誤置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輒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爲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鹽事設法苛虐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竊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爲掊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爲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尙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爲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冤痛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尙有未盡之意更爲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尙爲侍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竄黜以慰遠人之望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陛下方務奬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悰以爲天下舉士之勸而悰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詢問舉意妄言固多疎略有司考覆既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爲輔郡幕職聖恩優異極濫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悰申尙書省

盡言集卷六

爲歲旱地震星祲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陛下卽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薈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頗衆今春及夏旱暵爲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陛下惻然軫念降神不宗疎決繁因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墜隕其光燭地旬月之間互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破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憒難高而聽卑明主所應憂文而尙實與其爲祈禳之小數不若罔銷復之大方臣願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無使捐瘠申敕緣邊帥臣及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葵感爲之退舍陛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

與日開魚勞輒効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

爲恤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爲虐。地震星隕。巨異仍出。輒奏狂瞽之論。粗陳銷復之理。方陛下祗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二今既旬浹。未覩施行。惟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俛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羸。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元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與役。災辟之應。各以類至。著之方册。嘗可稽考。臣伏見京師營城開壕。工役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百萬。穿掘壕塹。傷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戕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效。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帝王之都。而爲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之。必謂內自藩輔。外連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秋苗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過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猶願。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新舊之禮。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役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矜惻。罷畿之興。救荒之政。先事而講。不必待時。貴躬求言。恤刑省役。應召和氣。以致睿澤。取進止。

爲恤亢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暵。關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踊。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貸。而盜賊失望。荐饑可慮。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爲詳備。其九曰。眚樂。董役有凶。歉人君閔恤元元。爲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册。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前事失時。人且猶狙。雖開宮嬪勞慘。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宴遊。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執政。特以歲旱。仰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不感陛下勤恤之德。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燈。竊聞尋已降付三省。而遲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見賓客。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蚤愆時雪。來歲之望。殊不可期。民將荐饑。深可憂閔。今外方郡縣。或有災傷。猶不放燈。著爲令敕。陛下子育黎庶。以天下爲家。一夫不獲。尚軫聖慮。而況關陝淮浙。民以艱食。凶荒遝遝。所宜矜恤。伏望特降中旨。明諭聖意。罷止遊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和同。嘉氣自致。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止。

爲恤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騐亢愈甚。迺之四方。旱多暵。二麥已損。荐饑可憂。然而前歲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詭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爲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瘗。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明王。已行之事。陛下之所宜取法也。伏望聖慈。祗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赦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留獄。諸路監司。躬視所部。凶荒州縣。質爲賑濟之備。或宮嬪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舉有偏撥。民無流散。取進止。

爲恤亢乞舉禹湯罪己救荒政及求言恤刑

臣近以時雨愆候。旱勢閻遠。嘗進狂瞽。粗陳銷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開三冬得雪。兩中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連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秋苗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爲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開堯王之都。而爲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之。必謂內自藩輔。外連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荐饑可憂。雖雨宮嬪勞慘。特垂矜惻。顧罷之興。救荒之政。先事而講。不必待時。貴躬求言。恤刑省役。應召和氣。以致睿澤。取進止。

爲恤亢乞罷春宴

臣伏見去冬沍寒。雨雪愆候。夏苗將槁。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惻怛。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鼓久旱民愛祖儀。伏望聖慈。深加矜恤。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取進止。

爲歲旱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苗苦亢旱。二麥將槁。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雨宮嬪勞慘。祠禱備至。應祈之禮。終未沾足。臣嘗觀國朝故事。太祖建隆元年。以揚泗民多饑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即命發廩賑貸。乾德二年。詔諸州長史。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不必俟報。太宗或遇旱歲。必疏食減食。品三之二。得雨乃復常膳。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糶。用濟貧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賑濟。今來旱勢閻遠。事宜漸廣。至於散利緩刑。弛力蕃樂。索鬼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止。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置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爲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詣執政。竊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房舍。值三十間。而敢

歟。固天聽。悟爲白地。誕謾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觀陛下卽政以來。崇尙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倬以小臣給事宮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陛下深賜詳察。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倬罪。庶能杜漸。不累聖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爲墳塋。而衆論廷臣陳訴。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猜悶。不可遊移。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惟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踐有未安。固難械默。再三思慮。必冀開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塋。必不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倬志在苟得。奚惑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遂啻人情。存者不得安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詿累聖德。咎皆自倬。皆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詿誤。情在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置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倬安干中旨。鋪詐欺君。罪實故爲。情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舉戒纖細。無幸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近職。付之有司。勅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曾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盡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復奏或再得指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礙。今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遂啻人情。生者不得安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降之事。至於拒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權勢而忽詔條。徇情口法。莫此爲甚。循名覩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體益。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爲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爲信州教授。考之公議。不以爲允。按世美前坐與蔡碩、劉仲昕、賈貨官錢。追官勒停。後來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仲昕等本非同謀。遂自論釋。特與牽復。使於淸世。不爲棄人。其爲儉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人矜式。推擇之際。行誼爲先。豈容此寔汚淸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勵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淸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擢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幾。遽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先帝榮附之臣。如孫固、鄧元、韓維、陳薦、孫永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者。獨恢未及。有足矜悶。伏望聖慈。念恢遺澤。先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奬進。庶有以稱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之額。立

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封椿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臣雖至愚。盧不及遠。詳覩事理。甚有未安。輒述瞽言。以清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覩陛下聰政之始。首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還。道路歌頌。讙仰聖澤。四年於此。未嘗有抱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摇疑。不可不慮。況修城與開壕之工。幾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尚寬厚。前日利源之人。去其大半。封樁錢物。尤宜謹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將復治茶鹽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摇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非惟爲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妄意陛下爲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其數增倍。所散工直。頗有掊斂。雖號爲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頭壕寨之類。陰有侵刻。既爲大衆。而不以公平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彙壕身大圍所出之土。占壓民田。棄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悲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國家建都治官。本欲循名實實。今修城開壕之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三庸人。而不顧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板築方舉。旋致摧毀。蓋上下官吏。肆爲延慢。無所統攝。以糾其經。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催用廣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丞曉所貴事有統領。不至乖戾。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切總領。至今未蒙指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前奏。不復委曲再煩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爲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爲國家慮久安之策。而區區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爲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抑。而舉百萬之貲。棄於無用之地。實爲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潁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卒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證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偁。招權納賄。贓污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竄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幸復太速。頃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蓋

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益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歷衆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逐。頃便戚自求京師宮觀差遣。以就醫爲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爲路歧。冀且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師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寖長。則陛下賞罰威之柄。遂成虛名。國家綱紀。必至隳紊。不可不慮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能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

右臣伏聞京西陝。去歲時發不登。農民艱食。兩路鄜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爲接境。旱災分數。大略同。物價翔踊。民多菜色。臣聞秦鳳路諸郡。各收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轉運司牽於鄰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礙常法。不該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致饑殍。比聞翟謀鎮白壁赭。恐民急迫。豈有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爲盜。以幸萬一之免。竊恐因此饑饉。寇賊充斥。使關中之民。不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提刑司。疾速體量。若鳳翔境內委實荒歉。則一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物死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指揮。

盡言集卷七

論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

右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臣近視吏部關到本月十八日敕節文。六曹尚書。並證權官。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久次者。以爲侍郎。侍郎久次。而爲尚書。尚書久次。而選執政。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以重近臣之選。難其進用之路也。尚書之官。期襲於此。位既崇重。即亞執政。若才德兼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爲宜稱。況臨其階職之高下。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雖自來諸部之無長官者。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以來。除吏戶之外。他曹尚書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爲新意。特設權官。指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藉口。欲以弭謗。臣方欲具士大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遽聞景溫除目。則衆人所料。果爲不繆。按景溫在先帝時。爲湖南安撫使。附會章惇。乞於徽城等州建置城寨。以開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南、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蠹國殘民。莫此爲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溫係首事之人。未聞議罪。今反召用。何以示懲。況景溫昨治開封。殊無善狀。方二聖臨御之日。輒以穢惡公事上黷天聽。止令罰金。已免斥逐。又自高陽

開。將帶女巫。置之都下。景溫僥覬大任。日便子弟。就其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曰爲聖母。景溫之下。惑亂衆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爲左右之吏。輒特勢以陵殿人。景溫殊無畏憚而不問。遂致言者彈劾。出之近藩。卽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士。欲望中外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開。進者相逐。臣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貴無虛授。以重國體。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今踰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溫天姿姦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爲知雜御史。是時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體量。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景溫爲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遂乞於徽城等州。建置城寨。一開邊隙。今已十年。有不貲之費。而無秋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境州縣。常被騷寇。未嘗休息。止爲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附上罔下。孰甚於此。神宗皇帝初行官制。首用景溫爲禮部侍郎。時王安禮任尚書右丞。乃景溫之妹婿。諸事安禮陰爲上意。一日奏疏指陳邊務。其言皆先帝近臣。與大臣謀議。幾徹之論。景溫借爲己說。僥倖稱旨。緣所論之事。非他人所能預聞。上既疑安禮漏省中之語。又怒景溫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溫與韓維、韓縝。正是姻家。元祐之初。縝爲宰相。首自高陽召歸。亟加職名。尹正京邑。及嬖人子弟。縱酒犯法。景溫稗而不問。爲臺察所糾。朝廷送大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自隨。置之都下。日令子弟考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民。又爲言者所發。而韓維方爲執政。遂薄其責。止罷開封。出知蔡州。曾未席煖。復徙潁昌。既辭成都之行。仍縻揚州之鎮。中外之論。固已不平。況顧臨見任刑部侍郎。卽是本曹元不關官。豪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尚書皆不並置。今來忽降新法。創添權官。措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大臣謀欲援引私黨。故先更張此制。而景溫之名。預爲衆人所料。蓋以執政之內。有親有舊。私分深厚。常欲提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溫之除書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可以爲人窺測。甚可懼也。近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陛下猶以爲因人撓法。別授差遣。今執政欲引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內。首擢景溫。上不能奉承陛下之美意。下無以塞塞多士之公言。僥倖既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實爲聖朝惜之。伏望陛下。詳覽臣奏。速降指揮。收還景溫新命。依舊與在外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差除不當。及乞罷六曹權尚書之制。近日雖聞收還景溫之命。而權官之法。未蒙指揮。不避煩瀆。再具論列。臣伏詩典故。都省令僕之次。卽列八座。位貌崇重。實亞執政。苟無其人。則闕之。不常置也。先帝命官之初。惟吏部之外。他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最深者。眞拜尚書之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最深者。眞拜尚書。自元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卽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士。欲望中外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爲聖朝惜之。況國家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祿。則是朝廷政事。自

不當置也。先帝命官之初。惟吏部之外。他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最深者。眞拜尚書。自元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卽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士。欲望中外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爲聖朝惜之。況國家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祿。則是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貴無虛授。以重國體。

第四

右臣近嘗論列。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不當。比聞已得聖旨。別與差遣。今踰旬浹。未覩明降指揮。指紳之間。皆謂景溫差除。全出宰臣范純仁之意。竊慮九重高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輒具開陳。上神總覽。臣聞謝景溫與范純仁、韓維。素來相結。號爲死黨。而景溫姦邪附會。罪狀極多。臣於前疏。已略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恩爲言者所劾。出知蔡州。二年之間。三易差任。而貪進之心。殊未厭足。屢遣親密。敦迫純仁。直露私求。欲得八座。純仁勇於效力。愛有所忘。不恤人言。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旨。六曹尚書。並置權官。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謝二族。私分深厚。見其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溫。五日之間。除書果下。挾情亂政。一至於此。且陛下用文彥博爲平章軍國重事。所總政目。明有定格。差除尚書已上。自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溫。彥博初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輒廢定格。議者皆謂呂大防等。明知不協士論。而重違純仁之意。是以雷同詭隨。不能拒止。純仁既已過省同列。又欲陵轢彥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稟其可否。意恐彥博沮難。故不與同共商議。止於次日便具進呈。彥博以外議沸騰。遽出造朝。遂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辭免。卽行寢罷。彥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辭免。此語卽時傳播。聞者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遷延不追前命。蓋欲就溫赴闕。更爲營求差遣。以朝廷之公器。爲死黨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邪。妄改憲章。若不辨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況純仁憑藉門閥。素無他才。矯情飾詐。善取名譽。久在閒局。時以爲賢。一入樞庭。固已改節。陛下卽政之初。罷青苗免役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遽以國用不足爲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此事甚近。陛下當悉記憶。光未甃半月之前。嘗與臣言。純仁自爲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爲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蓋先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爲延。未能遽罷。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仰成大臣。猶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日。而純仁乘其素守。背公向私。非惟辜二聖委注之心。亦以失天下具瞻之望。伏乞陛下詳覽臣奏。速降指揮。收還景溫新命。免卽望常加防察。無使專恣。以壞朝政。天下幸甚。

貼黃

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嘗升目之任。日聞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知。伏望聖慈詳察。

第五

右臣伏自去冬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臣等具疏姦邪罪惡乞行誅罷伏蒙陛下特徇公議外移鄜州近日閤門繳回告命而尚書省卻令進奏院遞付本官中外喧傳無不駭異臣等考故事應朝廷除授即無不經拜命而付告身者惟是綸言已下其人亡歿乃以命書就賜其家雖景温曾除秋官因致人言未嘗祇受閤門繳納自合毀抹昨者再行移鄜之制遽用刑部新銜揩紳之間固有疑論今乃以不當給之告安授景温雖欲陰借稱呼暗累實序而顛倒錯亂殊失旌章伏望聖慈特令追取依例毀抹所貴君命不私國體無損

第六

右臣近曾論奏謝景温刑部尚書告身不合給付比聞景温自以無名不敢輒受謝宣因其辭免遂令追還伏見已有朝旨令依前降指揮理實未安須至論列臣伏覩朝廷自來常格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除景温刑部尚書未曾拜命而移鄜之制遽列新銜有識之士固已駭異今又遂非再令給告變亂典故殊無義理況近日王汾除諫議大夫尋用人言而寢未聞以命書賜之何獨景温遂廢故事與之者不足爲恩受之者不足爲榮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區區之所惜者國家之體不可妄變非爲景温而發也惟陛下誠守成規防微杜漸追還景温告命依例毀抹所貴名實稍正綱紀不紊

第七　已下係與左諫議大夫陳薦同奏

臣等伏見故事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者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未曾拜命因放人言移鄜州元降聖旨新除刑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臣等竊謂移鄜之制只合用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知揚州就除差遣訪聞尚書省再取告頭以白貼子添注新除權刑部尚書七字用印付吏部書告即不委本省因何於錄黃之上輒敢增加後來閤門繳納告命即合依例毀抹而敢周天聽以謂作差知鄜州告內係自新權刑部尚書除授遂畫聖旨納付本官日近李常龍中丞除兵部尚書未受命間改知鄧州與景温事體正同而常告內止用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舊階未嘗加新除兵部尚書之名一等差除而行遣頓異任情亂法無甚於此伏望聖慈下尚書省勘會承准何處指揮增注貼黃如委實違法即乞明正其罪以爲後來之戒取進止

謝景温除命錄黃　增

正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景温差知鄜州其新除權刑部尚書告令閤門繳納尚書省奉敕銜之任內則八座爲重方獄之寄外則十連稱貴慎選攸屬周材是應將明所賢出處奏異資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新除權刑部尚書告令閤門繳納尚書省奉敕銜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謝景温

李常除命錄黃　增

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常依所乞差知鄜州其新除兵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奉敕持頭侍從之臣入備論思出殿方面雖中外勢異所以奉承職事備在朕心其按一也誰何開直學士中丞兼侍讀李常

第八

右臣等近曾論列謝景温昨除權刑部尚書未曾受命不合給告至今未蒙施行臣等竊謂豈非上緊朝廷典法不可輕變舊章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早令改正以存國體

第九

臣等近以謝景温未曾受命不合給告乞行追改未蒙指揮臣等所以累具論奏煩瀆天聽者固非自執偏見上要朝廷特以事繫法度不敢中輟況李常、景温均爲近侍差除遷徙恩數略同惟是告身付受獨異考之典故實所未有議者謂刑部尚書之命繪已收還今日空名假之何益是天子之制反以執政之喜怒而私其予奪也方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際若廟堂之上不顧國體沮遏公議變易衮章不防其微將亂政事惟陛下早施睿斷特振主威追取命書毋尚姑息使逸非之論不能勝至公之理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

右臣伏自去年初宗愈竊被丞旨不協人望臣奏言路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迺者上章極言論奏並申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外廷明辨曲直雖發於中憤不敢愛身而退循率易方俟誅謫今既半月威命不至職則宗愈已能政事乃知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之言恩出望外感極以泣陛下仁厚容納如此而臣內懷區區未盡之忠若不披瀝肝膽上逆天聽則於職事猶爲有愧是以願終言之臣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特性柔邪秉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常少卿擢爲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尚書陶自瀛州得替用爲太常博士緣擢考功郎中皆由閣冗之中頓躐要劇之任才能政事無足稱者爲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承雅而又相與連親不使回避阿諛朋黨殊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總覽止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爲陛下陳之臣聞蔡侯登用官錢事發下獄罪當大辟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赦而不誅又免真刑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催能周歲雖乞內徙朝廷曲法申恩移置黃州曾不旋踵確又陳乞類昌緣國朝故事應左降官雖曾任宰臣而未復職名猶是謫籍既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合糾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姦慝目覩亂法終無一言其事一也接謝景温係王安禮之妻兄昨除刑部尚書衆議以爲不可而常素與安石兄弟親善陶及安禮皆皆同官於大名交契甚厚是以見景温之誤恩並不論列其事二也章惇在蘇州公逸條法強市田產使無辜之民被刑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御史臺明知上件事實亦不糾治假借姦猾倖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輔政累年曾無奏狀害民蠹國未見其比向者病卒人皆相賀王汾雖無言責而能上書陳述義理乞賜還以爲後人之戒揩紳之論莫不多汾有憤世疾邪之意而常等黨偽王氏疾之若讎及汾除諫議大夫

遂舉全壺肆爲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能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爲直臣近日方聞常等所以攘汾之由主於請安石之謚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事四也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爲民之患故復用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雇募及爲滌瑕垢漸次任用或爲清議所容今肯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衆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曾未庶熒擬實宥密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海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肯新命以允公議

論范肯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肯爲樞密都承旨按肯昨知河中嘗有缺行斐人稍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閭門不飭醜聲顯著流聞道路若臣之用不可言者使肯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納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礱漸次任用或爲清議所容今肯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衆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曾未庶熒擬實宥密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海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肯新命以允公議

論范肯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卨爲樞密直學士博考衆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煩天聽臣歷觀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體或以其久在方面夷險服或以其征伐扞禦錫用彰著再委藩宜之任方行進職之典高治鄜延未滿三年考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卨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播皆謂失體兼臣風聞卨嘗遣使與西夏約和反爲羌人執而戮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之威銳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不當賢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卨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

論范肯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盡言集卷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右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爲太常少卿採之衆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聽按子韶委性險佞行己無恥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謗目子韶爲衙內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銛銳也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非誹謗以謂屢常奏疏言新法之非便蓋欲上下欺罔兩獲其利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姦必子韶詐窮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荊湖南路轉運判官爲言者疏其前後過犯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報罷元祐初擢領劇曹又爲御史論其亡狀尋令外補今少常之任紫綬濟選前日之居此官者或遂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途豈容匪人輒爾冒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斥遠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虛授與議厭服

論趙卨無名進職等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卨爲樞密直學士博考衆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煩天聽臣歷觀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體或以其久在方面夷險服或以其征伐扞禦錫用彰著再委藩宜之任方行進職之典高治鄜延未滿三年考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卨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播皆謂失體兼臣風聞卨嘗遣使與西夏約和反爲羌人執而戮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之威銳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不當賢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卨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

論范肯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頗僻。難爲上元知縣。清議不齒。於茲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部郎中。尙爲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實望愈重。一歷此地。遂壓要津。豈容匪人可冒。竊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之才。如子韶者。反覆姦邪。見於已試。人物汙下。衆所鄙賤。官舍彼予此。別無僥倖。臣請有以折之。頃曾太常少卿之美選者。或爲侍郎。或爲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鉤官而少貶於太常也。況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到衙月。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尙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陛下勵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斷早賜施行。

第三

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奉指揮。按子韶人品冗末。性復險邪。熙寧中爲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呂公著、陳襄、劉摯、范純仁、王巖叟、孫覺、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鉤官而少貶於太常也。況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到衙月。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尙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陛下勵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斷早賜施行。

第四

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爲直祕閣。權知廣州。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德。濟以威服之威。使之莅臨。乃能鎭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貪性殘刻。昔爲安陽知縣。以陰事辦發而尋醫。昨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勒吏而無實。治余行之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則已皆就職。縱使能去恩例。尙優機巧僥倖。一至於此。方陛下勵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輩輒汙清選。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還子韶之命。以爲姦人之戒。不勝幸甚。

第五

右臣近已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蒙宣諭。以子韶之罪惡事狀甚多。姑欲追止誤恩。未敢悉盡天聽。伏望陛下深詔輔弼。別議擢用。舍彼予此。別無僥倖。臣請有以折之。頃曾太常少卿之美選者。或爲侍郎。或爲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鉤官而少貶於太常也。況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到衙月。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尙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陛下勵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斷早賜施行。

第六

右臣近嘗再論王子韶。本因人言。遂能少卿之任。卻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議。今旣累日不蒙指揮。臣聞王子韶者。以謂官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爲清選。今若不容子韶冒處。而七寺卿列。乃是鈐官。舍彼予此。別無僥倖。臣請有以折之。頃曾太常少卿之美選者。或爲侍郎。或爲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拜侍郎。安得謂之鉤官而少貶於太常也。況太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到衙月。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掛貶議之人。尙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再三論辨。況陛下勵精求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斷早賜施行。

第七（自此後論路昌衡）

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爲直祕閣。權知廣州。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德。濟以威服之威。使之莅臨。乃能鎭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貪性殘刻。昔爲安陽知縣。以陰事辦發而尋醫。昨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勒吏而無實。治余行之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則已皆就職。縱使能去恩例。尙優機巧僥倖。一至於此。方陛下勵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不可使此輩輒汙清選。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還子韶之命。以爲姦人之戒。不勝幸甚。

第八

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尙書省旬收告命。指揮莫不欣悅。今日乃知。卻有指揮。令進奏院依例發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中外疑惑。實損國體。臣按昌衡天資刻薄。昔知安陽縣。不修士檢。醜聲流聞。本路監司。將行按發。昌衡遽乞尋醫。因得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繼年。暴揚其事。後來陝西用兵。繼年適在秦州。夕陽鎭爲監押。昌衡乃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縱軍興中以危法。而泄其私怒。是時繼年懼此。因依訴於趙濟。遂留而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喪。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爲非僻之行。有武人劉振孫者。候其微服出入倡家。遂痛毆之。爲人所敎。僅得逃逸。及昌衡爲陝西轉運副使。振孫又知常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隄名之害。移振孫爲原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當受理。而昌衡遽法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曾無免所居官之罪。借令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任情刺舉。不提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慮陛下以爲酷吏。然而行之。蓋遊王珪之門。昌衡既於案牘之間。證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恩。仍與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挾盜華要。陛下卽政之初。澄汰姦濫。昌衡以死黨在朝。獨免廢放。歲月未

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固已上譏廊廟，下責臺諫。今海南之地，控制百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爲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異日生事侮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兩件具狀，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已有指揮，易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咸謂未安，須至開陳。上瀆聽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爲非僻之行。昔陳咎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棄，豈若昌衡，不念顯復之德，肆行姦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逆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陛下亦安用之。況所貼職名，本爲南海重寄，欲擇其行，前命既罷，即合追還。兼長沙守臣，從來亦無盡帶館職之例，使昌衡舍煙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姦慝，何所懲沮。惟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命，別與閑慢差遣，庶幾薰蕕明辨，少勵薄俗。

第十

右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用，及已能廣州，當追貼職，至今未奉指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內外疑惑，實害政體。況潭州守臣，自來亦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得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者，誠何足惜，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十一　（附論子韶昌衡）

右臣近已累次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走事勤敏，其才可用，不欲終廢。臣竊惑焉。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雖求全，理當捨擿。傳所謂不以一告掩大德者是也。其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卯之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先帝，下欺長貳，爲臣不忠，清議所棄，昌衡執親之喪，曾無哀戚，肆行邪穢，絕滅天性，爲子不孝，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褒進，再三惟慮，不得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不無是非，既不以子韶爲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爲不當，臣之言爲是矣，繼而罷少當者，更遷衡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貼職以爲潭帥，則臣之議論，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徵勸。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權，世謂高選，若容邪黨，飜爾濫處，臣恐朋邪羣小，以苟得相於，而正人端士，以同受爲恥。陛下勵世磨鈍之具，遂爲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愼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追疑昌衡過領貼職，處之散地，非惟使不孝酷虐之類，無以觀望誤恩，亦足示朝廷之好惡，風化天下。

奏乞能談內保中

右臣竊惟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之兵，寓之畿邑，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師，以爲戰守之備，仍恐兵威未振，不足以壯中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

邊勇雖來皆使冒鋒鏑蓋資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照寧中先皇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爲保甲以習武事陛下踐阼之初既罷長上教閱止令農隙之月做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仰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講武以張軍聲深得御外治內之策然臣有所未喻者竊謂自古王畿之民異於郡國所任之事常務輕簡蓋休發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內亦設保甲勞民示弱理有未安雖遇歲災傷依例免教而此名尙在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不得坦然爲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情安泰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

臣竊惟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國朝以來付畀尤重搢紳之士一歷茲選必贊書命逐直禁林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臣伏見起居郎黃廉立朝無正直之名治官有附會之宜容悅傾媚善於進取從來清議未嘗與之忽蒙掄擢甚慰衆望命下之日遠合臣僚免誤恩家居待報既未領事不敢奏章遂容斯人乘間叨據方陛下辨別邪正長育人材之際如廉亡狀實玷清選深虛朝廷業已除授無名能免伏望聖慈面諭執政假一修撰之職處以使者之任姑俾宣力於外以杜姦邪幸進之漸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

臣伏見陝西鹽鈔鐵錢之弊莫甚今日向者鹽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貿至京隨處價直增損不過三五百文是致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關陝每鈔一席價錢值及十千纔至西京所賣不及六貫或就解池請鹽一席腳乘之費通約一十二千搬至西京止賣七貫已上鹽鈔與搬鹽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舊制大鐵錢之法每一文當小銅錢二文今則用鐵錢一貫五六百文換易銅錢一貫往往乘時倚或增長此鐵錢之弊也二者弊源皆在官司自來鬻餘以補支計不詳法度與民爭利且鈔法本欲沿邊召人入中錢物給鈔支鹽以備邊儲隨處或睦或貴客人趁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利今則官司自賣契勘價睦州軍收買卻於價高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陝右素無出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鹽鈔故不免說添高價收買此鹽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相兼一等行用更無輕重之別止自近歲以來陝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獲利稍厚諸處錢監鑄銅錢是以民間稍稍難得誠須用銅錢出入卽以鐵錢加息一分換易近日官司又令應係支給請俸及買貨等只支一色鐵錢依民間分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鐵錢之法素號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如此況陝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於界首計其米麥金帛之價侔爭一倍皆以此也久而不革爲害浸深權時之宜在所損益爲今之計惟使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解州鹽池支給鹽貨並用熙寧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在請鬻銅錢盡數免撥與轉運司自今後應係支用並依舊日袞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息換易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鉛銅錢去處小令興復如

此則鹽鈔與鐵錢之法必行商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裕民之道也伏望聖慈詳酌特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蘇魏公文集卷九

論蔡確作詩譏訕事

右臣伏見知潯陽軍朝散郎吳處厚錄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得性陰險立朝姦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僞挾少卿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羣小公納賄賂濫用官物不知紀極閭門之內奉養豪侈飲食聲色衣服器玩肆爲奢僭制踰王公是時碩爲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貧同居豈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止以失教爲名職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能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省輒懷怨望借唐爲喻譏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謂幽髮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僥倖復用據灌禍心跋扈愎戾襲之姦脾睨蓄巍其之志此而可舍國法廢矣伏望陛下察其情理斷以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罪以謝天下

第二

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錄進蔡確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列乞正其罪未蒙指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大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聞處厚事非干己輒爾刻奏近於刻

薄此風漸長。恐開告訐之路。臣竊以爲過矣。西漢鄙答。天下謂之賢友。然而權呂祿以安社稷。前史謂謂在君親。不以爲貶。雖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循省。肆爲論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蓋臣子無事言責。見雖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舍重輕。未爲無理。惟陛下勿惑浮議。早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端。并自餘臣僚。進說姦救。皆雖朋黨。不顧君親。苟倘雖容。必爲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第三（此一章與梁諫同言。）

右臣等早來。臣僉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奏。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它人別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庶正綱紀。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曾無一言。狹邪不忠。黨惡無狀。已著。削去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辨給。此亦不能文也。詩板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爲據。開具乃委悼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等竊章。固容以確之朋黨大半在朝。盡其遣播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盡蓋蔽。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庶正綱紀。糾察百僚。雖小曲苟免之詞。不足爲恕。罪在不赦。合當誅戮。恭以太皇太后。以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總政。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太皇太后本意。蓋爲皇帝年在冲妙。以保護聖躬爲切。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縱以前日。遵依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爲不然。蓋縱幸皇帝富於春秋。欲以大臣專擅。自作威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義。當歸美報上。豈以顯祿爵考。稱誦其君。確不能庶幾於此。乃引說海變田之事。肆爲怨謗。密懷大惡之志。發爲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刑賞者。人主之權也。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爲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與天下共棄共怒之者。在皇帝陛下與大臣也。陛下崇養聖德。未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臣。如少欲寬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陛下之聖孝。大臣者。敢爲開陳。宋誠。則是助姦養交。面證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下矣。臣等願盡執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奉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

第四

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等具論奏。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指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臺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脅迫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塞心。而過爲陛下之計。臣竊觀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敬。蔡確之徒。不得逞其姦志。陰懷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爲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授陛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觀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爲心。反用開告訐之路爲解。其餘進退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疏。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設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爲可長乎。朋邪罔上。執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奉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辨。天下幸甚。

第五

右臣近已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陛下聖德寬厚。體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遲行竄殛。從容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近日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論上之迹。蓋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

第八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令具行遣比附條例。密奏。臣等略具合用律法。及貴降大臣故事。備錄如右。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貴最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酌。

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言論彭汝礪營救蔡確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付。汝礪所言，與卿等一般，若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略，尚恐陛下未知蔡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須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爲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月得相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妥李常之姨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公道，親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無敢糾駁，稍異己者，則必承望風指，連章繼治，皆有言迹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爲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爲心，乃論汝礪及曾肇以爲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彼此遥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犯強狠，妄進邪說，雖其大槩，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罪，處厚竊臣謂以確詩爲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輒形迎奏，進退之間，皆不循中，若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疏，推以長告訐爲說，至於睥睨兩宮，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蔡確爲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情亂之基漸，此乃朋姦罔上，徇私立黨，而陛下謂之與臣言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受純仁之指，而肇陰險姦賊，不肯自發，故使汝礪先次進言，繼則臣等極力攻擊，陛下已場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構之迹，指紳無不知者，獨其黨人爲之諱耳，願陛下以臣之論，詳覽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遁於聖明之鑒。臣伺候顒還，蔡確了日當節次其狀，劾奏姦黨，乞行竄逐，惟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

第九　此章與後論同言

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列，不以君親爲念，沮格詔旨，務救姦臣，等前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可驗有實，伏望陛下詳其姦慝，重行貶黜，庶分邪正，以靖中外。

貼黃

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陶爲楊寇副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還詞頭，朝廷以爲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來蔡確責命與王畛事理不同，汝礪挾姦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指揮，免致惑亂衆聽。

第十

右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昏位宰相，輔政亡狀，弟碩贓污，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爲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回報，猶懷怨望，作爲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懲魑魅，而尚玷卿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竊以貴劉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

后陛下，保佑聖躬，恐德隆厚，而確悖逆不道，妄有誣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足以慰人望，抑與議，非惟失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

第十一

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官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指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爲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留，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亂臣賊子之爲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排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禮制，雖閨路馬，與盛其芻者，莫不有誅，非爲爲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姦雄桀黠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寄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戾，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罪，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爲救解，欲望朝廷尊嚴，明邪敘逆，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姦慝，慎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第十二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言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媢嫉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姦人懼其爲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誣毀，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頔臧污事發，亦能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媢嫉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姦人懼其爲己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誣毀，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頔臧污事發，亦能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蘇州，卑爲不法，猶以優假奪兵之迹，確在安州，不自銷省，作爲詩什，誹謗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榮進復振，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如此，若不早爲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翼日必爲朝廷之患，臣迹雖疎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揆諸紳士大夫，聞亦皆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爲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冥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謠傳，以爲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遺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皆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爲神考所編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蘇州，卑爲不法，猶以優假奪兵之迹，確在安州，不自銷省，作爲詩什，誹謗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榮進復振，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恃，故敢如此，若不早爲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翼日必爲朝廷之患，臣迹雖疎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揆諸紳士大夫，聞亦皆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爲陛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冥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羣臣，都下謠傳，以爲盛事，明年三月，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遺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皆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爲神考所編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臣雖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那恕邀至河陽，燕語之次，稱贊確等不已，探其微意，類皆捭闔，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爲復用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邢事，十年小人，蒸與內外結固，造作姦言，欺惑愚衆，臣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陛下，起嘯於無形，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爲金縢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

事之本末。落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廢斥。歸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姦豪弭息。它日無患。惟陛下取臣千慮之得。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

臣竊聞朝廷除曾肇知鄧州。兼西京南路安撫使。接肇資深篤厚。趣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爲邪說。惑亂衆聽。以至押圖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靡所不爲。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外補。陛下敎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守近郡。縉紳之論。固已不平。到顯半年。遽易帥路。非惟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燄囚暴小人。寖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議。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事

右臣竊惟國朝以來。初革五代之弊。用宰相以主文事。則建參知政事以爲之貳。命樞密使掌武備。則設副使簽書以爲之佐。雖員數名品。時或不同。而文武二柄。未嘗專付於一人也。今安燾以母憂去職。本兵之地。惟有趙瞻。竊聞又以私故。見在式假。方西戎納款。而蠻人寇邊。防兵略正務講求。差之毫釐。遂失機會。所繫至重。恐不可全然闕官。臣伏見英宗朝。亦嘗命宰相韓琦。兼權樞密院事。國史具載。最爲近例。若陛下愼擇人才。未欲輕授。伏乞且依故事。命大臣兼領。所貴緩急不誤大計。

論畿內貿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騏驥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芻秣之費。極爲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爲之體量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處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爲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夠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卽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羨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豁賜草。卽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敕主者。今後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當賦所入。倘或不足。方許量加買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歉。全無收穫。卽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疲民力稍覺。均被聖澤。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梓州路轉運判官。按孝孫資稟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蹈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敷奏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贊助。其力居多。獄決還朝。擢使一道。元祐之初。能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縉紳之議。固已不平。今正臣既行黜責。而孝孫尙留公府。物議未安。須烦天聽。臣竊謂有司選進數吏。恩澤厚薄。固未足論。陟降頓殊。公議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姦狀。追還新命。以折臺枉。取進止。

盡言集卷十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臣伏見尙書省吏額房看詳。本省後省所條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都事時忱。於司勳所定酬賞之外。別擬特旨。違法推恩。其事已具臺章。臣不復論。竊聞近降指揮。改從司勳元議。而舞文之吏。尙仍舊職。事繫綱紀。須至論列。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應三省人吏。除歲終比較。以本省外。其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部勘當。上尙書省。次第施行。今來司勳既已勘當。各已指定酬賞。而都司輒敢廢格。旋擬特旨。所得恩例。四人獨優。僥倖無憚。莫甚於此。且天下之事。既有定法。術常進熟。卽可奉行。惟是重輕可否之間。規矩繩墨之外。非常之斷。必歸人主。是以進呈之日。面取聖旨。大臣於此。猶不得專。豈有省徒。乃可擅命。冒昧公議。欺罔執政。違法亂紀。漸不可長。伏望聖慈。詳察事理。除今謬賞之人。除外。其餘無大過。自來不爲人所指目者。並依司勳勘當推恩。且令依舊外。其時忱、蘇安靜、任永壽、時揮、四人。姦惡如此。不可復留。欲乞並與合得官。悉令外補。庶幾稍破姦黨。與不至亂政。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論列尙書省都事時忱等四人。舞文亂法。過冒厚賞。乞行罷斥。以破姦黨。與竊聞時忱及任永壽已令外補外。時揮、蘇安靜、尙留公府。物議未安。須烦天聽。臣竊謂有司選進數吏。恩澤厚薄。固未足論。

論周穜不當乞正安石配享事

右臣伏見鄆州教授周穜上書乞以故相正安石配享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諠傳。頗駭聚聽。臣竊天聖中。是時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以莊獻明肅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論者請以莊獻太后。並配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論者請以莊獻明肅

務使御侮省乃政本之地法度之所自出若容姦盜壞格條詔將何以訓迪在位表率四方臣詢採衆言考察實狀惟此四人者招權用事益弊非一今去留相半無以示懲而又同罪異罰有害政體伏望聖慈深加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并蘇安靜時惲悉令斥遣庶懲巨猾以厲其餘稍存紀綱不累聖政謹止

第三

臣近嘗論奏御侮省都事時忱等濫法冒賞乞行斥逐雖蒙朝廷節次能免而考之輿論皆謂行之未盡公議尚懼臣不敢濫觴具條析上取容斷臣伏見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敕節文檢會吏部狀准都省送下任永壽等狀重別看詳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了當今參酌欲任永壽候出職日循一資時惲候祕充守當官日升四名蘇安靜與減二年磨勘時忱與減一年磨勘用爲酬奬尚慮省白劄子都司擬到時忱特減二年蘇安靜特與先次補轉都事任永壽選滿合注判司憚尉以封樁戶房合循兩資乞換授擬特換本等班行依舊祇應時惲擬升八名綠有勞績六次該升兩名累計十名擬免試先次特補守當官校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今後臚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臣若詳任永壽未合出官故吏部擬定候出職日循一資今來兼用封樁戶房轉官酬奬換本等班行即是併合就重其違法一也又敕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己猶不可論功況於他人豈可冒受其係專監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臣看詳蘇安靜等所行吏額文字雖係監局蓋因樞門下中書後省已成之規舊行條格有損益既無絕異之効止合量加賜與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其所欲不顧條禁其違法二也又敕節文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複以防弊濫惟三省人勞績重則特官輕則支賜自來不送司勳一面擬畫遂致陰增例優今後應三省人有勞績合推恩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臣看詳任永壽等所乞酬賞元送吏部即合遵守敕文量其勞効等第支賜而乃以歲年循資升名之類上尚書省至於都司則又弃而不用更擬特旨倍加優厚其違法者三也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深患三省姑息之弊又因臺諫論列遂詔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同裁定聞奏是時取會到治平以前及熙寧後來條例參酌到合行裁損事件十有七條臣前所引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奏臣竊謂杜常會與不會造時忱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於風聞容有不審至於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日星三尺童子皆知其姦不待言而後辨就如其說御史彈指杜常之私行雖或失實姑益之可也陳官之疏蓋專論都司之曠職附下罔上罪狀顯著豈可以御史一事之誤而并廢諫官可行之言乎近日小人見公議之屈抑鼓舞扶蹈屢有得色臣忝備言路義難緘默謹以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文并今來違法之事隨其偏亂折以正論合爲一奏具之別幅敢冀陛下深賜省察出臣前後章付外施行臣亦不敢必望朝廷責降都司官吏但以此輩既任其職而不能守陛下之法尚容居位何補於事若陛下翻以臣言爲是即乞批降指揮盡除外官或聖慮猶以爲難則止令罰金上使南宮不失禮遇大臣之恩次俾諫官御史稍舉職業下則畀人無所幸免而使羣小知朝廷有臣等振肅紀綱保守法度今後稍有

干恩賞都司明知三省人勞績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而公違詔敕以任永壽時惲自列微勞遂於吏額房酬賞之外更用別房恩澤換授特補以厭羣小之欲考之輿論皆謂永壽雖濫特補以示懲而又同罪異罰有害政體伏望聖慈深否之決法度存焉爲都司者誠能徇公滅私則予奪之際必合物議惟其陰懷順望牽法不謹是以典憲明具未嘗衝改而輒敢巖格別擬特旨以此論之姦吏之妄訴則法在都司之失職則法亡不有顯黜恐無以爲天下曠官之戒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第五 此一章與朱元晦同奏

臣等今早延和殿進對嘗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罪不可貸伏蒙面諭令臣等條具以聞臣等退自思惟竊以諫官登對輒自持劄子於中書呈納故可以與宰臣已下相見自垂簾聽政後來上殿臣僚止是封進劄子別無名目可至都堂是以未敢奉詔旨臣等竊謂朝廷所以爲天下之本者以有法度也陛下設官分職內外錯綜所以行法也又置臺諫之臣付以言責所以司察中外之亂法者也今都司徇舞文之吏蔑弃典刑則是曠官臣等見亂法之臣而不能正則是辜陛下之寄任方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日正是謹守法度維持綱紀之時而尚書省都司附下罔上廢格詔令若不按治恐無以表率四方惟望聖慈深察事理早賜施行以伸公議取進止

第六 缺中

臣近已三次論列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竊料陛下所以難於必行者豈非謂事連執政恐傷大體是以聊屈衆論以安大臣之心乎臣雖甚愚固已上體聖意然臣自叨諫列已踰二年前後奏章不啻數百惟是明白的確爲衆人所知者方敢以聞此則愚臣之所自信而陛下之所深察也乃者任永壽等妄干賞典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蓋邊補人吏非大臣事而尚書省白劄子明稱都司擬到則是事由有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惟是交結姦吏欺罔大臣破壞三省專圖僥倖國家恩賞是以兩省諫官御史全班並皆論奏乞行按治而小人被劾遂非畏罪巧說執政引咎自歸意望聖慈容貸以免己責又大言於紳紳之間曰御史言杜常赴時忱之會而實未嘗有奏臣竊謂杜常會與不會造時忱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於風聞容有不審至於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日星三尺童子皆知其姦不待言而後辨就如其說御史彈指杜常之私行雖或失實姑益之可也陳官之疏蓋專論都司之曠職附下罔上罪狀顯著豈可以御史一事之誤而并廢諫官可行之言乎近日小人見公議之屈抑鼓舞扶蹈屢有得色臣忝備言路義難緘默謹以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文并今來違法之事隨其偏亂折以正論合爲一奏具之別幅敢冀陛下深賜省察出臣前後章付外施行臣亦不敢必望朝廷責降都司官吏但以此輩既任其職而不能守陛下之法尚容居位何補於事若陛下翻以臣言爲是即乞批降指揮盡除外官或聖慮猶以爲難則止令罰金上使南宮不失禮遇大臣之恩次俾諫官御史稍舉職業下則畀人無所幸免而使羣小知朝廷有臣等振肅紀綱保守法度今後稍有

又第六

臣近已三次論奏都司官吏等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聞姦蔽破劾頗有逐非之論竊恐邪說交亂公議須至條列以破其妄伏冀萬機之暇特賜詳覽或粗有義理即早乞聖斷施行取進止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公府限滿吏屬主行文書檢勘差錄乃其本職自非鈎見隱伏事涉有害豈可一一論功如編修看詳條例陳獻利害既如狀施行即不當撫賞如此之類理當推恩勘會治平以前諸房亦有許點檢酬奬條例緣自熙寧後來之始用升名之法初但議終比較以爲賞罰其後增累夸大各自陳述未容比勘對理以至輕重不等至有頓升五六名之例誠爲過當契勘左右司見准朝旨修完人吏功過條例并已有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條貫等三等以上勞績者許比較今申明三省人吏點檢外司勞績等並詳依循施行其見修例册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立爲定例即是未有正法今來施行而都司不憚無名更擬特旨所得恩賞例皆增倍假人主非常之斷以是姦吏之欲輕侮朝綱陵蔑公議此臣所以願陛下必行之也

其所欲臣是以論司勳所定尚爲太優而都司所擬尤爲亂法也

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尚書司勳舊場勳定賞錄用世勞定無法程有法若詳官吏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勳勘復以防弊濫惟三省人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來不送司勳勘復卻一面擬書推恩遂致陰廢正條漸增優例欲乞應三省人除歲終比較屬本省外其有勞績合推恩依條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

臣竊惟上條三省之吏應有酬賞所以必由有司者蓋欲稍抑僥倖之弊以存公道也今來任永壽等所乞賞典既送吏部難司勳未有正條所擬差厚而參酌比附絕爲有說尚書省自合依法次第施行而都司不憚無名更擬特旨所得恩賞例皆增倍假人主非常之斷以是姦吏之欲輕侮朝綱陵蔑公議此臣所以願陛下必行之也

盡言集卷十一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

第七

臣近已累次奏論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所以上犯聖顏下忤執政數進狂瞽期於必行者非特區區於二三郎吏而所可深惜者陛下之良法也去歲臣以職事進對親奉德音以謂臣僚才得富貴便須改節伏蒙謂仿便臣當如今日自後荐承恩擢遂長諫垣誓堅一心上副聖意今都司官吏廢法而不守挾私而罔上特賴執政不畏彈劾公肆大言必保無患臣若愛身固位苟姦人遂非之論盡一條奏陛下放擬之恩亦甚非愚臣平昔之志遂於前月十九日具都司違法之實并姦人遂非之論盡一條奏析以義理踰踖俟命今已半月豈陛下以謂既逐臺省不必窮治故寢臣疏不付外庭乎臣雖至愚豈敢勘陛下爲已甚之事蓋任永壽等雖乞酬奬乃小人僥倖之常態未足深責爲都司者苟有一人能執元祐詔書則必不至濫推恩賞惟其交結幕小輕侮朝綱蔑弃典刑懟特城社則是弊在有司不可不治臣前奏所謂姦吏安訴則法在都司失職則法亡者正爲此耳若不稍加懲戒深恐小人之氣日益增長盛滿之風遂將陵夷臣亦何顏敢處言路況臣所乞止於順金既非深文惟欲少正國體伏望陛下察臣至愚以前月十九日所進劄子批降指揮施行

第八

臣近已累具論列都司等違法擬貨乞正其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惟三省之吏久習姑息朋黨交結牢不可破元祐之初司馬光秉政諸疾其事亦曾言者皆有論奏遂具建明乞加懲革蒙奉詔旨專委給舍左右司同共詳定頗爲新令十有七條裁抑僥倖時稱良法後人雖不能潤澤之猶當協力固守以存至公之道今救文具在並無衝改而都司陰附羣小輒敢廢格倡爲邪說文過飾非臣於前月十九日並一一劄子中盡破其妄且公府設屬本以糾正省事若明蠹國上蔑弃典刑既不加罪又俾在職異日羣有司犯法亂紀不識何以詰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後章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

臣聞中書舍人顏復道右司吳端產之語曰蠹由主張甚緊必然無事臣竊謂陛下常以至公爲心決無曲主小人之理不識端產安得此言蓋有大人淵澄德音故使此輩特賴盒增氣燄伏望陛下察其姦狀出臣疏一之章庶使羣邪自知其罪不敢造播邪說以惑衆聽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

准中書省送到錄黃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沈括除朝散郎守光祿少卿分司南京許於外州軍任便居住者臣謹按括賚持姦邪貪冒榮寵因緣朋黨致位從官元豐末年出領延帥而邀功生事構起邊隙永樂之敗辱國殃民先皇帝痛悼槐恥以至厭代忠義之士疾括若讎俾完要領已屈典憲豈可輒因赦宥復畀仕途此命一頒恐搖以壞天下之望伏乞收還恩制特與益移所有錄黃未敢行下謹具封還伏望聖慈特賜指揮中書省別取旨施行

論沈括吳居厚等乘復不當（此二事與論蔡確同）

右臣等伏見朝廷近因明堂赦恩乘復左降官吏首及沈括、吳居厚並以緣奏候注籍畢卻以眞本降付三省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慮陛下以謂關防稍嚴恐傷輔弼之意不欲示外所以留中然臣之言蓋爲朝廷立萬世之法非苟以區區之小敗而勸陛下之疑人臣也今天下之奏付尚書省者必復送中書具如何措置擬定以聞及其得旨送向書省令施行者必再送門下省覆奏然後行下蓋朝廷綱紀互相檢制非皆爲疑執政而設也然則臣乞以此事付臣固不敢以迂闊難行之事要君取名止其採擇之際至公至慎不以人廢言而已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欲賜聰明之助早以臣奏付外施行

論役法之弊

右臣伏見朝廷欲變役法今將四年選官置局講求利病天下之議紛然未決使折衷而承詔立法之意惟以仁民愛物爲務謂嘉祐差役之制已便矣然當時嘗見其害者今則損而去之元豐約束之制民以爲利者今則取而益之至於風俗之殊尚南北之異宜本諸人情裁以國論隨方立條固不具備而又申以明詔諭旨郡縣若施行之際或窒礙而未通節文之間或疏略而未盡更俾建明爲之增損有以見陛下至仁

禮之後過悪例隨滿滌臣等以謂不然括首議再興邊事喪師辱國爲先帝遺恨罪不容誅而得全首領無復可以推恩居厚取君害民誅求暴虐掠爲己功陷惡於上罪當放斥而得列綰紳無復可以推恩矣、淸與孝廉、子京苛刻聚斂流毒一方附會誕慢廢失使指重勩遠貶才當其罪如此數人者蹈犯凶悪出於文祖既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可以常赦宥之也若使候伸復起蚤綰再用則羣小振奮躁進求伸甚非朝廷之福生靈之幸也長姦之漸所宜杜絕伏望聖慈面諭大臣謫不以法治而貶降者不得以赦議如天度寬容未忍棄卽於爲惡之間略加殊別特移淸等一內地監當括與居厚且令依舊協大公以慰羣枉取進止

論蔡諫官章疏乞內中畫錄

臣竊觀唐李絳之對憲宗以謂君猶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查夜思度本欲陳誠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遽於越封上進又削其半得上達者蓋無二三以此推之則人臣之所以獻於天子之前者莫非精思熟慮而自以爲不易之言也雖人之才智遠近小大之不齊而其所論未必皆至於盡善要在君相推至公之心擇所長而行之則天下無遺策矣今二聖臨御委任大臣方此之時尤宜開廣言路以防壅蔽臣愚欲望陛下深察前古之弊務通天下之情應羣諫官有所論奏別於內中畫錄先錄事目然後付外若三省衆議以謂可行卽於章疏之後具已施行次第繳奏或議論少理決有難從者亦具不可行之狀進封以聞伏乞陛下更加參酌苟執政與奪已得允當並候注籍訖御以眞本降付三省或宸衷以爲不然卽大臣奏事之際更可面加詢訪所貴忠言謐議薈聞聖覽取舍至公爲後世法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乞以羣諫官章疏內中畫錄事目然後付執政衆議批鑒可否訖並具繳奏候注籍畢卻以眞本降付三省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慮陛下以謂關防稍嚴恐傷輔弼之意不欲示外所以留中然臣之言蓋爲朝廷立萬世之法非苟以區區之小敗而勸陛下之疑人臣也今天下之奏付尚書省者必復送中書具如何措置擬定以聞及其得旨送向書省令施行者必再送門下省覆奏然後行下蓋朝廷綱紀互相檢制非皆爲疑執政而設也然則臣乞以羣諫之言令三省擬奏可否何以異此臣固不敢以迂闊難行之事要君取名止其採擇之際至公至慎不以人廢言而已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欲賜聰明之助早以臣奏付外施行

重厚。重愼民事之深意也。新書之下。輿情懽悅。中外帖息。初無間言。而姦邪之人。內懷顧望。造播橫議。必欲汨毀。遂致一二小人。取執偏見。妄進邪說。欲罷差役。依舊雇募。當職官吏。不能爲朝廷固守法慶。而依違邊就。輿有變更天下人情。莫不疑惑。此誠當今之大患也。臣聞自古取民之道。止於衆品。與民力而已。苟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冀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爲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績。堂除管勾左廂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除權河南知錄。若此之類。名品至卑。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揀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政大臣。治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盤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罔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救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之官。寺監長貳以上。并諸路監司。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再奏

右臣前月十二日。上殿。曾具劄子。論列堂除之弊。乞救三省。別議立法。近日雖降指揮。以在京寺監主簿等數十處。送下吏部。而外路知州等闕。尙未該遍。臣竊謂朝廷之上。宜選大吏。其餘小者。蓋可付之有司。今堂除之人。日益加多。差除不行。其勢必取於吏部。吏部之闕。日益加少。則孤寒之士。所得愈艱。羈旅留滯。動踰歲月。此最吏弊之所宜先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稍謹堂除之選。仍以元豐八年後來。取過外路知州等闕。擇其地望之重者。依舊朝廷差除外。其餘付之有司。如此。則堂中占闕。既已不多。吏部差注得行。必無淹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此一章與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同言）

臣等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之。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指辦之民者。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惟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何暇議三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爲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亦已疏矣。臣等竊謂自能言苗髮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穀。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乖繆。又無賞罰。以爲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紓目前之急。多端借貸。日限月侵。殊無循足之期。弊有愈革。將不勝弊。臣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以前。應千常平敝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攷爲一書。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指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糶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廒。將一路所有錢。衮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盈縮入之大數。每遇因歉。依法出糶。糶之法。常以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踊。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惠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相因日久。漸致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惟陛下以爲萬一已途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則以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

監司監司令戶部御史察儆察奏劾庶使二聖即民之仁心不爲徒審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取進止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

右臣竊惟丞相者人君之腹心所與共承宗廟發理陰陽興領百僚協和萬國人臣之職莫或重焉惟是道德修明器識宏遠正身率下憂國如家任賢使能彰善抑惡同心協力庶幾有成苟非其人必敗國事之於大臣義均一體雖議論取舍小或不同而要其大致必主於善使確平日操履無以爲賢偶有一害不足以掩其大德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或涉起於是非疑似之間或事出於茫昧難明之際不加考驗遽深文如是而純仁等救之可也今確之姦邪罪惡天下所知怨謗君親情理切害事迹明著按視有實凡戴天履地者莫不共疾而同棄之陛下特示優容俾全要領已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而純仁等冒昧公議猶爲救解操心顧僻蔑事顛倒謂主於善其可信乎誠不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運樞極而董朝廷伏望聖慈考察僉言審群事理以臣兩奏付之外廷誅其姦意並解機務使天下曉然識邪正之道貴在此舉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勍奏右僕射范純仁尚書左丞王存陰持兩端公救蔡確乞行寬免未蒙施行臣竊謂人主進將言上須天聽者非敢固執偏見生事近名特以二聖臨御仰成輔弼惟是同心同德之人乃可委以政事今純仁者忘君親之大義畏姦豪於異日有附下罔上之意無體國徇公之心不乘此時收還印綬則朋姦之衆又將倚之以復興是蔡確之害尚在朝廷此臣所以汲汲彈壓至於再三而不能已也臣聞去草者當絕其本養虎者自遺其患一失機會後將難圖伏望陛下特賜乾斷博考公議以臣累奏付之外廷正純仁等不忠之罪頒令能黜使履正奉公者有以堅其志背道妄行者不能長其惡天下幸甚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 此與後狀同奏

右臣竊勘奏宰臣范純仁秉心不一事上不忠蔡確僥倖異日乞行寬免未蒙施行臣聞自昊處厚繳奏雒詩後來純仁與王存互持異論不欲明正典刑以至三省呈進之際呂大防等已退惟二人者獨於龍前密爲申理若純仁等所陳果是公議自當對衆顯言無可諱者惟其內蓄姦邪旁援同列是以輒取御身陰進邪說雖聖明在上斷之不疑而中外人情憂其姦宄詢考朝市不謀而同臣竊謂確之罪惡天下之所共疾使純仁等不知事理之重輕冒昧公議蒼力救解則可以謂之愚矣知其不可救而救之則志在於姦矣用心夫爲執政固已不可況使姦人處心腹之地乎伏望聖慈爲宗社之大計以臣前奏降付外廷罷純仁宰相之職免存丞轄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狼亂天下幸甚

貼黃

臣聞言路亦有純仁親黨竊恐妄託義理以謂元惡既去餘可勿治此等議論臣願陛下切勿過聽昔司馬光既爲宰相亦皆逐姦惡之太甚者止爲不能去其根本故使確雖敢至於此今純仁及存居輔弼之地陰懷二心若不能免弊將甚於前日惟望心先定去邪勿疑不勝惓惓之望

盡言集卷十二

論楊畏除御史不當 此一章與朱光庭同言。

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屢詔近臣。俾舉所知。近者本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嘗採錄。中外疑惑。棄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任之意。敦尚名節。得人之盛。無媿前古。厥後方令兩制。各舉所知。別舉後來所舉。既已應格。則又弃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楊畏。且畏見授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竊爲陛下惜之。況二聖臨御。仰賛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聽。爲大臣之計則安。爲陛下之慮則疏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蔽蔽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取進止。

第三 同前

臣等已兩曾論奏。楊畏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竊惟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己用之。必命近臣。與本臺長貳。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驟處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爲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祿養交。寖成大弊。今朝廷之政。率由舊章。豈容姦臣。更踏覆轍。伏望陛下。審察事理。罷畏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庶得蓋良。不廢故事。取進止。

第四

右臣近已三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竊聞議者以謂。本朝舊用衮人。乃欲持此。沮抑公論。臣伏觀祖宗以來。雖有復召之例。率皆風節著聞。爲縉紳所服。如呂海之類者。方可不用奏舉。再授言職。今楊畏從王安石之舉。議論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傾心附託。緣舒亶之薦。得爲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多復乖異。豈可爲有故舊。妄引匪人。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陛下。審察義理。罷畏新命。庶幾言路純一。衆聽不惑。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列。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召衮人之例。謂宜審其才實。參以公議。如畏之趣向乖僻。附麗姦邪。縉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山於臣之私言也。況元豐之末。已嘗任用在職之日。苦無建明。雖粗脩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旨。爲之爪牙。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臣恐匪人得進。沒壞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指揮。罷畏新命。以稱陛下爲官擇人之意。取進止。

論大河利害

右臣伏見南宮埽口。今年以來。有堤備。漲水在近。檻住閉塞。直候將來堤防成立。物料齊足。方謀興工。雖目下苟安。未敢輕議。然詢考輿論。竊有可疑。須至開陳。乞賜詳覽。臣訪聞南宮之決。今已累月。適值亢旱。水勢甚平。萬一夏秋之交。山水汎溢。與大河相合。奔過河身。一向西流。則深州以下。必被其害。今事勢已急。尚未見朝廷如何擘畫。此不可不預爲之慮也。議者又謂。將來若理西堤。須留九門。以道西山之水。使河門太小。則勢必縈過。入納不快。河門稍大。則黃河暴漲。卻致出泄。二者之說。皆不免與民爲害。而又修

開南宮水口之後，亦未保他處終無再決之患。向去人使道路，若有侵占，阻滯國信往來，未委如何處置。欲望聖慈詳此事理，專委都水使者與本路監司子細相度，具的確委得不致有前項患害，畫一條列，結罪以聞，庶得利病之實，不誤國事。

第二　此一章與梁誠同言。

右臣等訪聞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汗漫流散，無復河道。故去歲冀州南宮增決，南宮未閉，信都又決，雖而大名朱城中塔又決，近日復有焦家堤之患，則北流利害，灼然可見。今欲復全故道，議者以謂新修理水堤，亦未高固。自大名之東，增岸久已殘壞，雖南有橫堤頗爲堅實，然尚卑下，恐不足恃，而又故河未曾潛治，一旦遽決梁村，由孫村口放水東流，止可以分減目下澌水，欲還故道，未易能也。蓋大河重濁，其流滯緩，旋即淤墊。今梁村開口循理水堤面下水去堤面纔五六尺，至孫村口水與堤平，兩處下埽，僅免決溢。或聞只是分過大河三四分水，但恐因循沒久，積淤日增，將來閉塞，北流併使東注，地勢高仰，壅遏難通，則橫堤以南，金堤以東，決須受害。臣等竊謂河事素來議論不一，遂致中輟。今水官既知利病，猶然敢爲，固有足取。然臣等雖知有可成之功，恐不免欲速之弊。蓋舊河不曾疏濬，而向下堤埽，全未完葺，遽決梁村放水，理有未安。況今日已後，水勢漸小，沙淤浸多，萬一更壞舊河，不能還復，則是前功盡弃，進退狼狽。爲今之計，實可重惜。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詔都水官吏及本路監司，協力盡公，講究長策，廣爲儲備，增固舊防，庶使東流，必有成績，乃河朔生靈之幸。

第三

臣伏見朝廷欲回大河，使歸故道，採之輿議，頗有異同。今之言北流者，以謂廣占民田，大破省錢，棄退西山之水，爲深、趙、瀛、莫之患，吞併御河，絕邊城轉餉之利，淤壞今歲之閒四處決溢，臣再三推考，實有如此之患，是以議者欲復東流。然而自小吳之決，久不閉塞，大河故道，地形高仰，而舊堤廢壞，往往斷缺，所植林木，發掘已盡，昔日之備，百無一二。若河流果然東去，不免後患，故議者皆欲先營舊防，疏鑿故道，人功物料，悉令具足，然後乘春夏暴漲之勢，而順道之，方有可回之理。昨來都水官吏，思慮不審，推務速成，既未營完舊堤，亦不開濬治河道，乃於水勢向衰之際，妄引東注，臣聞只是減得四分已來漲水，縱至復槽，遲已斷流，緣自來河水稍緩，立有沙淤，故瀕河之人，皆咎都水官吏，以謂輕開梁村埽口，故道非特不能紓此方之患，而反淤壞舊河，此尤可重惜也。今朝廷舉不貲之費，廣儲薪石，調發兵夫，必數十萬，勞民耗國，無大於此，而興役之人，終不敢保河之必回，使遠觀望，僥倖萬一，臣竊憂之。伏望陛下明詔執政，熟講事理，若大河決不可回，則早乞降指揮，使令罷役，博選通習水事之人，就今所存子細相度，別爲長久禦備之計。若復欲使趨故道，則乞令都水及修河司官吏，條具兵夫物料的確合用之數，指定於何處放水，自基月日興功，至何時了畢，委不得至誤事，結罪以聞，異日成敗，用行誅賞，使苟簡之吏，莫敢誕謾而利害明白，中外不疑，大衆大役，不妄舉動，惟冀特留聖慮，早賜行，取進止。

第四

臣早來延和殿進對，伏蒙宣問大河次第，臣時具所聞，悉已面奏，退而思之，猶有未盡之意，輒復論列，上神憂勤之萬一。臣竊謂自小吳之決，今已八年，滄州之東，地形高仰，而又提道殘壞，久不完葺，林木剪伐，誠有子遺，今若不繕防增峻故道，一旦河勢全奪東去，而下流經備殊未有逕，脫或疎虞，何以救補，其可慮者一也。臣聞昨者沙堤之破，北京官吏，科配稍草，調發丁夫，期會嚴峻，甚於星火，民間勞弊，固已不堪。今回大河，計其薪芻之費，恐須百倍於前日，雖朝廷已降指揮，禁戒搔擾，而有司苟避督責，急於辦集，名爲和買，實是抑配。若必欲來歲興功，竊恐日月迫促，地遠有限，物價踴貴，重困民力，其可慮者二也。臣竊欲倣聖慈，更加熟計，明詔執政，參議至理，若東流有可成之功，即乞慎擇官吏，委任責成，寬假歲月，無求近効，應修河所須之物，並量添價直，只令和買，不得擾民，如有違犯，並行降黜，俟三二年提防完固，薪石具備，公私之力，皆有餘裕，然後察水勢之所向，而順道之，庶幾橫流可回，生民受賜，比之浮薄之論，妄舉莫大之役，校其得失，固不侔矣。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五

右臣伏見大河西潰，今已累年，朝廷屢遣使者，與都水之官，及本路監司，同共按行，固已詳熟，而利害紛紜，終無定論。臣聞自商胡之決，歷三十年，河決東高，勢必西徙，所以連歲衍溢，旋塞旋潰，理有必至，無可疑者。而王孝先等建議，乃欲回復洪流，使歸故道，所用人工，動以億計，薪石糧器，又數千萬，國費民勞，莫大於此。或聞孝先等奏章，顯言新開直河，若有決壞，乞不坐罪，則是妄興大役，以徇偏見，又盧緩急水勢不應，則先入姦言，莫肯執咎，濡首自便，輕侮朝廷，操必如此，何足倚辦。昔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小筮，蓋聖人作事謀始，不敢自用，而廣謀從衆，以求合於天心也。今將動大衆，起大役，而廟堂之上，策非素定，付之一二庸人，肆爲臆說，治一橫堤，已費五百餘萬，復千里之故道，則又將若何？苟暫役而永寧，固不足吝，今建議之臣，猶不自保，則生民之苦毒，何負於此，輒而趨其輕用乎？況謝卿材與駿景先同爲一路監司，而二人之論，自不相合，恐非詢謀僉同之道。伏望聖慈博選深知河事之人，再令經度，參以李燾、孫民先之審擇其可用，俾干鎮官吏，條析利害，結罪以聞，然後付之執政，定從一議，所貴慮無遺策，不始後悔。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　此一章與梁誠同言。

右臣等訪聞修河計置物料，爲數浩大，沿流州縣，多被科買，期限迫促，甚爲搔擾。臣等輒謂河朔水災，若更加以科率，實所不堪。今河流向背，尚未可知，不宜重困民力。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約束逐路監司及都水官吏，應緣修河物料，除朝廷應付外，並須和買，不得擾民，如敢違犯，重行朝典。

乞諫官各鑄印事

右臣勘會兩省諫議大夫已下六員，止有三印，通共行使，並於長官廳收納，每遇申發文字，即逐旋遣人借用，若相去遼遠，甚爲妨滯，欲乞自諫議大夫及司諫正言，別鑄六印，各以官名爲文，貴不闕事，伏候朝

廷指揮.

論犯贓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

右臣伏見.自行官制後來.一切以寄祿名官.至於流品.無復差別.乃者.朝廷以爲未便.始詔吏部.因其舊各分爲左右.自是清濁有辨.衆論稱允.後來竊聞新制.士大夫之犯贓者.並改右字.法既未備.人以爲疑.且有出身之人.苟有贓賄抵罪.左降於右.固可示懲.緣無出身者.自合稱右.今若一旦混淆.於貪墨之徒.彼將以壯官爲恥.非惟失先王礪世磨鈍之術.亦恐本朝右階之士.或有犯者.朝廷復以何名處之.臣愚欲乞.今後贓汚之吏.並與削去左右.益其所犯之輕重.而稱爲貶降之歲月.若限內別無他罪.仍有舉主.即與約經赦敍用之法.許以牧復.如此則名器自正.而負罪者.通改過自新之路.勸懲之道.可以兩得矣.

論執政不合留占配軍充宣借事

右臣伏覩去年九月內.聞封府勘到.百姓袁賛與李卿.無故於汴河上走馬.衝撞人落水致死.准法合從不應爲重科斷.據本府奏爲袁賛情理至重.乞加二等斷遣.送五百里編管.蒙朝廷指揮.袁賛決臀杖二十.特刺配隣州本城.已刺面配衙州本城訖.臣聞袁賛家富於財.素稔凶豪.而又結集惡少.縱酒馳馬.使無辜之民.被衝淪溺.原其亡賴.難從常法.陛下既用本府之奏.加等決杖.又降特旨.刺配隣州.非止遽被苦之家.亦將爲後來之戒也.如聞執政大臣.卻作宣借名目.占留袁賛在京.檢准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敕節文.諸自京配出外處充軍者.不得卻指名勾抽上京.其中外臣僚之家.合破宣借人.亦不得抽取配軍.違者徒二年.（見任宰相執政官.許抽取.仗內非在京犯贓逃軍.及曾入配軍情輕之人.充宣借.）臣若詳上條.止謂情輕之人.方許勾抽.今袁賛本以情重.特旨刺面.不委執政安得指差.衙州官吏.既被受上件敕條.自合遵守.不委何故公然廢格.中外之議.皆謂袁賛家資極厚.廣行賂遺.是以上下蒙蔽.無人糾發.夫廟堂之上.造出法度.而執政大臣.首先自犯.郡縣之吏.率承詔條.而情重配軍.屈法縱遣.此而可令.朝綱廢矣.伏望陛下.特降指揮.收袁賛付有司鞫問.行賂次第.并逐法受賕官吏.依公施行.所貴稍正綱紀.姦人知畏.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

臣伏自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輿龍節.宣諭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通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敎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迺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富於春秋.尙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容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陳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賜睿聖.冥承大業.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祐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褻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爲憂.而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册.萬世稱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勑也.伏望聖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涓閑之燕.頫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奏

臣今月二十七日.給事中范祖禹至本廳.密傳宰臣呂大防所聞德音.論臣以所論後宮事實.未容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歷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爲累.至於近之太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眞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之間.粗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圖緩之託.而況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燮勳積累之基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臣誤蒙聖恩.擢冀諫列.使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著於四海.而親近女寵之謗.先播於衆口.臣雖越暗.亦深知愛之所以不避譴訶.先事進戒.若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若陛下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嘿官之誅.顧亦何補於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取進止.

乞早補諫員等事

右臣伏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奏事後.屢欲上殿.而川累乞外補.以至辭免除命.凡百餘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今左右省惟臣一員.欲望朝廷早選方正之士.以補諫列.仍乞特降指揮.遇有聽事.須合面陳.雖未差到官.許臣獨對.庶盡悃愊.少裨聰覽.

論朋黨之弊

右臣伏自去年十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奏事後.屢欲上殿.而川累乞外補.以至辭免除命.凡百餘日.不得一至法座之前.今左右省惟臣一員.欲望朝廷早選方正之士.以補諫列.仍乞特降指揮.遇有聽事.須合面陳.雖未差到官.許臣獨對.庶盡悃愊.少裨聰覽.

論朋黨之弊

臣嘗於史册之間.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眞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誣鋤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構傾覆.而善人君子.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眞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竟見.朋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逐.而小人所以肯得志也.祖宗遠鑒歷代之弊.擇耳目之官.所以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而日近士論.稍有朋黨之迹.深恐姦人乘主上冲幼.陛下委任大臣之際.陰引邪黨.漸斥端士.孤朝廷之勢.而蔽人主之聰明.盜刑賞之柄.以快羣小之私意.此弊沒長.非國家之福也.臣願陛下.深覽前史之戒.慎終如始.

盡言集卷十三

論鄧溫伯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鄧溫伯錢翰林學士承旨、初則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繼又給事中兩次封駁、臣竊謂至公之朝、必無遂非之理、邊廷累日、未敢論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紳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未嘗沮抑公論、今兩省給舍、舉職如此、蓋是食議以爲失當、朝廷略不總納、持之益堅、臣再三思之、不得其說、及觀告詞、乃知陛下以樂附之故、遂加恩誕、臣猶疑其不然、須至辨正、前代創業之主、經綸草昧、乃有發憤之士、用爲佐命之臣、謂之樂附可也、機體之君、或由儲貳、或自藩邸、舂宮王府、成備僚屬、以其有保傅之恩、調護之勞、謂之樂附亦可也、恭惟陛下、初自妙齡、未遑出閤、誕膺天命、遂踐宸極、中間溫伯、讒慝交構、幾危宗社、賴天下所知、陰假王室之威、以濟其惡、尤嶽物論、伏冀陛下審察清議、斥遠佞人、收還詔除、以塞附託、召自成都、置之輦苑、及陛下纂承天極、褒賞輔弼、溫伯首預其列、比聞傳報、前命復下、紳紳相顧、莫不失色、何者、陛下即位以來、經稽古訓、一不合德、曾何力敢貪天功、就如姦人之言、出於大臣之策、亦當先推上相、方及次輔、而溫伯陰受邪說、稍撓王珪、乃於稚制、特爲溢美、重輕顛倒、欺惑天下、蓋小人之深計、將僥倖於異日、溫伯預聞其事、故欲以此張本、原心定罪、宜蒙誅戮、苟逃誅竄、已出大恩、豈可盧汚玉堂、奉承密旨、況中書舍人、繳納詞頭、給事中再曾封駁、成命之下、則御史全臺、兩省諫官、並有論列、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至於衆論沸騰、物情駭聽、未見如今日之甚者、以此卜之、則公議所棄、不可不去也、伏望聖慈、察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爲宗廟社稷永遠之慮、早出臣奏付外施行、不勝惓惓之懇、取進止、

第三

臣近已兩曾論奏鄧溫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臣聞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惡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今溫伯姦邪反覆、惟利是視、交結蔡確、臣節不忠、自聞詔除、甚駭物論、姦謀論列、乞寢成命、今已累日、未蒙會旨、事繫消長、不遑誅竄、伏望陛下、以臣累奏付外施行、勿以姦人先入之語、而廣天下至公之論、豈勝幸甚、取進止、

第四

臣前日以職事進對、因及治亂安危之大計、伏蒙聖慈、特賜開納、感激抃蹈、莫能自勝、是後論鄧溫伯差除不當、陛下諭臣曰、卿等須體朝廷之意、天下事豈可盡由奏諫、亦當出自宸衷、臣雖已具義理開陳、退而深思、猶有未盡、區區布個誠、上瀆天聽、惟陛下不憚煩而試聽之、昔人有言、治亂之臣、皆讀國語、以觀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達、所爲必成、所舉必當、君而多爲自全之謀、正論遠賦、鮮有入告、於是設員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移愧於先王之盛時也、神宗皇帝考古揆今、更新官制、以朝廷者政事之所自出、乃用有唐六典之法、置舍人於中書省、凡詔令之未安、法度之未便、皆得抗議、庶協厥中、萬一差失、則駁給事中於門下省、委之封駁、猶恐人之謀慮不能盡善、則又命諫官議論、御史糾彈、上下維持、綱紀完密、誠使此地、率皆得人、交修職業、而朝廷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天下方制萬里、覆視陛下之清光者、僅兆之中、備有一二、就瘦觀之中、得擅言議者、又千萬無一焉、自二聖臨御以來、革臣無非次之對、上則六七執政、下則四五言官而已、陛下所與謀議者、其寡少如此、臣若更以體朝廷爲事、知公議之不可、而不以告於陛下、則黎民疾苦、萬務闕失、邪正之消長、中外之情僞、何以盡達於聖聽乎、昔唐太宗之朝、三日不讌、

則責侍臣蓋高聖之勢既已遮絕上下之情常苦不通虛己招來猶或不至儻示厭薄人誰盡忠書稱堯之德則曰格于衆舍己從人語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序禹之所以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遜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惟其諫而能難難而能改此堯舜禹湯之所以聖也伏望陛下廣聰明延納忠讜言或逆耳則求諸道語或遜志則知其惡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使愚者無隙可乘屬正者樂告以善陛下庶竝彼聰日新聖德與堯舜禹湯並駕爭先不其偉歟臣待罪諫垣曾乏善狀惟是盡誠無隱庶幾報塞大恩更願陛下察其愛君之心恕其狂妄之罪少賜採擇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五

臣近已四次論奏鄧温伯差除不當至今未奉指揮臣不敢遽引前古上煩天聽止以祖宗故事更爲陛下開陳庶幾悉忠或蒙採納臣伏觀太祖以和嶠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嶠眸子旣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疑景德三年樞密院議欲補禁軍列校王繼英奏曰潘郕給事之人尚在外職者皆衆議騰謗謂臣蒙蔽不言於上致其留滯眞宗曰此等皆不自修省苟求僥倖本以因緣際會儻加陞擢必須有名方塞輿議先朝時有一散從官李棐在藩日曾預給使後十餘年但隸名尚食局嘗隨流輩預選先帝見而詢之乃知棐也止遷隊長識餘漸擢爲小校蓋國家爵位不可輕授如和嶠者固未見過惡之迹但觀其眸子疑非端士遂不復用則選擇之意豈欲以小人在側邪今温伯姦邪反覆皆有顯狀出入安石惠卿之黨盜取榮觀晚附蔡確輕用王言負天之功僥倖異日非特和嶠之比也但以恃掌牋記遂竊榮附之名俾長禁林率承密旨又非小校之類也臣竊謂太祖寵愛和嶠之才恐非正人乃竢翰苑之命陛下知温伯之姦隱而置於論思之地太宗眞宗於合推恩人猶不輕授陛下未嘗出閤温伯本非宮僚今乃無名超寵如此臣竊爲陛下惜之陛下亦當爲祖宗惜之也況詞頭初下中書舍人已嘗繳納成命既降給事中再具封還朝廷皆不聽從然後御史全臺兩省諫官相繼論列苟粗合於公議豈至於此紛紜伏望陛下上體三聖之心下爲萬世之法因温伯之辭免收還新命使小人之道不能寖長以爲朝廷異時之患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六

臣向者累具論列鄧温伯差除不當乞行追寢未奉指揮臣以疾在告不復再進章疏近日竊聞温伯將受新命臣雖伏枕危殆日夕憂懣何者陛下即位以來振起正道登用賢俊天下之情翕然歌頌今温伯之姦邪反覆中外所知撰奪太皇太后祔廟之功以歸蔡確此戴天履地者之所共疾況臣誤被恩擢事不効旋以疾病久曠職業謂宜能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貿累政體伏惟陛下恩深厚未賜允從進退凌兢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曾無薦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奉迄今踰若干日若姦人不去朝廷臣雖死目不瞑矣臣不能自揣謹口授臣男具錄上進惟陛下哀而聽之取進止

貼黃

臣聞温伯差除本不出聖意止由呂大防留身面引故有是命然大防之意非特欲成就温伯以自結於蔡姦而已蓋昨來都司擬定任永壽酬賞不當臺諫官屢有彈劾大防切齒惡之無以泄其忿怒是以明知温伯之罪公然提拔進謂言者必須力爭則欲假此爲名以逐臣等皆是宰相之陰謀願陛下聖明深賜省察又若謂温伯曾掌牋記欲示恩禮即乞朝廷優與職名處之遠鎮則陛下所以待温伯者不爲不厚而小人寖長之勢可消惟乞出自聖斷早付施行

引疾乞宮觀狀

臣昨於前月二十一日忽感寒疾時在朝假將理比至中汗勢極危殆後以氣血衰耗津液凝滯兩足拘攣不能舉動至今伏枕調治未効詢之醫者以謂近日未有完愈之期竊以二聖耳目之官恐非賤臣養疾之地欲望容慈垂察誠懇特除臣一宮觀差遣許任便居住異時苟遂康復朝廷別有任使願竭犬馬之力仰酬天地之賜惟陛下哀憐早賜指揮取進止

乞別差官看詳役法事

准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降指揮差右諫議大夫劉安世點檢戶曹文字編成役法內有未完事件亦合看詳五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劉安世一就看詳如有未完未便即具利害聞奏

右臣近爲疾病在假已准朝旨差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兼權點檢戶曹文字今來臣所患殊未有瘳復之期竊慮稽遠詔命伏乞朝廷詳酌別降指揮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狀

右臣准閤門賜到告一道伏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承命震慄罔知所措竊以代言之任素號才難如臣空疎實爲虛授而又向者屢曾論列鄧温伯罪惡不當復在朝廷于今累月未蒙開納方俟譴逐乃忽陟陪臣之自處固已難安忽庭公言何可不畏況臣久嬰疾病氣體衰羸已嘗奏陳乞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慈收還誤恩檢會前奏早賜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第二

右臣近緣具奏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犬馬賤誠輒干容聽天恩深厚未賜允從進退凌兢靡遑寧處伏念臣待罪諫列曾無薦狀既有言責義在盡忠而自奉迄今踰若干日事不効旋以疾病久曠職業謂宜能斥以副清議更蒙褒擢貿累政體伏惟陛下聰陟多士務協至公任用羣臣不遂所學願察孤危之志俾全出處之宜檢會臣前奏所陳早賜新命特除一宮觀差遣執堅死節仰報洪私不任懇切之至

第三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再乞收還所除中書舍人告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恐誠迫切上徹宸聽盛德包含容煩瀆誠疑危自失啓處不遑伏念臣起自寒生本無他技陛下不次拔擢寘于掖垣儻者之榮所宜拜命然臣固執部陋未即奉承者其說有二自昔羣臣論事必以邪正爲先蓋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臣論溫伯至於累章卒不能回是爲失職固當龍免以戒曠官更被褒邁重得罪於清議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實代王言分押六房預聞機務非博學能文遂於政事者執宜爲之臣駑駘非工謝於職用記聞疎落不練舊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謗此臣之所不能也既有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義難冒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追還誤恩檢會累奏舉理除一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不累明時仰冀矜慈特垂矜允

第四

臣近已累次具狀辭免新命伏奉聖旨未賜開許彷徨踧踖方不自安又蒙兩宮遣使特降宣問錫以珍膳恩禮殊絕非疎賤之臣所宜當者中外傳播隨仰銘鐫臣非木石豈不憊陛下聽過之盛思效古人國士之報然臣有不得已之血誠須至于瀆天聽惟陛下無憚知面詳覽焉臣向感寒疾初汗失蓋兩足拘攣不能步履病自傷悼必爲廢人至五月間第三次勞復再中大汗幸而氣脈通徹遂能屈伸今既踰月而兩踝無力杖乃能起日來自試率三二十步輒筋急而止至於拜跪尤所未堪臣竊計之既備從官隔日朝謁自下馬以至後殿起居進退徑趨本局往復幾二三里以臣疲茶無由勉強本欲請一小郡頤養歲月而大病之餘失血過甚心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楚巖牢高案多疾恙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疑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仁聖臨御不欲使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誤知若不披露心腹投誠貼上則大馬之志終無所伸是以不避誅夷再陳旒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未賜遄罷特降睿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養下就醫藥惟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允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旨令閤門差人賫告就賜仍放謝候痊安日疾速供職者聞命震驚屢瀆而懇伏念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錫以珍膳議者皆謂陛下寵賚古昔所無宜即奉承以就聖朝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則又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體貌大臣者顧惰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聞管仲必辭上卿之爵奚人不受大夫之招蓋所以別異等威尊嚴堂陛聖賢所取方册具存悲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之體自有典常茲豈愚臣可冒殊禮而況增居私室坐受君命不待陛謝遂領職事愚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舉之嫌稽慢有誅重使憎震駭伏惟陛下初踐寶極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爲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二聖之心本爲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敍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于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者寢誠迫切尚敢煩言輒冒誅夷終未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謂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陛下之待臣者至矣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無以他能思惟砥礪節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爲天下清議之所弃庶幾無負兩宮拔擢之恩爾臣論事亡狀方俟誅逐久病未痊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疑惶是以瀝沥天聰願寢新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若迫於恩禮勉強奉承行不顧言利勝於義則報上之節喪矣陛下亦安用之自來臣僚凡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豈伏稽慢之誅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陛下監天地不報之德察犬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累奏早降指揮授臣一宮觀差遣使臣進退有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遂臣讓古人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竊慮朝廷以臣舊備從官不欲遽畀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任職事彙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已行旋具辭免深恐愈成煩瀆伏望聖慈曲從臣請除一宮觀差遣任使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允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指揮者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既蹇大難必見矜許豈意再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震悸幾無生理伏念臣自被詔除今已累月間蒙宸踏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睿旨就第賜告特放陛謝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若粗能強勉豈敢遽抗君命飾詐近名然臣不幸義有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醫治終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涉降供覲頗難貪戀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閒局隨養歲月說幸痊愈復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尚在恐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祿榮干犯清議輒冒誅殛再申悃愊惟陛下垂臣節於今日當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一宮觀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隕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 時爲直文閣待制權知寧國府

臣伏自去歲病疾得請榮祠曾未數月復蒙召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輒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覩今年四月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體義當盡規願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與情震駭伏惟陛下初踐寶極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爲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二聖之心本爲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敍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于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

以及疏。疏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爲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覩國朝會要。第二百三十七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牽任職官。譴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袁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顯閒。治心行己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筮仕行有日。即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某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者。絢心識之。顧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即祚睢陽。絢時守諍。奉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僚直舍。傅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儒。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絢嘿其人則誦其言。因憶疇昔致誠不妄之語。撫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絢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集。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紹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爲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多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岷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邁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褒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世安謹書。

盡言集跋

先公宮傅。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盛邑。時復制科。卽低然益蒐討舊聞。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盍從官往往爲所知。未刻章者。亦旣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忠不能謀。會有知者。久之。室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雖其人絕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奬。乃錄所撰策論繳見。則深愛之。遂薦於朝。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鎭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進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旣踰歲。絢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傅舍。頓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誨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旁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躁。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斥。吾甘儉行。愼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旣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謫炎荒。非便。請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宅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留則疑思益甚。不如前過。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婦。從容徵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過患難幾三年。一

盧書集十三卷。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官左諫議大夫。紹聖初。章惇入相。落職。凡甲令所載。逆碑地。貢逐幾徧。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史稱先生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怒甚。則執笏趨上。虎令觀其集。彈劾一事。有至二十餘疏。曰殿上虎。今

許國公奏議

吳潛著

目錄

卷之一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思事

奏論大順之理貴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

奏以遵制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册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奏論令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覓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奏乞廢隆慶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奏論計畝納錢

再論計畝納錢

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州平江諸處防拓內外 嘉熙三年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奏論平江可以爲臨幸之備

內引第一劄奏論類屯饑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享通之

內引第二劄奏乞遷還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籍

奏論國朝庶子辛丑氣數人事

奏乞選舊法收士子監酒試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舉治國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謹進德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 嘉靖三年
奏行周變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實 嘉靖四年
奏曉諭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奏禁私置關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奴
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貨固宠 嘉靖四年
奏給遣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意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衆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奏乞休致及獨放官員攜帶見在錢米者積之數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 嘉靖六年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繳以繼軍食之闕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嘉靖元年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歸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歸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御論寇狄恃力中國恃禮四事
冬十一月日以雖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春三月一日奏論雖賊深入乞先前日之悔悟以新天永命消弭狄難事 嘉靖元年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同日具奏四事
上謝恩表

許國公奏議卷之一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嘉靖四年

臣一介疎賤，假守茲與，蒙恩召還，即省於故事當對，方殫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迺九月內戌之夜，彗妖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舍，自典章文告，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罹煨燼，蕩爲瓦礫，行人迷往來之路，飛鳥無棲宿之林，死者焦灼，生者暴露，臣不勝悲傷痛悼，縞以爲當言之事，孰大於此，敬陳越俎，仰瀆聰臣，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興，台城瓠沒之變作，又一歲而庚申之變作，又一歲而辛酉之變作，又一歲而盱眙之變作，又二歲而薛秀震凌之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興，台城瓠沒之變作，又一歲而庚申之變作，又一歲而辛酉之變作，又一歲而盱眙之變作，愈變愈異，日迫日危，故太倉之積，僅支數年之警，與邊塞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之兵，三衢之寇，與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日迫日危，故太倉幾則幾於無積貯矣，聚廬幾則幾於無人民矣，此浸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遇之故也，臣嘗謂庫務幾則幾於無紀綱矣，秘書省幾則幾於無文章矣，都省幾則幾於無政事矣，御史臺幾則幾於無言官矣，此浸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遇之故也，臣嘗謂水火盜賊干戈之厄，容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不喪，有變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皇上留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朝廷也，嘗有水災矣，未聞圮城郭井邑也，嘗有盜賊之患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夷狄之猋矣，未聞陷失連城也，嘗有姦人窺伺矣，未聞一夫竊發於宮掖也，嘗

有歸陛反側矣。來固叛臣欵馬於江濟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寅畏。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終暴於人而人亦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終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則我日力消沮。我士心覓馳。我備鞏而彼得以徒窘。我不可必之和議而盡吾所當嚴之戒。和款我。我以和自儆。非一日矣。今其衰微喪敗之餘。決無旋時氣勢。然蜂蠆有毒。困獸猶鬬。積其累年絕脅之怨。情無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則我日力消沮。我士心覓馳。我備鞏而彼得以徒窘。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衢之間。又乘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竭困於兵。江、浙、湖、湘、京、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內。又大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污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爨烝。海內洶洶。天下之勢。譬如以漏膠腐紙。粘縫破壞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觸之。則遽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察鼙鼓軍民之憤。議論無端。譬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臣未知所以爲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尚可挽回。儻仍拖遝。將安所終。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惡衣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曰減膳而已。疎擯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曰撤樂而已。閽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謁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慧物也。比者叛賊猾猖。場紛擾。瞰江窺海。聞見驚疑。王怒奮張。廟算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閫帥。矢之天而天默契。質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惡。旋復堅城。順之爲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嚴今外虜粗強。人情頗狥。近輔小醜。殺直瀕滅。比故多邊遽之日。興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縱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自京師以遂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爲公論指目者。次第罷退。以培國家一線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裁徵敗壞之弊。可以徐徐經理。盡伸舒有言。國家作東楚雖歸而兩城猶未下。羌逢雖退而西陲猶未安。忠智懷疑而不肯赴國家之急。愉壬伺間而反欲迪吉。從逆囚易曰。豫順以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禮曰。明於順則能守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慧物也。比者叛賊猾猖。場紛擾。瞰江窺海。聞見驚疑。王怒奮張。廟算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閫帥。矢之天而天默契。質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惡。旋復堅城。順之爲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嚴今外虜粗強。人情頗狥。近輔小醜。殺直瀕滅。比故多邊遽之日。興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縱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自京師以遂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爲公論指目者。次第罷退。以培國家一線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裁徵敗壞之弊。可以徐徐經理。盡伸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譴告出矣。怪異見矣。目前之事。亦浸浸於禍敗矣。弭災爲祥。易亂爲治。轉危極而爲安存。是在陛下與二三大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有家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禍心。窺伺東甸。廟算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陵。而密爲江海之防。置庇臣於京口滁陽。而陰爲掎角之備。一旦有警。函合江淮之間。故其得以撫循規。叶新盟。而殲帥憲之節。故其得以朝聞命。夕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速。并謀同志。曾指顧間。而逆全固已膽落矣。迄今國內幾滌清淮群。原其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明驗也。至若閫江三衢。赤子弄兵。閩、外四州。裔夷侵軼。計其收效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使。則不順。恪彼之不順。就目前之隱憂。顯患。長此將安終窮。臣願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積累孔艱。察今日之天意人心。維持陲易。恐懼修省。身以順率之。二三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謂不基平治。致中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信也。惟陛下裁幸。

奏以趲剩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册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嘉靖元年

照對臣一介疎晚。起自青生。本不閑錢穀之事。誤蒙選擇。俾司倚寄。深惟臣子之誼。不當以劇易爲避就。亦既遄年。雖曰以賦爲職。然未嘗不爲根本之慮。嘗自交印。即將諸州軍見欠綱本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見行鹽綱押綱官吏船戶。與夫被攝之人。不下數十百戶。並行蠲除釋放。其諸

州軍合起綱解錢物仍與立爲中制不敢緩以租額竭盡疲敝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來達寇殘金陵突淮西逕面非泛支遣外有所變頭錢米椿管見存不曾侵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潔己外則裁吏偶有超剩到錢七十八萬貫文又自到任以來應干事例并諸司間去逕例坳椿到錢七萬貫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既不敢以事苞苴靈竅又不欲以羨餘上污朝廷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頻年水旱加以宵吏剝削民不聊生田里細民尤爲憔悴臣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年所納夏稅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九百五十四文臣欲將上項錢代納蠲平元年兩等人戶夏稅折帛錢一次庶幾閭閻畎畝或可以上稍明時培植根本愛養元元之意其於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即無移易虧欠須至奏聞者貼黃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俯垂開納欲望將竹降付三省速賜施行緣州縣開夏稅多於二三月間使行催理欲得百姓及早通知臣又恐州縣仍舊舊弊貼黃放自備欲乞容臣專委提舉司勘察庶得實惠及民不至文具并乞容照貼黃臣頃備數史官伏讀實史竊見淳熙十六年有旨蠲蠁四川提刑司合解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對減四川鹽課重額時大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驗有各減放錢九十萬貫除減留經制總錢六十萬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抱誠三十萬共湊九十萬貫以蘇編民亟令歲爲定例臣雖寫下不敢企望前脩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援引期少布宣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綱數恐勾簽覽不敢縷陳已開具備申尚書省并乞容照貼黃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頴在任兩年零四箇月嘗趲剩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爲朝廷正不計此環瑣故不若散之百姓爲朝廷少培根本之爲美簉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申獻朝廷不顧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牒到文劃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窠名不敢指占賸圖愛民之誠兩不敢不魄并乞容照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卻副軍馬文字爲職唯是平日小小强場之故不足以仰盡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逸闕之責綴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云臣所據光州探報備錄在前伏乞容覽昨臣進奏院報京副制司申目今虜人已去河南境內即無一人一騎今來光州報虜人諸項頭目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叵測續聞議者謂粗人已歸中原空虛闕亡必克既克之後登河爲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甚難者三出師守城必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斗歲百萬石當用幾夫又有泝逾衝送之兵水運則沖築隄已百年沂流淺澀又有泝岸抄襲之患一難也自淮關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五萬兵又須百戰鏖忍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今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能守二難也兩淮自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可再擾民必爲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粗兵盡去猶不可爲況乍去復來有自占爲巢穴之計乎雖云淮西招到陳、頴、亳三州彼受錢物而去粗兵至城下我不能救則又從粗可知自淮以北無非敵境我師

進退不能萬一蹙潰又墮隆興舒蘄狼狽退守無糧無兵未取淮北之土弛已失淮南之守備難悔何及彼聞湖北沅州羣蠻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內地外地若皆蠢動朝廷旰食豁滅虛殫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富庶我邦以及閒暇明其政刑今邊吏乃一切不恤自爲紛紛以激目前之變此臣所爲憂懼而流涕也國家永樂之役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一人能爲朕言之歎臣世受國恩有若如此其忍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計幸甚干冒宸嚴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指揮

臚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貼黃奏爲臣聽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病裒聞事伏候敕旨貼黃臣所陳九事蹤一萬言繁瀜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必使盡而後止臣聞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行者率以片紙節錄出示三省仰有御劄要論乃是陛下自劄條子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臣伏視正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臣恭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講求如師愛民如子薄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竊將指斥事職在奉承德意志慮不度踈薄闕租免算一再奏聞然此特使事所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腐計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大開不諱百辟庶士悉使盡言是人有所欲而天從之子有所愆而父母啓之也有若如此感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一曰願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昔我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討平僭僞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鑒之追丁宋面孝宗誕於秀躋三紀而爲乾道越垂三紀而爲端平此豈偶然也哉臣請得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之機一天難謹命厥常自斃舜氏以乾五季上下三千餘年惟三代漢唐號爲長久而周室猶得八百餘年然自宣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擁虛器而至于赧大率歷代中葉以後如人中年營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生前代也有若如此感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一曰願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昔我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討平僭僞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鑒之追丁宋面孝宗誕於秀躋三紀而爲乾道越垂三紀而爲端平此豈偶然也哉臣請得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之機一天難謹命厥常自斃舜氏以乾五季上下三千餘年惟三代漢唐號爲長久而周室猶得八百餘年然自宣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擁虛器而至于赧大率歷代中葉以後如人中年營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生前代東南運歷正統不出百年其間偏霸又所不論蓋土勢水泄氣脈易耗用之不已勢固難支自古南北立國曷曰殊方而天地之氣本相流通元無間斷故北方有危亡則南方亦鮮克安枕貼黃臣謹按孫氏鑒開江左垂於宋齊梁陳南唐皆以偏霸自立或五六十或三四十唯琅邪王以晉正統百有餘年元魏之後無再興者陳留奪而孫皓降苻堅滅而桓玄起桃祖死而劉裕興拓跋分而侯景來宇文屬而叔實入我國家受命垂三百年六飛渡江又踰百載今乃遷當金甌粗強中原鼎沸封豕長蛇近在疆場臣所謂可畏之機有三者此也柄臣淪亡權歸上聖以四十年艱去公室而一旦威福惟辟以萬乘應務難底膠輻之極而一旦伸縮適退惟吾所欲以薄海內外繆抑憤懣之久而一旦軒豁舒快如覩青天臣所謂可喜之機有一者此也可畏者方亟而可喜者忽新豈非天祐我宋將使陛下以藝祖之神孫紹復藝祖之大業窮而變變而通通而至於無窮不息哉臣願陛下上稽天命內立聖心常自疑勤力爲恭儉必如堯舜成湯文王之用心不自滿假惡旨好善慄慄危懼不遑暇食精誠上通而天鑒之實行下孚而人信之然後卓然以藝祖撥亂爲法運其神武深其謀謨惜其時日務其功實期於再造乾

坤重立人極非但隨宜補綴因陳扶持展轉多謀不出弥縫而已庶遷延洪景命扶植不基已壞者可令將作者可消欲去者可掩此則立國之意惟陛下留神焉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嗣之慶本無根則不蕃水無源則不遠帝王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然必有以爲之根源使人心繫於下而天休應於上國朝故事申親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已叶則歸奉宗藩蓋導迎景貺鎮壓奸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已行之成法非若漢唐叔末譚謾牽制之爲也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聖德日新簡在上帝誕誕振振當自今始臣深願留聖慮特采舊章博立小宗必有岐嶷少逢緣車之出以候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貼黃臣謹按英宗皇帝即位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皇帝龍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章獻太后猶未撤簾仁宗皇帝聖壽甫二十三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乃養于宮中故英宗以嘉祐末入爲皇子年二十餘當其未爲皇子之時實在宣仁坊宅蓋必其後後宮多娠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國朝自有仁宗故事蓋謂有養子宮中之事非遽指宋年事也於是上在位且十年矣三子安國之子宏傳之張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傳之祁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其後至於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臣雖晚出幼聞先臣之謂言不敢妄伏乞睿照貼黃臣復有愚管嗚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行之士不拘資格庶復朝瑗徐積是也近世教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有說爲其習時文耳著久爲俗吏乃以規求應刻冒授此闕而吏部以其資歷亦例與之其人早去文墨且但爲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反壞學校招詢訴甚者爲姦利欲望聖慈特下吏部除令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御典優數取放應幾庠序得人師道可立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乏絕積才如積穀陳來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本末未萎而培其葉三十年間炳炳蔚蔚遇有善苗即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才大壞每有緩急徬徨四顧莫適器使此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栽接日廣者善爲圃耕販交致者善爲生新故兼收遠邇畢取者善爲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栽接必有候耕販必有方新故遠邇必有唱賢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爲方時以爲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遲而未至至而未言者有矣其故何哉閭一賢而寘之編蒭一賢而寘之扃鐍三賢善人之唱而孤外閫還如此則其方猶不達其候且不應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貼黃臣謹按祖宗朝常先川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章獻上僊仁宗撥范仲淹爲睦州通判以言事貶之饒州而仲淹爲峯諫察推能政宣仁用司馬光爲宰相是也況眞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竄胡夢昱與洪咨夔皆以論事去陛下既召咨夔爲察官而二人乃眞遠方是使人猶得以前慽議聖德也胡夢昱之節宜有贈典僻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亮出原襄周瑜出於淮西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出於日南國朝以文取士雖東南爲盛而呂夷簡倖琦劉摯馮京諸臣往往河北邢襄及淮人也陛下網羅英俊一時文章議論忠亮鯁直之士亦侭並集于朝矣區區之愚更願至公四達搜取實才才之所在不拘荆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拔十得五拔及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第十力攻元祐爲邪說而崇寧之黨成其效至於神州陸沉百餘年腥羶之區韓

侂胄以高文虎力排程氏爲僞學而慶元之猶成其效至於長淮爲四十年兵燹之窟當考更化收拾棟樑之士柴中行揚方先臣桑勝廖德明黃榦□□□□□□□□□□□□□□□□參錯牿檻陰防正士借其假是而非可得而制者尊證而表異之以此塞世而愉潮之徒口傳家剽因以媒利而干時由是雖名曰崇尚學術而學術實壞反不若京卞侂胄之世尚有此一種善類伏於人間傳其徒而不絕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廷之上衰章偪先易名錄後光霽倍於前世而人心無所感動名教無所扶持則以本無學術故也陛下心造聖處既知信受朱熹之學當推其學出於程頤而頤之風旨言論唯易奉秋傳爲成書願倣陸贄奏議司馬光通鑑例取此二書列于講讀使伏羲文王孔子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道得以少裨經綸天下之大經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然後庠序之士其知此學一反之正不出於彼之所以爲原者學術既歸于一則文章必趨於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列聖之治化可興矣此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也貼黃臣謹按程頤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其一侯仲良仲良傳之胡安國安國之子宏傳之張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祁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其後至於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臣雖晚出幼聞先臣之謂言不敢妄伏乞睿照貼黃臣復有愚管嗚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行之士不拘資格庶復朝瑗徐積是也近世教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有說爲其習時文耳著久爲俗吏乃以規求應刻冒授此闕而吏部以其資歷亦例與之其人早去文墨且但爲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反壞學校招詢訴甚者爲姦利欲望聖慈特下吏部除令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御典優數取放應幾庠序得人師道可立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乏絕積才如積穀陳來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本末未萎而培其葉三十年間炳炳蔚蔚遇有善苗即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才大壞每有緩急徬徨四顧莫適器使此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栽接日廣者善爲圃耕販交致者善爲生新故兼收遠邇畢取者善爲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栽接必有候耕販必有方新故遠邇必有唱賢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爲方時以爲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遲而未至至而未言者有矣其故何哉閭一賢而寘之編蒭一賢而寘之扃鐍三賢善人之唱而孤外閫還如此則其方猶不達其候且不應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貼黃臣謹按祖宗朝常先川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章獻上僊仁宗撥范仲淹爲睦州通判以言事貶之饒州而仲淹爲峯諫察推能政宣仁用司馬光爲宰相是也況眞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竄胡夢昱與洪咨夔皆以論事去陛下既召咨夔爲察官而二人乃眞遠方是使人猶得以前慽議聖德也胡夢昱之節宜有贈典僻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亮出原襄周瑜出於淮西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出於日南國朝以文取士雖東南爲盛而呂夷簡倖琦劉摯馮京諸臣往往河北邢襄及淮人也陛下網羅英俊一時文章議論忠亮鯁直之士亦侭並集于朝矣區區之愚更願至公四達搜取實才才之所在不拘荆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拔十得五拔及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第十力攻元祐爲邪說而崇寧之黨成其效至於神州陸沉百餘年腥羶之區韓

五得二必有傑然而出。塘荷委寄其末仕者。尤當推本此意。凡以二廣、荊、襄兩淮、進士省試。當如祖宗分路法。使一方各有所推之士。每舉在選。就令注授隣近初官。既使咸慕文儒之風。亦可漸革攝官之弊。惟陛下爲國之貽謀。臣謹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兩省將攷校諸道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下兩制詳定。而司馬光奏言比較兩項。每舉多少得失之數。顯然不同。蓋以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遠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益于公家爲多。乞依柳材所請。將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號。逐號之中。隨其短長。十人取一。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廣西率臣張栻。援引此說。欲將二廣之士。今多能文。兩淮水平百年。士風不減內地。二臣也。然則人家無顆粒入口腹矣。臣雖嚴加禁戒。未易止絕。臣嘗謂和糴爲內地無窮之害。和糴爲邊方無有。是樣制籌堆尖腳剩名目。若公吏所下誅求。更不預焉。是以二百四十畝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官。然和糴同二稅。且內地糶土猶可。若京淮百姓。日與強敵爲鄰。而比年困於兵革征役。居處服食。幾同狗鼠。儻有米穀。出自力耕。今又奪之。此豈高宗皇帝所以惠遠方也。關外四州耳。況兩淮、荊、襄、數千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參酌前議施行。臣又謂觀御劄。特許文武朝臣。各薦監司守令將帥之才。不過一舉。欲望併以臣此請下禮部詳酌施行。自來年始。遠方孝甚。雖但以五十萬緡。已得一百萬緡之米。所餘皆歸之官吏。貼黃臣奉使總領。自蜀至江之日。僅二百四十畝。而縣司明出給由子科以和糴百四十石者。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又有量樣剩籌堆尖腳剩名目。若公吏所下誅求。更不預焉。是以二百四十畝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官。然則人家無顆粒入口腹矣。臣雖嚴加禁戒。未易止絕。臣嘗謂和糴爲內地無窮之害。和糴爲邊方無有。是樣制

義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爲師，以大本大原爲遠，以萬年億世爲圖，則微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以不識時宜，臣無所措其說矣。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餉金前轍也，通粗新功也。臣觀故相譙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獨運，繆戾相仍，狼狽披猖，至今爲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綎在盱眙，曾式申在淮右，鄭損在蜀，陳璉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易一不知兵，而好分屯，屯江者，遠以屯淮，而江上更募市人以爲防江之兵，屯鄂江陵者，盡以屯漢上，而腹心之地，但加以副使之虛名，又不能擇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蟻列，皆不成軍，欲使泌淮泌漢千里之地，尺寸而守，得乎。臣聞紹興間，金人復取陝西，蜀帥胡世將謀於張浚，浚謂川口散漫不可守，不如斂兵保固關隘，從之，而全蜀無虞。三不信，備圖而好牽制，兩淮金陵，斷而爲三，鄂與荊襄，裂而爲二，金陵常爲文具，而兩淮各不相通，襄陽既處極邊，不能以力庇鄂荊，鄂州自守江，徒欲以名彙靳黃貼黃，臣謹按紹興、隆興之間，率以重臣開督府，宣司於金陵，姑蘇，其他兩淮、荊襄，但以民事付守帥，兵事付軍率，大閫居中，四面稟受，得體知要，氣勢雄彈，比者江淮合一，以建大司，予時適全在太，聞而色變，未幾，授首，蓋以其權重勢竒，指撝輕利，無窒肘不一之患，四諱殺伐之習，乘中原之怨，資吾國之勇，其剛易折，其強易弱，其勝易敗，苻堅不得志於晉，魏太武不得志於宋，何況韃靼，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爲北荒之敵國，兀朮至謂他日必爲國患，又安知今日之韃，不如所傳聞，夠國大人，國諸強，乘隙朵頤，而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而可幸者不可恃，惟當急脩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褻語，而驕其忱慠，而常示之以重備，強弱之形，以壓其驕惰無禮，讓節而應，答徐而俟，不使隙開，亦不輕啟，以觀其勢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貿，吾應之曰，幣非所靳，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爲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牽制，暫爲勉強，竟以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釁，以義相求，宜從變通，應保長久，南十澤熱，北士寒涼，皆非二國信使所宜，我欲交脩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過二正旦生辰一切況使，彼此勿遣，貼黃臣謹按國朝延安受夏，雄州受遼，文貼黃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臣聞之滁人本州築城，奏功得旨，命揭俾立，嘗遍驗視，時守臣急於集事，用糯米糊盛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窘力竭，竟爲保明，或有不時無脈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爲辭，而徐與之議，今境上之郡，非唐鄧，即光化、棗陽，宜擇一處，倩選如何承矩、李允則者，以任玉帛來往應接，吾之責，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赤子，彼當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吾不欲遽許於延納，今其破滅，悉汝之勞，吾以何名，享其土地，貼黃，粗必與我洋，粗必不與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名，爲假道謁陵之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不然，必有深慮，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彼將心愎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必自鬻馳雲援，彼終不能制，將如耶律德光之忠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貼黃，粗性畏熱，春夏之交，勢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弃而不守，將誘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土之豪傑，以接境州郡，若贀鎮來者，惟當密用羈縻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脈，覘韃人之情僞而已，遲則爲禍，速則必爲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忘也，不可貢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貼黃臣竊惟神州陸沈，八陵負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若乘韃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涉河而守，此誠

虜人，不蹙不退，女真之初，未嘗無併吞江南之心，一敗於韓世忠，再敗於劉錡，咸成，今韃自辛卯之冬，掠我西邊，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遏，遂由金洋躡京襄以趨汴，如行無人之境，有輕我心，又自壬辰之冬，偏師由信陽直擣德安，犯黃崗，縱兵大掠，驅人民牛馬，道浮光，渡淮以北，我不能覬，有輕我心，又自襄關失謀，合兵攻蔡，翻之曾長往來無禁，吾將帥之能否，士馬之多少，地里之險易，糧儲之有無，與夫邊備之空虛，邊民之愁嘆，彼無不熟知之，當益有輕我心，挾五疑負三輕，無一勝而欲以玉帛與之講信修睦，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者存焉，知攻者必知守，而翻不知，知取者必知收，而翻不知向也，金類元魏，以夷狄而爲中國，今也翻類亦眉，以夷狄而爲盜賊，其兵力若銳於金之全盛，其人才實不逮於金之初興，是以三十年間，橫行中原，惟務殺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民土地，然彼固帝王之驅除耳，韃破滅諸國，往往殺其父兄而奪其子弟，名之曰投拜戶，人誰無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強暴，姑俛首而聽命，今投拜戶日繁，多於韃之種類，而韃漸不能制，或有隙可乘，起以斃韃者，未必非投拜戶也，翻自參會燮夏，吞併諸小國，金帛子女，充滿盈溢，亦頗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其前日勇往殺伐之習，乘中原之怨，資吾國之勇，其剛易折，其強易弱，其勝易敗，苻堅不得志於晉，魏太武不得志於宋，何況韃靼，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爲北荒之敵國，兀朮至謂他日必爲國患，又安知今日之韃，不如所傳聞，夠國大人，國諸強，乘隙朵頤，而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而可幸者不可恃，惟當急脩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褻語，而驕其忱慠，而常示之以重備，強弱之形，以壓其驕惰無禮，讓節而應，答徐而俟，不使隙開，亦不輕啟，以觀其勢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貿，吾應之曰，幣非所靳，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爲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牽制，暫爲勉強，竟以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釁，以義相求，宜從變通，應保長久，南十澤熱，北士寒涼，皆非二國信使所宜，我欲交脩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過二正旦生辰一切況使，彼此勿遣，貼黃臣謹按國朝延安受夏，雄州受遼，文貼黃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臣聞之滁人本州築城，奏功得旨，命揭俾立，嘗遍驗視，時守臣急於集事，用糯米糊盛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窘力竭，竟爲保明，或有不時無脈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爲辭，而徐與之議，今境上之郡，非唐鄧，即光化、棗陽，宜擇一處，倩選如何承矩、李允則者，以任玉帛來往應接，吾之責，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赤子，彼當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吾不欲遽許於延納，今其破滅，悉汝之勞，吾以何名，享其土地，貼黃，粗必與我洋，粗必不與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名，爲假道謁陵之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不然，必有深慮，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彼將心愎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必自鬻馳雲援，彼終不能制，將如耶律德光之忠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貼黃，粗性畏熱，春夏之交，勢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弃而不守，將誘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土之豪傑，以接境州郡，若贀鎮來者，惟當密用羈縻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脈，覘韃人之情僞而已，遲則爲禍，速則必爲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忘也，不可貢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貼黃臣竊惟神州陸沈，八陵負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若乘韃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涉河而守，此誠

大有爲之規模。不可失之機會也。但量吾事力。苟有難言。今姑以淮西論之。朝廷椿積之米。不過百萬餘石。往往三分虛數。在籍之兵。不滿八萬。往往大半老弱。加以雖剏招刺之餘。敗亡傷耗之後。人無固志。士有饑腹。三邊事體大略可知。往年淮安之役。朝廷曾諮道之兵至十二三萬人。東總玉用米一百二十餘萬石。乃克有濟。若舉師北向。我當十倍。竊計國力。決不能支。蔡謨之言。殷浩之失。不可不深長思也。京襄十年閉境。僅無乏興。一興釁端。公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萬倉之米。淮東西湖廣三總所合得上供之米。邊流二三千里而給之。京鄂之間米石爲湖會六七十券。百姓狼顧。枕籍道途。然則兵豈可易言哉。臣又聞剏既破蔡。不肯北歸。移兵于息。牧馬淮西。漸逼吾境。其意可見。而山東一項。釁人頭目號阿魯赤大官人。課不花者。谷用安童又挾之以侵迫壽春。淮西勢當興之衝。兵來。和於彼而戰於此。朝廷既無堅定之規模。邊臣又無進一之道守。悠悠泛泛。莫知所止。夫釁非小敵。和戰非細事。豈可倘同故相時用遮掩。護不公謀之卿士。謀之國人。以爲萬全之策乎。臣又聞蠶春以北。強壯之散在對境者。淮西欲有招納。必須錢糧。若源源不已。恐無以繼。又聞襄閫遣人約降息州。息州守者已棄城而走信陽。夫金虜在河南。我未嘗向北發一矢。今彼以釁致滅人民無主。我方於是時收之。釁欲殺之而我顧納之。萬一釁以爲詞。我何以對。副宜明論邊臣。悉加禁斷。但力爲自治之計。以觀其勢之所趨可也。貼黃臣又聞蔡城之破。空無所有。僅存殘兵百數百人。及僞參政一人而已。蓋其無食無兵。固宜潰散。而遊閒侈然以捷書來上。分骨之奏。方騰于朝。而北方乃傳釁人於地窖中。獲僞主去矣。息州殘民千餘。方畏釁之暴。而我又招之。彼捨長途而就生路。自應歸我。蓋未嘗有攻釁闕徼之事也。而遊閒又以捷聞矣。其爲狀罔。大率類此。爽狄聞之。當不竊笑。此二十年來邊臣蒿宵之疾也。豈可復蹈哉。貼黃臣觀東晉六朝兵屯財計。比於今日。甚爲窘弱。而能北抗胡羯。間掠中原。綽乎有裕。而無急迫艱難之象者。不特和而常自治也。其於北方往來。不過小臣輕幣。隨行通塞。而時其行留。但略以存鄰交而已。而自於彭城以東。南陽以南。建立大藩。或用親王。或用名將。精兵數萬。資實如之。襄陽爲雍州。江陵爲荊州。武昌爲江州。合肥爲豫州。廣陵爲青州。如今之路。所統或十數郡。文武僚吏。或以千計。其重且專如此。然後天子都於金陵。據江山之固以臨之。此則其自治之規模也。豈以和爲恃哉。八曰楮弊當樞新制。以解後亹。朝廷以楮價減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爲知務。但金銀之出不可多。多則傷大家。新會之出不容多。多則人仍賤之。故所賴以收舊楮者。惟商賈貨品搭鹽鈔而已。然施行有次第。而後商賈亦不過以資次請鹽之鈔。迫期赴務場於品搭。而後舊楮可盡。今雖有品搭之文。而無期限之節。故商賈急急令俾推行之。不爲文具。庶幾公家減去綱數。鹽子有衣食之方。曾參謂齊相無擾鹽予。伏乞睿照。其南安軍財計。只靠南康一邑所有。只由大庾人戶無幾。若郡計更有不給。必至波及山峒之民。利害明甚。亦乞併詔江西漕臣。一體相度施行。若夫湖湘之盜。又有說焉。蓋此漢長沙、桂陽、零陵故壤。時者以寇盜奢於吏相踵也。故其山峒里邑。以盜爲俗。農事有暇則爲盜。俄合俄散。乍服乍離。特在帥府善馭。畫而綿衡諸郡。有扶持耳。貼黃臣竊見湖南帥府。從來應接支吾。

物價翔踊。愈甚於前。閭閻之民。尤爲狼顧。如病而服藥。藥不對而病愈增。豈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變通鹽鈔。旨揮以循環之。於數月之內。使商賈急於品搭。則舊楮自少。舊楮既少。則新楮可通。則官司科提之政。方無窒礙。而百姓危墜急迫之證。可以立寬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輒議朝廷大政事體。陛下詔二三大臣亟圖之。無使衰時功利之徒。得以竊起章惇役法之議。幸甚。貼黃臣觀今日國用殫屈。和糴以楮。倒帥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師旅征行之費。又求免以楮。則楮者滅國家之命脈也。去歲未變楮令之時。諸處舊楮。其陌尚有及五百者。今既變楮令之後。新楮錢陌。反不逮故歲。舊楮之價。則何以一番紛紛爲也。良由無術以收舊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貴而價愈落。且舊之在民間者。爲數不下三百萬。若有術以賑商賈。使之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爲舊楮三十。則三百萬袋。已可以收舊楮九千萬矣。其於一二千萬。則以度牒官誥收其二。金銀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數月。舊楮盡而新楮見行。將自流通。物價將自減落。權之所在。民之趨之。順於流水。特在於使由之而不知爾。今不亟爲區處。新楮甫出。其弊已開。年歲之後。將甚於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則國非吾國矣。金人之斃釁。由於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爲三緡。或一楮而爲五緡。至於爲十緡。然人終不以爲重。其來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一麵。而國斃矣。楮之不可不制於其微如此。幷乞睿照。九曰盜賊當探禍萌。而固長策。比年以來。綠林之風。徧於內地。江與南安。盜之亂窟。盱贛軍而盜衝民。而盜。若循梅間今之所未降者。乃其餘支殘脅徙。江與南安。其端在郡貪盱贛與鬻。其端在吏繆。南渡以前。江南安號爲樸俗。不聞有盜。比年乃爲大窘。波流四出。王師僅然後克之。何哉。蓋江爲八郡之最貧。往往非吾國矣。金人之斃釁。由於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爲三緡。或一楮而爲五緡。至於爲十緡。然人終不以爲重。其來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一麵。而國斃矣。楮之不可不制於其微如此。幷乞睿照。九曰盜賊當探禍萌。而固長策。比年以來。綠林之風。徧於內地。江與南安。盜之亂窟。盱贛軍而盜衝民。而盜。若循梅間今之所未降者。乃其餘支殘脅徙。江與南安。其端在郡貪。

全在飛虎一軍。近年乃以分成信陽、武昌、及至捕遠、御要鄂兵來赴朝廷區處。倒置如此。何以責帥府。宜劄下湖南、京湖、從公相度。長久利便之策。免至往來煩擾。且有奔命不及事之患。若自湖以北、號爲五溪。地接諸蠻。素稱一發牽百。年儲峙帖息。而比來貪吏狃其衰憊。亦務侵漁。金砂材木之產。方且面下。皆自此出。怨氣鬱腹。恐爲一發牽動。相揚么。益以盤瓠。事患必大。方江湖二廣。脅鼓相聞。獨未及湖北。而禍胎所伏。漸不可諱。此在守臣得人。修舉職事。訓閱民兵。檢舉猛省。變通之禁。仍令監司常切提察官吏。如有收買貨物。騷擾生事者。並計贓劾治。其廣西瑤峒一帶。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來。官吏狃於貪殘。始成痼疾。雖陛下論之以詔旨。勵之以賞罰。正恐士習已壞。未易挽回。臣欲敬祖宗故事。於朝臣中選擇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使。布宣德意。訪聞疾苦。舉揚廉白。糾察姦貪。庶幾觀聽聳動。吏道可清。且使遠方百姓。知陛下憂之念之之深如此。且然感悅愛戴。不忍復爲盜賊。以梗聖化。貼黃臣謹按高宗皇帝紹興二年九月壬午。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史明鎧五人爲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緘。招降盜賊旗榜面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十月己卯。差五使劉大中、周蒙、朱異、明鎧、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州縣徒掛牆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爲盜賊之吏。必須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其後五使多以稱職聞。貼黃臣聞江西盜陳三槍。發於紹興二年。未能招捉。吉適事力爲之大困。民死於殺掠。兵死於轉戰。不宜久而不治。請宜因遣使者。就以黃榜招降。許以不死。或更加優與補官。彼必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行之規也。庶幾內地盜得平定。不至蔓延。竊國殘民。餅乞睿照。恆區區孤忠。粗已殫竭。於九事之外。復效其愚。臣伏覩御劄。首以聽言用人爲治道之要。言則白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實。大哉聖謨。顯牌宅末。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眞僞之實。若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聽言以廢。有以言用人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蓋聽言之名。當求所以知人之實。臣願陛下以滿然至一之心。察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媚忌者。其言必陰。不公言之而密言之。其言必不正。不證言之而問言之。其言必不實。貼黃臣所謂禮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察過失。宣仁太后怒而出之。蓋爲此。陛下誠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側偏頗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貼黃臣竊見元祐間。諸賢並集于朝。一時氣象。復還太平矣。只緣各人不能心無適莫。白相攻擊。洛黨朔黨之屬。紛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爲熙豐間小人所窺。陰拱默伺。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竄斥。善類爲空。蓋兄弟內鬩于牆。則仇人因以爲利。此前之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微。鑒于前轍。明識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臺諫。給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是之從。惟中之適。不必以一己愛憎。一事順忤。而自爲異同。苟爲城否。以激朋黨之漸。以啓輩小覬伺之萌。庶幾公是堅定。治體渾全。不墮紹聖覆轍。宗社幸甚。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竊觀近年天下之勢。日就澹弛。未知所死。忽逢大化更新。不翅弊者之遽甦。病者之頓蘇。感激奮勵。莫知

許國公奏議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敕。臣工之所建明。惟目保護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日。以暨二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爲急。縣二漸以及于閭。又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江右去天遼遠。且有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猥仍承乏輸。將一道深惟此事。乃端平親政之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宣。是用不揣鄙鈍。檢準本司元被受指揮。再加諏度。仍刷到各郡秋苗租額。及每歲受納則例。並其豐儉。酌其多寡。或因或革。立爲永制。且從本司用文思院斛較製。創造熟鐵斗斛。雕鐫記號。發下各郡。自端平二年爲始。專充受收秋苗使用。並令人戶自行槩量。不許額外別創名色。多取顆粒。如違。許人戶越訴。自有重行黜責。竊惟聖謨。顯牌宅末。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眞僞之實。若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聽言以廢。有以言用人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蓋聽言之名。當求所以知人之實。臣願陛下以滿然至一之心。察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媚忌者。其言必陰。不公言之而密言之。其言必不正。不證言之而問言之。其言必不實。貼黃臣所謂禮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察過失。宣仁太后怒而出之。蓋爲此。陛下誠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側偏頗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貼黃臣竊見元祐間。諸賢並集于朝。一時氣象。復還太平矣。只緣各人不能心無適莫。白相攻擊。洛黨朔黨之屬。紛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爲熙豐間小人所窺。陰拱默伺。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竄斥。善類爲空。蓋兄弟內鬩于牆。則仇人因以爲利。此前之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微。鑒于前轍。明識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臺諫。給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是之從。惟中之適。不必以一己愛憎。一事順忤。而自爲異同。苟爲城否。以激朋黨之漸。以啓輩小覬伺之萌。庶幾公是堅定。治體渾全。不墮紹聖覆轍。宗社幸甚。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竊觀近年天下之勢。日就澹弛。未知所死。忽逢大化更新。不翅弊者之遽甦。病者之頓蘇。感激奮勵。莫知

秋苗八萬六千五十七石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三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一袁州歲額催秋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石五斗三升五合七勺六抄。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瑞州歲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斗七升四合一勺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鐵斛六隻。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鐵斛六隻。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二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一撫州額管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一臨江軍歲額實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隆興軍新淦縣額管實催苗五萬六千八十四石一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四隻。一建昌軍額管實催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五石三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興國軍實催米二萬八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一興國軍大冶縣合催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一南安軍歲催苗米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右開具在前。臣再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融斡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臣權定之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初無大段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小補。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照會。貼黃。臣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神補。惟南安軍舊係兩石納一石。今與除減三斗。比之諸郡。其數稍多。卻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違。支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本司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羅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首復米一千石。共湊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神助本軍支遣。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縣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興國軍若復正米一千石。正糴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欲乞管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拘催收羅代發。仍劄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爲永遠莫大之利。伏候敕旨。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並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十餘緡。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皆解不及三分之二。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釀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戶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爲月解。蔑亦不過千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謂毫末。而本鎮都有酒稅官一員。專掌數百戶之市民。量困羅織。村保擾害商旅。又甚則擾及行舟。於二三十里之外。以是爲辭。官課雖皆別爲官吏專掌。而實爲豪右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爲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尚當決去。況此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爲有司者。何忍以二三千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住收外。欲望睿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特行廢罷。別行差授。庶幾遐邇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殿角。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并申尚書省。欲望約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伏候勾旨。并申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竊見江右諸郡。自紹定六年以前。積欠官物。例皆細民下戶。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甚實無幾。姦吏之並緣。其害不貲。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財計。照對。臣猥以菲才。蒙恩將指管恬無以撫摩。渴察保護根本。少稱朝廷。擾水戮之餘。市井蕭條。田里尪悴。不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豐猶厄飢傷敗之人。僅能飲食。正要扶持。而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率聚斂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如端平元年夏稅。秋苗二年夏稅。民間自不應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通負。例皆細民下戶。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甚實無幾。姦吏之並緣。其害不貲。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財計。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融斡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臣權定之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初無大段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小補。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照會。貼黃。臣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神補。惟南安軍舊係兩石納一石。今與除減三斗。比之諸郡。其數稍多。卻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違。支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本司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羅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首復米一千石。共湊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神助本軍支遣。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縣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興國軍若復正米一千石。正糴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欲乞管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拘催收羅代發。仍劄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爲永遠莫大之利。伏候敕旨。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並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十餘緡。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皆解不及三分之二。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釀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戶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爲月解。蔑亦不過千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謂毫末。而本鎮都有酒稅官一員。專掌數百戶之市民。量困羅織。村保擾害商旅。又甚則擾及行舟。於二三十里之外。以是爲辭。官課雖皆別爲官吏專掌。而實爲豪右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爲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尚當決去。況此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爲有司者。何忍以二三千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住收外。欲望睿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特行廢罷。別行差授。庶幾遐邇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殿角。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并申尚書省。欲望約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伏候勾旨。并申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竊見江右諸郡。自紹定六年以前。積欠官物。例皆細民下戶。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甚實無幾。姦吏之並緣。其害不貲。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財計。照對。臣猥以菲才。蒙恩將指管恬無以撫摩。渴察保護根本。少稱朝廷。擾水戮之餘。市井蕭條。田里尪悴。不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豐猶厄飢傷敗之人。僅能飲食。正要扶持。而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率聚斂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如端平元年夏稅。秋苗二年夏

有薄田以給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忌。凡稱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人仕者免，此非計閥不可。將有官滿百畝而得免，亦有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賠鄉書，何以當此？其害二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和糴拋降，以秤提官會，以慶典郊恩，計今江浙、福建之民，蓋核爵連車而連功平斗矣。未活鋒金之俸，遂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官而再出會，臣恐自今以後，人人不特以官會爲戒，尤以有官爲戒矣。未必收秤提之功，已先失鬻僧之利，又況貧乏士人，偶得一解，遭際慶典，本爲親榮，豈料反爲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佑籍之典，猶不欲行于貪吏，況其父祖非勤舊，則宗戚，亦何忍使比閭小吏，數其籍而索其貲，爲大不美，若泥事之關獄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權貴之家，尤不得免，然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爲不忍有擾于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商賈佃戶爲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今又爲之法，許其越訴，是教佃戶以訴主家也。其害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然比年賄賂盈門，主首類皆席卷以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宅可知矣。若道觀即所設無幾，且田墓多于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一錢，實無從出，爲國取民，一至於此，亦太無具，甚矣有萬畝者，當出萬緡，非趙儇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兆已見，不得知者，而後知也。行香祝壽，漢官舊儀，一頓兩條，恐非美事，且爲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鬻矣，其害五也。一路之田，豈無三數百萬畝，是一路自出三數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十萬畝，向者朝廷已錫帑藏，出數千萬以收此緡，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踢閪閪，出數千百萬以收此緡，而此事必有甚焉，安有古今天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爲用兵，不爲振民，不爲士木，乃爲區區故紙而發之，若此可謂揣矣。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折閱吾緡，官吏按劾，百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日輕，續乃明示之以戲，愛不用，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子皆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興十萬之師矣，嘗閱數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騷動，禍變隨之，幸而聖德彰聞，天命靡固，人心自定，事變自消，今又不戒，輕聽議者之言，遽爲牽爾不審思之舉，謗讟由此而興，盜賊由此而起，昔之謗讟，官吏受之，今之謗讟，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辭無罪，且姑舍是，其目前必可知者，有四患焉，有田畝不整之患，有土產不齊之患，有每事行賂之患，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一要見實數，必用追索千照，而江浙之間，以詭戶走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數會，必落吏手，如此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計會免矣。獨寺觀可以簿書致，將恐寺觀亦巧計飛走，寄附形勢，而因之以失常住矣。何謂有土產不齊之患，圜中田費清稅輕，然人戶田少，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江東西又不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二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例出一等，爲之奈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歸之于官，則官不受，典質則容竭，稱貸則艱難，亦有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蘇、秀爲最美，而當杭則次之，衢、嚴爲富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和糴和買，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行賂之患，二稅五賦，豪良且不樂輸，況乎白料抑而苗以體國乎，

施行之初，既曰礦論，必不嚴督，其逆納必遲遲，上司未免行下，則追監繳之不集，則鞭朴繳之，若又不集，必重其罰，于是人戶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罹科之苦矣。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胥，且戶出若干會，必經司，必經攬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強明之吏臨之，尚或應之不然，則走非文移，出入賦錯，增減田畝，千蹊萬轍，益滋吏姦，此固平日胺剝民害血者所皆聞也。四患曉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事矣，又況如前所謂盜賊之患乎？其害八也。春秋譏初稅畝，畝者，履也，今朝廷以爲吾截鑿所入，以示不爲己私，與彼之履畝不同，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豈有官之家曰，爲不體國，一紙畫行，易收減於輕發，豈不可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貧，作法于貪，厥弊若何？其害九也。臣以至愚極陋，少蒙先帝親擢于多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備記于外察之末，今凂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捽免，決不敢置，而一日必在圄間去，萬可爲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朝旨，夜思晝度，以爲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西一道，官戶者多，貧富參差，且北牟盜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無蠶，必大狼狽，道塗之內，將有不溝，臣雖碎首死國，何補于事，用敢冒大詞讀，先事言之，伏望皇帝陛下，鑒聖經之所載，審國論之所極，重收計畝之令，別求通弊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怨之心，所有上件者省創，已除已權宜行下諸郡，別聽回降外，欲乞罷斷，早與收回，天下幸甚，伏候指揮。謹奏，并申尚書省照，會施行，御史臺諫院，貼黃，臣照得秤提官會，當隨方而爲之術，擇人而行事，智本無窮，雖今猶可救，正不在出此下策，并乞睿照，又臣竊恐朝廷之上，重于反汗，未以愚言爲然，區區更有愚慮，此得以遂其所志，不可不察，并乞睿照。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臣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助秤提，仍委臣訪察本路，臣即喜條利害，具陳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劄，仰且下諸路奉行，毋得再行遮阻，臣素抱樸忠，知國體極，知楮券之弊，深慘昔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願推行于尺寸，第以國賦民命，關係匪輕，避血陳詞，誠當萬死，今未暇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只以臣本道言之，臣體貧有未便，蓋自嘉定至癸未十年間，當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舊觀，蕩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丘墟，田野多荒萊，普城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委實不同，雖面安、建昌，吉贛，道接山峒，頻以招安而受毒，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尚難調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紜，至其荒涼，既欲征錢，必動常住，既動常住，必無以贍我其徒，必逾而之四方，驅毀情滅性之人，而置之近時湖南謝了圓之事，可以鑑矣，臣反復思惟，與其名發于他時，而始九重之憂，當若方命於此日，而始

一身之謀是用不避寒暑涉至數陳欲望聖慈特發宸斷以江右寇盜甫平饑饉甫息免同諸路一例徵欽臣與十一州赤子不任延頸望幸之至須至奏聞者小貼子臣竊惟朝廷命令舉措上關宗社安危下關生靈休戚故必審而後發發而無悔如往者北伐之議起於癸巳之冬成于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聞命震驚疏一通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不可輕用而陛下不之察朝廷不之省遂致敗誤蓋無隙而動移負師曲之名爲敵人口實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糧儲器械未免失亡二可恨也撓敗之形儻怯之證昭露於中原四戰之衝使夷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日計議數券之事不審而發發而必有後悔胡以救此剜心肉以救眼劍撥根本以扶枝葉縱使目前會價漸跌物價漸減而朝廷之印造不已盜民之僞造不已鋼錢則海道之漏泄不已器用之鈍銷不已朝論夕除勢所必至不過年歲驛將如初而心肉之已殉者則不可復補根本之已撥者則不可復培矣此非陛下自著精神大爲厲制恐無以回物情於已散挽人心於將離不然以國家之急政要務天下之危機時證方紛然錯雜於前而陛下高拱如平時一聽其自趨自仆臣恐變故日臻禍亂日至後欒噬臍嗟何及矣豈特緒之一事而已哉臣年二十三蒙先皇帝親擢之恩旋歷顯劇者十年迄無一線之路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閑冷之中數載之間內而省寺外而藩鎮遍奏稱塞渺然中夜以思阻涕如雨故苟有區區之見關于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疏遠自諉緘默而不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任憂愛戀切之至并乞容照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備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聖發英斷遴選福臣出助六師察臣世受大恩犹有愛國憂邊之志再猶隆旨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裁行府應敗大計臣爲陛下謀東南之事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睹國朝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爲痛非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棄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爲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存亡決于轉移苟不謹重而輕于一發由輕得敗由敗得長由長得亡此王猛敢而仲之徒所以誤宣和誤靖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臣不識忌諱竊迹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之攻是登州之約也汴京之誤是平州之約也兩棲之行是王雲之漸也然而其禍未流其來猶緩則以襄與揚猶有兵猶有任責之人而彼猶有所顧忌也天下之顧和者其人有三種小人顧和庸人顧和敵人顧和敵人之顧和者亦莫甚于近世本朝宥和金金人宥和讎夫惟既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是故金讎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爲功庸人幸以爲安而又皇夫任責之士也刑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以誤寫李綱綱以敗去而後和議定綱去而种師道遂擊之策遂不用北方無用國朝典故遵養小宗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祐鎮壓舉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疎遠心切忠愛是用不避鼎鑊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幸赦謹具錄奏聞伏候指揮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嘉平三年

臣竊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饋事畢奉來言之詔嘗僭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稷爲心遵用國朝典故遴養小宗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祐鎮壓舉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疎遠心切忠愛是用不避鼎鑊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幸赦謹具錄奏聞伏候指揮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靖元年

臣竊服膺先正沂公王曾之論曰士大夫要當純意國事純之爲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二則私甚矣私之爲害也理有是非私泪之則是者非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議論以私而不同力則規恣於甲者乙之所沮擅有觀望而無忠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軋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胸中而國家若盜於度外嗚呼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爲義人而不天在昔風揚無虞之時臣固以逆忒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設設關國步之安危

至於今日，封疆日壞，煙焰日逼，萬事不理，而尚以私愛憎私恩怨爲心，則消長安危，又不足言，將直坐天下之存亡矣。不幸極故之來，無及于救，當是時也，毋論名位之崇卑，毋分趨向之同異，槩喫塗炭，雖悔曷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之至此，可爲於邑也已。昔荀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安、桓沖皆江左庫人，皆臣輔腹內外一心，未可圖也。昔將軍吳羊祜曰：吳浙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面將疑於朝，士乘疲，政體叢脞，曰敗釁。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弊，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弊，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弊，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弊，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弊，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弊，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弊，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奏論制國之事不慴則輕徒慴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慴，已事不可徒慴。先事而不慴，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慴，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艱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絕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弊，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乘陛，政體叢脞，曰敝釁。曰變鈔。曰叛龜。曰蒐卒。曰稅斂。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哲傅。此先業不慴而失於怯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國是四顧，漠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魚貫起，而退則已矣。問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剖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當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祖申昔警，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紙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慴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長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雄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屬王板蕩之餘，周室寧矣。宣王纘之，則勃興宣帝屬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微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婆雖弊而領猶在，孰提振起，風采立異，豈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之責，則已重矣。

臣嘗謂用淮褱之人物守淮褱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惟文科進士而淮褱之士舉不利于科以每舉春榜觀之淮西尚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絕無矣於是均光隨裴鄖復漢沔之郊士之預計偕者往往不顧觀光於上國州郡爲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不植於時文故也士之精於時文者閩爲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爲盛淮褱之士其入官者既少則仕於淮褱者居多閩浙江南之士嘗試以邊近之事論之其便孰爲一不如士人也諸地里二不如士人也耐風粘三不如士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仕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不能爲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則所謂用淮褱之人物守淮褱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行矣結則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廣言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略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北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經義詩賦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將諸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綏拊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有益于公家之用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其後遂將陝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考宗皇帝加惠三邊復詔四川類省專留兩名以取關外四州之士又詔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四十二人以十分爲率利州路四分取十六人成都等路六分取二十六人當宗皇帝時機不偶覽墨志以資天潛宗皇帝克篤前烈自丙寅開邊面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踐大寶肇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均州叛當進尚全以德安叛而爲禍之烈莫甚於襄陽若前多事之時固始之陷以葛褒勇去冬定城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豢養者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來自不傷悲痛惋以爲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爲陛下任事之人區處乖方控馭失當不得不分任其咎也論至於此則安豐御廣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孟斌爲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婺斌即乞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顧身出其下樊辛孤立勢非邀在淮士七人取一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褱之人物以守淮褱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取其土豪因土豪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仰時文之弊以致有用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爲念特發睿斷實論中輔速賜施行多士幸甚宗社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嘗以嬉平二年四路到省舉人之數攷之淮東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計四百八十人若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不傷多厚與錫賚張仲宣王安次之所有杜杲致命效死呂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卻從朝廷處分者聞之愧死嘗廬之下矣其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算實不爲細小貼子臣竊見前淮東總管閻用安堅守徐州身死王事前滁州總轄樊顯戰沒洛陽嘗歸附之裘表者用安雖已蒙褒錄欲望聖慈特賜金帛撫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謚顯以洛師之退例不啻死事之賞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使一等歸

照又臣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材晉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晉遷於建鄴久而習安當以南士爲高華以北人爲傖荒由是中州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脈機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患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閎李世輔王友直猶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爲守監司皆北來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習聞見聞槩以順薄疑忌爲事凡出于淮褱者已幾待以胡粵況自淮以北乎積疑成釁相毀成叛而范用吉尚全常進郭勝證且皆爲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既習之而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附棄材以資敵殆不止如春秋擊子之所狄蓋商鞅不用於魏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而苻堅取慕容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爲他日大可疑者也如從臣策分路致士不特多得淮褱之人以守淮褱之土又可使因淮褱之俗以招北方之豪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戎事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北各事其主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圖之併乞容照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晚猥列言語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苟有所見誼當奏陳竊視邊報安豐軍圍已解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當得宜庶足激勸敢爲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之士極其收拾文臣如王希呂之徒皆爲從臣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爲將帥蓋將以此傾西北之人心招復國家之大業也時機不偶覽墨志以資天潛宗皇帝克篤前烈自丙寅開邊面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踐大寶肇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均州叛當進尚全以德安叛而爲禍之烈莫甚於襄陽若前多事之時固始之陷以葛褒勇去冬定城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豢養者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來自不傷悲痛惋以爲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爲陛下任事之人區處乖方控馭失當不得不分任其咎也論至於此則安豐御廣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孟斌爲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婺斌即乞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顧身出其下樊辛孤立勢非邀在淮外謀遣人招之乃能殺其使者而以僞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僭仲宣安悉力死戰意氣不撓夫當浮光陷沒吾之守將反爲賊先驅可謂事勢迫急之際人心向背之時而四人者竭忠效順臨危不變迄退強虜全孤城比之南方將士功蓋倍之矣臣愚欲望聖慈宣論宰執將孟斌樊辛峻加褒擢厚與錫賚張仲宣王安次之所有杜杲致命效死呂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卻從朝廷處分等節推賞應幾幅重先後不失其宜使北方歸附見留者益堅報國之心郭勝范用吉尚全常進之已去者聞之愧死嘗廬之下矣其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算實不爲細小貼子臣竊見前淮東總管閻用安堅守徐州身死王事前滁州總轄樊顯戰沒洛陽嘗歸附之裘表者用安雖已蒙褒錄欲望聖慈特賜金帛撫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謚顯以洛師之退例不啻死事之賞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使一等歸

附葵不咸激思報實爲興起人心招徠攜負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睿照小貼子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鋒以失職謀事臺臣上疏論劾朝廷舉行憲章物聽淮尤但臣竊爲聖主有帷蓋之恩功過有相贖之義舉十載兵間頗殫忠力浮光之用董堯臣爲守雖其不明而調呂文德以援安豐卒能卻敵亦非善使臣愚忽欲望聖慈更賜保全俾之尚有自新之路畢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幷乞睿照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靖二年

臣輒有管見上冒宸嚴竊見糧爲不道蓐食邊封東哨其濠西哨豐黃濠和而頓重兵於合肥頗聞排纛木已立熾座已起其欲爲窺伺合肥之計明矣合肥不支則豐黃和已在掌股之中而東方一無以自固東方不固則江西之憂浸浸乎有不可忌諱者矣故今日之策莫急于救合肥而救合肥之策則有遠近緩急輕重之宜不可嘗試而泛動也厥今兵力莫強於督府當令史當之選精兵三萬人統以呂文德道由巴河三汊鳳凰崖由山路取五繩河火燒寨以東至黃龍源七里回頭硪河留鐵嶺小庭糧米衝以達舒城縣更百里即至廬此所謂出於九地之下者也其次則淮東連年練兵整武雖號完固然其濠增兵洶逸增兵皆調維揚見存若更抽撥竊恐此賊乘虛搖動則根本動搖不可不爲長江門戶之慮宜令趙葵只於所部極力那撥北軍五千人命心腹爪牙之徒沂淮而上至於濠梁就選北軍二千人又至壽春更選北軍三千人又至安豐更選北軍二千人合一萬二千人統以張仲宣副以王安仍將一行人先與晉轉官資重犒金帛許以解圍之日高爵厚賞仍哲令趙葵節制調遣淮東三郡策應人馬多方疲牽仲宣聞使之由安豐以進其去廬亦只百一十里而近又其次則當令沿江制閫辦舟師萬人由當塗管下裕溪口或滁濡入無爲界徑進巢湖姑止於湖心之巫山以爲西北兩項步兵聲援遇便則進守西口此賊年來輕視吾國如入無人之境不意吾之布置如此縱使來能大撲其鋒其勢必少沮矣又須多募死士往來三處以通進止消息及開道入合肥以堅在城軍民之心但沿江所管地方自池陽當塗建康以至鎮江許浦多臣數年之間待罪之地不惟兵籍空虛而見在籍之兵率多老弱憔悴其可倚仗者其側有趙姓鍾姓兩戶蘆場一以寶章一以主簿立戶各不下數千戶一係真州長蘆寺常住今寺已焚溺僧已散亡是無主物業一係故將張俊府第之庄合三項蘆場及十無一二臣每爲之寒心使其猝備萬人恐亦未易謂宜如畴昔周虎守歷陽西門乘昭虎負慕壯士許以武翼郎日支食錢一貫五百文言未脫口有應募者三百餘人下城死戰遂以却敵保全一城今若立爲賞格令行招募江湖盜賊亡命或可得三五千人貼以正兵統以良將鼓行而前恐能有濟此固馬陵之故智也又其次則六安西山繼經殘破尚有頭目數人自行團結固守其間合而計之不下二三萬人設使此賊有意竊江舟楫自滁河而出沙上之軍便可進勦二利也楊滁真三都或遣閉門大軍襲逼其背頓年百戰之餘堅苦忍耐之卒謂宜造才智忠勇之士費金帛諭命以往撫其首領激其士衆時出奇兵相與犄角使此賊不得安意肆志是又官軍之一助也三利也卦調之間兵備紊單得此萬人增壯上下流聲勢四利也江淮血脈易於間斷今沙上便有安濟真滁四郡之人則聲聞相接淮民之心亦有係屬淮方之事亦易體探五利也五利既具而又可以偏蓋牆不測之害臣以爲目前江防大慮莫出於此欲望聖慈詳酌事機如以臣言爲可採即乞降聖旨遵守施行貼黃再照得淮黃榜指揮招軍頭目人如能團集一千人補轉一官資官命及二千人者轴轉兩

奏論江防五利

臣輒有江防末議可以致悠久之利而除目睡之害僭用奏陳照對本所近體探到鎮江府節制司虎墩一所坐落建康府管下其名曰杜真沙周廣一二十里近因流民盜集恒衙柴虛漸覺生事不免要承信郎權鎮江府節制司淮備差遣胡拱之前去相視彈壓乃知此沙之上流民凡十七寨寨各有長老少不下十餘萬口強壯約一二萬人皆安業真滁四郡百姓面總此十七寨者則宗子時睡也沙之對岸六和縣界地名郭璧塘王峽塔等處又有強壯五千人頭目王贈義見行劄立砦寨遙與時睡相爲表裏本所差官既體探的實逢親行下時睡立加曉譬旋據時睡狀稱元係六合上戶丙申之冬糧賊侵犯六合城壁總轄李江以城獻賊時睡兄成忠郎特差充黃州黃崗縣尉時聞白舉死士與賊苦戰竟死于敵時睡把持母親突圍而出僅得生全連年賊寇衝突時睡團結鄉非強壯依險附險與賊交鋒前後殺獲不知其計恐官司反行追取獲到馬匹以此不敢回官近于九月間因探報糧賊將併力于東淮時睡深恐勢不能敵遂提十七寨老小渡江于沙上屯泊質不知其爲使所虛場蕩析之民未免採研結繩遶虛爲遮蔽風雨之計委出得已除遵依約束告諭十七寨頭目督責所部自相禁約不敢侵衝仍不敢一毫生事外但念時睡忝出帝胄每懷報國之心不幸遭糧賊之釁頁濠之民以時睡自父祖以來粗有恩信於鄉里因推以爲首團結聚衆今十萬老小一二十萬強壯目前雖有三兩月之糧倘可苟活萬一向去鄉里未可歸生理無所仰藉虛小人飢寒所迫或稍違越于法禁之外則時睡一身萬死何贖今雖蒙招江制司差人前來取責流民單名纔就繳別未有處分臨又準行下起發五百人策應盧州以此各寨頭目未就團結此來儻蒙使所時加區處使之有可耕之田無餒死之慮回時睡乞將上項人聽從官司揀選編充民兵以備調遣即不願支破錢糧請給欲望務念淮民疾速具申朝廷處置施行臣按照杜真沙雖在大江貼近南岸並無限隔今聚數萬衆子其上所合早爲區處以消意外照得此沙虛場不下數萬畝外此則有熟田三數萬畝只屬兩其側有趙姓鍾姓兩戶蘆場一以寶章一以主簿立戶各不下數千戶一係故將張俊府第之庄合三項蘆場及戶一係真州長蘆寺常住今寺已焚溺僧已散亡是無主物業一係故將張俊府第之庄合三項蘆場兩項田計之約有二十餘萬畝區區之愚擬將長蘆寺田畝撥官司拘管張府田畝撥武翼郎日支食錢一貫五百文言未脫口有應募者三百餘人下城死戰遂以却敵保全一城今若立爲賞格令行招募江湖盜賊亡命或可得三五千人貼以正兵統以良將鼓行而前恐能有濟此固馬陵之故智也又其次則六安西山繼經殘破尚有頭目數人自行團結固守其間合而計之不下二三萬人設使此賊有意竊江舟楫自滁河而出沙上之軍便可進勦二利也楊滁真三都或遣閉門大軍襲逼其背頓年百戰之餘堅苦忍耐之卒謂宜造才智忠勇之士費金帛諭命以往撫其首領激其士衆時出奇兵相與犄角使此賊不得安意肆志是又官軍之一助也三利也卦調之間兵備紊單得此萬人增壯上下流聲勢四利也江淮血脈易於間斷今沙上便有安濟真滁四郡之人則聲聞相接淮民之心亦有係屬淮方之事亦易體探五利也五利既具而又可以偏蓋牆不測之害臣以爲目前江防大慮莫出於此欲望聖慈詳酌事機如以臣言爲可採即乞降聖旨遵守施行貼黃再照得淮黃榜指揮招軍頭目人如能團集一千人補轉一官資官命及二千人者補轉兩

官告以上等第推賞并乞審覈

奏乞重治梁招信戍守

臣輒有千慮之思。上冒宸聽。竊見滁城被圍。守將軍民死守者三千餘口。不幸守臣陳廣光死于飛炮。以故人心離駭。旋至陷沒。今賊已於二十六日攝褰入城。城內有朝廷椿管及兩總所經管米斛。不下二十萬餘。且弓刀箭鎧器械火藥石炮。爲數不少。賊皆得而有之。屈指春和。倘五六十日。無緣便肯退回巢穴。衆人之慮。則以爲賊必窺伺儀真揚州。而臣之慮又有大於此者。蓋滁乃江淮門戶。自宣化至滁九十里。自滁至昭關三十里。自昭關至巢塘四十五里。自巢塘至定遠六十里。自定遠至濠州八十里。向北即是賊界。由宣化而濠。大約止三百里。其間已無限隔。賊騎往來。不過一轉而已。萬一此賊襲取濠梁。以通淮北之運。然後駐兵滁揚。以爲久留之計。則廬陽盱楚。真和。反各在一隅。而賊固在腹心之內矣。江面之憂。將在旦夕。故今日之策。當死守濠梁。以爲東西淮衝柱。庶幾賊猶有所牽制。不敢安息于滁。俟其退歸。或毀或徙。惟所以區處。欲望聖慈。垂賜睿斷。令撫府淮南轉司。增添官兵。戍守濠梁。以爲必不可拔之基。皆宗社之幸。事體關係。非止一城。臣僭越敗陳。罪當萬死。仰乞容照。貼黃。臣再照得兩日來淮東報糧賊見圍逸招信。自青平山天長。以至高郵寶應。綿亘二三百里。皆是賊寨。以臣料之。賊若攻濠。其意蓋欲通山東之賊。徑至于滁。賊若攻招信。其意蓋欲通山東之賊。徑至于滁。滁至大寨九十里。大寨至青平山六十里。青平山至招信六十里。比之自濠至滁。道里相等。然招信之外。尚有泗宿。濠之外。周無藩籬。則濠尤緊于招信。大約二郡存。則賊不容駐滁。一處不平。則事變有難言者矣。仰乞容照。

奏已差軍勦逐糧賊

照對本司連據探報。糧賊攝移小寨。前來眞州二十里頭屯劄。時有哨騎薄眞州城下。趕殺人民。直至江岸。竊恐窺伺江面虛實。本司除先來已分布船隻。嚴緝諸色。今又行劄差水軍統領陳亮。領官民船一百二十隻。精選人兵一千五百人。前去眞州北岸一帶。張耀巡邏。往來勦逐外。須至奏聞者。

奏論儀眞存亡關係江面

臣竊有愚見。仰瀆宸聽。竊見淮東人馬。雖已再入滁城。但郡經殘破之餘。人民已盡。倉廩已空。樓櫓已毀。守備之計。猝難插手。今賊見窺伺儀眞。事勢頗急。眞之偏裨。素不逮滁。而眞之存亡。關係江面。則其事體。又非滁比。故與其分兵力於吾必爭之眞。眞安則滁固自存。眞危則守滁何益。欲望睿慈宣諭宰執。量事勢之輕重。行下淮東制司。將復滁之兵。盡數抽入儀眞。埤鎮。仍劄付揚州、令呂文德、仍舊帶所部人馬。即赴儀眞之急。非特固眞。實以保江。臣無任拳拳。激切體國之至。仰乞容照。貼黃。臣竊聞近日呂文德在眞。糧之哨騎。有至今城者。文德以單騎衝突。賊頗披靡。儀眞之民。恃以爲命。比其提兵去眞。人心爲之駭沮。以良將之去留。關係一城之休戚。委非細故。幷乞容照。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殺糧寨應捷置制司忌嫉與謗等

照對臣昨緣去歲糧寇侵犯淮東界分。有流民團聚建康府境內本所杜眞沙上。捉獲官遣。本所遂差官

前去撫諭。見有宗子時睍。團到流民。頭目不一。沿江制司。雖遣官招誘團結。緣所遣之人。多係武臣。但知倚勢作威。乞覓搔擾。略不能以恩意撫納。其時睍及以次頭目等人。皆不肯受制司之令。臣粗悉深遠之慮。遂將時睍借補。檄令赴總領所稟議。其時時睍聞令就道。臣即留之鎮江。不復令再往沙上。所有流民。却自行差官前往地頭彈壓。措置團結。並皆稟受約束。即無一毫生事作過。只緣臣以糧賊圍閉滁陽。江面震動。而制司所調兵船。在滁河口蒼浦等處。時睍爲糧賊拖去。兵稍燒却船隻。臣深慮事關利害。雖其地係建康界分。而臣以王人統隸江東。不敢坐視。遂分差舟船勇兵。將並于時睍元團到流民內。選擇精銳之士。時用小舟。夜渡過江。攻劫賊寨。旗鼓到賊首及捉到投拜戶。幷奪到馬匹。臣以其不足爲賊大勢輕重。不取效近時一種敢鬥之風。張皇奏捷。不謂沿江制司。自不能遣兵過江。撓劫糧寇。却歸咎時睍。屢行下鎮江節制司。責問。謂時睍所到賊首。奪到馬匹。不應不解制司。而解鎮江府。不知殺獲之人。乃本所所遣。不識事勢。或奪其財物。或取其稍穀。或汙其婦女。或廢其衣冠。流民心不能平。遂以兵應。制司並不敢究問。亦不敢申明朝廷。何獨於無過之時睍。而加譴玷乎。此皆臣不合勇于體國。于建康境內。團結丁壯。攻劫糧寇。以致制司忮怒。而時睍遂爲水盤池魚。臣實有愧。何可自逭。竊念臣一紀馳驅。惟知下朴實工夫。爲國家撫恤軍民。整飭武備。實不善飾口舌。以取君父譴罰。今制司既過有申述。竊恐上關聖慮。臣萬不得已。冒昧控陳。所有時睍已蒙朝廷特補承節郎、添差浙西安撫司準備將領、鎮江府駐劄。見今在任管幹。久已不干預沙上事。仰乞容照。貼黃。臣再照得當滁寇未退。人心動搖。淞江制臣又恐諸寨之人。馬遡江而上。謁督府於繁昌。時建康界內諸沙流民。無不作過。而西沙顏文煥等爲最。其安帖者。惟杜貢一沙而已。文煥固長逆人。邀約時睍以次頭目人。欲裹脅相應。焚劫東樓以直至建康城外。人民財物。時睍之徒。皆以已受鎮江吳侍郎團結。不敢隨從作過。文煥等之流。遂催催流毒于西沙而已。今制司不思本所密有功于制司。而反以招時睍爲慝。支離粉飾。上以罔九重之聽。以欺公卿百執事之聽。臣實憤焉。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臣竊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知賞功罰罪。且不可廢于平世。而況多事之日乎。照得去冬糧寇不道。既不得志於滁。遂併力於濠。時知招信軍余玠。親提精卒。轉戰入青平。竭力以赴濠之急。不幸師未達而濠潰。賊既陷濠。悉兵乘時圍玠于青平。玠極力拒守。賊不獲逞。乃以攻青平之師。轉而攻招信之虛。時適張子良叛于泗。內外無援。音信阻絕。玠以爲盱戶將遂渺然于是不顧危亡。復轉戰而入盱。賊益銳攻之。玠益銳應之。臘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戰。殺賊無算。賊乃引去。玠被創幾以不支。蓋去歲淮東却虜。玠之宜勞衙翁者。雖玠昔爲白鹿學徒。頗管閒道。初不計功賞之有無。然兩城士卒。用命壓虜。實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爲職。誼合敵陳。欲望聖慈特下有司。詳酌施行。庶幾有功見賞。足以興起人心。其於邊面。誠非小補。

奏乞令東關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臣竊惟四郊多壘之日，事有當通變者，制總南司之舍是也。四總在紹興間，本宣撫司錢糧官，秦丞相桧當國，與所行成，遂創總領，以代撫司錢糧官之職，蓋欲漸收諸將之權，以就和議，故其策不得不出于此。若今日之事體，則不可同而語矣。兵事方殷，調度益急，總所之權，素不能行于所部，則軍籍之盜虛，戍兵之坍減，錢糧之當支，與不當支，皆莫可致詰，不過憑受給廳片紙銷豁而已。其間事情之窠臼，移易之抒捋，有不可盡述者。此國勢之所趨，非人之所爲也。故臣以爲總計併國之制司，有數利焉。以軍伍言之，則缺額可豁，頂帽可核，一切冗濫可攻，以錢糧言之，則利害自切於其身，戍兵之可減者減，生券之可省者省，州郡將帥有所憚而不敢妄取于受給廳，受給廳有所憑而不至受制于州郡將帥，以至糴買糧草，可以督責，不時借兌，可以那融，綱船住來，郡縣決不敢羈違。凡有行移，自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其與總所之自爲總所，難易之相去，殆不翅萬萬倍矣。臣愚欲望聖慈妙酌時宜，參用舊典，將淮東總領所職事，就令淮東制置大使司就行兼領，其于足食足兵，安邊固圉之計，實非小補。臣非欲籍此以辭繁難，亦非與制司別具異同，以此嘗試朝廷，實以兩嘗護餉，親見制總事宜，莫便於此，是用冒昧奏陳，貼黃照得歲在癸巳，證斛西淮，管攝泌江制置，臣以兩司事體，有相通融半年之間，爲總所省生券錢二十餘萬貫，米二萬餘石，此臣已試之驗，非虛度之說也。況近年以來，如湖廣累以制臣兼總，今孟珙亦然，爲定間，岳珂爲淮東總領，廖瑩中爲淮東制置，制總互兼，其來已久，今三邊全來有解甲之期，而淮東制司調度，亦自不給，若令非領餉計，亦可使之伸縮進退，得以自如，實爲邊圖之幸，并乞容照。

許國公奏議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內外，以固三吳，以保重鎮，以衛根本，以壯國勢，以紓宵旰之憂，以圖萬全之策，以保無虞事。

照對臣一介庸虛，猥叨選擇，建閫浙右，千里邦畿，固以鎮靜爲第一義。但據諸處探報，虜賊今歲入寇，蓋於常年，而窺伺淮東之意尤銳，以形勢言之，通州警則平江急，揚泰警則江陰、常州急，真揚警則京口急，而海道不與之焉。又不預焉。以口岸言之，則通之狼山，可以渡平江府福山，揚之柴墟，可以渡常州魏村，泰之石莊，可以渡江陰軍申港，而支流泓港，可以橫截徑渡之處，又不預焉。凡此要害之區，舊雖非泌江制司，然皆以泌江制司去處，具申密院，公牘備述江防布擺之詳，止謂以建康爲下流，當塗爲中流，池陽爲上流，而京口、瓜陵、平江、嘉興、江陰五郡，無一畫及之，則折衝之防，豈惟浙郡未嘗措置，雖泌江制司，亦往往資於事力之襯短，有不及措置者矣。夫以積久無備之數州，而有上下數百里江海之要害，警急之際，固未有無兵而能守者也。而臣科料所部軍籍，以言乎步軍，則鎮江都統司元額，計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開籍問，胡海之變，遣招其徒爲軍，曰敢勇，曰精銳，曰武鋒，通一萬六千人，屯駐維揚，嘉定間，實涉在淮東，鎮江諸軍之戍淮東諸郡者，四千三十有五人，涉申開于朝，就令移家永戍，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已二萬零三十五人矣。續因江淮諸郡，額欲募軍，朝廷又制都統司之額以與之，揚州曰強勇軍，五千六百人，淮安州曰左右軍，一萬一千人，淮陰縣曰江水軍，千人，泗州曰歸附義士軍，一千四百二十一

人。請平山曰雄邊軍一千人。瓜洲曰防城軍一千二百四十七人。鎮江曰水軍五千人。通計三萬二百六十八人。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共五萬三百單三人。奏其在寨者僅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而又有戍淮東諸郡縣之軍。計四千九十三人。係於在寨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之中。遷其強壯以供征役。於是實在寨之人。纔及八千餘人。而老弱者在焉。疾廢者在焉。諸色合千人。以至倉場庫務職掌。與夫軍期擺鋪。歷千差役。皆在焉。於是都統六軍。雖曰元額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其實無一人可以爲江南警急之備矣。此步軍然也。以言乎水軍。僅有鎮江五千人。去秋臣始上事。卽加閱視。密記其人物堅脆。可以出戰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癃脆懦。纖細短弱。指一可仆。決不能於驚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鏖鬬如神。此皆三十年之積弊。旣不堪戰鬬。又不可汰遣。惟可於江之面。守寨柵。張旗幟而已。外此則許浦一軍。見管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六人。而戍淮東者二千二十五人。戍峽州者千人。戍鄂渚者五百人。戍金陵者千人。運淮西糧米者二千九十七人。諸雜邏運防把差使寨役。又千餘人。其在寨者。通二千六百餘人。而老弱四十人。而老弱疾廢。亦且三之一矣。夫以三補之一都。嚴遞行閱。而上下數百里江海之間。所恃本陸大軍。單虛如此。況積安久玩之廂禁卒乎。使天祐國家。廂馬不至於飲江。狗之可也。萬一果如叛臣宗雄武、金之才智之虛之計。則江南之事。豈不甚哀哉。竊攷韓世忠制盜浙西。以八千之旅。邀窘兀朮於金焦之下。可謂以少擊衆。以弱禦強。然其所將。皆西部勁卒。身經百戰之人。而又是時蜀有吳玠、吳璘、控制上流。荊湖有岳飛、以必勝之軍。虎視河洛。加以雜輜之內。區處得宜。朝廷之上。是非不僭。人材錯立。政治有章。故時世雖危。而實有安政不亡之證。所以廟雖能渡江。不敢以江南爲可有。飾節振起。遂成中興。以今華昔。事體固難。而況臣之菲才。統空虛無備之數州。任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豈不重可寒心也哉。區區欲望睿慈特發睿斷。令本司另招萬兵。內步兵五千。專招淮人。屯戍瓜洲。外以助維揚掎角之勢。內以張江面虎視之威。內水軍五千。專招浙人。分屯平江境內。焦浦江灣福山。內以捍衛行都。外以彈壓江海。臣決不効近世招軍。或強驅市人。或泛募游手。徒費朝廷之錢米。無補國家之緩急。臣又當結以恩信。激以忠義。重以紀律。使之知有君親。效死勿去。至於成敗利鈍。毀譽禍福。臣皆不暇計也。觸冒宸嚴。臣無任祖槭俟命之至。貼黃臣竊惟理內所以制外。居重所以馭輕。今以諸閫言之。京湖有兵二十餘萬。淮西淮東各不下數萬。只沿江制司。建康有馬司或司。又有靖安唐灣水軍。又有遊擊軍。又有制効。當塗有水軍五千人。雄江軍五千人。池州有水軍防江軍八千人。又有戎司軍。與國軍有防江軍三千人。通亦不下數萬。浙右乃王畿之地。宗廟朝廷之所宅。而事勢單縐如此。似不容不少關聖慮。幷乞睿照。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臣一介庸虛。越在外服。固不應輒議朝廷大政。然身列禁近。職預論思。苟有一得之愚。不當以踈遠而自默。竊見雖爲不道。侵突蕪江。雖督府倍道速師。京湖制臣竭力赴援。峽口近已肅靜。施黔似無疎虞。然臣

竊觀此賊用兵。撫不取。攻必取。而無必取者。乃所以行其無不取之計。安知其目前之謀。不且并包巴蜀。占據江面上游。而運至秋冬方自罷歸。以下歸峽道施黔以窺鼎澧。出黎雅以瞰交廣乎。使彭大雅陳隆之尚能立腳。則此賊猶有後顧之慮。若二帥或奔進東下。則臣之所料。恐將十中七八。今頗指日力。自一月以至七月。僅有半年。如救頭然。猶擺不濟。若復視以爲安。則天下之事。自此恐有不可諫者矣。謹條畫如左。須奏聞者一。孟珙自其父宗政。積有威惠於襄漢之間。而珙深沉寬厚。能得南北士心。又過於其父。請更宜加盛任。俾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使。自八月以至二月。則移司公安。自三月以至七月。則回司鄂渚。蓋賊方有窺伺湖南之意。非并湖南北合爲一司。存帥任防托之責。則必致互有牴牾。若岳陽雖亦係上流。然處大江重湖之中。可以虎視。而難於調遣。惟公安北可以應接江陵。西可以應接歸峽。當道里之中。爲要衝之會。宜司駐足之地。無以易此。仍乞朝廷多降金銀錢帛。俾其得以展布。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國破。當傾竭事力以救之。非平時比也。一鄂渚而上。既有所付託。其次則莫重於九江。金陵相去千四百里。雖艱之長。豈能及於馬腹。謂宜仍割淞江制置副使。於九江就兼江西安撫使。除鄂州外。凡前日副屬所隸之地。仍屬焉。所有元來副司財賦。御令督府均撥付淞江。京湖兩司。蓋京湖既有湖南一路可以通融。而淞江副司財賦。亦可以不專仰給。節因加任使。決能稱職。一天柿中國。孟爾小夷。固決無倚越內地之理。然應事當過慮事當豫。自施而通。豈有禁山三數百里。土豪田向二兵。世爲朝廷主此山。宜優加獎錄。設有侵逸而至鼎澧。則前有長沙之湘江。又設有侵逸而過長沙。則前有江西之章江。二江雖非大江之比。然亦未易猝渡。皆當豫爲防托。一長沉靖三郡。皆有蠻人。勇捍善鬬。亦宜於三郡土人中。擇有志之士。散入諸蠻。以恩賞結其蠻帥。若能得數千人。亦可爲緩急一注之用。一犍之爲害。猶曰外疑。而內疑之最急者。則流民是也。去歲江東區處失宜。列郡村墟井邑。幷爲焚劫之場。後雖不得已而招之。復忿其前過。誅殺其頭目數十百人。使今冬難復猥獄。則此輩又必騷動。若仍有閩粵作過之人。豈復更可招撫。此腹心之大患也。臣以爲流民與其處之江南而得所。不若處之江北得所之爲愈。今連年兵革所喪亡。饑寒所殍死。其存者蓋已無幾。臣竊見安豐之六安山聯接光舒蘄三郡境界。周廣八百里。兵法中所謂天關天牢者。此山是也。其間生生之物。及攻戰之具。無所不有。今尚有殘民萬數。皆堅耐百戰之餘。盤據於其中。臣以爲宜升六安縣爲軍。擇人爲守。倣司其內。凡光舒蘄附山之縣。皆據而屬焉。使自擇令長。仍給錢五十萬緡。米五萬石。使爲守著。舉淮北流徙之民。凡屬強壯。誰誘之入山。俾合爲耕戰。它日經理就緒。不惟可以壯淮西之勢。寨襟峽之衝。而又可以覓江南之援。皆爲數利。仍乞擇淮士二人。爲刑獄。常平使者。倣司濬和。俾任責往來。同共措置。年歲之間。必有成績。一安慶府蘄州。既經殘燬之後。見移治沙洲。徒有州郡之名。無益於事。而於流民一節。多與九江池陽兩郡。施行之間。互有牴牾。於事體不便。謂令九江守臣。就兼提督蘄州。移治兵民公事。池陽守臣兼提督安慶府。移治兵民公事。其見屯泊之沙。則令兩郡守臣。就擇通暢武臣一員。充各州鈐轄。兼主管各州移治兵民公事。應幾事權歸一。其於處從流民。關係不小。一多事之際。如湖南、福建、

江東西兩浙東西皆當團結民兵以爲緩急盜賊之備然須各路委之賢明監司庶可不擾而辦一浙東福建民船其可用者甚多當年以應官司者不過其文而已謂宜令浙西向上監司兼提舉兩路民船公事使之自擇士人措置團結以備緩急之須一浙西沿江沿海一帶亡命剽悍與敗公私之人謂宜稍破拘墟所局官司令作措置團結無疑緩急之際有調用之利無嘯聚之患專在任賢得人自然有益無損

奏論平江可以爲臨幸之備

鄉見登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全藉海門震水旱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爲之會也況諜者所報多云糧賊爲寇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踰越則去行都止隔浙、撫、衢、信而已臣以爲平江地勢寬閎物產富厚他日或可爲臨幸之備蓋南渡長橋阻於江北決汇湖之水以斷賊酋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三吳之饒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上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欲乞試入聖抱拍作區處臣年來百病纏綿心力殫竭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忱不能自已苟有所見不敢顧忌諱而不言區區無任拳拳懇切之至

內引第一劄奏論襄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嘉熙四年

臣一介庸虛仰蒙聖恩俯錫召綸旋加親擢猥奉穆清之對敢盡賈誼之悲惟容經垂聽臣聞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襄屯之時適君子所以經綸其大業也又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是蹇難之世非反身修德無以自濟也又曰困亨是困厄之中有亨通之理也厥今事勢陛下既自艱於聖心矣披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自有國朝故事當選近族賢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度非若漢唐叔末諱嫌牽制之爲也夫以仁皇春秋甫二十九眞皇即位之六年亦少陛下兩歲而長旒御頗皆若此陛下當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乎前古懿迹少連綴車之出以俟朱鄧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臣鑒下陛不能爲皇祐之司馬光亦粗爲紹興之晏殊庶博求小宗必有鼓

內引第二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臣至愚極陋仰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猥加拔擢疊組兩部兼領神皇蓋容蚤夜而思竊以爲才有短長時有艱易物有盈虛如臣之才使之撫歷百姓則粗可勉竭使之發姦摘伏則非其所能矣使之持法守奉理道則粗可服則粗可勉竭使之彈壓衆大之區則非其所能矣使之特法守奉理道則粗可旋世態間非其所能矣此所謂才有短長者也歷參時變載致京邑蕭泰之際艱於乾淳寶紹之時艱於慶元嘉泰以來其難又非昔日之比矣陛下畀時擇牧舉背八面疏通之士猶懼弗濟況臣迂愚鈍拙與物多忤者乎此所謂時有艱易者也米乃民之命脈而苦於直之沙楮乃民之血脈而苦於重之低四民之道俱窮百物之產不繼談河不可以止渴畫餅何能以充飢此所謂物有盈虛者也重惟本朝上以文明啓治功下以愷悌成習俗凡投身瀋瘠獄訟之間甲兵錢穀之內縱使學著亦貽俗吏之譏先帝朝徐諒徐郛憲號一時名流皆嘗尹正京畿先臣梁實興之爲友何以書貴之謂非秀才所當做官職臣以聖意堅決聖恩深厚未免冒瀆懿旨違先訓勉服威命惶懼就職雖欲刻苦奮勵圖報萬分終際時艱適事用吾勇焉如刀斷絲如隄截水徹去之漸去之頓去之以至於盡去之則三者之心兩晴霧散而清明見

矣何憂乎潮汐何畏乎中宰何患乎回糧困之能亨蹇之自反屯之經綸孰有妙於此乎臣前復沈前開以贊陛下之勇我太宗皇帝之孫揆二年六月甚出東非之積水日見東北夕見西北歷有歲星提閱三十日至亢乃滅其後大觀四年五月甚出自王良造父脈閒道入紫宮十帝座二十餘日面滅我仁宗皇帝之至和三年七月連雨不止水入國門游於太社破峽城垣城外塚墓皆遭漂蕩其後宣和元年六月甚水暴至造近都城漂沒人民盧舍夫去年之潮今年之彗其與坐朝何異然端拱至和不過一時之災而觀宣和之後其事有不忍道者陛下將何鑒哉臣不勝憂愛之情惟陛下裁之幸取進止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

臣仰惟皇帝陛下弧矰屢應七鬯尚虛陛下雖有志謀垂裕之永圖思欲爲社稷萬世之至計而猶豫盧徐未有發其決者非所以申固天命係屬人心也按祖宗故實甲觀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既協則歸奉宗藩真宗皇帝六年適有周王之戚館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既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奏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仁宗皇帝聖謙二十有二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亦取養于宮中其後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自有國朝故事當選近族賢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度非若漢唐叔末諱嫌牽制之爲也夫以仁皇春秋甫二十九眞皇即位之六年亦少陛下兩歲而長旒御頗皆若此陛下當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乎前古懿迹少連綴車之出以俟朱鄧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臣鑒下陛不能爲皇祐之司馬光亦粗

惜他日姑從薄罰不爲親憂臣無任隕越懇祈之至取進止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籌

臣一介迂踈猥叨親擢興神皐昕者錫對便朝悉承王音以錢楮爲第一義臣稍服訓詞不過宣布陛下德音志慮於乘而臣民儻兆皆昭知陛下憂勤懇惻之心虛然聽從錢既流通楮亦增重目前市邑粗免商條益迫氣象然臣反覆過計以爲此特制之於其末而已譬之流水曲爲隄防便不傾泄故可以成一既之功若不澄其本源俾之汪洋浩渺不幸一隙不牢隄防稍決其涸可立而待臣實未知其所終也本源者何救楮而已朝廷西顧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便可以損三分之二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籌事以朝廷和糴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閭閻日糴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爲緡絲三四十千而國不窮民不困天下不危亂者也臣以爲天下大變大故猶有自定之理若財殫衆竭不起而圖之則決無天雨財鬼輸粟之事書曰非爲胡厥厥今郡勞本末盡至於不可爲而君臣上下假欲以不爲儻俾緘默之名安平之福臣不知其果何說也況朝廷蓄藏之儲已浚浚乎里巷富翁之不若更三四月邊鄙一警周章四顧不審執事者將何以爲陛下計乎臣憂心如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速圖之宗社幸甚取進止

奏爲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臣聞天運有吉凶之相推世道有升降之相易當其合雖聖君不能違值其阨雖治世不能免亦在於小心兢業而已矣臣竊觀比歲有火有潦有風有潮然而未有彗也未有旱也乃今踵見於一年之間淫淫于數月之久衆目恐怖血竊讖議四郊楊篤而坐定田野樵而莫耕河港斷絕面弗濟不惟南畝之人舍無望期抑使太倉之輸邈有潛積是自比歲以來極眷微之備蓋沴氣之多未有今歲者也臣俯察物宜仰稽造化竊以爲有氣數焉非人之所能逃也有人事焉非天之所能預也臣於是求之國史蓋國朝自熙寧庚戌至于咸平之二年三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爲淳熙之五年六年自是而爲宣和之二年三年自是而爲淳熙之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天變不有天變必有盜賊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陽九百六之會與是故天狗墮於西南彗出於是宿日食地震淫雨大水禁衛爲盜民多流亡寇軸之庚子辛丑然也太陰熒惑顛失其度旱暵相襲災沴南則曰旱勢宋已厥德則曰旱異當殿□□以十餘日越之潦至八萬畝淳熙之庚子辛丑然也而其甚者咸平則王均僭蜀宣和則方臘盜浙計庚子辛丑之間二方之民死于盜死于兵者各以數十萬計夫以衰煽之悲儉仁宗之寬仁孝宗之憂勤雖不幸而當此氣數之變亦幸而當此聖明之世是以因災而儆儆隨事而改改羣臣盡言大臣盡心州縣盡力此其所以終保有咸平嘉祐淳熙之盛時而不至爲宣和之庚子辛丑也宣和惟其不然也故禍作而政愈弛變形而人愈繆凡自古所謂興亂同事者不極不止而氣數盡矣向非高宗以一旅興于大江之南則九廟之祀未知所屬也今陛下又不幸而逢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祐而榮以淳熙陛下有淳熙之憂而治不如大臣有淳熙之枋任而協

同不如州縣亦淳熙之天下而事力不如至於財殫粟匱錢弊楮窮爲亡人心動搖國勢兀隉此又淳熙之所盡無而今日之所備有也若上下勤恤若臣克艱汲汲皇皇常若亂亡之迫其後萬一國尚可爲民尚可保不然天與人莫之通人與政莫之省帝怒叵測世數難回臣恐均職之奸將有伏於草莽飢寒窶者同時而出其或蹇厥有一隙之虛施黠有一罅之漏江沱有一縫之缺饑饉爲流民之導流民爲賊寇之媒不知浮脆之口粱肉之京師將何以餬之乎臣聞未病而服藥者上也當病而服藥者次也今不得而服未病之藥矣臣請勉其次者臣初聞醫國之方於經傳最速於見效者其端有三一曰修身二曰用賢三曰畏天服此藥者必各有戒修身之戒在慾用賢之戒在蔽畏天之戒在歉持此戒者亦各有法欲節慾莫如剛欲遠蔽莫如明欲去歉莫如敬陛下非不服此藥也亦猶由此法以防其決歉嗣同行安危共轍宣和淳熙相去一間女其蒙袒非有異人禹戒舜曰無若丹朱且戒成曰無若商受舜與成不爲忤禹與旦不爲訐蓋君子之立本皆出於天地之大義期於以一念之真切相成以萬世之衆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福利一於道而已矣臣誠不忍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而浸浸於不可爲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家之事難言是用閔避忌諱俯伏陳露庶幾少啓陛下豁然傷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然後申救二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旋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爲必至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爲脫一生於萬死之計雖幾猶可及止也咸平嘉祐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丑可復蹈乎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試

臣頃在仲春恭覩明詔嘉慶歷元祐之詞章樂乾道淳熙之儀制思得賢能之士上追盛時有臼攸介攸止然我聖主有詔之事也大哉王言所望於興賢興能者厚矣竊意所以藝衆俊迺旬日以來所聞特異卿大夫士咸謂新令具嚴雖親子孫親弟姪令牒國子監試者於保官二員外更州局長保明以此各懷疑忌重裘料理將遂遺其骨肉之親歸就聖選至如四方士子或爲監司守倅之客及親者則謂覆法牒試既不可復今又罷寓試而行附試取人至狹皆欲棄科舉而不應詔臣竊惑焉何前日詔旨之廣而今日法令之密豈陽欲求之而陰實沮之也臣竊惟國家之事惟當以祖宗成法爲重法苟未爲極弊不必自取多事可也況取士之要不過在於得人得人之方不專在於用法今也舍先朝之寬博用新令之褊狹所以待士者其意已薄則慶歷元祐乾道淳熙之盛美尚可得而望哉臣竊觀紹興十三年指揮文武職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內并異居大功以上親嫌務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本宗同居小功以上親并許牒赴國子監取應乾道淳熙以來並遵此令嘉定十二年雖曾親立武臣只牒武舉之制至陛下即位悉仍紹興乾道淳熙之舊法簡寬寬恩魚飛躍森何今日乃東縛而暨狹之也臣又觀乾道重修貢舉令諸在京職事官文臣監察御史以上者並牒門客一人赴本路運司收試至於監司之客與親嫌牒本路皆由幼嫌所嘗

避互初非優異故袟名色自嬪平增貫額面監司守倅門客之試能夫意其非客非親之冒牒而併屬其實親實客之當牒亦豈良法爰至今日既不盡復又不盡罷亦徒爲多事而已臣典司浩穰豈皇他卹然公庭忝法從職與經筵於朝廷之事皆所當言用敢列紹興以來之明令述祖慶初元之嘉心仰望陛下斬頒睿旨悉還舊法內而監牒凡屬同居異居小功大功以上親者只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外而漕牒凡屬門客姑姨之親者亦如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庶以待卿大夫而不必逆其詐覓以待天下士而不必多其防庶幾聖度開廣同符祖宗與近者資與之詔旨始不相違用此取士所得必多其有不願辭議或爲僞冒事覺之後並以條制坐之在上得體在下無辭是亦祖宗用法之意貼黃臣竊見嘉熙元年大臣奏請創行寄試凡卿監郎官監司侍之門客及姑姨之親同宗之子弟與游士之不便於歸鄉就試者滋冒試于轉運司以四十人爲額雖其中式有實係門客姑姨之親者不能無嫌猶不失寬大之意祇緣得解待補以致次年分路補試耳目不及所取滋繁維遂爲論者所疵竊能令舉寄試以臣鄰見陛下如采用臣言盡復紹興乾道淳熙之令且照嘉熙元年新令放行寄試卻仍舊法復取待補亦自甚便但於內有府學諸生月書分數類申國子監者三年在學實爲幸勤合與比附大學教養之數另項考校少增其額以示優異庶於不均齊之中乃有至均齊之義伏乞睿照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臣竊見京都前日之盛有三其最見錢之濫臣雖防之使不泄鑄之使不減然實仰託陛下威靈幸良總命姦豪屏迹錢陌頓還於舊觀市井不至於煩擾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一也其次潮汛之衝臣雖增岸閘高補隄圯塘添築子埂旁護新塘然實仰託陛下威靈海門之淤既快江湖之沙浸生舟行西興潮復故道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二也其次風燭之虞臣雖立爲規模粗可防禦然實仰託陛下威靈焚惑順軌祝融避舍當此連月之亢旱曾無數寸之燎延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三也乃若深慮保抱之情不敢少負窮收之責馳閱市饑征以通商賈之路勸殘零苗稅以惠田里之氓沿門借本以甦經紀之細民創庫損息以便典質之下戶散之槥櫝以瘞其死亡強者免擾奪於衙蠹弱者少枕藉於溝壑以稽山之會府臣是時即欲掛冠以謝責議又恐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明三山易地之命方敢遄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祿謝事之請蓋自始至今未嘗敢以私情千求陛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綱此不惟立身行己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體誼當相與保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全證者不過以臣昨者備員尹正實以勉奉聖意非出臣之本心而陛下實有此除出股親擢卿不須過謙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帝明王之運動天下御馭人才惟其至公而已矣以爲可用而用之物論以爲可棄而棄之此其所以爲至公也陛下雖加之黍曲全證然臣恐重拂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薄蓊屋冰之懼臣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欲望聖慈以斷恩義特賜夫決容臣掛神武之冠以自循省庶幾少救東隅之失尚及爲聖世之全人是乃陛下所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蓋大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即所以畏陛下臣請祠竭盡惟陛下監察并乞睿照

中行省一時大老皆提耳而命臣曰士之爲士當明君子小人之朋若得罪於君子則終身不可立于天地間矣臣泣而識之不敢忘今夫近日之攻臣者皆君子之巨擘也夫既得罪于君子之巨擘則必其積尤極惡有不可逃於君子者矣豈惟終身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他日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再三思之惟有納祿公朝歸伏先臣之墳墓庶幾稽首退之一節少洗平生之玷以不終得罪於君子而他日尚有顏面可見先臣於地下也兼臣身病日增無復生全之望親年益邁當爲終老之期雖貪戀於明時實憂於迫於私計是用不避三渡之誅哀籲君父其望聖慈察其戀主之心雖切而守身之義尤急報國之忠雖竪而孺親之憂尤大特敷睿旨容臣守本官職致仕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辭之至仰乞睿照貼黃臣竊惟近年以來國家可謂多事然而元氣尚充外邪不得而干犯者特在於朝廷能重臺諫給舍之職舉則紀綱立則元氣充元氣充則外邪不能入此端平更化而後陛下躬攬大權之明效大驗也臣一介孤拙昨臺諫勁之而朝廷曲爲之全護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一矣今中舍缺之而朝廷又曲爲之全護則是以區區螻蟻之身而至于重屈朝廷之紀綱竊恐通國之人凡知臺諫給舍之椎當尊凡知朝廷之紀綱當立皆以臣爲口實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通國之人以爲口實則是朝廷所以全護之者恐適所以益其疾而重其咎臣實隕穫愛憚不知其死所也兼臣猶憶去歲八月二十有一日臣輪當進講之除入劄子丐罷陛下宣諭以爲徐葵、彭方、適有疏論卿臣遂奏云臣罪過山積招致人言上累陛下知人之明乞卽行斥逐陛下復宣諭云卿豈可便去已諭葵、方令卿免兼臨安府二臣已無他說卿可安心臣又奏云此雖出於陛下保全之恩然臣於進退之誼只當便去臣只今出關謹下殿辭謝臣繼卽出錢塘門以待威命本擬是日過富前過御綠臨安驛事又非他官之比未免小駐嘗押財賦文字牒往以次官交管次日忽蒙陛下特遣天使宣押臣赴部供職臣以君上之命不敢固拒於是暫入國門盤旋匝監以示眷戀闕庭之意旋上奏疏乞行臺諫之言以正朝廷之體統而臣繼出北郭矣復蒙陛下昇以雄閫之隆名藩以稽山之會府臣是時卽欲掛冠以謝詰議又恐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明三山易地之命方敢遄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祿謝事之請蓋自始至今未嘗敢以私情千求陛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綱此不惟立身行己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體誼當相與保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全證者不過以臣昨者備員尹正實以勉奉聖意非出臣之本心而陛下實有此除出股親擢卿不須過謙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帝明王之運動天下御馭人才惟其至公而已矣以爲可用而用之物論以爲可棄而棄之此其所以爲至公也陛下雖加之黍曲全證然臣恐重拂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薄蓊屋冰之懼臣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欲望聖慈以斷恩義特賜夫決容臣掛神武之冠以自循省庶幾少救東隅之失尚及爲聖世之全人是乃陛下所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蓋大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即所以畏陛下臣請祠竭盡惟陛下監察并乞睿照

奏乞守本官致仕再辭元旱

臣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命允之旨忽傳西掖見上殿章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矜念弊廬之衰欲全誼於施行之間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至愚極陋戴戴念先臣某在乾淳間親接諸儒之派所師者文公朱氏所友者彭龜年樓鑰黃度楊方楊簡袁燮柴

泰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淳祐六年

臣聖恩除生久盤山林榮望已絕適者陛下孟冬之吉昌謁原廟夕瀕寢奎在列諸賢以次登進而臣亦猥與黃紙除書之目上恩深厚勉當賜廷適以仲冬對敭便殿維是月也於辰爲子於卦爲復蓋聖人所以著三才參合之妙而開萬化新美之機臣方學易用敢推詳其旨以爲入告之義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之所賦者性也性之所具者善也夫苟率性而行正亦何暇於復推其有形體而氣稟梏之有氣稟而嗜欲乘之有嗜欲而境物誘之不能命五官而命於五官不能率七情而率於七情於是始有惡焉與善相對立惡寖滋而寖長則善寖蝕而寖微然惡雖滋而本無善雖蝕而本有一息之覺天理畢呈寸隙之光人僞俱喪譬之重陰固涸而一陽萌焉貞鍾勁覆灰飛而氣應非泉溫蠔挺出而物庶生生滅續化化不窮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以動而復者也若動而遽止非復也周文之繇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此言天地之復必至於二陽三陽之朋來而爲泰四陽五陽六陽之朋來而爲乾然復爲復之全功人之心以知而復者也若知而屢遷非復也孔子之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言人之復必如顏氏子之過而必改改而不貳然後爲復之全德以復之全德而配復之全功其斯爲聖學之功用歟自昔時君世主罔有作冥頑悖逆而不復終其身亂亡相尋者不足言亦有乍明乍晦復而不終以一人之身而自爲始亂者不必言其著於復者臣於商周得二君焉成湯宣王是已成湯自制心檢身之復以達于顯忠誠諫官德賞功而極其効爲東征西夷綏南征北狄懲前以大事小之恥復矣宣王自側身修行之復以推于受錢納誨任賢使能而極其効爲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則以雪狄侵中國之恥復矣惟其復於義理而不淪所以復於事業而不爽詩書所載粲然光明悲惟陛下紬繹就將日與義文周孔神游於千載之上特不知陛下亦嘗體認於復之義否乎夫初之不遠復觀省之功也五之敦復持循之力也觀省之功知及之者也持循之力仁守之者也且夫甲午改紀陛下之一復也然制於身心而達於天下國家其本宋猶是也是陛下之復未固也甲辰改紀陛下之再復也至是陛下春秋盛矣孔子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不動心今參五十而心化邊徼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四十五十之間聖賢必爲成德之候然則陛下今日之復其可以不固乎疑然其正渙然其明爲陛下心之復得毋有欲以使僻側媚慈害之復者乎國必有副憂惟其親爲難下家之復得毋有欲以邊延猶豫潛吾之復者乎於是而之於國之於天下若子復於迪矣凡以見陛下銳精經術蓋嘗表章宋儒之四書四書大學其首也近時算德秀復著衍義一編久登乙覽大學之道明若觀火矣臣竊以爲治國平天下乃大學之極功一章之中反復數百言大抵不過賢才貨財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不見用則天下不平貨財不偏聚則天下平貨財偏聚則天下不平古今治亂安危之源不出此矣等而上之爲脩身齊家爲正心誠意爲格物致知本末先後具有差級蓋般阜如之何裁制均節以臻其復歟境土之未復於規恢如之何經營布置以底其復歟由一念之復而正心誠意而至治國平天下闕聖之事終條理者也由格物而致知闕智之事始條理者也何謂格推求證於應事之復因應事之復而求端於一念之復內與外互相行與知並運如是而陛下不爲堯舜之君者天下不被堯舜之澤臣未之前聞也不然復於暫而未必能復于久復於名而未必盡復於實若以已

復爲足而不以行健先其臣臣亦以已復爲足而不以健順承其君剛來而有往之機道升而有降之漸危心易放正氣難持既無以保復而益進於六陽安知不反復而驟決於一陰乎不可留者光陰不可料者世變然而天下之事豈堪頻復哉臣不勝惓惓孤忠取進止

泰論君子小人進退

臣前既推明復之義以條列復之事矣竊以爲事之最切於今日者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真知之知不真則行不力故君子當屈小人當伸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請得以究極其說且有處之盛際皇襲稷契之所爲非其工雖兜也有周之盛際周召畢之所爲非飛廉惡來也終始一威公管仲輔之則治易牙輔之則亂終始一明皇也姚崇宋璟功

（原缺七行又第八行首缺六字）不惟德禮教化日就頹闕凡天下之事物莫不壅底扞格無一就吾之條理臣竊陛下必有不快於心者矣推原其故夫亦玩於時而積至於時之難邪惟其難也則尤不可以易視之惟其不敢易也而後其難者可圖國朝自開基至於盛盛積德百年矣仁宗皇帝寮天下之勢漸趨於弱欲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仲淹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論建雖廣異議乘之終於不獲展盡神宗皇帝建事仁祖習聞祖道而又負智勇不世出之資粵從髫齔亦欲挈天下之弱勢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安石亦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學術一差幾誤天下至今以爲口實仲淹壞於人而安石自壞之此尚論國朝之治體者所痛惜也夫以二祖之聖明且當天下無虞之際猶不足以遂其大可爲之志況陛下處時之難乎故臣以爲不可易視之也一國猶一身也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疾病然今日之病不但倉公扁鵲望而旅庶醫亦望而旅矣烏喙狼毒病未必可伐而先以戕生臣知其決不可也借參苓芝朮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實而猶疾病之白爲進退臣知其亦不可也惟有酌溫涼之劑適宜補之宜圖其大而略其小急其事而緩其功精神與榮衛並充腹心與肢體不悖則疾其庶幾乎此臣所以謂不可易視之也臣願陛下簡任元老以爲師傅博採衆益以爲醫工使臣罄得以效邊劻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臣之幸也臣無任感恩激烈惟陛下裁敕收進止貼黃臣竊見陛下銳精經術蓋嘗表章宋儒之四書四書大學其首也近時算德秀復著衍義一編久登乙覽大學之道明若觀火矣臣竊以爲治國平天下乃大學之極功一章之中反復數百言大抵不過賢才貨財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不見用則天下不平貨財不偏聚則天下平貨財偏聚則天下不平古今治亂安危之源不出此矣等而上之爲脩身齊家爲正心誠意爲格物致知本末先後具有差級蓋由正心誠意而至治國平天下闕聖之事終條理者也由格物而致知闕智之事始條理者也何謂格推而極之之義如語所謂舉以致其道是也物物皆當格而天地人物爲物之大天地人物之理無事而終窮而天地人物之跡有時而變化窮其理以玩其跡是

爲格物之大格來格去忽有覺焉是爲大知而非小知是爲自致之知而非強致之知致則至矣至則寤天下之外境萬種萬類皆不能動之則意自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安行而順導之者也臣頃年被侍清光共聞聖訓請向來皆曰用兩時靜坐夫靜坐者格物致治之階梯也故臣願陛下益守此靜以造於純粹之地純粹生高明高明生廣大道且在我矣而況事爲之末哉尙何憂時之難爲治之難濟哉臣不任願陛下爲堯舜之君取進止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臣聞古語有云大禍不再大憂不再此天道也又云福生於憂生於忽此人道也晉司馬氏宅都於洛劉石如虺懷愍劫遷元帝遂中興於江左其後苻堅乘方張之勢擁百萬之衆直欲平吞晉室小據淮淝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辛亥臣待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之等奏事恭奉玉音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矣外論不察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少遲者蓋以其年尙稚來能便入禁中況資善已建更復何疑恐緒紳間未盡知此意卿等可以此說諭之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貼黃照對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兩登政地迄于辛亥之冬其間玉音屢於國本之重者已備錄在前繼而明盧次輔疏及甚年雖已領聖意必不出資赫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孚號正名然爲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不論蕭秦來忽生異論近又見有輸對者復雁其說而陰煽之臣竊以爲陛下神謨睿烈爲社稷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皆非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不論縉紳韋布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延頸而企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愜人爰立乃鑿空造隙自爲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謂也臣皆忝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可以不明言伏乞睿照

奏行閩變義船之策以備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成疏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圖結溫台民船爲十番歲發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其始圖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水之飄沒者有陷於盜賊之刼擄者有家道貧乏無力修葺而朽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逼令出備不至於破家絕產流離死亡不已其強悍者則未免轉徙而爲盜賊迨至每歲發船則縣道召人糾舉白船以補欠闕之數又乘此以爲騷擾乞取之計凡邑之有舟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不敢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迨溪裕之欲既厭然後蛤以敝舊之舟疎賂之佰具屠翁之稍火文具塞責而已閭閻沿江淮制司發上項舟船裁出戍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糧餉以贍邊壤死爲客鬼於是變元溫台三郡邊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不得安於漁以起發陡船爲一大窘生者怨氣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實傷之始至即行博詢可行可久之策於知識之士有台州酒貝進士周夔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廣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隻以應每歲當發之額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糾率之數且不特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必堅牢楨具必盤齊人丁必強壯而變又皆以身任責以家助公隼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擾如溫如慶元皆以是爲準去秋調發已見實効遂使沿海方二三千里有舟之民得以安

銭鎛常有滿盈之慮猶未能許二則某年方八歲欲食起居皆王夫人親白看視若正名須便入宮萬一起居欲食之間有失照管處其間有多少事所以少遲歲月臣與王伯大仰覩聖意之堅決聖慮之深遠惟切贊襄玉音又云欲以此事排憂寢年來國事多艱侵勢益盛飲食亦自減少向來每日遣子午時常宴坐移拜收拾身心近亦未免作輟臣與王伯大奏陛下處崇高富貴之中而能凝神習定如此萬務無擾於此可卜臣不勝嘆仰一歲在庚戌臣待罪政府恭承陛下宣諭鄭清之等欲爲皇子改賜嘉名一日玉音云朕欲於大字下尋一字臣奏此乃老子道德經四大之義蒙陛下首肯臣有以仰見陛下期爲皇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辛亥臣待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之等奏事恭奉玉音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矣外論不察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少遲者蓋以其年尙稚來能便入禁中況資善已建更復何疑恐緒紳間未盡知此意卿等可以此說諭之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貼黃照對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兩登政地迄于辛亥之冬其間玉音屢於國本之重者已備錄在前繼而明盧次輔疏及甚年雖已領聖意必不出資赫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孚號正名然爲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不論蕭秦來忽生異論近又見有輸對者復雁其說而陰煽之臣竊以爲陛下神謨睿烈爲社稷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皆非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不論縉紳韋布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延頸而企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愜人爰立乃鑿空造隙自爲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謂也臣皆忝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可以不明言伏乞睿照

奏行閩變義船之策以備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成疏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圖結溫台民船爲十番歲發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其始圖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水之飄沒者有陷於盜賊之刼擄者有家道貧乏無力修葺而朽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逼令出備不至於破家絕產流離死亡不已其強悍者則未免轉徙而爲盜賊迨至每歲發船則縣道召人糾舉白船以補欠闕之數又乘此以爲騷擾乞取之計凡邑之有舟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不敢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迨溪裕之欲既厭然後蛤以敝舊之舟疎賂之佰具屠翁之稍火文具塞責而已閭閻沿江淮制司發上項舟船裁出戍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糧餉以贍邊壤死爲客鬼於是變元溫台三郡邊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不得安於漁以起發陡船爲一大窘生者怨氣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實傷之始至即行博詢可行可久之策於知識之士有台州酒貝進士周夔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廣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隻以應每歲當發之額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糾率之數且不特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必堅牢楨具必盤齊人丁必強壯而變又皆以身任責以家助公隼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擾如溫如慶元皆以是爲準去秋調發已見實効遂使沿海方二三千里有舟之民得以安

生業無所資賴。其於通清海道。消弭寇賊。此實爲一義。臣竊照得周嬰諫財好義識變知機。以孝悌稱於閭門。以信行聞於里黨。故能移忠於國家。比其鄰失伍犯上之徒。久稽郭憲。委嬰逮捕。不動聲色。剋期集事。亦可謂之才矣。嬰自請寓試文解。已該四舉。使其不第。以恩得官。亦不失一初品。今來本司歷試繁難。備著勞績。若蒙朝廷特加旌異。緩急用之。必有卓然可觀者。欲乞聖慈補授周嬰文資初階。或與上州文學。實爲赴功趨事者之勸。

奏。

臣竊論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爲今日急務。實意外關防以副聖意。臣有以仰見陛下慮周四海之間。必須強兵猛將。始可禦敵。故曰專閫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桅。便爲風水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迅水疾。飄泊東西。無繇會戰。縱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人。堅牢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況鯨波萬里。又有不測之風濤乎。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一也。今萬曆肇臣屬於疆。然每有疑畏疑賊之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爲疆向導。縱使有寇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並國雖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鍼。只可在其國近境往來四貿。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舜在海州。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不產松杉。其船不過用楊柳木打造。江且難涉。況於航海。所以二十年來。宋嘗不傳李松舜在海州造船。厚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況吾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青辛已逆亮犯順。固嘗航海。爲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海州之唐島登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腹盡言。冒瀆聖聽。即當萬死。伏乞容照貼黃。臣既以海道事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臣不敢隱。此間船船常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彼國。必乙番三隻回歸。內丁亦如之。今歲元人見有在彼國仕官者。卻緣此等船隻。皆爲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一隻。可以載二三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并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劫奪。以渡鯨賊。則亦意外之過慮也。故臣以爲若朝廷以船務撥隸沿海制司。卻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資令制司抱解海錢。則於國課無虧。而發船牢籠。屬之制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關事體頗爲不細。況緩急之際。亦可團結大舟。爲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爲計。又在不言之表。象亦可以因發船舟令曉諭之人。僞爲商旅。至彼國審探鯨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爲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鯨鯢本來一

制爲不同。守兩淮荊蜀。全以人。守江海。則半以天。半以人。何以言之。兩淮荊蜀戰在平陸之地。守在城池之間。必須強兵猛將。始可禦敵。故曰專閫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桅。便爲風水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迅水疾。飄泊東西。無繇會戰。縱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人。堅牢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況鯨波萬里。又有不測之風濤乎。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一也。今萬曆肇臣屬於疆。然每有疑畏疑賊之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爲疆向導。縱使有寇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並國雖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鍼。只可在其國近境往來四貿。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舜在海州。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不產松杉。其船不過用楊柳木打造。江且難涉。況於航海。所以二十年來。宋嘗不傳李松舜在海州造船。厚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況吾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青辛已逆亮犯順。固嘗航海。爲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海州之唐島登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腹盡言。冒瀆聖聽。即當萬死。伏乞容照貼黃。臣既以海道事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臣不敢隱。此間船船常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彼國。必乙番三隻回歸。內丁亦如之。今歲元人見有在彼國仕官者。卻緣此等船隻。皆爲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一隻。可以載二三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并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劫奪。以渡鯨賊。則亦意外之過慮也。故臣以爲若朝廷以船務撥隸沿海制司。卻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資令制司抱解海錢。則於國課無虧。而發船牢籠。屬之制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關事體頗爲不細。況緩急之際。亦可團結大舟。爲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爲計。又在不言之表。象亦可以因發船舟令曉諭之人。僞爲商旅。至彼國審探鯨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爲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鯨鯢本來一

奏。

臣竊照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爲今日急務。實意外關防以副聖意。臣有以仰見陛下慮周四海之間。必須強兵猛將。始可禦敵。故曰專閫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桅。便爲風水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迅水疾。飄泊東西。無繇會戰。縱合伴并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人。堅牢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況鯨波萬里。又有不測之風濤乎。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一也。今萬曆肇臣屬於疆。然每有疑畏疑賊之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爲疆向導。縱使有寇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並國雖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鍼。只可在其國近境往來四貿。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舜在海州。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不產松杉。其船不過用楊柳木打造。江且難涉。況於航海。所以二十年來。宋嘗不傳李松舜在海州造船。厚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況吾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青辛已逆亮犯順。固嘗航海。爲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海州之唐島登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腹盡言。冒瀆聖聽。即當萬死。伏乞容照貼黃。臣既以海道事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臣不敢隱。此間船船常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彼國。必乙番三隻回歸。內丁亦如之。今歲元人見有在彼國仕官者。卻緣此等船隻。皆爲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一隻。可以載二三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并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劫奪。以渡鯨賊。則亦意外之過慮也。故臣以爲若朝廷以船務撥隸沿海制司。卻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資令制司抱解海錢。則於國課無虧。而發船牢籠。屬之制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關事體頗爲不細。況緩急之際。亦可團結大舟。爲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爲計。又在不言之表。象亦可以因發船舟令曉諭之人。僞爲商旅。至彼國審探鯨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爲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鯨鯢本來一

議處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臣蒙被宸命。代質福閩。責以肅清海道之寄。臣竊謂清海道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莫先於通生理。照得本府管下鮭埼鎮倚山瀕海。居民環鎮者數千家。無田可耕。居廬者則悉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蹈罾網罟生齒頗多。姻火相望。而並海數百里之人。凡有負販者皆趨焉。官司不設稅場。正欲留此利源。養贍不耕不蠶之民。使之衣食稍給。則非心妄念不作。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設園場。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免淪而爲盜。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園局聽令民間自養生業。小民方有生意。但一方茲猶之徒。垂涎未已。誠恐妄行投獻。府第借聲勢以殘民。創砂岸以壟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委屬利害所合奏。奏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劄下本府。永行禁斷。刊之于石。以垂不朽。實爲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貼黃臣又稱見鮭（以下原缺）

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貨周密宜詔四事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糴以至澉浦分爲二屯以防裏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溫台明係籍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設不爲不詳然尙有未盡之蘊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淮東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贛口楊家寨鹽城此裏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洋緣贛口之東北、黃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徘徊頭、金小嵅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屬淮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須經由新海界分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今來戍海諸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睽隔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狥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結伴無計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爲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溫福建境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爲可念臣兩歲之間一再見之逆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後人則俟同綠船隻之回載與同歸蠻人則俟此間商人入廣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爲定例遇有倭商不遵風水之人從舶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其後人則俟同綠船隻之回載與同歸仰各州支給錢米發至本司仍從舶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爲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爲闕典臣嘗備數□輔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明旨近因省併郡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其爲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闕但止就本府白來有管渴湖米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聖慈降付尙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實爲千里無窮之幸伏候敕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爲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將府始行下調遣

於新海縱不攻擊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閫所當參究薛瓊之言爲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舊海放舟由東陬山之外望東行便相轉而南則可直達昌國縣之石洞關畧然後經岑海借山三姑之境以至定海又稍轉而西則可至金山澉浦此其勢若易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然使東陬山有可守之城堅可恃之重兵則賊亦有後顧之慮亦決來敢冒然夢進若曰自登萊放舟徑至大七蛇山以至澉浦則此路雖商人舊所不諳況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興女真結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婁盖女真海自遼東海道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覓可至此間則政和結約必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矣後中原爲游所有朝廷嘗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至女真之庭麗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隔特不可不多爲之備聞沿海制司去歲新創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爲兩寨與金山相爲唇齒已京師一重後戶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七山蛇山等處以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劉子事理施行庶幾海道益爲周密伏乞裁照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睽隔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狥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結伴無計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爲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溫福建境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爲可念臣兩歲之間一再見之逆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後人則俟同綠船隻之回載與同歸蠻人則俟此間商人入廣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爲定例遇有倭商不遵風水之人從舶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仰各州支給錢米發至本司仍從舶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爲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爲闕典臣嘗備數□輔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明旨近因省併郡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其爲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闕但止就本府白來有管渴湖米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聖慈降付尙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實爲千里無窮之幸伏候敕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爲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將府始行下調遣

漕赴上流者便適統制林暐係督府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調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調自是遂以爲
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奉備邊利害申省本司申朝廷從申免行出戍當年途捕到船牟
大艦海寇數百人趕逐倭船出境擒獲鎖鑽二萬餘貫實得金軍在寨之力寶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
體料降官錢令本軍造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往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并往
海州除民船梢工稍首共計三十人外又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人總放上項船隻是爲兩戍通差
官兵八百七十人或遊隆或航海前往抵替方得滿項戍軍回司
是二歲之間當是一千七百四十人往來道塗無休息之日又寶祐元年八月準密劄差官兵三百五十
人同民兵一百五十人總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揚
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趁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折不計日
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徒擾國家門戶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爲無謂總三項而計之是
定海之軍歲減二千九十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係慶元府通判廳經總制司管
認券錢二千人係慶元府管給券錢而來則盡係慶元府給餉近來緣郡計凋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
失陷闕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
而已而二千九十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又皆選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千四百餘人之常卒而已修備戎
器打造戰船收買軍需防守寨柵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僅二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往以
州兵之闕移屯于鄰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爾若海
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瀕海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纔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邏以舟師把守諸處
隘口以舟師又欲當整備三五百人以爲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無一卒可調矣使幸而出一塵之
警倘可乘桴駕漏以過時日每一長慮卻顧實爲之寒心況許浦水軍屯管一萬二千人其任責止於揚
子江口北極如通泰如料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屯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
許浦以都統之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軍下壘情悰不能自達前後制臣又無有爲之申陳者所
以陵夷至此極也某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錢幷七事件軍裝一面招補額然非倉卒之所能
辦欲望朝廷將近年創例出戍淮海兩項戍兵免行調發應幾本軍兵力稍全可以遵照朝廷指揮措置
關防不至疎虞又其最可念者海濱之人與北方風土不宜至則疾病交作寶祐三年分徐獻所部四百
人亡故一百一十六人鍾晟所部四百七十人亡故一百一十人加以數年捐壞鄉之鬼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內已
用過錢一十三萬八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軍亦將赤立不復可支吾矣臣竊惟兩淮知院知府威聲
震於沙漠勳烈炳于丹青黃頭郎如林下瀨船如雲決不欠此千百人之弱卒十數隻之民艘若以此一
千二百二十人之生券自每歲爲新會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爲米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戍回戍行
府犒賜優厚其爲錢約新會一萬貫是統爲新會六萬八千六十二貫

文矣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一千二百二十人並作上等効用歲不過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十八
貫六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決不較此瑣瑣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實其於內
外邊防均爲宰甚一防江海之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以人力防江海之險專以人謀蓋
賊雖有千船萬艦才一開岸即爲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隊合伴幷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
堅好之舟三十隻屯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即殺一舟自可使之無復遺類此機六箭三略之所不
載而前史往牒之所未詳也臣竊惟自中興南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創澉浦水軍於嘉
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無非爲京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揚子江面盜司去京師爲遠惟澉
浦去京師爲近而不知澉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扼于舟楫所必經往稍泊之地臣二紀之前假守嘉
興適逢金有窺海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又爲澉浦之外拓至今人以爲宜今定海
水軍雖得控扼之地然於防禦倭麗則有餘而于遮護京師則不足若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自膠
西放洋邊淮東料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濶之淵而有
餘而於遮護京師則不足臣今體訪定海之寨有地名曰向面至錢塘江只一溯汎乃應于舟楫所必經
從上潭之處與嘉興之金山無以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有地可以建築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闕額水
軍五百人人人必皆選士就彼屯駐設有緩急則增兵占守可以萬舉萬全而京師有金湯之固矣昔高
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盜者皆欲於向頭泊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蓋是時盜藂海濱
向與本朝相關而高麗亦孱麼未絕故或者猶有不肯獻妥江浙之意而與求之論所以欲向外下江方
今時異勢殊臣所以舉此一節者欲以證向頭泊屯先朝諸臣固嘗言之非臣之苟言也一旦慶元府諸邑
惟昌國象山定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慧少亡命以漁鹽爲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
非官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爲稱首凡販海者
以百人爲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此可見此郡沿海之民最悍而最
可用臣頃奏即興復砂岸以六家上戶之世業復歸而還之量令照右例輸納官租正欲爲團結之地今
官司歲收不過十七界十四五萬貫文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卻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
共團結彀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略如往年兩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
伍遇秋時漁田之業隙則以千人合教于郡三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三千人可
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則姓名皆在官司爲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
利大家上戶既永免砂岸納錢其利無窮且永無寇攘如近時三山小棚焚掠之獘特不過一番盜辦軍
裝器械之費官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者也一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
結湿台慶元三郡民船數千隻分爲十番歲起船三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及分撥前去淮東鎮江戍守
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慢則民猶未爲大害柰
何所在邑宰非貪即昏受成吏手各縣有所謂海船案者恣行貿弄其家地富厚眞有巨艘者非以賂囑

省吏隱免。則假借形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貨妻鬻子。以應官司之命。甚則捐棄鄉井而逃。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爲海寇。每歲遇夏初。則海船紮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於雞犬。環三郡二三千里之海隅。民不聊命。日不聊生。待至起到升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丈尺。梢具則疎略。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具文塞責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其天險之防。以人心爲本。先使百姓憔悴。根本動搖。脫有緩急。何恃而亡恐。臣已結爲義船法。謂如一都每歲合發三舟。而海濱船六隻。船身必堅耐。梢具必齊整。稍火必強壯。歲歲發三舟。而以三舟在家營生。一歲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梢具招稍火之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歲歲遇當把隘之日。則如期駕發。以至軍港。聽候調遣。於是有船者無倖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永絕姦胥猾吏。賣弄乞覓之苦。永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產之憂。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從。事將就緒。實爲海道無窮之利也。一此邦縣。通計三十太學口糧。其縣吏毛益即收覆知錢人交納。如到冬節。它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即無減放。設若貨客欲退官放。便被起雜。所以並不敢執退官放所貨證。並是的實。又據李奎供。本縣因開胡三十太學口狀。其縣吏毛益即收覆知府回後只來你身主討米。臣竊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山豈非王土乎。爲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籍紳。非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貨。大家上戶。視之如無。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不知有君上。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爲言。其旨深矣。臣欲望聖慈特發宸斷。將宣教郎知象山縣孫逢辰。及與鄰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縣寄居房貨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行一二。庶足爲慢上慝下者之戒。其於教化。不爲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糴軍食之闕

（原缺四十四字）然亦且及非面已爾。今者抑遏帝力。稼事大登。上賴皇威。海氛浸息。而臣年內年其將幕。行昧昧面來休。疾病縈身。憂畏銷骨。爰諮牧圉之仁。悉望皇帝陛下垂念蓋帷。許還印綬。六十三而休。尚儻追范鎮之謚。生老死於太平。庶遂鄧雍之願。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照對。臣荼以菩輔典藩。素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故臣自去秋領郡。即將寶船先年秋料二年夏料。共催繳又將二年秋料三年折帛錢滿開。近又以門堂在近。須將三年應干官賦。並行除放。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七貫六十文。又累政以來。多將公吏寄庫拍戶。百姓逋負攤糴。各催之錢。理爲變頭。見在被監之人。不下數十百。兒累老幼。哀鳴可念。某盡行蠲放。仍將本任趲積到錢。代爲填納。總爲錢六十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七貫八百四十六文。通前兩項。共計六百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七貫九百單六文。該戚畹見侍文薄。歷歷非欺。今官無拖俸。軍無欠糧。朝廷諸司無積逋。細解面庫中之積。比元交割。尚增剩子一百餘萬貫。見錢伍萬貫。元交割米止一千八十三石。今倉中及見在平江收

糴在路之米。共管二萬餘石。繼臣之後者。自可臨而治之。在臣別無一毫規避。并乞容照。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 實錄 六年

臣聞諺謂鯛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鵰之逐鳥雀也。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雨澤愆期。獨行所轄。象本聖旨。應民間房貨。不以大小。統放半月。汪藏之恩。被於海隅。臣奉行惟恐不虔。登時具文榜行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道多有與大家一戶爲伍。沉匿文榜。不行揭示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盤督縣吏。逐一施行。繼據差下象山縣吏貼李奎回同供責稱。本縣自來凡朝廷及本府寬恤事宜。例不曾奉行。并取到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太使府差人前來。要勘放免官私房錢等事。且三十太等各係絕紀小民。貨屋居住開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并奉聖旨節次行下。減放貨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即不曾遵照指揮放免。所是貨錢。投月典還掠錢。設若貨客欲退官放。便被起離。所以並不敢執退官放所貨證。並是的實。又據李奎供。本縣因開胡三十太等口狀。其縣吏毛益即收覆知府回後只來你身主討米。臣竊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山豈非王土乎。爲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籍紳。非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貨。大家上戶。視之如無。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不知有君上。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爲言。其旨深矣。臣欲望聖慈特發宸斷。將宣教郎知象山縣孫逢辰。及與鄰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縣寄居房貨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行一二。庶足爲慢上慝下者之戒。其於教化。不爲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糴軍食之闕

照對。臣自前歲抵郡。責致本府不可支吾之因。專害於軍糧之不繼。遂行提聚官錢。僅能糴及六七萬石。尚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食正艱。亦不拘十萬之數。本府兩年之間。百計湊米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搭運船載出港之間。忽逢發運司反汗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旨指揮。來當行用。緣本府屢期屢目以待此米之至。支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廂禁軍士軍。共一萬餘人。軍糧實是狼狽。萬一廝發之呼。某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何。不免星馳具狀申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降付尚書省。劄下發運司。照所降聖旨指揮。即與通放施行。臣無任延頸俟命。如囚待赦之切。貼子。臣昨因郡境入春。以來頗有旱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恒竭節儉。藏所儲。又委本司參議官趙汝腓。前往嘉興府收糴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宣。就鎮江府督下收糴小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附謝元年

臣輒溷危衷仰干聖聽。臣一介疎遠。祇事聖明。三紀于茲。旁無蚍蟻之報。白頭至誼。悉由陛下拔擢。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臣起自書生。叨塵宰輔。分盈已極。白壬子去國。坐享祿秩。優逸山林。即是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裹此生。了無遺欠矣。丙辰初夏。忽蒙陛下曲加紀錄。超之郡圖。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懇本宜論。謂自今海道不興。邊隅具詔。鄉守論旨。準發。臣上受主知。緬懷國事。感激流涕。遂不敢以衰病辭。雖知勉竭疲駑。涓亦何補。寔凝去秋優詔再考。復被國任之命。時適東海告警。運筆密院。奉旨行下。裹仲山甫之勤瘁。即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所以裹仲山甫之正直。即詔旨所謂不撓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何與臣漆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說者謂政事易耳。而不人能行。維仲山甫能舉此德而行之。惟乎莫能助之者。是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為保身之謀。正為仲山甫寡助之處也。夫以仲山甫賦政徂齊。每懷嚴及。忠勤如此。而尹吉甫尚為之隱憂。臣實何人。不堪為仲山甫執鞭。而蚤蚤孤立。則有類尹吉甫之所云者。臣何敢獨恃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臣之當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為宜。而天下之人莫不以為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顧純也。顧純可恥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亦可恥也。於是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有積忱。叩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念其坎壈平生。憐其顧惜晚節。敕其擯拂威命。特推從欲之仁。俾遂首邱之願。臣儻來還澄。先朝露溝。可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說。以鋪揚聖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為聖世無玷缺之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蒸蒸寸衷。雖不獲槩指以效報。尚當嚙結以酬恩。臣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恓惶之至。取進止。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旨不允者。祇承溫詔。備極褒寵。銜戴洪恩。惟增深懼。臣開臣子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察可恕。伏念臣行年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踰四十年。心損於思慮之多。志喪於摧挫之多。膽薄於疑畏之多。氣耗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淫為百疾。於是臣實病矣。其所為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焉□□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奉慕祖紫宸之詔旨。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訓意。而此邦積蠹稔弊。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為守者。不過依違瀰縫。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嘗為百姓伸枉寃。直是非臣自催科悉率輔為陛下抑豪強以扶貧弱。安川里以弭盜賊。臣之職分也。豈可使百姓失職。而坐視其嘆息愁恨哉。於是事至有司。不得不奉國家之法令以行之。雖百姓稍獲蘇醒。但以臣之力拙。而致怨者多矣。怨之不已。則譏謗興。臣豁曰無愧于心。然以衰病疾病之軀。而處譏謗四集之地。豈大易知進退存亡之義。與老氏知止不殆之旨哉。仰惟陛下聰明聖哲。阿墨之毀譽未嘗不瞭然於聖衷。然孔子嘗詩為三百篇。而畏讒者十有二。其形容讒人之狀。精微巧妙。有鬼神之所不能測度者。於是臣之心志鬱氣。日營昷消。礫而百骸九竅之病日益矣。若非陛下曲賜覆持。俾獲警懼。則身難保。何裨於國。恭望

聖慈亟加憐憫。檢會前奏。放臣歸老山林。儻延一日之殘喘。即是陛下賜以一日之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嗣

臣三疏丹悃。上冒聖聽。臣以緣身病於負薪之疑。心病於上蘇之疑。蒼黃封章。懇祈閒退。聖恩天大。屢被溫綸。至援尹吉甫燕民之詩。訓臣以仲山甫之事業。且曲加綸旨。曰決未可言歸。曰切不必重請。臣祇承明詔。感極涕零。俱臣之真忱。實有不容自已者。雖即是詩而偏陳之。且其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所以裹仲山甫之勤瘁。即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所以裹仲山甫之正直。即詔旨所謂不撓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何與臣漆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說者謂政事易耳。而不人能行。維仲山甫能舉此德而行之。惟乎莫能助之者。是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為保身之謀。正為仲山甫寡助之處也。夫以仲山甫賦政徂齊。每懷嚴及。忠勤如此。而尹吉甫尚為之隱憂。臣實何人。不堪為仲山甫執鞭。而蚤蚤孤立。則有類尹吉甫之所云者。臣何敢獨恃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臣之當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為宜。而天下之人莫不以為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顧純也。顧純可恥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亦可恥也。於是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有積忱。叩命君父。欲望皇帝陛下念其坎壈平生。憐其顧惜晚節。敕其擯拂威命。特推從欲之仁。俾遂首邱之願。臣儻來還澄。先朝露溝。可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說。以鋪揚聖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為聖世無玷缺之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蒸蒸寸衷。雖不獲槩指以效報。尚當嚙結以酬恩。臣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恓惶之至。取進止。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嗣

臣輒瀝丹忱。上干聖聽。衰俾之躓。待罪海國。歲且三周。雖粗竭於疲駑。然日增於疾疢。祈君父。茲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體益難支吾。不敢輒具繁詞。謹以情實額告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卽。聖睿。俯垂察。令臣歸伏田里。退安晚節。或畀異祠之祿。少逸餘齡。實戴君父頂踵之恩。無任激切懇祈之至。伏乞睿照。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俞音。仲再瀝以額天。望九霄而踴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終之義。顧臣漸落。久備使令。每當霄旰猶攬。力官高祿厚。毫髮之報。蔑聞。邇過災生。沓肯之疾浸劇。自量譴隕。積誤未知。不惟委寄之隆。尚策於駑駘。抑且拔擢之峻。徧及於豚犬。一門何緣。舉世莫京。消息益虛。與時僨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著格言。敢以衰殘之蹤。猶冒旬宣之寵。況復平生之多難。深平晚節之有虧。數弱范鎮謝事之期。已踰兩

都盧叫囂。口口只是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窵慢之域者。蓋以人主爲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愫易達。善惡易見。感應易孚。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取。非可以繸黃縞也。如使意不忱而心不實。徒有收拾君子之迹而厭薄君子之根未除。徒有遠聲色之迹而蠱惑之根未除。徒有賤貨利之迹而豐殖之根未除。徒有閉言路之迹而浸潤之根未除。徒有戕忮公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徒有培植邦本之迹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力之迹而營繕之根未除。諸根未除。則是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下。豈可得哉。故臣專望陛下充前日之悔悟。而更爲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鑒至明者。莫過於此心。陛下以神武睿智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廟社稷。人民儲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陛下之一身而已。此則必有惕然不能自已者。特恐陛下不念爾臣年將七十。無絲髮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境局在他人之手。而臣萬一代受其敗事之史册。必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必貴之曰某既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忱。正救其主泯泯瘖瘖。黯無晶光。以至于弊。臣負此沉冤。九閽且不與。故數十日之間。鬚髮盡白。疾病轉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恐悃。仰瀆聖聰。儻陛下幸憐臣言。而皇天不奪之佑。助夷狄不爲之消。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遵。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不能自盡其難。而猥劾古人責難之義。罪大不可赦。幷乞特發睿斷。亟賜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臣頃死猶生也。執筆據案。無任隕越感涕之至。貼黃。臣竊惟襜帷江中。流爲彼捷徑。停留至於半載。創殘破於三路。何翅五朋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通國之人。方偃然嬉笑如平日。臣處其爲數所圍。而莫之省覺也。若非陛下有回天之大德業。則雖臣等百數。何補於事。近憂後虛。百結寸腸。於是臣之前疏。五就窀而五就燬矣。而終不容於不一言者。恐負陛下。負社稷。負生靈也。恐萬世之下。不知臣授任之時。上流之喊。已鑄黃漢而南。膺右之賊。已踏賓柳而東。謂臣壞陛下之天下也。臣之情亦可哀已。惟陛下財幸。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臣輒罹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遲。頃自鄭圃引疾乞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市涘。日面閩廣。寔鑾輿南東。鄂渚越黃漢而南。陛下面以經幄召臣。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爲避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密侍睟顏。時貢小忠而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國門。無路可逃。亟勉祇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冤沉。畢達幽枉。臣途得以慿藉尸位數旬之久。然其間關於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向未及痛哭流涕爲陛下言也。前日忽覩章侯錄高斯得之章。臣爲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臣於斯得素非服心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臣在山野。但聞斯得爲浙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之罪狀。略不顧惜上天爲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又貼黃。臣老矣。扣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

下忤宰相之意。而陰規密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夷狄之禍。實爲宗社之憂。幸陛下猶由聖斷。而爲善類伸一線之脈。而蓋人又從而摧毀之。臣實痛焉。如斯得國清之事。臣固未詳其虛實。特二疏之聲。正是有位者殺之以滅口。而反以爲證乎。近日賊吏勳至數千百萬。甚者召寇啓戎。使國步頗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爲之不寧。鑑前爲蓋付瘖啞。而獨加怒於陛下。已拔拭錄用之斯得乎。竊見鑑庭容俗狀。諂笑脅肩。徒以營與大全同官。傾心附體。鑽窬途斯得。統非全名之士。不猶意於腹無點墨。面有甲顏。洪涊依違。營蠱蔽蒔之鑑乎。昔元祐間。孔文仲爲諫議大夫。劾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李臣呂公著率同列辨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蓋厚遜黃慶基爲御史。劾蘇軾兄弟。李臣呂大防力爭。乃罷。夫元祐最爲國朝盛時。臺諫論列不當。宰相猶得爭是非。辨曲直。況給舍乎。臣自視望實輕淺。決不能效先朝元臣大老回天之力。然陰陽消長之機。世道反覆之候。於此覘焉。臣不得不爲陛下告也。臣雖切柄任。嚮泰來首彈李伯玉。是時臣不能明目張膽。以感悟陛下。僅容於楊前救解。羣小搶奪國事。日非浸崔至於今日。臣亦豈容不分任其咎哉。鑑近日數詣臣乞爲弟錫除郎。又乞爲除職。因任又爲其姻家郎伋求歸班。臣實鄙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子所謂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臣之于鑑。何以異此。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禍。鑾鄂之危。國家寧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而遽燃。以成夷狄之陰。臣雖陷鼎鑊之誅。亦所不辭。謹具手疏以聞。臣千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臣頃尸鄱圖。抗疏乞身。固待告陛下。以臣骨相素奇屯。而命運適衝。併若留之一方。必將興災召釁。非軍民之福。陛下於是縱臣之歸。今鄂寇未滅。湘寇匿測。因停則智長。事久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深深乎未知攸濟。臣既撫脊鹿福艾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終恐誤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睿斷。放臣退伏田里。別選奇才厚福之人。正位台席。臣數句之間。提髮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幷乞睿照。又貼黃。臣又有未盡之恒。敢容臆爲陛下陳之。臣最痛切者。羣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得逢發其事。高鑄遂被黜配。時高鑄名高蠹。臣清之當國。遂將衡老黜錮。而高鑄者。爲衡老行財營救。斯得逢發其事。高鑄遂被黜配。時高鑄名高錡。後方改名鉉。冒受宦資。大全得志。高鑄用事。恨憾斯得。欲置之大譴大呵之域。於是大全用鑑之弟章鉉爲福建漕。以搜剔斯得之過。適斯得平日持論大苛。每於兩鬻心腹爪牙大全。高鑄發蹤指示。而炎甘爲之搏噬。今姦黨與鬻心腹爪牙大全。高鑄發蹤指示。而炎甘爲之搏噬。今姦黨姑泛論大全。以恐陛下。使陛下疑以爲非大全之罪也。欺皇天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爲之。陛下如不信臣言。乞索高鑄元配案視閱之。庶幾信而有證。今以高鑄一黜流之故。而讎憾之深。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又貼黃。臣老矣。扣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

不識何物老醜。乃敢拂盛召。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才。永錮之士。其懷諮扶姦罔上附下。情堪尤爲巨蠹。并乞容照。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偉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狥利。如范希文。亦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節。獨光明俊偉。爲朝廷輔臣。謂純意國事四字。豈惟臺諫當然。凡在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不容須臾離也。近者徐庾金等。抗疏言事。謂之非論論不可也。惟臣獨察其情。庾金蓋謝方叔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臣丁未典舉庾金實爲選士。已而臣叨鹿右席。庾金猶未有一日考任臣拔之爲京府教官。旋背臣而右附於方叔矣。於是連得峻遷。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臣。殆如半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臣。臣以包荒明哲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館主人吳氏。以不仁不義。激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弭。而庾金告臣。必欲以大盜逐治鄉民。時遽遑正急。內地憲少。多有瞻聚奪攘之證。臣密行布置。彈壓俺得無庶。庶幾其不爲外寇之資。未免斥御庾金。而庾金怨臣。方應逮者。臣不知其爲何人。國逮以外改文字白臣。臣但見其資爲校勘。而不知其資爲宗論。顯難之論。虎臣力加引進。臣乃處以博士。而應發終怨。臣程元岱。固丁大全所識拔爲校勘者也。何敢措手也。於是有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詹夕琉爲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嶷。龍爲徵臣以國子錄遷之。元岱怒。以爲左降。數令武學論黃夢炎致仕於臣。頗敘之爲博士。而元岱亦怨臣。昔者有蔡抗係臣。已而省閣所放進。爲其改秩。其登朝多臣之力。歲在壬子。臣引之爲國子司業。猶未容驟郎中也。而陛下以爲不當干預。毋乃非高皇帝之家法乎。陛下自謂臺諫皆出親擢。可以控制宰相。不知也。人方議其進擢之驟。屬臣慮徐霖爲混書。面抗恨不已。及於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効。未幾則假借小故。以身引去。且率諸生僧去以動搖臣。而臣果去矣。方叔乃召抗。一時遷爲法從。以至參大政。庾金等謂弄蹶在前。可振袂而起之。或能動搖臣。或雖不能動搖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去。朝廷亦可以爲臣相業之玷。他日不妨可爲蔡抗也。遂庾金所寄舍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會權鄙。只會緣謬。略不能助我鼓立蔡輔。則其貪愛官職。戀慕朝廷之真心可見矣。是豈純意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沒其事之是也。朱臣爲天下懇府。雖三尺童子。皆欲劘刃其腹。雖禿千兔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其過罄。陛下聰明。遠燭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之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因之迹。誅遠棄斥之意。固已久矣。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焉決哉。特聖心仁厚。不能爲四夷之屏而已。然以臣愚見。內外皆洞也。孝宗嘗故止告陛下曰。炎非尹京才也。於是炎尸位蹇媮。又踰半載矣。蓋臣平生自勉。念念不敢欺天。步步不敢違天。若乘機而出之。則雖陛下無疑。而臣則有愧於心。不若盡言而出之。雖陛下不能無惜。而臣則無愧於心矣。使爲陛下臣子者。人人與天爲徒。而一毫人爲不雜於其中。則夷狄之禍。何至披猖至此。蔡何爲過。特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附阿時宰。舉天下之善人。莫不碎於其手。且彼自言非大全之黨。而奏疏中稱小人者。固不知所謂天。而號爲君子者。亦往往參之以人。故能欺人欺世。而不能欺天也。故臣願陛下頗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觀化。夷狄頒風而損威。又曰。朝廷清明。戶廷無事。朝奏夕報。捷如影響。夫招藥瘡之變。大變也。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動中事機。戶庭無事。朝奏夕報者。如是乎。其爲蔡亦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欺心也。一人之言。可以蔽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居住臣又照得建康府門司官況極住。若陛下以此畀之。亦不失住官之樂。并取聖裁。一乞御筆沈奏。除

催戶部侍郎徐庾金、方應發、程元善、楊潮南、丁應奎、並與嗣祿。一乞內批高銓、令嬪管州缺決脊杖二十，配本州牢城。仍籍沒家財，同日奉御筆云：覽卿所奏，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朕意。卿之此劄，既不付出，卻不須報行。徐庾金等，已以一單劄以發其姦，沈裘等不必見之奏劄。沈裘姑少緩除出，庶免爲草茅雷所攻，以辱筆綱也。卿宜深悉。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進三條，卽已施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錄，尤妙。是所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姦。兩日之內，有識之士，莫不歡服也。十五日又奏云：臣避淮內批付下徐庾金等與嗣祿，以臣擬見當來，若不以炎權戶部，從而出之，則庾金等與在外合入差遣，然大略不過添倅幹官而已。伏乞睿照。

上謝恩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罔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區忠彌切。纔神氣之已索，尙心聲之未離。親奏遺章，遠塵淵聽。臣某頓戀頓首。伏念臣泛愚寡偶，涼薄多奇。方先皇策之嘉定之中，蓋明首選；逮陛下錄之實歷之始，猥預旁招。被三紀之恩榮，爲一時之歆艷。拱把逾偏陂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福隨德謝。裘履浮沉於旣老，乃擢膺以冥行。富弼捐忌於重來，反師心而妄作。若爲尤戾，合抵誅夷。仰聖慶之宜洪，酌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餘生。緣臣淸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迫。憂危旣極，疾病交侵。縱桑緩何救於宵肓，奢將齊於手足。自傷末路，永別明時。伏願皇帝陛下，有道之長，無爲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安樂。與天同久，如日方升。一掌載虞載歌，內寧外謐；四海來王來享，大畏小懷。臣欽痛慨昊，包蓋入地，百憤將散，傾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臣無任瞻天戀聖，徯德墜誠之至。謹奉狀以聞。臣某頓首謹言。

五城奏疏

董傑著

五城奏疏

明 五城董傑著

帝王大節莫先於講學。講學莫要於經筵。經筵者。自古聖主賢君進德修業論道經邦之地。而每日一小講。每旬一大講。又我祖宗之良法美制。萬古不及之嘉典也。陛下改元之初。倏自宸裏。即便舉行祖宗此制。且不待虛文來具。日日不廢。士大夫見之。日夕讙於朝。百姓小人聞之。日夕讙於市。每執手相慶曰。吾皇道聖祖神宗之祖。必爲聖祖神宗之主矣。愛戴不勝。頌美無涯。然恢至愛之心者。何私竊有至疑之情。惶惶懇懇。尤慮陛下之學。今日如此。永久或不如此也。春和秋爽之時如此。祁寒盛暑之時或不如此也。朝夕瞻仰。乃見從御經筵以來。已經數月。雖值嚴寒。迄今隆暑。罷無虛日。初納侍郎楊守陳之言。即許常行。於是見陛下確於選守祖宗之制。決乎啟篤帝王之學。奮勇精專。始終如一。將來必爲堯舜文武之聖。朝士大夫已明知之矣。乃本月二十四日早朝。徹聞人議吏部尚書王恕以暫止經筵進言。初聞決以爲老成前輩人。必不作如是。我自樂此。不爲疲也。來太宗所謂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況無逸之言。所言人主勤勞者多。豈則雖日御經筵。亦何傷哉。今陛下正當作聖希聖之初。機統撫運之始。銳於始。猶恐終之或怠。況可不強其始。定其本。猶恐末之或搖。況可不堅其本。爲大臣者。正當爲陛下慮及於此。不此之慮。而爲欺罔之言。誤竊痛之。設使陛下已有此意。大臣從而迎合之。逢迎乃觀覘富貴者所爲。猶之可也。設使陛下將有此意。大臣從而逢迎之。逢迎。乃觀覘富貴者所爲。猶之可也。今陛下立志方定。所向方專。講論方銳。本無懈怠之心。而大臣進懈怠之說。不以古之堯舜孜孜業業之心望陛下。而以漢唐末世庸時之主望陛下。謂非欺罔而何。且王恕不欲守太祖太宗之舊章。效太祖太宗之憂勤。乃獨欲陛下循天順、成化初年。亦何付廢經筵講學之功。則王恕之欺罔益不可掩也。王恕又欲不須御經筵。但令講官進講於燕居之中。免致列班官、費酒飯。是誠何言哉。所貴於經筵者。正以人主面與士大夫相接。心與古聖賢相對。有聚精會神之學。有意論色授之益。氣質不期變而自變。德性不期成而自成。故顯宗

當隨事以補助陛下之業。可也。經今半載。不聞議論。乃進此欺罔之言。臣竊痛之。且王恕進身科第。讀盡聖賢書。豈不知經筵講學之爲有益。脈官數十年。豈不知經筵之爲祖宗成法。年已七十餘。豈不知日御經筵之爲帝王第一美事。羣臣所盼者。恐左右近習、或以此言欺陛下也。恐宮闈愛幸、或以此言欺陛下也。想小臣希恩干寵者。或以此言欺陛下也。今不出於左右。不出於宮闈。不出於小臣。乃出於王恕。王恕何人者。羣臣望之爲第一人。朝廷待之爲第一人。敢以此欺陛下也。臣竊痛之。羣臣喜陛下經筵一日不廢。陛下之學之德加一日之進。一月不廢。陛下之學之德加一月之進。士大夫顯晦進退之機。由於此。生民休戚安危之機係於此。國家祈天永命之機係於此。羣臣皆喜。而王恕獨欲間斷陛下之學。戕損陛下之德。臣竊痛之。且人之心思。開人一明發。則加一光明。開人一講說。則加一聖學。精神有所係屬。則自然強敏。無所係屬。則自然懈怠。經筵正爲心思精神之所也。故太公告武王。則有敬怠之戒。傅說告高宗。則有師古之訓。周公告成王。則有無逸之儆。傅說之論學。則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曰念終始典學。厥德修罔覆。是言爲學之功。不可怠忽。不可間斷。一怠忽間斷。則學廢矣。周公論享國。則曰中宗不敢荒寧。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不遑暇食。享國五十有九年。自餘就樂者。享國皆短促。是言勤勞者。人君之利。就燕者。人君之害也。彼二人者。三代之名臣賢相。豈不知保護其君而妄言以勞其君哉。且以炎暑爲煩。以講論爲勞。而進甘言以致相愛者。此特婦人女子之情耳。恕不以太公、周公、傅說、愛君之心愛陛下。而徒以婦人女子之愛愛陛下。所以望陛下亦爲甚卑矣。大臣保護毛躬。當以義理。不當以姑息。大抵古今虧損毛躬者。有數事。講學不與焉。婬女謁。則損血氣。田獵。則廢精神。黷貨利。則亂心志。倚土木營繕。則惑智慮。違甲兵刑戮。則傷和平。此數者。虧損玉躬之事也。故大臣司保護之責者。平時則有啓迪相勸之道。不使其君犯於此。臨事則有消弭諫諍之道。不使其君陷於此。自此以外。未聞以止其君修學業節用度爲保護者也。且臣觀之。陛下以方富之春秋。方強勇之精神。方厲精之心思。片時之間。操講官之誦說。開簽鑑之聰明。即言即悟。有感即通。如漢光武所謂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宋太宗所謂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況無逸之言。所言人主勤勞者多。豈則雖日御經筵。亦何傷哉。今陛下正當作聖希聖之初。機統撫運之始。銳於始。猶恐終之或怠。況可不強其始。定其本。猶恐末之或搖。況可不堅其本。爲大臣者。正當爲陛下慮及於此。不此之慮。而爲欺罔之言。誤竊痛之。設使陛下已有此意。大臣從而迎合之。逢迎。乃觀覘富貴者所爲。猶之可也。設使陛下將有此意。大臣從而逢迎之。逢迎。乃觀覘富貴者所爲。猶之可也。今陛下立志方定。所向方專。講論方銳。本無懈怠之心。而大臣進懈怠之說。不以古之堯舜孜孜業業之心望陛下。而以漢唐末世庸時之主望陛下。謂非欺罔而何。且王恕不欲守太祖太宗之舊章。效太祖太宗之憂勤。乃獨欲陛下循天順、成化初年。亦何付廢經筵講學之功。則王恕之欺罔益不可掩也。王恕又欲不須御經筵。但令講官進講於燕居之中。免致列班官、費酒飯。是誠何言哉。所貴於經筵者。正以人主面與士大夫相接。心與古聖賢相對。有聚精會神之學。有意論色授之益。氣質不期變而自變。德性不期成而自成。故顯宗

經筵之制。不憚禮儀之繁。不吝酒醴之費。良以此也。王恕職典銓衡。不能爲陛下進一儹臣。而反勸陛下疎儹臣。不能爲陛下修舉業。而反爲陛下惜酒殺。何其言之陋也。且儹臣罪蘊蓄忠言。遠論覺日之間。儹得與聖顏一親接。假片時之殷勤。效分寸之補益。王恕又勸陛下止之。又何其心之異也。臣固知陛下自有離騷之明。不爲邪言所惑。自有乾剛之斷。不爲邪言所奪。然臣愚昧。猶恐陛下謂恕乃耆舊大臣。其心必不欺。其言必可信。萬一從之。則失天下之望。失朝士大夫之望。不少少也。故不勝懇懇。略布衷悃。上瀆天聽。誅當萬死伏望陛下取王恕所上之言。擲之於庭。詰其欺罔之罪。益修經筵之禮。併命講官捧書之說。命。無逸之篇。三請於前。使凡在朝大小之臣。羣聚而聽之。知陛下講學堅定之志。庶精不易之心。至明不可欺。至剛不可撓。從此而後。或有欲爲諂張之說以欺陛下者。不敢妄進。則陛下得以專精聖賢之學。篤遵祖宗之制。不獨經筵一事爲然。於凡即位以來所行應政之合人心契天命法祖宗者。皆得以保終如始。行之於億萬年無疆矣。如蒙俯賜容覽。羣臣幸甚。天下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重名器慎予奪以從公議疏

奏爲重名器。慎予奪。以從公議事。臣伏聞近日聖旨准御馬監太監李良等。題將都指揮同知王欽、都指揮僉事梁宏、陸署都督僉事、提督勇士操練者。臣竊謂王欽、梁宏。冒進之小人也。提督禁兵。朝廷之大事也。以朝廷之大事。付之冒進之小人。詔命一言。衆情惶駭。且王欽等。不出於兵部之選。而出於僥倖之途。即當時傳奉雜進之流也。陛下前日能傳舉之。今日復輕與人以官。衆情亦不知所倚仗矣。臣聞料道官交章論列。莫不傾耳洗目。以爲陛下必欣然嘉納。慨然聽從。明彰科道之言。追寢王欽等都督之命。協輯僉事梁宏、陸署都督僉事、提督勇士操練者。臣竊謂王欽、梁宏。冒進之小人也。提督禁兵。朝廷之大事也。以朝廷之大事。付之冒進之小人。詔命一言。衆情惶駭。且王欽等。不出於兵部之選。而出於僥倖之途。即當時傳奉雜進之流也。陛下前日能傳舉之官

恐誤之至。

公登成化丁未進士。方謁選。會尚書王三原恕。以憲署請恢講筵。公與御史湯鼎交章爭之。而公言尤激。時少傅劉吉。咖鼎最深。因吉人獄起。途昭御史魏琦刻奪為主謀。并陷公為鼎寫悉下詔獄。欲置之死。而賴王恕之言以免。恕之不容私也。固誠得古大臣之體矣。然要不得謂公之爭經筵為過舉也。後公巡撫江西。為御王宸濠所忌。而時論之以勞勛成疾。開令江右志言之頗詳。而史筆疑傳。亦云濠毒王哲。踰年死。蓋傑代之。僅八月。甚明。公不避權貴。所至軍民愛戴。終始如一。而為國顧身。亦可無負於王三原之救矣。嘉慶四年十一月、後學趙紹祖識。

訥谿奏疏一卷。明周怡撰。怡、字順之、號都峯、改號訥谿。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怡初居庶垣。以言事忤嚴嵩。廷杖下錦衣獄。三年。世宗感箕仙之言。得與楊爵、劉魁、同出獄。未幾以論俠勦箕仙誣妄。激世宗怒。復逮入獄。又二年。始得釋。隆慶初、召爲太常寺少卿。又上疏忤中官。外調山東按察司僉事。稍遷司業。仍爲太常寺少卿以卒。平生觸犯權倖。至再至三。困踣顛連。儻存一息。而其志百折不改。勁直忠亮。卓然爲一代完人。是集爲其弟恪所編。凡庶科奏疏十一篇。太常奏疏二篇。雖卷帙無多。而生氣噴然。猶足以見其梗概也。卷末乞休一疏。註曰。李石麓相公不允上。李石麓者、大學士李春芳號也。蓋怡放廢以後。不欲再出。而春芳以穆宗新政。欲奬用直臣。故格之不能上達。然怡訖不得大用。殆亦如郭公之善善歟。

庶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督撫大臣、罔上不忠、乞賜譴責、以振風紀事。

竊惟撫按之臣。受天子明命。分理一方。生民休戚。賴以聲息。苟仰思朝廷付託之重。一方瞻仰之大。則所以惕心飭躬。慎官長法。眞如負重而涉淵冰。寧肯專恣自大。廢法狥情。自戾官方耶。今天下爲朝廷牧赤子。專則守令。次則藩臬。爲撫按者。留意賢否。欽慎自嚴。則下觀而敬畏生。賢者勸而貞志彌篤。不肖者憚而非念潛消。其利濟一方甚大。況蹔別嚴明。孰敢越志。近觀某舉劾方面守令二疏。臣等竊不自安者數日。某以其官則兵部尚書。其權則右都御史。其責則提督巡撫。其地則兩廣。實朝廷之遐方邊徼。朝廷所以隆其秩位。重其權任。非以侈大某之身。蓋以遠方之民。蒙朝廷之德化。視畿甸近藩爲查遠。故命之重臣。欲其敷宣皇化。覃洽海隅。如畿甸近藩。甚盛意也。爲某者。苟一念及此。其所舉動。必不苟且輕易。今於兩廣布按二司。止舉以市恩。獨以一都指揮僉事某。劾以藉口。兩廣猺獞寇竊。東劃西掠。日有警傳。文德武備。不宜偏有輕重。今惟舉文勦武。重俎豆而輕介胄。非所以爲勦。豈惟南越之將士憤快。今西地多事之日。孰鋒蹈刃。則皆之以死命。而舉賢薦能。獨不錄其微長。搜瑕索疵。獨於此銜深刻。臣恐武夫閒之解體。難望其臨敵有血戰死綏之志。兩廣所轄郡邑冦繁。見任守令廢忽官守者。寧無數人。本官於廣東則

勤雷州府知府葉某某。於廣西則勤柳州府知府葉某及查本官。及巡按同日報。缺官本內。柳州府知府葉某已於四月二十日據傅明之言。葉某於四月初五日已前已經離任回籍去訖。又查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本官報缺官本內。雷州府知府葉某某已於本年十月二日丁憂去訖。二臣之衰老廢敗。亦有年矣。一則以去任踰年而始勤之。一則以去任月而猶勤之。無乃以見任者憊勢難言。假以去任者膝慮褻責。苟且欺罔。莫此爲大。舉劾本以激揚。今反以長惡。逢姦蠹。何可望其廉貞而貞程耶。觀所勤則知所舉。勤一事則知經略他務多虛懇。不可以盡信。觀舉勤一事則知經略他務多虛懇。不可以爲賴。切竊大位。大祿大權。而苟且敷罔如此。臣竊爲朝廷不平焉。臣據事論劾。知其無以人事君之忠。其諸風刺之言。不敢一槩妄陳聖聽。伏惟陛下軫念民瘼。不遵遐方。勑下吏部都察院參論其素行。議擬去留。上請宸斷。或嚴示戒飭。以責晚効。仍令該部通行各處撫按。以後舉刺。不許狥情市恩。苟且欺罔。有負任使。庶官箴有嚴。法守不墮。而風紀振揚。非小補也。臣待罪言責。義不敢默。惟聖明宏納。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題。

庚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竭瀝血忱。懇祈天鑒非常變異。詔求直言。通行中外。痛加修省。以答天心。罔極仁愛事。

臣愚竊謂。曾然上覆者天也。隤然下載者地也。巍然首出繼天地而立極者帝也。天地冀位者常也。如日、月星辰、風雷、雲雨、海嶽、泉石、人物之類。一失其常。則皆謂之變也。人君之位曰天位。祿曰天祿。事曰天工。語曰天語。禮曰天秩。典曰天敘。命誥曰天命。討罪曰天討。以昭人君即天也。不言地者。統天之尊也。天地之常。人君之常也。天地之變。人君即引以自咎。通行警戒大小臣工。各勵修省。期以復于常也。近照欽天監奏稱。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日食不及三分。且日未出時候。即同不食。免行救護。奉聖旨是。欽此欽遵。臣愚竊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食。天變之大者也。雖曰少食即同不食。臣則以爲與其少虧。不如無虧。救護可免。修省不可無也。正月之朔。乃歲之首也。日之首也。日之首也。其食在日未出時。則又時之首也。是可不謂之大變耶。臣愚竊觀天象。有符聖功。聖人慎獨之功。戒懼不睹。恐懼不聞。蓋在幽暗隱微之中。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戰兢惕厲。夙夜凝勤。此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也。故曰。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日之未出者。食而旋復。即不見是圖。不遠之復之象也。伏覩皇上臨御以來。敬天勤民。昕夕無間。聖德格天。切憂勤之心。致中和之極。宜天地位而萬物育。無所變異。然古人以天變不作爲天意忘棄。以天變之見爲天心仁愛。是則天變實所以資聖功也。且承君之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臣職不修。則化理自虧。天象之變。必不虛生。近照禮部類奏災異。奉聖旨是。七天仁愛。災異屢見。以示警告。事關朕躬。的知道了。便通行各該衙門。官員痛加修省。盡心職業。共圖治理。以回天意。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聖心懇切。不自滿足。誠堯舜其猶病諸。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竊彼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大不侔矣。夫既通行修省。臣似不必瀆也。而復喋喋者。竊以疑勤惕厲而無間者。聖心也。安常襲故者。臣下之積痼也。痴聾災異。乃禮部每年歲終之常例也。其不以常行文移了

未完故事之心視之者鮮矣。更望皇上俯念元旦日食非常之異。特發明詔。求直言。通行中外各該衙門官員。痛加修省。非圖維新之治。夫直言者。盛世事也。故曰。主聖則臣直。禹之告舜。則曰無若丹朱傲。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姬旦之告成王。則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夫聖莫過於大舜。其不爲丹朱。曾謂禹猶不知耶。成王嗣周之初。其不宜指以亡國之主。曾謂姬旦猶有不知耶。而二臣直言如是。此見虞周君臣和氣洽於上下。略無猜疑。所以更相儆戒。用成逆衡之治。所謂泰和元氣。在唐、虞、咸周。宇宙間誠爲知言。後世忠臣。務爲諛諫。意非不美。第言辭徼婉。求免徼晦。本意莫若直言直指。尤爲光明。何事爲今日大難而最當先務者。何事爲今日最所忌諱而難言者。何事爲今日最爲緊要而難行者。何刑爲枉而當正者。何賞爲濫而當節者。凡有關於時政。務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明白直陳。毋晦正意。萬一所陳有可裨補聖德者。不妨已精而益求其精。已盛而益求其盛。將見行之天下。而臣民稱聖。傳之後世。而史册生輝。各該衙門官員。將本德意。將見賢者益自砥礪而勇於爲善。中才益自振作而求入於善。不賢者亦知所畏憚而改行以從善矣。陛下和德於上。自宰相以至百執事。和政於下。百姓泰和於天下。天地呈祥。神人胥慶。實我明萬萬世無疆之福。皇上萬萬歲無疆之壽。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微臣一念忠赤。冒昧進言。伏蒙天鑒。雖萬死亦無辭也。謹題。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懇乞聖斷。俯從人心。亟罷不職大臣。以重銓衡。以杜倖門。以正根本事。

臣竊惟連歲敵人大肆寇逼。更番迭入。殘困山西。震驚畿甸。人皆知籌邊輕忽。突來突去。肆無忌憚。不知邊臣不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之所致。不於根本之圖。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於兵馬錢糧。根本之地。莫重於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雖有良將。安能總兵。亦無所用。其智勇戶兵。不得其人。而欲足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戶部尚書李如圭之理錢糧。是果有經國之謀者乎。今當邊圍多事。主客官兵所急需者。惟在糧草。一有不繼。則難以號令而策勵之。各鎮撫臣每有題請。荷蒙皇上俞允。下之戶部議處。如圭昏然醉夢。漫不經心。該部司官各以職掌呈議。方且悻目視之。叱言邊鎮之事。自有邊鎮之臣當處。何預戶部。勑爲題覆。夫尋常無事之時。尚當悉心協力。變通調度。以求生財裕國之道。今乃於要急之日。蔑視國事。罔修職業。罔詳無爲。誤事不忠。如此將焉用之。今山西地方釀遭兵革。上軫聖心。軫念生靈。去歲蠲免稅糧二年。今又蠲免二年。又發內帑之銀。專命大臣賑濟。其憂深慮切。真痌瘝乃身之心也。如圭曾亦思所以仰承德意。下恤邊方。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有變通調度之方否耶。臣又訪得河南周府往歲奏增祿米價銀。比時戶部尚書李如圭貪受賄賂。不思大計。不行勘查。徑自覆題。每石加銀壹錢。該加銀貳萬肆千餘兩。原價每石折色叁錢伍分。遵行已久。尚且歲有積欠。無能追納。河南巡撫都御史魏某某。因地方時勢之難。又經題奏。戶部宜同上下經久之計。大爲處置。如圭竟不爲之一處。臣見循遵愈加積欠。新增徒有虛數而已。臣聞周府知撫臣有奏。令

人賫銀壹萬餘兩。賂送李如圭等。乃爲覆題。仍准加銀壹錢。周府分派減米每石扣支銀伍分。該銀壹萬貳千餘兩。以補前費。遂致宗室鬨然不平。訐呈巡撫等衙門。至今追銀問罪未結。夫王府係天潢一派。帝室懿親。其應得祿米。自有定數。應增應減。自有法例。其屈伸酌縮。與時消息。是亦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查前此何爲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處。請自上裁。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賈耶。如不當增。志是亦違常虛應故事而已。未見其實修內攘外。爲匡國安邊之圖也。伏望皇上軫念邊陲。重固根本。施大威斷。慎節重臣。或令自陳。或令致仕。早賜罷斥。以大臣而志在貪利。則於國事。宜賈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臣待罪言職。深蹙時艱。但知一得爲國之忠。不顧衆怒殺身之禍。惟聖明留神裁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無任祇越之至。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糾正撫臣濫舉失體事。

竊惟治理之要。莫先於用人。勸懲之機。莫要於揚激。伏覩勑諭。巡按御史。必曰勸懲得體。人自敬服。欽此。欽遵。朝廷之予奪。部院之考察。皆據撫按舉劾之疏。舉劾之典。誠鼓舞人才。轉移治亂。關係匪輕。不可不愼也。是故舉劾當。則剛正廉明者定。而貪暴卑諂者遠。舉劾濫。則剛正廉明者恥。而貪暴卑諂者昵矣。部院據監司之舉劾。考庶官之賢否。而監司之賢否。亦於此焉辨。史曰。達觀其所舉。是已。何也。水流濕。火就燥。各以類從也。近閱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陸杰。論官屬賢否。境內人才各疏。其所論薦。果協公論與否。臣不能悉知。但平居論人。咸謂才難。今觀本官所舉。未免雜濫太甚。即今日之方面。既有舉而無劾。則來年之考察。宜有陟而無黜也。照麻縣丞。非謂無賢。竊謂天地似厭。未必若是多賢爾。其一疏薦大冶縣主簿郭某某。則曰縣知有丞而不問有令。其一疏薦大冶縣知縣張朝錫。則曰蹟謹自持而民隱恤。剛柔相濟而邑政修。夫既不問有令。張朝錫又何爲而薦耶。兩疏並舉。自爲矛盾。其處境內二人。而廖道南與焉。夫道南何如人也。人品鄙劣。心行汙穢。貪淫邪媚。里閈所賤惡。緒紳所不齒者。卽有華藻靡詞。不過雕蟲小技。非有本之學。理到之言。居可訓俗。出可華國者也。已燼之灰。夢想再然。既腐之木。妄視復發。在道南蓋壹夜未忘。戮食在念也。苦恨無階可進。漫自獻頌。希圖使其在位。猶嘗力詆屏斥。以清仕班。今既考察不謬。舉有明旨。閣住。是舉朝公論。衆以爲不可而退者。非若偶遭讒諛。或一二人之論勁者可同日語也。杰或不知而舉之。不明也。知而舉之。不忠也。不明不忠。將焉用之。杰之大槩。昭然于所舉見之矣。臣又見近日各處巡撫舉薦太濫。大抵貲秩已崇。類皆援結自固。甚者因而爲利。又其下也。況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該考察天下來朝官員賢否。雖曰黜幽陟明。而黜尤最重。若不嚴行申明。未免承訛襲舛。虛應故事。賢不肖無所勸懲。而治理荒矣。伏乞陛下軫念生靈。剛惟治理。降勑切責陸杰。引用匪人。大虧忠藎。薄示懲創。仍勑吏部查照該部近題。准事理申諭各處撫按。悉心博訪。務要甄別賢否。無偏愛憎。無悅諂佞。而醜正直。無庇權要。而疏孤寒。除撫按接任未及三月者。不必舉劾外。其餘無分遠近。俱限二十二年十一月以裏。各具所屬賢否實跡奏聞。其例不舉劾者。明開揭帖。定註的確考語。另送吏部院查考。來年考察。兼以爲可黜者。查撫按之疏。卻在舉列。則撫按連坐。爲妄舉者戒。庶舉劾精嚴。勸懲得體。賢者日與。不賢者日遠。而治化彰矣。其境內人才。務要察其才德。果係天下之望。去位非有不滿之

罪。方許論薦。其鄉評衆短。善狀不聞。不許狥私妄舉。以爲他日起用之地。其有違例舉者。罪深作俑。罷同。
圯族。憲部院考察科道論劾。則公是定而士風端。其於治化。豈曰小補之哉。臣待罪該科。旣不容默。惟聖
明宏納。庶官幸甚。天下幸甚。臣冒味狂瀆。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緣係糾正撫臣濫舉失體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旨。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姦儉輔臣、欺罔專恣。懇乞聖明、早辨嚴絕、以防微杜漸事。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伏蒙陸下勑令禮部備審嚴嵩入閣辦事。維時臣等卽論重位不宜任以匪
人。旣而言論紛集。未蒙採納。而於嵩也任之益篤。過之益隆。夫豈眞以嵩爲賢、而任之勿貳耶。抑豈以臣
等之言。眞爲未是而不用耶。蓋以嵩之奔走於陸下左右。亦有年矣。其心術之奸回。行檢之汚穢。人品之
鄙劣。識見之淺陋。亦已照之悉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當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
之。庶幾感深圖報。因言知恥。飭躬勵行。改惡自新。嵩未必無人心者。嵩因人言。自陳之疏云。臣之負冤。眞
若沈於苦海。又云。人泥往事。爲嵩計者。宜蚤夜以思。上感聖明。節任殊遇於衆怒羣猜之日。下恥人言顯
詆微譏以崇凶極醜之名。痛省往愆。翻圖新美。庶幾上可以仰答聖明之萬一。下可以少息人言之責望。
下道逸患。明刑俾迺於生前。題覆宜行于歿後。願乃恩典備隆。賻證兼極。近該禮部又題。已故致仕原任
南京兵部侍郎呂柟云云。未究厥施。方切口口宜隆恩典。用慰賢魂。茲奉明旨。呂柟證能。夫褒張增之宜。
可以懲惡。增呂柟之秩。可以勸善。恩禮所加。風化所關。凡此皆嵩當極言力論於陸下。務使進退不致乖
人望。勸懲有以維世教。嵩皆無一言及此。則將焉用彼相哉。陸下聖明天縱。剛斷雷霆。照姦黨於隱微。發
大憨於漸往。昔任張孚敬。則用夏言以防之。任夏言。則用翟鑾以防之。方其才猷略效也。固確然任之而
不二。及其惡跡漸張。則斷然去之而無疑。此陸下之神機化權。默運。超邁百王者也。傳曰。人臣無將。將則
必誅。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辨不可不早辨也。今遡聖明在上。嵩等豈敢有他哉。願其惡德日崇。非心不悛。
聖眷益隆。而佔終益甚。人言殊劇而遂非殊燄。（以下闕十行。每行二十一字。）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懇乞聖斷、俯從言官、亟出匪人、以崇治體事。

臣待罪吏科。近接到一本。爲大臣貪汚素著。恐不能仰答聖心以尙倚任。乞賜勦罷。別簡賢才。以愼固留
都事。該南京兵科等科給事中張汝棟等。論劾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王堯封等因。奉聖旨。王堯封著
照前旨再不許推用。這員缺便行推兩員來看。吏部知道。欽此。又接到一本。爲愼邪人以崇治體事。該吏
部題覆。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某某。論劾輔臣翟鑾引用王堯封、貪案等因。奉聖旨。是。各該論薦官員。你
部裏嚴加查簡。遇缺從公定擬。聽候點用。若所薦所用不宜的。著兩京科道官卽時舉劾。欽此。又接到一
本。爲大臣庸鄙。不堪任使。懇乞聖斷。速賜罷黜。以重朝守。以清仕途事。該吏部題覆。工科給事中李綸。論
劾工部尙書甘爲霖、樊繼祖、有干淸議等因。奉聖旨。甘爲霖已有旨了。樊繼祖奉命督催大木。且留用欽
此。又接到一本。爲懇乞天恩。俯賜罷斥。以息人言事。該工部尙書甘爲霖奏。奉聖旨。悪棍廟建在卽。卿宜
卽出供職。以副委任。不准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於各疏反覆諷誦。慨嘆不能自已。此見陸下總攬乾綱。
赫啓離照。因言官之論。或允而徑去之。或下之該部。因該部之執。或允而申命之。或示以微權。批答渾然。
昭示儆戒。使留之知愧。任之爲辱。眞天語元機。聖明衡鑑。在廷臣工。莫不惕然警省。肅然畏服。臣愚遣逢

良會。竊懷一得。敢不敬陳。甘自負於聖明之世耶。伏思陛下於言官之言。貴能聽。尤貴能用。聽而不用。猶不聽也。於姦臣之佞。貴能知。尤貴能遠。知而不遠。猶不知也。王堯封幸賴聖明。已斷然去之無疑。大快人心。其樊繼祖奸佞詭祕。情罪深重。比之堯封。不止於去而已也。臣請歷數其詭祕欺罔之大罪有五。往年奉命督練黎蘪城。通同霸州兵備副使。今陞廣西參政王鳳靈。冒破輒償。各得銀巨萬。八郡之民。恨不食二臣之肉。此其詭祕欺罔之大罪一也。及邊烽緊急。廷推總制。抗汛不往。繼願被論勦。郤又飾詞請往。以掩前罪。實非誠心面道。此其詭祕欺罔之大罪二也。荷蒙特宥。仍命領其事。宜誓以馬革裹屍。必期破敵自贖。願乃嬰城自避。不見一敵。不發一矢。石門兒縱殺降人二百餘人。詐稱首級。妄奏捷音。此其詭祕欺罔之大罪三也。又奏帶器銀百萬。自宜激宣德意。使兩鎮之兵。人沾實惠。乃指稱客兵支費。不三四月而冒破遂盡。及原任刑科給事中龍遂。勁其老師費財。繼祖奏辨。內以九十萬原數計之。尚未支使十分之一。何謂費財。又誉奏曰。糴買糧草。升束未動。及新總督翟鵬交代之日。則已奏宣大倉場。在在空虛。掊克侵漁。無而爲有。此其詭祕欺罔之大罪四也。諂媚紀功科道。欲求彌縫其迹。事既不諧。又諂事近侍。爲之內主。卒得一奮明貞靜之人任之。則所以表正官僚。慎重祀典。蓬豆靜嘉。八音克諧。將見百神胥悅。萬福來同。陰陽調而雨暘時。民人樂而品物育。鳳儀獸舞。顧集瑞蠶。泰階平而王道盡矣。天下太平。其機未必不在于此。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又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此見文王事天祀祖。盡其誠敬。而顯相多士。皆秉文王之德。悉惟我皇上敬天尊祖。精一無二。仁孝誠敬。于文有光。其承事駿奔。決不可以庶人參之。今太常之卿。即顯相也。其承郎樂舞。即多士也。伏思皇上夙夜在公。恭默思道。其欲慎簡此職。益恆寅寮。天下太平。其機未必不在于此。臣愚不勝懇切惶悚之至。緣係慎簡秩卿。以表式官僚。以敬交神明事。理誼題請旨。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此。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懇乞天語、嚴諭中外諸臣、以重新命、以責安攘實效事。臣伏見皇上以連歲山西殘破。門庭之患。堂奧之憂。昕夕不寧。盧傷心血。其欲修內攘外。無時刻不在念也。頃因言官。或歸咎邊臣撫總不得其人。或歸咎大臣戶兵不得其人。荷蒙陛下納諫如轉圜。悉愈其言。亟令所司集議。必求其可代者。赫然英斷。中外一新。一時大小臣工。翕然警惕。固不內省曰。大聖人之作爲。眞如風雷之迅。埶無不啓。立無不候者矣。又誉閱輔臣嚴嵩。威激聖諭。而陳言邊務一疏。內有曰。方今夫如此。而久居重位。六卿羣臭。爲列。賢者疏而遠之。誠不可一日復玷清班也。伏讀綸音。悲舉廟建在即。內外諸臣。每遇敵至。則皆慓惶以爲患在不測。敵退則遂泰然以爲無事。不復關心。明年夏秋之交。戎馬將至。又復慓惶。日復一日。歲復一歲。更無蠲患之策。斯言深中時弊。一時大小臣工。惕然憬省。人罔不自喜曰。有宰相爰國如此。何患內治不修。外患不息也耶。又見秋冬以來。半年之間。內自宰相以及九卿之

長。外自巡撫總兵以及兵備之員。盍更其人。一時大小臣工。翻然改觀。又何不自慶曰。用人如此。又何患事功不成。而太平之治不可見耶。夫以天朝之大。禦彼一隅之微。假不假餘力而摧枯拉朽之無難也。然非君相聚精會神。注意於彼。則中外人心。親戚其意向輕重而爲敏怠之執。昔齊發而勇作也。今也君憂於上。相憂於下。中外羣臣。上體君相之憂。下恤邊民之困。榮咸新命。大奮忠勇。精神氣焰。必能不假聲色自足。折衝萬里之外。敵人有不服落心塞而奔竄者乎。臣恐私憂過計。猶以爲易作而難久者。意氣也。難得而易失者。幾也。易去而難得者。時也。皇上軫慮。亦以邊報之日殷。相臣懷憂。亦咸綸音之懇切。是皆意氣所發。臣竊計相臣今日之憂。不減視師日之言何如也。是則微臣之所憂也。外而各邊巡撫總兵。一時盍易而新之。內而戶兵二部尚書。俱易而新之。乘時講會。各勵乃志。各淬乃力。司農則思所以區畫何以運籌帷幄。何以折衝萬里。巡撫何以慎簡邊民之困。榮咸新命。大奮忠勇。精神氣焰。必能不假聲色自足。折衝萬里之外。敵人有不服落心塞而奔竄者乎。臣恐私憂過計。猶以爲易作而難久者。意氣也。難得而易失者。幾也。易去而難得者。時也。皇上軫慮。亦以邊報之日殷。相臣懷憂。亦咸綸音之懇切。是皆意氣所發。臣竊計相臣今日之憂。不減視師日之言何如也。是則微臣之所憂也。外而各邊巡撫總兵。一時盍易而新之。內而戶兵二部尚書。俱易而新之。乘時講會。各勵乃志。各淬乃力。司農則思所以區畫何以運籌帷幄。何以折衝萬里。巡撫何以慎簡邊民之困。榮咸新命。大奮忠勇。精神氣焰。必能不假聲色自足。有事何以備賞賚之不乏。司馬則思所以區畫何以運籌帷幄。何以折衝萬里。巡撫則思所以區畫地方之責。何以塞之。意外之變。何以固之。總兵則思所以區畫地方之責。何以塞之。意外之變。何以固之。總兵何以使糧餉之自足。有事何以備賞賚之不乏。司馬則思所以區畫何以運籌帷幄。何以折衝萬里。巡撫則思所以區畫地方之責。何以塞之。意外之變。何以固之。總兵則思所以區畫地方之責。何以塞之。意外之變。何以固之。總兵何以使外國畏威而遠遁。精神鼓舞。政令嚴明。閫不在厥初。此則幾之所不可失者。微臣之所憂也。往時何以使外國畏威而遠遁。精神鼓舞。政令嚴明。閫不在厥初。此則幾之所不可失者。微臣之所憂也。往時料敵者。則曰秋高馬肥。敵志乃而。今一二年來。入夏即張皇矣。以今計來歲之事。只在春三月之間爾。日月易邁。如駒過隙。年復一年。坐馳歲月。每至臨事。徒切噬臍之悔。亦何益哉。苟有上憫君心。下恤邊氓者。必臥薪嘗膽。愛日以圖。中夜不寐。以謀安攘矣。嵩肯泄泄優游。乃效燕雀處堂。尚幸突決棟焚之禍及也。此則時之所不可失者。微臣之所憂也。傳曰。君命召。在官不俟車。在外不俟駕。今戶部尚書王杲。尚未見其赴任。是何濡滯也。兵部尚書毛伯溫。素隆時望。極荷帝簡。遍者被任革弊一疏。未愜衆心。將宜隨路之行。全覩本兵部好尚何如。昔楊綰以清名儉德。拜相之日。郭子儀方宴客。即減坐中聲樂。京兆黎幹即減騶從。中丞崔寬亟毀撤第舍。誠使門庭貞肅。則賄賂滅影。不令而自畏也。假令棄志變節。則錢神蠅集。雖禁亦不從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弊非嘗不革也。此亦新政常行文移。即張瑰昔年未必無此舉也。所望於伯溫非常謀猷。當不在此。而李棠、張達。而非罪也。則此時宜內論。不宜輕擊。前輕易而舉解。今輕易而放縱。非催覩者竊笑。臣謂李棠、張達。亦必心笑之矣。況二罪之才。非可孟明、韓信之比。又何必戀戀於彼。以重傷國體也。荷蒙聖明英斷。仍以二罪付之法司。員缺另行推補。中外入心。始帖然畏服。軍法嚴重。非同兒戲矣。伯溫時望所歸。而臣言如是。所以責備賢者。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各邊撫總之臣。今易已數月矣。未見建明大議。振舉大策。臣竊恐諸臣新易。不大徵創振作。是大爲新命之辱。微臣之所憂也。伏望皇上痛懲往事。大舉新圖。赫然斯怒。嚴諭諸臣。務令各勤乃職。各竭乃才。內則居中御外。外則捍外衛內。中外同心。將相協力。上以仰副皇上之新命。下以俯答天下之風望。近以安邊圻之軍民。遠以威沙漠之部落。無盤桓觀望。無騁虛誕。無失良機。無玩良時。果能建功著効。朝廷當不吝爵賞。如其玩時致寇。許臣等科道官指名參究。必置重刑。曾謂以天下全力精簡時才。竟爲區區部落所奔走。臣竊恥之。仍乞嚴促王杲上緊到任。糧餉一節。尤爲緊要。屯田鹽法。所當悉究。冗員冗兵。所當裁革。近見有欲議加賦者。此萬

萬不可。即今四方水旱。無處無之。戶部差官催徵累年積逋。則可見常賦有不解納者矣。而尚可加耶。與其加賦。於民。莫若節用。與其加賦於民。莫若減俸於官。不況常格。必有權宜。漆室之女。尚知憂矣。微臣待罪言官。私憂過計。惟恐有不及者。而敢謂其言之過耶。惟聖明留神。則一怒而作中外之志。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冒進狂言。不勝激切恐懼之至。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題。

請裁革冗員疏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慎選久任。遵明旨。惜賢才。以裨治理事。

我國家掌最重。人則弊。材而久任之。任之久。自當殊其秩而超擢之。以昭勸也。臣伏視綸音。今後文選司郎中著久任云云。欽此。欽遵。考功司郎中。亦照此例。則諸司在其中矣。此可見皇上序賢惜才之遐意也。近觀吏部卿亞亞貳。屢被威勵。嚴加將事。競盛行。課諸得志。治化之不蹙也。亦鮮矣。此文選考功爲最重而當慎選之。選得其人。又當珍其徒取其因時宜制。則周建官。六曹分職。序賢程能。非以遂私。維以贊化。吏部爲六曹之長。百辟之刑也。職銓考尤要。蓋以進賢退不肖。其責大也。得其人則俊乂登庸。儉邪遠屏。治化之不暢也。鮮矣。匪其勞賚。開廠者拔其德望。無俸進。無淹任。又照得考功司郎中鄭曉。持心公平。歷實精當。題覆敏杜絕。明足以行其公。果足以成其敏。近雖意見不同。要非私蔽爲害。是二臣者。中外孚協。物議攸攸。其志。均可謂賢也已。臣猶懼其照常序遷。則於二臣任不盡其才。事不終其志。而後來繼任者。雖異而詰練終殊。況嘉靖二十三年。適當朝覲考察之期。考功郎中尤爲緊要。於此遽易其人。深爲後吏部主事有缺。須九卿之長、會舉其司屬之賢者充之。務要行履端莊。問學粹美。器度宏達。無科第之崇。門徑之捷。但有嗫嚅。即非賢士。他日考察。即以坐之。是亦備愼選之一節也。臣愚伏乞遵舉明旨。文選郎中務要久任。不許一年調用推陞。仍乞限以三年爲準。今後再有違旨不及期許科道官參糾。考功郎中每當內外考察近期一年之內。不許推避。以遂推避。庶賢才彙征。不肖以俾進。貪昧速黜。鑽求者不得已遂私。官稱政良。化行俗美。太平治理。可計日而待也。臣待罪該宜默于聖明之朝。無任眞切願望之至。緣係爲愼選久任。遵明旨。惜賢才。以裨治理事。

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題。

請定內外大臣不和疏

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內外大臣不和。乞賜天語嚴責。以敦國體。共濟時艱事。

臣惟人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而臻治理者也。況卿輔大臣爭於朝。撫總大臣爭於邊。而國家之事。爲和。舍已從人。爲虛。忘讎序賢。爲公。無是理也。近知內閣大學士翟鑾、嚴嵩、與吏部尚書許瓚不和。互相詆評。及查兵部。先因大同總兵周尚文奏討錢糧馬匹。題覆疏內。知巡撫總兵不相協和。近據督理糧餉右侍郎趙廷瑞之疏。又知總兵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俱各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爲心。此大不祥之事。誤國大禍。

目前立見。臣請先論其理而後及其事。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傳曰。陰陽和而雨澤降。其論兵、則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之時義大矣。天地陰陽不能違也。近驗之一身。尤見親切。今夫心志寧靜。則目之所視。耳亦聽焉。足之所至。手亦從焉。各從心所欲而效其職能。然或目視而耳不聽。則見聞不相及。手持而足不行。則物位阻而事廢。其於心志所欲。終克由濟。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羣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尊奉心志。寧背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諂之覘。長於外。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擊之腳。流於下。由今邇昔。來之或易也。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于茲矣。甫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也。今陛下日事藐視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也。歲幣納銀之例而府庫未能充也。歲頒鎮租之令而百姓未能蘇也。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百役繁興。以外則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如丙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和衷。夙夜匪懈。畏天命而悲人窮。凡可以利國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啓君心。下以勵羣工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嚴嵩、濫竊寵權。市恩修怨。閒二輔臣在內閣有違言失色。入見陛下。各有私陳。背誕。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和衷以事上而風下也。輔臣以至九卿百執事。位有崇卑。均之爲耳目手足。聽命心志。以共成一身者也。宜和濟而不可以相賊也。輔臣眞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退吏部宜有眞心直節。如貞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雖權貴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啓順端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威福氣焰。凌逼百司。招權攬威。使凡有陳乞疑畏。罔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佈於陛下。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惟知畏嵩。不能服主。而氣勢之弱。猶不足以驅人之趨附。名位之先。亦足以爲嵩之妨礙。尙書許讚。兩世三居吏部。亦可謂世臣矣。雖曰小心謹畏。而直氣正色。不能預銷權位要求之心。弱亦甚矣。凡此皆陛下之洞照。知臣言之非誣也。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世之氣象也。今卿輔大臣。陰搆陽排。互相詆訐。以陛下爲何如主。當此之時。不思培植元氣。愛護人材。共闢折衝禦侮之計。而務修私怨。果何心哉。臣恐大臣不和。則憸邪細人。乘間抵隙。互相煽北。嫂孽嫂叔。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往時論劾輔臣御史如謝瑜、童漢臣、相繼假公事而罪謫之去矣。其伊敏生、喻時等。亦已蹈於聲色。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貴雖不利。於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假以公事。奉有明命。罪之謫之。臣恐自是無言者矣。陛下之臣。雖有如梅杭雖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今入秋宣大已報警息。而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時既懈離扞格。不相和協。則必無長駈遠鎩之策。臨敵擊兵。按伏對壘。將見甲可乙否。彼是此非。正臣所謂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其不誤事敗謀。臣不敢信也。朝廷設總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以制三軍之命。如頤指氣使。可無不如意也。今乃以相抗。各自爲大而恥相下。各自爲是而恥相用。是假之權位以相角。而非爲衝國

禦寇謀也。大敵在前而文武搆釁。非國之福。可懼之甚也。臣又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蔡某。舉動方面。守令官員。內舉布按兩司。而動一都指揮僉事。又以去任踰年踰月二知府。勤以塞責。舉文勤武。苟且取罔。殊負朝廷簡命重臣撫綏遐方之心。殊失鼓舞文武經略地方之術。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於忠勇將官。宜折節優禮下之。結其死心。庶可得死力也。使韓淮陰無萬、相國國士之知。終於道去。岳武穆不有內制其禽。烏珠。強宋室當無難也。今誠有韓岳之將。寧肯低眉俛首受制於文墨刀筆之吏耶。務須推赤心置人腹中。明大義激其忠志。有所異同。明白曉諭。不宜輒爲裁抑以挫辱之。爲將臣者。亦宜乘時立功。奮勇先登。以作三軍之倡。不宜妄自尊大。自取悔辱。由是而人和所結。堅利於金湯。又何患敵國不成禽也。臣又聞近日邊事。內外掣肘。文武諸臣。誠意於被論而退信。如是。則上負朝廷推轂之心。下解三軍死綏之志。脩備不忠。名綏人輕視之悔。爲國大妖。誤事非小也。臣愚無知。伏乞陛下明垂離照。赫施乾斷。無惑近論。無忽遠圖。戒輔臣毋務修怨。以竊威福。戒吏部毋務依阿。以輕鼂陟。戒撫臣無辱將官。以離士心。戒將官無懷小忿。以誤大事。此皆目前緊要。不可一日緩者也。更望陛下優容言官。博采羣策。虛心聽納。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公忠爲國。虛己忘讎。各務和衷。蕭蕭、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區區外侮。有不足攘者矣。此皆係於陛下建中和之極。以先之。臣微小無知。竊見時事大傷國體。私切憤鬱。恨力不能排闥。以號訴于宸前。誠得天聽而見之施行。則亦可以報陛下

錄賚洪恩萬分之一。卽日賜死。所甘心也。他日曖昧制於輔臣之手。如謝瑜、童漢臣罷。陛下能知之乎。臣愚無任戰慄隕越之至。惟聖明覆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緣係內外大臣不和。乞賜天語嚴責。以敦國體。共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奏爲懇乞天恩。詔罪回話事。

先該臣題爲內外大臣不和。乞賜天語嚴責。以敦國體。共濟時艱事。等因。於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時。欽奉聖旨。周怡這廝所說諸臣不和。負君致禍。都是。然本心初發。只是論謗。曰朕日事疏祀。不知先務和德於上。人和蕭蕭、神之聽之。夫朕事天禮神。多荷洪庇。至于四方之廣。豈得都無水旱。若論天下治安。則你每凡爲有位者。果能秉公竭忠。修和靈誠。同心贊主。何患不治安焉。他每內外諸臣不和。你每知道。如何不卽時指名劾奏。至此日纔說。著從實輸情回將話來。欽此。臣聞命自天。驚悚戰慄。不知所措。委的昏迷狂妄悖亂。荷蒙聖恩洪大。不卽加以斧鉞。且令臣從實輸情回話。臣悲捧綸音。委曲詳盡。伏地叩首。號泣仰嘆曰。大哉眞聖人之言也。其容臣、眞天地之大也。其知臣、眞日月之明也。臣復何辭。緣臣愚昧。竊觀聖明孜孜求治。敬天憂民。昭格上下。諸臣不能仰體。各修私怨。誠恐上負君父。下誤時事。心切慮之。欲効犬馬之忠。陳于陛下。而臣之知識短淺。辭不達意。遂至狂妄悖亂。上瀆天聽。臣之罪也。又不能早見預論。臣之罪也。伏乞聖慈宏擴覆載之仁。大賜鈇斧之誅。矜臣之志。救臣之愚。臣恐憒昏迷。不知所云。不勝悚仄隕越之至。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聞。伏候勑旨。嘉靖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題。

奉聖旨。這廝本心欲詆君上。且經吏部不與。太常用人同說。假以彈劾爲名。實是結黨害善。況這廝每所

驅內直諸臣。以爲贊事大道。好生悖卑撫道。著錦衣衛拿來午門前。好生打四十大棍。照楊博例。送鎮撫司牢固押著監候。

太常寺少卿臣周怡謹奏。爲感激天恩深厚、竭誠血忱、以圖報萬一事。

竊惟受非常之恩者。嘗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嘗陳希世之議。臣狂愚小臣。不識大體。原任吏科給事中臣海瑞等。擅權內有先帝日事疏記。未能殄四方大旱。則以六事自責。今歲水災亦已非常。在內則官民之廬舍倒壞。在外則禾黍淹沒。舟楫漂溺。糧船損壞。人民溺死。非小異也。近報邊墻倒卸太多。一時修築實難。秋高馬肥。大可慮也。不大懌省改德。徒曰修省。天意不可回也。必幡然改念。平日之所欲者不欲。平日之所爲者不爲。勤政親賢。去邪寡慾。一言一動。必就于正道。則一念之誠。上格于天。災異自消。百祥來降矣。伏惟存神三曰敬大臣以尊師道。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唐虞君臣。更相戒飭。君臣自相師友也。湯學于伊尹。武丁學于甘盤。太甲成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爲崇政殿說書。必坐殿上面講。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大。以威嚴臨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傅保之職。三公之位也。三公坐而論道。我祖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於輔弼之臣。必稱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曰先生。二則曰先生。每歷朝實錄可考也。仁宗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和等。猶稱先生。自後一切詔佞之臣進。而始卑之矣。夫敬大臣者。以大臣近己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傅者。以師傅成己之德業也。所以自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如琴瑟管弦。無有畏心。何所警惕。徒以官秩崇之。祿賜厚之。是不足爲敬爲尊也。要在敬之以禮。尊之以心。迎之則善。送之若失。遇之則親。親温言霽色。商訂可否。不徒以揭帖進呈。如是則情意孚洽。義禮開明。君道盡大而業成矣。伏惟存神四曰擇左右以愼近習。人之所居。莫大乎愼所與。與治同道。閎不興。與亂同事。閽不亡。故曰。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易知也。況人主左右。諸欲易遂。服用華侈。聲色靡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充滿前後。其所言者。無非導心之言。所舉動者。無非肆意之事。一日與居。志念遂移。夙夜與處。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不迪聲色。又曰。遠耆德。比頑童。恆舞于宮。酣歌于室。狗于貨色。躭于音樂。流于遊畋。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所以警省身心。發紓志意。德崇業廣。心泰神怡。樂莫大焉。內臣中謹愼小心。知義理、識大體者。亦多矣。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易知也。況人主左右。諸欲易遂。服用華侈。聲色靡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者不少。選擇而使之。尤爲緊要。即今秋涼。宜親近儒臣。日講不宜暫輟。伏惟存神五曰勤朝政以勤臣工。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於寅。一生之計在於勤。故曰。雞鳴而起。雞鳴、則寅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古聖帝明王。必夙勤惕厲。一日二日萬幾。不勤。則荒惰宴安。萬事隳矣。傳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于邦。又曰。君子所其無逸。我祖宗建無逸殿。正謂以勤也。常朝必于昧爽之時。味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氣清明。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辦事。非曰小補。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倦。未免廢事。習久則百官因循懈惰。怠慢自逸。無怪乎政治之不古也。伏惟存神。

南京國子監司業今陞太常寺少卿臣周怡謹奏。爲中途患病不能赴任、懇乞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延殘喘事。

臣年六十四歲。直隸寧國府太平縣人。少生羸弱。長益不知自愛重。久病虛羸。如羸卒好挽強弓。竭力而

斷筋吐血。不勝任而死矣。自取之也。臣之過事。前脈所難。自反而心以爲能。雖千萬人吾往矣。如乘方百萬前陣。卽孤軍深入以敵。不怯。但顧其理。不畏其衆也。如事勢甚難。爲人口袖手。臣直當之。不取不辭。臣一念効用之心可識也。然往往輒債事敗謀。多無成功。徒爲世笑。嘗面作永戒。豈以此得罪。幸蒙先帝鴻慈大恩。眞之不死。五年之內。再釋其生。俾臣得侍彌留之母。旬餘而決。此恩此德。何以報也。此情此義。何日可忘也。皇上新登大寶。推念先朝罪臣。臣賤名亦在取中。召復原任。隨陞秩方面。太常。卽改北寺。臣於其時。亦嘗不自量。名爲報効。不知實已陷於大罪。隨奉德遷。往海濱位事一年。心神爽快。但山嘗海怪。臣風蹟之躁。終不勝任。嘗時負任其事。不顧有後之難。今來南都。事雖無勢。而積勞始發。遂大不勝任。去年戊戌十一月初四日。得疾起送表謁陵。飾下又暫儀拜祝萬壽節。其日又上陵。病篤。歸以饑寒。遂日加重。今歲起歲倒。帶病應酬。至前六月初四日。一臥不復能起。荷蒙洪恩。補臣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聞命躍心。拜官無力。志存報國。氣不能前。於本年七月內。扶病行至揚州府地方。瘦削見骨。臣自度此病未有痊愈之期。伏乞勅下吏部。容臣回籍調理。臣幸不死。尙願耕鑿擊壤。爲太平頌。臣卽死。亦當志地下。永爲國家鎭地之鬼。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爲此具本。令義男周久安賫捧。謹具奉聞。伏候勅旨。

論對錄

張乎敬

諭內閣張元輔

今日午時

皇伯母今內官傳示云　皇伯母親至朕處爲遜耳朕差時朕即知　皇伯母意止以張延齡爲遜耳朕差內侍官往奏云適奉　皇伯母傳示親至廷處爲喜但恐上勞　慈降又廷今日以秋閒講奠先師請　賜免降乃止又移刻復傳云明日仍行釐奠差人往奏云茲冊奉　慈愛宜當承順人家生子此常事也豈敢上煩　慈躬親降如有　傳宋乃復止少頃復令內官持物到朕宮云　皇伯母說皇帝大喜事但張延齡事須將就朕聞　命訖朕惟上古之時無此等事厥後漢唐宋以來以位殺君者亦非一賊矣茲延齡也既爲朕　皇伯考慈親祇宜守分猶有餘乃包藏禍心謀爲不軌是何道也執法大臣貪贓背義且前日本至閣　御等亦未如法票上茲事甚大併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卿等作速議處來聞

論對錄

張乎敬撰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臣張乎敬謹　題伏蒙　皇上因張延齡事情以　昭聖皇太后傳諭併示臣等速議處來仰見　聖明仁之至義之盡也臣等伏思均蒙　皇上重託受　恩深重雖事之至小者亦當預聞盡心區處況此事所關至大至重敢不盡心前者擬票委未能悉萬罪萬罪臣等愚見欲候法司具招上　請乞　示臣等詳其情節如何然後容臣等各自陳所見甚候　聖明裁斷務極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庶幾上副

上　聞伏乞　聖明亮察謹具題　知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一日

臣張乎敬謹　奏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以　昭聖皇太后傳諭張延齡事情錄示臣等今作速議處來聞臣等擇請無任悚惟戰慄之至謹具奏

伏蒙　皇上以三法司會問招擬　示臣等欽

詳情節靜則張延齡殺人之罪自不可逃而謀逆

皇上孝奉之誠日益加至如此則　兩宮懽欣交通

明命令臣等議處臣敢不竭誠以對伏乞

聖明亮察臣竊思延齡兄弟當

孝宗皇帝懿親恭之應議律條待延齡以不死亦惟

皇伯母說皇帝大喜事但張延齡事須將就朕聞

命訖朕惟上古之時無此等事厥後漢唐宋以來以位殺君者亦非一賊矣茲延齡也既爲朕

皇伯考慈親祇宜守分猶有餘乃包藏禍心謀爲不軌是何道也執法大臣貪贓背義且前日本至閣

御等亦未如法票上茲事甚大併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卿等作速議處來聞

朝野臣工靡不歡祝

在延齡兄弟亦所自知者矣茲大道公行過惡敗露臣伏思延齡其他罪戾猶可逭也罪至殺人不可宥也昔孟軻氏論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漢文帝殺薄昭舅后家也

皇上承　祖宗之統守　祖宗之法況延齡以外戚殺人即曰誅之又執爲不當乎臣又伏思延齡過惡俱犯在　先朝良由法度寬縱所致誠當嚴禁防於　今日者也但古人有言曰恩有所當加法有所當屈此仁義並用之道也

聖諭云延齡　皇伯考懿親至哉　皇言仁哉

皇心也　孝宗皇帝　獻皇帝親兄弟也

皇上萬一推　獻皇帝友愛之心以全

孝宗皇帝懿親恭之應議律條待延齡以不死亦惟在　聖心轉移間耳然於此宜必有處之之

仁壽宮左右內侍務要維護愼老成以供

昭聖皇太后使令庶免閒惑

皇上孝奉之誠日益加至如此則　兩宮懽欣交通

九廟之靈無不　鑒歆者也此臣區區一得之愚不

敢自昧惟

聖明采擇爲臣無任惶悚戰慄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諭張元輔

適卿三人各以免問張延齡爲對夫朕以卿等爲

左右大臣必爲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今却說延齡爲

皇伯考懿親夫懿親不過懿親同姓尚處死況懿親

平又曰事達人亡又曰恐傷
皇伯母心此言尤非大臣之言其曰事達人亡即賢說事未行者同曰恐傷
皇伯母心者夫婦人以夫家而為家更有何依
皇伯母上配　孝廟正宜感以發其奸可也曰傷
心莫導之以啓私庇而必欲害國也夫今之天下
皇祖之天下天下之天下非今日之君臣所能創立
胤雖弱昧昔奉　皇天命承
皇祖統緒不得不為之保神器正紀法令如欲不問
亦自卿等行之來世必有通賊之毀不必待胤責
也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前日臣等伏蒙
聖諭議處張延齡罪狀臣等遵奉
欽命各以一得愚昧之見上　請伏乞
誠而已茲蒙
天語切責臣等不勝惶悚之至謹擬票上
聖裁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諭內閣
法司會問司禮等事內司聰原不是因打重身死
張延齡擅用官刑將聰絞死事已屢經訪問本內
又說事雖未至於有行此何言耶看來聰賢等也
只怪他不行于早爾卿等務依法擬票來看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伏蒙　發示法司會問張
延齡招由臣等已各將一得之愚恭進
聖覽伏望　聖明亮察臣等之心非有他也欽蒙
聖諭云司聰原不是打重身死張延齡擅用官刑將
聰絞死　聖明所聞委的是實延齡殺人之罪已

猶疑矣又
諭云聰賢等說事雖未至於有行此何言耶臣等看
得悖逆之事止於論謀與不論行與不行
聖明切責誠為至當但招情不曾親見延齡分付又
然稱家人畢謀獄情可疑臣等未敢輕擬謹候
聖明詳斷示下臣等乃敢據票上　請謹具題　知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臣張孚敬謹　奏臣因張延齡事情不能積誠
上悟　聖心罪當萬死萬死伏思他人可委之
無言臣受　恩深重惟應死報
皇上視臣有手足之親　託臣以心膂之寄臣不盡
言以發機緘以明是非則臣負　恩之罪萬死
莫贖矣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云延齡　皇伯考懿親祇宜守分猶有餘乃包
藏禍心謀為不軌是何道也并所奉
皇伯母傳諭錄示臣等作速議處因法司會同招擬
未成不敢輕議十四日伏蒙　發示會同招擬
臣反覆看得張延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
而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　上請非以
其真有逆情尚敢以　孝皇帝懿親請
皇上宥之也隨蒙　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為我
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兒誤親乎臣狀
讀無任戰懼之至臣伏思
皇上欲累延齡逆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
今日任　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分猶有餘乃包
孝宗　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未入仕竊嘗
聞之　武宗彌留之際
皇上迎繼　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託
昭聖皇太后懿旨擊人輒自處斷彼時威權內外已
震懼矣迨夫

皇上詞統閣臣等輒敢以
皇上考　孝宗母　昭聖几在
昭聖固自以有擁立之恩以子
皇上為當然以致
聖母至京莫知所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罪有
以誤　昭聖也彼時臣初為進士未嘗受
皇上一命之寄
皇上亦未嘗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
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
聖明在上義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今　朝士恨臣
之心實未嘗一日肯忘每欲相時報復雖
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臣者也嘗人有
以斯言告臣者臣答之曰臣子事君惟盡此心
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臣自擔此
心至死靡他也今者延齡情發臣觀內外大小
臣工俱默默無言雖言官亦無敢言執是執非
者何也實皆幸
皇上今有此舉以為悉由議　大禮中來得
皇上誅滅延齡家俾　昭聖皇太后不得善終以深
皇上之過以為臣及獻夫陽為解釋陰為佐助以重
臣二人之罪莫逭於天下後世其誅心如此而
已特　聖明偶未之察耳臣連日伏思延齡殺
人之罪誠不可宥
皇上即救之無得而議也其他如臣前議以處鴉齡
或置之南京不得習任京師以滋惑
仁壽宮之心臣之愚見盡忠於
皇上者不過如此夫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況臣
為左右大臣又受　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真
有逆謀而臣得見之真即當首倡大議請加
天討而族滅之又敢為之隱匿自甘為叛逆之黨乎

臣詳招詞所稱曹祖鼓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伊之說皆涉妖言

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勿為也而況謀逆之辜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辜狀實見得未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

聖德之累乎臣又思

皇上此等訪拿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報復之私空難係　國家彝典重大或出一時不思于牧收

聖明亦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

皇上召臣催救內云自卿去後切齒脈恩

聖母嗟悶者亦數次矣臣伏讀青流涕嗚咽臣思

皇上所以思臣

聖母所以教誨臣者臣之心豈惟

皇上鑒之

聖母亦鑒之矣茲者　天眷　聖明誕生　皇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

聖母亦必欲

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者也誠或不察真犯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法族滅張氏矣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竊恐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

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承

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愛之也深故言之也切慮之也遠故說也詳伏乞

聖明俯賜察焉臣無任惶悚戰慄之至謹具奏聞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伏蒙　發下法司會官議擬張延齡辜狀一本臣等伏思此係生殺大權臣等不敢輕擬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嘉靖十二年十月初　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伏蒙　發下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人犯一本臣等看得內馮恩奏壇張延齡三名所犯固法當處死但臣等於心竊有所未安者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究仁綏刑徐議處決臣等不勝懇悃所望之至謹具題請　旨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題奉

聖旨昨有旨催問因數正為此三名速決卿堅欲回議奏瑾馮恩且不論張延齡本該坐大逆條律輒之已屈法甚如何執妥不死不知留他怎麼說宏明言之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　發下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本臣等非敢為馮恩張延齡夫延齡生宥但臣等反覆思維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馮恩奏瑾情似可矜且二人俱係論臣等

皇伯考入我　皇祖之門外成私親不干宮闈縱或為延齡憂傷亦是私耳卿等孚敬會曰恐傷

皇伯母之心夫　皇伯母如為延齡傷心亦思為

皇伯考傷心否此非朕過猶獻夫曰不知何人導陛下為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

母后親家知要裹位朕殺之法也義也分也何謂失德今奈原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如何

皇過非賴

聖明垂察莫能保全今竟肯為之回護惟

聖明鑒之又延齡殺人罪誠當死但

累朝之待親戚容有當議者故臣等均望　緩刑簡

候徐議非敢有他也伏乞

聖明詳察施行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午刻臣等伏見錦衣衛一本為究問郭宗皇事奉

聖旨既問明白著擊在午門前好生打四十棍放了欽此臣等看得郭宗皇妄言奏擾情罪固為可

大權臣等不敢輕擬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嘉靖十二年十月初　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伏蒙　發下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人犯一本臣等看得內馮恩奏壇張延齡三名所犯固法當處死但臣等於心竊有所未安者不敢不言伏乞

牧宗彝只是為其同耳本都為張延齡夫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日倚勢殺人心懷不道交納衆多用錢原結是以門對字樣皆文臣與作今卿等徒知忠於

孝宗重為　昭聖皇太后慮却不思共同逆惡不忠於

太祖創前之議禮一般夫　皇伯母上配

聖旨昨有旨催問因數正為此三名速決卿堅欲回議奏瑾馮恩且不論張延齡本該坐大逆條律輒之已屈法甚如何執妥不死不知留他怎麼說宏明言之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　發下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本臣等非敢為馮恩張延齡夫延齡生宥但臣等反覆思維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馮恩奏瑾情似可矜且二人俱係論臣等

皇伯母之心夫　皇伯母如為延齡傷心亦思為

皇伯考傷心否此非朕過猶獻夫曰不知何人導陛下為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

母后親家知要裹位朕殺之法也義也分也何謂失德今奈原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如何

又要不死怎麼說之拂意非人臣宜此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臣等冒昧以郭宗皇

事上　請伏蒙

聖諭以及張延齡事情并　諭示司馬光論薄昭事

宜臣等無任恐懼戰慄之至仰惟

皇上所論者　祖宗之法也臣等夫復何言但臣等

之心實非有他也惟

聖明鑒之謹將原帖一紙繳　進謹具題以　聞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臣張孚敬等謹　奏為懇請緩刑體獄以全

聖德事本年九月十一日伏蒙
聖諭令臣等作速議處延齡事情來聞臣等看得張延齡謀逆情狀未明不敢輕擬各以一得之愚上陳伏蒙
聖諭切責無任惶懼臣孚敬臣獻夫各受
恩深重自揣於心又不敢不盡其誠復各論奏伏蒙
聖慈俯察已將延齡謀逆事情開釋　今諸親多官議奏坐以殺人死罪本月二十七日蒙
發示刑部等衙門審錄重刑人犯一本該臣等具奏內馮恩秦瑾張延齡三名所犯固法當處死但臣等於心竊有所安者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寬仁緩刑徐議處決等因欽奉
御批昨有旨催問因數正為此三名速決卿堅欲回護秦瑾馮恩且不論張延齡本該坐大逆條律斬之已屈法甚如何要執不死不知當他怎麼說宜明言之欽此本日又該臣等回奏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馮恩秦瑾情似可矜且二人俱係論臣等罪非賴
聖明聖察莫能保全今皇宮為之回護又張延齡殺人罪誠當死但　累朝之待親戚容有當議者故臣等均望　緩刑監候徐議非有他也等因未奉　明示又本日該臣等具奏今日午刻伏見錦衣衛一本為究問郭宗皇事奉
聖旨既問明白著擊在午門前好生打四十棍放了欽此臣等看得郭宗皇事奏稱罪固為可惡今奉　旨著打四十天氣寒凍誠恐減命伏乞　聖慈覽狀杜數著令為民等因欽奉
御批郭宗皇說目前拂意四字必探知朕意而發說是事一事故曰拂意原其罪惡減命安矣卿等欽宗皇只是為其同耳本都為張延齡生死無甚緊要只平日倚勢殺人心懷不道交納衆多用錢原結是以門對字樣皆文臣與作今卿等徒知忠於
孝宗重為　昭聖太后慮卻不思甘同逆惡不忠於
太祖即前之議禮一般矣　皇伯母上配
皇伯考入我　皇祖之門外戚私親不干宮闈縱或為延齡憂傷亦是私耳卿等敬曾曰恐傷
皇伯母之心矣　皇伯母如為延齡傷心不知亦思為　皇伯考傷心否此非族過卿獻夫曰不知何人慮陛下為此失德之事夫延齡以　母后親家却要慕位睨殺之法也義也分也何謂失德今奈原告人被延齡錢買毒死已不追罪加何又要不死怎解之說意非人臣安此欽此又蒙
聖恩寬法處之止及一身殺之誠法也臣等又竊念　國朝有議親之律誓有免死之文今在　朝諸臣未加詳議
皇上固以　祖宗公法望於　昭聖而
昭聖恐未免徇於兄弟私情萬一有向隅之泣
皇上母事　昭聖　孝養之心未免為之感動在
聖明寬法處之止及一身殺之誠法也臣等又竊念　延齡等愚誠上　請方巩懼待罪伏蒙
發下臣等所奏臣等益加恐懼夫生殺大權自
天子出臣等惟盡其愚誠如此可否惟在
聖明俯察裁斷臣等又伏思前日欽承二次
御批詳切明盡如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任感激又
令臣等宜明言之但一時倉卒未盡愚誠雖非
大禮之議初舉　朝臣工咸以恐傷
昭聖皇太后之心為言臣等伏覩　禮成之後
皇上母事　昭聖　孝養聞于天下光于萬世矣茲
聖恩寬法處之止及一身殺之誠法也臣等又竊念　國朝有議親之律誓有免死之文今在　朝諸臣未加詳議
皇上固以　祖宗公法望於　昭聖而
昭聖恐未免徇於兄弟私情萬一有向隅之泣
皇上母事　昭聖　孝養之心未免為之感動在
聖明在上其孰能察之豈之重刑宜也臣等又竊念
皇上自識　大體明大獄俱從　寬法未嘗肯殺一人　天地好生之德也況馬恩係言官殺之恐諍臣因而杜口將來姦宄人無敢言矣泰瑾一儒士耳實作　大禮倡辯實欲干進間有一二乘人　明倫大典作訕斷矣昔本求官今乃誠令故臣等以二人之罪俱在可矜區區愚誠惟此而已實非有他也夫疑臣勿任臣之誠臣等不勝恐懼待罪之至謹具奏聞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臣張孚敬謹　奏

聖明裁赤心體人股臣於臣等

復有疑耶臣等若不能開誠心布公道以報
皇上而復有私焉則非人類矣謹將原奏封進伏乞
聖明并發下法司再行會官詳擬奏　請定奪臣等
不勝恐懼願望之至謹具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諭張元輔

今日又得卿等屢愛重囚煩奏自古強臣令君一
矣夫殺了張延齡張鶴齡必反此朕之待也卿等
留延齡以何亦好只是反獲說傷
昭聖太后心此意朕實不覺不知是說朕欲傷
昭聖太后否如果是此等說就加罪在朕亦不過是
平日受恩於
太后家者報私皆君耳如曰兄弟之情不知延齡殺
國般般可證即殺人用絞刑可類推矣只是事未
成故凡知道者皆必曰　天眷我
皇祖也凡懷二心受恩張門者皆曰恨不早圖設使
延齡幸不知　昭聖太后何居亦不知
昭聖太后曾思及否此甚道耶卿等怎麼又說大禮
人倫本然如今卿乎敬欲悔已以從廷和歟此本
要朕批卿等須自答朕止知殺人必以殺報
嘉靖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臣等昨日冒昧二疏以綏
刑張延齡事情上　請伏蒙
聖諭云不嗜殺人者昌仰見
皇上好生之德如　天高然眞　帝王之度也又
諭云今歲生祥始兆實尚　天眷此正詩所謂蔵災
大慶豈有窮耶臣等不勝恐懼感惕之至仰惟
皇上執　祖宗大法也豈臣等之所敢預綵忘係左右輔弼之臣受　國厚恩一得之愚不敢不以上　聞以自盡此心而已伏惟
聖明諒察二疏既不蒙　俞允止可付該衙門知道已之謹具奏上　請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

臣張孚敬等謹　奏臣等職忝輔導才識庸愚常恐不能效忠報
主有負心膂之託前日冒昧連疏以綏刑張延齡事情上瀆　聖聽伏蒙
恩泰理三人事情上瀆　聖聽伏蒙
聖諭切責臣不勝恐懼自揣於心實由臣等平日不能積誠盡職一時又煩詞　奏瀆　聖聽伏蒙
特賜諭示諄切臣等益加愧懼連日踧踖不寧伏望
皇上俯賜包容曲垂矜察臣等不勝戰慄感戴之至謹具奏　聞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諭張元輔

朕惟不嗜殺人者昌茲刑者九十四四未免寒途
況　天有春生亦有秋肅而為殺然本非有意而
殺也此者亦是自取亦非法所尋之也朕於近三
載俱停刑今歲生祥始兆雖朕德未既調其實昌得
天之春欽載何躬欲再罷之卿等但當承君之意勿
曰某某之幸實非為亂賊而屈刑焉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臣張孚敬等謹　題今日欽奉
聖旨曾罷行刑又伏蒙
聖諭云不嗜殺人者昌仰見
皇上好生之德如　天高然眞　帝王之度也又
諭云今歲生祥始兆實尚　天眷此正詩所謂蔵災
大慶豈有窮耶臣等不勝恐懼感惕之至仰惟
皇上執　祖宗大法也豈臣等之所敢預

等無任欽仰感戴之至但臣等庸劣深懼無以
祇承　德意仰禆
聖化又豈敢為小人幸實為天下
宗社幸也臣等不勝欽仰感戴之至謹具題以　聞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臣張孚敬等謹　奏臣等職忝輔導才識庸愚
皇親三言官者未入也賢鬮尚矣論張
示博受讀畢載拜稽首颺言曰明哉我
皇上之納諫媿甚吾師之進諫
主聖臣直用是益彰可為天下萬世法迺知焚
草之論視補闕之見遠矣詔梓諸廣示中
外
嘉靖庚戌春三月門生蒲坂楊博謹跋

跋

太師張文忠公遺遇奮庸相業炬赫夫人
所知也而其贊襄密勿與順幹旋則非夫
人所能知也余謝事次秦淮公之賢嗣符
臺君出示茲編屬一言於末簡所伏讀而
嘆曰公可謂忠矣公之心至是其曲盡矣
夫人臣之事君也猶事天也其格君也猶
回天也感動轉移之機豈易乎哉公際
聖明諫行言聽直千載一時矣而是編所載則
亦若不無吁咈於都俞之廷者此為君之
所以難而為臣之所以不易也然終公之
世而
上之所以霽威以從公者則亦既屢矣可見公
積誠之所致而
天聰明之劣燭無私居高聽卑願人臣之所以
事之者何如於乎若公者豈易得哉

嘉靖丙辰夏五月晚學武進薛應旂謹敘

廣信府同知鄒　潛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取
上饒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儒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終

毅齋奏疏

明 毅齋查 鐸著

請加意經筵疏

題爲懇乞聖明加意經筵以隆聖學以慰人心事臣嘗觀成王之荅臣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孟軻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是人君之心學則明不學則蔽學則生不學則息故聖君之自治與賢臣之告君未有不以學問爲急者今之經筵固皇上問學時也近奉聖諭於二月初九日講十二日經筵大小臣工莫不延頸快覩以爲此聖學日新之始也是日少有風雨竟從中止二十二日又止昨初二日又止一時人心愴然自失蓋自去多十月輟講至今二月始開是一年之中止數月一月之中止數日耳今又隨意輟止是暴少寒多豈日就月將之義乎雖輟講數月曠蓋匪多但天理難存人心易放況皇上處崇高之位居深宮之中接目觸心無非可樂所恃以御其流者此問學耳不與詩書禮義相親則心必別有所嗜不與仁賢碩輔相處則情必別有所寄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君德之成否政治之得失實係於此仰惟皇上聰明睿智迥出尋常乃於經筵尚未加意臣有以窺其微矣蓋帝王之學與庶人同趙岡併力截殺不許沿習俗套觀望逗遛以致慢事重罪不饒飲此臣伏覩皇上軫念邊防惓惓勑諭督撫諸臣宜痛不顧身克副明旨一切敗肆舊習宜勦之以圖實効臣近見宣大山西等處總督陳其學奏稱敵人分道繼入親督諸將戮力血戰大挫其鋒斬首八十餘級要行分別將領之功趙岡尤宜首錄等情又據大同巡撫李秋奏同前事據此則有功矣及接巡按御史燕儒官之奏又稱趙岡引兵觀望相去五六十里且將各隊精壯撤兵致敵直入大肆殺掠東西二路殺死人民不下三千餘人殘破官堡不下百十餘處幷參陳其舉李秋失事緣由據此則又有罪焉夫功之與罪猶黑之與白誰能掩之今一則曰戮力血戰一則曰撤兵逃竄一則曰大挫賊鋒一則曰隔遠觀望一則曰斬彼首級八十餘顆一則曰

題爲應明旨舉人才以備擢用事臣惟國家之所重者在邊防邊防之所急者在得人恭惟皇上軫念邊圉特允廷議通行兩京九卿科道等官各舉所知具疏奏聞以備簡用此其留心人才以爲安攘計者誠未及詳不難聞賜清問講臣由心而發言輔臣由心而啓沃皇上由心而聽受一堂之上精神會然則講習久而義理自明視聽專而心志自定皇上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所關係豈小小乎說倘不以臣言爲迂大賜採納加意體行則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舉才備用疏

題爲應明旨舉人才以備擢用事臣惟國家之所重者在邊防邊防之所急者在得人恭惟皇上軫念邊圉特允廷議通行兩京九卿科道等官各舉所知具疏奏聞以備簡用此其留心人才以爲安攘計者誠至切也臣待罪該科義不容默但人固難知知人尤難其得之訪問未經親識者不敢輕舉以瀆天聽謹以臣之所素知者爲皇上陳之原任兵部尚書巡撫雲南都御史呂光洵舉有淵源才堪經濟風猷夙著于吳中反獄之囚徒旋從殄滅威信素孚于滇南負固之叛賊卒致就擒文與武兼才與誠合此一人者兵事素諳精神尚健所當及時效用者也原任巡撫順天都御史温景葵博大之才出之以細密擬定之選者也原任雲南布政司參政梅守德慷慨不回之節精敏有爲之才居諫垣行每恥于隨人侍學校心守行之以變通處權奸而從容折服名衆重于關中衆黜遂而嚴憲陞防望尤隆于冀北此一臣者與論之用者也以上四臣皆臣之得于親見深知其人如蒙勑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呂光洵等遇缺推用以責其成庶中外得人邊鄙自靖矣

勑重臣撫安疏

題爲督撫重臣玩視明旨大肆欺妄懇乞聖旨嚴加究治以彷邊防以正國法事臣近見兵部爲報寇入大同事奉聖旨設與兵部近報寇兵已入大同邊內你部裏便行與陳其學急發馬步人馬星夜前去與同趙岡併力截殺不許沿習俗套觀望逗遛以致慢事重罪不饒欽此臣伏覩皇上軫念邊防惓惓勑諭督撫諸臣宜痛不顧身克副明旨一切敗肆舊習宜勦之以圖實効臣近見宣大山西等處總督陳其學奏稱敵人分道繼入親督諸將戮力血戰大挫其鋒斬首八十餘級要行分別將領之功趙岡尤宜首錄等情又據大同巡撫李秋奏同前事據此則有功矣及接巡按御史燕儒官之奏又稱趙岡引兵觀望相去五六十里且將各隊精壯撤兵致敵直入大肆殺掠東西二路殺死人民不下三千餘人殘破官堡不下百十餘處幷參陳其學李秋失事緣由據此則又有罪焉夫功之與罪猶黑之與白誰能掩之今一則曰戮力血戰一則曰撤兵逃竄一則曰大挫賊鋒一則曰隔遠觀望一則曰斬彼首級八十餘顆一則曰

殺死人民三千餘人功罪異同奏詞矛盾似若難辨然臣以理斷之而是非立見蓋備宦同與事地方者倘前功是實必且樂爲之贊揚苟非喪心病狂決不肯枉其勞勛故爲揑說以自取虛誑且奏詞雖稱失事而實寔猶多曲全在備宦之心亦有不得已而略爲之言者況與勦之人有副使方逢時在焉有隨從各官在焉破盤俱有實數殺人俱有員名則歷歷可據事非風聞詳明如此更復何疑備宦乃按該方者不信備宦又將誰信耶其學等有罪無功雖三尺童子亦能分辨況京師去大同不滿千里殺人破盤事非細微誰能掩之其學誠失事矣使能引咎自歸以圖後效可也縱不以爲過或稱敵遠將遯可也今以不可掩之事乃公然變罪爲功形之奏章果涉隱昧難於辨白耶果居中深密誤相鵠從耶果一聽趙岢之指揮不復敢與查理耶乃彼此掩護且欲誇奇功邀上賞臣誠不知其何心也夫事君之道莫大于欺臣子之罪亦莫大于欺今其學之所爲果欺乎不欺乎且趙岢與敵既未交一鋒則彼八十餘顆首級又不知從何而來冒之殊可痛心夫岢誠稱一時名將今聞敵自西來乃復撤兵東去蓋故爲怪牾甚在逆盤不守大同之外乃守應州之城蓋先自潛藏假言內謹不過假此以塞人之議論也夫敵騎不滿萬餘岢爲大將不能發一矢出一陣以伸中國之威乃巧於貌閃又每欲借名自居以爲得計岢也如此餘復何望哉夫邊防一事聖明軫念惓惓在此一時諸臣條疆在此天下人才抡選在此國家錢糧虛輸在此實邊臣者雖損軀報效尚恐不及乃今以敗爲勝以罪爲功甘爲欺妄如此此罪之所以當論也且功罪不明則人心無勸況復明賞森嚴豁且不廣如是若過爲結急則習奎益深人心意玩邊務愈弛如國法何臣恐天下之大可虛者至矣參將得據督陳其學撫重鎮全非鎮鎗視朝旨眞若弁髦縱寇殃民已屬悖酷之狀冒功邀賞全無忌憚之心罪已坐乎失機心復安于問上巡撫李秋潛司撫巡之任殊乏備禦之方寇在門庭不能發謀以制敵殺人登野且欲冒功以欺人妻稍近於含糊事同歸於掩護總兵趙岢巧於謀身怯於禦敵嬴兵自衛因致各盤之傷殘望敵先藏坐視居民之殺掠八十餘顆之首級何處得來三千餘人之性命誰爲賠償罪有攸歸法難輕貸夫其學與秋重臣也趙岢名將也三人如此餘復何言伏望皇上即將御史燕備宦奏開失事人員勅行該部查照輕重嚴加究治庶人心警而邊防可飭國法可正矣

京營重務疏

題爲營議四出事終未妥懇乞聖斷毅然裁復以裨軍國重務事臣竊謂論國政者當不狥乎人情斷大事者最提避夫浮議狥人情卹淨議卽細微之事且未之可況有關于軍國者乎今營議紛紛迄無成說臣在旁觀亦審矣敢以始末爲皇上言之彼京營一事列聖迭有制度先帝集其大成有勳臣以爲之總度有文臣以爲之協理列爲三營時其操練識一代不刊之盛典也所未盡者特以各營雖有副將仍各練兵三千若遊擊等官然營中無一營總以統之此處爲有間耳輔臣貞吉銳於有爲憤其不振以三營之用豈不欲承歡君父顧敢致皇上之怒如此哉體乾去矣卽使廉許者臨之臣恐巧詐亦不能炊無米之粥也況事體繁難惟熟練者方可支持體乾諳歷有年人心願留以資國計伏望皇上擴天地之量推

宥過之恩俯允留用則體乾得以圖報而內外人心亦不勝忻慰矣

乞留劉體乾疏

題爲懇乞聖明推念國計俯留大臣以慰人心事臣等於本月十二日接到戶部尚書劉體乾奏爲乞恩認罪回話事奉聖旨劉體乾累次抗旨着冠帶閑住另推廉幹的來看欽此夫體乾大臣也皇上輒去之罪其抗也人君之尊如天使果於抗旨卽當顯加亦宜況於去乎既無禮於君父臣等卽擊去之亦宜況有言乎然體乾迹雖似抗其心實有可原蓋勢處其難有萬不得已者臣等待罪該科義不容默敢爲皇上陳之今天下常賦歲不過二百四十萬一歲所出至三百八十萬是一歲所入較一歲所出尙少一百四十萬此外雖有開納一節然有無多寡不常未敢定以爲額況各處災傷蠲免卽今秋防宜大創遼等鎮請求迫急無從措處該部不過挪前補後扯東蓋西歲推一歲幸其無事焉耳萬一諸邊告警京師戒嚴既無發糧安得兵馬斯時將責之誰乎體乾無一日不在職者故今九卿之官惟戶部爲最難乃軍臣所共知也但於舉旨取用不論年例應進一概直諫陳說其過于固執則有之實非敢於抗也夫在皇上取用亦多遷留則在他處節省可知有臣如此亦能爲皇上善守財者也不然以皇上之財供皇上之用豈不欲承歡君父顧敢致皇上之怒如此哉體乾去矣卽使廉許者臨之臣恐巧詐亦不能炊無米之粥也況事體繁難惟熟練者方可支持體乾諳歷有年人心願留以資國計伏望皇上擴天地之量推

請蠲漕政疏

題爲運官放違明例，運誤運糧，乞勅嚴究，以蠲漕政事。照得舊例運船，限四月過淮，七月抵濟，四月無船無糧，俱降級調任，湖廣衛所糧斛，限七月初一日完，載在議單，明例森嚴，誰敢違之。近據提督漕運鎮遠侯顧寀奏稱，本年運船於六月十四江南江北十一總俱已過淮，獨湖廣黃州衛指揮滿芳，蘄州衛指揮李同承，襄陽衛指揮謝九錫，共船六十三隻未至，又稱六月十五日，據指揮陳奠呈稱，各衛運船造完，尙有料銀未給，十月十九日又據指揮滿芳呈稱，改造新船，尙未出水，又稱據督糧右參議王讚押運新到于七月內徐邳之間，河水盡決，淺阻運船千餘，計糧三十八萬，不能逢洪，先該戶部侍郎陳紹儒題請寄儀眞呈稱，把總樂循禮尙在原籍九江攢住，不行催趲，等因，臣等聞之，不勝駭愕，編催國家軍儲，仰給漕運，稍或違悞，干係匪輕，今據陳奠之呈，則屆無糧，據滿芳之呈，則屆無船，彼此互異，恐有抵饑，猶難遽定，若把總樂循禮戀家不行，則王參議之呈可據也，循禮職司督運，又與各官不同，正宜身先督率，方可依期湊完，乃今六月，尙在私家，則沿河阻凍，寄囤勢所難免，查得上年漂流阻凍，不下五六十萬，湖廣一運居多，已經參題，伏蒙聖恩，宽宥，然未有六月糧船尙未造完者，樂循禮乃高坐不行，催趲，首先作俑，法當參究，看得湖廣把總樂循禮、監司督運，專事營私，當六月尙編在家，至七月豈能完報，等因，咨如私貨，任意遲延，視明例若弁髦，罔知遵守，事屬故違，法難輕貸，況今各處運官，絡繹到京，正衆人屆目之時，若止照常問罪，何以振肅人心，伏乞勅下該部，轉行漕運衙門，將樂循禮即日提解來京，監候，員缺另行推補，滿芳仍令戴罪催押，陳奠行巡按御史提解赴京，一併參送法司，嚴加究治，庶幾人心知警，臣等又據總運河道參都御史揭稱，糧船已過開河者三千餘隻，其餘俱在呂梁以下，牽挽難施，則違悞延遲，恐不止可長也，使趙孔昭於去年阻凍官軍，嚴加究治，今歲必不至此，乃踏其寄囤回南，全未懲創，奸頑何由知警，至若顧寀，不惟莫能懲創，且沒爲之題請給銀，以市私恩，迹其所爲，是貪之使運，又何惟乎今歲之違悞也，今日漕政之壞，顧寀當爲罪首，伏望皇上勅下該部，馬上差人，一面嚴督管河官員，將塞決河道，速行開通，一面嚴督趙孔昭、顧寀，設法牽挽前進，務期抵淮完納，猶可少逭其責，若貪從寄囤，徒假奏報塞責，則違悞之罪，更復何辭，容臣等指實參究，其他怠悞有司，奸頑官旗，卽令查照輕重，依法究治，不可姑待來年，仍致宽縱，庶既往懲而將來知儆，法紀振而漕政舉矣。

乞採買金兩免作年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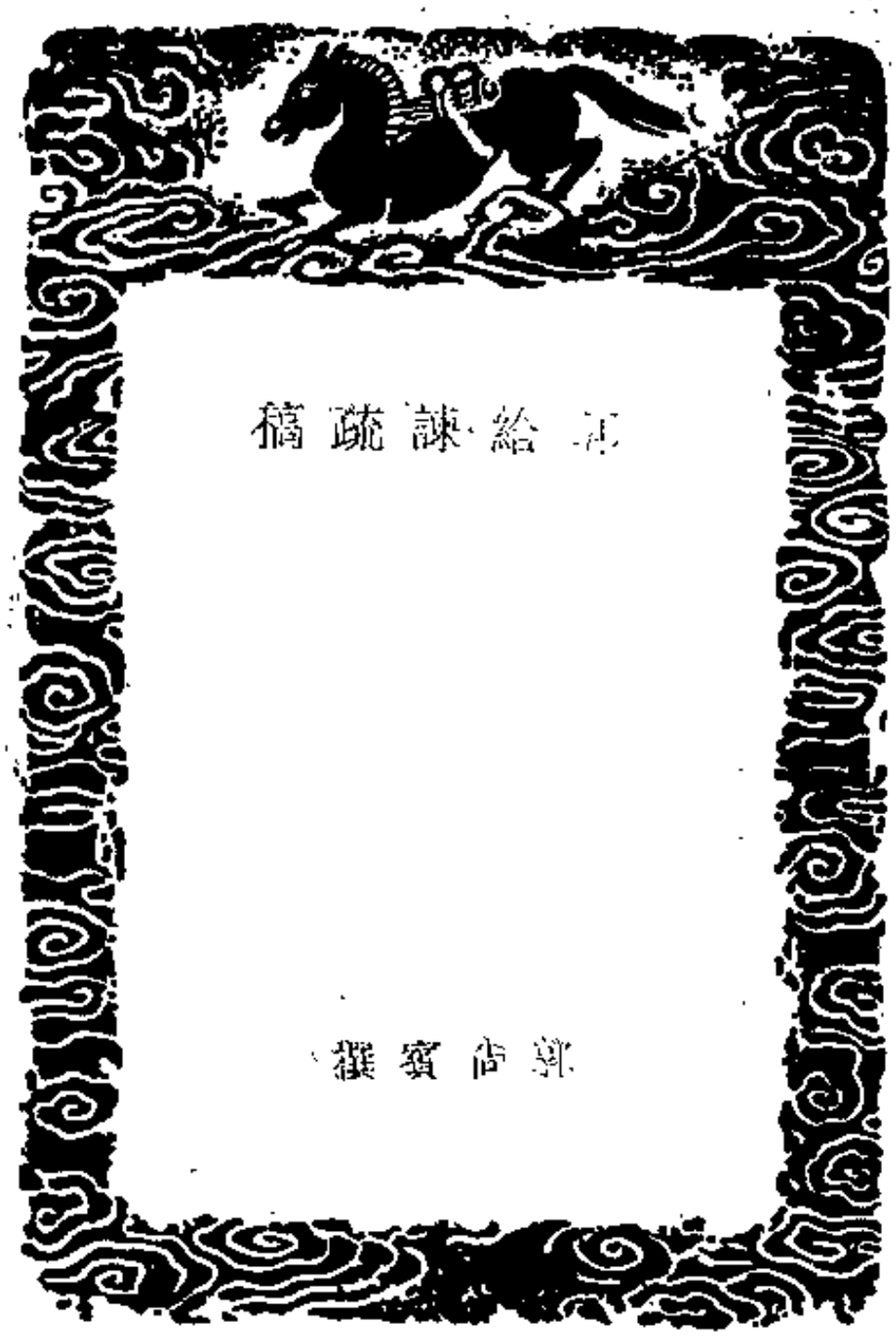
題爲懇乞聖明，軫念遠方，暫議採買金兩，免作年例，以紓民力事。近奉皇論，着雲南照隆慶元年例，採買金三千兩，年例金二千兩，共五千兩，每歲進用，戶部知道，欽此。夫年例乃惟正之供，採買則額外之征，皇上節儉天成，正供之外，豈加輕征，乃今金數倍增，必因內帑缺乏，故有此諭也，但定爲年例，則望皇上更加宽焉，臣等切惟天下皆皇上之財，則皆惟皇上之用也，然必定之以例者，蓋國家制用無窮，而天地生財有數，故量其地之所產，與其力之所堪，定之以爲例，每歲額辦，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此祖宗制賦之深意也，金雖產於雲南，地方不甚贍遠，金礦亦無幾處，故定爲年例一千兩，然每歲徵解，常不及期，嘉靖四十五年奉旨採買金兩，業已將完，被處官司，苦於變價之難，仍復解進，該部查得已經奉詔停止，因將前金准作節年拖欠，及該年年例之數，蓋亦徵解之難而曲爲之處也，夫數止二千，且徵解不前，況五千乎，間行採買，且至遲延，況每歲乎，每歲增金三千兩，則計其起派之數，解運之需，每歲須用銀三四萬兩，

勢固甚難也，官既難辦，不得不加派于民，該省遠在萬里之外，土夷雜處，民易爲亂，自鳳繼祖倡亂以來，盜賊充斥，每歲用兵，民力疲矣，若復加此額外之征，其何以堪，伏乞皇上軫念遠省，加意體恤，年例金每歲仍定二千兩，照常解進，如果缺用緊急，或令該省辦價，間行採買，無以爲例，庶上用既充，地方不困，小民幸甚，臣等幸甚。

嚴漕規以裕國計疏

題爲違悞運限，大壞漕規，懇乞聖明，責成督撫督臣，亟行區處，以裕國計事。近據漕運都御史趙孔昭奏，該戶部侍郎陳紹儒題請寄囤，蓋運知催趲不前，姑爲權宜計也，臣等切爲漕運國計所關，重務也，都御史趙孔昭、總兵顧寀、同督漕運重臣，總持法紀，恪守漕規，正其職掌，乃今違悞若此，伊誰之責耶，查得祖宗漕運，原有欽限，恐遇洪水發，則限三月過淮，恐北寒阻凍，則限七月完納，上年漂流糧米，不下數萬，天津阻凍糧船，共有千餘，皆由過淮入閘之運也，蓋自淮抵閘，不及一月，洪水泛溢，多在夏末秋初，爲督臣者，能鑒往歲之弊，嚴督監兌押運等官，依期過淮入閘，縱有洪水，安能爲害，乃今九月，何爲尙阻邳徐，據稱六七月間，大雨時作，洪水瀰漫，牽曳無路，是矣，獨不思過淮欽限，原在何時，至今方行婆報，計今去阻凍之時，尙有月餘，猶可催儹前進，豈可輒圖寄囤，若去年天津寄囤，今年邳下寄囤，議復一歲，臣恐不數年間，治河上下，悉爲寄囤之處，而京師百萬官軍，不知從何仰給，且此例一開，奸頑官旗，俱圖寄後，千百弊端，皆從此出，其漸誠不可長也，使趙孔昭於去年阻凍官軍，嚴加究治，今歲必不至此，乃踏其寄囤回南，全未懲創，奸頑何由知警，至若顧寀，不惟莫能懲創，且沒爲之題請給銀，以市私恩，迹其所爲，是貪之使運，又何惟乎今歲之違悞也，今日漕政之壞，顧寀當爲罪首，伏望皇上勅下該部，馬上差人，一面嚴督管河官員，將塞決河道，速行開通，一面嚴督趙孔昭、顧寀，設法牽挽前進，務期抵淮完納，猶可少逭其責，若貪從寄囤，徒假奏報塞責，則違悞之罪，更復何辭，容臣等指實參究，其他怠悞有司，奸頑官旗，卽令查照輕重，依法究治，不可姑待來年，仍致宽縱，庶既往懲而將來知儆，法紀振而漕政舉矣。

先生自德安司理入爲刑科給事中，蓋以不常新鄭意，出爲山西參議，其在諫垣，侃侃如是，迄今讀勘經筵、監邊功、定營議、爭採買諸疏，正大光明，嘉謨入告，諒爲直節，當如是乎，然先生固猶是行之以危行言孫之意也，先生答趙汝泉書云，頃裳索諫草，足見一體之愛，自初入諫垣，欲效涓涘之報，邇來時世，勢難直遂，徒言塞責，既所恥爲，抗言招尤，亦所不敢，覩於此言，面先生之苦心可知，卽有明之時事亦可知矣，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郭給諫疏稿卷一

南海　郭尚賓　朝訒撰

郭給諫疏稿序

余不佞承乏金川逾六年，以盡移去適今歷吾郭先生奉命來理吉州，吉轄峒蠻，金川亦在郡屬，稱難治云。嗣是不佞牛馬王程往來吾轄，備聞郭先生治行。大都問民疾苦，諸所不便輒白當事報罷，利弧興之。兩造之詞，剖判曲直，如分白黑。郡有大獄，苟得其情，雖犯當事之所顧忌，與夫鄉紳有力所關說，屹然不爲動色。人曰江山可移，金石可銷，而不易郭君之一諾。異日立殿陛之間，與天子爭是非，與百執事決可否，豈異人任也。余今讀給諫所爲疏草，不憚權倖，不避忌諱，見無禮於君者，不啻鷹鷂之逐鳥雀。於一人之失用，一政之錯行，箴中每三致意焉。轉圜之聽，雖未能遽必於上，而宸聰亦必隱隱有功於中。如言福藩王之國如期，言蠻臣楚宗，宜釋蠻臣而寬楚宗，言權稅中使，宜減額三之一而停東勞稅使，言枚卜及處分大僚，宜點用新輔，而分別被論諸臣，以了計局。此豈聖心自爲轉移哉，然後知子與氏人不足適，政不足間，非定論也。古人所謂爭天子是非，決百執事可否者信矣。昔韓魏公濟大事以膽，司馬公以誠，范文正公以曲盡人情，給諫合數者而出之，而一本於至誠，誠故不撓而犯也不難矣，雖然，給諫今日言之，未必廟堂之上盡行之，異日給諫涉銓衡，司政柄，自給諫言之，亦自給諫行之矣，端皆以爲左券。

欽差巡按直隸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雒友弟曾陳昜頓首拜書

候等犯。其親戚家人。何得時視其面。朝廷等一入詔獄。不殊已登鬼門。家屬見面無從。閱歲年。惟是含
悲黑地。法司獄中。遣配杖決等犯。俱蒙隨審隨發。獄無久稿。朝廷等未錄何條。近者錮六七年。久者錮十
餘年。此等苦毒。無可復加。乃以施之保民之吏。愛國之臣。孝親之子。如謂三臣阻撓權事。而稅金至今未
弭。民困未蘇。小民易虐難保。守令不可不好強項之名。以安地方。
悮也。如謂三臣褻瀆名器。其罪名祇自皇上成之也。小民易虐難保。國家有誅殘吏之法。無錮良吏之法。三臣有可
殺之罪。無可錮之法。以故雖褻慢國家有誅殘吏之法。無錮良吏之法。三臣有可
士氣易摧難振。皇上不可不好容強項之名。以故雖褻慢國家有誅殘吏之法。無錮良吏之法。三臣有可
錄之功。無可怒之事。惟天默啓聖衷。故舊年秋間。倏焉悔悟。釋皇上今日之心。克承天心。自洞然見三臣之
爲民父母也。國之倚仗也。有不慨然釋放耶。夫舉趙毅禁。爲輕奏楚王之故也。英嬉等二十三人被禁。爲
拮据奪銀。毆死撫臣之逆坐也。以禁錮做輕奏爲當然。以久錮做輕奏爲已甚。爲反逆之從其情重。爲劫
殺之從其情輕。今舉越禁踰十年矣。以瑕瑜奏。奏既不行。以證服錮。錮胡可久。矯其已甚。即行疎釋可也。
英嬉等情非反逆。近日朝士。已運章代明。則當日叢詬雜集。毆毆雜囚。總只狂囂之狀。其罪止於搜尋搜
銀。非殺撫臣也。其論刑止當繫錦等三三抵死也。昔刑六人。已屬太濫。倘益之以英嬉等之久禁乎。常人
毆死。爲從止於擬徒。以天潢之派。反從重典。而閻門久禁乎。此一獄也。摧奸植故入之意。側媚造英須有
之旨。倍誅倡嗣者以立威。波鋼從難者。而不知其太過。司道爭之不能得。法令遽難平反。而姑掛酌其詞。
祝皇帝旨從其言。而守池內臣。於是革去矣。論珠順未見採取之贏餘。論池禁可歸海北兵巡之兼攝。內
珠今即易以命。恐亦難得。其詞可據可施。已而富疏至。再內。稱所得幾何。所費萬計。得不償失。毅然請罷。
差太監一員。看守楊梅等池。後尋取回也。嘉靖八年。提督兩廣侍郎林富奏稱往者採珠。說者謂以命易
珠。是以人命易珠也。恐亦難得。其詞可據可施。已而富疏至。再內。稱所得幾何。所費萬計。得不償失。毅然請罷。
珠大海。四月至八月止得珠半斤也。永樂十三年罷採。以千戶徐斌。竊取珠螺。罷之以禁竊採。宏治七年。
英嬉等情非反逆。近日朝士。已運章代明。則當日叢詬雜集。毆毆雜囚。總只狂囂之狀。其罪止於搜尋搜
銀。非殺撫臣也。其論刑止當繫錦等三三抵死也。昔刑六人。已屬太濫。倘益之以英嬉等之久禁乎。常人
毆死。爲從止於擬徒。以天潢之派。反從重典。而閻門久禁乎。此一獄也。摧奸植故入之意。側媚造英須有
之旨。倍誅倡嗣者以立威。波鋼從難者。而不知其太過。司道爭之不能得。法令遽難平反。而姑掛酌其詞。
祝皇帝旨從其言。而守池內臣。於是革去矣。論珠順未見採取之贏餘。論池禁可歸海北兵巡之兼攝。內
臣之能決之於一日。安靜之利。貽之於數十年。此果肅皇帝之謀遠爲是乎。抑皇上二十七年之復遵爲
是乎。李敬開採七年。其得珠不多之數。皇上能知之。乃李敬率撤回京。其採徒糾聚未散。尚遺地方劫掠
之患。皇上猶未知之也。蓋李敬召採之人。盡各處作奸之輩。凡集若干艦。艦各數百人。狎風濤走死地如
鶩。採與因緣以擾利。採龍狂還而無歸。至今盜賊充斥。近海之民。以不安枕。夫非李敬之剩孽耶。今若復
遣開採。則瑞欲可提。鹽戶必即風逃匿。後來所赴開採之召者。必前日無歸爲盜之徒。瑞役從中蠱惑。瑞
烏知之。是爲千萬狂還。糾集於池之內外也。盜不能散而使聚。遣瑞之長豐若此。失一中官一操事權。網
取寧知脂膏所至。虐鄉官。虐鄉役。折夫折馬。不遂不休。是鄉舍添一豬跡也。以棍徒爲爪牙。以盜取珠
爲名目。訪拿平民。嚇取財物。必罄其家而後止。凡有池無池地方。雖大無復得寧。是民間添一豺虎也。夫
不能蘇鄉傷地方之苦。反增之累焉。失二。中官得差遠離。如虎出柙。其生平目不知書。既不可以禮義責
之。而遠在萬里。又誰以法紀繩之。衙命擁尊。於兩院方面大吏。俱得分庭抗禮。一過州縣各官。必將倨傲
恣睢。彼各官受驗朝廷。誰能容貂璫無禮者。若城市小民。其受瑞役魚肉。又可知已。夫不能重官司。除盜
安民之權。反遺虐民者。往攜官司之法。失三。朝廷差一內臣。本省必爲之建衙宇。盛卜車儀仗器物。費若
而金。爲之供廩薪給牙役。并贈其隨行一二百人。又歲發若而金。凡開採所得。彼瑞催知堤以白潤。其所
進之皇上者。不過自誅求民間得來。又或其自潤之餘也。剖腹藏珠。自是若盜本態。第朝廷甘受貪寶之
惡名。必明予中官以營私之厚利。失四。東粵歲輸監稅一十八萬。推敲已極。脂膏無餘。欽州既中流賊。加
以掩過者之茶毒。首級不盡解。解者不盡賊。妄殺極冤。宇內撫兩。今貧極憤極之民。何堪再虐。且開海東
李侯翁方蠲蠲思還於欽州。高一與貧窮思亂者。珠池妄還者。響應非兵。此時何以制之。夫不務爲安戢

天地之和。不過皇上一動念而足矣。不貽陽和一噓。而草木天爵。無不各遂其生哉。臣可勝俺俺祈懇之
至
萬歷四十一年五月初十日
旭爲不法邪弁交結內官。奪線委委。覆罷採之恩綸。恣壞私鹽。
乖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元孫誕生。恩詔內一款。珠池採取多年。不宜竭澤。詔到之日。即使封閉。
願差內官李敬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欽此。洋洋詔旨。今尙□□□□後世。法程至明也。乃近日道路相
傳。有謂金吾右衛左所指揮倪英上疏請開珠池。恐臣未之目擊。未敢信以爲然。使果有之。本弁何敢
於違背詔旨。不將順皇上隆異物德意。乃以生事擾民之失。導朝廷哉。臣考大明會典。參之廣東通志。於
珠池之採。俱未列爲常時難缺之課。而能採遣內臣已事。則紀載歷歷甚明。如洪武七年罷採。以官兵取
珠大海。四月至八月止得珠半斤也。永樂十三年罷採。以千戶徐斌。竊取珠螺。罷之以禁竊採。宏治七年。
差太監一員。看守楊梅等池。後尋取回也。嘉靖八年。提督兩廣侍郎林富奏稱往者採珠。說者謂以命易
珠。今即易以命。恐亦難得。其詞可據可施。已而富疏至。再內。稱所得幾何。所費萬計。得不償失。毅然請罷。
祝皇帝旨從其言。而守池內臣。於是革去矣。論珠順未見採取之贏餘。論池禁可歸海北兵巡之兼攝。內
臣之能決之於一日。安靜之利。貽之於數十年。此果肅皇帝之謀遠爲是乎。抑皇上二十七年之復遵爲
是乎。李敬開採七年。其得珠不多之數。皇上能知之。乃李敬率撤回京。其採徒糾聚未散。尚遺地方劫掠
之患。皇上猶未知之也。蓋李敬召採之人。盡各處作奸之輩。凡集若干艦。艦各數百人。狎風濤走死地如
鶩。採與因緣以擾利。採龍狂還而無歸。至今盜賊充斥。近海之民。以不安枕。夫非李敬之剩孽耶。今若復
遣開採。則瑞欲可提。鹽戶必即風逃匿。後來所赴開採之召者。必前日無歸爲盜之徒。瑞役從中蠱惑。瑞
烏知之。是爲千萬狂還。糾集於池之內外也。盜不能散而使聚。遣瑞之長豐若此。失一中官一操事權。網
取寧知脂膏所至。虐鄉官。虐鄉役。折夫折馬。不遂不休。是鄉舍添一豬跡也。以棍徒爲爪牙。以盜取珠
爲名目。訪拿平民。嚇取財物。必罄其家而後止。凡有池無池地方。雖大無復得寧。是民間添一豺虎也。夫
不能蘇鄉傷地方之苦。反增之累焉。失二。中官得差遠離。如虎出柙。其生平目不知書。既不可以禮義責
之。而遠在萬里。又誰以法紀繩之。衙命擁尊。於兩院方面大吏。俱得分庭抗禮。一過州縣各官。必將倨傲
恣睢。彼各官受驗朝廷。誰能容貂璫無禮者。若城市小民。其受瑞役魚肉。又可知已。夫不能重官司。除盜
安民之權。反遺虐民者。往攜官司之法。失三。朝廷差一內臣。本省必爲之建衙宇。盛卜車儀仗器物。費若
而金。爲之供廩薪給牙役。并贈其隨行一二百人。又歲發若而金。凡開採所得。彼瑞催知堤以白潤。其所
進之皇上者。不過自誅求民間得來。又或其自潤之餘也。剖腹藏珠。自是若盜本態。第朝廷甘受貪寶之
惡名。必明予中官以營私之厚利。失四。東粵歲輸監稅一十八萬。推敲已極。脂膏無餘。欽州既中流賊。加
以掩過者之茶毒。首級不盡解。解者不盡賊。妄殺極冤。宇內撫兩。今貧極憤極之民。何堪再虐。且開海東
李侯翁方蠲蠲思還於欽州。高一與貧窮思亂者。珠池妄還者。響應非兵。此時何以制之。夫不務爲安戢

之謀而開採以速其變。失五五者之失。只在皇上不允開採。便自脫然無累。乃倪英之疏一上。其大罪蓋有三焉。夫有名爵之內臣。律禁交結也。本弁以開採請。必以揆遠之內臣滿。催舉日交厚此人。所以請差之人。而犯律不顧矣。其大罪一。逢君之惡。所稱罪之大者也。本弁敢料皇上欲在珍珠。逢敢以開採爲請。此外可欲如珠者尚多。亦將可竭聖意。而上疏迎合矣。其大罪二。設誠者斬。聖旨雖之禁門者也。向來開採。未聞珠賤之多。今本弁逆知粵民易虐。後來括民之積。可充上供。必於額差盤中。請開議可與獲之數。恩以餌勵天聽。而不顧其明明說謊矣。其大罪三。夫執一罪已足盜本弁於辟。況大罪種種。本弁要領寧之地者。稅監正欲立威肆虐。得此視爲參處有名。題奏誤會。致煩宮校。以生平恪謹之給紳。被無干涉之事體。一旦俄就詔獄。天日無光。舉國驚駭。應鴻、養魁等。初繫粵城獄中之夕。猶風盛雨。獄旁四五合抱之楠。被風盡拔。當時以爲奠寧威召之徵也。繫論入京。刑拷幽禁。使非稅監之特參。則應鴻等必不入詔獄之門。非應魁之贈揭。則稅監必無謀主使之疏。是稅監爲應魁所誤。應鴻等爲應魁所陷明矣。詔獄五年。以半劇之吳應鴻。竟作囹圄之鬼。冥冥九原。固不可復起之人間也。乃勞養魁等。蒙皇上矜放爲民。國土除生。復有衛門潛水之樂。可不爲慈覆再造哉。願伸冤者。聖王平物之情也。用才者。聖王植國之幹也。屬辭遠者。聖王鼓舞之神也。信詔旨者。聖王幾康之理也。使養魁等。罪由自取。蹴革何詞。乃以事外之人。造彼陷中之陷。嚴刑久禁。今有餘枉。若復襲其衣冠。不證故物。冤抑謂何。故復准會試。而冤抑可伸矣。況差魁等碌碌無奇。猶曰孽非自作。不可冤。乘況供生賤文。悲之鄉。素聞至道。獄中與焉。應京諸臣切劇。益懲進修。今山間豪傑講聲日以淑人白樂也。有士如此。何忍棄之。故復准會試。而才杰雖庸矣。廣東距京師八千里而遙。資斧爲艱。計偕之士。不能半至。即其籍在賢書。猶時以寥落爲恨。況丁酉一榜。登鹿不加多。而撫臺視三佳士。其於遠游士心若何。其於聖明鼓舞作用若何。故欲勵士風。宜從俯還始。而養魁等。可不亟復其會試乎。皇上三十三年恩詔曰。文職官員註誤爲民者。冠帶閑住。三十四年恩詔曰。文職官註誤觸犯。不可以一告終棄者。許酌撥起。今養魁等。正合註誤之款者也。未有可冠帶可棄起。而不可准會試者。聖明方弼天張羅。以蒐多士。彙征之門。豈故鋼此三士。垂堂寒窗。詔旨不信於天下乎。上年接臣王以寮。採之士民公呈。參於司道府縣之詳議。會同總督張鳴岡。特疏具題。力爲請命。臺臣王命璽、謝正臺。各亦疏請。繼之以貢吏之證情。既明。則三士舉行之銜。潔終不可掩也。三士之學行可惜。則聖明准復會試之恩數。不可再稽也。以是知此。非臣一人之私言。而愛惜人才之念。人之戴猶有進於此者焉。人才者。國家之元氣也。盧其摧折。在持平而愛護之。盧其摧折。在持平而愛護之。盧其摧折。在持平而愛護之

臣何過可寬於指摘但被摘有可以無去者總之摘人者宜量時自審於言被摘者宜量己自審於去留也乃宏網蒙邪臣之名誠非其心之所甘固出城之禁或迫於幾之難待旨留再三徐俟未敢徑去不過身欲退而大義欲明誠及時予之允去之綸宏網得奉命而歸應命中亟有不待去之副院因令他日無明譴憤悲經置去位之大臣蓋大臣之過人人共見之而大臣之去不去惟皇上裁決之斯國體鼎之不傷矣今日欲振國法須垂修法司宜他宜訊之多因慨然沛發熱審另委刑部署察大臣以任其事何也本年入夏以來既苦熱蒸隨又連月綿雨各因幽禁獄底以日爲年蚤恤一朝各因蚤脫一朝苦楚運恤一日各因多此一日悲號先定罪者非堂官莫裁宥否新參送者非堂官無可量決缺一堂官便誤一部之事誤刑部事并就閣臣科及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各衙門之事故矜恤格而未行是稽蠲蕩之恩也監獄停而久待是滯淹滯之失也堂印久封而無署是法司可無堂官也刑罰棄擲而不問是國家可無法紀也皆因不放宏綱以至此爲若熟審之旨與放宏綱之旨即日並傳使可另推大臣署掌刑部庶堂無虛封之席部有職法之官仰承德意面照例審矜將多因發落面期量決所有裨於國法不已大乎況今日論人有以片言常事忤過其意或止於相匡乃大臣勳輔莊猶乞身反多誤政務而不顧上下纍接濟以拖夷人之糧食不即勦大衆以阻夷人之向化第我無所貪先免餉以服其心我有可恃令避暍稍多當差甚枚卜之舉愈切請面愈查然大餘之推百福臨面不一應不知朝廷之倚茂大臣若何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也今日法紀之弛甚矣京撫王曰乾等悍然冒說謊詐騙之條蠲弁莊安世公然肆鏡拗奸徑之惡官奢高務實高務觀等其久構爭產搪塞其近奏殺世可駭人心不蕭怪事盛開乃以刑部法紀重地皇上復不儆其官不修其政不委署舉之人遵法之陵夷夫安知所底止矣臣見近日大臣求去者多獨宏綱一人義在必去再留適益之苦疑尤其去正以全大臣之始終面熟審未發刑部久缺署部則又闕臣職章故敢披瀝以請伏乞聖斷允行臣懇幸甚

萬歷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題爲粵地可疑防澳防黎孔亟懇乞聖明急講潛消酌撫之術庶鎮馭將之宜以鎮亂本以固東南疆圉事近接郎報見南贛督張鳴崗廣東巡按周應期有勦海倭防黎端多歧之疏又有峒黎殺傷官兵之疏皆臣夙所聞爰何能無言臣惟他番奸宄常旋至而旋遁獨乃戶牖綢繆夷人踞澳爲已有峒谷生黎敝肢拖險以制崖則鞏固之寇也使我無所貪以絕之有可恃以消之不開釁以挑之復不偏用威以懾之而効順之效萬一可幾則今日防之道可知已夫濠鏡距香山邑治不百里香山距會城百五十里耳有陸路繡經塘基潟徑達澳中其三面俱環以海在廣州以澳爲肘腋近地在夷人佛狼機以番兵器等銀四十萬兩猶稱不足皇上復以十八萬盬稅困之近聞粵三水南海順德新會等縣思水可知使稅不減民愈窮兵愈不足容其築廬而處失二既已室廬完固復容其增繕過垣加以銃礮鬱然敵國失三每年括餉金二萬於夷安地方之首務皇上試較東粵一省與十八萬金孰重何不早允盬稅之捐減耶且夷人在香行賈濟奸貨往歲丈抽之際有執其抗丈之端求多召悔閔然與夷人相爭失四乃國賦亡命之徒因之爲利遂乘以聚奸有見夷人之糧米牲菜等物盡仰於廣州則不特官澳運濟而私澳之販米於夷者更多焉有見

廣州之刀鎗礮銃彈等物盡中於夷用則不特私貿往販而投入爲夷人製造者更多焉有拐掠城市之男婦人口資夷以取貨每歲不知其數而窺身於澳夷之市裘策於夷人之幕者更多焉夷人忘我與市之恩多方於抗衡自固之術我設官澳以濟彼變殖彼設小艇於不容官兵盤詰若此我設提調司以稍示臨馭彼縱夷醜於提調衙門明爲玩弄之態以自恣其不服職官約束若此番夷無雜居中國之理彼且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處此土夷人負固懷奸之罪不可掩也抽餉有每年纔數之額彼乃能役我兵艘數隻兵數百名護貨如許以入澳夷人善匿虧餉之罪不可掩也不顧澳官法度彼所當遵勦曰紅毛夷鬼我所首防夫室廬之固夷種之繁非有大故不遽加兵殊方異產氣瘴而來仍與流通未遽阻絕此王者柔遠道自宜然爾但夷人多蓄倭番彼自泄中國之疑中國自宜解之使徙故宜體悉其情隨申以內夏外夷之義先免抽餉一二年以抵其營繕垣室等費豈令即先遣回倭奴黑番盡散所納亡命亦不得潛匿老萬山中仍立一限令夷人盡擯妻子離澳其互市之處許照泊浪白外洋往貿易如初澳夷一濟并議驅除老萬山之竊伏者夫不即纔接濟以拖夷人之糧食不即勦大衆以阻夷人之向化第我無所貪先免餉以服其心我有可恃令避暍稍多當差甚枚卜之舉愈切請面愈查然大餘之推百福臨面不一應不知朝廷之倚茂大臣若何其可漠然不加之意也今日法紀之弛甚矣京撫王曰乾等悍然冒說謊詐騙之條蠲弁莊安世公然肆鏡拗奸徑之惡官奢高務實高務觀等其久構爭產搪塞其近奏殺世可駭人心不蕭怪事盛開乃以刑部法紀重地皇上復不儆其官不修其政不委署舉之人遵法之陵夷夫安知所底止矣臣見近日大臣求去者多獨宏綱一人義在必去再留適益之苦疑尤其去正以全大臣之始終面熟審未發刑部久缺署部則又闕臣職章故敢披瀝以請伏乞聖斷允行臣懇幸甚

萬歷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題爲粵地可疑防澳防黎孔亟懇乞聖明急講潛消酌撫之術庶鎮馭將之宜以鎮亂本以固東南疆圉事近接郎報見南贛督張鳴崗廣東巡按周應期有勦海倭防黎端多歧之疏又有峒黎殺傷官兵之疏皆臣夙所聞爰何能無言臣惟他番奸宄常旋至而旋遁獨乃戶牖綢繆夷人踞澳爲已有峒谷生黎敝肢拖險以制崖則鞏固之寇也使我無所貪以絕之有可恃以消之不開釁以挑之復不偏用威以懾之而効順之效萬一可幾則今日防之道可知已夫濠鏡距香山邑治不百里香山距會城百五十里耳有陸路繡經塘基潟徑達澳中其三面俱環以海在廣州以澳爲肘腋近地在夷人佛狼機以番兵器等銀四十萬兩猶稱不足皇上復以十八萬盬稅困之近聞粵三水南海順德新會等縣思水可知使稅不減民愈窮兵愈不足容其築廬而處失二既已室廬完固復容其增繕過垣加以銃礮鬱然敵國失三每年括餉金二萬於夷安地方之首務皇上試較東粵一省與十八萬金孰重何不早允盬稅之捐減耶且夷人在香行賈濟奸貨往歲丈抽之際有執其抗丈之端求多召悔閔然與夷人相爭失四乃國賦亡命之徒因之爲利遂乘以得入澳得結廬得不掘去墟基潟路今督按諸臣洞悉往弊計粵久遠安能容其踵輳中賦擾我政算

若故今日欲徙祖宗所經貢之東．聚市外洋必歐以行之．庶可濟也．乃經殺貿融之弁．粵當有之．如昔年欽州設計掩敗．深發無辜．言之令人憤惋．今日羅活之役．止由舉行不得其人．遂至狼狽若此．欲爲勞東振武備．宜先擇將．凡將操兵柄之人．必不敢溺貽嗜殺而後可耳．防澳、防黎．雖事有重輕．勢分難易．總在當事任用得人．處置得宜．其權尤在皇上．先允撫按覓稅．而聽其便宜行事．或勞士可保．無限乎伏乞勅下兵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陳上請行與督臣相機設策．廟堂不從中制．要以披除禍本．奠安海邦爲務．非特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利也．臣可勝慎恐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題爲粵邦困苦稅金．內臣接差可駭．懇乞即賜裁處．以甦多難極窮之民．以樹東南一隅障蔽事．本月初二日駿奉聖旨．李鳳既已久病垂危．著在任調理．不准辭．所收現在稅課．幷一應錢糧方物等項．差內官阮昇前去暫管．俟本官病甚．即回京應役．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不覺仰天嘆曰．兩粵事同一體．先年粵西稅監病故．皇上止命四川稅監兼管．爾今內臣何敢於蒙蔽聖聰．不西粵事例之循．而令阮昇得營接李鳳之差哉．豈以粵東尚堪朘削乎．夫粵東非有天雨之粟．地出之金．異於中州大藩也．粵東商民．非有計然之積貯．陶朱之多藏．比於中州大賈也．粵東土田狹少．清丈之後．稅畝多不足額．遂有姑從權宜之計．以八分有奇之實田作稅一畝．甚苦如南海縣者．人丁一丁．不論有力無力之人．隨編五錢、六錢、七錢、八錢．甚苦如韶州、湖州、惠州等府者．稅窦銀兩．江西欲徹不能．乃粵東獨以科舉一項．取給稅契之銀．遂有編於錢糧．又徵於當年推收者．各藩派徵糧差．俱有賦役成書．獨粵東向來不見之梓刻．遂有糧米丁差．編派未甚清釐者．他藩錢糧．惟供本藩不可已之解用．乃粵東協濟粵西兵餉．其可已者．四五萬金也．他藩地方之患尚緩．乃粵東孫鏡澳夷．蓄聚萬餘不軌之徒．又生熟黎蛮．跳梁崖州．盜賊之徵．無處無日不報．瓊徵兵餉兵船銀四十萬兩．尚稱支給不敷也．以浙江、福建、湖廣、大省．監稅止各五六萬餘．止困當時粵東撫按失計．稅金遂三四倍於大藩．至今尚十八萬金．加之商稅不足．又派之糧差．又派之宰牛魚蝦菜果等項．又派之孫鏡澳貨二萬兩．權解十餘年．以來商民皮肉已盡．脂髓並窮．慈母不能保其赤子．苦無聊之狀．自撫按司道．以至府縣之官．無不人人目視心悲．望皇上撤回李鳳．脫粵東商民於湯火者．見於撫按之屢疏可徵也．豈以李鳳向來不言．遂聽粵東省小稅多而置之不問耶．豈喜粵東每歲解至若而金．遂資此朽蠹之物．而不顧粵東之土地人民耶．皇上先年於京畿各省稅金．屢有蠲免．今年江西閏月銀．亦蒙蠲免．獨於粵東未有免也．豈粵民有負於皇上．不能作東南一隅捍蔽．不能供百萬租庸耶．李鳳初至粵東．縱棍徒以掠鄉民．所在蓋盜思亂矣．賴巡按李時華縛其爪牙而寘之法．李鳳始稍戢．人心始稍安．自後李鳳時復咆哮．粵民屢欲撲殺之．亦賴時華禁止．李鳳乃得保其首領．阮昇不知前車之當戒．急作李鳳之後身．乘士民之所未及知．政府部院之所未及陳．請疊求內撥．立取中旨．一時傳宣．舉朝撫不駭愕．以爲天下臣民．延蚌停止而不可得．今粵東望照粵西借管事例．而不可得．且旨內又無不許騷擾地方之語．將駕阮昇惟所欲爲．耶今兩京缺大僚不補．起復科道不補．各省巡撫久推不下．而阮昇隨請隨允．何忽略輔理之人．獨急遣爲暴之人耶．稅監有司徵解矣．以附近稅監兼

稅行於撫宜．則苦極而當議罷矣．況累年解進之金．既已無算．殿門箭樓之用．不患不充．乃各省撫按．請竭不報．請減不報．天下咸謂皇上溺吳礦之金錢．頓忘生民之疾苦．工部請修殿門箭樓．不報．請減不報．天下又謂皇上借燬毀之大工．延留權稅之弊政．聖心不白．民困不甦．何如速興工役．以壯皇居大觀也．慳撤榷稅．以蘇詔旨大信也．節財力於民間．以示休養大政也．得失原自較然．停止雖容久待．故不特斥一貪臣之趙士吉．而毅然能各省監稅．乃臣疏請之上願也．臣可勝惓惓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題爲粵邦困苦稅金．內臣接差可駭．懇乞即賜裁處．以甦多難極窮之民．以樹東南一隅障蔽事．本月初二日駿奉聖旨．李鳳既已久病垂危．著在任調理．不准辭．所收現在稅課．幷一應錢糧方物等項．差內官阮昇前去暫管．俟本官病甚．即回京應役．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不覺仰天嘆曰．兩粵事同一體．先年粵西稅監病故．皇上止命四川稅監兼管．爾今內臣何敢於蒙蔽聖聰．不西粵事例之循．而令阮昇得營接李鳳之差哉．豈以粵東尚堪朘削乎．夫粵東非有天雨之粟．地出之金．異於中州大藩也．粵東商民．非有計然之積貯．陶朱之多藏．比於中州大賈也．粵東土田狹少．清丈之後．稅畝多不足額．遂有姑從權宜之計．以八分有奇之實田作稅一畝．甚苦如南海縣者．人丁一丁．不論有力無力之人．隨編五錢、六錢、七錢、八錢．甚苦如韶州、湖州、惠州等府者．稅窦銀兩．江西欲徹不能．乃粵東獨以科舉一項．取給稅契之銀．遂有編於錢糧．又徵於當年推收者．各藩派徵糧差．俱有賦役成書．獨粵東向來不見之梓刻．遂有糧米丁差．編派未甚清釐者．他藩錢糧．惟供本藩不可已之解用．乃粵東協濟粵西兵餉．其可已者．四五萬金也．他藩地方之患尚緩．乃粵東孫鏡澳夷．蓄聚萬餘不軌之徒．又生熟黎蛮．跳梁崖州．盜賊之徵．無處無日不報．瓊徵兵餉兵船銀四十萬兩．尚稱支給不敷也．以浙江、福建、湖廣、大省．監稅止各五六萬餘．止困當時粵東撫按失計．稅金遂三四倍於大藩．至今尚十八萬金．加之商稅不足．又派之糧差．又派之宰牛魚蝦菜果等項．又派之孫鏡澳貨二萬兩．權解十餘年．以來商民皮肉已盡．脂髓並窮．慈母不能保其赤子．苦無聊之狀．自撫按司道．以至府縣之官．無不人人目視心悲．望皇上撤回李鳳．脫粵東商民於湯火者．見於撫按之屢疏可徵也．豈以李鳳向來不言．遂聽粵東省小稅多而置之不問耶．豈喜粵東每歲解至若而金．遂資此朽蠹之物．而不顧粵東之土地人民耶．皇上先年於京畿各省稅金．屢有蠲免．今年江西閏月銀．亦蒙蠲免．獨於粵東未有免也．豈粵民有負於皇上．不能作東南一隅捍蔽．不能供百萬租庸耶．李鳳初至粵東．縱棍徒以掠鄉民．所在蓋盜思亂矣．賴巡按李時華縛其爪牙而寘之法．李鳳始稍戢．人心始稍安．自後李鳳時復咆哮．粵民屢欲撲殺之．亦賴時華禁止．李鳳乃得保其首領．阮昇不知前車之當戒．急作李鳳之後身．乘士民之所未及知．政府部院之所未及陳．請疊求內撥．立取中旨．一時傳宣．舉朝撫不駭愕．以爲天下臣民．延蚌停止而不可得．今粵東望照粵西借管事例．而不可得．且旨內又無不許騷擾地方之語．將駕阮昇惟所欲爲．耶今兩京缺大僚不補．起復科道不補．各省巡撫久推不下．而阮昇隨請隨允．何忽略輔理之人．獨急遣爲暴之人耶．稅監有司徵解矣．以附近稅監兼

曾之安有不如額盡致天府者。允差阮昇。令其爲食人之虎。督竈之兔。吞舟之魚。大非便計也。今綸旨已布矣。其猶然反汗。止阮昇不得行。以明大聖人作爲。威斷不測。此舉朝臣子之仰望粵東百萬赤子之生悔。上也。其赫然再下禁束之旨。使阮昇只總有司解至轉解。不得差役坐擾地方。違者逮譴。次也。其阮外。等樓遲旋食。久者年餘。近者亦已數月。諒先朝必無此事。執若以必用之人。使之即各位其官。以有用之才足以經世者也。其滯久。其世務之閱練甚精。其享名大。其求副此名之作用必不小。乘時而用之。不才使之即各位其官。此非特惜諸臣之久候。正所以作敢言之氣也。凡此數事。皇上當行未行。其誤在視用人爲殊恩。視官員不必備耳。夫視用人爲殊恩。是臣子止賚名位爲寵榮。非以國事爲屑荷也。則虛豪傑之生。因人望之屬而用之。可省奏請之煩瀆。銓臣以此爲用人之要。相臣以此明集思廣益之公。紹前米鹽。破不能制閫寄之掣肘。銓臣以此爲用人之要。相臣以此明集思廣益之公。紹前米鹽。破不能制閫寄之掣肘。銓臣以此爲用人之要。相臣以此明集思廣益之公。

湖廣等舊撫各已得旨回籍。有願旦夕獲稗擔負。有倘覩顏變圖地方。以不留不去之身。無異於觸藩之苦。以安民馭軍之計。難望之候代之人。則已推各省撫臣。何可不速點用也。海內廣佚名賢。濟濟林麓。八月間。吏部疑推呂坤、鄒元標、十人矣。其餘多賢。遽難更僕。試舉臣所冀知者。如王學曾、區大倫、林熙春、程紹、安希范、朱長春、鄒德泳、何喬遠、孟養浩、彭應參、遽中立、龐時雍、宋濤、白所知、馮從吾等。皆品足以維世。

夫陛下舉動。法今傳後。係焉頗明不能周萬里之外。於粵之極苦尚未知。心不能絕貨賄之求。於粵之稅。紹尚未制。破不能制閫寄之掣肘。銓臣以此爲用人之要。相臣以此明集思廣益之公。

二萬餉金。權此不能益內帑之毫毛。減此可以蘇小民之倒懸。權此不能益內帑之毫毛。減此可以蘇小民之倒懸。

商稅金之獨。以忘國恤。皇上之自爲謀。與爲皇上謀者。其能恝然視爲撫害。而不急急獨此耶。以職愚識。

商減牛羊稻稅。以明一視之仁。商獨澳貨二萬金。以國徒夷之策。其餘稅金方物。尚十四萬有奇。暫照舊

有司徵收。於皇上嗜好。未遽捐捨。於嶺海生民地方。可暫講求安戢。似猶最利之術。如職言不謬。伏乞勅

下戶部。複議題處。或止阮昇之行。固屬盤外恩施。其減前三項稅金。尤非獨粵東一隅之幸。實中外

匯之幸也。職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題乞中外推用。盡沛俞綸。以收臣工佐理之功。以成聖明日新之治事。臣念人主用人。宜陞者陞。宜補者補。宜起者起。在臣子視之。自一命以上。無一非帝王

拔擢之常典。卽其回優之以不次之遷。改起之於罪廢之幽抑。固不可謂非不測恩寵。然人主不自以爲

恩也。恐一以爲恩。將不免有慳心。有難色。而大僚庶位有缺乏之員矣。自我皇上近年以來。視群祿若王

家私物。視中外臣子。盡可俯祓。竊際親蓐。當陞補一概以爲難濫之恩。於是陞大僚難。補科道又難。起廢

案卽尤難。本年八月聖誕。屆期允枚卜一事。放滿朝嵩等三臣。大慰普天臣民之望矣。而於補臣所請。大

僚巡撫廢棄候補中。僅允用河道山西督撫二臣。何其甚慳也。猶幸答輔臣之旨。有曰。所請諸事。陸續發

行。倘輔臣不必疑慮。赫赫王綸。必無不踐之理。今既兩月矣。續所俞用。止吏部、兵部、二侍郎也。昨日俞用。

止閣建、陝西二巡撫也。明知事當舉行。稽緩非所以示信。臣敢以卽日舉行爲請。可乎。在昔六部都察院。

正式之員。並充也。尚慮幾務叢脞。今除兵部之外。各部止一員。都察院則全缺矣。前月借人以署刑部。今

借人署都察院。又借人署吏部矣。一員之職。兼一員之職。業亦缺。以一人兼兩署之事。

風時與力之難周。以此署之官。攝彼署之事。既官與事之不相習。則今日推陞吏部尚書。左都御史固急。

而已推之各部尚書、侍郎、都察院之院副、院僉。何可不速點用也。巡撫乘鈹一方。軍民屬其統馭焉。河南、

湖廣等舊撫各已得旨回籍。有願旦夕獲稗擔負。有倘覩顏變圖地方。以不留不去之身。無異於觸藩之苦。以安民馭軍之計。難望之候代之人。則已推各省撫臣。何可不速點用也。海內廣佚名賢。濟濟林麓。八月間。吏部疑推呂坤、鄒元標、十人矣。其餘多賢。遽難更僕。試舉臣所冀知者。如王學曾、區大倫、林熙春、程紹、安希范、朱長春、鄒德泳、何喬遠、孟養浩、彭應參、遽中立、龐時雍、宋濤、白所知、馮從吾等。皆品足以維世。

才足以經世者也。其滯久。其世務之閱練甚精。其享名大。其求副此名之作用必不小。乘時而用之。不

夫陛下舉動。法今傳後。係焉頗明不能周萬里之外。於粵之極苦尚未知。心不能絕貨賄之求。於粵之稅。

紹尚未制。破不能制閫寄之掣肘。銓臣以此爲用人之要。相臣以此明集思廣益之公。

虛豪傑之生。因人望之屬而用之。可省奏請之煩瀆。銓臣以此爲用人之要。相臣以此明集思廣益之公。

俱在速用呂坤以下諸臣爾。至於候補科臣劉文炳、熊明遇、新授楊道寅、候補臺臣唐世濟、朱壎、徐之賢

等。樓遲旋食。久者年餘。近者亦已數月。諒先朝必無此事。執若以必用之人。使之即各位其官。以有用之

萬之難搜括其將順而復匡救也正以挽回輕議增田之念耑蓋欲完大典必以吉日爲的安得不請定吉欲速定吉必盈以增地作難安得不爭贍田夫今日三省再查非有丈尺所未承之地非存册籍所未收之地也非有租庸所未派之地也總在皇圖賦產中取之閒但地租供於皇上錢足國給邊之公地租益於福王籌食租衣稅之私贍田不議增而還爲民間各有之業是敛億萬人之租稅以爲福王之業是敛億萬人之怨嗟以爲福王之榮不知皇上於此當何從耶皇上誠早定吉日其善非可一二遣也早定吉一日則京畿潞省之耳目早傳一日善一早定吉一日則皇上玉成福王之心與福王將承皇上愛之心早明一日善二早定吉一日善三早定吉一日則三月舉行之大信早成一日廷臣請發之疏早省一日善四亟不來增供贍之田亦有四善焉不使愛子之膏租遠隔於介弟之數善一不使來田欲富之念反勝於建藩屏國之圖善二不使授圭分茅之姑遲行損民益上之舉善三不使左右宵小之徒得行其甘言巧誘之計善四定吉日之善如此不增田之善如彼只在皇上早持睿斷因天時之佳叔吉日可一檢立頒定土田之限制贍地可一言立決誰能阻撓誰能煽惑而皇上爲此遲回也背聖王之爲人父在止於慈慈而合於道之謂止今皇上之厚福王已無可加再有增加反悖於聖王之慈備且國家將有吉祥善事必違悖之氣盡融和德之風丕洽大易有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試使檢發諸臣公疏單疏慨然允行於已定之月而并定其日於萬餘已多之田而不更求其多皇上斷斷於桐封之典福王欣欣於茅土之榮廷臣讜直而披陳皇上轉圜而採納以此暢和德以此明順動以此彰大信臣主一心天人交助何其盛哉伏乞皇上俯採臣言先將欽天監選定三月吉日即行允發其輔導長史官員允從吏部具題升之陞其上者比照先朝德安長史李贄以禮部出後升光祿少卿次亦照劉以平參藩之升仍令俸期止於三年毋久淹也并乞下旨定取船隻之數及定顧運三運之期其餘各有司存均應早行料理若先定吉日啓行之後三省撫按回奏贍田事體難盡明裁賜定奪啓藩封之萬年定大計於一日社稷幸甚臣民幸甚臣無任悚息激切之至

萬歷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題爲險辭都邸狂躁無忌挽時情爭構之端啓聖明不信小臣大臣之必乞賜重處以明官守以尊朝常事臣於戶部郎中李樸曾一識其面曾聞人論其生平曰此識見偏僻議論乖方背理沽名樹邪生事之人也至今日而人言驗矣李樸近有奸邪科道結爲要領騙逐正人案亂朝政乞密行查訪之疏大指於同己之人則皇身以保之於異己之人則揑事以誣之於東林講學之徒則不啻以奸險之身而欲陷入其黨於附東林者所欲排之人則不難効鷹犬之力而輕齕其人之生平加其人以莫須有之事寃其人以未安妥之擬於品望相若之大臣而輕蔑忤輕於公論所共憤之舊輔國法所不貸之奸弁而支離牽扯以混人省觀內揆本心上欺皇上敢犯朝士之公論敢肆欺於科道直言秉公之名流既以要領說事之疏并見疑於皇上也既以結黨揑造流言

逕之復云御參他人結黨揑造流言是又欲諸臣參人結黨揑造流言之疏并見疑於皇上也彼至觝如宿娼雖卑官下吏所必無而亦信口以誣科道此而可誣何不可誣耶事非必之所欲言難父不能得之子姚宗文等發憤於時事各言其所欲言或爭舉臣之不當勤則勤舉臣之錯固自顯然而誤勤舉臣之外於孫瑋之宿望不少貶也或言年例之不必爭以推陞之曖辜一疏便明而總歸去國之故執爲太宰之振鐸終經坐也人雖四省心無殊見言無殊旨卻此大同便見至公李樸不曰至公而曰百人爲黨以數論也如以數論則李樸今出死力以附和人以結黨人非復所言子然一人樸已墮落朋黨中矣況李樸附和結黨之心非姚宗文等爭人材爭國事之心也又況崇臣劉廷元止以參餘僞之干玉立觸恨李樸蓋于玉立附東林者也田一甲止以條陳倉政之弊開於李樸者種種也朝廷之補闕拾遺惟科道諸臣是賴今於大同至公之論指爲結黨假令皇上稍有惑志將視彬彬耳目喉舌之臣鑒爲朋比結納之徒沮聖明用人總誅之心銷正士補牘納忠之氣貽害豈勝小耶今日臣工深深功令惟是閣部院寺諸大臣惕於議論科道小臣還以議論自惕倘科道中有可指摘近來不乏自相糾勦之人何俟皇上行訪如皇上必欲別白人才查祖宗朝及皇上初年有大臣召對之典一舉行之凡政事人才皆與閣部院寺諸大臣面自參雜何品流邪正之不明也今李樸不曰召對而曰委訪慶聖明杳詢卿輔之當諏人主視聽旁寄之漸左右得承以行私賢否必至於倒置委訪之言其可行耶其不可行耶其不可行耶年來議論多歧有採時之志者恨不能挽之清靜不意近日煽言稍息李樸實肆狂吠滅公排正爭構復興讜言挑賢君子懼科道之見擯乃李樸故行誣揑使皇上不信小臣若子與閣部院寺大臣之召對乃李樸欲請委訪使皇上不信大臣廢棄殷肱屏絕耳目孤立之勢成於上舛錯之政見於下矣李樸以此爲皇上謀正不忠之尤奸邪之甚九廟之靈所必殛雨觀之誅所必逐者乃懇以奸邪以當斬加敢言之科道耶李樸欲訐科臣翕逐辭以託重今悲辭直斥其險慝而不受矣李樸欲先發以制田一甲之參劾今一甲直論列其貪穢而無餘矣先言孫居相之無益後再言吳亮嗣說事要錢把持稽滯拾睡橫誣何怪科臣姚宗文等指出贓使之人是李樸雖欲誣亮嗣而不得概令居相先不免於人言藉驅逐正人案亂朝政此自小人常態李樸以此誣諸臣不自知其說辭面險心邪而不利於善類實逐正人亂朝政之首也日來諸臣參駁樸本已無完膚臣可無言但近來盜名亂政實繁有徒李樸之險惡比沈正宗、智奴之濒而邀焉所關世道不小臣不嫌已贅特繼諸臣之後糾參伏望皇上俯察臣言將李樸即行重處庶奸邪有所儆而不敢肆矣臣可勝惓惓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題爲請飭宣發內帑籌邊宜撥北關急乞聖明與臣子各勉其難以多積濟年例以真心任邊防大破苟且彌縫之習及時責實毋誤疆場事臣觀皇上還來專意私積一二十年內庫之多藏不知將待何用廷臣無有敢輕請發者具以聖意難於指發爾臣又觀邊塵還來餉乏多故各軍之虛冒耗蠹未聞查核充實生財節用考成足兵之大政臣子鮮有稱盧請求者具以時勢難於任事任怨開皇上之所難溺貨賄

面恕邊臣子之所難。雖故當而疎備禦。臣敢以各勉之說進。日者永平饑軍。倡粟挾檟。皇上一聞御吏北部寺庫金多至一百一十餘萬。皇上亦已慨然之矣。尤借閒金五萬。即行解給。速九卿奉旨會議。借南許之矣。以九邊嗷嗷待哺之士。一旦補給月糧。其誰不歡呼效死力於塞上者。頤皇上之所允者何取於言。不行以實。何益於行。必一屯田也。既請之於將官之餐廉。又請之於私鹽浮引。又請之於餘鹽大包。西北有米興之水利。爲之覓其微。而使勇於耕作。兵工有並開之借金也。部臣所與借金並請者。發內帑也。科臣張國儲等所專請者。亦發內帑也。皇上客發內帑之心。部科諸臣。非不久悉。然義所當發。故譜疏懇請。不敢後於論。部寺乃有正項支用之金。內帑則未有正項支用之金也。部寺乃有額徵有限之金。內帑則權進無限之金也。部寺乃借必須還之金。內帑借不須還之金也。其宗璞林大盈之散。決裂不收者。且不必言。即今日一百十一年爾。今年下年。又須取足別金也。況借給之在南京。催解之在各運司。未必蝨刻期解至者。苟欲給宜。不可復借於部寺。不可復催於運司。又不可責足於今年下年邊餉。不圖所以處補目前借過各金。之術。挨排歲月。又將遂忘久病瘡艾之慮。不圖所以處復之矣。臣誠慮今日借幸得旨。將遂用朝三暮四必留邊事重壞。南北部寺。各窘而不可支。孰若暢然下詔曰。四十二三年。各允發內帑二百萬。助充邊餉。令邊士有所激而增壯。邊臣有所藉而足兵。脩備諸臣。得效力於屯鹽。哲賦。搜括節汰諸務。俟之數年。可望太倉充饒。盡今日允發內帑之效也。不然。累年帑金。所積。俱屬悖入之貨。今日勢窮不發。正爲屯賓之。以驅閒易朽藏。計臯上必能辨此。臣所以亟請發。帑也。至今日邊庭之震恐。無如遼左爲甚。非惟食乏。又且兵寡。非惟兵寡。且遼民之中。倘以去。後。不知若干矣。近日。哈赤執增婦小故。已縛。以去。積歲不知若干矣。近日。哈赤執增婦小故。已縛。也。雖然。有中國之威靈在。其盜焉無投鼠之忌。我不出兵以援之。是自棄其順藩矣。是自撤其屏蔽矣。且。有言曰。若兵馬出來捄北關。免不得勤王。和殺。是夷醜詐謀之言。雖聞之不足爲怒也。其如輕中國。是夷氛漸不可長。何額設之舊軍。先年召募之。貧。當止爲閫將撤可矣。何一則曰。近因廣東稅監李鳳病故。已奉旨代爲督理。該監方欲移住彼處。或姑足用也。則今日部寺借金。必有解至矣。量給以他士兵。及奮將之家丁。疾召來。聽戰守催命。不必即加兵。惟偵。將有事於北。則量遣我師以援之。在我士飽卒多之舉。必有。以懾。之慮。又在我有援無棄之信。必有以安金。之。大臣。何其示人不廣而豢越夷人若是哉。夫今日普天之民。獨粵東極貧極困。豈皇上倘未悉其狀乎。粵東民非衆於他藩。地非廣於他藩。然粵東一時之稅。他藩三四年之稅也。江西七萬。而四萬取之鹽關。福建六萬。而三萬取之東西二洋。乃粵東取二萬於澳夷。猶不足額。每年湊解十六萬。無一非民脂民膏。民膏難制。今提一。如虎。近蒙聖恩捐減二萬。粵民喜躍欲狂。然二萬之減。在他藩當爲曠蕩之恩施。在粵東。直爲太甚之稍去。糧。差之加派。如故而杼軸日空一日。牛米雞豚菜果之苛斂如故。而關市日擾一日。盜賊日繁一日。軍興之。休養。不足供。之捨擾。奈何復不爲鎮北之民計。不。帑之議。私。而慨然發之。察北關之繫旅。而毅然捄之。是上明聖。燭此何難。猶恐中外臣子。破苟安而力。任事之難擱。耳目可以塗飾。而時勢付之難支。前後。

明日舉行。則虛文套應。邊事何堪再壞。諸臣猶泄泄從事耶。今諸臣等協贊遼之策。不啻詳矣。不見之行。何取於言。不行以實。何益於行。必一屯田也。既請之於將官之餐廉。又請之於私鹽浮引。又請之於餘鹽大包。西北有米興之水利。爲之覓其微。而使勇於耕作。兵工有並開之借金也。部臣所與借金並請者。發內帑也。科臣張國儲等所專請者。亦發內帑也。皇上客發內帑之心。部科諸臣。非不久悉。然義所當發。故譜疏懇請。不敢後於論。部寺乃有正項支用之金。內帑則未有正項支用之金也。部寺乃有額徵有限之金。內帑則權進無限之金也。部寺乃借必須還之金。內帑借不須還之金也。其宗璞林大盈之散。決裂不收者。且不必言。即今日一百十一年爾。今年下年。又須取足別金也。況借給之在南京。催解之在各運司。未必蝨刻期解至者。苟欲給宜。不可復借於部寺。不可復催於運司。又不可責足於今年下年邊餉。不圖所以處補目前借過各金。之術。挨排歲月。又將遂忘久病瘡艾之慮。不圖所以處復之矣。臣誠慮今日借幸得旨。將遂用朝三暮四必留邊事重壞。南北部寺。各窘而不可支。孰若暢然下詔曰。四十二三年。各允發內帑二百萬。助充邊餉。令邊士有所激而增壯。邊臣有所藉而足兵。脩備諸臣。得效力於屯鹽。哲賦。搜括節汰諸務。俟之數年。可望太倉充饒。盡今日允發內帑之效也。不然。累年帑金。所積。俱屬悖入之貨。今日勢窮不發。正爲屯賓之。以驅閒易朽藏。計臯上必能辨此。臣所以亟請發。帑也。至今日邊庭之震恐。無如遼左爲甚。非惟食乏。又且兵寡。非惟兵寡。且遼民之中。倘以去。後。不知若干矣。近日。哈赤執增婦小故。已縛。以去。積歲不知若干矣。近日。哈赤執增婦小故。已縛。也。雖然。有中國之威靈在。其盜焉無投鼠之忌。我不出兵以援之。是自棄其順藩矣。是自撤其屏蔽。且。有言曰。若兵馬出來捄北關。免不得勤王。和殺。是夷醜詐謀之言。雖聞之不足爲怒也。其如輕中國。是夷氛漸不可長。何一則曰。近因廣東稅監李鳳病故。已奉旨代爲督理。該監方欲移住彼處。或姑足用也。則今日部寺借金。必有解至矣。量給以他士兵。及奮將之家丁。疾召來。聽戰守催命。不必即加兵。惟偵。將有事於北。則量遣我師以援之。在我士飽卒多之舉。必有。以懾。之慮。又在我有援無棄之信。必有以安金。之。大臣。何其示人不廣而豢越夷人若是哉。夫今日普天之民。獨粵東極貧極困。豈皇上倘未悉其狀乎。粵東民非衆於他藩。地非廣於他藩。然粵東一時之稅。他藩三四年之稅也。江西七萬。而四萬取之鹽關。福建六萬。而三萬取之東西二洋。乃粵東取二萬於澳夷。猶不足額。每年湊解十六萬。無一非民膏民脂也。民膏難制。今提一。如虎。近蒙聖恩捐減二萬。粵民喜躍欲狂。然二萬之減。在他藩當爲曠蕩之恩施。在粵東。直爲太甚之稍去。糧。差之加派。如故而杼軸日空一日。牛米雞豚菜果之苛斂如故。而關市日擾一日。盜賊日繁一日。軍興之。休養。不足供。之捨擾。奈何復不爲鎮北之民計。不。帑之議。私。而慨然發之。察北關之繫旅。而毅然捄之。是上明聖。燭此何難。猶恐中外臣子。破苟安而力。任事之難擱。耳目可以塗飾。而時勢付之難支。前後。

明日舉行。則虛文套應。邊事何堪再壞。諸臣猶泄泄從事耶。今諸臣等協贊遼之策。不啻詳矣。不見之行。何取於言。不行以實。何益於行。必一屯田也。既請之於將官之餐廉。又請之於私鹽浮引。又請之於餘鹽大包。西北有米興之水利。爲之覓其微。而使勇於耕作。兵工有並開之借金也。部臣所與借金並請者。發內帑也。科臣張國儲等所專請者。亦發內帑也。皇上客發內帑之心。部科諸臣。非不久悉。然義所當發。故譜疏懇請。不敢後於論。部寺乃有正項支用之金。內帑則未有正項支用之金也。部寺乃有額徵有限之金。內帑則權進無限之金也。部寺乃借必須還之金。內帑借不須還之金也。其宗璞林大盈之散。決裂不收者。且不必言。即今日一百十一年爾。今年下年。又須取足別金也。況借給之在南京。催解之在各運司。未必蝨刻期解至者。苟欲給宜。不可復借於部寺。不可復催於運司。又不可責足於今年下年邊餉。不圖所以處補目前借過各金。之術。挨排歲月。又將遂忘久病瘡艾之慮。不圖所以處復之矣。臣誠慮今日借幸得旨。將遂用朝三暮四必留邊事重壞。南北部寺。各窘而不可支。孰若暢然下詔曰。四十二三年。各允發內帑二百萬。助充邊餉。令邊士有所激而增壯。邊臣有所藉而足兵。脩備諸臣。得效力於屯鹽。哲賦。搜括節汰諸務。俟之數年。可望太倉充饒。盡今日允發內帑之效也。不然。累年帑金。所積。俱屬悖入之貨。今日勢窮不發。正爲屯賓之。以驅閒易朽藏。計臯上必能辨此。臣所以亟請發。帑也。至今日邊庭之震恐。無如遼左爲甚。非惟食乏。又且兵寡。非惟兵寡。且遼民之中。倘以去。後。不知若干矣。近日。哈赤執增婦小故。已縛。以去。積歲不知若干矣。近日。哈赤執增婦小故。已縛。也。雖然。有中國之威靈在。其盜焉無投鼠之忌。我不出兵以援之。是自棄其順藩矣。是自撤其屏蔽。且。有言曰。若兵馬出來捄北關。免不得勤王。和殺。是夷醜詐謀之言。雖聞之不足爲怒也。其如輕中國。是夷氛漸不可長。何一則曰。近因廣東稅監李鳳病故。已奉旨代爲督理。該監方欲移住彼處。或姑足用也。則今日部寺借金。必有解至矣。量給以他士兵。及奮將之家丁。疾召來。聽戰守催命。不必即加兵。惟偵。將有事於北。則量遣我師以援之。在我士飽卒多之舉。必有。以懾。之慮。又在我有援無棄之信。必有以安金。之。大臣。何其示人不廣而豢越夷人若是哉。夫今日普天之民。獨粵東極貧極困。豈皇上倘未悉其狀乎。粵東民非衆於他藩。地非廣於他藩。然粵東一時之稅。他藩三四年之稅也。江西七萬。而四萬取之鹽關。福建六萬。而三萬取之東西二洋。乃粵東取二萬於澳夷。猶不足額。每年湊解十六萬。無一非民膏民脂也。民膏難制。今提一。如虎。近蒙聖恩捐減二萬。粵民喜躍欲狂。然二萬之減。在他藩當爲曠蕩之恩施。在粵東。直爲太甚之稍去。糧。差之加派。如故而杼軸日空一日。牛米雞豚菜果之苛斂如故。而關市日擾一日。盜賊日繁一日。軍興之。休養。不足供。之捨擾。奈何復不爲鎮北之民計。不。帑之議。私。而慨然發之。察北關之繫旅。而毅然捄之。是上明聖。燭此何難。猶恐中外臣子。破苟安而力。任事之難擱。耳目可以塗飾。而時勢付之難支。前後。

至此。高案即令營得入粵。然已無可腴之民。苟極有不可輕犯之民怒。已無有可托之窟穴。極有益益思亂之民情。人粵何益於案也。案若窮於身之無容。止有自請罷回一策耳。而阮阮粵士者何爲傳開棍徒著而人自一呼走闕。爲該監盡策。該監爲棍徒所用。欲求一歷足於粵而忍心如一驥。復導之爲擇食之蠹。高案有移住之盟。而一驥請移高監於銀多之粵。能捨下石之實否。衙蔵阮非初奉遣。廷臣交章而爭者。言稅監不宜復使人粵也。皇上悉粵東稅多之苦如此。粵東久被李鳳之害若彼。不難幡然反汗。爲粵東罷一阮昇。今一驥反欲爲粵東進一高案。何一驥之心。獨異於廷臣之心。而一驥仇視粵民之意。獨異於皇上之意耶。明背兼管之新綸。陰堅遣璫之弊政。効力於高案而不恥。播惡於粵人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乃倘爲之詞曰。臣非以鄰國爲鑒。一驥可自欺而已。不能欺人也。其疏末僅輕點可撤一言。而聽彼移之廣東之語。猶津津不置。其用心亦太勞矣。惜非仁人之言。又惜非巡撫宜有之舉動耳。臣以爲高案牡國資狀。在粵東爲豺虎。資狀害也。豺虎尤害也。在國坐而虛糜。在粵東飛而肆虐。坐而虛糜不可也。飛而肆虐。尤不可也。故徒信兼管詔旨。倘來足以安粵民。惟并撤高案而付各稅於有司。則爲國也。實所以爲粵也。乃臣更有請焉。下民望上之恩無已。明主賦下之財必平。今粵東倘徵一十六萬。雖云勢難驟減。然公平之道謂何。談者不謂粵民之易虐。而謂粵力之能供。權之者不爽物力之已殫。而發銀數之少繳。粵民之無告久矣。今當聖君臨御。賢相承休。宏一視之仁。必深憫粵民之苦。持大公之衡。必圖議粵稅之蠲。有如大賜減免。令粵民得比他濟稅額。則聖治民生。兩大有裨。璫監亦當不萌覬覦。又何營求移住。鄰國爲盟之可廣哉。臣可勝悚息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題爲聖心緊吝宋化。大俊點用亟難。懇乞深惟至計。慨然轉移。即恢推疏。以充卿武。以固盛治事。臣讀大行皇太后遺詔。有曰。親賢圖治。永保鴻基。煌煌聖訓。女中堯舜之類。當傳萬世無窮。皇上以此質見施行。光昭至孝。當且不俟旬日。尚何庸臣言之煩瀆哉。頃用賢莫急於大僚矣。乃禮、刑、工三部。今各止侍郎一人。戶部連總督倉場。應四員。今亦止侍郎一人。兼管吏兵二部之樞臣。今且以破言謝事矣。彈壓百僚之都察院。今總憲與副僉俱缺矣。近日大理寺之印。亦虛懸也。以一人署四印。見於南戶部尚書衙承旁近疏。則南京之缺人亦甚矣。夫缺而未推者。當俟會推矣。其餘推各有人。時見催請。皇上頒詔之而不俞用。何泄泄耶。元旦日。皇上批輔臣疏。有所請大僚委屬緊要之旨。是大僚之緊要。皇上所明知也。點用之宜速。亦皇上所明知也。乃宜點未點。總由聖心之緊吝爲之。蓋謂任事之人不必多。而省官之念內鑰。謂推用之人須精擇。而愼祿之念內膠。是牽繫而不豁然者也。愛尚祿甚於愛賢。何惜事權甚於惜恩禮。是斬客而不沛然者也。聖心得無有是乎。有之。臣請得究言。以破此惑。蓋以一官營一官之職。斯事集于精專。一么麾弁流耳。誠東廠差之去。未必皇上有旨命之去也。即皇上有旨命之去。亦命彼緝稅監之事情。非以本署綜本署之務。斯績凝于業習。祖宗朝長貳必備其員。今倣署止各一員。者謂何。率皆以一人營數人之事。心力之不精專何如也。祖宗朝未聞閣署缺人。今吏部無一人。現任都察院不點用一人。者謂何。乃強以別署而攝本署之務。事體之不相習何如也。吏部會推每苦人乏。皇上點用。每恐人多。是明有困

抑人才之意矣。一員署本署之事。謂可無廢事。一員兼署別署之事。亦謂可無廢事。是明狃目睫支吾之計矣。海內共以吾坤爲貴。立待其總憲。皇上有一呂坤而不急用。并開副僉而不點。是自隘天地覆幬之量矣。大臣有相資之謀。斷不可不備長貳之員。大臣有當恤之精力。不可不減職務之異缺之極而不補。朝廷自令政事之廢墮。缺之極而後補。諫臣徒皇皇搭柱之不給。今二月遷遷未發。三月教職未遷。四月之選期又迫矣。吏部印信。樞臣未必出理。別曹又乏可署吏部之大臣。其候遷各官。久稽寒氈。芻米可虛爲。安便也。都察院印。前無所屬。致擬各省更替之御史。題催無人。風憲事體。一切疑閣。今止借一大臣以署之。是速署之說何其輕。陛下之用憲臣。何其輕忽也。至于戶部錢穀之司。倉場匭緒煩瑣。必欲萃而責之一人之身。未點新推倉場總督。俱屬難解。試觀日下寥寥數大臣。朝宁政空虛之形。致事成苟且之弊。謂盛世何。吏部進退百官。爲百官而用吏部三堂卿。有何濫恩。爲吏部事務急切。而即點在任見推之吏侍。何煩再計。臺憲三堂官。曾缺不可。乃閣署繁缺半年。寧不貽風紀羞。方今倉庫空虛。經理財賦之計。即二三大臣協力猶難之。況止一侍郎也。故目下最急。當點一在京吏侍。點二三臺憲堂官。及戶部堂官。其餘兩京卿貳。均不可不速點也。不然。豈皇上前月視爲緊要。今便視爲可有可無之官。可緩可急之用哉。營精治理如皇上。必不其然。況今日人材。廷中誠空虛。林下則充宦。吏部之啓事原未嘗道。皇上之點用。百不一二。如鄒元標、趙南星、鍾羽正、王德完、楊東明、區大倫等。舉望共歸。賜環久待。使從閣部屢請。一旦點用。廷臣公論。事不暢然至如候補科臣劉文炳、熊明遇等。臺臣所以作言官之氣也。或拔之臺居。或用之旅亞。總屬聖主用人之宜。非臣子敢阿所好。因大僚而敢瀆及。蓋候宸衷之容斷爾。伏乞皇上游心廣大。去蟄吝之私。於部院長貳速賜點用。斯政務可舉。而有道之治成矣。臣可勝惓惓待命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題爲敗差詐稱緝事。粵民惴惴動搖。懇乞聖明。即行嚴究。以慫城社之奸。以安嶺海。極困生靈事。職查得文。有凡近侍之人。在外詐稱私行體察事務。扇惑愚民者斬。如變儀司官校尉。皆近侍之人。即東廠緹旗等官。皆校尉類也。私行扇惑。皆斬。則明旌恐嚇可知矣。近閱邸報。見廣東巡按周應期。有廠旗矯旨驚粵等事之疏。中間言內監阮昇。同史總旗。持東廠牌。稱奉旨緝事於正月十五日到省。一時商民洶洶。人不自保。又言指故監司房孫岳。及跟隨趙應魁輩。人欲得而甘心焉。如是。揮手風波。轉生枝節。指某家寄頓。某家窩藏。株連蔓引。合城之內。有百金之積者。其誰不爲兩人成闕也者。今緝挈方殷。起解無日。臣未知粵之所究竟也。職讀市經篇。輒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史總旗之敢於魚肉粵民。身犯大戮若此哉。夫總旗命彼緝民間之事情也。今舉朝不知所差史總旗聖旨若何。乃舉旨緝事之牌。公然懸之省會矣。粵東商民不知所倣司房孫岳跟隨趙應魁情狀若何。乃緝挈孫岳等之奸窘。且駭駭波及於平民矣。傳聞東廠

太監以各省稅監爲食邑，歲中差人兩至其地，因歲有所餽以爲常，是東廠之差人非果察各稅監之臧否，不過分各稅監之有餘也，又止於索監而爲益之食，向無敢膝百姓而爲庇之端也，今吏總旗差撫臣，揮視粵民爲其鼎俎，豈無所藉口而然哉，職緣因舊年粵東撫按會册奏報，故監所收錢糧方物及還貨等項，奉旨就著撫按差委的當員役，與同差去內官阮昇，押解進來應用，如有乘機偷竊的，緝拏治罪，今吏總旗所藉口得計，以是緝拏一言耶，顧旨內無並差吏總旗之事也，緝拏之旨，原未委之何人也，吏總旗而非假借前旨，即奉有差委別旨，原不可聞於天下，又何得藉之以脅粵民，吏總旗而非假借前旨，則奉旨緝事爲詐稱，明犯欺罔皇上之罪，以逞其虐取粵民之奸矣，向來粵東疾苦甚於他省，粵民見一官司，不曾見帝，見一內璫差役，不啻見國王也，兇暴如吏總旗，挾詔旨以爲重，今日曰緝某人何事，明日曰緝某人何事，磨牙擇食，何求不得，於沒無干涉之小民，可詐稱奉旨緝事，恣其橫噬，則於差同阮昇押解之員役，將亦可橫生枝節，任其憑陵，不知粵民何辜，又不知差解之役，何人敢承也，職當扼腕跋東監稅之多，始於病者狂者之誤議，成於諂民之營刮，以供獻皇上，未悉粵東之民，已極窮苦，於歲進之額，未免倍蓰，得無謂粵力尚可供耶，是猶有貧官於此，勒受賕民多金矣，尚既既未髮，說者不曰，向猶貪吏勒之，今宜恤之恐後矣，乃曰，其賕民力實能餽，今尚可使之能餽也，夫烏知貪吏所至，在在不敢不餽，夫豈在在皆餽有力者耶，奈何不憐粵民已苦誅求之極，尚加之以能供之名，使不得與江西、福建、廣西、衡量稅金耶，自古以來，未聞粵東稱財賦之地，從前歲徵監稅十八萬，自有粵東以來，未聞有此苛斂之苦，今粵士庶條景泰粵人言之，科道言之，開臣亦言之矣，粵民若微天之蟲，皇上必沛特恩，大減稅額，又必赫怒，嚴治詐稱奉旨之吏總旗，又必詰究東廠之差遣惡弁，驚恐地方，夫詔旨乃聖王之明命，此可詐稱，何不可詐稱，矯旨乃臣子之大罪，一行重創，何縱橫狐鼠之不敢哉，耶且近日皇上於內璫之疏，不免輕信，致沛嚴旨，如天壽山守備太監潘朝用，憑倚番役，凌害平民，致王進忠等，赴告巡按，情迫宮然，朝用既番役，不赴對理，反以偷盜陵木，誑聒聖聽，其種種非盜之情狀，朝用自寫之疏中，其種種架殺之實，必朝用又自露於言表，萬一不肯鎮撫，殺人獻媚，所損聖德者大矣，至仁如皇上，欲寬民之力，尤欲全民之生，有正法之念，尤有慎刑之念，臣因吏總旗之肆虐，而并及倘蒙聖明採納，速正吏總旗之誅，以安粵民，立題爲大船法不當造，恃臣守不可誣，惡璫舉動謬迷，昏詞橫肆，無法無天，懇乞頒行撤究，以儆奸邪，以安弭盜，固事臣念邇年來倭情叵測，閩廣節鉞之臣，無日不以防海爲兢兢，凡巨艦出沒其間，皆法所必禁，固戒嚴於商民，亦不肯少寬於籍權卑惡之人也，粵東走治，近覺改觀，各屬無饋上之儀，徵收減耗羨之重，盜犯寬濫，時聞釋放，且有如隆任鹽法僉事李樸、丁憂東莞知縣胡懋美，始行卓絕士民思之不忘，夫孰非撫按正己率屬，有以致之，是臣方幸無浮海大船之造，庶難波之不揚乎，臣又幸總督兩廣張鳴岡、撫臣袁一驥之參贊，能令民有恃無恐乎，詎意福建稅監高案，敢造浮海通倭大船，見於督臣張鳴岡之疏矣，又敢於揑端汚揆恃臣，見於案復鳴岡之奢詞矣，夫高案庇祝最鳴，其咆哮桀驁之性，無日不欲恣其所逞，近奉旨兼管粵東稅務，自恃聖眷有加，遂怙濫而無所顧忌，試問突海船萬禁於邇臣，而案何以造也，又問案海船未有造於告，而今何以突造也，又問案海船豈盜之不用，而用之將何之也，商民藉之以覓利，異貨多藏而潛馳，亡命藉之以渡險，奸謀交通而句連，盜賊投之以托身海島之間，鯨射而鯨吞，倭賊貽之以導入邊境之內，鳥獸魚鼈夷，案昏何知，惟是百千稅棍，聯絡於左右前後之間，誤之以褫而不惕之以法也，動之以利而不言其貽害也，案直爲若輩所愚，惟其所用，故試諸以臨不測之淵，曾風濤之險，猝有不虞，徒靡千百人於江魚腹中，案心尚或少動，若諂只邊海大防，皇上再三申飭，疆臣袁

萬歷四十二年四月初十日

月糊繆。你不應如此明梗陰壞也。案有悍焉不顧已耳。故大船法不應造。推鞫論以詰之。案猶可及止說。至案以種種無影之事。誣蠛鳴岡。則喪理掀天。類於說鬼說夢。蓋黎師敗劇。鳴岡必有以開後效。沿海守禦。鳴岡必有以嚴責成。臣不必言。乃臣知鳴岡。大非段兵鉤貨夷貨、取珠寶之人也。況故監李邁遐貨。係案。非兵於海上耶。又得毋以同知民所素識。可藉保案之首領於目下耶。有一能其職之吏而禁之。有一嚴、嚴俟案自縛請命於天朝。案則戒嚴。案兵盛物蠭張於省會。撫按以打造大船爲已悉。方恨禁法之難施。案復搬運夷貨以自如。更決隄防而不顧。試問案之久禁陳同知。意欲何爲。得毋以同知海禁素嚴。不便案非兵於海上耶。又得毋以同知民所素識。可藉保案之首領於目下耶。有一能其職之吏而禁之。有一得其民之吏而禁之。目中豈但無同知。寧復知有朝廷耶。當其殺民命焚民居劫撫按之日。閩民非不能手刃一案。以爲京觀。特受提命於撫、按、司、道之法耳。案明知借撫按威盛。便可免憤民之斬戮。不必執同知以爲質也。其必殺案同知。非但恨其海禁素嚴。藉其民心案得乃者即案之險狀。逕於榷稅諸璫。其鈐制官府。威懾百姓之計。愈設愈深。故明拘陳同知。而寧罷惟意。其惡可勝道哉。蓋前月屢殺多人。焚屍署後。彼戮死之跡。竟抛獨燒房之燼猶存。民恨通天。案誠懼一洩難支也。於是擇賢吏如豸而禁之。前日刃劫巡撫。變爲今日幽囚。閩官欲召兵則募集自衛。欲通番則泊舟運載。自如平日。請倭救刀之術。思遲於一朝。豸不能自免其身。撫按不能免其屬官。有姓雖銀怒。何所恃以洩其不平之氣。其誰不俯首弭耳。此案幽禁同知。以挾制各官。震攝全閩之險計也。此一時也。全閩之天日無光。海徼之人心搖動。不知全閩爲誰之閩。固耶。人心何繇而搖動耶。皇上試思。案於閩爲權稅耳。其作奸不法。撫按得執繩以繩之。豈其反執撫按之屬吏。皇上又試思。異豸以海防俾其得靖海上之奸氛耶。案敢肆不法。猶得執海禁以束之。豈其反制命於梟獍之閩墻。且豸非獨撫按屬吏也。實朝廷命吏。豸之命辱於案。非辱豸也。實上辱朝廷。故案多禁陳豸一日。其罪亦多一日。赫赫鬼神。俾案之魄。正使其犯人未犯之法。至於罪大惡極而不可解耳。豸以本道之故。挺身入案署。其心可以自安。刑餘無禮之加於禽獸何難。豸賢自能辨此矣。撫臣擁節鉞。鎮全閩。宜威宣揚國威之不少貸。使案知畏。引愆。或力任民憤之可暫消。使案解稗陳豸。以至沐其濟惡之爪牙。毀其通番之大船。皆撫臣所當爲。而姑列畀參奏者。蓋料事不可爲。有請天斷之亟加已爾。又按臣徐鑒疏曰。將力奪之乎。恐兇焰一遏。玉石俱焚。將姑置之乎。則兇性不移。幽繫莫解。惟有籲天正法。以誅案之畀而已。撫按爲陳豸請命之切如此。蓋臣子爲國家討大逆。今案逆節已明。不誅何待。彼中官蠱惑之言易行。然安可假以朝廷之威福。中官孝順之物幾何。安可易以祖宗之法度。今爲閩盛者曰。閩倭所欲入也。案以身爲之招。則閩危。爲紀綱盛者曰。豸民所聽治也。案不釋諸璽。則紀綱蕩爲國體盛者曰。案民所稽怨深。怨也。案自擯於鋒鏑。則國體傷。惟是重撫按彈壓之權。全同知防海之懺。收威福大柄。還之於皇上。不過持尺一之詔。令陳豸還署供職。即日械案赴京。明正典刑。其兇奴田聰、徐文、朱朝臣等。殺人大刀手方長等。聽撫按拿獲重究。大船之在南盛者。聽撫按毀拆歸官。於以明國家之大法。甚嚴。臣子之作逆難逭。閩海幸甚。國家幸甚。

萬歷四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題爲夫價折扣。紅木損傷。內官貪昧不敬。懇乞嚴行究處事。本月初九日。孝定皇太后。鑒輿發引。值淋雨

敢三司滌按臣之牌。委官論放而不可得。三司之差官。空手而入論。案之左右。提刀彎弓以扣向撫、按、解嚴。俟案自縛請命於天朝。案則戒嚴。案兵盛物蠭張於省會。撫按以打造大船爲已悉。方恨禁法之難施。案復搬運夷貨以自如。更決隄防而不顧。試問案之久禁陳同知。意欲何爲。得毋以同知海禁素嚴。不便

泥濘。步固難行。然使人夫贏餘。杠木堅固。則梓宮前進。自無艱難太甚。至出榷當查料之外者也。乃是夜初更已盡。方至土城。關臣等祭畢入城。已二更三點矣。及閱邸報。始見永康侯徐應坤疏稱。臣等隨梓宮。榜查扛擡官軍。止一百名有奇。查據委官李眞等稟稱。送到內監官軍九千員名。其擡梓宮人役。該監臣乃有雇募之苦也。知力有所不逮。相資謀顧者爲誰。勞瘁有所難堪。憔悴老弱者何在。皇上曾有旨曰。以營軍不慣扛擡。俱折價另行僱覓夫役等情。又於閣臣疏中見尚書王象乾報稱。梓宮昨夜未至清河。所請大僚委屬緊要。又有旨曰。這各官候卽點用。知其緊要而故緩之。云卽點用而茫然置之。豈諮旨可以覘天下耶。皇上得毋謂是數臣者。足以支吾部院乎。夫僱以支吾。臣子僅爲皇上支吾。是固以杠木將傷。難以前進等語。夫折價乾沒。知充私囊。不知忠於王事。此中官之常。然此弊往行於各項興作耳。今皇太后葬事。此何等關緊。而可仍襲苟弊耶。乃內官閣臣。收到官軍九千員名矣。公然以另僱扛擡梓宮爲名。計人而折收其價矣。撥軍至於九千。可謂至多。梓宮扛擡之役。視異器亭車之役。實爲獨重。以至多之軍。供梓宮獨重之役。所充擡夫。人僅盈百。於原請撥派之數。迥不相符。使百人盡皆強壯耶。則未有僱情各已拜官。猶似未拜官。而糊塗已命之地方。未使趨視地方之事。疏已下科。雖與閣中者不同。疏未發沙。然未有沿途齎用其力者。此百人苦於人數之寡。困苦於人力之弱也。使百人而非強壯耶。則未有僱情實與不下科者相類。往年題速給濫。以便各官之出都。今日勒一都給事中。以稽文濫之盡給。科臣見一得旨之疏。方喜天聽之不高。皇上勒一都給事中之點。任其縱縮之久閣。此臣所謂事體之極乘者也。人仍取其弱者。是另僱不過有其虛名。未嘗有其實事也。既擡梓乾沒。於數可知。既另僱爲虛名。其金豈復還僱弱之卒。此福建之乾沒。於僱可知。蓋扛擡梓宮之夫。該監誰不願卿貳之充滿。而多官員缺已久。人誰不願老成之皆用。而各推留中已久。不用者。或錮之原籍。或置於一實於軍中。取以充用。第明知發引一役。無須九千多軍。故折其贏餘。僱慣役以爲名爾。至稱杠木損傷。則又可異矣。臣聞靈與木料。取於工部各於不可勝用中選而取之。則內官監差應官往耳。倘木稍不中用。應官皆取乎。取回不堪用。該監皆用乎。當日取去。既平木二百六十根。每根價值二兩有奇。取去虎尾杉三根。每根圍四尺有奇。長五丈有奇。價值將四十金。倘用虎尾杉以作龍虎大杠。尚須斷而小之也。及聞損傷之報。外議紛紛有謂該監止以攢平小木強作大杠者。有謂該監陋圖虎尾杉本頭截。止用其尾截不堅者。給經營繕部中。修整虎尾杉二根。攢平木十根。馳往濟用。梓宮遂安步疾行矣。夫靈與用木幾何。此番木料。其取去工部虎尾四根。攢平木二百七十根。其紫糙雲之料。取去大片楠枋不與焉。觀續送二虎尾之堪大杠。續送十攢平之堪小杠。則其前取用無度。杠總不堪。果有心匿抵耶。抑無心誤取用耶。聞各監共領冥器等項。錢糧二萬一千金。中間諮用木料。尚藉靈與索取於工部。故爾。今杠稱損傷。靈魂保無稍慊。比擬不敬。閣臣豈以卿貳之充滿。而多官員缺已久。人誰不願老成之皆用。而各推留中已久。不用者。或錮之原籍。或置於一實於軍中。取以充用。第明知發引一役。無須九千多軍。故折其贏餘。僱慣役以爲名爾。至稱杠木損傷。則又可異矣。臣聞靈與木料。取於工部各於不可勝用中選而取之。則內官監差應官往耳。倘木稍不中用。應官皆取乎。取回不堪用。該監皆用乎。當日取去。既平木二百六十根。每根價值二兩有奇。取去虎尾杉三根。每根圍四尺有奇。長五丈有奇。價值將四十金。倘用虎尾杉以作龍虎大杠。尚須斷而小之也。及聞損傷之報。外議紛紛

超爲運監遠旨騷擾詐財殺人甚確法當逮問仍乞勅查取君減船之實并從重處事臣竊攝福王開國洛陽其愛惜河南地方當有甚於他省也各中官仰體福王愛惜之意當知斂戢不復肆虐於河南地方也況承奉焚用近侍李朝渠已被順天撫按交章題參朝渠已可證若罔聞而仍然護法擾金縱下殺人哉孰意猶有押運典寶劉孝者橫行無忌經河南撫臣梁祖勛、按臣張至發參列惡狀其罪真不容誅矣查奉遡聖旨不曰以後押運內外官俱要用心約束不得縱容騷擾乎不曰其頭二運經過地方著委賢能司道官督率發遣速行毋致妨誤乎夫不縱騷擾而地方乃有治才召試高等擢知許州以寬厚寧民以嚴正表俗郡多淫祠悉毀之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饑豐民用大和值文皇帝幸北都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擾以最聞滁人恐失棣詣闕乞留擢揚州知府蒞滁州事賜綺衣寶鈔宴餞給驛還滁召充會試同考官擢四川按察使澄度嚴明黠胥斂跡軍中萬橫有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棣廉捕置重典建言修武備慎利器明邊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納之宣德丙午吏部言棣德望疑重宜師表國學改南京通政使擢國子監事師道尊嚴警於訓迪了內艱正統初起南京禮部侍郎五年見王振擅專擅乞休去棣德行淳懿文詞典重卓然以風教自任守滁十餘年民風幾於醇睦外嘉政績尤卓絕所陳九事蜀至今賴之至其讓田於鄰垂訓於族筋力既倦遏祝蓋令滁州事賜綺衣寶鈔宴餞給驛還滁召充會試同考官擢四川按察使澄度嚴明黠胥斂跡軍中萬橫有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棣廉捕置重典建言修武備慎利器明邊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納之宣德丙午吏部言棣德望疑重宜師表國學改南京通政使擢國子監事師道尊嚴警於訓迪了內艱正統號庚彪太歲者人莫敢犯棣廉捕置重典建言修武備慎利器明邊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納之宣德丙午吏部言棣德望疑重宜師表國學改南京通政使擢國子監事師道尊嚴警於訓迪了內艱正統初起南京禮部侍郎五年見王振擅專擅乞休去棣德行淳懿文詞典重卓然以風教自任守滁十餘年民風幾於醇睦外嘉政績尤卓絕所陳九事蜀至今賴之至其讓田於鄰垂訓於族筋力既倦遏祝蓋令節舞蹈必悲蓋傷躬勵行百載下猶令人景慕可謂質有其文師世成俗彬彬德讓君子矣今滁人祀棣與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云原任南京戶部尚書張泰、令沙縣嘗兵燹之餘悉心綏喚表章瞿豫章、陳了齋之學勉其遺嗇以傳勵鄉校新縣治建先賢祠徵爲御史巡通倉搜剔包攬之弊指切宮闈與政無所忌諱廷杖幾死督京畿學政疑歸哀毀柴立除服十餘年坐處一廬未嘗履城郭起按雲南奏開解額五名特以神童薦記後覽及第先是梁馬思樸擅囚木邦宣慰司罕兒法前臺使莫能斷泰徵漢士兵隨其境論以公移思樸悚懼悔罪函出罕兒法械首納三十餘人剮之稽忠以平入報命會楊藏兩中貴橫甚挾一二戚里飄法梁列諸不法狀請誅之直聲益震擢南京太僕少卿改大理寺歷州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久不白奉命會武臣清理擢貴初不勝譯泰執不少徇取永樂中開設圍營爲券事遂剖遷副都御史督儲南京錄上專委任等十二事至今奉行遷工部侍郎南京戶部尚書子右都御史屢當入賀有言劉瑾宜厚餽毋立異以擾虛錄泰節致土葛二瑾銜之尋遷南京戶部尚書子致仕則內行也泰讓和而本之以剛毅敏練而出之以清忠榮辱去留不見喜慍之色位至六卿翛然先人之窀沒未幾而子孫不免於饑寒云原任南京禮部尚書陳紹儒、登嘉靖戊戌進士假歸省母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旬母假寐髣髴見朱衣來謝病遂差還補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太倉銀庫議設陪庫主事以防闕出自紹儒始進會計錄上優詔答之歲省京邊冗費二十餘萬督儲遼東錄上防守事宜皆纖悉頒誥一日□猝至紹儒率衆拒守□知有備引去每挽強射輒命中遼鄖陽副使樊、振苦巨浸樂老龍諸陞擢之民免魚鼈又賑饑全活無算轉四川按察使有倡白蓮教聚衆至三千餘人紹儒執其渠魁誅法餘不問境內安堵晉廣西右布政入爲順天府尹投劾好益不遺餘力發棄貴之魚肉縣歷者悉太常卿

命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七月初八日

題爲易名重典諮詢宜周謹採鄉評闡潛德以備博訪事臣按禮部議證公册在議中者二百人臣鄉先達若而人與焉考其生平大都才望足勤世務行誼足儀鄉邦風猷籍甚月旦共歸經畧省撫按諸臣所舉海內自有公評臣無庸贅乃臣鄉僻在嶺外前修多遠於議册未能恝然請舉其尤以備博訪可乎臣查得原任南京禮部侍郎陳棣孝友篤學言動必師古人篤仕桂林教授邊國子助教永樂初廷臣薦棣有治才召試高等擢知許州以寬厚寧民以嚴正表俗郡多淫祠悉毀之改滁州均徭役時征斂禁奸饑豐民用大和值文皇帝幸北都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擾以最聞滁人恐失棣詣闕乞留擢揚州知府蒞滁州事賜綺衣寶鈔宴餞給驛還滁召充會試同考官擢四川按察使澄度嚴明黠胥斂跡軍中萬橫有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棣廉捕置重典建言修武備慎利器明邊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上納之宣德丙午吏部言棣德望疑重宜師表國學改南京通政使擢國子監事師道尊嚴警於訓迪了內艱正統初起南京禮部侍郎五年見王振擅專擅乞休去棣德行淳懿文詞典重卓然以風教自任守滁十餘年民風幾於醇睦外嘉政績尤卓絕所陳九事蜀至今賴之至其讓田於鄰垂訓於族筋力既倦遏祝蓋令節舞蹈必悲蓋傷躬勵行百載下猶令人景慕可謂質有其文師世成俗彬彬德讓君子矣今滁人祀棣與歐陽修、王禹偁、爲三賢祠云原任南京戶部尚書張泰、令沙縣嘗兵燹之餘悉心綏喚表章瞿豫章、陳了齋之學勉其遺嗇以傳勵鄉校新縣治建先賢祠徵爲御史巡通倉搜剔包攬之弊指切宮闈與政無所忌諱廷杖幾死督京畿學政疑歸哀毀柴立除服十餘年坐處一廬未嘗履城郭起按雲南奏開解額五名特以神童薦記後覽及第先是梁馬思樸擅囚木邦宣慰司罕兒法前臺使莫能斷泰徵漢士兵隨其境論以公移思樸悚懼悔罪函出罕兒法械首納三十餘人剮之稽忠以平入報命會楊藏兩中貴橫甚挾一二戚里飄法梁列諸不法狀請誅之直聲益震擢南京太僕少卿改大理寺歷州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久不白奉命會武臣清理擢貴初不勝譯泰執不少徇取永樂中開設圍營爲券事遂剖遷副都御史督儲南京錄上專委任等十二事至今奉行遷工部侍郎南京戶部尚書子右都御史屢當入賀有言劉瑾宜厚餽毋立異以擾虛錄泰節致士葛二瑾銜之尋遷南京戶部尚書子致仕則內行也泰讓和而本之以剛毅敏練而出之以清忠榮辱去留不見喜慍之色位至六卿翛然先人之窀沒未幾而子孫不免於饑寒云原任南京禮部尚書陳紹儒、登嘉靖戊戌進士假歸省母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旬母假寐髣髴見朱衣來謝病遂差還補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太倉銀庫議設陪庫主事以防闕出自紹儒始進會計錄上優詔答之歲省京邊冗費二十餘萬督儲遼東錄上防守事宜皆纖悉頒誥一日□猝至紹儒率衆拒守□知有備引去每挽強射輒命中遼鄖陽副使樊、振苦巨浸樂老龍諸陞擢之民免魚鼈又賑饑全活無算轉四川按察使有倡白蓮教聚衆至三千餘人紹儒執其渠魁誅法餘不問境內安堵晉廣西右布政入爲順天府尹投劾好益不遺餘力發棄貴之魚肉縣歷者悉太常卿

長廟排班。仍詢禮儀。引據故典。條對甚悉。皆南京戶部右侍郎。轉左。提督倉場。疏九邊兵馬主客錢糧。疏復漕運六限。諸封事皆切中機宜。皆南京工部尚書。致仕。紹儲博大沖夷。沈毅有卓識。忠孝大節。始終不渝。所至計畫興益。可垂不朽。學本洛閩。爲宗晚節懋軍田。僅百畝。事嫡伯大京兆錫。執禮甚恭。爲德於里人甚厚。自以剛直自媒。引弟子於正學。不啻若墻世之譬。夙崇陽多善政。遷南京御史。抗言內豎外戚。皆檢之非內臣大臣互考之謬。抉建言得罪鄒元標、范儁、黃道瞻、孟一脈等。事內操。爭內臣換勅給馬等項。乞慎選保。乞愼傳旨。侃侃陳大計。追譴停收麒麟。言過切直。倒胃天威。致奉嚴旨降調判與國州。琴撥司理衡刑曹。皆光祿丞。學皆咸皇上如遇益自發舒。陳法祖、切要、敬天、享祀等八事。切中時務。會三王並封議起。學會裘形於色曰。此事關係安危。食祿公家。何可默。遂偕少卿徐杰。上懇乞聖明虛心議禮之疏。賴皇上覽宥。奉旨止罷。爲民。瀕行始書。首開臣曰。皇上易回。相公難挽。自是開誼累揭。得寢並封。夫非皇上默鑒學會之忠而行其言乎。前二月。同署朱維京、給事王如堅。俱以陳並封議成。學會不爲色沮。是誠獨立敢言者。學會既歸。杜門御牖。與同志訂爲約言。皆誦薛文清之言云。工夫切在從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其統存。爲二千餘官而陞瑤。則雖設之職。聲震皇上試思不用李瑤何心。久稽候憑各官何心。若之何不蠲生亂之疑。此誰非皇上之人材而擢之。誰非皇上之幾務而忽之乎。故爲吏科印務而陞瑤。則省垣之體然也。都察院盡缺堂官。久已一年。推陞已各有人。催請章數十上。皇上之心得毋難於陳擇而用乎。推用者當於廷臣之心。不當於皇上之心。臣不解也。廷臣咸以院堂爲不可缺。皇上獨以爲可缺。臣不解也。惟風憲之地最重。何怪代庖者之不能自恕。爲朝廷持風憲之官最要。何若推用者之速點應以重彈壓以振風紀乎。至戶部尚書。與倉場總督。均當急點者。皇上樂當倒閒難躁。轉石總之易視天下。無足爲吾難。不覺以時而成執。自是所見。無可破其鍵。不覺以執而礙。遂其梗概。以備咨訪者也。然臣猶有說焉。國朝相業。莫盛於三楊。繼莫盛於文遂。夫人而知之矣。要以還時遇主。適當其易。身名俱泰。良非偶然。乃若時際北艱。而忠能悟主。若梁文康儲者。何其相品、相才、相度之不可及也。儲事康陵。當上下否隔左右蓋惑之際。厥維艱矣。而儲不附逆瑾。致調南京吏部尚書。寧王謀入世子司香太廟。儲力寢之。南京請回鑾。泣跪行宮外。得旨乃起。其最著者。如草泰府收稍從其寬。則銓部提衡之法不妨從其嚴。前月陝西布政陳接補。擬加京銜。致仕。奉旨下部矣。夫京銜酬地之詔。而片語回天。如不草威武大將軍之勳。而九死不移。楊廷和、蔣冕、移病。撫奈何者。儲獨收其成功。檢林之勞。雖不爲過。第長祚宮冠。固省。懇極陷天。與其子陳敬。素橫於鄉。暴橫之歎。不可勝書。今已致仕。亦何必膻陳。惟裁抑於予京衙。以爲居鄉貪橫之戒。所補世風。良亦非小。且近來藩臬府官。非因詿誤之難圖。多以私情小故。勦輒掛衣。輕於飛羽。撫按榮上患病之章。地方常失方面之用。異迫切。非因詿誤之難圖。多以私情小故。勦輒掛衣。輕於飛羽。撫按榮上患病之章。地方常失方面之用。異之風榮。卿可謂象之矣。予致仕。此其相品、相才、相度。種種過人。迎鑾甫歸。見幾明決。滄利不居。超然免於日一有緩急大事。相率掛冠而莫可責成。其誤國可勝道乎。陞一藩臬知府。得旨不勝其難。藩臬知府之議禮新進之所側目。蓋北披肝露膽。挽回獨神。其抽身遠引。雅志早逢。始終出處之間。有未易窺其際者。去顧可惟其私臆。胡撫按不分別參劾。榮以病歸。吏部不分別擺斥。而榮尤休致耶。故寬以錄用人材。此乃僅僅以文康易名。於儲平生事業。殊不相肖。此近年科臣所以有更美諡之議也。臣嘗採輿論。敢併及之。伏乞勅下該部。陳雉等發訪予證。榮儲酌議改證。其裨於世道人心。匪淺鮮矣。

萬歷四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題爲聖心過有所恃。拒言益堅。明困大臣小臣。懇乞慨然用人。以成虛受之風。以彰圖治之實。事臣讀易履九五小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蓋恃正當而夬履。以夬履。大寶。挾不世出之資。御四十餘年之區宇。每經事故。勵勵。天下所驚爲難。所賅爲卒不及辦者。皇覽收拾

萬歷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題爲聖心過有所恃。拒言益堅。明困大臣小臣。懇乞聖明。愼綸音。以杜奸欺。以重功罪之典。事臣念。祖刑二者。聖王御世之大柄也。御必期於功當。苟功非足多。而御賞濫加。則御不足以示勸。反令奸僞覬其濫而妄營。其

降以加於有罪。寄罪狀已明。而降案久稽。則法不足以示儆。反令奸邪。乘其稽而希脫焉。彼奸邪罹虛稽於日月之熟。計行於外之有所緣。脫內之有所牽。援難功爲例所不得。非爲中所不原者。猶得以藉奏取旨。如獲諸寄。則不能不爲朝廷威福惜矣。臣聞邸報。見錦衣衛緝獲假印犯人李欽等。奉聖旨。駱思恭提督緝捕有功。准照例陞一級。仍署掌衛事。原辦官校。也各陞一級。夫云照例。當必前有明例可援矣。又見原任永寧遊擊周敦吉。有徵臣蘆職封疆。奸弁冦夷諜害等事之疏。奉旨該部院知道。夫得旨下部。當必敦吉罪有可疑矣。而孰知其大不然耶。夫錦衣緝捕之功。次不敵於大明會典。臣取兵部邦政條例查之。惟擒獲眞正奸細者。不分官旗軍民。益議陞級。捕獲奸言奸人強盜者。提督官各有陞級。若思恭訪獲假印犯人。非奸細之比也。又非奸言奸人強盜比也。條例明載一款云。厥衛訪獲私造僞印硃符路引。鎮撫司問明。止照例給賞。不許陳乞陞級。以紊常例。此該部題准奉行正例之可照者也。舍此。或遇年邊左右奏緣之私。冒銜級陞除之典。是濫恩也。是弊竇也。可以爲例乎。思恭可不照止給賞之例。而可冒非例之例。以倖陞乎。況原辦官校希倖陞者。又者而人乎。都中久傳思恭。爲原任掌衛王之楨腹心。凡之楨昔年貢官營爵。礦稅餽送。皆思恭經付之楨一切陰險慾惡。皆思恭朋謀。臣向未之敢信。第之楨斥歸。思恭果爾進用。甫畢山陵供事。卽奉提督勅書。人言咸謂。機關已構於積歲。作用始露其一班。遂至緝獲假印。原非其功。而照例陞級之旨。捷若影響。皆由思恭妙手神通。能用皇上之左右。其於例外之僞賞。猶援之也。金吾體崇。奏緣智熟。爵位立躋極貴。條例可以增開。關槩非輕。積漸可虛。其他思恭不法狀。臣未臚列。結就其濫級一事言之爾。若四川都司張神武。奉委追印。利黔中夷婦所有。聽周敦吉邪謀。誆兵激變狀。臬上僞謂憲臣固然不輕畀。然邊延不輕點。是紀綱若可證而不理。執與紀綱天下耶。幾粟之漕差。長虞不一而足。雖倖礦二弁。猶有餘辜。卽大有力者。亦難爲之解免。今敦吉倘潰奏展辯。盡由欲爲解免者。有以致之。昔有劇盜於此。捕誅方急。而無奈爲通逃主者何。則劇盜固可恨。而爲通逃主者。尤可恨也。不憐黔中如贏之白骨。不憐黔中數百已爐之兵房。乃奉批支吾。使二弁得延視息於人世。甚哉無人心無國法矣。安能不令人髮指也。功微賞厚。倘功出捕獲假印之上。何以待之。非明誅精則殺類二弁之酷。皆可以不死矣。僭刑不審。均非所以御武弁也。至於文吏才可致用。卽宜因用以究其施。過不更紋。亦難竟垢以長其過。如近日考選另疏中奢張光房。知縣趙昌運等。皆政事才也。不必列科道之選。各速補之清曹。署與人相宜。人隨署而足以自見。如刑部郎中施重光。亦文墨才也。第多有剛謬之事。該部堂當駁其反用心於不必用之地。宮中屢作佛事。作輒數日。至啻數日。章疏少加省覽。皆不過禮神迎祥之心也。苟行瑞王婚禮。點用院堂。充補候命科道。三善敢所獲吉祥。不有什百於此者哉。若夫皇貴妃神位。俞令陞殿。爲能完天井之工。尚小。爲能完朝廷之典禮。甚大。事關至易。有何需疑。無論此乃東宮所注念。而皇上勒此一旨。是何心也。以各部重務。責大臣獨力而任綜理之繁。既非所以優老成。因樞部之人。使總督乘隙而避封局之難。尤非所以讓邊備。何若部堂大臣。點用多員。務令在事者。樂於分重任。而不竭其精力。毋令新陞者。急於馳蕩擅而反簸其欺夸。至科道諸臣。非惟候補者。應俞用以充侍從之班。其另疏中書張光房等五臣。前雖兩蹟。今榮補之清曹。便愜公論。所全尤大。其偏

以請者。如儲講。如瑞王婚禮。如點用都察院。與各部諸大臣。如允用候補科道諸臣。如皇貴妃神主陞殿。如補王賜葬之自管。一一爲時之所急。必非聖心之所獨祕也。乃皇上於儲講托詞以覈。於賜葬偏總嘛王先入之言。其餘寢無一報矣。夫廷臣共急於諸事。聖明無煩於再計。顧宜俞不俞。人情惶惑。以臣愚揆之。於一無可緩之中。而瑞王婚禮。點用都察院堂官。允用候補科道諸臣。三者尤爲最急。敢避煩瀆。而不爲皇上再陳哉。蓋論瑞王之齒。視祖宗所定宗室請婚之期。已踰九歲矣。猶之子也。有婚如期者。有婚愆期者。其愆期之故。不可不反也。猶之愛子也。無偏愛者。豈有偏不愛者。其似不愛之迹。不可不避也。府第之於一無可緩之中。而瑞王婚禮。點用都察院堂官。允用候補科道諸臣。三者尤爲最急。敢避煩瀆。而不久。成聖母山陵之役已竣。謂欽天監去冬之擇。不無太迫。豈皇上定於今年六月之旨。謂當食言。矧自六月至今。又已踰半年矣。不過一沛俞旨。可以大慰臣民之望。可以不慚父母之心。可以迓天地之和。可以遂男女之願。若聖意再稽。愆期愈久。則聖心益不安。蓋瑞王年齒昭昭。臣庶睹聞。非若他事可以倏陰錢陽。而神不測之用者。其士神之謝客攜之搭。可啻嗟立辦。卜此嘉乎良月。諸瑞王佳耦之好期。孰有便於此也。宜宗朝。召輔臣楊士奇、楊榮、興曰。廷臣中誰可使掌選者。毋亦以遴臣之重歟。士奇榮以通敏顧佐對。卽擢爲右都御史。今廷臣推都察院三堂官。亦已有時矣。其全用以重憲地。惟命其擇用於三人之中。亦惟命。何以推而久不點也。不過曰刑部張侍郎可留署耳。無論張侍郎無幷營之精力。有近病之苦楚。試查祖宗以來。有都察院衙門而堂官全缺否。有全缺憲臣而至年餘否。祖宗重之。而陛下輕之。於國體朝綱。既已大悖。況署院之自視。與人之視署院。舉莫與異院堂異也。署院之自責成。與人之責成署院。舉豈與異院堂同也。不思祖宗留掌憲之初意。不恤署院苦事體之難彙。而坐視法署久空。庶事不遑。夫皇上慎簡憲臣。固然不輕畀。然邊延不輕點。是紀綱若可證而不理。執與紀綱天下耶。幾粟之漕差。長虞之留差。遮東之遄差。此皆國事至重至急。其差又皆中差。今差臣中別無可中差者。惟候補各道牟志夔、朱堦等堪任之。在署院卽應從權擬差題請。在皇上卽宜俞發。蓋漕差遲將誤數百萬之軍儲。長虞無拔差。謀督數省之鹽政。遮差久滿候代。理無再遮。不差新臣。其何以應遄邊政也。科臣積壓五十員。今在任止十餘人爾。侍從耳目官員。豈應寥寥至此。以聖衷容納。固無權折言官之心。然候久不補。其於容納眞心。合耶否耶。耳目欲廣言官之意氣。不欲沮折。候補科臣張孔教等。久者且二年餘矣。奈何不速補也。皇上於國聖神廟。隆以大帝尊號。錫以冠帶龍袍。固爲其忠烈義勇。獨冠古今。特示尊崇。而行天下。建醮三日。曹署與人相宜。人隨署而足以自見。如刑部郎中施重光。亦文墨才也。第多有剛謬之事。該部堂當駁其反用心於不必用之地。宮中屢作佛事。作輒數日。至啻數日。章疏少加省覽。皆不過禮神迎祥之心也。苟行瑞王婚禮。點用院堂。充補候命科道。三善敢所獲吉祥。不有什百於此者哉。若夫皇貴妃神位。俞令陞殿。爲能完天井之工。尚小。爲能完朝廷之典禮。甚大。事關至易。有何需疑。無論此乃東宮所注念。而皇上勒此一旨。是何心也。以各部重務。責大臣獨力而任綜理之繁。既非所以優老成。因樞部之人。使總督乘隙而避封局之難。尤非所以讓邊備。何若部堂大臣。點用多員。務令在事者。樂於分重任。而不竭其精力。毋令新陞者。急於馳蕩擅而反簸其欺夸。至科道諸臣。非惟候補者。應俞用以充侍從之班。其另疏中書張光房等五臣。前雖兩蹟。今榮補之清曹。便愜公論。所全尤大。其偏

勒此一旨。是何心也。以各部重務。責大臣獨力而任綜理之繁。既非所以優老成。因樞部之人。使總督乘隙而避封局之難。尤非所以讓邊備。何若部堂大臣。點用多員。務令在事者。樂於分重任。而不竭其精力。毋令新陞者。急於馳蕩擅而反簸其欺夸。至科道諸臣。非惟候補者。應俞用以充侍從之班。其另疏中書張光房等五臣。前雖兩蹟。今榮補之清曹。便愜公論。所全尤大。其偏

萬歷四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題爲時政最急有三聖躋難容稍緩懇乞慨然允行以快輿情以便漸舉議務事。臣謂聖王之治天下也。必營巢入以觀行政之幾。成虛以盛受人之度。無祇事必先鉅於中。亦無祇言必竪距於外。故國事常切□□之所宜。聞言卽行政之所急。此庶務羣情所以兩得也。數月以來。廷臣盱衡國事。覩棲時政。所累章

一時之選。如李若珪、孫之鎰等所宜與張孔教、牟志夔等沛發命旨者也。凡此數事。皆廷臣所嘗言。皇上所習聞者。皇上誠觀之以虛心。剖之以斷必自當即行。瑞王婚禮。即點都察院堂官。即命用候補科道。最急之政務。一旦舉行。人情一旦暢快。其餘併漸舉行。此廟社之鎮。國家臣庶之福也。臣愚可勝翹企之至。

萬歷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題爲厭衛功次多虛。厭監降陞宜允。謹據條例檢查明。旨仰乞嚴勅該部遵行。以清捕功。以慎名器事。臣惟六部領國家之機務。都察院佈國家之紀綱。科道條政舉之得失。司道各職一方之潛鎮。陛下宜何如命用。若厭衛瑣細緝獲之功。烏可不遵例查覆。而輕費多官以侮級哉。近來都察院金缺堂官。六部冢宰。數大臣。候命新邊。各科道。棲遲都下。推陞各司道。候命多時。濫棄名賢。濟濟。跧伏林藪。闕臣部臣。科道諸臣。屢章上請。久閣不報。茲歲將除。正覬聖恩渙布。俞綸各命之任事矣。乃厭衛衙門類奉三年功次。隨上隨蒙恩典。盧受原任庶弟姪。加陞一級。李如楨加太子太保。孫應檯、梁慈等。各陞一級。駱思恭晉陞指揮使。馬應坤等。各陞一級。夫盧受、李如楨等捕功。豈一一眞實不虛。可以不事查覆。而陞賞不厭其多哉。夫類奏陞賞有例。臣非謂槩不當陞也。第謂當依舊例行覆。以少哉之爾。蓋兵部邦政條例。皆載題奉明旨。有禍府伴讀內官閻時。以丈田需索不遂。慘杖地戶。致周化立斃。而魯國臣垂絕。何其毒也。又有原任福建稅監高案。以變賣公館請。而誣御史周起元爲欲嬉。以解部稅銀請。而誣鄉官林世吉等。搶去九千餘兩。何其罔也。又有福府儀衛司正堦孟春。受盜犯師管、潘濟源、賄金。倏而脫縣索取。倏而脫討王介通奪。致盜院縛兩奸徒。而不得。何其恣也。一月之間。相繼見告。讀之令人髮指。閻時之惡。誰縱之得毋緣福王之令名可全。皇上之愛福王。甚大臣所謂殺人者不死。以隆潘王之愛者此也。高案久嬉閻省。廣布爪牙。多營巢穴。其所起蓋公館。皆括地方之財而用之。又脅地方之民而役之者也。案在閻。則公館可居。稅關之事。當日查取甚嚴。有司不敢欺。歸閻地之官司。起元在任供職。家鄉萬里。何從嬉占。其誣易明。乃增建衙署。開爲現任官司之宿。未聞有貿價解進者。一垣一椽。不得不派於公署。前以起蓋苦地方。今復以承買苦地方。參遂以公館爲陷阱。而閻中之衛白日被殺數十人。被焚數十家。烹若干童子。食其膽髓。以益陽氣。閻人無奈案何。斬關入院。劫撫臣。閻道臣。閻城震動。閻人亦無奈案何。證通倭大船。造如許兵器。藏於高樓。橫行狂逞。閻人又無奈案何。閻人得免案之劫奪。已爲厚幸。誰敢問其邱山之金。而置一毋論。且以肆虐。如平民張士諤入該衙。而陸遷繫之詔獄。干證崔燮、戴應舉。止爲牽連。而陸遷錮之幽囚。遷之

千戶理刑。亦由假功貪進。威權在手。遂敢上干天憲。下陷無辜。張士等三人應釋。陸遷一斥。尚有餘辜。若盧受功次。付之司寇覆奏。是在兵部執例以行。而不爲動關。廠幾金吾衛級。其稍稍清楚乎。厭衛事體。臣科道得與聞。況厭衛陞賞之濫若此。大臣言臣。浴皋及廠稟諸臣。俞用之而難若彼。臣竊怪之。倘皇上幡然悟其舛錯。乘今歲暮之時。換布維新之令。點用大臣以充部院。俞用科道以充班行。俞用滿桌及廠稟諸臣。使各任其職。此非特臣愚一人之私願。實舉朝臣工拭目俟之。

萬歷四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題爲宵小窺竊威。欺橫肆。見懇乞聖明。洞闢蒲懿。以隆藩王之愛。以貽士民之安。以重寵臣之體事。臣謂王者之意。向不可使宵人得以財利中之。一爲所中。則欺誣之說進於前。而聰明因之以眩矣。王者之威。益不可使宵人得以信用竊之。一爲所竊。則恣睢之形見於外。而官民並苦其橫矣。自古盤石心、壞國法、虐士民者。多由左右宵人。成上指而巧爲之逢。懲主威而悍焉以逞。乃其利心中錮。示之以寶。庇惡心重。假之以權。使宵人投其寶以肆毒籍其權以流虐者。是上專任其過也。惟能力破其巧投之奸。早創其爲。然之漸。殺人者不宥。誣人者不徇。撓法者不容。然後主德與主威兩全。法紀與士民並得。閭近閻邸報有禍府伴讀內官閻時。以丈田需索不遂。慘杖地戶。致周化立斃。而魯國臣垂絕。何其毒也。又有原任福建稅監高案。以變賣公館請。而誣御史周起元爲欲嬉。以解部稅銀請。而誣鄉官林世吉等。搶去九千餘兩。何其罔也。又有福府儀衛司正堦孟春。受盜犯師管、潘濟源、賄金。倏而脫縣索取。倏而脫討王介通奪。致盜院縛兩奸徒。而不得。何其恣也。一月之間。相繼見告。讀之令人髮指。閻時之惡。誰縱之得毋緣福王之令名可全。皇上之愛福王。甚大臣所謂殺人者不死。以隆潘王之愛者此也。高案久嬉閻省。廣布爪牙。多營巢穴。其所起蓋公館。皆括地方之財而用之。又脅地方之民而役之者也。案在閻。則公館可居。稅關之事。當日查取甚嚴。有司不敢欺。歸閻地之官司。起元在任供職。家鄉萬里。何從嬉占。其誣易明。乃增建衙署。開爲現任官司之宿。未聞有貿價解進者。一垣一椽。不得不派於公署。前以起蓋苦地方。今復以承買苦地方。參遂以公館爲陷阱。而閻中之衛白日被殺數十人。被焚數十家。烹若干童子。食其膽髓。以益陽氣。閻人無奈案何。斬關入院。劫撫臣。閻道臣。閻城震動。閻人亦無奈案何。證通倭大船。造如許兵器。藏於高樓。橫行狂逞。閻人又無奈案何。閻人得免案之劫奪。已爲厚幸。誰敢問其邱山之金。而置一毋論。且以肆虐。如平民張士諤入該衙。而陸遷繫之詔獄。干證崔燮、戴應舉。止爲牽連。而陸遷錮之幽囚。遷之

省之衆。何爲被拾金於林世吉等數人。傳聞榮之金實。與斗齊。方離閩省之日。以僅儉不能盡載。取其粗賤者焚之。經數晝夜。烟燄不息。留存精細珍寶。分爲八九十擡。每擡十人。猛行尤甚。跋涉山東北京地方。分散藏匿。擡猶八十餘槓。而每德四人可舉矣。是榮巧於爲計。以隱匿。故擡先重而後日輕。又敢於揑情以害士民。故譖世吉等搶失。而陰爲己脫隱地爾。夫起元世吉受榮剝腐之害。安能噤口藏身而不出。故榮恨之深。而譖之無情。皆天白日之下。行魍魎鬼魅之計。其說誠嘗斬其在閩剝民殺人。必付市曹。始蘇其罪。若閩省撫按。必能爲士民白冤。又必能寬拖欠之追。益處公館之價。毋重困此被虐已久之民也。臣所謂證人者不徇。以安士民之心者此也。鹽院舉鹽犯。所以清奸盬。裕邊儲。法紀凜然。職掌得應操縱。即福王且不得禁之。何有么麾之鼠。孟春也。師管、潘濟源二犯。爲洛陽之部民。又爲鹽法之罪犯。無與於儀衛司。而孟春爲討令逼奪。則撓法莫甚。御史冠惠文冠。咸得行於破柱。乃鹽犯逋逃。籍阿府爲之藪。衛弁竊權。取王令如在寄。或福王販資食鹽之心。正熟於中。欲廣招奸徒。以牟其利。故孟春逢迎貴鹽之意。巧於爲投。方準得師管等。以逐其私。第副是奸人將充於王之左右。直指將窮於王之牽鞅。漸不可長。法令謂何。必逮孟春。明正其罪。論福王返國師管二犯於鹽臣。聽其盡法究處。應國紀獲伸。奸人知畏。臣所謂撓法者不容。以重憲臣之體者此也。蓋宦官衛弁不識詩書。不知理法。其心甚狠。其氣燄發而難制。有所舉動。每每遠天害人。賊君捍網。而無所顧忌。實由市棍亡命之徒。蠭趨蟻集其門。爲之伺引。奸邪爲之弄走。營算。以釀成此患。故宦臣衛弁虎也。市棍亡命其傅庇之鼠者也。羽翼不除。猛虎何施。撫按雖日嚴脅。亮頴與之爭。亦何益矣。如丈田一事。蘭月峯旨。該撫按官遵照前旨。作速委經管官。會同本府差官。上緊清丈明白。是皇上明以事權歸之撫按。於本府差官不過會同。可并約束之者也。及今原閻時。孟春等窠根。補而治之。務窮豕牙。不使滋蔓而難治。此撫按事也。及今正案典刑。與逮閻時。孟春於理不使奸宄漏網。此皇上事也。必無虐民之左右。而蔣府乃安。必鄉紳得訴其桑梓之苦。御史得伸其鋤奸戡暴之誠。而天下乃治。則閻時等三疏。難容旦夕稽誅矣。不然。個人皇皇。冀必其命。惡閻可罷。鄉紳之口。小弁可細御史之法。時事安知其所終哉。伏乞聖明採納施行。

萬歷四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題爲按學二臣複疏。宦原情才。謹進維法之說。以祈聖斷事。臣竊謂編家之法。有可因人而寬之者。何樂乎不寬之。有不必因人而太寬之者。亦何樂乎太寬之。法可寬而不寬。則索瘢爬垢。天下無全人。法不必太寬而太寬。則徇意潰防。朝廷無成憲。雖今天下人。鮮虛心事求觚勝。議論時見蠭起。處決無妨。調停。然必於調停之中。不失乎懲創之意。併致廢往法而蕩然無存。斯曲全愛惜人才之心。而大臣所爲妙於持衡耳。先年應天等處按臣荊養喬。無疏請病。拂衣徑歸。臣曾有疏糾正。已而署院以降俸題參。臣又曾有疏駁爭。是檀雕戰役之處分。固未有定矣。若恃學御史熊廷弼之去。以養喬殺人媚人之參也。都察院之勘廷弼。亦以養喬殺人媚人之參也。勘識一行。爭者四起。朝端擬成閔市。總憲因以不能安其位。隨經應天巡按徐應丞。勘過題報。其查處甚明。其衙益甚。當參串理也。而處分則

都察院也。近日都察院查撮題覆。結已定之公案。用盡一片苦心。於養喬之言出自疑。於廷弼之勘困益疑。點綴已明。於養喬之貞廉慈愼。於廷弼之嚴肅公明。獎許各官。仰稟皇上省斷。令二臣悉棄往都。並與起任。以難得之人才。當搏擊之風會。愛惜之權恐或傷。保全之舉從寬政。大臣用心自宜如此。第果真殺人媚人。果非被人媚人。關中之事也。養喬之貞廉慈愼。廷弼之嚴肅公明。事外之才品也。論事而因及某品何如。某才何如。不掩二臣本來之面目也。證勘事而謂某只論其品。某只論其才。是混二臣得失之分數也。況養喬當日題參降俸。尚未妥協。尚未得旨乎。昔抱病尚書李楨。賢者也。一經去而不得免於降級。況今日言嚴擯去之禁者數數矣。若固禁之不住。被言科臣劉道隆。亦

郭給諫疏稿跋

人臣事閒主難。事英主尤難。竊之於文帝。徵之於太宗。可謂兩相得而兩相失。故前席鬼神之對。十思十漸之奏。通達國體。使萬世知君臣之義者。亦徒付之空談。事英主信難矣。今郭公給諫。與余同籍。已又同官吉州。剖疑決滯。人莫敢干其三尺。以平壘奏最。入拜諫垣。先後叩閽數十百疏。謀士宛摘親藩。尿溷瑤。抑邪弁。言粵重稅。一切建白。皆侃侃切於事情。最後封還內降一疏。如批逆鱗。竟以遷客行。公怡然就道。略無幾微芥蔕。見於顏面。歸而杜門御捕。一以濟洎銷介爲心。然時時憂眉國事。有深室枕人之憂。予即其疏草。焚者半。存者半。夫士君子挈綱執憲。雖非必屑屑封事之陳以爲勝。然一腔熱血。謹拯之尺幅中。日夕所思。咸仰給於我。一悼異志。即拊其膺。不血及面。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無涯。舍船往來。何從盤詰。奸徒接濟。何從堵截。何倭釁蔓莫可問矣。或者彼中情形。實實如此。其說則與原疏鑿枘之極。而先生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疏言。忤臣守不可誣。宜儆奸邪以安疆圉事。則謂臣幸總督兩廣張鳴岡之賢。斯能令民之有恃而無恐。又謂臣知鳴岡大非倭兵誘貪夷貨取珠寶之人。又謂鳴岡嚴禁魄道沃花義。於澄清粵東走治。最爲得力。於前覆疏。鑿枘之言。絕無若蓉。其亦加人一等者歟。據阮通志。是書與文集並藏於家。殆未付剞劂。故屈氏廣東文選。溫氏粵東文海。兩皆中奏疏頗多。均未錄其一字。道光庚寅。修南海縣志。其後人始緘寄局中。而文集不可問矣。譚玉生廣文適任分纂之役。商與借鈔。原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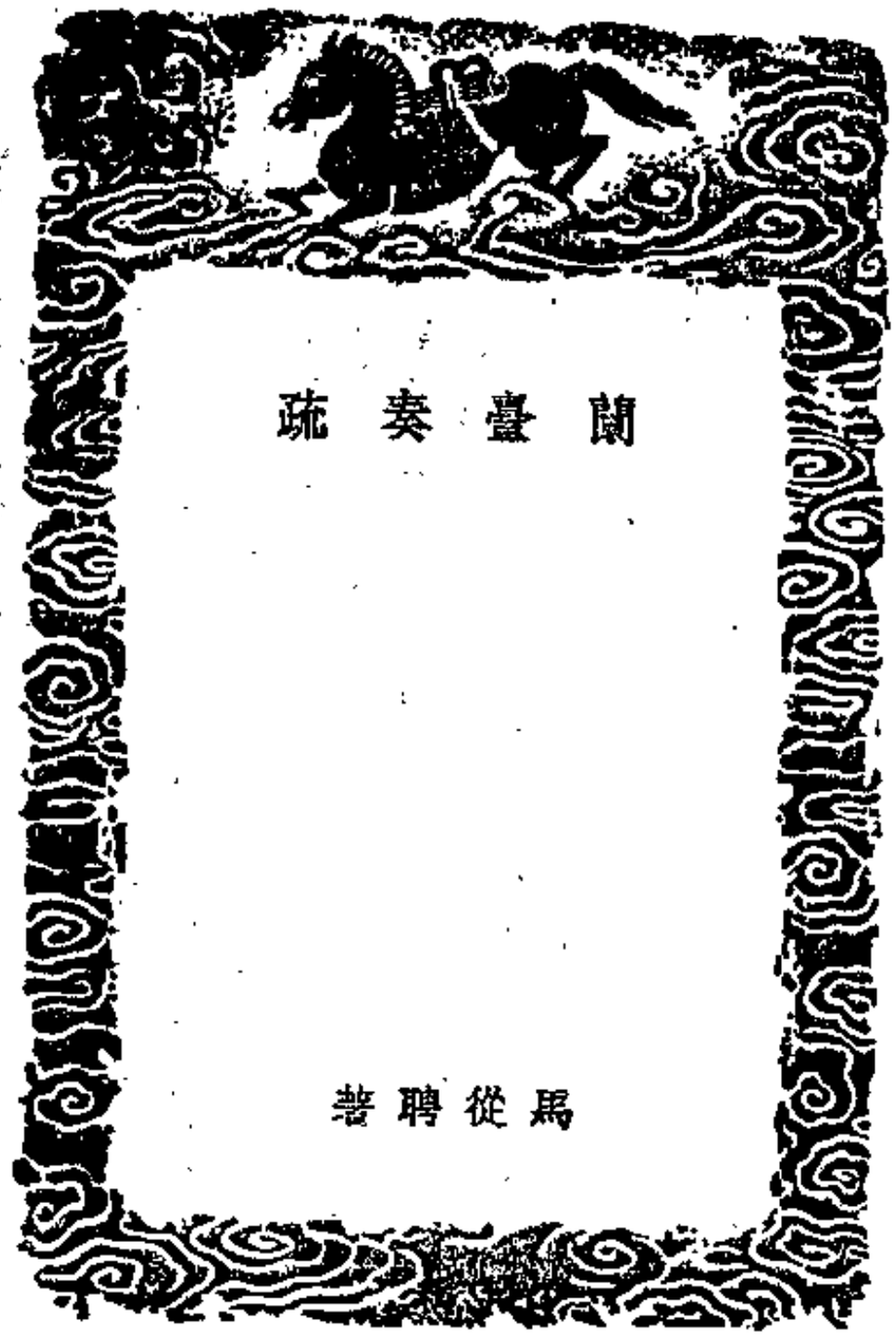
右郭給諫疏稿二卷。明南海郭尚賓朝謨撰。按先生事迹。附見明史翟鳳翀傳中。是書其官刑科給事中時疏稿。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十日。至四十三年正月三十日。立朝僅未三年。即謫江西布政司檢校而去。卷中多言明季粵政。覽之令人髮指。其如回天之不易何。當是時言路交攻。黎諶益廷。入主出奴。是非不明。毀譽無據。遂至釀成搢紳之禍。而國運隨之。未可謂非諸賢護前之所致。而先生殆無是也。即如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疏言粵地可虞。防澳孔亟。宜銷亂本。以固疆圉事。時督兩廣者張鳴岡也。據沈德符野獲編。鳴岡疏言澳夷近狀。謂澳中私蓄倭奴。且私築炮垣。抗殺官兵。倭已有娶子處舍。今不亡一矢。遂名取船押送出境。數十年澳中之患。一旦祛除。惟倭去而夷留。議者有謂必盡驅逐。須大兵臨之。以弭內變。有謂濠鏡內地。不容盤踞。今移出浪白外洋。就船貿易。以消內患。然濠鏡地在香山。官兵環守。彼日夕所需。咸仰給於我。一悼異志。即拊其膺。不血及面。制其死命。若移出浪白大海茫茫無涯。舍船往來。何從盤詰。奸徒接濟。何從堵截。何倭釁蔓莫可問矣。或者彼中情形。實實如此。其說則與原疏鑿枘之極。而先生四十二年五月十五日疏言。忤臣守不可誣。宜儆奸邪以安疆圉事。則謂臣幸總督兩廣張鳴岡之賢。斯能令民之有恃而無恐。又謂臣知鳴岡大非倭兵誘貪夷貨取珠寶之人。又謂鳴岡嚴禁魄道。沃花義。於澄清粵東走治。最爲得力。於前覆疏。鑿枘之言。絕無若蓉。其亦加人一等者歟。據阮通志。是書與文集並藏於家。殆未付剞劂。故屈氏廣東文選。溫氏粵東文海。兩皆中奏疏頗多。均未錄其一字。道光庚寅。修南海縣志。其後人始緘寄局中。而文集不可問矣。譚玉生廣文適任分纂之役。商與借鈔。原撫卷

泰熙錄

大學士高拱一本。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事。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途爲終身之定例。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然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爲糊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于彼也。國初。進士舉人。榮用其舉人登八座爲名臣者。雖以一二計。自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于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非爲功。其係舉人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爲罪。上司之相臨。同列之相與。炎涼盆面。可謂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于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不賢。而十有其一也。至于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于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多。而陞官又高。舉人之俸少。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富。益舉人氣沮。益者日驕。每邊取而寡資。怯者日沮。舉陞志而悟行。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力尚壯。舉未甚荒者。皆相與遲延冀俸一第。直至年邁學荒。論落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爲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爲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其有爲。胡可得哉。及其不能有爲。則又曰此舉果不堪用。然不知乃用人太偏所致。而非其本體果皆如此也。夫祭酌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御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阻。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爲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竊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只以資格授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苟未必優。即後于舉人。舉人而劣。則後之。苟未必劣。即先于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陞取。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以務除去積套。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衆。則一例陞爲京堂。即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攣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于自棄也。至于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彼其精力既衰。胡可爲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爲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于淪落者寡矣。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敢獨驕。則舉人皆益自效。而政亦必多。即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亦有可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興。熙平之治。可庶幾覩也。臣誠愚昧。所以爲國謀者如此。伏惟聖明裁斷。勑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宰聖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奮用。事功不興。監流冗官大公也。曰。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着實舉行。吏部知道。隨處五年七月初一日。證字訖。乞對寫稿校正。

海鹽章莽小臣王文祿。伏謁聖上嘉納輔臣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仰見君聖臣賢。天地交泰。雍熙太平之立致云。聖旨曰。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即明揚側陋方也。曰。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奮用。事功不興。監流冗官大公也。曰。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着實舉行。揚善用中也。夫中也者。大公無偏也。列聖授受。曰允執厥中。由人寰天地之中以生也。奈偏陲中炎涼低昂。俗怯驕陽。均失矣。不有是疏。山藪情僞。洞徹肺肝。態狀畢昭。機毫裘遁。何以感動天鑑。挽回世風哉。凡幸際昌期者。當竭中心之忠。養浩然中正之氣。不惜命。不愛餞。誓不負聖君賢輔之鑿激。庶不忝天地父母之生成。設甘自輕。殃民蠹國。非夫也。猛省勉勵。文祿求志苟全。罔干利祿。兼疆同好。遥祥廣傳。繼續修邊政處卑官二疏。大忠至仁之心。無窮。直欲野無遺賢。萬國咸寧。華夷大一統爾。前代賢輔。能企乎。謹約

泰熙錄



蘭臺奏疏　目錄

卷一
振興實學實政疏
振興人參疏兼陳停傳造以恤民艱疏
查參關官疏
查參內匠疏
乞免逋賦加疏
請停抄疏
請罷各臣疏
查究假刷武官疏
催查參完疏
請蠲逋賦疏
非用椴船運參疏
查參運官疏

蘭臺奏疏　目錄

卷二
糾查盜臣疏
摘陳清政疏
議補科道疏
瞻併河清設巡撫疏
議處科場疏
查處府佐疏
乞復用人舊制疏
議通鹽法疏
議撫臣駐割疏
瞻舉蔡田疏
催補司官疏
懇請停造中官以蘇鹽法疏
再陳中官不宜干撓鹽政疏

卷三
乞裁察無沒官鹽疏
新究處貪官疏
乞查究偽印巨奸疏
再陳無沒官鹽疏
乞敕察棍徒弄法疏
懇乞回籍疏
再陳會查鹽政疏
撫安駒籠疏

蘭臺奏疏　目錄

開臺奏疏卷一

明　臺灣郡從聘著

擬崇實學、務實政、核實功疏

今天下事最大者則莫如士習、吏治、邊務弗飭則無以經安黎庶而天下之元氣日索邊綱也其在今日則有大壞極敝如江河之以塞其趨二曰務實政以考其成三曰核以適用也今撮輸者竊記誦以獵聲華異者又索之不可知之域舍經傳而內典稱浮游之說鼓波蕩之士習而趨之風至則其剽竊者孝弟力行者畢之而斥其浮殿最庶趨向明而士習其可正乎何言乎實政之當務也國家縣爵祿以授官凡以爲民也今司民社者以催科爲常職而民瘼罔聞以催科爲善政而稍循則缺又其甚者工爲劍劑曲事逢迎苟可以悅上官之意雖竭民髓而不恤苟可以濟溪壑之欲即朘民膏而不計蓋類若穿窬面行同市井矣若之何令民

命之不日殘而民生之不日困也臣愚謂欲安民生惟在實有司勤撫字欲有司勤撫字惟在實撫按公體察吏有廉勤公謹者舉而貪墨者劾倘恫無辜者蓋而文巧者劉不貨庶法令嚴而吏治其可興乎何言乎實功之當核也國家設立將士以衛邊將以禦侮也今司邊疆者以和好爲權宜以賄賂爲長策馬價曠價而脂膏已竭金幣日增而求索無已一或糾衆入犯我師輒以敗聞甚至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而罰弗及戰鬬之際有畏挺潰逃以捐生者而賞弗及將士安得不解體也臣愚謂宜申敕遼臣嚴實賞罰其勝入之時某所守將某出兵與戰斬獲勝首若干具以聞而賞加焉某處守將某關隘不救被勝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庶勵然督學萬一方之學政也撫按綜一方之吏治也邊疆重臣統一方之軍功也其責成固不可不重而端本澄源則繫歸之皇上之一身經筵日御召對時勤此爲皇上典舉之實也辨色視朝日中聽政此爲皇上勤政之實也賞不逾遠罰弗逾近此爲皇上核功之實也皇上誠審是三者而力行於上公卿百司協贊于下則精神感召誰敢不敬應者將見風俗懿美治化醇龐升斯世於大猷黎邊陲於帶礪萬世無

二

疆之休將在斯矣惟皇上留神省覽則世道幸甚宗社幸甚

擬惜人命以養天和停傳遞以恤民艱疏

竊以人君一身操威命鑒爽之樞享萬邦玉帛之奉亦何爲而不得乃好生之德載之虞書卑服之訓垂之夏典古之聖帝明王何有天下不以悉雖而故抑其心以下徇聞聞之赤子哉誠知民生莫不欲壽故生之而不傷民生莫不欲富故節之而不困所以體天地愛養之心而造四海元元之命也彼其時天地降禎黔黎戴德太和洽於宇宙聲稱溢乎來孫厥有由矣我皇上夙辟三極恫瘝萬邦比聞細民稱冤覓死禁地遂惻然動念特諭棄澄之臣虛心鞫訊非不知人命之當惜法禁之當嚴徵於大內似於愛惜人命之心未免有遑者豈以此猥微賤死生無關於天命乎臣聞燕女籲天霜飛燕地孤兒被枉風號靈臺一物感之原有不應況乎冤魄者若是之衆也寧恐乖厲之氣上通於天遘寒災診頻仍雨暘失序是未必無以召之言及於此何可不爲動念也帑之金比念民生渴敝由吏治苦窳德貪戒污墨匪明旨弄不知民瘼增陝西之禍四川之扇不一而足似於矜恤民艱之心未免有遑者豈以下民易虐貧窘無關於國運乎臣聞君民一體剝民以奉君猶剝股以充腹股盡而身亡民窮而國危矣通藏河南閻中一遭饑饉赤子弄兵潢池甘投法網而不顧念及於此何可不爲寒心也伏願皇上念人命之匪輕思民財之有限體虞舜好生之德勿或無辜妄殺以干天地之和遵夏禹卑服之規勿或額外傳造以重黎元之困將見和氣感召休徵協應恩澤覃被兆庶乂安而天下萬世誦皇上之仁愈直與舜禹比隆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查參解官疏

題爲解官換錠盜銀、審驗已確、謹據實查參、祈賜究處、以儆奸弊、以重國儲事。臣奉命巡視銀庫、監臨出

三

納稽查奸弊是其職掌今六月二十日據該庫揭開山東解官周成文解到濟折銀三萬一千二百兩赴太倉銀庫上納次日清查該臣至庫同監庫主事馬維翮陪庫員外郎傅之基開驗第一箱內銀一千兩十九大錠一小錠心疑之謂每箱二十錠每錠五十兩以合一千兩之數此從來解納舊規亦備在箱游可查也何有銀錠大小之不同隨取小錠用天平秤較止銀四十三兩復取印封樣銀及十九大錠逐一秤較每錠五十兩外大約多重三錢五分不等夫一錠重銀三錢五分總計一箱二十錠共重銀七兩今小錠內卻少銀七兩似為解官知其多而換錠騙取之也臣等復取銀錠原造字迹逐一辨驗每大錠上各造某州縣濟折銀一錠五十兩戳及銀匠姓名小錠止造某州縣及銀匠姓名並無造明銀數夫大錠止造正銀五十兩既未開有餘零小錠因何少銀七兩又不明開銀數其為解官知其多而換錠騙取之奸無疑也臣等復將三十一箱通行驗看每箱內換一小錠每小錠少銀七兩中間復有騙過二十餘錠及至秤兌有一千兩值值足數者亦有少一二兩少三四兩者蓋值值足數者止係抽錠改短間有短少乃既改傾而又騙過者也除正數短少當令補足外猶恐銀兩既已足數似可無舉苛求短一卑卑騙佐亦何足以煩論列而濟竟聽第事干錢糧奸弊百出難重懲之猶不止也前歲河南解官李廷槐劉榮翼邊事犯曾被參提問罪擬監臣謂法令方嚴庶人心知做曾未幾時而解官周成文復踵前弊換錠邀邊恬不知畏若不參處誠恐侵盜信為得計做效遂至成風將來弊竇叢生莫可究詰是小民之脂膏用以實朝廷之積貯者祇以潤奸人之囊橐矣且銀錠缺數缺邊匠俱情弊易見亦且支放為難見今太倉庫貯河南所解銷邊銀九千餘兩當事者畏避嫌疑不敢給發蓋盧不知者私議太倉銀錠從何銷邊監收之人其誰辭責雖事經題明亦安得人人而喻之臣為此懼則據實查參蓋亦有所不容已也伏祈敕下法司將解官周成文行提勘問果有侵盜情弊依律究懲庶法紀可昭奸弊可杜而國計民生未必無補矣

查參內臣疏

題為地方人命事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據思城坊五牌四鋪總甲劉其報稱本月十九日巳時分有地方官牛房內軍人韓鐸叫知本役說稱有宿二在於官牛房內身死當捉王內相家人王昇韓鐸羅恩李彩見在等情到臣看係人命隨批行兵馬司相驗去後今據該司寧印指揮潘維高呈稱遵依帶領吏仵人等親詣巳死宿二即宿大銀屍所眼同屍親相得本屍生年二十六歲係偽在册相舉令總甲浮埋外當場審據犯人李彩執稱係武驤右衛軍向在尚膳監內和王應科名下答應有先存今被應科杖責身死宿大銀於本年十一月內買頂本監未到官廚役王宿差役充當比王宿向欠王應科官伴月錢并大銀十一月十二月官伴月錢共五錢通未交納至十二月十七日王應科當差彩與未到官何祥將大銀拘赴私宅逼討前銀比大銀說稱月錢俱是王宿拖欠不肯補服王應科喝令彩等責打大銀不服以致應科氣忿先行踢打復令彩將大銀採倒何祥執棍責打十五下仍將大銀押送外牛房內相趙經處鎖門房內在官軍人韓鐸看守至十八日趙經又令在官軍人羅恩責打十板仍復墩鎖至次日巳時分大銀被打傷重氣絕身死等因是解到臣除面審相同外為照內相佔用廚役私討月錢非正法也況宿大銀認役未及兩月欠銀不過五錢輒被王應科逞忿腳踢於先棍責於後抑付趙經用刑苦拷且復擅行墩鎖致趙宿殞生人命重情法當鞫究但王應科趙經俱係內臣例應奏請伏乞敕下該衙門提問正犯庶死者不致含冤而法紀方無枉縱矣

乞究處喊犯疏

題為監犯久羈正罪無拘仰祈明旨處分以便遵行以彰法紀事臣近奉都察院劄委帶管巡視中兵馬司事務檢查舊案內一件該前任御史李宗延題為貪黷勳臣定假器官縱容指役設局腹軍乞賜斧斷等事蓋因見監中兵馬司犯人吳坤白如璧顧如珍盧光祚與人命重犯苟應奎俱係總督京營臨淮侯李言裴下棣房書辦先以喊犯到城互相環訐謀葛應奎稱伊等棣房作弊剝削營伍歇項多端每年扁銀約共二千餘兩係有指據時御史李宗延痛奸書之玩法咎主帥之非人隨具疏參論而李言恭亦具疏奏辯俱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隨該兵部題覆於李言恭議行法司提問疏凡再上未奉明旨緣值軍政考選言恭循例自陳奉聖旨卿典營務著照舊總督即出任事不允辭兵部知道欽此為照李言恭先經論列部覆雖未處分後因自陳奉旨業准留用臣亦無容再議矣至如吳坤等俱以市井神奸營充監辦倚督府為城社大悉狐鼠之謀吮營軍之脂膏難滿溪壑之欲弊竇叢生百出喊私多踰二千此皆同類之口供非若風聞之無據也緣係被參人犯未經奉旨羈獄日久結正無期稟乞救下法司將吳坤等查照原參事情提問如律庶懲猾之奸弊知儆營伍之夙盡可除而以清戎政以肅法紀皆緊之矣

諫停抄沒疏

題為抄事未完因災拯倒懇乞聖明速賜寬處以神聖德以安人心以回天變事頃者乾清坤甯二宮一夕並災該內閣傳奉聖諭禮部速議擬敕備禱業已奉旨遵行矣天語昭昭煥如日星又經閣部諸臣條陳具在臣何敢瑣瀆以煩天聽惟是臣等奉旨監抄以來候經兩月有餘所沒各家粗重器物充牣宮庭致火之由未必不由於此且各犯雖經處分而前件猶未結絕臣敢無一言以為修省之助夫皇上始而抄及張誠張鯨張鵬霍文炳等以其賄冒職銜連姻外戚臣等方兢兢奉旨之不暇夫何容言繼而抄及張鎮王鉞等一十八家以其引誘撥置生事害人雖較之誠等情固有間矣而舉以撥置不為無名臣等亦兢兢奉旨之不暇夫何敢言惟是鎮撫司一行打問則招扳愈衆株連無已由宮闈以及鞫設由鞫設以及禁輔挾詐公行鬨然騷動怨聲騰沸咨嗟載道於斯時也臣不宜明白據實為皇上指陳其狀乎徒以孽由閣作未必無自取之因則不宜言身在事中或不無庇護之嫌則不敢言且恐愈言愈激為禍愈烈故默默隱忍終日相對徒為長嘆致使民怨已深天怒隨之釀有今日之禍臣雖萬口何所逃於不言之咎乎願今上天雖已見災而予奪無常之命正視聖心以為轉移聖心雖切兢惕而出入無常之心恐因災過而或疑止臣願皇上深惟致火之由近思消災之故欲回天心則請自罔

人心始欲回人心則請自回聖心始欲回聖心則請不吝改過渙發德音大宏祝網之仁普覽各犯之罪如正犯之財產已抄入者無議矣其父兄弟姪原以無罪波及者最堪其房屋田土可也王鉞等之畏刑供報其在刑部已追完入官者無議矣其見在追比者即爲停免可也張恩等三人一語被扳并沒其產亦已甚矣即經釋其罪可也由是自內以推之外凡挾仇訐首者悉宜停免望風扳報者俱與開除安內外反側之心息遠近旋惶之慮更惟博採諸臣之議勤修當務之實則聖心既回人心亦回人心既回天心亦回將不旋踵而踴躍歡呼足以召人和而消天變社稷無磐石之休在是矣不然徒崇虛禮而不求致災之本原徒事修省之靡文而不務消弭之實政臣恐天鑒日臨尚有不測者在也臣等奉旨監抄而今日之變談者大都咎此故專以抄事未完者言而他不敢及也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罷營臣疏

題爲册使辱國被逐營臣兵柄當釋懇乞聖明亟賜罷免別選才望勛臣代總戎務以彰乾斷以釋群疑事夫封倭之非策也舉朝之臣皆知之惟是輔臣決意主持樞臣極力擔當事已垂成勢難中止李宗城同參若得邇來廣開武弁潛住京師倚託棍徒鉤線鑽刺屢經該部題請明旨申飭森嚴昭如日星以通侯之貴將帥之隆前思主恩之重後畏國法之嚴陛辭之日即致身報主之日使倭果委心效順不謂錢大源張思田等明知而明犯之恬然無畏也錢大源先任鎮安僉守備臧迹敗露已經按院戒飭則守一封無過之約固足以明我信義之重即倭或狡詐渝盟則勵百死不變之操亦足以銷彼窺伺之謀庶幾此一役也雖未爲久安之計亦可結目前之局豈不毅然稱不辱之良使哉奈何念重貪生心非許國一聞流言之傳布輒先棄節以潛逃辱體僞威莫此爲甚皇上赫然震怒扯解來京三尺俱存臣何容贅獨念李宗城者今總督京營臨淮侯李言恭之子也子既以辱命被逮其父尚可使之握重兵居要地恬然不以爲意哉且言恭貪婪不檢御史李宗延曾劾之病殘曠職科臣徐成楚曾劾之該部題覆委曲議留俱以宗城出使之故也其曰伊子李宗城承命册使日本父子忠勤尤當體其私而寬其議今副使楊方亨及隨從員役四百餘名尚在倭營安然無恙而宗城委棄印册乘夜潛逃所謂父子忠勤者安在耶其曰朝廷方簡其子以重皇華之選似當優其父以寬內顧之憂夫以言恭屢經彈射皇上任之不疑所以優之寬之者至矣宗城之急急於私逃也豈內顧之憂尚有未釋耶抑亦未請於皇華之義耶夫言恭之宜斥而久留也既以子出使之故今其子已逃矣業奉旨逮繫矣縱使言恭負干城之望抱克壯等一起據錢大源供係廣開守備擔賄來京營謀起用轉託棍徒胡藻張思田洪俊宇許以四百金代謀門路先將二百八十八金暫放於綢客宋汝奇鋪內定議事成付完倘遇紐事兵番逃臧捉獲送司申解到臣審實無異隨於七月十八日具題延今月餘候旨未下竊惟禁戢奸宄肅清畿甸自是兵馬本務況贓刺走空之禁屢經該部題奉欽依刊布告示又昭昭在人耳目者今錢大源用財干進正合贓刺之條胡藻等指稱詿騙明犯走空之例該司兵馬王道達人贓俱獲審實解報可謂能其官矣若不仰藉朝旨重加處分誠恐禁令祇爲虛文人心何由警惕將來狐鼠公行於羣毆翩翩盡見於通衢又誰得而禁之伏乞敕下法司將錢大源等查照原疏盡法究擬該司員役紐捕有功照例紀錄庶法嚴而奸徒知戢賞借而人心歡勸臣職司巡視亦得藉以直責矣

議拯運道疏

題爲洪限已逼河水日消乞敕總河大臣從長決策多方拯救以濟然眉以神漕務事我國家歲漕東南

國百萬石。淮輸京師。督漕實賚之漕臣。治河責之河臣。歲以百萬軍民之所係命。蓋重之也。臣萬歷二十四年冬。受命催儹。適值浙直告災。黃河稱決。願睹時事。竊抱殷憂。日按職掌。以相期責。不遑餘力。惟時總河尚書楊一魁。曰視黃流斷阻。日馳河干。百端籌畫。議開小浮橋。繼義安山。濬小河口。引武沂泉。諸工並興。亦自信無遺策矣。夫一魁河臣也。治河乃其專責。時方舉力經營。卽臣何敢遽生異見。以壞當事之肘。滋築舍之議哉。既接一魁報工疏。揭開小浮橋開壩放水。勢如建瓴。徐州迤南。陡增二尺。黃河庶幾復覩昔年景象。臣一見之。竊沾沾喜也。而尙不敢信以爲然。每行據運官千戶江通王維翰等逐段開報。咸稱河淺膠舟。起剝方進。臣隨督管河各官。多方築濬。勿致阻誤。各官回報。皆謂官民船隻。通行無阻。無論報誤。已先具疏上聞。隨繞總理河臣。督領官夫。分投疏築。上源掃灣開。而鎮口之水漸至。義安決口塞。而浮橋之水復來。二流旣合。漕艘始利。臣復行專管漕務按察使白希綰、徐州兵備按察使徐成位。分駐徐宿上下。躬率管河押運同知通判把總等官。或對岸挽捕。以資銜刷。或擺河置壩。以遏下流。仍嚴令旗軍。盡卸土物。分行有司。多備剝船。晝夜程督。挨壩遞進。又該常鎮糧儲兵備右參政彭國光。尾督催押。揚州避鑿盡世忠、徐州叅將韋國顧。南北護防。兼以統率之兵。資其拽輓之力。以故五月末終。而重運糧艘完璧抵徐洪之北矣。此皆賴我皇上仁惠潛孚。軍士忘勞於鼓舞。威靈遠愒。臣工奉命以肅將。運道雖值偶艱。限期幸無大逾。誠非臣始望所能及。從此入灣抵壩。可保萬全。則輸之間關者。已爲大庾之積。輓自士卒者。盡屬軍國之需。皇上旰食裕國之懷。庶幾其少慰乎。一時其事諸臣。勞苦實倍。主於總理河臣。自徂冬以至今夏。馳驅於徐邳桃宿之境。衛冒於風霜雪露之中。啓處不遑。以罄河務。臣所目覩也。豈其不知。而好爲蹇滯。以相譏切哉。蓋以總河職在通濟。儲精上關國計。運道淺阻。惟河臣之責。臣不敢以顧其私。糧艘過洪。亦惟河臣之功。臣何敢以蔽其美。總之。事在爲公。誼存共濟。臣無容心也。除分督司道等官。例得事竣處舉外。若總督漕運、戶部尙書褚鉄。懇款許國之忠。慷慨任事之略。擁節旄於淮上。則惠澤與威令兼施。而如山如河。東南誦保釐之績。持籌算於幄中。則調劑與會期不爽。而爲雲爲雨。中外倚賴濟之猷。望爭秉衡。勞堪旌鼎。總理河道、工部尙書楊一魁。清肅而簡要。忠亮而篤誠。庶先宗社之本根。則力挽狂瀾而注海。業見三陵鼎峙。念切軍民之命脈。則廣疏支派以通渫。覓看高舸雲流。匪直利涉舟楫之通材。尤賴陶冶乾坤之妙手。提督漕運、總兵官、新建伯王承勳。風神閎雅。天韻沈雄。號令行於黨閭。嚴明之間。蓋十萬輸飛之旅。而若雷霆。鷹鸇策定於樽俎。雍容之際。操數千鱗集之舟。而如電掣。馳忠猷克紹家聲。妙略尤資邦計。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李元齡。殿淮泗之舊遊。故智略撫頻再試。而導積防衝。直攝乎成之踏。管理中河、工部郎中黃承元。歷汝衝之熟路。故規畫甫竭一斑。而尋源置壩。獨高利濟之功。淮安管廠、帶管淮倉、工部主事羅尙賓。以勞材而敏司餽餉。百工中度。萬箇衙恩。發醮經綸之妙用。淮安鈔關、帶管理刑、南京戶部主事王忠顯。以權關而攝領刑章。百艦星飛。三尺霜凜。具占操縱之微權。徐州管倉、戶部員外郎葉偉。峙糧執以待挽輸之衆。而頒粟及時。獻替徧播於河渟。揚州鈔關、南京戶部員外郎武揚。竭力錐以酬梅沐之勞。而啓關如限。芳猷騰動於維揚。過此則入鎭口矣。又如夏鎭管關、工部主事楊爲棟。

題爲報糧船盡數過洪、以慰聖衷事。節據專管漕務按察使徐成位呈報。各總衙所運萬歷二十五年分該過洪糧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七百二十五隻。俱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盡數過洪訖。緣由到臣。臣惟黃河之爲漕患也。在往歲獨畏其驀漲。在今歲更憂其澄澀。蓋自黃堌決口。全河南注。鎭徐一帶。僅勝汨流。臣自受命南行。日覩中河景象。已知其必爲漕梗矣。故當首將過江之時。卽填給印封。令隨所過河水淺深。逐段馳報。時值浮橋新開。河冰始泮。間雖稀有灘淺。尙可剝艘通行。不謂三月以來。天道愆陽。河水消縮。邳宿三百里之運道。尙可停舟徐鎭數十里之漕渠。遂同平陸。臣一得報。神悸心驚。謂數千糧艘。業已齊集。不知將安稅駕也。時恐洪限有誤。已先具疏上聞。隨繞總理河臣。督領官夫。分投疏築。上源掃灣開。而鎭口之水漸至。義安決口塞。而浮橋之水復來。二流旣合。漕艘始利。臣復行專管漕務。按察使白希綰、徐州兵備按察使徐成位。分駐徐宿上下。躬率管河押運同知通判把總等官。或對岸挽捕。以資銜刷。或擺河置壩。以遏下流。仍嚴令旗軍。盡卸土物。分行有司。多備剝船。晝夜程督。挨壩遞進。又該常鎭糧儲兵備右參政彭國光。尾督催押。揚州避鑿盡世忠、徐州叅將韋國顧。南北護防。兼以統率之兵。資其拽輓之力。以故五月末終。而重運糧艘完璧抵徐洪之北矣。此皆賴我皇上仁惠潛孚。軍士忘勞於鼓舞。威靈遠愒。臣工奉命以肅將。運道雖值偶艱。限期幸無大逾。誠非臣始望所能及。從此入灣抵壩。可保萬全。則輸之間關者。已爲大庾之積。輓自士卒者。盡屬軍國之需。皇上旰食裕國之懷。庶幾其少慰乎。一時其事諸臣。勞苦實倍。主於總理河臣。自徂冬以至今夏。馳驅於徐邳桃宿之境。衛冒於風霜雪露之中。啓處不遑。以罄河務。臣所目覩也。豈其不知。而好爲蹇滯。以相譏切哉。蓋以總河職在通濟。儲精上關國計。運道淺阻。惟河臣之責。臣不敢以顧其私。糧艘過洪。亦惟河臣之功。臣何敢以蔽其美。總之。事在爲公。誼存共濟。臣無容心也。除分督司道等官。例得事竣處舉外。若總督漕運、戶部尙書褚鉄。懇款許國之忠。慷慨任事之略。擁節旄於淮上。則惠澤與威令兼施。而如山如河。東南誦保釐之績。持籌算於幄中。則調劑與會期不爽。而爲雲爲雨。中外倚賴濟之猷。望爭秉衡。勞堪旌鼎。總理河道、工部尙書楊一魁。清肅而簡要。忠亮而篤誠。庶先宗社之本根。則力挽狂瀾而注海。業見三陵鼎峙。念切軍民之命脈。則廣疏支派以通渫。覓看高舸雲流。匪直利涉舟楫之通材。尤賴陶冶乾坤之妙手。提督漕運、總兵官、新建伯王承勳。風神閎雅。天韻沈雄。號令行於黨閭。嚴明之間。蓋十萬輸飛之旅。而若雷霆。鷹鸇策定於樽俎。雍容之際。操數千鱗集之舟。而如電掣。馳忠猷克紹家聲。妙略尤資邦計。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李元齡。殿淮泗之舊遊。故智略撫頻再試。而導積防衝。直攝乎成之踏。管理中河、工部郎中黃承元。歷汝衝之熟路。故規畫甫竭一斑。而尋源置壩。獨高利濟之功。淮安管廠、帶管淮倉、工部主事羅尙賓。以勞材而敏司餽餉。百工中度。萬箇衙恩。發醮經綸之妙用。淮安鈔關、帶管理刑、南京戶部主事王忠顯。以權關而攝領刑章。百艦星飛。三尺霜凜。具占操縱之微權。徐州管倉、戶部員外郎葉偉。峙糧執以待挽輸之衆。而頒粟及時。獻替徧播於河渟。揚州鈔關、南京戶部員外郎武揚。竭力錐以酬梅沐之勞。而啓關如限。芳猷騰動於維揚。過此則入鎭口矣。又如夏鎭管關、工部主事楊爲棟。

恭報糧船過洪疏

南旺先後管閘、工部主事陸化淳、胡璧、張秋管河、工部郎中康夢相、皆隨地以盡先獻。泉源之蓄瀉以時。相機而閘。永利漕渠之益溢不竭。前叔已聞起納。後至何有留行。以上諸臣。皆殫勞運務。著績漕河。臣所迪知灼見而不敢不以上聞者也。

查參運官疏

題爲查參貪鄙運官、以清漕政事。據浙江帮管糧儲、右參政唐守欽呈稱。行據杭州府招。問得一名陳文義。年四十一歲。係海甯所軍。狀招。萬歷二十三年。蒙委本所在官千戶楊師旦督運。僉選義典已到官李萬等四十一名。各管漕船一隻。領兌本年分漕糧。師旦因見各船領有行糧等銀。指以沿途過淮到京費用。及參官紙劄。四十一船。除座船廚房船四隻。原無使費。餘船三十七隻。將行糧每船扣銀二兩四錢。計銀八十八兩八錢。又以船至水次兌糧。每船科供給銀五錢。共銀一十八兩五錢。又分外科每船加紙劄銀三錢三分。共銀一十二兩二錢一分。又以呂城鎮江送禮每船科銀三錢五分。共銀一十二兩九錢五分。又過淮使用。每船科銀四錢。共銀一十四兩八錢。又以上京投文用費。科銀每船一兩。共銀三十七兩。揑參官每船又科銀一兩。共銀三十七兩。各船交兌完畢。每船例給羨餘銀四兩。止給一兩。每船剋銀三兩。內李萬張奎徐行仇鳴四船。分文不給。共剋銀一百二十七兩。又扣席銀。每船一錢二分。共銀四兩九錢二分。比義因見本官貪剋。沿途將米與窮船人役食費。幷自己行糧匿侵。盧恐交納不數。暗將黑米插和在於艙後一艙。二十四年五月。船至桃花口地方。師旦開知插和。查究間。義懼責治。弃船逃回。隨該本官具呈前巡漕兄御史。批行浙西總緝拏究報。比有義兄將糧交完。義思被師旦剋斂前銀。復又盤糧。要得泄忿。及有義舅李萬。同各甲將師旦科斂情弊。告蒙浙江撫按衙門。批發道府究問。閻閻浙西把總臧國光。查得陳文義見在聽問。具呈請批該道。該道遵行杭州府季知府審得師旦科索歷歷有據。而沿途過淮到京使費。實爲不貲。其因公者。量追一半。非因公者全追。各給軍盤。擬罰穀。文義知虧脫逃。實起釁端。擬杖示懲。轉招呈詳到臣。臣惟漕政之蠹。惟科斂爲最甚。運官既有科斂。則旗軍得以持其短。故夾帶遲延。插和盜賣之弊。一切置不能問。往往侵費官糧。起納掛欠。率皆由此。踵習成風。牢不可破。前後漕臣。百計飭之。而不能止也。若師旦領船四十一隻。科銀三百餘兩。己則不法。奚以禁軍士之姦欺。費卽因公。何至如贓私之狼藉。最罰未伏其罪。盡法應儆其貪。既經該道審問明白。合應參究。參照海甯所領運千戶楊師旦。叨承世職。尚恤漕規。藉領運之權。用吸軍髓。假非公之費。以實私囊。既違犯贓之條。允合立功之例。伏乞敕下戶部。咨行漕司。將楊師旦同運軍陳文義。行提到官。查照律例。盡法究懲。庶貪風少儆。積弊可蠲。而漕政其一清矣。

清弭災變疏

題爲災變疊出、危機可虞、懇祈皇上、頒順人心、以回天怒事。臣奉命催儹糧運。六月十九日。尾押過德州。見山東司道等官。對臣言。近日泰山崩開一處。相離一里有餘。共相驚詫。以爲非常之異。及二十三日。行至天津。見邸報。始知殿庭被災。親昨歲兩宮之災。更加酷烈。益不勝悲歎。謂運來時事乖舛。四方災報類

仍。然未有昭明顯赫如此之甚。且幷見於一時者也。臣該閣部臺省諸臣。指陳朝政之闕失。條上修省之便宜。纖悉俱備。業蒙俞旨。次第施行。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此其機矣。而開礦一事。尚未允停。及見錦衣衛指揮楊宗吾。參究原奏官許廷諫。恐嚇官民財物。假雕印信。關防等事。雖奉旨允行撫按提問。而開採如舊。皇上將謂德此一人。遂可盡絕騙擾之害。全享開採之利乎。礦之爲禍。費耗民。招釁啓亂。前後諸臣。言之已盡。臣無容贅。獨計泰山者。五嶽之宗。百靈之會也。一旦崩移。豈無自致。蓋地脈宜於厚藏。靈氣忌於宣洩。年來開礦之使。分道四出。無論有礦無礦。一概開空。刨絕地理之綱維。毀傷山川之靈氣。泰山之崩。兆實應此。及今停止。尚悔其遲。若再因循。更復何待。昨輔臣所奏。專責撫按。督領收採。取盈今數。尚爲委曲遷就之術。未盡拔本塞源之論。奈何皇上尚以爲難也。況原奏各官。盡無籍乞丐之徒。資身無策。借名獻礦。因而竊穴其中。藉威生事。騙詐擾民。無所不至。而仲弟實爲之倡。會經河南撫按。連章參奏。原疏見在。可覆而核也。至於冀保等處奏官鄭一麟等。初至地方。倘騎馬張蓋。既而乘轎辟人。卽投當棍徒。亦抗禮縣官。嚇取財物。況閭閻細民。其何以堪。紀綱淩壞。已極。人心痛怨入骨。種種惡孽。俱不在許廷諫之下。懇乞皇上。當此天怒已甚。時勢已極。解絕殖貨之私。亟下更始之令。將前後遣使。悉行召還。仍行各地方撫按。查原奏官所犯罪狀。據實上聞。分別議處。用彰皇上改過不吝之誠。以洩萬姓積憤不平之氣。雖天之降罰嚴咎。尚多。而泰山之崩。兆實在此。故亟停開採。實今日消弭之一大端也。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蘭臺奏疏卷二

糾參盜臣疏

題爲盜臣遺臭、士類蒙羞、懇乞皇上、亟賜屏斥、無使重玷清班事。臣接邸報。見巡城御史況上進參劾司經局洗馬鄒德溥。盜分陪贓等事。奉聖旨。鄒德溥著吏部參看了來說。欽此。籍思德溥贓證已明。情詞畢露。皇上不卽處分。付之吏部。得非謂德溥衣冠之流。盜銀穿窬之行。事出駭聞。法難盡執。欲得其疑似之端。以遂其引避之計乎。此皇上覆載之宏量。茹納之寬仁。臣工當將順之不遑。何敢復瀆。第德溥卑犯至此。有百口不能辭萬罪不足惜者。試爲皇上陳之。臣尚記翟文炳小屋一區。原係貨人居住。當工部佔價之後。德溥卽向中城求貸。臣查兵馬司册報。本房見有人貨住矣。遂據以辭之。而德溥猶不已也。無何。又託言承買。臣以事屬工部。辭之而德溥猶不已也。一則謂同門人王良材就中講習。一則謂附近東華門。便於入直。四覆三番。千態萬狀。必欲求遂而後已。惟時臣止厭其瑣屑猥鄙。置之不應。而初不虞其假住房之名。懷盜竊之計也。既而德溥勢驅計誘。覓將居者強之使去。而所稱講學入直者。竟屬空言。其實未嘗一朝居也。以今日之事犯。回想前日之情詞。謀盜之形。宛然在目。不意德溥冒道學之名。忝清華之貴。乃人面獸心。狗偷鼠竊。寡廉鮮恥。辱人賤行。一至此極也。然亦幸而早敗耳。儻夏龍不首。盜迹不彰。以彼生平之虛聲。處今日之清階。行且漸躋要津。立登揆路。恐其以盜跖之心。與聞國家之議。壞法亂紀。干名犯

義無所不至。其爲世道人心之忠有未可一二數者。此等事情言之則汙口吻。實之則汙簡牘。在國中則爲冠裳之玷。在鄉井則爲梓里之羞。即財虎不貪有北不受。萬世之下。且有餘臭焉。而可使之列詞林。隨侍從。重遺清班之辱乎。德溥奏詞舉具。諒已無地自容。臣亦何樂有言。第恐看議者不察。或聽其委歸於良材。借名於郡四。以遂其詭脫之計。且臣曾待罪中城。前項情形。知之頗悉。不敢不據實上聞。皇上或以輔證既真。法難輕宥。而正其綱盜之舉。惟命。或念其廉名。諸幄姑從寬典。而移之不齒之列。亦惟命。臣無任惶悚悲候之至。

擒陳漕政疏

題爲奉差舉發、擒陳一二緊要事宜、以振積習、以裨國計事。臣受命催儹。一歲將周。因前歷覽河防備覽漕誌。間嘗有概於中矣。祇見前此漕臣催儹事完。多有條議。言者近於循規。聽者視爲故套。雖經部覆奉旨允行。其實遵行者十一。而廢格者十九也。臣亦何樂多言。以取憎併之誚。惟是事有積玩當振。權有擘肘難行。臣既不安於心。何敢不聞於上。因不揣愚陋。條爲四款。用備採擇。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敕下該部。覆請施行。其於漕計。未必無補也。臣無任惶悚俟命之至。一、請練漕卒以防不虞。竊惟國家挽漕用軍。而統之以材官。總之以勦帥。蓋示寓兵於漕之意。爲慮至深遠也。邇來承平日久。此意浸微。官軍全不知兵。敝器戒舟戰具。此在平居無事。既不思爲未然之防。一遇中途有警。將何以禦卒然之變。是不異於以漕予敵說。如正德年間。流賊出沒江洋。糧艘大半損壞。此往事可鑒已。烽今島夷匪茹。履鄰之恐甚切。磷徒潛伺。腹心之患更殷。一切防禦事宜。誠不容緩。臣見旗軍外水中強健者甚多。若教以步伐。角以器。能總計全漕。可得勝兵十萬人。但器械實以自備。恐疲軍力有難支。終屬具文。無裨實用。似當官爲處給者。如蒙敕下該部。咨行漕運衙門。通行七省直兵糧道。查議動支何項官銀。將所屬衛所每歲辦給牙旗五面。每船給錄利大刀二件、長鎗二件、銃礮二棹、弓矢二副。務期件件可用。併在船鎗鈴鼓吹。設立文簿。以憑予敵說。如正德年間。流賊出沒江洋。糧艘大半損壞。此往事可鑒已。烽今島夷匪茹。履鄰之恐甚切。磷徒潛伺。腹心之患更殷。一切防禦事宜。誠不容緩。臣見旗軍外水中。

鏡糧之重，冒風波之險，跋涉經年，危苦萬狀，而不得一時之休，亦非情矣。又查單例開載，漕糧十日開倉，十二月完兌，開幫稍遲，參罰有例，今各官有上年冬初赴運，次年冬盡方回者，舊事未完，何以整新運里門未入，何以速完兌，人情事理，種種未便，查得該部議擬，開山東遮洋二總運里頗近，相應改令三年更換，俟人情稍便，不妨再議，蓋已知其難行矣，今山東遮洋二總運官，乘口一詞，僉稱不便，何如仍循之相安也，再照印運更番十三總同此一例，獨通州衛官，視印屯為奇貨，經營到手，牢不可易，倘運隨赴，皆用無籍乞丐營之，及侵費官糧，盜賣船物，以彼赤身窮棍，何所追償，漕法之壞，至此極矣，是更番之令，通行於七省，而獨格於通衛，誠不知其何說也，如蒙敕下戶部，轉行漕運衙門，將山東遮洋二總運官，照舊更番，通州衛運官，一併更番，庶勞逸適均，政體畫一，而漕政為益舉矣，伏祈聖裁。

議補科道疏

題為差缺勢難終曠，時窮法有當通，懇祈聖明，酌議陞用，以濟時艱事，我國家建官，六卿握政本之司，臺諫專糾察之任，六卿失職，臺諫得以議其忠邪，臺諫失言，銓卿得以行其黜陟，彼此相維，大小相制，立法之善，前代無比，使委任得人，職業無曠，祖宗之天下，雖與天無極可也，邇來臺上乾剛獨斷，政柄躬操，內外羣工，鮮能稱旨，員缺不補，遷轉不行，實有厭棄臣下之意，臣謂官職不稱，惟選擇其人則可，並廢其官則不可，且以御史一官，循稱重任，即今臺上所使為肅吏安民，紀功錄罪，有一不貴成按臣者乎，故曾此天災人怨之時，倭橫恣狎之際，方內晏然，無敢越志者，徒賴此數百紀綱之使在也，乃今在內中差之缺，一十有六，兼攝止有五人，在外中差巡歷二年，竟無一人往代者，意氣消阻，進退狼狽，所望於徵召之典者，不啻農夫之望歲也，近見邸報，在外有司年久的，亦既奉旨陞用矣，是行取不可遽得，員缺又難終已，臣反覆思維，倘有一說焉，夫循例行取，路訪參之衆論，考選不厭再三，版典試重第羣數十人而取之也，其驟集闕下者見以為多，其遲至歲月，又見以為少，差遣不數，催請甚難，則何如隨缺陞用之為便也，見今科道缺官，宜即於內外相應衙門中，選擇老成正直，精明端亮者，隨時陞用，如此人數無多，既不患遴選之濫，又免考選之煩，可謂一舉兩得，而社稷之福也，伏乞敕下吏部，覆請施行，其於用人圖治之機，未必無補矣，臣無任惶悚俟命之至。

議併河清設巡撫疏

題為河漕分督未便，巡撫兼攝非宜，懇祈聖明，順時更制，以利轉輸，以安重地事，臣惟國家倉漕河以轉運，設督撫以保護，均重任也，顧官有宜合而不宜分者，分之適以滋掣肘之患，有宜分而不宜合者，合之適以貽叢脞之憂，語曰，瑟之不調，更弦可彈，車之或蹉，易轍乃安，處今日之時勢，而思以拯救之，亦更弦易轍之會也，臣試為皇上詳言之，自國初文皇定都於燕，始命平江伯陳瑄，築淮浦運渠，輸京師，厥任甚專，嗣是以功臣子孫，長於紈綺之間，不可獨任，方命都御史王竑，出總漕運，兼理河渠，河漕原未分設也，間值河有他故，特遣大臣行視，圖方略治之，事竟還朝，正德以來，循旋設置，而總河專設，則自尚書潘季馴始

矣，迄今十有餘載，河道屢日以不治，其故何也，蓋治河猶禦夷也，帝王之於夷狄，每治之以不治，惟河亦然，時有潰決，則堵塞之，間有壅淤，則疏濬之，如是而已，自總河既設，職有專司，居常無事，恆恥績效之未彰，每懷尸位素餐之懼，與作無當，可惜帑金之妄費，祇貽蛇添足之譏，如先任趙河二臣，或築隄壩，以障淮流，或鑿性義，以分河勢，猛費冒功言之可恨，至於今日，其患又異是矣，一柄兩持，戈矛互生，謀惡不出於己，功惟恐歸於人，或此有所廢弛，在彼多方以撓其議，或彼有所規畫，在此百計以阻其成，其事已成冰炭之形，勢促漸分左右之祖，金錢容擲，輸輓蜚艱，語稱日形於封章，禍害乃遺之國家矣，然則何如彰，每懷尸位素餐之懼，與作無當，可惜帑金之妄費，祇貽蛇添足之譏，如先任趙河二臣，或築隄壩，以障淮流，或鑿性義，以分河勢，猛費冒功言之可恨，至於今日，其患又異是矣，一柄兩持，戈矛互生，謀惡不出於己，功惟恐歸於人，或此有所廢弛，在彼多方以撓其議，或彼有所規畫，在此百計以阻其成，其事已成冰炭之形，勢促漸分左右之祖，金錢容擲，輸輓蜚艱，語稱日形於封章，禍害乃遺之國家矣，然則何如潰河歸一之為便也，蓋濟以河行，河為濟設，名本相因，事亦相涉，若得其人而兼理之，將委任既專，事權斯一，當局無越俎之嫌，旁觀免築舍之議，其便一也，總令不分，事行無二，杜諸司承望之私，消大臣分爭之隙，其便二也，漕為專職，河為兼官，居恆但檄所司以疏通，遇患方乘暇日以巡視，絕微功之念，省糜費之端，其便三也，夫以不便如彼，而其便如此，亦何事拘束故常，而不為一議兼任耶，然此亦有說焉，蓋總督漕運至為煩瑣，而又加以巡撫之任，一人之身，百費攸萃，指揮尚難，又何暇出其餘力以治河耶，昔考先年倭寇侵犯維揚，曾從御史馬斯臧之請，專設巡撫於揚州，後因倭寇疑忽，復歸併漕撫，初猶駐劄揚州，後遂漸移淮安，而海防始日弛矣，今島夷大舉，海氛甚惡，顧茲維揚，繫陵京之屏蔽，監漕運之咽喉，商貨萃聚，倭寨垂涎，儻揚帆內指，此中實為首犯之衝，恐非總計之臣，所可遙制而坐策者，今議漕河既併，有難概責以巡撫之事，宜專設巡撫一員，令駐劄揚州，或通泰之間，使之整搠兵馬，備棘軍實，專為戰守之圖，期建安攘之績，查昔年原設巡撫衙門，見在揚州，稍加修葺，即可駐劄，無煩創建，其勢又甚便也，或者謂漕臣必藉巡撫之權，方可行漕運之事，不知漕臣統轄七省，其巡撫所屬，湖吳越之間，宋梁幽薊之地，固撫治所不及者，漕令何嘗有不行耶，況穿渠轉餉，以裕萬年之積貯者，河漕之任也，事相關也，開府建牙，以鎮一鎮之奠安者，巡撫之任也，權不相涉也，今一換置之間，而官不增設，費不重加，政體人情，俱為全利，夫何憚而不為之，臣非不知循默可以無過，易置未免招嫌，第目擊河漕之決裂已甚，武備之積弱可憂，不得已而為是曲突徙薪之議，若失今不圖，一旦患生叵測，圖之其有及乎，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為過計，斷敕下該部，速議施行，國計幸甚，地方幸甚，臣無任皇悚待命之至，題

議處科場疏

為京闈錄士大闈，禮官持議未平，祈敕部院，從公看覆，以信明旨，以服人心，事竊以文體之醇漓，關士風之邪正，關治化，邇來文體敝壞，靡靡寖淫，不啻再三，而其敝乃極，其極未見之行事，以故忽明旨而不信，玩禁例而不遵，法之不行，自上始耳，有如今歲北闈取士，乖謬實多，業經科臣疏參，奉旨看議，該部即仰承德意，遵例議懲，以儆將來，誰曰不可，奈何其不盡然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如吳應鴻鄭鑒文理怪誕，不經，經義該革，斥是矣，第據該部之所指摘文中疵語，則邱夢周張蔚然安在為應鴻與鑒之次也，趙士騏鄭宏材安在為夢周蔚然之次也，曹蕃趙名言又安在為士騏宏材之次也，乃該部於夢周蔚然，則曰姑免斥革矣，曰終身不許對制矣，夫所謂不許對制者，將令其衣巾

以終身乎。抑尙許其入仕乎。倘許入仕。則固依然入彀之英也。何以云重德也。於士職宏材。則曰限六年部考定奪矣。於薦與名言。則曰待論定而議罰。又曰限三年部考定奪矣。夫所謂部考者。非覆試之意乎。頃奉明旨。不必覆試。恐滋弊也。而顧欲覆試於三年六年之後。其弊尙可言乎。且其覆試也。將遍施於已乎。抑尙酌其去留也。如有去留。則視不許對制者。不尤重乎。何輒概云重德也。至謂曾薦爲虛譟而不屬險怪。似與名言俱在可原者。臣查督學校士。文理疵譟。當在降黜之等。豈不可爲諸生者。而顧可列高題之選乎。又部疏前引新奉欽依申飭科場事宜。內開文理險怪不經。及荒譟不堪者。奏請革斥主考等官。分別罰治。今薦與名言。非所謂荒譟不堪者乎。何自言之而自背之。一疏之中。首尾不相應也。況洗改調節。均屬可疑。而考官之被調。亦以曾薦與汪泗論之故。論既定矣。又何說之可原也。夫禁例在前。公議在後。而諸生廿自蹈之。卽照例議斥。原不爲過。倘皇上加意憐才。不忍遽棄。暫示裁於今日。尙需效於他年。則發學肄業。以待再試。實皇上加惠之盛典。曠海之深恩。非臣下所敢與也。至於考試二臣。則猶有可議焉。夫朝天主考者。全天敘也。副考者。焦竑也。論關節則罪當各坐。所由論文體則罰宜先及主者。今觀禮官之駁參。及部院之平議。係文體之荒譟者居多也。取士如此。衡鑒謂何。卽天敘之辯疏。亦曰五經俱臣涉筆。金榜俱臣登名。此其語也。今在竑既已甄破。天敘何獨瓦全。縱言者偶遺。彼獨無愧於心乎。既不與竑同調。亦當量行議懲。應爲公平正大之體也。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乞敕下部院再加參酌。邱夢周等應否與吳應鴻鄒葵。並議裁懲。主考全天敘應否量議降調。從公議覆。仰候聖斷。庶明例不爲虛文。恭遵不至渐滅。而搶材重典。爲登庸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參處府佐疏

題爲府佐患病回里。職任久虛。乞賜議處。以重官守事。臣奉命督理南淮鹽法。揚州乃其駐劄之地。受事以來。值該府知府陞轉。通判降調。管河江防同知二員。一督工徐邳。一分署瓜洲。府署官僚缺乏殊甚。乃清軍同知王以孚。亦以抱病行矣。使本官患病未久。或雖久病。而尙未離任。臣亦可以無言。查自二十四年十二月。臣以催運經過揚州。見其口眼欹斜。觀望甚爲不雅。文移舛錯。志意業已全隳。猶意其一時偶病。或調理可愈也。既而本官因解木被訐。前病轉加。臨具文乞休。而道府諸臣。稱其年力尙強。操守無瑕。令其在途調理。俟可速來赴任。不謂本官輒徑飄然長往矣。及今半年之外。尙無履任之期。該臣看得朝廷因事建官。日月不容少曠。人臣奉公守職。去住豈可自由。況揚州路居南北之咽喉。地當商賈之輻輳。江洋爲盜。盜出沒之藪。海口爲倭寇入犯之衝。頃蒙皇上軫念重地。創設撫臣。以固永奠。法度更新之始。正官倣盤。傷之時。凡一切清戎實伍。輯盜安民。皆係同知專責。今以孚疾病既已綿歷。煩劇豈堪負荷。且其在籍已久。就列實難。是尙可不爲議處。而久虛員缺。以待說。爲照揚州府同知王以孚。履任雖無大過。抱病情其難逭。經年僅臥私家。豈是當官之義。名位空懸。官箴實無竊祿之義。宜令投閑。免遭重戾。或念其病體非係衰殘。易地尙堪驅策。則量調簡僻。以責後效。是亦愛惜人才之意。在該部酌議上請。非臣所敢定擬也。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乞敕吏部再加參酌。將同知王以孚准照有疾致仕。或量調簡僻。遣下員缺。速爲推補。庶憲度有常。官職無曠。而地方深有賴矣。

乞復用人舊制疏

題爲士氣消磨日甚。世風淪壞堪憂。懇祈聖明。深維遠慮。修復用人舊制。以勵臣工。以固泰運事。竊以自古君臣神聖。不能獨運而成功。則用人爲之先矣。況九卿股肱之任。耳目之司。用人之中。尤爲重要。進退消長之間。關治亂興衰之數。不可爽也。故必九列無虛位。而後濟濟師師。爭效靖共之誠。一有不法。納言者得持文墨以議其後矣。亦必科道有常言。而後察察謂謂。各輸匡弼之忠。一有不當。衆衡者得據先賢以課其殿矣。夫如是。故賢姦易判。用舍不淆。朝無倖位之夫。野鮮留良之嘆。斯端拱之化成。而無爲之理得也。乃今日之用人。則有不然者。卿貳十五虛席。部院強半代庖。員且不充。人奚暇擇。此在平居無事。已非所以昭明良之盛。隆亹起之風。一旦國家有事。求可爲排難解紛。持危定傾者。果誰其人哉。有如昨歲兵部侍郎邢玠。不先補任。東事告急。經略需人。廷臣察察數員。恐亦難其任矣。故與其拊膺於臨時。孰若儲材於平日。皇上念及於此。則九卿員缺之補。何可緩也。至於科道秩固清華。責亦艱鉅。非謂人人皆可勝任者。今見在者不與其出。何以昭勸懲之公。臨選者不與其入。何以盡英賢之用。惟勸懲不行也。將讒彈得盡其胸臆。而國是愈淆。惟英賢不錄也。將益諫祇取爲具員。而忠讜日遠。此理勢之必然。而朕兆之已見者。無論非朝廷建官之意。恐於皇上求省煩言。且議論之心。亦甚拂矣。況臺臣職主糾察。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有如昨歲御史陳效。不先補任。驟承欽命。選使監軍。卽欲那借別差。安得朝令而夕行也。故與停取而任其消磨。執若精取而嚴其殿最。皇上念及於此。則科道員缺之補。何可緩也。夫股肱不可缺。耳目不可廢。蹔阨不可不行。實急不可同滯。事理易見。功效相遠。以皇上聰明聖知。夫豈無辨於此。乃諸臣請之益力。皇上持之益堅。其故果安在耶。意者以卿貳高僚。重祿未肯輕以與人。故苟可彙羅。不必於備員也。又以科道沽名取譽。逆耳獻則。故難其進退。以示裁抑也。臣皆以爲不然。蓋僚祿名譽。人主鼓舞豪傑之術也。推上驟僚祿以待士。故挾材抱德之英。咸思附日月之末光。趨鼎鉉之大業。而國家方賴其一臂之用。有如上愛其僚祿。則下愛其所學。將寄迹於考槃。韜光於衡泌。士高嘉遯之節。朝貽播棄之名。不信仁賢。誰與共理。雖有僚祿。將焉用之。且臣下惟恐好名之不眞耳。夫責難陳善。名曰悲敬。排姦斥佞。名曰忠直。使人臣皆能好名以奮厲事其君。而竊附於悲敬忠直之義。願不休與。不然。獻諛希榮。黨邪伐正。此不好名之尤者也。國家亦安所賴於是。臣而用之。二者相提而論。孰得孰失。孰爲孰眞。宜有分矣。皇上念及於此。則九卿科道之補。又何可緩也。臣抱此懇誠。久思獻納。第恐言詞抽納。不能感動聖衷。故遲回至今。竊見人才日益凋耗。議論日益繁興。不勝杞憂冒昧。進言以救。蓋補卿貳之缺。而以糾彈付之納言。愼選忠直之士。用實臺省之員。而以進退付之公論。蓋皇上深居穆清。臣下咸否。其勢不能盡知。若夫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愛惜人才。以共維國是。宰相蓋與有責也。皇上職要。惟爲天下擇一相而已。僚員缺不補。考課不行。用舍供其好惡。賢愚聽其消長。將使僚祿不足勸。名譽不足矜。人習僥倖之風。士無砥礪之氣。而人心世道。竊莫知所終也。伏願皇上留神省覽。臣無任懇切悚

300

課之至。

議通鹽法疏

題爲淮鹽額地日促、浮課日增、商困已極、引壅難售、懇祈聖明、及時拯救、以裕邊儲、以圖永利事。臣猥以曠才、受命督理兩淮鹽課。當此工役未息、征調繁興、凡可佥課通商、以佐主計者之萬一、實臣之分、亦臣之願也。顧今兩淮鹽法、敝也極矣。夫其敝也有源、而其通也有漸。苟不疏其源而塞其流之通、雖使劉晏持籌、計然決策、恐亦難以善其後也。臣試備舉顛末、爲皇上言之。夫淮鹽之利、甲於天下、惟其行鹽地方之廣耳。逮後日侵月削、漸失其初。如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衡永郴寶、皆改行廣鹽矣。河南之南陽、僅存舞陽一縣、餘亦改行解鹽矣。地去而課存、其故已不可曉。況今之淮課、又非往日之故額乎。往日淮鹽議額七十餘萬、原有常股存積之分、邇來無論邊情緩急、概爲開中矣。往日正鹽每引不過二百觔、今則加以餘鹽挽河等項、每引五百五十餘觔矣。夫額地之減者已三分之一、而浮課之加者反數倍之多、鹽法安得不稱壅、商人安得不稱困也。見今商人已納餘銀、守支未掣者、積引三百餘萬、儘由此而不再加增、三歲之積、率以爲常、尚恐難繼、奈何各邊工本之引、又日加而無已也。豈未悉夫加引之爲害耶。蓋凡此擾擾貧販之徒、皆爲利來也。稱貸資本、計日起息、以冀贏餘之入。今納銀於三年之前、挨覈於三年之後、盼望掣期不啻農夫之望歲。一旦令新中者反得而超越焉、彼獨何心、距能甘乎。且歲額行鹽、止有此數、既貿於此、又貿於彼、是罔利之術也。掣鹽既已無期、餘銀又不容緩、嚴刑苦逼、剜肉醫瘡、是劫奪之政也。商貧既盡、漸圖改業、歲課百萬、徵辦何從。是俱困之道也。主計者儻爲國家計久遠、何不念及於此哉。

該御史臣楊光訓、目覩加增引目、萬分難繼、疏請停中。已經該部議覆、斷自二十六年、許爲停止、亦已灼知其害矣。乃時未及停、復加遠年舊引、突至一十七萬、近邊餉又加三萬矣。此二十萬引、不知將安消受乎。臣查淮南歲額、定鹽八單、其實止行六單耳。淮北歲額、定鹽四單、其實止行三單耳。餘未行之單、皆壅積之數也。自昨歲京掣新復、適遇前項違沒諸引、附搭掣賣、多至二十餘萬、是抵兩淮一季之數、故今歲正月、又當春掣之期、據督捆委官呈稱、商人因前歲掣鹽過多、堆積江廣、不能銷賣、今掣期已迫、不肯承買、差人拘捉、俱閉門遠避、乞行改委等因、該臣多方招諭、定之以期限、威之以刑罰、必竟濫延遠邇一季、直至四月、掣驗始完。蓋地方有限、食鹽有限、前有一引之加、則後有一引之壅、此理數之自然、無足怪者。夫一歲之中、已積一季、長此不已、將安底極。故臣以爲加增引目、萬萬所當暫停也。夫加增停矣、催不啻甚其壅耳。而見在積引、亦終不能銷。臣日夜思維、求所爲疏通之策、莫知所出。如倘地不能復矣、存積不可望矣、觔重不可減矣、獨禁絕私販一節、尚在可行。除近在江北、臣督責所司、設法禁戢、已不遺餘力矣。其遠在江廣河南、臣巡歷不及、人心易玩、且兩省司道、舊不相屬、而兩廣南贛軍門、俱得而節制之。勢有遠邇、便分向背。昔年割去地方、大率由此。今所特以共事地方者、獨鹽法一道耳。有司藉口便民、鹽道鮮能任怨、以致私販充斥、視爲當然。如湖廣荊州一府、在附府江陵數縣、尚食官鹽、其夷陵長陽等處、爲私鹽所阻、官鹽曾未一至其地、湖省如此、江西更甚、是淮鹽額地明割者三分之一、而暗侵者不知其幾

也。雖有年終查參之例、不過就一府總計、以此縣之多、補彼縣之少、值完八分以上、準免參罰是矣。此二分未完之數、卽前所謂每歲積引之數也。當此國計虧詘、課額阻滯之時、安可因循故弊、不爲破格一處、臣看得州縣戶口之增減、生齒之繁耗、每數十年而一變。酌定鹽額、問有當更。今宜行令各省鹽法道、督各府州縣掌印巡鹽官、通行查議、某處銷引溢額、今宜加引若干、某處銷引足額、今宜照舊、某處引全未銷、或係道里不便、作何搬運、或係私鹽阻隔、作何禁戢、亦必計口授鹽、定以引數、比照從額、有增無減、限兩月以內、酌議明白、造册送臣、以憑按册發鹽、照數銷賣。凡兩淮見在行鹽地方、務期盡食官鹽、以圖漸復年額。儻仍前怠玩、借言民利私鹽之賤、諉以私販遁捕之難、非係忘情國計、必是才力不及、聽臣差滿照例摘參、重加罰降、將見實成效、積引漸銷、再議加增、亦未爲晚也。照施行。庶淮商之積困漸甦、國家之經賦可久。而臣亦藉手以稍塞於萬一矣。

議撫臣駐劄疏

題爲酌議巡撫駐劄要地、以適重輕、以便彈壓事。頃因河道多艱、倭情孔亟、仰荷聖明、俯採廷言、併河漕以一事權、設巡撫以固戰守、詔令一新軍民胥悅、謂從此運道可保安流、海邦永有藉賴矣。第河漕大臣駐劄淮上、乃南北輸輓之中、淮黃交流之會、糧運方興、則專駐淮安、以董漕事、糧艘甫過、卽往來徐邳、以理河渠、事勢便利、經久可行、無容更議矣。惟是撫臣駐劄之地、有不可不爲審擇者、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周盤查得、昔年開府、類設揚州、良有深意。間或謂揚州地當衝要、過客往來、應酬不便、臣前審察未的、亦未敢定執其詞。致今遂有移駐泰州之議矣。及臣巡歷地方、相度形勢、詢諮輿情、有萬不宜然者、何敢顧忌隱忍、不爲明白盡言之。蓋今日撫臣之設、雖云海防爲重、實則以撫綏而兼軍馬之任。凡四府三州、幅員千里、皆宜周顧、非如司道偏裨、僅守一隅已也。若揚州則四通八達之區、五方雜處之地、財貨輻輳、姦宄叢生、儼然東南一巨鎮也。雖平居無事、尤須重臣、以資彈壓、卽有倭儆南可以壯陪京之門戶、北可以固陵寢之藩維、東北急則可以應艱灣、東南急則可以制通泰、左右策援、靡不如意、且開府舊制、規模甚壯、輪奐猶新、而中軍衙宇、司府廳舍、依然俱在、不費一緡、不勞一力、蓋天造地設、以待有今日之舉者。若泰州則其義何居哉。卽以維揚一郡形勢較之、府治屹然上游、稍入而東南百餘里、爲泰州、揚州道居焉。再入而東南二百里、爲通州、副總兵居焉。撫臣居中調度、輕重適均、前人經畫委曲周至、無以加矣。若撫臣移駐泰州、無論副署營壘、百無一備、勞民動衆、煩費騷然、甚失原議設官之意。且將與該道同城乎、則勢不足以容、儻移該道於揚州、是道臣居其中、而巡撫處其輕、名義倒置、幷亦甚矣。若謂揚州之衝煩、不如泰州之簡僻、不知撫臣體已尊貴、往來應接、原自無多、若道臣

名位稍次則應酬之煩不更甚乎且避煩營而尋幽靜此惟志在山林者可耳若巡撫何官保釐何任固將詰武揚威容民蓄衆顯然與兆庶相昭揭顧可託之無人之境遊於寂寞之鄉哉無論事理未便恐亦非所以爲名也況交際一節亦自無難處者該臣等潛得授館穀以勞過客鄰吏所有事也充庭實以緝歡者明例所甚盛也且行者迫於王程誰顧流連於道路守臣自有政務奚取委婉於將逃惟在明旨一加申飭而前弊可盡釐矣新任撫臣端方清正作法宜自今始豈其以一時應酬之煩文而忽百年經久之遠略也必不然矣撫臣受命建節駐劄便利宜聽自擇第既已舉畝行事恐有避難之嫌臣等聞見既異謀議且確不得不代爲具題不然恐舍已成之故業闢不急之新工徇一人之便安違輿情之餘望則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財用空耗怨咨且興臣竊知其不可也此舉也官民上下同然一詞臣若不言將來亦必有言之者及言之而事已垂成勞費已不可償矣伏祈敕下該部酌議覆請行令新任撫臣仍駐揚州其泰州衙門免議營建再新天語申飭在外撫按各修本等職業不得無事交接宴會以妨政務庶弊宿除而衙地經久可行規制定而重鎮保釐永賴今日設官之舉斯盛善而無弊矣臣無任屋悚待命之至

議舉營田疏

題爲營田創始要在得人懇祈聖明即任獻議之臣期貫必成之效並酌留鹽引以襄盛舉事竊自島夷煽鴟猖獗海疏戒嚴兵食告乏在在皆然而江淮爲尤甚蓋鳳泗之間鄰宗陵寢在焉且滿漢四百萬由此以達京師饋費百餘萬額此以供邊餉而本地緩急曾不得藉其絲毫之用是皓勢最重而不得不防者無如此中乃當時最困而不易爲防者亦無如此中先是撫臣條議增兵借餉章凡數上今兵已集矣業收之贅中矣而尚莫知餉之所從出斯時也已集之兵散之不可存之不能爲淮海盧者眞計畫無復之矣臣偶從邸報見工部郎中樊兆程隨設河道事宜而概及營田之議蓋繇本官初令斡檢已行有成效近復奉差駐劄安東督濬海口三年之間留心計度所見必眞非鑿空漫談齊比也臣閱其疏稱鳳泗徐淮之境可耕之田豈直千萬餘頃又稱清安一帶直至贛榆六七百里中間荒地不下數百萬頃且指畫地形確有實據今卽不能悉如所言但於千百之中得其一二每歲當有數十萬金之入以此治河給餉豈非國家莫大之利哉該臣會同總理河漕尙書楊一魁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李鍇巡按御史周盤看得營田之制廢也久矣邇來忠計之臣談者非一迄未覩有成效或者有願耕之人而無其具則督責之難凡此皆由廟堂無必行之畫臣工鮮能任之人是以率行祇屬具文議論竟成糞餅耳今皇上誠銳意舉行宜卽將兆程改授屯田職銜使督率所司設法經理假之便宜以專其任限之歲月以考其成蓋渠業已言之則奉行必力且其才智幹濟又足以辦此也猶恐鈴司勦說以國計邊儲所關甚鉅今且懸缺半載並代庖無人矣前任御史楊光訓疏稱運職名重實輕彼一時也豈料其一至此極哉臣愚以庸愚叨膺簡命督理淮課夫所謂督理者督責司官經理也故一法之行必經運司查議一令之布必經運司轉承今並司官無人又安所施其督責臣若因循不言儻缺官廢事國課有虧皇上以頤命罪臣臣將何說之辭伏乞皇上軫念兩淮鹽課重鉅親他司不同敕下該部將

官階亦適相當也況衙門如故役使如故供費如故官雖由於創設事無待於紛更圖是儀河道少阻不妨兼督濬之役卽海警時傳亦可藉彈壓之重俟數年之後屯田就緒議留議革悉聽聖裁無所不可果何惜此而不爲也夫官職專設任事有人矣非專特募民開墾乎而淮徐之間頻遭水患所在蕭條荒有餘力卽官給牛種能有幾何計必召商事乃可濟臣查淮鹽積引二百餘萬以十分計之淮南十九淮北僅十一耳已行運司議將兩引減改淮北無使有偏滯之患祇因南北餘額有五錢七錢之異故查議未定今宜免議改撥止將淮北鹽引量加三萬名商開墾糧糈報中就令鳳陽巡撫出給倉鈔勸令關領引日下場收買餘鹽照例掣賣應納餘課亦留本地爲營田工本之費定以三年爲限使鹽法無阻兩項引價餘銀悉歸戶部儀鹽法稱善徑議停止則其端既開應窮民有所依附而就耕者必衆矣又恐計部以鹽法無礙不從所請臣等於此亦嘗熟計之蓋引係加添既非分正課之所有且及期還部反以增正課之所無果二三年間積儲稍裕則清糧餘課可不再煩請留實可佐主計之窮於萬一又何惜此而不爲也臣職司鹽筴也而議屯政方慮引壅也而議留引非故不憚煩瑣以取多言之請第眞見江淮根本重地視他藩省不同萬倍當防而民生困敝兵食匱缺又非如他省之猶可加派者儀兆程之說果行誠國家無窮之利方地永賴之福也第官非專設而欲概責於郡邑或兼攝於司道則必不可行卽設有專官而不盡留鹽引召商開補亦必不可行臣待罪地方目擊其事誠不忍漠然坐視令古今良法美意卒湮廢而不舉也又何惜此而不言哉如蒙皇上不以臣言爲謬斬敕下該部覆議施行蓋議行而功效相符則全享其利卽議行而功效不逮亦不見其害想大臣忠誠體國計必有以悉此矣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催補司官疏

題爲運司空署委任之人新賜速補以重鹺務事據運司經歷司呈承准本司照會准署印判官張問明關稱見患足疾調治不痊鹺務煩重又兼徵解餘銀病體實難料理乞行改委并催補運使等因呈詳到臣除批令暫假調理照舊視事外該臣看得兩淮運司額設官四員一切稽引督鹽通商裕課皆於運使是賴而同知副判又各有所捧解銀捆鞭驗放之責卽使備員不缺尙慮輪委不敷頃自大寮汰斥之後僅存判官一員鹺務浩煩已難兼攝況今奔叉餘銀起解在卽乃判官强問明又以病請矣一時司署並空無人堪代夫部解既不可緩印務又不可虛臣於斯時亦莫知所爲計矣先已兩次揭催迄今未見推補豈銓部偶遺之耶抑求之未得其人耶竊照兩淮鹽課半天下蓋利藪也非操持狷介者難以絕苞苴之嫌亦弊藪也非局幹精明者無以著綜核之效屢經諸臣題請改設屯田職銜使督率所司設法經理假之便宜以專其任限之歲月以考其成蓋渠業已言之則奉行必力且其才智幹濟又足以辦此也猶恐鈴司勦說以國計邊儲所關甚鉅今且懸缺半載並代庖無人矣前任御史楊光訓疏稱運職名重實輕彼一時也豈料其一至此極哉臣愚以庸愚叨膺簡命督理淮課夫所謂督理者督責司官經理也故一法之行必經運司查議一令之布必經運司轉承今並司官無人又安所施其督責臣若因循不言儻缺官廢事國課有虧皇上以頤命罪臣臣將何說之辭伏乞皇上軫念兩淮鹽課重鉅親他司不同敕下該部將

運使同知運副、及泰州分司判官、速爲銓補、勒限到任管事、而運使一官、尤選擇精明廉幹者充之、庶經理得人、而鹺務不致曠廢矣、

懇請停追中官以維鹽法疏

爲淮鹽絕無積存、諸臣大肆欺誑、謹據實陳奏、祈賜詳察、以破奸謀、以維國計事、臣於本年七月三十日、接邸報、見鴻臚寺主簿田應璧一本、爲有開入告、舉積鹽、攷時價、以助大工等事、據稱此本於六月初七日封進、未蒙批發、想皇上已洞照其奸矣、乃應璧奸謀未售、具本復催、奉聖旨、因今中外多事、經費浩繁、且不忍加派小民、這所奏內御馬監左少監魯保、前去會同彼處巡鹽御史、及地方官、查明變價、解進內廂、以助工費、不許隱匿阻撓、寫敕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勝駭異、竊念方今兩宮肯構、九城徵兵、主計之臣、日夜持籌、東搜西括、恨不得囓心吮血、以供額外無窮之費、向使兩淮運司、果有積鹽、何所吝惜而不爲變價、以供公家之用、乘商果莫知場有積鹽、何不具告戶部、及臣衙門、而專謀之應璧、且揑謂中官、以開無窮之竇、此其故安在、蓋緣事無影響、謀出朋奸、有萬萬不能從者、臣試先言兩淮鹽法之害、而後指奉奸捩奏之由、皇上幸垂察焉、夫兩淮歲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此係額丁額辦輸官、專待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之數、但海畔斥鹵、條鞭丁糈、苦於虛額、徒、逋欠常多、往往商人告退、經年監比、竭兒變產、折價難完、儻有積鹽、早已補支盡矣、況正引之外、皆遞諸邊、新增引目、每歲不下二十萬、皆無正鹽、應商貿補、儻有積課、豈不告支、又昨歲戶部以大工缺費、計無所之、搜尋淮司、邊年邊沒老引十六餘萬、召商認買、引價餘銀、共徵二十萬兩、解部助工、各引鹽觔、亦係買補、儻有積課、又豈不告支、凡此在諸商不過投閒片紙、在臣等不過援筆一批、便可了當、有何難事、而應璧詭云、運司無暇料理、御史席不暇溫、將誰欺邪、應璧銅臭之夫、固不知天下萬世之有公議、然所以敢爲欺誑而不顧者、亦有所以使之矣、目今兩淮鹽法、敝壞已極、不在場司之無鹽、而在行鹽之難售、重二三年來、邊方增餉、戶部助工、兩淮引價餘銀、皆稱一百二十萬、今實漸至一百四五十萬矣、夫行鹽地方有限、食鹽戶口有限、豈有神輸鬼運、遂能消化之法如此、蓋新引日益、則正引日壅、以致商人納銀、久壅鹽不前、資本漸虧、積苦難控、而奸人罔利、每每賤求、希圖超取、今春京城市棍、借口淮鹽、獻兵獻餉、實繁有徒、幸賴聖明、置之不聽、乃日久計生、復賄買應璧、轉換言詞、冀爲必售之術、猶言內工之助、謂奸謀僥遂、貲緣得行、將藉彼假虎之威、以肆其貪狼之性、凡商人納銀守支之課、皆得指爲沒官、凡商人及期應掣之單、皆得任其揑越、奸猾得志、良善隱忍、從此邊商裹足而不前、則鬻粟之衆、貿遷難繼、而戍卒時廩、其殷巾內商挾貲而徙業、則幫庚之積貯日絀、而司農愈憂其窘肘、邊情國計、利害匪輕、且應璧之說、既曰餘鹽堆積如山矣、又曰令商買補足額、將所謂如山者安在、邪既曰專指沒官積鹽矣、又曰每歲附搭十四萬、將商鹽歲歲沒官若許、邪轉換支吾、不可方物、豈其誤聽而誤言之、其意將使閹豎布滿於要地、利權盡操之奸人、汚辱聖化、搖亂人心、天下國家之患、將莫知所終也、邇來利孔一開、獻媚獻稅、應如影響、諸臣執奏、盡託空言、臣又何敢煩瀆、仰瀆聖聰、第國家鹽課、所關重大、非偏偏礦稅之比、蓋開

礦權關、雖不便於閭閻、尚無損於國計、若鹽課則外實九邊、內供廂府、一經廢壞、整輯愈難、臣叨霑任使、職掌攸關、知而不言、罪將滋大、爲是不得不披瀝於君父之前也、昔主人有海池、以爲利者、行人過而見其魚鼈之物也、謂之曰、我善漁、主人喜、爲之具網罟舟楫、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主人疑然曰、吾爲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爲哉、今淮課百五十萬、以供軍國、莫非皇上之固有、應璧乃借言進獻、而欲反因之以爲利哉、臣謂若應璧者、宜服上刑也、皇上試加省察、如以臣言不謬、祈敕戶部、核實具奏、停中使無名之差、正應璧欺誑之罪、果工費不給、責在司農、凡四海貢賦、皆皇上所有、令多方湊處、自無缺用、無爲一人牟利之私言、而壞累世經久之大計也、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再陳中官不宜干鹺鹽政疏

爲中官漸干鹽政、徵臣竊抱杞憂、謹瀝血誠、冀回睿慮、以杜亂萌、以保秦運事、頃田應璧本以變廚丐流、受人愚倩、爲指積鹽誑上、實乃朋比營私、皇上未暇詳察、遽允所奏、徑遣少監魯保、前來兩淮、變價解進、風聞傳播、遐邇交駭、在廷臣工、合詞執奏、人情如此、事理可知、況臣待罪淮鹺、叅發更切、隨已核實奏報、恐尚未徹宸聰、臣仰窺聖意、或者謂積鹽既係沒官、何妨變價、魯保情自願往、尤易責成、難多叅駁之章、恐爲過激之論、以故執之甚確、行之不疑、果如所云、是於諸奸欺誑之情、國家理亂之故、似猶未盡洞然者、臣竊皇遑疏陳、又且剖陳未悉、聖心難格、固所宜然、謹冒瀆忠、再干天聽、夫鹽者、民利之所在也、鹽課者、國用之所賴也、惟利切於民、故競趨之孔實多、惟用關於國、故經理之法甚備、如兩淮三十場、各有場官矣、又爲設司官以分理之、每十場、各有分司矣、又爲設都運司以統理之、運使官階三品、秩等參藩、尊重矣、又特差御史以監臨之、大小相維、紀綱互紐、試觀前後巡鹽臣、諸所規畫、條例俱在、法制井然、如邊商主於報中也、惟糧草已輸、而引目難售、則爲之定搭派之規、內商主於守支也、惟餘銀已納、而鹽壅無期、則爲之停加增之目、水商主於運賣也、惟私鹽夾帶、而正課難消、則爲之嚴京察之防、又恐商人乘機射利、中道運留、鹽價騰踊、閭閻坐困、則又配之以州縣、定之以水程、所以爲民生蘇者、尤倦倦也、凡此皆權利較害、酌盈濟虛、於修明法紀之中、寓調節均平之用、故二百年來、國計以充、邊儲無缺、雖一埂於正德之季、旋蘇正於嘉靖之初、得失少異、興廢頓殊、以往徵來、毫莫之爽也、近因淮南引目稍壅、內商告病、歷經臣等題請、戶部議覆、暫停邊增之引、以濟鹽法之窮、夫邊臣時方告急、計部豈不關心、顧暫減於一時、正期垂利於永久也、無奈地方奸徒、希超額悶利、無隙可乘、欲蒙告之臣等、乃臣等之所請裁也、欲稟告之戶部、又戶部之所議覆也、計無所出、攢賄入京、串謀奸書、捏空潰奏、止圖雇倩之利、罔懷軍國之憂、皇上誠洞燭其奸、即加追之法、豈不寒奸謀之膽、而愜臣民之望者哉、即不其然、敕下戶部、轉行臣等、查明具奏、誰敢不實、奈何應璧之視奏甫入、中官之特遣已行、戶部不得不執其異偽、夫戶部乃皇上股肱之臣、掌邦國之賦者也、豈不若一例職之足憑乎、徵臣乃皇上耳目之司、叨澄清之寄者也、豈不若一閣豎之足信乎、重其職而疑其任、輕其人而假以權、賢奸倒置、用舍失宜、敗道傷猷、莫此

爲甚且應鹽之所指者沒官積鹽也聖旨之允覈者亦沒官積鹽也今據各場查報場鹽並無沒官彼覈者既已受命遠來豈能空手回奏必且別立名色更覈事端試觀臨行之條陳已爲後日之張本其曰鹽不足數令商貿補是明知無官鹽也其曰隨到即放不俟擘期是明欲阻正課也甚罰止給印票不用關引夫商人九逸報中運司投鈔南京起引往返萬里豈故好煩國家創法良有深意所以示鹽法之重而杜假冒之端也若印票便可通行則引目可盜無用且本地近便誰甘遠涉之勞超舉利多孰樂守支之苦以若所爲不至舉成法而盡壞之舉遵餉而一空之不止矣此一鹽法也數國奉公之臣百計維之而不足憑私逐利之輩一言壞之而有餘興言至此良可痛心且臣奉使兩淮事理鹽法也既宣官居中用事定知覈財難行有如投託奸徒公然夾帶臣能一一爲禁治乎有如商民告困法當變通臣能一一爲調停乎即今聚賄營求奸棍數輩俱在揚城姓名可指然且負帑之勢已成倚社之奸難索何論其後也蓋執之則據於忌器徇之則適以曠官然則自今以往將視憲臣如贅疣而等三尺如土苴矣豈直鹽政即皇上近差中官抽稅關隘皆原未設官管理者也向使見在權關已設有部臣再益以中使一柄兩持又何能爲理勢自然初非難見今遣使業已在道不敢即望召還惟願皇上激發綸音明諭魯保令遍歷鹽地躬自檢查果有沒官積鹽固當盡數變價如係無影捏奏許令選旨回朝勿得另有乞陳干撓鹽政儻果內帑空乏急在需財不妨特敕戶部轉行鹽司酌量加增以助工費庶雖遲阻於一時尚可補救於時日不逾至一壞而莫之挽也雖然此猶以利言也若臣之所慮則更有大焉者蓋監歷覽古今博觀載籍曾有國家務財用而富豐不亟者乎寓有閹官干政權而禍變階故邊海鹽徒通江興販十百爲羣敵僞官兵歲無虛月然旋就擒捕未即爲害者徒以法紀昭明官軍用命故也一聞寺人干政物情必且駭疑輦生厭怠之心易開鼓煽之隙儻有持大澤之梃奔潢池之兵一夫大呼千人響應何以禦之即幸而剿滅已傷天地之和脫致蔓延甚非國家之福是其大可慮者一也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依者財邇來鄰國兵連閩閩奢媮徵斂日益科索煩休遠近騷然人心愁嘆豈宜乎若累卵之危矣皇上惻然軫念不忍加徵聖言及此是百姓之德也第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凡鄰國家經費錙銖皆自民間茲因防海添兵餽餉不給山東兩直已加派矣況此歲額讞貲均屬九邊正餉此有一分之入則彼有一分之誚造乎軍士絕食豈能束手待斃設非金賦出辦何從是不忍加派者祇爲空言而不免加派者乃其實事也海衞微物情僞尚知億姓含鑒豈無恩怨恐民心既失外釁易乘士崩之勢漸成瓦解之形立見是其大可慮者二也臣聞惟名與器可以勵世惟賢與德可以服人故國家建官啓以稱德位以序賢貴賤有章大小不紊以此相制人心帖然從古及今莫之改也若以捕除之役攙有司之柄恐竇良開之解體豪傑莫不懲心除非猥瑣庸流方能俛仰從事官常日亂寵賂斯彰諧臣以聚斂爲嘉謨宵人以掊剋爲善計媚污俗於天下叢怨謗於朝廷入柄潛移四維盡裂天下之事殆不忍言此其大可慮者三也由此言之則今番舉動不獨國計益詘之所係實天下理亂之攸關是當審處未應漫視不然使事苟無僞言猶得已臣待罪淮上已踰三時行且及瓜計當馳檄因循緘默豈不便於身圖阿

諛順承尤可保乎聖旨何若面汲汲如是哉所憚者國家之賢髮所不敢溺者朝廷之職掌焉耳又非不知成命已出反汗爲難第思改過不吝成湯所以貽謀唯言莫違孔子用之垂戒臣區區犬馬之忠亦惟願皇上以成湯爲法而無蹈孔子之所戒也臣昔雖錢臣念無欺願舜天威少垂矜照地方幸甚國家幸甚

淮鹽奏疏卷二

乞裁察無沒官鹽疏

題爲鹽法干係匪輕、臣下議論有據、懇乞聖明、俯賜裁察、以重邊儲事、奉都察院劄付、該本部題奉聖旨、這沒官積鹽係原奏官稱變價解進以濟供用今據地方官揭辯兩淮絕無如何這等互異便著差去內官魯保會同巡鹽御史督同經管運司等官作速查明具奏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該臣遵奉會同御馬監左少監魯保督行運司等官徧查兩淮三十鹽場並無沒官積鹽取具各場官吏及守支衆商結狀在卷猶恐查報未確臣請再以事理之最顯明易見者爲皇上言之淮引每歲開中七十萬乃視場課以爲準非有盈縮之不同也況鹽引原不相難使鹽果沒官未有不先沒其引者自前大呼千人響應何以禦之即幸而剿滅已傷天地之和脫致蔓延甚非國家之福是其大可慮者一也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依者財邇來鄰國兵連閩閩奢媮徵斂日益科索煩休遠近騷然人心愁嘆豈宜乎若累卵之危矣皇上惻然軫念不忍加徵聖言及此是百姓之德也第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凡鄰國家經費錙銖皆自民間茲因防海添兵餽餉不給山東兩直已加派矣況此歲額讞貲均屬九邊正餉此有一分之入則彼有一分之誚造乎軍士絕食豈能束手待斃設非金賦出辦何從是不忍加派者祇爲空言而不免加派者乃其實事也海衞微物情僞尚知億姓含鑒豈無恩怨恐民心既失外釁易乘士崩之勢漸成瓦解之形立見是其大可慮者二也臣聞惟名與器可以勵世惟賢與德可以服人故國家建官啓以稱德位以序賢貴賤有章大小不紊以此相制人心帖然從古及今莫之改也若以捕除之役攙有司之柄恐竇良開之解體豪傑莫不懲心除非猥瑣庸流方能俛仰從事官常日亂寵賂斯彰諧臣以聚斂爲嘉謨宵人以掊剋爲善計媚污俗於天下叢怨謗於朝廷入柄潛移四維盡裂天下之事殆不忍言此其大可慮者三也由此言之則今番舉動不獨國計益詘之所係實天下理亂之攸關是當審處未應漫視不然使事苟無僞言猶得已臣待罪淮上已踰三時行且及瓜計當馳檄因循緘默豈不便於身圖阿

其最要者．尤以邊塞寒苦．非人所居．借引招商．填實邊地．庶使軍民有所倚附．而封疆乃可守也．祖宗規畫何等深遠．國家關係何等重大．故其設官也．既有場司以分領之．又有運司以督理之．自司道以至府州縣官．皆有專責．法已詳矣．非有未盡之利也．而猶責御史以監臨之．若曰．是皇上法紀之臣．勢要不得挽利害不能惑．爲能革弊蠹奸．通商裕課．維其法於可久焉耳．非賴聖度沖虛．神明洞燭．特命部請．責令查實．則國家二百年逋計．庶壞於田應璧之一言．儲異日貽患疆場．仰煩聖慮．實自臣侍罪兩淮始．負職之愆．即萬世之下．猶難逭矣．此臣一聞查明奏報之旨．所以喜而至於忘寐也．臣復思淮鹽既無浮費．正課又當整滯．乃目覩工費缺乏．凡爲臣子．孰無急公之心．查得前該戶部因鋪宮餉兵．饑糧缺乏．題奉欽依．行令各直省．凡有拖欠通負．并積餘貯庫及可省銀兩．盡數催徵．檢點解進等因．轉咨都察院．劄付到臣．已行運司．備將司庫銀兩開報戶部．其給商解京食鹽餘銀．劃沒之類．凡係銀兩．各有正項．但目今國家多事．難以拘守常規．合無敕下戶部．將前項庫貯銀兩內．酌量緩急．那湊數萬兩．令差來內臣．押解回京．以濟一時之急．雖司庫已虛．而法紀未壞．實令接差御史．多方處補．猶可拯救於將來也．況三奉明旨．責令緩徵解進．與查明具奏者．俱指沒官贓鹽也．但恐內臣見沒官無鹽．催於涉虛．心懷疑畏．既不得言．有又不敢言．無別挽事端．冀圖搪飾．或指納銀守支之課．以爲積鹽．或執買補搭單之詞．以塞正課．有一於此．將壞政遂壞．而邊疆大事去矣．非臣所忍見也．除內臣魯保恭候明旨外．至於田應璧奏事不實．而本內所引商人傅國等．又俱鑒匿不出．應否究議．統候聖明裁定．

嚴究擬貪官疏

題爲司官貪肆異常．紀綱大壞．懇祈聖明．亟賜究處．以儆官邪．以重邊政事．竊惟運司之設．有分司也．專以督課爲職．責任頗重．迴來率以緩例盜生充之．此弊自知前途不遠．一行履任．輒爲拔本之計．即有卓然自振者．千百中之一二也．距查復有市井無賴之尤．如通州分司判官李同春者．出於其間乎．臣試以職郡之狀．爲皇上陳之．臣今歲四月．巡歷通州．同春到任方始．見其頗言噁語．如醉如狂．臣曰．此酒藥之氣習也．時值運司缺官．批委齎捧．輒挽生員數人．進院保留．臣曰．此奸狡之故智也．準委未行．輒與武官爭權．有司爭證．拟辨紛紛．臣曰．此乖戾之妄人也．及齎捧回任．更不思所職何事．但見十日一揭事．五日一問安．種種狂謬．俱非本分所應爲者．臣以履任不久．且未知其操守何如．姑爲容之．及臣滿期在邇．行據道府開報云云．臣謂其到任尚未及期．何遽狼狽至此．蓋且信且疑焉．故暫留之．以備復命之用．不意同春不自揣量．尚營謀解餘銀．冀勒取羨耗．遑貧心於一掷也．九月間．據運司呈請．委官徹解餘銀．惟時運司止有判官羅元係正途出身．歷經揚州兵備道按察使．曲遵喬拟稱．本官操持廉正．商心允孚．故於該司呈詳批云．秋季餘銀．准委羅判官作速徹收．及期起解．繳業已發司矣．次日．本官同揚州知府進見．竟稱前銀李同春說要徹解．懇請改委．臣竊怪其妄言．向不知同春謀差未遂．公然挾阻．不容徹收．延及兩月．而報完者未及十分之一也．偶一日．同春具告病公文一角．內夾三拟．其一拟稱職得罪兵道者一．得罪總兵者二．得罪有司者三．得罪武弁者四．其一拟開不肯把總一

員．及強盜十八名．其一拟舉鳳把總三員．各開考語數句．夫同春職止催課．別無所事．何得罪者如此之多．且臣並未委以賢否．此職彈稱塞之拟．何爲而至哉．已將告病公文并三拟．批道查報矣．又逆之二日．同春乘任趙三百餘里．輒入府城矣．夫一面告病．一面具揭．又一面入城．其故殊不可曉．時揚州道邁見．始言同春爲解銀不得．在外爭阻．維判官苦欲告辭．因日前本院面斥．不敢復稟耳．臣隨令巡捕官喚同春進見．詰問其告病入府之故．時伊已飲酒酣醉．輒先敍其門第之盛．交遊之廣．復言徹解餘銀．約有羨餘三千兩．應以酬職齎捧之勞．今被羅運判爭得破除．此官何所不至．等語．臣益不勝駭異．謂同春以白丁納粟．叨冒一官．得與入賀之榮．獲躋觀光之列．且勤合往返．府與續食．復領盤費銀一百二十兩．何以爲勞邪．往時閹茸司官．徹銀勒派．每每招議．故臣擇賢而委．正欲痛革此弊也．而同春乃云．例有三千兩羨餘．以酬齎捧之勞．若以爲分所應得者．是尚知禮義廉恥．紀綱法度爲何物邪．豈曾聞四海九州入賀之官．俱有三千金之酬邪．即市井乞丐之徒．雖中藏穢鄙．猶矯飾於言詞．有如此之顯然無忌者邪．即此觀之．益知前者道府開報．無一之非真也．有官如此．尚可不急爲參處．以儆報命之期哉．該臣參看得運司通州分司判官李同春．行同狗彘．迹甚穿窬．剝利盡錙銖．窮簍抱剜心之苦．擾情得羨耗．同儕遭攘臂之兇．履任未及一年．穢迹已盈朱口．官常大玷．憲典奚容．伏乞敕下吏部．覆議上請．將李同春行臣衙門．提問明白具奏．或念其任淺．姑照貪例革職爲民．遣下員缺．另行銓補．庶貪頑知儆．而紀綱少振矣．

乞查究僞印巨奸疏

題爲僞印巨奸．難容脫網．乞賜查究正罪．以昭法紀．以清驛遞事．先據盧州府呈詳．據金斗驛申稱．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奉兩淮察院填兵部良字三十五號小勘合一道．於本年八月十五日．給舍人王龍、吳大金等前往湖廣地方、貴州、南直隸、蘇州、浙江等處公幹．支口糧三分．陸路中馬四匹、包馬二匹．水路站船一隻．同行三人．自派河驛來．遵依撥馬應付．間該驛丞江中柱查得勘合內部印信篆文互異．及查領差日期不遠．隨弔應付底簿查閱．本舍並未經過．又據本犯執稱湖廣人．由本地而來．情似可疑．難以應付．申乞查檢等因．到府．隨行合肥縣查理去後．續據回稱．查審間．據湖廣寶慶衛鎮撫歐之文呈．爲分豁便益、早賜完解．以免負累事內稱．職係寶慶衛掌印鎮撫．於七月內．蒙寶慶府并布政司委解南京二十四五年匠班銀兩．農桑絹疋．又率軍門給發公文二角．俱赴南京戶兵工三部投交．有親會在淮揚巡按念途遙遠．給與勘合一道．應付等情．該本縣審得勘合內舍人王龍吳大金係虛填名目．止有本犯義男一人．歐進生同行．並拘到官．驗得勘合內年月印信．委果不明．當將所解錢糧．逐一查明外．但勘合必須申送鹽院對驗．方知真假．其解部銀兩絹疋、本府仍差驛遞．僉馬頭一名．伴送本犯義男管解．前赴南京各衙門交納．聽批迴銷．再行審理等因．申府．該本府看得所執勘合．無論印信模糊．簽文差謬．而內填王龍吳大金名目．前往湖廣、貴州、南直隸、蘇浙等處公幹．似與歐之文部解錢糧．止至南京交納．大不相侔．除錢糧差快．協同該驛馬頭．押令本官．前赴各部．驗明交納完日．仍將本官發與各役．帶回再審．其勘合果否真僞．乞發明示．以便遵行等因．到臣．該臣查驗．隨

批云勘合原非本院所給且應差舍人並無王瀛吳大金姓名及驗部印糊塗院印全假其爲僞無疑矣仰府候提犯到交完嚴究招解內歐之文仍查果係實應衙鎮撫即參呈前來此繳批行去後續據該府呈稱蒙臣批辭遵照間案蒙南京戶部劄付爲分辯舉湖廣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實應衙鎮撫歐之文呈稱奉差解銀綢公文投部行至金斗驛驛丞江中柱不與馬匹囑求未遂喝提監禁挽稱勘合假印乘機竊去盤費銀五兩三錢懇乞作主等情送司查得先據廬州府申文批差民快劉銀、劉儒、馬頭葉彥章、賈僧印等押解犯官歐之文并伊家丁歐進生到部乞要交割錢糧事完將各員名發回審究招詳等因案候間今據呈稱前事該本司看得金斗驛驛丞江中柱申歐之文勘合假印事干重典必推勘得確庶可按法施行該府所欲得原官發回審詳亦爲有見但歐之文係武職官例須參提勘問恐難遽擅禁錮且本官奉湖廣撫院布司差齎批文投南京戶兵工等部見有銀兩綢疋文册可據則與棍徒平空騙者不同其勘合借名或係推恩憐恤或係輸買逕禁猶須行彼省合干上司便於鞫問若仍押發廬州府羈審萬一歐之文等異鄉伶苦不幸傷生無論不服其心彼省且謂本官爲解錢糧勞苦王事而反以得竊本部忽不加意該廬州府得無亦任其咨驛丞江中柱有無囑求不遂起爭及竊去銀兩等情本司雖以遙斷合無歸乞備云事情移咨各巡撫衙徑查究明白施行抄由咨部查考等堂奉批據申及本官所告以武弁面借用勘合罪何所逃但奉差解原錢糧其情不無可原且本官亦例應參提員役合行該府具申該省上司并勘合發回就便查參定罪庶於情法兩盡也奉此案呈到部劄府即便具申湖廣布政司將原來勘合繳回查驗是否眞假及從何給付聽其就彼查問下落具由報部查考等批該本府看得驛禁森嚴節奉裁省支費以充軍餉乃歐之文敢於藉口解銀而用僞印勘合其罪已浮於平人且所解者止南京錢糧二百金耳勘合內填往貴州直隸等處又將安之得非棍徒假詐逼誆驛遞以充囊橐乎況同伴六七人一見驛丞盤詰遂各潛走劄知縣密拏當堂檢開度牒始知有起解錢糧批文故護押解納完究問今牽部文銀糧交完人發原籍此爲之文脫網計耳驛丞捉獲假印當以功論反誣之罪求寬盜如復有之文之流者驛官箝口結舌而不敢問矣驛遞何由得清錢糧何從減省奸棍亦且橫肆無忌目商人獲利欲補追其價不知此事題奉欽依銀解鹽擊事已久完何有找價之理臣詳辯別疏可照而悍矣請乞批發實慶府嚴提究罪等因復詳到臣而人犯經被該司釋放回籍不容原人帶回矣該臣看得歐之文原執冒名勘合部印無文院印木劉其爲假雖一目可知且填寫數省道路迂曲冀圖騙擾驛遞冒支口糧擅騎馬匹既經盤獲法當追究以正厥辜該府因錢糧未交多差人役押解納完帶回審究是猶以部體爲重也乃南京戶部司官不知何所見而故縱之蓋之文等所犯乃假印也非止借用也乃重辟也非止小過也該司公然託名爲轉借無妨代言錢勞苦當恤且謂該府不能無咎肆爲恐嚇之詞以爲解脫之地不思該府具文申部者謂何豈其無據而然邪卽云例應申參亦當逮人帶回羈候廼可任情縱放趨虎兕之出於柙邪司官朦朧以呈堂堂官據呈以批放竟使爲印巨奸蚤緣脫網論邪則爲孟浪據法則爲曲庇無一可者也且係隔屬人犯臣衙門難以拘提除將假印勘合封送兵部外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查驗覆請轉行湖廣巡按御史查照疏內情節逐一究問明白正歸

應法紀昭明而奸徒知懼矣

再陳無沒官鹽疏

題爲鹽法干係匪輕、衰臣持論有據、懇乞聖明、廣賜裁察、以重邊儲事項者田應璧希圖超貿以侵鹽利故妄指沒官積鹽誑惑聖聽臣欽遵明旨會同內臣魯保查明具奏因奏中情詞隱顯互異致蒙復查之旨臣揣命揆惶悶知攸措竊念淮鹽之無沒官也不惟臣知之人人知之即內臣魯保亦明知之但有爲有無謂無乃人臣勿欺之義也是臣之所可信也不明爲有亦不明爲無乃內臣魯試之詞也非臣之所敢出也不然堆鹽乃露積之物黃巾壩在陸步之間有何難查而猥云不知也既奉旨復查臣豈敢邀魯保躬歷黃巾壩等地堆鹽處所親行查閱且懸首告之令嚴隱匿之罰已兩閱月矣而所謂沒官積鹽者竟鑄鳥有謹再矢日矢心從實會奏懇不能復爲兩可之辭矣儻再有異同臣請敕下撫按或另遣科道二員前來查勘如臣所奏不實甘當欺誑之罪無辭也況兩淮鹽政之壞不在場司之無鹽而在浮課之日查臣前疏已明言之且悲籲明旨有云勿得虧損正課有礙邊餉儻如田應璧與保之原奏則票鹽一行引鹽必壞旁門既啓百弊叢生正課邊餉之害莫此爲甚必不得已而取之每引帶鹽十斤該徵銀三萬餘兩尙不至甚潰於鹽法之外但一二年後亦必難繼且二十七八年引鹽俱已掘完上堆若挨序加鹽緻銀豈在二年之後無論緩急無濟且鹽政重務能久壞此舉奸之竅壞乎臣議將秋季餘銀那借數萬兩令內臣魯保抑解回京報命勒限三年補完部額庶幾兩全而無害但舉小方欲內臣久駐維揚以爲奸利之窟穴臣何敢必其可行惟願皇上敕下戶部虛心酌議當必有長算矣臣待罪兩淮鹽法乃其專職既奉旨會查何敢不同心協力以求國事之濟奈內臣之於政體原非所知不得不聽憑於積奸況此積奸又卽賄買投奏之人也必知沒官無鹽恐不符原奏謂必於會查未奏之先別尋事端發動聖聽方可以飾其欺誑之罪而遂其罔利之謀故初行會奏不言沒官有無而止云假以時月容令商人買補搭單冀一得俞旨奏奸便有所憑藉以行事矣及奉旨復查前謀未售後計愈工初議指先年賣過淫消引目商人獲利欲補追其價不知此事題奉欽依銀解鹽擊事已久完何有找價之理臣詳辯別疏可照而知也又因靈璧縣商人程時通被告私鹽五百二十引臣批海州查勘乃引鹽非私鹽也業駁行淮徐道覆查矣蔡奸遂視爲奇貨不知本商誠不能無罪然情節尙多可疑法貴持平必俟該道勘明而後可定讞此胡可懸坐也又如臚奉明旨令查沒官積鹽也而渠到揚兩月行文運司並無一字及之三十場查鹽結狀諱爲未見一切文移臣皆不省其故及臣再四解喻強邀查鹽方發一票於運司未五六日而卽欲坐以抗拒不報之罪不知三十鹽場乃三分司掌行一至該場自有文册若運司轉行各場相距千有餘里文移往返非二十日豈能到盡蔡奸意不在此特欲強借以爲詞彼行文日期何可掩也大都法之所禁乃彼之所欲行彼之所行又皆法之所不載彼實有恃臣且奈何故三月以來狐鼠縱橫商民洶洶兩淮之事決裂將盡臣疾病危篤且夕難支第念鹽政軍國重務故願忍死以終其事今力已竭矣萬無能爲矣獨念紀綱法度皇上之所以治天下也惟彼積奸治亂不入其心安危不關其慮但知利己罔恤

其他。固紀綱之所不能維。而法度之所不能加也。臣不敢望盡法窮究。區區犬馬之恐。惟願皇上愛此紀綱。以爲治安之規。惜此法度。以爲社稷之衛。俾臣得以兩淮完美之政。還而奉之朝廷。是臣於無已之中。仰報皇上之曠分於萬一耳。不然。事有利於國家。雖聽之有害於國家。亦惟聽之。皇上將何用於臣而以御史名其官哉。臣必無窮臣言難盡。懇祈聖明。軫念政體。關係委實重大。未可輕堕於奸人之手。敕下戶部。商議停妥。雖請定奪。是兩淮九邊萬世無疆之慶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乞敕察棍徒弄法疏

題爲棍徒乘機蔽弄。法憲日甚。陵夷。祈敕該部。詳察議覆。頒賜綱究。以破狡謀。以維憲紀事。竊以兩淮鹽法。自邊引增多。久稱壅壞。至前歲補覈遠沒老引十六餘萬。遂益大壞極弊。而不可救矣。不謂延及今日。益爲奸人壞政之謀也。事體猥瑣。本不敢仰瀆聖聽。但時勢至此。有不得不爲詳言者。蓋國家鹽政。備載條例。如邊商納銀五錢。報中一引。許支官鹽二百斤。及投鈔運司。復每引追徵餘銀。淮南七錢。淮北五錢。一年之外矣。夫以無主之引。比照新增之價。調停妥當。委無曲徇。在衆商固速覈之利。預輸助工之貲。疏請於計部。僉示於鹺臣。今銀已解矣。鹽已掣矣。而棍奸一旦乘負嵎之勢。逞倚祉之奸。操柄在手。橫弄隨心。遂倡爲找價之說。果如所謀。是朝廷以呂納爲騙局。而法令爲陷穽也。從古及今。有此政體邪。商人各有身家。各惜性命。即敲扑之下。何所不得。恐兩淮從此無商矣。況鹽法所稱引價。淮南八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者。乃邊商輸邊五錢。輸賑五分。餉引轉賣內商。守候三年方有二錢三錢之利。非國課也。內商持引入場。得支官課。雖有二錢三錢之加。有鹽以償之也。豈與新增引目立限追銀。無鹽可支者。爲一例乎。且如邊商每引納糧五錢。而轉賣內商。有七錢八錢之異。則邊商引價。亦當補追乎。內商引價餘銀。鹽本每引共費銀二兩五錢止矣。而轉賣水商。定價三兩有餘。則內商鹽價。亦當補追乎。水商買鹽一引。用銀三兩有餘。而運至江廣。約賣五兩。則水商鹽價。亦當補追乎。成化初年。邊價每引止納三錢五分。後增至四錢。正德年間。每引亦止四錢五分。今亦可齊其價而補追乎。蓋時勢有緩急。追徵有先後。腳價有多寡。守候有早暮。總期酌量情法。裕課通商。以維其法。於可久耳。況前歲逕沒之引。商人所省者。交易之費。朝廷所濟者。工役之急。而於國課正數。毫無損也。乃棍奸謀未遂。輒敢乘機詖弄。株連鼂引。裘裏爲奸。是棍徒爲政也。即今淮揚城市。狐鼠公行。鮑魚畫見。人心洶洶。景象非常。秋季餘銀。誰肯輸納。儻不嚴爲禁治。誠恐商人聞風逃散。儲計一空。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伏祈敕下戶部。詳加察議。黃旻芳等。俱浙江棍徒。其始也。何爲假冒商名。以亂鹽政。其既也。何爲倡言找價。以傾衆商。概議請旨。行臣衙門。嚴行禁治。依律究遣。庶國體不至大壞。鹽政猶可少維矣。不然。以朝廷大法。臣倒持於奸棍之手。臣雖甘罹斥。必不忍以堂堂聖明之世。見有此景象也。是上即欲增鹽課以濟急。止當問之戶部。轉行鹺臣。使之請通融之策。酌利害之宜。寧忍以祖宗二百年大政。壞之棍奸之手哉。更願皇上留神省覽。臣無任惶悚俟命之至。

懇乞回籍疏

奏爲家難慈閒。身病增劇。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圖後效事。臣年四十二歲。直隸真定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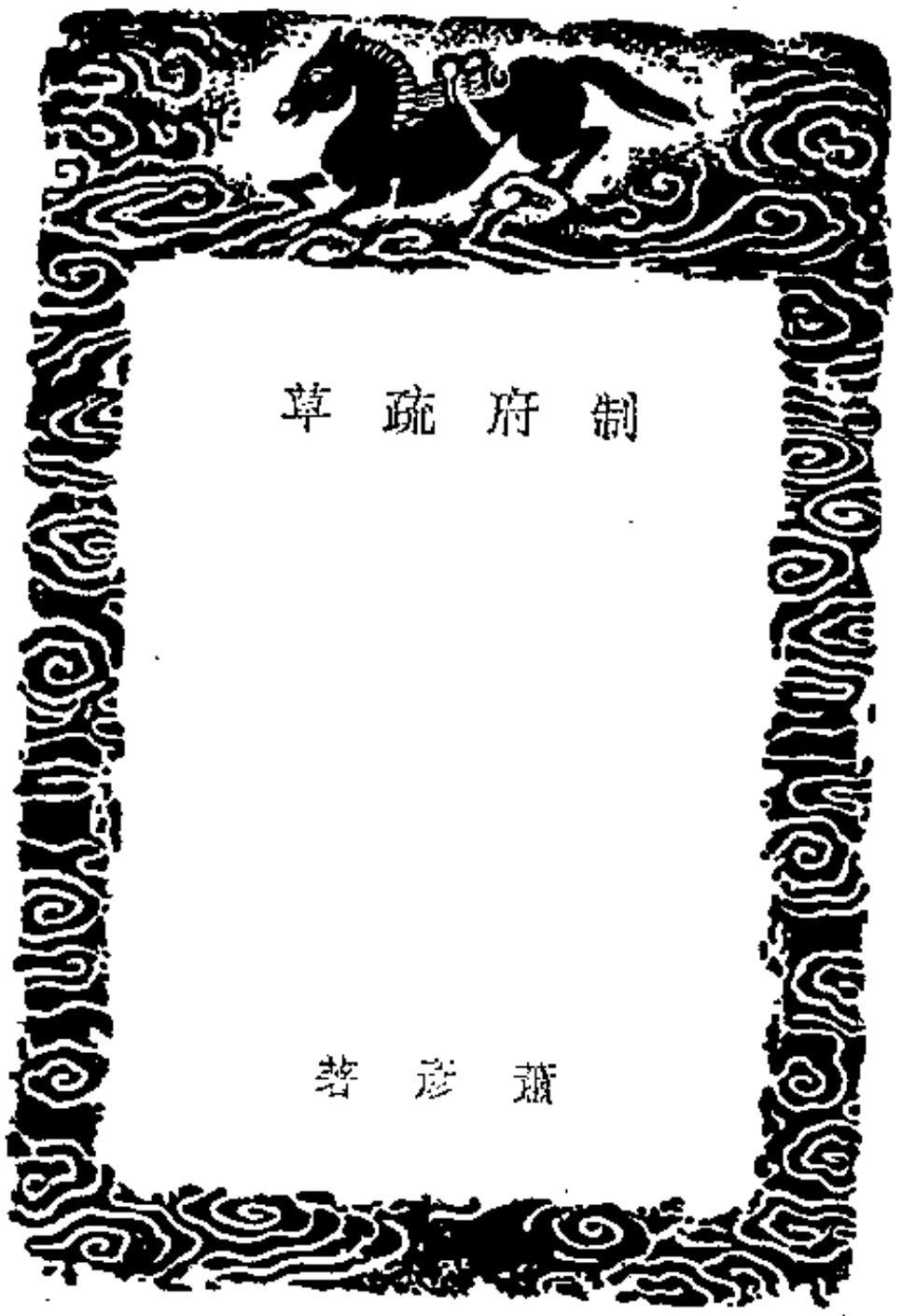
鹽臺縣人由萬歷十七年進士除授山東青州府推官蒙恩拔置臺臣初役都城再役漕河深以鹺祿無所建明爲魏二十五年冬奉命督巡兩淮時值鹽政壞壞之極日夕圖維冀得拯救一二以仰副皇上裕餉安邊之至意奈臣孱米屏翳且南方風土非所慣服當五月巡行沿海扮溼交侵脾胃受傷痰火大作形氣漸消然猶勉勉強強事竣而報命於闕下故不敢稱病延至八月會有中官查鹽之旨事出創見中外駭聞臣職掌攸關義難推諉故尤不敢稱病今已兩次查明具奏且巡事久完日夕望代乃偶從京報寄到家信臣祖母蒼氏於十一月初七日在家病故臣危病之中復遭此難旻身二千里外情實難堪故兩月以來日廢粥飲夜懿枕席肌骨已枯眞元盡耗面容似揮鬢髮如鍼攬鏡親形不勝首邱之感即今展轉牀褥呻吟痛苦尙且不支又甯能蒞治鹺事之勤勵勵時事之艱哉延醫張應元診視謂積勞損神積慮損心若不謝事屏居節勞省慮恐非藥石所能治臣有此疾痛迫切至情爲是萬不得已而哀鳴於君父之前也伏乞皇上垂鑒呼天至情敕下部院核實具覆容臣回籍調理別遣聖臣一員前來更代傷幸生還苟延殘喘則未填溝壑之年皆圖效犬馬之日也臣無任激切籲懇之至

再陳會查鹽政疏

題爲遵奉明旨再陳會查始末及鹽政利害仰候聖裁以維成法以安封疆事頃者內臣魯保條議加罰存積二事俱已奉旨允行矣及戶部執奏疏上復允行臣查明回奏仰見皇上兼聽之盧愼從人之雅量想亦洞知鹽政所關重鉅非僅僅礦稅之比故其愼重有如此也臣謹仰體德意酌利害之重輕審事勢之可否明白敷陳悉聽

闕泣控不已。合無候詳示日。備行三分司各掌印官。務要親詣各場。悉率場官。宣布本院爲國爲鹽德意。必不使顆逕無告。以安萬竈之心。以消未萌之患。庶事情既慰。而禍變可弭矣。等因到臣。據此。先據陳昆等赴臣泣訴前情。隨經出示安撫去後。今據前因。除批行督令三分司掌印官。遍歷各場撫諭外。該臣看得當鹽政紛亂之初。臣止恐激引不行。軍儲告竭。必爲國家將來之害。尙不意其深憂顯禍。卽在目前。有如此之速且甚也。學考國初抽民作竈。徙居沿海。專供煎辦。每竈丁煎鹽一引。給以官鈔。值銀二錢。以供養贍。此外並不許私煎私賣。爲禁甚嚴。厥後鈔法不通。竈難存濟。而餘鹽之議始行矣。餘鹽者。乃竈戶辦課之外。煎有餘鹽。鹽斤聽商收買。增入正引。照例掣賣。在商人則納餘銀以濟國。在竈戶則賣餘鹽以贍生。此公私兼濟之道。商竈兩便之術。其在今日。必不可得而易者也。自前議田鹽壁之疏一行。商衆驚惶。咸思徙業。見在堆鹽。尙難發脫。更無復肯下場收鹽者。夫竈丁生居海畔。灘荒千里。五穀不生。止資煎鹽。餘鹽易食。餉口今餘鹽一日不售。則竈丁一日絕食。此眞窺如鹿豕。狼同豺虎。貪生念重。法紀安知。萬一釁動。何以制之。如近日瓜洲之事。嘯聚數千。擬成大變。念之殊可寒心也。臣雖日移惠竈之文。但彼方梗腹絕食。且夕莫必其命。闔室待斃。老幼不保其生。此何等時勢。而可以空文慰撫之。臣雖日出招商之示。但權稅者。概及於引鹽。既已星羅基置。投獻者。並佔其貲產。何異割骨痛心。此何等光景。而可以告令招商不肯買掣。則內商之餘銀無出矣。內商不肯收鹽。則竈丁之生理已絕矣。不惟遠之客賈於邊場。且恐近之變生於肘腋。迫之盜賊蜂起。蝟場鼎沸。然後奸宄因而乘之。卽有撥亂反治之思。吁嗟無及矣。臣力既不能挽回。心尤不忍坐視。此所以食不下咽。寢不甯席。而不敢不以上聞。非故爲此過激之談。冀以聳動聖聽也。伏乞皇上惻然深念。將臣疏敕下部院。詳加勘議。事情關係。是否重大。邊海繫禍。是否當防。商人解散。作何招徠。竈戶窮追。作何安集。從長議覆。請自上裁。庶封疆免擾攘之禍。而臣亦得以逭失職之誅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是書凡三卷三十四篇。馬介愚公家藏本也。　四庫採進本無卷數。提要謂闕譯奏疏。明馬從聘撰。從聘有四禮輯宜已著錄。是集爲從聘所自編。凡二十六篇。與家藏本殊。爲歧異而所稱自序刊題時地。與此正同。計是書前二卷。適合二十六疏之數。蓋公原編也。自序云。疏草若干首。不標卷數。足以爲據。末卷乞裁察無沒官鹽以下八疏。蓋後所續刻。併前荒爲三卷。採進本乃其初刻。故不分一二卷之目。非有闕佚刪汰。閱者可無疑焉。案公序。並刻者有綸音錄。今無傳本。區區是編。歷數百年。歸光然獨存。豈非英風義烈。有不可磨滅者歟。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十三日。王灝謹識。



制府疏草卷上

明 念渠蕭 彥著

更調守備官員疏

題爲更調守備官員以重汛務事。據廣東按察司、整飭惠潮兵巡道副使王一乾呈稱。防倭之議。千端萬緒。不外大洋火攻爲上策。但兵不在多而在精。固要選兵。尤宜擇將。今之將佐。擇之更難。職以爲見在事可用者。不宜輕遽其去。如原任碣石寨把總吳廣。其人雖椎魯。悃愊於俗。然忠肝義膽。弼不顧身。亦一時材勇之將。宜改柘林寨守備。管領官兵。與南澳副總兵共當一面。庶處遠守備。或就以周德隆對調。此今日選將之第一義舉。因到臣。隨查得接管卷內。該前哲臣劉某。先據惠潮兵巡道詳報倭夸肇息。前來。議行各道添造戰船。募選水兵。又慮潮州陸兵單弱。行委原任碣石寨把總吳廣。帶領標兵。前去潮州。幷該府原陸兵。會營操練。專備哨緝。業經條議具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王某。議照海防以水兵爲先。御兵以擇將爲要。然擇水將與擇陸將。惟其能耳。而水將非甘經涉歷。且望大洋而目眩神飛也。安所用之。故擇水將與陸將也。人不皆生而習者。往時海波不揚。猶可僥倖無事。漸此熟習。而近者島夷之報。琉球朝鮮。相繼至矣。汛且迫矣。萬一小醜匪茹。其乘風而犯我顏行。特頃刻耳。故擇今時水將。與恆時異也。切見粵東諸郡。大率濱海而潮爲最。濱海武備。孰非險要而制澳爲最。乃柘林者。固南澳腋肘也。此其不可無慴歷水戰之官明矣。近接郡報。柘林守備劉宗漢。推陞廣東都司僉書面繼宗漢者。漳州衛指揮周德隆。尚未赴任。漳、臣查所缺督地也。德隆之平生。臣查悉之。其爲人夙喜節養。雅有儻風。以任守備。尚有餘能。顧其生長西粵。出入山嵐。於猺情語矣。而或昧於海防。於猺高智矣。而或怯於風濤。一旦驅之投要最險之地。其能否未可知也。臣等查得原任碣石寨把總、今新推處遠守備吳廣。該前督臣選取潮營合練。今方在潮未得即赴。處遠而廣又常任碣石。日出大洲洋中。其爲人驅幹甚偉。勇猛直前。雖不無好剛之過。然夙有儲糗之心。慥創既久。事體漸習。移之海寨。其能可知也。且吳廣見在潮州。而處遠之守備久缺。劉宗漢報陞都司。而德隆之交代無期。莫若處才任便。如該道之議。將新陞柘林守備周德隆。調補處遠。即以吳廣調補柘林。在周德隆習于御夸。必能作一方之保障。在吳廣勇于防海。必能祛千里之夸氛。爲兩輕車。就兩熟路。不惟兩人各展所長。而兩地亦各得人。於汛務有賴矣。相應會題。伏乞勅下兵部。查果可采。擬議上請。更調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因事激衷懇乞天恩明職掌定經費疏

題爲因事激衷懇乞天恩明職掌定經費以便供職事。臣最不肖。叠上過而使之。承乏兩廣。而時當鳥夸浪傳之後。又兵防久弛之餘。存汛屆期。糇食靡遑。敢及其他。顧以督臣率屬上命。任茲重寄。而事關兩粵。則職掌不得不明。守在兵食。則經費不得不定。職掌不明。則提者提尾。動多掣肘。經費不定。則防前顧後。行若疚心。將便後之疑。今亦猶今之視昔。督臣者。且規避不暇。何暇論於繩墨之外乎。臣故不揣其愚。敢列爲二議。上干天威。以俟聖斷。其一議職掌。照得兩廣督臣之設。自正統年始。當其時事已即罷。未有專置至成化元年。則以都御史韓雍提督兩廣巡撫。而兩省各復巡撫而專以軍務屬提督。既以御史巡視。食事陶魯林錦之姿。則又起韓雍總督兩省巡撫如初。而兩省巡撫復裁。至嘉靖四十五年。東盜起。則又設廣東巡撫。而以總督兩粵巡撫廣西。至隆慶三年。西有古田之役。則復設廣西巡撫。裁廣東巡撫而改提督兩粵巡撫廣東。至萬曆三年。仍復總督兩粵巡撫廣東。此則督臣建置之始末也。其開府梧州。亦自韓雍始。以梧爲兩省之交故。而梧居山嵐中。有瘴癘。邇年則開駐肇、肇、東地也。去梧近。於西不失爲兼制。而於東更便於聯絡。以故督臣寄任。必於蒼梧。而梧肇遷駐之始末也。至於職掌。耳非曰廣西有巡撫而總督移肇處。途以督臣與西粵不相涉者也。此則梧肇各有司存。職在勤事。自不相諉。臣查得先以總督兩省巡撫欽奉勅諭。略曰。人民饑荒。設法賑濟。糧儲欠缺。多方措足。軍民詞訟。盡情發落。其後總督而不兼兩省巡撫也。如操練兵馬。撫安軍民。修理城池。防禦賊寇。戰守機宜。便宜區畫。如廣西猺兵。加意撫綏。如兩廣饑荒。設法賑濟。各處逃移。遣令復業。如廣西運糧。悉心計處。具載勅諭。惟軍民詞訟。則裁之。其職掌昭然矣。歷年以來。彼此遵守。循而安焉。司順土逆。則督臣與聞。糧餉出納。則督臣與聞。鹽法通塞。則督臣與聞。官員賢否。則督臣與聞。兵馬戍守。則督臣與聞。州縣建置。則督臣與聞。其他如官員給由會疏。附近府分。則與。而餘則不與。大計糾劾。則不與。詞訟關係土司。例當通詳。而一切常情。則不與。里甲派徵。吏役起送。則不與。雨澤奏報。屯糧查參。衛所承襲。則不

與。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然則督臣亦何嘗侵撫按職掌乎。而今者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一本之奏也。實起於壬戌一塔。夫一塔之建。起于一時一念。何關職掌。該撫督臣駐劄梧。偶以兩學生員之垦。遂行道府議建。事干創置。且動官銀。安有不通詳之理。其失于通詳。更害過也。上之則該府過也。又上之則該道過也。督臣豈得批之使詳。亦豈得尼之使不詳乎。而乃不勝其怒。遷而道府。又遷而督臣。以爲督臣謂梧爲己所私轄。致道府各官。不復知有廣西撫按。不太激乎。然此猶有因也。臣無與也。至謂廣西士紳言曰。廣東止是半箇巡撫。廣西乃有一箇半巡撫。民似不堪。果如所云。則是督臣之爲西人蠹也。焉用此督撫。以蠹西人爲哉。臣竊思之。人臣衔天子命。有事一方。果其仁明互用。張弛合宜。吏弊搏矣。而告訐之風不長。武威揚矣。而難犬之盜無聞。法求利民。毋輕更張。事務得體。毋貴編小。毋遠胸臆。毋大聲色。則官雖多。亦民之利也。而不然者。雖少。亦民之穢也。夫獨粵乎哉。除蠲逭宜大專設。督臣者。無論已。且以撫按言之。湖北川東不屬貴州乎。南陽漢中不屬關乎。是皆一箇半巡撫也。而不言撤。荊襄不屬鄖乎。南贛不屬閩乎。是皆一箇半巡按也。而不言撤。乃督臣爭務。與前之兼攝者。且自不俾。而遽曰永。近屬粵西巡按兼轄矣。是亦一箇半巡撫也。而不言撤。又如湖之衡州。而待其至乎。且安得一一行道府乎。則於勢又有所不能。臣度按臣之心。必以爲督臣者。兼東之巡撫。一箇半巡撫也。曰民不堪也。其然乎哉。夫督臣未嘗越行梧一步。歷粵西地也。又未嘗有一供應害民財。一詞證破民產也。即文移通詳。一紙之費耳。即三院會疏。一稿之費耳。何所損于撫按。而以爲侵。又何所與于地方。而以爲不堪。以爲贅乎。此臣所不敢知也。用是敢以申明職掌。請。儻蒙勅下部院。會議明悉。孰當興罷。孰不當興罷。行臣等遵照行事。則在督臣可免於侵越之譏。而在粵西亦可免於贅疣之視。行而久之。無事糾俱。無猜有事同舟。共濟。豈惟臣之幸。地方幸矣。臣聞侵官罪也。失官亦罪也。臣故不勝惓惓也。其二議經費。照得廉靜寡欲。嘗官首務。即一命而上。惟是兢兢。以督臣乎。乃兩廣總督衙門。不知緣何從來有不經之名。而業其官者。往往負不經之議。臣自受代以來。求所爲招疑者。而不可得。既而有言者曰。粵中除發兵外。所解軍門。每歲不下二十萬。近又有餘議者曰。梧州鹽廠。每年約一萬兩。私解兩廣軍門。爲犒賞交際之用。乃知此二者爲招疑之囮。而臣又碌碌甚也。倘不一一陳其始末。請議定制。將使當事者視爲畏途。旁觀者視爲利藪。而持議者且視爲射的。不亦輕朝廷。辱當世之士哉。臣竊媿焉。臣非自爲計也。爲衙門計也。資得兩廣兵餉。取諸民者十三。稅諸商者十七。所謂二十萬之數。或亦近之。而自梧解納。業有成規。如南雄府太平橋稅。每年以一萬兩解布政司充餉。餘則徑解梧州。如廣州卷船稅。每年二萬兩解司充餉。餘則存留該府。備支兵食。如韶州府河西過仙洛光等稅。歲約一萬兩有奇。俱解司充餉。與存留該府。備支兵食。其餘如潮如鐘如鹽法一切征稅。非徑解藩司。則存留本處充餉。絕未有分毫解軍門者。粵之官人人見之。臣不敢贅。惟是梧廠備用一節。有不得不直陳於皇上。查得梧鎮之餉。其出自廣東者有三。曰南雄梧稅。曰糖兵銀兩。曰廣備倉米折銀。先年督臣議貯肇慶。聽梧州道府請發。而肇發之餘。即以充隨鎮員役廩行二糧。及功蠲盤纏修理一切之費。當時紛紛之語由此。而近今所謂二十萬解軍門之說。或以由此。逮萬歷十年。督臣劉堯誨查明歷年積剩。奏報貯庫。而一切梧餉。仍解梧州。

既而督臣陳瑞又復改解肇慶。因復滋議。御史馬呈圖旋具疏請該戶部行督臣郭應聘查覆。南雄梧稅精兵廣備等銀。仍徑解梧州。如舊。其梧州廠所收鹽利竹木雜稅正餉。通報撫按。盡貯該府。分毫不得那移花銷。惟船頭備用。歲抽不多。仍聽總督衙門備支功賞、差役、修理船隻一切公用。不得復動正餉。至今因之。大約每年船頭備用等銀。多則約五千餘兩。少則三四千兩。不至如按臣所云每年一萬之多。而前三年內。存梧州者。今尚五千餘兩。亦未有盡解軍門之例。此則梧廠備用之始末也。蓋上面報功解功有賞。而賞取諸此。又次而獻一枝陳一策。投用報效。皆驗而不得收。則有盡賞。以勸其來。而賞取諸此。又次而差役之盤費取諸此。惟隨鎮官之修理取諸此。又次而各衙公差之盡賞取諸此。又次而鎮下員役、衙門吏書之例賞取諸此。惟隨鎮官軍行月二糧。成梧官軍年終犒勞。駐梧則取之梧餉。駐肇則取之肇餉。亦民之脂也。夫獨粵乎哉。除蠲逭宜大專設。督臣者。無論已。且以撫按言之。一一數矣。夫使一舉而裁之。豈不大快。而勢有不能。何者。軍門舉體。與他所異。羊斟之變。起於管叟。楚軍之發。始於投醪。如報功解功。不則宜令之觖望。以失其心。如投用報事。則不宜壓之門廡。以阻其來。至於一遇軍興。尚有不可預擬者。而按臣曰。有功可賞。何不行道府州縣查而賞之。假如駐肇處。亦可移文梧州而待其至乎。且安得一一行道府乎。則於勢又有所不能。臣度按臣之心。必以爲督臣者。兼東之巡撫。一箇半巡撫也。曰民不堪也。其然乎哉。夫督臣未嘗越行梧一步。歷粵西地也。又未嘗有一供應害民財。一詞證破民產也。即文移通詳。一紙之費耳。即三院會疏。一稿之費耳。何所損于撫按。而以爲侵。又何所與于地方。而以爲不堪。以爲贅乎。此臣所不敢知也。用是敢以申明職掌。請。儻蒙勅下部院。會議明悉。孰當興罷。孰不當興罷。行臣等遵照行事。則在督臣可免於侵越之譏。而在粵西亦可免於贅疣之視。行而久之。無事糾俱。無猜有事同舟。共濟。豈惟臣之幸。地方幸矣。臣聞侵官罪也。失官亦罪也。臣故不勝惓惓也。其二議經費。照得廉靜寡欲。嘗官首務。即一命而上。惟是兢兢。以督臣乎。乃兩廣總督衙門。不知緣何從來有不經之名。而業其官者。往往負不經之議。臣自受代以來。求所爲招疑者。而不可得。既而有言者曰。粵中除發兵外。所解軍門。每歲不下二十萬。近又有餘議者曰。梧州鹽廠。每年約一萬兩。私解兩廣軍門。爲犒賞交際之用。乃知此二者爲招疑之囮。而臣又碌碌甚也。倘不一一陳其始末。請議定制。將使當事者視爲畏途。旁觀者視爲利藪。而持議者且視爲射的。不亦輕朝廷。辱當世之士哉。臣竊媿焉。臣非自爲計也。爲衙門計也。資得兩廣兵餉。取諸民者十三。稅諸商者十七。所謂二十萬之數。或亦近之。而自梧解納。業有成規。如南雄府太平橋稅。每年以一萬兩解布政司充餉。餘則徑解梧州。如廣州卷船稅。每年二萬兩解司充餉。餘則存留該府。備支兵食。如韶州府河西過仙洛光等稅。歲約一萬兩有奇。俱解司充餉。與存留該府。備支兵食。其餘如潮如鐘如鹽法一切征稅。非徑解藩司。則存留本處充餉。絕未有分毫解軍門者。粵之官人人見之。臣不敢贅。惟是梧廠備用一節。有不得不直陳於皇上。查得梧鎮之餉。其出自廣東者有三。曰南雄梧稅。曰糖兵銀兩。曰廣備倉米折銀。先年督臣議貯肇慶。聽梧州道府請發。而肇發之餘。即以充隨鎮員役廩行二糧。及功蠲盤纏修理一切之費。當時紛紛之語由此。而近今所謂二十萬解軍門之說。或以由此。逮萬歷十年。督臣劉堯誨查明歷年積剩。奏報貯庫。而一切梧餉。仍解梧州。

冊務方殷管理宜專疏

供職。臣不任屏營。不任惶悚。

題爲册務方殷管理宜專懇乞聖明定議、就近兼督、以便責成、以重版籍事。據廣東布政使司呈詳、奉臣批、據本司呈、准分守嶺東道左參議羅萬程咨稱、督理黃册原係前任參政蔡國炳奉勅坐名專理。今既離任、相應委官幫管。緣本道駐劄長樂、距省八百餘里、文移催促、往返惟艱。獨糧儲道居省會適中之地、十府道里惟均、堪以管理。該本司看得糧道未到、議將前項册務仍行嶺東道帶管。候糧儲道左參議馬副使洪有復呈解犯人黃勝等招由內開、問得一名黃勝云云、蒙道親審得黃勝、羅子明等徒、以欲懇嘉類、頑然罔知法紀、輒乘回操、倡衆突縣、至於城門推塵、殘傷物命、此驕悍之漸、胡可長也。擬配猶有餘辜。黃勝、羅子明爲首、宜引刁軍民結黨之例、戍遠、陳元、陳會爲從、姑照原擬、要奇管解、致金貴脫逃、罪何容誅。但密無贓、以不盜失因論、似亦非縱。闕清等雖非專責、然皆批差及全領解之人、擬杖亦宜。再照恩陽守備魯儘招稱、全把總等官奔至、論散各兵、則未必有乘機主使之情。傳箭奪文、竝屬無據。第部伍乃其素轄、縉令鈐束之嚴、爲以至是。雖事起倉卒、而實自難辭。陽江知縣湯瑞案、以人命爲重情、籠蓋所加、難失之遲、而未爲過舉。驗審初獄、爰書未就、則亦非有偏枉之跡、惟其驟然以不軌加人、則未免言之過、而少安詳之見。但該縣履任方新、他失無聞、而守備魯儘當日解散各兵、闕亦細責首惡、當地方用人之際、合無量行戒諭、以責後效。蒙將勝等取問罪犯、議得黃勝等所犯、黃勝、羅子明、陳元、陳會俱合依奔毀器物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官物加二等、一百二十貫罪止律、黃勝、羅子明爲首、各杖一百、流三千里、陳元、陳會爲從、減等杖一百、徒三年、退奇依抑解罪囚不覺失者減罪犯二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闕清、李行、龔三各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俱有大誥、及遇赦恩例、通減二等、黃勝、羅子明各杖九十、徒二年半、陳元、陳會各杖八十、徒二年半、闕清李行、龔三各杖六十、徒一年半、闕清、李行、龔三各杖六十、徒一年半、俱照例免杖、徒及照贓刑各免枷號、拘禽要解發詳定附近衙分充軍終身、抄招報布政司轉達兵部知會、陳元、陳會、龔奇、闕清、李行、龔三審供無力、依律的決、追紙完日、陳元等三名定發衝要驛遞、照徒年限、擺站滿放、闕清等革役發落寧家、照出充軍、黃勝、羅子明免紙、陳元等各納民紙銀一錢、仍於黃勝等共追陪縣門一扇、價銀六錢、公案一座、價銀五錢、給匠辦料修整、應一隻、價銀一兩、入官作正支銷、未則易滑之爲難、非得其人而專理之、必且以草草了事、得人矣、而道里不便、又且以遲遲愆期、以故先年督造大都閘之糧道、而糧道既革、則移之嶺東守道、嘗其時、嶺東有分守、有伸威、兩道竝存、於事爲簡、伸威駐長樂、分守駐惠州、間多移住省城、於勢爲便、乃萬曆十四年以前、督臣之議、龍伸威道、而專以守道兼兵備駐長樂矣。其事務較前則煩、其道里較前則遠、而各郡有司、又且目擊而心易之、以爲非所轄也、據前因、該臣覆審、大約與招同、而將官有司之過、有不可誅者、夫兵之不得不設也、設而不易哉也、所從來久矣。爲將官者時時防檢、猶懼其逸、而況可泄泄以坐視其弊、爲有司者、事事調停、猶擺其乖、而況可忿忿以自離其心、乃思陽之兵、非有大衆也、又皆地方召集之貧民、非四方烏合比也、其初又非有大故也、守備魯儘以防汛重務、票差營兵、喚取鐵匠、打造軍器、豈非公務哉、又豈非爲地方保障計、有司所當協力而圖者哉。奈之何鄉民李茂卿等、事不干己、輒曰守備不當喚民匠、而與之爭、爭而復與之鬬、鬬而復縛之、稱要送縣、當其時、兵惟金勝一人耳、此其曲固已在民矣、既而兵陳懋以遞文面至附近、兵黃金等以開漁至、分背角立、互相叢鬬、而民李茂卿以人命告、兵甘太以傷脫體告、使爲縣官者、示之以大公之日、遵照督理員下坐名勅書、併乞頒給本官祇領、欽遵施行。非蔡國炳原領專勅、另行奏繳。自後永爲

無我之意而處之以從容不迫之法審而後刑刑而不黜刑兵卽悍非何辭之與有而知縣湯瑞棨之相
屍也陳懋等則先貴之作作報傷支吾則又責之至於曾太等不前一驗而曾太告驗之審兵則又責之
及帶回縣而陳懋爭又責之其被貴者皆兵也其告驗而不爲驗者又兵也雖事方審理未見偏枉然毋
乃有其跡乎而兵之心不服其憤矣使爲守備者察其情形審而識之徐而解之兵卽悍其敢違將官乎
而守備魯儲且若罔聞知而兵之心又無所城奏無幾何而開操操畢而散路經縣門管兵賈勝羅子明
金貴者遠倡首糾衆逼官改審而湯瑞棨業已退堂賈勝等遂噪擁突入搥開縣門推塌公案致傷鹿鬘
當有主簿田應春論之利害各兵方始出門而魯儲聞其變也忙同把總陳著弈至縣前趕回原營此則
其先事之大槩也於是湯瑞棨以兵變具申而魯儲亦具申儲之申也則謂縣官爲偏袒而瑞棨之揭也
且謂儲爲故縱甚之則儲謂瑞棨非刑拷打草菅兵命而瑞棨且謂儲爲潛謀不軌傳箭裁文維時各兵
業已回營不復敢有悉肆而人命事情臣行監西道轉行肇慶府提至府城公審以兩服其心而魯儲旋
亦縋解黃勝等赴道轉解臣軍門究審至於非刑拷打傳箭截文等語反覆查審全無影響信口反脣有
卽解散且罪犯未甚一有司者治之宜不足煩天聽顧天下事其始也常微而其終也常巨況東粵之兵
敢行雄亂非一次矣其大都起於文武不相調而兵民不相下譬之星星不滅以至於燎原而不可救比
比而是卽令營兵入縣堂者二三十人耳其罪止於擁進縣門推塌公案耳臣旣以軍法於轅門外細打
示戒且在生死之間而道戍者戍發配者配罪如是止而法亦如是止兵之心如是而亦儆矣除批行外
推知縣湯瑞棨守備魯儲皆職官也而一則約束不嚴一則聚勦未當以至於此其罪等耳臣故欲於其
徵而懲之以示文武姻戚焉法當參究適復按臣王愼德發病回籍新按臣饒位尙未入境臣卷照得恩
陽守備魯儲勇猛有餘謀畧不足職在治賦而不約束之於其先兵且亂行而反欲文飾之於其後虎旣
出柙咎將誰逭賜江縣知縣湯瑞棨習氣未融偏心已甚人命豈其不重而扶傷告驗獨麼而不理能無
偏證之嫌守備豈謂無尤而極力抵諱且坐以不道殊乖士人之度召衅有自弭變無方卽竝處之宜不
爲過但湯瑞棨處任方始他失未陪難欠周愼之防尙無偏枉之實儻據此議處則恐其長跋扈之氣而
將來者難乎其爲令也臣切盛之魯儲當卽論散旋能搶解假玆桑榆之收庶贖東陽之失僉覆行重處
則恐其滋偏重之勢而將來者難乎其爲備也臣又慮之此二臣者相應姑各降俸管事以示懲創以責
後效者也伏乞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復議上請將守備魯儲知縣湯瑞棨姑各降俸一級仍容省愆
視事庶處置公平而軍民允服旁觀而邀聰者亦將知所儆惕矣惟復別蒙聖裁止議剿治臣不勝悚切
待命之至

邊海帥臣事權未一疏

題爲邊海帥臣事權未一懇乞聖恩換給勅書以便責成事操廣東布政使司呈詳奉臣批據鎮守廣東
地方總兵官童元鎭呈稱欽奉勅諭署都督僉事童元鎭今特命爾充總兵官鎭守廣東地方駐劄

會城統領伸威營原遣官兵管理惠潮各府州縣募兵幷全省軍務撫臣操練兵馬保固城池分防通海
要路剿捕地方山賊如遇事情重大調集通省官軍相機防剿參將守備等官悉聽節制若有南韶各
處流來山寇與兩廣巡撫約會行事仍聽總督兩廣軍門節制調遣民間一切詞訟不得干預爾尤須持
廉秉公竭忠盡職務俾地方平靖以副委任如或因循貪懦致悞事機必罪不宥爾其勉之慎之故諭欽
此欽遵伏覩勅諭首開統領伸威營原遣官兵管理惠潮各府州縣募兵查嘉靖四十五年惠潮地方多
事議以添建總兵彈壓故也又聞事情重大調集通省官軍相機防剿參將守備等官悉聽節制蓋當時
止有東路西路瓊崖海防四參將惠潮一守備故也今查本職所屬見有副總兵遊擊都司把總未經裁
入是衙門專設雖新面勅諭彙管如舊及報廣西總兵勅諭內開撫參道官凡事俱聽爾會行不許擅府
都司守備衙所各官如有懈於防守悉聽爾查參究治哨僉募兵敢有抗拒軍令不服查點調遣及各部
軍兵臨陣退縮者通城姦細審究是實竝聽爾以軍法處治本職竊思東西兩廣事同一體較之責任廣
東尤重而乃事權未正名分罔嚴方今倭報頻仍凡稍涉乎虛文將難責其實效況天語旣出則人或譖
于字樣之無預約束益彰合無懇乞轉題比照廣西勅諭換給應敕掌印副使
具呈照詳奉批仰布政司會按察司查明報奉此隨該本司署印按察司鄭時章會同按察司署印副使
里山海均屬重防添設潮漳副總兵專駐南澳又設參將游擊守備把總部領各路官兵分布防守而總
兵衙門就於本年八月內詳允動支官銀于省城建立駐劄居中調度控制全省今總兵官童元鎭領到
勅諭尙係始設伸威營總兵責任未載有廣東都司潮漳副總兵幷遊擊把總于內本鎭爲全省主帥三
軍司命水陸責任關係不小所當正其事權以便遵守請欲比照廣西總兵勅諭換給似亦相應等因到
臣查得先據廣東總兵官童元鎭呈前因已經批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明報奪去後今據前因該臣
議照人臣提三尺劍專制閫外而諸司莫敢後先豈其力能制之惟是仰藉朝廷之威靈以震懾於臨時
而又藉朝廷之勅諭以宣布於平日夫是故人無玩悞而事有實成東粵之有總兵也初猶以兩建總兵
兼之且劃程鄉且劃潮州至嘉靖末年廣東始專設總兵猶然偏駐惠潮蓋其設也以惠潮其駐也亦惠
潮故其勅諭惓惓於仲威營兵而他未載焉當其時南澳之副總兵未設也故其勅諭亦僅僅參守等官
而他不載焉乃今總兵官議駐省城而事體因革較益大異矣一有調遣則副總兵及都司官皆屬其統
轄而勅不之載人將曰是與我不涉也其胡以約之全廣官兵皆屬其統理而勅內獨指伸威營原遣官
兵至事情重大乃得調集通省人誰不曰非重大不得輒我也其胡以和率臣詳觀其勅大都仍因先年
之佑于其中特改駐劄省城四字而已夫平居無相統之名則臨戎無相制之威無事既反脣而旁觀有
事且掉臂而遠去勢所必至撫俟問者方今警報時聞振刷伊始總兵官換給之請與兩司正事權之議

倘亦今日之不容已者乎。相應代題。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酌。如果臣言可采。祖議上請。合無將繼兵官原奉勅諭所載仲威等原遣官兵。及惠潮各府州縣募兵數目。准賜刪減。并將潮澄副總兵。及廣東遊擊都司官員。添入節制之內。仍照廣西總兵官事體。於中酌量地方機宜。略加損益。另撰勅書。頒給本官。欽遵行事。仍聽臣總督軍門節制施行。庶分圖帥臣。彼以展布而偏裨之受成者。知奉約束矣。惟復別蒙聖

日。俾馬平有里團等徭。象州有藤溢等堡。羅城有大盤陸堡。兵不煩調遣。糧不煩區處。日有緒矣。願夸民方在且疑且信之介面。堡舍亦在可暫可久之間。倘一旦面去之臣。恐機而來者。雖甚賢智。未必卽洽於夸民。或見有商參。或身懷驅逼。其不弃前功而孤後望者。與有幾。此不可不留一也。悅遠建縣。證非朝夕。而地瘴夸悍。不可以居。至今縉邑符者。徬徨愛相度。鼓舞有司。力肩其勞。城壘修復。不日可完。至如天河之振梁。又方新也。東關之鋪處。又方始也。此其利害。去建堡不又大哉。始事者一清。而終事者非一清。將夸民玩視之而有司懈應之矣。可乎。此不可不留二也。顧其志方將糧西夏。非代不得行。其赴任之期未可知。而長安去粵遠。寧夏去長安遠。其受事之期又未可知。顧一清卽令候代乎。官非其地。貴成不便。縱本官不爲急而旁觀者。其誰不曰五日京兆也。副功不遂乎。粵西鹽司。能有疑人分守桂平。分巡蒼梧以入賀行。分巡桂平左右江陞而來到。分守蒼梧近又報陞矣。缺官已甚。代匱爲難。乃一清者。其關係如此。而又安得聽其去也。此不可不留三也。以右江之險惡。人情豈不以去之爲快。而臣爲地方計。有不暇爲一清計者。時廣西巡按御史尙未入境。臣會同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冒昧以聞。伏乞虛上俯念邊方。特勅吏部。覆議上請。將參議龍一清。仰以新銜兼職。分守廣西右江如故。以竟本官之施。以慰地方之望。其參政顧其志。或卽以副一清雲南之缺填補。或另行推補。遴方幸甚。臣等幸甚。臣不勝仰禦恢切之至。

收用獘淺將官疏

題爲取用練僕將官事。本年八月十四日。准兵部咨。職方淸吏司案呈。照得倭報緊急。京營重地。如遇有警。必得熟諳倭情之將。方保萬全。查得原任狼山副總兵陳璘。熟練海務。向樹倭功。本年正月內。該本部題奉欽依。起補神機七營參將。而兩廣總督衙門。方在委用防汛。咨留暫湖。今照彼中汛期已畢。此之倭患方殷。相應速取來京。以備緩急。案呈到部。看得遼陽之倭報日傳。將官之得人甚急。委應速爲收用。合候命下。將陳璘淺註神機七營參將。本部馬上差人守催本官晝夜來京。聽候調遣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當就馬上差人。催促本官。東裝兼程。赴京到任。隨據本官呈稱。卑職自結髮從戎。前後經數百戰。未嘗不身先部曲。然摧鋒陷陣。非得服習之兵。利害俱與。恩信相洽者。難爲成功。茲聞倭夸擾棄。突犯遼陽。叛卒擄掠。竊據夏勞甚猖獗。此正卑職捐軀報國之會。竊計抵京。必有見兵付之統領。固無不可。第兵不識將意。將不知兵情。則兵家所忌。及查嘉隆年間。倭犯浙直。閩廣皆係南兵殺敗。自是南兵遂爲倭賊所畏。職自狼山罷歸。未敢頓忘圖報。閒嘗袭士亦頗精強。但爲數不多。必須添募。乃可啓行。然所募之兵。弁父母捐妻孥。不遠萬里而赴鋒鏑。非有厚給。何以致其死力。而樂爲用。其安家路糧工食等銀。尤當優處。合無請乞軍門。除驗見有家丁隨帶充役。餘行東西二山并中路。將見在營兵。挑選精銳。部領起程。其領兵把總。亦聽卑職推選。平日曾經戰陣。同歷患難者充之。等因到臣。卷查先據本官稟稱。募得廣兵。該臣看得西夏未平。東警又至。緩急多故。正臣子其念之辰。但可滅此朝食。豈得自分彼此。據守以夸兵。給以夸田。則可以紓匪躬之憂。蓋荡波有甲。詰蠻武緣有白山堡。礎有攫

不問在外在營或南山或營屬。但有墻用選鋒之兵。悉聽陳璋募帶。以五百名爲率。務在五日內募足起程。至於安家銀兩。行月二糧。合議速報。就於營處倒內借支。俟行布政司取補去後。隨據前因。該臣詳批。本官以兵將相習爲虛。亦是長見。卽照近行以五百名爲率。許於東西兩山及雖處標兵內。聽璋自行選帶各將官不得阻。阻隊什長。卽在五百人之內。把總一員。聽璋自用。似亦計之得者。兵貴精。不貴多。既聽璋自選。宜無不精。苟精矣。卽五百足也。而長途約束更易矣。每兵一名。念其遠行。准給安家銀五兩。衣裝等項。卽於此取之。行月糧各以三箇月爲限。念其長途之役。每兵日共給銀五分。哨隊長照本省定例行。都限甚嚴。陳璋宜卽日就道。毋少遲也。仰撫西兵巡道。備移臺將陳璋遵行。仍備移羅定道。轉行兩山參將知會外。又據本官呈稱。職見帶兵往北效用。所有領兵把總。爲一營之首。必得兵機曉暢。膽勇出羣。及也。容充之弊。又不在將官。在此提矣。州縣官但得其人。卽送該府海防官。轉呈該道。以了前件。不復問羅定道。卽令本官前來。帶兵速往等因。又該臣詳批。許廉明能與陳璋相習。准其帶用。本院卽委之押兵。強弱云何。及送該道。卽甚精覈。亦安能人人而選之。以取多事之嫌。不過照依有司原選。略退一二人。以了前件。而餘皆呈請收用矣。臣軍門又安能遙知其人之強弱。而進退之。又不過照依道詳。批允收用。而將官者。遂不得所從來矣。卽有不堪。忍而留之耳。後來者。卽欲去留一人。亦投鼠忌器而止耳。於是兵之心益輕將。以我若不能去留我。其如我何。而爲之將者。且自竊心非。以爲利害我之利害也。驗也。方今島夷巨測。防守非往日比。更宜增。惟此一時。臣以爲廣人之強。而習於水。不減四方。其召補士人之策。可仍也。惟是召補責之將官。令其自選。先儘土人。不足。則及客人之寄住者。大約缺兵百名。備召兵一百五十名。審其氣力如何。技藝如何。選之既定。然後以足缺額。是臣衙門收補。惟參力而優。則取之。而非其人也。不得與焉。弊。召自將官。以杜其推託乖異之萌。如是而復有虛冒營求者。以法繩之耳。且也。卽召兵之堪否。亦可以占將官之廉貪。又一便計也。較之將官用兵。有司補兵。彼此若秦越不相關。而兵將若主客不相下。事直什伯哉。夫此亦臣所可行。業且行之。而前督臣劉某題奉欽依。故臣不敢不以更議請。若衙門人役有缺。選用貧民。如前督臣議。則永永行之可也。伏候聖裁。

一、議抽練以備緩急。照得民壯之設。卽古寓兵於農之意。較之召募。其初有司者。若以賙供役使而設。而營充民壯。半係衙門稍棍。亦若以爲供役使而外。無與吾事者。一遇警急。則不得不取辦召募。一有召募。則不得復問所從來。而召募之兵。衆之易。發之難。有事而召之易。無事而驅之難。夫國家取民之膏脂。以養民兵。乃備充一役。使之用。而緩急無當也。則安用此爲哉。

勢多盜之地也。山險之防。往往不得。縱而自島夷報警。海上戒嚴。勢益多事矣。諸凡緊關處所。亦既稍有次第。卽令議兵議餉。又且絡繹相望。而險要甚多。防守難周。臨時調發。又或有出於居恆分布之外。此司度支者。或不暇念封疆。鞏民社者。或不復問甲胄。或業有成議。而臣不敢更。或事關銓選。而臣不得

時日議加募乎則糧餉無從處辦將坐以待變乎則緩急又或東手臣日夕念之惟有操練民壯一策而民壯有名無實所從來久矣雖嘗屢奉欽依嚴行訓練亦皆槩而行之有司者槩而應之甚有能者實舉行者臣切謂以操練言之州縣雖三令五申終成虛文莫若立簿抽練之法略如選錄之制而專其責於該道乎州縣民兵豈無壯夫自守城庫獄外豈無餘人顧嚴革占役於其中抽選精壯每百人或抽二十或三十擇其饒于力精于藝者州縣送道試驗果其中選給以牟稅免徭腰牌籍名在簿名曰抽練民兵毋當開操月分令其前赴該道將一歷所抽之兵編成隊伍設法團練委一賢能官司之團練之法不必日日走陣每當操三之期走陣一日餘則較箠較鉈較銃較刀就各營中分其優劣而賞罰焉仍擇一教師教之各隊兵藝日精則賞及教師仍紀錄優薦而大吏操月分仍令回各州縣爲助守倉庫獄囚之用有事聽調其團操之月每兵加給行糧以示鼓舞與夫下操犒賞教師工食委官月糧俱得于兵餉內支給不派之民如是則不加兵而兵足不易兵而兵強散之則隱然虎豹之威用之則猛然熊羆之陣其集也不數日而可到其散也但一檄而即回分之則寡合之則衆或亦山海兩防之一助乎臣聞原任兵部尚書譚綸備兵薊鎮時以練民兵爲事臨年餘突入而民兵即臧之夫人性豈甚相遠哉臣故以爲抽練民兵便臣亦嘗行之各道見在查行而非奉欽依非嚴賞罰恐又視爲文具如往月焉臣請令後段最各道即以此爲準而有司中敢有占役如故與泄沓不如令者即以有虛名容臣與按臣糾罷之庶幾人心知儆而薊鎮不爲虛矣伏候聖裁

一議築堤以資成功照得臨時易將自古忌之夫獨將乎哉沿邊沿海之兵巡其重等耳廣海國也自烏夷報警在在皆防而潮之南澳廣之南頭虎頭門爲最廣司道有司人人皆與有防守之責而潮之兵巡廣之巡海爲最乃廣非巡海道鄭時章惠潮兵巡道王一乾皆能臣也經理漸次就緒而時章報陞代時章者且有人臣不敢請矣臣獨計惠潮兵巡副使王一乾歷俸三年給由在迴以時章律之序遷當亦不遠而潮非他所比也今之潮非他時比也烏夷儻入廣乎必潮其肯潮而能幾之則全廣安是潮固廣之蔽也一乾年力強壯才識明敏歷任既久於潮之人趨美名有定額則推恐其額之不足而或以遷嫌也趨美名則又恐其積之不多而無以勝前人也於是人務相勝而兵不加少餉不加多又無有可勝者於是多爲之方以懇兵之耳目而制其口吻則爲之議曰每缺兵百名方請補即九十九人不補也及兵糈不足而又爲之議曰缺兵五十名方請補即四十九人不補也嗣後不得已而改爲三十名許補之議矣是故粵之兵之所以有名無實而日就損也方今烏夷戒嚴急在然眉若復泥故守常以避一己之嫌萬一緩急無備如地方何臣以爲服寨限數猶可也節不當一切限五十三十如故耳若沿海戍守關係緊要即朝缺夕補猶庶不濟於用而況可泄泄焉使身閫而誤軍機乎切謂人臣之義以不欺爲主本以相時爲要機諸臣當事寧之日爲國家惜財彼一時也臣恐當孥報之秋爲國家閫守此又一時也臣不敢不預嗚於君父之前請乞勅下戶部覆議容臣從實酌處財可節則節兵宜補即補一隨地方緩急行之俟將來者果積餘如額日耶餉自有餘臣不敢冒爲功抑不如蠲日耶兵自宜足臣不敢任其咎惟皇上鑒察之伏候聖裁

懇恩留任邊海極要將官疏

題爲懇恩留任邊海極要將官以備防禦事臣接見邸報該兵部一本爲缺官事內五軍五營缺佐擊正推廣東海防遊擊彭信古伏蒙欽賜點用臣惟烏夷匪茹逼近邊左此疆場多故之秋正主憂臣辱之會廣東雖要不要於邊左海防雖急不急於目前該部選擇而推爲計甚當臣即有胸無心亦寧不知時之

則門戶堂奧之間所當防也盜源源而來在在而是矣向者雖有警報諸臣又在疑信之間而今則情形既真利害已測儻匪茹之衆揚帆而南不瞬息可到其爲時甚急而其爲舉行者臣切謂以操練言之州縣雖三令五申終成虛文莫若立簿抽練之法略如選錄之制而專其責於該道乎州縣民兵豈無壯夫自守城庫獄外豈無餘人顧嚴革占役於其中抽選精壯每百人或抽二十或三十擇其饒于力精于藝者州縣送道試驗果其中選給以牟稅免徭腰牌籍名在簿名曰抽練民兵毋當開操月分令其前赴該道將一歷所抽之兵編成隊伍設法團練委一賢能官司之團練之法不必日日走陣每當操三之期走陣一日餘則較箠較鉈較銃較刀就各營中分其優劣而賞罰焉仍擇一教師教之各隊兵藝日精則賞及教師仍候抽哨官之缺一營兵藝皆精則賞及委官仍紀錄優薦而大吏操月分仍令回各州縣爲助守倉庫獄囚之用有事聽調其團操之月每兵加給行糧以示鼓舞與夫下操犒賞教師工食委官月糧俱得于兵餉內支給不派之民如是則不加兵而兵足不易兵而兵強散之則隱然虎豹之威用之則猛然熊羆之陣其集也不數日而可到其散也但一檄而即回分之則寡合之則衆或亦山海兩防之一助乎臣聞原任兵部尚書譚綸備兵薊鎮時以練民兵爲事臨年餘突入而民兵即臧之夫人性豈甚相遠哉臣故以爲抽練民兵便臣亦嘗行之各道見在查行而非奉欽依非嚴賞罰恐又視爲文具如往月焉臣請令後段最各道即以此爲準而有司中敢有占役如故與泄沓不如令者即以有虛名容臣與按臣糾罷之庶幾人心知儆而薊鎮不爲虛矣伏候聖裁

一議築堤以資成功照得臨時易將自古忌之夫獨將乎哉沿邊沿海之兵巡其重等耳廣海國也自烏夷報警在在皆防而潮之南澳廣之南頭虎頭門爲最廣司道有司人人皆與有防守之責而潮之兵巡廣之巡海爲最乃廣非巡海道鄭時章惠潮兵巡道王一乾皆能臣也經理漸次就緒而時章報陞代時章者且有人臣不敢請矣臣獨計惠潮兵巡副使王一乾歷俸三年給由在迴以時章律之序遷當亦不遠而潮非他所比也今之潮非他時比也烏夷儻入廣乎必潮其肯潮而能幾之則全廣安是潮固廣之蔽也一乾年力強壯才識明敏歷任既久於潮之人趨美名有定額則推恐其額之不足而或以遷嫌也趨美名則又恐其積之不多而無以勝前人也於是人務相勝而兵不加少餉不加多又無有可勝者於是多爲之方以懇兵之耳目而制其口吻則爲之議曰每缺兵百名方請補即九十九人不補也及兵糈不足而又爲之議曰缺兵五十名方請補即四十九人不補也嗣後不得已而改爲三十名許補之議矣是故粵之兵之所以有名無實而日就損也方今烏夷戒嚴急在然眉若復泥故守常以避一己之嫌萬一緩急無備如地方何臣以爲服寨限數猶可也節不當一切限五十三十如故耳若沿海戍守關係緊要即朝缺夕補猶庶不濟於用而況可泄泄焉使身閫而誤軍機乎切謂人臣之義以不欺爲主本以相時爲要機諸臣當事寧之日爲國家惜財彼一時也臣恐當孥報之秋爲國家閫守此又一時也臣不敢不預嗚於君父之前請乞勅下戶部覆議容臣從實酌處財可節則節兵宜補即補一隨地方緩急行之俟將來者果積餘如額日耶餉自有餘臣不敢冒爲功抑不如蠲日耶兵自宜足臣不敢任其咎惟皇上鑒察之伏候聖裁

懇恩留任邊海極要將官疏

題爲懇恩留任邊海極要將官以備防禦事臣接見邸報該兵部一本爲缺官事內五軍五營缺佐擊正推廣東海防遊擊彭信古伏蒙欽賜點用臣惟烏夷匪茹逼近邊左此疆場多故之秋正主憂臣辱之會廣東雖要不要於邊左海防雖急不急於目前該部選擇而推爲計甚當臣即有胸無心亦寧不知時之

緩急勢之輕重若背壤然哉然臣之愚慮有不得不冒陳於君父之前者臣稱料島夷跋足蓬首生長炎方性不耐寒遼左之地疑非所習即天津山海其寒猶遼左也雖欲逆我顏行亦且不能在夏秋或不可知若冬春有凍而儡耳勢不得逞於東北必且逞於東南一逞於東南則吳越閩廣皆其地也烏夷所嘗垂涎而飽腹者也倘可一日安枕乎此其不可無防明矣粵東沿海在在皆要而莫有要於南頭者南頭當大海之口爲入廣門戶夷儡自溯而來則南頭首當其鋒南頭而不能堵之則省城危而南頭又當商舟出入之口譏察而疎則見爲易與而姦人之通夷者接踵而至矣故人無有厲其畢者而彭信古獨力任之軍火器械置造方新艦艦譏察譏擬方必蓋南頭之爲廣重猶南澳之爲潮重也此其不可無能將又明矣粵中雖不乏將率多伯仲等耳而獨彭信古陳璘爲稱首璘以補京營行矣所恃者一信古而信古又調萬一島夷之患突入於粵臣不敢以粵爲完計也且以天下之才備京營之用當不少一信古而在粵則如信古者指不再屈臣故敢爲粵請伏乞皇上俯念粵東雖遠於時可虞南頭雖僻於粵最要勅下兵部俯照今推加銜留任南頭以究信古之施以備防禦之用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一、選明智舉將材以備任使疏

題爲選明智舉將材以備任使以重邊防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欽依通行各該撫按官不拘本處別處見任曾歷副參遊守等官及見在閒住人員但有智勇過人堪以統兵禦敵者各據實事會薦行來以憑酌量推用等因移咨到臣已經通行各司道并總兵官遵照咨訪去後臣惟天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夫將之爲人國重也人人言之顧南北異勢倭敵異形紹敵紹倭異用自嘉隆以來海波不揚文武吏習於晏安之樂一聞倭警相顧驚惶束手無策甚至有棄城而逃者有望風而潰者有聞聲而喪膽者有聞名而墮指者有聞鼓而墮淚者有聞戰而墮馬者有聞敵而墮地者種種可羞種種可笑種種可恥種種可惡種種可殺種種可誅種種可剮種種可磔種種可醢種種可臠種種可梟種種可戮種種可斬種種可剉種種可烹種種可鑊種種可鋸種種可碓種種可磨種種可臼種種可舂種種可搗種種可簸種種可揚種種可散種種可滅種種可絕種種可盡種種可死種種可亡種種可滅種種可絕種種可盡種種可死種種可亡種種可滅種種可絕種種可盡種種可死種種可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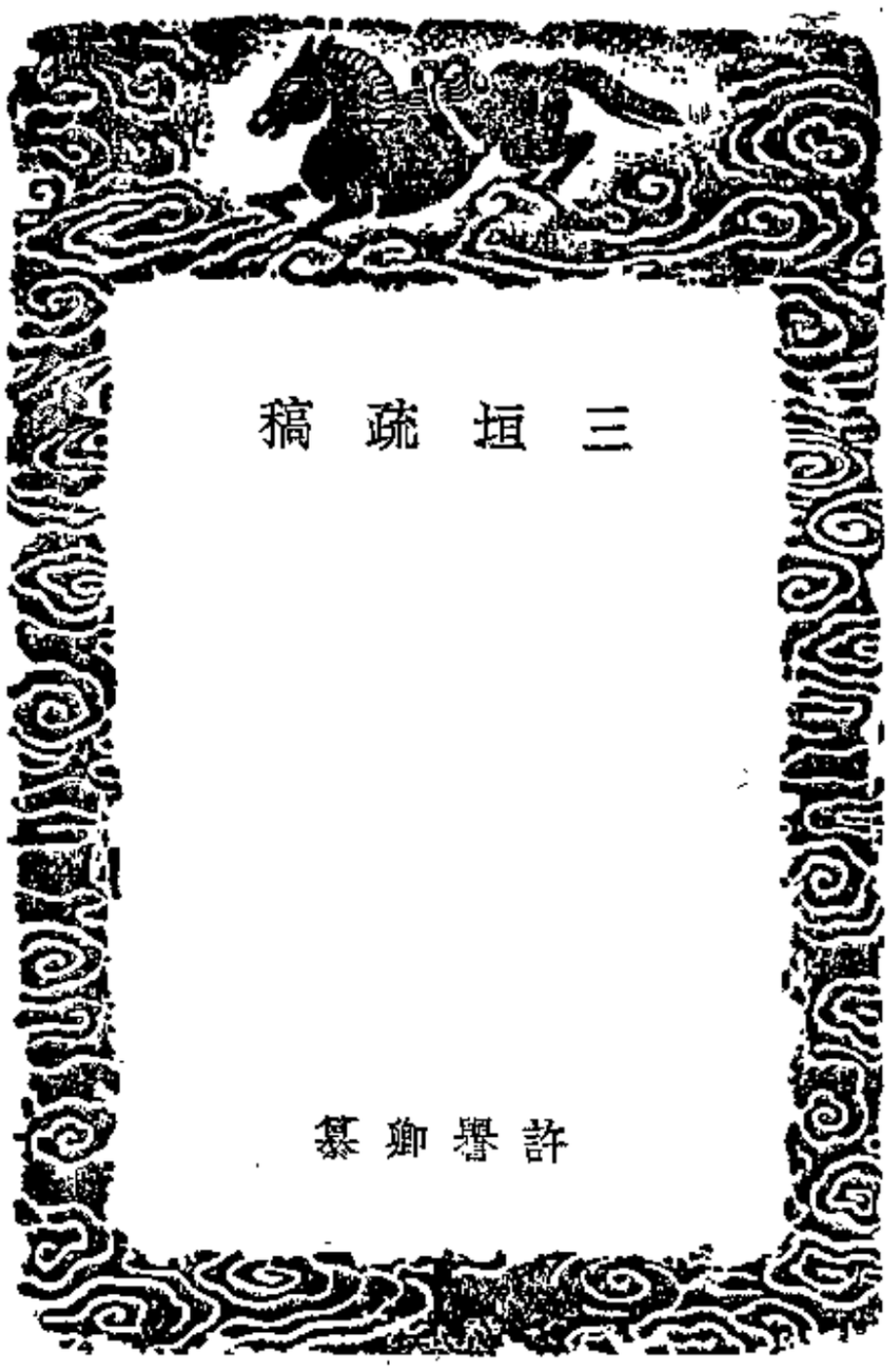
本。其後又不滅日本。而按稍讓之。以水戰。則日本不敢遏羅之舟。以陸戰。則遏羅不敢日本之技。藉令遏羅果提兵而往。萬一不利。必且請援於我。將拒之耶。彼固有辭。抑援之耶。則力又不給。是未收日本之功。而先揚遏羅之愛也。是兩樹之敵也。又新今往而利也。而果能紓我一時急也。周臣有言。報者倦矣。施者未已。彼又且挾己之功。壓我之懦。以爲中國無如日本何。其如遏羅何。臣恐異日之憂。不在日本。而在遏羅也。然此猶可圖也。至於地方之憂。如夙人所皇皇者。臣又竊籌之。查得由遏羅至日本。皆海也。計必用舟師。而其用舟師也。先之旅需。踰高繼之香山東莞廣州惠潮。遂於漳福台寧。而後抵日本。蓋中華艨艟之地。無一不歷之。而學問首當其衝者也。彼其率撤而來。舳艫蔽空。勢必要我糧餉。而數且無定。責我嘗之期。即使謝事靜攝而其蹉可且有不可知者。此兩粵士民所共見。臣非敢一毫詐託也。以庸劣如臣。分當待罪。何敢貿趨新命。以危急如臣。豈獨不能趨新命。即欲俟期候代。而力亦有不支者。況今海上戒嚴。戎機旁午。豈其奄奄牀褥之軀。可以臥理。而新督臣陳蕖又方候代粵西。受事無期。臣僅不陳情乞身。萬一山海交弊。緩急無賴。臣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何。用是敢哀鳴於君父之前。伏乞皇上察臣懇款之忠。矜臣沉痾之疾。特賜吏部。准放歸田。至於總督事務。則粵西乃督臣象緯之地。查之往歲。自粵西陞轉。亦有不候彼省撫臣之代者。容臣徑資旗牌。交新督臣經理。庶汛務不誤。恩分可安。臣幸而痊耶。猶得與田野疾歌詠太平。即不幸而不痊耶。亦得遂首丘之願。死且不朽。臣感宰基地方幸甚。

按邑志。公有司諫疏草三卷。祭酒疏草二卷。都諫疏草四卷。撫滇疏草二卷。邑志不載。乃歸然獨存。蓋世隔年遠。其家藏本無疑。適經鄭二志尚後送修。悉送志館。不知爲羅何攜去。送歸於無何有之鄉。而此二卷之存。正以末上志館故也。今按明史有云。自嘉上多弊。遂更輒假招降幸賞。公疏言降人處內地非便。又按公門人盧陵劉日升所作公行狀有云。某侍郎過聚某比部郎。冤殺四人。而真盜就縛。先生極論之。（地名即是行狀公實遍錄中所載。聞世臣或花兒寨。）江陵裁冗官。後唯先生力陳山東河南糧道並裁非便。計議最駁。此當在司諫疏草中。明史公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調兵儲餉十事。並允行。當在祭酒疏草中。明史初行丈量法。延寧益田。高文襄請三年征賦。公言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直輸內庫。公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尋言察吏之道。不當視催科爲殿最。部議允行。而張佳允以舊例請。又疏爭。劉日升行狀。上詔司農取珍寶折值。益女誕生。詔取貢用。秋祭山陵。又詔取貢用。先生三爭之。承運庫銀作局御馬監。中貴並有所請。先生皆三爭之。再上皆言新建新會當從紀廟庭下證臣議。尤之報可。此當在都諫疏草中。明史定鄧子龍兵變。撫納孟養車里。奮貢。劉日升行狀。疏救李中丞材誅誤。當在撫滇疏草中。又公撫滇之先。曾巡撫貴州。明史都勻答千總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公檄副使楊寅秋破擒之。宣慰安國亨僞言獻木及徵木。無有。爲公所勘。是公又當有撫黔疏草。劉日升行狀。公所刻有用夏鍾。譯海重編。今皆不存。可惜也。明史。日本關朝鮮。遏羅貢使請勤王。尚書石星因令發兵。公請罷其議。星執不從。而遏羅兵卒不出。今唯此疏具在册中。洞悉島情。曲中利害。其他若定經費。重汛務。及海防事宜五條。皆經國之遠謨。鎖倭之要策。又補史所不及者也。余既悯諸書之不傳。而又深幸其尚有此册。故互取明史及行狀所載。詳識於此。俾後之人知之。審之傳也有自。而其出也有時。後之君子。與我同

疑。竊雨野竹未有尺寸可以報稱者。盤上復過而使之。晉武民部。臣受恩高厚。無以加矣。雖捐糜此身。何能報稱萬一。而臣力小任重。福過災生。入粵以來。大與風土不習。瘴癘外侵。其體飲食漸減。痰涎旋發。自秋徂冬。日不能支。然臣猶以國事未報。不敢顧身。蒙之京察在邇。雖於託傷。又復勉強支持。力疾任事。而爲時愈久。受病愈深。遂至多血浸入四肢。痿痺不仁。跪拜無力。危急之狀。日日以甚。遲延醫生王經文等診治。而卒無分毫之效。咸云勞熱傷脾。其根已深。非謝事靜攝。必無痊可之期。即使謝事靜攝。而其痊可且有不可知者。此兩粵士民所共見。臣非敢一毫詐託也。以庸劣如臣。分當待罪。何敢貿趨新命。以危急如臣。豈獨不能趨新命。即欲俟期候代。而力亦有不支者。況今海上戒嚴。戎機旁午。豈其奄奄牀褥之軀。可以臥理。而新督臣陳蕖。又方候代粵西。受事無期。臣僅不陳情乞身。萬一山海交弊。緩急無賴。臣一身不足惜。如國事何。用是敢哀鳴於君父之前。伏乞皇上察臣懇款之忠。矜臣沉痾之疾。特賜吏部。准放歸田。至於總督事務。則粵西乃督臣象緯之地。查之往歲。自粵西陞轉。亦有不候彼省撫臣之代者。容臣徑資旗牌。交新督臣經理。庶汛務不誤。恩分可安。臣幸而痊耶。猶得與田野疾歌詠太平。即不幸而不痊耶。亦得遂首丘之願。死且不朽。臣感宰基地方幸甚。

按邑志。公有司諫疏草三卷。祭酒疏草二卷。都諫疏草四卷。撫滇疏草二卷。邑志不載。乃歸然獨存。蓋世隔年遠。其家藏本無疑。適經鄭二志尚後送修。悉送志館。不知爲羅何攜去。送歸於無何有之鄉。而此二卷之存。正以末上志館故也。今按明史有云。自嘉上多弊。遂更輒假招降幸賞。公疏言降人處內地非便。又按公門人盧陵劉日升所作公行狀有云。某侍郎過聚某比部郎。冤殺四人。而真盜就縛。先生極論之。（地名即是行狀公實遍錄中所載。聞世臣或花兒寨。）江陵裁冗官。後唯先生力陳山東河南糧道並裁非便。計議最駁。此當在司諫疏草中。明史公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調兵儲餉十事。並允行。當在祭酒疏草中。明史初行丈量法。延寧益田。高文襄請三年征賦。公言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直輸內庫。公言不當虛外府以實內藏。尋言察吏之道。不當視催科爲殿最。部議允行。而張佳允以舊例請。又疏爭。劉日升行狀。上詔司農取珍寶折值。益女誕生。詔取貢用。秋祭山陵。又詔取貢用。先生三爭之。承運庫銀作局御馬監。中貴並有所請。先生皆三爭之。再上皆言新建新會當從紀廟庭下證臣議。尤之報可。此當在都諫疏草中。明史定鄧子龍兵變。撫納孟養車里。奮貢。劉日升行狀。疏救李中丞材誅誤。當在撫滇疏草中。又公撫滇之先。曾巡撫貴州。明史都勻答千總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公檄副使楊寅秋破擒之。宣慰安國亨僞言獻木及徵木。無有。爲公所勘。是公又當有撫黔疏草。劉日升行狀。公所刻有用夏鍾。譯海重編。今皆不存。可惜也。明史。日本關朝鮮。遏羅貢使請勤王。尚書石星因令發兵。公請罷其議。星執不從。而遏羅兵卒不出。今唯此疏具在册中。洞悉島情。曲中利害。其他若定經費。重汛務。及海防事宜五條。皆經國之遠謨。鎖倭之要策。又補史所不及者也。余既悯諸書之不傳。而又深幸其尚有此册。故互取明史及行狀所載。詳識於此。俾後之人知之。審之傳也有自。而其出也有時。後之君子。與我同

憲為補判之可也嘉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後學趙紹祖識。



三垣疏稿卷一

明　許譽卿纂　譽卿字公實・號霞城・江南華亭人・明萬歷癸丑進士・歷官都給事中・入本朝・遷於鼇・鼇幕庵・事具明史本傳・

吏垣十二疏

酌膝太輕等事疏

題爲酌膝太輕紀綱日替敬抒狂瞽之愚仰懇聖明之鑒事臣惟爵膝者磨勘天下之名器也而濫破之餘其流遂不可止紀綱者約束一世之大法也而凌夾之後其漸至不可長臣五年外吏荷蒙聖恩拔置首加璽頂可指莫能報稱稿見年來起廢途開冒濫資啓添註之額寖廣疏通之術愈窮業經臣伺官孫紹統郝士許先後具疏臣不須再瀆顧臣所久蓄於中而不能無說者則爵膝一途是已自兩朝登極凡我臣子恩膺頻仍點缺若若不知凡幾比因皇子誕生普天同慶一時闔都而下以及三品京堂官復人人膝延子孫甚且有以講讀之勞而徼恩晉秩者幾年之間三沐殊恩臣子遭逢可爲極盛然分盈亦可謂極盈矣乃日覩傳奉聖諭又以三鎮宣捷加恩文武諸臣夫武臣戮力封疆酬功自有成例至諸輔臣晉階錫爵臣竊惑焉不知當該鎮奏捷之年諸輔臣果盡在事爲禁中顏牧俎上折衝否乎倘旦夕黔蜀成功逆左帑復皇上於諸輔臣又將以何階何膝加之乎況當此仕途濫觴人情囂冶之秋凡時者政思

有以隄防之辭棨表讓斷當自輔臣始臣知元輔平日克讓是其本懷此一舉也必偕諸輔臣力辭而我皇上收回成命恐亦不待陳詞之畢矣至錦衣一官卽古之金吾查世襲非軍功不得濫予此祖制也遑不具論卽如尙寶趙彥之血戰中原御史張銓之殉難絕城甫應一子而今保姆之屬閣尹之流紛紛傳本至有爲兵部所不敢執爭者使海內聞之妄謂陛下所以報勞臣任事之功恤忠臣烈士之節俺僭與姑寺承恩寄等謂祖制何其何以鼓舞豪傑而抑止僥倖也哉臣故曰爵膝太輕也至紀綱之替則又有不勝痛哭流涕者矣慨自[illegible]十山左妖氛閩海紅夷接踵見告此何啻漠臣買誼所言首居下者是臣上者三輔之內同時而劫辱二令鑒殺之下一日而盜殺六命種種賊闖況掠私財未已也寖假而戕奪官銜乃半出脫逃之悍兵豈朝廷招重貲以募之者不爲紫塞之飄騎適爲綠林之盜賊乎悔縣令未已也寖假而逼脇杜吏且近局管榷之門卒豈國家不惜厚糈以飽之者耒爲抱關之壯士先爲脫巾之首亂乎耦論紀數至於今日捕地已盡而臣所尤異者則在內監李貴之參楊委也貴雖奉敕督造不過一中貴耳欲使五品職官以局禮周旋俛仰其間委必不甘況委果違慢上供錢糧堂堂撫按豈其庇一有司貴獨不當知會聽其以白簡從事而乃矯爲思還舉撫按參劾之權一旦自貴侵之彼既魚肉府官其何有於縣令彼且殷室撫按其何有於監司將來吳越間不審眷多事哉且貴疏入則陛下有提問之旨撫按疏入則陛下有庇護之旨是陛下所信者在該監而所疑者在撫按也將置撫按於何地矣臣在吏言吏故敢冒昧陳愚因論內之爵膝并及外之紀綱若此誠以不忍重負陛下拔置禁掖鴻恩而隱忍緘默自愧言責用是卽犯雷霆之怒斧鉞之威亦有所勿顧也　疏入帝不納得旨罰俸半年

顧事焚棟可虞等事疏

題爲顧事焚棟可虞朝議築舍未決乞敕閣部大臣立斷大事毋持兩端以誤邊誤國事伏念臣以草茅初進固識忌諱仰干聖怒荷蒙日月之照天地之覆不加顯誅姑示薄罰臣方戰慄未已何敢復有所言負皇上寬威之盛德矣臣請冒昧言之今海內用兵所在騷然而最急者莫如薊遼九邊開豎撫處足恃顧臣再思之皇上留耳目侍從之臣豈徒使唯唯苟容取充位已哉臣若不言是溺職也是罪也且重而報吃緊者莫如薊遼之總督自督臣王象乾以艱歸蓋兩月於茲矣長安雖兒童走卒皆知此地此官一日不可缺幷一日不容緩乃廷臣方議推而督師輔臣忽議裁今靜攝又二旬矣而啓事杳然夫輔臣豈真欲裁督臣哉欲裁督臣則必如臺臣黃尊素疏稱直任到底而後可然葛逐正有事之日也督臣非漫設之官也無事猶設有事則裁臣同官程註一疏洞中肯綮業已奉旨矣而調停觀望者謂何豈登萊之撫臣不可裁而薊遼之督臣乃可裁乎倘謂督師輔臣意難重違則臣又有愛焉從古自任任人事無兩可臣讀輔臣前疏有云居密不居東者勿推任撫不任勦者勿推同功不同過者勿推以及畏勢要願局面愛便宜者勿推臣是輔臣胸中再四熟籌明明有一當推之人際此呼吸存亡之秋輔臣何不直告於皇上所謂不自任則任人可爾言而決也而臣因是益不能不責望於今之閣部大臣矣遂左一事既以戰守二字斷送封疆復以防撫二字停推總督茲何時也喜峰口入犯之報猶曰傳聞而韓宗功尊之

奸細。則現獲有據。萬一闌入內地。雖朝推暮督。臣夕往受事。其何能及。此真可爲痛哭長歎息者也。而欲爲之也。我皇上勵精爲治。從諫如流。二三年間。河清鳳見。天人相與之際。咸應不爽。庶幾其人之擇任與否。更不當問其人之肯任不肯任也。嗟乎。年來卿寺填滿。幾無坐處。而遼撫缺出。必借才於外。蓋今司馬之堂。累累若若。而危邊重寄。動稱乏人。豈一時雅負物望諸臣。以之折衝樽俎則有餘。而以之鞏侮封疆則不足。不亦重負明主之知遇。而虛糜國家之俸祿也哉。臣共居漏舟之中。未見衣袽之戒。漸處巢幕之下。不聞戶牖之圖。輒不勝杞憂。緯愚。痛言至此。伏乞皇上毅然獨斷。或敕督師輔臣。自擇總督。或敕閣部大臣。立刻何椎。務令遴往該鎮。與督督臣交代。庶撫局可終。防著亦固。彼即有叵測之謀。我自有預備之策。而嚴關毖釁。氛象自消。少安矣。疏入。得旨報聞。

聲罪之罰未彰。敘功之賞日濫。懇乞聖明。惜名器以勵人心。事臣惟治天下之大權。無過賞罰而已。罰不嚴。則法多凌夷之患。賞不駁。則人生徼倖之思。張喬之稱諸葛亮也。不曰刑不可以貴勢免。爵不可以無功取乎。蓋劉邵不足成耶。敏袴必待有功。賞罰二者。誠不宜偏輕重。而以觀今日之朝廷。何其罰有佚而賞太侈也。天驕日逞於塞上。而未能效犂庭之舉。夜郎自雄於海中。而未遑興問罪之師。國威至此。亦大褻矣。然猶曰彼勢方張。而我力未逮耳。至若逃兵逃將之律。何不一切無赦。使知國有常刑。驅官驅徇之奸。何不直窮到底。使知法無漏網。臣恐自此以往。貪夫憤帥。惟知剝軍肥己。擾苛缺以自娛。惰卒驕兵。誰肯臨敵忘身。觸白刃而不顧哉。其究國家即欲以罰隨其後。亦無及矣。而賞則有不可勝言者。陸贄有言。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何以勸人。由今而視爵濫觴。何以異此。腹裏而猥稱邊俸。守土而競言軍功。於是前者收逐鹿之利。後者勤見獲之心。狂瀾一決。不可復止。而近日中州敍功一疏。撫臣馮嘉會。又已加銜廕子矣。往歲妖民竊發。兩河赤子。非無震鄰之懲。然未若二東有屠城略地之慘也。猶靳窒證。雖有勞勛。亦撫臣職分宜然。豈曲突徙薪之功。必當與焦頭爛額者同日而語。而敍其身。又及其子。毋乃太濫乎。況死守孤城之朱燮元。躬冒矢石之王三善。協力進勛之何士晉。猶必待事平優敍。而嘉會先叨此賞之典。其何以便罷黽軍中。不人人解體也。臣非不知成命已頒。亦非有所求多於嘉會。但長此不已。後將安窮。然則浙之葉朗生。吳之陳鼎和。先後就擒。亦可以擾亂稱功。甚爲民徐縉芳一本。爲遵奉恩詔。控陳異獃事。奉聖旨。徐縉芳已經詔赦。不得又來羣辨。該部院知道。欽此。之貪財激變。還國圖存之李樸。公案稍冷。熱中猶存。恐未必不就就撫。寬論功而脫罪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待罪吏垣。封駁無能。然豈敢不爲朝廷名器惜。而不一撫按參劾。有司。臚列多贓者。不拘年力資格。拿問追贓。以三七爲率。一年不完。應部科參處。業經奉旨申飭矣。有司如此。況御史以風憲糾犯贓者哉。縉芳作令江南。祿聲久著。乘驄淮上。醜態愈彰。蓋當年手書之露跡。與爰書之列狀。鑿鑿有據。得免荷戈倖從覬斥。茲姑不必再污白簡。臣所深恨者。則縉芳疏中所稱。上書爲廁溷成別白生平。遂觸世網等語。臣始不得不直折其奸矣。憲成臣鄉之賢者也。生平自在。何待別白。且縉芳自視爲何如人。而代憲成別白耶。憲成有知。當不瞑目於地下矣。尤可異者。陽借恩詔。陰遂私圖。而且一則曰。臣不敢因皇恩之浩蕩。徼廟堂之寬政也。再則曰。臣決不貸紳破儇。燃死灰計也。夫巨

親其身。協一念屑越。一事戲豫。而後天心之眷顧益隆。蓋從古人主之能敬天者。未嘗不自側身求道得之也。我皇上勵精爲治。從諫如流。二三年間。河清鳳見。天人相與之際。咸應不爽。庶幾其人之擇任與否。更不當問其人之肯任不肯任也。嗟乎。年來卿寺填滿。幾無坐處。而遼撫缺出。必借才於外。蓋今司馬之堂。累累若若。而危邊重寄。動稱乏人。豈一時雅負物望諸臣。以之折衝樽俎則有餘。而以之鞏侮封疆則不足。不亦重負明主之知遇。而虛糜國家之俸祿也哉。臣共居漏舟之中。未見衣袽之戒。漸處巢幕之下。不聞戶牖之圖。輒不勝杞憂。緯愚。痛言至此。伏乞皇上毅然獨斷。或敕督師輔臣。自擇總督。或敕閣部大臣。立刻何椎。務令遴往該鎮。與督督臣交代。庶撫局可終。防著亦固。彼即有叵測之謀。我自有預備之策。而嚴關毖釁。氛象自消。少安矣。疏入。得旨報聞。

聲罪之罰未彰。敘功之賞日濫。懇乞聖明。惜名器以勵人心。事臣惟治天下之大權。無過賞罰而已。罰不嚴。則法多凌夷之患。賞不駁。則人生徼倖之思。張喬之稱諸葛亮也。不曰刑不可以貴勢免。爵不可以無功取乎。蓋劉邵不足成耶。敏袴必待有功。賞罰二者。誠不宜偏輕重。而以觀今日之朝廷。何其罰有佚而賞太侈也。天驕日逞於塞上。而未能效犂庭之舉。夜郎自雄於海中。而未遑興問罪之師。國威至此。亦大褻矣。然猶曰彼勢方張。而我力未逮耳。至若逃兵逃將之律。何不一切無赦。使知國有常刑。驅官驅徇之奸。何不直窮到底。使知法無漏網。臣恐自此以往。貪夫憤帥。惟知剝軍肥己。擾苛缺以自娛。惰卒驕兵。誰肯臨敵忘身。觸白刃而不顧哉。其究國家即欲以罰隨其後。亦無及矣。而賞則有不可勝言者。陸贄有言。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何以勸人。由今而視爵濫觴。何以異此。腹裏而猥稱邊俸。守土而競言軍功。於是前者收逐鹿之利。後者勤見獲之心。狂瀾一決。不可復止。而近日中州敍功一疏。撫臣馮嘉會。又已加銜廕子矣。往歲妖民竊發。兩河赤子。非無震鄰之懲。然未若二東有屠城略地之慘也。猶靳窒證。雖有勞勛。亦撫臣職分宜然。豈曲突徙薪之功。必當與焦頭爛額者同日而語。而敍其身。又及其子。毋乃太濫乎。況死守孤城之朱燮元。躬冒矢石之王三善。協力進勛之何士晉。猶必待事平優敍。而嘉會先叨此賞之典。其何以便罷黽軍中。不人人解體也。臣非不知成命已頒。亦非有所求多於嘉會。但長此不已。後將安窮。然則浙之葉朗生。吳之陳鼎和。先後就擒。亦可以擾亂稱功。甚爲民徐縉芳一本。爲遵奉恩詔。控陳異獃事。奉聖旨。徐縉芳已經詔赦。不得又來羣辨。該部院知道。欽此。之貪財激變。還國圖存之李樸。公案稍冷。熱中猶存。恐未必不就就撫。寬論功而脫罪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待罪吏垣。封駁無能。然豈敢不爲朝廷名器惜。而不一撫按參劾。有司。臚列多贓者。不拘年力資格。拿問追贓。以三七爲率。一年不完。應部科參處。業經奉旨申飭矣。有司如此。況御史以風憲糾犯贓者哉。縉芳作令江南。祿聲久著。乘驄淮上。醜態愈彰。蓋當年手書之露跡。與爰書之列狀。鑿鑿有據。得免荷戈倖從覬斥。茲姑不必再污白簡。臣所深恨者。則縉芳疏中所稱。上書爲廁溷成別白生平。遂觸世網等語。臣始不得不直折其奸矣。憲成臣鄉之賢者也。生平自在。何待別白。且縉芳自視爲何如人。而代憲成別白耶。憲成有知。當不瞑目於地下矣。尤可異者。陽借恩詔。陰遂私圖。而且一則曰。臣不敢因皇恩之浩蕩。徼廟堂之寬政也。再則曰。臣決不貸紳破儇。燃死灰計也。夫巨

題爲革職貪臣巧附名賢。乞敕法司拿問。以儆官邪。以存國法事。臣辦事本科。見原任御史。今

題爲革職貪臣巧附名賢。大干清議。乞敕法司拿問。以儆官邪。以存國法事。臣辦事本科。見原任御史。今

萬之賊。孰非民間膏血。一旦肆赦。遂令網漏吞舟。廟堂既已覓政矣。更欲何覓。乃敢肆無忌憚曰。聖朝不宜有不明不白之刑章。臣子不宜有不明不白之公案。其詞若有深慨焉。然則必使積勞破氓復完。死灰再燃。而後釋憾於聖明乎。甚矣。積勞之膺包身而罪通天也。閒積勞歷影都城。暗希打點。臣非不知其臆。碌碌十萬。盲是不信。必至發可通神。智能射影。然臣生平疾貪。自爲司理已然。況待罪東垣。敢不如鷹鸇之逐。使貪夫敗類。翩翩其來。爲聖世清明之玷也。伏乞赦下法司。緝拿積勞。追贓正罪。投界有北。毋令天下後來。效者小人之幸。幷爲後來貪吏嚆矢地。未必非今日儆法之一大首務矣。　疏入。得旨報聞。

吏治日擾等事疏

題爲吏治日擾。民生日蹙。乞赦所在有司。以牧拾人心爲第一義。毋徼功以滋亂事。臣聞天下之大勢。靜則治。動則亂。天下之人心。與之以靜。則各安其性命。而不肯之心。銷擾而動之。則人將自危。而寖成其瓦解之勢。夫民顧戀而易犯法者。性也。鹿於法而治之。如其人。如其法而止。而民乃安然不驚。一或遷於法外。株連其人之餘。而戀民始惶惶咳亂。喪其神魄。求解免於須臾之死。而無端之牽引。遑遑風波起矣。烽火燬原。蟻穴潰隄。所當深懼。故治天下者。慎無動之。屬者遼左之訌也。其初繩之急。而備之不足。相比數矣。臣意速疏一入。皇上必赫然震怒。立賜處分。庶幾稍洩通國之憤。乃邇疏寢。寧嚴旨。而忠賢疏且先取溫旨。既念其積勞任事。又盥其小心供職。臣始不勝駭異。臣不知奸逆如忠賢。何者爲任事。何者爲小心。而修口腹疚。尤屬欺罔。且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不貲排乎。自知罪狀雖欺。欲辨而不能辨至其僭擬陵寢。乘輿等事。又漢唐宋前代所未見。蓋不赦之法。無將之誅。更爲過之。而區區鄧通閻典貴。也。臣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來自罷乎。自知國法難逃。欲不罷而不敢不來罷也。皇上英斷天成。亦可以蚤決矣。宋臣有言。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今逆大臣言矣。而皇上猶未斷自淵衷。臣雖小臣。又安敢畏罪而結者不言哉。臣恐自此以往。大小各官。莫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萬一忠賢大奸大惡。日甚一日。更有進於逆疏者。亦皆觀望緘嘿。以邀旨爲戒。不發一言。而皇上乃真孤立於上矣。惟言莫邀。聖有明訓。皇上獨無憮乎。臣非不知忠賢口含天憲。股肱廷臣。逆疏無如之何。何有於臣。然臣承乏言路。目睹忠賢猖盈。天時假手於逆。以暴其罪。而仍令綢繆谷舟。實國家治亂安危所係。故繼逆之後。味死上言。伏乞皇上亟賜乾斷。毋以忠賢一人。而杜天下忠愛之口。此一舉也。臣知諸輔臣必勠皇上剛愎。必成皇上正法。當不令申屠嘉韓琦當美於前矣。　疏入。得旨以稱引古今不類申飭。

徵臣因事納忠疏

徵臣因事納忠。敬推廣列祖徵猷。乞聖明每事紹法。以臻盛治事。竊惟我

皇爲君側不可不清。等事疏

塾爲君側不可不清。英斷不可不決。乞聖明獨斷正法。以消禍本事。臣歷觀漢唐宋以來。未有不以宦官

竊國者。漢時鄧通方愛幸。一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得而檄召論斬。其後侯覽王甫翟朋結趙嬈。操弄國柄。太傅陳蕃身且不免。釀成黨錮之禍。而漢始不振。唐時閹貴干預外事。李適之罷一長安令耳。即收繫獄。事關召見。宣示百官。其後王守澄仇士良。擅專制國政。勢傾中外。平章宋申錫李德裕相繼獲罪。卒致甘露之變。而唐遂以衰。宋時任守忠離間兩宮。左僕射韓琦坐政事堂。出容頭敗名之。安置遠州。其後竟貶梁師成。竊弄兵權。雖出詔旨。而執政如蔡京王黼。復相與表裏爲奸。故都人一目之爲媼相。一目之爲閻相。而宋祚覺移。若是乎此輩之禍人國也。殷鑒不遠。聖明在上。豈意有大逆不道。破壞無禮。如左副都御史楊漣所劾之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漣疏臚列偏悉。臣不必再爲更端。皇上試取其疏而一番閱之。如內外盤踞。睚比交通。爵賚縈縈。羊頭狗尾。視漢之明結趙嬈者。有以異乎。如案延推之制。奪俸金吾之秩。停黃門之遷。以及冤魄青衿之命。生殺予奪。盡在其手。視唐之勢傾中外者。有以異乎。又如內操烏合。憂在蕭牆。中旨擅旅。斥及忠鯁。至於道路傳聞。實繁有口。甚有爲臣子所不忍斥言者。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者。有以異乎。是忠賢之身。乃合侯覽王甫梁師成任守忠諸奸而爲一人。至其僭擬陵寢乘輿等事。又漢唐宋前代所未見。蓋不赦之法。無將之誅。更爲過之。而區區鄧通閻典貴。不足相比數矣。臣意速疏一入。皇上必赫然震怒。立賜處分。庶幾稍洩通國之憤。乃邇疏寢。寧嚴旨。而忠賢疏且先取溫旨。既念其積勞任事。又盥其小心供職。臣始不勝駭異。臣不知奸逆如忠賢。何者爲任事。何者爲小心。而修口腹疚。尤屬欺罔。且皇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不貲排乎。自知罪狀雖欺。欲辨而不能辨也。臣上亦知忠賢之所以來自罷乎。自知國法難逃。欲不罷而不敢不來罷也。皇上英斷天成。亦可以蚤決矣。宋臣有言。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今逆大臣言矣。而皇上猶未斷自淵衷。臣雖小臣。又安敢畏罪而結者不言哉。臣恐自此以往。大小各官。莫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萬一忠賢大奸大惡。日甚一日。更有進於逆疏者。亦皆觀望緘嘿。以邀旨爲戒。不發一言。而皇上乃真孤立於上矣。惟言莫邀。聖有明訓。皇上獨無憮乎。臣非不知忠賢口含天憲。股肱廷臣。逆疏無如之何。何有於臣。然臣承乏言路。目睹忠賢猖盈。天時假手於逆。以暴其罪。而仍令綢繆谷舟。實國家治亂安危所係。故繼逆之後。味死上言。伏乞皇上亟賜乾斷。毋以忠賢一人。而杜天下忠愛之口。此一舉也。臣知諸輔臣必勠皇上剛愎。必成皇上正法。當不令申屠嘉韓琦當美於前矣。　疏入。得旨以稱引古今不類申飭。

徵臣因事納忠疏

徵臣因事納忠。敬推廣列祖徵猷。乞聖明每事紹法。以臻盛治事。竊惟我皇上將幸國學。一時都下士民。欣欣相告。謂再視辟雍。臨講。冠帶圜橋之盛。臣亦雀躍私頌曰。若是乎皇上之大臣。宋胥臣拒詔也。今逆左淪亡。黔劉多難。何如西夏。年來加派頻仍。海內虛耗。司農仰屋。至奪長吏之秩。而民間殊不堪命。又何如晉帝。且首輔之病。未必如光。而我皇上溫諭敦留。不啻如元祐故事。惟是因循日治。亂而轉及此。乞敕首輔。立出視事。弘濟時艱。至於敬慎一念。中外共仰。傳之史冊。於蹕哉。祖孫濟美。光昭千古矣。臣因閱皇明寶訓。大政諸書。頌揚祖烈。伏念可爲皇上今日法祖之要者。謹條爲八事。敢昧昧以進。而無諱可乎。臣查洪武六年。上論儒臣詹同曰。股思辟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其害甚於鴆毒。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承式。尤不可不謹。同對曰。

陛下此言。誠子孫萬世之法也。是時上已生十二皇子矣。而憫戒聲色若此。今皇上雖春秋鼎盛。而血氣未定。亦聖人所戒也。況離照當陽。前星未耀。聖躬萬年有滇之長。聖子神孫萬年瓜瓞鑾斯之慶。關係甚重。得無聲色在旁。有如祖訓所稱燄毒易溺者歟。此皇上之宜法祖一也。嘉靖六年。上因大學士楊一清等。請儲臣進講大學衍義。上曰。令直解參以時事。以開朕學。又一日。諭輔臣曰。朕見顧鼎臣所講洪範。盡心指解。詞語多長。恐有失記。著少刪幾句。從容講說。發明朕心。蓋使煩留心典學如此。所以英斷萬幾。成中興之令名。今日講官片晷開陳。不知能盡心如鼎臣否。而一切重大時事。上關主德成敗。下係國是定論。曾聞參解一二。如祖訓所謂開發者乎。此皇上之宜法祖二也。弘治十八年。上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議政事。上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巡按御史所奏地方盜賊事。須加緊緝獲。官。又指二疏曰。此科道所劾兩京官。作何處置。又指一疏曰。此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部覆未明。須別爲處置。可見孝廟用人理財。及四方盜賊水旱。無不事事諮度。乃下所司施行。今國家多事。倍宜勵精。皇上視朝之暇。獨不可一啟煖閣故事。召對輔臣。商確大政。俾親承裁決。而後率行乎。此皇上之宜法祖三也。宣德六年。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註。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當備錄奏聞。如天啓二年。吏部條陳卓異。重守祖三也。宣德六年。上諭六科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註。凡朕一言一令。內使傳出者。當備錄奏聞。如天啓二年。吏部條陳卓異。重守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蓋祖制防微。有深意存焉。今中旨爲政本重地。乃禀擬大權。已堪手而授之內廷矣。每有傳言。動成閧市。絲綸之體。掃地中旨之餘。褻天。雖司封駁者。莫得而執奏焉。其何以杜欺僞乎。此皇上之宜法祖四也。永樂四年。有上時政者。都御史陳瑛劾其狂妄。請置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勿以直而廢之。又諭侍書鄭賜曰。拒諫之事。明主不爲。瑛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大哉王言。眞求言若渴哉。今章奏一路。非不批答如流。然歷數卿寺詞林言路諸臣。建言諷降。歲不乏人。予瑛經年。賜環無日。近都豈萬盛一言觸忌。可憐又以付下之餘魂。化爲蔓弘之碧血矣。知言者氣而重損聖德。如文皇帝不罪直言之意何。此皇上之宜法祖五也。洪武二十年。詔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官民有犯。俱屬法司。其有罪逮至者。間令改繫錦衣衛。川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怒。遂有是命。此即天地好生之心也。今厥衛人犯。一奉打問之旨。楚毒備嘗。年來復盛。川立枷。士民槁項而立斃者。不知凡幾。冤鬼哀號。道路側目。近廷杖之端。漸至流毒指紳矣。不重拂高皇帝好生一念乎。此皇上之宜法祖六也。萬歷十七年。蘇松等處水災。上憫江南重地。自糧米改折獨免外。又存留歲造緞匹等銀。以備賑濟。一二子黎。賴以全活。誠浩蕩之恩矣。年來濮杭織造一事。撫臣爭之不得。杜門求去。科臣駁之不得。拄寇以行。今商羊爲祟。遠過昔年。輔臣疏請獨賑。而亦以減織造爲言。蓋念三吳杼軸其空。儻荒處至。暱心爲國。良非得已也。皇上何不近按皇祖成例。俯從閣議。稍寬東南今日之民力乎。此皇上之宜法祖七也。洪武元年。上論宦官不得與兵。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使然。向使宦者不得與兵。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三復此論。益深遠矣。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寄狼虎之蹤於通衢之內。聚金革之氣於心腹之間。此尤可慮。而他日終崩隧憂者。近去國餘忠。又惓惓以暫輟爲諸矣。皇上猶未動念乎。則國初與兵之禁。何不一深長思也。此皇上之宜法祖八也。臣非不知隱默是以容身。不

宜直言天變。然臣伏見臣同官陳惟新一疏。奉旨有云。言官有眞心爲國。條陳實政的。自見採聽。又云。但不得空言沽直。借事邀名。臣以此知聖心覺悟。捷於轉圜。原未厭薄言者。臣茲條上八事。皆副宗奎世徵。方册燦然具備。非空言也。倘皇上亟行前疏。事事設誠致行。無疆令名。邊陲皇上。臣亦無負可沾也。臣用是不避狂瞽。因視學之後。敢以法祖爲規。竊自託於采人曝背之誼。如此。惟陛下少留意焉。

計吏首重懲貪等事疏

計吏懲貪。莫廉必先旌異。乞敕當事諸臣。慎舉卓異。以應應官。以光大典事。臣惟國家三年一計吏。懲貪。莫廉必先旌異。乞敕當事諸臣。慎舉卓異。以應應官。以光大典事。臣惟國家三年一計吏。懲貪。莫廉必先旌異。乞敕當事諸臣。慎舉卓異。以應應官。以光大典事。臣惟國家三年一

日之所以報元輔者。亦甚薄矣。長祚豈遂忘元輔行前。欲其先去之言乎。臣愛元輔。不得不愛長祚。且臣不得已而出此一言。勸留歸山。亦正臣所謂愛長祚之深思也。況長祚未去。徒以陵工垂成。其臣意長祚雖去。而他日敍工。有姚思仁之例在。長祚又何必棲遲不決。甘以垂斃之身。作衆射之的哉。伏乞皇上即允長祚之去。以謝言者。仍能斥臣。以謝長祚。并謝元輔。臣言至此。一切知罪。有所不問矣。　疏入。帝不納。

輔臣失禮遠時疏

題爲輔臣節節失禮。已涉於褻。口口違時。更涉於欺。謹據疏直糾。仰祈聖鑒事。先是輔臣魏廣微。因臺臣胡良機指及枚卜一事。盛氣而陳。有時局不容等語。夫輔臣平章天下。何者謂局。何者謂時。臣已心異之。日者頒歷不至。陪祀後至。一日之中。再失禮焉。豪省疏糾。豈苛求於輔臣哉。臣恭値兩番溫旨。雖輔臣事上無禮。而皇上則始終使臣以禮。斯亦臣子之希遇矣。爲廣微者。引罪束身可也。引疾乞身亦可也。而復滿口以時局爲辭。臣讀其疏。一則曰時局諸臣。業得臣之隙。再則曰。乞加罷斥。以快時局之心。則大可異焉。夫頒歷。朝廷之禮也。陪祀。宗廟之禮也。夫有何局。糾其不至。爲朝廷守禮也。糾其後至。爲宗廟守禮也。夫有何局可快。而乃以白簡爲兒戲。誣言官爲此黨。不亦始而慢。終而欺。蓋無禮於皇上哉。臣言及此。輔臣必又以臣爲時局。然臣惟不解時局二字。故敢直糾其窘口違時。以蓋其失禮之罪。如此。惟聖明少垂察焉。　疏入帝不納。

老成可惜等事公疏

題爲老成可惜。言路宜容。謹合詞籲天。以存國體事。臣等因看議昏撫事。爲降用諸臣懇恩。此臣等六垣之言。非爲首一人之私言也。奉旨。沈惟炳降用矣。臣等方相顧內愧。又見冢臣趙南星。遵臣高攀龍。以此事相繼奉旨著回籍矣。臣等益不勝駭愕。何庶復言。已再思之。會推巡撫一事耳。國家未得撫臣之用。而以一人之言。先失諸臣。又使宰輔二老臣一疏立斥。恐祖宗朝所未數見也。臣等捧誦明綸。雖曰出自聖裁。顧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官。即如向日大小臣工。章滿公車。皇上未嘗以齒焉之嫌。牽及言官。而不意今日出辭之怒。疊見摧折。井絞鈞之地。風紀之司。不少顧惜。取一二老成人。世所望爲讌寒松柏。百尺無枝者。遠之去國乃佩。且朝廷進退大臣。應自有禮。若使部院之長。一朝唾棄而去。有司應從。撫手同行。身輕似葉。無論挾之國體。所傷實多。亦豈我國家數百年培養人才之意乎。至於惟炳承乏首垣。又以公疏獲罪。將令後之言者。且爲著樹之羅。誰肯爲生庭之帙。且爲伏雌之吠。誰肯爲立仗之鴈。其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乃可直矣。臣等職掌所關。用是不避補牘。伏乞皇上。從此親信輔弼。慎重絲綸。待大臣以手足之恩。任言官以耳目之用。將宗廟社稷。實式憑之。而時事尚可爲也。　疏入。以激揚爲首者。降一級。調外任用。

三垣疏稿卷二

兵垣五疏

追論通逆元奸疏

題爲追論通逆元奸。乞聖明明正其罪。以儆將來事。臣觀逆璫魏忠賢。在先朝猶然一閹豎耳。竊口含天憲。陰結客魏廣微。因臺臣胡良機指及枚卜一事。盛氣而陳。有時局不容等語。夫輔臣平章天下。何者謂局。何者謂時。臣已心異之。日者頒歷不至。陪祀後至。一日之中。再失禮焉。豪省疏糾。豈苛求於輔臣哉。臣恭値兩番溫旨。雖輔臣事上無禮。而皇上則始終使臣以禮。斯亦臣子之希遇矣。爲廣微者。引罪束身可也。引疾乞身亦可也。而復滿口以時局爲辭。臣讀其疏。一則曰時局諸臣。業得臣之隙。再則曰。乞加罷斥。以快時局之心。則大可異焉。夫頒歷。朝廷之禮也。陪祀。宗廟之禮也。夫有何局。糾其不至。爲朝廷守禮也。糾其後至。爲宗廟守禮也。夫有何局可快。而乃以白簡爲兒戲。誣言官爲此黨。不亦始而慢。終而欺。蓋無禮於皇上哉。臣言及此。輔臣必又以臣爲時局。然臣惟不解時局二字。故敢直糾其窘口違時。以蓋其失禮之罪。如此。惟聖明少垂察焉。　疏入帝不納。

追論通逆元奸疏

題爲追論通逆元奸。乞聖明明正其罪。以儆將來事。臣觀逆璫魏忠賢。在先朝猶然一閹豎耳。竊口含天憲。陰結客魏廣微。因臺臣胡良機指及枚卜一事。盛氣而陳。有時局不容等語。夫輔臣平章天下。何者謂局。何者謂時。臣已心異之。日者頒歷不至。陪祀後至。一日之中。再失禮焉。豪省疏糾。豈苛求於輔臣哉。臣恭値兩番溫旨。雖輔臣事上無禮。而皇上則始終使臣以禮。斯亦臣子之希遇矣。爲廣微者。引罪束身可也。引疾乞身亦可也。而復滿口以時局爲辭。臣讀其疏。一則曰時局諸臣。業得臣之隙。再則曰。乞加罷斥。以快時局之心。則大可異焉。夫頒歷。朝廷之禮也。陪祀。宗廟之禮也。夫有何局。糾其不至。爲朝廷守禮也。糾其後至。爲宗廟守禮也。夫有何局可快。而乃以白簡爲兒戲。誣言官爲此黨。不亦始而慢。終而欺。蓋無禮於皇上哉。臣言及此。輔臣必又以臣爲時局。然臣惟不解時局二字。故敢直糾其窘口違時。以蓋其失禮之罪。如此。惟聖明少垂察焉。　疏入帝不納。

罔之罪未正。逸命當年入慕旨。慈改曰屢辨。硬冒鑾郷。今臺省交章憤戎首之作俑。恨渠魁之漏網。皇上縱念大臣。不即按以交結本律。亦望教然獨斷。查照逆瑞事敗奸輔焦芳等例。褫其罪狀於朝堂。籤其逆魄於地下。且以作將來大臣榜樣。世介續薪傳之脈。開宥壬播士之端可也。抑臣之去。爲爭南星攀龍而去。而星舉龍之去。爲參一星秀而去也。今星秀爲何如人。則南星攀龍爲何如人。覩見宰消。水落石出。彼二臣者。蓋棺之論已定。易名之典宜加。又寧待臣言乎哉。然願以此疏斥臣。荷陛下洪恩。即以此疏復臣官。故不敢自昧其本末。而一申白之。　疏入。帝從之。

論劾之冤宜雪等事疏

題爲論劾之冤宜雪。薦舉之濫宜澄。謹平心一言。以質公道。以存職掌事。國家設立言官。封駁糾彈。自有職掌。不得已而有薦舉。非其心也。蓋正直忠厚。雖當並存。而古稱諫官。必曰殿上之爭。仗下之斥。則糾駁之意居多。薦舉之異已者。於是每人分題。每題命盩。某人論某人。某人論某事。證言高張。忠良短氣。海內士夫。貶竄誅戮。殆無虛日矣。此等糾彈。其於職掌何居。而吏部節有爲華歆郗盧其人者。舉祖宗設立言官本意。乘若晉爲佞錄。以督學爲本祠。甚至甘心從逆。不顧臣節。有爲華歆郗盧其人者。舉祖宗設立言官本意。乘若弁髦。此朝廷何等時哉。追皇上鄒忠趙燦。屢廬明旨。而猶敢把持吏部。成明操縱索。或力扼要津。和與詘其所忌。仲非所喜。先其私人。濫與賜環。以爲燦者。未嘗不起。是足以巧應明旨矣。後因物論譁然。始變爲訪册。而無竹家臣。仰人鼻息。直待疏政一疏折衷。乃以臣等雖人寫責。而其寫照處。則在以被動結查四字錮諸臣。以遏缺銓補四字箝臣等。且就幾人中。不難將死作生。古缺首填不補。資深之郎士。皆今猶錄白駒於空谷也。沈愚時一毫無罪。稍俸有年。一番賜環。祇博得一番投荒也。是何逆壻欲超遷人。則捷於轉圜。聖主欲起用人。則艱於轉石乎。無怪乎言者憤憤。略舉廢籍姓名。入告皇上。而借此狗私者。紛紛薦剡。致仰煩聖諭矣。忤逆瑞者薦。附逆瑞者亦薦矣。爲逆瑞所處者薦。非逆瑞所處者亦薦矣。濫觴至今。遂於有舉無劾。間有一二被劾。最快人心。而薦者又雖至矣。夫由前論劾。皆知爲逆瑞爪牙也。由今薦舉。焉知不爲逆瑞根羽翼也。乃欲護論人。倘概擯被論之人。且不顧所薦之人。及還按薦人之人。而皆諮久鬱。俾資旁開。則臣所謂其冤宜雪。而其濫宜澄者。恐亦剩復之機。治亂之局也。嗟嗟。年來年例一推。逆瑞爲每噪有臣無君。今恭遇皇上日御文華。敷奏以言。以聖賢遠奸。事政。吏部承行王鳴玉一疏。和盤託出矣。乃昔日例推。中旨起用。而妄藉賜環之名。近日例推。明旨起廢。而忍負之。臣謹據前見。條陳可與廷臣交儆者。有五。敢盡言之。而排諫可乎。一曰。輔臣納牖宜勤。昔曰。爾無遠遠。少臣近前記注。有云。朕與卿等商確。或是或不是。卿等須直言。是上則以匡生平。種種。在先朝末嘗妄薦一人。祇因卓異太濫。偶舉清介之劉可法。爲之榜樣。原疏自明。而論者何憚而嗾嗾不盡乎。恐言難陳等。未可當聖世而失之也。一曰。言官論事宜平。夫君仁臣直。誠美談矣。獨不曰多諷少諫乎。今科臣廷諍過激。致蒙掲斥。宣付史館。恐下受其名。而上任其過。臣甚惜之。竊謂諸臣

仰遵聖諭等事疏

題爲仰遵聖諭。俯竭恐忠。伏祈聖鑒。以存職掌事。本月十一日。皇上躬御文華。親決政務。臣於會極門候直侍班。見同官章允儒等接出聖諭。戒勉言官。仰見皇上留心章奏。念及屏斥諸臣。懷忠欲吐。亦既明言若渴矣。又恐言者風聞失實。甚盛心也。臣因自反。臣在先朝。屢疏忤瑤。再劾奸輔魏璫。微倖初結逆瑤。臣微聞其事。遂劾廣微。不意其後果濁亂朝政。流毒忠良。造釁愚復還言路。引焦芳例。追論其罪。荷皇上震怒。斥其官。是臣始劾廣微。亦未始不出於風聞也。臣謂言官入告。以實。誠不宜有風聞言事之心。然臣誦高皇帝聖諭。不云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賚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質者。亦略而勿究。乎。文皇帝不嘗諭尚書李慮等曰。彼所言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蓄德。若果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乎。我皇上每事法祖。而今有此諭。臣恐傳之海內。審之史册。妄謂皇上雖無拒諫之心。而未免有厭薄言官之迹。則臣之所深惜也。且皇上即大臣不安其位者。爲輔臣耶。冢臣耶。樞臣耶。近日一二言官。雖不無指摘。然輔臣固日直中書矣。樞臣冢臣。亦赴平臺召對矣。南科臣已奉殿旨。冢臣復奉溫旨。似亦可以安其位矣。萬一以一人之言。而槩責言官。恐冢臣於心反有不安也。且皇上亦念及當年魏廣微秉政。周應秋乘銓。崔呈秀秉樞之日乎。彼惟先翻言路之口。使畏罪不敢言。而後乃相率媚璫。幾危社稷。今聖明在御。人思靖共。萬萬必無此慮。而明主圖治。當慎未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倘言官從此各以遊旨爲戒。相顧不發一言。後縱有厥徵。聖出復蹈前轍。恐下有不及言。上有不及聞者矣。則又臣之所深懼也。至於言官持己不嚴。官常決裂。賢愚貿敗。綦法宜嚴處。惟是論人不當。乃引反坐一律。臣知聖心不過欲就人論人。據實而言耳。非摹聲聞其言也。何也。以先朝誤劾楊漣等諸人。亦未一一反坐也。豈其寬於彼而獨嚴於此。涼亦聖明之宜洞察。而閣部大臣之宜深思者矣。臣乃組餘生。感皇上錄之擢折之後。復玷侍從之班。臣條上封事。率屬封還。杷疑未嘗妄有攻擊。懼可緘默求容。而瞳狼鴻恩。拮屢罔報。竊嘗皇上本以懸賞設鵠之盛心。而令臣下或有箝口結舌之隱慮。故敢昧死上聞。伏惟皇上少垂嘗焉。　疏入。得旨。昨發科道諸臣一諭。正欲爾等今後有言。務要指去成心。持平論議。即禁言者。其中反坐二字。係朕面語。何得賠潰不休。安生猶忖。本當處治。念係賜環。姑不究。該衙門知道。

聖明留治甚殷等事疏

題爲聖明留治甚殷。臣工敬事宜亟。敢一言申儆。以襄泰運事。臣觀三代而下。爲臣子者。慨想唐虞之際。每嗟有臣無君。今恭遇皇上日御文華。敷奏以言。以聖賢遠奸。事事必法堯舜。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臣謹據前見。條陳可與廷臣交儆者。有五。敢盡言之。而排諫可乎。一曰。輔臣納牖宜勤。昔曰。爾無遠遠。少臣近前記注。有云。朕與卿等商確。或是或不是。卿等須直言。是上則以匡生平。種種。在先朝末嘗妄薦一人。祇因卓異太濫。偶舉清介之劉可法。爲之榜樣。原疏自明。而論者何憚而嗾嗾不盡乎。恐言難陳等。未可當聖世而失之也。一曰。言官論事宜平。夫君仁臣直。誠美談矣。獨不曰多諷少諫乎。今科臣廷諍過激。致蒙掲斥。宣付史館。恐下受其名。而上任其過。臣甚惜之。竊謂諸臣

有決言自不可無異言無輕批鮮自千霆怒應立仗之馬可免一鳴犢尿而黃蓋之瓜不至屢摘欲稀將來傳之史册無重貽皇上以逐諫臣之名諫亦愛君者所同然矣一曰銓部職掌宜明組制旣推擇人於朝科道例得與聞防欺蔽耳近奉旨雖戒把持而仍責省臣以不行參駁聖斷深遠矣臣謂銓部用人者也科道論人者也凡遇會推銓臣須一意擔承如啓事得人科道循例書題不則有參駁之明旨在應言官不受把持之名而銓部亦不得護於職掌之實也一曰法司讞獄宜確國家設三法司當主折獄若鎮撫司不過以緝奸宄耳皇上登極詔焚錦衣衛刑具可謂同符太祖矣近法司以一二事比律未允致啓聖疑故張宜夏一案始下金吾不善奉行聞先拿本犯後赴刑科補參覆帖豈不大遠祖制乎宜勅法司以後大小之獄必以情不得情者罪之而皇上亦每事必付法司毋使海內謂當明允之朝而輕開詔獄之端可也一曰大臣出處宜審祖宗朝臣子乞休允放有體推神宗垂拱末年閣臣情面相狗始有幾慰天恩者近南司馬商周祚一疏卽放識者未嘗不服其高致今何屢病而屢留也夫鉄面杜門候面視事非於去就大節何居況病非假託便當勇退急流若二豎原未作祟而徒假一番溫綸謝一番入言則援而且止勿亟之謂何豈煩煩叩旨惟懼與七發同功耶而司票擬者亦每借密勿之緣綸爲人作留行文字亦變王言甚矣以上五款雖卑之無甚高論總欲借在廷臣子精白乃心於凡論思補闕共存一忠愛之心折獄用人各矢一公盡之念而至於進退義爲廉恥名節所關尤不可纖毫苟且期不負我皇舜之主而已非於治平之泰運揭亦不無小補乎如臣言可採伏乞聖明少申飭焉　疏入帝嘉納之

即退伏獻啟將終身頂戴聖恩矣　疏入報聞不必會勘

觀亦可謂說夢矣至東林二字乃書院之名耳神祖朝頒遵成抗爭國本歸臥林下曾講學其間今其人與書已朽矣頃國觀同鄉臺臣楊建烈一疏言之甚詳屈指講學時臣尙爲諸生有何主盟臣猶記熹宗朝蝟窯諸臣一稍正人必使坐以東林誅夷削逐殆無虛日幸賴聖明顯忠遂良往者贈卹生者錄用臣雖薄劣亦感賜環何者結紳慘禍曾幾何時而國觀又忍以東林二字爲阱也豈當年依聞斯語今魂夢中猶自不忘耶若夫袁耀然與臣素昧平生三千里而遙拜疏豈因臣使越然疏至道路喧傳不獨臣聞之也臣如主使耀然又肯叱路於國觀同邑圖可陞之前哉況御史糾彈是其職掌必騷坐以主使則國觀在先朝叅勤諸臣又是誰爲主使乎亦可對照而自明矣臣就疏殿正不敢旁溢一語聖明自有洞鑒通國自有公論伏乞敕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臣是否結黨亂政國觀是否說謊欺君并敕袁耀然從實回奏臣竊不勝幸甚

三垣疏稿卷三

工垣六疏

流賊漸逼東南等事公疏

工科等衙門都給事中等官臣許譽卿等題爲流賊漸逼東南根本重地可虞懇乞敕部速議以安陵寢

以開陪京以護運道事竊照流賊發難以來秦晉畿豫楚蜀無處不受其殘破良繇不蚤設總督通扼之於河上致饑民從賊賊黨日繁縱橫四突莫可收拾耳今楚豫間復滿地皆賊傳聞且攻陷臣鄉潁州矣夫潁州開鳳陽之門戶也門戶破則鳳陽豈豈難保祖宗湯沐重地且陵寢在焉此時不知如何震動也雖有總漕臣楊一鵬移鎮廵兵不過新募二千餘皆市人耳鳳陽又無城可守無險可據何以控賊今兵從西北追賊必從東南走其勢然也少有不戒致犯我皇陵一杯土一枝木將圖宗社之血食萬世寢廟之肹蠁之何是豈臣子所忍言哉亟當敕部於近調各兵將中抽五千人統以知兵一大將星赴鳳長之賊其謂之何是豈臣子所忍言哉亟當敕部於近調各兵將中抽五千人統以知兵一大將星赴鳳陽總總潛飾制往來策應力遏其繇豫入吳之路如是則陵寢可安也此外四楚入吳則安陸其門戶矣操臣馬鳴世標下特沿江汎口兵耳近見楚中諸臣疏稱賊已水陸並進則水營之兵當駐小孤設防誠不可不預至陸路從黃梅而來則風雨驟至一兩日可到我兵勢不能舍舟登陸雖有操臣移鎮安慶但

安慶募兵不滿千，器甲未利，戰鬬未習，何以當楚之衝，亦嘗敕部，於近調各兵將中，抽五千人，統以知兵一大將，星赴安慶，聽操臣調度，水陸犄角，力遏其由楚入吳之路，如是則陪京可固也，不獨此也，江淮運道，南北咽喉，乃國家命脈所關，一旦中梗於賊，數百萬漕艘何由飛渡，京師及陵寢皆仰給於茲，豈京城袋不涸之府，而嗷嗷者，能免脫巾之呼乎，且財賦半出東南，凡京邊起解餽糧，取道何地，寧有神運鬼輸之術，而太倉亦坐困矣，言念及此，不寒而慄，知皇上自爲東南根本計，遣將調兵，又不待臣等之令詞，額矣，也，至兵行糧從，除地方額兵外，新調各兵，自應照別省例，將八年之額餉，酌總漕及操臣便宜留用，兵屬總漕者，餉派應安六府，就近起解軍前，俟賊平銷算，諒總漕及操臣，實心任事，必能裁餉，不至虛糜，蓋同是朝廷封疆，而臣鄉爲陵寢，陪京逃道攸係，更比別省不同，臣等籌畫列言，路自擊賊氛甚惡，念國家根本重地，不憚涓血控陳，計臣明而熟於事者，當不作秦越視矣，臣等忝列言路，目擊賊氛甚惡，念國家根本重地，不憚涓血控陳，不獨爲桑梓一身一家計而已也，伏惟皇斷，立賜敕部施行，　疏入，帝從之，

皇陵被燬等事疏

題爲皇陵被燬，臣子痛心，直發誤國之罪，仰祈聖察事，頃者賊氛南向，震及皇陵，諸臣交章，倘無罹譴，昨接孟撫按揭，則賊已焚燬明樓及享殿等處矣，祖宗三百年來，王氣鬱葱，發祥悠遠之脈，何堪盡付流賊之一炬，臣思士庶之家，丘壠樹木，偶爲盜傷，亦必欷殤無已，況我皇上孝治天下者乎，一聞此變，撤膳減膳，寢食不遑，必自以爲負痛於祖宗矣，顧皇上御極數年，敬天愛民，法祖勤政，無一事可以致禍，無一念可以召災，何故天不佑臨，至此，除撫按兩臣，罪無可逃外，誰實司邦政，誰實平章軍國，臣於是不能不深恨諸臣之誤國也，臣擢指餘生，兩蒙召還言路，漫無獻納，上報主恩，值此祖宗怨恫，聖明震惕，臣若畏禍不言，誰當言者，且日來樞臣開言，輒思卸責，而輔弼大臣，婾常視事，絕未見有一人席藁待罪，仰分至尊之痛憤者，臣亦不勝髮指，請兩言而發其罪曰，樞臣之固位失事也，方賊在秦晉，卑設一督臣，扼其渡河，禦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規避不行，恐推別督，則樞貳無色，樞臣遂嗾嗾不敢言設，人有請之者，則曰，政府不肯設也，蓋畏政府，不得不并畏政府之私人也，逆賊入豫楚，汝楠被論，始議設督，而汪應伯者，猶夫汝楠耳，因推及極邊之陳奇瑜，而鞭不及腹，又創於撫賊之一說，心持兩端，致以撫誤勦，而賊乃再蹂躪東南矣，皇上試查會典載，左右侍郎，原偏總督之用，何以久持不決，坐失事機，且既設五省督臣，非爲勦賊而何，奈何輕信招安，釀成今日之決裂哉，樞臣即欲諉其不以固位失事，不可得也，曷言輔臣之玩寇遷禍也，蓋流賊發難幾年矣，東南根本重地，陵寢運道攸關，增兵預備，不待智者而決也，昨春，臣鄉諸臣，早言及此，樞臣不悟，直至昨冬，東南震鄰，人心搖動，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病其晚，及乘旨則曰，不必輒議移鎮，以滋惶擾，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皆憤探，不入其境，蓋撐堅難，而襲虛易，賊亦料之審矣，鳳陽何地，陵寢何事，皇上試查，樞臣具疏，在十二月下旬，便朝上夕允，嚴限移鎮，計數日報至淮上，必在正月初旬，撫臣畏明旨，亦必星馳駐鳳，去賊十五日至鳳，於劫尚有數日之暇，正堪整旅堵賊，不至禍延皇陵也，輔臣是何肺腸，而欲殺之，遂

親陵寢爲孤注耶，彼民間見盜賊蜂起，亦各思保有墳墓，何況皇陵爲聖子神孫億萬世巍巍之自，豈不當亟爲呵護，乃今使樞臣以曾請移鎮爲藉口，撫臣又以不必移鎮爲藉口，撫臣又以不必移鎮，樞臣又以曾請移鎮爲藉口乎，輔臣卽欲諱其不以玩寇速禍，何可得也，臣在班行，與輔臣各止一面，其於樞臣，且效有忠告，豈有進摘發，而目擊皇陵如燬，聖心如傷，忠憤所激，一切不暇瞻顧，伏乞皇上敕問輔臣，不必設督之議，是誰主張，敕問樞臣，不必移鎮之旨，是誰票擬，各宜明認誤國之罪，令而後，賊氛作何搪塞，東南半壁，作何鞏固，毋徒索服角帶，區區循修省故事，應可少盡祖宗在天之靈，臣卽言出禍隨，甘之若飴矣，疏入，得旨，皇陵震驚中外，當事諸臣，何所逃責，總督不輕議設，原爲難於得人，且恐開各撫委卸之路，既設不效，咎自有歸，前賊在鄖境，應淮江川等撫，應否遵令移鎮，況偵探聲援，相機進止，卽於旨內嚴飭，何僅單摘一言，反爲弛玩開卸，該部知道，

剖貿疏糾疏

題爲微臣疏糾，僅止於誤，輔臣疏辨，似涉於欺，敬因明旨，再一剖貿，仰祈聖察事，頃者賊氛南向，震及皇陵，諸臣交章，倘無罹譴，昨以母老，時擬陳情，因難斥幽，未敢遽請，然於壞工破及一疏，略已人告，頃蒙俯免，方欲乞恩歸養，忽聞賊陷潁州，又聞賊焚陵寢，臣痛憤幾不欲生，且念堯舜在上，遘此古今希有之變，實罪由臣下，遂具直發誤國之疏，糾及輔諸臣，臣疏語虛平，未知不必移鎮之旨，係誰稟擬也，已見輔臣溫體仁再疏引咎，亦自謂誤國已甚矣，但臣所不解者，稱引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一語，蓋古者惟君有過，臣引爲己辜，始謂之歸己耳，今臣云皇上敬天愛民，法祖勤政，無可致譴，召災，輔臣亦云，敬天率祖，勤政愛民，自宜咸相告戒，似謂臣言非諫，皇上更有何過，微歸臣下，豈封疆敗壞，陵寢燬傷，非輔臣玩寇之罪，而乃欲爲皇上分過耶，亦悖甚矣，又見臣疏奉聖旨，皇陵震驚中外，當事諸臣，何所逃責，總督不輕議設，原爲難於得人，且恐開各撫委卸之路，既設不效，咎自有歸，前賊尙在鄖境，應淮江川等撫，應否遵令移鎮，況偵探聲援，相機進止，卽於旨內嚴飭，何僅單摘一言，反爲弛玩開卸，該部知道，欽此，臣再三捧繹，多所未明，赫赫明綸，若爲輔臣解嘲者，臣職司封駁，又安能嘿嘿已也，旨云，總督不輕議設，原爲難於得人，夫會典明載，兵部侍郎可付以提督之任，何以稱難，卽不得其人，將付流賊於度外乎，何彭汝楠被論，又奉有任撫勦練，不必帶兵之旨乎，既可以佐樞，又不可以任督乎，此臣之未明者一也，旨云，前賊尙在鄖境，應淮江川等撫，應否遵令移鎮，臣查樞疏奉旨時，豫撫玄默有字　宣兵合剿一疏，已奉有賊勢重大四二字　則賊四一止字　在鄖境矣，豫鳳接壤，陵寢重地，覺當滇然乎，臣未遑引，昨年宣雲失警，晉撫移鎮，代州，賊擾中州，鄖撫移鎮，鳳陽，蓋重封疆耳，何楊一鵬移鎮鳳陽，旨謂不必輒議，豈陵寢反輕於封疆，設當時移鎮，而賊不至，不猶愈於賊至而陵寢被燬，罪及祖鑒乎，此臣之未明者二也，旨云，何僅單摘一言，反爲弛玩開卸，臣查樞疏稱，賊走黃梅，江南鼎沸，折而入豫之江歸，齊魯淮揚一帶，騷然，藍專爲移鎮而請，則不必移鎮一言，政票擬中，奚緊誤國處，臣特爲拈出，何云單摘，至臣疏首言，撫按兩臣，罪無可逃，又誰爲開卸乎，臣不知逃問楊一鵬等之旨，果盡由閣擬乎，抑出禦批獨斷乎，如未必盡由閣擬，則開卸之罪，責在輔臣，而豈在臣乎，此臣之未明者三也，臣草疏畢，又見禮仁罪狀自明一疏，大都依榜前旨，而設詞甚苦，如不必設督，自

認誠有是言。獨論汝楠爲政府私人。通國皆能言之。非臣一人之浮言也。若謂不必移鎮。調甚圓活。則更可異焉。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輔臣獨不聞乎。況風陽何地。移鎮何事。豪何以圓活出之。圓活二字。模稜之別名耳。所望救時大臣平章軍國。當直捷主張。毋持兩端。臣又安知輔臣胸中先有圓活二字。爲今日卸罪之地也。臣所謂欲掩其誤。似蹈於欺者。輔臣不已情見乎詞哉。夫欺者。人臣大罪。臣何忍輕議。然輔臣不幸而有其迹矣。輔臣如翻然憬悟。請抒其蓋愆。宏濟時艱。除兇雪恥。毋再以賊貽君父。庶幾少贖前罪。誠如是。則皇上即能斥微臣以謝輔臣。臣方將肉袒以謝。又何敢留一睚也。疏入。得旨。前旨已明。何得牽辨求勝。

一究誤國之原疏

題爲聖心方在焦勞。臣言不宜妄聒。略究誤國之原。再祈聖鑒事。日者臣目擊寇禍。兩疏誤國之罪。輔臣一辨一不辨。臣假可無言。且衆言紛囂。聖心必厭。因而諭及言者。臣若爲臣一官起見。臣更不宜復言。然臣有不敢不言者。臣前疏俱陳誤國之罪。而猶未及究誤國之原也。何謂誤國之原。則票擬與封駁失職耳。臣查祖制。大學士一官。原以備顧問。至世廟而票擬之權始重。凡部院撫按。何事不取裁焉。何者。票擬因筆代天言。未可以己意參焉者也。故票擬得失。則理亂之關也。至六科給事中。小臣耳。而祖制。凡章奏必下科。其奉旨有未當者。皆得循例封駁。蓋取古有失輒諫之義。非重科臣也。所以尊朝廷。而防大臣蒙蔽之漸也。故封駁得失。則又理亂之關也。而今何如耶。輔臣朝入靠出。非不曰勞。日取一二刑名錢穀等事。瑣屑批駁。非不曰煩。但過邊庭交訌。盜賊縱橫。治亂安危所係。實未確有一言。俯折廷議。仰贊廟謨。即如淮撫移鎮一事。既以不必二字速禍。復以圓活一語卸罪。此等票擬。不可謂不溺職矣。而尤可異者。則互相庇護。牢不可破之私也。如甲被言。則乙擬溫旨以慰之。乙被言。則甲擬溫旨以慰之。夫今日有若無臣。致釀寇禍。我皇上聖不自聖。方以不德引咎。而何於誤國之臣。不曰忠愛。則曰盡職。不曰絕私奉公。則曰宏濟時艱。臣不知時事至此。所謂忠盡何在。奉公濟艱者何事。豈皇上有罪己之詔。而輔臣不當席藁待罪。乃修口交美如此耶。若言官論原屬特恩。數如王言。證已大變。邇來聞有代爲請言者。未知防於何例。得無敢於要恩。爲扶同飾罪之地與。綸扉一席。有此濫法。毋怪乎誤國之相尋也。至封駁之義。則於國二字然。奏臣先年在垣。猶見乞恩偶遝。雖經奉旨。問爲封還。其他用人行政。一切邪正是非。未嘗不據理駁正。今無能如昔之封還。即奉旨而駁者幾何。駁而蒙改正者又幾何。雖或事出於聖斷。然皇上一日萬幾。胥賴廊廟代爲聖明。倘不及察者乎。諸臣未聞一言救正。斯亦職難隱默。敢不避瀆。伏候聖斷。倘臣言無當。不得其言則去。臣之責也。仰祈皇上。立賜罷斥。以爲言者之戒。若以臣實妄言。而仍使濫竽言路。則功罪不明。是非淆混。此亦聖明之世。法之所不敢出矣。疏入。帝不納。

陵工宜敍等事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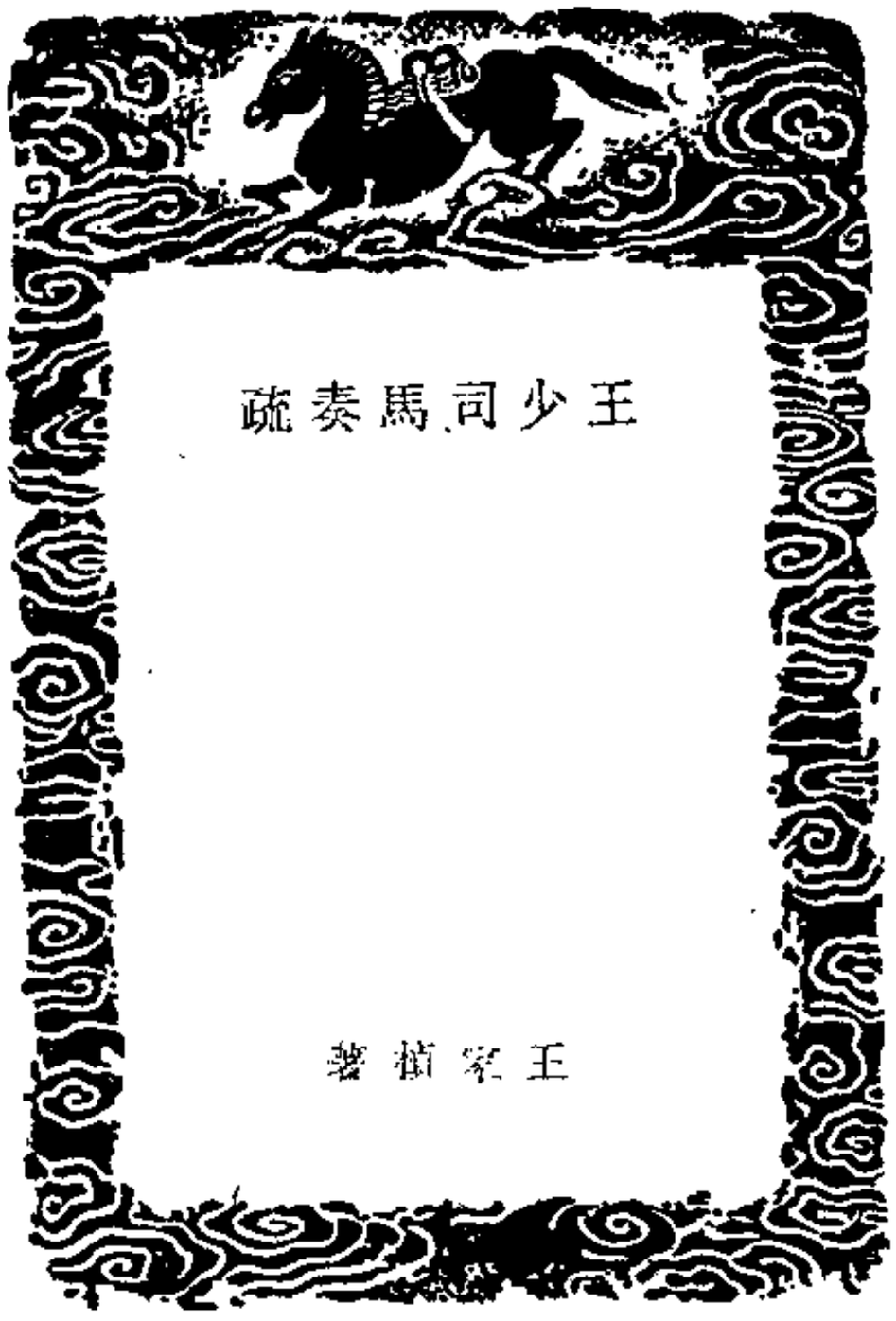
奏爲陵工宜敍。懇恩當敍。謹懇辭復級。并循職駁正事。臣近患痰暈註錯。再疏求放回。伏視工部爲慶陵。被工。臣亦奉旨准復原級。臣不勝愧悚。無地。因臣疏乞休。靜候俞旨。未敢控辭。乃昨復奉旨。供職矣。臣豈敢觀顏仰叨此無勞之敍哉。思去冬農增類敍。臣曾疏辭。不蒙准免。復臣一級。臣已感無報稱。茲先帝陵工。臣子奔走。其分也。何敢言勞。且臣身非經事。雖從諸臣後。偶一相度估計。不過與同官郭九鼎諸臣等耳。非若部臣李遇知。程紹苦心鳩率。鬚髮爲白。同官范淑泰。臺臣梁夫奇。司官張一鳳等。戮

力邀恃面目爲黑有寒暑指揭之勞也今九鼎等催止加賞而臣獨蒙復級臣不惟有愧於遇知等并有愧於九鼎等矣況部疏初敍曾經駁查經事久近明旨昭然臣編冊既曰經事則廷臣中除遇知等數人而外恐指未可多屈如臣碌碌因人何敢貪人之力以爲己勞臣曾向部臣力言之乃部臣誤面披復補臣誤而擬復致明旨亦濫及不經事之微臣不亦勞逸懸無分別哉此臣反覆思維誼難冒承不容不避血辭免者也伏乞皇上察其無勞仍令降級自效倘臣病且夕可痊容臣勉供職或邀異日宥過之仁則聖恩不濫而愚分亦安矣臣草疏間又見吏部接出聖諭輔臣溫體仁等以加恩皆少師等銜矣臣因思慶陵皇考之陵皇陵皇祖之陵我皇上之孝思同也輔臣前助陵禮既以職在佐理未與經事者同罪今敍陵工又以勞在督理遂與經事者同功傳之史册將陵寢同而功罪異得無謂朝廷之法制有佚而賞太濫乎誼恩出自上而輔臣潛夜捫心亦當自愧矣臣方求去不宜復言但敍工係臣垣職掌臣譬在病中一日未去則言責一日不可不盡故輒因懇辭復級而并及之　疏入得旨許學卿復級已有旨不得借端託辭

明史本傳

許譽卿字公實華亭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金華推官天啓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疏言錦衣世職不當濫畀保姆奄尹織造中官李實誣劾蘇州同知楊姜按撫按職中官謂姜賄譽卿出疏停譽卿俸半年楊連劾魏忠賢譽卿亦抗疏極論忠賢大逆不道祖漢之明結趙嬉唐之勢傾中外宋之典兵矯詔謀間兩宮何異忠賢大怒又言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厥衛一奉打問之旨五毒備施遍復用立枷法士民槁項斃者不知凡幾又行數十年不行之廷杖流血縉紳豈所以昭君德哉禮制宦官不典兵今禁旅日繁內操未罷聚虎狼於酒醴之內還金革於禁闥之中不爲早除必貽後患於是忠賢怒益甚會趙南星高攀龍被逐譽卿偕同列論救遂鐫秩歸莊烈帝即位誅崔魏將大計天下吏奄黨房壯麗安伸楊維垣之徒竄收餘燼屢詔起廢輒把持使不得進引其同類譽卿時已起兵科給事中具疏爭吏部尚書王永光素附璫黨東林尤陰鷙詔定逆案顧璘者即黨逆永光皆顧璘治逆案陰謀持之南京給事中陳焜言疏劾永光璘孽不當正銓席然帝方眷永光責焜言譽卿又抗疏爭於是都給事中薛國觀以己亦璘孽也遂詆譽卿及同官沈惟炳東林主盟結黨亂政譽卿上疏自白卽日引去七年起故官歷工科都給事中明年正月流賊陷潁州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皇陵毀焉譽卿痛憤血發本兵張鳳翼罔位失事及大學士溫體仁王應熊玩寇速禍罪賊在蒙蒼時早設總督邊其

波河慶有臣因檄諭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楚豫人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釀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罔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則曰不必移劉遵及餉事中楊枝思相



王少司馬奏疏卷一

明 長垣王家楨著

請給兵餉關防疏

奏爲申飭必需兵餉、總理必需關防、伏祈聖明俯給、以資實用、以重事權、以早奏蕩平事。竊照流寇爲害。蓋數年于茲。其殺掠之慘。根本之憂。亦既中外咸知之矣。臣叨竊昧。猥蒙皇上拔之草莽之中。付以督剿之任。指麾圖報。正此其時。先是河南巡撫、五省總理兩臣各分寄之。今一旦并寄之臣。是以臣之一身。兼兩人之責任。其負荷倍爲緊鉅。臣之拜命。殊亦倍爲兢惕。除剿撫機宜。俟受事後。詳審緩急外。所亟需者。不過曰兵、曰餉、曰法而已矣。以兵言之。前理臣盧象升原所督理之全數。每見寡不敵衆。今撤回如許。不更寡乎。卽云募練。恐曹時日。倘各省所報勤王兵馬。以及臣理屬地方本省無事者。暫留剿賊。待招募成旅發回。有功一體敍賚。似亦權宜之最便也。以餉言之。盧象升在事。歲留新餉若干。來聞寬裕。今所辦之賊如故。所需兵馬如故。一旦頓去前餉。能免呼庚之虞乎。設處之名一立。將開漁獵之資。且州縣之設處。各自供鄉勇之團足矣。能充軍需之用乎。至于因糧輸餉。尙乏確數。此項但能足用。自可不需部餉。惟是以京邊參罰之嚴。拖欠者纍纍。面總理之催提。豈能必徹解之如期。似宜確查額數。嚴立參罰之條者也。以法言之。今天下在在無法。而行間爲甚。官則既怕死而又要錢。兵則既毒民。而又和賊。若不重新整頓。改絃易轍。洗盡肺腑。而欲賊之平也。無日矣。臣受事後。有搶掠良民、通賊納賄者。臣訪查有據。立戮而曉示之。必先除此病根。而後可幾實效耳。然用人尤屬喫緊。蓋地聯五省。既渙散而難統。亦繁浩而易蒙。非舉策協力。集思廣益。恐一己之精力有限。識慮有不周之處。則夫文職之監軍、監紀、武職之大將偏裨。須得同心濟力之人。所用一不當。而事去矣。廠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臣聞有廢閫總兵劉超者。熟諳兵法。試有實效。當此多事之際。而棄此有用之人。殊爲可惜。況抒胸中之籌。似宜以原官職銜。隨臣標下。資調度之用。俟有成績。再請實授。至于巡撫關防。止宜用之巡撫應行文移。若事關總理。而仍用之五省直隸。非所以核名實而正體統也。似宜另鑄。必不可少。伏祈敕下戶兵二部。確查因糧輸餉一項。某縣若干。某省若干。合之得總數若干。自某季起派。解過若干。拖欠若干。明年徵派何法。查參何法。一一詳議明白。行臣遵守。勤王之兵。有抵理屬地方者。設議暫留剿賊。再請欽賜總理直隸五省關防一顆。頒給。以便文移往來。所有敕書二道。舊例親領。惟念中州土流并發。臣早到一日。早效一日之力。伏祈皇上准臣陛辭先行。留官廳領。蓋舉有星速之旨。臣不敢不欽承。皇上嘉惠元元之至意也。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崇禎九年十月初四日具奏。本月初五日。奉聖旨。兵餉事宜。并劉超。該部看議速奏。官兵指掠殺良。通賊蔽賄。殊可痛恨。參遊以下。立正軍法。鎮將指參重處。王家楨著星速赴任料理。敕書關防。卽鑄辦給發。該衙門知道。兵部覆看得各省勤王之兵。非不絡繹先報起程。彼原在近境。各探賊信。以爲進止。既俱奉有撤回之旨。計此時必返旆星馳矣。其從理屬地方經過者。恐亦無幾。如正與賊相遇。而本省不煩回顧者。自當檄令協剿。以圖共濟。至所請劉超。昔在黔中。曾有解圍之功。臣部已議起用。今應諸理臣酌至軍前。以原銜效用。俟有功績。另議推授。可也。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二日。奉聖旨。這劉超落以原銜赴理臣軍前效用。有功另議。餘依。戶部覆。該臣等看得。因糧輸餉。原理臣盧象升專爲寇患。奏請臣部酌議。蒙皇上允行。原議事平卽止。今流寇猶存。尙未有期。而增兵增餉。方苦無措。不得不再行。以供防剿之需。初定鄉紳糧銀一兩以上者。輸銀貳錢。舉監以下。糧銀五兩以上者。每銀一兩。輸銀貳錢。舉監以下。糧銀五兩以上者。免此皇上軫恤小民之盛意也。惟是五兩上下之間。不能覺察。或甘于扶同。任意開報。乘機隱漏。不惟將多作少。抑且免富徵貧。是徒有捐助之名。而究于軍需無補也。王某新膺討賊之寄。籌及兵餉。疏稱因糧輸餉。尙無確數。恐不敷用。誠爲遠慮。臣等再爲酌議。合無鄉紳仍照舊輸助。舉監以下。糧銀自五兩以上。并五兩以下者。每銀一兩。量輸銀五分。數較減而法亦適均。悉照正糧遞輸。仍將應輸銀數。州縣冊報司府。司府彙報督理臣。并臣部查核。其在河南、湖廣、南直、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因糧輸餉。解河南布政司。專充總理軍餉。其在山西、北直、山東、四川、雲南、貴州。因糧輸餉。并陝西鄉紳富民輸助。解陝西布政司。專充總督軍餉。務期勤限徵輸。無誤軍興。倘有司奉行不力。愆期不完者。督理兩臣。各按前定省直。據實查參。臣部照新餉考成例。一體議處。各省直有防兵者。應用銀數。一并酌定報查。此明年微派查參之法也。至殘破州縣。仍遵前旨。免其輸助。以恤災黎。其九年應輸若干。解過督理軍前各若干。本省防兵留用若干。未完若干。應令各該司府逐一查明。冊報臣部

查考，督理二臣收過某某省直輸助銀若干，共收過若干，支給某某官兵行糧料草銀若干，共放過若干，有餘存剩若干，亦須明白造册，通報臣部，以便磨對。至于虔撫潘奏議，欲將此項輸助，在於事地方，與冊册易通處所，徵解本色，亦屬正論。惟是兵無定向，勢難千里饋糧，而無事地方，未必可通舟楫，勢須折文，已通行紛更恐滋稽誤，假不若仍舊輸銀之爲便也。既各條奏前來，和應併議覆請，恭候命下，臣部通行各該省直，遵奉施行。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五日，具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這因糧輸餉，貴成鄰邑有司，親查册籍，不許以苛役開報，飛詭隱富累貧，前旨甚明，該撫按何無儆察，究參若不拘五兩之額，仍照糧徵解，本色亦屬正論，惟是兵無定向，勢難千里饋糧，而無事地方，未必可通舟楫，折徵折文，已通行，紛更恐滋稽誤，假不若仍舊輸銀之爲便也，既各條奏前來，和應併議覆請，恭候命下，臣部通行各該省直，遵奉施行，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五日，具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這因糧輸餉，貴成鄰邑有司，親查册籍，不許以苛役開報，飛詭隱富累貧，前旨甚明，該撫按何無儆察，究參若不拘五兩之額，仍照糧輸銀五分，與加派何異，且舊歲輸數，尚未清核，又輒議紛更，徒滋姦弊，徵不准行，遵著飛檄各該撫按，將輸過若干，地方防兵用過若干，併督理剿餉收過若干，通行詳查，具題，照例考成，仍一面勒令完解，以濟急需，立嚴限去，其分省解交秦豫二藩司，及仍徵折銀，依議，

入覲報代疏

奏爲恭報到任事，臣于十月初六日陛辭，遵星速之旨，兼程前行，至十一月初三日，入豫屬封丘縣，准前撫臣陳必謙咨送敕諭六道，符驗一道，令旗牌八面，劄諭防一顆，併吏部文卷到臣，臣即刻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訖，先是十月初五日，在京，准前理臣盧象升咨送令旗牌十面，劄併吏部文卷，于京城門外，到臣，已經領受，臣即于封丘署中，開印行事，訖，伏念臣碌碌庸流，舉未嫻于軍旅，碩畫鄙士，任癸害于師中，況值流土交訌之秋，更屬兵疲民殘之後，若生之流離載道，何以措諸裀席，不愧撫綏之名，綠林之猖獗愈滋，必須殲厥渠魁，始罷督理之責，此臣自拜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不敢不竭，駑力以圖，撫可成，剿不力，則以撫誤，而必不可撫，東不索，則致民恨，而并壞其東，故言察吏于今日，即以寇察可也，求有寇徧于野，而猶得云官稱其職者，吾平寇于今日，即以東平可也，防禦有素，寇來必不得志，儻倘有法，兵到可期成功，若夫兵之害民，尤甚于盜，寇之畏兵，猶夫畏賊，此紀中況值流土交訌之秋，更屬兵疲民殘之後，若生之流離載道，何以措諸裀席，不愧撫綏之名，綠林之猖獗愈滋，必須殲厥渠魁，始罷督理之責，此臣自拜命以來，夙夜不遑，寧處不敢不竭，駑力以圖，撫可成，剿不力，則以撫誤，而必不可撫，東不索，則致民恨，而并壞其東，故言察吏于今日，即以東平可也，求有寇徧于野，而猶得云官稱其職者，吾平寇于今日，即以東平可也，防禦有素，寇來必不得志，儻倘有法，兵到可期成功，若夫兵之害民，尤甚于盜，寇之畏兵，猶夫畏賊，此紀中，

臣看得鄖關重大，雖臣舉密旨，仍宜知會按臣，故於報代疏後，面行奏明。隨於十一月初六日渡河進省，與按臣楊繩武再三面商，仍密探本藩動靜，悉其要領，即於十三日南發，途中隨時隨地，調度兵將，堵剿流寇。至二十日抵南陽，一時在事，除按臣及開封兩府推官外，無有知臣之舉有密旨者。二十一日早，臣始一面照例移文按臣，會行按察司，及分守汝南道，一面查取儀注，公同唐藩，并文武各官，撿點祗候，迎接聖旨。於公署設香案，仰頭宣讀畢，該臣恪遵明旨，當將唐藩人面付分守汝南道臣周以典，隨據該道呈報，選委南陽府管糧通判張省度，南衙指揮王憲邦，夏之時伴押唐藩人情願於本月二十二日早行，前往鳳陽。臣方待其出城，以便疏聞。至二十三日過午刻，道府進呈磐面稟，唐藩人偶感風火，臥牀不語，姑緩少愈，起程一面催取，起程日期另報外，今將奉旨遣行緣繇，合先奏聞。蓋自明旨一宣，唐藩人猙獰之性，憤激欲死，闔郡宗廉，號泣罄窺，具狀赴臣告理者，半日絡至百人。臣概求敢行，然自叟黃童，咸頌聖天子天覆地載之中，有害屬風行之用，施不測之恩威，錯莫大之隱祕，藩倫於是有主，國憲於是大彰矣。至於本藩之傳國册寶，應貯何處，應人之眷屬侯從，應否攜帶，恭請明旨定奪，非臣所敢擅專也。又據道府之口，其巨姦大惡，撥置煽惑，所以陷王於此地者，實繁有徒，若使漏網，恐法猶有未伸，容臣行道府，訪確事蹟，應提問者提問，應參處者參處，以安此一方之公憤可也。臣謹會同撫治鄧陽右僉都御史臣楊繩武，再三商確，仍照

五六七月霖雨如注禾稼漂沒豆黍禾十不得二面精牛半遺隔夜半飽賊盜所存者亦十不得三故穴多而米麥每斗錢四百文豆一斗錢三百文此數皆八年冬未有之價而入十年之春價倍騰跡其斃木食人化爲盜賊面相繼散亡者自當倍於九年之數者也故水溢旱乾蝗蝻之三災其幷臻一方者他郡無有也其爲寇害者三自七年冬流賊入豫卽踰南陽所至人民居積室廬焚燒男婦老幼之慘不待言矣然南陽所屬多山勢爲賊所盤踞有一二月或三五月不去者如淅十萬老回回之類至有經年踞南陽縣鄧鎮內山中不去者然非坐食于山林也步騎出沒號曰打糧則所至一二百里之外無日不經歷南陽之土也且賊入秦入楚入江北南陽實爲咽喉之地是又無空日矣至於官兵所至寇或暫避而兵退復流連又經旬日旬月不去其鈎稽之給米則官價每斗七分而本縣以五百餘緡而給之此職之所日夜躊躇而身家不足以賠償歲凶不異於募化者也故賊盤踞住過之害其滋於一方者他郡所未有也以故民廿擾奪田皆荒蕪職每出郭見有播草子者輒樹皮菜嬰兒棄於道旁甫聽呱呱旋爲人割而食者其村鎮則有一街房屋燒燬強半者有屋徙壁立無人住居者間有數人從破屋而出則菜色鳩面竟似鬼形者其道路則荳萊翳塞行數十里無一人煙者餘懸廚洞察民艱發倉賜拯救連爲題請蠲免庶州縣印官得以安意招徠設法補助而後殘息可延亂形可弭災民幸甚等因據此又據南陽府推官程正家呈據鄧裕南唐等十三州縣合詞申同前因該卑職若得宛南一郡水旱游仍口土滅煽蓋三四年於此矣田土十不耕五室廬十不存三民之死于殺戮死于饑饉者不知凡幾也僅存子遺復半聚萑苻半轉溝壑半離鄉井道殣相望流鴻塞郊百里鞠爲蒿萊四顧了無人煙他郡亦遭流賊或偶一焚劫禍患未酷也未若南陽之終年盤踞偏地蹂躪也者他郡亦支士馬或經一經過荆棘未深也未若南陽之比歲供輸到處騷擾也者至水旱蝗蝻摧斗米錢四百五百則南陽所獨焉士寇一時蜂起姦民倡饑民爲亂動及數千數百亦南陽所獨焉譬也猶可以計分數今則十分災害矣譬也猶可以別等第今則徧體瘡痍矣曰擊顛連憯慘之狀卽有鄭俠之圖描寫不出縱貴生之淚痛哭無門有司情迫叩閽望恩徒切司農計窮仰屋破例維艱若非軫念湯火特爲題請四顧了無人煙他郡亦遭流賊或偶一焚劫禍患未酷也未若南陽之終年盤踞偏地蹂躪也者他郡亦支士馬或經一經過荆棘未深也未若南陽之比歲供輸到處騷擾也者至水旱蝗蝻摧斗米錢四百五百則南陽所獨焉士寇一時蜂起姦民倡饑民爲亂動及數千數百亦南陽所獨焉譬也猶可以計分數今則十分災害矣譬也猶可以別等第今則徧體瘡痍矣曰擊顛連憯慘之狀卽有鄭俠之圖描寫不出縱貴生之淚痛哭無門有司情迫叩閽望恩徒切司農計窮仰屋破例維艱若非軫念湯火特爲題請蠲免新舊錢糧以蘇一方之久困以收拾十三城之人心則南陽之爲南陽有不可知不忍言者矣卽議蠲免新舊錢糧以蘇一方之久困以收拾十三城之人心則南陽之爲南陽有不可知不忍言者矣卽議賑貸亦杯水車薪之說也卽曰緩徵亦黃葉止啼之喻也不如將九年以前一切未完錢糧概賜豁免十年縱不可遽蠲亦冀蠲十之五六嗟此子遺庶其更生平行見逃徙之氓尚可復業不逞之徒或望輦轂支士馬或經一經過荆棘未深也未若南陽之比歲供輸到處騷擾也者至水旱蝗蝻摧斗米錢四百五百則南陽所獨焉士寇一時蜂起姦民倡饑民爲亂動及數千數百亦南陽所獨焉譬也猶可以計分數今則十分災害矣譬也猶可以別等第今則徧體瘡痍矣曰擊顛連憯慘之狀卽有鄭俠之圖描寫不出縱貴生之淚痛哭無門有司情迫叩閽望恩徒切司農計窮仰屋破例維艱若非軫念湯火特爲題請

人不必言東南兩面爲裕舜土寇視涼一空且相率入夥矣前院多方區畫之牛種俱付之不可知縱有強明吏將奈何是可哀也其在鄖陽一望荒草迷人路徑茅蓬所蔽村落鞠墟斷萬遺燼至求一人蹤跡而不可得城南謝家莊見來迎者一地方一鄉約便詫以爲異事詢之則曰日站罡頭夜殫城中不日亦將散去而東北一帶又盡爲賊蹂城內居民一日數十驚非署官多方彈壓不知作何狀也是可哀也其在裕州北行六十里不見一居民問之行路客皆言每夜土寇剽掠間有鄉居者皆剝衣凍死餓死矣將得有人哉至州治光景寥落卑職居兩月纔得一發臨行求一夫一馬而不可得非官之慢地之窮也是可哀也唐泌兩邑昔年經過已嗟不堪今且慘甚矣泌陽東接申確山多人稀土寇蠭聚而不解所謂東十七營西十七營豈虛傳哉唐邑寇稍戢而百姓十室九空勢不能束手待斃寔猶耽耽思動也是可哀也南召密邇府城光景應稍別而慘苦較他邑尤甚其詳纔徧野白骨堆積不煩贅矣指其可據者以道官經臨苦于無食署官強持三升米爲兩家分其官如此其民可知雖日爲之恤死亡招流移而涓滴之水無救燎原是可哀也南陽府治在焉地當九省之通宦何如繁衍然亦近城十里略見耕耘而十里之外亦與他邑等以縣令之明爽東支西吾催撙得一個形耳後將不繼也是可哀也新野當子午之衝既苦盜又苦兵其民將披于奔命而死荒旱頻仍四野蕭條卽賢令不能挽回也是可哀也桐柏去府爲最遠地索疲兵火之餘又添一番悽慘不堪言矣是可哀也鄧州素號沃饒卑職入境見村落中人跡散散鼠竄以爲差滅人盡至州治而官署士廬各各告窮時猶在疑信間及問城而壕內壕外伏屍徧積以壯兒肉付饞犬餐卑職滴淚不能止噫言地方以掩埋而地方言日日如此實掩埋不及耳一時街頭乞兒攘馬前者近百人皆口不能言卑職益出幾錢以分給然亦救一日之生二三日後又爲伏屍之續矣是可哀也鎮平之苦與鄧等道路中白骨森森遠通求一禾苗不可得民將盡死於春首矣是可哀也內淅南邑僻處萬山南接荊襄西連商雒北控伊魯爲盜賊出沒者且七年矣徧查村落求一椽片瓦而不可得兩邑合各欲爲百姓請命且欲爲百姓死而不顯生而內令之嘔血又卑職親見者實宰之苦分固應爾如無濟時事何是可哀也卑職口有盡而情無窮據

面摘盜安良設法綏輯外伏懇聖明特遣科臣一員偏歷踏勘偏採言不虛非大破常格竭除拯救則人春以後將必有不可爲不可言者矣臣因是而又有請焉當此時勢孔棘之際一州得人則救一州一縣得人則救一縣如葉縣南陽皆表表可見而兩邑之殘暘相以少延頗艱危之地偏多闕茸之官蓋有能明職業之才自有營求謀地之力而撫計以脫此地者卽無智以能此官者也更祈敕下該部遇殘破州縣缺出將近日各衙門所保舉堪任州縣者坐名銓補不必擊簽則爲災地造福非淺矣謹會同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苗昨士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繩武合詞上請伏祈聖明照察崇禎十年正月初六日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奏內請獨事宜該部看議速覆以後殘破州縣員缺卽於保舉堪任內遴委銓補不得以庸劣充數該衙門知道戶部覆看得寇氛狂逸流毒豫省被災地方節經該撫按具題臣部議覆獨緩在案今復據疏稱該省垦摧兵荒州縣被災尤甚而奚黎困苦之情形地方艱危之景象眞慘不忍言者矣夫此子遺之赤子可不亟爲拯救以甦此殘喘乎第該府以十三州縣之多亦必有被災之輕重若概請獨免則邊情孔急餉匱難支臣等實未便遽議獨免伏乞敕下該撫按先將該府最甚州縣分別輕重等第某應獨某應緩速行造報以憑覆請聖裁庶鋼廷德意實堅窮黎而邊鎮亦不至貽庚癸之憂矣既經具題前來相應具覆恭候命下臣部移文該撫按遵奉施行等因崇禎十年二月十四日奉聖旨據奏南陽府屬被災情形殊可憫念錢糧俱欠新徵俱暫准停緩仍著該撫按確查兵荒最甚州縣分別輕重等第酌議獨緩作速奏奪

備陳視賊向往調度機宜疏

題爲仰惕向往之明旨俯酌調度之機宜備陳情形伏懇聖明鑒裁以圖萬全以無誤地方事伏念以臣非材謬荷重寄視賊向往自關本等職業隨應明旨敢不倍切冰兢故在楚則促臣入楚在南直則促臣往南直在臣則固楚告急之文臣之身若負湯火之中恨不一夕抵楚也閱南直告急之文臣之心若負燃眉之急恨不一夕到南直也顧諸臣各爲封疆各自爲算臣則豫楚吳鳳厥視維均全局照管非容掛漏以今之賊勢言之楚中大寇自應城雲夢孝感黃陂至麻城者一股往東歷商固勒黃安麻城六安而至舒城廬江桐城安慶之間又半自東轉仍棲於霍黃商城大山之中一股往西復轉入黃陂孝感而苗頭西向應山隨棗若南可以復入應城京山若北可以犯信陽一帶此賊勢之情形也臣於西股在楚之賊則檄監軍道臣張大經督率副將龍在田遊擊李源都司許名臣等所領滇兵九千有餘追逐撲剿移自楚撫調度滇兵悍銳堪戰大經統馭有法確可當一面者於東股南直之賊則檄左良玉所領新舊兵六千有餘襄六安牟文綬所領兵二千襄鄖州劉昌所領保兵二千襄鄖州共計在一萬之外在趨有賊處所會兵合剿移會南樞操江應鳳各撫臣及備監調度再叠之以本地之兵似亦可當折衝之用者臣仍暫駐光州南以扼潁黃商城之賊東以策應鳳淮之急西以防信陽新野從入之路兼以剿撫羅息汝蔡之土寇如此則東西南北四應不匱振絡聯貫聲氣鑒通固恪遵視賊向往之明旨日夜惕惕幾經踏

面計不得不出於此也不然臣駐楚則臣與楚撫同聚於賊之南而顧黃孝之賊或猝隨棗若宛南或猝應山棄信陽則臣遠不及聞必有鞭不及腹之虞且因前商城山中之流寇誰爲扼堵羅息攻城之土寇誰爲制伏而況近日商雒有闖入之賊盧氏有攻城之報將覺相隔於千里之外矣臣之初駐光州也竊計三五日後不入楚則往南直乃今酌緩急之情形權地勢之遠近不得不分布兵將於各地提機運籌於適中然賊勢瞬忽變易無暇儻數日之間再有變局臣又再酌進止未爲拘拘於一定也伏祈聖明鑒裁施行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崇禎十年二月初六日具題十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奏內調度機宜知道了楚豫自當兼顧近報流氛益突江北遏寨確偵情形視賊所急畢驅援剿速圖勦掃至軍機呼吸原不中制不必預請兵部知道

因病請告并請分設理撫疏

奏爲剿遏事務殷重微臣衰病難支謹據實控陳懇祈天恩俯允罷行能調治材質平庸本非濟世之具數年以來陰伏草野蹤御世緣一意闕辭儻延喘殘乃于去歲八月忽蒙特恩起用維時口在近郊正臣子愼不顧身之日誼不敢辭及趨至京纔兩旬而有今官之命夫理撫象在此盧上非常之恩也臣一言病則負知遇之隆而啓譏謝之資臣誼之所不敢出也故臣于拜命之初惟矢捐軀圖報之志期于盡心竭力而已矣惟是時勢艱窘簿書蝟雜晝夜指揮無敢偸安而不自意衰病之軀不耐煩勞髮愁之叢集矣始而胸脇疼痛如刺兩背沈重如負猶自勉強撐持漸積至今則眩暈皆血且將有性命之憂夫臣之一身所關者小而臣一身所任之事所關甚大臣安敢不據實以陳也古人三月報政臣受事三月有餘亦既智盡能索神疲精竭矣而土寇之猖靜無期流寇之披猖如故故臣安得不病況臣所服者兩人之言也臣所辦者兩官之事也前此兩臣皆春秋比臣爲富而才猷品望十倍于臣然猶分任之而不足豈臣能兼任之而有餘乎假令當年兩臣在事一日而各有半日之閑則臣今盡日而無片晷之暇矣如各

督糧道程副使呈前事等因到部奉批司查奉此查得盧氏縣屢遭寇變官死民逃崇禎八年分浙糧四千二百餘石無從徵解業奉俞旨蠲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今該道呈稱先已措派完解具見急公之誼至于措完之糧而欲改作十年分之數必該地方撫按據實題請本部方使議覆仍劄該道酌行可也等因呈堂奉批速劄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劄該道照劄事理即便遵照施行等因蒙此竊照盧氏縣八年未完浙糧四千二百之額本道因部覆嚴不敢覬望不敢推卸多方設處已全完于未奉恩旨之前今得蒙浩蕩皇仁恩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則將本道徐完之數請改為十年清額而八年分仍遵恩旨一半蠲免一半帶完庶如天之仁得寬既于災黎惟望兩院早為地方題請本部議覆有據斯殘邑子遺之命矣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繩武看得盧氏一縣每歲額該浙糧四千二百餘石崇禎八年為流寇躁躪官死民逃欲貲其徵輸則勢必不能矣惰糧道臣程楷揚于功令之破不敢息忽潛移百計措處業代為之全完蠲後得邀皇仁免其一半餘以五年帶完垂憐殘邑之苦恩蒼澤矣惟是道臣所徐完者乃在恩旨未頒之先茲該道欲將代完之數乞改為十年之額正所以廣皇上浩蕩之恩于殘黎耳既經該道具呈前來相應具題伏祈敕下戶部議覆施行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四月初十日奉聖旨戶部知道戶部覆看得盧氏縣連遭寇變官死民逃八年分未完浙糧四千二百餘石奉有蠲免一半餘作五年帶完俞旨今撫按題稱糧道程楷留意浙糧業于未奉旨前代民措完逋數又念皇恩浩蕩所移免該縣十年見徵此其意實為拯救災黎宜從所請以彰寬恤等因具題崇禎十年四月十八日奉聖旨盧氏八年分浙糧既經完解所蠲分數准移免十年見徵以彰寬恤

因病請告再懇允放疏

奏為微臣衰病情真、封疆不堪久誤、謹瀝誠再懇天恩、俯允回籍、別選賢能、以早奏蕩平事、竊惟流氛孔熾、幾數十年矣、以數十年未結之局而欲了當於一朝、此必非常之人、方可成此非常之業、乃譚劣如臣、謬膺是寄、皇上所以寵任臣者專而且隆矣、臣所以夙夜拮据、感恩圖報者、亦智盡能索、心力殫竭、而無餘矣、此自在中外耳目中、非可容臣飾說者、惟是分量有涯、而容受因之、年力有限、而伎倆因之、臣藩柳之質、今年六十有一歲、衰病侵尋、日甚一日、春蚕以來、眼花耳鳴、右體麻木、將成不仁之症、幾有性命之憂、五官不靈、一籌莫展、以此而欲冀成掃蕩之功、難矣、夫抱經濟之略、而憚拯救之勞、臣誼之所不出也、無神勇勤之質、而徒戀爵秩之榮、尤聖朝之所不容也、伏祈皇上俯察臣病是真、督剿事重、允臣回籍、別選年力精壯、韜略素裕者、以充是任、則蕩平之功、可計日而成也、至於中樞條議、部撫兼理、臣居恆每有是言、北見正與臣合、即如賊今盤踞楚豫之界、隨賊向往、臣宜移鎮南陽、乃省城當賊經過之後、民情惶惑、風鶴成驚、昨十五日之夕、忽城東男婦扶攜歸城、至次早、城西亦然、臣親出郊外撫慰之、始定、及偵探四出、毫無聞見、蓋兵荒之後、地赤人窮、訛傳思亂、重地可虞、臣即欲離省城、不能也、牛盧在湯火之中、安危判呼吸之際、伏祈廟堂早裁決一日、則五省早獲一日之安矣、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崇禎十年四月十九日具奏、四月初四日奉聖旨、流氛督剿方殷、王家楨著一面殫力料理、不得引請弛卸、該部知道、

三次請告疏

奏為臣病益篤、臣去當決、三懇天恩、俯容休致、以免誤封疆事、為照臣自兩次具疏乞身、未蒙聖慈允放、軍務倥傯、臣不敢不力疾料理、然病因勞而漸深、事因病而漸誤、至於事誤而病愈加矣、目今兩眼昏花、對人不辨、面孔下部酸輭、升降每至傾跌、眩暈健忘、落筆成訛、種種病症、皆心血虛耗、精力衰弱所致、臣平昔多病、醫藥罔效、須閉戶靜坐、始可調攝、今干戈擾攘之際、晝夜拮据、猶恐時日不給、安有靜坐之時乎、臣之一身、不暇退處、獨是巡撫何官、中州何地、今日何時、而可容一病夫任之、目前慕兵措餉、買馬製器、選將練兵、事務殷繁、即精明強幹者、尚恐思慮有所不到、計畫有所不周、臣若不亟為控陳、將竟成蹉跌而釀禍于中州不淺矣、臣受國厚恩、捐糜國報、本所自矢、無奈禍過災生、力不從心何也、伏祈皇上憐臣病真情非假託、俯念中州重地、不可久誤、容臣休致回籍、速推賢能、早來交代、臣狗馬餘生、倘未即填溝壑、惟日與白叟黃童、祝聖壽于無疆而已矣、臣無任恳悚待命之至、崇禎十年五月初十日具奏、本月二十日奉聖旨王家楨剿寇方殷、豈引病弛擔之日、況總理未經交代、面費調度、應援、著遵旨殫心料理、

海光山信羅相繼該道職掌相關必有確據蓋賊勢飄忽難定今日之調在豫爲賊來兵去在皖爲賊去兵來矣無濟於皖徒害於豫此一時在豫同事諸臣願留左良玉者無不有同心也惟是懷惕明旨不敢少遲臣移駐許州催左良玉帶領兵馬於二十一日到許二十四日四波發行矣臣面教以途中遠偵確探之計臣亦仰體此意不敢請增王忠等若從國家起見亦宜振旅而前猶恐後期奚孰遣其不然也臣一受事即遣官檄催牟文綬矣乃以山東藩司未發月餉報臣臨行去一檄催山東藩司速發至今猶未見到也臣遣官守催王忠以起程牌到驛該驛抄報臣又遣官沿途申飭預備糧料及禁約騷擾至今猶未見到也臣隨檄催葉用文近都黃河冰未合應令渡河舉旨保兵協剿防河事宜著該撫鎮視賊勢緩急酌行是用文不但防河亦有協剿之責至今亦未見到也豈其明旨赫赫尚不足畏與不然何悠悠忽忽怠緩至此極也若左良玉陳永福孔道與江櫃羅岱楊從義朱文進大小七將官非分領各營見今與賊對敵者耶臣一受事知宛南賊勢猖獗即委監軍兩道臣戴東旻張大繇督領七將官合兵赴宛殲剿乃左良玉以告病揭帖至輒委中軍張應元領兵以往止見過汝州有左兵拾草傷官之報而未聞與賊交鋒也孔道與聞前此中矢穿膝而未聞與賊交鋒也楊從義朱文進止見過葉縣兵與毛兵爭搶被殺傷之報而未聞與賊交鋒也孔道與聞前此中矢十一日雖賊中間係縣官隨即放還然而相隔一日相去二三十里全無哨探竟不救援任賊享餐若罔知則所稱營陣斬獲安能必一一皆真賊耶此七將官者豈調度機宜未嘗催督檄文未嘗與抑豈向來伎倆已慣點綴便可報功與不然何躲躲閃閃疎玩至此極也蓋兵分則勢渙將多則指亂臣請去其五將合爲三營左良玉大將也初多提功近假自賊營以羅岱之兵合之蓋羅岱既革職衙官歸臣標下聽發衙鋒爲剿功自贖之地左良玉統此五千之兵往來嵩雒之間北阻窺河西扼關陝南躡登汝盤踞之寇儼然有虎豹當關之勢焉陳永福孔道與江櫃三營合爲一營止留陳永福一將官領此五千之兵率然在山之勢焉蓋陳永福曾負攻戰之名而孔道與宜令休養江櫃領兵原係督管者也楊從義朱文進所領川兵俟牟文綬到日歸牟文綬統之合爲一營此五千兵往來禹汴之間屬臣標下以便聞急徵發儼然有居重馭輕之勢焉仍同王忠董其成臣之不疎誤彼見臣之支離日甚一日遂至精神渙散亂傳時興復欲其同心協力立奏搪蕩之功用文左良玉陳永福三股入山搜剿兩股設伏堵殺務令捕妖氛而止但得流寇一竄將士寇自息豫寇既平可全力注楚此臣區區一念朴誠從實地做起庶幾可望有效不然臣徒手奔走轉抄塘報可以塞人不可自欺更不敢欺皇上盤新嚴敕王忠等星速赴豫到日嚴整紀律無如往日之縱軍搶掠殺良冒功騷擾土民容臣重則斬首以下再如前逗遛觀望玩誤軍機則細打立剝正法務將從前陋習一洗而新之至楊從義等俱革去領兵在臣標下聽有警調發臣此番會剿之舉雖驅逐入山窮南一時無寇與楚寇無氣使不得通然而糧料之費所過稍苦斬獲之報於

請催撥兵赴豫太緩分營將領太多伏乞明旨嚴催并陳合營規則疏

頃爲撥兵赴豫太緩分營將領太多伏乞明旨嚴催并陳合營規則以整行伍以圖蕩剿事爲照豫中撥兵議調王忠之三千牟文綬之二千葉用文之二千蓋廟堂真見豫中情形寇多兵少故爲是萬不得已之計臣亦仰體此意不敢請增王忠等若從國家起見亦宜振旅而前猶恐後期奚孰遣其不然也臣一受事即遣官檄催牟文綬矣乃以山東藩司未發月餉報臣臨行去一檄催山東藩司速發至今猶未見到也臣遣官守催王忠以起程牌到驛該驛抄報臣又遣官沿途申飭預備糧料及禁約騷擾至今猶未見到也臣隨檄催葉用文近都黃河冰未合應令渡河舉旨保兵協剿防河事宜著該撫鎮視賊勢緩急酌行是用文不但防河亦有協剿之責至今亦未見到也豈其明旨赫赫尚不足畏與不然何悠悠忽忽怠緩至此極也若左良玉陳永福孔道與江櫃羅岱楊從義朱文進大小七將官非分領各營見今與賊對敵者耶臣一受事知宛南賊勢猖獗即委監軍兩道臣戴東旻張大繇督領七將官合兵赴宛殲剿乃左良玉以告病揭帖至輒委中軍張應元領兵以往止見過汝州有左兵拾草傷官之報而未聞與賊交鋒也孔道與聞前此中矢穿膝而未聞與賊交鋒也楊從義朱文進止見過葉縣兵與毛兵爭搶被殺傷之報而未聞與賊交鋒也孔道與聞前此中矢十一日雖賊中間係縣官隨即放還然而相隔一日相去二三十里全無哨探竟不救援任賊享餐若罔知則所稱營陣斬獲安能必一一皆真賊耶此七將官者豈調度機宜未嘗催督檄文未嘗與抑豈向來伎倆已慣點綴便可報功與不然何躲躲閃閃疎玩至此極也蓋兵分則勢渙將多則指亂臣請去其五將合爲三營左良玉大將也初多提功近假自賊營以羅岱之兵合之蓋羅岱既革職衙官歸臣標下聽發衙鋒爲剿功自贖之地左良玉統此五千之兵往來嵩雒之間北阻窺河西扼關陝南躡登汝盤踞之寇儼然有虎豹當關之勢焉陳永福孔道與江櫃三營合爲一營止留陳永福一將官領此五千之兵率然在山之勢焉蓋陳永福曾負攻戰之名而孔道與宜令休養江櫃領兵原係督管者也楊從義朱文進所領川兵俟牟文綬到日歸牟文綬統之合爲一營此五千兵往來禹汴之間屬臣標下以便聞急徵發儼然有居重馭輕之勢焉仍同王忠董其成臣之不疎誤彼見臣之支離日甚一日遂至精神渙散亂傳時興復欲其同心協力立奏搪蕩之功用文左良玉陳永福三股入山搜剿兩股設伏堵殺務令捕妖氛而止但得流寇一竄將士寇自息豫寇既平可全力注楚此臣區區一念朴誠從實地做起庶幾可望有效不然臣徒手奔走轉抄塘報可以塞人不可自欺更不敢欺皇上盤新嚴敕王忠等星速赴豫到日嚴整紀律無如往日之縱軍搶掠殺良冒功騷擾土民容臣重則斬首以下再如前逗遛觀望玩誤軍機則細打立剝正法務將從前陋習一洗而新之至楊從義等俱革去領兵在臣標下聽有警調發臣此番會剿之舉雖驅逐入山窮南一時無寇與楚寇無氣使不得通然而糧料之費所過稍苦斬獲之報於

大剿正殷王家楨參劾力贊剿撫漢不得以總理交代有期引病弛卸該部知道

四次請告疏

爲四懇天恩病臣以重剿務事臣於五月初十日具奏爲臣病益篤、臣去實決、三懇天恩俯容休致以免誤封疆事奉聖旨王家楨剿寇方殷豈引病弛擔之日況總理未經交代亟資調度應援著遵旨殫心料理力圖滂捕如或疎誤責有所歸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見邸報悲設香案於公署望闕叩頭謝恩訖臣不勝感激益不勝憂懼伏念皇上以聖明之主建中興之業凡挾一材抱一智者誰不自慶遭逢思乘機遘會以期樹立於清時況臣受四朝豢養之恩蒙皇上委任之隆方自矢捐糜不足爲報何敢萌弛卸之念緣臣賦質孱弱不堪重寄數月積勞遂至委頓臣所以冒昧連牘控陳者正爲剿務方殷非病臣所可塞任新總理熊文燦業已專官敦促料交代之期只在此月之內目今理撫事務臣雖力疾料理而承聽之下見臣病急懼懼窺臣在事難久已視爲五日京兆矣人情向背不可轉移若早另推補俾之耳目變易號令更新與今日之疑貳觀望者取效自相遲矣況孔道與宜令休養江櫃領兵原係督管者也楊從義朱文進所領川兵俟牟文綬到日歸牟文綬統之合爲一營此五千兵往來禹汴之間屬臣標下以便聞急徵發儼然有居重馭輕之勢焉仍同王忠董其成臣之不疎誤彼見臣之支離日甚一日遂至精神渙散亂傳時興復欲其同心協力立奏搪蕩之功用文左良玉陳永福三股入山搜剿兩股設伏堵殺務令捕妖氛而止但得流寇一竄將士寇自息豫寇既平可全力注楚此臣區區一念朴誠從實地做起庶幾可望有效不然臣徒手奔走轉抄塘報可以塞人不可自欺更不敢欺皇上盤新嚴敕王忠等星速赴豫到日嚴整紀律無如往日之縱軍搶掠殺良冒功騷擾土民容臣重則斬首以下再如前逗遛觀望玩誤軍機則細打立剝正法務將從前陋習一洗而新之至楊從義等俱革去領兵在臣標下聽有警調發臣此番會剿之舉雖驅逐入山窮南一時無寇與楚寇無氣使不得通然而糧料之費所過稍苦斬獲之報於

城無損。臣心大有憾于將官太多。彼此觀望。未逢臣之初意也。伏望聖明監察施。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王忠等兵已敕部減撤。仍著申明紀律。量驅前赴協剿。如再逗延。參來重處。幷左良玉不許託疾規避。其合營賞成事宜。即如議仿行。朝廷但責成功。一切調度。並不中制。將領有悔玩怯玩。殺良冒功等情。參遊以下。即以軍法從事。餘俱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五次請告疏

奏爲。病臣義不可留。罪在必逐。五懇天恩。亟賜罷斥。別簡賢能。以肩重任事。該臣於六月初二日具奏。爲四懇天恩。亟能病臣。以重剿務事。奉聖旨。寇氛未靖。大剿正殷。王家楨著殫力實圖蕩掃。不得以總理交代有期。引病弛卸。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家楨淺夷寡謀。力不勝任。猥蒙天語慰諭之以殫力。望之以海撫。凡爲臣子者。自非有胸無心。能不矢捐糜以圖報效。顧惟是用舍予奪者。朝廷馭世之大權。進退遷速者。臣子居身之大節。權以斷而歸於當。節以審而成其決。則臣區區犬馬戀主之心。真有欲少遲延而不可得者。蓋授之皇上委用之初意。而愷摧撫以自容也。臣明冒卿貳。例不推巡撫。拜命之初。意重在理。乃數月之拮据。茫無成效。流氛之猖熾。愈見蔓延。則臣罪之宜誅也。當不再計而決矣。若以理見推。而以撫居官。則節鉞之重。紙爲匿短之資。臣清夜自思。愧懼交集。何能靦顏以強居也。且忡撫體統稍異。臣頒敕書內。載以總理體統而行。今既專撫。則總節之間。仍舊既見以爲乖方。更易又殊盤其倒置。此衣冠瞻視。關係地方者頗重。不宜以臣縈盤一官之私。致有褻越者也。況自臣受事以來。人言屢及。若笑罵縣人。而好官自我。則頑鈍無恥。何以隨吏民之上。恐三軍之士。且心輕之。而欲其法令之整肅也難矣。有此三者。即精明強幹。亦難適於用。而況臣之病勢日沈。形神俱憊。心血久枯。肝氣虛損。而膽力因以衰弱。旦夜兢惶。若有臨事之至前。轉瞬遺忘。安覩制勝之遠略。即如近日。臣自汝甯赴省。方及許。而又往南陽。方駐南陽。而催汝蔡西。賊復闖入矣。內淅鎮鄧。危如累卵。開歸空虛。震動可虞。兵寨路遙。微調不至。臣病忽淹淹。無能淨掃狂氛。以副聖明之倚任。而商城告急。監陝告急。竟付之不可知之天。至蔡棟一事。急如燃眉。亦但以文移催之數百里之外。不能一至省會。觀爲調棟。則前此之躭閣不少。後此之叢脞更多。臣之千罪萬罪。無可爲贖。而封疆之一誤再誤。何堪容誤。伏懇皇上。軫念中原重地。將臣即日罷斥。別推才望。來充是任。則兩河生靈有依。而徽臣一身。爲幸矣。臣可任恐懼激切待命之至。爲此。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崇禎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具奏。八月十三日。奉聖旨。王家楨奏內事情。該部看議速奏。東部覆看得河南腹心重地。寇盜四集。聖明特簡兵部左侍郎王。授以總理。專剿五省流寇。其權畧重。而其責任亦未易副也。後有大則之舉。而以理臣之任。專之熊文燦。則家楨在河南。是有總理之名。而實爲巡撫之官。名實既不相副。體統又難整肅。誠有如家楨所言者。況本官臞以病請。情亦非假。豈新理臣大剿之時。中州重地。留此若進若退之官。恐致誤事。合無准其回籍調理。另推撫臣受事。而以巡撫之官。管巡撫之事。則事權一而責任專。哉甯地方。有攸賴矣。伏候聖明裁奪。崇禎十年八月十六日。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具題。本月十八日。奉聖旨。王家楨准回籍調理。員缺速推才望堪任的來用。

太倉錢糧疏

爲太倉錢糧虛懸。逐款須著實地。伏乞嚴敕清查。以杜弊竇。以服人心事。竊惟今日在財用稽查之後。值羽書狎至之時。而以臣之愚昧。代庖部事。又兼攝倉場。以故旦夕拮据。寢食弗甯。每遇簿書到手。加意搜查。忽于五月初七日。管理銀庫主事陳賓盛。王裕心。交代事竣。以交代文册送部。臣因細查其册內所載銀數。蓋欲的知其庫藏之虛實。以爲酌劑益縮之地也。而册中實在項下。開載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七十四兩有零。臣一見之。不勝沾沾喜。即問邊餉司郎中張鵬翀。庫貯如許。何云一空。鵬翀亦不知其所以然。即促賓盛裕心至衙門。備問之。始言三十餘萬。爲相沿之虛數也。臣詢銀數何能虛懸。始言支放出庫。執結未到。無憑開銷也。臣詢執結何難查取。始言執結出於領銀之人。銀既到手。執結遂緩不經心也。臣兵寨路遙。微調不至。臣病忽淹淹。無能淨掃狂氛。以副聖明之倚任。而商城告急。監陝告急。竟付之不可知之天。至蔡棟一事。急如燃眉。亦但以文移催之數百里之外。不能一至省會。觀爲調棟。則前此之躭閣不少。後此之叢脞更多。臣之千罪萬罪。無可爲贖。而封疆之一誤再誤。何堪容誤。伏懇皇上。軫念中原重地。將臣即日罷斥。別推才望。來充是任。則兩河生靈有依。而徽臣一身。爲幸矣。臣可任恐懼激切待命之至。爲此。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崇禎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具奏。八月十三日。奉聖旨。王家楨奏內事情。該部看議速奏。東部覆看得河南腹心重地。寇盜四集。聖明特簡兵部左侍郎王。授以總理。專剿五省流寇。其權畧重。而其責任亦未易副也。後有大則之舉。而以理臣之任。專之熊文燦。則家楨在河南。是有總理之名。而實爲巡撫之官。名實既不相副。體統又難整肅。誠有如家楨所言者。況本官臞以病請。情亦非假。豈新理臣大剿之時。中州重地。留此若進若退之官。恐致誤事。合無准其回籍調理。另推撫臣受事。而以巡撫之官。管巡撫之事。則事權一而責任專。哉甯地方。有攸賴矣。伏候聖明裁奪。崇禎十年八月十六日。吏部尚書田惟嘉等具題。本月十八日。奉聖旨。王家楨准回籍調理。員缺速推才望堪任的來用。

萬光景言庫無實銀祇懸礙數至三十五萬之多科臣爲國忠肝一見安得不參參之誠爲有據但錢糧須歸實地而後清查得法緩悉舉報即就手本廂之亦可見其大概手本內工科於天啓五年十月支天啓五年秋季俸銀三十一兩一錢夫至十月而支秋季至今猶列預支之內則預支二字之義亦可見其大概蓋執結未到而發銀即名預支誰其中甲先支乙不敢謂其全無然類工部之俸者實多今日若不查到底則其作奸弊者且得借口展辯臣謂清查之法自以執結爲主夫年例則有當日領解之官俸銀則有各衙門造支之薄若非實領銀去誰肯出一執結執結至而巡視補掛補銷者則發糧歷盧之故果爲執結不到無他弊也執結查取不至而巡視不准補掛補銷者則其中情弊亦自水落石出而神奸不能遁其形矣款款稽查件件著實前後弊竇可清紀法可明科臣有聞必告之初意微臣見册即查之苦心皆可不負聖主之綸精矣又科臣劉安行條陳一疏舉有九卿科道會推精明心計之臣三四員之旨臣捧誦天綸夙夜躊躇乃於代庖文移之間事體商確之際司官中得於眞知者列名上聞練達勤敏則山東司郎中范鏡博大宏遠則福建司主事張元佐精詳執持則雲南司郎中樞國柱此三臣者皆可備異日大用之選無難於目前會計之役也此外不乏表表而或有專差或無指實臣不敢濫及至於會推別衙門之臣應屬吏部爲政臣部難以越俎伏乞敕下科臣劉安行併巡視科臣鈕烱道臣馬如蛟將前所參太倉虛懸銀三十六萬餘兩嚴加清查先取執結其無執結者查經管何官支領何人著落完追依律奏送問著臣衙門司官范鏡等三員分理會計其別衙門心計之臣仍著吏部會推則發糧之弊永絕而積查會計悉得其當矣臣撫任惶懼待命之至

軍興裕儲宜預疏

題爲軍興裕儲宜預餉額豈乏可慮懇乞聖明速敕計部酌盈虛清耗竅以濟危疆事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崇禎元年四月初六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督餉省直巡按監察御史劉重慶題前事等因本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朕念切封疆發帑已有旨了遼餉原有舊額其支各色即著嚴正稽核兵馬清查耗竅爲目前急著說得是著該部設法嚴查作速議覆戶兵二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舊餉外支改正另覆稽核兵馬聽兵部酌發所有清查耗竅和應摘覆案呈到部若得自有遵事以來屑屑瑣瑣而卒未見一措之果足用一清之果實也然往歲左支右吾尙可撐持且暮稽至今歲弥乏極矣蓋以黔驢用兵劃餉如許而山東島餉之留兩庾事例之留臺其出自外解而嚴催外解惟恃有考成一法乃考成之後停催禁調實屬東部爲政雖銓臣體國公忠無不同心倘偶或照管不到則臣部失其權矣周以冢宰制國用漠以丞相領度支良有深意此又須煩聖明卽以關門論罷歲五月以前原係關內外總發每月止餉一十七萬五千自愼遠另設餉司關內支八萬三千關外支十萬矣臣部月月照數措發未敢有遠乃關外于原額十萬之外有加無已自去歲八月至十月多借發過馬乾銀四萬兩作月餉未足也又復請找月餉三萬五千矣自十一月至二月又請找月餉八萬矣且稱從此後每月餉額應須於十萬之外加二萬矣臣部方勉湊於額中該鎭復求多於額外臣部方幸完一月便了一月之局該鎭復且收一分止算二分之找月來索餉之文不曰臣部欠該鎭

月餉一二十萬則曰該鎭缺兵餉三兩月即者嘗相顧勦色而不知臣部于正額之餉來常欠即該鎭于原額之餉亦來常缺也增者日增誰爲止定之期解者難解終無不欠之日而臣部仰屋持籌如杞人憂天情衝填海亦何濟于緩急之數哉多多益善在邊臣自有定畫臣部何敢越俎而譚節以月計二萬有若不見其多以年計二十五六萬亦不爲少臨渴難掘撫來安炊萬一事有不測致誤封疆盡委之于臣部之欠餉也不幾以額外之增加而貽臣以莫贖之罪戾哉嘗餉台臣身膺餉務其於兵食盈縮之數與夫庫藏虛實之源業已洞若觀火且原奉敕旨內稱遼左道對并德弔查則今日之舉旨清查耗羨固其職掌也兩臣復鄖陽撫臣梁應澤疏請察餉者并察兵亦奉有俞旨矣伏乞皇上殿加申飭督餉御史遵照弔查原敕并臣部原題察餉并察兵事理會同督撫司道設法清查何項當增何項當減額定兵數以爲臣部餉數仍於事竣之日照例奏繳舉劾庶耗羨自清兵需自裕臣部免受欠餉之虛名檢關永奏飽

事例歸還戶部疏

題爲事例歸還臣部欽承天語傳宣懇乞敕議盡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以便開納以塞弊孔以重國用事竊惟積貺而至于今日蓋勢窮理極更張變通之會也自臣代庖以來蓋省連章而陳聖主焦勞而慮有不以財用爲第一義者哉然而吞聲頓禿終無救于燃眉之急臣亦嘔血殫籌終無當於責成之誼昨于二十七日召對平臺蒙皇上面出盤臣吳玉錢糧三空四盡一疏科臣黃承昊錢糧虛耗已甚一疏命二臣卽頒極總而詳詢之一時諸臣無不仰窺皇上銳治太平爲足食足兵圖經久宏規矣已而閣臣體皇上德意謂臣部缺餉關繫九邊安危事例歸還可濟一時實用蒙皇上俞允傳旨今後事例盡歸戶部于時閣臣稱謝臣亦致詞叩頭謝訖蓋事例一項實非公家之財總充公家之用先年邊疆無事則借三分以濟大工之急大工告成則還本有以解封疆之危卽工部與臣部亦何敢不以皇上之心爲心而篤同舟之誼化畛域之見哉雖德陵與造然累朝相承有一定之常經歲月少假更整久之易施其餘一切工費計自可取辦于四司之料價而無不可徐待于百方之那移也惟是年來兩部爭開事例之條款不免混雜奸弊之叢生務欠清楚今旣歸臣部表則逐款再加斟酌督理再加專官尤所以澄源塞流而不負宸衷軫念匱乏之至意也況臣家植以左侍郎理邊餉矣添設右侍郎一員督理錢法矣而右侍郎一員獨無所事事乎且事例上納亦原有承行之司則堂屬無煩另設一擬議而自定矣至于臣部錢糧係臺其出自外解而嚴催外解惟恃有考成一法乃考成之後停催禁調實屬東部爲政雖銓臣體國公忠無不同心倘偶或照管不到則臣部失其權矣周以冢宰制國用漠以丞相領度支良有深意此又須煩天語一番申飭始得法令一番整肅耳目眞循良者自不以撫字恪催科而盜國用於度外斷非廋賞之選也伏乞敕下吏工二部官員陞轉務要照管考成大工事例當以舉官之日停止仍乞敕下臣部將年來開納條例細加斟酌務期名器愼重而不濫人情樂趨而不阻仍將專官盡理一切事宜擬議上請舉旨施行則財用充事權一而聖主之焦勞庶可少紓矣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等因崇禎元年六月三十

日具題。七月初三日奉聖旨。是。

事例歸還再疏

題爲事例歸還臣部欽承天語傳宣。懇乞敕議盡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以便開納。以裒弊孔。以重國用事。崇禎元年七月初七日。戶科抄出。該臣題前事。本年七月初三日。奉聖旨。是。卽便酌定條例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爲照生財止有此數。用之得其當。則源盈。立法存乎其人。酌之協其宜。則可久。非遇皇上洞悉臣部之苦。乃於召對之日。悅然天語。以事例盡歸臣部。環侍諸臣。靡不服容照之神。宸衷之斷。以有用之物力。專用之以濟度支之窮。其所謂用之得其當也。部謹仰遵明旨。搜查本部原行事例。歷年新舊款項。再加考繹。細爲增損。務使上無濫於名器。下無礙於入情。以提綱振目之方。盡奸剔弊之法。一一開具條議。并事例款項。書册。進呈御覽。斟酌協宜。法期可久。則臣所爲夙夜勉勉。不敢怠遑。以報聖恩者耳。伏乞皇上詳覽。敕下臣部。以便申飭遵守。一專事權。天下事有一番振刷。卽有一番振刷之利。須得一番振刷之人。蓋職專則神。無紛營。擢重則事無旁撓。廊如臣前疏事例歸併之後。盡以本部右侍郎分理以山西司郎中。監事例。原屬該司承行。今不過以右堂總督之。員不另設。役不重添。事不紛更。而振刷有人矣。其中不盡事宜。猶堂司兩臣多方料理。加意搜剔。非以竭僨之隨而裒贏武之體。蓋以理劇之任。而分司農之勞也。應否給與關防。伏祈聖裁。一廣歸併工部歸併臣部。既奉明旨。實有分行於省直。續開於遼方者。一以從撥納之便。一以濟轉運之窮。乃省直止留。東農承差。一例。地方上納。其餘盡東農承差。亦必經部臣部。各省直將納過東農承差。按季造冊報部。其銀亦按季照數解部。解銀在後者。以頂參之日。准其算歷。冀日東部撥該辦題冠帶上卯。必以臣部咨文爲准。至于邊方本色之例。尤屬弊藪。撥納員役。順營奸弁。一紙收單。輒司卽與給文。臣部卽與轉咨。徒以飽貪弁而濫冠裳。究竟何得東夠顆來之用哉。此後總宜一切報罷。盡歸臣部者也。伏祈聖裁。一酌南例。南戶部協濟臣部。錙本。內有事例之十萬兩。乃事例常開。錙本常欠。今且以南庾空匱。議留崇禎元年事例一年矣。今後應令南部止留南監一例。納銀南部者。卽入監。不得復改北監。其餘一切事例。自崇禎二年停止。盡歸臣部。而錙本之取足事例者。容臣部另行設處。亦不必再煩南部矣。伏祈聖裁。一停新例。臣部又有新輸司事例。大約如俸例。而名曰東征銀。納新庫。今兩部猶且合一。一部豈容分兩。以後此項俱宜停止。盡歸山西司。其職矣。謹遵旨將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併未盡事宜。逐款酌定。伏乞聖明。俯賜施行。一清濫觴。事例原擺宜濟邊之計。年來漸開漸廣。流於濫觴。如饗序黃堂。盡是生財之地。登壇授鉞。幾開入貲之途。合行清汰。以杜狂瀾。臣取新舊事例。徹底查核。中有半屬國體。當者。當行。屬例。徹舊例而酌增損之。當陞勿濫。庶於理財用。惜名器。兩不相礙也。伏祈聖裁。一、革虛減。事例有虛減之隨。因戶工分行。互開覓假之端。工先十減其五。戶因之。工又十減其一。戶亦不得不因之。近於互市之肆。減價招徠。幾成奚柄。不辱國體而變衣冠乎。今既歸臣部。則兩項隨習。可以不遵。應俱照款開數。日實銀上納。永不許復開虛減。以行市道者也。伏祈聖裁。一、清假冒。雜流

冒濫。事例歸還臣部。欽承天語傳宣。懇乞敕議盡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以便開納。以裒弊孔。以重國用事。崇禎元年七月初七日。戶科抄出。該臣題前事。本年七月初三日。奉聖旨。是。卽便酌定條例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爲照生財止有此數。用之得其當。則源盈。立法存乎其人。酌之協其宜。則可久。非遇皇上洞悉臣部之苦。乃於召對之日。悅然天語。以事例盡歸臣部。環侍諸臣。靡不服容照之神。宸衷之斷。以有用之物力。專用之以濟度支之窮。其所謂用之得其當也。部謹仰遵明旨。搜查本部原行事例。歷年新舊款項。再加考繹。細爲增損。務使上無濫於名器。下無礙於入情。以提綱振目之方。盡奸剔弊之法。一一開具條議。并事例款項。書册。進呈御覽。斟酌協宜。法期可久。則臣所爲夙夜勉勉。不敢怠遑。以報聖恩者耳。伏乞皇上詳覽。敕下臣部。以便申飭遵守。一專事權。天下事有一番振刷。卽有一番振刷之利。須得一番振刷之人。蓋職專則神。無紛營。擢重則事無旁撓。廊如臣前疏事例歸併之後。盡以本部右侍郎分理以山西司郎中。監事例。原屬該司承行。今不過以右堂總督之。員不另設。役不重添。事不紛更。而振刷有人矣。其中不盡事宜。猶堂司兩臣多方料理。加意搜剔。非以竭僨之隨而裒贏武之體。蓋以理劇之任。而分司農之勞也。應否給與關防。伏祈聖裁。一廣歸併工部歸併臣部。既奉明旨。實有分行於省直。續開於遼方者。一以從撥納之便。一以濟轉運之窮。乃省直止留。東農承差。一例。地方上納。其餘盡東農承差。亦必經部臣部。各省直將納過東農承差。按季造冊報部。其銀亦按季照數解部。解銀在後者。以頂參之日。准其算歷。冀日東部撥該辦題冠帶上卯。必以臣部咨文爲准。至于邊方本色之例。尤屬弊藪。撥納員役。順營奸弁。一紙收單。輒司卽與給文。臣部卽與轉咨。徒以飽貪弁而濫冠裳。究竟何得東夠顆來之用哉。此後總宜一切報罷。盡歸臣部者也。伏祈聖裁。一酌南例。南戶部協濟臣部。錙本。內有事例之十萬兩。乃事例常開。錙本常欠。今且以南庾空匱。議留崇禎元年事例一年矣。今後應令南部止留南監一例。納銀南部者。卽入監。不得復改北監。其餘一切事例。自崇禎二年停止。盡歸臣部。而錙本之取足事例者。容臣部另行設處。亦不必再煩南部矣。伏祈聖裁。一停新例。臣部又有新輸司事例。大約如俸例。而名曰東征銀。納新庫。今兩部猶且合一。一部豈容分兩。以後此項俱宜停止。盡歸山西司。其職矣。謹遵旨將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併未盡事宜。逐款酌定。伏乞聖明。俯賜施行。一清濫觴。事例原擺宜濟邊之計。年來漸開漸廣。流於濫觴。如饗序黃堂。盡是生財之地。登壇授鉞。幾開入貲之途。合行清汰。以杜狂瀾。臣取新舊事例。徹底查核。中有半屬國體。當者。當行。屬例。徹舊例而酌增損之。當陞勿濫。庶於理財用。惜名器。兩不相礙也。伏祈聖裁。一、革虛減。事例有虛減之隨。因戶工分行。互開覓假之端。工先十減其五。戶因之。工又十減其一。戶亦不得不因之。近於互市之肆。減價招徠。幾成奚柄。不辱國體而變衣冠乎。今既歸臣部。則兩項隨習。可以不遵。應俱照款開數。日實銀上納。永不許復開虛減。以行市道者也。伏祈聖裁。一、清假冒。雜流

官。日實歷之外。盡是輸貲。宜無別資也。乃有一項恩典名色。或各官門客掛役。或白丁營謀賄託。僅得一吏部。章討各衙門移文。盡以效勞行頭。題授品級冠帶。吏部註册。卽以恩典係之。此何洞也。夫品級冠帶。非官有日。實歷著累年累月。輸貲者累千累百。方叨一命之無從。乃此輩竹帛一日之勞。一金之輸。儼然逞二者而上之。情同假冒。法應汰澄。此非仰藉天語申飭。安有蔽止之日。然未題者。宜禁絕于未然。已題者。宜安置於既往。合應貲令赴臣部。各照本等職級。如例納銀完日。移咨吏部。方准上卯收選。此亦酌情法之平而杜假冒之漸也。伏祈聖裁。一、重咨序。事例紛雜以來。各以神通。競圖躐等。而拔先徑選之例。亦無所用之。巧逕拙遲。令人徒爲咨數。今舊銓法。公明之日。乃尙容傀儡伎倆乎。以後臣部出咨之序。一如納銀之先後。卽徑選拔先。亦各如納銀之先後。吏部收卯出序。亦各如臣部咨序之先後。此亦持平之法。應酌非止以鼓樂趨之人情也。伏祈聖裁。一、平執爭。臣遵旨條議。聞見署工部事侍郎臣張有疏。內稱。宜暫留牟餘。俟陵工典禮告竣。聽戶部請併。而科臣張等。亦相繼以爲言。雖天語煌煌。告播中外。臣部亦何敢不善凝承。而虛盤上德意耶。請於前奏綫册內。照戶七工三之數。卽註應分工部。如工部臣所睹。俟陵工典禮告竣而止。則既可不悖明旨。亦可不失諸臣詳愼之意矣。蓋工部四司料價等項。每年約二百餘萬兩。年來事例有餘。任外解抵欠。今再俟年餘。則考成之法可行。而外解不欠。應用當自裕耳。伏祈聖裁。等因。崇禎元年七月十五日具題。十八日。奉聖旨。事例著一一如議行。俟陵工典禮告竣。併歸爾部。其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并未盡事宜。著開寫來。便入敕論。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看得軍國典禮。悉屬重務。而緩急久暫。自有權衡。故事例之歸併臣部也。急對驅也。俟陵工典禮告竣之後也。酌期限也。在工部樂於暫分。在臣亦願姑待。蓋宸斷是快輿情。而容慮又極周到矣。卽臣前疏平爭執一議。竟照依工臣之疏。給以三分。一年請停。又恐不足取信工臣。以按期奏繳質之。亦以兩部公收。三七分用。不但調劑於多寡之間。實可杜從前遮避之路。絕向後假冒之孔。臣兩部均受其職矣。謹遵旨將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併未盡事宜。逐款酌定。伏乞聖明。俯賜施行。一清濫觴。事例原擺宜濟邊之計。年來漸開漸廣。流於濫觴。如饗序黃堂。盡是生財之地。登壇授鉞。幾開入貲之途。合行清汰。以杜狂瀾。臣取新舊事例。徹底查核。中有半屬國體。當者。當行。屬例。徹舊例而酌增損之。當陞勿濫。庶於理財用。惜名器。兩不相礙也。伏祈聖裁。一、革虛減。事例有虛減之隨。因戶工分行。互開覓假之端。工先十減其五。戶因之。工又十減其一。戶亦不得不因之。近於互市之肆。減價招徠。幾成奚柄。不辱國體而變衣冠乎。今既歸臣部。則兩項隨習。可以不遵。應俱照款開數。日實銀上納。永不許復開虛減。以行市道者也。伏祈聖裁。一、清假冒。雜流

冒濫。事例歸還臣部。欽承天語傳宣。懇乞敕議盡一之規則。督理之專官。以便開納。以裒弊孔。以重國用事。崇禎元年七月初七日。戶科抄出。該臣題前事。本年七月初三日。奉聖旨。是。卽便酌定條例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爲照生財止有此數。用之得其當。則源盈。立法存乎其人。酌之協其宜。則可久。非遇皇上洞悉臣部之苦。乃於召對之日。悅然天語。以事例盡歸臣部。環侍諸臣。靡不服容照之神。宸衷之斷。以有用之物力。專用之以濟度支之窮。其所謂用之得其當也。部謹仰遵明旨。搜查本部原行事例。歷年新舊款項。再加考繹。細爲增損。務使上無濫於名器。下無礙於入情。以提綱振目之方。盡奸剔弊之法。一一開具條議。并事例款項。書册。進呈御覽。斟酌協宜。法期可久。則臣所爲夙夜勉勉。不敢怠遑。以報聖恩者耳。伏乞皇上詳覽。敕下臣部。以便申飭遵守。一專事權。天下事有一番振刷。卽有一番振刷之利。須得一番振刷之人。蓋職專則神。無紛營。擢重則事無旁撓。廊如臣前疏事例歸併之後。盡以本部右侍郎分理以山西司郎中。監事例。原屬該司承行。今不過以右堂總督之。員不另設。役不重添。事不紛更。而振刷有人矣。其中不盡事宜。猶堂司兩臣多方料理。加意搜剔。非以竭僨之隨而裒贏武之體。蓋以理劇之任。而分司農之勞也。應否給與關防。伏祈聖裁。一廣歸併工部歸併臣部。既奉明旨。實有分行於省直。續開於遼方者。一以從撥納之便。一以濟轉運之窮。乃省直止留。東農承差。一例。地方上納。其餘盡東農承差。亦必經部臣部。各省直將納過東農承差。按季造冊報部。其銀亦按季照數解部。解銀在後者。以頂參之日。准其算歷。冀日東部撥該辦題冠帶上卯。必以臣部咨文爲准。至于邊方本色之例。尤屬弊藪。撥納員役。順營奸弁。一紙收單。輒司卽與給文。臣部卽與轉咨。徒以飽貪弁而濫冠裳。究竟何得東夠顆來之用哉。此後總宜一切報罷。盡歸臣部者也。伏祈聖裁。一酌南例。南戶部協濟臣部。錙本。內有事例之十萬兩。乃事例常開。錙本常欠。今且以南庾空匱。議留崇禎元年事例一年矣。今後應令南部止留南監一例。納銀南部者。卽入監。不得復改北監。其餘一切事例。自崇禎二年停止。盡歸臣部。而錙本之取足事例者。容臣部另行設處。亦不必再煩南部矣。伏祈聖裁。一停新例。臣部又有新輸司事例。大約如俸例。而名曰東征銀。納新庫。今兩部猶且合一。一部豈容分兩。以後此項俱宜停止。盡歸山西司。其職矣。謹遵旨將分理大臣。收受公所兩部司官。併未盡事宜。逐款酌定。伏乞聖明。俯賜施行。一清濫觴。事例原擺宜濟邊之計。年來漸開漸廣。流於濫觴。如饗序黃堂。盡是生財之地。登壇授鉞。幾開入貲之途。合行清汰。以杜狂瀾。臣取新舊事例。徹底查核。中有半屬國體。當者。當行。屬例。徹舊例而酌增損之。當陞勿濫。庶於理財用。惜名器。兩不相礙也。伏祈聖裁。一、革虛減。事例有虛減之隨。因戶工分行。互開覓假之端。工先十減其五。戶因之。工又十減其一。戶亦不得不因之。近於互市之肆。減價招徠。幾成奚柄。不辱國體而變衣冠乎。今既歸臣部。則兩項隨習。可以不遵。應俱照款開數。日實銀上納。永不許復開虛減。以行市道者也。伏祈聖裁。一、清假冒。雜流

五逢十齊集其處經收事例銀兩巡視太倉節慎庫科道官四員輪流巡視逢五則兩科臣逢十則兩道臣其收過銀兩當日合算以七分入太倉庫以三分入節慎庫往日低假爭弊不許借口通融分毫覓假徒沈重矣伏乞皇上鑒臣病苦情眞允臣回籍以就調理倘一日未填滿塹猶得與田夫野叟歌詠太平而沐戴君恩與天無極矣臣下情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臣病難痊疏

奏爲臣病難痊臣喊難供三懇天恩允賜生還以明止足　　優渥事該臣再疏乞休於初十日舉聖旨

催正卿速任疏

爲代庖叢脞日甚正卿簡用得人伏乞天語敕諭速任以彰特恩以無誤國計事竊惟司農一官掌握天下之財賦提衡九邊之命脈其表率則十三司大小五十四差也其文移直省司府邊腹督撫以及在內大小衙門也其主持酌劑則盈虛生耗之數出入緩急之宜也蓋其任至重而其事甚繁即在優游無事之日猶必以尙書總理而以左右侍郎佐之又特設總督以管倉場填設侍郎以管錢法蓋屈羣策集衆智而後職乃舉耳況今何等時乎三空四盡之餘仰屋而歎口訌軍譟之報相迫而來即額員不缺其一不具疏自理伏祈皇上垂聽焉夫至窘遠之缺倘也臣何敢謂其不缺如其不缺半載以來皇上之所焦勞舉朝之所畢智而竭慮者何事乎顧缺之事理亦自明白其一爲入額之縮至一百二十萬往年或有別項可以接濟今搜之以至無可搜那之以至無可那而襟肘畢露振弊俱空此其缺在始議兵者之未審也其一爲外解之遲自遼事之加增兼大工之搜助小民之皮骨無餘司府之庫藏如掃矣以入視之往返致徹解之就延故公檄私札顚幾爲禿差官遣吏項背相望借天語之森嚴兼責成於撫按而七月以後始有源源之象此其缺在直省之未能同心應手也至去歲八月始增之二萬臣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具疏內言臣部方勉裒于額中該鎭復求多於額外臣部方幸完一月便了一月之局該鎭復且收一分止算一分之找萬一事有不測致誤封疆蓋委之臣部之欠餉也不幾以額外之增加而貽臣以莫順之罪戾哉今不幸言而中矣積至今而該鎭所指欠數找補皆居強半此其缺在內鎭輕於議增而該鎭便於因循難於制斷也向者插口深入軍餉無措皇上以不預備貲成矣臣惕於天語之懍懍每廑夙夜之逾逾顧預備之法不過於發解之間少爲存留別無點鐵之術也乃留新餉數萬於數日之間徵餉一至而即發庶餉幾發而變聞矣即前此通國之議莫不謂宜大地近插口勢兇京師何地庫藏可爲一空假如雲谷無事臣留此何用而不應發之當遠即臣留此備插而此心亦何敢瞬息忘當遠耶此臣區區一念可以告君父可以質幽獨者也故曰臣之心事易明也乃干排所深怨積怒於臣者委在定逆一節查當遠之地人所避也先是九江差未出干排具皇求去任倘蒼郭允厚預註允厚批不便預註則允

疑苦所致非靜養經年必有性命之憂臣惓惓之念並結於中不覺胸塞鬱悶而病益沈重矣伏乞皇上鑒臣病苦情眞允臣回籍以就調理倘一日未填滿塹猶得與田夫野叟歌詠太平而沐戴君恩與天無極矣臣下情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臣病難痊疏

奏爲臣病難痊臣喊難供三懇天恩允賜生還以明止足　　優渥事該臣再疏乞休於初十日舉聖旨

邊疆多事國計方急王家楨已有旨策勵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惟今之時何時也正所謂有道則見貧賤則恥之時也況臣以碌碌凡品蒙皇上忠藎之褒者至再揆臨報臣之分也臣之志也顧人之受錫於天者有一定之器量臣不自意至於今而臣之器盈矣雖欲勉爲承載不可得矣臣之積疴備載前疏連日以來益以腑瀉飲食頓爲減少步履需人扶掖臣卽戀戀不肯卽去尙能爲皇上權出入之衡佐軍國之計乎思及於此臣病益增臣擯滋大矣目今尙書舉自嚴已到又有右侍郎李成名佐之兩臣才望勝臣百倍難邊疆多事而籌計不思無人伏祈皇上俯鑒臣病甚眞臣情甚苦允臣回籍則首丘之願遂進退之節明從此有生之年莫非皇恩之賜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司官私恨疏

爲司官私恨情眞微臣心事易明謹再控訴仰祈聖慈洞鑒事竊遠管餉郎中王楫奏臣封貯新餉四十萬堅不肯發臣遵旨具疏造冊回奏訖正靜聽處分間忽聞王楫又有疏論臣臣不知疏中何語但不得不具疏自理伏祈皇上垂聽焉夫至窘遠之缺餉也臣何敢謂其不缺如其不缺半載以來皇上之所焦勞舉朝之所畢智而竭慮者何事乎顧缺之事理亦自明白其一爲入額之縮至一百二十萬往年或有別項可以接濟今搜之以至無可搜那之以至無可那而襟肘畢露振弊俱空此其缺在始議兵者之未審也其一爲外解之遲自遼事之加增兼大工之搜助小民之皮骨無餘司府之庫藏如掃矣以入視之往返致徹解之就延故公檄私札顚幾爲禿差官遣吏項背相望借天語之森嚴兼責成於撫按而七月以後始有源源之象此其缺在直省之未能同心應手也至去歲八月始增之二萬臣於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具疏內言臣部方勉裒于額中該鎭復求多於額外臣部方幸完一月便了一月之局該鎭復且收一分止算一分之找萬一事有不測致誤封疆蓋委之臣部之欠餉也不幾以額外之增加而貽臣以莫順之罪戾哉今不幸言而中矣積至今而該鎭所指欠數找補皆居強半此其缺在內鎭輕於議增而該鎭便於因循難於制斷也向者插口深入軍餉無措皇上以不預備貲成矣臣惕於天語之懍懍每廑夙夜之逾逾顧預備之法不過於發解之間少爲存留別無點鐵之術也乃留新餉數萬於數日之間徵餉一至而即發庶餉幾發而變聞矣即前此通國之議莫不謂宜大地近插口勢兇京師何地庫藏可爲一空假如雲谷無事臣留此何用而不應發之當遠即臣留此備插而此心亦何敢瞬息忘當遠耶此臣區區一念可以告君父可以質幽獨者也故曰臣之心事易明也乃干排所深怨積怒於臣者委在定逆一節查當遠之地人所避也先是九江差未出干排具皇求去任倘蒼郭允厚預註允厚批不便預註則允

以已不允其請矣王楫備此呈以匿其名而實盛次之宿與盛皆言俸不應去而不明言其故及議九江差又開俸而王楫爲首應宿居二實盛居三劉漢居四臣批云俸有俸序差有差序蓋留遠差先出則首俸爲楫乞運壹次出應關應宿管庫差又次出應關實盛九江差末出應關漢也臣之意順序既公而應宿等皆南產楫係北人人地又各相宜楫一時亦屈於公道顧置人危地楫前疏亦自吐之矣皇上試思楫非報臣何所迫之而一疏再疏信口誣謗不少置也果誰爲缺餉而變也楫正司餉者也軍士何不向楫索而向撫臣索也鎮臣與餉全無干涉何以同唇也通判猶云管餉而推官何以同唇也川兵猶饑而遼兵又不饑耶楫所駐中右即亦有兵亦不饑耶楫近日揭中有庫貯數十萬此時盡發之語豈留庫可貯數十萬而京庫不可貯數十萬耶且留城本色尚饒豈不足救饑耶近日各衙門俸有留遠小報內戰亂軍告示及搜刮銀數則致亂自有因也當留變初即臣所懼在封疆及門開靜定臣所思在撫臣之性命乃今撫臣不起矣而臣尚覩顏班行非同舟共濟之誼伏祈皇上龍臣以慰撫臣於地下以斷王楫之彈章倘皇上垂憫臣四篆指據苦勞半載時勢孔棘智術知窮准臣以病回籍此浩蕩之恩非所敢望也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撫臣請餉疏

題爲二運斷絕日久士卒殷巾可虞懇乞聖明軫念衝邊救部速發年例銀兩以解倒懸以安軍心事竊照守邊禦軍全賴餉銀蓋自開疆以來蓋九邊面然矣顧戰款異局也遼近異勢也當變異態而緩急異情也廟堂之上一洞照而籌劃之斯行伍免庚癸之呼邊額無肘襪之困矣乃今甘鎮何如也東北銀定多成窖藏抱積年累世之憤伺間而思逞西南古六乞蠻三保諸酋負封豕長蛇之勢陽順而陰逆凡此蓄積軍士晝夜哨防寒不解甲睡霜臥雪腐爛陝商買不至舟車不通溝壑相接磽瘠鹵濕地鮮可耘之壤人鮮稼穡之能月餉而外無可資生亦其勢所處者遠也況自□□搆釁以來烽火幾無虛日警報一傳據鞍出塔語云壯士臨陣不死即傷奈何以枵腹當之夫餉當數也戰事之變也緩于其所常得而急驅之以應變是孝子順孫所未肯自致者而望之無所知識之愚軍豈不離哉故以今日之情狀國且前之急蓄即士飽馬騰猶虛不能銷強敵之惡焰乃見有身無完衣者矣有鳩形鵠面者矣有親同乞丐弃伍逃亡者矣近據分巡西甯道副使陳雖量稱見在庫銀九千兩不足一月支放時值春防狡寇蠢動東西設防行糧料草將何支應萬分緊急等因又據分巡西甯僉管分守道副使陳雖量稱涼州庫貯銀止有四千三百三兩二月尚該不數銀六千九百三十六兩零以後月餉全無等因又據蘭州兵備道副使吳時量稱見貯銀三千三百兩每月應放餉銀四千三百六十餘兩不湊一月給放各軍嗷嗷待哺監收官束手無策等因又據西甯兵備道右參議梁廷棟呈稱西甯倉庫並無貯有京民二運餉銀方今敵勢猖獗兵馬置匱機軍嗷嗷本道曰擊匱乏束手無策等因各到臣所屬五道不數日之間而告餉之文四道猬至莊浪距鎮城更遠雖尚未有申文而匱乏景象固可概見臣念自受事以來所爲心血畢竭而旦夕圖維者在於禦敵乃今內弭比外捍尤急強敵壓境戮卒荷戈臣食能下咽乎查臣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二年起至天啓四年止欠銀七十二萬五千二百有奇民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起至天啓四年止欠銀七十二萬五千二百有奇京民合之共計欠一百三十萬八千六百有奇天啓五年分京運則已題未發者一十三萬二百有奇一年之中合之又欠二十四萬六百有奇矣前此撫論即本年二十四萬餘金豈非各逋按日而餉計口而食歲支一定之額哉而無奈其遲不即至若發之也值國家多事之際關門倥傯不少置也果誰爲缺餉而時臣豈敢忘東事而見拘一隅但臣所請者臣鎮應得之數非妄覬額外即盈數全發固於關門川黔毫無干涉也至于民運各有司痛癢不相關甚且秦越視之臣差官守催祇以深其慫而益其遲耳曾不思甘鎮羌番雜居人性獷悍而輕犯法倘一旦饑饉迫身黨然喪其樂生之心何舉不有將遂至不可言者矣伏懇聖慈垂憫河西戰地遠在天末萬一卒然事起拯救不及邊外住牧密邇人情洶洶敕下戶部速將五年分題過未發年例銀照數給發六年分銀按季盡發撫臣不起矣而臣尚覩顏班行非同舟共濟之誼伏祈皇上龍至於民運一項除臣題徵差官守催外仍乞併敕戶部嚴行布政司轉行各府州縣先將五年分民運銀兩速行完解帶徵年分一併補解撫得仍前意緩則士卒有醪糟之感邊陲無意外之憂矣臣無任懇祈激切待命之至題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

戊辰六月念七日召對平臺記言

上命給事中黃承昊濟所奏疏至太倉歲入若干歲出若干各鎮增餉太多上召戶部臣家楨跪上問是實慶臣家楨奏前次召對臣所面奏者與黃承昊今日所奏言詞雖異大意相同上問何以增他臣家楨對祖宗朝出數入數原自相符後因國家承平日久稍貯充裕神祖時太倉積至七百餘萬內帑復不記其數因而君得財貨太輕各鎮有事便以增額來請廟堂上見得太易亦就許他既經增後遂便成例年復一年再不可減年年有增漸增漸多積至今日俱成額出之數然而額入仍是舊數不曾有增所以入數不敷出數承昊奏對畢四閣臣同踏階家楨有心計堪在署戶部事閣臣復奏戶部置之閣鑒九邊安危事例當歸戶部上反覆詳問閣臣亦反覆詳對上云今後事例盡歸戶部閣臣謝家楨復奏臣部置之東廂西借捉襟露肘致聖主焦勞臣署事三月食不下咽前聖上允閣臣之請將事例銀兩盡歸臣部從此邊餉可以接濟不至誤事臣不勝感戴叩頭謝恩叩頭者三起復班賜茶後上召戶部臣家楨跪上云前已有旨褒嘉今又開臣勞舉閣臣傳皇上褒嘉謝恩臣家楨奏臣最不才蒙天語褒嘉臣感四朝豢養之恩皇上特達之知敢不益加勉勵臣不勝感戴叩頭謝恩又叩頭者三臣家楨又奏臣見皇上望治之心甚急臣將各邊罷弱之狀備陳於皇上之前天顏甚霽云奏來推御案若欲前狀御案立而傾聽臣家楨奏我國家承平二百年後右文輕武邊方人進學做秀才不勝其榮而指揮千百戶視之甚輕上開顏云秀才不勝其榮臣家楨對只是我國家重文之意因此人皆競於習文不習武事而邊方武備全然廢弛初間□□亦是小事只該以本鎮軍馬錢糧益以京師積貯便可了事一時廟堂上小題大做調動九邊之兵九邊各簡精銳前赴遼東之急好漢亦自有數豈能多得或被殺或被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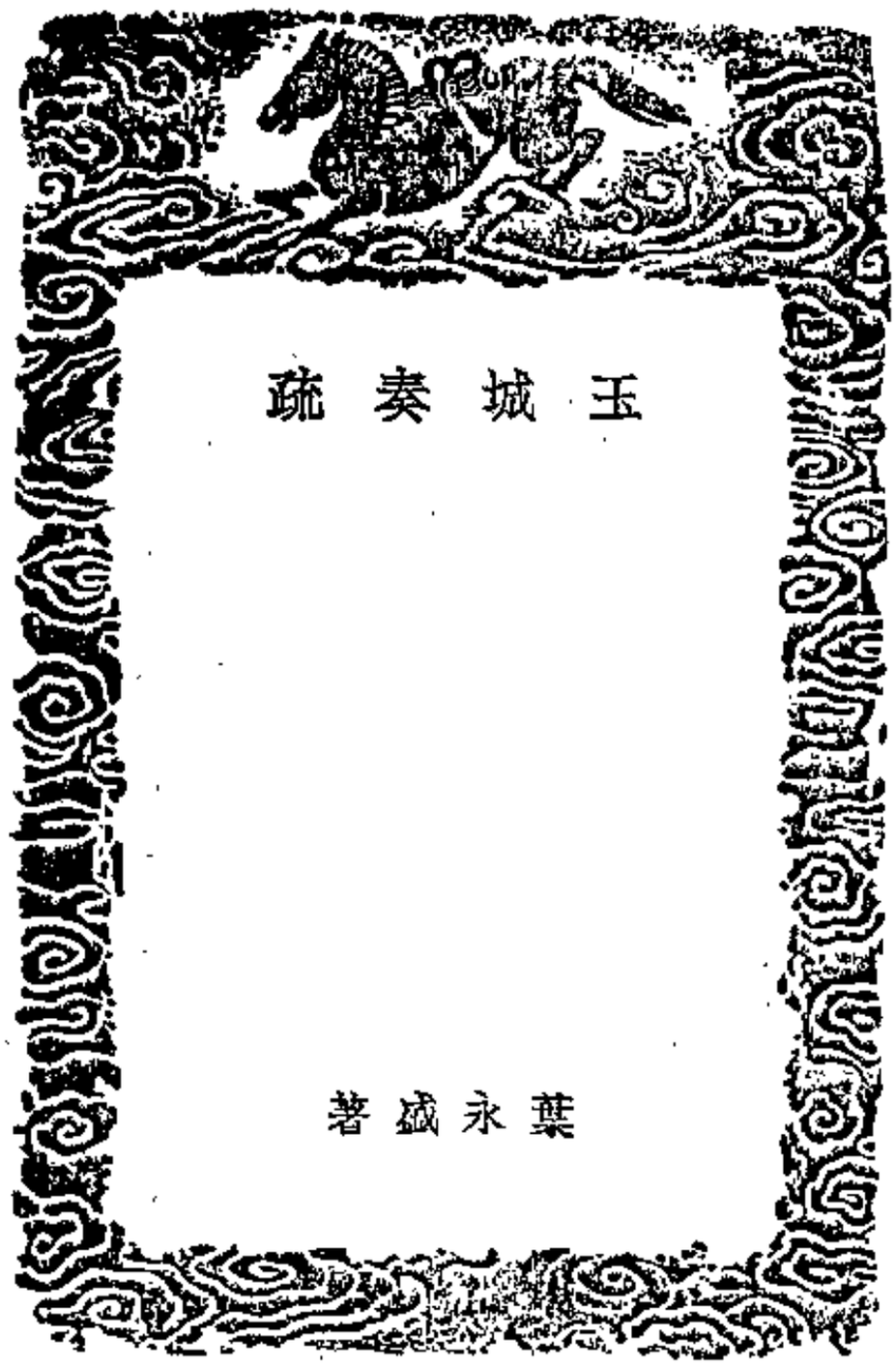
或糧以糧住在山海或撤再調中途作盜不肯回家運年徵調光景都是如此所以九邊精銳爲之一空多矣臣不言可知矣上云加派是不得已此時不得不加派臣家楨又奏臣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脂膏不言可知矣上云加派是不得已此時不得不加派臣家楨又奏臣再奏士卒守戍之苦急上試想沿邊敵人所以不入犯內地者非士卒守戍之力耶上頷之又奏邊方或三里一墩或二里一墩每墩或五人或三人遇敵入犯或放礮或舉煙火將官領兵出堵然此輩小人豈無疲倦豈不飲食敵出其不意拉去或殺其命或貢在敵中爲奴性命不保此等苦楚情狀當在皇上天鑒之下乃國臣部置乏或缺餉五六箇月或至三十箇月豈不是二年半上問三十箇月是那裏臣對是延綏臣據彼中撫臣揭帖上云兵部所司何事臣對臣部匱乏前奏已明因入數少而出數多累年積欠至此上命起來問別部

崇禎戊辰七月十四日召對平臺記言

上問戶部督餉奏新餉不要那爲舊餉支用臣家楨對臣部新餉抵遼往日遼急而九邊緩故新餉用過舊方不什加派新餉州縣羅貢遼米遼豆至動支舊餉宜扣新餉抵還舊餉可不必清算近有口之事舊餉外解既少內帑又且匱乏不得不用新餉扣還舊餉所以太倉銀庫見貯舊餉約六萬兩新餉十四萬兩共計二十萬不敢輕發留以備口口緩急之用此外再有解到不拘新舊當盡數發遼上曰將新舊餉再奏來臣家楨又對關內關外有新餉而無舊餉薊密永昌天津新舊餉兼有宜大有舊餉而無新餉臣部以新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宣大至薊密等鎮有新發新有舊發舊聽各鎮自己酌量那移新舊款項各自明白上曰不差應臣家楨奏臣所司錢糧絲毫不差上另問

崇禎戊辰七月二十六日召對平臺記言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冒濫至此戶部侍郎王□奏曰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司督撫累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久廢所以日見餉多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臣鴻訓奏曰屯鹽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伏乞皇上留意封疆如太祖高皇帝立此良法所以無虞不足梁子璠精于屯政前之不預巡方時爲屯差御史其法皆可行上曰兵還是近些兵餉如何多了臣在晉奏曰國初設各衛所軍之精者即爲兵軍政今廢多有羸兵故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臣至老弱年挨月



玉城奏疏

勘報水災疏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遵例勘報地方重大水災、懇乞天恩、再賜優恤、以全生命事。據江西布政司呈、據臣紙牌照得洪水爲災、仁人所隱。邇從度南歸省、所過臨吉、士民紛紛以水災奔訴、數年之內、無如此歲被災之烈。及由豐城抵會城、訴者益衆。談災狀益甚。蓋由一省之水、至此總會、而川原平衍、匯衆難消、亦其勢然也。本院承之臺方、與諸士民誼猶同室、同室有災、披髮藏救。此休戚一體至情、亦自是當爲職分。節念民瘼國計、二者並重、抑民瘼而不以聞、罪也。聞而不以實、一切扶同欺罔、亦罪也。切照江省濱江、在在稱災、而地勢有高下、川原有多寡、則水災之分數因之。一省之中、各郡不同、一郡之中、各邑不同、一邑之中、各鄉又不同。若不詳悉踏勘、漫言蓋災、則無災及災輕之地、悉冒重災之惠、卽朝廷賑蕩之仁、足以蓋之。其于臣子不欺之義、謂何。是又法之所不敢出也。近見撫院疏揭、業且具題、廟謨報分數、尤本院專責。所據災民情詞、及府縣單呈、雖已批行司道會議、但其中分數未定、輕重未別、恐扶同冒濫之弊、未必盡無。相應照例覆勘、爲此仰司呈堂、卽便會同守巡南昌湖西各道、選委精明府佐、或隔別正官、親自踏勘的確分數、册報、固不得過爲裁抑、以病災民、亦不得妄行增捏、以虧國計。具由、速詳等因。

蒙此、案照先蒙本院批據南昌兵備僉管分守道僉事史旌賢、分巡南昌道副使朱維藩呈詳、查過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四縣水災、又蒙批據分守湖西僉管分巡道副使豫右參議陳一洙呈詳、查過滑江、峽江、吉水、泰和、萬安、廬陵等縣水災各緣由、俱蒙批布政司會同守巡道勘實分數、酌議停妥速報、以憑具題、繳依蒙行准守巡南昌道咨據南昌府申稱、行委本府通判石有聲、親勘得南昌縣被災田八分三釐、新建縣被災田八分二釐、豐城縣被災田八分三釐、進賢縣被災未甚、則國計民命並重、亦安敢會勘得江省役繁賦重、土瘠民貧、無歲不被水、亦無歲不讎蠲、藉令被災輕減、望徼曠溢之恩也、不謂積困之後、罹此重災、流徙嗷嗷之狀、職等前詳、亦既及之。茲舉委官重覆查勘被災田畝、南昌縣八分三釐、新建縣八分二釐、豐城縣八分五釐、進賢縣八分、各分別定擬、俱已允當、故今日獨折之典、在各屬災黎、所謂叫喁望恩釋者、其勢誠急。其情誠非虛也。合無仍照二十三年舊例、將糧全准改折、每石折銀五錢、腳耗銀二分三釐、原額副米、與三六輕齎過江湖蘆席板木銀俱免派徵、扣留賦餉、商稅、課鈔、富戶、橋稅等銀、抵補蠲免存留、并將運船減存月糧、抵作各縣查勘堤圩修築工料、至于二十四年南糧、併請通省改折、每石五錢、副米、船艘腳價俱行免派。如南新二縣、原經改折者、亦應照例減半五錢、庶國計無損、而民獲稍蘇等因、并准守巡湖西道咨、據臨江府申稱、行委本府同知石天麟、覆勘得清江縣被災田八分、通判夏久安、覆勘得峽江縣被災田八分二釐、推官潘士達、覆勘得新淦縣被災田三分九釐、又據吉安府申稱、行委本府同知何耿、覆勘得吉水縣被災田八分五釐、永豐縣被災田二分一釐、通判胡文海、覆勘得泰和縣被災田八分三釐、萬安縣被災田八分一釐、通判唐時泰、覆勘得廬陵縣被災田八分一釐、各備牒過府、申報到道。該二道會勘得吉安、臨江二府所屬萬安、泰和、廬陵、吉水、永豐、龍泉、峽江、新淦、清江等縣、沿河一帶、水災異常、以被災地方計之、卽十分不留也。以通縣田土計之、其分數則有等焉。已經委官覆勘、前來。萬安、廬陵各八分一釐、泰和八分三釐、吉水八分五釐、峽江八分二釐、新淦三分九釐、清江八分、永豐二分一釐、龍泉三分八釐、所可議者、惟有改折糙面已。蓋改折每石五錢、正副腳耗等費在內、所省頗多、倘蒙憫念災民、議酌減折、則上之撫恤國計、中之不煩官帑、下之大德民間、一舉而諸利附焉、慘惻之方、計無便于此者。等因、各備咨到司。准此、該本司左布政使夏良心看得江西濱江諸邑、地多低下、一經積雨、輒頃淹沉、以是告災之民、沿襲虛詭。迺自萬曆十四年以來、災患洊臻、閭閻愁苦、二十四年、值稱有收、亦非全稔、民困未甦也。不謂今四五月間、洪水漲溢、南昌、吉、臨等屬、近江一帶、一望瀰漫、所在圩堤、衝決如洗、甚有一家而沒數命、室漂田廬畜產。又其小者也。嗣後汜濫雖息、而湖水旋聚、彌月不消、晚種愆期、西成絕望、據報慘苦形情、皆疇昔所未有者。夫南昌、吉、臨、爲江省大郡、生齒極繁、稍儲最窘、蠶災之後、撫此重災民、卽以堪、流離憔悴、勢所必至。誠不得泄泄視也。據報被災分數、除新淦、龍泉、永豐等縣、俱三分上下不敍外、南昌縣被災八分三釐、新建縣八分二釐、豐城縣八分五釐、進賢縣八分、清江縣八分、峽江縣八分二釐、吉水縣八分五釐、泰和縣八分三釐、萬安、廬陵二縣各八分一釐、俱行各府覆查明確、所以爲救災計、不出蠲與賑、及折免修

圩數端。然當國計多事之日。凡有關于國計者。豈容輕議。但江省爲腹心之地。捄災實根本之圖。今此災民啼飢號苦。無以贍私家。何以完必征之公賦。是蠲免不得不議也。困悴此離。罷可資升斗。何以辦數萬之額儲。是改折不得不議也。蠲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然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然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

然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然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

然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然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

然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然改折不得不議也。獨折議矣。諸無產窮氓。皆嗷嗷待哺。莫可聊生。不一捄賑之舉。不爲滿中之禍耗。不知其所終也。顧撫恤之術。大都不過改折蠲賑數端。蓋漕糧改折。被災重者。照例每石五錢。正副等費在內。所省頗多。且毫無損于國家之正額。而大有益于垂斃之飢黎。所謂上下兩利之術。無踰此矣。

之罠。稍稍安枕。臣竊爲此一方私憂。不意撫賊武弁鄭一魁、馬承恩、韓文盛等。有儀真獻店設榷之請。臣京口免遣。而儀真緣等處之稅如故。已經科臣連疏抗論。未蒙俞允。臣方欲具疏復論。忽接邸報。見供用庫左副使暨緣一本。爲欽遵節奉、條議復衙稅、清弊端等事。內開。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道。有裝販私鹽貨料等項。故容其統屬覺察。夫自古設榷。止於江湖要津。竝未連及於各府州縣。亦止商賈裝載。竝無土商土著名色。原奏官馬承恩借一商稅。而巧立土商土著名色。其設計連沿江上下要津。借一商稅。而巧立土商土著名色。其設計遊謀。蔓延四及。已罪不容誅。乃暨緣又從而推廣之。承恩曰。沿江上下。而緣又益之曰內外河道。夫江南諸府縣。雖深山窮谷。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道。雖窮鄉僻塢。亦何處無土著。何處無交易。令不論內外。盡欲貿令官兵搜括隱稅。此說一行。將舉留都之府縣。舉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雜家。粗及柴炭蔬果之類。一貿一貿。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自是縣無專村。村無鄰家。內外騷動。貨富奴僕。流毒播虐。寧有紀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暴也。暨緣又曰。名不正則事不成。當欲將韓文盛等。給與冠帶。委官名色。雖免勢豪復捉。假官之玷。頃者發輔之聞。假官私委。已不勝擾。然曰假官。人猶得持其短長。彼猶隱然憑權。惟恐一朝敗露。督之鬼魅魍魎。蚩伏夜出。肆害尚小。今既欽給冠帶。彼將顯然以命官自居。恣睢縱肆。何所不至。即使嚙人白晝。掠貨通衢。如狼如虎。如盜如寇。誰阻之者。且中官籍此罷爲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積土商名色以吞噬鄉曲者。是猶獍連袂。而戎非接鱗也。民尚得安枕而臥哉。聖旨諭不忍加派小民。臣謂加派雖云害民。然派有定額。徵有定制。不如制者。上司猶得以三尺議其後。此即橫心所逞。更無限制。橫口所噬。更無忌憚。告之府縣。府縣不敢理。告之撫按。撫按不敢問。告之陛下。陛下又以爲阻撓而反罪之。民怨結胸。哭泣徧野。如是而人心不離。天下不亂者。自古及今。未之有聞。此其事非加派而害更甚。於加派。臯上不忍之彼。而獨忍之此。是知梃之殺人。而不知刃之殺人也。在臯上之意。以爲徵商稅。乃所以蘇小民。不知奏內土著土商。正所謂小民。民與商。其實無兩。諺言於民。故爲官於土商。此舉小之巧計。奈之何其不察也。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所不足者非財。此數萬之稅。斂之百姓。不啻腋骨髓漿之內脅。不足當毫毛。爲毫毛無益之積。而貽百姓以流離困苦之憂。已非聖明所宜忍。而況土取一下取二。官取一。舉棍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名則朝廷蒙其垢。實則舉小享其益。陛下何苦身自敵怨。而予奸贓以翔舞之藉爲也。抑臣尤有盧焉。盧上仁聖悲憐。而此輩妄意測度。百計逢迎。姑以探鋤投一中而臯店之議遂起。繼以店稅投。再中而湖口之議又起。今且復及于儀真。又精儀真而牽入於沿江內外河道矣。小人之策。愈造愈工。愈流愈博。長此不已。不至牽土被毒。海內蒙殃不止者。人窮則亂。恐斬竿揭木之變。不旋踵起也。伏乞臯上燭舉小之奸謀。慘無窮之蔓禍。輕目前之小利。思將來之隱憂。收回成命。亟停暨緣之遣。仍將首事鄭一魁、馬承恩、韓文盛、林廷桂等。付之法曹。斬首棄街。以爲將來欺君奏詐者之戒。庶大聖人之作爲。高出尋常萬萬。將狐鼠鼷魂。奸謀永城。小民安枕。而宗社鞏磐矣。緣係差瑙錄議擯虐無窮。懇乞聖明。亟賜停遣。仍乞火奢乾剛。誅首禍以懲潤奏。以安生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浙江鹽政第一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臨題。爲浙課甚微。不堪侵奪。邊儲甚重。歲額難虧。乞燭睿斷。亟行蠲遣。以裕邊計。以保宗社事。臣聞九邊者。京師之籓籬。儲餉者。九邊之命脈。故必九邊固。而後京師安。尤必儲餉足。而後九邊固。鹽法者。所特以餉九邊。固籓維。以擁衛京師者也。故祖宗朝視鹽法爲特重。有違制阻撓者。雖親勳戚。必罪無赦。非徒重鹽法也。重鹽法。所以重邊防。重京師。重宗社也。臣見近時奏小如田應璧、吳應箕等。欺君妄奏。致兩淮蒲解之間。鹽法大壞。方不勝捫腕。猶幸而兩浙晏然無事。乃近接邸報。見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夏一本。爲遵照見行事理。疏通變價。以裕國用。准著浙江督理稅務內官劉成。嚴加建督理稽稅內官高案。不妨原務。各帶管彼處。督率原奏官商士民前去。會同各該撫按等官。查理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欽此。臣一見之。不勝駭愕。以爲棍徒敢于無端欺誣。一至于此。臣請得而明折之。據奏。謂浙屬餘鹽堆積。歲可得銀三十萬。夫屬建鹽利。臣不能知。請言兩浙。浙課歲額。解京銀一十四萬。給邊商銀約九萬七千。總計共二十三萬七千兩之數。繇此二十三萬七千者。不啻出于鹽也。內沿海沙地之稅。及蘆戶丁口之稅。諸項總計。凡十四萬有奇。其爲鹽引紙價者。大約不過九萬而已。夫以額課尚不過九萬。而謂有餘鹽乃可獲一二十萬之多乎。其爲欺誣。不辨而明矣。然使此課銀九萬者。歲歲無缺。猶可支給。然而不能也。兩浙行鹽。共五十萬引。行鹽之地。值十六府一州。內杭州、嘉興、湖州、松江、紹興、寧波、台溫等八府。皆近海出鹽之地。彼小民近取諸海。即可以供食。背揭用。欲官鹽之如數買銷。此萬萬不能。則所恃以完此九萬之課者。僅鹽之地既狹。則貧鹽之人自少。以故引目羅滯。而課銀往往短少。解京不數。不得已而那借給邊商之銀。以湊解。致使邊商坐守四年。倘未領價。是見在課銀。尚苦不給。日靡靡有槃礴露肘之嫉。而謂此外復可得餘鹽銀一二十萬乎。其爲欺誣。又不辨而明矣。大抵行鹽止有此地方。食鹽止有此人數。縱使餘鹽果如山積。而足食之外。皆無所用。亦必不能于額課之外。而復行餘鹽。而況邊商人坐場守支。有年餘不得鹽者。今諸姦乃云淦鹽如山堆谷積。真青天白日之下。爲鬼魅之談也。思此一輩棍徒。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名則朝廷蒙其垢。實則舉小享其益。陛下何苦身自敵怨。而予奸贓以翔舞之藉爲也。抑臣尤有盧焉。盧上仁聖悲憐。而此輩妄意測度。百計逢迎。姑以探鋤投一中而臯店之議遂起。繼以店稅投。再中而湖口之議又起。今且復及于儀真。又精儀真而牽入於沿江內外河道矣。小人之策。愈造愈工。愈流愈博。長此不已。不至牽土被毒。海內蒙殃不止者。人窮則亂。恐斬竿揭木之變。不旋踵起也。伏乞臯上燭舉小之奸謀。慘無窮之蔓禍。輕目前之小利。思將來之隱憂。收回成命。亟停暨緣之遣。仍將首事鄭一魁、馬承恩、韓文盛、林廷桂等。付之法曹。斬首棄街。以爲將來欺君奏詐者之戒。庶大聖人之作爲。高出尋常萬萬。將狐鼠鼷魂。奸謀永城。小民安枕。而宗社鞏磐矣。緣係差瑙錄議擯虐無窮。懇乞聖明。亟賜停遣。仍乞火奢乾剛。誅首禍以懲潤奏。以安生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第二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浙鹽餘積毫無、安奏大遠祖制、乞勑部嚴、以明盧實、以杜姦謀、如欺、微臣甘罪事。據浙江布政使趙欽湯、按察使李維楨會呈、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蒙臣奉都察院劄符、該臣題前事等因、奉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勑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鹽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盧實、還著內外官員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轉行兩浙巡鹽御史、會同巡撫并內官劉成、遵照明旨、內事理、查議明白、定限三月內回奏施行、到院、奉此、案行二司、從公會查、要見兩浙額鹽若干、歷年是否足額、額外是否有餘、餘鹽有無山積、近議行銳減帶引、有無窒礙等因、蒙此、已經備行鹽法道、并兩浙運司查議去後、隨據運使蘇袞、蒙呈稱、兩浙四所、每年額派引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內除溫州所引、月二萬一千五百八引、隨到隨掣、不開外、今查杭嘉紹三所、年額派引四十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一引、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春季止、通計九年零一季、共該掣銷引鹽三百九十一萬五千六十四引、今查歷年以來、通共掣過三百二十二萬五千九百七十八萬九千八十五引、仍有額外預告未掣者、共八季、實計缺鹽、通共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七引、設使下場強盛、或指官商已買之鹽爲餘鹽、或指貧窶待買之鹽爲餘鹽、或招弘販賣、價窒分、各屬其腹耳、此計一行、則舉官商囤關萬里之貨、盡爲若輩所擅、勢必襄足遠去、裹肯輸粟于邊、而邊兵擾擾之禍立見、舉貧窶動苦廑日之需、盡掘螬痴奪之食、而滄海數萬之衆、無所控告、勢必嘯聚挑梁、而東南之事有不忍言者矣、談及至此、誰者寒心、皇上聰明神聖、試一詢思、利害自見、而猶鋭意於搜括者、無非覓時夏所給之闕、見有餘鹽山積、且其上有樹株茂密、信以爲鹽果如此之多、臣則謂餘鹽絕無、與時夏之奏、天淵懸隔、臣即剖心見膽、必不能仰動天聽明矣、欲逢蔵舌、但時夏奏稱、浙福餘鹽、可變價三十萬、而明旨、到司、會議相同、是祥到臣、臣等猶恐不的、復親往許村等場、逐一踏勘、但見窮竈簽窓灰冷、極目道傍、毋論山堆谷積、即稍有煎烝之鹽、皆預那商價糊口、鹽未出鍋、而商人已守而索之矣、正額二月貢綵、五成糴穀、言之殊可酸鼻、勘後、臣復會同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內官監右監丞劉、反覆參酌、查得原奏官民所稱餘鹽者、乃額外多餘之鹽也、今查浙課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年年銷不及額、積之九年、共缺鹽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七引、是額內方萬不足、額外何得有餘、果有餘、彼貧竈何不變賣數醞、而甘心拷腹以待斃、商人何不買收營利、而甘心

原奏官民、指引山堆之鹽、在于何縣何場、所謂鹽堆之上、樹株茂密、合抱森森者、在于何處、著令撫院等官、同臣及督稅內官劉、商民之幸、實宗社無疆之計、祖宗二百餘年相守成規、亟停搜括、則鹽課不虧、而儲衙以足、語獨徵臣體也、緣係浙鹽餘積毫無、妄奏大遠祖廟、乞勑會勘、以明盧實、以杜姦謀、如欺、徵臣甘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成慶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勑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鹽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盧實、還著內外官員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

第三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浙鹽餘積毫無、妄奏大遠祖廟、乞勑會勘、以明盧實、以杜姦謀、如欺、微臣甘罪事。據浙江布政使趙欽湯、按察使李維楨會呈、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蒙臣奉都察院劄符、該臣題前事等因、奉聖旨、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具奏、浙福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勑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鹽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盧實、還著內外官員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轉行兩浙巡鹽御史、會同巡撫并內官劉成、遵照明旨、內事理、查議明白、定限三月內回奏施行、到院、奉此、案行二司、從公會查、要見兩浙額鹽若干、歷年是否足額、額外是否有餘、餘鹽有無山積、近議行銳減帶引、有無窒礙等因、蒙此、已經備行鹽法道、并兩浙運司查議去後、隨據運使蘇袞、蒙呈稱、兩浙四所、每年額派引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內除溫州所引、月二萬一千五百八引、隨到隨掣、不開外、今查杭嘉紹三所、年額派引四十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一引、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春季止、通計九年零一季、共該掣銷引鹽三百九十一萬五千六十四引、今查歷年以來、通共掣過三百二十二萬五千九百七十八萬九千八十五引、仍有額外預告未掣者、共八季、實計缺鹽、通共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七引、設使下場強盛、或指官商已買之鹽爲餘鹽、或指貧窶待買之鹽爲餘鹽、或招弘販賣、價窒分、各屬其腹耳、此計一行、則舉官商囤關萬里之貨、盡爲若輩所擅、勢必襄足遠去、裹肯輸粟于邊、而邊兵擾擾之禍立見、舉貧窶動苦廑日之需、盡掘螬痴奪之食、而滄海數萬之衆、無所控告、勢必嘯聚挑梁、而東南之事有不忍言者矣、談及至此、誰者寒心、皇上聰明神聖、試一詢思、利害自見、而猶鋭意於搜括者、無非覓時夏所給之闕、見有餘鹽山積、且其上有樹株茂密、信以爲鹽果如此之多、臣則謂餘鹽絕無、與時夏之奏、天淵懸隔、臣即剖心見膽、必不能仰動天聽明矣、欲逢蔵舌、但時夏奏稱、浙福餘鹽、可變價三十萬、而明旨、到司、會議相同、是祥到臣、臣等猶恐不的、復親往許村等場、逐一踏勘、但見窮竈簽窓灰冷、極目道傍、毋論山堆谷積、即稍有煎烝之鹽、皆預那商價糊口、鹽未出鍋、而商人已守而索之矣、正額二月貢綵、五成糴穀、言之殊可酸鼻、勘後、臣復會同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內官監右監丞劉、反覆參酌、查得原奏官民所稱餘鹽者、乃額外多餘之鹽也、今查浙課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年年銷不及額、積之九年、共缺鹽九十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七引、是額內方萬不足、額外何得有餘、果有餘、彼貧竈何不變賣數醞、而甘心拷腹以待斃、商人何不買收營利、而甘心

困守重數年。餘鹽之撫。誠不待勘而可決者。況臣等親臨踏勘。絕無膨轡。是不徒以理斷之。臆決之。而又以目覩之者也。鹽既無餘。課難加額。欲遂巧天恩停免。但內官以爲明旨森嚴。何敢以空文覆奏。必欲多方設處。以稱上心。乃按查運司積有遠年廢引。計數一十五萬有奇。謂可變價解進。臣以爲引特一空紙耳。有引無鹽。即引如山積。將安用之。況廢引數多。一時并行。則額引盡壅。邊餉何供。內臣必不肯已。臣仰體聖意。雖明知事體窒礙。不敢不委曲允從。乃聽內臣徧搜各場。得見煎額鹽。約可變課一萬五千餘兩。將兩廢引。扣數給商。完課解進外。而內臣奴執稱。各省運司。如河東兩淮之類。皆有該解額課。欲比例措辦。臣等以爲浙鹽原與他處不同。他處之鹽。或以風吹日曬而成。不甚費人力。浙鹽全賴煎熬。人力百倍。欲加額課。商恐奚堪。似難比例。內臣堅執不從。臣勢不能強。反覆計議。求所以措處之策。不過曰裁省與加派二者而已。查得臣衙門諸役。例有工食及出巡一切公費。皆勢之必不可無者。此臣爲鹽官。若不躬自節省。而徒加派于商竈。何以服與人之心。臣將前項逐一裁減。約可得千餘金。再查濱海新懇地畝。或地腴而稅輕。或已熟而未稅。量行加派。及天賜場新增鹽課。并鹽水稅銀。共前四項。約六千兩。此外將前扣餘廢引。那借額鹽行賣。足課一萬兩。廢引既完。即于各商照引加稅。各竈照戶加煎。湊足前數。共稅額一萬六千兩。臣措處至此。自謂殫心慮計。盡而無復之矣。乃內臣復堅欲加課二萬兩。湊額二萬六千兩。原內臣之意。不過欲效勞皇上。爲國課求增。第增課愈多。則加派愈重。在商竈損此一萬。不啻去肯中之脂膏。在內府增此一萬。何足益涂海之分毫。況鹽務關係邊餉。最爲重大。況區區兩浙。煎鹽止有此數。增一萬國課。必減一萬邊儲。積之數年。當缺一年之餉。異日者。九邊年例不敷。戶部復有內帑之請。未免更煩聖慮。則又不啻及今裁酌而留不盡于邊儲之爲得也。伏惟皇上垂神三思。如果念邊計甚重。商竈難勝。得停搜括。上也。倘以爲國課必不可已。容臣等設辦額課銀一萬六千兩。准以本年三月初六日勑書到日爲始。按季徵解。以濟大工。俟工完即止。則兩浙商竈。雖不能盡徵停免之恩。猶所謂寬一分。得受一分之賜。倘蒙內臣所奏。必欲歲額二萬六千兩。臣竊衡犬馬。誠不敢違天。恐自此而商竈愈困。邊計愈虧。其害將有不可言者矣。惟聖明裁奪。再照鹽上額勑內臣。既議以安靜行事。又減以濫用匪人。臣等莊誦至此。相與感歎。以爲聖明長慮卻顧。真所謂超出尋常萬萬臣等奉旨會議。敢不竭蹶承。已與內臣公同面論。前項歲解額課。容臣委運司官管理徵完。按季如數交內臣解進。至于隨從員役。遵照明旨。止留原奏二三名應用。其餘盡行逐回。如此則事權歸一。而彼此無紛擾之虛。委用不濫。而地方獲寧靜之休。此又臣等仰體聖意。而內臣亦同心而樂從者也。併乞賜下戶部。行臣等以便遵守。臣及商竈。無任額禱祈懇之至。緣係浙鹽餘積毫無。妄奏大遠。罪制。乞勑會勘。以明虛實。以杜姦謀。如欺。徵臣甘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朱雲齋捧謹題請旨。

第四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會議明旨未頒、商竈離散可虞、乞查近奏、速賜允行、以安人心、以充國課邊儲事。近因忠義右衛百戶高時叉奏稱。浙鹽餘鹽山積。歲可變價得三十萬。臣具疏再額。奉旨。原奏

官民高時叉奏。浙鹽二省。餘鹽山積。變價歲可得銀三十萬兩。已有勑旨。著內官劉成高案。會同各該撫按等官。酌議解進。這本說。浙江餘鹽絕無。果否虛實。還著內外官公同查議明白。奏請定奪。立限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會同撫臣劉、按臣李、內臣劉。公同將歷年壅積餘鹽。引目查算。及親詣各場踏勘。餘鹽委係絕無。但明旨嚴森。不敢以空文覆奏。臣曲從內臣之議。將運司銳廢引目。變價一萬五千餘兩。先行解進外。復因歲課無辦。議加派裁省諸項。以湊額供之數。在臣則議歲額一萬六千兩。內臣則議歲額三萬六千兩。撫按二臣則酌乎二者之間。議額二萬兩。已于四月十五日。公同會題。具題。迄今未蒙裁定。續接邸報。見內臣于本年二月間。有條陳一疏。至五月十三日。奉聖旨。是奏內廠行事宜。遵照前旨。會議而行。毋虧原奏額數。亦不可困累地方。原奏官高時叉領勑已經四月。如何尚未齎到。合便嚴查。上緊奏來定奪。不許容縱。該部院知道。欽此。夫皇上于臣等會疏。則遲遲未允。而于內臣條陳之疏。則有毋虧原奏額數之旨。意者以原奏兩浙該課十五萬。而臣等所議。乃若是之少。或以臣等之勤議未必實。而餘鹽絕無之說未必其耳。夫兩浙餘鹽之有無。皇上誠不得而親見。若夫浙課解部濟邊。歲止一十四萬。載在大明會典。其書見在。前可取而覽也。夫舊課止一十四萬兩。而今新奏餘鹽比正課反加多一倍有餘矣。即使將解部正課。盡解進內府。尚缺一萬之數。無從措處。況部課係九邊年例。急如星火。皇上以爲可缺乎。不可缺乎。可盡解內府否乎。部課十四萬既不可缺。而奏額十五萬。又欲足數。即扮商竈之背。皇上以爲能足乎。不能足乎。且兩淮河東與兩浙同一鹽課也。兩淮解部六十萬解內府者。近議一十二萬。河東解部邊共一十九萬八千。解內府者。近議不及三萬。是在兩淮則舊課十分。新進者止十之二耳。河東舊課十分。新進者尚不及二分。然彼二處鹽臣。業已措處無策。哀鳴屢屢矣。今兩浙若欲毋虧原奏額數。是舊課十分。而新課尚溢十分之外。較之兩淮河東。加重六倍矣。臣非能神運鬼輸。如之何能充額也。臣屢誦聖旨。皆云毋虧國課。亦不可妨損邊餉。必至全無。不特妨損而已。皇上但見原奏額數。而未及細查兩浙舊額。邊計愈虧。其典則原奏之數立見。當必以臣等之會議者爲確矣。今兩浙商竈。自去年十月間報以來。皆紛紛傳言。以爲朝廷將加倍派徵。不勝驚懼。議欲棄業逃散。商不買鹽。竈不煎鹽者。已半矣。近因會議一疏。人心稍安。倘皇上復欲毋虧原額。則商竈驚惶如故。將來商必挾資遠去。竈必流離思亂。不獨內供無措。部課無出。而海濱炭炭之勢。且在目前矣。此寧景象。皆內臣所親見。臣非敢有一毫虛妄以欺天聽也。伏乞皇上俯念浙課止一十四萬。必難加倍。查照兩淮河東事例。并細查臣等近日會議之疏。參酌聖心。速賜批發。庶明旨早降一日。則地方商竈早安一日。臣等亦便于遵行。而國課邊儲兩無撫恤矣。緣係會議明旨未頒、商竈離散可虞、乞查近奏、題賜允行、以安人心、以充國課邊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閻人齎捧謹題請旨。

第五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會議未蒙裁定。解銀未見賜收、冒死再叩、乞速降明旨、以定人心、以便

遵守部臣頃者奉旨會議兩浙鹽課與撫按內臣同日具疏上奏并先將撥引變價銀一萬五千二百五十兩并內臣隨疏解進迄今待旨三月有餘而會疏未蒙批發銀兩未見查收臣等不勝惶惑臣每見皇上于各處解進銀兩不論多寡俱有收進之旨今此銀也以爲未收則進解已久似萬無未收之理以爲既收則查照往例萬無不頒旨之理臣夙夜疑慮不知前銀竟從何地縱內臣以爲已解進內府而無明旨可憑臣等執從而信之又查兩淮河東等處凡係鹽課皆荷聖慈軫念邊計並從寬恤有奏必允必速揭兩浙會疏未蒙批發或者以原奏一十五萬而臣等所議太少故聖意難之耶然臣等之議非漫無邊據乃查照兩淮河東部例而稍增損之者也兩淮解部者德額六十萬近議解內府者一十二萬河東解部濟邊者德額十九萬有奇近議解內府者不及三萬屈指兩處之數大約德課十分新課僅二分且有不及二分者浙課解部德額止一十四萬不惟不及兩淮亦不及河東內臣所議之數正與兩處事例相合臣等以浙鹽照熬甚難尚欲求摠慈覃減若必照原奏之額取盈一十五萬是新課比德額反多一倍有餘較之兩淮等處輕重苦樂天淵懸隔即粉商竄之甘萬萬無完理矣夫天下之商竄皆皇上之赤子天下之鹽課皆皇上之邊儲各處皆蒙覽恤豈其于兩浙而獨欲加倍追征在聖明必不其然而今遲遲未發者或者萬幾頻冗一時省覽未及耳然聖斷一日未發則臣等一日無所遵守地方商竄即一日不得寧息勢必廠業逃竄轉而之四方此其關于國計邊儲非細故也伏望皇上查照兩淮等處事例及將臣等會疏參酌多寡批允額數下部行臣以便遵守至于內臣已解銀兩有無收進內府明降聖旨俾臣等曉然共知庶渙汗頒而華疑釋宸斷定而人心安國計邊儲並有賴矣緣係會疏未蒙裁定解銀未見賜收竄死再叩乞速降明旨以定人心以便遵守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奎王承盧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這進到廠引并見在煎鹽變價銀兩俱交內庫查收原奏官民高時夏等前奏浙鹽二省諸臣之故且切賀元珍以安言排誣欲若議重懲夸蒙勦論中外臣工內閣覓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即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德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集漢勸楚之議不發于楚議未決之先而突出于聖斷久定之後甚屬無謂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論出于平時亦自言官互相糾舉之常其何駭之詞乃是日邇考察即以是皁論乘漢當臣子待罪之日證以釋羣疑卽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夢鼐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留用夢鼐及留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留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賀元珍以安言排誣欲若議重懲夸蒙勦論中外臣工內閣覓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即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德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集漢勸楚之議不發于楚議未決之先而突出于聖斷久定之後甚屬無謂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論出于平時亦自言官互相糾舉之常其何駭之詞乃是日邇考察即以是皁論乘漢當臣子待罪之日證以釋羣疑卽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夢鼐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留用夢鼐及留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留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賀元珍以安言排誣欲若議重懲夸蒙勦論中外臣工內閣覓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即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德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集漢勸楚之議不發于楚議未決之先而突出于聖斷久定之後甚屬無謂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論出于平時亦自言官互相糾舉之常其何駭之詞乃是日邇考察即以是皁論乘漢當臣子待罪之日證以釋羣疑卽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夢鼐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留用夢鼐及留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留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賀元珍以安言排誣欲若議重懲夸蒙勦論中外臣工內閣覓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即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德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集漢勸楚之議不發于楚議未決之先而突出于聖斷久定之後甚屬無謂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論出于平時亦自言官互相糾舉之常其何駭之詞乃是日邇考察即以是皁論乘漢當臣子待罪之日證以釋羣疑卽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夢鼐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留用夢鼐及留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留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賀元珍以安言排誣欲若議重懲夸蒙勦論中外臣工內閣覓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即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德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

一寸八分胸堂當正偏左青赤傷共一處量長二寸七分闊二寸二分右後脇青赤傷一處量長二寸三分闊一寸九分合面左後脇紅赤傷一處量長一寸九分闊一寸六分餘俱無他故當場審據胡起家副稱有先存今故父被不在官皇親李誠銘聞作西賓議定每月束脩銀三兩一向在伊不在官家人白玉處支取無異今年冬季三個月該束脩銀九兩未付于本月初六日父早起親往李誠銘府中討取到本日午時李誠銘不在官家人李七李大特來家內說稱師爺瘋病沉重相公快去等語起家急到李府見衆人擡回比父氣絕李大李七等將父屍擡上大轎送回家內痛父生死不明將情具告南城等情具呈到臣猶恐不的臣復自詣屍所相驗傷痕井審胡起家口詞與本官相審無異該臣沼得胡九式胸膛肋脇俱有致命重傷則非死于瘋病死于毆打可知矣臣欲行提詞內人犯根究死因以事關戚畹非仰奉明旨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賞言官疏

山東等道監察御史臣葉等爲遠臣風聞建議已蒙量減更乞曲貸以成輔臣之志併亟改留中以一政證以釋羣疑卽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夢鼐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留用夢鼐及留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留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賀元珍以安言排誣欲若議重懲夸蒙勦論中外臣工內閣覓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即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德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集漢勸楚之議不發于楚議未決之先而突出于聖斷久定之後甚屬無謂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論出于平時亦自言官互相糾舉之常其何駭之詞乃是日邇考察即以是皁論乘漢當臣子待罪之日證以釋羣疑卽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夢鼐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留用夢鼐及留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留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賀元珍以安言排誣欲若議重懲夸蒙勦論中外臣工內閣覓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即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德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集漢勸楚之議不發于楚議未決之先而突出于聖斷久定之後甚屬無謂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論出于平時亦自言官互相糾舉之常其何駭之詞乃是日邇考察即以是皁論乘漢當臣子待罪之日證以釋羣疑卽近該原任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參論科臣錢夢鼐而因疑及元輔之私庇至謂留用夢鼐及留大計科道諸臣皆非皇上本意而出元輔之煽弄仰煩聖明特諭內閣詳示以留用科道諸臣之故且切賀元珍以安言排誣欲若議重懲夸蒙勦論中外臣工內閣覓小臣即所以安大臣姑降元珍一級調極邊方用仁哉聖慈固已包荒如天而元珍得之已逾望外矣職等復有何言即反覆思之與其量謫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德從曲貸之更爲安也何也珍之情微可原而夢鼐論之未爲不可然便此

戚畹殺師疏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誼題爲戚畹勢惡殺師事據順天府學生員胡起家告詞內稱父生員胡九式在戚畹李誠總家教書豈伊挾勢欺凌家人白玉助惡束脩十不給一錢順宇等證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因討惡束脩銅惡萃兇將父毆死伊家復令李大李七睡起家到彼逼寫無事文書起家見父尸口鼻流血不允惡卽令衆二十餘人將尸內轎抬擁到家撥掌覓去令趙柜頭銀五兩可據稿以弟子教師獨夢鼐參論乘漢陛上聽報而非報也適與計疏之期相值覓得及于覓政機會輻輳如式如發此其蒙皇上之殊恩者二也近時建議得報報而且速者鮮之鮮矣夢鼐不惟得報而且有溫旨特褒此其蒙皇上之殊恩者三也此三者皆近來言官所不能得之皇上而夢鼐獨得之在皇上神明操縱間施不測之

恩、或非有別故、以私夢皐、但外廷之臣、習見諸臣之疏、緘閉如彼、而夢皐之疏、懇答如此、以爲區區小臣、何能遽邀聖眷、遂見形生疑、疑夢皐、因疑留用諸臣、至舉聖明獨斷之事、盛以爲元輔庇護之私、此在諸非體者、或多信其不然、而遽舉如元珍者、新從外來、信耳輕舉、遂不覺是隱形之堂牖矣、此亦惧緣風聞、而臆及之過也、頗過則過矣、向使皇上于大小臣工之疏、俱一概鬱答、無異夢皐、則夢皐之懇、特旨天下、亦自以爲當、何疑何駭、而指摘及元輔哉、故元珍此舉、亦因邇來疏多留中、政體不一之故、言雖過、而心則無他者也、皇上初議重懲元珍、今止溢譴、所以寬貸之者、已逾望外、頗以職愚計之、自古宏度之君、不以語言而罪臣、自古雅量之相、亦不願君以己故、而罪建言之臣、今聖諭已頒、元輔心事已昭、從此可以帖然而無疑、庶矣、若仍慮元珍、即曰薄乎云爾、恐爲元輔者、終不自安、與近疏所謂、皆不惜言者之一毛、倘未免刺戾矣、職故以溢譴小臣、以安大臣、不若徑從曲貸之、更爲安也、至于各衙門諸疏、亦乞皇上隨批隨發、當與不當、俱明示意旨、無或異同、則政體既一、羣疑自消、不煩勸諭、而天下洞見密勿舉動、如日中天、誰敢有異議者、倘仍留中、而仰發一二徼旨、以示不測、恐不諳事之夫、妄疑如故、見蒙恩者、以爲元輔之慫通、見疑閣者、又以爲元輔之不救正、則元輔之蒙疑、何時而白、而其心何時而安也、職故以除留中一節、爲第一義、關係治亂興替之一大機括也、惟聖明留意焉、職等無任戰慄待罪之至、緣係遠臣風聞建議、已蒙溢譴、更乞曲貸、以成輔臣之志、幷頒改留中、以一政體、以釋羣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人品宜辨疏

由東等道監察御史臣葉永盛等、爲人品宜辨、公論當存、敬陳會推始末、仰祈盃定枚卜事、頃者皇上以閣臣缺員、有旨論令輔臣朱賡、傅于東部左侍郎楊時喬、公同九卿科道官推補員缺、隨該楊時喬于十七日約職等舉集于東關班既定、職等隨向楊時喬等索單查一紙共觀、內開列于愼行、趙世卿、劉元震、葉向高、李廷機、楊道賓、孫丕揚七員、此職等未至之先、九卿大臣、從公會議、並無異同者也、傅閣既遍、職等科道官多以爲當獨利科右給事中曹子汴謂李廷機既挂彈章、不宜列名、時科臣陳治則鄧應等皆以爲廷機雖經彈論、然清正有聲、終不當棄、職因宣言曰、天下豈有全人、論人當先大體、學之人身、頭面四肢既全、大體具矣、即有瘢疥疤痕、特細故耳、不害其爲人、李廷機清正二字、乃舉朝所許、即論廷機者、亦未嘗不許其清、此其人、于根本節目之大處、毫無虧損、正所謂具大體者也、縱或拘泥太過、于物情有未盡調、特小失耳、何害其爲正人君子、且短廷機者、不過以相自有度、彼乏相度、終不可作相耳、不知相臣之品、亦不同矣、即以唐事論之、杜房姚宋、此其識度經濟勝者也、固稱名相、如楊綰特持清節、未聞它建立、然一拜相、而貴重如郭子儀者、頓爲之減駕、從徯音樂、古今以爲美談、則清相亦未嘗無補于世、何嘗過廷機之深、使清者而復求多、則人皆以清爲無用、恐修身砥行者解矣、此其有關于世道人心、非小也、廷機正宜列名、時科臣陳治則、姚文蔚、孟成已、道臣何爾健、皆反覆辨論、與職議同、九卿大臣趙世卿等、亦以爲然、惟是言官兩議相持、日中未決、科臣宋一韓從中調停、謂廷機誠賢、然既與楊道賓俱有近議、宜並除去、以俟衆論之定、職又謬宣言曰、衆言淆亂、析諸聖、漢倪寬有言、惟天子爲能建中和之極、今科

道官既議有異同、所謂衆言淆亂之時也、正當並列名以請聖裁、豈容除去、道臣何爾健亦曰、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今推廷機者十之八九、寔以從衆爲當、時楊時喬是職等之議、因對衆言曰、使我去廷機名不列、終是不安、遂照原草、單具疏開別二議、請自聖裁、疏上之後、果有連疏短廷機者、議論益煩、夫論廷機者言官職等亦言官也、豈敢內相矛盾、然天下大事、非一人私議、短者自短、與者自與、原兩不相妨、況人各有見、見各不同、即親如父子兄弟、亦多不能強合、矧同列乎、職等所見、與論廷機者之所見、要以各成其是、同一爲朝廷之心、非有私也、且聖諭云、會推梁懷忠義者、簡用、嫡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清臣忘私者也、是謂忠、貪臣狗私者也、是爲不忠、論廷機者、葉以清幹之矣、果忠義否乎、是其言亦未嘗不與職等合、且未嘗不與明旨合也、夫簡相出自聖裁、職等何敢廁喙、但以廷機既負清節、又經九卿大臣共推、亦宜存之、以風世道、故當會推之時、面昌言若此、詐實于汴等疏云、既言于會推之所、不敢不告于父之前、故職等亦倣傚其意、而并達之寢聽、伏惟皇上折衷二議、稱出聖斷、蚤賜點用相臣、以息羣紛、以重政本、天下幸甚、宗社幸甚、緣係敬陳會推始末、蚤定枚卜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稅璫擅調縣令被逮疏

浙江等道御史臣由東、巡鹽御史臣葉永盛等、爲稅璫擅調無據、縣令被逮可原、乞恢天度、寬宥、以一法體、以協輿情、事職惟人主用法、必得其平、而後人心服、人主聽言、必酌以理、而後萬里而識說不行、忠良無枉者、用此道也、近者皇上激于稅使梁永之奏、而深惧成寧寢知縣滿朝薦之殺人叔植、赫然震怒、遣緹騎繫逮、顧雖逮朝薦、而又撤回梁永、付內豎處分者、豈非知永之毒痡中、罪愈積而必不可宥哉、知永之惡、必知朝薦之與永爲水火者、忠矣、知其忠、而又逮之、何也、則以激于梁永殺人叔植之一語也、夫叔殺乃盜賊之行、至無賴者之爲、朝薦通謂詩書起家、賢科、儼然令百里、即病狂喪心、何至爲盜賊之行、況殺人而叔進貢之植、即盜賊、賊不敢爲、而謂朝薦爲之、萬萬無此理也、皇上之聰明神聖、豈不辨此、不過以朝薦雖不殺人叔植、而遣差追捕、毀由彼作耳、不知朝薦之遣差、乃追捕照提犯人、楊達官等、非追捕進貢差役也、進貢差人、由東門大路出、楊達官等由北門小路出、原不同途、是捕役之所遇者、乃照提之犯人、亦非進貢之差役也、及兩相遇而犯人魏二拒捕、重傷公差王大賓、困憊爲自刎、是魏二之役、乃自殺之、亦非捕役殺之也、夫以拒捕殺人之賊、情急自殺、是以一命抵一命、即追捕各差已屬無罪、況朝薦身在百里之外、事起倉卒、毫不相干者乎、今永乃以逃走之犯、亦不問矣、即以唐事論之、杜房姚宋、此其識度經濟勝者也、固稱名相、如楊綰特持清節、未聞它建異指鹿而爲馬、以自殺之魏二、指爲朝薦之殺人、又爲移甲而嫁乙矣、至于叔植之證、尤不待辨、據撫按疏內、永所解馬八匹、植七捻出于陝入于河南、一一可查、則植與馬原無失也、以末失之植、而指爲叔植、不惟欲下刷朝薦、且欲假此以自匿進貢之方物、上塵皇上矣、職以爲永可誅也、夫永及樂綱毒謀按臣、供招于吳得水等之口者、一一可據、而滿朝薦之殺人叔植、無此理、又無此事、絕不可據、皇上親內外大小之臣皆一體、既不肯以可據者而輕罪內臣、武弁、況肯以不可據者而輕罪縣令乎、而顧縱逮朝薦者、不過偶觸于一時之忿耳、然外間妄測、遂以爲眞欲罪朝薦、疑于重內臣而輕外臣、又疑于重武弁而輕

弊令。似乎用法之間。稍稍未得其平者。今朝廷至矣。輪蒙廟下明詔。赦朝廷仍設其故秩。以爲小臣執法除奸者勸。此臣等至願也。萬一以爲既已緊逮。不可徒釋。則視臣職。而免其打問。仍治永與榮綱。奚其綱國。謀毒按臣之罪。庶宮中府中。視爲一體。法撫偏私。意撫低昂。而天下仰大聖人作爲。高出尋常萬萬矣。臣等無任激切顫慄之至。緣係稅璫擅詞撫臣、縣令被逮可原、乞恢天度寬宥。以一法體。以協輿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巨豪蔑法疏

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巨窟豪奸、蔑法作弊、病商蠹國、大壞鹽政事。臣惟鉤邊是圖。莫大乎鹽利。然利之大者。類非猥瑣尋常之人所能爲也。必其財力氣焰。雄蓋閭左。可以通神。可以使鬼。可以衝官有司。而威制齊民。然後縱橫任意。公然敢行其悉雖之心。而真之逆不能逃天之誅。其餘蕞爾昇陳進才。猥盈急蠹。恐將所存房屋等項。開列奏聞。陛下不盡追其贓。而且以則今長蘆豪商胡時順是矣。胡時順者。雖冒名武弁。實曾經再造。錄名刑書者也。臣初不知其人。偶緣通州同知萬智建議。欲將昌平等處引鹽。盡歸通州轉運。庶足清影射。而足額供。其言似正。而其文移呈請之間。不無悖謬。若汲汲于欲行其私者。臣甚怪之。以後細訪。始知本官此舉。非爲衆商。止爲一胡時順。蓋從來衆商皆不無小小奸弊。然皆畏鹽官發覺。而稍稍賂之。惟是胡時順者。挾貲二十餘萬。父子濟惡。所謂財力氣焰。雄蓋閭左。能通神使鬼者也。彼固目無上官。而何有於一州同萬州同。恣而關于勢。見其豪橫縱做。窒塞絕供。蠹蝕衙之。故偶值清查牙稅。遂建崩議。蓋欲以此持時順短長。其意誠私。而其議則公。其于法體誠閒。而于發奸清弊。則有裨者也。臣初不知其故。而怒本官。及廉知之。則移其怒本官者。怒時順矣。正怒間。有已故于鎮之妻彊氏者。以主使殿命告時順。臣立遣數差擒之。而此數差者。止竄門投遞。不敢出氣。僅得其一家奴而歸。臣益信時順勢焰之大。而前所訪聞。果爲不謬。因思人命未委虛實。而鹽法係臣專職。安可置而不問。于是宵夜單騎。徑抵通海。取時順所堆鹽秤之。內又字號鹽。每包重至九百六十斤。計上下兩店。共九百八十六包。業已賣盡。尚存十二包。又紅頂號鹽二百五十二包。除資竭尚存一百包。每包秤重八百斤。以上引鹽。俱未報州。亦未報戶部北城。皆胡時順令家人胡盛等私自貨賣。鋪戶李文炳、彭子登、顏役張龍、臧恺可審。嗟嗟。鹽法至嚴。即每包重至數斤。皆有罪無宥。何物大豪。每包敢夾帶三百餘斤。公然裝之天津。堆之通濟。而運司及巡鹽等官。皆無一敢問者。已可駭甚矣。且也。祇公家之鹽。如私己之物。白貨白賣。全不報官掛號。蓋以不報官、不掛號。不但可匿牙稅。而水程仍可影射復販。往來循還。寧有紀極。真彌天大弊也。然此猶臧臣所見發者而言。查運司低册。時順自萬曆三十年。以至三十三年。玩字等號。本程。計二千六百餘引。至今竟未掛號。此皆留水程影射。計私販之數。又不知若干萬矣。臣又查商綱冊內。胡時順一人挽認名。稱夥計者。共四十餘人。大抵通州及呂平等七處。計七萬餘引。本犯占據過半。今以一包而夾帶三百餘斤。是以二引夾帶三引之鹽。此外又藏匿水程。往來影射。旭指而算。每歲夾帶及影射之數。豈止數萬引而已。又何怪乎引日之半塞。牙稅之大虧也。如此神奸。眞宇內希有矣。若得大明律內一款。客商收買餘鹽。至三千斤以上者。照例發遣。時順自報中以來。作弊不知

若干年。其爲三千斤者。不知幾千萬倍。若舍之不問。所謂縱豺狼而問狐狸。亦安用持斧者爲也。臣鹽官也。商人乃臣專轄。操縱在手。原無庸以是頑頂者商天聽。惟是本犯係巨富大豪。自以爲三尺所不能加。且盤據根深。牽連拔臣。故除一面行擊究處外。復具疏奏聞。蓋一欲仰仗天威。使臣得專意行法。一欲緻臣者。據此疏爲定案。得永絕其蔓而斷其根。至于陰謀反噬。罔兇人之性所必至。然而臣一念朴忠。惟知奉法除奸。他固不逭恤矣。惟聖明垂鑒焉。緣係巨富豪奸、蔑法作弊、病商蠹國、大壞鹽政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賞奸非法、乞追匿贓疏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葉。謹題爲賞奸非法、餘孽當懲、乞盡沒器瑞餘貲、幷批發撫臣原疏、以追匿贓、以正法紀事。竊惟今天下稅使之害。在在而是。而惟陳增爲最甚。頃者增惡貫盈。罪不能逃天之誅。其餘蕞爾昇陳進才。猥盈急蠹。恐將所存房屋等項。開列奏聞。陛下不盡追其贓。而且以所餘衣物。幷南城房屋。點綴增飾。弟姪陳進才等。良謂增之惡極矣。播弄撥置。皆其餘技。使匿之狀。而第以爲增聚斂有功。不欲寄庭。爲將來者勸耳。撫何而御史王業宏以形跡可疑奏奏。巡撫李三才又臚列多贓。至不可殫數。以各犯侵盜情狀奏奏。此猶外廷之論。或不足動聖聽。乃東廠則陛下內廷之臣。非如外廷諸臣。與陳增相水火者等也。據奏。謂昇陳進才等撥置陳增。不啻輔關之盜。實之罪。誠閒。而于發奸清弊。則有裨者也。臣初不知其故。而怒本官。及廉知之。則移其怒本官者。怒時順矣。正怒間。有已故于鎮之妻彊氏者。以主使殿命告時順。臣立遣數差擒之。而此數差者。止竄門投遞。不敢出氣。僅得其一家奴而歸。臣益信時順勢焰之大。而前所訪聞。果爲不謬。因思人命未委虛實。而鹽法係臣專職。安可置而不問。于是宵夜單騎。徑抵通海。取時順所堆鹽秤之。內又字號鹽。每包重至九百六十斤。計上下兩店。共九百八十六包。業已賣盡。尚存十二包。又紅頂號鹽二百五十二包。除資竭尚存一百包。每包秤重八百斤。以上引鹽。俱未報州。亦未報戶部北城。皆胡時順令家人胡盛等私自貨賣。鋪戶李文炳、彭子登、顏役張龍、臧恺可審。嗟嗟。鹽法至嚴。即每包重至數斤。皆有罪無宥。何物大豪。每包敢夾帶三百餘斤。公然裝之天津。堆之通濟。而運司及巡鹽等官。皆無一敢問者。已可駭甚矣。且也。祇公家之鹽。如私己之物。白貨白賣。全不報官掛號。蓋以不報官、不掛號。不但可匿牙稅。而水程仍可影射復販。往來循還。寧有紀極。真彌天大弊也。然此猶臧臣所見發者而言。查運司低册。時順自萬曆三十年。以至三十三年。玩字等號。本程。計二千六百餘引。至今竟未掛號。此皆留水程影射。計私販之數。又不知若干萬矣。臣又查商綱冊內。胡時順一人挽認名。稱夥計者。共四十餘人。大抵通州及呂平等七處。計七萬餘引。本犯占據過半。今以一包而夾帶三百餘斤。是以二引夾帶三引之鹽。此外又藏匿水程。往來影射。旭指而算。每歲夾帶及影射之數。豈止數萬引而已。又何怪乎引日之半塞。牙稅之大虧也。如此神奸。眞宇內希有矣。若得大明律內一款。客商收買餘鹽。至三千斤以上者。照例發遣。時順自報中以來。作弊不知

警。將墻棍獄卒。而天下生靈之困。庶幾其少蘇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緣係貢舉非法、餘孽當懲、乞盡沒墻餘貲、并批發撫臣原疏、以追匿贓、以正法紀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乞貢言官、以安大臣疏

選按直隸、監察御史臣葉灌題爲大臣已蒙優禮、小臣似應包荒、懇乞寬貸言官、以安大臣、以重言路事。

臣竊聞大臣者、天子之股肱、股肱所以資輔弼、故禮遇宜隆、言官者、天子之耳目、耳目所以資視聽、故愛護宜周。古稱敬大臣而必繼之曰體羣臣、蓋言臣無大小、總之朝廷之一體、用以共襄政理、所當同仁一視、不宜偏廢。嗣重于其間也。近者元輔沈一貫、及次輔沈鯉相繼乞歸。皇上始若難之、一旦溫綸下沛、並聽之歸。且賜之璽書、錫以銀幣、不獨成其志、而又愉其私、不獨暴其衷、而又隆其禮。天下聞之、皆榮二臣之遭、而頌聖明始終恩遇之厚。臣等已蒙溢無罪矣。乃南京吏部給事中陳嘉訓、及御史孫居相二臣、並以指摘元輔、忽奉旨切責于居相則謂俸一年、猶爲薄貸。于嘉訓則降級調外、似所獨嚴。臣等不勝驚駭。以爲陽春之候、何忽有此雷霆。夫二臣之論元輔、聖明自有定鑒。天下自有公論。臣等無容置喙。惟是言官以言爲職、無論其言之當與不當。人主自當優容。卽如天子至尊貴也。而狂戇之臣、猶時有所觸忤。明主亦不以觸忤罪之。何者。重言路也。在天子且然。則輔臣可知矣。況皇上既聽元輔之去、以明昭雪元輔之冤。已自快。又爲彼而處一言官、不惟衆朝共訝。卽元輔亦必有惻然不自安者。似亦非所以體大臣之心也。臣頃者非誦聖恩一詔、卽數十年來、得過諸臣、皇上猶有賜環之許。豈其以見在之言官、而反忍摧折之。故臣謂寧一嘉訓、則輔臣誅臣、各得其所。譬之一堂之上、融融洩洩、渾然太和。若處一嘉訓、則大臣誠重、而言路日輕。將恐盛者之臣、從此以言爲戒、雖遇當言、亦且退避長縮、而不敢言。卽皇上亦奚賴焉。伏乞聖明垂神三思。大恢天度。將陳嘉訓俯賜優容、免其降調。此豈獨爲一嘉訓。乃所以重言路、開諫靜、亦所以曲體輔臣、而安其心也。臣等無任悚息待罪之至。緣係大臣已蒙優禮、小臣似應包荒、懇乞寬貸言官、以安大臣、以重言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葉玉城臨政五疏、抗內臣而回天聽。斥奸弁以奠商民。事詳先生浙鹽紀事中。讀者合而觀之。足以見當時情事之曲折。而先生自登第後、在諫垣者、凡二十年。其間如鄭一韓等代奠店設權之議。嗜緣沿江內外搜察之請。先生疏爭之。事得罷。又如疏救滿朝薦、請鑾李成梁、補治胡時順、廷推李廷機。皆侃侃諤諤。能人之所不能。蓋先生風力嚴毅。自其天性。余曾聞諸父老。嘉靖時、同郡周忠介公怡、以論嚴相下詔獄。先生年十一。憤然曰。使余得在朝。當請尚方劍、斷佞臣頭。因宜其居官抗直。不畏彊禦如此哉。疏艸三卷。曰四卷。老友葉屏垣名必落。以見寄。潛漶甚。不能盡識。爲取若干篇以問世。後得善本。當更校之。嘉慶六年十一月。後學趙紹祖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兩垣奏議一卷。明遂中立撰。中立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書凡奏議六篇。皆中立爲給事中時所上。以歷官吏兵二科。故稱兩垣。其中論公用舍、論修史用人、及論會推閣臣三疏。本末略具明史本傳。蓋中立以是三疏。一忤旨停俸。一見忌輔臣。一被貶外授。故明史具錄於本傳。其請罷織造、論倭患、及請停例金三疏。雖事不施行。然亦皆錚錚不阿。無愧封駁之職。不得以卷帙之少屢之矣。茲本附刻中立所作周易劄記後。今既分隸四庫。則與於經部不倫。故析出別著錄焉。

兩垣奏議

遂中立撰

論公用舍疏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於公。則人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於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從未有上下異指、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昨者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砥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顧一召疏中所云。得罪衆邑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嶷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陰伏田間。壯志紆而不伸。忠猷蘊而未竟。此臣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苦無任舉之人。而今彼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爲國家用。而反令藉之以成其私名。致咸時者有憸才之職。司銓者有乏才之憂。此臣所以深爲世道惜也。失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有以紙輔臣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楝、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脫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罷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卽擬自閣臣。正大臣爲國之忠。若罷者果正人也。出于閣臣之裏擬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出于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彼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爲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言者罷而論者衆多。

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卽如高拱龍一疏。惓惓爲國惜才。卽部院大臣亦許其顯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爲之申解矣。孫繼有謂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罰二臣。以謝輔臣。二臣罰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于防川。聖如堯舜。猶察輿言而用之。況泰交一疏。輔臣不以洽棄。賜卹之恩。至仁也。廓恢圖之益。至明也。皇上何憚而不爲此。然臣又有言焉。京師者。四方之極也。今都門外宮觀之侈。丹堊輝煌。繡帷之飾。綵組絢爛。而委巷小民。至傾貲破產。以修庵觀。而供齋醮。異說之惑世誣民甚矣。皇上又復括已盡之財。剝窮民之脂。以供宮殿帷帳之飾。則何以禁止愚民。風示四方。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明正道以息邪說。惟聖明留意焉。

論倭疏

自倭遠來。端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卽再陳設。亦不能加于諸臣上矣。顧是說也。來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洗惟敬密計於倭寇。劉黃裳昌言于朝。請封易而爲請貢。請貢易而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始不能無言也。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爲國家計。不爲一身計。爲久遠計。不爲旦夕計。自倭寇狂逞。盤據朝鮮。我皇上宵旰憂勞。爲之遣將出師者。既一年餘矣。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仇也。而臣子之義也。今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寵以封號。金册銀章。賚其陪臣。縱之歸島外。此可令四邊見乎。以國體論。則倭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寇籌據蓋房。運糧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還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而當事者以爲難源。日夜催促表文。以襲了事。目前臣未聞坐言可以畏敵。裘文可以守取。卽稱臣稱貢。禮事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倭俗狙詐而狼貪。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爲訓。沿海設備。劃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世祖赫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餘年之安。今無以制其死命。而以封爲羈縻。彼闌省雄長海外。卽耕帝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弓此虛名也。勢必請封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于今日。而安能拒絕于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開外國覬覦之門。爲國家思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此其事之可否。得失。滿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當事者以其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治海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于釜山。爲攻取之計。我冀望于德俾。爲苟且之謀。倭以款襲我。而操術當行于款之外。我以款自恃。而智慮當陷于款之中。排盤廷之公論。損戰守之長策。沮忠臣義士之氣。爲透資議功之資。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且夕之謀。非久遠之計也。豈不羞朝廷而汙青史哉。臣謂倭款不罷。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之計不決。則釀禍將來。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卽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國事矣。且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藉口羈縻。得以息肩偪備。而今邊事靡弛。將士之惕。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襲其故智。以爲退倭良策。倘可謂國有人乎。伏望皇上深思倭情之叵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尚書石星、總督顧養謙、閉關謝使。一意守禦。毋推諉避事。毋因循養亂。毋狃一時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宋應昌、郎中劉黃裳、許重熙

數百萬生靈嗷嗷待斃。而不爲之拯救者乎。伏願亟停繕造之命。卽以太和山香稅銀一萬兩、幷再發內帑銀二十萬兩。遣廉能之官。宣布德音。大赦皇仁。以示聖天子軫念災民之意。則能不經之費。至儉也。宏賜卹之恩。至仁也。廓恢圖之益。至明也。皇上何憚而不爲此。然臣又有言焉。京師者。四方之極也。今都門外宮觀之侈。丹堊輝煌。繡帷之飾。綵組絢爛。而委巷小民。至傾貲破產。以修庵觀。而供齋醮。異說之惑世誣民甚矣。皇上又復括已盡之財。剝窮民之脂。以供宮殿帷帳之飾。則何以禁止愚民。風示四方。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明正道以息邪說。惟聖明留意焉。

論倭疏

自倭遠來。端而請封請貢之說興也。中外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備。雖三尺豎子。亦知其不可矣。臣卽再陳設。亦不能加于諸臣上矣。顧是說也。來應昌始之。顧養謙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洗惟敬密計於倭寇。劉黃裳昌言于朝。請封易而爲請貢。請貢易而封。業已奉有明旨矣。臣竊惟貢不可許。而封亦不可許也。是東征諸臣誤本兵。而本兵因以誤國也。臣始不能無言也。臣聞忠臣之謀國也。爲國家計。不爲一身計。爲久遠計。不爲旦夕計。自倭寇狂逞。盤據朝鮮。我皇上宵旰憂勞。爲之遣將出師者。既一年餘矣。蹂躪我屬國。戕殺我士卒。糜費我金錢。是中國仇也。而臣子之義也。今不思滅此朝食。而反欲寵以封號。金册銀章。賚其陪臣。縱之歸島外。此可令四邊見乎。以國體論。則倭不當封。昨見朝鮮疏中有云。倭寇籌據蓋房。運糧練兵。陽退而復進。假和而還兇。倭之情狀。亦可槩見。而當事者以爲難源。日夜催促表文。以襲了事。目前臣未聞坐言可以畏敵。裘文可以守取。卽稱臣稱貢。禮事甘臣之所不敢信也。以倭情論。則倭不必封。倭俗狙詐而狼貪。聖祖絕其貢。不與通。著之爲訓。沿海設備。劃是屢貢屢犯。至嘉靖間。東南之慘極矣。世祖赫然用武。一大創之。而有三十餘年之安。今無以制其死命。而以封爲羈縻。彼闌省雄長海外。卽耕帝稱王。夫誰禁之。而乃遣數十萬之師。犯我屬國。弓此虛名也。勢必請封請市。要求不已。我不能拒絕于今日。而安能拒絕于異日。啓奸民勾引之端。開外國覬覦之門。爲國家思無已時。以利害論。則倭不可封。此其事之可否。得失。滿朝臣工知之。朝鮮知之。而何當事者以其決事不曰選將。不曰練兵。不曰治海修備。而今日議封。明日議貢。倭盤據于釜山。爲攻取之計。我冀望于德俾。爲苟且之謀。倭以款襲我。而操術當行于款之外。我以款自恃。而智慮當陷于款之中。排盤廷之公論。損戰守之長策。沮忠臣義士之氣。爲透資議功之資。此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且夕之謀。非久遠之計也。豈不羞朝廷而汙青史哉。臣謂倭款不罷。則戰守之計不決。戰守之計不決。則釀禍將來。貽憂君父。異時追尤首事。卽斬諸臣之頭。不足以謝國事矣。且皇上獨不見西事乎。當互市之始。豈不藉口羈縻。得以息肩偪備。而今邊事靡弛。將士之惕。不可收拾。識者恨之。今日又欲襲其故智。以爲退倭良策。倘可謂國有人乎。伏望皇上深思倭情之叵測。收回許封之成命。明諭尚書石星、總督顧養謙、閉關謝使。一意守禦。毋推諉避事。毋因循養亂。毋狃一時之便。而貽後日之悔。侍郎宋應昌、郎中劉黃裳、許重熙

滋厚，仍正其厥罔誤國之罪，則內外遠近，曉然知上意所向，在于安攘大計，孰不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所謂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盡哉。

論修史用人疏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尚書劉虞夔充總裁官，與論噴噴，以爲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面懇，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甘定議于部院，一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與，則思以揚李之私情，謬和推引，而令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舉其說，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擢，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牘遙遙，有懷莫展也。伏乞明鑒，速賜三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盡哉。

論修史用人疏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尚書劉虞夔充總裁官，與論噴噴，以爲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面懇，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甘定議于部院，一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與，則思以揚李之私情，謬和推引，而令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舉其說，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擢，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牘遙遙，有懷莫展也。伏乞明鑒，速賜三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盡哉。

論修史用人疏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尚書劉虞夔充總裁官，與論噴噴，以爲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面懇，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甘定議于部院，一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與，則思以揚李之私情，謬和推引，而令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舉其說，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擢，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牘遙遙，有懷莫展也。伏乞明鑒，速賜三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盡哉。

論修史用人疏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尚書劉虞夔充總裁官，與論噴噴，以爲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面懇，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甘定議于部院，一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與，則思以揚李之私情，謬和推引，而令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舉其說，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擢，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牘遙遙，有懷莫展也。伏乞明鑒，速賜三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盡哉。

論修史用人疏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尚書劉虞夔充總裁官，與論噴噴，以爲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面懇，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甘定議于部院，一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與，則思以揚李之私情，謬和推引，而令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舉其說，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擢，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牘遙遙，有懷莫展也。伏乞明鑒，速賜三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盡哉。

論修史用人疏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尚書劉虞夔充總裁官，與論噴噴，以爲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參論，旋聞同官業已上請，竊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面懇，則臣可無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于外廷，甘定議于部院，一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于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于閣臣之票擬與，則思以揚李之私情，謬和推引，而令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舉其說，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擢，則何不推心委任，盡行其志，而乃令其抱牘遙遙，有懷莫展也。伏乞明鑒，速賜三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倭何足盡哉。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膺弓旌，非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慎士類所不容者，不即能斥，已爲漏網逭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爲待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籍臺臣也，則黨證之心化而爲機械，傷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旁人甚急，慶論諸臣，無專惟近日言及于罪逐之臣，陛下以爲市恩，言及于滇南之金，陛下以爲奏績，臣亦豈不知緘默可以自容哉，第念臧司耳目，誼切匡正，當此才乏民困之日，而坐視端人淹于屏斥，鄭陳波于征輸，耳目之謂何，二千兩，如以爲內用不給，請俯從撫臣之懇，停免留藏所增一千兩，則約已裕民，滇氓微再造之禍矣，臣之罪且不容于堯舜之世，是以冒味塵瀆，仰回天聽，惟願陛下以用沈鯉盡一脈之心，盡召逐臣，以服中原之心，遠徹遐壤，則至仁天攝同流，而聖德古今罕並矣。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膺弓旌，非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慎士類所不容者，不即能斥，已爲漏網逭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爲待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籍臺臣也，則黨證之心化而爲機械，傷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旁人甚急，慶論諸臣，無專惟近日言及于罪逐之臣，陛下以爲市恩，言及于滇南之金，陛下以爲奏績，臣亦豈不知緘默可以自容哉，第念臧司耳目，誼切匡正，當此才乏民困之日，而坐視端人淹于屏斥，鄭陳波于征輸，耳目之謂何，二千兩，如以爲內用不給，請俯從撫臣之懇，停免留藏所增一千兩，則約已裕民，滇氓微再造之禍矣，臣之罪且不容于堯舜之世，是以冒味塵瀆，仰回天聽，惟願陛下以用沈鯉盡一脈之心，盡召逐臣，以服中原之心，遠徹遐壤，則至仁天攝同流，而聖德古今罕並矣。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膺弓旌，非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慎士類所不容者，不即能斥，已爲漏網逭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爲待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籍臺臣也，則黨證之心化而爲機械，傷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旁人甚急，慶論諸臣，無專惟近日言及于罪逐之臣，陛下以爲市恩，言及于滇南之金，陛下以爲奏績，臣亦豈不知緘默可以自容哉，第念臧司耳目，誼切匡正，當此才乏民困之日，而坐視端人淹于屏斥，鄭陳波于征輸，耳目之謂何，二千兩，如以爲內用不給，請俯從撫臣之懇，停免留藏所增一千兩，則約已裕民，滇氓微再造之禍矣，臣之罪且不容于堯舜之世，是以冒味塵瀆，仰回天聽，惟願陛下以用沈鯉盡一脈之心，盡召逐臣，以服中原之心，遠徹遐壤，則至仁天攝同流，而聖德古今罕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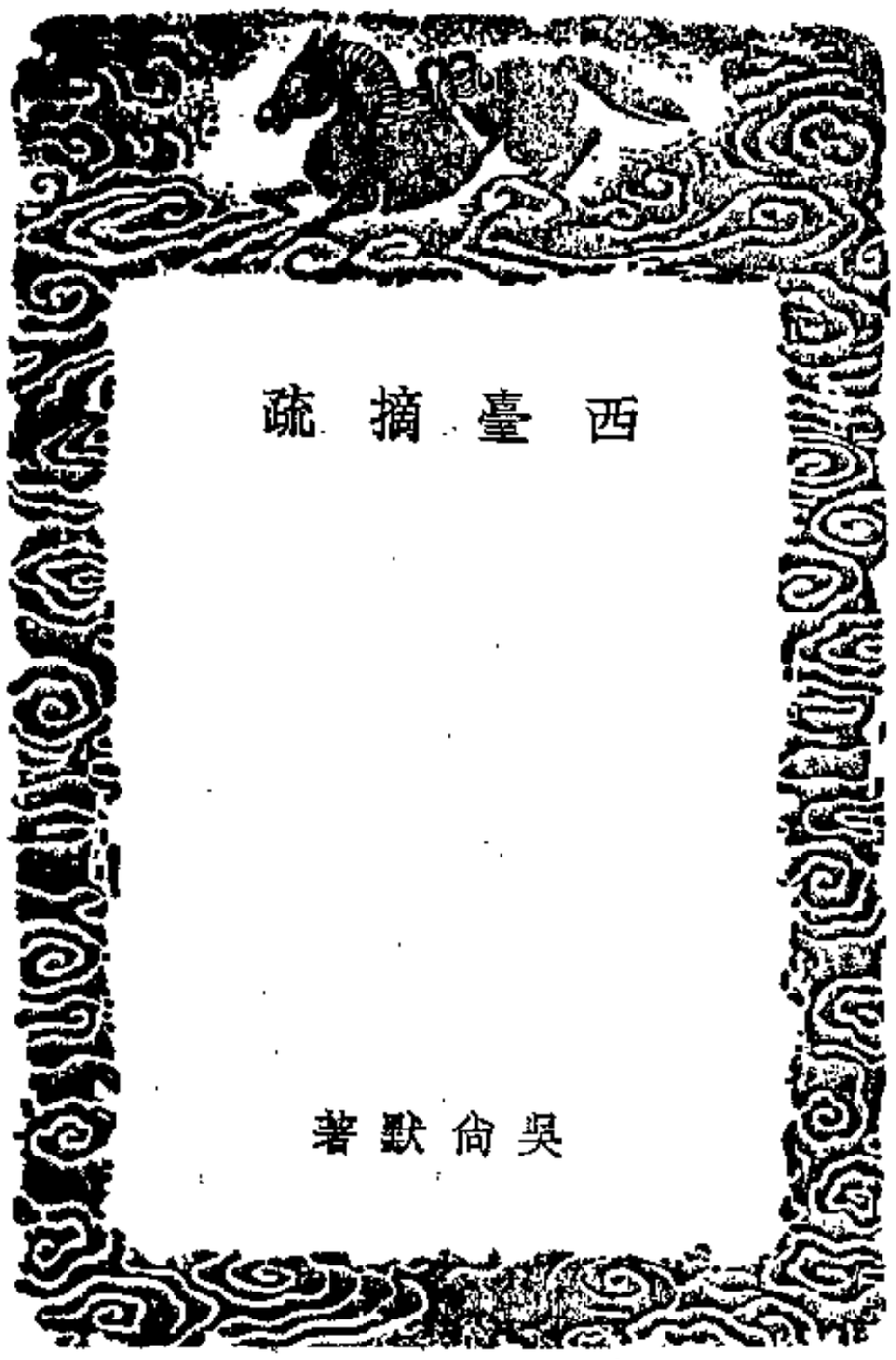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膺弓旌，非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慎士類所不容者，不即能斥，已爲漏網逭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爲待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籍臺臣也，則黨證之心化而爲機械，傷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旁人甚急，慶論諸臣，無專惟近日言及于罪逐之臣，陛下以爲市恩，言及于滇南之金，陛下以爲奏績，臣亦豈不知緘默可以自容哉，第念臧司耳目，誼切匡正，當此才乏民困之日，而坐視端人淹于屏斥，鄭陳波于征輸，耳目之謂何，二千兩，如以爲內用不給，請俯從撫臣之懇，停免留藏所增一千兩，則約已裕民，滇氓微再造之禍矣，臣之罪且不容于堯舜之世，是以冒味塵瀆，仰回天聽，惟願陛下以用沈鯉盡一脈之心，盡召逐臣，以服中原之心，遠徹遐壤，則至仁天攝同流，而聖德古今罕並矣。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

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膺弓旌，非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超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者，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遺疏中，慎士類所不容者，不即能斥，已爲漏網逭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夔也，爲待意門生而私之也，私虞夔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籍臺臣也，則黨證之心化而爲機械，傷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旁人甚急，慶論諸臣，無專惟近日言及于罪逐之臣，陛下以爲市恩，言及于滇南之金，陛下以爲奏績，臣亦豈不知緘默可以自容哉，第念臧司耳目，誼切匡正，當此才乏民困之日，而坐視端人淹于屏斥，鄭陳波于征輸，耳目之謂何，二千兩，如以爲內用不給，請俯從撫臣之懇，停免留藏所增一千兩，則約已裕民，滇氓微再造之禍矣，臣之罪且不容于堯舜之世，是以冒味塵瀆，仰回天聽，惟願陛下以用沈鯉盡一脈之心，盡召逐臣，以服中原之心，遠徹遐壤，則至仁天攝同流，而聖德古今罕並矣。

幸公道昭白。仕路清夷。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爲長嘆。臣誠司歐納言昧厚誼。非爲鈴司惜一郎官也。爲國家惜政體也。亦願廟堂之上。共指成心。而重爲國體人才惜也。臣不勝悚悚。



明 元垣吳尚默著

蜀中情形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舉命按蜀、謹據所聞蜀中情形、以仰恩移恤、借籌控馭事。職濫竽西台、一年所矣。碌碌班行、媿不能勉圖建白、以夠主德。而匡聖治。伏不以職爲不宜。於役西蜀。夫遐方面按所屬、固職之宜守耳。第按蜀與按各省不同。蜀固越在甸服數千里外。蚩蚩苗面襟夷譯者也。按今日之蜀、與昔日之蜀又不同。今日之蜀、固一殘於播、再殘於酋。家居殘而戶滿矣。殘者也。搖脊犯順。殲之而郡邑其土矣。顧民力以藉其土。又傾民力以固其土。而蜀已殫。顧合作難。驅之而搖其穴矣。顧民力以塞其穴。又傾民力以衝其穴。而蜀又殫。蜀既被蹙矣。賦亦應幾竄。是蜀者曰。獨不得奢寬父子。歇俘執馘。以結此一局。面猶可幸旦夕安枕也。何意貴陽失利。裹我師而檄撫臣。彼既再還於窮蹙之後。必難忘情於敗亡之恥。彼既跋扈於新集之衆。必不能絕念於故居之土。朝廷議兵議餉。議督兵督餉之臣。遂急當而緩蜀。房闥相隣。安危相倚。豁之剃盾。融不在近。蜀之震鄰。患不在遠。則以計輸恤於蜀。而輸恤急。以計控馭於蜀。而控馭急矣。永寧選養土城一帶。必不得且夕撤兵。寧獨不得撤也。且當厚其屯聚。而嚴其扞禦。時其訓練。而遠其偵諜。第不知兵何兵也。更番漢民之老羸。莫必其力。借戍夷徼之健兒。莫必其心。以尺五之蹙籍。克行閭之舊伍。徒靡供饋。以爲合之房衆。擾敝擾之窮寇。何當冲鋒。則屯兵宜議也。兵一日不撤。必

不能一日無糧。誰輸征而供辦。此則兵變凋瘵之遺黎也。自頒省發難以來。見征不足。且預征矣。額派不足。且加派矣。三年內已不留剩肉及心淺屑及肌膚俱罄。計無復之。且至寧不有其田地。輕以予人而不得。又寧不有其家室。輕去鄉而莫顧者。則措餉宜議也。兵不能無糧。即不能無運糧之夫。誰竭蹶而供役。此則亦兵變凋瘵之遺黎也。輓輸之勞。跋涉之苦。至四鎰不足致一鎰。且半爺命殞身於此。而十不得六七返。當事諸臣。於是議舟運而山川險阻。道遥迂迴。舟所不能行者。固多也。又於是議接運而兵方嚴督於塔截。或難遥離於信地。運之所接者。亦有限也。則輓運宜議也。運省窮蹙。以運固知勢之不支。減此朝食無難。獨以此乞兵。彼乞餉。東爲秦廷之泣。西爲魏符之假。勾連族類。以作怒臂之螳。然而狐兔之悲切相關。犬馬之驅勒有術。此蜀雖陰爲犄角。抒以朝廷之威靈。則無不發。雖間有覘望。激以朝廷之明信。則無不殫。是不可不離散其黨。而黨何以離散也。跳梁者一兩。猥三面面窺伺者。且數十兩。曰。改土爲流。置食且及我。朝廷車書一統。幅員萬里。何所藉此林箐。以拓我闢土。蜀以逆會不軌。無所逃於天誅。一日渠魁授首。而各人其人。各土其土。朝廷又何利焉。所當明白曉諭。以安其反側之心者也。是在開釋其疑。而疑何以開釋也。蒸捄者罪在不赦。若帖焉效順。如烏蒙川雅等。曾奉正朔唯謹者也。此不可不用加獎。何也。不獎其悉面效順者。不足明負固者之爲逆也。戮力行間。如邑梅、石耶、平悲、石柱、西陽諸土司。皆衝鋒陷陣。立有功次。此不可不按其功次。頒爲敍賞。何也。不賞其忠而效力者。不足明鼠竄者之爲觀望也。是在朝廷下尺一之詔。飾如綸之音。揖緝流離。盪安反側。念此蜀兵蜀餉。杼軸皆空。庚癸類呼。乞勅計臣力爲設處。量行協濟。此亦鱗桑之壺餐。而旱魃之消爇。不則額外之徵。如典鋪、稅契、夫馬等項。斷不宜一概科派。復爲削鐵之計。再作焚林之樵。又念衝城牧穴。矢石同嘗。燼燬可念。乞勅編臣。查明前按臣敍功一疏。凡士司有功可紀者。益爲加銜加賞。以旌其勞。即地方士民。倡義守城。捐資助餉者。竝與甄別。列之賞格。以作其忠義之氣。而竦其效用之志。此朝廷勞來寬恤之恩。而亦激勵鼓舞之權。所以收蜀之前局。而不啻籌之後轍者也。臣謹簡書。以按此一方。何以宜其恩而奉行其權哉。察吏而已。何以察吏哉。察吏於安民而已矣。當此瘡痍未起。鴻雁初集。多方體恤。屯兵而不見兵之害。征糧而不見糧之苦。督運而不見運之累。出之湯火之外。澄之清冷之中。所謂仁吏也。廉吏也。循良吏也。亟獎之。弗敢後。嘗此諸夷連交。窺闖號澤。懼撫以法。而不生彼之心。羈縻以恩。而不損我之威。去逆取順。與之休息。所謂能吏也。智吏也。幹濟吏也。亟獎之。弗敢後。不則必不能浮採其彝彝之聲。而抑抑其罔罔之政。必不能毛舉其瑣瑣之能。而海收其保障之功。必不能近信其善事上官巧媚之聲。而遠證其求獘下民掊擊之實惠。必不能狥其黷貨之厚。與援之深。而不一諮於閭井之情。匹夫之口。有一於此。則六察之所不赦。而職之所溺也。職隆辭往矣。在巡方則言巡方。巡方在蜀則言蜀。惟嚴行申飭。俾得藉天語之宣布。以寧全蜀之宇。以無隕越巡方之職。則愚臣幸甚。川蜀幸甚。

博採道將之議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謹題爲博採道將之議、以守爲攻、以屯爲守、少甦極能、徐圖善後事。臣之奉命按

蜀也。策蜀者曰。必殄滅逆閹父子。滅而俘之。以獻明天子。蜀之策臣者曰。北鷹幾扶瘠肉骨。滑涸噏枯。以俾我殘蜀獲有寧宇也。臣於兩者。不能置一對。及臣入蜀。蜀兵之號於臣曰。是且楊腹而咂。滌釜而鼂。蜀民之號於臣曰。是且鬻子而供。委骨而輸。諸將之爲兵請命者曰。何以應庚癸之呼。而士飽馬騰。以圖大創。諸有司之爲民請命者曰。何以採彫瘵之衆。而覓微龍蓮。以獲息肩。臣於兩者。不能置一壺。蓋蜀之兵連四五年矣。不啻皮毛俱盡。而髓骨皆枯矣。法曰。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今日蜀兵之謂也。又曰。鬬之貪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今日蜀民之謂也。今日之蜀。如馬之極疲而策不前者然。此須時其飲食。息其筋力。則可。而復驅之走埃坂。有立斃耳。又如人之病庭嵐而初起者然。此須飫以粱肉。服以參朮。則可。而復藥石攻之。元氣盡索矣。猶且曰。罪人之未得。蜀局之未結。夫罪人一日不得。則軍興一日不已。軍興一日不已。則餉運一日不歇。嗟此頳尾餘生。殘首孑遺。不轉而溝壑。則挺而走險耳。此萬不可再得之蜀民者也。且亦有覬於逆閹之形勢矣。逆酋父子。隻然一身。如孤攏窮鼠。誠得而撝之。一壯夫之力耳。第其所濕者前轅。而後箝。所倚者左狐而右兔。我以千騎萬卒攣之而不足。彼以一人竄匿之而有餘。我從鳥道一綫環攻之而不得。彼從千窟百穴奔投之而無不可。則此一酋者。可以間獲。可以購獲。可以誘獲。而必不可陳兵方驅以獲。間獲、購獲、誘獲者。可乘機。可製會。可因勢。可制權。而必不可親會。可因勢制權而必不可卒得之。且夕歲月間也。以民若此。以賊若彼。奈何驅必不可再困之民。追必不可卒得之賊。則莫若退而議守。守者。宿兵也。無微餐。外走。恤緯之私。髮過計。不勝如撝也。第以五六年披猖日甚之寇。欲殄而殛之。自督臣以殄之督撫諸臣。無道調。無減於旌旗袍鞾之麗。無異於雞犬麻桑之擾。而所覽於民者。十之一。守者主待客也。逸待勞也。其虛冒可竅也。其老弱可汰也。其兵伍可減也。而所覽於民者。十之二三。然而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則來必非坐而制斂之勝算也。永寧一路。秦列之蜀郡。漢收之益部。唐宋以來。稱蘭州。非不毛之地。遵義自永安莊直至阿郭。皆平洋沓腴數萬頃。此皆不闢而可田。不墾而可耕也。則莫若舍而議屯。嚴督諸將官。覈所部若干兵。責種田若干畝。比西戚各報收穀若干石。足支月糧若干日。如是。則一年二年。可免輓運之苦。而所覽於民者。十之四五。三年以後。益微非秩。以充月餉。而所覽於民者。十之六七。且此沃土之區。會蟻蹈之。以爲生粟。以養成尾大之患。會據其利。而會叛我。我據其利。而我制會矣。會以在穴蛇鼠。旁睨而扼我曰。食不繼。兵必撤。兵撤而彼乃可尾其後。若我收利於屯。不取財於任。假設以便宜。將令督臣何以展布四體。提挽縱之柄。而酌勛撫之機。不乃駑騏驥之足。而故縶之。掉鞅責之臂。而故鞭

臣力行屯植以甦疲民較運之苦則西南四省所藉覆宇者無涯益也爲此其本謹題請旨

戮殺平蜀功罪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吳道爲蜀難既靖、開穴盡掃、謹竪戮文武功罪、以示激勸事竊惟逆酋父子之發跡、始據平蜀功品、督同秦翼明等兵、俱改羅長寧、會兵而進、於是張令、秦國俸、李湘功、劉宗良、盧世卿等一戰於麻塘坎、再戰於瀘州衙、而洗煩其九姓、二長官司一帮營寨、生擒其僞都司參將等八十五名、斬級五十七顆、秦翼明、秦拱明、秦可等戰於青山崖、直上第二洞、擒其僞丞相幷婆婆二人、斬級二百一十六顆、生擒一百五十九名、燒燬其營十七所、劉養鯉、鄧懋官、畢應台等戰於馬克橋、而擒其僞將柳元儒、次第打破仙人寶月、橫山八甲、中弔、三溪等處、燒燬其衙舍營寨、斬級六百七十二顆、斯時也、賊各路守隘之兵、遠散聚於土地坎、會集水西烏撒諸援兵、欲效破蚕之計、將爲捲土之圖、厚出犒賞、懇離巢穴、以與我兵決一死戰、大將壓諸將進、莫有應者、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屬壁趨之曰、有進無退、當以身先、於是秦翼明兄弟、與馬齡、郭起柱、秦可等、願任前驅、四戰四捷、斬其僞總兵吳繼周、賊遂披靡、奔竄亦破創遁去、奪其所乘馬、併僭僞儀狀、斬其級八百一十伍顆、生擒一百五十八名、被傷溺水者無算、於是二酋知大勢已去、盡焚城中屋廬、列兵紅崖山上、大小官兵、四面追逐、走金家山、又走獅子山、其間獲有名頭目周邦大、徐應龍、妖教首劉明選等一百一十三名、斬級一千二十八顆、城中男婦、投出二萬餘人、而永城遂定、鄧朝棟督王懋官、周良材等攻天盔園、夷目羅而羅于朝父子、率兵數千投降、獻出酋寄命女冠、段正等物一百一十八件、羅乾象、譚正侙等陸續攻破白崖、楠木、藥用、青岡等園、又攻破銅破等寨、斬功二百六十二級、招降羅昔成、舒廷采等苗夷萬餘家、而附近永城之夷目俱定、然而狐兔悲切之情、徵風召雨、猿猱難馴之性、起蝟飛蜂、水西援兵、又分兩路而驟至矣、一路出古閣至世仁、徐如珂督羅乾象、譚正侙等、設伏以待、兵至大戰兩晝夜、斬其惡目魯仲賢、軍師羅奇、劉級四百五顆、跌溺死者無算、而蘭州之九鳳樓化爲煨燼、數代之積蓋掘爲墉土、一路入永寧、劉新梁不動、李棲鳳、李維世、李棲鳳、李維忠攻而破之、而辟來衙打官斗山、胡汝高、畢應台攻木角、豬猪二等、范繼道攻水淚、張秦凱、王正相、張洪烈攻馬湖鬼么、餘如帖牛、酸猴、木姜、馬蝗、殺駕、潛石諸囤寨、俱相繼俛首聽撫、獨澄崖負險、展轉深入、大將親提兵抵馬鈴河、而愈追愈深、莫窮梟首之誅、時前接臣温、星讓、即命入境、方下分布策應、潛拔其後勁、或連營對劉、明掘其前茅、入人舉鵬力以揚威、處處煨燼、而忽偵其奸、三路之車、即詣瀘州、與督臣再申軍令、大捐犒餉、以鼓勵諸士之氣、鄧家渡之劉、夔爲所綴、而攻、夔爲所阻、而卒摧其鋒、出瀘州、則張令、張學禮等連戰大捷、而斬其級一百一十顆、出永寧後、則劉養鯉等據險堅守、而賊衆不敢窺左足、出永寧東門、則方虎斷其頭目落馬、總鎮親督大戰、斬其級九百三十顆、而賊遂夜遁以去、盡自大壩、卜甘諸夷、令鉦所過、土崖瓦解、魚驚鳥散、而雞廠、鍋廠、白崖、白撒、蔑豆、白旦、對車、小水、長江以內、無不澄氛廓霽、若霜風之捲秋籜矣、之役也、搥九罌之疹、夷三苗之墟、彎弧四迎五合之衆、委亂骸而撐壑、長驅騷車束馬之道、垂趾飯而塞窒、元黍結陣、風聲鶴唳皆兵、赤日歃金、匹馬觸輪無返、窮廬衆處之穴、嫗爲彌山彌谷之塵、犬羊世守之區、盡爲我疆我理之土、弈獰蟄而解、瓣矣、翹襄殺酋藤之峽、銘紅崖而勒石、何止伏波銅柱之鄉、驅逐若彼、蕩洗若此、斯不足大快殺戮文武之恥、而盡雪攻略城池之恥也哉、獨以父子二酋、負命窮山、游魂僻地、罪人未得、孽本未剪、以故撥枹鼓、臥金

鼓、寢不敢也、乃屬閔夢得、督鄧懋官、劉養鯉等、列陣納降、以示激勸事、竊惟逆酋父子之發跡、始據平蜀功品、督同秦翼明等兵、俱改羅長寧、會兵而進、於是張令、秦國俸、李湘功、劉宗良、盧世卿等一戰於麻塘坎、再戰於瀘州衙、而洗煩其九姓、二長官司一帮營寨、生擒其僞都司參將等八十五名、斬級五十七顆、秦翼明、秦拱明、秦可等戰於青山崖、直上第二洞、擒其僞丞相幷婆婆二人、斬級二百一十六顆、生擒一百五十九名、燒燬其營十七所、劉養鯉、鄧懋官、畢應台等戰於馬克橋、而擒其僞將柳元儒、次第打破仙人寶月、橫山八甲、中弔、三溪等處、燒燬其衙舍營寨、斬級六百七十二顆、斯時也、賊各路守隘之兵、遠散聚於土地坎、會集水西烏撒諸援兵、欲效破蚕之計、將爲捲土之圖、厚出犒賞、懇離巢穴、以與我兵決一死戰、大將壓諸將進、莫有應者、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屬壁趨之曰、有進無退、當以身先、於是秦翼明兄弟、與馬齡、郭起柱、秦可等、願任前驅、四戰四捷、斬其僞總兵吳繼周、賊遂披靡、奔竄亦破創遁去、奪其所乘馬、併僭僞儀狀、斬其級八百一十伍顆、生擒一百五十八名、被傷溺水者無算、於是二酋知大勢已去、盡焚城中屋廬、列兵紅崖山上、大小官兵、四面追逐、走金家山、又走獅子山、其間獲有名頭目周邦大、徐應龍、妖教首劉明選等一百一十三名、斬級一千二十八顆、城中男婦、投出二萬餘人、而永城遂定、鄧朝棟督王懋官、周良材等攻天盔園、夷目羅而羅于朝父子、率兵數千投降、獻出酋寄命女冠、段正等物一百一十八件、羅乾象、譚正侙等陸續攻破白崖、楠木、藥用、青岡等園、又攻破銅破等寨、斬功二百六十二級、招降羅昔成、舒廷采等苗夷萬餘家、而附近永城之夷目俱定、然而狐兔悲切之情、徵風召雨、猿猱難馴之性、起蝟飛蜂、水西援兵、又分兩路而驟至矣、一路出古閣至世仁、徐如珂督羅乾象、譚正侙等、設伏以待、兵至大戰兩晝夜、斬其惡目魯仲賢、軍師羅奇、劉級四百五顆、跌溺死者無算、而蘭州之九鳳樓化爲煨燼、數代之積蓋掘爲墉土、一路入永寧、劉新梁不動、李棲鳳、李維世、李棲鳳、李維忠攻而破之、而辟來衙打官斗山、胡汝高、畢應台攻木角、豬猪二等、范繼道攻水淚、張秦凱、王正相、張洪烈攻馬湖鬼么、餘如帖牛、酸猴、木姜、馬蝗、殺駕、潛石諸囤寨、俱相繼俛首聽撫、獨澄崖負險、展轉深入、大將親提兵抵馬鈴河、而愈追愈深、莫窮梟首之誅、時前接臣温、星讓、即命入境、方下分布策應、潛拔其後勁、或連營對劉、明掘其前茅、入人舉鵬力以揚威、處處煨燼、而忽偵其奸、三路之車、即詣瀘州、與督臣再申軍令、大捐犒餉、以鼓勵諸士之氣、鄧家渡之劉、夔爲所綴、而攻、夔爲所阻、而卒摧其鋒、出瀘州、則張令、張學禮等連戰大捷、而斬其級一百一十顆、出永寧後、則劉養鯉等據險堅守、而賊衆不敢窺左足、出永寧東門、則方虎斷其頭目落馬、總鎮親督大戰、斬其級九百三十顆、而賊遂夜遁以去、盡自大壩、卜甘諸夷、令鉦所過、土崖瓦解、魚驚鳥散、而雞廠、鍋廠、白崖、白撒、蔑豆、白旦、對車、小水、長江以內、無不澄氛廓霽、若霜風之捲秋籜矣、之役也、搥九罌之疹、夷三苗之墟、彎弧四迎五合之衆、委亂骸而撐壑、長驅騷車束馬之道、垂趾飯而塞窒、元黍結陣、風聲鶴唳皆兵、赤日歃金、匹馬觸輪無返、窮廬衆處之穴、嫗爲彌山彌谷之塵、犬羊世守之區、盡爲我疆我理之土、弈獰蟄而解、瓣矣、翹襄殺酋藤之峽、銘紅崖而勒石、何止伏波銅柱之鄉、驅逐若彼、蕩洗若此、斯不足大快殺戮文武之恥、而盡雪攻略城池之恥也哉、獨以父子二酋、負命窮山、游魂僻地、罪人未得、孽本未剪、以故撥枹鼓、臥金

大所當優恤。王新民亦益錄才。以酬其勞者也。分理監紀、直隆府推官、今陞會事李必達。盤回止水停滯。精密治金煆鍊。讞獄仁流三綱。督戎威振六師。夔州府推官蔣化龍。摘發洞于觀火。操持鑒若飲冰。掀揭長才。艱難正志。遵義府同知、管仁恆縣事商良弼。躡貢履險如夷。撫綏蠻枯爲潤。張弛中節。夷漢傾心。已故同知丹登。挺身危城之時。盡瘁窮荒之邑。天涯歸骨。異域孤忠。浩州知州朱毅臣。勤節干祈。壯心捐日。貴勇副鞏先。著長驅孽黨俱脈。分委督餉、遵義府知府胡悅安。心思縝密。才識老成。微發調疲不撥。散支金石錄精。僉書鄧懋官。七豹傳家。八門授略。坐金城而勒陣。兵氣橫天。當月輦以屯營。指氣捲電。守備劉發鼇。僉嚴五部。計出六奇。乘利制權。蓋妙天星關格。揮兵指及。簽藏黃石神符。原任都司、僉書薛來衍。帥駒將種。列宿星精。幅員推雁門之牛。千金死士。分布餃常山之蛇。八陣生門。遊擊范繼道。精兵若獻。利器如箭。五間元機。剖兵符於曲逆。多方詭道。殖西楚於烏江。參將陳一龍。負六郡材。學萬人敵。長劍倚天外。靡霍李以列行。元符出梁中。取鯨鯢而覺鼓。遊擊蔡拱明。年少終軍。緊纓欲長而超。氣雄杜預。著鞭恐後祖生。斬馘功多。塞旗績著。參將張令。前茅識險。阻之形。中擺辨虛實之勢。反逆歸順。大義日月常明。陷陣擂鼓。勁氣河山爲震。參將蔡衍祚。兩臂白猿劍術。一脫黃石兵書。纔馬石頭城。被氣黃漠。洗兵天塹水。勦石紅崖。僉書譚正通。當關氣壯虹蜺。山搖谷應。臨陣戰酣白日。電擊雷巡。績并鷹揚。將陽虎貢。遊擊譚正脩。魁梧標格。慷慨雄圖。偶蜜師以列兵。釐衙八陣。馭風伯而指劍。章水皆兵。以上十四員。皆始終行陣。小大百餘戰。擒斬四十餘萬。屢挫而卒獲勝。九死而乃得生。鄧懋官潰於納谿。旋捷於江門。薛來衍潰於仁懷。旋捷於小峯堰。范繼道潰於長寧。旋捷於搖蓬、及劉水對壘之役。侯良柱陳一龍潰於安羅。旋捷於馬湖、鬼幺、及崖下之役。皆裹瘡拼死。血戰殺賊。二三年來。鋒鏑之苦。戎馬之勞。俘馘闢拓之功。種種開載在

生色。生員加衙守備汪長源。棄儘南越纓長。凝楫中流志壯。庶幾路布。劍燦星文。指揮守備曾遐中。胸暢兵機。家傳將略。躍馬千夫辟易。鞠師八面縱橫。守備譚大孝。家傳將種。天授雄圖。一門列隊。雖貔百戰摧鋒。旂旋守備武聲華。橫海將軍。長風駿馬。彈鋏鋒鋩。龍飯紆籌法轉。天門守備楊元。插羽徵兵。若雨函犀。貫革超邦。清氣節天日。爲昭。號令風霆。共迅。嚴韜鞱略。烈骨含香。副使加陞一級。赫奕轉輪。苦膺瘴鄉。勞於淩。先朝路。陞駕。鑒。正氣稜稜。以上三員。李忠臣謀賊不遂。而死。趙邦清恢復有功。而死。赫奕輪運中。孤面死。智委身死國。誼成敗利鈍。於弗顧者。所當照例從優議卹。以旌忠勤者也。死事各將士。有鼓舊臨戎。指驅鋒鎬之下者。如加衙守備潘一麟、劉兆斗、孔之顯、遊鑾道中軍蘇民心、宮順縣縣丞姚一焯、蜀府奉祠張大任、貢生周宸、生員朱國賓、孟天品、義民龍龍龍、楊佐、徐芳桂、徐教二、傅文玉、李榮、王友、惠朝。又永寧衛指揮曹守衙、守備張明遠、降將宋武、胡汝寧等。百戰之苦功未酬。九泉之幽魂常鬱。所當一併查照俊恤者也。敍州府同知、管合江縣事劉鼎新等。共計三十六員。或以押運染病瘴癘。或以臨陣擺鋒矢石。魂歸泉壤。勢在驅場。所亦應分別議卹者也。至於各衙門吏承辦奔馳齎奏。經管兵馬錢糧。趨事急公。微勞足紀。例得查列。以希曠蕩之恩。大抵諸臣功次。皆臣日從行間。而方略授之。律令齊之。日從諸監紀將領之札報。而錄記之。又從前後之利鈍。甲乙之勝負。而較按之。又從敵之大小。獲之多寡。與當陣之先登後陷。而參論之。又從行列擊刺。視其膽力。而堅之。脆之。覘其謀略。而沉之。淺之。則前者敍功一疏。最詳備。最翔核矣。臣以事外之身。叙事內之功。以三年以後之役。敘三年以前之事。非督臣之銓次。孰從銓次哉。敍述之實情形。卽爲銓次之實功蹟。故敍述所不載。莫敢贅也。以其功按之於事。以其事按之於人。自諸臣之簽縱轉運。以至尉暮一手一足之力。莫敢刪也。自諸將之執訊獲醜。以至旗較一級一騎之捷。莫敢刪也。自我師之敵愾賈壯。以至土夷之用命。降將之倒戈。莫敢刪也。自壯士之稱捷奏凱。以至營中之狎呈。草野之戰骨。莫敢刪也。誠見兩年中隊鎗准鐵。坐漏船伏燒屋之勢。三年來淹師夷鄉。歸地。時時駭鹿。謂虎之苦。有功不賞。而且有劣邊以去者矣。望賞不得。而且有斯志以沒者矣。語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今賞之踰者三年矣。且督臣受命總師。肆省。所爲大將偏裨任之者。卽今之戮力諸材官也。凡人死愛死義死利。非橫開恩數以優之。何以酬前勞。以鼓勵其後效哉。今諸官軍功次文册具在。或應敍。或應削。分而類之。總而彙之。皆臣與按察司三復勘駁之者。伏乞勅下吏兵二部。再加覆查照成例。分別擢賢。以激勸其忠勤。至於奢寅之叛。屍蹤骸骨。督臣深謀密畫。先授諸將。以意撫臣尹同皋嚴明振飭。再作三軍之氣。漸剪其羽翼。枝勦其腹心。遠破迎約。建夷之謀。近結部落左右之心。陰間密隔。內應外協。以殲此酋天之殊逆。則策應布置諸臣之奇功。自不可泯。然而未奉明旨。非臣之所敢擅議也。緣係蜀難既靖。爾宂盡掃。謹錄敍文武功狀。以示激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袁傑齎捧。謹題請旨。

重地宿人疏

362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臣吳、謹題爲督臣閱報丁艱、重地料理需人、謹據實報聞、懇乞聖明勑部、酌議題奪、以奠封疆事。本年五月十七日、准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手本、爲丁憂事。本部院以親老身病、具疏乞休、杜門候旨間、偶於本月初九日、接得家報、有父封兵部侍郎璘、於三月十三日、在家病故。本部院係嫡男、例應回籍守制、除具奏外、合用手本。煩爲查例代題等因到臣。臣隨作而嘆曰、西南捄撫、六年於茲、蜀寇雖藏、黔難未夷、督臣受命以來、方嘔心瀝血、極力撫劒、討滅此而後朝食、而忽以丁艱去、則爲地方發、督臣數年焦勞、固省會、復瀘城、搗巢殘逆、膺殊勝、力封疆、以報皇上、而卒不免抱人子終天之憾、則爲督臣發、展轉思之、幸而有撫臣尹同皐在也、則上猶可指據面商、一局面下、亦可私恤督臣之苦念、請得而明言之。蜀之捄黔之權、而後可以規黔之用、俾留一蜀、方出之羸、灼瘡蠲之中、指戏初起、呻吟未息、皮骨纔換毛羽未賓、而於撫臣之外、增督臣焉、於調發本省之外、增四省調發焉、總此焦然缺掌之有司也、總此蝘然翹尾之百姓也、總此驟然如繩之輸蹄也、既奉令於撫臣、又奉令於督臣、得撫一身而以題差能斥者、不知幾十人也、一人不願、突罵、修稱功顏德之章、而吠影吠聲、人習爲固然、恬不爲怪也、而東西應與、其所節閱而大將之偏裨之者、共此材官子也、其所調練而分布調之者、共此尺伍籍也、而天下幾不知有廉恥、立馬之鳴騶、折朝陽之晉翠、閣一時盛課結舌、忠正祓口、人習爲容容、以苟免于譏、而天下幾不知有名節、流揭一入家籍沒而身齎粉、人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而天下幾不知有身家之樂、將作何事、乃與奪情、又恐人之口實之也、部臣李養德、寺臣陳殷、逸臣朱童蒙相繼以奪情留、而天下幾不知有倫常、職衙門、法紀之司也、從未有一院而四遊臣者、而有之自皇秀始、左都、獨坐之位也、從未有獨坐而兩設座者、而有之自皇秀始、而天下幾不知有名位之秩、又其甚者、先帝不豫、中外徬徨、猶且嘵嘵爭論功次、爲飾治之舉、且濫凡一諡、曷賢且及、明知不親政務、不問黜陟、乃連章累牘、班爵賞而列封廕、而纂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而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職論至此、而賊臣罪案可定、職以此定賊臣之歸案、而廠臣魏忠賢之功案、亦可覆閱、列爵惟五而三據之、茅土修于一時、此尸祝而彼俎豆、廟食遍于天下、臣從賊臣以罔廠臣、能無靦顏愧心否、賊臣去矣、且微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馳驛以去、職恐罪狀未列、顯戮未加、無以服諸臣橫被倒奪之心、而杜諸臣橫遭追沒之口也、故不避煩瀆、再附兩詞臣之末、以上瀆天聽、惟皇上少垂察焉、天下國家幸甚、職恐幸甚、

因時政之弊、以佐新治之盛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奏爲撮折極一時之弊、極懲當關、證賞極一時之濫、極濫當節、謹因時政之弊、以佐新治之隆、事我皇上首剔崔呈秀之佞、次誅魏忠賢之奸、爲新政第一快典、無論百僚有位、咸有安位行志之慶、通國人心、無不途歌而巷舞、黃童嬉而白叟、遊若至今日而始有生人之樂、至今日而始知天地之寬也、第自二奸竊寵、盜以簡致天下、而喜其擁戴己者、因慫其不俱擁戴者、遂不難以賑除之術、爲要結之術、於是懸門戶之目、持端揣影、索根披株、任意而搯之、創之、追豝之、兢兢舉宮循職之良也、有以會推而輒報罷者矣、彼皆髮然三孤九列之望也、有以典試散館而輒報罷

去、亦應幾古埋輪破柱遒風焉、皇秀蠟身奧援之門、入資閣寺之幕、揚蹤者每假大柄以作威、作福、皇秀假其所假而復爲傳遞、復爲張吻、樹黨者猶益大柄以攘功擾名、皇秀益其所盜而且以市私、且以傾竪、凡負罪逃而獲免者、未有不蚩緣于皇秀而免者也、凡凱顯撮而詭得者、未有不蚩緣於皇秀而得者也、黃金白鏹未厭而羅異珍以進、美珠寶玉未厭而市麗姬以獻、橫開奔競之徑、盛整苞苴之資、陰修恩怨之私、明快仇讐之隙、顛倒任意、翻覆在手、即有以計謀而能斥者矣、未有以銓司之推擬而輒行罷斥、而以推擬罷斥者、不知幾十人也、即有以彈劾而能斥者矣、未有以卿貳僉同之會推而輒行罷斥、而以會推罷斥者、不知幾十人也、即職銜門或有差回考察、而以不職議劾者矣、未有以循次題差而輒行罷斥、而以題差能斥者、不知幾十人也、一人不願、突罵、修稱功顏德之章、而吠影吠聲、人習爲固然、恬不爲怪、而天下幾不知有廉恥、立馬之鳴騶、折朝陽之晉翠、閣一時盛課結舌、忠正祓口、人習爲容容、以苟免于譏、而天下幾不知有名節、流揭一入家籍沒而身齎粉、人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而天下幾不知有身家之樂、將作何事、乃與奪情、又恐人之口實之也、部臣李養德、寺臣陳殷、逸臣朱童蒙相繼以奪情留、而天下幾不知有倫常、職衙門、法紀之司也、從未有一院而四遊臣者、而有之自皇秀始、左都、獨坐之位也、從未有獨坐而兩設座者、而有之自皇秀始、而天下幾不知有名位之秩、又其甚者、先帝不豫、中外徬徨、猶且嘵嘵爭論功次、爲飾治之舉、且濫凡一諡、曷賢且及、明知不親政務、不問黜陟、乃連章累牘、班爵賞而列封廕、而纂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而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職論至此、而賊臣罪案可定、職以此定賊臣之歸案、而廠臣魏忠賢之功案、亦可覆閱、列爵惟五而三據之、茅土修于一時、此尸祝而彼俎豆、廟食遍于天下、臣從賊臣以罔廠臣、能無靦顏愧心否、賊臣去矣、且微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馳驛以去、職恐罪狀未列、顯戮未加、無以服諸臣橫被倒奪之心、而杜諸臣橫遭追沒之口也、故不避煩瀆、再附兩詞臣之末、以上瀆天聽、惟皇上少垂察焉、天下國家幸甚、職恐幸甚、

因時政之弊、以佐新治之盛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奏爲撮折極一時之弊、極懲當關、證賞極一時之濫、極濫當節、謹因時政之弊、以佐新治之隆、事我皇上首剔崔呈秀之佞、次誅魏忠賢之奸、爲新政第一快典、無論百僚有位、咸有安位行志之慶、通國人心、無不途歌而巷舞、黃童嬉而白叟、遊若至今日而始有生人之樂、至今日而始知天地之寬也、第自二奸竊寵、盜以簡致天下、而喜其擁戴己者、因慫其不俱擁戴者、遂不難以賑除之術、爲要結之術、於是懸門戶之目、持端揣影、索根披株、任意而搯之、創之、追豝之、兢兢舉宮循職之良也、有以會推而輒報罷者矣、彼皆髮然三孤九列之望也、有以典試散館而輒報罷

者矣。彼皆翹然人倫之式、品藻之產也。有以題差請告而相繼報罷者矣。彼皆急靡盬而勤王事之勞人任士也。若者何以斐面雍之。不遺餘力。彼固矯矯自持而不肯爲輦下駒也。彼固子子獨立而不甘作五鹿爺也。是皆一時端方流品也。方今班行落落。詞林著晨星而臺諫半空署矣。是宜勅吏部。札具年來罷黜諸臣姓名。進之御前。并明開以何故罷去。更察其居官無別罪狀。乞立賜召用。以填曠職。而補急缺。此亦佐新治一端也。自二奸擁僭踰以傾動一世。而曏非擁戴己者。又惟恐其不終爲擁戴者。遂不難以喫人之謀。爲蓋己之謀。於是橫開賞功之典。厭衆欲而塞衆口。軍功屢有敍。殿功屢有敍。而職級冒衒者不可勝數。公孤異數也。一時而加級圖玉者二十餘人。尚書專秩也。一部而並銜者。或四人。或五人。六科化爲節鉞之府。十三道易爲四寺之堂。工部四司半爲內外監寺雜處之林。而繁劇若若。如牢如石者。又無是論。濫名器。褻官常。開僭躐之門。裂祖宗之制。至今日而極。大已定。員數且多。未易議改。議鐫似宜嚴勅吏部。自今以後。非積資俸勿得遷。非實功實勞勿得推。非實缺勿得補。漸持後來之拾級。庶漸消前此之積薪。是又佐新政一端也。摧折宜擬矣。而禮臣李思誠爲摧折之尤。秩宗重臣也。思誠又所爲惟寅惟清惟直之元老也。三千之阿堵。明爲皇秀入窘之資。止以思誠平日執禮不阿。遂移讎中之追贓。衊驗以去。辱大臣而憤衆論。莫此爲甚。所當立爲昭雪。召還原職者也。曾濯當裁矣。坐堂卿于鄰司之署。擁鼻爲于謙議之垢。則冒濫而衆憤。以消矣。今司邱之尚書已以守制去。而工科之尚書繪然就列也。在科則不成科臣。在部則不成部臣也。試問其以諛佞何人而躐得此。而靦焉諸科臣之上。能無愧心。所當憾其自裁。以明位分者也。賢才爲國之楨。名器爲國之維。用敗因時政之極弊。爲新政神助一二而尤不能默默于此者。二奸仇傾直諫。羅織禪類。杖下濟甚宏之血。獄底堪豐城之劍。一時滿流白馬之禍。慘天地而泣鬼神。今二奸之罪惡已暴矣。試何以慰忠魂而洗冤骨。則立沛一時之詔。以雪千古之恨。臣不能不叩閽三請焉。臣恐不識忌諱。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起廢籍諸臣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吳裘爲廢籍諸臣、甄錄有漸、論勳諸臣、本末宜明、謹略爲剖白、以仰祈聖鑒事。竊照起廢一案。議滋聚訟。經年後。迄無成論。蓋數年能斥。幾至空籍。欲就所斥概錄之難。分別錄之又難也。于今一時薦舉。又難滿公車。徵就所薦徑起之難。分別題之又難也。該部因竝三四年來。有推、陞、轉、題差被斥者。先具疏上請。又續查考滿、典試、條議、請告、薦揚、諸項列名。復其官誥。以候填補。庶幾導潛通變。爲國憐才。若必乃曾經彈劾別項。尚在查明候題。夫諸臣以陞除等項被論者。十之二三。以彈劾被論者。十之六七。錄其二三。遺其六七。不乃挂漏多而隅泣益衆乎。安得無說而處於此。從來言者。彈劾人不少。諸臣遭彈劾者亦不少。大臣偶被人言。則引身而退。以儲論定。小臣身攖物論。則下部覆議。以酌處分。未有偶挂彈章。便一筆勾抹其生平。摘之削之。竟同永錮者也。就事論事。則竝其事而止。就人論人。則及其人而止。未有一疏而膚列若干人。蔓引若干人。竝從摘削。一概抹殺其生平者也。逆瑞憤怒諸臣之宜。不竝削其

職不快。每巧借題目以爲下石。逆瑞甘心諸臣之意。不盡空其類不快。每博招言者以爲假手。于是有投任士也。若者何以斐面雍之。不遺餘力。彼固矯矯自持而不肯爲輦下駒也。彼固子子獨立而不甘作五鹿爺也。是皆一時端方流品也。方今班行落落。詞林著晨星而臺諫半空署矣。是宜勅吏部。札具年來罷黜諸臣姓名。進之御前。并明開以何故罷去。更察其居官無別罪狀。乞立賜召用。以填曠職。而補急缺。此亦佐新治一端也。自二奸擁僭踰以傾動一世。而曏非擁戴己者。又惟恐其不終爲擁戴者。遂不難以喫人之謀。爲蓋己之謀。於是橫開賞功之典。厭衆欲而塞衆口。軍功屢有敍。殿功屢有敍。而職級冒衒者不可勝數。公孤異數也。一時而加級圖玉者二十餘人。尚書專秩也。一部而並銜者。或四人。或五人。六科化爲節鉞之府。十三道易爲四寺之堂。工部四司半爲內外監寺雜處之林。而繁劇若若。如牢如石者。又無是論。濫名器。褻官常。開僭躐之門。裂祖宗之制。至今日而極。大已定。員數且多。未易議改。議鐫似宜嚴勅吏部。自今以後。非積資俸勿得遷。非實功實勞勿得推。非實缺勿得補。漸持後來之拾級。庶漸消前此之積薪。是又佐新政一端也。摧折宜擬矣。而禮臣李思誠爲摧折之尤。秩宗重臣也。思誠又所爲惟寅惟清惟直之元老也。三千之阿堵。明爲皇秀入窘之資。止以思誠平日執禮不阿。遂移讎中之追贓。衊驗以去。辱大臣而憤衆論。莫此爲甚。所當立爲昭雪。召還原職者也。曾濯當裁矣。坐堂卿于鄰司之署。擁鼻爲于謙議之垢。則冒濫而衆憤。以消矣。今司邱之尚書已以守制去。而工科之尚書繪然就列也。在科則不成科臣。在部則不成部臣也。試問其以諛佞何人而躐得此。而靦焉諸科臣之上。能無愧心。所當憾其自裁。以明位分者也。賢才爲國之楨。名器爲國之維。用敗因時政之極弊。爲新政神助一二而尤不能默默于此者。二奸仇傾直諫。羅織禪類。杖下濟甚宏之血。獄底堪豐城之劍。一時滿流白馬之禍。慘天地而泣鬼神。今二奸之罪惡已暴矣。試何以慰忠魂而洗冤骨。則立沛一時之詔。以雪千古之恨。臣不能不叩閽三請焉。臣恐不識忌諱。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起廢籍諸臣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吳裘爲廢籍諸臣、甄錄有漸、論勳諸臣、本末宜明、謹略爲剖白、以仰祈聖鑒事。竊照起廢一案。議滋聚訟。經年後。迄無成論。蓋數年能斥。幾至空籍。欲就所斥概錄之難。分別錄之又難也。于今一時薦舉。又難滿公車。徵就所薦徑起之難。分別題之又難也。該部因竝三四年來。有推、陞、轉、題差被斥者。先具疏上請。又續查考滿、典試、條議、請告、薦揚、諸項列名。復其官誥。以候填補。庶幾導潛通變。爲國憐才。若必乃曾經彈劾別項。尚在查明候題。夫諸臣以陞除等項被論者。十之二三。以彈劾被論者。十之六七。錄其二三。遺其六七。不乃挂漏多而隅泣益衆乎。安得無說而處於此。從來言者。彈劾人不少。諸臣遭彈劾者亦不少。大臣偶被人言。則引身而退。以儲論定。小臣身攖物論。則下部覆議。以酌處分。未有偶挂彈章。便一筆勾抹其生平。摘之削之。竟同永錮者也。就事論事。則竝其事而止。就人論人。則及其人而止。未有一疏而膚列若干人。蔓引若干人。竝從摘削。一概抹殺其生平者也。逆瑞憤怒諸臣之宜。不竝削其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臣吳讜奏爲川功證蒙錄錄、乞恩辭免、以明功實、以安愚分事。照得川功分解圍、復城、搗窟三案。又從三案別生寮。而查覈既詳且確矣。諸文武官。數年間圖百戰之勞。歷經抑鬱未錄者。乃今次第獲就甄擢。所亦仁聖之世。無幽窗而不耀光明之一端也。維時七年用兵。督臣以一身始終其事。

364

而按臣相繼受事者前後凡四人或三案有功或二案或一案皆身履其事而職則從督臣查敍一疏稽勛而毀之者也檄臣以職在勛功纔列名一案之末遂蒙皇上優陞京堂之旨夫以勛功而列於功與旨所謂身在封疆者不俸也以二年後而勛二年前之功與旨所謂年月相符者不俸也此臣自循省而必不敢居也況勛敍一疏以不能歸功逆璫幾令諸臣之勞苦堙沒不彰乃方敍而職列其名何以辭於諸臣殿功邊功諸臣冒濫加銜者職首糾之方糾冒濫而忽自入冒濫之中又何以辭於殿功邊功之諸臣職小臣也例不敢辭又驅驅粵東數千餘里得閱邸報實邊則職今者之辭免猶爲曉矣伏乞皇上鑒職愚悃俯允辭免激勵循愚臣之職分而亦可昭敍勞賞功之大典矣職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辨明巡青點陪疏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吳謹奏爲謹述巡青點陪之因、以明心迹、以乞能鍊事。臣按粵東、巡歷至雷州府。忽接邸報見科臣韓一良聖主求言若渴一疏臚列往日陪點諸臣中及於臣曰巡青御史吳倘默巡青一差是劉重慶爲正而臣陪之者也重慶循次而題臣循次而陪越正點陪時共訝之臣亦深自疑之巡青一何差舊制所爲季差而新改中差者也臣衙門有老差有大差有中差而巡青又中差之最次者也使逆瑞果有意於臣老差大差何難越次授臣而第以巡青點差耶臣不幸而所陪者重慶也逆瑞以重慶爲楊漣之黨見嫉有日矣借題差以驅黜重慶而非故以差授臣也然而不與重慶同罷黜者亦有故當乙丑夏秋間諸臣交攻逆瑞正臣受命按蜀馳驅道路之日諸臣皆有疏而臣無疏以故逆瑞意中無臣而意中亦實非有臣也故以無甚關要之差酱臣閒地耳臣待罪盛班七年矣在廷則有建白諸疏在差則有地方事宜諸疏簡而繙閱之有一黏帶逆瑞作從臾語乎臣無以解一時諸臣交攻逆瑞之時極恨不獲末次稱功又次加銜三者有一於臣乎臣亦無以解按蜀天西數千里當諸臣交攻逆瑞之時極恨不獲末附一名以攀權豪巡青追隨班行者一年有餘當諸臣交頗逆瑞之時必不敢旁涉一辭以希倖蹤此臣之心迹在朝諸臣皆目擊之而臣亦可自循省者也獨不幸而有巡青一差也臣不得與重慶同驅黜即愧重慶多矣即愧於言官之風節多矣仰惟聖明亟賜罷斥以明臣節不然令臣引疾以乞休致俾得欽詠休明之化恩不啻天高而地厚也海邦使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弭寇防海疏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吳謹題爲治粵莫先於弭寇、弭寇莫先於防海、謹采輿議、築險固圍、以垂永賴事。照得東粵介嶺而濱海、而錯壤閩與廣之間、處寇嘯聚、而以粵爲藪、閩寇跳梁、而以粵爲蹊、兩者誠爲粵患而海寇披猖尤甚往一敗衂於鄭芝龍今再喪失於李芝奇。誠緒舟師以驅擊之而無以遏其狡獪祇以供其餘燼。夫非盡師不武、戰不力、備不豫也彼有所挾而咆哮以大海爲百二也我小船不敵彼之大船我少船不敵彼之與濟與汎、習波濤而狎天吳之衆也以所短攻所長未有能得志於賊者有寓著於此以之攻擊不足以之捍禦有餘擺彼惡氛不足固我居圉有餘則隨沿海之港口相其險阻扼其要害大而築銃城小而築銃臺或對峙或錯峙調兵哨劄守之賊舟泊近小大

艘可擊之未有不碎其舟沉沒其人者此以高臨下以主待客以守禦攻用我所長破賊所短未有能得志於我者也因檄各道隨所轄而相度爲規畫爲會省以虎頭山爲門戶天設百粵咽喉往開總兵督鎮其間設長麾也今因基庇工築百雉而城之計宿兵聚衆於此而外聯繫織爲重鎖又遠近築四城以爲特角如馬公澳如雞籠頭如魚珠如赤岡或獨踞海心或雄峙海口皆握奇控要壯虎豹之勢則省會之大形勝也其次肇慶府則陽江最近海而北淮之一城三臺雙魚之三臺扼其吭要其次高州府電白吳川最近海而逼頭港口之三臺限門入港之左右四臺踞其關鍵其次潮州府則柘林最當城澳風欹嶺之一關新村口之兩傍四臺當其咽隘至惠州之甲子二臺海豐一臺碣州之文昌碣恩各一臺廣海衛之小海南門角各一臺雷州之通明港一臺各隨其地勢爲鎖鑰而沿海二千餘里之形勝略具是焉漸次鳩築今且有報竣者有垂成強半者大約一年內瀕海郡邑寨所各設一金湯各成一天塹庶幾杜賊窺伺之心而襯賊殿屋之膽此其議創發自諸士紳督臣同諸司道參酌勘定而臣以末議佐之其我固敢動民間一石一木皆督臣同藩臣鑾臣各道臣搜括設處而臣即以贖鍰助之但諸臺城既有成緒調兵增兵銃械火藥所需餉銀不貲粵東餉銀徵之丁糧者十之六取之橋廠稅課者十之四潛臣總總終疑不足近編奢兵餉考每年缺支四萬有奇而部文且議增於額解增非派之商民則縮之司餉今日之商民已剝膚及髓派之一字非所忍言而今日之東粵山海交訌兵食兩詘縮之能令庶黎無呼乎臣巡歷一週而顧有愁乎地方情形矣內寇外寇未有充斥於粵者也狂獄士究未有狼藉於粵者也豪民之黠而思逞梟軋而好亂未有橫縱於粵者也內雜猶黎澳夷而外通番舶交構起釁未有巨測於粵者也未雨桑土未火曲突當事者無以粵爲無事之國而又以粵爲有餘之地也謹會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略陳築險本末而并及之仰惟聖明垂察焉伏乞皇上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魏忠賢客氏崔呈秀之伏罪也公實手定爰書刊布中外今請定罪案及佐新政起廠錯三疏字挾風霜猶凜凜乎有生氣焉公登萬歷丙辰進士釋褐義烏令以楊漣左光斗二公薦入爲御史固宜侃侃謇謇不踰大節無負於諸君子哉又少喜談兵故籌蜀防海無不洞識機宜言皆有物其所著尚有獲言數十卷上自邸案下迄同時作者依類編輯而於兵事尤詳惜尚草未就身歿之後傷於扈瀋頗難甄錄覽者不無遺恨云萬歷六年二月後學趙紹祖識

伯仲諫臺疏草

鄭欽 鄭銳著

伯仲諫臺疏草卷上

明 關石鄭 欽著

條陳六事疏

戶科給事中鄭欽謹題爲仰陳德意、戢求實政、以永保治安事。臣惟聖皇在上、而天下蒙久安長治之福者、致治有實功、而用人有實效也。臣濫竽言責、待罪該科、披閱章疏、恭覩皇上嘉納敷奏、訓勑臣工、屢有從實舉行、實心幹理之論。今歲四方多警、災害異常、伏蒙聖慈加意民瘼、蠲租發賑、停刑罷役、優恤之恩、等於天地、臣竊仰而思曰、君令而臣弗共、是不忠也。德施而澤不究、臣之咎也。頃者冢宰員缺、仰荷宸聰、愷簡至公爲國之人、以解眷命、而憂卿闕帥、省極一時之選、中外臣工、罔不幸正人之柄用、憚更治之嚴明、洗心滌慮、精白實悉、以求報効不遑矣。顧臣蠡測管窺、何能竭涓埃于萬一、然誦聖謨而惕念、感時事而激衷、思救弊以補偏、敢循名以責實、用摭一得、條爲六事、惟聖明垂覽焉。一曰定國是、以正人心。臣竊照人才有淑慝、而政事關焉。政事有治忽、而是非係焉。聖天子運乾綱於獨斷、而分庶職於百僚、寄耳目於臺諫、而總權衡於部院。百官有賢不肖、許臺諫風聞論列、非私臺諫也、所以廣視聽而防其壅也。臺諫有可否、下部院查覈覆奏、非私部院也、所以審事情而折其衷也。邇來爭端滋起、辨訐成羣、盡臣曰、部臣宜斥、部臣亦曰、盡臣宜黜、一人刺之爲非、一人又執之爲是、甲可乙否、堅白異同、建言者似出公心、報復者殊涉私意、所以然者、良由國是未明、而人心不古耳。夫國是未定、而欲便議論之協一、是猶止嬰兒之啼而來其口也。仰惟天威震慴、海宇澄清、人心士習、大異疇昔矣。然士路已滑、而痼風未振、法網日密、而實稗罕聞、窮者因循以觀望、雖國慶民苦、勢迫於燃眉之急、而姑且爲之徐徐、強者違排以飾歟、雖事煩民擾、則蹈夫救輸之責、而猶肆利口之喋喋、任勞任怨者、百無一二、推奸避事者、十恆八九、負清修之學、或飭貌而不飭心、狥破格之名、或采文而不采實、將欲舉之而無名、則曰彼甘濫足、幾門殊擢、所以待異才也、而便給爲能、貪淫不檢者、亦得驟登夫顯秩、何以作天下之忠勤、起廢所以儲幹濟也、而桑榆暮放、尺寸未酬者、亦得冒獵夫崇階、孰不以終南爲捷徑、撫按係外官之表率、守令爲生民之父母、好惡不拂、傳言之、假悌君子、詩嘗詠之矣、往見爲監臨者、徒以簿書督責屬吏、爲守令者、多以深刻承望風旨、上官喜剝賠、相率剝膚削脂、以快其私、上官喜搏擊、相率破家滅門、以投其好、案無留牘者有矣、恤民饑寒者、讋獻、不畏強禦者有矣、救民疾苦者、讋獻、邇簡累牘、盈庭皆卓茂之才、問俗觀風、觸目盡洲渡之狀、是何刻諸薦剡者有餘、而徵諸治功者不足耶、抑何張湯虐政、多宜於此時、而召杜仁風、不可見於今日耶。近該銓司留心郡邑之賢者、請加服俸、簡出格之典、激勸之機、無非爲生民計也。但恐希望者、或不求其實、味上意向、目循良爲俗吏、務峻刻爲丰裁、則恤民適以病民、盛典不爲厲階乎。擬已往之積習、允將來之明鑑、當此賢哲當庸之日、孜孜汲汲之秋、苟不定盡一之章程、而徒更一時勢立一法制、易一歲月、新一見聞、非所以培元氣而長國脈也。合無勑下該部、俯察邇言、大加振刷、際盛治昌明之會、酌大中至正之規、闕治務求實際、毋侈虛文、用人務拔其才、毋梁虛望、度德授官、因官取效、以清修廨館、翰而有耳目風紀之司者、不當以緘默爲持重、以廉謹非儲宦、而有錢穀甲兵之寄者、不當以規避爲老成、一拔擢也、必其入而在內、足以膺柱石、出而在外、足以寄干城者、然後舉而加之、否則寧循資序遷可也、毋使非望之覬覦及庸人、以遠攀宦之詬、一起用也、必其功施民社、爲謀國老成、宏濟艱難、係蒼生重望者、然後召而致之、否則寧賜閒表宅可也、毋使昏鬐之流、徒取充位、以貽仵食之譏。某爲往行可嘉、毋以一節偏全德、某爲猶疵可議、毋以一害概平生、陟之害尤甚於貪、則官居民牧者、不當以慘刻爲賢能、上有好而下必甚、則身範物先者、不當以掾切爲任事、實意擅當者、務赦其小過、雖三至之報勿疑也。巧言令色者、務灼其深姦、雖衆好之中必察也。再照言官論列、固多風聞、部院查覆、自有公議、言責所係、誼不敢容隱、聖明在上、照臨如日月、去留遷別、天鑒昭然、辨訐之風、殊不可長也。合無查照通准事例、除大臣引過自陳、以俟聖裁、餘經論列者、不問疑實與否、宜杜門省愆、聽該部從公議覆、毋許輒行奏辨、以滋競端、如此、則造揆立而衆志孚、法守嚴而士風正、所以興道致理者、可期實效矣。二曰慎陞遷、以一事權、臣切照全才不可多得、善治必先久任、我國家稽古建官、內設臺館部寺、外設督撫藩臬、凡以國與民之責寄之也。節經議覈、久任之法、固宜斷在必行矣。然卒不免陞遷之太驟者、得非治習久而拘攣深乎。是故內而卿寺、或爲人那缺、或遇缺推人、遷不及數、近不踰月、一歲數遷者有之、句日再轉者有之。外而督撫、或以東易西、或自外補內、趨迎之杖未安、報代之檄忽至、靖盜之戈甫息、內庭之擾隨臨、以至海梟之官、贄俸稍深者、陞改多憑於途次、往來空費於將迎、果爲國乎、蚊席未追、胡一等

之遠展。抑爲民乎。忌刻不暇。奚四體之能舒。今之議者。不過曰。高位當蓄於之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他邦非此人不可。外任不容以久勞。維時與勢。不得不然。而不知舉士莫非生蓋。顧彼不宜失此。功化難責俄頃。有成必待三年。若一國宋寧。忽遷他處。一官方授。復改他官。遥歷曾經。一人之榮耀得奏于朝。家何糧而。官何食。會計者。委之錢穀。以司刑獄。必刑名之熟也。以職工虞。必綜理之周也。如其才果優長。功能茂著者。即留本部。久任而漸用之。如近日戶部郎中魏學曾、兵部郎中張志孝事例。任之不爲不重。而待之不爲不隆矣。何必狗躁斷之計。以啓奔競之端乎。至于縣令初補。必視才力優劣。爲邑里煩簡。既任之後。果係不及者。方准改調簡僻。以示曲全。其地方稱便者。毋復假調繁名色。以致傷累。再照官有內外。爵無崇卑。緣遇推陞。京官恆喜遲。而外任恆貴速者。何哉。蓋京官論俸不論資。外官論資不論俸。此人情所以重內而輕外也。合無外任如郡守等官。查照京官推陞事例。歷俸三年者。陞以憲副。五年六年者。竟陞參政。十年者。竟陞方伯。蓋撫之秩。如此。則德薄於委任之端。績威于行政之久。所以足國恤民。而便積而至于九年者。竟陞方伯。蓋撫之秩。如此。則德薄於委任之端。績威于行政之久。所以足國恤民。而便遷。以失覩覬。各省兩司。果係資深望重。即酌道里伊邇。或見任地方。就便超遷。查照前任禮科左給事中。邱楚望所議。毋使朝秦暮越。不勝紛擾之勞。再照事勢。亦內逸而外勞。人情恆厭遲而喜速。臣切見邊腹撫臣有缺。廟堂會推。甚難其人。及不移時。被推者方抵任。向之不堪推者。又公然列爲上卿矣。此無盛稽官而不在民也。間者災害荐臻。盜賊蜂起。劫庫殺官。攻城破邑。上損國威。下貽民戚。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可期實效矣。四曰專責成以省添設。臣切照張官置吏。不惟逸豫。惟以治民也。民之聚而爲盜。反側不靖。豈得已哉。蓋其始也。必有以激之。其既也。又有以縱之。其終也。勢之所迫。不極不止。揆厥所自。其過在官而不在民也。間者災害荐臻。盜賊蜂起。劫庫殺官。攻城破邑。上損國威。下貽民戚。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不追求致弊之由。救弊之實。奉旨議善後之策。不曰增緝治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督。近該閣臣又各有兵後設縣之請。皆臣每見此。不勝慨嘆。夫官事不擇。實聖所訊。冗官之議。識者先之。今天下藩臬郡縣。各有分土。正佐貳貳。各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而又有重臣以彈壓之。按院以監察之。一方必轄一職。按文奢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奈何位民上者。賢智則勤勞案牘。以徼菁利。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非無官也。即如徽婺礦賊。生發已數十年。各該守土之官。閉目搖手。略不究禁。延至劫人燬宅。民急而哀籲。則有都司衛所等職。防險要。則有鎮叅遊守等官。一事必設一官。一方必轄一職。按文奢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奈何位民上者。賢智則勤勞案牘。以徼菁利。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不追求致弊之由。救弊之實。奉旨議善後之策。不曰增緝治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督。近該閣臣又各有兵後設縣之請。皆臣每見此。不勝慨嘆。夫官事不擇。實聖所訊。冗官之議。識者先之。今天下藩臬郡縣。各有分土。正佐貳貳。各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而又有重臣以彈壓之。按院以監察之。一方必轄一職。按文奢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奈何位民上者。賢智則勤勞案牘。以徼菁利。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不追求致弊之由。救弊之實。奉旨議善後之策。不曰增緝治添職官。則曰加兵備。復總督。近該閣臣又各有兵後設縣之請。皆臣每見此。不勝慨嘆。夫官事不擇。實聖所訊。冗官之議。識者先之。今天下藩臬郡縣。各有分土。正佐貳貳。各有分民。糧儲、兵備、守巡等道。各有分職。而又有重臣以彈壓之。按院以監察之。一方必轄一職。按文奢武。棋布星列。可謂十羊九牧。無復加矣。奈何位民上者。賢智則勤勞案牘。以徼菁利。不肖則剝民脂膏。以充囊橐。非無官也。即如徽婺礦賊。生發已數十年。各該守土之官。閉目搖手。略不究禁。延至劫人燬宅。民急而哀籲。額控訴于長官。爲長官者。且曰有上司在。不暇及此。即一處而他可知矣。養虎貽患。坐以待斃。乃汲汲于命所係。工虞孰非急務。而組豆軍旅之事。亦非可卒辦。此部急於得人。則彼部獨可廢事乎。應調者既稱有望。則未調者豈皆不才乎。昔顏閔命世之才。所長各止一科。穫契名世之佐。終身推司一郎。何者。不如是。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夫精習相濟。固非一日。然方今清明之時。不容盜正。恐公心反嫌私竊。將爲他日猜嫌者啓俸門。覬覦者立赤幟耳。縣之有令。最號親民。百責攸萃。官之久暫。而民之休戚因之。非徒往往有到任未逾。改調繁難者。即如臣邑二年內兩令皆以調去。以致邑政廢弛。盜賊充斥。一邑如此。他邑可類推矣。若云他邑多事。則此邪方且啾啾。若云才力有餘。則舊本部久任而漸用之。如近日戶部郎中魏學曾、兵部郎中張志孝事例。任之不爲不重。而待之不爲不隆矣。何必狗躁斷之計。以啓奔競之端乎。至于縣令初補。必視才力優劣。爲邑里煩簡。既任之後。果係不及者。方准改調簡僻。以示曲全。其地方稱便者。毋復假調繁名色。以致傷累。再照官有內外。爵無崇卑。緣遇推陞。京官恆喜遲。而外任恆貴速者。何哉。蓋京官論俸不論資。外官論資不論俸。此人情所以重內而輕外也。合無外任如郡守等官。查照京官推陞事例。歷俸三年者。陞以憲副。五年六年者。竟陞參政。十年者。竟陞方伯。蓋撫之秩。如此。則德薄於委任之端。績威于行政之久。所以足國恤民。而便遷。以失覩覬。各省兩司。果係資深望重。即酌道里伊邇。或見任地方。就便超遷。查照前任禮科左給事中。邱楚望所議。毋使朝秦暮越。不勝紛擾之勞。再照事勢。亦內逸而外勞。人情恆厭遲而喜速。臣切見邊腹撫臣有缺。廟堂會推。甚難其人。及不移時。被推者方抵任。向之不堪推者。又公然列爲上卿矣。此無盛稽官而不在民也。間者災害荐臻。盜賊蜂起。劫庫殺官。攻城破邑。上損國威。下貽民戚。節該失事地方。當事者

虛文。面必求有備無患。以救災于既至。萬一水旱爲災。積貯無備者。必追究德欠之官。及地方有管不能早見預防者。尤根極貽害之原。一併重加斥治。雖已經陞遷者。亦要嚴行提究。不得輕岩佐武等官。督糧、清軍、巡捕、管馬、理刑。原有喘職。嚴加切責。各求實效。以不失國朝設官之意。毋許舍本職營別差。以妨正務。兩司如兵道。務率所屬。線卒伍。時加教。以戒不虞。守巡時行郊陌。省耕斂。問疾苦。以察撫按所不周。補守令所不逮。毋或自求暇逸。動委有司。徒了文移。撫按出巡。各照所屬職守。悉心考核。某爲恤民而稱職。某爲殃民而不職。某爲廉能。某爲貪酷。必訪其實跡可據者。定爲舉劾。毋或徇大抵體面。寄耳目于匿人。惟奔走承順之爲恭。如此。則官不加多而自無曠事之患。民免紛擾而允底緝寧之休。所以拯溺亨屯者。可期實效矣。五曰嚴任代以固安攘。臣切照忠於事君者。不謀其利。急于爲國者。不顧其家。我國朝加意安攘。凡邊腹巨鎮。專設督撫重臣。提挈控禦。彈壓保障。兵馬之強弱。糧餉之盈縮。地方之安危。所關係誠重且大也。往往多冒濫逃銀。侵剋糧餉。屢經參劾。及被命赴任者。相率遲延。致遭論勒。臣切謂撫臣所以仰荷厚恩。俯膺重寄者何如。而可以貪肆怠緩若此耶。夫禮。君言不宿于家。督撫職當閫外。一受勑命。即有地方之責。痾瘝休戚。身且不有。況可枉道回家。以遂其從容宴豫之私耶。先經題准。凡總督巡撫。不拘邊方腹裏。如遇陞遷事故。俱候交代舉日。方許離任。非徒使之假宴會之歡。以敍新舊之雅也。蓋以重大責任。非可輕投。緩難兵馬。安危利病。躬相授受。俾舊政不墜于垂成。新任猶有所持循耳。頃年陞調不常。遷轉靡定。等謂府如傳舍。親剃命如弁髦。爲新任者。傾囊私歸。絡繹遷延。其中固有情不容已者。而要之私便身圖。閭田卜宅。修婚嫁于故鄉者恆多也。彼舊任之人。或京擢行。或調繁去。或貪酷罷。或守制歸。相候動盈半載。使久任者陞調者。猶知自檢。以避物議。而罷廢休致者。亦坐以待糧焉。則將有不肖之徒。貪得無厭。惟恐代者之不遲。此方駐節。而彼已滿載矣。如江西巡撫周某。久坐廣信。而遍索前件。數月何肆。運軍之缺少。臣切謂其爲壞漕之本源也。自今督漕。正值初任。總兵又當更代。合無勑下該部。會推才守俱優。實心任事者。以代其任。督總相與會同。瀝察宿弊。痛加剗革。先將一二貪肆者究治。以警其餘。于各把總加懲戒。如踏前弊。不時參究。新運在即。行各撫按。責令各該衙所掌印官。缺少運軍。先照例住支俸糈。即將各項下精壯軍丁。通融撥補。務足額數。方許開俸。勑限先期造册。解赴漕運衙門。候糧船過淮之日。漕司照册查點。各軍有無足額。是否精壯。與正軍丁。如有不足。比照京操該班不到分數事例。將寫印官罰降。如復虛捏詭名。雇覓棍徒者。併行參提重究。月糈務要親給。安家行糈。如數給散各軍。毋許官旗仍前侵剋。違者參究如例。再照掛欠糧米。遇年沿襲爲常。延推不行完納。各把總又複冒領新運。殊非國法。合無勑下總督倉場衙門。即查見年掛欠之數。將各把總行參問。輕則罰俸。重則降級。令其戴罪領運。必俟賠補完日。方許開俸復職。如此。則紀法嚴而宿蠹以清。漕綱振而轉輸有賴。所以裕儲足食者。可期實效矣。夫以上六事。雖若爲不經之論。迂遠之談。極知蚤以不擾慮。恐冒昧瀆陳。伏乞聖慈俯賜採納。勑下該部。參酌可否。見諸施行。或可以爲術名實。久安長治之一助也。臣不勝戰慄惓惓之至。

彈劾慢事重臣、速處運道、早蚤地方疏。

戶科給事中臣鄒欽謹題爲仰陳國計、俯切民瘼、懇乞聖明、亟究懈事重臣、速處運道、阜積地方事。臣竊惟朝廷設重臣以布要地。莫非爲國與民也。人臣受寄托而效忠赤。莫大乎國計之與民瘼也。國計最可慮者惟運道。而總理實膺其責。故總理賢否。國脈攸關。督撫才庸。實繫漕運總理。惟恐求之不得。大言曰。使我督此工。不踰時可完。今授命總理。已踰半年。爲日不爲不久矣。已用銀夫。不下數萬。所費不爲不多矣。顧未挑者一百餘里。至今始爲估計。則前此歲月之坐視。作何經營。已挑者八十餘里。功緒毫無端倪。則前此夫役之繁興。有何實濟。況其堤岸難築。則糜費徒增。而無貂子者。斯無狹民矣。非是而疎慢玩以僥倖隄邊者。鮮不貽地方之戚也。臣初叨言責。知識昏愚。非敢受命。皇上申勑之曰。宜速往理。以副朕宵旰之意。及赴任未幾。復宣諭曰。因河即佑。須人事第一。可示衝以爲許可之優劣。巡撫游某。過倭猖獗也。恐以罪罰。而騙銀三百。張經歷之送入有徵。即一外官。而其餘可知矣。知縣賴某。貪濫著即也。替謀兵部。而受賄五百。寧國縣之士民非惜。即一京官。而其餘可知矣。如是。則知姦伯貫之流毒。固由皇上協心懋理之推。則幸鹽斷之獲登。揚揚然假出柙之虎。而橫肆作爲。以是質諸皐夔之列。律以堯舜之朝。在平時則爲巧言令色之孔壬。處有事則爲方命圮族之伯鯀。撫一可者也。使處之不早。則不惟無益運渭。而適足以滋患害矣。此臣所以深知其弊。而謂國計之最可慮者也。伏望皇上憫流離之擾害。念漕務之迫切。勑下該部。將朱衡速賜罷斥。或着令回籍聽候。別用。再照善區書者。事半功倍。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除督築長堤。勢必不能。及總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潘季馴題稱。沂山一帶。必不可行。欲自留城出口。以洩故道。論者皆可馴之議。而謂衝之見左。蓋由衝剛愎自用。不能詢謀於始。是以偏僻自信。互相乖異。于終。大違皇上協心懋理之旨。此其輕舉妄動。有負簡命者二也。夫徐沛之民。飢溺相仍。嗷嗷待哺。仰荷聖慈。給銀賑濟。存活蒼生。莫不銜恩興頌。親聖壽億萬年。衝所得于欽承者也。顧乃見之不審。既役民於不可爲之地。及工之難成。復驅民於不可堪之法。張鉗鑠之刑。布緩斬之令。棍容之辭。溢于州縣正官。戴髮之威。

賄結本管施州衛守備等官。在川民則被趕害。欲行征勦。而勢難遠制。在施州衛則受其賄賂。密肆彌縫。而喘蔽上官。是以據竊數年。荼毒一方。曾湖廣撫臣受賊乖玩。不與川臣協勦。故也。又聞守備湯世傑等。受賄千金。將軍人二千。并經歷指揮。爲賀褒上。黃中方出投降。及中被賀下獄。其弟黨憤怒。殺軍千人。經歷戮死。指揮傷足。當事者俱未申報。此其于事體何如也。比巡撫湖廣者。安得謂本省既已投降。我赤子而可謂無咎哉。以四川言之。頃者蔡伯貫之肆害。則以官軍下征黃中。乘虛竊發。連陷七八州縣。殺傷四五萬人。一時相因。誰爲腐腑。則旅賊之禍。黃中引之也。黃中未平。以致中路單正秀、單正才、散毛謂茂遐、施南譚文漢等。效尤雖悉。劫府忠州鄧都縣軍民二千餘人陷劇。俱未追還。則各夷之禍。黃中引之也。比見任督撫者。安得謂蔡賊既已就擒。黃中調煩者。必其才力有餘。可堪重任也。谷中盧一人耳。歷川湖而又轉陝西。不踰時而連遷三省。席不暇煖。將謂才力有餘。而川湖不足爲乎。則黃中以一小寇。淩二省。谷中盧在川中。曾目擊矣。昔知其荼毒。今任其欺誣。譬之縱虎傷人。坐視其搏噬。而猶云非剝膚之災焉。才力有餘者。固如是乎。又有自外而轉內者。必其安撫有功。特加優異也。今劉自強既擢內堂矣。黃中之寇。十有餘年。非朝夕之故。而蔡伯貫之黨。竊發本地。又非倏厲之來。不可測者。比顧乃縱其蔓延。任其劫陷。聞旨任俾戴罪。然後上緊奮勦。雖有擒獲之功。何足以贖其喪失之罪。今劉自強報功之疏。猶謂官兵全捷。地方已寧。蒙恩准令開俸。竊恐生靈之塗炭。中黨之肆逞。皆誰之尤。譬之受牧牛羊。立視其斃。乃曰我將反諸其人焉。安撫有功者。固如是乎。然此特其已然者耳。今黃中假投湖廣。窺兵受餌。逗遛。人心愒盛。莫知所終。方春妨農。飢饉轉至。臣恐川民之禍。不至于黃中。而又別出一蔡伯貫矣。矧聞其賊衆不過二三千也。其窮險亦非箕子坪、蜻耳山、香爐山比也。彼曾剿平。而此獨不可剿乎。比之川湖雲貴士司。黃中特萬分之一耳。今各士司觀望者衆。若不亟爲剿平。則各夷輕視而謀動。矧且蔓延各省矣。豈變一警百之道哉。卽今新舊更替。谷中盧既輝陝西。楊駿孫尙未出京。劉自強已陛京堂。諭綸尙未入蜀。當拯溺救焚之時。而值兩省主將邊轉之際。臣恐上之走事者。去留在念。而無固志。下之任事者。從違靡定。而有懈心。藥未瘥病。而醫無定藥。能保元氣之不大傷乎。此臣所以心廑其變。而謂民瘼之最可慮者也。伏望皇上憐赤子之久困。憤賊蔓之橫害。勑下該部。將谷與劉。併賜能處。或念其素望頗優。重加劃治。責令彼此協心。蠲剿中賊之餘蔓。盡復劫陷之戶口。方許交代離任。夫如是則玩寇狹民者知警。而民害早蘇。地方允賴矣。夫卽二事而較言之。朱衡瓦妍儉詐。心術大壞。士風。谷中盧劉自強清謹素聞。官箴尙無物議。似不容以概論。然一以誤國。一以殃民。三臣之罪。卽均。原於國計攸關。民瘼所係。故敢不避狂瞽。不惜嫌怨。冒陳于君父之前也。恐乞容覽。察臣一得之愚。並賜究治。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矣。

御史朱衡傳衡循盛應期新河遺跡。議築堤呂孟湖。以防泄決。河道都御史潘季馴。以爲浴佛渠便。議與衡不合。衡持益堅。引鮎魚辭河諸水入新渠。築馬家橋堤。以遏飛雲橋決口。身自督工。劾能曾經自私。而況身爲家宰。尤庶官之表率者乎。其在無事之時。尙不可少縱。而況職司考察。尤顓陟所攸繫。及秋河決馬家橋。議者紛然。謂功不可成。起鳴初主衡議。亦變其說。與給事中王元春、御史王宸、交章請罷衡。會新河已成。乃止。按史所言。衡才略固有過人者。然當時之悻悻自好。及虐用民力。亦概可想見。而新河再決而後成。其間不無生靈之被害者。則亦未可謂當日讜堪諸公全不識經濟務也。今邑志但附公於其父懿行傳。鄭志亦備具官閥。而公之崇論讜議。皆不得著。豈所以傳信哉。因刊公諫草。而識之於此。萬歷五年三月廿二日。後學趙紹祖識。

伯仲諫臺疏草卷下

留都銓部考察不公大臣去留不當疏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鄭鋭。謹題爲留銓大臣欺上行私、久玷清議、懇乞聖明處分、以服人心、以答天意事。臣惟人君之治。忽在庶官。庶官之臧否。繫家宰。況留都漸遠王畿。大小臣工。所賴以核實而去留者。惟吏部尙書得而專之。其權亦重矣。苟任用匪人。而徇之以私意。則臧否一混。而去留悉乖。欲以服人心、答天意。焉可得也。昨者彗星示異。伏蒙皇上允言官之請。循例考察京官。事方竣而星遂回。此皆皇上君臣交儆。至德格天所致。爲留銓大臣如潘晟者。亦宜乘公考察。仰體皇上盛心可也。孰意其奸貪委縱。欺上行私。有若是其甚焉者乎。近觀南京戶科給事中傅作舟等、湖廣道御史陳堂等各疏詞。一則謂部院大臣考察私庇親識。一則謂銓部大臣考察徇私。臣竊以皇上勵精圖治。際世道清明之會。內外臣工。咸知若此。首斥無疑矣。及奉明旨。潘晟、張栢着策勵供職。欽此。仰見皇上天高地厚之量。優禮大臣之心。或不忍以一時而遽棄之耳。何敢妄消天聽哉。但頃聞人言。嘖嘖。僉謂貪肆如晟。卽南北大臣中所僅見者。謹冒昧爲皇上陳之。朝廷馭世之權。莫重于退不肖。臣子欺君之罪。莫甚于徇私蔽。此雖在一命之臣。尙不敢自私。而況身爲家宰。尤庶官之表率者乎。其在無事之時。尙不可少縱。而況職司考察。尤顓陟所攸繫。

者乎。晟之罪狀。往歲言官所論列者。計十之六七。近時科道所拾勁者。僅十之二三。且臣任浙中詞之士。在京。仍候大禮既成。預允歸養。是不容遽去者。尤其不得已於若之心也。諒夫訪之鄉里。僉不切齒。細察其故。則于謙之嘗稱灰于有司。雖三兩五兩。來者不拒。弟侄之屬。橫行于驛遞。縱一夫一馬。取之無休。其他張盤勢而擅公法。市威權而虐良民者。不可勝數也。夫以晟之平日所不足于輿論者。既如此其衆。同臣不敢復贅矣。姑以考察一事。言官者。又如此其衆。同臣不敢復贅矣。姑以考察一事。來日以圖報爲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既不能爲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爲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爲異論。以虛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僉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切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爲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入言。而故爲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而不言。廿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爲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崇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觀元輔之疏。一時若爲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眞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爲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遽忽念父子之大倫。重惘元輔之哀懇。曾者可俾免乎。夫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皇上。非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皇上。留臣之切也如此。待臣之厚也如此。納言之勇也又如此。臣以書生下吏。蒙皇上拔擢。踰列試職。以來。日以圖報爲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既不能爲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爲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爲異論。以虛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僉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切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爲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入言。而故爲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而不言。廿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爲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崇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觀元輔之疏。一時若爲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眞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爲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遽忽念父子之大倫。重惘元輔之哀懇。曾者可俾免乎。夫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皇上。留臣之切也如此。待臣之厚也如此。納言之勇也又如此。臣以書生下吏。蒙皇上拔擢。踰列試職。以來。日以圖報爲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既不能爲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爲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爲異論。以虛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僉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切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爲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入言。而故爲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而不言。廿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爲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崇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觀元輔之疏。一時若爲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眞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爲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遽忽念父子之大倫。重惘元輔之哀懇。曾者可俾免乎。夫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皇上。留臣之切也如此。待臣之厚也如此。納言之勇也又如此。臣以書生下吏。蒙皇上拔擢。踰列試職。以來。日以圖報爲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既不能爲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爲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爲異論。以虛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僉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切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爲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入言。而故爲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而不言。廿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爲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崇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觀元輔之疏。一時若爲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眞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爲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遽忽念父子之大倫。重惘元輔之哀懇。曾者可俾免乎。夫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皇上。留臣之切也如此。待臣之厚也如此。納言之勇也又如此。臣以書生下吏。蒙皇上拔擢。踰列試職。以來。日以圖報爲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既不能爲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爲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爲異論。以虛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僉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切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爲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入言。而故爲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而不言。廿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爲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崇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觀元輔之疏。一時若爲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眞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爲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遽忽念父子之大倫。重惘元輔之哀懇。曾者可俾免乎。夫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皇上。

留臣之切也如此。待臣之厚也如此。納言之勇也又如此。臣以書生下吏。蒙皇上拔擢。踰列試職。以來。日以圖報爲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既不能爲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爲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爲異論。以虛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僉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切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爲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入言。而故爲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而不言。廿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爲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崇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觀元輔之疏。一時若爲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眞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爲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遽忽念父子之大倫。重惘元輔之哀懇。曾者可俾免乎。夫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皇上。留臣之切也如此。待臣之厚也如此。納言之勇也又如此。臣以書生下吏。蒙皇上拔擢。踰列試職。以來。日以圖報爲念。昨於元輔之求去也。既不能爲皇上懇留。茲於元輔之勉留也。方將爲皇上私慶耳。又何敢妄爲異論。以虛天聽哉。但近奉聖旨。今後各衙門有重大事情。科道官知而不言。俱以不職論斥。欽此。臣連日詢之臣庶中。僉議迭出。叩之。則曰。元輔受顧命。佐聖君。可謂忠矣。如孝。何。臣於元輔。切辱薦拔之恩。雅有師生之誼。驟聞此言。而不爲一白。臣不忍也。然去留之權在皇上。非元輔所得自由。有此入言。而故爲緘默。臣不敢也。且忠君孝親。萬古綱常所繫。事情重大。孰過於此。言官者。敢與天子論可否者也。而不言。廿蹈不職之罪。臣又敢自安乎。故敢披瀝愚衷。冒死爲皇上陳之。臣幼讀傳記。有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又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切謂忠君者。必先於孝親。未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恭遇皇上崇以孝思奉先帝。且以孝道風天下。將不以大孝望元輔乎。今觀元輔之疏。一時若爲皇上勉留。推其一念之眞誠。終未免割愛於其父。元輔之心。亦甚苦矣。當此兩難之時。若不曲爲權宜之計。恐非所以安元輔之心也。臣竊思之。皇上此時大禮未舉。時猶可待也。倘遽忽念父子之大倫。重惘元輔之哀懇。曾者可俾免乎。夫皇上意欲布公道。而晟則敢於徇私情。是晟之欺皇上。

植綱常疏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鄭銳。謹題爲輔臣忠孝迫於兩難、懇乞聖慈、酌去留之權宜、以植萬古綱常事。臣聞君臣之義。固無逃於天地。而父子之情。尤莫解於人心。故情可以掩義。而義不可以奪情。此萬古之綱常。無容一日少隳者也。恭惟皇上獨稟異資。嗣承大統。講學勤政。孜孜圖惕。誠天生聰明不世出之主也。時有賢宰輔受先帝付託之重。日夕贊襄。圖維化理。環海內外。莫不頌聖君賢相之大有造也。頃者元輔張居正忽聞父憂。荷蒙皇上眷顧之誠。諄諄懇至。勉留之旨。懃懃錫。臣等伏讀溫諭。頭歎曰。此曠古所罕見也。蓋皇上推心置腹於元輔。眞不容一日離左右者。而元輔受皇上腹心之寄。又豈忍一日遠於君父之側哉。但以臣愚細察元輔之心。誠有兩不得已焉者。初以父制當守。乃人子迫切之至情。故陳詞乞歸。至再至三。是不忍不去者。固其不得已於親之心也。繼以君命當遵。乃人臣報主之大義。故疏請辭俸。

辭牌等語。比叫該坊總甲拴提。乘驅跑走。止獲韓朝臣、傅宗仁二人鎖鋪候夾。早呈解間。本官查係錦衣衛總旗韓朝臣、校餘傅宗仁等一起棍徒。騎騾進城。衝突轎前。全不遜讓。當有宣武門大街經過。被錦衣衛總旗韓朝臣、校餘傅宗仁等一起棍徒。騎騾進城。衝突轎前。全不遜讓。當有卓役喝令迴避。伊等不然。口稱我們兄弟十虎。誰怕你官等語。惡言醜罵。毆打卓役。本官初以爲醉酒無知之人。尚忍不較。隨拜本部侍郎鄭洛。方入廳中。惡等兇然未息。仍復趕進宅內。嚷罵不已。盛言要行打碎牙牌等語。比叫該坊總甲拴提。乘驅跑走。止獲韓朝臣、傅宗仁二人鎖鋪候夾早呈解間。本官查係錦

衣衛人役。隨差人取題該衛去訖等因到臣。臣切以部堂大臣。皇上所敬禮者也。在庶官且不敢慢。而況於平民下役乎。錦衣衛屬兵部所統轄者也。在長官且不敢抗。而況於總旗校餘乎。軍民迴避官長。原有定制。各犯公然衝道。即令迴避。分所宜爾。乃倚抗辱於塗。避其役從。復行趕逐宅內。擾罵不已。其施于大臣如此。則平日橫惡。又可知矣。各犯何所恃而敢爲此哉。臣備訪之。韓朝臣等平日倚恃錦衣衛聲勢。結識十弟兄。號稱十虎。橫行各城地方。非朝夕放矣。在西城則有李七即李拱、詹大即詹計福、吳右岡貢三、白雲禹。在南城則有李二、景永受禹。在中城則有牛二禹。臣猶未敢遽信。復行該司查訪相同。據其挾衆還兒。凌虐平民。賭博局騙。窩占巢窩之類。難以枚舉。結即其甚者言之。如奪人妻女。則李拱有陳愛兒、詹計福有司嬌兒、吳右岡有李官兒、牛二有陳香兒。各婦見在可證。如科斂民財。則擅派水戶陳江王見等月錢。詐騙人戶扁惱等會銀。各家逐一可審。如白晝打搶。則夥糾張成仲玉等。在于南城地方。搶奪扁惱銀物。打落二齒。見有光棍卯歷可查。如盜拐人財。則窺見王盜丞妻劉氏婢何氏姿色。串通歸人閻守志。夜半潛入其家。將二婦勒拐。盜出金首飾壹副。銀壹錠。窩藏命箱衣衛。輪流姦宿。首飾銀兩。各分入已。錦衣衛有卷可查。室于霸姦實武門外娼女任氏。將伊寡母謀死。李拱則強奪其女。得銀五十兩。袁鐸其買主也。詹計福則霸占其宅舍。資銀四十餘兩。宋見其知證也。惟其平日橫惡。莫敢誰何。是以放縱得肆。敢倘凌辱大臣。恬無忌憚。遂至于此。今二犯雖已被獲。而各黨尚未拘拏。非奉明旨嚴行究治。恐將來效尤成風。凌上虐下。越禮犯分。大爲都城之害。殆不止如韓朝臣等十虎已也。故敢冒昧上陳。伏乞勑下法司。將已獲韓朝臣、傅宗仁、及未獲李拱等一併行提。嚴究前項盜跡。盡法處治。庶幾禮制明而兇奸斂跡。法紀伤而良善安生。其有裨于治體風化者。匪淺尠矣。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糾儀疏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鄭鋐。謹題爲糾儀事。本月十七日早。恭遇皇上萬壽聖節。該臣等於丹墀侍班糾儀。行禮已畢。鴈鞭後。突有一男子。頭帶氈巾。身穿青員領。手持黃夾板一副。跪在丹墀。高聲稱上萬歲太平策。當有錦衣衛官校執之。臣等詢問。自稱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儒士韓萬年。臣等切惟萬壽大禮。殿廷禁地。止該監生人等隨班行禮。韓萬年即係遠方儒士。亦不當混入班行。臣等審問所稱儒士。原未經考。納。明係棍徒詐冒衣巾。擅入宮殿門。已爲法所不貸。況所稱萬歲太平策。果有愛君祝壽之誠。亦當遵制投入通政司轉進。豈可於大庭行禮之後。而突出高聲。混亂朝儀若此。臣等參照律方。今聖明之時。法紀清明。上下官民。格守惟謹。惟是遠方異端棍徒。鼓譟虛誕。惑亂正論。今乃敢越赴京師。拉入禁門。委肆無忌。稽之舊。希錢天恩。此而不究。恐于紀效尤。漸不可長。伏乞皇上勑下法司。嚴加究治。庶法紀可清。而朝儀益肅矣。

公與吳中行同出張江陵門下。江陵之奉旨奪情也。公先有植綱常一疏。其所以周旋於若父師生之際者。婉而能深。使當日果出於此。則中行等之搏擊自爲者。可以不發。而江陵亦可免於後禍矣。

敬修堂釣業

撰人不詳

自敘

此苦口也。自乙酉九月至明年五月，約三十餘上，論廢過半，僅存十五，在當日以爲空言，在此日以爲讖語，不知千載後，當作一古話否？口吾應亦有運在，處□□□□，而胡爲乎非時之鳴，前此更有血淚五六百字，以徼江上諸公，蓋不中聽，爲魯監國揣海泊去，田氏檟可式臨之。

臣惟艱難者所以啓聖，憂危者所以致治。昊天不弔，降此鞠誣，九廟諸陵，慘於風雨，凡爲高皇帝之子孫臣庶，誰不奔走悲號，願從地下，右輔成旅，尚欲孤劍猶興，復光絕業，況今天下保有十三，追悼舊德者，所在而起，錢江一潰，義旗高舉，鬯不可動，主上以神明之胎，天日之表，謙恭慈惠，播遷之餘，俯從推戴，監國以來，善政日出，彬彬郁郁，漢官威儀，從此日大，既以留未去之人心，因之鼓方張之戰氣，夫此千百爲羣，竿木呪□，至於肝腦塗地，且試鋒鏑而不退避者，此其人皆吾二祖列宗所式憑，初無所求於主上，亦非要結以爲勳也，而主上幸而得此，則所以劉遠不道，昭我初服者，豈有他求哉？臣惟古之中興有二，逆勢既分，取效遲速不倫，猶業者，必審吾所處何等，而經綸出，而功德歸，不然者，指向疑團，所務非所急，拘澄平之具，徒貽累歲月，勿尚也，當夫規模式張，德澤未艾，猝然內變，而外患乘之，主術不光，神器失守，幸者成未謝，宿將猶存，宗室之賢者，奮起圖服，次第誅夷，非人斯服，宛然故物，炳炳麟麟，蓋功在整頓收拾之間，非有所大創爲也，若夫故事所沿，積有害累，怙平貪僥，提兒兵革，天下大勢，搓揉不可舉，豪以奢淫日長，物力愈詘，病在風俗，漏生氣神，崩解之見，不以時日，完者在敵，我無所特，但以祖宗之身，義不可已，高深不足以爲險，士馬不足以爲翩，芻糗不足以爲備，孑然振拔，欲以挽扶帝命，攄留人心，式我九有，復見

太平豈不難之又難蓋英武與開創等而破除體例尤貴神斷更未易言也開創之主義不返顧天之與否未敢必而無不迅趨疾赴身冒矢石備嘗荼苦與北同事故有布衣昆弟之心略去形迹不修文飾而太阿在手賞罰斷斷不蓋不乘財物婦女皆所不取作法無古事事近質當不識字不嫻禮而尙功播德牧人心以基天命所爲旦暮不能去諸悔者中興之主固不難彼此英武以比於初造而臣民之心執膠盧體繩依故例牢不可拔夫衣冠講讀高居深拱豈不威神而內外盪胥爲功乞請自便養恬長做美聽悅觀猶之先代是所以失之者乃不復更改欲復猶是得之亘古以來未之有也主上勿以此座易與夫開創不敢一身之故耳中興不成二百七十九年之神鑒所鑒視臣一念及皮骨爲灰用不敢隨衆過爲阿歡進此疏哭惟俯察而進擇之

第二篇

日者進取浙西有命所云攻其所不備亦攻其所必救萬全之策也浙西士民且持空拳行助一搏適率旨著籍兵張名振以舟師向尖山二十日於茲矣奉傳著科臣鄒熊佳監名振兵速渡又十日於茲矣天下事爭緩急而難易因之爭難易而存亡係之在此日也前無有知海當事者十日之內輒印綬補缺失事機者一矣前海當額糧九萬有奇吾可就食十日之內印綬者刻期徵取失事機者二矣前果疾渡可先守而後戰十日之內彼已入據而我徒特戰處勞失事機者三矣前下邑或有未薙髮者偵探機情便十日之內已盡薙辦失事機者四矣前浙西逃匿官兵曾戰□習□易□故死不就□可呼入伍十日之內無所逋逃失事機者五矣所謂愈緩則愈難愈難而危亡立至□乃陽當堅而腑分兵東下天下事尙忍言哉而名振反盡撤所部兵還寧波勢必有他向且有作奸百呼有不應矣不如于各路新至之師遷鋒五千且晚卻發尙可有爲鄰邑雖陷沒而人心未去刻望王師則一便浙西義者尙出沒湖瀕之間專待簡繳則一便蘆瀝所屬具少兵□定寇備以中國戰中國不必聞其名則一便豪傑之士髮去而心死國一呼編戶可起則一便目來諸兵集集乘此勝勢不令坐鈍所向自力則一便兵多勢必難保久且散不如蘆進因糧於所陷之地則一便今擁戰卒者未悉浙西地理畏不前浙西五郡知兵之士走越中者不下數百人減願荷戟前導則一便夫雖多失事機而尙有此七便則非嘗試之說矣雖得一邑次第拔下武林不戰自解不然杭□分心廣爲備吾不得志然則得志者在江上之戰矣蓋西征之著勝敗皆有鑒也若復忽忽五日之內不見進兵則可危者萬萬必有臣家既已陷□催此句錢放監稍留清醒而君子不競至於一跌主上爲大明之身不止爲國分封故事而已祈卽日勅行

第三篇

臣之前疏謂勢斷難姑待懇另以兵行誓不欲借題得官也而輒荷特顧命以監軍之衔念自少年飢寒長而辛苦教授生徒積勞所致每患胃病不任驅策然不敢以疾辭也臣辭則誰敢以一矢加浙西城下者而又未蒙另調何兵臣乃自謂鄭定□借兵一千行且援淛恐事機間於毫髮而督遣不一褒報遊閽必誤日期乞假臣便宜行事得盡專制浙諸軍至設間行探已發數十人往其實犒鼓舞之貲苦無所

辦念臣遄返時不忍明言傷老母之意但提一囊貯生平著述他無一錢而欲以空言賞人淮樂爲用伏懇主上俯念用兵以來唯此爲下手第一著立取內帑五百金賜臣任臣給發與印勅並下以便趨期蹟征國家從來誤於緩急二字著著妙算著著錯過臣欲力除此病先從此局始幸與叫譙力行之

第四篇

前廿一日所遣偵子李志祥等已往彼中安置內應具報各縣情形如狀臣家有馬□來亦來收充邊外之產百人至老母慫投水幸負絮不沈臣念父棺未歸家屬成在族閭衆處塡墓相接誠恐此末渡江彼先屠戮幸改臣姓從母氏氏沈稍示疑惑又前疏所懇給與生員宋恪等官銜未荷俯與夫優以虛名而使深入危地猶之勸人死而曰賜以美官此何矜惜而欲令其楊旗以從事也卽周公孔子難之而況今之人乎今不敢望五百也卽以三百譬如令臣親偵□行渡海亦必與以道里費數金主上不能使臣猶臣之不能使健士也伏惟裁照

第五篇

臣得一人可與其爲攻得一人可與其爲守臣悉帑發給且待舟楫踰期未行夫攻以爲切則當出全副精神注之朝廷不甚加意而欲求制外之功難矣江上所廢巨萬此數百金而難之臣卽智勇百倍古人安得以飢渴勸人浙浙西近狀斷宜智取不可力得中書張寶孫奇才也臣素服其經濟來變謀略頃□坐論慮多應變之能且齊樂如綫百射不能及也臣詞繆蓋期生留心治亂積有年載做古寓農法使鄉自爲勇試團練已驗也生員諸來聘淹該古義才算敏贍無所不可試難繁有緩期之功此三臣者臣左右手也請得與偕行資孫參帷幄期生練兵來聘理餉必有以不負臣舉幸勅下共西征之役更懇立督鎭臣孔思誠之師王朝先之師張鵬翼之師趙天祥之師次第至臣爲之先而諸軍爲後應不至以臣嘗試以浙西嘗試以皇明二字嘗試也事關大計不勝眷眷

第六篇

臣奉命監軍西征而前此奉命監軍西征者故不喜臣言西征事臣以朝廷所策證大將皆不果行不得已剌血作書告江上守臣刑部郎中錢肅樂咸臣意爲涕下願率發兵二千人來北事且招沈馮二義師已有成算而不喜臣言西征者揚言臣欲以兵邀取家屬過越東夫以兵所以危家屬也不以兵或可竊渡無失算至是者臣不與辨乃發與沈馮覓以不喜者力不果則止有鄭師千人汪秉珪二百人又銘衣朱鼐宣破產倣師防江最早許以五百人從臣聽調度此月十四日道中軍高允超移咨就點名已而誠十五日歸給餉十六日復至汛受計往時戒備矣潛諸邑爲內應者皆守是期勿敢忘則先自寧邑始忽導宜故將趙淩雲以五百人夜潰去十六日朱師獨不至於是鄭汪二師亦皆疑徘徊不欲進失期旬甚可惜也淩雲狡黠不任使先是嘗領五百人聞欲西渡叛蕃宜令不肯行蕃宜黠之誘此師不與西渡然後快是故夜乘允超歸就餉縛之獻舉海而五百人率從胡臣念事已六七而疑汪者不可強甚矣借兵之不爲吾用也計部著策算將一月一旦壞淩雲手淩雲之肉不足食也伏乞主上

立置淩害於法。以警逆師。貢學海還諸宜兵及舟伎等物。圖再舉。臣札嚴門以待命。

第七篇

臣屯嚴門。收嚴門百姓爲耳目。探□出沒。則鄭定□借師猶在也。小壑距海寧三十里。前者十六之期不佐。在內接應。伏乞優奬。皆與職銜。使聚集器械。廣致銃砲。凡鄉集使氣任俠之且有榮秩快其所欲還。而又美以義名。知踴躍任事。較浙東官兵。無不一當百果渡□覓有內間者。於是益兵守。容以馬騎聯老弱倉、天開河、喬司之間。以作氣勢。廿五日。臣遣總兵廟石。率三百人。裹老弱倉之督□不備夜營。銃砲擊死三十餘□。活擒二□。并搗其□示衆。臣非有發縱之力。出義與方略也。伏懇優與紀錄。臣思斬馘之細。不足爲功。待命於此。專候諸師。而叛將趙淩雲尚未伏。寧所潰師尚未遣還。廢棄事莫此爲甚。伏惟主上乾斷而行之。念軍務冗沓。不工副草。幸與優異。得徑達文步房。徵臣宰甚。

第八篇

臣前借兵。歸受約束。總不爲用。臣乃使人行諜設間。專待策應。而召募得二百餘人。如王鳳、朱之彪、韓萬等。皆魁勇敢戰。一往無悔。皆不與□供生者。臣又日與講論兵法。叩其疾痛。激其忠義。誠可以爲先驅。而苦舉命諸師。踟躕不進。主上重以丁寧。不啻數十矣。何食祿而不赴難。臣知其意有不切。而氣有所不敢。夫諸臣擁兵。咸得稱將軍。懸黃金印。叩道自爲雄。亦何所不足。而必力於原。以試不測。所爲意不切也。諸臣皆不產浙西。彼中情勢不諳。又昧於兵法。與農市等。偵探二字。向不任道。凡事不深習其故。則疑而猶然。師太平之容。豈以示□鎮靜。如謝安之於秦乎。臣未能爲之解也。臣數月畏之。且可以矯命推托。非推托。則何故不出。此所謂氣有所不敢也。嗟乎。此日之衛。不但民間肌髓。國家來傳命。云朝廷榮擢且至。欽賜下。而迄今未經宣付。則以爲結之人。誰信我。夫之命脈。與之延促。而但坐令糜耗。果能久盡江也。臣計則迂。否則以分飽抗志諸纓者。或尚有可幸成也。急圖。於今日尚以浙西爲不足留意。則請先削臣監軍之銜。并收西征勅印。各臣家浙西。機情熟。又素以恩結人。故無不樂爲用。附近府縣。敵之虛實。燦如指掌。又臣少年談兵。以至於鋪。可以迅擾。亦有數善。若以萬不宜緩。則奈何舉行累月。猶在鎖舍。機去勢散。今用兵虛實。得其大分。嘗能以信義感激。察屬使弱者皆勇。則何不幸與臣以專制之師。臣察得新至之不肯遲遲以待人也。是宜已其不欲進者。而鼓其欲進者。奪其不能進者。而加勵功。夫貴制不由我。而豈能有濟。于封疆之故哉。但古人用將。必須敵所知名。師。其將宋大者。如韋自勗千人、李唐破七百人、嵊縣生員尹燦貢生喻悲復五百人。又新安王擬歸熊督臣千人。此皆非江上諸鎮額兵。而將皆勇於功名。遣令受臣節制。必有大用。且此三千餘人。究不能容腹。智。渡江之後。日處危地。危則計出。不則一潰不可收拾。非如江上之戰。進則賭坐逍遙也。與以半月之糧。限日渡江。得地會食。則既不分兵於諸鎮之手。而取資糗糧。萬不及方命西征爲塗飾而已。游擊朱之彪者。故叛許多副將。以國故幸脫奢也。爲人剋忒有膽。者虛歷之多。一月之內。不見成功。臣願立受覈斥。以警諸臣之觀望不前者。

第九篇

臣奉命監軍。乞師不得。又以奸弁潰軍。致失機會。疏請新兵。鄉臣專制。倘在部議。臣必髮結。鬚髮俱禿。臣惟戚浙西者。必浙西之人。內應外合。無不成功。臣鄉瀕海。素有不奉官票。私行鹽販者。此其人皆剛猿欲還。太平之日。皆逆官府。捕巡無如何。則又爲巡鹽之牌。以官而行私。亦有頭領。聽其指揮。間爲不婣。而成功之後。誠煩皇意處分也。治奇病者以毒藥。此用飢餓之時耳。臣苦措辦。已地方不敢問。蓋道里熟。與□恆相遇。不震其名。又習水戰。鄉邑既陷。凡此不甘就□。多登販舟。即世族貴口。道里須五六日。知甚不足。萬不忍半塗棄之。伏乞立發千人半月之餉。以便肖。往往然矣。且自以爲忠義。號令齊一。覓若師旅。臣已遣臣至戚生員孫旦復蘧髮潛往招來。且與太湖義旅呼應。續又遣參將王鳳一再聯絡。如海寧衛世襲指揮滿惟誠原任參將。乘職潛販。湯瑞麟原任都司。今棄職潛生員胡士燦家。姚欽明又起義。蓋延真會殺□弁。歐陽杰結衆潛行水澤。又義士淩應章、王

第十一篇

殉兩都諸公已蒙贈加。炳不可朽矣。□至武林。都有幽節。不勝收拾。臣居浙西。臣同籍舉人靦視。天性慈惠至孝。友愛諸弟。卽喪危辨。幾不起。推多就寡。處貧泰然。廼視端有益於鄉者。無不爲之。嘗慕原任都察院今蒙優恤劉宗周之學術。而未得爲其徒。壬午。宗周以直不容。

淵曾不測。抗疏救至。蒙杖盧幾死。初未嘗一面也。甲申之變。布被藿食。對人輒號慟勤勤王。會南都訌服。迺止乙酉揚州陷。愴然謂臣曰。□即渡江奈何。淵生有日矣。南都潛輒往往絕食。家人力勸。稍進。逮杭□下令限日薙朝。淵輒行大號。噴血滿地。既蘇。復絕。曰。吾猶不得安母地下。作絕命詞一章。閱六月之五日。葬母歸。時已屬甚。幾絕。復絕食。盡遺有死忠死孝碑當事之句。令其子毋請銜。毋彰吾輕生狀。又舉人陸堂誼。好學篤行。聞東越起義。渡江觀之。見江上諸師徒粉飾。無恢復之志。依定西將軍張名振。名振方奉征西之命。逡巡不果。悲憤甚。歸故廬。吾有死耳。此不足恃也。浹旬不進飲食。遂者日至。負榻一號不起。海鹽縣生員曹颺鳴。爲人質厚。不習世故。居山中。殊無異人。人亦鮮知之者。□即澉浦所鄉之人。曰。□令削髮。子猶未知法。若何自全。颺鳴曰。即死耳。鄉人固勉勿死。繼時時說死字。譚以爲言之輕。此戲也。須臾。槌山栝樹東枝有綠自盡者。衆即視之。戲爲死語。曹颺鳴也。臣門人生員沈駿。初不識字。工謳吟。年十五。見臣與四方從遊者日講。皆曰。吾亦欲爲制義。頃刻成一篇示臣。則雜歌詞共半。頗有理趣。臣告之曰。獨不思赴汎。殊非臣所寓引與朝廷倚任之意。則臣罪當誅也。臣之錯舉。罪亦不辭。而副總兵王國仕。則獨如臣令。以三百人來據報。的於本月十二日誓師赴汎。若夫餉數不給。而奉督行之旨。則是閉門而求其出也。夫同受征西之命。彼有蔗數縣之糧。而誤半年之期者。往往不可罔。果以脅臣者。并脅諸臣。臣願戴罪立功。身當斧鎖。不惜也。臣念母在□。臣心在國。倡義西征。獨先聯絡內應。有據如臣者。豈有所畏而不前哉。但兵到之日。前數百金。已飽原部。則何所恃以無饑。萬巒垂憊。幷給原數。邪已六七。所爭不遠。不勝悔。

其恬淡之操。足以風勵。幸加部衙。便得展其所學。於中興鴻業。不無小補。此非臣私舉也。爲國家勵氣節。長功名。惟俯賜鑒照。

第十三篇

臣惟造圖者貴審勢。今日之勢。戰勢非守勢也。勢無可守。故必戰。而戰浙西。所以戰江上。蓋翕然以此著。爲當急務矣。而行之必有所先。昨者旆哭而陳。蒙主上勛色獎諭。慘及左右。下臣疏戶兵二部速覆。乃臣待命又十餘日。未經部覆。臣惟整師大進。不可無臣。即偏師密渡。愈不可無臣。何則。熟道里。悉人情。精偵探。投內應。布間諜。知兵敢戰。願爲諸軍之倡者。惟臣獨也。臣師一進。□分力以禦我。則武林單。□不分力以禦我。則蘇嘉絕。而臣所請餉二千金。乃必無所措。則是信臣者未至。而以向道內應等事爲無所藉。臣之而後出。用氣力者。疾速不停。迺克大見。今蠟丸之書一再至。手跡具在也。文臣如某某。行師在即。伏乞遵旨施行。文則監紀通判推官等銜。武則就部劄概與實授。臣言歷今字字立驗。並無疑問。祈刻日下部催行。便臣密道傳諭。然後官兵到日。處處響應。無任激切。

第十四篇

臣爲西征一著。刺血枝淚。歷月於茲。百貸千求。措餉召募。所遣朱之彪。舉覓狼子。遲遲暨陽。部衆自雄。不思赴汎。殊非臣所寓引與朝廷倚任之意。則臣罪當誅也。臣之錯舉。罪亦不辭。而副總兵王國仕。則獨如臣令。以三百人來據報。的於本月十二日誓師赴汎。若夫餉數不給。而奉督行之旨。則是閉門而求其出也。夫同受征西之命。彼有蔗數縣之糧。而誤半年之期者。往往不可罔。果以脅臣者。并脅諸臣。臣願戴罪立功。身當斧鎖。不惜也。臣念母在□。臣心在國。倡義西征。獨先聯絡內應。有據如臣者。豈有所畏而不前哉。但兵到之日。前數百金。已飽原部。則何所恃以無饑。萬巒垂憊。幷給原數。邪已六七。所爭不遠。不勝悔。

第十五篇

臣惟內應之設。臣自去年十月以來。破家聯絡。人舟俱集。激發最遠。初有浙西內應之疏。所懇給與空勅。幷實授欽劄。以示鼓舞。兩蒙諭旨。而逡巡猶閒。歷今兩月。尚未舉行。夫用精神者。養之而後出。用氣力者。疾速不停。迺克大見。今蠟丸之書一再至。手跡具在也。文臣如某某等。行師在即。伏乞遵旨施行。文則監紀通判推官等銜。武則就部劄概與實授。臣言歷今字字立驗。並無疑問。祈刻日下部催行。便臣密道傳諭。然後官兵到日。處處響應。無任激切。

第十三篇

臣請餉二千金。皆先領六百金。立製拒馬車五十乘。竹銃五十門。伏弩二百件。燈籠、絆索、火藥、鉛彈、刀牌之類。現可察驗。約共費去三百餘金。而舁陽之師。不日即至。應發不發。又舉命調度劉繼武五百人。向不請糧。欲就臣食。合力西征。臣何所辭。伏望再勅戶部。必與全給。令城外點名交發。庶無冒餉之虞。亦無騙日之虛。又有懇者。西渡之後。凡守望呼應。備理船隻。整頓器械。催督策援。必有一番臣主之。坐鎮海上。一路照應。庶於進取有功。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任孔當。向守濟寧。斬□□□。用兵紫荊。今以隸請。天語慰留。著令墨縗從戎。堪任此職。既便應援。兼理餉事。便之處處內蒙。路路遵應。臣等乃可以一意鼓行。無遲顧之患。則恢復拭目俟之矣。

第十四篇

臣爲西征一著。刺血枝淚。歷月於茲。百貸千求。措餉召募。所遣朱之彪。舉覓狼子。遲遲暨陽。部衆自雄。不思赴汎。殊非臣所寓引與朝廷倚任之意。則臣罪當誅也。臣之錯舉。罪亦不辭。而副總兵王國仕。則獨如臣令。以三百人來據報。的於本月十二日誓師赴汎。若夫餉數不給。而奉督行之旨。則是閉門而求其出也。夫同受征西之命。彼有蔗數縣之糧。而誤半年之期者。往往不可罔。果以脅臣者。并脅諸臣。臣願戴罪立功。身當斧鎖。不惜也。臣念母在□。臣心在國。倡義西征。獨先聯絡內應。有據如臣者。豈有所畏而不前哉。但兵到之日。前數百金。已飽原部。則何所恃以無饑。萬巒垂憊。幷給原數。邪已六七。所爭不遠。不勝悔。

明臣奏議二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編。以皇子司選錄。而尚書房入直諸臣預繕寫。每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繫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爲金鑑。至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蓋臣傑士。風節偉著者。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謬。忠君愛國之忱。後人無由想見。非所以垂法戒。著勝傳也。即或其人品誼未醇。而其言一事一陳一弊。切中利病。有裨時政。亦不可以人廢言。至神宗以後。諸臣奏疏內。有因遼藩用兵。涉及本朝之處。彼時主閣政者。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以致舉錯失當。賞罰不明。其君縱旒於上。竟澄國是者。固間遂至流寇四起。兵潰餉絕。種種弊政。指不勝數。若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或折衝疆埸。或正色立朝。俱能慷慨建議。剴切敷陳。設明之君果能採而用之。猶不致敗亡若是之極。其事距今百十餘年。殷鑒不遠。尤當引爲炯戒。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也。除明史本傳外。所有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裒集成編。即有遠礙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此事關繫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怠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著派皇子同總師傅蔡新等。及總裁其皇孫、皇曾孫之師傅翰林等。即著爲纂修、校錄。陸續進呈。候朕親裁。書成後。即交武英殿刊刻。仍抄入四庫全書。將此旨冠於簡端。所有前派紀昀等選出神宗以後各奏疏。即著歸入此書。按其朝代。一體編纂。特諭。

凡例

一、明代奏議、現在四庫全書館、散見諸臣文集內者甚多、并有彙萃成書、如經濟錄及疏議輯略等編、茲俱詳加蒐採、選錄全文、至於館書采載、而其言可錄、則從明史本傳中刪節之文採入、以存梗槩、

一、明臣習尚、喜談議論、奏牘之繁、迥邁前代、是編所錄、專擇其允言讜論、得失攸關、以著勸懲、而垂法戒、如剽泛行陳、奏戕門戶交攻、文采雖工、槩從汰黜、

一、是編所錄、固多忠藎名流、間有品誼未醇、而所言實中利病、謹遵聖諭、不以人廢言之盛心、並蒐採入、書期有用、與流傳選刻、泥稱名臣者迥殊、

一、明至神宗後、應燈違礙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議頗多訓切、顧自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諸人以外、正史不及、遽載姓名、茲俱按其時代編入、字句稍加節潤、未合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鑒、昭垂萬祀之至意、

一、舊傳逐刻名臣奏議之本、采趙汝愚宋名臣錄本朝、明楊士奇皇明名臣錄綜歷代、但分門別部、轉近類書體裁、是編篡次、謹遵聖訓、一依明代紀年先後、其有同時陳奏者、則參考官階之大小編入、次第釐然、悉符史家體例、

一、是編每疏題下、俱謹遵聖訓、注明某朝某年、並查載進止原旨與疏之行否於後、俾一事頗末、展卷瞭如、而其時之朝政、亦遂可以考鏡、容庵周詳、尤爲從來編輯諸家管蠡所莫逮云、

一、奏議中有引用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者、悉遵欽定改正、並將當時所稱藩部人地名、俱查出譯改、

明臣奏議目錄

卷一 洪武

應求直言詔上書　葉伯巨
太平十二策　桂彥良
大應西室對事　解縉
言九事疏　馮堅

卷二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

請豫備倉儲疏　楊溥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　鄒緝
上仁宗奏疏　李時勉
陳八事疏　范濟
濟方事宜疏　劉球
元儒吳澄從祀議　楊士奇
敷陳十事疏　劉球

勸朱勇等疏
建言疏
復楊寧陳邊計疏議
勸許貴請講和疏
審察敗情疏
賞功罰罪疏
京畿民情疏
卷三 景泰 天順
請釋恩克特穆爾還北疏
勸郭亨等縱民壯脫逃疏
勸衛顯等急處軍政疏
勸宮眾等疏
整飭安邊疏
勸陳術疏
陳災異疏
請設五團營疏
論時政疏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勸內官弓勝疏
論時政疏
兩廣軍事疏
卷四 成化
扶植綱常疏
政務疏
乞分豁土田疏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陳京衛官職因革騷擾疏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
論鮑帖無印信疏
卷五 成化 弘治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陳治安疏
制治保邦疏
陳政治終始疏
論山陝救荒疏
進大學衍義補疏
潛運議
陳時事疏
論濫陞內官疏
請講學勵政疏
講明律意疏
請勤政非疏
卷六 弘治
陳治道疏
防邊患疏
請卻裘瑪爾堪進獅子疏
請嚴捕近京盜賊疏
恤民弭災疏
正前俸疏
進鼈場圖冊疏
卷七 弘治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恤民弭災再奏疏
清理刑獄疏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請振紀綱疏
復張九功正泥典疏議
請豫教太子疏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二

葉盛　劉定之　于謙　于謙　于謙　葉盛　葉盛　葉盛　葉盛　葉盛　葉盛　于謙　于謙　于謙　葉盛　葉盛　葉盛　于謙　于謙　左鼎　孫原貞　葉盛　鍾同　葉盛　葉盛　商輅　彭韶　鄺埜　彭韶　王恕　王恕　羅倫

三

王恕　王恕　彭韶　鄺埜　彭韶　王恕　王恕　王恕

申明律意疏　馬文升
請添巡撫疏　馬文升

卷八 弘治

陳災異疏　馬文升
修飭武備疏　馬文升
請親朝疏　徐溥
論能興作疏　周經
論重名器疏　周經

卷九 弘治

應詔陳言疏　何孟春
陳邊務疏　王守仁

卷十 弘治

制科議　王鏊
論傳奉疏　馬文升
災異陳言疏　林俊
論欺罔疏　周經
會計天下錢糧奏　韓文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　馬文升
巡撫事宜疏　馬文升

卷十一 弘治 正德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覆金洪陳邊務疏議　劉大夏
開立記注史官疏　儲巏
豫處邊儲以備供餉疏　楊一清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豫處兵機疏　楊一清
陳政令十失疏　李東陽

卷十二 正德

裁冗食節冗費奏　韓文
詔辨忠佞疏　劉玉
論張太監李興伐木石疏　馬文升
論正失詔疏　馬文升
論內侍劉瑾導奸邪疏　馬文升
勦劉瑾疏　周經
再勦劉瑾疏　周經
勦太監馬永成等疏　周經
器使將才以修戎務疏　周經
勦宦官疏　周經
論誅大逆疏　周經

卷十三 正德

舉糾貪運官狀　邵寶
獻納忠悃疏　羅欽順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請裁減寧藩疏　胡世寧
時政疏　張原
應詔陳治安疏　何孟明

卷十四 正德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勉止臨幸疏　梁儲
大舉入境乞兵救援疏　梁儲
頓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王瓊
請究失事邊臣疏　王瓊
豫防邊患疏　王瓊
禦敵安邊疏　王瓊
勦寇事疏　王瓊
設胡世寧疏　王瓊
請罷中官奏討臨引爭疏　梁儲
審大計以重本兵疏　程啓充
邊情疏　方良永

周經　楊一清
周經　陸崑
周經　蔣欽
周經　蔣欽
周經　周延
周經　韓文
周經　楊一清
邵寶　陸崑
羅欽順　蔣欽
李東陽　蔣欽
胡世寧　周延
胡世寧　韓文
張原　楊一清
何孟明　李東陽
楊廷和　王瓊
梁儲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王瓊
梁儲　王瓊
程啓充　王瓊
方良永　王瓊

卷十五 正德
革宄長以安邊方疏　王瓊
傳奉疏　王瓊
勸太監史寬疏　王瓊
自勸不職乞賜罷黜疏　王瓊
武舉議　王瓊
整飭等事疏　王瓊
給衣糧塞疏　王瓊
申明賞罰疏　王瓊
請回鑾疏　王守仁
勸朱彬疏　吳儼
卷十六 正德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　楊廷和
止微行疏　楊廷和
防邊患疏　楊廷和
停差燒造太監疏　王瓊
江西捷音疏　王瓊
逸軍缺食乞早議處疏　唐龍
陳急務疏　王守仁
諫泰山進香疏　王守仁
請設察濟所古民田疏　王守仁
水災自劾疏　楊廷和
乞寬免稅糧疏　楊廷和
請正大獄疏　唐龍
請均田役疏　唐龍
卷十七 嘉靖
講學親政疏　鄭善夫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唐龍
議大禮疏　黃瑩
議大禮疏　王瓊
卷十八 嘉靖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楊廷和
請親大臣疏　楊廷和
請勤學疏　王瓊
節財用疏　唐龍
議禮疏　楊廷和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　楊廷和
止廢通等乞陞職世襲疏　王瓊
褒趙寀陞命疏　王瓊
弭盜疏　唐龍
修德弭變疏　王守仁
選近習疏　王守仁
請逐太監蕭敬疏　楊廷和
再乞收斂逆黨遵敬疏　唐龍
卷十九 嘉靖
勘處倭寇事情疏　鄭善夫
議大禮疏　唐龍
議大禮疏　唐龍
錄名德以重士風疏　王瓊
正法守疏　楊廷和
乞免查撥莊田疏　張原
論錦衣衛朱宸等疏　張原
懲楊倫戚命疏　張原
祛異端疏　張原

遵祖訓以端政本疏　夏言
請罷邊儲以固人心疏　夏言
大禮議　毛澄
大禮議　汪俊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　王守仁
慎刑獄疏　韓邦奇

諭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疏
卷二十 嘉靖
停閹張鶴齡等恩典疏
停司禮監請乞疏
論閹張延齡等罪狀疏
停止織造疏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大禮議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勸地方賊情疏
在告極論朝事疏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陳愚悃疏
卷二十一 嘉靖
論刑獄疏
執中行政疏
陳八事以足兵食疏
罷兵行撫疏
擴張經濟愼差遣疏議
論知人安民疏
卷二十二 嘉靖
郊禮議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
修舉武備疏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卷二十三 嘉靖
議處湏煩倉糧疏
諫討安南疏
罷兵振險以防敵患疏
昭典禮疏

張原
張原　張延齡等罪狀疏
張原　張鶴齡等恩典疏
張原　停止織造疏
胡世寧　論議禮諸臣黜陟疏
吳鵬　大禮議
朱瀾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
張原　勸地方賊情疏
張原　在告極論朝事疏
胡世寧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林俊　陳愚悃疏
貴銑　論刑獄疏
胡世寧　執中行政疏
李承勛　陳八事以足兵食疏
王守仁　罷兵行撫疏
胡世寧　擴張經濟愼差遣疏議
李承勛　論知人安民疏
夏言　郊禮議
楊儀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
徐問　修舉武備疏
王廷相　遵憲綱考察御史疏
韓邦奇　議處湏煩倉糧疏
唐龍　諫討安南疏
韓邦奇　罷兵振險以防敵患疏
唐龍　昭典禮疏

諫征安南疏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奏
勸嚴盜疏
卷二十四 嘉靖
勸李如圭張璁疏
請救貧大臣不和疏
勸嚴盜疏
旱災陳言疏
請復河套疏
復河套議
卷二十五 嘉靖
重論復河套疏
議脩銑復河套疏
陳邊務疏
請罷馬市疏
災變請黜奸臣疏
請誅賊臣疏
卷二十六 嘉靖
議裁種馬應用疏
議設狼山副將兵疏
論嚴監收君誤國疏
條上定策備邊疏
黜貪臣以消民怨疏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
條上經略薊鎮善後疏
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疏
卷二十七 嘉靖　隆慶
勸縱盜各官議川省善後疏
遷練州縣民壯疏
諫修齋建醮疏

張岳　周怡　張永明
楊啓　周怡　楊博
張永明　周怡　楊博
曾銑　周怡　林潤
楊守謙　張永明　楊博
胡松　曾銑　楊博
楊繼盛　翁萬達　董傳策
趙錦　曾銑　李遂
楊繼盛　張永明　李遂
楊繼盛　周怡　董傳策
楊博　周怡　楊博
楊博　周怡　楊博
楊博　周怡　顧鼎
顧鼎　周怡　楊博
顧鼎　周怡　楊博
顧鼎　周怡　海瑞

明臣奏議　目錄
條陳海鎮未盡事宜疏　譚綸
應詔陳言疏　王世貞
卷二十八　隆慶
懇乞聖明覽本頒問疏
乞恤重贈典奏
察變議撤疏
請面奏事宜疏
議處安撫大計疏
議處邊方激勸疏
議處邊方有司疏
辨大寇以正決疏
議處本兵司局疏
請豫調保邊入援兵馬疏
言邊事疏
言宜許諮達貢市疏
卷二十九　隆慶　萬曆
議處科目人才疏
議處馬政鹽政疏
陳四事疏
議錄御賊三臣疏
議處廣東舉劾疏
弭盜疏
辨名分疏
論諮達貢市事疏
進旨議治黃運兩河疏
查議黃河後患疏
薦報兩河工程次第疏
悲報兩河工成疏
卷三十　萬曆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
明臣奏議　目錄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疏
請省革除錄坐外親疏
陳十蠹疏
請正文體疏
請停礦稅疏
乞矜廉吏被逮疏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
請嚴言官贓職之罰疏
劾厥監張鯨疏
卷三十一　萬曆
請保護聖躬疏
論公用舍疏
論修史用人疏
論邊事疏
請止開礦疏
陳天下四大事疏
論輔臣植私蔽阻言路疏
備陳邊事疏
事夏兵變疏
論事夏事非陳時政疏
請察酌臣以勸言僚疏
修陳禦倭事宜疏
陳時政闕失疏
卷三十二　萬曆
請召對疏
定國論一政體疏
催發京餉疏
請御門宣捷疏
請發辰濠免口傳疏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明臣奏議　目錄

一八
譚綸
王世貞
溫純
鄭履淳
駱問禮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譚綸
王崇古
王崇古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汪文輝
高拱
高拱
高拱
高拱
方逢時
潘季馴
潘季馴
潘季馴
潘季馴
潘季馴
邱橓
一九
沈鯉
溫純
余懋學
李懋檜
庶洪泰
溫純
汪鯉
溫純
汪鯉
余懋學
李懋檜
張泝
二〇
趙志皐
逯中立
逯中立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趙南星
湯顯祖
王錫爵
趙志皐
趙志皐
趙志皐
逯中立
李頤
于玉立
二一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王錫爵

再請召對疏　王錫爵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　沈一貫
勁王錫爵疏　高攀龍
請旨好獎忠疏　安希范
再救降調各官疏　趙志皋
請視朝疏　楊東明
請寬言路疏　馬經綸
弭變修省疏　趙志皋
乞振朝綱疏　趙志皋
請補本兵疏　趙志皋
再催補本兵疏　趙志皋
請儲邊材疏　趙志皋
陳議兵事疏　趙志皋
卷三十三 凡四十一疏
陳天下安危疏　呂坤
條陳海防疏　李頤
言倭患既平兵勿輕動奏　沈一貫
勁礦使陳增疏　鄒敬
修省弭災疏　馮琦
勁皆隆誣重臣疏　朱吾弼
陳礦稅六害疏　田大益
論孫朝魏允貞事奏　沈一貫
乞免發私宅擬票疏　沈鯉
請慎終保治疏　楊東明
請罷礦稅疏　沈鯉
請叩功罪以勵人心疏　楊東明
條陳河漕先務疏　李頤
勁內監路保大臣疏　湯兆京
卷三十四 凡四十疏
議開泇河疏　李化龍

選官備陳河工疏　李化龍
時政疏　沈鯉
請召還言事諸臣疏　婁士昌
乞休第二疏　葉向高
乞振朝綱疏　周起元
宮僚徑去揭　葉向高
請革解納白糧積弊疏　徐必達
乞裁諸邸求請疏　周起元
勁稅監高案疏　周起元
勁三宮疏　李朴
卷三十五 凡四十一疏 委昌
乞休第六十一疏　葉向高
勁罷礦官剝民疏　王紀
勁趙煥疏　熊廷弼
極陳時弊疏　熊廷弼
特請獨賑疏　熊廷弼
再請救害關防疏　熊廷弼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　熊廷弼
陳戰守大略疏　熊廷弼
請勒限發兵疏　熊廷弼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　熊廷弼
請救臺臣查勘逆事疏　王紀
卷三十六 天啓
金吾遠逮廢弁疏　畢自嚴
請移宮疏　左光斗
仁義兼盡疏　左光斗
敬剖和同之旨以銷結習疏　侯震暘
陳令客氏再入疏　侯震暘
門軍法紀全弛疏　侯震暘
禁廷人命疏　侯震暘

請發帑金疏
上復讎疏
新餉苦累難支疏
防緝都門劫盜疏
卷三十七 天啓
薊地善後機宜疏
地震陳言疏
地震頻仍疏
勦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請除奸璫疏
糾傅櫆疏
再勦盜織中涓李實疏
請興江南水利疏
請修省以弭災疏
水災請蠲賑疏
卷三十八 天啓
勦魏忠賢疏
極言捕務不修疏
請斥魏忠賢疏
極言濫舉縱貪疏
修政恤民疏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簡兵屯守疏
卷三十九 崇禎
請燬要典疏
辯楊維垣誣東林疏
蓄餉告匱疏
勦孫之獬請存要典疏
嚴行彰揅以息紛爭疏
疏抉吏治病源疏

朱燮元
王之棟
高　推
宋禎漢
朱燮元
畢自嚴
畢自嚴
楊　漣
蔡毅中
左光斗
周起元
周起元
周起元
周起元
魏大中
高　推
宋禎漢
宋禎漢
宋禎漢
范景文
朱燮元
倪元璐
倪元璐
畢自嚴
吳　煥
吳　煥
范景文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護主客兵餉疏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
請撫卹三秦疏
革大戶行召募疏
審黔善後事宜疏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
蠲錢糧疏
卷四十 崇禎
請勿用小人疏
遵旨具陳疏
三大可惜四大可疑疏
痛憤時艱疏
勦溫懷仁疏
勦溫體仁六大罪疏
詠令錢士升回籍疏
撫臧未可輕信疏
證論當存人才可惜疏
奸回誤國請正憲典疏
國勢阽危隱算未定疏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
勦馬士英疏
陳時政疏
陳五事疏

朱燮元
畢自嚴
劉宗周
吳　煥
范景文
朱燮元
朱燮元
畢自嚴
黃道周
黃道周
華允誠
劉宗周
劉宗周
傅朝佑
詹爾選
范景文
范景文
馬嘉植
馬嘉植
倪元璐
劉宗周
劉宗周
劉宗周

明臣奏議卷一

應求直言詔上書 洪武九年

秦伯巨

臣伏讀聖諭、因邇者五星聚度、日月相刑、詔臣民直言得失、海內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孤湯罪己之道也、凡有識知、莫不欲竭智盡忠、況臣愈蒙、久承養育以至今日者乎、臣竊惟漢、晉、唐、宋之世、凡有災異、必移於宮寺、或陵夷於女主、或潰敗於邊戎、上下偷安、苟延歲月、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神聖之資、堪除亂略、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至治、漢、晉、唐、宋之失、舉皆無有、然而日月星辰失序者、得毋陛下鑑觀前世、矯枉除弊、又有太過者耶、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據前世已行之得失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斯爲不善矣、是故日刑於月、猶之可也、日月相刑、是月敢抗日、臣敢抗君也、竊觀主上之有天下、城除羣雄、如刈草芥、包絡豪傑、如使臂指、今公卿大臣將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捧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有敢抗者乎、惟是都城過百雉、國之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制乎下、下不得以僭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

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慈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城郭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愚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北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或則特險爭衡、或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遽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耶、曾曰、列侯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定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倘有若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據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之子孫也、當時削其地、則遽搆兵而向曾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送相攻伐、以危王室、遂成劉、石、呂、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以爲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遽分諸國之地、密設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早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頗及諸王未就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倘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加之以刑耳、故其仁愛之篤、治於民之肌膚、渝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長守、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之、制不爲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刑制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制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務從深刻、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等、又删定衛律諸條、誠皆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嘗有戒飭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始有圜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龍賊不軌爲辱、今之

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詰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搜撫。務無遺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貴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意。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譬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幸。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貿之法乎。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雖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莫不苟且旦夕。以求自免。良以此也。漢賈誼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愁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額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亦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屬。巡行點視也。與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爭鬬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徵人四大王突貿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入於深山大谷。不可蹤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今又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宣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現在閘封祇候。此言驚動。不知所爲。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邊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梁者。或未數月。遽遷之入官。委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其人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屬。舉世不可曠得。以貿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今開國以來。還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人。臣恐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讓。尙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如此則是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則後教化大行。洪範言之。方在州縣下一文帖。里甲間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農桑言之。方在州縣下一文帖。里甲間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看之。乃至由令而改。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

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勉民以仁。興民以義。而後化無窮。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淸。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尙。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爲民師帥。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在州縣下一文帖。里甲間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次第。早澇豫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廬舍生員。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興之。廬舍生員。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興之。廬舍生員。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責學校。故頒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市鎭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與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爭鬬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敵人四大王突貿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入於深山大谷。不可蹤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附籍矣。今又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宣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現在閘封祇候。此言驚動。不知所爲。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邊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梁者。或未數月。遽遷之入官。委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其人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顏回、子奇之屬。舉世不可曠得。以貿誼之材識。文帝猶疑其年少不用。今開國以來。還舉秀士。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人。臣恐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臣愚以爲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讓。尙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如此則是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則後教化大行。洪範言之。方在州縣下一文帖。里甲間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蒔。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看之。乃至由令而改。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

語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竹肉。速速來。吾手射之。既至。輔臣乘帝喜。乃敢奏。命繫刑部獄。瘐死。

太平十二策 洪武十三年　　桂彥良

臣惟太平之策。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思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効勞。庶事自理。若身兼庶務。不早綢繆。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爲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今於秀才等悉已舉而用之矣。若乖伍、論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衆。學識超衆者。則舉處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庶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朝混一中外。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蒙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諮人陳奏。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舉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疏入。帝喜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儲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儲矣。

大庖西室封事 洪武二十一年　　解　紹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君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書人有謂魏徵於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親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是垂範臣主。同休後至。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終非其終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最、夔、比、屓。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聰明天賦。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其所謂取天下於馬上。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除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陛兆不萌矣。既已遠過於漢、宋。又何讓遜於唐、虞。惟願陛下篤悃信之本。加慎獨之功。雖處深宮之內。一如郊祀之時。惟所以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蓋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畏。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誓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不去。可驟用以啓其僥幸之心。當月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慎邊防。夫禦外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貢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懷夷朝貢。間有未順者。修文德以來之。道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何勞勤兵於遠哉。元季道梁。倘炤聖旒。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疆埸一舉而蕩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才俊。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賭、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古云。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悉已舉而用之矣。若乖伍、論戍、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衆。學識超衆者。則舉處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效忠竭力。庶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聖朝混一中外。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蒙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諮人陳奏。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舉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疏入。帝喜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儲者泥古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儲矣。

大庖西室封事 洪武二十一年　　解　紹

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君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書人有謂魏徵於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親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是垂範臣主。同休後至。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終非其終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最、夔、比、屓。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聰明天賦。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勳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其所謂取天下於馬上。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除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陛兆不萌矣。既已遠過於漢、宋。又何讓遜於唐、虞。惟願陛下篤悃信之本。加慎獨之功。雖處深宮之內。一如郊祀之時。惟所以愛臣之心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於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蓋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畏。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誓教臣云。世不絕賢。豈但兆之人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誓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不去。可驟用以啓其僥幸之心。當月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十曰慎邊防。夫禦外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貢小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

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陛下天性素嚴，或蓋於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俎，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於誕妄，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瑣猥細儒，學孤識陋，蝟集一時，冤固寒士，抄繳穢雜，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奧，下及閩、閩、濂、洛之傳，根究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缺，而禮記出於漢儒，踳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善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厥緒，皆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泰、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傅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自閨門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有祀，既祀於所產之地，又祀於所過之津，何其奉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現，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背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盜於宴安，墮名城，錯鋒鏑，禁兵譚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潰，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鬬，武備墮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舉田舊業，貢士有差，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不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為害者，妻子未必蒙棄，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和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歇，況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伺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鞏固曲拳於進退，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酌輕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盤蝎惡狀，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舍，惟陛下幸垂鑒焉。

疏入，帝稱其才。

言九事疏（洪武二十四年）

馮堅

臣竊上言九事：一曰發聖躬。王者綜理萬幾，固當宵衣旰食，然陛下奉秋高來見日而朝百官，日晏猶未坐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善取，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惟堪擯悼之龍，非順時調護之道也。臣願清心省事，不預細務，以為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非左右輔弼之臣堅上言，不可不慎。臣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為王官，使得正色直言，以時匡救。三曰擾要荒。先王立綱陳紀，惟服遠人，然後中國奠安，得施政教。今天下一家，四海一人，而邊鄙無備，可乎？臣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

不虞。四曰勵有司。方面諸臣。所以表率守令。臣願得廉正有守之士。旌別所屬賢、不肖。具實以聞。而黜陟之。則人皆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生而功業顯當時。逝而聲華著後世。載在祀典。所以崇德報功。臣願敕有司采歷代忠烈事蹟。追加封謚。俾來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官寺。寺人之設。備使令。給灑掃而已。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途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臣願裁去冗員。實可杜巽日威福陵替之漸。七曰易邊將。將者。國之爪牙。第假以兵柄。久在邊圄。多致放縱淫佚。不可羈馭。臣請凡將帥詿諸圜外。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舫吏治。先王以知人安民爲急。知人所以安民也。今有司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僥倖所媢。能自立者鮮矣。爲善於下而上不加察。非激勸之善術也。臣願廣布耳目。訪廉斥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立法防奸。有國所務。陛下留勤合。凡有徵發。必驗之使信。然後得行。可謂得革弊之本矣。近朙諸司惟以帖委。若吏胥。臣願增設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既訖。繳報。如此則所司必不輕發以病民。而胥吏亦不致騷擾矣。

疏入。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

明臣奏議卷二

諸豫備倉儲疏　永樂元年

楊　溥

臣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豫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豫備之政。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有豫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於近倉之處。食點大戶看守。以備完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併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具文。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即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殺牸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士豪大戶侵盜私用。御妄揑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盜立簿籍。賦臨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士豪大戶侵占。以爲私己池塘養魚及堙塞爲私田耕種者。此弊南方爲甚。雖閒閒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淹沒田禾。又開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繫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年豐熟舉行。其現今豐熟去處。遵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

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於農閒時月修理。穀有虧欠者。除救前外。救後侵欺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攙搪。若有侵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準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卻將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卽令退還。犯在赦前。亦免其罪。不退還者。亦準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開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令府、州、縣官於現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卻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粟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庶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屬州、縣。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迹。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蔽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參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誠宗惟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疏入。帝從之。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　永樂十九年

鄒　緝

臣惟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完官錢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織布。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貨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貨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毒求。初無限益。有司承奉。惟恐不及。卽有廉强自守。不事于媚者。輒卑譖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貢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糜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效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騶傲橫恣。閒遊往來。此皆奸詭之人。憑藉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效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織錢。遣內官買馬外番。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焉。至雖多類皆微下。貧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概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邊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覬覦。非眞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患。至宮觀寺觀。古人

有言。詮祀無愆。況非無益以害有益。蠲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意。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本末緩者。所以朝舉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盜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也。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於所忽。倘何容一息之或怠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此也。仲應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之學。豈效訓章摘句也哉。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於萬幾之餘。進一二儒臣。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難。俾涵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遵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恐犯天威。是以思之再思。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願成湯之不吝。敷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太平之基。將興。天下其悠久矣。臣愚忱懇悃。罪當萬死。伏望陛下矜其愚衷。寬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不勝幸甚。

李時勉

上仁宗姜疏洪熙元年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必上有仁聖之君。斯下尤有忠直之臣。伏思三代以上。莫盛於太宗。而魏徵猶以十漸不終爲戒。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賢常恐不及。憂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圜。是有納言之君。又遇可言之時。愚臣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欲。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羣臣鼓舞於朝。萬物條暢於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亡何即位未幾。土木遽興。鑾茅茨土階。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漢文帝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其計官吏俸祿。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何以露爲。以文帝之富。貴朽粟陳。於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何不惜百金之費。而欲拋成功而更新乎。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獄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薊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可無寖淩。太宗文皇帝既任其勞於先。陛下當守其成於後。雖當改者猶且不忍。於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速更。於三月。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正宜與之休息。今又重勞民力。開內官。備木。疾如風火。郡縣破其折私俵。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舊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其計官吏俸祿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何

新、燒炭、雜役勞午、兵力皆得不疲、農業皆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邊下田可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校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遴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磨勘廩餼、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勃以記、及鄧通、張蟜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俾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興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其識論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識論通達之際、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蓋元綱日頹、宋及皋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皆宋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廡庭、列

元儒吳澄從祀議正統八年

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子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說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再務聖賢之學、致說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漳、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鄧、張載之書、有易纂言、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俾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興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其識論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識論通達之際、當時已列從祀者、蓋元綱日頹、宋及皋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皆宋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廡庭、列

無職、應積威然而天下大治矣、

疏入、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

邊方非宜疏正統六年　劉球

臣聞古聖王之馭四夷、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爲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慕欲恢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三朝、時召大臣於便殿、裁決庶政、權總攬於上、是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故事、使權歸於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節赐之死、今用大臣、來皆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之、然未旋時、又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論、小犯則詰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爲計、勿輒拘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清愼習禮之臣、然後可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兩漢、所、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廉幹之臣、分道使巡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通法司所上獄、多奉敕增減輕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爲輕重、民用多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連坐、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之、春秋譏錄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衛拉特終爲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適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猝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過、如周、漢之於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擢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益調官軍、分屯金、陵諸要害、結木邦諸酋、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溶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疏入、帝命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命、不用臣言、

駈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道人來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赦罪慎任發首來歸仍敕思機發盡削四境之地分於各鄰新附之彝則一方可寧矣遞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爲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伍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應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矣

勦朱勇等疏正統十年

葉盛

臣聞失律喪師難逭滔天之罪陷君辱國當加赤族之刑憲典甚明人心共憤竊照總兵官太保成國公朱勇鎮遠侯顧興祖都督僉事武伯沈榮等供以庸闒幸際明時平居不襲不仁惟務剝削軍士臨事無謀無勇遂致玷辱朝廷通者頗森侵犯邊境至尊爲奸臣之所惑掇甲胄以親征朱勇等職典軍機手握兵符自合運籌畫策奮勇先於邊境庶幾少竭涓埃之報以酬天地之恩奈何各官棄甲曳兵累挫威於小寇望風承旨尚受制於奸臣凡事依阿專守諮諏之故態六師潰亂全無紀律之可觀遂使暴庭詫僥倖之功鑒輿成孤注之失臣民盡粉師旅創殘臣竊惟朱勇等總兵戎既無決勝之功臨敵難又無致死之節含垢忍恥尚甘食息以偷生遁跡潛形不詣闕廷而待罪古今大惡何以加焉人臣不忠莫甚於此食其肉不足以慰四海匪民之心磔其屍不足以舒三陵祖宗之憤夫交趾外邦小國非有萬乘之尊天下之大也當時征伐失利之臣先皇帝或誅其身或籍其家或削其爵況以朱勇等罪惡深重如此者哉伏望陛下恪遵祖訓大正邦刑梟朱勇等首之極典倉沒其家仍乞以臣所言奸臣王振誤國之由朱勇等敗事之實論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成安內攘外之績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聖駕之旋軫可期邊服之敉寧可致矣

建言疏正統元年

劉定之

臣惟昔者晉懷、愍、皆因邊塞外破、潘鎮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昏、宋、遺禍亂乘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於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直抵都城、以我將卒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陣法、互相倚特、選爲救護、至鐵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軍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擊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灑、便捷優於火槍也、紫荊、居庸、二關、名雖關塞、皆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陸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水則濶泉令深、名曰水柵、或多植檢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皆古所皆爲、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驛人、招聲啓戎、誠此之故、今宜擇內監忠愼、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於上皇朝

覆楊寧陳邊計疏議景泰元年

于謙

臣等查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緊關城池、去年敵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邊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誠恐各官邊延、有妨邊備、已經節次議擬奏准、令都督僉事黃斌、提督前項衙所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效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黃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鵝鴉、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敵境、內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

登、等處城內嚴固、則脫裏衙所、自然無處、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修飭、整設屯營、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請降敕書、并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衙所官軍男婦人等、俱要點伊鈴束、督發原處、以實空虛之城、並將萬全都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赐鵐、龍門等城、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又經逐一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寧奏要將獨石、龍門等處、候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竊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隘敵境緊要去處、外禦邊境之籓籬、內為京師之屏蔽、去年敵人糾衆入犯、守臣虛恐勢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額森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潛補敝、修設故疆、以為久遠之計、以圖復隳之舉、況前項城堡、已命張斌提督、並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日正在營盾之際、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復緣由、豈可自餒自誣、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我失一寸、則彼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蹙土地、棄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戰守、今許貢又奏和議之說、臣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彼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辱、望風遁去、朝廷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敕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應敵、敵騎已至於關口、纔道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蠻與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背約又復入犯、今若以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中國與彼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去年秋冬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鐘、指揮岳謙等齎執金緞、往使賄賂、緩入於穹廬、敵騎已至於關口、纔道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蠻與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背約又復入犯、今若以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則不得不降尊號、其為舍垢忍恥、屈己從和、固無所不至、率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按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邊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祐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入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意、宗澤渭之役、奚丹之衆、累被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尚議輸銀、絹、三十萬兩疋、造及季世、徽、欽、北狩、中興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不降尊號、其為舍垢忍恥、屈己從和、固無所不至、率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按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邊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祐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入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意、宗澤渭之役、奚丹之衆、累被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尚議輸銀、絹、三十萬兩疋、造及季世、徽、欽、北狩、中興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

權備防護有法、不許各持己見、意忽因循、自誤其志、嚴飭兵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緩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萬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兵官撫寧伯朱謀、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譚興、東路、已有參將都督方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勾固守、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假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數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竊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循北虜戎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復體勘明白、方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降調、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荊等關、及大同、宣府、宣府、官軍俱係殺敗敵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決勝敗敵為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為勳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為陞賞榮軍、則人皆顧縱首級、未免為敵所制、今雖有安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縱無指實、無憑查考、合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敵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

審察敵情疏　嘉靖元年

于謙

臣竊詳北敵額森、既侵邊境、復犯京畿、拘留上皇、震驚陵廟、其為仇恨、肝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鐘、指揮岳謙等、齎執金緞、往使賄賂、緩入於穹廬、敵騎已至於關口、纔道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蠻與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背約又復入犯、今若以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則不得不降尊號、其為舍垢忍恥、屈己從和、固無所不至、率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按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邊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當盡死效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祐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入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意、宗澤渭之役、奚丹之衆、累被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尚議輸銀、絹、三十萬兩疋、造及季世、徽、欽、北狩、中興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

臣竊惟邇者衛拉特額森僭偽土木之戰、聽氣益猖、自以其銳爲不可當、逼脅其主托克托布哈擁我太上皇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金關、一從雁峪山、排闥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持重發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額森不約請和、無故自屈、勤悃懇切、至於再三、請奉我上皇還宮、皇上待以不敗、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莫大之幸也、然臣間劣、竊以爲額森奸險狡譎、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說焉、其一曰怯、其一曰示怯、北間額森之來、奸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國一遇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大物可唾手得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也、孤軍深入、且疑且懼、故倘陽回善意、送駕回京、多索犒賞、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不然、額森之計、必以我爲怯、而不我旗、假託結好之名、潛蓄挑梁之志、緩我戰守之具、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通州而南、擾絕水陸、此則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計、怯固可擊、示怯必擊、便宜怯而縱其歸、苟安則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今順天等八府、實爲京畿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極、加以去年戎馬抵關、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禾麥不長、臣近奉敕於河南等處公幹、往還之際、經過霸州等州、永清等縣、備見所在人民、逃亡者衆、道傍屋廬、十空八九、桑、棗多被斫伐、牛、羊、孳畜見存無幾、間見居民扶老攜幼、或扒蝨以爲食、或拾草以爲糧、艱難百狀、不忍言及、況且各府差役、較他處爲尤甚、有赴上司築城挑壕者、有當衝要水馬驛站者、有朋合柴薪等項夫役者、有沿途協送官船者、牽運官馬者、煎運官物者、夫斯民艱難若此、衣食尚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倘何顧戀而不逃乎、比者、雖宣恤之恩詔累頒、然重困之民、猝難遽息、雖有撫民鎮守等官、職專按撫、未見實效、又聞臨清以南入府及山東等處流民大車小輛、拖使沙漠廂滿、匹馬不返、誠足爲寒心駭目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豈不勝犬馬拳拳爲國竭忠激切之至、

疏入、帝不納、

實功罰罪疏 景泰元年

臣竊惟衛拉特侵軼、京師戒嚴、神武奮揚、尋見奔遁、皇上念機會之不可失、救命將吏、乘其困而擊之、廟算不遺、成功可必、奏臣愚昧、竊念實功罰罪、洽天下之要務、況今日陳師鞠旅之時、尤爲切要者乎、賞不徒賞、有功者賞必厚、罰不徒罰、有罪者罰必嚴、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所係、賞罰明、信將見人人用命、力於事功、何難不可復、恥不可雪哉、頃因德勝等門、殺敵有功、并陣亡官軍、有司未暇收勘、皇上趣其舉行賞罰之典、且戒以勿遲、指揮魏真臨陣逃回、法司以其罪請皇上、則殺之不若、臣切居侍從、躬奉繪言、知皇上信賞必罰之意、即造化春生秋殺之心、其大有爲之君也、臣竊詳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都督僉事楊俊、俱以軍功、近蒙超擢、然其間如都督孫鏜、毛福壽、都御史羅通等、或運籌畫策、或勇冠三軍、安民安邊、俱仍照舊、仍查各府豫備倉糧、有無多寡數目、設法賑濟、及給與牛種、使得撫安生理、則京畿

明臣奏議卷三

于謙

請釋恩克特穆爾邊北疏 景泰二年

臣竊惟中國之馭外夷。固當祛之以兵威。尤當攄之以恩信。所以折其頑面結其心也。今額森卻來遣人朝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恩克特穆爾既不騎坐勒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城官軍。就將本人拴繫。只貪一時之邀功。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聽信起解。今訪得恩克特穆爾現行監固。縱以爲此特一俘囚。殺之不足爲武。而或有以起釁。舍之不爲怯。而或有釐于事。如蒙聖恩。乞收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敕令該府差人連恩克特穆爾解來本部。奏送法司問罪。及令該營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擔承本部

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黨風瓦解。前日之罪轍未久。而衛穎等又復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爲衛穎等貪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貴從寬。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穎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寬宥。而此等姐倘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穎、范廣、陶瑾、張浚、郭英、拘囚錦衣衛。聽候勘問。其餘人知懼。恩義並行。而戎政修舉矣。爲此具題。

疏入。得旨。衛穎等饒他罪。今後著改過自新。再有犯。必不赦。

勦宮聚等疏　葉盛　卷二年

臣照得宮聚等。俱係朝廷將臣。受邊方委託。辜恩負國。罪惡貫盈。或畏縮退法。而失誤軍機。或貪淫酷暴。而累干邦憲。原情論罪。死有餘辜。數內宮聚害軍殃民。宿師玩寇。括索金、銀、器皿。動以百千。失陷軍民人口。不下萬數。激變蠻夷。而貴州幾至于失守。拘收婦女。而士官亦被其征求。結怨西南。流毒未已。我皇上明斷。雖曲宥衛罪。仍降職。令其立功。王喜雖降。所鎮撫倘令囚繫。其宮聚。刑部追贓完結。明正典刑。此誠至明大斷。正法度以懲遊惰。訓示操縱。以收驥人心。端在是矣。今石亨等乞量復職。褒惑天聽。臣竊詳貪淫酷暴。罪猶止於一身。激變失機。禍將見於天下。將臣之罪。至此已極。此而可容。倘何可罪。使宮聚果稱驍勇。倘無可用之地。況其無謀無勇。人所共知。王驥累次奏捷。昭然具在。再照國家多事。固急於用人。恩威所臨。尤嚴於賞罰。威不可以徒行。必威行於一人。而千萬人懼。恩不可以濫加。必恩加於一人。而千萬人悅。賞罰既明。則人心無不服。人無不服。則號令必行。事功易立。戎醜不足平。而治平之期。可立致矣。伏望皇上始終此明。始終此斷。將宮聚等。各照先次該衙門奏奉欽依發落。庶下有合乎公論。上無累於聖明。及照石亨楊洪等。素擁重名。明膺大寄。未聞有保民衛國之奇計。而乃有濟邪舉濁之私心。歸怨於人。歛恩於己。數內張軏。先與宮聚同事。竟亦均無成功。副使李容等。累次上言。臣等各衙門亦嘗劾奏。望恩覃大。尙緩刑誅。今又同流合污。以類相聚。軏敢朦朧會奏。顯有朋比重情。律以主公。俱合拏問。

疏入。帝不納。

勦寇安邊疏　葉盛　卷二年

臣竊惟衛拉特、陽託和好之名。陰蓄覬覦之志。是和好之說。必不可恃。而覬覦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其知。不待智者。況今月遣使之誦甫定。救寧之效未臻。苗蠻煽陷於西南。猺獞弄兵於兩廣。凡百設施有爲。惟恐緩不及事。若猶因循苟且。則事尙未可知。然今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爲急也。禦寇、安邊之爲急。固未易爲。而爲之之要。在求言以行之耳。欽惟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祖。一志求言。所以廣聰明。通下情。而防壅蔽也。然言之難。聽之亦難。言之不聽。則言者不樂。言者不樂。則言路壅。言路壅。則下情不通。下情不通。則上德不宣。上德不宣。則治化不興。治化不興。則人心不固。人心不固。則邊境不寧。此理之必然。而勢之必至。故曰。聽言不遠。必有近憂。此之謂也。

勦寇安邊疏　葉盛　卷二年

臣竊惟衛拉特、陽託和好之名。陰蓄覬覦之志。是和好之說。必不可恃。而覬覦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其知。不待智者。況今月遣使之誦甫定。救寧之效未臻。苗蠻煽陷於西南。猺獞弄兵於兩廣。凡百設施有爲。惟恐緩不及事。若猶因循苟且。則事尙未可知。然今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爲急也。禦寇、安邊之爲急。固未易爲。而爲之之要。在求言以行之耳。欽惟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祖。一志求言。所以廣聰明。通下情。而防壅蔽也。然言之難。聽之亦難。言之不聽。則言者不樂。言者不樂。則言路壅。言路壅。則下情不通。下情不通。則上德不宣。上德不宣。則治化不興。治化不興。則人心不固。人心不固。則邊境不寧。此理之必然。而勢之必至。故曰。聽言不遠。必有近憂。此之謂也。邊境之禍也。

疏入。帝從之。

勦陳循疏　葉盛　卷二年

臣聞罪莫大於欺罔。而大臣欺罔者。罪不容誅。法莫嚴於怙終。而小人怙終者。法難輕貸。伏章具在。重典必加。竊照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一介書生。叨居清要。向書學士。官品極矣。最爲深重。豐餘法酒。日給太官。製帶襲衣。益出內帑。五朝作養。百辟具瞻。恩封土及其祖宗。葬祭下臨於穸室。循臣遭際之幸。又孰有過於斯。乃陳循妄意要君。甘心負國。覩顧厚親。全無補報之心。恃寵矜恩。大肆兇強之志。豪橫鄉曲。卽併吞其壤山。暴虐貧寒。敢強占其田地。李過乃奔競小輩。以伊女之夫。而代爲訴冤。李武本激變元兇。以伊壻之兄。而曲爲營救。傅致平人。於土豪事例。恣逞己威。搆捏鄉民。以人命重情。熒惑上聽。周鑑執法不屈。反罹織以爲奸。王豪勘事不阿。又支吾以文過。情詞虛妄。欺罔之罪莫逃。盧潛再三。怙終之惡已著。雖皇上寬仁大度。曲加保全。奈陳循稔惡不悛。愈無忌憚。跡雖護視風憲。實則愚弄朝廷。臣竊詳方今多事之秋。而陳循謬當內和之首。救時急務。曾一事之不聞。利己巧言。乃連章而不已。謂士大夫之清議不足恤。是致九重煩瀆。萬口沸騰。蓋孔子之不信宰予。知言行之莫掩。呂海之必彈安石。識奸詐之難容。伏

望皇上處以至公，斯以大義，明彰祖訓，大正邦刑，將陳術等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人臣欺罔怙終之戒。

疏入，帝不納。

陳災異疏　葉盛　卷三年

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累頒聖諭，有云：乘降災異，乃上天愛人之心，今後過有此等，許諸人直言，又云：今後君臣皆宜正心修德，以回天意，臣明君近侍，躬奉德音，有以知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惓惓求言，望治之盛心矣，然尚不能弭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歟？爲臣者負陛下也，陛下何負於人哉？近日以來，災異疊見，後君臣皆宜正心修德，以回天意，臣明君近侍，躬奉德音，有以知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惓惓求言，望治之盛心矣，然尚不能弭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歟？爲臣者負陛下也，陛下何負於人哉？近日以來，災異疊見，乃上天愛人之心，今後過有此等，許諸人直言，又云：今

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當額。都
參議。並二面爲四。僉事益三面爲七。此外
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
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卽並之方
面御史也。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足。爲巡撫鎮守。則
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遍
係尤重。妙使初任之員。漫然審試。其餘百
轉太驟。當以六年爲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巡按所
執事。皆當愼擇而久任之也。
疏上。帝從之。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嘉靖五年

孫原貞

臣竊見近者各處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
役。致妨耕作。宜簡其精銳實伍。餘悉歸之農田。荀增萬人屯。卽
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
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耗
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賦斂實倍。欲民無
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
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爲出。汰冗食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
額糈。簡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此輩悉補徙南陽、唐、鄧、襄、樊
間。纂聚謀生。安保其不爲盜。宜及今年豐。
倉使數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可無
他月患矣。

勸內官弓勝疏　嘉靖五年

葉盛

臣竊惟今日各邊各關軍中。奸弊尙多。而
莫大於管事官員私占官軍。廣種莊田一事。卽如口外八城堡。
未瘥、官軍上下。衣食不給。若使管事官員、稍能撫恤。令其休息。
收放屯種之時。各自經營生理。養活家口。
武官員。專一役占官軍。廣種莊田。多至千
餘。少亦百數。守城臺者。不及看莊出餉者之多。執犂鋤者。不比
操弓矢者之少。附近肥饒地土。盡屬官
豪。駕遠沙磧山岡。纔及軍士。軍士不惟無力可種。亦無暇得以
自種。卽年豐歲稔。而窮軍下人。未免有嗟
飢號寒者。大官巨室。千倉百廩。由是而應召納粟。則關給官銀。
糶與糴商。則多沾重利。無非供芭苴賄賂
之用。益子女玉帛之娛。不顧剝削軍士之脂膏。耗損下人之氣
力。以此銳氣日減。怨氣日增。一遇緊關。人
心渙散。禍胎病源。已非朝夕矣。臣前年初到口外之時。爲見此
弊。嘗將各官審田莊。踏勘查出。派與領
養官牛軍士。又得都御史李秉建言。申明整飭屯種。卽今又蒙
會議。於各處拒敵墩堡。每處量撥官牛三
具。就撥近堡田畝。令守堡官軍。且耕且守。以固邊備。今弓勝受
朝廷之厚恩。當邊方之重寄。不圖報國。惟
務身謀。敢弄貪縱機關。甘蹈前人覆轍。營幹私事。役占軍人。不
知旗軍樊名、韓得幸等。俱是食糧官軍。近
來犯邊。乃朝廷養軍之心。弓勝不知。今日
在獨石居住。卻乃遠往雲州。設立莊田。則
獨石莊田。不言可見。玩法欺公。全無忌憚。成法具在。重典難逃。

再照樊名、韓得幸等。親管頭目。不能鈐束。以致各軍投託營莊種田。
事。將弓勝拏問明白。治以重罪。警戒將來。
疏入。帝宥勝不問。調之他鎮。

論時政疏　嘉靖五年

鍾同

近得間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
恬不介意。背棄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擯
憲戒懼。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賺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
中興。勵精爲治。忠直命六師禦敵於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威服四裔。坐致太平。奈何
邊氛未息。瘡痍未復。而修心遐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菑屨。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
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猷以正紀綱。去浮費。寬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卽改。庶幾天意可回。
國勢可振矣。
疏入。帝不納。

兩廣軍事疏　天順四年

葉盛

臣竊惟兩廣賊情。廣東以海賊爲甚。廣西以猺、獞、土賊爲甚。而近年
互相倣傚。肆無忌憚。越過廣東。糾合山猺爲惡。海賊則無如嚴啓盛。土賊則無如呂超。幸賴天威遠被。自
前年殺獲嚴啓盛以來。四遠商民。通番小人。皆知鑒戒。海中強寇。幾至絕跡。今年廣西殺獲呂超。而土官
衙門。頓然悚懼。猺獞小寇。亦皆膽寒。軍民人等。無不稱快。兩廣之人心已定。一方之境土漸寧。此雖將士
微勞。皆賴皇上聖德神武所致。但各處賊徒。皆因地方官員。或因賄賂。或因怠忽。養成禍患。日漸月深。節
視欽降禁約。交通外夷。貿易番貨。并禁棲受土官及猺、獞人等發物。聖旨榜文。誠爲明見萬里。大哉皇言。
遠徼邊人。不勝感幸。臣竊聞法立貴乎能守。居安不可忘危。寇擾雖曰莫除。豈敢因而怠忽。況近歲之民。
十分艱難。未得甦息。讒詐城恬。弭萃難保。嘗嚴防範。除再通行申明欽遵節次聖旨榜文外。并將呂超罪
惡。備榜曉諭各土官衙門各山猺、獞、夷民及軍衞有司等官。愈加遵守朝廷法度。改過革非。慎固封守。以
爲共享太平之福。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四

扶植綱常疏 成化二年

臣聞近者李賢遭喪。朝廷拔楊溥故事。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知禮義不顧流俗。陳正論以扶綱常者。是用緘默。因循至今。今臣若又欲言而不敢言。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期臣之本心。亦非忠臣報陛下之夙願也。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惻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垂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不可以爲人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若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君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者禮歟。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假與先王制禮之意、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陛下將以故事起復之歟。則爲若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喜以故事起復宰輔。夔、卨之詞曰。不敢違故事。以違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喜以故事起復劉琪。夔、琪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雖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册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襲史當之援例起復爲丞相、王徹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以宋爲監。使賢盡孝於君、親。爲當代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當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慝。而起復之歟。則仁宗之時。契丹猖獗。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琪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隨以員。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諛。則臣隨以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識風俗之盛衰。齊邊防之緩急。合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合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己之言。則察而逐之。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嘉策嘉謀。隨陳隨納。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遠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夫賢之起復。猶諺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捐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擯禮守經之士。寥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斷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屬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深也。何未見其有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缺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不過阿媚權勢。隳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說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於途奸計。略爲虛辭。一不俞允。歎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琪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於夫。初無貶損。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

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在己者、未有能此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在人而先在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背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蔡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臺臣不以爲非。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臺臣復何懼。臺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臺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晏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利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利在得官。則匿服以應舉。利在邊官。則匿服以候遷。利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知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背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規。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敝。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耳。夫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許令李賢依宮鈞故事守制。依劉琪故事終喪。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悅有行事。不必隔期關撥。其山海至旭門關中。如喜峯、古北、居庸、白羊、紫荊、倒馬、關口。雖有官軍守備。然各關地方散闊。多有山坡小徑。可通人馬。如往年邊警。倘曾經由正關。率皆越山而來。後雖差官修理。誠恐歲月經久。或被雨水衝塌。或因樵採開通。徒守正關。敵至奚禦。乞差能幹大臣一員。前去督同各關守備官員。帶領軍夫。逐一挨踏。何者小坡平漫。可通上下。即令刓削峻壁。使敵人不能攀援。何者踐徑。可通往來。即令營築堅固。使人馬不能衝突。此則邊關謹嚴。內地人心不致驚疑。一次完濫。臣見吏員考滿。冠帶聽選。有經十二三年。未得除授者。中間多有衣食不給。借貸於人。將來授之以官。委之以事。何以責其廉介。弗至侵漁於下哉。又況累積愈多。聽選愈久。數年之後。究濫之弊。有不可言。當道處其究濫也。於是多方裁損。授職之後。什未幾時。有以能軟而去者。有以老病而去者。況及他途。概加屏黜。彼貪酷不才。壅跡期著者。固無足怪矣。若乃中人以下之賢。民情必久而始諳。政務必久而始熟。雖欲假以歲月。勉圖後功。不可得矣。夫欲流之清。必先澄其源。處官之多。而不慎選於出身之際。徒盡損於任事之後。非良法也。乞敕該部。今後吏員考滿。仍照宣德、正統年間事例而行。則賢否不混。而究濫可革。一廣蓄積。臣竊照各處豫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飢民。每歲官司取撥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戶開報。其餘窮、險、疾、無所依倚者。實飢民一概不報。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臣愚宋時朱子社倉之法。豐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分。凶年無息。止收其本。數年之後。息米不可勝計。此誠良法也。今後各處豫備倉。飢民關過米穀。不拘豐、中、年。歲通取息一分。有係鰥、寡、孤、疾、戶內別無人丁。無所依倚之人。俱照數關給。不必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後。或有餘剩。自作正數入倉。如此非惟飢民得濟。而數年之後。倉廩亦漸充實矣。訪得各處提調正官。不行親閱。旋轉委付。致使看倉大戶人等。多生奸弊。放支之際。或插和糠秕、沙土等項。每米穀一石。止得五斗六斗者有之。及還官之時。或刁蹬留難。多收斛面。或高估價值。折收銀物。名雖無

政務疏成化三年

臣切居內閣。慚無補報。偶有所見。不敢緘默。謹進時政。上塵睿覽。一、勤聖政。臣惟古人君。總攬萬幾。未嘗不以勤爲本。如堯、舜、兢業於一日之間。大禹克勤於寸陰之下。成湯坐以待旦。文王不遑暇食。而周書無逸一篇。諄諄以逸爲戒。矧當災異屢見。邊方弗靖之日。可頃刻而忘於勤哉。所謂勤者。非必下侵庶職。惟在戒逸欲以率人。法乾健以御下。如各司章奏。事無鉅細。悉經御覽。因已勤矣。然而章奏之外。豈無所當究其心者乎。何者爲足國裕民之道。何者爲安邊禦敵之術。何者爲才賢。當任之而不疑。何者爲奸貪。當去之而不吝。伏望皇上日以數事。詢於大臣。謀及庶官。或使口陳其說。或令疏陳其事。乞賜裁度。見諸施行。如此則臣下有所觀感。樂於趨事矣。一、納諫言。臣惟自古帝王。未嘗不以求言爲務。堯、舜、詢於芻蕘。禹聞善言則拜。湯從諫弗咈。數聖人者。其德無以加。其治無可議。而猶汲汲求言納諫者。誠慮夫處崇高之位。逸欲易生。非有忠言。莫聞其過。此其德所以愈盛。而治所以不可及也。下逮漢、唐、宋之君。未始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失。若唐之太宗。慚德雖多。惟納諫一事。高出近古。用能彌縫缺失。易亂爲治。史册書之。以爲美談。惜聽受之際。誠僞相半。至其晚年。漸不克終。是以不能無愧於帝王耳。皇上嗣位以來。詔旨丁

息。其實加倍。今後乞令巡按、分巡、等官、嚴督府、州、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前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矣。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造化、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前代封號、唐稱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至聖二字、本中庸、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爲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於道字、或有所遺。於中庸所稱、猶有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非封號未盡於上律下襲、故難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益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成休無窮矣。

疏入、帝詔以田歸民而貴詔方命、下詔獄。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成化九年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纂環、并臣鐩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溯遷、固、質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蘧在宋時、神宗、現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嘆有如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恆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日與心謀、趙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於今。臣恭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敬於上、羣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待於私慮過計者、然而中者、災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咎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和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智、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恐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蓋光、庶可謂之智而明察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泥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

彭韶　謝鐸

項、一年常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願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前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矣。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造化、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前代封號、唐稱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至聖二字、本中庸、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爲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於道字、或有所遺。於中庸所稱、猶有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非封號未盡於上律下襲、故難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益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成休無窮矣。

疏入、帝詔以田歸民而貴詔方命、下詔獄。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成化九年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纂環、并臣鐩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溯遷、固、質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蘧在宋時、神宗、現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嘆有如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恆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日與心謀、趙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於今。臣恭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敬於上、羣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待於私慮過計者、然而中者、災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咎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和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智、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恐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蓋光、庶可謂之智而明察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泥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

能、一年常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願縣正官、放收之際、務在親行提調、痛革前弊、庶幾官無虛費、民得實用矣。一、崇聖道。臣惟孔子道高德厚、功參造化、故中庸稱其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臣謹按前代封號、唐稱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亦云至矣。至聖二字、本中庸、惟天下至聖、言其德之盛也。大成二字、本孟子作樂者、合衆音之小成、而爲大成、言其德之全也。但於道字、或有所遺。於中庸所稱、猶有未盡。故元時加封詔云、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豈非封號未盡於上律下襲、故難難念其子孫衣食所託、益加寬恤、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世臣亦成休無窮矣。

疏入、帝詔以田歸民而貴詔方命、下詔獄。

校勘資治通鑑綱目疏　成化九年

臣謹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令修撰、纂環、并臣鐩等校勘訛誤、將翻刻以供睿覽。臣退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溯遷、固、質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蘧在宋時、神宗、現宗二君、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而見之政治之間、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嘆有如陛下今日之舉者。是蓋不特是書千載一時之幸、實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民之幸。臣等豈勝欣慶踴躍之至。臣待罪翰林、今八年矣。恆竊愧懼、思欲仰酬聖恩於萬一、而庸鈍淺暗、不識治道之宜。凡臣所未能言、與所欲言而未能者、大臣能言之、諫官能言之、百司庶職能言之。是以日與心謀、趙趄前卻、不敢無因冒越、以至於今。臣恭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如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以陛下端拱持敬於上、羣臣奔走仰成於下、宜若無待於私慮過計者、然而中者、災之漸、望者、弦之漸、夏者、秋之漸、故昔者聖人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无咎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大有、如一日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和與講學圖治、以保此泰、豐、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間哉。孔子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智。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其爲君子而不能用、知其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智、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恐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載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之間、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蓋光、庶可謂之智而明察之智。非智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庶可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泥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庶可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智也。明皇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

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知於悲鼯之證。而不能改。是數君者。非治亂安危之和去何如哉。臣愚竊視今日天下之治。上安下泰。文恬武嬉。積習因仍。徇名廢實。天下之事。恒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若。飭官司也。而污墨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疲弊益以極。誠省有制。而舉作每掖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益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益衆。賞竭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讎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臣愚誠不足以知之。夫以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豈不知講舉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馳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懈乎己。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弛乎己。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所謂智。必力行此心之所謂仁。必奮發此心之所謂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深。任之必篤。以爲左右啓沃之助。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嘗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覆內省。長慮卻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習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而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無失。不異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如此者所藏。徇何足道哉。臣狂瞽迷謬。凡此皆儻生之常談。世之雄傑才辯者。未必不以爲迂腐而不可用。然臣力求往古。反復究思。要之主理。竊惟治道之大本。莫切於此。而救時之急務。亦莫先於此。舍此而欲別爲奇謀良策。以挽收唐、虞、三代之治。臣愚不敢負此心。以欺陛下也。夫以陛下之聖。擴大有爲之勢。操大可爲之權。如天之於萬物。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而秋。無與牽制。無與沮撓。斷然而行。在聖心一轉移間耳。伏惟陛下察臣之愚。矜臣之忠。不以出位爲責。不以未信爲嫌。試以今日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臣不勝惓惓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嚴賞罰以禁盜賊疏　成化十二年

臣惟衛所官軍。本爲防奸、禦侮、緝捕盜賊、征討不庭、而設。非徒諸種蠻夷雜處。其人兇悍好殺。不以盜賊爲恥。盔甲槍刀弓箭旅貨物。略無忌憚。各處雖有哨堡巡司及巡捕官軍。非惟賊衆軍寡。不能抵敵。亦由馭之無法。所以不能成功何也。伏覩大明律。失誤軍事及主將不固守條內。別無與賊對敵。殺傷官軍。罪坐管軍頭目之例。況勝負兵家之常。雖智如良、平。勇如信、布。亦以輕進被擒。或以指軍得罪。以此遇賊先以退縮。保軍爲心。略無向前剿賊之志。幸而稍得其利。輒使虛增首級。妄報功次。以圖陞賞。不幸而折損官軍。就行隱匿不聞。設脩邊掩以避其罪。況進則有生而無罪。如此。爲將校者。誰肯提兵出戰。爲士卒者。誰肯奮不顧身。此官軍遇賊。所以不能成功。軍士退縮。則有死而無功。

六日到雲南。提犯人盧安等到官。勘問。百戶汪清又辯。總帖於本月十一日到。送與鎮撫等。此臣之不能無疑者二也。然臣所疑者。無他。惟爲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總帖內有賊死宜卹。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不死乎。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總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臣以疎遬孤蹤。勁疾手可熟之權要。眞可謂不知益者也。但緣此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突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臟衙。一夫啓釁。以致蠻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錢能所爲。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巡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具陛下言之。其罪與否。朝廷自有法度。臣豈敢容私蓋於其間哉。臣不以實告。則是蔑權要而欺朝廷也。其罪將安逃乎。縱使俾免。亦豈忠臣、孝子、所忍爲乎。且忠、孝、乃臣子之節。臣若以不忠、不孝、存心。朝廷將安用臣。臣將何以報陛下哉。況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也。蔑權要而苟利祿。臣則不忍爲也。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疏入。改恕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事立解。但抵盧安等罪。

明臣奏議卷五

乞取回中官王敬疏　成化十八年

王恕

臣始爲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處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暨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韋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於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悉盧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敕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顏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尙多。若王敬此行。爲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陛下盛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驚擾郡邑。驚駭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愛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卻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愼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盛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緻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御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褚子琚暨掛撥。銼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宜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宋豈有衰乎。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況皇上聖德寬仁。神武不殺。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巍然。典章文物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以遵湯、武。倘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疏入。帝從之。

陳治安疏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超者敵人人侵。內外戒嚴。朝廷以各邊軍餉不足也。旣遣官以糴買之。以京營軍士不足也。復遣官以清查之。又以內帑銀物不足也。而出征官軍無厚賞。方今天下　家海內一國。以言乎糧餉。則運路之艱難。非不多也。以言乎銀兩。則鑛場之開辦。糧草之折納。非不廣也。以言乎軍馬。在京有四十餘衙所。又有外衞番上之役。到營而操練分將。以統領。非不衆也。夫如是宜乎。庫有餘糧。而不可勝用矣。軍士多且精。而所向無敵矣。奈何一旦有警。輒見不足。蓋承平日久。安不慮危。糧費於宄食。財費於侈用。軍疲於差占。若王師不早出。敵人不早退。臣恐不止口外之被擾。邊民之被擄。其爲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今敵人遠遁。王師凱還。此實盈上聖德格天。天道助順。將效用命之所致也。然日前似無事矣。臣不敢保其必無事。似可安矣。臣不敢保其必可安。若謂敵人旣遁。必不來也。臣不敢保其必不來。昔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此臣等居高位。享厚祿。爲國股肱者。所當致慮也。伏望陛下嘗此閒暇之時。敕令諸司。明其政刑。益誠在官冗食之人。申嚴冒報功級之罰。重名器。抑奔競。則不加賦而糧自足矣。少作無益之事。不貴無用之物。節用度。則不厚斂而財自足矣。免春士鑿石之差。嚴私役買閒之禁。時教閱。養銳氣。則不招集而軍自足矣。三者旣足。則元氣自壯。根本自固。邪氣自不能入。外侮自不敢作。設有邊報。需軍馬。卽有軍馬。需糧草。卽有糧草。需賞賜。卽有賞賜。剋期以出。相機而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敵之不可破。而何功之不可成哉。苟不撙節愛養於平昔。及其事至而欲取辦於一時。臣未見其濟也。此國家之大計。廟堂之上。必有以處之也。若無待於臣言矣。今臣言之者。亦區區爲國之心也。惟聖明察其狂瞽而裁察之。幸甚。

疏入。帝從之。

制治保邦疏　成化十九年

王恕

臣聞周官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誠以未亂而制治。則必不至於亂。未危而保邦。則必不至於危。使已亂而制治。雖勞心經營。終不能救其亂。已危而保邦。雖極力扶持。終無以免其危。此往古已驗之實事。非俗儒閒談之空言也。臣不敢遠舉。姑以近事言之。宋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邪說。勸上作玉清、神霄等宮。崇信道士林靈素。以朱勔領花石綱。加以梁師成專務應奉。是以民窮財盡。政事不理。國勢不競。遂致方臘之亂。而成靖康之禍。方其初也。使納言者之諫。能前項無益之事。事以節用愛人爲心。使百官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宋豈有衰乎。方今天下太平。四方寧謐。國勢若金甌之完全。無纖毫之缺損。又況皇上聖德寬仁。神武不殺。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禮樂、法度之巍然。典章文物之煥乎。可謂治且安矣。宜若

可無慮矣。然古人有言。亂不生于亂。而生於治。治之極者。亂之始。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憂也。陛下雖禍於中。無意。無荒。第左右之人。或藏匿恩。思欲報之而不得其道。崇飾非禮。取容于進。誠恐浸潤日久。嗜慾牽役日多。財用日屈。民日益窮。非日益壞。即不幸有數年之荒。不知何以爲計。欲如今之安。欲無後日之悔。恐未能也。此臣之所以願陛下制治於未亂之時。保邦於未危之日。以隆聖明萬年無疆之丕緒也。伏望陛下以古爲鑑。仍敕多官會議。制治保邦之條件。採而行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疏入。帝不納。

陳政治終始疏 成化二十一年

臣伏覩詔書。凡朝廷政事缺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忝備員風憲之官。幸遇聖明憂治之日。謹以政治終始爲陛下陳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自late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明詔求言之意。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勤而有成。雖堯、舜之盛。心仁愛之至。欲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底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茲於歲首。底開言路。禁止奢侈。斥逐異端。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數事也。臣伏見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蠲偷敝。則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稍節。陛下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益。開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遠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請輒從。此處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陛下臨御以來。各項納米。急不能得。有誤賑貸。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出賑濟。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銀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有以見皇上深仁厚德。

疏入。帝從之。

進大學衍義補奏 成化二十三年

臣竊見宋儒眞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於大學八條目中。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齊家之要。而於治國、平天下之要。缺焉。臣不揆愚陋。竊倣德秀凡例。採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缺略。以爲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爲十二目。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成功化。又於各目之中。分爲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爲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缺也。前書主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而簡。臣之此書。主於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今已繕寫完備。謹撰表文一通。開寫卷首。以進。伏念臣踈遠方下士。叨冒朝廷厚祿。六轉官階。以至今官。一家溫飽。三十餘年。今年近七旬。常恐一旦委命九泉。有負國恩。無以爲報。幸天假之以年。以衰朽之餘。任師傅之職。無政務之煩。得以暇日纂成此編。竊以性質昏庸。學識迂僻。加以老耄。精力衰颯。所見不能無偏。所纂不能無謬。然區區一念忠君愛國之誠。蓋有出於語言文字之外者。況臣所纂輯者。非臣之私意杜撰。無一而非古先聖賢經書史傳之前言往事也。參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雖曰掇拾古人之緒餘。亦或有以裨助聖

論山陝救荒疏 成化二十二年

臣伏睹迺來禮部。因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災傷。題請查例。令僧道開納度牒。就彼納米給賑。又叩湖廣鎮守太監韋貴奏稱。飢民南流。日有萬口。請通行該巡撫、將新舊流民。招撫復業。又聞大學士萬安等奏。令生員納米准監。民人等納米准授軍職。俱赴災處。上納給賑。又聞差侍郎耿裕等。祭告嶽、鎮、河、海之神。臣有以見皇上畏天憂民。救荒恤患之心。無所不用其極。雖崇奎之詩所謂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靡神不舉。饑人不周者。何以過之。臣惟陝西、山西、地方。連年災傷。米價貴甚。閭閻小民。貧難者多。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爲能濟衆。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拐衝失策。必爲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荊、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荊、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運赴荊、襄、水次倉。賑濟流民。及四方流來之民。以消後患。如河南兌軍糧米無徵。亦須別作驛遞。仍救各處巡撫、巡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即使加意賑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飢。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當如拯溺救焚。宜急而不宜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三日不食。則病不能起。五六日不食則死。此救荒當如拯溺救焚。宜急而不宜緩。緩則無及矣。臣深慮各項納米。急不能得。有誤賑貸。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出賑濟。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銀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有以見皇上深仁厚德。

疏入。帝不納。

政之萬一。伏望皇上寬其妄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明之燕。時賜省覽。遇用人、則檢正百官之類。遇理財、則檢制國用之類。與凡臣庶有所建議。朝廷有所區處。各隨其事而檢其本類。則一類之中。條件之衆。必有古人之事。合於今時之宜者矣。於是審而擇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以應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務。此臣妄意著書之本指也。臣之精力盡於此書。皇上親政之始。而繕寫適成。蓋有天幸然也。冒昧進獻。不敢自謂其皆可用。儻採於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見於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盡瘁報國之忠。得以少效其萬分之一。則臣學爲有用。而致爲不朽矣。臣不勝懇悃願效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齎以所撰大學衍義補凡四套。計四十册。隨本上進。

疏入。帝下內閣議行。

海運議　成化二十三年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薊。（原註、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濵之運。不專於海道也。（原註、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邱縣中灘。至陝州。陸運至渭南。入御河。一百八十里。）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原註、今在蘇州府太倉。）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過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海。曰河。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挽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豈過慮而不爲臨事之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皆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爲儲備。今則專仗軍夫長運而加以免支之耗。歲歲當運。儲之糧積雖多。而正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儲過爲遠慮。謂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原註、浙江布政司及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虞風而虞礁。故製海舟者。必

爲尖底。首尾必俱沿柁。猝遇暴風。悼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月以後開船。沿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倣造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熟識遞下。逐一次第踏視海洋。有無行舟淺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古祠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僻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時通番航海之人。（原註、詳其自首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總等場。起取慣識海舟籠丁。令有司優給津。遣即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爲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領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爲標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册。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通蓋船廠。將工部原減船料。委官於此收貯。照依現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長淺。故宜輕。舟海舟深廣。故宜重。假如海舶載八百石。則爲遭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當例。就於直沽立一官署。司收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爲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則漕卒亦比倍省矣。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朱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貫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皆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而貨物擔負腳費。倍於物直。貨物所以踴貴。而用度爲艱。此策既行。則南貨日集於北。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運險遠。恐其損人糜財。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說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且將江淮、荊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遣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伏朝鮮、安南、邊海之夷。此誠萬世之利也。臣謹議。

議奏。帝不納。

陳時事疏　成化二十三年

臣惟體乾者。人君之職。贊化者。宰輔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缺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

406

矣。終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唯唯諾諾。若不能然。心心倪倪。若不敢然。甘於模棱。悟於作食。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辜負任使。則罷之。呂夷簡植黨負恩。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號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執爲夏竦則黜之。執爲夷簡則容之。執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則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小人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棄居終日。罔思盡職。甚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耶。嗚呼。既不進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陛下察執爲夏竦則黜之。執爲夷簡則容之。執爲

疑思。當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必皆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分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陳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有見除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論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勿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之論。而審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斥逐之。愚蠢狂妄者。容恕之。舉納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貴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論。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卽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布、按二司等衙門是誰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錦衣衛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奉敕差官。會同三法司審錄。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分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陳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議行。有見除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論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勿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之論。而審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歉。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斥逐之。愚蠢狂妄者。容恕之。舉納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貴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羣臣面論。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答。卽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講明律意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敍用。欽此欽遵外。竊惟國家大事。莫先於刑獄。刑獄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自古帝王。莫不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於五六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爲講明。鞫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矣。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法。故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舉陶之告禹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至憲宗純皇帝。俱昧爽視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並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召大臣面議而行。此我朝列聖之定規也。非惟皇上膺上天之眷命。紹祖宗之鴻圖。卽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朝決事。悉遵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朝午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目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皇上顧養天和。保固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仰惟皇上淸心講學。節膳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志以求道。游藝以發心。雖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於他有所求哉。今視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由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皇上勤政之心。其於聖德。所關甚大。臣竊惜焉。伏望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勤。不異於初政。祖宗之規。不改於今日。其於聖德。實非小

講勤政事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法乾健。以勤聖政事。照得近來各處具奏地震。而雲南尤甚。遊者、天象示警。彗星偶見。此皆上天仁愛皇上之意也。皇上凝勤惕厲。誠暨撤樂。凡有遊燕悉爲停止。此又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將見彗星滅消。與朱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舍。者無異。信乎天人相與之際。甚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於勤。勤則裁決萬幾。而無少壅滯。上天之道。惟在於健。健則發生萬物。而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聖德。皆相脗合。故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舉陶之告禹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至憲宗純皇帝。俱昧爽視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並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召大臣面議而行。此我朝列聖之定規也。非惟皇上膺上天之眷命。紹祖宗之鴻圖。卽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朝決事。悉遵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朝午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目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皇上顧養天和。保固皇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仰惟皇上淸心講學。節膳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志以求道。游藝以發心。雖古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於他有所求哉。今視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由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皇上勤政之心。其於聖德。所關甚大。臣竊惜焉。伏望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勤。不異於初政。祖宗之規。不改於今日。其於聖德。實非小

補。而成。遠。之治。亦不難矣。伏乞聖明留意。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六

馬文升

陳治道疏　弘治元年

臣竊惟賢治道。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焉。洪惟我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統理都布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郡縣。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奸宄得以遍布邪謀。羣小得以恣其貪賄。交賂公行。紀綱日紊。紊弊叢藏。錢糧浪費。空虛。資官汚吏。肆無忌憚。仰惟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奸邪敗露。羣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今日矣。臣猥以庸材。荷蒙聖恩。擢總風紀。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擣己。無由答知遇之隆。遑言納忠。庶幾效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皇上留心採納。俯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旨。一、選賢能以任風憲。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我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八年。進士復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憲綱。凡遇御史有缺。止於進士出身知縣。並行人內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任者。所以求

賢得人。臣愚乞敕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各於所屬推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愼、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戴。實有聲績者。明白具奏。過有御史員缺。吏部據此。並於考滿行人、博士、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一、禁撫拾以成贓官。自古重贓吏之法。所以爲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贓吏之害良民。猶殺戮之害嘉穀。故我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永不敍。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贓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並按察司官。舉問貪贓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撫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蠲免原問官員。撫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原問因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猶有小疵。多致降調。虧損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贓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汚悉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臣愚乞敕法司。今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撫御史、按察司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撫拾原問官員者。或勾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問一干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撫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參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參送問罪。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概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因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一、擇人才以典獄。竊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我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缺。吏部於兩京法司、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二司。理問所理問。斷事司斷事。及各府推官有缺。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尙不得人。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名。問刑之際。止遵奸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巡按、並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缺人。尤爲誤事。臣愚乞敕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營operation、備兵備等官有缺。俱於兩京法司觀政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推官、理問、斷事。有缺。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概濫除。仍乞敕內外問刑衙門。以欽恤爲心。以人命爲重。務求眞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理問、斷事、違例權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於枉濫矣。一、責成效以革奸弊。洪惟我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獲安也。其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偏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奸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汚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固肯出巡。所過州縣。纔到朝行。遲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

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隳。而奸弊滋甚也。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致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佐武等官。遇一日期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於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甚惜之。乞敕吏部查照大舉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聰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於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豫訪州、縣之繁簡、劇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豫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繫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實否。以報撫按。撫按復考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一、嚴考察以示懲勸。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察後。俱送都察院考察。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誥敕。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察。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職者。輒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察。無以警戒百司。臣愚乞敕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察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察不稱職官員。敢有假前揑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跡明白劾奏。有贓者、聞罪能改。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幾典不致廢。廢而官僚知所警戒。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參贊經筵。異或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間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徒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己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端。曾降戒諭之敕。比之舜察之盛。今弊猶存。並不知改。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早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揩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並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假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徑自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己正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敕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簡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爲不偷矣。一、嚴儲積以足國用。竊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節用。恆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威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四夷不過綵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舉小用事。妄興造作。耽悅多端。以致府庫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逾然矣。況天下府、州、縣倉廒。俱無數月之

卅具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吏部每進考選之時。無撫任守令之人。以此遲遲。正官既缺。佐貳署事。遲一日期。民受一日之害。且堂堂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於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實用。臣甚惜之。乞敕吏部查照大舉士李賢奏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聰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於各衙門辦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豫訪州、縣之繁簡、劇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缺到方纔除去。不無太遲。亦須照缺豫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繫甚大。尤宜慎選陞用。俾嚴考守令之實否。以報撫按。撫按復考是實。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一、嚴考察以示懲勸。洪惟我朝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本衙門考察後。俱送都察院考察。初任稱職者。朝廷給與誥敕。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察。人無異言。近年以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職者。輒使捏詞具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辨。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察。無以警戒百司。臣愚乞敕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察屬官。務要察其平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察不稱職官員。敢有假前揑詞妄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跡明白劾奏。有贓者、聞罪能改。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幾典不致廢。廢而官僚知所警戒。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參贊經筵。異或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間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徒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己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端。曾降戒諭之敕。比之舜察之盛。今弊猶存。並不知改。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早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揩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臣愚乞敕各處巡撫、巡按並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假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徑自不分有無原告。就便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己正人。毋蹈前轍。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敕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簡弊。益敦廉恥之風。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爲不偷矣。一、嚴儲積以足國用。竊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節用。恆以國用之不足爲憂。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威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四夷不過綵段。所以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舉小用事。妄興造作。耽悅多端。以致府庫爲之空虛。天下爲之困憊。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逾然矣。況天下府、州、縣倉廒。俱無數月之

糧。而各邊亦止有二年之儲。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興言至此。深可寒心。臣愚乞敕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武官員、及各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其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破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不缺乏。及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辦。便之无益。或遣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開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贓料。凡埋財之方。是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奏定奪。如此則一時顯可。今猶如昔。恐年復一年。益加苟且。此事雖小。關繫甚重。臣愚乞敕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累朝奏蒙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貢到京。或該筵宴。或頒賞。先年定例。差官省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飯食桌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攙水。今後除筵宴外。其午門外供給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似前虛誑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並局長等參奏擊問。如此庶便悅柔有道。而得四夷之歡心矣。一、節財用以蘇民困。竊惟治國莫先於愛民。愛民莫先於節用。仰惟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天下莫不感激。一時頌禱

查對。如有差訛。即便改正。仍收儘照。務要磨勘明白。除年遠盡絕外。將官德以後逃故之數。每省各鈔謄一本。該部照例通行。各清軍御史。嚴督所屬。用心清理。不許視當。盡應故事。應奸詐之徒。不敢作弊埋沒。其京營官軍。候營造完。宗皇帝山陵畢日。乞收兵部。徑自具奏。請命本部堂上官一員。會同各營總兵官。將現操軍馬。逐一查理。先儘團營。務足原額之數。其南京各營。亦行南京內外守備官員。會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體清查。仍乞禁約營軍官員。不許私占役使。及揀撥做工等項。致累逃亡。候清查完日。各另回奏。仍造冊送兵部查考。其現在軍士。務要著實操練。精其騎射。發其銳氣。一遇征調。俾克成功。如此則兵戎不致消耗。而戰守爲有備矣。

疏上。得旨。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來說。

防邊患疏弘治元年　馬文升

臣謹奏。爲豫防邊患。以保重地方事。臣竊聞事貴早圖。患當豫防。昔曰。履霜堅冰至。皆曰。制治於未亂。凡事固然。邊患尤甚。竊照甘涼地方。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帝傾海內之財。勞數十萬之衆。方克取之。設立河西一帶。張掖等郡。以斷匈奴之右臂。蓋北則扣人所居。南則番戎所處。若不分而離之。使兩郡相合。不下數十餘萬。中國何以當之。則甘涼地方。誠爲西北之重地也。漢、唐之末。終不能守。而趙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復入職方。設立都司。屯衆重兵。故我太宗文皇帝。深謀遠慮。首命內臣總兵。以鎮守其地。邊境晏然。無事干戈。後至正統初年。多留濟巴勒等爲患數年。靖遠伯王驥。定西侯蔣貴、始克平之。迨至天順年間。保卿、擁搶噶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將出師。未能翦平。既而寧夏副總兵仇鸞前去截殺。兵過蘭州。遁北。輕率寡謀。被敵所誘。數萬人馬。喪亡過半。自後敵入河套。侵擾陝西。而甘涼地方。稍爲寧靜。近自成化二十年以來。所在搶掠官軍失事。先因進貢等項。各該衙所。虛冒已極。敵人知我虛弱。益肆猖獗。且陝西路通甘涼。止有蘭州浮橋一道。若彼以數千人拒守河橋。糧運不通。援兵不能進。不數年。而甘涼之地。難保無虞。萬一甘涼失守。則關中亦難保其不危。近日本院節准兵部咨文。該甘涼等處鎮守、總兵等官具奏。敵人入境。或五六十騎。或一二百人。其所在各城傑官軍所報。不曰追至某處。路遠天晚。恐盜賊計。掣兵回還。必曰用箭射死賊人數多。供被鈎拖去訖。未嘗見奏有擒獲賊級數多者。止是陝西靖邊衛官軍頓被敵人首級三十七顆。而人民被其擄掠者。亦不知其幾何。況邇因甘涼等處缺糧。陝西臨、鞏二府人民已經運數次。困苦不勝。近該巡撫甘涼都御史羅明差來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詢問。說稱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敵人自涼州直抵陝西蘭州一帶。入境搶掠四五日。得去頭畜人口。不知其數。今甘涼總兵等官奏稱。止被敵人搶去夜不收馬五匹。且前項敵人連年搶掠。每得厚利。邊將畏懼罪責。往往惟務隱蔽。誠恐敵人窺知我邊備缺兵寡。即因天氣炎熱。遠逐窮荒。固覓無事。但恐秋高馬肥。弓勁之日。糾合別種部落。擁衆入寇。我邊無備。不無又遭糜爛。年復一年。敵人益爲得志。而甘涼之地。大有可慮。思患豫防。不可不慮。乞敕兵部計議甘涼各城現有馬步官軍若干。若敵人擬衆犯邊。有無足數調用。如或兵數不足。豫調何處客兵前去截殺。雖曰延綏調兵三千。往來不常。久駐則虛費糧草。頻回則徒勞

十馬。遇敵入侵。緩不及事。如何爲宜。及行彼處總兵等官計議。敵若擁衆侵犯。用何方略挫其初來之銳。設何奇謀。退其深入之勢。敵若據守河橋。援兵從何而進。糧運從何而通。方略早定。人馬豫集。務使敵人大遭挫衄。不敢犯我邊方。用紓朝廷西顧之憂。永絕邊陲侵掠之患。明白具奏。期於必行。仍乞敕戶部查算甘涼各城現在糧草若干。可發彼處軍馬幾年支用。如調客兵有撫缺乏。如或不足。作何措置。使糧草有數年之積。不致臨時有缺乏之虞。若再令腹裏人民轉運千里饋糧。民有飢色。樵蘇後爨。師無宿飽。皆兵家所忌。況陝西之民。疲瘵未復。尤非所宜。前項二事。先時計慮。猶恐爲遲。若臨時方算。不無誤事。事之大有可疑者。無過於此。故我皇祖訓有曰。外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征。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者。正慮此耳。臣等切任大臣。濫總風紀。苟有所聞。事關地方。不敢緘默。

疏上。得旨。說的是。邊防大計。兵部便計議行。

請卻賽瑪爾堪進獅子疏弘治二年　倪岳

臣謹奏。若得賽瑪爾堪所進獅子。乃外番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畜留之於內。既非廐廷之美觀。豈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銀幣等件。俱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僞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且以啓番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番先於成化年間得利而去。以此今次繼踵復來。今若不爲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歲既然。各處倣傚。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物。其如遠番之心。貪得無厭何哉。臣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我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敕諭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獻。皇上踐阼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玉石等物。卻官驛遞之弊。既而放鴿烏鷂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進西番人進貢玉石等物。卻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頌。以爲聖德恭儉。蓋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而一致。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又將賽瑪爾堪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戕聖德。恐有以先年事例爲言。容臣到京。期經過道途。騷擾必多。實賜臨勞。須從寬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現一起哈瑪爾丹等一十八名。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番商。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從陝西。又從海道。濫冒差人。糜費財帑。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導外之虞。即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卻乃疲中國以供遠番。費有用而易無用。臣愚見深謂未便。伏望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番人詭冒之好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於所在地方。支給官錢。量爲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腳力。送回廣東。量予賞賜。

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爲修理。著令撐往回還。仍請敕一道。曉諭阿哈瑪特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依常例。盡備駝馬從陸路赴京。爲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諸國。知朝天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儉德。修政治。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邊城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夷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獅鸚異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暹羅、滿剌加、爪哇等處入貢。有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曾減去四五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差生馬匹。京班皂隸。各開兩至。如通州塔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多餘土地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之困苦。所不忍言。嗟怨之聲。益於道路。致災之由。恐在於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內官監。成化年間。具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政司銀硃、土硃、生漆、織線、肥皂各五萬斤。共該用價銀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儉愛民。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然猶有災異者。此蓋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體祖宗之心。以安養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於億萬斯年也。且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幾甸之民。尤所當深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即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徭役不減。照舊徵收。脫當檢身倒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闕失。當舉行改正的。與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爲民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軍民。使得其所。深仁厚澤。洽於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度日。一遇凶荒。輒多餓殍。況遇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民。既有採柴砍柴夫夫。及內府各衙門黃穫苗撮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兩。開夫。及內府各衙門黃穫苗撮竿等項差辦。非止一端。每一州縣。一年多者用銀三四千兩。少者一二千兩。至如通州塔倩接應人夫。一年各縣協濟。亦用銀數萬餘兩。而稅糧馬草。不在其數。往年全靠多餘土地幫助。近被皇親功臣勢要之家占奪已盡。民之困苦。所不忍言。嗟怨之聲。益於道路。致災之由。恐在於此。非獨畿甸之民如是。而天下之民皆然。又如南京內官監。成化年間。具奏徑行南京工部。坐派南方各布政司銀硃、土硃、生漆、織線、肥皂各五萬斤。共該用價銀二十餘萬兩。其他買辦又不可勝計。民困財竭。誠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幸遇皇上嗣登寶位。以來。布德施惠。節儉愛民。凡百無益之事。悉皆革罷。然猶有災異者。此蓋天心仁愛。示此儆戒。正欲皇上仰體祖宗之心。以安養斯民。以撙節財用。以培植國家。而鞏固皇圖於億萬斯年也。且天下之民。固所當愛。而幾甸之民。尤所當深愛也。今順天等八府之民。既有前項徭役。又遭此水患。加以秋收無望。即今已有缺食流移者。冬末春初。必須賑濟。若徭役不減。照舊徵收。脫當檢身倒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尤當各加修省。勉其闕失。當舉行改正的。與酌停當來說。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轉行到臣。除仰遵聖諭。痛加修省。及將本部當舉行改正事宜。先行條奏外。臣惟天命人君以出治。人君命臣以分治。皆所以爲民也。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咸能愛養軍民。使得其所。深仁厚澤。洽於民心。故今百十餘年。民之愛戴。無異成周。但生齒日繁。地土有限。豐收之年。尚可度日。一遇凶荒。輒多餓殍。況遇年以來。差役繁重。科派無度。且如京畿之民。既有採柴砍柴夫夫。每名一年用銀二十一二兩。雖曾減去四五兩。尚有一十六兩之多。又有寄養差生馬匹。京班皂隸。各開兩至。

臣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及謁見國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欽此。又伏覩大明令內一款。凡民官月俸錢、米相兼。罰俸止罰俸錢。軍官月俸錢。欽此。此我聖祖立法。蓋因文武官員。凡有小過。輕犯不即加罪。止是罰俸。而又止罰俸錢。猶存俸米。使之得以養其妻子。不至失所。情法兩盡。其仁愛憫恤臣下之心。雖古帝王無以加矣。但今內所載年久。米价申明。近年以來。文、武官或有大小罪責。荷蒙朝廷寬容。罰俸有一月二月者。有四月五月者。戶部行令。將月俸不分錢、米。盡行作支。況遇因水旱災傷。倉糧缺少。即今各官月俸。止支本色米三分。折色錢鈔七分。若不分錢、米全不關支。妻子無所養贍。未免嗟飢。大官猶可。小官何以度日。誠非聖朝頒祿養廉。既富方穀之意也。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凡事法祖。一應德意。悉皆舉行。天下臣民。不勝慶幸。乞敕戶部。遵依大明令內所載事理。通行在京大小衙門。今後凡奉欽依罰俸者。止將月俸折色銀鈔。照數作支。仍存本色。養贍妻子。庶祖宗舊章。得以昭明。則俸官員。咸蒙惠澤。臣即忝任大臣。事干國體。所當言者。不敢緘默。疏上。得旨。是。

進鹽場圖册疏　弘治二年

臣伏聞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其思臣賢士。亦莫不以救陳民事爲先。故有以豳風無逸親書以進者。有以農桑耕織繪圖以進者。甚至有獻流民圖者。要之豈能盡夫民間百色艱難之狀。但於深宮之中。即是少寓目而動心焉。亦不至草芥以取之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士大夫少知之者。況於在上之人乎。臣近赴鹽場。始識其概。謹爲陛下陳之。海鹽煎熬。全資人力。竈戶饒給之家。丁多力盛。因山海自然之利。無門戶不足之憂。誠與樂土之民等也。若濱海之人。雖有分業。淒淒自苦。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敗葉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海渺漫。人倫物錢。欲守則無人。不守則無人。此蓄薪之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汲海。午汗如雨。雖至陰寒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煮之時。燒灼蒸熬。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雖至酷暑如湯。亦不能離此煎辦之苦也。不分寒暑。無間陰晴。日日有課。月月有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煎鹽之苦也。客商到場。咆哮如虎。既無現鹽。又無抵價。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之苦也。加有疾病死喪等事。尤不能堪。逃亡別處。則身口鹽零。復業歸來。則家計蕩盡。誠爲去住兩難。安生無計。孟軻謂窮民無所歸。此等是矣。所宜加意矜念。過事寬恤。蓋雖未能使之頓如其願。然亦足以示朝廷存記不忘之心。彼將有所感勵仰慕。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鹽場景象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圖各繫以詩。裝寫成册。上進。伏乞萬幾之暇。俯垂睿覽。庶幾因鹽貨竈之迹。臣不勝頌幸之至。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七

彭　韶

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弘治三年

臣竊聞古人有言。國無貧。患無貧。雖堯、舜不能爲治。臣謂貧患不當。與無貧患同。何以勸善懲惡。服天下心。天下不心服。則萬事瓦解。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諸葛武侯有見於此。故告後主有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斯言也。實公天下之格言。服人心之要道也。雖爲後主告。實所以爲萬世人主告也。臣伏觀昨者。發落南京御史姜綰等。聖旨。似與武侯之言不同。大駭物聽。誠恐天下聞之。謂今聖明之時。內外異法。豈不有傷陛下平明之治乎。臣實不忍。敢不昧死言之。且姜綰等與太監蔣琮交相訐奏。互有虛實。蔣琮之罪、固不容誅。姜綰等既降調其職。侍郎黃孔昭等被其連累。亦各罰俸三箇月。豈宜獨有蔣琮之罪、而不爲之處置乎。夫爲此一人。遂廢天下之公論。壞國家之政體。豈陛下之本心。蓋未之思耳。臣荷聖恩。起於既退之餘。加此一品之職。非徒富貴之也。蓋欲朝夕納誨。匡輔至治。臣知此事未宜面不言。是不忠也。備異日陛下自覺其非。豈不以不忠責臣乎。縱使陛下終不覺悟。臣亦安忍坐視乎。昔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舉下固謂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由是言之。是君不可以不

聽言、臣不可以不進言也。臣伏願陛下追還前旨、另行裁處、務合公論、使彼此心服、天下無得面議、將見盛德大業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疏入、得旨、這事已發落了罷。

再論內外不可異法奏　弘治三年　王恕

臣昨伏覩發落太監蔣琮及南京御史姜綰等事旨、昧死上言、欲望陛下追還前旨、另爲裁處、以昭公道、以服人心。且免天下後世內外異法之議。是臣惓惓爲國之心、非敢徇情妄言、以惑聖聽。自取誅殛之罪、應用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皁隸、係補助俸糧不及、雖以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並無南京各衙門有合用若干方奏行該部斟酌、合該司府地方、有無災傷、分派前去、依數送納、不許假前多派、一概具奏、若有故違、雖柒有欽依、該部亦要明白覆奏減去、亦不許依奏分派累民、仍乞救該部將前項巢被災地方一應拖欠錢糧、並買辦、採辦等項物料、暫且停止、果係內府緊關合用之物、許借支官銀買辦、應用其在京各衙門大小官員皁隸、係補助俸糧不及、雖以停止、亦暫派江南王府頗少、並無南京各衙門皁隸去處、十分之三、不必令人前來、止照例總解柴薪價值、自弘治四年爲始、候豐收之年、照舊分派、原僉去處、應當十分災傷去處、戶部仍像先差官前去、整理賑濟、錢糧、若臨時前去、人民逃亡、絞不及事、其該追虧欠倒失馬匹、亦暫免追補、備用之數、災重去處、暫減三分、明年收成後、仍前補解、再乞敕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所屬州、縣一應科差、當停止者、徑自斟酌停止、當具奏定奪者、明白具奏、凡可以蘇民困者、聽其便宜處置、所屬官吏、果有恣肆貪酷的爲民害者、就便勦罷、勤於撫字、深得民心者、量加旌異、又督令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務照都察院奏准事例、常川在各管地方禁革奸弊、訪察民隱、疏通倉糧、撫恤流移、凡有不急之務、不許擅自興造、一應公移債負、不許擅自逼追、一夫不許擅科、大小詞訟、不許濫受、以致監禁人民、分巡、分管官、敢有故違事例、不時回司、延住坐視民患者、許巡按御史指實參奏究治、仍行在京大小衙門官員、各要敦尚節儉、不許過爲奢侈、庶民困少蘇、天意可回、而災異可以不伏望皇上俯賜施行、天下幸甚、斯民幸甚。

疏上、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清理刑獄疏　弘治四年　馬文升

臣伏覩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欽奉宣宗皇帝敕諭內載、皇人制刑、用昭天討、以弼治化、刑制當、則天道和平、人心悅服、國家天下、並受其福、否則、咸傷和氣、災診百出、是以古者帝王、必愼簡刑官、我國家稽古爲治、建三法司、自祖宗以來、愼重人命、務在恤刑、欽此、及命大明律保辜限期內一條、手足以及他物、皆限五十日、壯頭再三、不能無疑、夫鬬毆成傷、既立辜限、則辜外身死、當依本條、今律云、辜內因傷死者、以鬬毆殺傷人論、該被已明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案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又若各從本毆傷法、該殺亦明、今問刑衙門、未審據何所見、遇有毆傷辜外死者、不分原傷有無平復、概依毆殺之條、坐以絞罪、恐非律文之意、曰辜外因傷死者、不合償命、則死者何辜、誠如所云、則辜限保辜哉、況本條又云、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竊詳立限之意、惟以限滿爲期、若傷未平復、辜限一日不滿、雖笞杖之輕、未敢便決、蓋恐被傷者死、必令償命、則杖刑難贖、若辜限已滿、傷未平復、雖徒流之重、就便斷決、隨卽發遣、且限滿不平復者、毆傷必重、有死之理、若該償命、豈肯遲以毆傷全科其罪乎、假有毆人至篤疾、該杖一百、流三

千里。仍將犯人財產一半。斷付簒疾之人。發贈。證使被毆之人。限滿不平復。既將犯人坐以全流。又斷以財產。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考律意。而矛盾者。訓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毆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侍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於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於戾、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鬬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概坐以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各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於律條多不熟諳。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入命。一有所寃。關繫非輕。有將強盜爲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因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假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荊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頓塌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向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於行欽遜去後。今許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太理寺卿潤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輦轂仕庶。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胥須因而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疑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仍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倘流三千里。又斷付財產一半。斷付簒疾之人。財產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考律意。而矛盾者。訓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毆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侍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於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於戾、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鬬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概坐以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各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於律條多不熟諳。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入命。一有所寃。關繫非輕。有將強盜爲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因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假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荊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頓塌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向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於行欽遜去後。今許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太理寺卿潤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輦轂仕庶。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胥須因而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疑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仍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倘流三千里。又斷付財產一半。斷付簒疾之人。財產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考律意。而矛盾者。訓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毆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侍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於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於戾、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鬬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概坐以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各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於律條多不熟諳。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入命。一有所寃。關繫非輕。有將強盜爲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因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假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荊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頓塌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向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於行欽遜去後。今許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太理寺卿潤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輦轂仕庶。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胥須因而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疑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仍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平復者。依律全科。且折跌人肢體。致成殘廢。篤疾。倘流三千里。又斷付財產一半。斷付簒疾之人。財產若斷後被毆之人。因傷身死。復坐以死。則非惟立法有無紀極。而前之已流斷付財產又何所處乎。今笞、杖、徒、流、悉依此斷。獨辜外死者。不依此條。何其不考律意。而矛盾者。訓辜內子死者。乃坐其雖因毆。若辜外子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不坐毆胎之罪。以此推之。則辜外因傷死者。不坐以死明矣。謹按太祖高皇帝制律之時。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後又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每一篇輒繕成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雖笞、杖、徒之輕。尚歷歷明著其罪。若辜外因傷死者。律該處死。必明定其罪。如何又云各從本毆傷法乎。昔侍制馬宗元之父馬麟。毆人致死。雖在辜限四刻之外。尚不抵死。蓋以刑主欽恤。法無久近。我祖宗立法初意。正在於此。故名例律云。凡稱日者。以百刻。又曰。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反、逆、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夫五刑之條。莫重於戾、逆、殺人。矜其老幼。猶不加刑。況鬬毆不過一時忿怒。彼此交爭。初無殺意。比之謀殺、故殺不同。所以特立辜限。若辜外因傷死者。一概坐以絞罪。是與辜內因傷死者之罪無異矣。豈祖宗欽恤之意乎。伏乞斷自宸衷。或敕都察院會議。奏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鬬毆辜外因傷死者罪名。各無照依辜限條內該載擬罪。難復仍依鬬毆殺人律條科斷。務求至當。永爲定規。毋曰行之已久。難以更改。如此庶欽恤稱情。人心悅服。而辜限一條。不致虛設矣。查得先該本院奏爲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主事、評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於律條多不熟諳。律意亦不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人就律。將就發落。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爲害未大。至於入命。一有所寃。關繫非輕。有將強盜爲主。未曾造意同謀。官吏因公毆人致死。本無挾私故勘而俱擬斬罪者。本係故殺。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其他以是爲非。以重作輕。且以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因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乞敕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天下都、布二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並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假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際。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死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分辨明白。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荊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頓塌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向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於行欽遜去後。今許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太理寺卿潤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輦轂仕庶。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胥須因而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疑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仍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林俊

諫寧府用琉璃瓦疏 弘治五年

臣竊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睿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仰見陛下聖仁廣大。惇敘九族盛心。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非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宜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謂不當與。有不可爲。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皆明禮。聽察識事。斷不爲此。以損賢名。倘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者。人民逃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蠟盞。益殿下現移東廂。萬分艱窘。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襲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存儒學、文廟頓頹。聞其故。謂科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剖照解部。所司計無自出。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欽鎮巡議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荊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頓塌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向不堪。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於行欽遜去後。今許事魯永清奏稱。前因臣會同刑部尚書何、太理寺卿潤等計議。竊惟條律之設。輦轂仕庶。即時身死者。律有明條。固不暇論。其餘致傷有輕重。所以辜限有遠近。保辜者、毆人成傷。保其犯人之罪。責令醫治。被傷之人。恐其致死。使彼此各全其生也。律曰。辜限內胥須因而死者。以鬬毆殺人論。律條甚明。固無別議。又曰。其在辜限外及雖在辜限內。傷已平復。官司文卷明白。別因他故死者。各從本毆傷法。且其者疑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是言若在辜限內。傷已平復。不因毆傷。別因他病死者。仍擬毆傷本罪。不坐毆殺之條。曰別因他故死者。從本傷法。則限外因傷死者。雖不明開以鬬毆殺人論。而其意亦甚明矣。不然。何以折傷以上。又曰辜限滿日不

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毀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法古人。又謀被融愛獨至。臣深感切。若無益於賢王。罪死。罪死。臣往年疏辭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德而義完賢名。不欲貪諛順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於臣言者。伏望聖明。篤慈親。斷大義。垂養道。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圓。毋涉吳王几杖之踰。叔段京邑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顯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振紀綱疏　弘治五年　蔡清

臣伏見近日彗星之異。天道高遠。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固未可必知。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外敵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具。無一可恃。天之意。其爲此耶。臣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靡。士風日靡。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危矣。誠復一議。如稱弁髦。動有期。雖使無邊塲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陲紀綱。既振。營垣既正。疆場自固。要荒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臣於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皇上論令羣臣陳時弊。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雖徧。此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蔽己。面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明明指曰。某爲奸之首。某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獄一人耳。即此一事。是上所親見而切齒者。臣下納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君門萬里之外者哉。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非皆可以計免。何用憤憤懷刑。謂功皆可以僥倖。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塡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朝廷之大事所蠹。不暇顧也。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官宦賜第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浮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費者。乃多充牣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敵騎一至。而薙髮之令。家落然一空。臣竊今日國中之虛實。外敵亦當知之過半矣。

即係淫祠、俱各查考盡行革去、僧、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遠、仍照循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堰可以泄河流之溢、隄可以禦河之時、南塘石堰、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倘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奸逸惡勢者、慫恿易興、聰聾蹈影者、議論難據、臣恐乞救丘兵二部、會同在廷舉臣、從長計處、開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舉實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

疏入、帝從之、

請復教太子疏　弘治六年　馬文升

臣惟太子國之儲貳、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大易有養蒙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古帝王深思遠慮、未嘗不以此爲先務也、皇上嗣登寶位、敬天勤民、法祖圖治、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於兩宮、皇天眷命、祖宗垂佑、誕生皇子、寔出中宮、姿裴異常、質性聰睿、丝已能言、能行矣、不可不早爲教養也、蓋蒙養之時、良知良能未有所誘、天真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他日雖有良師傅教之、亦難入矣、爲今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衛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持、言語必教之以眞正之音、行步必教之以端莊之舉、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之戲、不使之見、造夫稍長、嚴敕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講讀、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敕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愼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充其任、回邪詭祕者、不使之預、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聖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昕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興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鄰、四物之所當惜、如此則老成內臣如太監覃吉者、先教之誦習孝經、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至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講讀、及其漸長、建立宮僚之時、仍乞敕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愼選名實相符、才德老成、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以充其任、回邪詭祕者、不使之預、自此日出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聖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昕當知、人物賢否、在所當辨、興夫上天之所當敬、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鄰、四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皇太子德不亞於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臣以非材、荷蒙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又蒙皇上加臣太子少保、正係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惟在豫教皇儲、以成聖德、今日之事、與不舉、係他日之治、亂、是臣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意也、伏望聖明留意、

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上、得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弘治六年　劉大夏

臣等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遠、尤難爲力、惟若得由東、河南、與直隸夾河大勢、必須修築兩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經水州縣、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仍於湖岸廟南北各

造簸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十丈、中砌石塊一條、長十四五里、以固經久、若此處隄遠、仍照循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堰可以泄河流之溢、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塘石堰、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開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倘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奸逸惡勢者、慫恿易興、聰聾蹈影者、議論難據、臣恐乞救丘兵二部、會同在廷舉臣、從長計處、開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舉實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

申明律意疏　弘治七年　馬文升

臣竊惟爲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前元入主之後、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強盜、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祖宗朝凡錦衣衛提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俱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門前富賈、會問明白、隨即具奏、奉有欽依、刑科三覆奏、就行處決、或有不待三覆奏、而處決者、所以良善者、知所懲奸、惡者、知所懲、典刑既正、盜賊屏息、至天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官傳奉英宗皇帝聖旨、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該決重囚、著三法司奏請會集多官、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集、務要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欽此、蓋專指律該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枉、故令三法司會集多官審錄、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緣何監至秋後處決、因有前該傳奉欽依、所以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異原情、館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況處決之際、因是囚衆、多至日晚、或至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義、且僧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如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鬬毆殺人者、爲無異矣、又非緊代制律懲惡之意、欲強盜之息得乎、伏望皇上、今後凡錦衣衛官捕獲強盜、綁赴御前引奏者、乞照先朝故事、敕令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於午門前會問明白、追有贓杖、擬罪如律、備由具奏、奉有欽依、刑科覆奏、不必監候、隨即處決、中間果有情可矜疑者、亦要明白上請定奪、或有冤枉、亦與辯明、其決司徑問強盜及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兇犯、務在鞫問情犯明白、贓杖眞正、毋撓於勢要、毋拘於成案、發大理寺審擬、合律類奏、奉有欽依者、刑科覆奏、亦就處決、庶有以正邦刑、而懲奸慝、息萬姓、而安良善、其律該秋後處決重因、照循例審、非惟皇上寬仁慈厚、實同舜禹、而臣猶以此言進者、蓋此時強盜恣肆、劫財殺人、全無忌

明臣奏議卷八

馬文升

陳災異疏弘治八年

臣謹奏。據湖廣布政司呈。據長沙府申。據善化二縣申。稱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降。高阜去處。未曾翻耕。卽今菅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賈菜開蓮花。七日方纔凋謝。倘由轉呈到臣。會同巡按、監察御史鄒惟恆議復。凡物之生。各有常性。今當地方旱渗之餘。土木併興。因循府司官員。惟知貪利。以致福建賊首鄧茂七、浙江賊首葉宗留、廣東賊首黃蕭養倡爲亂階。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僭號稱王。攻劫城池。殺傷人民。地方騷擾。爲之不寧者數年。其廣西、貴州、苗蠻因而爲亂。朝廷命將出師。方克勦平。彼時兵食尙足。人民富庶。未甚戕力。近年以來。宗室位多。冗官太濫。加以水旱相仍。科派撫柳。所在倉廩空虛。軍士乏糧。城池坍塌。武備廢弛。守門者、皆老幼之卒。操練者、半屬羸之輩。如湖廣桂陽縣被賊百十人進賊。如入無人之境。江西贛州府地方流賊數百。劫掠十數餘日。至今未曾捕獲。福建武平、廣東程鄉縣賊盜尤甚。倘或啃聚日久。爲患非輕。其浙江大戶之家。或爭私怨。各聚人衆。相殺數日。有司莫敢禁治。誠非治世所宜。若非添設巡撫官員。早爲整治。將來之患。有不可測。今江西已添巡撫官一員。但止管南贛二府及福建汀州府、廣東韶州、南雄、湖廣郴州一帶。不預民事。三司官員。未免節制。難以行事。查得本部先嘗建議。要於福建、浙江添設巡撫官員。未蒙俞允。今日之勢。又非前數年之比矣。應合早爲處置。臣等職掌兵政。天下安危所繫。若不明之於早。萬一有事。臣等萬死。何足以贖。伏望皇上以地方爲重。乞敕吏部會同本部。推舉練達老成、剛柔兼濟官二員。爲都御史。巡撫浙江、福建地方。專一整安軍民。緝捕盜賊。禁貪婪。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飭武備。措備倉糧。操練民兵。凡事與鎮守內臣計議而行。大意以弭盜安民爲本。其江西都御史金澤。就令巡撫江西。多在南贛二府居住。仍兼管廣東韶州、南雄二府及湖廣郴州桂陽一帶。候命下之日。各另請敕行事。

疏入。帝不納。

以罪。列聖相承。率遵是道。所以百餘年來。海內安然。災異少見。民之感德。浹於骨髓。淪於肌膚也。仰惟皇上嗣登寶位。愛民之心。實同乎舜、禹。仁民之念。遠繼乎祖宗。撫一令之不善。無一政之或乖。夫何近年以來。乃有前項各處奏報災異。數浩之中。惟地震一事。考之前代。固有震者。未若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亡。及在外司府、州、縣並各邊總兵等官。非率奏准明文。擅動軍民。修蓋不急衙門。非禮祠廟。及耕補自己田土。做造私已器皿者亦多。裏河一帶。直抵南京。平昔俱有遮攔。拽送馬快船隻等項人夫。近因三次親王之國。豫備接應人夫。又不下數十餘萬。踏候日久。飲食不足。尤爲困苦。役繁民困。未有甚于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力豈有不困。民財豈有不竭。欲望遂其生養。豈可得乎。民既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災異之來。未必不由于此。賦稅之重。勢至于斯。倘不可已。但價值亦當少減。工役固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亦不可不計地之廣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繫甚大。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悟下嬉。災異之示。或不可弭。而意外之處。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守、巡撫、總兵并都、布、按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思朝廷委任之重。仰體皇上恤民之仁。邊倉糧儹。斟酌定奪。比前益減銀數。而各邊客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遇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戶。次及中戶起運。下等人戶。俱作存收。或折納闊布。歲豐聖壽人等。不許挪移作驛。致有不均。其徵收之時。亦要酌益緩急。豫定期限。陸續設法催納。不許要求逼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明前宗德制。著令照丁粘種。務實效以復民之授產。其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稱。小學並御製大誥。俾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巡撫官尤宜振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汚吏在所當黜。可以蘇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譬如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明前宗德制。著令照丁粘種。務實效以復民之授產。其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稱。小學並御製大誥。俾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巡撫官尤宜振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汚吏在所當黜。可以蘇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譬如己之子。節財如己之肉。使民無啼飢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發。小則設法撫捕。大則調軍勦滅。毋致蔓延。貽患地方。其於委任。斯無所負。其大小衙門。若有應合修造工程。事干動支錢糧。起倩人夫數多者。務要奏奉明文。次第合應修蓋。小小工程。亦要申稟巡撫等官。示下方許修造。其餘一切不急之務。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及行各邊鎮守、分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理一應淫祠、私宅、公館等項。並排積田土。做造器皿。重勞士卒。廢弛武備。如有故違。通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提問如律。上請定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調。武職照私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倉、內府各庫局、內外提督、巡視等官。並各邊監督官員。各要嚴加禁約。官攢、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納戶。指勒財物。仍乞敕工部轉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蓋各王府內外官員。如果工程未完。作急修蓋完備。若是已完。即便回京。不許在彼邊延。虛費供給。有傷民財。仍乞敕三道分投齎付今次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蓋各王府內外官員。及請敕彼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公同相度。今次所修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空閑。如果城闕人稀。其周圍牆垣丈尺。並宮殿衙門一應房屋。照式起造。分毫不可有減。若是城狹人密。別無空地。周圍牆垣。不必拘于北方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太多。以後致令起蓋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端。有違祖訓。且使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必令匠作斟酌

有垻去四五分者。斬山平地。多傷風水。軍民蕩析其居。無所歸著。告訴之言。徹於道路。嗟怨之聲。徹於上聽。登寶位。愛民之心。實同乎舜、禹。仁民之念。遠繼乎祖宗。撫一令之不善。無一政之或乖。夫何近年以來。乃有前項各處奏報災異。數浩之中。惟地震一事。考之前代。固有震者。未若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亡。及在外司府、州、縣並各邊總兵等官。非率奏准明文。擅動軍民。修蓋不急衙門。非禮祠廟。及耕補自己田土。做造私已器皿者亦多。裏河一帶。直抵南京。平昔俱有遮攔。拽送馬快船隻等項人夫。近因三次親王之國。豫備接應人夫。又不下數十餘萬。踏候日久。飲食不足。尤爲困苦。役繁民困。未有甚于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力豈有不困。民財豈有不竭。欲望遂其生養。豈可得乎。民既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災異之來。未必不由于此。賦稅之重。勢至于斯。倘不可已。但價值亦當少減。工役固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亦不可不計地之廣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繫甚大。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悟下嬉。災異之示。或不可弭。而意外之處。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守、巡撫、總兵并都、布、按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思朝廷委任之重。仰體皇上恤民之仁。邊倉糧儹。斟酌定奪。比前益減銀數。而各邊客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遇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戶。次及中戶起運。下等人戶。俱作存收。或折納闊布。歲豐聖壽人等。不許挪移作驛。致有不均。其徵收之時。亦要酌益緩急。豫定期限。陸續設法催納。不許要求逼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明前宗德制。著令照丁粘種。務實效以復民之授產。其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稱。小學並御製大誥。俾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巡撫官尤宜振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汚吏在所當黜。可以蘇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譬如己之子。節財如己之肉。使民無啼飢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發。小則設法撫捕。大則調軍勦滅。毋致蔓延。貽患地方。其於委任。斯無所負。其大小衙門。若有應合修造工程。事干動支錢糧。起倩人夫數多者。務要奏奉明文。次第合應修蓋。小小工程。亦要申稟巡撫等官。示下方許修造。其餘一切不急之務。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及行各邊鎮守、分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理一應淫祠、私宅、公館等項。並排積田土。做造器皿。重勞士卒。廢弛武備。如有故違。通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提問如律。上請定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調。武職照私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倉、內府各庫局、內外提督、巡視等官。並各邊監督官員。各要嚴加禁約。官攢、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納戶。指勒財物。仍乞敕工部轉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蓋各王府內外官員。如果工程未完。作急修蓋完備。若是已完。即便回京。不許在彼邊延。虛費供給。有傷民財。仍乞敕三道分投齎付今次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蓋各王府內外官員。及請敕彼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公同相度。今次所修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空閑。如果城闕人稀。其周圍牆垣丈尺。並宮殿衙門一應房屋。照式起造。分毫不可有減。若是城狹人密。別無空地。周圍牆垣。不必拘于北方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太多。以後致令起蓋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端。有違祖訓。且使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必令匠作斟酌

相度而用。不許因事小忽。將長材故意截短。勞民重費。有稽工程。其督工官亦要撫恤人夫。時其飲食。不可太急。及索要財物。若遇填宮殿基址。大工修繕已就。將原起人夫。或分班做工。或疎放一半。不許盡數拘留。致生疾病。因而死亡。有傷和氣。內外官員。仍每半年一次具奏。要見造完工程若干。用過物料若干。現在做工人夫若干。不許假前邏延歲月。久勞民力。工部仍查內外節年催督派出料物若干。工程已完。未曾送納者。即係多餘之數。准作後來應用。不必再派有司。覓其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若然。民雖不能遽逢休養。亦可少蘇困弊一二。前項事情。國家安危所係。伏望皇上覽臣所言。如果有益生民。有裨治道。斷自宸衷。俯賜施行。更乞蠲遵祖宗之訓。益篤愛民之仁。節財用。省造作。以培植邦本。崇正學。抑邪術。以端澄聖心。庶幾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基業。實在於是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惶惧。爲國爲民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修飭武備疏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竊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武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危矣。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蹙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初。未忘練武防邊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覓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邊塞。其於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衝刺之不熟。至於馬匹。縱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其堪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閥閱貴戚。習學韜略。操演弓馬。如敵騎之飆驟。蓋亦銜壞之不作。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一聞推舉。多尙奔競。及至臨時。莫展寸籌。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衝刺之不熟。至於馬匹。縱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爲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其堪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閥閱貴戚。習學韜略。操演弓馬。如敵騎之飆驟。蓋亦銜壞之不作。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則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天鷄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災不虛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相爲倚伏。近日北敵近邊。邊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釁之意。倘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迹。且北敵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謀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周、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警之外。卽非我土。至者密邇。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倘有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當思慶。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首腹幪。防奸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從之。於法。吏乞天語丁寧。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害。敢有不遵。事發。照依內外提督大臣欽奉敕諭內事理發落。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假前邏延。因而私役費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牟泰同臣等選軍之

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供支糧。馬不支草。夏、秋供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現操馬雖有二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中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堅。袖長膕肩。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卽今檢習亦來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剋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掩塞。有名無實。況去藏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燬數多。現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軍馬充足。甲兵堅利。若將不得人。亦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爲害。年老有疾。而士論不與者。本部已奏行天下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閥閱貴戚。習學韜略。操演弓馬。如敵騎之飆驟。蓋亦銜壞之不作。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則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天鷄地震。連年不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災不虛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相爲倚伏。近日北敵近邊。邊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啓釁之意。倘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迹。且北敵之性。小盛則掠。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而緩我邊備。以潛謀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以大周、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警之外。卽非我土。至者密邇。薊州。尤爲密邇本邊。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倘有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爲應援。若不早爲修飭。誠恐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當思慶。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首腹幪。防奸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從之。於法。吏乞天語丁寧。著爲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害。敢有不遵。事發。照依內外提督大臣欽奉敕諭內事理發落。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假前邏延。因而私役費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牟泰同臣等選軍之

後奏推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爲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務在十五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內。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聰明。諳識旗幟。耳聽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全藉此器。京營原無教師。合無行移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糧腳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千原習大刀軍人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卻令專教本千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槍、刀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該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到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遂日開弓。演習日久。自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敵人知懼。不敢輕衝。北馬匹尤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拗。鞍轡之類。俱要堅固整齊。應便於馳驟。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臣等職掌兵政。因北敵窺伺。武備未修。日夜憂惶。寢食弗寧。故敢冒昧上陳。伏望聖明留意。俯賜施行。宗社、生靈幸甚。疏入。帝不納。

請視朝疏　弘治二年

徐溥

臣伏覩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撫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爲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視朝甚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瀆論。內閣奏事。情不拘時。奏聞今止一次。遂以爲常。批荅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題奏本章。或稽留數月。或竟不發出。事致壅滯。不得即行。且本朝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時。常面召憧臣。咨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得一覩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體。實爲有礙。至於經筵、日講。所以明理義。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盛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籙。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失守。求禍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建不時。費貲無算。蠲退道官。復隆眞人。賜以玉帶。恩寵賑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之事。北宋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肝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殂其身。雖杖殺柳泌。何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善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禁燄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僞。亦已甚明。況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事。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正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聖壽。

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者哉。且自古奸臣、佞人、讒惡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平無事爲言。漸患一來、悔之何及。唐和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疑、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重疊、則殺耗竭兵馬、能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愁歎之聲、上干和氣。變盛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水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爲可憂。陛下深居九重、言路之官、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伏願陛下嚴早朝之節、復養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奸佞之人、斥諛佞之說、則聖德日新、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窮矣。

疏入、帝從之。

論罷興作疏　弘治十年

周鑑

題爲罷興作、以隆治道事。竊惟爲治之道、莫大於得民心。得民心之道、莫大於恤民力。蓋民者、國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本搖則邦傾。故春秋凡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譏而書之。或重役以勞民力、則其本傷矣。本既傷而欲國之治、未之有也。故曰、天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其重民力如此。仰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圖治、愛養斯民、詔諭天下之人、皆曰不圖今日復見堯、舜之君。夫何近年以來、興作之事、連年和繼。府庫之財、費出無經。民困於科派、而流亡過半。軍苦於力役、而逃竄多。財耗力竭、人不堪命。臣心知其非而緘默、是死不惟負陛下委任諫官之盛心、抑且負祖宗設立諫官之本意也。故敢冒昧死言之。昔唐堯土階茅茨、不害於爲堯之風。夏禹卑宮陋室、不損敏德之化。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旣成、而一臺不築。遂成富庶之休。唐太宗鑒秦、隋之弊、財用旣具、而一殿不爲。遂成貞觀之治。是皆載之史册、昭然可考。願陛下察之。往者營寧侯宅第之營、數年未得休息。今歲歲秀亭之建、此時正當勞費。近日又差官前去河間府興濟縣地方、修蓋房屋廟宇。陛下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安忍作無益以害有益哉。且京師腹心、元氣寧保其無恙乎。方今北廷入貢、遠人慕義來王之時、正當詰戎兵、修政教、使知我朝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鄣服邊方窺伺之心可也。今士木一興、則敗府動搖、人心嗟怨、肢體傷矣、肢體旣傷、而腹心、元氣之工、興作無厭、軍民之力、疲敝不勝。彼將謂我中國之虛而萌覬覦之念矣。況近日四方有災異之隙、企隴、顧隴復蜀之意。而所見施行、未遽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耶。當世之務、入於弊者多矣。臣將有待而後言也。夫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非時之所急、雖切而亦空言。陛下夙夜祇畏天之戒、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浹月之間、盛德日新、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窮矣。

疏入、帝從之。

論重名器疏　弘治十年

何孟春

題爲抑奔競、以重名器事。邇者清寧宮因災重建、告厥成功。內官監以其趨事之人、開坐上請、欽蒙陞職、侍以和引救者乎。躁者、鋭速化、戾者、競苟免。私者、顧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躁是親。所偏好、則曲爲掩救。所偏惡、則橫肆擠排。是以人言籍籍、謂某人、某陰爲之地。某事、某陰爲之間。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止

於完職。近日內降、漸及正途。國事日非、公道攸廢。臣以菲才、待罪言路。苟有所見、義不容默、竊照郎中李堂、猥以凡庸、明中甲科、濫厠部屬。服色俸級、亦極拘束。固宜竭忠蠲忱、誠心圖報。若管理修造、職分當然。雖有催趲物料之功、亦皆尋常易爲之事。今辦理未及一年、輒陞京職二級。名器之濫、不宜如此。彼工、匠、吏、卜、無階而入者、官完職濫、固不足言。至若李堂出身正途、乃貪緣陞職、甘同工匠之流、諂事權豪、無異乞憐之狗。陛下明並日月、洞燭奸邪。若不痛加裁抑、臣恐本部尚書徐貫見伊部屬尚亦超遷、必將藉口貪緣、希望陞典。況本官奔競素著、曾經彈劾。臣恐所以逆料而過慮之者、爲此故也。嘗在朝之臣、無正途、無維流、無小大、奔競成風、恬不爲怪。興言及此、實切寒心。昔賈誼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遏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欲禮、義、廉、恥明、風俗敦厚、惟在陛下端本澄源、慎重名器、一轉移之間耳。臣聞先年修蓋太廟工完、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綸等止蒙給賞、未曾陞職。正與今日修蓋清寧宮事體相同。伏望皇上斷自宸衷、收回成命、將李堂照例給賞、罷其陞職、以杜儉邪奔競之門、以絕徐貫將來意外之望。將見奸邪之脈自落、廉恥之風日盛。宣宗祖訓萬年無疆之休也。恐臣妄議、罪當萬死。倘蒙陛下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九

何孟春

應詔陳言疏　弘治十一年

臣聞范雎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朱熹軾曰、臣試論其小者、而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夫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非時之所急、雖切而亦空言。陛下夙夜祇畏天之戒、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浹月之間、盛德日新、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窮矣。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從之。

見后。及推西路總制。乃閱數人而用趙。其間得無有譽越於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奉詔補外。乃踰年而後得參議。其先得無有毀綸者乎。甘肅守臣。謂封哈密。兵部具題。欲無差官。陛下不允所奏。及擬人以上。閱一月而又追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必所差之人。有非陛下意所欲者。庸知左右所間。繼宋誉官。陛下亦當酌一二之尤者、以告後來也。今陛下退不有欲差其所厚者、以德俾功名。因無陛下之命。而遂致中止乎。陛下英睿過古。不應左右。能預宋意。惟遇事稍涉遲緩。故或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近年各官所上封事多有久留中者。彼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鯁鯁然常恐被禍。而陛下飄復留中。使彼不得謂命。徘徊鬱寒。叩天無路。何也。夫事之可與不可與不行。兩言而決耳。陛下豈欲留陳荅展、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耶。又或其言謬悠、無可採耶。計彼之敢於上聞。傾瀝肝膽。熟思審計。非以爲己謀也。以爲己謀。小加譏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己謀。則於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審計者。陛下亦當節短取長。未可沒無別白。使爲左右者。得以成其曖昧之禍。而誤風節之士也。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邊。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胡獻以言事罷斥。給事中胡易猶在繫獄。臣恐非陛下求言始意也。伏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徵對曰。陛下良觀初。諫人使諫。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而政治之進退。實決於此。臣願陛下一審察焉。得頃不如得簽。得唯唯不如得謇謇。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譬。人情不甚相遠。彼願欲螘死灰以自焚。喙野葛而自壽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禍。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於天子者。蓋索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補於前。患生於後。彼非失心道死生之人。而謹背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沈自營。心口相戒。苟苟玩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爲觀美。務因循而長偷。雖敕勵而懵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皆同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於盛世安所取乎。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不能濟。故必借其力於下。而使下成與其力。然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又不可輕借也。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尤以補苓黃澧之。不可以爲賢。繩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陛下今所委任。不爲乏人。然上下情隔。忠誠未孚。動遭讒附。貂璫乘之。默運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開。日闢日廣。爭騖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止矣。然其致此。則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與。以圖天下之治。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宕心腹。淵微褒襄。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避忌。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郡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無不賂門卒者。所上簽書。必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於守何親。而得買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狎昵也。前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羣臣趨趍於外。觀覘風旨。因李廣之不若也。於是有苞苴具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閑遠。欲其招攜。跡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詿誤。欲其回譴。衣冠清流。豈眞不知恥哉。無以結知

於陛下。故結知於陛下之左右也。曼時之念。事於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敵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歟。近科道請按舉廣賊。以治交結者罪。陛下但令指名以上。而卒從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於所聞。繼宋誉官。陛下亦當酌一二之尤者、以告後來也。今陛下退不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於委任。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賣於臣下。而致其政。詳賣於臣下。故賢否不能隱。致其政。故是非不敢私。其所以使之不能隱、不敢私者、非用智術以伺察猜防也。悉惟我祖宗在位。優接臣下。罔有間隔。早朝奏事未畢。每於晚朝盡之。遇有機務。輒留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搉。然後施行。今陛下視朝稀闊。通政司所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天下事一切徵諸尺牘。臣惟臣下之告君。見於疏奏。不如見於對陳之爲切。蓋疏奏者、剴切言之而不足。對陳者、從容出之而有餘。疏奏者、堂廉高遠。或蔽於諛邪。對陳者、公論具存。無憂於扞格。今羣臣有得更番當次、對陳於陛下者乎。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陛下無由知之。將何以詳賣於臣下。而致其政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內外。

吏員出身者。無勳於前。無德於後。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爲不才之歸也。天下之民。又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待之也均。凡諸途出身之人。皆有以自樹。今一大府。迺數州、縣分職。數十員。則自進士數人外。乃少可旌異者。此效課不殿之弊也。臣恐欲令撫按以及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印官員。有政績超卓者。邊行褒賞。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異而偏低昂之。衡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出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甘自棄矣。至於效課之道。古今有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爲守以廉。爲以能。而課牧民之官者。又以得民心爲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受之者。非有嗾咻撫循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爲效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愛者。該部既按實以擢用之。又每歲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爲高第。如漢故事。陛下特降璽書奬諭。以風天下。使爲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受賜於無窮矣。是二曰。臣聞國初未尊有巡撫。宣德間。始設於南直隸、河南、山陝。今則除浙江、福建外。悉有常置。秩皆都御史。邊方領制澄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敕旨。以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是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見吏部推各處巡撫。腹裏、則會戶部。邊方、則會兵部。審酌已定。而後請上親擇。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錯。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不暇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撫爲哉。昔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罷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謂陛下欲行久任之道。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限以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陛下親臨德音。詢問民瘼。一示以優異。一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藩錫而慰遣之。其或不職。科道指實面論之。夫既擇其人於先。而又久其任於後。於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俸之辱。則彼必思有奮地方。而無負陛下矣。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必愼惜名器。惜之故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僭濫泥濫。無復審擇。黃紫滿朝。坐致人士。視其名器。無足爲重。上與之而謂其法應與也。下得之而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也。如此上之僭濫、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識者。所以致議於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既久。勤勞茂著者。方降特恩。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近年三品以上。始概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之任子使子任其孫、孫有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襲。無子、同產兄弟繼之。從兄弟亦襲之。又廣於任子之法。蓋我太祖平定四海。太宗肅清內難。武臣摧鋒破敵。九死一生。推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下德所已定。人滿於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徒以首參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彼所獲首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勢邀。或出貨取。或戮已死守臣。皆與奏報。濫冒功次。雖經部議。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竇不少衰。今之新任有功之人。有定額。非以病於民也。近年若莊人役。罔恤國體。近莊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來益不已。在莊勞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日甚。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莊地。卽無窮復歸。有以

之完。何臣推文武之途有二。食君之祿。實一世襲。既優諸武爵。則法律之繩於文、武者。豈容復異。今文職犯贓必罷官。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所犯。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同罪異罰。甚覺不倫。臣故之於律。軍官犯答罪者、收贖。杖罪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盜贓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載。搶奪奸盜、收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爲民。子孫承襲。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爲民。已非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卽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爲民之名。無能職之實。其罪不更輕於降調者之不得卽替哉。或謂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於其身。故卽承襲於其子孫。以報其先。湯恩汪濊。固應如是。臣以今之世襲者。不皆開國佐命之裔。至於有罪又每從寬貸。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是重也。乞敕部議。今後各邊有警。從征官軍。若能臨陣斬級。回營之際。赴鎮巡官辨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厚與賞犒。如或假冒奏報。事發之日。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法司會議。軍職犯罪。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該襲職爲民者。必俟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之目。革去一級。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裔。承襲之日。革去一級。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於地。君附於民。於原衛所帶俸差操。雖幾彼知虛後。不敢變上之名器矣。其陛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凡天下旱乾水溢。宜無不盡知者。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亦宜有不忍者。然臣竊見因荒之處。若老營報。府、州、縣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爲請命。命下。該部必查例賞行。始爲行文。輒面下府、州、縣。卽所傷分數。以減征貨賑。夫因荒之民。揭腹待哺。如涸轍之鮒。望斗升水於旦夕。猶恐不及。而彼文移往復。動經數月。豈其所堪哉。故今之因荒。耆老既不以報。府、州、縣復不以申。蓋明知其無益也。委官踏勘。多一次逋遲一次騷擾。究之貨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官不忍於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因荒。朝廷所以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因荒而莫之救。種負相屬。道殣相望。無糧於此。嗷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被其害。而有司又催督租稅。身受棒枷。良民亦且流移行劫矣。臣以爲九重軫念元元。宜先事諮論府、州、縣官。倘遇水旱。卽委公正官一員。勘明分數。具申鎮巡官。若係半災。卽將當年夏稅、秋糧開除。若係大災。卽爲設法處置。令府、州、縣將存備倉穀。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回報。以憑奏聞。蓋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肉骨之恩。人人皆德。緩、則排門散粥。延衍後來。而不及事。漢謁者波蠡過河南。以民傷水旱。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於外。非過當時之比。地方去京師遠。檄以救荒。亦不爲專也。或謂朝廷所儲。民將有妄稱因荒者。臣謂非也。漢文帝自卽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遇因荒尙爾。況於因荒而可吝乎。上之儲蓄。固以爲民也。苟無妄費。究食。奚患儲峙之虧。因荒水旱。有同共見。有耳共聞。其勢豈至於可欺哉。其五曰。自秦開阡陌。天下遂有兼并之弊。然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盡莊乎。先朝幾內空閒之地。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其入。其地原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於民也。近年若莊人役。罔恤國體。近莊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來益不已。在莊勞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日甚。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莊地。卽無窮復歸。有限極。其如後來

近莊之故。塚墓被發。屋廬被毀。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權鞭箠。舍醜忍痛。閭默無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即之而不敢詰。此非九重厚民之意也。承平以來。生齒日繁。墾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莊地、莊賦。今廣於昔。昔荒地果日闢哉。不過掠之於無事耳。昔漢宣帝詔池鎮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流民還歸者。假公田種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忍於民衣食租賦所出者。而又奪之以致其窮乎。畿甸距尺尚不能無事民之地。況於遠方陵湖園池。爲王府所有者。私畜聚斂之臣。各操漁獵之具。庶在之民。能無困乎。臣聞勳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莊田。家人亦多挾之以肆鯨食。其他軍民之不逞者。復以己業投獻權要。特爲窟穴。而他取借焉。或投作陵戶。以嫁糧、逃。附京如此。在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爲害不貲。不可不嚴爲之所也。伏乞陛下敕官往勘。墾莊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認資業。鄰證有可執結。劃而歸之。其本莊之地。坐某府、州、縣。即就地起科。仰民耕種。止稱公田。丈盡已定。造册繳部。歲收其入。以備經費。若遇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既不失本莊之賦。亦不病近莊之民。幾甸之內。應無歧豐之害矣。該部仍通行各省王府。凡陵湖園池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爲送納租賦。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仗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當非陵戶。不許冒報。及以己業投獻。敢復不悛。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民發口外。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庶幷之弊。庶幾可去矣。其六曰。臣嘗司馬之屬。稽檢軍政條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舉舉於軍政也。我太祖皇帝底定中原。治不忘亂。設爲衛所。養天下兵。蒞陣絕徼。所在充斥。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盧警省之機者。此在陛下必宜有所以振革、弊源、徼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難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邀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兇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非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盧警省之機者。此在陛下必宜有所以振革、弊源、徼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難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邀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兇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非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盧警省之機者。此在陛下必宜有所以振革、弊源、徼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難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邀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兇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非

籍。苟可擺跡。逸憊其他。衛所苟可脫亡。無處厥後。宜乎律示免死。而人懷効之念也。然則陸贄便於人情之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安軍之道。是已伏乞敕部計議。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清軍官員。稽查伍册。凡缺伍失勾。及勾而未那補者。造册繳部。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衛所南北。於兩北又各度其遠近。然後合計查出軍丁之數。與之覓換。使兩解補兩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遠止二千里。入伍之後。衛伍不許再勾。則風聲免其艱難。水土易於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藥於就役。豈憂額數之不復乎。至各處問發人犯。定擬衛分。雖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兩北。幷令當房家小隨往。斯不逃遠以累解役。而本犯不致逃遠。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戍不遠。無以儆衆。臣以爲欲儆衆庶。在於遇赦不輕。原不在遠其土宜而窮之極遠也。其已查出軍丁。有不願行者。令其戶當二軍。於本處或隣近衛所食糧差操。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凡此六事。其中亦有急於時者。故終言之。願陛下終聽之焉。疏入。帝從之。

陳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邊者。皇上以彗星之變。猋戒修省。又出邊疆告警。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苟有一二之見。敢隱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盧警省之機者。此在陛下必宜有所以振革、弊源、徼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難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邀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兇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非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盧警省之機者。此在陛下必宜有所以振革、弊源、徼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言之。有難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邀恩以激怒。七曰、損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兇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非

於料道部局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敵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子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畜。知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願上之所以忽取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臣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臣知其必不克矣。臣竊聞諸道路之言。讒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而區區敵患。有不足平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潛軍而謂和。是皆誘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猝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擾。一牛馬而爲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面堙伏。或潛軍而謂和。是皆誘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猝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擾。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傷日以衰。我怒。則敵日以曲。我逸。則敵日以勞。我堅。則敵日以虛。我銳。則敵日以遁。此之謂也。今之京軍。既不輸水陸千里。踏頓損弊。十而致一。故兵法謂遠輸則百姓貧。貴賣則百姓貧。貴則百姓竭。此之謂也。今之京軍。既不數萬之衆。可立驀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之。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之有備。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聲既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鄙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況今京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鄙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給食

明臣奏議卷十

制科議弘治十四年

王鏊

臣惟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可謂精密矣。先之經義。次之論表。終之策問。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卒未開有如古之發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乎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澆。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今未暇論。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於是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靡。而士之高明者多由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靡。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無以盡人之才。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前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自首至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年頗尙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埃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惜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臣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中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越隆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乎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埃易也。

疏奏。帝不納。

論傳奉疏弘治十四年

馬文升

臣惟人君之大柄。莫先於措名器。國家之首務。莫急於節財用。仰惟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初。稽古建官。各有定員。非效勞任事者、額外未嘗輕授一官。彼時事無不立。而政無不修。所以府庫之財用有餘。蠲遇兵荒。未嘗告乏。列聖相承。咸率是道。未聞有傳奉之官。至成化年間。始開傳奉之門。而冗官爲之漸多。十六年。因遇星變。廷臣論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傳奉文職大小官員。除勳戚功陞、襲授錄用不動外。其餘及僧、道、都寄名放回。有缺取用。內有爲事安冒。幷乞恩陞授的查來定奪。各衙門匠官。精通藝業的存留。著支半俸。欽此。欽遵綸音一下。中外歡欣。鼓舞成以爲雖漢武輪臺之詔。亦不能過。但當時傳陞官員。尙有退之未盡者。非遇皇上嗣登寶位之初。俯從言官之請。但係傳奉官員。盡行裁退。天下欣然。稱頌仁明。奈何近年以來。大小官員傳奉者復多。其他亦有白衣人送中書處食糧、習字出身。得授中書舍人者。前項傳陞等官。十年該支俸糧。動至數萬石。皁隸猶不止萬餘。兩況今親藩至三十餘府。而郡王、將軍、中尉、郡主、郡君、縣君儀賓等項。不下千數。所用祿糧。通該百萬石有餘。而兩京軍職。比之洪武、永樂年間。員增數倍。加以軍國之費。所以內外倉廒空虛。罄竭匱竭。一遇兵荒。動至貿官鬻爵。賦有限。瞢小民膏脂。以此有限之脂膏。供彼無功之庸碌。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天下生靈。豈有不困而府庫之財。豈有不竭者哉。本部嘗上請乞退此等冗官人等。以省財用。但未蒙俞允。亦有留中未出者。伏望皇上大奮乾剛。俯從羣議。將額外傳陞及乞恩所陞官員、及中書處習字人數。除勳戚並進藥有效者、隨駕供事。仍乞今後凡有代替乞恩傳奉陞官之人。斷之以義。不徇所請。以塞倖門。而戒奔競。庶名器不濫。而國用少足矣。

奏災陳言疏弘治十四年

林俊

臣聞蜜雨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月初一日。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決非泛泛循省、可以消此大變者也。致之前古。漢和帝永元二年。則宮闕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則柄臣之應。今宜皆無是也。惟兵禍之應。漢光武時。則武谿蠻反。晉成帝時。則蘇峻亂。宋仁宗時。則元昊不庭。方今敵人久聚河套。兵禍之結。已兆於斯。萬一制勝無常。可慮非細。而草澤之間。又保必無相煽而起者乎。臣觀近時川貴日奢。科差日重。人民日貧。頗無固志。如荊州、瑞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稱名號。敢殺官兵。況內地人民之苦。又加數倍者乎。則不但北敵可憂。遠壤內地。均可憂也。漢宣帝本

始年間地震詔問經畧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其所以然宋儒胡氏謂地妻道也蓍見如此若有敢言使宦官宮妾得以竊弄威福則崔家之禍無由成矣夫宦官宮妾賢者也復光有輔導之功有房閎之親小心恭慎然地道尚靜神體宜安今民怨天怒火過禁山我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耶是豈可獨歸罪於地方官軍不念光家謂光之家容有竊耶事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宮闈內侍椒臣者臣望陛下靜思而善處之未有誰而太過者也他如齊醜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於占役當清究食當法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檢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留情藍已以修人事回天變者也伏望獨斷宸衷如元氣運行妙於無迹則宗社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論取回疏弘治十四年　周經

臣竊見近日右副都御史洪鍾題稱新開濬河川工程已完乞要賞賜有功官軍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誠者皆謂洪鍾忍心流毒已逃既往之誅無實曾功復望將來之賞與情未愜公道難容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竊照洪鍾先於弘治十二年多奏要於濬河川疏山改水築立重閘計料程限可用千人之力不過半年之則如半年之外事不能成成功之後差官閱實不為國家經久大利則治臣之罪臣雖萬死亦不敢辭緣該兵部題奉欽依已行欽遵修築去後即今工程已過二年未見成效況本官行事乖戾天怒降災艘死無辜人命數多窮竭民力糜費財用言官交章彈劾累次曾經該部奏要停止節奉聖旨潮河川已有前旨了不必停止欽此欽遵臣仰觀節次詔旨無非軫念邊方惟懷永圖垂宗社萬萬無疏之休也有若如此何忍負之為洪鍾者一介凡庸叨蒙委任正宜感恩圖報以死勤事上體皇上深謀遠慮之心下副自己經久大利之計顧乃奉意妄為肆行欺罔計其今年四月差錦衣衛千戶牟斌前去踏勘得洪鍾雖工甚急就使今夏整深止可容放小水誠恐日後沙石草木淤塞巡按御史張埴亦奏稱工程尚多相應等情至今未及一月遽稱奏成乞要賞賜縱有拔山蓋世之雄亦安能倉猝成就如此之速觀其奏稱初意止欲分濬水勢以免衝城及六七月大水猛發難料臨期於新隄之傍分減水勢使二處分流水勢必緩庶無衝城決地之患等情又稱新開河道尚存第一崖岸未盡開濬除益留工價委付分守兵備等官候夏秋大水過後臨期相度水勢分數再加修築覓歲用石包砌隄堰比之原奏第二第三棄之開山回川水衝槊散流入關鑿面通之則皆由此而入無復衝激蹋口之患外高內低約束止有趕運京運折糧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鎮蘇鳳淮揚既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地方晉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廣東止有趕運京運折糧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鎮蘇鳳淮揚既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前項五布政司兩直隸地方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費用減省故百凡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國家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湖廣等處之添買香蠟金箔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費耳若者焉何則往者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措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徒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宂食者加於前內帑缺現年之用而給費者日侈而補歉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求藏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儲利不小等評前後所奏轉換支吾自相矛盾又聞所修磚城亦將衝倒若遇大水猛發旋築旋塌終無了期貽害匪輕大利安在自弘治十二年二月興工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經兩度夏秋皆遇大水此時洪鍾何不相度水勢必待分守兵備等官後來修築即其本心自知前功決不可成欲免後患既不服罪輸情痛省己咎乃敢文過飾非重為塘罔以無益徼勞營惑聖聰以難成大役遷託他官雖稱乞賞官軍其

實豫為己地塘罔之罪法所難容況今奏稱雁尾山等處係伊撫屬地失火延燒周圍七十餘里逼近禁山臣恐洪鍾先年壓死人命數多荷蒙寬宥今又燒山傷石致傷和氣故皇天震怒水災逼近驚動陵寢然地道尚靜神體宜安今民怨天怒火過禁山我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耶是豈可獨歸罪於地方官軍不念光家謂光之家容有竊耶事不可料政亦類此則所謂宮闈內侍椒臣者臣望陛下靜思而善處之未有誰而太過者也他如齊醜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樣太巧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或由此至於占役當清究食當法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檢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留情藍已以修人事回天變者也伏望獨斷宸衷如元氣運行妙於無迹則宗社幸甚

疏入帝從之

會計天下錢糧奏弘治十五年　韓文

臣等竊惟因地制賦乃立國之大經量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修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賄必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若漢唐盛世或度官量吏以賦民租或計丁授田以立租調是皆能雖本末之義以適斂散之宜者也洪惟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驅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古王不可得已然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定鼎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及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九邊緊急錢糧必令各該撫按官員查照地方遠近錢糧多寡預為設法處置停當務要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地運赴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京庫折糧銀兩一項其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常鎮蘇鳳淮揚既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前項五布政司兩直隸地方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費用減省故百凡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國家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湖廣等處之添買香蠟金箔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費耳若者焉何則往者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措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徒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宂食者加於前內帑缺現年之用而給費者日侈而補歉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止漕運遲誤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求藏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猝至邊儲利不小等評前後所奏轉換支吾自相矛盾又聞所修磚城亦將衝倒若遇大水猛發旋築旋塌終無了期貽害匪輕大利安在自弘治十二年二月興工至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經兩度夏秋皆遇大水此時洪鍾何不相度水勢必待分守兵備等官後來修築即其本心自知前功決不可成欲免後患既不服罪輸情痛省己咎乃敢文過飾非重為塘罔以無益徼勞營惑聖聰以難成大役遷託他官雖稱乞賞官軍其

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豫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俞允。乞敕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原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廚料缺用。屢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免征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撙節。使邊警得倉猝之用。祿米、豆田。如何處置。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條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伏望皇上惻天下民窮財盡之極。體祖宗節用愛人之心。少留睿覽。斷自宸衷。俯賜施行。臣工皆庶此外。凡供應興造之浩繁。益爲減省。近臣貴戚之賞賚。少加撙節。如此庶幾存一分。國有一分之益。覽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而於邦計亦大有所賴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奏入。得旨。卿等所議事宜。深切時弊。重京儲。另旨發落。省供應。均煩例。已有旨行了。清鹽法等再議來說。其餘都准議行。

請皇太子御經帖疏弘治十五年

臣謹奏。恭惟皇太子殿下。年齒長成。天資英偉。內外宮臣。朝夕輔導講讀。學有進益。此誠宗社無疆之休。後世臣民之福也。但臣等切任大臣。文升、臣珪、俱任東宮保傅。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皇太子初出讀書於文華殿。獲覩容顏之後。至今五載。止是正旦多節。及每月朔望日。於文華殿門外朝參。相去頗遠。仰惟皇上嗣登大寶。日決萬幾。猶每月三御經筵。令翰林儒臣講讀經書。以隆聖學。而追古帝王。今皇太子當進學之時。雖日出讀書。止在左春坊。與二三內閣大臣及東宮並翰林院講讀等官相接。且去處頗狹。未甚從容。致之古者帝王之教太子。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也。臣等愚見。以爲欲請皇太子照皇上御經筵故事。每月三次。初六、十六、二十六出御文華殿。令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鴻臚寺、掌印正官並二品以上官同內閣大臣、東宮講讀等官侍班講書。其侍衛將軍等項。比皇上御經筵之日減半。庶臣等得覩皇太子之容顏。而皇太子亦識臣等之愚忱。收斂身心。嚴威潤德。相接日久。自然度量益宏。識見益廣。日就月將。以至於緝熙光明之地。答德益盛。而帝王之業有不難造矣。臣等惓惓犬馬之誠如此。伏乞聖明留意裁處。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疏入。帝不納。

巡撫事宜疏弘治十五年

臣謹查得先該戶部奏准。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八月以裏。一次赴京隨事。續准兵部咨爲公務事。照得各處巡撫官員。每年在邊者。於四月內。腹裏者。於八月內。到京議事。緣近日各處地方。中間賊情未甚寧息者。若令一概赴京。誠恐缺人誤事。合無行移各處巡撫官員。其拊酌各該地方。如果平安。別無緊要事情

妨占照例議事。若是地方賊情尚未寧息。軍民未得安輯。有事難以擅離。宜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復白奏請定奪等因。具題奉聖旨。是各處正要用人。且都不必來。欽此。備咨前來。臣猥以菲材。謬膺重寄。夙夜憂惕。思圖報稱。惟欲軍民安妥。地方寧靜。其一應合行有益軍民事務。除遵依欽奉敕諭內便宜處置事理。隨後施行。及會同欽差鎮守陝西太監等官計議停當。節次具奏外。今將合議事件。開列具本。謹題請旨。一、軍守令。以厥德澤。緝懶政治。莫先安民。安民在擇守令。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得其人。則庶民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矣。皇上愛民之心。無異於舜、禹。宰相贊理之勤。有同於伊、周。然而治不古若。而小民不蒙郅治之澤者。蓋以守令不得其人而已矣。守令之不得其人者。由作之無其法而已矣。竊見今之守令。由進士、舉人出身者。往往多得其人。由監生除授者。鮮有能稱其職。揆其所自。其監生坐監並在吏部聽選。二十餘年。方得出身。比至除授之時。年已五十以上。鬚髮皓然。神志昏倦。其意以爲在任不久。又將勘退。陞用之例。諒不我及。所以惟務貪贓之計。罔有治民之心。雖有吏部致察勘退之例。及臣與巡按御史、按察司舉問之嚴。然今日之勘退者。爲因老耄貪婪。後來之除授者。又有老耄昏聵。其之甚於前所退者。蓋以國子監所發人材。不過如此。若止仍循致察。數數勘退。而不知所以更張選法之則。小民送舊迎新。徒爲勞費。夫用賢所以育民。而賢才之盛。未有過於進士也。以進士而除授。今人皆以爲幸登黃甲。觀除外任。有辜父母之寄。而灰士子之心。殊不知設科所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而任守令。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或補內任。輔世長民。綽有餘裕。是亦作養人材之一端也。陝西地方。比之各處。大有不同。其同知、判官、縣丞、主簿。近年部選各處邊方及秋稅糧、相繼往來。并不在任。止有知州、知縣獨員處事。若非得人。事何克濟。伏望皇上敕吏部。今後各處知州、知縣有缺。照依已故大學士李賢奏准事例。每選將在部聽選舉人。不分到部年月日遠近。及監生中年未老。老成貴實。英俊者。通行考選。學問老成。文移頗通。堪任正官者。並將各部觀政進士。照依甲數埃次取用。除京任外。其餘相兼舉人、監生。除授知州、知縣。其進士到任之後。果有廉名。政績昭著者。不分三年、六年。仍令埃次擢用。知州最陞郎中。知縣最陞主事、御史、評事。或令巡按御史並布、按二司官於所屬官員內。廉名素著。才能出衆。堪任知州、知縣者。各舉所知三五員。各另徑自具奏。吏部定奪授職。在任、若有貪酷事發。連坐舉主之罪。以後知州、知縣有缺。俱照此例除選。如此庶使守令皆得其人。而太平之治可期矣。一、添風憲。以撫流民。臣聞防禍於未然者易。除患於已然者難。蓋禍患未萌。以治術防之而有餘。禍患已成。雖兵戈除之而不足。此古人所以圖難於其易。而消患於未然也。竊照漢中府地方。廣闊延袤千里。人民數少。出差甚多。其河南、山西、山東、四川並陝西所屬八府人民。或因逃避糧差。或因畏當軍匠。及因本處地方荒旱。俱各逃往漢中府地方金州等處居住。彼處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納糧。又不當差。所以人樂居此。不肯還鄉。月今各處流民。在彼不下十萬以上。去歲因滿四等反叛。臣恐乘機嘯聚。爲患地方。已令按察司僉事孫逢吉前去彼處查勘現數。造冊收照。行仰各該官司。撫恤禁治。聽其自在生理。候照年。令回還。此等之徒。若逼逐緊急。又恐激變爲患。若聽令在彼居住。難保久遠無虞。況漢中山勢之險。尤甚於竹房。流民之多。不減於襄鄧。雖

皆委官巡視。終是資任未專。必須添官。以專其任。應使地方可保無虞。查得河南爲因南陽之間。流民甚多。添除參議。僉事各一員。奉敕專一撫治。近於荆、襄、南陽之間。又蒙欽命都御史一員。以總其事。是皆思慮防微杜漸之意也。如蒙乞照河南事例。或添除。或就於按察司僉事內專委一員。請給敕書。前去漢中府。就帶家小。專一在彼住來巡視。撫治前項流民。其一道分巡事務。亦令本官管理。及會同守備漢中府都指揮張順。操練軍馬。守護城池。禁革奸弊。防察不虞。務要處置有方。不許偏執誤事。如此應使責任專一。而地方可保無虞矣。一、增課鈔。以贍軍用。竊惟理財之方。有經常之道。有權時之宜。經常之道。可行於無事之日。權時之宜。則施於財匱之秋也。若拘經常之道。而不知權時之宜。則軍餉之用有不足。而贍軍之需有不充矣。照得陝西所屬衛所官軍。除沿邊外。其腹裏軍人。月糧該支一石者。止關本色六斗。其餘四斗。折支鈔貫。其軍職不分沿邊、腹裏。四六關支。本色六分。折鈔四分。及查得官軍折俸、折糧并各王府及將軍儀賓、并司、府、州、縣官員折俸。通共一年該用鈔一千七十六萬五千四百六貫。今所屬每年止收額設戶口食鹽課程鈔共九百五十八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所收不及所用一年共欠少一百一十七萬七千九百一十二貫。而災傷減免者不在其數。且陝西官軍被堅執銳。以禦賊虜。比之各處官軍。勞逸不同。其妻子在衛。至賫月糧俸米發贍。爲因糧餉不足。減半折支鈔貫。今所折鈔貫。亦因不敷。有一二年不得關支者。四五年不得關支者。縱得關支一年鈔貫。亦不得易買數月之糧。又兼要買補馬匹。盔備軍裝。或典賣妻子。或揭借財物。艱難困苦。相繼逃亡。月糧折支鈔貫。人情已有不堪。鈔又不得關支。尤非事體。若不行權時之宜。另行設法整理。誠恐年復一年。困苦嗟怨。益爲能弊。將何以鼓奮銳氣。而使折衝禦侮也。臣看得西安府在城四門。一日之間。各處販賣柴薪等項牛驢車不下五百餘輛。及看得陝西、河南客商販賣馬騾。一年之間。亦不止數萬餘匹。俱從潼關經過。前項車輛馬騾。亦曾投稅。若將馬騾車輛。量加納稅鈔。是亦權時增廣鈔貫之一端也。如蒙乞敕戶部計議。轉行陝西布政司。將西安府在城四門所進柴薪等項車輛。照依在京事例。每大車一輛。納鈔二貫。其馬騾委西安府首領官員。於潼關收報。每馬一匹。納鈔五貫。每季將二項所收鈔貫。俱送布政司官庫收貯。以備官軍折色俸糧支用。候年終。將通收過鈔貫數目。布政司造冊奏繳戶部查照。其收鈔去處。按察司、分巡官。不時巡視。敢有作弊者。就便擊問如律。如此應使課鈔頗增。而官軍俸糧折色不致虛乏矣。必在乎衣食之充足。蓋軍士在邊。一、撫軍士。以蓄銳氣。竊惟克敵制勝。莫先於軍士之効勞。發銳當戚。必在乎衣食之充足。而後可以蓄發其銳也。照得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俱在三邊採備。有一年一次回衛休息者。有十八個月回衛休息者。又有一家正軍餘丁二三名在邊操備者。其在衛餘丁。又要種納屯糧子粒。守城等項差使。且以在邊軍士言之。既有官給騎操馬匹。赴邊之日。彼處總兵副參等官。每軍一名。又要腳力馬騾。或馬或騾一匹。頭。其軍士既無營生。又無產業。止靠月糧六斗養贍。設備軍裝。盤理盤纏。亦皆仰給於此。比至則邊方該管官旗。或指以買設旗號。總頭爲名。權怕到邊責打。只得原籍戶下津貼財物。從買前去。比至或假以修理城垣門樓爲由。節次科斂逼迫。無奈又將原買腳力馬騾變賣出辦。未及一年。使用盡絕。或又有倒死官馬。隨要買賠。逼迫緊急。只得揭借。或本管指揮、千百戶彼處副參等官馬匹。銀三五百兩者有之。銀一兩五四兩者有之。比至回衛。各官家人隨即前來索取。在衛官員。權其分要。只得監追。或典賣妻子。或揭借月糧。歸還前去。賠馬一匹。已至破家蕩產。倘再倒死。將何所買賠。因此而逃亡者。十常八九。所以各邊軍士。目見缺少。且以官馬倒死。責令賠補。固爲良法。其馬之倒死。若不論其急病瘦損倒死之分。一概令軍士賠補。誠恐年復一年。艱難益甚。又不止於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懇乞聖明軍士。莫甚於斯。況在邊軍士。多有衣不遮體。食不充口。瘦損羸形。容枯槁。總兵等官。略不介意。臣在石城目所親覩如此。而欲望其用命効勞。克敵制勝。蓋亦難矣。所以一遇兵戎犯邊。多有不能支持。必須奏討京軍。若不肯著實優恤。諸賓銳氣。誠恐因循年久。益加困弊。敵人窺伺我軍虛實。擁衆犯邊。重有以貽國家之大患也。臣每念及此。深貧寒心。如蒙乞敕兵部計議。行移各邊太監、總兵、都御史等官。今後將所屬官軍領騎操馬匹。置立印信文簿。每月三次點視。臕息瘦者、列爲一等。若三次點視俱瘦。以後馬匹倒死者。著令買補。以戒軍士。不肯用心餵養之弊。其三次臕息肥壯者、列爲一等。若三次點視俱肥壯。馬匹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著落戶有緊急病證倒死者。免其追賠。以蘇軍士艱難之苦。如果例該買補。本軍在邊艱難者。行移原衛。著落戶下餘丁買補完備。本都司差人解送前去。若是各軍將及下班倒死馬匹者。就仰回衛。從容置買。上班之日。騎坐赴邊。及過有纔顧、旗號損壞。須該設備者。令總兵巡撫等官。設法措置買辦應用。如果無處措置。行移陝西都布二司。派屬買辦解去。並不許分毫科擾於軍。及非奉奏准事例。亦不許擅自役使酷害。其各軍士上班腳力。隨其貧富。或騾或驢。或二人共買騾者。各聽從其便。總兵等官。俱不許追究逼迫。及不許仍前放債於所管軍士。令家人前去各衛取討。逼軍逃竄。果有前項奸弊。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區處。仍用心優恤軍士。作興銳氣。務令得所。不致逃亡。如此庶使軍士感激。而可以成克敵制勝之功矣。一、清軍丁。以杜勾擾。竊惟發册清取軍人。不許差官擅勾。所以絕勾擾之弊。而立長久之法也。然法立既久。不能無弊。若不隨時斟酌。嚴爲禁治。則前法愈壞。奸弊愈生。而民有不勝其害者矣。近該陝西布政司清軍委官左參政於瑶呈。查得節據西安府耀州等州、蒲城等鄉軍丁惠林等各告稱。各有戶丁。應當減殺、利州、清州等衛所軍役。有告稱在營現有正軍。身力精壯。又有餘丁。三四丁者。七八丁者。十四五丁者。甚至二三十丁者。俱各種田買賣。家道富實。因怪原籍戶丁不來供給。往往買囑衛所官旗。揑稱老疾逃故等項。還年發册勾攝。及至解衛。爲因軍伍不缺。將解去戶丁。爲奴爲使者、有之。耕種田地者、有之。甚至將盤纏衣服等項。盡數拘收。人已放回者。亦有之。又有告稱正軍回還。取討盤纏。要回衛。不五七月。餘丁又來取討者。原籍人丁。爲因辦納糧差。家道貧窘。無資者有之。將男女頭畜貨賣者有之。及至打發起程。稍不如意。輒便回衛。發册勾取。又有告稱正軍、餘丁、人丁同還。出賣自己房屋田地。因與房族親戚及鄰里人等爭競。釁恨在心。回衛妄取同名同姓者亦有之。此等情節。往往赴官訴告分辯。所司因見兵部發册清勾。難於主張。只得依文解去。查理原籍。拋下田地。無人耕種。遺下糧差。無人辦納。又累里甲僉點大戶管解。及到衛所投文。官吏

又要邦兒錢物、旗甲累取饋送土官、彼既有了、只得放回、往回數千餘里、動經半年之上、破家蕩產、甚可哀憐、查得欽降軍政條例內開正軍在營已有壯丁、就收補伍、不許原籍勾取、有司歷勘是實、回報原衛、將在營已有壯丁、就收入軍衛、不許違例勾擾、降俵奉外、今各該官吏、故違前例、往往聽受在營軍丁賄賂、輒與發册清勾、非惟累煩官府、抑且擾害人民、照得陝西布政司、每歲該清軍士、不下數十萬餘、各該衛所發册之弊、固有而利州、瀘州二衛、青川一所、發册之弊尤多、皇乞通行四川前項衛所、禁約等因、到院、欽此、欽遵、行文勾擾原籍民實受害、且陝西人民、邇年供給各邊粗草、彙以累歲旱荒、薄收、財力皆困、凋弊已極、今前項衛所軍人、不思原籍人丁艱苦、因循不與供送盤纏、輒便擅故、清取、逃年擾害、不得安生、誠為可恨、除前項清勾軍人、行令整政於璡暫解戶丁前去查理、及行四川按察司禁約外、誠恐各處衛、所亦有此弊、如蒙乞敕兵部行移天下衛、所各將現在並逃亡等項軍人、備查的確、鄉貫、充軍來歷、現在者、要開應役正軍、並在營餘丁姓名、口數、每一布政司並直隸各府、各另類造文册一本、差人齎送本部、照清册事例、轉發各該布政司、並南京直隸府分收照、以後各處衛、所發册清勾軍人到彼、先行比對原降文册、如在衛原造有空開餘丁數人、又清取戶丁、顯是挾讎作弊、所清戶丁、免其查解、仍行彼處清軍按察司官員、再行本衛查理、如果在衛有了、就將作弊之人、並該管旗甲先行提問、如律干礙、本官奏請提問、不許管軍管事、著令帶俸差操、若是在衛原先止有一丁、今開逃、故者、亦要開寫某年月日逃、故、許解戶丁前去補役、仍通行各處巡撫、巡按並清軍官員、嚴加禁約所屬衛、所、不許接受財物、聽從本衛當軍之人、因怪原籍不與供送盤纏、擅作逃、故、一概發册、清勾擾害、果有逃、故、例該清勾者、衛所官員、務要取勘明白、方許造册送部清勾、如此庶使在衛軍人、無緣擅作弊之人、並該管旗甲、免其查解、仍行本衛查理、如果在衛有了、就將作弊之人、因怪原籍不與供送盤纏、擅作逃、故、一概發册、清勾軍人到彼、先行比對原降文册、如在衛原造有空開餘丁數人、又清取戶丁、顯是挾讎作弊、所清戶丁、免其查解、仍行彼處清軍按察司官員、再行本衛查理、如果在衛有了、就將作弊之人、並該管旗甲先行提問、如律干礙、本官奏請提問、不許管軍管事、著令帶俸差操、若是在衛原先止有一丁、今開逃、故者、亦要開寫某年月日逃、故、許解戶丁前去補役、仍通行各處巡撫、巡按並清軍官員、嚴加禁約所屬衛、所、不許接受財物、聽從本衛當軍之人、因怪原籍不與供送盤纏、擅作逃、故、一概發册、清勾擾害、果有逃、故、例該清勾者、衛所官員、務要取勘明白、方許造册送部清勾、如此庶使在衛軍人、無緣擅作弊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人之弊、而原籍戶丁、免勾擾之害矣、一、存遠軍、以實兵備、籍惟陝西關中重地、北連河套、西抵番夷、南通蠻中、東接襄鄧、安危所繫、誠為不輕、比之他方、尤當軫念、況敵人犯邊、必先於此、方今急務、惟在兵足兵精、不足以戰則不能勝、以守則不能固、今陝西腹裏衛、所軍士、以十分為率、逃亡等項、已有三分以上、除各邊操備及屯田外、現在守城正軍、每衛或二百名、或一百名、甚至止有五六十名、又皆老弱庶疆、不堪守戰、若非實總、正統年間、將本處充發遠方、不服水土、遠年清勾軍人、編發附近衛、所收操、及將舊管餘丁、延安、慶陽人民、選作土軍、則陝西軍士、誠為之缺少、而各邊操備者、益為之不敷矣、近年缺少各邊操備、逃故及死損軍士、為因腹裏軍少、無從撥補、文移往來、終無裨益、查得陝西西安等府所屬縣分人民、先年為鄰充軍、多有發福四川、貴州、雲南、廣東、廣西、福建等處衛所者、為因水土不服、多為瘴癘所侵、隨到隨死、不可勝計、及至各衛、所移文清取、過二年或三年、方得起解、到彼又為前項之故、復多死亡、仍行原籍清勾、其戶丁與解人、懼煙瘴死亡之患、兩懷懸望之心、彼此通同、或逃走外郡、潛入番夷、一二十年、不得到衛、原籍人丁、懼怕清解、全家逃亡者有之、其南方之人、發充陝西當軍、逃故等項、發册清勾者亦多、縱容弟、姪、兒、男通番買賣者、指揮、千百戶、鎮撫亦發邊衛充軍、守備官員、奏請定奪、如此庶使法度嚴明、人知懼懼、而邊患為少息矣、

疏入、帝不納、

建地方充軍者、除四川、貴州現今有例、仍令解補應當外、其雲南、兩廣、福建年久逃、故、原衛撫丁、戶丁、屢到屢死、屢解屢逃者、行仰陝西布、按二司清軍官員、將前項衛、所遠年清勾當解戶丁、如果屢次解發到彼死亡者、仍照比先不服水土事例、收發陝西三邊缺軍衛、所補伍操備、若雲南兩廣、福建有充陝西衛所軍役、遠年逃、故清勾不到者、即令收發本處鄰近衛、所當軍、仍行兩處清軍官員、責令各該衛所、將名伍彼此開除、操備之後、但有在逃者、仍發原衛當軍、如此庶使軍士各服水土、而無死亡之患、衛所不致缺軍、而有操守之實矣、一、禁通番、以絕邊患、竊惟欲絕邊方之患、當禁啓患之源、蓋邊患不能以自生、必因人以啓召之也、照得陝西洮、岷、河州、西寧等處衛、所沿邊番夷、即古之吐番、其性譎詐、叛服不常、歷代以來、屢為邊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撫治四夷、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彼皆順服、歲時進貢、其所用食茶、鐵鍋、銅器、羅段等物、奏奉明文、方縱給與、及許令各該番人、四時前來各邊交易買賣、委官管領、當時法度嚴明、軍民遵守、不敢私自通番、以取其利、其各族番人、亦盡知我邊情虛實、一向畏服、不敢為惡、其後有等各邊無知軍民、及軍職子弟、甚至守備官員、往往亦命家人將鐵鍋、食茶、段疋、銅器等貨、買求把守關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進入番族、易換彼處所產馬匹等物、以致番人將所得鐵鍋、段疋、盜造軍器及戰襖等項、遂萌侵犯之心、或因爭論價值、將通番漢人殺死、同去之人、因是違法、不敢告官、番人良懼漢人報讎、亦不敢前來交易、日卑拾劫、漸成讎隙、及各寨堡把守官軍、因見鄰近有等本分不肯為惡吐番、卻又妄稱本族拾劫等情、恐嚇賠償財物、因而激變、隨同各族為惡、引惹邊患、皆由於此、甚至有等近邊土人居民、因與番人結親、或通吐番、冒名進貢、貪圖賞賜、往來情熟、專為緝探邊方一應事情、動輒傳與、所以各邊番人、益加生拗、不聽撫化、節次為惡、拾殺人畜物件、若不嚴加禁約、誠恐各邊官軍、互相倣傚、一概通番、積習年久、重貽邊患、來便如雲乞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樂年間、福建、廣東下海通番事例、出給榜文、發仰洮、岷、河州、西寧、但係鄰近番人去處、張掛曉諭、今後但有貪買銃鍋、銅器、羅段、私茶等貨、潛出外境、進入番族貨賣、及各寨軍人、將良善不曾為惡族詐稱拾劫恐嚇財物、並與番人結親、傳報腹裏事情者、事發勘問明白、本身處死、全家軍發極邊衛分、民發腹裏衛分充軍、若軍職及守備官員、縱容弟、姪、兒、男通番買賣者、指揮、千百戶、鎮撫亦發邊衛充軍、守備官員、奏請定奪、如此庶使法度嚴明、人知懼懼、而邊患為少息矣、

疏入、帝不納、

異人傑士。咸奮興以趍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儲格言。爲足徵也。其言適當武舉再開之時。法制未備。禮義未隆。上求足以協勞來之心。下不足以副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設武舉。嘗曰。法度粗舉。未能致特起之士。臣竊與之異世而同慮也。蓋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慮禮宜從優。且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豫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藏于戎伍。或係于仕籍。許赴所在官司投報。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于次年開科。初較騎射二較步射三試策論。優者列聽論官。以示崇獎。其非全材。繼之以後後舉。此制酌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募選。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奮其術。期以効用於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舍棄策而用之。何慮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仲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必思備才于異代也哉。

疏入。帝從之。

覆金洪陳邊務疏議　弘治十七年　劉大夏

臣等若得陝西巡按金洪所奏後開十事。俱係邊方要務。本官親歷其地。奉敕與實。即見必真。擬合逐一對款議擬。伏乞聖明裁處。一、嚴燒荒以安邊也。查得每年秋深草水枯乾之時。本部請敕各鎮守臣。并獨守一方內外官員。先行差人哨無敵情。然後行令副參等官。各照地方。出境燒荒。已有常行定例。但將官實心奉行者少。欲于燒荒畢日。值復出境查驗。勢恐難行。今詳本官所奏之意。則是套內敵情有無。可以驗燒荒虛實。合無通行各邊。今後每年燒荒官軍回日。巡撫務要盤檢有無牲口帶來。日後如有外夷在套或近邊住牧。就當夜不收。哨探在何地方。離邊遠近。查與原報燒過里數若干。就將原日領軍出境燒荒將官指實參奏。聲問。本處查有入邊失事緣由。依擬降調。一、修城堡以固邊也。查得近該延綏守臣奏稱。本鎮寧夏至定邊營一帶地方。衝要。應行修築邊牆等因。已經題行總制衙門。公同守臣勘議具奏外。今本官又奏前因。大意在于選用巡山官員。修理各該險阻。事在彼處。難以遙制。合無備行總制奏紘。公同二鎮守臣。一并查勘備由具奏。一、練將才以鎮邊也。若得本官閱視地方。開奏各官賢否。應當參酌所言處置。但延寧一帶爲事將官。近該本部奏稱。敵衆過河。要入陝備。已經率有欽依。姑令記罪前去領兵陝備。候敵情事日照舊問結。所舉王越、魏鎮、藍海、紫候聽用外。所據開奏馬隆、姜漢、亦各稱有將官器度。宜當俟其後效。傅劍、張翼、既稱其性敢圖利。無才貪殘。合無行令總制。并各該巡撫。再加詢訪的確。候各官問結之日。另行具奏定奪。一、放士軍以信邊也。查得先爲急募士兵以禦敵人事。招募過延寧二鎮士軍共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編成隊伍。調與軍器。各隨衙所營堡食糧。就令原招人員管習武藝。情願常操者。補作游兵之數。其餘分作兩班。每年十月起。至開年三月止。每班備銀三箇月。該管官員收有科及。及扣勾非時公私役使者。參奏究治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去後。續該彼處守臣奏稱。各軍情願留操。及將沿邊增設衙分。就將各軍編發補伍。行令勘處間。今金洪親歷其地。據告眞情稱。比先招

寨之溢。近日拘留之苦。供貼之難。甚至願將原賞銀兩送官疎放。中間難保其無揑作願留及科擾役便之弊。合無將金洪所言。備行總制秦紘。候邊情寧日。選委二司能幹蓄實官員。各赴二鎮。將原招軍士。逐一清審明白。仍查照欽依事理。除著實甘心願留補作游兵。其餘俱令里老及該管人員保領。照例冬春輪班操備。夏秋放免歸農。遇有重大敵情。一面行移巡撫巡按會同拘集。一面奏聞。拘操之日。照例支糧。中間查有死亡。告相明白。即與開除。願補者聽。詭名揑報逃走者。就拘原報之人正身及父兄子弟頂替。仍將審過實數。并處置過緣由。咨部知會。若查有科擾等弊。應參問者。參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一、教騎射以習邊也。看得操練官軍騎射。係是將官本等職業。今金洪親歷其地。比驗軍士如此不堪。該管將官所幹何事。巡撫因何扶同不言。況軍在人行。兵難中制。合無不必本部立法差官。止將金洪所言。通行各邊總兵。令後務要嚴督副參等官。用心設法。教習騎射。巡撫不時比驗。將把總管隊等官。量行賞罰。若將官果有中間不肯嚴督操練。虛應故事。即便具實奏聞。御史按歷去處。比驗軍士。若果騎射不熟。及詢訪將官止知掐剋私役者。指實具奏。本部將巡撫總兵一并參奏。取自上裁。一、節工役以逸邊也。查得先該寧夏守臣各奏稱。勘議過本邊原有古渠三道。東渠、中渠、現通水利。可遵敵路。推山邊一渠內地方。似爲敵墟。欲將舊渠挑成河塹。以限戎馬。多得地利。以資邊儲。本部議得工程浩大。難便輕舉。仍行各官。會同巡按再行計議。迄今三年未據奏報。今本官奏稱。所開之渠地高于水。不能灌溉。山口乏石。功亦難成。及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起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亡。陛下傳精一之學。臨延紱之衆。勵精圖治。益大有爲。自此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簒記。以貽來世。非缺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緜遠。若德彫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卑躓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雖悔之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涉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封識。付之誰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失。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遵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疏入。帝從之。

豫處邊儲以備供餉疏弘治十八年

楊一清

臣竊惟國事於平時者易。應變乎倉卒者難。先年陝西因不曾先事儲蓄。及至敵人入套。動調馬軍。奏開課驅若干萬引。運送官銀若干萬兩。舉行納銀冠帶等項事例。敵寇出套。師旅既還。倉庫一空。徒爲乘時射利者之地。而民遭餽運轉輸之苦。逮今比屋蕭然。生理未復。向使敵人不退。兵連禍結。內變將作。何以爲計。言之可爲寒心。邊報稍息。上下相安。遂謂無事。儲蓄之策。慶而不講。頃者敵復入套。烽火絡繹。計所儲在在不足。相顧駭愕。仰給朝廷。幸而敵人悔禍遠遁。設或潛伏河套。經年不出。乘秋大舉。長驅深入。縱然不惜府庫之財。以充供軍之費。而地方所出有限。倉卒亦難辦給。此皆失于先事儲蓄之過也。且如每年一束平時價不過二三分。遇急收買。費至七八分一錢。而無措。每糧一石。平時價不過五六錢。遇急轉

撣出銀二兩五錢。于百戶鎮撫出銀二兩。旅犯出銀一兩五錢。走失者各加銀五錢。今金洪因見各邊騎操馬匹。追補不均。要得查究倒死緣由。分別免追一節。最爲有見。既查有前例。相應通行遵守。合無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各仰所屬衛所官軍。務要各將騎操馬匹。用心愛惜餵養。臕壯以應調用。有因公追敵等項致死者。免其賠補。官給馬匹。醫治不效者。即係槽下倒死之數。照例追徵。椿頭銀兩。貼補朋合銀兩。買補。其有爲因私事走死。及諸般作踐倒死者。查勘的實。即追好馬一匹還官。或追銀十兩在官買馬。各邊一體通行。不許偏執。致有彼此不同。則馬政不致廢弛矣。

請立記注史官疏弘治十七年

儲巏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于今歲。舉行尤數。或究典禮。或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方。邇者又親御午門。鞫審大獄。盛德偉績。垂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紀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職甚重也。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召羣臣奏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聽聞。史臣何由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散失。摭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及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起以傳信乎。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亡。陛下傳精一之學。臨延紱之衆。勵精圖治。益大有爲。自此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簒記。以貽來世。非缺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緜遠。若德彫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卑躓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雖悔之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敕在廷臣僚。先後曾蒙召問者。備錄聖旨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涉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封識。付之誰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失。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遵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疏入。帝從之。

豫處邊儲以備供餉疏弘治十八年

楊一清

臣竊惟國事於平時者易。應變乎倉卒者難。先年陝西因不曾先事儲蓄。及至敵人入套。動調馬軍。奏開課驅若干萬引。運送官銀若干萬兩。舉行納銀冠帶等項事例。敵寇出套。師旅既還。倉庫一空。徒爲乘時射利者之地。而民遭餽運轉輸之苦。逮今比屋蕭然。生理未復。向使敵人不退。兵連禍結。內變將作。何以爲計。言之可爲寒心。邊報稍息。上下相安。遂謂無事。儲蓄之策。慶而不講。頃者敵復入套。烽火絡繹。計所儲在在不足。相顧駭愕。仰給朝廷。幸而敵人悔禍遠遁。設或潛伏河套。經年不出。乘秋大舉。長驅深入。縱然不惜府庫之財。以充供軍之費。而地方所出有限。倉卒亦難辦給。此皆失于先事儲蓄之過也。且如每年一束平時價不過二三分。遇急收買。費至七八分一錢。而無措。每糧一石。平時價不過五六錢。遇急轉

輸。費至二三兩而不足。此理甚明。人豈不知。其因仍玩愒。良亦有故。今之士大夫。任耳不任目。惡聞人薄而樂諛人之過失。事倉卒而勞費人。無非議。平時招納。增糧增草。則怨面譁之。以爲多事。甚則疑其因以爲利。用是凡厥有位。卑者苟且自保。幸免罪責。尊者因循悠忽。坐待陞遷。有能實心爲公家任事者寡矣。臣竊恐識者因見延寧小捷。地方稍寧。遂置邊儲于度外。萬一有警。又將貽後時之悔。深慮都俞。不得不極言之。伏望皇上俯念陝西。關中重地。邊儲缺乏太甚。所宜急爲豫處。乞敕部于陝西、關中、兩淮等運司。常股存積。舉課羅百餘萬引。及今招商。于夏秋收成之後。糴買糧料。草束。查撥固靖、蘭州、環慶、各該邊儘。屯駐軍馬缺乏去處上納。仍要斟酌敵情緩急。如果敵人在套。搶收本色。最覓斗頭。使人樂趨。不許雉避誤事。若非緊急敵情。又當酌其年歲豐歉。年豐有收。則糴爲招糴。不厭其多。如歲歉收薄。則量收一半本色。以防目前之急。仍存一半銀兩。以爲來歲之圖。免以不貲之財。坐爲營利者所得。其他充實邊儲事宜。擇其有益地方。無損治體者爲之。大要使邊倉各有二三年之儲。則遇警不至于告乏。布政司常有數十萬兩之積。則臨期倘可以有爲。此在巡撫督同布政司官。通融處置。次第舉行。居常勿習于玩。臨事勿傷于急。則舉集而人不及知。不必取旦夕之盈。爲張駭之舉。宜裁其力。以資勢利。此愚臣爲兵事謀。爲民事謀。爲治體謀之惓惓也。

疏入。得旨。是。著各官上緊趁時整理。務要處置停當。邊儲充實。無致臨期缺之。

經理要害邊防疏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竊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隘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敵人侵犯。止在本境。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遠。城堡疎疎。兵力單弱。一城失守。敵衆坼墻而入。其利害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慶。侵我固原。深入我平凉臨鞏等府州縣。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敵人在套。彼時未有邊墻。忽聞出入。後因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等奏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敵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臣愚以今冬深河凍。敵巢入套。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擊勇銳宣大二鎮遊奇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住割。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住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啟邊釁。如仍前深入固盧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選人分投出境。哨探敵營遠近。衆少會合主客官兵。豫先分布。逼近敵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依期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奇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並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敵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敵。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寧夏鎮巡等官太監張僊。總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珣等。節經議奏。請將原邊牆損壞深闕。又該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言。請于花馬池、靠州、設立營衛。擒獲腹裏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于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弘治十七十八年冬。敵復大舉。自花馬池、滴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厪宵旰之憂。特命懋爲殿後。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繼。託難成功者。不同。敵人傾巢巢穴。必自遁歸。我腹裏之兵。與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敵人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志不堅。必然潰敗。安邊制敵之計。莫快于此。

疏入。得旨。是。閣外之寄。卿等所專。出奇制勝。率難遙度。務要計出萬全。以除邊患。無致疎虞。

陳政令十失疏正德元年　李東陽

臣伏念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擬

節。地方用兵。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大小。士本之非。較之捨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減鎮兵數萬。夫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永佚。受降旣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遶千餘里之衝。途使河套沃壤。棄爲敵巢。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轉輸。斯爲上策。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蒐選守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則斥堠。今冬敵人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嚴督率諸將。恭行天罰。雪恥除殘。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于他人哉。

疏入。帝從之。

豫處兵機疏正德元年　楊一清

臣恐以爲敵人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橫行無忌。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實大遊兵。全軍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寇侵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沿邊直抵腹裏。分爲四路。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但兵少敵多。未免一以當十。出奇制變。事不得已。臣愚以今冬深河凍。敵巢入套。宜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于延綏中東二路住割。並聽張安節制。若止在套住牧。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啟邊釁。如仍前深入固盧等處搶掠。行令延綏鎮巡官。選人分投出境。哨探敵營遠近。衆少會合主客官兵。豫先分布。逼近敵營城堡。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則原擬沿邊中路邀截之兵。依期不動。以延綏東路參將時源所領本鎮三路軍馬。與臣近日挑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名。以爲馬戰。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撥等官軍三千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奇兵馬左右二哨及宣府遊奇兵又次之。以爲外援。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並本隊官軍。于牆外二三十里。列車爲陣。分布得宜。晝伏夜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望。我兵既近敵。虜眷勇銳。進衝其腹心。敵既潰亂。舍其羸老。而戮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整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前鋒勝負未決。恐無繼援。必待其既回。以爲羽翼。敵若糾衆。尚集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分布疎遠。孤兵無繼。託難成功者。不同。敵人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傾巢巢穴。必自遁歸。我腹裏之兵。與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敵人千里趨利。日久疲弊。聞我志不堅。必然潰敗。安邊制敵之計。莫快于此。

疏入。得旨。是。閣外之寄。卿等所專。出奇制勝。率難遙度。務要計出萬全。以除邊患。無致疎虞。

陳政令十失疏正德元年　李東陽

臣伏念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擬

議。舉多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姑以其重著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背率詔還官。又不背領回原價。挾制朝廷。搖撼官府。沮陛下之美政。累母后之盛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回。此商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而不之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挨之舊制。俱不當擅。況紀功官原開按狀。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又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循近年弊政。欲遵數百冗員。以官法爲人情。視俗俗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食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誠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八十餘名。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于蟒龍玉帶。濫賞無算。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羅俸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奏繳傳奉。詔下裁革者。曾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做傚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旨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京畿小民。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僉帖出外收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僞。近因皇親家人奏懇。纔民佐佔田土。輒爲給帖提解來京。鎮撫司訊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冤苦無伸。此政令之失六也。靠興等人。蠱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變繰分守。累勸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收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俱經奏准查此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原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鑰庫鋼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瓷器。奉詔燔免二年。又令赴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假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牢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先帝寄託之言。仰念陛下委任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豈忍于主少國疑四方多事之時。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向者所陳。奉有聖諭云。朕便處治。至今未見施行。又奉聖諭云。待斟酌施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乞特賜罷斥。而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人心。永先帝付託之隆。保祖宗基業之重矣。臣不勝懇迫激切之至。

疏上。得旨。所言事件。著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盡心職務。以副倚任。該衙門知道。

明臣奏議卷十二

戡定貪酷疏正德元年

臣等欽遵查理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緞匹銀二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衙官軍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預知。大約幷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兩。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以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旨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年例外運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例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支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

將及五百餘萬兩是倍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巵邱木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和仍供做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應變制用倉卒取盈豈不難哉臣等切備任使受恩深重苟有分寸之補敢辭犬馬之勞但登維夜籌計無所出將欲少徇乎人情又恐致傷于國體將欲取給于目前又恐貽患于將來誠益少而損多或害重而利微糧柄旁思如芒負背臣等所以不敢輕爲之議者蓋以此也竊惟上觀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侈靡妄費爲戒蓋天之生財有限而人之用物無窮若不撙節于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撙節之道要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陛下念天命之至重荷祖業之至大念民事之至艱躬履儉約爲天下先乞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輓濟以爲豐伸縮以爲贏非徒濟一時之用實以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惓惓凝惕仰望之至除有禁例難行及各官或另有條陳聽戶部徑自奏外今將臣等會議過事件逐一開坐上請定奪一、裁革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矣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者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奏緣希圖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後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祖宗之舊制成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頓爲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乞敕下禮部將光祿寺遇年科徵雞鵝等項廚料通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阜蘘爲帷惜中人之產能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效大驗也邇者皇上體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敕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等不得衣雜段紵絲三品以下署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慨欣稱頌以爲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能于此矣蓋人君一身實爲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行若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難慮國用匱乏之極守裴履儉崇尚節約凡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省無益之工能不急之用仍乞敕司禮監御用等監凡百上用與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樸素使度數不得增于前面法制可永垂于後再乞敕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桌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該減革者一一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之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與咨嗟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一、裁革冗費仰惟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萬歲用則催該九十餘萬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催該三百餘萬其他料豆草束絹布花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以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支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逃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甚加以土木迭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近恩賚不貲宴樂游賞費出無算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咸造金册只用在庫金兩近年累稱不敷索取于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糧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并太倉進過銀不下三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咸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

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咸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多衣布疋咸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會派廚料等項俱勾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草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邊增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征調無休而今有聽征支給草料之例近京關隘俱無防守而今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益繁則供餽益急國用益竭則上下俱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嗟將何及合無敕令戶部約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件及毛府會册等項不得用金非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依制不得纖毫浪費及因事花銷并指稱營辦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算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俱係傳陞乞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會率言裁革者悉從原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半及今後光祿寺供應悉從裁減務復祖宗之舊制成清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關事干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杳戶部知會發辦事體實有未便況國計益絀事例應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奏入有旨這本內所開事件都准議行

請辨忠佞疏正德元年

臣伏惟朝廷大事凡治忽安危之所繫爲臣子者當効忠陳謀豈可自誤泛遠甘爲容默之理臣待罪近畿竊聞陛下近日顧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伏思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爲戲弄不過博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聽聰妨政理爲損多矣至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者也顧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左陛下弗察顧不忍于彼而忍于此徇逸遊之樂棄輔導之臣違先帝付託之言遂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切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吉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吉君也吉若者川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壞不可不謹也抑臣尤有深慮者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別則論議安所顧問漸與居處乎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譏諛之言日遇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寇盜日起以陛下即位之初而天下之振敝如此正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乃更厭老成而喜私暱耽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乘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豈不殆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尤臣所大懼慨不即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人

歸罔之重。念祖宗創造之艱。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瑀等執下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輔。
士劉健、謝遷仍責以輔導之任。其司禮近侍悉簡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理治。如
此則御字久安。皇圖永固。陛下誰同乎。幸幸。名資乎堯舜。誠宗社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
幸而已哉。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太監李興伐木石疏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誅極惡以謝祖宗。安陵寢以奉聖謀事。去蠹先帝上賓。陛下特以嗣寢事重。簡命內官監太監
李興、新寧伯譚祐、工部左侍郎李鐩。提督營造。軍夫匠役。出于營衛百物價值。供于部廠。爲李興者。嘗追
思先帝寵遇之隆。仰體陛下委託之重。竭力殫心。以祗承厥事。可也。奈何縱攜盤之欲。肆盜賊之謀。故將
工部坐派柴薪。折價私貯。豫爲侵冒之計。而又縱使太監王瑞等。指陵下人。問顧國禁。砍伐禁山樹木數
萬餘株。掘取禁山石片數百餘丈。山林爲之赭赤。坑坎不計深闊。龍脈爲之損傷。秀氣爲之虧折。蠹犯陵
寢。得罪宗廟。此誠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怒者也。陛下赫然震怒。差官勘實。仍敕法司。會問明白。具招盜
斃。動陵寢。犯罪祖宗。陛下悉從輕典。不加誅戮。臣等已經論列。法司亦曾執奏。欲陛下仍留李興、王瑞、于
法。而譚祐、李鐩、重加貶黜。以爲人臣不忠之戒。陛下已降旨。疑龍奏及譚祐、李鐩、自知公論難容。陳辭引
退。陛下仍復降旨慰留之。臣等開命。益加疑懼。以爲陛下聰明仁孝。敬天法祖。而斷此大獄。竊恐未愜衆
心。難止輿議也。臣等節該伏覩英宗皇帝聖旨。于天壽山偷砍樹木。其該管軍衛有司人等。坐視不行鈐
束。論罪都該處死。及憲宗皇帝聖旨。于鳳陽等處應禁山場伐樹取石。正犯處死。此蓋列聖防微杜漸之
深意。以爲法令不嚴。人必輕犯。以褻陵神。靈損傷龍脈。爲害不小。故孝宗皇帝復收之於例。與律並行。亦
欲聖子神孫萬世繩繩也。今興等所盜。非一木一石之比。而其情罪。豈直坐視不救之倫。陛下皆宜非死。
則自是而後。愚民有取禁山一木一石者。將誅之乎。則非宮府一體之謂。將欲宥之乎。則列聖之禁例。自
此而不行。此李興、王瑞之當照例處死無疑也。陛下何爲饒其死。而止令充淨軍乎。此臣等所未喻也。譚
祐、李鐩、既奉敕一同提督。則興等侵盜之發糧工部所出入也。某何爲而不查考。伐取木石之軍士。總兵
所管轄也。某何爲而不鈐束。今各知情故縱。當惡蔽奸。正合坐視不行鈐束之例。且巡山人等。坐視不禁。
罪猶處死。提督大臣。知情故縱。法安可寬。況其招詞。既曰譚祐、李鐩、明知工部自有應用木柴。及砍伐禁
山樹木例重。不合依阿不行勸阻禁約。是其情罪。止下李興一等耳。興等既當重治。而譚祐、李鐩、乃假公
復處大僚之列。豈公刑法之道乎。故臣等以祐鐩之罪。任其事而不知。則爲失職。知其情而不舉。則爲奸
邪。豈有奸邪失職之人。而復可以居大臣之位乎。此譚祐、李鐩之當罷奪職無疑也。陛下何爲薄其責
而不窮蠹乎。亦臣等所未喻也。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杯者。廷尉張釋之論棄市。帝怒曰。非所以奉承宗廟也。
唐高宗時。有誤斧昭陵一柏者。而當時坐免官。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誅之。今興等之罪。視之盜玉
杯、傷一柏者。相去萬萬也。陛下皆從輕宥。是陛下以尋文之孝。而敬奉祖宗之心。反出於漢唐二君之下
乎。臣等竊爲陛下惜也。夫陵寢者列聖衣冠之藏。禁例者列聖法令之寫。陛下縱列聖之大業而廢列聖

親之二人擬罪。當不在李興下。法司舍其重罪。擬以輕條。是亦倒
乾剛之斷。頗天討之誅。收回成命。將李興、王瑞、戮于市曹。告之宗廟。譚祐、李鐩、縱不加誅。亦宜削奪放黜。
以爲大臣欺罔之戒。亦乞且賜裁處。仍敕工部並欽天監。選取精通地理者。前去相視擇伐之處。可栽則
栽。可培則培。可填補者填補。務使龍脈不虧。秀氣如舊。上以安祖宗列聖之靈。下以慰聖子神孫萬萬世
之傳。臣等不勝爲國拳拳願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正失罰疏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再申忠懇以正失罰事。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父有失。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
之。冀其感悟。必改而後已。然則人君失罰。其所當罰而爲之臣者。不能盡力救正而遽已焉。亦豈人臣事
君不敢而犯之義哉。此臣等于李興之事。不敢以煩瀆爲嫌。必欲再三爲陛下陳之。冀其俯納也。夫李興、
王瑞、欽伐皇陵樹木數萬株。而赭其山。盜取禁山石片數百丈。而坑其地。譚祐、李鐩、知情故縱。坐視不救。
驚動陵寢。犯罪祖宗。陛下悉從輕典。不加誅戮。臣等已經論列。法司亦曾執奏。欲陛下仍留李興、王瑞、于
法。而譚祐、李鐩、重加貶黜。以爲人臣不忠之戒。陛下已降旨。疑龍奏及譚祐、李鐩、自知公論難容。陳辭引
退。陛下仍復降旨慰留之。臣等開命。益加疑懼。以爲陛下聰明仁孝。敬天法祖。而斷此大獄。竊恐未愜衆
心。難止輿議也。臣等節該伏覩英宗皇帝聖旨。于天壽山偷砍樹木。其該管軍衛有司人等。坐視不行鈐
束。論罪都該處死。及憲宗皇帝聖旨。于鳳陽等處應禁山場伐樹取石。正犯處死。此蓋列聖防微杜漸之
深意。以爲法令不嚴。人必輕犯。以褻陵神。靈損傷龍脈。爲害不小。故孝宗皇帝復收之於例。與律並行。亦
欲聖子神孫萬世繩繩也。今興等所盜。非一木一石之比。而其情罪。豈直坐視不救之倫。陛下皆宜非死。
則自是而後。愚民有取禁山一木一石者。將誅之乎。則非宮府一體之謂。將欲宥之乎。則列聖之禁例。自
此而不行。此李興、王瑞之當照例處死無疑也。陛下何爲饒其死。而止令充淨軍乎。此臣等所未喻也。譚
祐、李鐩、既奉敕一同提督。則興等侵盜之發糧工部所出入也。某何爲而不查考。伐取木石之軍士。總兵
所管轄也。某何爲而不鈐束。今各知情故縱。當惡蔽奸。正合坐視不行鈐束之例。且巡山人等。坐視不禁。
罪猶處死。提督大臣。知情故縱。法安可寬。況其招詞。既曰譚祐、李鐩、明知工部自有應用木柴。及砍伐禁
山樹木例重。不合依阿不行勸阻禁約。是其情罪。止下李興一等耳。興等既當重治。而譚祐、李鐩、乃假公
復處大僚之列。豈公刑法之道乎。故臣等以祐鐩之罪。任其事而不知。則爲失職。知其情而不舉。則爲奸
邪。豈有奸邪失職之人。而復可以居大臣之位乎。此譚祐、李鐩之當罷奪職無疑也。陛下何爲薄其責
而不窮蠹乎。亦臣等所未喻也。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杯者。廷尉張釋之論棄市。帝怒曰。非所以奉承宗廟也。
唐高宗時。有誤斧昭陵一柏者。而當時坐免官。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誅之。今興等之罪。視之盜玉
杯、傷一柏者。相去萬萬也。陛下皆從輕宥。是陛下以尋文之孝。而敬奉祖宗之心。反出於漢唐二君之下
乎。臣等竊爲陛下惜也。夫陵寢者列聖衣冠之藏。禁例者列聖法令之寫。陛下縱列聖之大業而廢列聖

之法令。列聖以四海之廣付陛下。而陛下不能庇其數十里之山陵。使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爲聖德累乎。臣等備員言路。補過拾遺。乃其分也。彈劾奸邪。乃其職也。以聖明之朝。而有此奸邪。以陛下之聖。而有此失詞。臣等或緘默不言。或言之不行。而遽止焉。則祖宗在天之靈。謂臣等爲有罪。天下後世。謂臣等何。臣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以盡芻蕘之說。伏乞陛下念祖宗艱難之業。察臣夫馬之忠。乞收錦衣衛將此數人拏送法司。明正典刑。或肆諸市朝。或逐之遠裔。告訓天下。然後治臣多言之罪。以謝此黨。仍乞陛下自今講學親賢。修身遠佞。早朝晏罷。節用裕民。各項弊政。慎念時艱。悉從該部議處。俯賜俞允。如此則國典自正。國是自明。天人之憤怨。陰陽之氣和。冀沴自消。塤篪自至。天下自太平矣。臣不勝迫切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固欲修省。祗行祭告。是徒事虛文。罔修實德。實自誤耳。何足回天變而安人心也哉。夫天變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此古昔有國者之所深忌。今日之勢。不幸類此。陛下豈可遽謂天下無事。日與此輩施施然安于不職也哉。外議洶洶。萬口一談。皆此數人者。壞陛下繼述之孝。而引之于有過之內。他日根蒂已牢。禍階已成。則事無及矣。伏望念祖宗艱難之業。察臣夫馬之忠。乞收錦衣衛將此數人拏送法司。明正典刑。或肆諸市朝。或逐之遠裔。告訓天下。然後治臣多言之罪。以謝此黨。仍乞陛下自今講學親賢。修身遠佞。早朝晏罷。節用裕民。各項弊政。慎念時艱。悉從該部議處。俯賜俞允。如此則國典自正。國是自明。天人之憤怨。陰陽之氣和。冀沴自消。塤篪自至。天下自太平矣。臣不勝迫切忠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內侍劉瑾等奸邪疏　正德元年　周璽

臣謹題爲糾治羣邪以正朝綱以隆聖治事。臣等猥以凡庸。待罪言路。靜思身計。非不知緘默足以自容。多言適以取禍。而受國委寄。食君廩祿。事有當言而不言。與事有可盡而不盡。將來大壞極弊。不可救藥。彼竊好者。對此焚膏。固無辭矣。然而迷國誤上。臣等之罪。亦復何逭。是以不避批鱗之諱。僭伸菩口之言。惟陛下曲赦其愚。而開懷俯納焉。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善政不聞。國事大變。凡古者縱欲敗度之事。陛下皆已行之。而不疑。大臣瞻顧而不言。小官守位而不發。推原禍根。蓋左右羣奸惑亂之所致也。今中外切齒于數人者。而九重獨未覺悟。臣等不情。爲陛下言之。竊照司禮等監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邱聚、張永、傅亨、羅祥等。或係先朝舊人。或經奉宮任使。遭際已極。寵倖實深。當皇上嗣統之初。正國家多事之日。爲各官者。自合小心悉謹。因事納忠。以救不逮。庶幾上報先帝光輔新政。何乃各恃其技能工巧。言辭捷給。每早退朝。輒引聖躬。或泛海子。或遊南城。或縱騎射。或放鷹犬。或盛排筵席而酣飲。或雜做雜劇以縱觀。或進新奇以遊玩。或獻果核以乞賞。凡所以蠱惑心志。變移性習者。蓋無所不用其計。近日來多以耳目玩好爲娛。而經史不暇究。以宴安沈湎爲事。而政務不及理。或思居無常。或動息失養。或賞以善僭。而內豁財帛。用如泥沙。或恩出濫與。而蟒龍玉帶。施及童稚。或成命已行而復改。或詔書已出而竟違。貴倖傾朝。奸諛得志。老成擯而不用。公道鬱而不行。聰明則日蔽于上。弊政則日滋于下。目前凡百。無一當人心而協輿論者。陛下試思此等舉措。果關自聖心者耶。抑此數人者誤陛而成此也。痛哭流涕。實切尚施于漢文之世。而今日事勢。特甚于彼。臣奈何而忍緘默耶。且如四十萬之銀。庫藏已竭。假婚禮爲由。必欲取盈。五七萬之蠻。乳臭未除。以勇士爲名。必欲收用。纔造停免矣。而又啓纔造。傳奉差事矣。而又開傳奉。鹽法較臻壅塞。臣忠乎。臣忠乎。忠與不忠。天下皆知之。陛下亦洞然知之。何仇于臣而信任此逆賊耶。臣甘肉都銷。滔滔交作。七十二歲老父。不顧養矣。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敕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

疏入。復杖三十。欽遂卒于獄。

劾太監馬永成等疏　正德元年　蔣欽

臣竊見自古奸臣欲擅主權。必先蠱其心志。如趙高劾二世嚴刑肆志。以梅耳目之娛。和士開說武成奢

自勤約。寬及少壯爲樂。仇士良教其縱以奢靡導君。勿使親近儒生。知前代興亡之故。冀君逸之。卒皆受禍。陛下嗣位以來。天下頗然望治。乃未幾溫泰奄寺。頗湏典刑。太監馮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爲蔑蔑日事宴遊。上干天和。災祲疊告。延臣屢諫。未蒙省納。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獻君之故術也。陛下厥初細旃。豈知小民窮苦。鄙屋風雨之不庇。錦衣玉食。豈知小民祁寒暑雨凍餒之弗堪。馳騁宴樂。豈知小民疾首蹙額赴訴之無路。昨日雷震郊壇。彗出紫微。夏秋亢旱。江南米價騰貴。京城盜賊橫行。可委情縱欲而不一顧念乎。閣部大臣。受顧命之寄。宜隨事匡救。宏濟艱難。言之不聽。必伏闕死諫。以悟聖意。顧乃恣縱說從。冀順退託。自爲謀則善矣。如先帝付委天下。屬望何。伏望側身修行。出迫切不臚。戰慄俟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大逆疏　正德二年

臣謹題爲誅大逆以彰天討事。竊照挾賊將之心者。有誅無赦。逐亂賊之黨者。雖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擅揑政。蠹國殘民。抑且私意妄干。潛謀不軌。臣懼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肆。雖與之同科。亦難逭誅戮之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陛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揑作威福。于各衙門大小官員。每每誇事陷害打死。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卽行枷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爲慘毒。夫二三羣工。糾察奸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殘賊。略無忌憚。豈惟全驅保命之臣。畏之如虎。卽矯矯梁蕃者。亦將惕于烈燄而杜口矣。指鹿之奸。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肯蹈湯火。冒白刃。爲陛下言耶。甚至差委指揮楊玉等。譬事害人。不時差出府司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方。重遭殘害。一時百姓。如罹荼毒。冤號之聲。徹于遠近。臣等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敢詗問。間有一二慫恿之輩。潛入北黨。反假聲勢。助之牙爪。是專權之瑾。一面附權之瑾。百往往至于激變。吳嗟小民。安能叩九閽。見天子哉。近又委綵羣管本監印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姿。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內閣相干。一一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擅寫旨意。壞更牒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東兵工部陞遷。先于已處允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陞職。明日調退。賄賂一通。隨卽起用。夫豈盜弄大權。幸于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此瑾之假勢張威。負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敬、余倫、余子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意窺度。幸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蓋因見財貨充益。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心。臣旣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密令心腹牛昭、潘某等。暗造衮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潛匿私宅。夫春秋之誅。家不藏甲。瑾之逆謀。尤爲彰著。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陛下不惟不問。反坐之罪。果出自聖斷。以爲此等欺誑耶。抑瑾之矯命恣行。猶言者口耶。夫大奸起于下。而忠言壅于上。有識者莫不爲陛下危。而陛下處之宴若。此不幾養虎貽患。胎變稔禍耶。臣思祖宗來豈無權奸。豈無邪黨。而大逆不道。無如瑾比。陛下卽過欲狎昵。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路。素性遒戇。每惜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下擴日月之照。乾坤之威。卽將臣瑾俱下法司。面相勘問。如果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謝劉瑾。卽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勅宦官疏　正德二年

臣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大臣以犯顏爲忠。故臣小之奸。通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竊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竊萌。故曰萌不可長。臣幸待罪殷旅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視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卽使進言以死。不納。愈于戚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伏覩近蔽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秋來視朝漸晚。仰覩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高鳳等。假造巧僞。程蔣士心。或毆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恣使天道失序。地氣雕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竊縁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

以便己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鑾輦。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弱質粉溫臨。何益于事乎。書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溫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恩。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擊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消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鑒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臚戰慄俟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誅大逆疏　正德二年

臣謹題爲誅大逆以彰天討事。竊照挾賊將之心者。有誅無赦。逐亂賊之黨者。雖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擅揑政。蠹國殘民。抑且私意妄干。潛謀不軌。臣懼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肆。雖與之同科。亦難逭誅戮之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陛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揑作威福。于各衙門大小官員。每每誇事陷害打死。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卽行枷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爲慘毒。夫二三羣工。糾察奸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殘賊。略無忌憚。豈惟全驅保命之臣。畏之如虎。卽矯矯梁蕃者。亦將惕于烈燄而杜口矣。指鹿之奸。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肯蹈湯火。冒白刃。爲陛下言耶。甚至差委指揮楊玉等。譬事害人。不時差出府司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方。重遭殘害。一時百姓。如罹荼毒。冤號之聲。徹于遠近。臣等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敢詗問。間有一二慫恿之輩。潛入北黨。反假聲勢。助之牙爪。是專權之瑾。一面附權之瑾。百往往至于激變。吳嗟小民。安能叩九閽。見天子哉。近又委綵羣管本監印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姿。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內閣相干。一一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擅寫旨意。壞更牒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東兵工部陞遷。先于已處允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陞職。明日調退。賄賂一通。隨卽起用。夫豈盜弄大權。幸于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此瑾之假勢張威。負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敬、余倫、余子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意窺度。幸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蓋因見財貨充益。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心。臣旣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密令心腹牛昭、潘某等。暗造衮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潛匿私宅。夫春秋之誅。家不藏甲。瑾之逆謀。尤爲彰著。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陛下不惟不問。反坐之罪。果出自聖斷。以爲此等欺誑耶。抑瑾之矯命恣行。猶言者口耶。夫大奸起于下。而忠言壅于上。有識者莫不爲陛下危。而陛下處之宴若。此不幾養虎貽患。胎變稔禍耶。臣思祖宗來豈無權奸。豈無邪黨。而大逆不道。無如瑾比。陛下卽過欲狎昵。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路。素性遒戇。每惜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下擴日月之照。乾坤之威。卽將臣瑾俱下法司。面相勘問。如果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謝劉瑾。卽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勅宦官疏　正德二年

臣伏念人主以辨奸爲明。大臣以犯顏爲忠。故臣小之奸。通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竊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竊萌。故曰萌不可長。臣幸待罪殷旅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視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于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伏思與其嘆而泣。不若昧死進言。卽使進言以死。不納。愈于戚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伏覩近蔽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秋來視朝漸晚。仰覩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高鳳等。假造巧僞。程蔣士心。或毆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恣使天道失序。地氣雕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竊縁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

論誅大逆疏　正德二年

臣謹題爲誅大逆以彰天討事。竊照挾賊將之心者。有誅無赦。逐亂賊之黨者。雖不共天。竊見司禮監太監劉瑾。專擅揑政。蠹國殘民。抑且私意妄干。潛謀不軌。臣懼知而不言。一旦逆謀果肆。雖與之同科。亦難逭誅戮之罪矣。故敢昧死上聞。伏惟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陛下之臣工。祖宗之臣工。瑾敢揑作威福。于各衙門大小官員。每每誇事陷害打死。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卽行枷號充軍。如薛堂、王岳之死。尤爲慘毒。夫二三羣工。糾察奸邪。所以共保社稷也。乃敢恣意殘賊。略無忌憚。豈惟全驅保命之臣。畏之如虎。卽矯矯梁蕃者。亦將惕于烈燄而杜口矣。指鹿之奸。復見今日。彼一切不法等情。誰肯蹈湯火。冒白刃。爲陛下言耶。甚至差委指揮楊玉等。譬事害人。不時差出府司州縣。訪察官員賢否。所過地方。重遭殘害。一時百姓。如罹荼毒。冤號之聲。徹于遠近。臣等奉使道經寧夏。百姓遮訴至不得行。所在有司。不敢詗問。間有一二慫恿之輩。潛入北黨。反假聲勢。助之牙爪。是專權之瑾。一面附權之瑾。百往往至于激變。吳嗟小民。安能叩九閽。見天子哉。近又委綵羣管本監印事。權勢益重。內外百姿。一應章奏。不與各官計較。不與內閣相干。一一抽回私宅。與孫聰、張文冕等。擅寫旨意。壞更牒變。是非混淆。時常分付東兵工部陞遷。先于已處允行。方許奏請。內有今日陞職。明日調退。賄賂一通。隨卽起用。夫豈盜弄大權。幸于如此。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此瑾之假勢張威。負罪滔天者也。近又招引術士余敬、余倫、余子仁。出入監中。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意窺度。幸有臣子所不忍言者。蓋因見財貨充益。及勢焰張大。故輒起異心。臣旣知之。不敢不言。又訪得于本年四月。密令心腹牛昭、潘某等。暗造衮甲牌面千有餘副。弓弩五百餘張。潛匿私宅。夫春秋之誅。家不藏甲。瑾之逆謀。尤爲彰著。已經河南道御史蔣欽等劾之。陛下不惟不問。反坐之罪。果出自聖斷。以爲此等欺誑耶。抑瑾之矯命恣行。猶言者口耶。夫大奸起于下。而忠言壅于上。有識者莫不爲陛下危。而陛下處之宴若。此不幾養虎貽患。胎變稔禍耶。臣思祖宗來豈無權奸。豈無邪黨。而大逆不道。無如瑾比。陛下卽過欲狎昵。當如宗廟社稷何。臣待罪言路。素性遒戇。每惜及此。誓不共天。故區區之心。惟願陛下擴日月之照。乾坤之威。卽將臣瑾俱下法司。面相勘問。如果臣言不謬。乞斬劉瑾以謝天下。復斬臣首以謝劉瑾。卽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十三

禦寇

奉剿漕運官狀正德五年

臣謹題爲奉命催儹糧船。舉大義以剿運官事。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濟寧州地方。被大夥流賊燒燬糧船。臣仰思國計。不勝筋惕。除具題處治外。參看得漕運官軍。值此流賊。有不能不避之勢。有不容不敵之義。有不當不用之法。有不可不體之情。必酌于此而行之。此朝廷不得不舉之事。臣忝不敢不言之職也。蓋此賊糾聚人衆。馳突數千里內。攻城掠野。莫有攖其鋒者。顯此運軍固非其敵。此所謂不能不避之勢也。但軍至十萬之衆。既有都御史。總兵。參將爲統制。又有把總都指揮等官分領之。又有指揮千百戶等官管押之。大小相承。居則有衙。行則有次。導前距後。儼然行師之規。爲各官者。皆僧食祿。孰無是分。尊君親上。孰無是心。死衆死制。孰無是責。此所謂不容不敵之義也。今或圖便以先。或偷安而後。遂致卒伍乖方。紀律失序。軍不足道。未聞何官以智而全。何官以勇而傷。何官以義而死。慌忙被虜。實與建設軍運之初意不副。即今山東等處被賊攻圍失事地方。自府州縣至守巡兵備巡撫等官。現蒙差官查勘論罪。臣愚竊謂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體同巡撫。把總都指揮等官。體同潛泉。指揮千百戶等官。體同守令。以此振作之。要舉錯爲先。蓋凡爲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纔節次誅勦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伏願陛下參考羣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告棄大善。勿以微勞貰大奸。伸或遠。凡爲賊瑾超遷累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徒也。纔雖節次誅勦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伏願陛下參考羣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告棄大善。勿以微勞貰大奸。伸冤疥厉。朋比退讓。諂諛剛方。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相爲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則須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繹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北征麓川。皆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長子孫。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俱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即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即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賊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逸多端。奔競有爲者。或開端而未覺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待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眞才。省遷轉。陞久任。以爲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率行於下矣。此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萃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村落。殺擄人民。朝廷節節憤擇文武大臣。俾其分頭招捕。或勦或撫。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耶。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不愛爵祿。百姓之情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相爲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則須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繹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北征麓川。皆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長子孫。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俱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即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即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賊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逸多端。奔競有爲者。或開端而未覺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待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眞才。省遷轉。陞久任。以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寇盜耳。若令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江西之賊。華林鄒磐。剿散無餘。東鄉遺黨。尙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其他尙有贛州會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悔其首惡之陷己。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逐官治罪。不敢窩匿。其在姚源者。雖難聽招。不曾流竄。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姑憂盜及而有觀望之罪。後來自擊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剿之大略也。有言當撫者曰。彼旣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後或再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不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弊。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旣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旣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旣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旣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

宵府。小則怠玩大則遠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遣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婚喪供給之不相繼。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須貿賀。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廳費擾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猝之際。或變起於道途。旅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四北諸邊。屢遣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伏望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之福也。

疏入。帝不納。

地方利害疏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盜賊之興。卽當撲滅。若其旣久而多。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蔓難盡。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洪張遂當寬帝強盛之時。下令勃海。諸持田器者爲農民。直無得問。固不卽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當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寇盜耳。若令委任得人。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江西之賊。華林鄒磐。剿散無餘。東鄉遺黨。尙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其他尙有贛州會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於樂安建昌等縣。亦有餘孽。觀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悔其首惡之陷己。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別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逐官治罪。不敢窩匿。其在姚源者。雖難聽招。不曾流竄。近於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姑憂盜及而有觀望之罪。後來自擊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剿之大略也。有言當撫者曰。彼旣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於前過惡。永不追究。後或再犯。決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之刑。不同昔日。自然心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弊。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旣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旣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爲之奈何。有言當剿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爲誘。浮言旣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爲變哉。

請戒論軍務疏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屯戍邊隘。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將官誑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做脫軍民。虛冒

臣竊惟江西之盜。剿撫二說相持。其實撫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剿。如是而已。即江西之患。有不止於盜賊者。伏見寧府自陷劉瑾復衛兵以來。威勢日張。不遜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當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炭。奪民隙地。採辦擾旁郡。縣藉徧鄉鄰。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恢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臣愚欲乞盟則渙。築舉臣及江西鄉士有識士夫會議。或於現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說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於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剿。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至於光棍害人。奸貪玩政等事。悉聽禁革。其於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懷總。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江西三司以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者。奏聞朝廷區處。不許該府干預。更宜嚴飭下人。恪守禁例。施舍已責。還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內臣軍校。綽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收還。再有稔惡不悛。及類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舉例。或遇王府發出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臣不勝激切願望之至。

疏入。下部議。尚書陸完覆奏。遠制擾民。疑出僞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

時政疏正德九年

張原

臣無似。誤蒙聖恩。擢居言路。日月云邁。涓埃莫報。竊惟以言爲職。以諫爲名。上自朝廷。遠及邊陲。政事得失。生民利害。舉所當言。卽言不盡。中猶懸懸無言也。臣觀今天下之事。弊緣法久。事以時殊。博訪熟思。有慨於中。激切之誠。莫能自已。夢稽往古之道。載考祖宗之法。爰及今時之弊。因酌政治之宜。謹條爲十二事。言雖鄙俚。事皆切管。述若淺近。效實恢宏。千慮一得。輒用進呈。伏望陛下逐事覽擇。留意施行。至於臣之愚昧。不知忌諱。指斥時事。言雖直戇。心實靡他。更乞曲賜優容。不加譴斥。以開忠諫之路。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一曰正守令。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守令最爲親民。得其人則政平訟理。萬民樂生。非其人則刑罰政敝。民多愁歎。然其幹旋之機。顯人主激勸。如何耳。漢宣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卽此。若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守令最爲親民。得其人則政平訟理。萬民樂生。非其人則刑罰政敝。民多愁歎。然其幹旋之機。顯人主激勸。如何耳。漢宣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卽徵入用之。唐太宗疏則史錄令之名於屏風。注其政蹟於下。以備黜陟。我英宗皇帝亦皆因天下諸司朝覲。臣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賜以衣服襯幣筵宴。是皆幹旋激勸之道也。今之守令。固有端靖慈祥之士。亦多闒茸汚賤之流。大肆貪婪。過遷酷烈。詔訴成風。拜謝若是者十常八九。然來朝之時。陛下賜宴賜幣。飭行賞格。而卒未見士風之變。吏治之精。臣以爲考察之實。在於御史。御史職分於訟獄之繁。力限於地域之廣。其不能精其事。有由也。伏望陛下於三載考察之外。更遣周歷遍行之使。官如御史。職專訪廉。令博采輿論之公。不據一人之見。如其賢者。不俟來朝。卽加褒賜。如濮郭賀故事。過有貪酷之人。不拘考察年限。卽奏罷黜。其職壅蓄甚者。又當破除常調。大加顯

罰。用爲衆戒。以安民生。二曰懲將帥。臣聞將者三軍之司命。繫國之安危。古者築壇而拜。告廟而授。推轂閫外。授以成算。故能成其事。而建分閫而治。蓋重其事。慎擇其人也。我太祖皇帝奮起東南。混一海宇。嘗曰天授而潘將之功實多。當時命將。必先選於衛人。觀於燕閒。審其器識。量其勇謀。而後遣之。今之爲將者。多紈綺貴胄子弟。平居意氣軒昂。漫以戰陣自許。及臨敵臨戰。遑爾怖懼。或退縮借軍況。其平日。敵不足以服三邊。息未能以綏士卒。韜略未聞。智勇安在。非徒無益兵事。抑且有損國威。且世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而其論將之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不識今之將。有一於此乎。無古人一略而濫膺將寄。臣竊寒心。伏望陛下廣詢將之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不識今之將。有一於此乎。無古人一略而濫膺將寄。臣竊寒心。伏望陛下廣詢博訪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於前羅愼加節察。武舉之外。別設貢舉科條。考察之餘。再立采訪官使。不惑於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不執於趙奢子之大言無實。戰陣屢經。奇始授之節鉞。不限於邊鄙之遠人。智勇善謀者。方寄之藩閫。不泥於左右之嬖倖。庶幾萬羅得人。邊陲有備。三曰理刑獄。臣聞治天下以政爲治具。以刑爲政輔。刑以輔政。而後奸慝懲。暴亂息矣。此古之降典者。又有待於折民之刑。而政刑二者所以不可偏廢也。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能愼用刑則仁恩孚洽。足以培固國本。是持法者又不可不愼也。漢臣之初。立法甚善。其後巧文深智。酷急鍛鍊之徒。耗散國脈。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惟太宗每決重辟。必令三覆五奏。減膳撤樂。誠知人命至重。而敬愼之也。我太祖皇帝嘗草昧之初。卽留心於刑獄。刪定律令。昭示章程。告戒丁寧。要皆不已。嘗曰。用法不當。則無辜受害。又曰。刑得其當。則民無冤抑。又嘗因讞獄淹滯。廷責輔臣。蓋重今天下之法如此。陛下以政爲治具。以刑爲政輔。刑以輔政。而後盡一之法。存欽恤之心也。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弊政弛。治獄之吏。率不任法。貪鄙自恣。賄賂成市。輕重在手。喜怒任情。或二人同事而異罪。或二人同罪而異罰。或一獄而株連者百餘。或一事而株連者百餘。舞智弄法。深文巧文。證陛下時下湔滌之詔。敬愼之言。始亦彌文而已。慢弛之弊。寖以成習。以大明律令。今天下之法如此。陛下以爲公乎。法既不公。而欲天下之治。得乎。伏望明敕法司。申嚴成憲。以大明律令爲聖祖之所詳定者。遵用而不違。以現行事例爲廷臣之所集議者。參考而不失。內外一律。不以輕重自恣。大小稱情。不以喜怒自任。讞訊明允。俾無株連之冤。決遣以時。使無梏潛之枉。陛下亦宜簡示大信。敬守祖法。曲赦不行。視宮中府中於一體。欽恤慈至。謹三覆五覆於崇朝。庶幾刑罰以清。奸宄以息。五教以明。四民以安。四曰汰冗食。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爲首。孔子論政。足食爲先。聖帝明王。未有不以此爲急也。自非旱乾水溢。霜隕雹雍。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古者立化一之法以制其取。較五穀之入以制其用。建百官之秩以制其食。他如府史胥徒之類。亦必益功酬事。初無糜費。因事設人。略無冗員。是以費用省約。公私優裕。我太祖皇帝既酌天下地里。建設官吏。復因內府衙門。設工役。官有定員。不至冗雜。工有定數。固有濫侈。今國家之用。率多取辦於東南。然而旱乾水溢。霜隕雹擊。以爲天災地敝者。既無寧歲。抑且貪婪剝漁。奪其食。以爲民害。物益者。復無餘利。則食之所生。其源已病矣。加以都鄙之內。耗食者衆。巧計投充而趨辦月錢。恣意影射而假食月糧。一方之內。領祿匠率。無不食祿之家。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無不給粟之人。夫趨辦月錢則利歸官府。假食月糧十分之二三。則民之所以競趨於彼者。固其所也。是以供辦之夫。數倍往昔。而徵求之名。盡越法制。物

力如之何不繼哉。伏望陛下從國初清明之制。洗近年積習之弊。嚴立法禁。大加簡閱。內外官員係因事建設。勢不可無者。姑仍其舊。若事在得已。職涉冗繁者。一切罷革。又各色匠作及勇士力士校尉人等。凡近年巧計投充者。盡爲裁汰。其有占惜影射者。亦必從法究治。以杜其弊。庶幾濟衆充裕。國計可舒。五曰省征斂。臣聞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大府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爲官府之財。漢文帝時。民每三十而稅一。唐高祖令租庸調之外。不得積有調斂。我太祖皇帝嘗曰。歲賦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剝削。皆原於此。又嘗因四方進貢而卻之。以爲四方之物。皆民之財。斂萬民之財。以爲彼一身之利。制自今其毋復獻。是知民不可貪。漸不可長。而帝王生事者。宜有以塞其源也。今天下征斂日新。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宣財用之多也。然一舉事而窘國計者。輒至告乏。何哉。民貧故也。民之所以貧者有二。一由守令之貪殘。一由守臣之進貢。國家近年均需雜輸。層見疊出。率十倍於舊制。而皆取辦於守令。守令之貪殘者。且假託以自殖。而又十倍於上供。此民之所以貧者一也。至若守臣進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巧立名目。競出新奇。悉意逢迎。以爲孝順。彼豈肯舍己之財。以盡己之忠哉。不過取於民耳。取於民者有數十倍而供於上者纔一二分。虎狼之暴莫可梏制。貔貅之欲。無有止極。此民之所以貧者二也。伏望陛下禁守令之貪殘。而一毫不許擅取。止守臣之進獻。而一物不許預進。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務使斂之有定。賦用之有定。賦用之有定數。寧之有定員。貢之有定制。法外之征。不加之民。無名之貢。不入於上。雖幾民財不匱。民心不失。六曰慎工作。臣聞古稱善治者。必曰不盡民之力。蓋匹夫之家。上父母下妻子。嗷嗷數口。待一人而食。苟使之終日勤役。而不得經營口食。則彼父母妻子之凍餒。何所取給哉。況軍士隸名尺籍。實爲防禦。而京營之設。又所以衛王室。以備緩急者也。顧可使之勤勞工作。以索其力哉。平居無事。既索其力。倉卒有事。復欲其捐軀殞命。以効一旦之用。非惟法制不宜。抑且人情不堪。昔者漢文帝欲作露臺。既召匠計直而復已。唐太宗欲營洛陽宮。已下詔發卒而復罷。我太祖皇帝嘗指宮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樂。但恐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大哉王言。萬世軌仰。今都城內外。工作繁興。起輟罷夫。動以千計。雖非急務。一概舉行。事可因仍。皆務改作。計其工程。或期月可辦。而恣其愈緩。曾至終歲而不休。徒事因循。此延歲月。假貧僧理。大肆誅求。做工者能幾人。而縱放者率已過半。上工者在。實效無徵。利入私門。怨歸公室。況今內殿營建。在邇工程浩大。力役重繁。使不豫爲培養。何堪臨事動煩。伏望陛下俯頒渙汗。申敕所司。裁節勞。毋待重役。合謀併力。動經大工。將現今大小工作。一切停止。內外人役。果皆免放。庶幾民有餘力。樂於趨事。譬猶壅不作。壓頹卑。情也。今驅無罪之人。使之披堅荷戈。以蹈必死之地。而樂於進趨。勇於敵愾者。豈其情哉。惟上之人加意於存恤。使平昔遂其飽煖安逸之願。而無倚矛股肱之怨。而後可耳。苟或勢役而不肯節其力。朘削而不能體其心。怨讟並興。戰禦喪氣。深可畏也。昔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苦。趙李牧居代鴈門。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數牛以享士。遂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故能克敵禦侮。所在成功。我太祖皇帝躬臨戰陣。備知艱苦。屢頒天寶念沿邊將士。加給衣帛。又制優恤軍屬之律。申嚴減衣糧之禁。恩至渥也。今境內之卒。既疲於道路之奔涉。而屯邊之卒。又困於差役之繁重。衆且統領將佐。百計征科。巧立名目。下及芻薪。肆行朘血。日積難給。甘乘得升斗以贖私。上下誅求。又勞及餘丁。以輸辦一家數口。迄無閒人。一身百工。都無餘力。人人無更生之樂。恆終歲之憂。夫平時愛養。既不能得其歡心。則臨敵禦侮。安可望其死力哉。伏望陛下申明德意。嚴立約束。務使統領將佐。不敢貪殘。罪伍士卒。得受實惠。有玩法自殖。稔惡不悛者。寘於重法。用爲千百之戒。初不以內外大小異法。殊科。庶幾萬衆如挾纊之和。邊陲有踴躍之樂。勇氣倍增。戰鋒無失。八曰明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驅世之大權。不可不昭。大信於天下也。蓋由賞當其功。則不惟有功者知所勸。而天下之人亦將愾愾焉自修。以免罪。是故操此大權。昭示大信。其賞也。因天下之善而後賞。罰也。因天下之惡而後罰。故紀綱振立。政事修舉。人心淳礪。治功可成也。昔漢張耳韓信諸葛亮曰。賞不逾時。欲使人速見功之利也。蓋時不阿近。每不可以撫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竭忘其身也。唐裴度亦以藩鎮底平爲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致然。我太祖皇帝嘗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撫率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皆不足懲勸。至哉斯言。誠治天下之龜鑑也。今天下好惡不公。賞罰不信。或無功而受賞。或有罪而不罰。或既罰而復免。或既賞而復加。庸才竊登。率又賜王。微功莫効。輒開封侯。恩或濫及於年資。賞或妄加於閥閱。希闊傳奉。習生微倖之心。請託乞恩。大啓覬覦之念。政體廢弛。權柄下移。被稽邊功。出門庭。率寄名而受賞。身未經戰陣。多迎合以奏功。捐生禦敵者。或未沾恩。臨機提縋者。或至脫漏。功差六級。古法不免謫官。復至金軍。今則縱其贖過。虛張諜報。率欲冒功。深自匿藏。全無智略。士卒山之解體。邊寇因之陸梁。似此弊端。殆難盡數。伏望陛下申示章程。大張乾斷。精明賞罰。賞當功勳。凡所施行。必布公道。賞不令其倖得。罰不致其倖免。其或左右近習之人。閥閱權勢之嬖。沮公撓法。背理任情。請託貴緣。肆無忌憚者。皆懲所司執奏。或已經聖旨俞允。雖有成命者。亦聽科道參駁。皆付法司究懲。庶幾公道昭明。國是有定。九曰親大臣。臣聞君者。臣之元首。臣者。君之股肱。況大臣者。又人君之所邊選甄拔。以資輔弼啓沃。尤非羣臣比也。既將以爲輔弼啓沃之資。而望陛森嚴。限乎尊卑之分。法制繁密。沮乎情意之爭。莅至崇嚴大計。雖付外廷雜議者。亦皆承示宣旨。徒廢虛名。而不使可否於其間。則向之邊甄拔者。豈徒陛之以虛禮。隆之以高爵而已哉。唐虞之世。君臣相與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喜起歌康。制天子燕見大臣。開延英殿。從容坐論。移刻乃退。宋仁宗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我太祖皇帝及列聖皇帝正朝之外。亦率於便殿不時召問。燕語或究機務。得失之故。或察閭閻幽隱之情。當時諸臣。以爲榮遇。各有紀述可考也。其後時事漸異。禮意寖衰。形迹閒略。日以孝宗皇帝因言宰建白。亦嘗舉而行焉。故當時政務修舉。刑賞昭明。海宇又安。治化休美。伏望陛下崇信老成。優禮耆宿。每遇閒燕。特賜召延。殷略儀文。外奏形迹。從容賜坐。款曲晤言。講論經書。勞及民隱。商榷

而不用。皆願一戰。故能克敵禦侮。所在成功。我太祖皇帝躬臨戰陣。備知艱苦。屢頒天寶念沿邊將士。加給衣帛。又制優恤軍屬之律。申嚴減衣糧之禁。恩至渥也。今境內之卒。既疲於道路之奔涉。而屯邊之卒。又困於差役之繁重。衆且統領將佐。百計征科。巧立名目。下及芻薪。肆行朘血。日積難給。甘乘得升斗以贖私。上下誅求。又勞及餘丁。以輸辦一家數口。迄無閒人。一身百工。都無餘力。人人無更生之樂。恆終歲之憂。夫平時愛養。既不能得其歡心。則臨敵禦侮。安可望其死力哉。伏望陛下申明德意。嚴立約束。務使統領將佐。不敢貪殘。罪伍士卒。得受實惠。有玩法自殖。稔惡不悛者。寘於重法。用爲千百之戒。初不以內外大小異法。殊科。庶幾萬衆如挾纊之和。邊陲有踴躍之樂。勇氣倍增。戰鋒無失。八曰明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驅世之大權。不可不昭。大信於天下也。蓋由賞當其功。則不惟有功者知所勸。而天下之人亦將愾愾焉自修。以免罪。是故操此大權。昭示大信。其賞也。因天下之善而後賞。罰也。因天下之惡而後罰。故紀綱振立。政事修舉。人心淳礪。治功可成也。昔漢張耳韓信諸葛亮曰。賞不逾時。欲使人速見功之利也。蓋時不阿近。每不可以撫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竭忘其身也。唐裴度亦以藩鎮底平爲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致然。我太祖皇帝嘗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撫率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皆不足懲勸。至哉斯言。誠治天下之龜鑑也。今天下好惡不公。賞罰不信。或無功而受賞。或有罪而不罰。或既罰而復免。或既賞而復加。庸才竊登。率又賜王。微功莫効。輒開封侯。恩或濫及於年資。賞或妄加於閥閱。希闊傳奉。習生微倖之心。請託乞恩。大啓覬覦之念。政體廢弛。權柄下移。被稽邊功。出門庭。率寄名而受賞。身未經戰陣。多迎合以奏功。捐生禦敵者。或未沾恩。臨機提縋者。或至脫漏。功差六級。古法不免謫官。復至金軍。今則縱其贖過。虛張諜報。率欲冒功。深自匿藏。全無智略。士卒山之解體。邊寇因之陸梁。似此弊端。殆難盡數。伏望陛下申示章程。大張乾斷。精明賞罰。賞當功勳。凡所施行。必布公道。賞不令其倖得。罰不致其倖免。其或左右近習之人。閥閱權勢之嬖。沮公撓法。背理任情。請託貴緣。肆無忌憚者。皆懲所司執奏。或已經聖旨俞允。雖有成命者。亦聽科道參駁。皆付法司究懲。庶幾公道昭明。國是有定。九曰親大臣。臣聞君者。臣之元首。臣者。君之股肱。況大臣者。又人君之所邊選甄拔。以資輔弼啓沃。尤非羣臣比也。既將以爲輔弼啓沃之資。而望陛森嚴。限乎尊卑之分。法制繁密。沮乎情意之爭。莅至崇嚴大計。雖付外廷雜議者。亦皆承示宣旨。徒廢虛名。而不使可否於其間。則向之邊甄拔者。豈徒陛之以虛禮。隆之以高爵而已哉。唐虞之世。君臣相與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喜起歌康。制天子燕見大臣。開延英殿。從容坐論。移刻乃退。宋仁宗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我太祖皇帝及列聖皇帝正朝之外。亦率於便殿不時召問。燕語或究機務。得失之故。或察閭閻幽隱之情。當時諸臣。以爲榮遇。各有紀述可考也。其後時事漸異。禮意寖衰。形迹閒略。日以孝宗皇帝因言宰建白。亦嘗舉而行焉。故當時政務修舉。刑賞昭明。海宇又安。治化休美。伏望陛下崇信老成。優禮耆宿。每遇閒燕。特賜召延。殷略儀文。外奏形迹。從容賜坐。款曲晤言。講論經書。勞及民隱。商榷

機務博究事情可否之言出口入耳密勿之計彼咸此孚務使上下之情爾達內外之事周知庶幾老成之臣曲盡忠悃夭縱之質益進聰明而一德可成應績咸熙矣十曰開言路臣聞主聖臣直古有是言主非聖不能容臣之直臣非直不足見主之聖故君以降志受言爲德臣以犯顏敢諫爲忠彼此相須上下相濟而後天下可理也朝廷設臺諫之官而名爲耳目之司所以廣九重之見聞會一人之心思使天下萬事未易周悉者於此可悉也苟循默緘晦不能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壅廢是自蔽蔽其耳目也昔漢文帝於郎從官詢無救抑或人主驟恢自賢不容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壅廢是自蔽蔽其耳目也昔漢文帝於郎從官上書疏求言不止盤受其言褒臣袁盎等勸說讜切常假借納用之唐太宗於上書言事者皆蟲之屋壁出入省覽我太祖皇帝臨御之初每導褒臣使之盡言進校疏奏無不盡覽言或可采輒賜褒嘉欣然改從初無繫客蓋即成湯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之心也故當時治化之盛與三代同之今天下政事之興革人才之用舍大有可言者而人亦未嘗不言之然或略而不詳迂而不切陛下一皆優容聽納無所咈戾甚盛心也但言者雖衆而尚懷遲鮮之疑聽之雖勤而尚有遺善之嘆伏望陛下廣詢博訪畸奇延納如古之所謂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虛襟懷以聽之者務使有懷者皆盡其所言有言者各盡其所見然後徐察其可否而賜之施行其或言有不當觸忤處置亦宜假借優容不加罪責庶幾兼天下之善集衆人之長策畢用庶政無闕十一曰崇天道臣聞君者民之父母人子有過則父母戒敕之規諭之甚則笞責讎呵無所不至蓋其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故朝夕營營者冀其悛改而已也堇子以災異爲天人君事天實亦類此彼其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皆不以爲君之所自有而必繫之天者是其受天地之託居宗子之任宜乎祇奉若天以盡其道也況人君操臨九重至尊無上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使非上天陰鑒而默相之何何所憚而不爲說故災祥沴異之來蓋亦愛君之至薄示警責讀呵之意以爲戒敕規諭之方冀於傷躬勵行而已也堇子以災異爲天心之仁愛詩人以不敢戲豫驅爲敬天漢文帝以水旱疾疫下詔責躬宋太祖以霖雨不止夙夜焦思我太祖皇帝皆因時不雨素服草履步詣禱祠設罍席而露坐盡曝於日頃刻不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每令虛食雜糜麥以進其憂民之心事天之誠萬世無窮議矣今天地示變戾氣作沴雨暘愆伏日月薄蝕星辰陰騭風雹震疊是天道不清於上也旱魃爲虐大水侵溺盜賊充斥三邊侵擾是地道不寧於下也不識陛下以今此之時爲治安矣乎抑或以爲未也若以爲未至於治安則所以傷躬勵行者豈可已耶臣以爲應天以敬而不在儀文繁縟之末立下恬嬉遠近晏安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歎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敝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利並竭外儀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實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事並出入義子同起居此眞今日所急見先朝所未聞者也耽樂逸遊厭怠政理何以圖治況義子爲陛下之子宜爲陛下之所愛陛下察之十二曰進德舉臣聞人君之德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孰奏實在大臣大臣阿徇鄙乃淺敝臣謂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協德不可誣者然德之修否顧學何如耳高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務學爲急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務學而能純其德者也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經生曲士之爲哉撮大旨繹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機叢委日取論語、孟子、尚書諸書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眞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又采其切近備要者施之踐履以爲聖德高明之驗而騎射弋獵荒遊聲樂之事絕意不爲戒左右嬖習之人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爲奸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即見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

疏入得旨張原這斷驟陞科道不諳事體擬拾往言輒來奏擾本當重治姑且從輕降雜職調遠方衙門今後新科進士俱要先選在外有司歷事一二考方許除授京職其有因事發覺的不許朦朧擅自取用如有違犯的都治罪不饒吏部知道

應詔陳治安疏正德九年　何景明

臣謹奏通考皇上敕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交相慶幸然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而今復處之晏然何也夫災禍切近悔屢斯深形勢積成改悟何及臣竊念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今天下之勢譬如人之腹中唐太宗之至誠遍天下則一誠足以消萬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義子同起居此眞今日所急見先朝所未聞者也耽樂逸遊厭怠政理何以圖治況義子爲陛下之子宜爲陛下之所愛陛下察之十二曰進德舉臣聞人君之德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孰奏實在大臣大臣阿徇鄙乃淺敝臣謂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協德不可誣者然德之修否顧學何如耳高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務學爲急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務學而能純其德者也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經生曲士之爲哉撮大旨繹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機叢委日取論語、孟子、尚書諸書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眞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又采其切近備要者施之踐履以爲聖德高明之驗而騎射弋獵荒遊聲樂之事絕意不爲戒左右嬖習之人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爲奸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即見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

疏入得旨張原這斷驟陞科道不諳事體擬拾往言輒來奏擾本當重治姑且從輕降雜職調遠方衙門今後新科進士俱要先選在外有司歷事一二考方許除授京職其有因事發覺的不許朦朧擅自取用如有違犯的都治罪不饒吏部知道

應詔陳治安疏正德九年　何景明

臣謹奏通考皇上敕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交相慶幸然自救論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而今復處之晏然何也夫災禍切近悔屢斯深形勢積成改悟何及臣竊念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今天下之勢譬如人之腹中唐太宗之至誠遍天下則一誠足以消萬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義子同起居此眞今日所急見先朝所未聞者也耽樂逸遊厭怠政理何以圖治況義子爲陛下之子宜爲陛下之所愛陛下察之十二曰進德舉臣聞人君之德早爲裁抑明示區處使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孰奏實在大臣大臣阿徇鄙乃淺敝臣謂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協德不可誣者然德之修否顧學何如耳高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務學爲急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務學而能純其德者也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經生曲士之爲哉撮大旨繹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機叢委日取論語、孟子、尚書諸書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眞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又采其切近備要者施之踐履以爲聖德高明之驗而騎射弋獵荒遊聲樂之事絕意不爲戒左右嬖習之人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爲奸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即見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

疏入得旨張原這斷驟陞科道不諳事體擬拾往言輒來奏擾本當重治姑且從輕降雜職調遠方衙門今後新科進士俱要先選在外有司歷事一二考方許除授京職其有因事發覺的不許朦朧擅自取用如有違犯的都治罪不饒吏部知道

正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制。行昏姦結。無恥取容者。并爲罷斥。而獎拔惸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事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以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略也。要之大本祇在聖躬。陛下若以章奏繁委。潰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以通上下之情。必有能陳說利弊。指斥時事。爲切要之言。以裨陛下者矣。臣聞先勞後逸。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息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忍自勵。常加矜恤。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錫九疇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戮勤於一時。而怡豫於無窮。陛下何憚而不爲此乎。書成王戒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雉雊之異。是臻嘉靖之效。惟陛下深思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要當必仰流而化。尋常小康之治。亦何足爲陛下言哉。

疏入。帝不納。

勸止臨幸疏 正德十年

楊廷和

臣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籍籍。使臣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鹿鳴之將。周旋左右。而宿衛嚴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繼旦。至于皇城各門。又令勳戚重臣把守。祖宗之法。至爲詳備。今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莫不預聞。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撥撥塵埃中。萬一車馬驚駭之處。奸盜竊發之變。出于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以天神協相。決無是事。而臣私疑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堂而坐。陛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纔不爲身惜。獨不爲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機。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羣小。貢諛希寵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明。陛下偶來深思而遽從之。上累聖德。下賊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事在祕密。非臣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程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乞查究導引之人。窮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大舉入境乞兵救援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右得巡關御史張鐩山奏稱。朵顏三衛和垣與賓喇博羅。誘詐驍勇。彼欲增貢則增。彼欲襲職則襲。我既墮其計中。彼遂決爲大舉。今之聲計者。有三。曰增貢。決不可從。曰守。亦不可也。曰攻。則忠臣義士之情。未可爲非。要調宣大遼東邊軍。旬日之內。速赴地方。分布防守。出其不意。以致之。豫爲必戰以禦之。等因。臣等竊觀自古制禦邊庭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朵顏三衛。世受國恩。連貢效順。近日窺我邊備廢弛。乃敢挾詐要求。覬幸強弱。以爲從違。既殺害將官。又擄衆侵犯。與兵征討。宋爲無名。大義所關。誠不可已。御史張鐩山所論。理直氣壯。詞嚴義正。合准所言。速議施行。庶得先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蔣桂勇將。剴督西官。處前營官軍操練。待報啓行。緝該本部奏調遊擊將軍劉寬。原領河間官軍一千名。前去薊州駐劄。聽調。中間出軍等項事宜。現該本部議處具奏。但行兵之法。謀算欲定。機功可成。倉卒調發。未免疎漏。合無本部將調兵一應事宜。逐一議處停當。上請定奪。

疏入。得旨是。這調兵一應事宜。便議處停當來說。

西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若得御史汪瑋奏稱。馬酋略地方被敵擒獲人畜。殺死參將陳乾。皆是太監王忻。遊擊安伯陳鏸。都御史王倬平日調度無方。紀律不嚴所致。若不重爲取回。仍令其恬然在任。不免外遠覬我強弱。將來之

明臣奏議卷十四

諸遼祖訓以光聖德疏 正德十年

楊廷和

臣聞之。體莫重于親朝。禁莫嚴于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親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弭禍變。我朝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覩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親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當慮警備于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思。違爲聖子神孫之家法者也。恭惟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祖訓。乃近年以來。朝會屢賀。或至違暮。其初蓋因一時起居違和而然。積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欲安逸。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陳遷入馬。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邊戎犯順而然。意在鎮伺。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訛駭。臣職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愧悚無地。伏望皇上鑒皇祖之訓典。察徵臣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祕事。乘平旦之氣。以裁決萬幾。竭獻享之誠。以昭格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爲侍從。信任老成。以爲腹心。軍士操練。必于演武之所。朝夕督厲。付之將領之官。推思左右。體恤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御史王倬平日調度無方。紀律不嚴所致。若不重爲取回。仍令其恬然在任。不免外遠覬我強弱。將來之

勢于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祛釋于襲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豫悅。神人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

忠誠不可渝一節。緣外寇犯邊。殺死參將。委的事重。若不將陳鏸等取回問罪。不惟各邊將官開風怠玩。無所忌憚。抑恐以後鎮州一帶邊關官軍。不知有法。愈加放肆。不肯用命效力。而陳鏸之罪。益加深重。難以自解。今日不取各官。問非朝廷之福。亦非陳鏸等之利也。伏望皇上軫念防邊事重。俯察公論。當從早處。將陳鏸等取回究問。則綱紀振肅。號令更新。邊敵和坦等易于征勦。陳鏸等必亦得安矣。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

請究失事邊臣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巡東等道監察御史高公韶等。各劾奏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途安伯陳鏸。巡撫都御史王倬。鎮守太監王忻。守備太監蔣廷玉。兵備副使王玹等各員。委任地方失事。要將陳鏸擊解來京。治以重罪。王倬能遣王忻將廷玉取回開住。王玹降調別用。急選賢能官員。前去更替。又要將提督侍郎陳玉切責。等因。查得各官失事。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巡按御史查了來說。並將王忻陳鏸王倬降敕切責外。今六科十三道官交章劾奏。前因臣等竊惟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治天下之紀綱。不可一日而廢者也。科道之官。又所以振舉紀綱。以扶持公道者也。陳鏸等既是各官。交章論奏。公論不容。合無本部並吏部作急會推堪任總兵官。巡撫兵備官員。並司禮監奏請差內臣二員。各前去更替。陳鏸王倬王忻將廷玉等。核實行事。將陳鏸提解來京。送都察院問罪。奏請發落。王忻將廷玉取回開住。王倬等罷黜。以正朝廷之法。以紓邊人之憤。仍請敕切責侍郎陳玉。俾用心提督現在官軍。勉圖後效。其餘失事官員。與陣亡官軍。應否優卹錄由。再行巡按御史。一併查勘明白。具奏定奪。抑復將今科道官劾奏陳鏸等情罪。再行巡按御史。通候查參至日奏請定奪。伏乞聖裁。再照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奏本部連爲議處務使全定安攘之策。大與整飭之事。一節。與巡關御史張瓊山奏。要發兵攻勦事理相同。現該本部題奉欽依。落柱勇操練團營西官廳前經官軍待報啓行。合無本部將出軍一應事宜。另行計處奏請定奪。

其餘失事官員。與陣亡官軍。應否優卹錄由。再行巡按御史。一併查勘明白。具奏定奪。抑復將今科道官劾奏陳鏸等情罪。再行巡按御史。通候查參至日奏請定奪。伏乞聖裁。再照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奏。要本部連爲議處務使全定安攘之策。大與整飭之事。一節。與巡關御史張瓊山奏。要發兵攻勦事理相同。現該本部題奉欽依。落柱勇操練團營西官廳前經官軍待報啓行。合無本部將出軍一應事宜。另行計處奏請定奪。

疏入。得旨。是。這地方失誤事情重大。陳鏸著回京。王倬王忻將廷玉王玹著戴罪殺敵。待巡按御史查參至日來說。陳玉已有旨了。其餘事宜。陸續奏來處置。堪充總兵官的。便會推兩員來看。

豫防邊患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議。宣大二鎮。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爲防禦邊敵。近年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運謀設策。講求軍馬。相機戰守。以致邊敵深入。得利而去。大肆搶掠。無所畏憚。及至朝廷命將出師。彼軍已去。留兵在邊等候。爲因邊地廣闊。彼軍出沒不常。不得其便。恰好相遇一戰。以此勞費甚多。不能成功。即今若不將本邊將士戒飭。像爲隄備。邊敵過河。必來侵犯。倉卒計處。必踏往轍。緩不及事。始患非輕。臣等愚見。乞敕宣府大同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河凍。邊敵過河駐牧。作何設法隄備。可保無虞。防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審切審問。先年邊敵進境搶掠。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以正當敵衝。截殺取勝。於何地方按伏。可以

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益數挑選精銳官軍。記名。臨時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敵先知。算無遺策。不可互相推諉。因循苟安。及假常分調按伏。不當敵衝。虛應故事。以致邊敵深入搶掠。出入自由。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擊問。取回降勦。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隄備邊敵事宜。

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違誤。

疏入。得旨。是。這豫防邊患事宜。恁部裏行移彼處鎮巡等官知會。

禦敵安邊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給事中任忠所奏。大意謂朝廷命將出師。固是禦敵之策。但敵人即出師而遽退。見班師而復來。徒費糧草。不得成功。莫如以守禦爲本。明賞罰。久任人。邊備既修。邊敵自退。臣等竊念近年以來。爲因守臣數易。賞罰輕。以致封守不固。敵人內侵。黎元受禍。給事中任忠所言。切中時弊。但今邊務嚴弛已久。邊敵強盛。大舉入攻。勢甚危急。所以本部建議。命將出師。蓋欲宣布國威。振作邊方士氣。如前代細柳棘門霸上之舉。實非得已。惟苦議論不定。朝更夕改。機會一失。必又勞費無功。伏望聖明再敕張忠陳天祥張洪料度敵情。務期必中。敵在陝西。則爲陝西之備。敵過宣大。則爲宣大之謀。關外之事。悉以付之。不必遙制。務使敵勢頓挫。不敢深入。內郡獲安。不致擾害。毋或失誤機會。以致師老無功。若敵衆難遠駐牧。不來侵犯。即便具奏班師。以省坐費。其各邊守禦事宜。聽各鎮巡官照舊施行。不許推稱節制。失機誤事。本部仍行紀功御史。從公紀驗。以行賞及行給事中御史。從公按驗。以行劾。除提督軍務都御史張皆現在官軍。勉圖後效。差外。其各邊巡撫都御史賢能可任者。乞敕該部查照成化年以前。寧夏巡撫都御史賢俊等事例。須待六年以上方許陞轉。並總兵等官。聽本部從公推舉。亦須久任。無故不必更調。如此公行賞罰。久任責成。本邊將士皆可禦敵。京營軍馬。不必遠出。省費息民。培固邦本。當今急務。莫先於此。

疏入。得旨。是。禦敵安邊。各項事宜。都依擬行。

勅朱寧疏正德十年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中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觸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於強項。而一身之患害。輕於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臣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民之財。尤當愛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意。謂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爲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有親臣而不肯爲用。疑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親左右。最親且信。與國同休戚者誰耶。臣以爲莫朱寧若矣。寧也出自嬖倖。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驟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爲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難酬萬分之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財。戕賊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乎。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即開朱寧鬻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何如。臣茫無以對。細詢之。璟言前發十一府鈔。每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必怪其輕。故欲增至四兩。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謂曰。我受朝廷厚恩。豈不知此事貽害百姓。顧勢不得不爲耳。我即不爲。他人必爲。百

妻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至。愴愴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遲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徵價。急如星火。誠緣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徵價。急如星火。誠緣為奸利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聊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於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價之更。絡繹於途矣。豹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乃出罷辭。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鈔之讎。如臻知之。必不為也。今業已為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被解。少慰其意。前太監既為之敘。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堂。蓋指朱寧也。其勢焰之熾。灼可知矣。方今四方採鹽甫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饑饉或不時。讎浙東西諸郡。自多徂春。雨谷為災。豬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為陛下盡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通稅。是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贏隨之矣。臣故曰。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也。且劉瑾王堂。嘗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恐。於此無名橫斂。宜可於談笑間卻之耳。而二臣者。徒能淚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卻。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卻。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以為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雖其攻之。是世宗在陛下則為忠。在寧王則為讒。傳宗謹因其言而自戕。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為達權。具三策而獲罪。臣恐之所未解也。仰惟皇祖有離間親王之刑。蓋懼小人之震搖朝廷。杭隙潛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仰遵祖訓。其非離間也。彰彰明甚。荷蒙俞允。明加渙號。戒諭維殷。親愛彌篤。陛下何容因其言而少存嫌貳哉。至節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固為抑揚。太過然區區之忱。思以防微杜漸。務主庇民。消尾大糜腫之憂。植強幹弱枝之計耳。使果妖言誹謗。天日之鑒。安所逃罪。又何能曲荷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省。則於仁賢有加。讒光無損。朝廷隆重之恩。君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為或慫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前愆之不暇。則削奪官僚。漸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於藐罔也。陛下又何取於寧而必欲子之乎。宜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為臣子悖逆之戒。斯二害。惟陛下明察而果行之。仍嚴急敕都察院。行浙江鎮巡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數還民。永免斂之數。速即停止。并查究奸宄影射侵尅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行之。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恤也。陛下如以臣言為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疏入。寧欲中以危法。或說曰。害之適成其名。乃密召還所遣使者。面以鈔直還之民。

論胡世寧疏正德十年

程啓充

臣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弭盜事宜。旁及寧府軍民弊政。兵部題奏施行。嗣因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奉旨提解來京。臣於此仰窺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陛下不以為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劑使人臣也。耳目重其司。行其言所以體其心。既乃寧王撥拾為言。陛下以為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二者交盡也。夫以陛下之聰明。課一事。可以備萬務之用。然數年以來。鹽法大壞。猝有邊警。召募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可慮。況今寇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當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

論胡世寧疏正德十一年

梁儲

臣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可慮。況今寇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當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

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之徵。乃猥雜繳之厄。夫陛下始則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與淚俱至。愴愴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遲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徵價。急如星火。誠緣為奸利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聊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於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價之更。絡繹於途矣。豹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乃出罷辭。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鈔之讎。如臻知之。必不為也。今業已為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被解。少慰其意。前太監既為之敘。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堂。蓋指朱寧也。其勢焰之熾。灼可知矣。方今四方採鹽甫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饑饉或不時。讎浙東西諸郡。自多徂春。雨谷為災。豬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為陛下盡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通稅。是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贏隨之矣。臣故曰。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也。且劉瑾王堂。嘗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恐。於此無名橫斂。宜可於談笑間卻之耳。而二臣者。徒能淚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卻。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卻。而隱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以為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雖其攻之。是世宗在陛下則為忠。在寧王則為讒。傳宗謹因其言而自戕。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為達權。具三策而獲罪。臣恐之所未解也。仰惟皇祖有離間親王之刑。蓋懼小人之震搖朝廷。杭隙潛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仰遵祖訓。其非離間也。彰彰明甚。荷蒙俞允。明加渙號。戒諭維殷。親愛彌篤。陛下何容因其言而少存嫌貳哉。至節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固為抑揚。太過然區區之忱。思以防微杜漸。務主庇民。消尾大糜腫之憂。植強幹弱枝之計耳。使果妖言誹謗。天日之鑒。安所逃罪。又何能曲荷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省。則於仁賢有加。讒光無損。朝廷隆重之恩。君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為或慫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前愆之不暇。則削奪官僚。漸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於藐罔也。陛下又何取於寧而必欲子之乎。宜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為臣子悖逆之戒。斯二害。惟陛下明察而果行之。仍嚴急敕都察院。行浙江鎮巡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數還民。永免斂之數。速即停止。并查究奸宄影射侵尅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行之。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恤也。陛下如以臣言為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肆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疏入。寧欲中以危法。或說曰。害之適成其名。乃密召還所遣使者。面以鈔直還之民。

論胡世寧疏正德十一年

程啓充

臣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可慮。況今寇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當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

草。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現鹽一萬引。兩淮運司現鹽六萬引。跟隨人役。頗多挾勢謀利。或至各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并槽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實切疑之。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饑饉。加以去年敵寇。更入搶掠。又有回賊累次作耗。搔擾之民。尚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餉糧十分窘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現行奏乞賑濟。方思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遍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餞糧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管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以此意撰寫敕書。臣竊惟悚懼。未敢仰承聖意。緣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項措辦餞糧。欲取之于官。則庫藏匱乏。欲取之于民。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復不貲。爲彼處官員者。若欲撫卹軍民。則恐以違詔致罪。若欲奉行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患。此固爲人臣子者所宜爲國深慮者也。而況委居內閣。義同休戚。如臣者乎。又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地。設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機入爲邊患。地方安危。關繫非小。至于便宜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以爲例。伏望皇上俯垂天聽。面將劉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概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貧。餞糧無處出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敕書。免令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審大計以重本兵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工科給事中翟瓚所言。添設提督以振軍旅等四事。併伏乞聖裁。一添提督以振軍旅。查得正統十四年。因邊人犯順。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總督軍務。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邊人額森。背逆天道。聚衆近邊。若不預爲設法選練。設使道將調兵。兵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恐號令不一。致誤事機。令無于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銳馬步官軍二十五萬。分爲十二營。揀選廉能曉勇之人。管領操練。俱隸臣等往來提督等因。奉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方寧靖。十二營罷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爲整飭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立十二營。團聚操練。仍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十日。具題。節該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欽遵。著提督十二營操練人馬。欽此。以後本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宇。曹元。王敞。何鑑。陸完。並令臣瓊。俱不妨部事。奉敕提督十二團營。今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倚侍郎都御史一員。爲總提督。當川在營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欲委任專一。整飭軍旅之意。不爲無見。但查前項節年事例。于誰等俱以本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今要添設一員。專管提督。係

干事體重大。臣等擬難定擬。伏乞聖裁。二。慎選舉以備將材。查得先爲選將領以重邊務。及大小號頭把總官員。一體比較試驗馬步弓箭。分別等第。量加陞治。中間若有年力不堪官員。亦就罷退。若仍以衰年濫充。及不堪官員。容令原舉官員。從公查勘。指實參奏。照例降級。一名二名以上。積至六名者。各通論從重併數減降。數至十名以上。此其甚者。或罷職。或充軍。論罪之日。取自聖裁。其提督總兵及點軍等官。明知前弊。容情放縱。不即舉奏者。事發。一體參究。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欽此。已經出榜于各營。張掛曉諭。欽此。欽遵。外今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前例。出榜曉諭。以憑改正。遵守。合無本部再行申明。行移各營內外提督等官。一體欽遵。仍要嚴督各坐營把總等官。但有役占者。通行改正。遵守。舊例。若有仍蹈前轍者。聽點軍科道官訪出。指實參奏。

疏入。得旨。提督官不必添設。其餘准議。

邊情疏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近奉聖旨。這進馬事情。還著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欽此。臣等仰窺聖意。蓋以聖人不治邊庭。懷柔遠人。故令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以示含宏。但近該巡撫都御史李壿奏來。巴彌撒已差官台吉等將進馬徹爾等叫回。只在三四日內要來作歹。該巡撫都御史李壿。因見奉有欽依。推知幸免目前無事。不與鎮守總兵官公同計議。查審明白。徑自任意將巴徹斯所差人容令進馬。遂使朝廷節次降到旨意。明文。皆爲虛詞。以後邊人再不信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李壿。會同鎮守總兵官計議。除進馬邊人已回外。著仍現在關外。務要遵照明旨。查審明白。果係都督和坦等差來進馬。以犒勞。驗放入關。若係巴爾斯獨自差人進馬。相機行事。設法搗剿。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機謀疏漏。誤陷賊計。其各關口防禦事宜。比常嚴加整飭。以備不虞。

疏入。得旨。是。鎮巡官所奏邊情。前後不一。遵行與他。每照依憲部裏節次議擬。查審明白。相機行事。仍要加謹防禦。毋得止圖自便。不顧國體。因而廢弛邊備。責有所歸。

臣等謹議得京城內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職。專禦風火。察奸盜。及錦衣衛官校巡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巡城禁革奸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軍衛委官巡捕。其後通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因盜賊生發。奏准于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于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並濟河。高碑店四處。每處二十五名。隨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馬軍七百九十二名。馬四百四匹。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四匹。把總並委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盔甲。海巡馬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侍郎趙璜。專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及與分守通州都指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撥官軍。各給與馬匹。嚴謹巡捕。塌上良鄉等處。正係袁傑崔澄等該管地方。立法不爲不密。責任不爲不專。但京城內外。人煙輳集。遊食者多。塌上良鄉等處。軍民雜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隱捕。隨發。難得盜絕。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與盔甲火器馬匹草料。以此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強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雇覓頂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馬軍七百九十二名。馬四百

處盜賊強劫、皆由夜禁不嚴、巡捕不謹所致、合無今後但有強盜明火持杖、強劫人家財物、出入自由、火甲不行傳報救護、巡捕官軍不在地方巡歷、追捕將巡捕官軍並該管兵馬司官吏弓手火甲人等、俱要問罪、陞級等因、正德九年七月初四日、節該奉聖旨、是今後擊獲強賊、果係數十人以上、兇惡顯著、曾經對敵、陞級不許、若地方巡歷、遇賊追捕者、不在此例、前件通行、若京城內外把總巡捕官及在外分守守備等官、遇有捕捉緝捕強賊、查勘是實、照依前例陞賞、有一名顆、不願陞級者、賞銀三十兩、換斬隨從強賊者、每名顆賞銀十五兩、陣亡者重加優恤、若不係對敵、止是緝捕強盜者、每名顆賞銀十兩、若換獲偽稱名號首賊者、又不拘定數目、聽候各官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前例合再申明

行耶。臣竊惟盡廟時。太監王敬帶領千戶王臣。江南爲害。該巡撫宦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史宣憑浮於敬。眞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奸。仁足保民。而容忍史宣之惡如此耶。況各處黃木紹蚕。若不爲貽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易於生變。昔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安可忽以爲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卽將史宣寘之重典。王變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疏入。帝不納。

自勁不職乞賜罷黜疏正德十一年

臣竊惟災異之來。實由人事。人事失於下。則災見於上。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頃者伏覩四方奏報災異。比之往年。特爲尤甚。豈非羣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耶。伏念臣猥以庸愚。謬蒙選擢。眞之言論之司。委以耳目之寄。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庶官之賢不肖。皆得以聞之。亦皆得以言之。若聞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或既盡言之矣。而不能委曲開導。以致主上之必納。皆所謂失職也。然則臣之失職亦多矣。若近者以用舍之未審。於是有朋黨之言。以天變之未回。於是有實修省之言。民害當去而憂其未去也。於是有保重地之言。兒惡當徑而憂其未徑也。於是有安人心之言。好有當昭而微有未防也。於是有切於生民。有繫於庶官之實否者也。臣晝夜以思。詳復以議。而後敢言。亦庶幾仰副之餘。施行一二。以少補於萬一。奸人緣此陰相結黨。公爲隱秘。果有警急。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耶。臣竊聞明曰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伏願陛下以堯舜爲法。以桀紂爲鑑。則天下之幸。宗社之幸也。若臣待罪無狀。不能匡贊大猷。裨益化理。以致人事缺失。上干天變。災異頻仍。貽憂宵旰。負國之罪。不容誅矣。伏願陛下特賜罷黜。以爲人臣不能盡忠者戒。

疏入。帝不納。

武舉議正德十二年

臣等謀議得宣大鎮巡官現奏賊營大衆。近邊駐牧。入寇之舉。旦夕難測。延綏官軍。已調大同。遼東官軍。現在薊州駐劄。給有賞賜馬匹。亦該同時調去。今若遲疑不決。令巡撫自行哨探。又待宣府報有緊急。纔令前去。必致坐失機會。虛調撫用。查得近來因謀慮不審。無事先調。否卽班師。有事纔調。動以數十萬計。前項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所論。切中時弊。臣等深以爲戒。明白具陳。誠欲爲先事之謀。以弭患省費。非敢偏執一見。必欲自用也。伏望皇上俯察用兵機宜。蒐繕最重。現今宣大各報賊衆逼境。奸謀難測。特允臣等原議。卽令巡撫統領人馬過關。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有事策應。無事還回。兵少亦不多費。如此調度。似爲得宜。若必待寇犯宣府。然後出口。往返十日。必不得用。不如

中式。仍送皮部選用。未免紊亂選法。循例軍職官非親冒矢石獲有軍功者不陞。令以從容較射。倘中數矢。幅陞二級一級。似失之易。千戶以下官員。徒在取中支米之列。終無出身效用之路。其待陞試署鎮撫知事終身。支米亦無可用。又文武科舉。自有不同。今武舉既倣文舉會試殿試事例。刊錄文字。其馬步數目。不被錄內。亦似欠缺。既稱答策論三道。馬上中四箭。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陞署職二級。答策論三道。馬上中三箭。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陞署職一級。則是專以騎射爲重。又稱所答策論。參以弓馬俱優者。列爲上等。弓馬稍次者。列爲中等。則是又以策論爲主。以致主司難以去取。前項事件。俱未穩當。臣竊得漢制武舉皆起布衣。至唐開科。亦有定議。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召集海內各儒。酌古準今。議定制度。文職設科。實二途以取士。武職世襲。故不設科。然又設流官五府都督。及方面都指揮。俱不世襲。以待有功及賢能者陞用。各衛指揮千百戶五年一次。考選委用。蓋於世襲之中。而寓選舉之意。則武舉之制。已在其中矣。天順間始議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猶取騎射大略而已。至正德三年。尚書劉宇議定今行條格。三年一次舉行。著爲定例。中間條格如前項所查。既不取法於古。又不合宜於今。規制苟且。事體乖謬。誠未穩當。臣等先已查奏。不係洪武永樂年間舊例。應否舉行。不敢擅議。奉欽依照例行。今若不備陳議處。誠恐紊亂舊章。取譏後世。伏望皇上念祖宗制度。保千百事。非劉宇與臣等孤陋寡聞之人所可更定。逐足以爲遵守。乞敕翰林院偕臣考據古今。詳度事理。如果舉用將材。祇應遵照舊例。於武職中推舉。考選賢能之人。及於功陞官內酌量推用。則武舉一科。不必另設。若世襲武職之外。恐有遺材。則舉酌古今。定立武舉制度。務在事必師古。不蹈今弊。將前項現行條格。未穩事件。遂一改擬停當。開陳明白。徑自具奏。本部會集多官再議。上請定奪。其以前武舉中式官生人等。內部指揮。果有行檢材能者。照例推用。千百戶鎮撫總小旗及舍人軍餘所陞武署職級內。有情願赴各邊總兵等官處。參隨殺賊。該支米石。就于京者具告本部。在外者具告該管官司。轉行本部。各送所告地方總兵等官處。參隨殺賊者。在彼處查照支給。仍聽巡按御史查點。不許寄帶空名。冒支食米。其生員民壯人等所陞試署鎮撫知事。及試選檢聽該管上司。就委本處府州縣衙所專管巡捕。如有犯罪。依律問革。

疏奏。得旨。是。今後武舉。遵照舊舉行。其間事宜有未備的。悉部裏還議了來說。

舉息等事疏正德十二年

臣等謀議得宣大鎮巡官軍已調大同。遼東官軍。現在薊州駐劄。給有賞賜馬匹。亦該同時調去。今若遲疑不決。令巡撫自行哨探。又待宣府報有緊急。纔令前去。必致坐失機會。虛調撫用。查得近來因謀慮不審。無事先調。否卽班師。有事纔調。動以數十萬計。前項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所論。切中時弊。臣等深以爲戒。明白具陳。誠欲爲先事之謀。以弭患省費。非敢偏執一見。必欲自用也。伏望皇上俯察用兵機宜。蒐繕最重。現今宣大各報賊衆逼境。奸謀難測。特允臣等原議。卽令巡撫統領人馬過關。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有事策應。無事還回。兵少亦不多費。如此調度。似爲得宜。若必待寇犯宣府。然後出口。往返十日。必不得用。不如

此時卽回遼東。尤爲省便。臣等切寄兵政。事有所見。不敢緘默。再照關營官軍。臣等原擬行提督宮計議。應否挑選備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不曾奏聞。馬不下場。今令欽依關營下場。馬匹照前收放。則是不准可用乎。然退而效死。無得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若而求必死乎。各官會議。惟以戶部所議爲主。竊恐職掌侵越。事難責成。萬一如去年賊勢強盛。大舉入寇。軍令戒嚴。倉卒無措。雖是罪坐所由。臣等終難辭責。伏乞皇上俯念兵機最重。委任當專。許照臣等原擬行關營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奏請定奪。應明炳先幾。事無後悔。不勝幸甚。

給衣銀塞疏正德十二年

臣謹奏。看得遼東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薊鎭呈稱。原選調宣府征進官軍。來時各穿夏衣。卽今八月天氣漸寒。缺少綿襖買棉花。乞要給衣銀一節。查得常年各邊調來策應官軍。原無另給胖襖褲鞋事例。前項正德八年。延綏遊擊李愷官軍三千員名。調來山西策應。正德九年。遼東遊擊林睿調來薊州駐劄。俱該工部並本部議擬奏准。給與胖襖褲鞋。蓋念調征之苦。時將寒凍。不能自備衣鞋。所以不拘常例給與。今遼東官軍既准給與。其延綏官軍。近年調出在外。比之遼東官軍。勞苦尤甚。若不一例准給。誠恐恩意不得均普。致生嗟怨。合無本部移咨工部。查照前項李愷林睿事例。不爲常例。將薊鎭杭雄朱鑒周敬各領官軍。俱照數查給胖襖褲鞋。應使調出在外軍人不受寒凍。緩急可用。

疏入。得旨。是。薊鎭並杭雄等所領遊奇官軍。俱准照數與胖襖褲鞋。不爲例。

王守仁

申明賞罰疏正德十二年

臣惟招撫可倘行於撫寧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槪施於伴服隨叛之黨。按南贛地。始有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以爲既招撫之。則皆詔之不問。盜賊遂肆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賊守。遠賊者爲之嚮導。盜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賊盜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必欲招撫。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習。類皆脆弱。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戰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習。類皆脆弱。二當應。必不及京師萬分之一。況遠在邊徼者乎。譬諸人身。京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背腰脅也。邊徼則四肢也。腹心安。然後肩背腰脅安。然後四肢無恙。今有人焉。養其四肢。而心腹之不安。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況今京師內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淮徐以南。荒饉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爲災。民無衣食。至於父子漂流。兄弟離散。略不係戀。間有自經及投水而死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爲盜哉。臣恐所謂之敵。尚遠隔於陰山。而不爲之患。或猝起於肘腋。此不可以不煩聖慮也。伏望皇上念九

以抗方張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敗敗亡之卒。以抗強敵。今南贛之兵。倘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退而效死。無得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若而求必死乎。各官會議。惟以戶部所議爲主。竊恐職掌侵越。事難責成。萬一如去年賊勢強盛。大舉入寇。軍令戒嚴。倉卒無措。雖是罪坐所由。臣等終難辭責。伏乞皇上俯念兵機最重。委任當專。許照臣等原擬行關營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奏請定奪。應明炳先幾。事無後悔。不勝幸甚。

王　瓊

請回鑾疏正德十三年

臣初聞聖駕出京幸昌平等處。曾具疏瀝冒聖聰。言詞蔑褻。不蒙採納。既而又聞八月廿八日鑾駕復出。此言之。律例俱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特敕兵部。備採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臣亦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舉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疏入。帝從之。

吳　儼

請回鑾疏正德十三年

臣初聞聖駕出京幸昌平等處。曾具疏瀝冒聖聰。言詞蔑褻。不蒙採納。既而又聞八月廿八日鑾駕復出。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銜枚以行。臣戚懼憧憧。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邊境弗靖。羽書急驟。陛下慮舉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於制馭。遂不暇濟之廟堂。謀之輔臣。而往拯之耳。不然。沙漠之淒涼。決不若京師之宮闕。邊寒之驅馳。決不若宮禁之嚴嚴。陛下奚取於此。而輕身以幸之哉。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莫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銜枚以行。臣戚懼憧憧。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邊境弗靖。羽書急驟。陛下慮舉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於制馭。遂不暇濟之廟堂。謀之輔臣。而往拯之耳。不然。沙漠之淒涼。決不若宮禁之嚴嚴。陛下奚取於此。而輕身以幸之哉。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莫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銜枚以行。臣戚懼憧憧。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邊境弗靖。羽書急驟。陛下慮舉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於制馭。遂不暇濟之廟堂。謀之輔臣。而往拯之耳。不然。沙漠之淒涼。決不若宮禁之嚴嚴。陛下奚取於此。而輕身以幸之哉。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莫過之大禹。舜實未嘗自征。獫狁孔熾。周宣尚伐之矣。而出師致討。乃責之尹吉甫。周宣哲未嘗自伐。載之詩書。昭然可考。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專無一人忠貞謀勇可以委任。任其勞。此古今之大義。若天冠地履。不可得而易者。今陛下自任其勞。而以逸遺臣下。是愛身不若愛臣下之深也。無乃倒置歟。聖祖初出之時。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聖節。則天下之朝賀者畢至。四夷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九月過後。又謂回鑾必在十一月長至令節。則九廟有歲享之大祭。兩宮有慶賀之大禮。豈宜遣人以代。十一月過後。日望一日。今又過元旦。若干日矣。聖駕已回。遠不能知。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若將途次缺而不舉歟。若謂敵尚在邊。則待靖敵而後聖駕可回歟。萬萬無此理。且京師者天下根本之地。郊社宗廟。於此乎建立。宮殿陵寢。於此乎奠安。羣臣百工。於此乎會萃。三軍萬姓。於此乎長育。財貨珍寶。子女玉帛。皆於此乎輻輳。外之郡國。雖或有一二富庶。必不及京師萬分之一。況遠在邊徼者乎。譬諸人身。京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背腰脅也。邊徼則四肢也。腹心安。然後肩背腰脅安。然後四肢無恙。今有人焉。養其四肢。而心腹之不安。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況今京師內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淮徐以南。荒饉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爲災。民無衣食。至於父子漂流。兄弟離散。略不係戀。間有自經及投水而死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爲盜哉。臣恐所謂之敵。尚遠隔於陰山。而不爲之患。或猝起於肘腋。此不可以不煩聖慮也。伏望皇上念九

剛之統緒。思兩宮之付託。審內外之輕重。恤黔黎之窮困。迷回鑾馭。端居九五。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萬國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臣廣祿留都。山川脩阻。恨不能俯伏道左。扣馬泣諫。不勝惓惓戀戀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朱彬疏正德十三年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貽所禍者。蓋其始也。媚君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册。可具考也。竊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兼懷險邪之念。自緣濫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肆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陛下聖德。爲彬所眞者多矣。況復佔寵特恩。恣肆無忌。游樂閒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卽欲指名論奏。猶恐傳者未眞。且猶冀彬改心易慮。自爲善後之圖。誠不意彬自知罪益彰積。公議難容。乃欲挾陛下自庇。故又導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一人保護。邊陲下子然獨處於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於前代。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其於我朝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聖駕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寇外敵。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狡之衆。睹來。趨何不蹈往檀哉。然昔王振之挾英廟。猶以敢衆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陛下。不知何所爲哉。是振以禦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於振矣。且聖駕在外。萬幾鞅委。兩宮遙養。廟享不親。四方異異。迭見遠近盜賊蠭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皇天眷念之有歸。朝廷法度之具在。宗廟社稷。亦豈豈乎危哉。是彬也不獨陛下之罪人。實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爲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嘗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爲巧言。以爲行止皆出陛下。欺罔聖聰。夫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於茲何前此未聞他辜。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陛下左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爲之先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爲赤心事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彬之罪固有不得而逃矣。陛下於此。亦宜不欲復庇之矣。臣切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奸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城口自戮。徒切浩嘆。禍亂已成。噬臍何及。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爲陛下言之。且皆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惡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大誥皇言。所以爲萬世聖子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陛下仰承祖訓。俯納芻言。急敕錦衣衛將朱彬拏送法司。按鞫其罪。從重處治。以警諛人之慢。以爲奸惡之戒。

疏入。帝不納。

劾朱彬疏正德十三年　孫懋

臣竊惟大祀南郊。乃人君敬天第一事。皇上所以仰承眷命。茂膺景福者。繄在於此。今聖駕南征。歸人既得。實天佑我國家。所以戡定禍亂如此之速。正宜奏凱班師。舉行大禮。告成於天。以致享格之誠。明年春。孝貞太皇太后大祥。祔廟。奉安神主。供應皇上。躬親行禮。非臣下所敢擅行者。又今天下諸司官員赴京朝覲。吏部會官考察。必須皇上親臨黜陟。而賜裁決。近日以來。內外衙門。具題事務。累次煩奏。甘久未見發出施行。奉多稽滯。如推用巡撫等項官員。處置各邊兵糧。問擬罪犯等事。動經數月。未奉明旨。人心疑惑。誤事非細。所據前項典禮政務。關係重大。不可輕忽。伏望聖明留神省覽。俯賜采納。中外臣民。不勝慶幸。

疏入。帝不納。

止徵行疏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荷國厚恩。叨官內閣。供職無狀。心切憂惶。竊見近日以來。在京各衙門題奏一應軍馬錢糧緊要事情。動經旬月。猶未得旨。事多遲滯不行。又道路相傳。聖駕不時巡行市肆。或至野館禁園等處遊幸。夜或不歸。甚至馳驟街衢。冒風雨深更靜夜。出入宮門。臣等初聞。且疑且疑。未敢輕信。已而流傳既久。衆議紛

然。今亦不敢不信。況開邊疏軍民。皆有不美之談。臣等之心。尤有不勝其隱憂者。謹具奏聞。伏惟聖明鑒納。自今以後。切望將臣九重裁決庶務。頤養天和。茂隆國本。流通政務。安內攘外。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臣不勝惓惓之至。

疏入。帝不納。

防邊忠疏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議得明年黃河凍開。邊敵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仰賴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搠軍馬。及調延綏遊奇兵馬。相機戰守。邊敵入境。必遭挫衂。但恐河開。邊敵在套駐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陝西地方。旋聞兵馬分布不周。難爲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卽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爲患中國。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衆大舉深入。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衆大舉深入。豫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敵衆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衆卽知固原有備。闌塞空虛。卻從乾鹽池西入。闌塞搶殺。今不及早議處。邊敵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文。交與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各該鎮巡官。各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邊敵大營若不在套。在于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宣大山西三鎮。嚴謹隄備。延綏遊奇兵馬。隨調策應。若不過河。在套駐牧。待候草長田茂。勢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布定邊安邊等營。乘夜衝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月以裏。到於固原會合。襲敵。戶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差官。處置馬匹。聽候屯軍一應。襲敵防邊。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遺。定事得先機。伏乞聖明俯念近年邊敵大肆搶掠。地方受害。早賜裁處。特敕各該鎮巡官遵守施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年以來。邊敵深入搶掠。地方受害。這襲敵防邊事宜。悉部裏計劃周詳。議處明白。便差人馬上齎文。著各該鎮巡等官依擬行。不許虛玩。

停差燒造太監疏正德十四年

唐龍

臣惟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官兵四集。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難安。況盜賊無種。起於飢寒。禍源無門。生於窮迫。卽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自盜殺人。則訛稱白蓮。盜賊無處無之。第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弭。反側未安。臣朝夕致慮。爲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其變立起矣。前該查革不急冗食。允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愁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頓發聖明將邸得報。問尹輔取回。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茲良善樂業矣。官府不添科派矣。獄訟賊盜日可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爲地方而設。今聞其來。莫不愁愁泣。聞者過於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蝗。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淤溺。室廬傾圮。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巡撫三司等官綜理。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卽古之閹寺也。周禮閽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定天下。百僚雖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爲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於緒關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尙無。闕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畢出。綱紀蕩然。民財益耗。海內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後復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慨。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以復太祖之規。以成孝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於是乎塞。蒼生荼毒。於是乎除矣。

疏入。帝不納。

江西捷音疏正德十四年

王守仁

臣竊惟寧王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臉一紀。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潛蹤伏莽。近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召募四方武藝驍勇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頭金銀數萬。陰密奸徒。於沿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謀衝姻族。連其黨與朋私。脅其商旅軍民。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還近。僞傳檄論。以搖惑人心。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莫敢與之抗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智謀忠憤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才自閭於凡庸。知每失之迂謬。嘗竊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起事於危疑顚沛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首惡。是固上天之陰騭。陛下之威名。而廟謀諸臣。消弭於將萌。見機於未動。故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救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兵驅趨境。直搗窮追。人徒見斐矣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豫謀早計之功。又孰得而先之乎。伏願皇上論功錫命之餘。皆加得賞庭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

儲佐。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辱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句月。枹就檢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難窺。尤願皇上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切得巡撫宣府都御史堂杲咨稱。各路城堡官軍擁門稟告。月糧半年未支。人心疑惶。不能度遣。將來多深及春夏。軍日愈貧。飢日愈甚。逃竄死亡日多。墩堡空虛。誰與戰守。要早議處一節。臣等議得會計邊儲。惟由戶部職掌。而軍士逃亡。實與兵政相關。且祖宗朝開設邊鎮屯兵。集糧百五十餘年。俱有定規。今一旦匱乏如此。若非原額虧欠。必是浪費過多。若不急爲區處禁止。軍士逃散。失誤防禦。關繫匪輕。合無本部馬上奏文。交與都御史杲等。將缺糧軍人處置。借支從權覓補。拘常法逼迫逃竄。仍咨戶部作急查議。推欠者追補。缺少者借撥。及查近年不足之由。今日足用之法。議處明白。作急陳奏定奪。庶軍不困憊。邊備幸甚。

疏入。得旨。是。

陳急務疏正德十四年　黃佐

臣謹奏。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患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愼獨。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講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奸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獨不見劉瑾之事乎。陛下託瑾以心膂。委瑾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爲藎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況今乘輿遠出萬一變出。陛下誰保以無虞乎。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泰山。誠以爲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嘔。煦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禴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親牲。嘗不親往。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欲萬幾。冒重險。以事於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簒慢於主翁。而敬恭於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有父子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嘯聚山谷。儻重傷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禴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親牲。嘗不親往。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欲萬幾。冒重險。以事於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簒慢於主翁。而敬恭於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有父子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嘯聚山谷。儻重傷之。心。更何以儆弭於社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不可不察也。陛下連歲北巡。而又之。臣恐以陛下之漸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於獨用其意也。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如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盤之。難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略。自足累功將相耶。然推金革。蓑衣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顯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揎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錢非盛權。貪溺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錢也。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膂。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酌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游。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疏入。帝怒甚。下詔獄。復跪午門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日。廷杖五十。斥爲民。

諫泰山進香疏正德十四年　鄭善夫

臣聞芻蕘草野。皆得獻于君。臣待罪禮官。竊守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死無地。近奉聞旨。有以戚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草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蒙死而言其必不可矣。況臣身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牆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奸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獨不見劉瑾之事乎。陛下託瑾以心膂。委瑾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爲藎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況今乘輿遠出萬一變出。陛下誰保以無虞乎。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泰山。誠以爲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嘔。煦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禴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親牲。嘗不親往。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欲萬幾。冒重險。以事於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簒慢於主翁。而敬恭於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有父子相食者。六飛一過。勢必嘯聚山谷。儻重傷之。心。更何以儆弭於社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不可不察也。陛下連歲北巡。而又南巡。而又之。臣恐以陛下之漸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於獨用其意也。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如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盤之。難何不流爲盜賊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略。自足累功將相耶。然推金革。蓑衣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顯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揎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

開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幸。絕游畋。亦惟自正其心以爲天下本。皆來會有所作爲。下與左右所習知者。陛下夜氣清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所爲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陛下一心。心一正則百邪皆廢。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天治。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以垂無窮。豈惜一念之轉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爲陛下陳之也。臣本草茅。職非言路。所以寧觸忌諱。不敢愛死者。誠惜陛下之英明。而不忍視天下之日敝也。謹疏上聞。伏候救旨。

疏入。忤旨廷杖。

請還宸濠所占民田疏　正德十五年

唐龍

臣惟財者民之命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今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于民間田地山塘房屋。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巧爲准折。或妄行抄收。中人之家。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上農之田。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猶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設簿籍。用增稅額。科道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占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奸。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惻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具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濠既敗。一應田地山塘房屋。俱抄沒造報奏。但查勘時。業主多因攜散。上司急欲了事。依契派查。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人猶抱失業之恨。器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值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豪以勢豪奸徒。有私竊之計。開墾沒之端。其在南昌新建。與憲同處。受害獨深。城師起事。抄掠尤慘。固雖已破。殘者未濯。查得二縣額派免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蘇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覓免。朱奉俞徵。民納不前。官官爲處。然一方之統何。在于省城。各府之錢糧。併于司庫。今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刦掠。纔因軍餉動支。萬一變生。則寸兵尺鐵。皆無所詰。東鈔斗糧。亦不能辦。且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爲王府占據。多屬疏險。近因水災蔓延。半遭燔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因隨就簡。誠一時之不可廢者也。乞敕該部速爲處分。上恤公家之所急。下濟萬民之所濡。則庶乎財聚而民安矣。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水災自劾疏　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菲才。謬膺重寄。總督軍務。兼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吉贛臨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

蓼蕭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悲于木杪。商旅之舟。經行于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墟。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繇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啓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縱使豐稔逸年。尚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急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穀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優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鋤敗舟于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舉。茲湖湘逃竄兵荒。閩浙頻年旱潦。雨賦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窘。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闔于未形。致令猖突。宸旒遠遁。乃勞聖躬親征。師徒暴于原野。百姓殆于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圓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爲患而不知。日陷于有過。徒以變更選舉。爲權而不知。日蔇于僭竊。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徵索。爲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于國。下不能有濟于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愛惲之餘。百病交作。脛氣衰昏。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于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診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矜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爲顯戮。彰大罰于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籍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矣。

疏入。帝不納。

乞寬免稅糧疏　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博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速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籍該寧王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明宗休養生息之澤。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糜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餓。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糧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乞敕該部。亟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宄貝之作。損不急之費。止無名之徵。節用省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于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操官軍。前後萬數。咨訪井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米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

以給賑發。一應誅求。妻孥鬻于草料。骨臠竭于微輸。當是之時。鳥獸魚散。貧民老弱。流離壑谷。溝壑。疫癘。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于梃刃捶撻之下。鄰不安。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大政也。縱奸長惡。而使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此行政之大失也。所以科道與刑部司屬相繼言之。或交章或獨奏。入則議于朝。出則議于巷。遠臣小吏亦將有聞風而言者。不憲邇明有此舉措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蓋祖大明律一書。首之以十惡大罪。不待時而決。如張銳等。正所謂誅不待教。殺不待時者也。堯時四凶之罪。不過巧言令色。治水無功而已。舜誅極惡之而天下咸服。今張銳等之罪。萬倍于四凶。而其罰止于充軍。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姑以近日之事校之。張銳等所犯。與鐵軍江彬相同。畢真王綸等又在其下。錢寧等既伏誅。而張銳等乃得保其首領。罪同劃一。使錢寧等有知。亦當不服于地下矣。此猶縱不一一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決不可赦。伏望俯納羣言。即賜宸斷。將張銳張雄張忠三人。仍依原擬。則大法以正。而人心皆服。天下傳之。史册書之。直可與舜之誅四凶。千古並美矣。

疏入。帝不納。

請均田役疏正德十六年

臣惟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不病。今江西瓦室盜逋者。遁造册時。行賄里書。有飛灑現在人戶者。名爲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賈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包納者。有全過割而不歸正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擾寄局進士舉人。揑作寄莊者。在册值紙上之名。在戶省空中之影。以致國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值。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于逃且絕而已。此弊惟江西爲甚。江西惟吉安爲甚。故遇食當糧長者。大小對泣。親戚相弔。至有舉充軍抵充糧長之諺。臣嘗立法清理。雖未收蠲革之功。亦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攙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獄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并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糧二百石以上。發邊衛充軍。夫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里書但顧目利。不顧壞法。皆奸民之首也。今罪止于杖。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將境內飛詭田糧。酌量弊深者挨田丈盡。輕者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攤淤隔歇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各造流水册各十本。每甲各收一本。湖各一本。布政司并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隔遞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逸。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楊廷和

請正大獄疏正德十六年

臣惟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惡。陛下赫然震怒。下之法司。天下聞之。交相喜慶。既而法司議上。再命會官詳議。臣等擬進呈。俱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莫不駭愕。以爲不孚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大政也。縱奸長惡。而使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此行政之大失也。所以科道與刑部司屬相繼言之。或交章或獨奏。入則議于朝。出則議于巷。遠臣小吏亦將有聞風而言者。不憲邇明有此舉措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蓋祖大明律一書。首之以十惡大罪。不待時而決。如張銳等。正所謂誅不待教。殺不待時者也。堯時四凶之罪。不過巧言令色。治水無功而已。舜誅極惡之而天下咸服。今張銳等之罪。萬倍于四凶。而其罰止于充軍。何以服天下之人心乎。姑以近日之事校之。張銳等所犯。與鐵軍江彬相同。畢真王綸等又在其下。錢寧等既伏誅。而張銳等乃得保其首領。罪同劃一。使錢寧等有知。亦當不服于地下矣。此猶縱不一一皆誅。而張銳張雄張忠三人決不可赦。伏望俯納羣言。即賜宸斷。將張銳張雄張忠三人。仍依原擬。則大法以正。而人心皆服。天下傳之。史册書之。直可與舜之誅四凶。千古並美矣。

疏入。帝不納。

請均田役疏正德十六年

唐龍

臣惟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不病。今江西瓦室盜逋者。遁造册時。行賄里書。有飛灑現在人戶者。名爲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者。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爲畸零帶管。有留在賈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包納者。有全過割而不歸正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撒。名爲懸掛。掏回者。有暗擾寄局進士舉人。揑作寄莊者。在册值紙上之名。在戶省空中之影。以致國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值。小戶逃絕。令里長。里長逃絕。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于逃且絕而已。此弊惟江西爲甚。江西惟吉安爲甚。故遇食當糧長者。大小對泣。親戚相弔。至有舉充軍抵充糧長之諺。臣嘗立法清理。雖未收蠲革之功。亦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攙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獄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并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糧二百石以上。發邊衛充軍。夫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里書但顧目利。不顧壞法。皆奸民之首也。今罪止于杖。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將境內飛詭田糧。酌量弊深者挨田丈盡。輕者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攤淤隔歇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各造流水册各十本。每甲各收一本。湖各一本。布政司并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隔遞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逸。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明臣奏議卷十七

講學親政疏 嘉靖元年

王鏊

臣竊念古之聖君賢相。其成至治之隆者。蓋由於上下之交。而近世之弊。多由於上下間隔。夫所以爲上下之交者。果遵何道哉。臣伏見陛下即阼以來。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之臣。從容講論。凡帝王之學。治之大經大法。日陳於前。則自內及外。無非進學之地。殷高宗所以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於厥躬者此也。陛下昧爽視朝。聖政勤矣。臣愚猶過憂堂陛太遼絕而不親。所望視朝之暇。時御便殿。公卿大臣。侍從近臣。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問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自。朝至暮。無非修政之時。周宣王所以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者此也。臣聞古人雖在獻諫。義不忘君。故敢輒效愚誠。不自知其言之可用與否。其義則臣一、請講學。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天子自正朝聲列以總。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典。故曰其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廢。春、秋月分。不過二五日。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厥具講章。至期講訖。繪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逮。成王訪落於群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則德行者。冀羣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儒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能其有得。今也閣略如是。秦之日少。寒之日多。傅之之人。寮采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高、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等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高皇帝。初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翟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容翰如飛。羣臣拱觀。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光嗇故事。士洗度之。書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陛下睿智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義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延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游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面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夫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遑弘文。所以修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一、請親政。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所以爲泰。上之情壅閼而不下達。下之情壅閼而不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所以爲否也。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當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臣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邃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資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言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

朝獨缺焉。非缺也。革盞、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道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鯁義。夏原吉等。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閎。鮮或覬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惟陛下遵法祖訓。近法孝宗。亟對近臣。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御文華、武英、做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見辭之類。皆得上殿陳奏。盡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夫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除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疏入。帝優詔報聞。

請正綱常昭典禮疏　嘉靖元年

楊廷和

臣忝爲三孤之官。職當輔導之地。凡諸司之所守者。皆臣之所當遵者也。況綱常典禮之大者哉。近者。陛下欲追崇本生父母。禮官據禮以守其職。科道交論以定其制。臣與同官蔣冕、毛紀、費宏等上稽古史之舊。仰察廑言之同。執奏再三。不蒙采納。續奉皇太后慈旨。加帝后之稱。既已力排天下之公議。曲伸罔極之私恩矣。後乃再奉詔旨。欲於帝后之上。復加皇字。臣聞命旒惕。不敢奉行。隨即封還。請從前議。豈敢無故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於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既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實育英宗於宮中。是實爲父子。孝宗未嘗育陛下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矣。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於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也。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之紊

臣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庶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之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緣先朝內外奸人交通盤據蒙蔽主聽竊弄威柄朝政廢弛言路壅通將一應章奏誠遲延沈匿不與開達或擅改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事非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甚者假以朝廷震怒勒遣謫戍人口不復敢言是以下情不能上通臣嘗大於此重以奇衺淫巧百爾誘惑經筵帳講積有歲年巽牘無從弊詰案亂政本發成禍機壞祖宗法莫大於此重以奇衺淫巧百爾誘惑經筵帳講積有歲年浹月臨朝恆以昏弱君臣隔絕形跡疏遠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奸人之手綱紀大壞奸黨橫行蓄患邊防倉或現在水次者撥發三四十萬石每石加以出關腳價米若干責令侍郎臧鳳設法調度輓運出關其關內合用人力車腳必須計處周密勿致騷動仍令本官不必待有警報先著領敕前去專務區畫糧料軍雖散之心外可以防敵患內可以固軍情此實今日所當留意者也伏望陛下軫念邊務俯察患忧邊戍卒搶奪市米數場操楊服之軍至不肯聽以應號令營門隊飢羸之卒至不能跨馬以執器械兵勢委頓人心渙散計其無事已甚阽危有如敵騎不測果於內侵京軍出征復來赴劄臣恐餽餉不繼無以剋敵之資儲蓄不充非屯兵之計萬一制御乖方三軍觖望相循失策邊人離心以不制之兵懷無聊之志意外之患何可不慮兩此雖管發銀十萬或二十萬不過補塞罅漏未見大振頹廢爲今之計所宜急處

不報本又數百件假此欺蔽可爲寒心尙賴皇天眷祐宗廟有靈社稷不致顚危乃眞幸耳茲者伏遇陛下體明天錫仁孝夙聞四方萬國延頸拭目瞻望太平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明詔痛革先朝敝政洞察小人奸狀中外臣民不勝慚慶以爲我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詔令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美矣但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尙有可疑伏願陛下奉天法祖總攬機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日親朝之餘卽御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情重大論議矛盾者則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諜及褻近徑從內批如先朝之爲者卽有疑難亦宜明示外廷可否以彰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念內閣機密重地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旨進奏宜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奸蔽似若無可容者何以公然隱匿而無所稽遏肆行嬉詐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祸尙若關疏進擬之權容有佞越而小人乘勢因得以竊弄之不名范鎭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崇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豈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倒置列於會典臣恐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戒飭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潛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抄決過事件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旣明所生亦尊崇極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其義也今興獻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鎭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崇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豈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倒置列於會典臣恐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戒飭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潛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抄決過事件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旣明所生亦尊崇極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其義也今興獻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爲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范鎭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爲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崇樸爲濮國公奉濮王祀豈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祖訓內閣倒置列於會典臣恐欲乞陛下仰遵聖祖大訓戒飭故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潛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御寶將逐日聖旨抄決過事件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旣明所生亦尊崇極程頤之言曰爲人後者謂所生爲伯叔父母此其義也今興獻

忍不稟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爲職其統乎又言禮官所執者不過前朱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朱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遽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主情主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撫別斯亂大倫殆爲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尊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奏留中

辭封爵乞普恩賞疏嘉靖元年　王守仁

臣謹奏竊念臣以凡庸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隨加收錄洊陟清顯經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遘罹鋒鏑義當死難不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來及自明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日月憫憐撤勞垂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陞當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頒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昌其名受褊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嘲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不敢不爲陛下一陳其實寧藩不軌之謀稽之十數年矣特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嚴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臣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鎮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猝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預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燄猖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甘泩、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弒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羅守益御史張嵿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擔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蠟其爭日人品或有詩濁高下然就其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勤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容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呼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預知而幸苦難難亦有諸部領所未睿歷者臣於提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開紀功文册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捨擾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熊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讎抱冤莫訴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揮而機力成功必賴

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褻下之龍矣其不敢受者三也臣世受國恩盟身粉骨亦無以報謬當提督重任承之戎行苟免鋒鏑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疑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褻之親裘頗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味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揆其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拖人之善惡莫深於幽下之龍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所以辭榮也避禍蓋已爾伏願陛下察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藩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

疏入得旨卿倡義恢兵勦除大患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王守仁

慎刑獄疏嘉靖元年　韓邦奇

臣謹奏爲慎刑獄以光新政事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繫審稱堯舜之治至於四方風動其究歸於皐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重慎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方制刑內則總之三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時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且嘗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於錦衣衛之設蓋以待夫隱匿極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爲常者也然其制列聖相承止行於畿內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奸相繼用事假此報復私讎中傷善類用張淫威迫脅海內官校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慈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擊至京師天下愕然猶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以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擊人則固天下所共聽聞之所繫也伏望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罪嘗明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穢聖聽罪誠難道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屬州金波、臣山東屬官陛下差錦衣衛官校擊人自臣山東始故敢輒

疏入下都察院覆題

明臣奏議卷十八

林　俊

舉大禮以成大孝疏　嘉靖元年

臣惟漢成帝立定陶王爲皇太子。即封楚孝王孫景陵下光起親潛入繼大統。尊崇大禮。已舉行無遺矣。繼體仁宗。亦立濮安懿王次子宗懿。以主濮王之祀。惟與獻帝之後未立。主祀久虛。尤禮不可緩者。宜遵先朝故事。擇與獻親弟之子。倫序所當立者。襲封與王。繼與獻後。以主祀事。則義正心安。情禮兼備。本生之報。益曲盡無遺矣。所以延久而未決者。或謂欲待前星輝祥。鍾斯衍盛。然後分封爲與國後。臣以爲不然。陛下之子。則與欲諸孫行也。以孫繼祖。是繼其祖。而名實紊。非禮也。或謂宜封親王次子嗣王。豐主與獻之祀。俟皇子稍長。襲封眞王。主其常祭。嘗主之王。既主其祀。即爲之後。不容復易。且陛下大婚未舉。別封之以大國。臣又以爲不然。夫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儲貳有待。與欲主祀。容一日無耶。雖歲時遣官。相望道路。乃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概以人後之說。則精意未必盡孚。冥漠未必順變。非惟失禮之正。亦莫證鬼神之情狀矣。或謂親王亦有不立後者。而無長立次。繼伯以姪。率用爲常。濮王宗懿之立。立次嗇也。與獻茂號聖明。入繼大宗。廟其王景之立。繼伯者也。與獻茂號聖明。入繼大宗。廟不得世食。少宗之祀。如嚳之神。殆若有未安者。或又謂安陸龍興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爲不然。昔周文、武以德厚長世。豐沛出漢高。未聞復有漢高。慈無謂之小見。廢必舉之大禮。以絕本生之祀。謂陛下爲之乎。或又謂與獻立國已久。士賦甲於他藩。臣又謂此固卷部俗之論。天子天下爲家。不宜過自封殖。王祿既有常數。矣士田僅宜十分爲率。錫之二分。割其八分。以給無田之民。則親親仁民。並舉不悖。是爲堯舜之仁政。道無先於此者。臣恐議者互異。或緩以失時。或雜以煩禮。或利以害義。故不避煩瀆。懇懇言之也。

疏入。得旨。禮部知道。

請親大臣疏　嘉靖元年

林　俊

臣聞虞、夏君臣更相告誡。商、周而下。亦賚輔弼。故有臣鄰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超向正。心術純。法令公。人心悅。有由然矣。太祖未旦臨朝。晡時而後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胡翰、許元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治道。講論經史。當時外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所疾苦。太宗每當奏事畢。令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承顧問。商機密。漏下十五刻而退。仁宗賜士奇等並遷義。夏原吉繩愆糾繆等。閣審令協心贊輔。垂誡相與。言有未從。具本用圖。密進。念蘇、杭民力殫難。供用服色。減半織造。宣宗每召儒臣撫見。從容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使堯、舜無禹、皋。能獨治乎。又喜唐太宗善受諫。曰。君人當以太宗爲法。英宗親決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諮李賢執拗。賢曰。在獨斷。時勤成。乞恩澤堅執不與。家人私蓋店房。命寘之法。毀其房。賢曰。眞可謂王者無私。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故能茂宏丕道。恢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惑貴近之悔。然瑕不掩瑜。孝宗誅斥邪佞。振舉衰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經筵。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臧琳等討論理道。革傳奉。裁冗食。斯時之政。眞、夏比盛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親君子而治。狎小人而亂者也。正德之間。羣邪鼓扇。干紀亂常。沮喪士氣。枯竭民財。人心已離。天命幾去。幸聖神入承大統。益革一切中外膠擾。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然而數月之間。天文之變。似若稍異。傳曰。爲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今正人滿朝。道路。乃天子命祭。而非祭之主也。概以人後之說。則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則邪念消。躁心息。騺氣平。出政公布。令信。盛思遠。爲舉勤。所存所行。皆大中至正之道。夫君子、道之所寄也。大親則大效。小親則小效。不親則不效。而小人乘間。益國殃人。前監固不遠也。聞近時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陛下所託腹心以共成嘉靖之化者何人。倘亦未之思歟。且太倉之儲。盡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無名之誅求。而劉瑾、錢寧、江彬、張銳、張雄等。當倍於國。華堂之盛。以間計者數千百間。神宮之費。以銀計者數十萬兩。新詔之革。所謂壞極不得不革者也。臣又惟移易風俗。道化先之。君倡之。而臣和之。漢文帝身衣弋綈。云。衣櫛食。旅節自勵。吏潔於上。而俗化於下。方今習俗之侈。不獨貴近爲然。自朝廷以及搢紳、民庶。亦頗尚之。奢侈成風。公私俱竭。革莫先於此者。朝廷、天下之觀。陛下身先率之。以立化本。搢紳、民庶之觀。士大夫先率之。以立化基。則下觀而化。郡縣之風不改。侈靡之俗難革。所謂朝廷正。百官正。萬民正。而天下治也。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請勤學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學緝熙於光明。日新則日進。不日新則日退。故曰莫止於盡。莫病於自足。君子有無已之功焉。禹惜寸陰。傅說告高宗。念終始典於學。皆如是也。唐太宗延文學之士更番直宿。討論文籍。夜分乃罷。宋太宗年老猶喜觀書。仁宗選英講說。未嘗少廢。此故事也。太祖有觀必之亭。禮賢之館。揭大學衍義於兩廡。揭洪範於座右。朝夕省覽。太宗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召儒臣講論。仁宗專意文事。留心讀書。宣宗謂楊士奇等曰。朕寒暑不廢書冊。對曰。帝能勤學問。宗社生民有賴。英宗時。楊榮等建議經筵。降勅勉勵。臨曰。朕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爾翰林儒臣。分直侍講。憲宗、孝宗猶行無改。國家列聖勤學。故事在通。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陛下正志學之年。何可輟耶。且經筵之臨講。頗不煩勞。文華之清燕。亦不謂黷。而平旦未興。物接其氣清明。善念易開。正書易入。又爲進學之會。夫天下之治不治。在人君之聖不聖。人君之聖不聖。在人君之學不學。太祖嘗言。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諸中。無堯舜之心。欲施於政。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陛下天稟穎異。聖性精純。誠於此時。日親儒臣。以講求古先聖王之大經大本。以開發聰明。成就德性。使神有所領。意有所會。則立道有體。致道有用。設心措念。有所持循。臨人出政。有所據守。是謂有堯、舜之心。斯有堯舜之政。民無患乎不被堯、舜之澤矣。

節財用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竊謂財貨譬如雨澤。天地之間。備有此數。我國家相承節儉。天下休息。百四十年。武宗承之。固豐豫時也。而濫國之徒。乃盜取而濫費之。蓄藏竭海內虛耗。陛下承之。則蠲極而困時也。雖非儉性成。足以風示天下。而積習流俗。尚有未盡然者。方今四海多事。水旱之報日聞。軍旅之費日急。民窮無所於斂。所恃以應之者。內帑之餘耳。然私計所蓄。不過三邊數月之儲。而賑濟十倍於昔。其可不思所以爲繼哉。蓋者大婚有期。六禮之儀。費尤多。若於此時。一一而強舉之。是謂時詘舉贏。斷不可也。夫禮備而已。物可節也。昔漢文帝綈衣革履。後宮不衣珍飾。以示樸爲天下先。臣願陛下力取則焉。使遠近見聞。皆知朝廷訓儉而抑奢。貴禮而賤物。則自王公以及士庶。幾輔以及荒陲。浮靡之風。翕然一變。民生阜厚。國用充羨。而和氣亦蔼矣。

疏入。得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朝廷自有處置。該衙門知道。

議禮疏　嘉靖元年　林俊

臣惟天幸篤生聖神。爲天地人物綱常之主。一矣不試。而宗社奠安。特頒詔書。中外傳誦。謂大禮之開創。陛下之謹重。前後並陳。儀德同功焉。近者所聞。似涉稍異。意議禮未定。好事者遂成其妄。人言甚可畏也。臣聞憲宗臨御之初。議上尊號。近侍有迎合。稱慈懿皇太后久病。只宜推尊所生。傳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實論意大學士李賢、彭時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只在正綱常。此舉損聖德多矣。因誠並尊爲皇太后。之罔愆聖志一定。斷之不疑。勿以調停之說爲然。勿以更張之驟爲信。亦勿始銳而終怠。則庶幾之治可

賴。憲宗委曲勸諭。聖慈仁壽順從。及慈懿上仙。又有迎合。別擇葬地。廟禮部尚書姚夔等奏如前議。憲宗御文華後殿。召問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好。但於聖母有礙。彭時曰。陛上孝事兩宮。奉梓宮合葬。全聖孝爲宜。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命。雖聖母有言。不可從也。因具本乞申勸聖母以終大事。於是百官伏文華殿號哭。聲聞於內。傳旨諭退。皆曰不得命。不敢退。既而得旨。慈懿皇太后合祔興陵。固朕素志。但聖母未允。朕心不照。再三據禮祈請。聖慈允諾。其如前議施行。衆遂耦泣而退。實謂憲宗孝隆兩宮。故能曲成此二大事。內不失親。外不失禮。彭時、姚夔皆紀之文集中。外相傳以爲盛事。臣竊觀今日之禮。似若未純。陛下聖德圓徹。從善甚勇。容有不純。事耶。孔子曰。觀過知仁。陛下情更過厚。大禮未協。過於孝故也。夫有不可易之禮。亦有不能已之情。子女之於父母。服三年。無貴賤一也。子爲人後。則服移所後之父母。所生降期焉。女子既嫁。則服移所天之父母。所生降期焉。至於爲子所得贈封。豈陛所後。而不及所生。豈忽然忘情哉。制於禮也。其致所生之情無過候閤供億之勤。與伯、叔父母異爾。故司馬光謂秦漢而下。自旁支入承大統。或推尊所生父母爲帝爲后。皆取譏當時。貽笑後世。陛下純德之主。何忽襲爲之。臣等亦何忍陛下襲爲之。且新詔裁革。皆深奸巨猾。惟欲幸我有可指之隙。外資稍口。內恣交合。以害正道。甚非細故也。中間必有不知禮之臣。逢迎其間。曾不知廷臣之皆謂不可。正禮也。一二臣之謂可。私情也。聖人治情以禮。輔臣、禮官持論甚正。與往時憲宗之臣無異。陛下孝誠純至。必能勸成大禮。與往時憲宗之請無異。聖母慈愛純至。必能允成大禮。與往時聖慈仁壽之命無異。禮若未舉。固無難從。禮若既舉。亦無難更。孝名慈慈成。孝成禮。然後上下粲然有倫。而綱常正。祖宗安。人心悅。傳曰。過無憚改。又曰。一慚不忍。終身慚之乎。夫禮、天下後世之公議也。禮不自正。後人亦自正之。憲宗事二太后盡孝。然議尊議祔。終不苟順從。乘大倫失正禮。所謂自正者也。魯文公躋僖公。春秋譏爲逆祀。而卒正於定公。所謂後人正之者也。臣堅乞致仕。聖識貴以輔成新政。夫政莫大於禮。禮失則政亦非古聖王之政矣。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謹天戒以修人事疏　嘉靖元年　孫燧

臣竊聞天人之間。感應如響。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此理之常也。裴惟陛下用輔臣開廣言路。斥逐邪佞。登進忠良。聖政日新。令聞四達。人事之闕失。臣未之見也。茲者伏聞五月初一日。當祭奉天門獸吻及日精門災。天戒赫赫。胡爲而然也。臣則聞之。奉天愛之心。人事得而異。或見者。尤天心仁愛之至。況天位維艱。一念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天之所以警動陛下者。殆不可謂無意也。臣備員無補。質切憂惶。誰以所聞人事當修者七事。仰塵容覽。一曰定聖志。臣聞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仰惟朝廷今日之政。已大定矣。所慮奸人或乘時妄議。以疑聖心。則他日之事。有未可知。審稱舜曰。烈風雷雨弗迷。伏惟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法帝德

望於今日。二曰保聖躬。臣聞之。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恭惟陛下頃以親藩入繼大統。固上有祖宗之鑒。母后之聖。下有內外臣庶之望。阿諺翊戴。靡所不至。但臣區區蟻誠。竊謂陛下聖年方妙。聖質未甚充盛。凡夫起居飲食之間。寒暑燕處之際。必須得人。詩曰。王躬是保。伏惟聖明留意。三曰信詔令。臣聞之。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則人主之權廢矣。悲惟陛下改元肆赦。革故鼎新。救天下深沈固結之弊。爲生民永遠太平之謀。所在聞之。歡欣鼓舞。甚於更生。雖漢史所稱山東布詔。民之老瘝。羅疾扶杖往聽者。殆不是過。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伏乞陛下維新渙號。尤懷永圖。執之必堅。行之惟允。保信以保民。實天下至切之望。四曰明賞罰。臣伏讀祖訓。有曰。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久則天必震怒焉。又曰。凡賞功爵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必生焉。竊照江西宸濠之變。雖已討平。有日。然忠義之勛未酬。黨惡之罪未正。若將有待然者。不可不留聖意。臣聞之。功有高下。亦有虛實。今欲賞當其功。宜將隨征各官繳過文册。盡行降出。仍令先後紀功。各官查明開奏。而冒功者必黜。應賞不僭。而人人以爲勸矣。罪有輕重。亦有眞僞。今欲罰當其罪。宜取現獲各犯。招過情由。不拘成案。仍聽法官及會多官。再三研審。而負冤者必宥。應刑不濫。而人人以爲威矣。五曰斥逆奸臣。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宋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愼勿姑息。竊照太監蕭敬。與宸濠歷年來往。已經太監張永查係書底簿籍有名。人犯具奏。先帝著外私宅閒住。所處已寬。頃者忽開司禮監太監賴義傳奉。宣旨外私宅閒住太監蕭敬。著本監掌印。照舊辦事。此命一下。中外驚疑。其於新政。所繫非小。誠以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今若起用蕭敬一人。其何以處詗犯諸人。交結重情。不宜輕縱。今若不懲於既往。其何以示警於將來。且敬自負前罪。強顏供職。則亦無以取重詗奸。展布行事。伏乞陛下仰承祖訓。早決宸斷。縱不加罪。仍令退閒。以釋中外之疑。以昭平明之治。六曰嚴內禁。頃者。聞得御史張翰奉敕點押大工。一日從內官監出。忽見內使人等。約有三五百人。或擎棍棒瓶石。向翰圍擁撮土。其守衛官軍。直目旗校。明見兒戲。不爲防護。臣聞之。不覺驚愕。竟亦未諳其故。然以皇城禁密之地。而敢爾肆兒戲。其在外無忌。則又可知。仰惟天威震怒。必有重法以處治之矣。臣竊惴惴不可長。事宜豫防。伏乞陛下在內即敕各監局掌印官。各行嚴束所管人員。各於本衙門專務本等職事。不許輒出各門。各路口竪衆爲非。違者許守衛直日官旗人等。即時提獲。通將該管官員。參奏治罪。其京城內外。亦即敕錦衣衛及巡城御史。兵馬司官嚴督官校、弓兵、火甲。各於分管地方。不限晝夜。用心巡邏。但有前項生事之人。許即擊逐送司。從重問罪。違者罪亦有歸。七曰。慎邊防。臣聞之。御戎之策。守備爲上。備邊之要。兵食爲先。然食足則兵強。是食又先於兵也。即今邊儲缺乏。軍士困憊。一旦烽火有警。何以驅之應敵。況先該宣府報稱。敵中走回男婦供報。敵衆扶起小王子。與烏蘭哈等講和。及聽報塞外兵勢。下營四十餘里。其意蓋非尋常侵掠之比。幸遇聖明御極。威靈遠震。狂圖雖已大沮。然亦不可忘備。伏乞陛下軫念邊防之重。特從廷臣之請。早將各犯抄沒銀兩。分給各邊。以紓困急。仍敕各該鎮巡、總兵等官。務在嚴飭將士。保固疆圍。以稱陛下內修外攘之意。

疏入。帝不納。

止殷通等乞陞職世襲疏　嘉靖元年

臣伏見興府旗軍軍校校尉軍人廚役殷通等一千三百餘名。俱緣從亂之故。蒙恩革去冠帶。食糧當差。各賞銀兩。彼乃不知止足。援引舊例。連名具奏。又乞陞職世襲。近該給事中安磐論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仰觀聖意。假非斷不欲與之者。是以復昧死言之。臣惟世祿以待有功。而非罪功不易致此。祖宗懋賞賞以爲砥礪天下之大具。立法至嚴且重也。邊陲將士。冒鋒鏑。歷艱苦。脫萬死。以得一生。幸獲渠魁。然後上功於幕府。而復驗於臺部。輾轉歲時。至再至三。方僅增其一秩。今殷通等無汗馬之勞。尺寸之功。徒以一時遭際。顧欲得世襲官職。以自比於軍功之列。臣恐邊陲將士。聞之解體。必曰。吾捐軀命以求官。而未可必得。彼徒袖手徼幸得之。是朝廷視吾軀命不若重於官秩也。陛下將何以待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抑將何以褒邊陲將士之有功者耶。夫官至於世襲。可謂至矣。人至於一千三百有餘。可謂多矣。陛下胥汰冗員。革冒功。今無故陞此一千三百餘人。其冒濫何如也。陛下身自行之。曾未幾時。乃復自背之。失天下大信。破天下大閑。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往日喬宇等。乞請之初。使陛下俯聽該科該部之執奏。祇其秩而治以罪。則殷通等今日之比例。臣知其決不敢矣。若謂其有扈從功。出於一時之特旨。臣又以爲不然。扈從之功。優之金帛足矣。不必假之官。且世襲也。昔唐太宗時。秦府舊人。未遷官者多怨望。太宗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得天下之心。如是則陛下今日之於殷通等。實示天下私也。陛下有堯、舜之資。陶虞夔之治。顧所行反出唐太宗下。臣固知非陛下本心也。伏望陛下重天下公論。割一時私愛。敕該部遵照前旨。殷通等止許食糧當差。照舊替補。仍將先後陞官世襲如喬宇等者。通賜查革。庶後人貪緣者。絕覬覦之心。貪冒者。無援引之例。而邊陲捍禦者。亦有所企望。而知勸喬矣。臣不勝惓惓爲國之至。

疏上。得旨。該部看了來說。

寢趙鉴陞命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通者、皇上憫念御馬監太監趙山潛邸服侍殷勤。於其死也。賜之賻祭。爲之安葬。驕寵之恩。至矣極矣。今因少監王佐學。爲其弟姪乞官。蒙准陞趙鉴爲錦衣衛正千戶。彼時臣等該科即曾具奏。論其不可。奉聖旨已陞了。欽此。臣等自恨平日誠信淺劣。不足以感聖心。言辭鄙穢。不足以啓宸聽。有負祖宗設官求言。及臣等以言爲責之意。俯首捫心。靦顏慙懼。既而又念該部論列。宜有當聖意者。冀猶可以回成命也。及其極言執奏。復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等相顧錯愕。莫知所以。夫趙鉴止一人。其陞官亦止一事。似不可再瀆宸聽。但此事係祖宗之憲章。朝廷之名器。聖德之得失。國事之是非。非細細者。不容緘默而已也。然其事之不可。臣等該科及該部論之已詳。臣豈能復贅其意外之言哉。竊念官爵乃古聖人治天下之大法。是故本之禮。以爲之綱維。行之褒。以爲之權度。成之信。以爲之植幹。有品式以定其制。有等威以異其名。國家懋此以奔走天下之人。使賢者居之。有所勉而勤焉。不肖者視之。有所企而慕焉。其名若虛。而國家受其利也實大。昔人謂爲礪世磨鈍之具是也。我太祖高皇帝時。臣下立戰陣功者多。止

賞之以金帛。其或功出異常。不得已始與以一陞。令之尺綵。可將見已。高皇帝豈剝印刓敝忍不能予者耶。誠以賞多則濫。濫則人不以爲恩。少則貴。貴則人知其爲惠。然必上之人自愛之重之。斯下之人亦愛之重之。何也。以其得之者不易也。否則漫然與之。漫然受之。與之者略無難色。受之者以爲當然。其何以奔走天下之人。而又何貴於彌世磨鈍也。況可聽人代人乞請而即許之耶。使可因人乞請而即得之。皆將饑剌請託。取徑行險。以競求遂其所欲。倖門一開。頹波四潰。彼惟知恩出於所求。而不知有君上矣。陛下徵往年冒濫之弊。皆查革乞陞傳陞人員。天下方想望仕版澄清。紀綱振肅。以成更化之治。顧可又許趙寔之乞陞。以開新例。紊舊典。失大信乎。趙山雖有服事殷勤。亦其職分當然。視戰陣功何如也。使其服事殷勤。即可以言功。則陛下何用於山哉。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顑一笑。今袴豈特顑笑哉。吾必待有功者。今之正千戶。其階正五品。其秩武節將軍。其祿幾二百石。尤非敝袴者比。陛下略不少如敝袴之愛惜。率意輕與無功之趙寔。所見與昭侯異矣。該科該部不肯阿意奉行。而執言以請。皆其職也。居其位。食其祿。任其責。而不能盡其忠。舉其職。臣竊恥之。陛下亦安用之。今臣等該科欲舉其職。既以爲不可。該部欲盡其忠。又以爲不可。陛下獨排羣議。毅然以爲可而與之。則是臣等該科及該部之言。皆舉不足信也。臣等位卑望薄。言不足信固宜。獨念尚書爲陛下喉舌之官。分任責成。賦政四海之人。而所司安等處地方。今亦在在譁起。若不早爲撲滅。誠恐釀釀日深。復如往年劉六、劉七、趙風子之爲也。臣又聞通州五衞巡捕官員。素無謀勇。率皆闇茸。平時既不能率軍士。設警備。以時而巡邏。有事又不聞出一騎發一鏃。併力以追捕。就使避逅遇賊。亦皆爭先潛避。惟以恐其奪馬爲言。其分守指揮王臨。以新進之人。承積習之弊。人不豫附。事皆掣肘。立志雖勤。舉成無策。況其權重貨馬。夫豈長圖。方小勢孤。不能成事。而各該掌印官。既爲各衞之統領。預有地方之責任。頗乃自分彼此。坐視旁觀。恬然自安。略不經意。以致賊勢猖獗。肆無忌憚。一日之內。劫奪數四。居民行旅。受害孔多。京官內臣。咸罹其鋒。況通州地方。土產多賊。而張四張五。蔣儼子等。現今難制。王臨已嘗拘執張五之妻子。彼亦知勢不可已。但既激之稔惡。則緝捕之計。不可不急爲之處。臣逆料各衞官員自解。必曰前項強賊。家突鴟張。出沒無常。我軍出捕之時。彼必先知而豫爲避計。殊不知彼能先知我軍之出捕。而我不能逆知彼賊之欲來。據事度情。則諜報防範之未周。玩惕因循之不免。而官司知情故縱之宿弊。民間寫讖傳漏之奸作。殆亦不能無也。似此賊賊僨事。玩寇養患。情皆可惡。法亦難原。況小懲大誡。乃人心之常。而防微杜漸。尤治道之急。伏望皇上修念生靈受害地方重事。敕下兵部。急爲議處。務經久之道。以合事勢之宜。其五衞巡捕及掌印官員。合無通行查提。遵照律例。從重治罪。或臀且住支俸糧。令其戴罪殲限。俟獲賊完日。再行奏請發落。而分守指揮王臨。亦乞行文戒諭。責其後功。以贖前愆。如此庶官司知警。而盜賊可息。地方獲安也。臣比與賊先後同行。相距纔三四里。目擊耳聞。其事如此。臣恐九重之上。或不能盡知其詳也。故敢不避瑣細。瀆冒聖聰。倘肯俯加聽納。少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京地方。設營守備、兵備等官。正欲禁捕盜賊。保安軍民。各該官員。因循怠玩。以致賊徒嘯聚。恣意行劫。又彼此蒙蔽。不行奏報。好生不是。法度。便著各懷所屬。用心緝訪。務在一月之內。擒獲盡絕。

請盜疏嘉靖元年

張原

臣奉命香河縣地方公幹。行過通州。甫出城門。當有驛丞襄說。前面見有變馬強賊。劫馬傷人。止臣不行。及臣再行三四十步。至河東岸。有人告稱。係上班官軍。被賊四五十衆。各騎馬披甲。將伊用刀背砍打。劫去本地居人馬匹。臣再行十數里。至皇甫林。復官馬去訖。臣再行二十五六里。至地名甘店莊。又聞被賊劫去牧放馬匹。官軍跟繼哭告。仍復雲還。及臣回至通州。又聞是日劫去張主事及南京進貢內臣船隻行李等物。竊思變馬強賊。雖云無處無之。然咸三五人十數人而止。抑或止於曠野無人之處。遇有經過往來官員。納知有所畏避。而不敢犯。初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蓋緝捕糾合人衆。敢血脅盟。披戴盔甲。擺列行隊。白日大市之中。州治郊關之內。劫奪居人。阻遏行旅。而公差官員。往往被其剽掠。抑且拒敵官軍。殺害丁夫。或寫邀字帖於鄉村。要來拾劫。或傳寄詰言於官府。要來報讎。每日巡行村落。徧索富家。供給酒飯。承取頭畜。竊類滋蔓。道路充斥。縱橫任意。莫敢誰何。遠近驚疑。不遑寧處。翹首跋足。日虞其來。生民荼苦。無所控訴。上下相蒙。臣不以聞。臣自出京。每每詢之人言。前項強賊。每起或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通共不下三百餘衆。通州富河莊一帶村寨。聯絡。皆其巢穴。中家灘諸處。樹林茂密。又其藏聚處所。而固安等處地方。今亦在在譁起。若不早爲撲滅。誠恐釀釀日深。復如往年劉六、劉七、趙風子之爲也。臣又聞通州五衞巡捕官員。素無謀勇。率皆闇茸。平時既不能率軍士。設警備。以時而巡邏。有事又不聞出一騎。發一鏃。併力以追捕。就使避逅遇賊。亦皆爭先潛避。惟以恐其奪馬爲言。其分守指揮王臨。以新進之人。承積習之弊。人不豫附。事皆掣肘。立志雖勤。舉成無策。況其權重貨馬。夫豈長圖。方小勢孤。不能成事。而各該掌印官。既爲各衞之統領。預有地方之責任。頗乃自分彼此。坐視旁觀。恬然自安。略不經意。以致賊勢猖獗。肆無忌憚。一日之內。劫奪數四。居民行旅。受害孔多。京官內臣。咸罹其鋒。況通州地方。土產多賊。而張四張五。蔣儼子等。現今難制。王臨已嘗拘執張五之妻子。彼亦知勢不可已。但既激之稔惡。則緝捕之計。不可不急爲之處。臣逆料各衞官員自解。必曰前項強賊。家突鴟張。出沒無常。我軍出捕之時。彼必先知而豫爲避計。殊不知彼能先知我軍之出捕。而我不能逆知彼賊之欲來。據事度情。則諜報防範之未周。玩惕因循之不免。而官司知情故縱之宿弊。民間寫讖傳漏之奸作。殆亦不能無也。似此賊賊僨事。玩寇養患。情皆可惡。法亦難原。況小懲大誡。乃人心之常。而防微杜漸。尤治道之急。伏望皇上修念生靈受害地方重事。敕下兵部。急爲議處。務經久之道。以合事勢之宜。其五衞巡捕及掌印官員。合無通行查提。遵照律例。從重治罪。或臀且住支俸糧。令其戴罪殲限。俟獲賊完日。再行奏請發落。而分守指揮王臨。亦乞行文戒諭。責其後功。以贖前愆。如此庶官司知警。而盜賊可息。地方獲安也。臣比與賊先後同行。相距纔三四里。目擊耳聞。其事如此。臣恐九重之上。或不能盡知其詳也。故敢不避瑣細。瀆冒聖聰。倘肯俯加聽納。少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京地方。設營守備、兵備等官。正欲禁捕盜賊。保安軍民。各該官員。因循怠玩。以致賊徒嘯聚。恣意行劫。又彼此蒙蔽。不行奏報。好生不是。法度。便著各懷所屬。用心緝訪。務在一月之內。擒獲盡絕。

以贖前罪。還著提督巡捕都指揮佳勇監調官軍。前去設法勦捕。其餘事情。兵部看了來說。

修德弭變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見迺者南京風雨異常。伐屋折木。而郊社、寢陵、宮闕、俱各罹災。抑且江水湧溢。民多艱溺。陛下迺災知懼。不遑寧處。至勤手詔。痛自尅責。臣仰見陛下法祖敬天。提命重民。甚盛心也。然詔旨不言臣等指陳時政缺失。意者陛下無意於求言。抑恐人之言及陛下欤。雖然。陛下縱不許臣言。臣職在於言。豈容不言。況陛下又諭臣同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祇在於盡言。是以昧死爲陛下一陳其愚。臣惟變不虛生。必由人召。天人之際。捷於影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每有災異。必謹書之。雖不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或爲君有失德。或爲臣有亂政。或爲畧小柄政。或爲宮壺制權。或爲外寇犯邊。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事以類應。有不可誣者。陛下乘上聖之奇。備中和之德。撫運中興。撥亂反正。天與人歸。宜乎百異消滅。兆祥駢集。夫何卽位未幾。而有日精門之災。涉冬而有雨沙之異。郊祀之日。而有掖庭之災。今大婚適始議期。而有內局之災。南京又告此風雨之變。他如湖廣、江西之水。河南、陝西之旱。盜賊猶發於畿輔。戎馬深入於內境。尙有未易縷數者。陛下清燕之暇。亦嘗熟思而反觀否乎。傳曰。災異者。天心之仁愛。又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不爲無意。而示之以行與事也。不爲不明。且至陛下所以警戒省循。仰答天意之仁愛者。顧可怠耶。臣伏讀聖諭。謂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似矣。臣恐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聖諭又謂事關胶擾者。痛自省循。臣又恐陛下徒事虛文。而未得牖衽更化之要。以爲省循之實也。何也。臣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言天命不易。人當敬之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威可畏。人當保之也。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淪。無敢馳驅。言敬保之道。不可怠忽也。陛下事天。所以敬而畏之者。果如是乎。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祖宗所以正德正事者。亦如是乎。夫天地之大。不外陰陽。而萬化之行。亦惟陰陽。人君爲天之子。代天立極。其呼吸喘息。與天地相爲流通。精神運用。與天地相爲爭奚。故王道公正修明。則陰陽氣和。而災害不生。烝民安樂。如其偏陂失綱。則陰陽舛繆。是以有大風拔木。水泉湧溢。雙火燒宮之變。皆天先以譴示乎人君也。天意若語爲人君者。冀其能悟而知改之也。若此不悟不改焉。天斯罪之。而禍亂隨至矣。堯仲舒曰。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婚。甚者罪當重婚。輕者罪當輕。今期歲之間。大異疊見。且皆出自禁掖。而郊社、寢陵、宮闕皆不免焉。則罪當重而在內也可知。陛下自親藩入纘大位。所以謀天命。得人心者。凡以登極一詔。然耳。詔書之所蓋正。率皆祖宗之舊典。陛下行之。曾幾何時。亢冒增益。猶夫故也。得賞濫予。猶夫故也。刑綠近倖。苟免權因。左右下移。猶夫故也。內閣不聞夫宣詔。府部不從其處分。臺院不納其諫議。猶夫故也。廢詔害事。爲故紙。視德音如常談。先後異致。自相矛盾。略不復有所顧慮愛惜之。此皆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之實。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之由。陛下稽舉其概。以及夫四者。其詳則隱而不之發焉。此臣慮

以德不以文。若徒舉其事。而不能悉其情。兵部看了來說。

修德弭變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見迺者南京風雨異常。伐屋折木。而郊社、寢陵、宮闕、俱各罹災。抑且江水湧溢。民多艱溺。陛下迺災知懼。不遑寧處。至勤手詔。痛自尅責。臣仰見陛下法祖敬天。提命重民。甚盛心也。然詔旨不言臣等指陳時政缺失。意者陛下無意於求言。抑恐人之言及陛下欤。雖然。陛下縱不許臣言。臣職在於言。豈容不言。況陛下又諭臣同加修省。勉修職業。則臣之所以修職業以修省者。祇在於盡言。是以昧死爲陛下一陳其愚。臣惟變不虛生。必由人召。天人之際。捷於影響。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每有災異。必謹書之。雖不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或爲君有失德。或爲臣有亂政。或爲畧小柄政。或爲宮壺制權。或爲外寇犯邊。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事以類應。有不可誣者。陛下乘上聖之奇。備中和之德。撫運中興。撥亂反正。天與人歸。宜乎百異消滅。兆祥駢集。夫何卽位未幾。而有日精門之災。涉冬而有雨沙之異。郊祀之日。而有掖庭之災。今大婚適始議期。而有內局之災。南京又告此風雨之變。他如湖廣、江西之水。河南、陝西之旱。盜賊猶發於畿輔。戎馬深入於內境。尙有未易縷數者。陛下清燕之暇。亦嘗熟思而反觀否乎。傳曰。災異者。天心之仁愛。又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今上天之仁愛陛下者。不爲無意。而示之以行與事也。不爲不明。且至陛下所以警戒省循。仰答天意之仁愛者。顧可怠耶。臣伏讀聖諭。謂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似矣。臣恐陛下能言之。而未能見之行。能知之。而未能悉其事也。聖諭又謂事關胶擾者。痛自省循。臣又恐陛下徒事虛文。而未得牖衽更化之要。以爲省循之實也。何也。臣聞之。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言天命不易。人當敬之也。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威可畏。人當保之也。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淪。無敢馳驅。言敬保之道。不可怠忽也。陛下事天。所以敬而畏之者。果如是乎。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祖宗所以正德正事者。亦如是乎。夫天地之大。不外陰陽。而萬化之行。亦惟陰陽。人君爲天之子。代天立極。其呼吸喘息。與天地相爲流通。精神運用。與天地相爲爭奚。故王道公正修明。則陰陽氣和。而災害不生。烝民安樂。如其偏陂失綱。則陰陽舛繆。是以有大風拔木。水泉湧溢。雙火燒宮之變。皆天先以譴示乎人君也。天意若語爲人君者。冀其能悟而知改之也。若此不悟不改焉。天斯罪之。而禍亂隨至矣。堯仲舒曰。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婚。甚者罪當重婚。輕者罪當輕。今期歲之間。大異疊見。且皆出自禁掖。而郊社、寢陵、宮闕皆不免焉。則罪當重而在內也可知。陛下自親藩入纘大位。所以謀天命。得人心者。凡以登極一詔。然耳。詔書之所蓋正。率皆祖宗之舊典。陛下行之。曾幾何時。亢冒增益。猶夫故也。得賞濫予。猶夫故也。刑綠近倖。苟免權因。左右下移。猶夫故也。內閣不聞夫宣詔。府部不從其處分。臺院不納其諫議。猶夫故也。廢詔害事。爲故紙。視德音如常談。先後異致。自相矛盾。略不復有所顧慮愛惜之。此皆政事乖違。刑罰不中。民困未甦。國是未定之實。上干天和。昭示譴告之由。陛下稽舉其概。以及夫四者。其詳則隱而不之發焉。此臣慮

悲惟皇上纘圖撫運。光啓中興。誠閣僚壬。商振綱紀。凡正德年間。左右近習。弄權納賄。蠹政害人之流。已誅之法典。但其人漏網於昔者。或說親柄用。抵罪於今者。或蚤緣復起。緣附寔與。盤據根株。勢已漸成。牢不可破。率皆布置名下奮人。或在各宮答應。冀其假彼託此之言。施其抵隙投間之計。其爲謀也甚密。其交人也甚廣。謀密、則祕計詭形。未易以察其奸。交廣、則一唱衆和。或可以誣乎聽。雖皇上聖智同日月。臣恐不能防閑於日之久。人之衆也。況今市井之間傳言。若人往往市買珠翠寶玩之物。慣值踴貴。私竊進貢各宮。以爲孝順爭奇競巧。冀傳其術。出入宮門。初無避忌。皇上已嘗敕下各門戒諭禁約。然而流風未殄。頹習尙存。竊伏繩營。乘間竊舉。雖皇上無私如天地。臣恐重遠母后之心。而亦不能已也。臣又聞昔唐肅宗因李輔國之專恣。致有興慶之事。宋仁宗聽任守忠之讒間。遂成章獻之隙。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忿恨於肅、仁二君也。大抵小人獻諂進諛。全無爲人之謀。依阿逢迎。祇求目前之寵。傳報往來言說。構成彼此嫌疑。精以識時。遂致讎隙。釁基在此。理固必然。我武宗皇帝之所以不御內宮者。蓋亦由小人讒間其間。外人不得而知也。不然。何慙然於夫婦之情耶。伏望皇上洞鑒往事。事先正始。杜絕小人。使往年以罪放斥之人。勿復敢用。如或左右近習。敢有巧言佞說。請託者。卽以奸竊治之。或有貪緣各宮傳遞交接。以杜後患。卽今册立中宮之始。臣愚以爲宮中一應答應內臣。必須揀選謹厚老成之人。左右用

之若係前日罪人名下者即賜退斥勿得復留然揀選之任祇宜付之太監張佐魯忠等以貴其用心而太監蕭敬已自涉於奸蔽恐亦不足信也臣迫切至情言念及此不知忌諱死罪死罪惟望皇上俯賜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宮中一應執事內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其先年亂政壞事罪人名下之人不許假以進獻爲名私相往來交通請賜遠著司禮監嚴加防察禁約勿得容隱回護該衙門知道

請逐太監蕭敬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謹奏頃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啓充封進宸濠與太監蕭敬交通私書因具疏以發其奸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通行兩京科道等官交章論劾節奉聖旨已有旨了欽此臣聞之無任驚愕晝夜思維莫得其說夫罪之至大莫過於逆黨故春秋示無將之戒漢法垂不道之誅我太祖制刑擬以十惡之律而著於常赦不原之條蓋皆爲此陛下豈以敬之交通宸濠謂爲小過而可輕宥之耶宸濠逆本以宗室至親尚且削其屬籍蓋之典刑敬何人也獨可逭其罪耶陛下昔在潛邸越數千里來凡江西逆黨之所招宸濠簿籍之所記注與夫兩京科道等官指其實而數其罪者不下二三十疏則陛下知之亦已明矣乃復排羣議任己私而不肯罪之不罪之猶可也廼又從之左右委以機務抑且屢賜溫旨勉留之臣不知其何爲也且敬受累朝厚恩不臣所不敢言者昔漢景帝見周亞夫言動心懷不平乃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臣觀敬自陳之疏辭氣不平勃勃通人鞅鞅殊甚略無畏懼之心漫託無詞以自解避而交通宸濠一事乃隱昧不及若人者顯可爲陛下神年新政臣耶臣謂陛下宜亟去敬者此也夫勢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欲之府敬老矣來日無多矣何爲沈湎祿位貪戀權寵尚與人爭其所欲以蹈夫衆怨之門耶或者敬恐一去其位人有踹其後者抑敬之子姪臧獲恐敬去位而已皆不免焉故牖戀戀不舍以直俟夫死而後已也殊不知敬若速去則人之怨之者少而朝廷疑之者尚淺庶乎可以自全而子姪臧獲之富貴亦可以自保使其執迷不悟悉日以積疑日以深一旦鐘鳴漏盡雖有善者亦難乎其免也況敬負天下之怨耶敬可謂不善於自謀抑不善謀其子姪臧獲者矣臣之所以謂敬之自宜亟去者此也陛下盍早賜乾斷趣敬之去以全其餘年仍發明詔旨許敬之子姪臧獲得以共保富貴凡其平生罪惡皆從之不問庶敬無所顧慮宜於必去而其子姪臧獲亦肯令敬去矣臣固知敬乃帷幄權臣擯之而編必至顧臣受官於朝以言爲職不忍默默以負陛下之恩故敢據事之理極論以瀆宸聽復揣敬之心善言以導存吾君云耳實非有讎於敬以敬之去爲快也伏乞留心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再乞明斷逆案蕭敬疏　嘉靖元年　張原

臣於前月疏論太監蕭敬與宸濠潛通逆謀宜賜罷黜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意陛下憫念其老不欲顯言斥之姑俟其自陳而徐爲之處恩至大也繼今日證稍稍勁者愈衆敬不自安始具疏辭免復蒙聖恩不即命允臣請復以陛下之頑宜去敬與敬之自宜頑去者不避煩瀆再爲陛下備陳之敬受累朝厚恩珍羞玉食龍極富貴至武宗皇帝託以心膂寄以殷肱舉天下大柄一以付之肆其胸臆由其掌握頤指氣使無不如意武宗何負於敬而敬乃陰結逆黨忍心以負武宗如此耶今陛下之所以待敬者不加於武宗安知敬之他日又不忍負於陛下耶小人嗜利無恥貪得罔厭機深術熟無所不至前日之事可以左驗況其奸謀已攻發於衆人暴白於天下其心必不能一日忘意於禍之已及也技窮勢極尤有臣所不敢言者昔漢景帝見周亞夫言動心懷不平乃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臣觀敬自陳之疏辭氣不平勃勃通人鞅鞅殊甚略無畏懼之心漫託無詞以自解避而交通宸濠一事乃隱昧不及若人者顯可爲陛下神年新政臣耶臣謂陛下宜亟去敬者此也夫勢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怨之門利者衆欲之府敬老矣來日無多矣何爲沈湎祿位貪戀權寵尚與人爭其所欲以蹈夫衆怨之門耶或者敬恐一去其位人有踹其後者抑敬之子姪臧獲恐敬去位而已皆不免焉故牖戀戀不舍以直俟夫死而後已也殊不知敬若速去則人之怨之者少而朝廷疑之者尚淺庶乎可以自全而子姪臧獲之富貴亦可以自保使其執迷不悟悉日以積疑日以深一旦鐘鳴漏盡雖有善者亦難乎其免也況敬負天下之怨耶敬可謂不善於自謀抑不善謀其子姪臧獲者矣臣之所以謂敬之自宜亟去者此也陛下盍早賜乾斷趣敬之去以全其餘年仍發明詔旨許敬之子姪臧獲得以共保富貴凡其平生罪惡皆從之不問庶敬無所顧慮宜於必去而其子姪臧獲亦肯令敬去矣臣固知敬乃帷幄權臣擯之而編必至顧臣受官於朝以言爲職不忍默默以負陛下之恩故敢據事之理極論以瀆宸聽復揣敬之心善言以導存吾君云耳實非有讎於敬以敬之去爲快也伏乞留心察納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明臣奏議卷十九

勘處倭寇事情疏嘉靖二年

臣看得倭寇肆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機宜。以致荼毒生靈。占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劫掠。是竟無與爲敵。倘謂國有其人。致使賊踞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害將臣。辱國損威。莫此爲大。及查據前後章奏。俱各事涉掩護。而言辭多非當。中間隱匿事情。得於道路傳聞。未易悉舉。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誤朝廷事機。下貽地方災害。法令愈於不振。功罪終是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參猱聞奏。倘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皇上軫念海隅黔生。罹此困亂。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倍敢前去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直行誅賞。大明紗閘。庶人必以定國威以伸。而四方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再臣旁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蘆艦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燔燒城郭。抄掠居民。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痾絕之。當開國之初。入荒向風。四夷賓服。惟是倭寇時或犯我海道。用是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摘發官軍。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嚴加隄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有備。不復犯邊。奈邇來事久而敝。法玩而弛。徒擁虛名。略無實效。寧波係日本當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循淮、揚歷浙。遠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按部備倭衛門。親歷海道地方。資點原設官軍。閱視兵器。額數優盤。驗現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撥補。敝壞者。即與修葺。兵器朽鈍者。即與換給。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謹。中土奠安。可以防海嗛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

疏入。帝從之。

議大禮疏嘉靖三年

臣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歷漢二千年。未有立從子爲皇子者也。漢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壞三代傳統之禮。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終不稱濮王爲伯。今陛下生於孝宗崩後二年。乃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乖悖。又未審立爲皇子。與漢、宋不同。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不可語於帝王。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可改易。今以伯爲父。以父爲叔。倫理易常。是爲大變。夫得三代傳統之義。遠出漢、唐繼嗣之私者。莫若祖訓。祖訓曰。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則嗣位者。實繼統非繼嗣也。伯自宜稱皇伯考。父自宜稱皇考。兄今陛下於獻帝、竟聖。已去本生之稱。復下臣等大議。臣書、臣聰、臣夢、臣獻夫及文武諸臣皆議曰。世無二道。人無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稱皇伯考。昭聖皇太后、伯母也。宜稱皇伯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宜稱皇嫂。尤望陛下仰遵孝宗仁聖之德。念昭聖撫翊之功。孝敬宜隆。始終無間。大倫大統。兩有攸歸矣。奉神主而別立祠室。於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於正統無干。尊親兩不悖矣。一遵祖訓。允合聖經。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洗漢、宋牿經違禮之陋習。

非盡人其孰能之哉。

疏入。帝詔布告天下。停罷遂定。

議大禮疏嘉靖二年　桂萼

臣聞帝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宋開慶父子之倫。而能事天地主百神者也。今禮官失考。典章。邊絕陛下純孝之心。納陛下於與爲人後之非。而滅武宗之統。奪獻帝之宗。且使興國太后。照於遊。遊太后。禮莫之並。三綱頓廢。非常之變也。乃自張璁。桂萼獻議。論者指爲干進。逆籍人口。致逮禮者不敢。以議。竊念陛下侍興國太后。慨興獻帝非祀。已三年矣。推心出諭。不知其難。顧速發明詔。稱孝宗曰。皇伯考。興獻帝皇考。別立廟大內。正興國太后之禮。定稱聖母。庶協事天事地之道。至朝臣所執。不過宋濮議耳。按宋范純仁告英宗曰。陛下昨受仁宗詔。親許爲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事。與入繼之主不同。則宋臣之論。亦自有別。今陛下奉祖訓入繼大統。未嘗受孝宗詔爲之子也。則陛下非爲人後。而爲入繼之主也明甚。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又何疑。臣聞非天爭不議禮。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臣久欲以請。乃今得席寵方獻夫二疏。伏望奮然裁斷。將臣與二臣疏。並付禮官。命臣等面質。疏入。帝大喜。明年正月手批議行。

議名德以重士風疏嘉靖二年　林俊

臣近見尋錄爲祭酒。士夫相慶。繼之。歸以疾辭。尤之。屬有司俟其病痊。具奏起用。陛下知歸處歸。士風增重。其知勸矣。夫治道。教化爲先。學校教化之所由出。而太學又收學校之成功。明教化。成人才。贊天子以出治者也。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爲祭酒。漢以下。若劉向、韓愈、劉敞、呂公著、楊時諸人。爲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尋錄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翼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盛革應弊。正有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尋錄與前謝錄。人品相類。謝錄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於家。道宜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顯美有作。陛下今日啓尋錄如謝錄。則今日頌美陛下。將亦同孝宗矣。夫薦賢所以爲國。祭酒尤貴才盛衰所關。伏望斷自宸衷。頒賜施行。幸甚。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正法守疏嘉靖二年　林俊

臣竊惟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太祖以鎮撫司非法陵虐。焚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凡意中嫉惡。概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奸。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錮弊。一舉而革。除之。天下方仰至治。不意於內監崔文等而廢法。豈彼有所崇懇。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歸一。使果鉅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罪。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之法。未可廢也。況今風霾雨土。亦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於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提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必盾一使果鉅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罪。所告果實。亦有必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之法。未可廢也。況今風霾雨土。亦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拂於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提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陽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爲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乞免查撥莊田疏嘉靖二年　桂萼

臣竊查各府皇莊。先年各差太監、旗校人等管理。皇親、功臣。亦各設有管莊僕佃人等。領種。希勢取討。撥置并吞。爭競不明者。朦朧投獻。而地土之在小民者。日削月割。有司莫敢誰何。小民日見逃亡。畿內彫瘵。亦已太甚。自聖明登極。諸弊一新。前項管莊人員。通行裁革。原係投獻地土。盡歸業主。仍令所司徵銀解部。係各宮主者。類進。係皇親功臣者。赴部告給。公私和全。士下交益。二年以來。事體穩便。況此項田地。個種既久。或昔雖薄而今則肥饒。或昔曾灘窪而今則坦夷。其原佃之人。又經蓋有房屋。種有樹木。或祖孫相守。或姻婭相聯。俱難於摘離。勢逼遷逐。恐成激變。且先年皇親功臣蒙賜地土。踏勘丈益。悉肆豁免。加以不才郡縣。曲爲奉承。無賴佃僕。巧事逢迎。遂將左右民田。因而一概吞噬。力弱者。流離殞斃。能言者。奏訴紛綸。又有恣悍之徒。聚衆邊兒。殺人搶劫。今又有原差主事坐守。剝取莊田。衆以螳螂蔽野。殘食不稼。互相猜疑。怨口嗷嗷。臣既得之聞見。不容緘默。夫空閑地土。盧名無據。自撥盡爭吞之計行。而庶民拱手於昔腴。膏腹投獻之私作。而版籍失真於今。民有逋逃之累。國有容隱之名。豈真有所謂蕩然無人之境。坐待所司舉以畀人哉。慨自召佃以來。民方得業。剷揚桑梓之計勞。庶墓獻獻之工費。翕翕融融。相慶一時。不謂旋即奪之。如俎在砧。如魚在冰。而忽有異物撲之。情何以堪。莊田之賜。以臣觀之。若陛下以股肱之肉而啖心腹之疾。必欲盡飽。而不忍言。臣又惟撲索無厭者。寵幸之大戒。錫予有漸者。保全之至恩。伏望皇上斷自宸衷。剖恩以義。將陳萬言等奏乞莊田盡行裁抑。論令萬言等自省寵畀之厚。比之未遇之時。豐約何如。苟或足供家衆。將今賜莊田。暫且停免。待後子孫繁衍。臨食不敷。從實具奏。方給議撥。猶爲未晚。必不得已。收下戶部。就將各官類進銀兩。約量查給。仍將原差主事。行取回京。則民心以安。國本以固。而所以重祖輔原貴威者。亦兩得矣。

說入。帝不納。

論錦衣衛朱寬等疏嘉靖二年　張原

臣伏見錦衣衛前所千戶陳昇。官冒錦衣。林本斷役。虛張聲勢。倚服衆人。肆其壟斷之心。挾以羅織之計。接受詞狀。搜訪陰私。聲撼平人。括檢富室。妄自驕悍。雖堂上官受其執持。擅用刑戚。雖內臣家被其索害。先帝坐喇嘛房。肆志已甚。又嘗坐通州季虛取尤多。害衆不止數十家。得利已逾一二萬。道路側目。儘有怨言。錦衣衛朱寬千戶魏頤。狡猾成性。姦絕用心。先年已奉詔旨革除。今又謀在東司房辦事。夫以冠帶

綵旗之名。乃與千百戶並坐理事。於法例既舛。於名分實乖。況權勢盛使。胸臆是肆。貪饕括聚。報復公行。物論既多。良可深惡。錦衣衛掌印指揮同知朱寔。既爲一衛之統領。凡事皆由其掌握。卻乃納賄徇私。用人不審。始焉或貧其餌。或附其勢。終焉乃受其制。乃容其奸。縱彼豺虎之僞。始我閭閻之患。觀其所用之人。如劉恆、蘇胤及陳昇、魏頤此類。顚多罪鳥。可謂再照錦衣衛乃親軍之司。實機密之地。實既云重。宜得人。今指揮同知朱寔。痼疾耳聾。應對不給。指揮使周傳。素行不謹。穢德彰聞。而指揮同知駱安。則又貪取略同。才猷未著。既皆未孚於人望。曷可委任於所司。況朱寔姑減俸發。官員皆部其行。分取官緡。旗校咸懲其貪。營利之計百生。訪事之使四出。又其子誘校尉以雜綵平人。嚇大戶而掇取財物。宿娼不檢。生事妄爲。周傳鑽刺機巧。駕先朝奸邪之黨人。彌縫殊寵。乃新政頗誅之遺惡。願方以爲得計。不知梭改前非。代人追償。而分其財。唆人告訐。而利其有。朋惡相濟。衆惡攸歸。又以戚畹至親。乃復營求幣事。故違事例。擅啓釁端。此二人者。處之近侍。尤非所宜。乞將朱寔等特賜退黜。陳昇等通行懲究。罪乞勿下兵部。該衙門知道了。欽此。臣仰觀聖意。似未慨然賜俞者。故復昧死一言之。竊惟人君好尙天下遵向。槩焉。雖發於一心之微。著於幽深之地。行於一時之暫。然而感召乎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渙汗風雨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誡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況夫好巧貪婪之徒。貨緣于進者。百計以用其心。而輕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於內外。則人主耳目之前。舉凡可欲之事。皆自去歲。留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官舊職人員。陰相交結。承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於媛黷建貮。老子像。又令內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原卻欲具言。竊念陛下明聖。決不爲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道路流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奉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仰觀聖意。似未慨然賜俞者。故復昧死一言之。竊惟人君好尙天下遵向。槩焉。雖發於一心之微。著於幽深之地。行於一時之暫。然而感召乎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渙汗風雨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誡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況夫好巧貪婪之徒。貨緣于進者。百計以用其心。而輕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於內外。則人主耳目之前。舉凡可欲之事。皆自去歲。留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官舊職人員。陰相交結。承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於媛黷建貮。老子像。又令內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原卻欲具言。竊念陛下明聖。決不爲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道路流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大學士楊廷和等。今又以之爲言。臣始信陛下眞有此事。而人言所謂左右輕儇之人。乘間以誑陛下。欲爲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卽位。已踰二載。聖心堅定。百撓所好。一旦乃復爲此。設餌以誑陛下。欲爲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卽位。已踰二載。聖心堅定。百撓所好。一旦乃復爲此。

卽者。又從而奧之。是天下之人。皆不能傳乞。而潛卽之人。獨可任爲之。歧竟中。府中於二慝。判而日今日爲兩端。方自行之旋復背之。失信破例。天下其以陛下爲何如。往時趙宸屢次執奏。而不蒙俞允。今倫駿其故智。又復然矣。小人得志。日長月滋。彼此效尤。妄肆比引。將來恐又不止於此。此臣等所以深深然大懼。不得已於言也。伏望陛下以天下公器。待天下有功。不比於匪人。不溺於私愛。崇重名器。靳惜恩賞。特降明旨。追寢楊倫原官之命。不使後人復援楊聰以爲例。天下幸甚。若必欲其杜絕倖門。更乞將趙雲官職。一體追奪。庶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所爲。從善弗咈。改過不吝。迴出

寢楊倫職命疏　嘉靖二年

臣謹奏。近該內官監小火者張通等。因本官太監楊聰病故。比照太監趙山磨弟趙雲事例。具本題請官其姪倫。奉聖旨。准他楊倫與做錦衣衛百戶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固知聰乃潛邸舊人也。陛下昔者龍潛潛邸。私厚於人。固無不可。今爲天下主。以天下爲家。天下之人。皆陛下臣。廼猶可自分彼此厚薄。以示不廣乎。祖宗朝內臣既歿。間有寵被恩私。錄用弟姪者。然皆貿勞著績。輔翊有功。素爲內外人所知敬者。方始得之。然亦不過一二人。以示異數。初未嘗概予而濫施之也。潛邸舊人。在當時人品不無賢否。歷年不無淺深。效勞不無大小。左右近侍。足當聖意者。亦不無差等。其間不宜槩以傷人一例論也。夫官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惟孔子之道。載諸六經。治天下者。率必由之。由之則治。違之則亂。無之則亡。來聞以佛、老也。佛、老之教。以清淨無爲爲本。苦空寂寞爲宗。今陛下爲天、地、百神及天下民、物主。萬幾叢委。萬物攸賴。頃可清淨無爲耶。抑可苦空寂寞爲耶。歟說陛下者。或稱其崇引之術。或盛爲褊利之說。其所以蠱動宸聽。大約不過二者。陛下一時不察。遂以爲眞有益而誤信之。殊不知其事已嘗歷試於漢、唐、宋之若往往無益。祇以自斃。或且又有害焉。明效大驗。昭然可考。陛下何不據往迹而省覩之。乃復崇信之深如此也。或者陛下欲爲宗廟社稷及天下蒼生廣祈福利。勉焉爲之。意固是矣。但今星、辰失度。雨、暘愆期。

風、縱左句江湖滄盜、盜賊充斥、死亡載道、彼佛、老者、不能禍陛下崇敬之誠、爲陛下禦災捍患、福國庇民、以佐成泰和之治、則彼無靈神而不足信也、陛下亦可以考矣、陛下順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親之、若無大關繫也、然而潛亂大經、虧損聖德、貽笑天下、取譏後世、實非細細者、況自祖宗創業以來、內殿未嘗有此建設、陛下乃創爲之、可不可也、及各宮好事及漢經廠、番經廠、西天經廠、並鑒洸宮、顯鑒宮諸處、日逐供要供給齋飯、供養等物、供必經由光祿寺造辦、所費至爲衆多、其一切支用內府帑庫錢糧、以爲規施、賞賜者、當又不止於此、夫內府帑庫錢糧、儲之本爲軍國之用、現今各邊鎮軍士缺少月糧、有司往往告乏、各處地方、盜賊竊發、百姓在在告飢、陛下一切吝而不與、而乃爲此規施、賞賜等項所浪費、使羣小修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乃北職也、今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彼聞人言、或及於陛下、顧未得密勿論道之義、乃嶄登言路之間、計亦不得已矣、觀其旁引曲譬、析事論理、委曲詳盡、激烈剴切、蓋實情迫於中、責切於身、所以能忠陛下也、所以求舉其職也、陛下漫然應之曰、已知道了、詞雖婉而意實乘、言若親而旨則離、略不見有改悟之意、面許之施行、是何也、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倖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以致奸邪小人、依憑城社、大肆狡猿、舉皆納賄以求官、計日而遷秩、下至販夫賈子、賣僕隸、無不爲之、無不遂意、名器爲之大壞、紀綱日以決裂、比時雖彼僭竊之人、亦以爲濫而知後來不能安享也、陛下昔在潛邸、知之亦稔、幸而天佑我明、陛下即位之初、滌刷垢敝、克復舊章、冠帶之盜天下方喜於廓清、不意於邦奇等之奏、復有若了來說之旨、臣固知邦奇等平日衆冒官資、紆拖朱紫、出入炫耀、意氣揚揚、一旦革之、使之索然、猜固不能無快快、然既有明旨、還與之冠帶閒住、則亦可以安命知止矣、若必欲復官、則奉有正德元年以後逕行查革之詔、累奉依擬查革及蓋行查革之旨、理不可行、法不可行、朝廷之體統亦不可行、凡茲舉朝大小臣工、孰敢犯天下清議、甘萬世重譏、奮然自任、再開倖門、以復邦奇等之官、以蹈抗違詔旨、變亂成法之大罪乎、邦奇等本以緝捕得官、臣即其事論之、十五六年間、羅織鍛鍊、無辜而死者、不知其數、抑有罪人雖死、而尚不知何事者、有人心者、無不痛心、邦奇等試揣於心、亦當自知也、殺人以求富貴、在天理以爲何如、今乃不自悔誣、復謀騁其讒慝之口、橫爲誣訐之言、蓑其兇悍之性、欲爲報復之計、肆無忌憚、至於此極、古人有言、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亦皆所以敬君也、今科道等官、爲陛下左右之官、是近臣也、衝陛下命、往理其事、乃陛下之命使也、邦奇等視之、曾陛下畜產之不若、而叱詈之屢加、漢法所謂大不敬、何大於此、其所變比之人、又皆一偏之見、殊不知各人之事迹不同、詔書之條格嚴密、官司之册籍詳明、不入於此、則入於彼、應革應留、據實可見、非推不敢容私、雖有私亦不能容也、且法者原於天道、制於祖宗、主於陛下、而奉行於百官、今天下事非一端、奉陛下法治事者、非一人、審使邦奇等之奸計得逞、市虎之流言成眞、則百官臨事、皆將有所觀望而規避、孰肯爲陛下任事、恐乎、況屢奉詔旨、一則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一則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一則曰、不許再有奏擾、而大明律及現行事例、又有摭拾勘問官員者、民、發口外軍、發極邊衛分之條、今邦奇等七次奏辯、不知於詔書、於律例、

臣謹奏、近日錦衣衛左千戶等所、鑒察等司、旗校王邦奇等、第七次奏辯、意圖復官、已經臣本科參駁去後、臣竊惟詔旨不可不信、紀綱不可不振、法度不可不行、皆朝廷大體所關、治亂攸繫、恐陛下亦可以考矣、陛下順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親之、故致滋蔓、積漸難圖、今幸得先奉詔書內一款、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並不係臨陣對敵強賊、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又一款節云、抗違妄奏者、問發邊衛充軍、欽此、及經科道部衙等官查明、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此、欽此、欽遵、欽此、欽此、欽此

何如也。臣該科雖嘗屢行參駁。而不知復有引詔旨。據律例。奏請論之如法如往日之治楊忠者。則邦奇等之不悛。亦宜也。今天下奸邪潛匿。蠹政蔽息。世道清明者。賴有此卽位一詔爲之隄防耳。臣等之所以謹守而不敢苟逆人心緘默不言者。亦以此也。此焉一決。則清濁四出。汎濫滔天。陛下大事去矣。臣待罪該科。已舉有明旨。許臣參奏。況又親見此輩逢朋引類。以搖奪國是。敗壞國體。抗違詔旨。尶拾勘官。臣大懼世道之下。陵上替紀綱之日益月盛。工不信道。朝不信度。闔繫天下治亂也不細。彼科、道、部、衙區區數臣。固不足惜也。伏望陛下獨斷乾綱。大張雄斷。敕下法司。將爲首王邦奇遵照詔旨。從重發遣。以爲衆戒。仍追究代寫奏本之人。照例治罪。庶朝廷不失信。而百官得以展布供職也。

疏入。得旨。兵部知道。

明臣奏議卷二十

停國賊張鶴齡等恩典疏　嘉靖二年

張　原

臣謹奏。昨見吏部奉敕。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敕。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都指揮僉事陳紹祖、興儉倘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傳奉聖旨。令人蔣泰、蔣清、蔣昶、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賞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以收檢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纘祖宗大統。爲天下養主。當以爵祿爲公器。施宠子。以隆祖宗天下之法制。鶴齡等無間關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一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宮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費頻仍。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畹。輕用王章。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萬言新聯國戚。列佐督府。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說。臣猶嫌以太驟。鶴齡等果何謂耶。若以爲母之恩固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豈恩已至。今茲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於國家。則論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敕。今年又降一敕。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過寵。類頻疊見。以瀆以僭。至於如此。然則何時可已

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爲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概濫授。輕授無度。實啓倖陸之階。何以厭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且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內降手敕。率易行之。授之事職。殊未爲安。況大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具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違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愼重公錢。抑絕私恩。而不肯少假借外戚。其外戚之知道理識時勢者。亦戒守謙讓。戒盈滿。而不敢少懇請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爲善處富貴之人。昔之簡册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顧今所爲。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橫加指評。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橫。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付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舉舉戚畹。而漠置恩澤。臣恐天下以陛下無意於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誠非細也。臣所以爲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爲家。以萬民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憲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爲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費有名。官得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瀆於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此事理之戚舛。實有不能恝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李司禮監請乞疏　嘉靖二年

張　原

臣謹奏。近該司禮監右監丞閻綬等題。爲已故司禮監太監張淮弟張銘、姪張琦、張瑋、及閻欽等。乞討官職及現任管事。奉聖旨。張銘准與冠帶。欽此。臣等竊見淮以閹豎之子。入侍帷幄。禁冒蟒玉。叨官司禮。雖有奔走之勤。始亦職分當然。概其生平。罪案殊未足以報稱。況當陛下繼統。而詔推恩。已嘗官銘爲指揮同知。今淮既死。又錫之麥祭。若復用銘。不無失之濫黷。往日太監趙山、楊聰等死。其發送諸內臣爲其弟姪乞官。臣等執奏。論其不可。不蒙俞允。然彼肯藩邸舊人。既邀從龍之幸。或荷非常之恩。事偶可以一行。固亦妨於聖治。不意今日遂以爲例。一墜錘而行之。是何也。臣等據法之言。旣不見信。而彼徇私之請。得以肆行。故耳。夫朝廷用人。本以辦集事務。苟不問其人之才不才。乃惟念其私故。輒委之事。其不至於僨敗者。鮮矣。鎮撫、乃機密之司。尤當用人於推選。而朝廷於機密之事。豈宜以人而嘗試。臣等昨嘗略見銘之爲人。禮度且猶不知。於事何能辦集。設若他日有所僨敗。則陛下事也。皆於事體有乖。治道偽損。甚非執物憲世之意。再照司禮監右監丞閻綬。職名司禮。願不能守禮。以贊成陛下維新之政。乃乘禮任情。爲人乞官。使陛下蹈濫賞妄施之過。舉官署有倖位僨事之匿人。設心不臧。曷堪委任。若係追念昔爲張淮之門下。則豈宜以朝廷之公物。爲報復之私圖。召狂啓濫。是謂不忠。他或有所利而爲之。則又豈宜假朝廷之恩典。爲私門之商販。貿公徇利。是謂無恥。其稱淮之墳墓。雖京窯遠須得親人往來照管。聽其言似是。究其理則非。照管墳墓。銘係親弟。亦卽可以自便。假不係於官之管事典

否。又本後開寫乞官人數。頗爲衆多。而國欽本非淮之族屬。皆與綏之姓氏相同。中間尤可疑惑。且各名之下。輒自注擬官職。事屬捏虛。似不知恩典出自朝廷。典守各有攸司。怙權擅權。市恩罔利。皆大不可。賴陛下聖明。止許張銘管事。其餘俱已報罷。臣仰贊聖德。無任喜忭。但張銘管事。尤非祖宗軍政推選之意。伏望陛下禀承公議。抑絕私情。俯納輿言。法聖賢因能授任之明訓。臣等待罪該科。不得不又爲之言也。伏望陛下禀承公議。抑絕私情。俯納輿言。追寢張銘管事之成命。仍將國綬源示懲責。以爲後戒。臣又聞行事必先申命。明則所以救法。不塞其源。不息以止其流。不懲夫一。不足以戒夫百。更乞敕司禮監通行戒諭各監局官。俱要同心協力。守法奉公。不可代人乞討陞官管事等項恩澤。以貪圖利益。自壞行止。則幸甚。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疏　嘉靖二年

臣謹奏。訪得建昌侯張延齡。被宛平縣民孫銘奏訴強占地土等不法事五件。拉勘而法司不敢理論。延齡增自添人前柱法司門首。將銘捉拏至家。鎖拘禹房內者五日。銘妻又告將情抱奏。而法司亦不聞有所施行。延齡又將銘責打二十。而後疏放去訖。假此特負驕恣。妨國害民。臣恐陛下深居九重。未之或知也。近日皇親功臣。輔相效尤。大率皆是如此。又如定國公徐光祚。本以頑痴病夫。駭惑已甚。而伊弟所謂三公子者。每下鄉邑。擅坐轎乘。擁著蟒衣。擅住公館。擅接詞狀。擅出告示。擅用刑杖。作威作福。逾禮違法。不可疏舉。而玉田伯家。昌化伯家。亦每代人追討錢債。貧閭陋路。妄生事端。雞細爭人。經月拘囚。私自拷訊。舉勢張皇。道路側目。恐非諸皇親功臣之福。亦非宗廟社稷之利。陛下爲天下軍民之主。而實賴天下軍民以立國。今視諸皇親功臣。遠法害人。而不與之作主。則軍民受害者。將復赴愬於誰。萬一日久勢迫。民怨心離。陛下又將何以立國。延齡等已爲富貴之極。而不務求持盈守成之道。乃貪婪貨利。無有止足。恣意妄爲。驕橫不法如此。似不知有朝廷而畏法度也。由今觀之。則我太祖之待功臣。漢文帝之處薄昭。皆不可謂之少恩。而諸皇親功臣之事陛下。亦不可謂之守禮。陛下之御諸皇親功臣。誠亦過於厚矣。陛下固云念其親親之情。世功之胄。然民惟邦本之義。獨不當念而惜之乎。今小民受害。而無所控訴。法官畏縮而不敢究理。以致諸氏之驕恣日甚。民日不堪。陛下曾不少爲動心。而略加詰責。若縱之使然者。非計之得也。正德年間。雖權奸用事。而諸皇親功臣。猶知畏避自斂。齡等乃至如此之甚。臣竊以爲陛下姑息太過。威令不行。致然耳。伏望陛下重繫祖宗洪業之難創。懼兆人心之易失。圖維生計之至微。勵成富貴之已甚。常以義而制情。不徇恩而掩義。申飭戒諭。痛賜裁抑。務使諸皇親功臣。皆知敬畏儉素。恪遵憲典。各守禮法。各保富貴。不可輕自恣肆。冒犯憲典。以貽後悔。其所奏建昌侯。定國公事情。仍乞敕法司。通爲究理。倘得其情。皆歐之法。庶威令得以彰明。貴戚知所斂戢。不徒小民之幸。而亦諸貴戚保全富貴之幸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停止織造疏　嘉靖二年

臣謹奏。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爲不可。反復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極爲詳盡。不圖聖慮竟莫之回。而有差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繫聖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世道之治忽。不得不昧死以陳其愚。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明洞見萬里。誠知其爲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顧其害人而允其請乎。現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野殣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爲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恐不能救之於萬一。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輒降明旨。發內帑。減征派。蠲租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寬恩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減、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于用謀利之人。遂以爲例。浸淫之勢。決不可復止。則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管莊、管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多荐。而陝西重鎮。已經戎馬之所殘。機民或死於飢餓之間。餘孽之下者。餘已無幾。呻吟之聲。疾苦之狀。已是徧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恐窮民之無告者。或遂至於反側而不逞。上煩聖化。噬臍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瑜指稱。進貢差人。私財資貨。滿載舳艫。前來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豫以爲言。正欲逆閉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瑜當倭寇構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瑜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後賄託左右。貨緣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疏濬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瑜之擅啓釁端。違格詔旨。爲陛下斂怨。爲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說。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爲議行。仍將梁瑜取回究治。以杜貪線。則生民幸甚。臣亦幸甚。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論議禮諸臣聯名疏陳疏　嘉靖三年

胡世寧

臣嘗於陛下踐阼之初。竊做宋臣司馬光上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臣竊見陛下臨御以來。子恩黎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而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洽。邇因大禮之議。羣臣執議不合。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不得已。赫發斯怒。薄示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竊有憂之。敢申前說。未盡蓋是三德之中。以仁爲主。而明與武。所以成之也。故曾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而無也。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霆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何所容身。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德。仁或可過。而明則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而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殺。臣願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審問罪狀明白。輕重誅斷。皆依律科斷。幷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乃若數用廷杖。則恐其間或有心實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箠楚。倘斃

常寧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臣知此事。非出陛下本心。實由羣臣偏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審之史册。豈所以昭聖德之美哉。臣願陛下自今誰之於後而已。庶幾以遂禮受知陛下。親擬禮部尚書。其得古聖王知人善用之體。然恐後有文臣武將。才識非皆之比。而乃援皆爲例。蚤緣結託。不由衆推。以得薄進者。聖明於是。仍許選部言官執奏。而追寢之可也。其餘新進英俊。今雖議禮一事過當。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猶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非聖。則於是。惟以天、地、日、月三無私之心。照臨於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斥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之幸也。皇上聰明仁孝。親定大禮。追崇皇考爲恭穆獻皇帝。聖母爲章聖皇太后。已無子臣父之失矣。然而議者欲正兩考之失。追改皇伯之稱。紛爭不已。中外共疑。臣非敢謂其言之不然也。然竊有見。陛下入繼大統。雖由皇考遺體。倫序當立。然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實由慈壽皇太后擁翊之功。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管承孝宗敬皇帝聖治之盛。臣知聖心純孝。其於議者之言。必有不欲盡行。而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矣。臣願陛下明以此意。止議者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而歡洽無間。九州四海。咸頌陛下之德。而愛戴無窮。亦使新舊諸臣。和協於下。以佐理維新之治。用以祈天永命於萬年。此陛下萬世之孝也。臣愚昧死。不勝惓惓。

疏入。帝不納。

大禮議嘉靖三年

吳一鵬

臣謹考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爲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尊亦泰龍。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爲重。嗣爲輕。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儻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臣等竊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乞速能建室之議。立廟安陛下聰、夢等法司。按治。

議奏。帝報曰。爾等欺朕沖歲。黨同執遠。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頗修葺。盡脫歲時追遠之情。

請舉大禮以安人心疏嘉靖三年

朱淛

臣竊惟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遇慈壽皇太后聖誕。節奉旨。命歸省免朝賀。伏見近來天災流行。聖心警動。諸凡供御。一切裁省。毋慈體國。當示讓沖。供養旨節。凡以臣民觀聽。惡得不疑。咸謂朝賀之禮。近在興國太后。固已舉行。今者慈壽誕辰。乃聞報能。事體相類。禮數頓殊。傳報之間。關繫不小。竊念慈壽皇太后。手提神器。親授吾皇。母子至愷。天日在照。孝宗在天之靈。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天下臣民萬姓之心。所以望陛下之事母后者何如。今乃旬月之間。一慶一行。彼此相較。形迹太著。何以安母后之心。做孝宗在天之鑑。副天下萬姓臣民之仰鄴。臣愚以爲朝賀之禮。在毋后雖云固辭。在陛下尤宜

敦請。比諸常禮。加意舉行。致誠致敬。盡情盡文。不然。褻慢成文。雖陰易啓。南宮之疑漸積。國家之釁日生。則衰隆替。實繫於斯。臣不勝感激之至。

疏入。忤旨。下獄杖斥。

勘地方賊情疏嘉靖三年

張原

臣謹奏。先該兩廣鎮巡等官勘報過湟州等處流賊攻劫殺擄。並官軍斬獲緣由前來。已經兵部。又據前田縣被害民人詹輿良奏稱。彼處衙司不行勦捕。致賊猖獗。大肆荼毒等情。看得中間情節各異。其他隱瞞尚多。不無追究未盡。遽難定奪。欲再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賊起去處失事情由。還著該東鎮巡官上緊勘明具奏。欽此。臣惟前項盜賊。攻劫鄉邑。焚燒室廬。搶擄人民。汚衊婦女。拒敵軍民。殺戮官吏。甚至殺人祭旗。剝皮分屍。剖腹取胎。流毒三都。遺害兩省。備極慘酷。人皆憤怨。蓋不獨層與良一人言之。其鄉人總選官陳文陸及給事中等官鄭一鵬等。幾二十人。皆皆連名具奏。彼皆士著居人。身親睹記。所見必真。所言可信。其稱賊在附城劄營二十餘日。衙司坐視不顧。任其歌彈飲酒。從容劫殺。給票買物。明報官司。准令供應。又稱忽聞賊至。都司先已遁去。次日方知所在。軍出涵頭。偶聞風吹於兵仗有聲。指揮以下。返奔入城。官軍未嘗與交一矢。止有民兵殿戰。被殺約有五百餘人。與史中箭而死。檢校被擄回等項情節。與臣所聞大略相同。及觀彼處鄉人所撰災來錄者紀載。彼時事情。尤爲詳備。其與彼處官司之所勘報。十無二三。該部欲行覆勘。蓋已洞燭其弊。但彼處官員。既經查勘回奏。豈肯再有異詞。自爲先後矛盾。況彼俱係待罪人員。未免回護遮掩。秪事盧文塘塞。以致鬱閼閭之憤。失綏靈之實。遂僥倖之心。傷公平之治。深爲未便。合無照依勘處發落事例。再煩敕旨。選差給事中一員前去。將彼先次勘報并原與良等各奏事情。逐一查勘。務見明白。其廣東賊起去處失事情由。亦令差去給事中一併勘保。具實奏聞。臣之此言。非過爲是刻薄也。比見近年各處盜賊繁多。率皆起於細小。彼處守土官員。既不設法捕處。又不及早申報。勢已釀成。專事隱蔽。擾兵自衛。安坐旁觀。聞賊在前。惟擇善地而遠守。與賊對壘。乃先望風以奔遁。大有喪敗。則減百而爲十。又假爲被傷之名。稍或捕獲。則張百而成千。又多係冒報之數。及被查勘。舉復邏延。動經二三年間。傳歷一二人手。俟其日久時移。心懈事緩。方行撥拾。冀以塞命。中間又以遷官去任爲解。功罪掩賄爲詞。以重貴多逭。恩罰不及。罪法令不行。人心玩愒。流傳此弊。已非一朝。往日山東、河南、兩北直隸勘報事情。大率皆虛。臣所以信今日詹輿良之言不誣也。臣又聞近日山東盜賊復起。河南嘯聚。已逾千人。蹿及地方。現有奏報。而湖廣諸郡。在在生發。以臣觀之。皆非細故。使非朝廷及早厲法度。明賞罰。大加振作於上。臣恐人心無所警畏。政令日就廢弛。各處守土官員。蹈襲宿弊。皆事苟免。天下之患。未易止息。用是拳拳不避蹿瀆。謹以愚見。昧死上聞。

疏入。得旨。兵部看了來說。

在告極論朝事疏嘉靖三年

張原

臣近以灼艾在告。聞科道等官。交章勤論主事桂萼。張璁等之邪佞。皆未見陛下有所指揮。臣竊憂憤。不知所以。呻吟之餘。謹昧死。輒以萼等所以樹守前說。必欲求勝之意。與科道等官。極言舉勤。不欲與之並立之故。爲陛下備言之。爲萼等者。固自知變當宗廟。詆毀詔書。離間宮闈。誹排大臣。搖亂國是。雖在不顧。然業既爲之。譬之騎虎難下。益復固守前說。納翼可以富貴一時。是卻郊綿貝知好官。植溫不避遐臭之類耳。宜其大言橫習。愈無忌憚。而不肯已也。爲科道官者。亦固知聖志已定。天威方赫。雷霆之下。無不摧折。澳汗之餘。豈容撓沮。願以邪說橫流。奸人干進。國之安危繫焉。比之亂臣賊子。其逆雖隱以微。而害實大且烈。恐陛下一時不察。誤中其餌。使奸邪之計。萬一得行。而伯考之說。竟或改稱。人心洶洶。爲是之懼。所以連章累牘。紛紛不已。逆鱗犯諱。亦有不暇計者。臣嘗驗之人心。非特在廷之臣以爲然。雖下至閭閻匹夫。亦皆以爲然也。此可見孝宗皇帝深仁厚澤。浴被人心。人心無不延頸。思欲爲孝宗死者。科道官。特因人心而遂道之耳。況其職守所繫。公議所關。亦宜其抗言執奏。愈見激發而不敢已也。萼等既已召至京師。搢紳大夫。皆不與之立談。彼豈無一鄉黨朋友。素相親厚。往來者哉。聞其日所造接。秖皆先年龍革不得志之人。幸災樂禍之輩。每語若人曰。吾已得君矣。吾言已見信矣。吾行將柄用矣。吾當進退百官。變置法制矣。肆行胸臆。謬爲大言。以欺人如此。尤可深惡而痛恨也。新進小人。曲學阿世。縱得陛下假借以顏色。輒衒於大街。趨若自不能俟者。其器局狹隘。識趣卑陋甚矣。他又且不論也。陛下亦嘗知之否乎。今陛下於萼等所奏。一切留置於內庭。其諸科道官之論列。每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然聖意叵測。而國是無所底定。以致人心愈自激發。而聽或至於厭。蓋亦無怪其然也。何也。大禮已行於往時。明詔已布於天下。聖孝純篤。萬萬無復改易之理。此但陛下自知之耳。天門九重。外人不得而知也。夫人不見知而致疑。上不明言以示信。剛至內外沮惑。君臣乖睽。所關上下不交。而應事設施。其將何以爲天下。臣所以疑憤而不能已於言者。大率爲此。陛下爲天下計。曷不降敕大廷。揭諭羣臣。備述明詔已頒。大禮已定。以示再無改易之意。其桂萼等亦宜早賜處分。遣之回還。仍就舊列。則人心以安。人言以息。國是以定。皆宗社無疆之休也。

疏入。得旨該衙門知道。

乞停工匠等陞賞疏　嘉靖四年

胡世寧

臣竊見御用監太監張忠題准將成造龍牀等件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陞職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節經部科諸臣據法奏駁。未蒙聽許。伏惟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非若民間雇用工藝人等。身非所屬。事必相酬也。至於陞官。止惟武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過餘搶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入。得何職。用幾何。有無足報。更敕吏、兵等部通查每歲功陞各項官職幾何。該添俸糧幾何。常賦有限。將何以給。竊惟自古國家。財盡必取於民。民窮必至於變。我皇上聰明睿智。日新聖學。其於古今治亂之原。何事不知。今思所以爲祖宗保天下。爲天地養生民者。必由慎賞節財。其於前旨之誤。鄭自璧等之言。必有契於心矣。而猶未即從者。豈非以令出惟行。不欲因臣下之言而遽改耶。昔賢言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以爲一代聖王。垂裕子孫。六百年之法。我皇上天性非儉仁孝。自來靡色貨利。一無所好。蓋實於湯有光者。乃惟官賞或非功德。吝於因言有改。惟此一事。豈不能俯從聖德。未全如湯也。伏願陛下痛思祖宗創業之艱。備訪軍民困苦之狀。思欲愛人。必先節用。欲節用。必先省官。將察言官之論。曲從本部之請。將趙奎等陞官前旨。收回敕令。照舊供役。或止與舉職冠帶。俸糧照舊關支。不許再後貪緣奏乞。如此則紀綱正。而人心服。財用足。而民生安。陛下聖德亦傳於百世。祖宗鴻業長保於萬年矣。臣以庸材誤蒙擢任兵部軍職之濫。職所當言。不敢負恩緘默。謹昧死以聞。

疏入。帝不納。

陳恩懈疏　嘉靖四年

林俊

臣惟議禮如證。見各不同。包容而採擇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太辨。恐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卹敍復。日候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載。伏望早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進人於朝。與衆舉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推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墨帕。猶牀褥數月。淚血始消。近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譴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倡有此。臣又見成化時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品。恐啻典矣。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卽此二事。似宜循循。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署爲空。近聞石璋又欲休致。伏乞聖明留念。既去者優致。未去者慰留。與二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臣如楊、魯鐸諸人。乞引自近。以裨聖德。闕聖政。幸甚。

疏入。帝下所司。不果行。

明臣奏議卷二十一

論刑獄疏嘉靖六年

黃綰

臣謹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特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爲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愼。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參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錄。凡問過罪囚。具照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合律者。駁回再問。若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冤枉。因自翻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圖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爲制甚密。及查現行條例。遇有頂冒投獻。及強盜重犯。審無冤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爲問刑審錄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辟以止辟。刑可期於無刑也。奈何懷豫之餘。人心玩怠。問刑者。不推五詞之審。五覈之克。審錄者。不知觀刑之中。獄成之孚。惟意出入。百司視效。不究其當究。刑每濫於無辜。不問所以問。罪常訛於非情。苛碎煩擾。長冤興奸。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橫行之路。習迷不返。乃稱守法。因陋踵弊。反爲得體。以求實理爲怪異。以論德章爲狂愚。遂使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陛下天錫仁勇。孜孜勵精。剗除宿弊。圖新化理。

臣等幸沐遊逢。忝司平反。以爲照駁回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應獄決不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遠隱。又所以清獄之源。遠蔽僞章。上裨聖政之萬一也。伏望皇上俯察。特敕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不服。比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圖審。原問及改問官。若容私偏向。仍有冤枉不明者。一體參提問罪。其餘事情。均乞敕令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如此開坐一。照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冤枉。因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

忠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重傷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舉情難係真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降用心調治假捏虛文開報者俱將當該官吏參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千證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概滾禁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將現在開除病故因數開具說帖御前宣之未發調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謂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後發之至於哀樂發於一心之微萬措諸天下之廣凡國家刑賞之政處置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也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或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之和君永有辭之矣故曰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使天下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並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審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此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是使天下人當罪一事而因怒並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審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亦然不徒今日如此而後發之至於哀樂發於一心之微萬措諸天下之廣凡國家刑賞之政處置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也故如人君喜有賞怒有罰或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而留滯不散皆非中節之和君永有辭之矣故曰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

同君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有所行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妄以將順爲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故於君上至德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爲匡救甚者其心靡懷報國之誠惟圖媚竈之利因而排擯忠良蠲除異己至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蓋不止如舜之所言也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誅說屏除士習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實當言而言或過激又或心本效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讒邪同乘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惕禍遂忮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奸裘之敢論至昧我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聖明容臣與吏部細加查訪并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收敘至於情理難容不該收敘之人久謫遐荒者亦乞聖慈體大舜欲並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大臣咸以正人惟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不拘其類而欲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玉之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蹟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具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陝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疑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備操後益人商、

分隸號稱百萬圍營之所操選號十二萬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徒有虛名影射耗斁於其間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決外之意而不至有若勦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服遠之美以爲得苞桑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鬬稱者在北則各邊狂酋則狼土禁軍之中未嘗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戡遠近之邪心者矣今不治竊恐寖失居庸取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竊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強乃能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思須豫防乞下兵部凡宿衛練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各營爲重而守衛較團營爲尤重也使精兵良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其他各營之弊汰老弱僞冒以省國儲練少壯精勇以備次撥而役占剋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貨軍不致怨嗟逃避國威一振天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蹟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具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陝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疑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備操後益人商、

洛鎮邊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羸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趙燧是爲前車之戒臣知調操官軍在京止城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賄送科斂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改變此軍旅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若行糧以旌遊食何疑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壯人何慮邊旅之寡請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無儉歲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帥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戒嚴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軸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飢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呶呶於軍門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恆心也恆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敕下兵、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易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剋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子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如嚴徼徼調會期

陳八事以足兵食疏　嘉靖六年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子每語王道亦未嘗外耕桑而有高遠難行之說是知王政莫先於兵、食而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抽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卹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爲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舉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蘇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召和氣以致豐穰就中論之召和氣爲本和氣應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勳戚卒伍必精勇器械必銳利而鮮明不許將領剋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子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如嚴徼徼調會期塔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外藩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

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山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宵防稽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臣願皇上大奮乾綱。申明軍令。還將領而束以什伍。逃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平彼此之爭。以消其驕悍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振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存。紀綱振肅。勇健之士。足以爲國爪牙。而無跋扈之患矣。

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蓮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羨余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套。用心勞而反得謗。息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實心任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易知。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勳舊。或派遠差。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以後。運船已至水次。府司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糧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醜。或有本色而貴其輸銀。不得不半價以糶。或糶輸銀而貴其本色。又未免稱貸而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完逸。明示下司。依時收納。自十月至十二月而止。州、縣管糧各官。不得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費收白放之謠。守巡各官。毋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與街尾。既往復來。以私謁撫按。而費民夫馬。則後事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強弱。各有凌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爲可欺。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則以刁惡人戶爲可畏。拖欠則代之賠償。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以無人敢言。而反得安身。善弱者。以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抑。此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盧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搶。使之嚙臍不及。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遷兵。以近計萬。歲之冬。二會復亂。至今且踰二年。未聞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北費已若此。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數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廒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疫之水土不服。疾病死者。不可勝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踰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飢寒切身。皋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返。而彼猶鼘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猶猶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煢煢闕陷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遠益寬。我空虛。出掠愈類。爲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

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省之。其裒多益寡。揣彼注茲。又在臨時通融調劑。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仍將出入總數。造册進御。即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若歲之豐凶。事之多少。每歲季冬戶部會奏。通查何處災傷。蠲免若干。何處用兵。支用若干。以各省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節。而財恆足矣。何謂仍和氣以致豐穰。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蠹於衆幷。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源。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時荷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伏望皇上聖不自聖。於聽政之時。大而處贊刑威。小而一顰一笑。適中輕重之宜。喜所當喜。而不失之過。怒所當怒。而不失之不及。普均平之治。宏樂利之休。則和氣之致。既充於下。而天庥之應。自徵於上。又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哉。

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下所司。酌議以聞。

龍兵行撫疏嘉靖七年　王守仁

臣惟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竭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能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黷武。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

可憂。尤有甚於飢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餉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歲直一兩。馬一匹四兩。夫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兩粵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士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授爵蔭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慽。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懲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役。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情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路頓道途。不啻出外。所過地方。無不擾擾。雖有以身許國之人。素持不顧利害者。無故猝然途遇。亦皆震駭失色。至於所提罪犯之家。老幼驚惶。破賣財物。性命者。或因喪贖以成疾。貧窮者。或因稱貸以破家。被提罪犯。或被窘辱。難禁而自殘身命。所至官府。急無打發。多借官銀。奸貪官吏。乘機趁落。以一報十。上司坐視。莫敢誰何。小民代賠。不勝哀怨。聚聞於天。降災致儆。不無所自。我皇上至仁愛物。勵精圖治。平日聞天如父。愛民如子。凡所以體天心而究民隱者。無所不用其極。惟此一事。無人敢言。未經聖慮。今給事中張經等因言弭災。建議及此。實效忠諫之職。言所難言。伏願聖明俯從。今後官民有犯。在內責之法司。在外責之撫、按、按察司等官。作急提問完報。不許淹滯。遇有事體重大。合提在外緊關人犯。到京問理者。行令各該巡按御史嚴限。責差的當人員提解來京。以憑問理。非有事干機密。十分緊急重情。近在幾句地方。不須再差官校。乞斷自宸衷。永爲定例。如此則陛下攬權於上。百官承式於下。體統正而朝廷尊。人心懽悅。而和氣致祥矣。伏乞聖裁。

疏入。得旨。卿等所言。朕知道了。自有酌處。

論知人安民疏　嘉靖七年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固爲而難知。平。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何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睿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若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而爲監司者。又不乘公任怨。以昏舉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日重。察之閭閻。軍民日困。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賞恤之事。屢格不行。奉旨蠲免之糧。重複徵擾。其他奸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不能盡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之奉行。而小民不得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敕天下撫、按、督察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庶民者。去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屬民者能。宜民者行。事有當爲。即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奸有害政。即擊之。而毋以強禦爲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爲慮。則所謂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者。科道以言爲職。亦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間有論列。不過略舉小事。共爾位。略承順之細節。進陳善之良規。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職舉則還近禦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朝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

疏入。帝從之。

覆張經請愼差遣疏　議嘉靖七年　胡世寧

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郊禮議嘉靖九年

夏言

臣於前月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並朝日夕月之禮。臣卽時欲速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覲竢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月以來。側聞議論紛糅。人懷異見。殊爲可訝。及詢覩詹事翟鞫之奏。深非分祀之議。臣考先王之道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不可。然後知鞫之言過矣。臣茲不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鞫之失言。臣竊聞周禮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鬼、地祇之三禮。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血祭、埋沈、瘞埋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多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吳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祗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潦有多魚、二時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容言其合祭。朱子者。從省約也。安簡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南郊之說。在宋假爲難行。與今日之非異矣。本朝邱濬之言。以類於上帝。類字強謂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瀆。不可以褻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潛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慮。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因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剡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也。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開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正今日之事也。鞫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既而曰

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於宮之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侯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籍田而立。侯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天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祀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於經矣。祭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冕大於天地。質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假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矣。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北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其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常合祭。於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於南郊。此則葬破陰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秦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頓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祭。從省約也。安簡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南郊之說。在宋假爲難行。與今日之非異矣。本朝邱濬之言。以類於上帝。類字強謂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瀆。不可以褻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潛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慮。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因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剡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於此者也。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開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正今日之事也。鞫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既而曰

諫官創議。蓋指臣也。謂之此言。私心害之也。夫非有奸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狀詞。爲奸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世亦有毀大祀正壇之文。解律者曰。正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非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惜乎謂之未達乎此也。至於毀周禮一事。尤爲妄議。臣不敢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辯之。謂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爲之也。謂名爲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劉德始。遵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舉。所賴和傳主令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謂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爲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繫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爲謂憶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至力誣天官冢宰一篇。爲莽証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最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鑒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僞爲也。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周制之土苴。而莽集其大成。謂之僞撰。則是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周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啟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謂之莽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怪夫謂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謂奏止之。及謂修大明會典。皆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謂半日未嘗非周禮也。何獨於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舉耶。始不可曉也。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睿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己私。心也。夫憂民、卽所以憂國。治民、卽所以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隆寒甚暑。未嘗少息。臣知陛下銳志太平。而欲爲堯、舜之君矣。蓋堯、舜之心。急於救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飢死之民。滿於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遵他務。專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衞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護。以之祭帝。則廢合周禮。

諫官創議。蓋指臣也。謂之此言。私心害之也。夫非有奸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奸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狀詞。爲奸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世亦有毀大祀正壇之文。解律者曰。正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非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惜乎謂之未達乎此也。至於毀周禮一事。尤爲妄議。臣不敢一一指摘。當於其大者辯之。謂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爲之也。謂名爲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考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劉德始。遵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舉。所賴和傳主令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也。今謂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爲陛下獻。乃獨取胡宏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而遵行之。其關繫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爲謂憶也。臣何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至力誣天官冢宰一篇。爲莽証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爲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最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後世鑒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誣以莽之僞爲也。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周制之土苴。而莽集其大成。謂之僞撰。則是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於世。周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啟於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謂之莽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怪夫謂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謂奏止之。及謂修大明會典。皆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謂半日未嘗非周禮也。何獨於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舉耶。始不可曉也。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睿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己私。心也。夫憂民、卽所以憂國。治民、卽所以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隆寒甚暑。未嘗少息。臣知陛下銳志太平。而欲爲堯、舜之君矣。蓋堯、舜之心。急於救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飢死之民。滿於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遵他務。專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衞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護。以之祭帝。則廢合周禮。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蠲九年

楊　爵

臣於嘉靖八年十月內。承制往湖廣公幹。卽今事完回還。臣知陛下哀憫斯民之心。雖於閭閻之下。凡四民利病。民間休戚。必欲聞之。故今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可痛之狀。爲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當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彌空蔽日。積於地者。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有采蝗蝻子。將蝗蝻所食禾苗。痛哭收割。以爲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亦有采盡者。頗有秋成之望。未及成熟。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民所資以爲食者。皆取先時所捕瘞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當此之時。民之形式。顦悴。雖甚可哀。而死於道路者。尙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餓死尸骸。積於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卽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非經縣一日而縣官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哀磨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司必能具奏。聖聞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聞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急者。乃在郊祀之禮耳。微臣憂國愛君之心。切於中。而不能不有所言也。昔者漢文帝之時。冢給人足。海內富庶。曾謂上書。猶曰可爲痛哭。況抱次睹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況於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賢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所。捕盜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況於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賢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後教化行。教化行而後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者有六七。存者起而爲盜。雖有積蓄之家。亦難保於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誠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必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所制禮文。盡行於今日。亦何補於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爲寒心。不知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於此乎。左右謀國之臣。亦嘗言及於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亡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盜起。而爲上者不知憂恤。遂棄其舉耶。始不可曉也。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於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睿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工。必能克去己私。心也。夫憂民、卽所以憂國。治民、卽所以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隆寒甚暑。未嘗少息。臣知陛下銳志太平。而欲爲堯、舜之君矣。蓋堯、舜之心。急於救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飢死之民。滿於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遵他務。專

廣仁恩移此議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沃民生則皇恩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厚澤被在在戴生我父母向之楊服待哺者今有飽食之慶矣向之斐予離散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換面復牧邦本雖搖而轉固綏緝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海宇昔生享太平之福聖子神孫繼萬年之緒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徼惕恐懼之至

奏入帝從之

修舉武備疏 嘉靖十一年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蒙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謹條八事上塵聖覽一練戰兵以重聲勢順天府薊州文安縣等處古爲幽冀人習悍強且密居畿內實爲周官六鄉六遂漢六郡良家之地也雖閒有招軍之令豈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爲軍已失國家定籍倉猝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既無父兄產業以羈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爲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務得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爲總長俾其各相聯屬自爲教練如上司初至之日召而試藝勇壯量給犒勞即放歸農生業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徵起調官鎧器械該部各豫儲給應使各邊之人知內外皆兵潛消覬伺矣一練外兵以爲羽翼由東、德州、武定、由西、陝西、遼鎮等衛設爲直隸蓋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據列諸衛居重以馭輕強幹以弱末立法之初未皆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狎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龍弱直隸以形分勢遠而久不簡稽重以世冒誅求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爲大理少卿操練機輔民兵又分爲軍儲祇足以飽川事邊臣豁整之欲以易千百無事之命而已昔宋儒楊時以寫邊事之興多出於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時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也邊臣之大患也今日退方略正坐此宜申敕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

虛徑自潛回將來尤可深憂若使各邊撫按督令兵備等官嚴加閱視邊關城牆如有頹塌即加增築修補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爲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躬親查閱若有逃回等項參究治罪而守衛必嚴矣一、練策武臣以鼓自效查得現行條例軍職有犯罪者俱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磨勵宜激昂乎武職使其閒暇肄習庶才藝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氣粗憂或至於跅弛而不檢一發地方從於無用其於邊塞亦何利焉臣以爲隨宜調遣令其懲創舊發立功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邊爲未減以贖前愆或有非常勳績一體拔用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於罪戾者矣一、專委任以杜掣肘朝廷隨時設官務爲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兵政不修換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因避嫌疑營幹他務者有旗纛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耕利威騶轅官廨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爲盜而洞庭湖又即常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蹤禍深爲可憂應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兵備江防海道官於原設緊要地方住劄廉正以舉屬咨訪以蓝擒簡閱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使之相稽邏設鑼鼓使之相聞互爲掎角使之相救緊其險阨使之相守其平時振舉武備者務須誠勤乃職以固藩維若一、專內治以杜豎端兩廣、貴、雲、貴在馮貢荒服之外山谿險阻猺、獞、羅、僚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面犬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嚴其防惟利大征窮除以蓝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悉黨相率走險所殺類多愚蠢苗人是生民脊血飲爲軍儲祇足以飽川事邊臣豁整之欲以易千百無事之命而已昔宋儒楊時以寫邊事之興多出於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時草薙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也邊臣之大患也今日退方略正坐此宜申敕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阨塞謹其哨保則久安長治之道得矣

疏入帝從之

遵憲綱攷察御史疏 嘉靖十二年

王廷相

臣謹奏爲遵聖諭定條約嚴攷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覩嘉靖六年八月內皇上敕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廉能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成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考察保結繳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在不曾勤舉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爲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誠避事等項實蹟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跡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讀之餘仰見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眞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

考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御前復命。仍備是都察院。考察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違碍。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碍。方許奏准照例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察贓。本院無所憑藉。以之發實。恐言指摘。似爲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犯應有實蹟照例奏請提問及過遠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今將關繫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爲出巡規格。凡御史有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疆等項事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別勘情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潛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鞭器。以張大聲勢。揑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狡猾驛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爲有司之節。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科斂任情。指稱修理。而間金無度。吏典無賠。而文書不行。豪富通賄。而差役得免。隱奸藏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發人之耳目。不事虛誠博采。財而差役得免。隱奸藏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發人之耳目。不事虛誠博采。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颶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潛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鞭器。以張大聲勢。揑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狡猾驛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爲有司財而差役得免。隱奸藏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發人之耳目。不事虛誠博采。之職。竊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眞者。況擅勢之家。囘官倚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颶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之職。竊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眞者。況擅勢之家。囘官倚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冤於神明。朴實之民。鈍口奪於狡佞。酷虐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捌於敏捷。故冤枉無愬。小民有不得其生者矣。既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害。莫不由此。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即當舉劾。不許循情。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於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爲有司財而差役得免。隱奸藏慝。不可枚舉。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發人之耳目。不事虛誠博采。之害。遠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布公。以成王事。近年以來。慨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撫則慕之。至有無罪拏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心織力有餘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敕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也。若依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繫

體奏請降調。

疏入。得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切時弊。都依議。務要著實舉行。內除奸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

考察。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御前復命。仍備是都察院。考察出巡有無贓犯及乖違等項違碍。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碍。方許奏准照例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考察之例。止言贓犯乖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察贓。本院無所憑藉。以之發實。恐言指摘。似爲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考察。除犯該贓犯應有實蹟照例奏請提問及過遠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今將關繫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爲出巡規格。凡御史有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疆等項事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別勘情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利害之事。則推託閃避。延留而不爲。干礙御史。科劾不實者。雖容易結。此等御史。尤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除滿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情。難於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

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議處浥爛倉糧疏 嘉靖十四年

韓邦奇

臣謹題爲議處年久浥爛倉糧以濟時艱事。據寶府前衛申。據本衛豫備倉委官現監鎮撫劉鎮等各呈告。自嘉靖二年起。至嘉靖十三年四月終止。除放支外。現在倉蠲細糧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三石有零。在廒盛放年久。節次查盤踏勘折。半間侵盜。經收人員些夜疲盧。性命輕。錢糧寫重。地氣濕浥。米粒日漸蝕。經年若守。有損無增。愈加致累。不得聊生等情。具申定奪等因。到臣行間。續據宣府左衛申。同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楊欽、現任千戶竺雄等名下。現在蠲細糧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九石有零。宣府右衛申。同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尹鑑、現任千戶李政等名下。現在蠲細糧八千四百八十二石有零。與和守禦千戶所申。同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李雄等名下。現在蠲細糧三千五十石七斗有零。亦各稱年久日有壞。糜爛無支放之期。又據千戶王鎮開稱。在城時估每石價甚貴。正當青黃不接之期。折色糙米。發贖不足。乞要放支本色等情。通曉得此。臣會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議照前項倉糧。委因年久浥爛。經收人員問罪追賠。往往至於家破身亡。其現在倉糧。臣等取面視之。委將浥爛。目下青黃不接。時值委爲太高。軍士得糧價。月止六錢五分。糙糧不過五斗。委於發賜有所不足。又名商糴買銀一兩三四錢。方可得糧一石。而米價愈至於騰踴。若不因時議處。何以克濟時艱。合無

將前項倉糧借支給於本城軍士作爲月糧。候秋成之時。將萬億庫所貯軍儲銀兩。糴買抵斗還倉。如此則一轉移之間。有五便焉。以陳朽而得新好。國儲不至於有虧。一便也。軍士得受其實惠。而不至於怨咨。二便也。富商不得專大利。而時估可平。三便也。所發錢少而得米多。四便也。經收人員不至衙宛負枉。破家而亡身。五便也。再照倉糧之浥爛。米價之高貴。軍士之缺食。不特鎮城一處爲然。在各邊亦多如此。而米價之貴。又有甚於鎮城者。亦合通行從宜酌處。倘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臣等所言可采。乞俯賜施行。則臣等幸甚地方幸甚。

疏入。帝從之。

陳討安南疏 嘉靖十五年

唐胄

臣竊惟今日若欲安南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嶺南外鄙。遂稍寧息。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欲討之乎。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乘亂取之。臣考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死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率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累累奉表。陳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言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靡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口之師。兩廣積貯數十萬。舉耗於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於北遼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戮我帥臣。北廂方艘。更啓南征之役。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閹於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下。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郭城中矣。請停遣勿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

疏下兵部。請從其議。帝不納。

盡兵據險以防敵患疏 嘉靖十六年

韓邦奇

誰奏。照得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陰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敵騎可通。然有隘可據。得人以守。敵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敵切近。我鄰則漫然平曠。敵騎可以長驅。邊甚少城堡。亦甚稀疎。然前此敵人顯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爲之屏蔽也。且山老營堡至八角所寧虜十曠人稀。無所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盛聚。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剌等處之兵截於前。老營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驍勇深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甚弱。老營堡等處。雖極臨邊塹地

方平曠。而敵之侵犯。比之他邊。爲少也。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夫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正以我屏蔽山西也。且敵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勢漸變。大邊極慤。而老營僅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敵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特吾有以待之。今待之者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此在我者如此也。臣等哉觀近日敵之入寇。奸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不知我虛實。後乃知之。向也不犯我堅城。今則盤備鈲鑽。攻之城堡矣。向也不知我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博訪羣議。復題。如果臣之所言少切時務。伏惟聖明。俯賜采擇。爲合而來。是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鮮明。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爲之奸細。有中國之人爲之謀主。有中國之人爲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爲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敵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矣。臣等聞之。萌芽不翦。茲蔓難圖。其功亦所以尊景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太祖高皇帝御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改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各官配饗。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預此大舉。決於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爲合而來。是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鮮明。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

如西漢元功十八之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遂至今昭垂青史。然皆託興揚於位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焉。褒揚其酬報尤重。故品別尤精。位次參差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況無有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繼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啟土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襲其謚。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洗雪。以終全臣節。而我國朝之一大典禮。足爲史籍之光矣。

疏入。帝不納。

諫征安南疏　嘉靖十六年　張岳

臣伏覩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聞歌。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道。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成謂罪當討毋赦。陛下不欲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臣竊謂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國王黎嗣爲逆臣陳暠所弒。國人立嗣弟黎譓主國事。以兵逐陳暠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譓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竟譓弟黎慶。相之。既又弒慶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其久爽貢覲。大抵由此。非敢阻兵據險。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川兵之蠻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然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夷人操長技善弩。乘高據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賊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歿者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所困敝。猺獞狼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耳。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弓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返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鬬志。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於官無礙及軍需東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纔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搢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超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藍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益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恐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鑒殊俗。肇平羽以格苗。偃文德而來遠。稽遐俗頃。瑞亢鄰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之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天睿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爲開邊乎。天下大器也。安之若難。無故而動搖之。臣

中夜以思。不寒而慄。伏望陛下上承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祥之謂。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事勢反覆詳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定。則且勿敢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得妄生事端。待安南亂定。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靈得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鄙也。義當提甲執戈。率先所部。以死效命。顧不度分量。輕非晉言。干擾廷議。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冒昧爲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天下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疏　嘉靖二十年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卽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幾無隱而不飭。爲大於其細。而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疾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卽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弊政日增。貪風成俗。賄賂通行。災變而不知畏。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擡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擬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蚤夜耿耿。思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略舉目前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家拂士曰益遠。而快意肆情之非無敢有咈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蠹。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恢暘不雨。幾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儀鸞卽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徹膳減膳。率臣下以祈惠澤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表賀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蓄。而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引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君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聖鑒。雖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卽罪。深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朝廷優禮大臣之體。貌示失而勛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大蔽者。此其爲害治之人之蔽。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若人者率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

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特南城一郭耳。其計五城未知有幾。日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顧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粟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深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塘。以一方士之故。餓民菅血面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賊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願陛下以爲法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外難未靖。內寇繙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診。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貧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免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面勝怠。故能壽躋耆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功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和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周召忠君愛國之心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追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近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間闕。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陳請。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大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攝。大獲痊愈。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雖雖薦薦。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瞬躬悃悃

臭味相同。一則其綱位固寵之心勢相倚。夫嗜利之心重。則効忠之念輕。徇私之黨衆。則奉公之臣孤。二者之勢。若持衡然。所反之以歸於正。其機甚微。而世道盛衰之昌運。實乃敢怙終因循。陰相朋此。以自厚其私圖。是豈所以報主恩。明臣節哉。大臣如此。小臣何式。文臣如此。武臣何忌。風之漸靡。臣不知將何底止也。乞將啟沮速賜罷黜。益人臣忘公徇私者之戒。庶有以破私邪之黨。明臣子之義。國法大彰。士風丕變。而太平之治。可拭目覩矣。臣待罪兩秊。已歷數月。每憤諸臣深負上恩。無以贊成睿志。今元兇幸已伏辜。而邪黨猶得隱匿其奸。以洄聖明。若長避權貴。不敢指斥。爲衛默保身之計。則不忠不直。臣雖不容於死矣。又何諸臣之憤爲哉。仰特聖明。敢瀝冒陳。臣無任惶懼。越職越之至。

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二十四

勅李如圭張璁疏　嘉靖二十一年　周怡

臣總督薊遼等處軍務。總制薊遼保定三鎮兼理糧餉。臣總督薊遼連年敵人犯邊。重番迭入。人皆知薊遼失策。由總撫之臣失職。不知薊遼失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所致。不於根本圖之。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於兵食。兵食之根本。莫重於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邊臣無所用其智勇。戶兵不得其人。而欲足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戶部尚書李如圭之理錢糧也。當邊圍多事。官兵所急需者。惟在錢糧。各鎮撫臣每有題請。如圭漫不經心。司官以職掌是議。方且悻悻然。何預戶部。動爲題覆。夫時當無事之時。尚當悉心營之。何況當多事之日。履視國事。罔修職業。不思如此。將焉用之。今山西三邊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使以匡人充之。何以新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勇志。伏望皇上早賜能斷。速易賢才。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

疏入。如圭還籍待勘。璁留如故。天和致仕去。

請救責大臣不和疏　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臣惟人臣事君。無分崇卑。無分內外。皆以盡心體國爲忠。協力濟事爲和。自古及今。未有卿輔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銷外侮者也。近者內閣大學士翟鑾、敏齋、與吏部尚書許讚、瓦相誣訐。而大同總兵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瑞、不和。人持己見。各自爲心。此事誤國實甚。臣請近驗之一身。夫耳目手足。必從心所欲而各效其職。苟或目視而耳不聽。手持而足不行。則於心志所欲。曷由克副。人君猶心志也。內外羣臣猶耳目手足也。人臣苟知身率心志。寧有耳目自相違。手足自相賊耶。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觀面效焉。必有甚者。朝廷有遠言之隙。則讒諮之聲。長於外。大臣有動色之爭。

乃天潢一派。帝室懿親。祿米自有定數。增減自有法例。祖仲當緒。與時消息。是亦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考前此何爲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奏。請自上裁。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資耶。如不當增。則枉法受賂。尤大不可。於王室宗親。尚故奸貪不法。而況於其他耶。且今日大工之建。邊防之費。日新月盛。帑藏已虛。民力已困。凡宗室賢王。亦知上體國憂。獻金銀以助萬一。寧得於祿米定價。更欲求加。重困朝廷耶。如圭職掌司農。固思國計。乃反徇私貪賂。貴朝廷之恩。壞國家之政。王府不沾實惠。百姓日見流亡。尚何望其調度以給邊防之需乎。如圭不能。欲求國計之充足。決不可得也。兵部尚書張璁。屢經論劾。荷蟲上姑留。固知報効。凡遇都督總兵副參遊備之陞補。無非平時賄賂之私人。其賄賂者。豈皆取諸私囊。大都借貸於巨室。一得陞補。即刻剝軍士。以償債肥家。如此用人。安望其有奮不顧生。舍命敵愾者乎。璁今雖不受一賂。避用智勇之將。而爲所用者。亦確信平日之心術。而深疑今日之舉用。以爲危急之日。雖撥用不次。而錯略之乏。終任用不堅。後之繼今者。亦猶今之繼昔也。今日尚何賴於璁而任用之哉。往者陝西奏徵倖之功。本兵先蒙重賞。膺子錦衣。今日山西屢至失事。巡撫總兵。實之重罪。則本兵亦當先受顯戮。豈有戚則先論其貧。敗獨不可分受其罰。即近日山西被兵二十七州縣。孥斋一空。子女盡去。殺傷之慘。尤不忍聞。兵部近議用夜不收三十名。往來探聽。以爲緩急之備。山西撫臣乃以實貧之兵部。復厚勞之。令其勿言山西之慘。止言敵人已困。殺馬而食。以懈衆心。以固朝廷。璁等職掌本兵。乃互爲欺蔽。上負聖眷而不顧。下犯人言而不恤。尚何望其折衝萬里哉。張璁不能。欲留智勇忠義之將。決不可得也。其提督十二關營兵部尚書劉天和。年垂衰暮。步履艱難。氣血衰憊。昨觀各城門楊兵之議。有同兒戲。夫關營之兵。挑選精銳。內爲王室干城之重衛。外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勵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備萬里之長城。今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大事。但天和壯歲自立。素負重望。及今衰年。精神策勵。自不如前。合令致仕。以全晚節。別簡才智勵精之臣。以充其位。則於國體軍務。兩得之矣。夫璁負聖眷而不顧。下犯人言而不恤。尚何望其折衝萬里哉。張璁不能。欲留智勇忠義之將。決不可得也。其提督十二關營兵部尚書劉天和。年垂衰暮。步履艱難。氣血衰憊。昨觀各城門楊兵之議。有同兒戲。夫關營之兵。挑選精銳。內爲王室干城之重衛。外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勵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備萬里之長城。今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大事。但天和壯歲自立。素負重望。及今衰年。精神策勵。自不如前。合令致仕。以全晚節。別簡才智勵精之臣。以充其位。則於國體軍務。兩得之矣。夫璁負聖眷而不顧。下犯人言而不恤。尚何望其折衝萬里哉。張璁不能。欲留智勇忠義之將。決不可得也。其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使以匡人充之。何以新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勇志。伏望皇上早賜能斷。速易賢才。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

則攻國之禍流於下。由今溯昔。未之或易也。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於茲矣。初年求治之銳。今日蔑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而萬物育矣。今陛下日事齋醮。而四方之災荒未能消也。日求富國之計。而府庫未能充也。日下寬大之詔。而百姓未能蘇也。日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能寧也。此其故何也。良由陛下勞心焦慮於上。而下未有肯將命之臣也。今何時也。以內則財貨匱甚。而百役繁興。以外則敵人驕甚。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宜如西魏同心輔政。房杜謀斷相資。夙夜匪懈。凡可以利民家。惠小民。安邊徼者。無不精思詳畫。上以答昔心。下以勵羣僚。可也。夫何大學士翟鑾、殿臣嚴嵩、趙貞吉等。徇己營私。播弄威福。市恩植黨。各具疏論劾。即奉兩旨。王堯封照前旨不許推用。綸音煥赫。衆意豁然。不意聖明之世。嵩乃敢欺罔至此。怨是二臣已不和矣。何望其同寅協恭以事上而風下也哉。夫輔臣真知人之賢不肖。宜明告吏部。進之退之。則人心攸服。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勵之進退。吏部亦宜有真心直節。使人望之知畏。豈惟不敢以非義相干。不宜依阿奉承。一啓順適而後不可逆也。今嚴嵩招權攬勢。陵逼百司。使凡有陳乞請托者。固不奔走其門。先得其意而後敢開於陛下。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惟知畏嵩也。翟鑾則依阿委蛇。不能主張。尚書許讚。雖曰小心謹畏。而不能以直氣正色。豫銷權位要求之心。嗣亦甚矣。詩曰。有來雖揖。我心則好。古之人所以自修大耶。輔相之職。莫大於進賢退不肖。勸善懲惡。以爲朝廷樹風教。贊典則。今多事之時。正以求賢擇才爲急。海內英豪。不爲之人。現任去任。寧無數人可用者。嵩可諉於不知耶。如則宜時聞於上。出格推用。爲時解紛。今未聞其推一賢。舉一能。是蔽賢也。不知則宜急爲訪求。不當泄泄沓沓。美食安坐。行呼唱名。以塞言官之口。而已也。又如樊繼祖附勢媚嵩。惡跡穢狀。罄竹難書。築城之役。與前任薊州兵備副使王鳳於內薄外衝而已也。又如樊繼祖附勢媚嵩。惡跡穢狀。罄竹難書。築城之役。與前任薊州兵備副使王鳳翔。上下通同。燒無數磚冒破。得銀巨萬。不數月而冒破無存。喪師僨軍。仍以爲利。此誠盛世之賊臣。使老臣雖不利於朝廷。則大有力也。今皆罪之謫之。臣恐自是之後。雖有如樹杌、檮兜、無復言之者矣。入秋以來。宜大已報聲息。而文武總制大臣。各立門戶。各持意見。平時既不相和協。則必無長慮遠馭之策。臨敵死鬬下。猶爲逃罰。乃近以傳奉起爲工部尚書。督採湖廣大木。此雖今日急務。在廷在外。未爲無人。奚必用罪人樊繼祖耶。嵩宜力爲陛下陳之。何未聞其出一言乎。朝廷於大臣贈官贈謚。爲勸懲大典。雖身後不少假也。北虜任雖久。曾經論劾者。不許濫薦。已故兵部尚書張瓚。在任無一善狀。屢被疏劾。上負國恩。下遺邊患。明刑俾逸於生前。顯戮宜行於歿後。顧乃典禮加隆。贈謚兼備。又已敕前京兵部侍郎呂柟。未究厥施。宜降恩典。乃奉明旨。呂柟罷職。夫褒善增呂柟之秩。可以勸善。嵩皆無一言。則又將焉用此相臣爲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辨之不早辨也。今聖明在上。嵩豈敢有他志哉。願聖省益隆。務和讓於下。區區外侮。有不足攘者矣。

疏入。帝大怒。責其謗訕。命對狀。怡惶恐請罪。帝怒不解。杖之闕下。復錮於詔獄。尋釋之。

勁嚴嵩疏嘉靖二十二年　周怡

疏入。帝大怒。責其謗訕。命對狀。怡惶恐請罪。帝怒不解。杖之闕下。復錮於詔獄。尋釋之。

旱災陳言疏嘉靖二十三年　張永明

臣竊惟古昔盛治之世。未嘗無水旱。而卒不爲災者。人事修而防患豫也。特民飢挈流離而後議之。則既晚矣。臣等謹集衆思。講求所以弭災防患之道。列爲五事。伏乞聖明裁照。得爵京國家鴻業。肇基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兩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雖邑補地方幸甚。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有言。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之漫隨。亦已照之悉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當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之。庶幾感故官者爲民而立者也。茲天降旱災。民庶艱食。孟子曰。受人之牛羊爲之牧。而立視其死。臣等何所逃罪晚矣。臣等謹集衆思。講求所以弭災防患之道。列爲五事。伏乞聖明裁照。得爵京國家鴻業。肇基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兩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雖邑補地方幸甚。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有言。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之漫隨。亦已照之悉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當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之。庶幾感故官者爲民而立者也。茲天降旱災。民庶艱食。孟子曰。受人之牛羊爲之牧。而立視其死。臣等何所逃罪晚矣。臣等謹集衆思。講求所以弭災防患之道。列爲五事。伏乞聖明裁照。得爵京國家鴻業。肇基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門。兩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雖邑補地方幸甚。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有言。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方之寄者。故或倚法以朘削小民。或越分以勞役丁卒。行戶有和買之擾十不償五。坊廂有供具之費。月無虛旬。宴席太豐。饋文太侈。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敕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飭修省。奢識裁然。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爲則。至於在外郡縣。與民尤親。利害尤切。不得其人。其敝不止於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加察訪。其有貪污酷虐。龍鍾無能。不勝任者。即不時論劾議擬降黜。再乞申敕吏部。加意受災地方。遇有正官員缺。即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酌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攸賴矣。二曰節省民力。竊照江南財賦甲於天下。而江南民困。甚於昔時。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徵。無名之斂。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均徭里甲徵銀。在官謂有書册事例。而營辦支應。重復搜民。經過使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饋贈。驛遞關文之胥濫。舡隻夫馬之縴拽。無非取諸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徵糧常制。推剝多端。逋欠正供。重庭部使。催督愈嚴。逃竄益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內府各監局。并工部近役。有內府各監。并外關司鋪戶人夫。曰夫差。有輪年里甲徵銀。上撥支應。曰撥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於多門。經用苦於無制。是二縣之民窮尤甚焉。臣等涉歷未廣。咨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於事情之雖遠。弊竇之隱微。其所未知多者。若不及今急爲疏濬興革。竊恐江南之民無安日矣。乞敕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工二部。通將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二簋可用享。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過慮。以爲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當事之臣。所宜悉心體國。毋泥繁文。毋避嫌怨。要在修舉廢制。劉革苛法。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臣等不勝惓惓。三曰博采荒政。皆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蘇軾曰。照寧之救荒。費多而無益。敞得所據。集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奎。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誰按河奎、右劄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於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警。歲省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夏。河奎復爲敵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創建大業。成祖文皇帝威加海內。逐北追亡。敵衆救死不暇。而又收復河奎。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奎內寧謐。土地沃饒。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而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有懾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敵編筏渡河。剽掠宣、大。牧馬十二年。擾衆大入。自後常牧奎內。陵慢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尋欲征之。而未能。使敵人資農。得以據爲巢穴。翦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奎則逼宣大三鎮。入奎則撓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榆亂之功。天將有意於皇上也。夫河奎自三代以迄於今。世所稱守。以界中外。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田宜穫。頃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俾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查強敵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安得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我皇上德

添設大臣一員。分巡督理。其後漸爲一員。事繁勢重。宜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況巡轄既遠。則聲雅無聞。句容太豐。儀文太侈。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敕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飭修省。奢識裁然。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爲則。至於在外郡縣。與民尤親。利害尤切。不得其人。其敝不止於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加察訪。其有貪污酷虐。龍鍾無能。不勝任者。即不時論劾議擬降黜。再乞申敕吏部。加意受災地方。遇有正官員缺。即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酌限供職。庶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攸賴矣。二曰節省民力。竊照江南財賦甲於天下。而江南民困。甚於昔時。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徵。無名之斂。又再倍之。其尤病者。均徭里甲徵銀。在官謂有書册事例。而營辦支應。重復搜民。經過使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饋贈。驛遞關文之胥濫。舡隻夫馬之縴拽。無非取諸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徵糧常制。推剝多端。逋欠正供。重庭部使。催督愈嚴。逃竄益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內府各監局。并工部近役。有內府各監。并外關司鋪戶人夫。曰夫差。有輪年里甲徵銀。上撥支應。曰撥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於多門。經用苦於無制。是二縣之民窮尤甚焉。臣等涉歷未廣。咨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於事情之雖遠。弊竇之隱微。其所未知多者。若不及今急爲疏濬興革。竊恐江南之民無安日矣。乞敕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工二部。通將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二簋可用享。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過慮。以爲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當事之臣。所宜悉心體國。毋泥繁文。毋避嫌怨。要在修舉廢制。劉革苛法。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臣等不勝惓惓。三曰博采荒政。皆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使各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蘇軾曰。照寧之救荒。費多而無益。敞得所據。集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奎。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誰按河奎、右劄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於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警。歲省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夏。河奎復爲敵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創建大業。成祖文皇帝威加海內。逐北追亡。敵衆救死不暇。而又收復河奎。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奎內寧謐。土地沃饒。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而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有懾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敵編筏渡河。剽掠宣、大。牧馬十二年。擾衆大入。自後常牧奎內。陵慢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尋欲征之。而未能。使敵人資農。得以據爲巢穴。翦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奎則逼宣大三鎮。入奎則撓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榆亂之功。天將有意於皇上也。夫河奎自三代以迄於今。世所稱守。以界中外。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田宜穫。頃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俾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查強敵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安得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我皇上德

遼三皇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蒐發帑銀。以濟邊圄。凡所以攘御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非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裹度尚以爲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非但裹度之比。可使強敵猖肆若此哉。夫貔豕之牙。爲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攖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伏祈敕都會集朝廷。詳議可否。如蒙采納。速賜施行。蓋選將材。儲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糧。方議修築。今臣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娶。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十年之謀也。敵在套中。生長日滋。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備。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敵。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塞水。一朝潰決。盤涡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備。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敵。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塞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揚武威。驅除外患。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敵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榆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而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驕蹇。矢道同的。礮火激烈。電擊雷轟。敵纔有發。旬月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昧。謹陳復套數事。伏惟皇上裁擇。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一曰定廟謨。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監三代而撫四夷。非漢唐所能彷彿者。此正大有爲之時也。而閫外之臣。迺不能奮揚威武。迅擂強梁。以厭中外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竊恥之。夫河套者。敵之巢穴。生民之福本也。蝎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單弱。豺糧莫繼。藏掠之民。往往爲其先驅。是敵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貨殖日裕。南侵之禍。深有可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貸裴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聖明先定此志。如廷臣詳議。以爲長治久安之計。非行天討。以除暴亂。以清朔漠。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爲險。修築墩堠。一如榆林守邊之義。且講求電政。連營衛所。處分戍卒。實邊民。牆壍既固。耕種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敵之強也。來不能禦。敵之弱也。去不能征。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四曰。選將材。夫難之事。而慱博選謀。獻忠勇之臣。付以閫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始見斯集。曰前震蕩。勢必難支。此親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諸臣。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駐牧之強敵。敵倘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廣兵牧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掎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面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敵如復譬面來。我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榆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而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驕蹇。矢道同的。礮火激烈。電擊雷轟。敵纔有發。旬月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爲險。修築墩堠。一如榆林守邊之義。且講求電政。連營衛所。處分戍卒。實邊民。牆壍既固。耕種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敵之強也。來不能禦。敵之弱也。去不能征。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四曰。選將材。夫難之事。而慱博選謀。獻忠勇之臣。付以閫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始見斯集。曰前震蕩。勢必難支。此親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諸臣。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駐牧之強敵。敵倘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廣兵牧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掎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面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敵如復譬面來。我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榆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而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驕蹇。矢道同的。礮火激烈。電擊雷轟。敵纔有發。旬月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豫爲區畫。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每軍授一頃。聞一頃。是爲開田。以養地力。其沿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溝洫。畫井分田。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潦。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做井田之遺。廣溝通之制。普民易於稼穡。敵騎難以馳騁。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爲親敵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荒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敕部豫爲繪圖。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靡監管難。須及時防治。來年四月。先將近患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昭聖明無外之度。開以向隅。往師中肯綮。三民之仁。敷示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啟被擄之民。與同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往師中肯綮。三民之仁。敷示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啟被擄之民。與同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往師中肯綮。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敵之幌所河套也。逐水草以駐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料合蠶逼。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敵之時勢。我軍不得而預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駐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敵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撥槽秣馬。此我之時勢。敵不得而預之也。今之邊者。敵弱不乘。因仍息怯。敵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榆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而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驕蹇。矢道同的。礮火激烈。電擊雷轟。敵纔有發。旬月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豫爲區畫。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每軍授一頃。聞一頃。是爲開田。以養地力。其沿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溝洫。畫井分田。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潦。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做井田之遺。廣溝通之制。普民易於稼穡。敵騎難以馳騁。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爲親敵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荒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敕部豫爲繪圖。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事。靡監管難。須及時防治。來年四月。先將近患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昭聖明無外之度。開以向隅。往師中肯綮。三民之仁。敷示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啟被擄之民。與同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往師中肯綮。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敵之幌所河套也。逐水草以駐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料合蠶逼。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敵之時勢。我軍不得而預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駐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敵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撥槽秣馬。此我之時勢。敵不得而預之也。今之邊者。敵弱不乘。因仍息怯。敵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榆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而抵敵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驕蹇。矢道同的。礮火激烈。電擊雷轟。敵纔有發。旬月

果有智勇超羣。謀畧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非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爲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爲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於傷殘。且縱敵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敵所擒者。往往皆是也。請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敵者。雖無首級。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總臣等題奏請。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洗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捕滿剿漢。以恢大業。可坐而待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爲常例。如衝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役。其有異於庸人。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澡。嫌於見棄。而武功日競矣。五曰。任官館。夫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材。而後可與建非常之業。兵馬錢糧。百需匱易。況興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敵。以拯數百萬生靈之命。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寄。萬萬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裹裹。殆又難矣。抑求其師貞丈人吉。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養天下帥民從之。悅萬邦也。臣嘗庸愚。不知戰陣。謀蒙聖明委任。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以救負山恐墜。簡命益夜。發憤期少補報。而不可得。然非敢自謂臣之材能。足以辦此。蓋強敵憑陵。據我成造。比年猴敵賴焉。今秋於寧盩定邊。亦嘗舉此。兩挫強敵。故來降入口云。敵人甚畏此器。言每年舉子。不似今年舉子利害。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盔口破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槍二萬根。長槍二千根。生鐵炸破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裹裹。庶可摧折強敵。恢復故壃。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破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爆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槍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而盔口破。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爲禁邊破敵之公器。伏乞敕都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撫鎮官。於山陝等處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面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敵技精強。我軍羣懦。萬金之功。未可必也。

疏入。得旨。敵據河套。久爲內患。昨邊議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敵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覆許。久方纔題發。這撫鎮等官。協心同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牆千里。沙漠。與宜大地勢不同。只著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銀。不許浪費。

復河套議　嘉靖二十五年　翁萬達

臣惟河套本中國故地。成祖三征漠北。殪其部落。舍黃河。衙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已至渝失。然正統弘治間。我未守。彼亦未取也。因循曠地。守指天險。失沃野之利。弘治前我猶歲歲搜套。後乃任彼出入。蟠據其中。游牧生養。譬之爲家者。成業久矣。欲一舉復之。勢乃不易乎。夫提軍深入。山川之險易。途徑之迂直。水草之有無。皆未熟知。我軍出塞三日已疲。彼騎一呼而可集也。我軍數萬衆。緩行持重。則彼備益固。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即得小利。歸師尚艱。倘失禦海。全軍殆矣。彼邊徙遠近。皆常一戰之後。彼或保聚。或徉遁。須時動壁壘相持。乍合乍離。終不渡河。我軍於此時。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數萬衆出塞。

亦必數萬衆援之。又以驍將通糧道。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驟者彼所長。守險者我所便。弓矢利於馳騁。火器利於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騁於賀沙白草間。大非計也。議者欲盤六萬衆爲三歲期。春夏馬瘦彼弱。我利於征。秋冬馬肥彼強。我利於守。秦蒐秋守邊。三舉彼必遠遁。我乃拒河而守。夫馬之肥瘦。我與敵共之者也。即彼弱矣。然坐以待之。懼其極壁我也。及彼強矣。又懼其報復我也。其六萬之衆。千里饋人。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帶待三乎。即三舉三勝。彼敗而守。終不渡河。版築亦無月也。議者見近時出征。恆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寇不深鏡。遂以套爲易復。然出征因其近塞。可以乘其不備。勝則速歸。否則舉足而向卻家門。復套則深入其地。後援不繼。事勢異也。往城諸邊近我土。彼原不以爲利。套則其四時駐牧地。彼肯委然而已乎。事體異也。曰伺彼出套。據河以守。時先酌築渡口垣鄣。以次移置邊堡。彼咎弦十餘萬。豈肯空套而出乎。築垣二千餘里。豈不日可成者乎。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兵非千人不可居。而遊徼瞭望者不預焉。當三十萬衆不止也。況循邊距河。動輒千里。一歲食糜億萬。自內輸邊。自邊輸河。飛輓之艱。尤不可不深慮也。若使彼有間隙。我乘其敝。從而擊之。未嘗不可。今塞下喘息未定。議奏。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二十五

重論復河套疏嘉靖二十六年

臣按鎮撫諸臣勤議復套事宜。所見略同。然展轉因循之說。間亦不能無也。臣率欽俛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吐露。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預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疲。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道我皇明。蓋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寖疎。敵因竊據。漸致繁衍。蓋人畜之孳息者既蕃。而擄掠中國男婦又衆。以此宵廬四望。勢益盛強。遂爲門庭勍敵。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衝。幾何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洮岷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視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於今。山陝遼薊之間。殺掠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敵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敵人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材。而後能建非常之業。敵時剿掠。經略未遑。不惟苟安之可恃。抑亦智窶者之無其人。是以敵人猖獗至此。今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孜孜勤勤不息。故嘉納復套之奏。即下之臣等其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我師氣倍。而強敵且畏。道衆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此舊疆。以除鬲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實鞏邑圖。

附錢

議竹鐃復河套疏嘉靖二十六年

臣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己。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實。夫河套延袤二千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牆。其功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冰合。然後防河。鑒

冰窖墩、鹽冰窖垻、比之守禦、易省三倍、此薊、遵、保、薊、寧夏、河曲、保德、現有恢規、一可也、敵人巔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爲敵國、我則脅烽連燧以爲守、城郭溝池以爲固、敵馬地凍草枯、騰騰以減、春時冰解、尤甚飢贏、我則閑厩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銳銳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遍往速襲、其營帳、掠其牲畜、敵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放牧、則河套之半、已非敵有、此近時名將王效、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於舟師、若採宰山之木、下閘蜡之筏、大造戰舸、嫻習水戰、遇出敵後、躡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騎、重募死士、風雨昏夜、毆擊其疊、敵益擾擾、三可也、寧夏地饒利擅、堰殺粟可儲、儻餉之害方船而下、沿河而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百倍、四可也、金陝屯地多極磽瘠、可勝數、其蓋茲奎來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脊、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以屯田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閒曠、以營田之法推之、比諸瘠鹵、利當以倍、半日則併營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餉、套復則移營田之人、耕墾沃壤、以實邊堡、五可也、濟農諸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強、然敵人之情、利在剽掠、東馳西擾、北襲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壬寅、庚午辰、套內殆空、俟其旺出、縱遣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遮徙、俱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敵縱糾集部落、來還報復、然鞍馬之技、難用於洪濤、渡舟以浮、難當夫戰艦、比及河凍、諸堡已完、如前而守、焚蕪草、塞千里赤地、敵望必絕、六可也、

疏入、得旨、敵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懷胥吁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今甘銳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

陳邊務疏　嘉靖三十年　胡松

臣竊惟去秋諸達掠興鳳、即傳箚徵兵、赴期深入、守臣皆愁聞之、而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壓境、始以求貢上聞、又陰致賄遺、令勿侵己分地、冀嫁禍他墮、今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置重典、以屬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逃漠北爲敵用、今宜招使歸、有擒畜産器械來者、聽其自有、更給牛種費、優復數年、則我損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指面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強敵哉、大同最敵衝、爲鎮邊者、皎諳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給祿廩、使得收召猛士、養食健丁、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輕遷、必不爲苟且旦夕計、而邊圉自固、又必稍寬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輕動、以顯其成功、至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寇諜獲於山西者、已數十人、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彼無不知、今宜眞發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部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強弱虛實而陰爲備、又寇貧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額布勒道種、予善地以繫其右、使首尾擊良、自相猜

楊繼盛　請罷馬市疏　嘉靖三十年

臣謹奏爲乞賜聖斷、罷開馬市、以全國威、以絕邊患事、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用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況臣實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

苟避禍患、箝默不言、竊惟去年套寇不遵天道、大肆猖獗、殺我城關、殺我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讎、茲者非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廓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讎、以雪城下陵寢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諸達來開馬市之害、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皇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勝仰天大呼、唱然長歎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北敵、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蓋茲奎來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脊、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爲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敵寇賓服、尚不可言及此、去年入犯、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讎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讎、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怨、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讎、一可不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既下、臣民所共知、四方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其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翻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遏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積器械者爲何、不有以狐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諸達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達來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讎、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讎、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卿相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號召、誰肯興起、此隳豪傑効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慍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外齊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積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解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接攜武之心久矣、一旦雖有外交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私通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懼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弱、益玆小醜、尚不能服、舉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達衆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猝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口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北敵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諸達之性、詐變無常、謀深計巧、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懇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同市、彼遠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即行猖獗、擾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境、而從言別部落入犯、未可知也、或以

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期有分外不厭之求。又來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恐脅乎我矣。此盜賊人狡詐之計。九不可也。彼地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官府延接等處。定不可能。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彼地之馬已遍中國之財告乏。將安取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彼地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夷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啙。許之。再有所謂。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即違約。則彼之入犯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執謂詰遠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隘厥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發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輒避事。不足以副之。心欲持行而手足掣揮。良可深恨。此事係國家盛衰之機。臣敢竭愚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七招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敵人之志欲難縻。非馬市小利。足以繫屬其心。上乎。然敵人之入與不入。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何以深入。此諸達於閣前。驅戎馬於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面亂宗幸甚。下面臣民幸甚。謹奏。

與變請罷奸臣疏嘉靖三十二年　趙錦

臣惟春秋日食三十有六。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頃者又言以貪暴之貶。廟跡禁扉。大學士嚴嵩。復以奸佞之雄。機登台鼎。佔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百官懼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嗟。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敵人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遇酆。湯之伐葛。伯禹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昔如人身。四肢俱皆癢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砭石。終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敵人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敵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犯。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賊多搆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掠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奇蚌之利。是昔性亦譬敏。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言而不信。必以爲當有可用之賢。而關於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古姦雄亂政以來。惟恩惡是酬。惟貨賄是好。政權悉歸於竊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士之搖克日衆。而卒伍耗弱。封疆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贓證非賂不得。而國是日淆。墓臣憚險中之禍。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敵再入境。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與征著之不勇。誤事之禍。何

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姑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因目前之寵。敵縱背約。再爲此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尊位之重。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敵人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事權既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諫重據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瀆哉。若防守而敵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敵人之入與不入。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何以深入。此諸達於閣前。驅戎馬於海外。使彼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面亂宗幸甚。下面臣民幸甚。謹奏。

超錦

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智貪墨之風而闔閭日見其慈急十數年以來使陛下欲致太平則舉臣不足以承德於左右欲靖外敵則將士不足以御侮於邊陲財用已竭而外患未見其稍寧民困已極而內患日滋其將作蓋古者雖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陛下孳孳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非當之奸邪何由以致之臣願陛下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當早賜罷黜以應天變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怒下錦衣獄拷訊斥爲民

請誅賊臣疏　嘉靖三十二年

楊繼盛

臣聞奏爲國賊天恩捨身圖報乞賜速斷早誅奸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邊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陳聞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嚴威屈問官將臣手指椓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加降誡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嚴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遇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越不專於我敵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職大學士嚴嵩益植黨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患惟諸邊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諸邊者邊圉之盜疽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諸逆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資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僧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掩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威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納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宜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古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月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執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於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譴告之心亦恐息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實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省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敕不得平章國事故戒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衙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惡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加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于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

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竊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斥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能之皇上罷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緊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皇上之恩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壽則稱若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嵩曰爾有善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興若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刊板行爲首十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謂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擬嵩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遨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拜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批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洩所以旨意未上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鐃稟事於嵩日昨御史蔡樸劾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擬本已具揭帖與東樓開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剮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收補卻奏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倉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對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兩閻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竊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若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鼂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仝其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設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明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嵩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朝七首級功造册徼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嵩鶚替陽又告僻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從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與鶚皆世蕃子也隨任繇寄未聞一日離家宰軍門乳臭孫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僻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待堂後府印信黃

如桂得躁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御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倫既作。倣倣成風。將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治之在嵩貪曰。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鉗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請追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諳達聞知。豈敢輕犯京師。此番乃受嵩銀三千兩。威逼兵部。鴈爲大將。及鸞冒哈升爾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蔭子。嵩父子彼時皆自誇以爲有嵩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嫉侮於嵩。故嵩皆自嘆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嵩之心。恐其敗露連累。殆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竊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嵩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嵩之心故耳。是勾賊背逆者嵩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施得乎。逆賢受上賞。逆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敵人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仲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兵寡。必將勦本逐嵩與世蕃先者。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是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舉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是雖舉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特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殺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勦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竊職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舉詩兄中書舍人徐纁。能勦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劾留用。夫應劾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能勦。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能勦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罷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是勦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勦陟之大柄。人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攝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徼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璫用事。始爲少

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蹐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惡斁者。雖貢如盜蹠。而亦鷹揚。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媚縫者以爲有才。廉介者以爲矯激。奉公走者以爲躁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徒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好。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好。而取至賊之心。無怪其蔽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貲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欲蠲之舉。遊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貲。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逐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蠱合聖志。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壅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是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舉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是雖舉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特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殺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勦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竊職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舉詩兄中書舍人徐纁。能勦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劾留用。夫應劾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能勦。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能勦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罷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是勦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勦陟之大柄。人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攝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徼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璫用事。始爲少

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蹐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惡斁者。雖貢如盜蹠。而亦鷹揚。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媚縫者以爲有才。廉介者以爲矯激。奉公走者以爲躁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徒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好。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好。而取至賊之心。無怪其蔽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貲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欲蠲之舉。遊觀宴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貲。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逐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蠱合聖志。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壅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奏章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即先有術以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是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舉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是雖舉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毀哄。以安其心。汝夔亦特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殺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勦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竊職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舉詩兄中書舍人徐纁。能勦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劾留用。夫應劾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能勦。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能勦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罷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何哉。是勦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勦陟之大柄。人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攝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徼外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璫用事。始爲少

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嵩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斃耳。然不知國之有嵩。如國之有旁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頓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忠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已前丞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陳胠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慘戮。家業零落。幸復令職。方纔十月。臣雖至愚。豈不知興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屢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僞俾。萬一之功哉。願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發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嵩與嵩黨已爾。死猶當伺在。嵩之奸惡。又倍於嵩。將來爲禍更甚。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鑒臣之言。察嵩之奸。革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論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設以專擅亟罪。以正國法。輕則論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諸逆前既聞逆黨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邪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緊諸逆之頸。易於探囊。何憂其不除。邊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賫。謹入。得旨。這廝因論宵悚。怨撫拾浮言。恣肆瀆奏。本內引二王爲詞。是何主意。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著。究問明白來說。

議擬種馬應用疏　嘉靖三十七年

臣照得倭夷連年入寇。長江南北。橫被殘破。臣身在草野。竊懷隱憂。不意罪屢之餘。謬蒙錄用。感遇酬知。是臣盡節效命之日也。敢不夙夜以圖報稱。除臣召募兵勇。分據要害。區畫錢糧。設處戰船。繕葺城垣。精利器械。申嚴防禁。慎遣哨探。一切可以權宜。遵奉欽依。徑自區處。不敢陳瀆外。伏照江北原隰曠野。本爲騎射之地。倭夷兇狡。善於衝突。我兵新集。營陣不堅。必須借以馬力。用爲前驅。主客之形既殊。馬步之力且倍。以逸代勞。理無不克。往年參將王介收功。亦以馳騎之力。節據選募新兵。雖勇敢善鬬。苦稱無馬。難以待敵。臣查得前任巡撫都御史蔡克廉。先於嘉靖三十六年題該兵部覆議。題奉欽依。許於種馬內暫借應用。已經欽遵施行外。緣今錢糧缺乏。收買無資。春氣已深。措處不及。臣趁欲得於各屬種馬內選撥一二千匹。暫時借用。分給各兵騎坐。以備馳突。期以二月初旬領出。至六月終交還。實爲便養。不致瘦損。無虧於孳息。而有益於戰守。挨之事理。似亦相應。如蒙皇上軫念重地。敕下該部。容臣於種馬內挑選給騎坐。依期交還。庶兵威益振。士氣自倍。倭夷知警。而海防有賴矣。

議設狼山副總兵疏　嘉靖三十七年

疏入。帝從之。

500

臣謹議得淮揚地方濱臨江海陸通鳳泗水達瓜儀而狼山一帶上控下接尤爲適中要害之地添設副總兵控制形勝援之事體委屬相應但隔離江南水面聲遠地既分屬人自爲謀江不可以救分而責容易於他諉萬一賊乘風迅揚帆中流伺間突入流毒內地既乖共濟之義安望協助之力況節經移咨會議事體畫同終難歸一合無查照部議比照金山事例添設副總兵專制江北水路自瓜儀周家橋掘港北由掘港以北遠至雲梯供爲屬地比之江南尤爲閫遠就使添設副總兵若非偏裨得人地廣兵分亦難遙制且查大河口徐稍營廖角嘴等處懸接大洋厥繇倭患風宗朝設立備倭營參運絡雖武備盛弛而規制猶存又鹽城縣治厥臨海澳尤爲淮安扼塞此地不守則淮揚高寶皆可長驅先年議設把總一員近復調取邳徐淮泰軍民兵勇暫委閒住將官往來防禦遠亦有見於此查得江南既有副總兵又設參將二員及把總八九員各領兵船分屯要害今江北地勢較腴而關繫尤重據其事體似應比照但屬不在民間其在當家可知也陛下試令人查檢當家恐當宮於帑藏者此其數滔天賴陛下英斷斥之使去猶恃乾兒之愛所得鑿窬鉅萬盡寄當家蓋造大房居皇城之西顛歷上游而當收之入己略無顧忌遣令數人護送文華南還比至徐州即發座船恐嚇州縣私役民夫及支供給之費當之敢讓私人類如此此其護黨與之罪四也天下諸藩皇有司歲時問安當家恤以千數不得不接處民財民財日困則當家日富絡繹遣人解回江西動起關文騷擾驛遞此其害地方之罪五也自當貪黷不廉一時嗜利無恥之士漸出其門昏夜乞哀或以五六千求改要地或以七八百典選美官士風大壞官箴日喪緩急不得賢才而當猶洋洋坐政府自謂得計回視要地皆彼腹心莫敢出一語即有能自振拔者又懼禍不測不得不隨風而靡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夫此六者罪大惡極釀成禍階徒以當之奸邪善能變炫名實擠人死地而世蕃以市井無賴之徒入市攫金逢迎父惡恬不爲怪一時臣子非受當父子之舉則畏當父子之奸誰肯爲陛下言之臣待罪刑曹宜諳奸監平生讀忠孝書蓋熟聞致身之義矣臣豈不知此疏一入縱陛下知臣忠直而逐許奸臣之意一有讀者立可陽頒致死況臣羸弱多病尤易傾危加之以親老無子孤立異鄉寧不自愛但有感於聖明則在上奸佞不忠而諸臣忠得忠失動以及身之禍自委有君無臣實可憤惋臣故不論一身利害冒昧上陳爲天下蒼生懇祈聖主速賜乾斷以求安攘實效臣之微軀何足惜哉倘蒙俯垂採納乞敕九卿科道從公會議數當罪狀取自上裁庶陛下勞心焦思不爲無益將見人心發然思奮三軍之氣倍增而邊防漸可修舉官僚漸可愛惜國用漸可充積黨惡漸可消除地方漸可寧謐貢才漸可效用矣臣不勝激切惶懼之至

疏入下詔獄謫戍南寧

論嚴嵩獄君誤國疏嘉靖三十七年

臣謹奏爲奸貪輔臣主持邊塞致君誤國大負聖恩懇乞宸斷早除兇惡以圖安攘實效事臣近見北敵寇邊財用詘乏廵邊臣屢下明旨究治威發所向遂令言官糾劾邊臣屢下明旨究治威發所向遂令言官糾劾邊臣屢下明旨究治威發所向遂令言官糾劾

條上定策備邊疏　嘉靖四十年

楊博

臣竊惟敵騎入犯多在涼爽之時防禦機宜貴審緩急之勢今之九邊以薊鎮爲第一蓋腹心既安四肢自無可虞以故廣調各鎮之兵爲之戍守多發度支之糧爲之餽給精選驍健之將爲之捍禦仰荷聖皇深思遠慮所不至臣等何容別議今據宣大總督李文進所奏止是永什卜島紳巴雅爾三部之兵其酋諳達黃台吉巴圖爾倂士蠻俱各未見蹤跡鷙鳥將飛必戢其翼甚爲薊鎮之慮臣等謹將大同薊鎮應行事宜條列上請伏乞聖明俯賜採覽一、大同所犯之敵數本不多本鎮兵馬已經總督李文進先期分布似爲有備臣等近又移文巡撫陳其學總兵官劉漢令其緊盯潤野以固其守設伏出奇以挫其銳分精兵以搗其巢簡羸少以邀其馬隨機應變計日下必當遠遁據李文進所請宣府遊擊孫輔大同遊擊周賢文入衛遊兵二枝另本酌量議處一、敵犯薊鎮必由白羊口三岔口一帶哨探一節全在宣府獨石參將蓋薊鎮止得其情獨石則得其形知之既早豫於古北黃花鎮等處加謹防禦所關先則制人自保無虞合無容臣等仍行宣大總督李文進巡撫遲鳳翔總兵官李賢督率參將劉國多差人役遠爲哨探但有東行蹤跡即便飛報本部以憑調度一、薊鎮各區臣博先任總督之時每區定擬兵備副使會事一員爲之監督連歲督臣行臣之計日益詳密但防秋之後未竟定擬賞罰誠恐人心懈弛關繫不輕合無容臣等備行總督楊選巡撫張玹嚴行副使溫景葵紀公巡粟永祿李尙智張邦進伊介夫各照地方用心督理一切兵糧事宜悉總徑自區處督撫官不得遙制一、昌平鎮居庸鎮邊黃花鎮三鎮與宣府懷來延慶永寧四邊界相爲脣齒宜大總督每當秋近移住懷來正爲南山之備但事在南鎮未免互分彼此必須聲勢聯合事方有濟合無容臣等備行宣大總督李文進仍駐懷來如果賊犯薊鎮古北口一帶宜府別無聲息即便多發精兵星馳援應若止犯延永逼近南山就將各枝兵馬分屯薊鎮慮上協力固守但使匹馬不得入關即爲首功一、薊鎮總督巡撫揭報本部每以主客兵馬饑糧十分缺乏爲詞事在戶部臣等不知其詳審據公差人役皆稱現差科道查勘戶部候查明之日方議處發但今事在燃眉師行糧從時不可缺合無容臣等備行該部將昌平薊州二鎮不拘銀兩潛糧作速運發以備目前之用俟科道查勘畢日一併計算一、薊鎮燕河冷口一帶逼近遼東敵若自東入犯薊鎮督撫官相去隔遠調度自不能及即使有兵可發千里赴援不惟無以濟事亦非兵家常算合無容臣等備行遼東都御史吉總兵官祝續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派州京營選定兵馬三枝如果有警處給盔甲一面啓行一面奏聞澄會行總兵官畢冒即將本處兵馬整搠停當如果敵犯燕河等處不必候調徑自領兵前來策應至於一切戰守機宜臣等逐一參酌徑自舉行不敢一一煩瀆天聽疏入依議行

議貧臣以消民怨疏　嘉靖四十年

林潤

臣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內帑空虛邊儲匱乏朝廷特敕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於不得已之計也若懋卿者潔己奉公使上不失國課下不失民情斯爲大臣謀國之忠也顧乃自蔑憲典所過屬縣苞苴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縣各有遞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爲鹽商雲集多係富大逸保山西之人無嘗常使候接則勢有不能臨警方行徵調則緩不及事其在今日必須別爲規畫方克有濟臣不揣膚淺僭陳十事伏望皇上俯賜採覽敕下遵行一、議處督總總標下親兵

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內帑幾何而擾入於私囊者如此豈貧無厭背公營私其爲罪一也平民李守諫告王鏊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鏊等親提面審定罪發府鐫等擅逆禮銀三千兩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己以振頹百僚而乃暴露賊私玷辱風紀其爲罪二也懋卿在揚州明知巡撫劉采詔貪殘過甚則以爲奇貨而挾之乃對府官作冷語曰吾將劾之使采詔聞風自罔承餽賂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得其懽顏又往鳳陽鐫陵費無紀此倚修縱肆反浼悖禮其爲罪三也且陵鑅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艷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册稽遲廚役蔡經假酒欠燃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此殘忍酷虐不恤怨言其爲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饑殍盈野懋卿目擊其彫略不加動念仍貪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陵重斂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揚州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潛逃貧者流竄鹽商亦相率而逃懋卿查驅遊緻人已不堪而又加撫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爲亂此動搖邦本斷傷元氣其爲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邊近側目伏乞敕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矣

疏入帝不納

議分布西北防秋兵馬疏　嘉靖四十一年

楊博

臣等竊料今秋敵情第一則垂涎薊鎮其次則側目山西蓋緣宣大二鎮道條之甚無可劫掠保定三關阨隘之險難以突入以故薊鎮山西雖春夏之交猶當戒嚴況茲秋高月朗萬一不慎未免墮其計中臣等夜繹思惟各該總督鎮巡官在薊鎮則盡地分區步兵拒牆擺守騎兵按伏援應以守爲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添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扼陽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荊等關以戰爲守又慮獨石三間房白草川一帶實敵騎入薊必由之路宜成參將劉國多方哨探不時馳報又恐幾輔地方倘有緊急各處之兵不能猝至備行宣大總督江東移駐懷來以備南山一帶宣府鎮巡官馬芳趙孔昭移駐隆慶以便策馳抵關大同鎮巡官姜應熊陳其學候報移駐懷來以便馳入居庸山西鎮巡官吳兌楊宗氣候報移駐廣昌一以馳入紫荊一以馳援宣鎮保定巡撫李濂移駐易州總兵官祝續移駐浮圖峪以便馳入派州京營選定兵馬三枝如果有警處給盔甲一面啓行一面奏聞至於一切戰守機宜臣等逐一參酌徑自舉行不敢一一煩瀆天聽疏入依議行

修上經略薊鎮善後疏　嘉靖四十二年

楊博

臣竊惟薊門密邇京陵自庚戌敵變以來議守之計獨詳議戰之計稍略即如昨者三河平谷之警仰仗聖皇在上天威震疊風雨助順兵將爭先以致孤山之連戰古北之一擬誠自來未有之事但各兵一時雖稱雲集多係宣大遼保山西之人無嘗常使候接則勢有不能臨警方行徵調則緩不及事其在今日必須別爲規畫方克有濟臣不揣膚淺僭陳十事伏望皇上俯賜採覽敕下遵行一、議處督總總標下親兵

臣等議得近日胡鎮孤山之戰、多得標兵之力、但軍門俺設標兵、止有一枝、其總兵巡撫原無標兵、以臣標見此等勁兵、必須新舊總設五枝、計該一萬五千名、操演精熟、方得實用、今無將總督劉燾下再添標兵一枝、總兵胡鎮、何淮、巡撫温景葵下、各設標兵一枝、每枝務足三千名、或於各區現兵內挑其精銳、或於各處家丁壯漢內多方招募、合用銀兩、就於山東河南民兵銀兩動支、不敷之數、作速具奏、聽本部與戶部會同計處、臣等又惟經始之初、全在得人、除參將王孟夏、現管總督標兵外、會得參將黃演、塘管總督下新添標兵、守備盖一元、塘管總兵胡鎮下新添標兵、原任參將李康民、塘管巡撫温景葵下新添標兵、遊擊王世英、塘管總兵何淮下新添標兵、一切應行事宜、就聽演等以次經理、此後遇有警報、總兵官胡鎮即將五枝合爲一營、相機勦殺、一議處各鎮入衛邊兵、臣等議得延綏、寧夏、固原、宣府、大同、遼東、保定、七鎮入衛兵馬、初調之時、人強馬壯、甚於薊鎮有濟、即如嘉靖三十三年、臣摶在古北口等處、與賊相持、大率多得邊兵之力、乃今因循既久、人心玩惕、徒有三千兵馬之名、殊無三千兵馬之實、或以老弱參應、邊人必歡動、工效可稽、其原設壘寨、亦要通行查明、但有不堪去處、一體修理完固、一議處薊鎮獲功賞格、臣等議得薊鎮、昌平、密邇陵京、比之各邊緩急不同、敵騎侵軼、勢必聚衆方敢深入、亦與各邊等頓、以故先年本部題准、敵入內地、與邊方陞賞不同、拒敵不得入邊、雖無斬獲、然准一體世襲、意誠有見於此、合無今後除村莊壯夫零斬敵級、仍照舊例陞賞外、其官兵與敵大衆血戰、臨陣斬獲、如薊鎮等近日之功者、頭腦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五十兩、所獲馬匹器械等項、盡數給與本人充賞、各邊不得援以爲例、一議處朶顏三衛、臣等議得朶顏三衛夷人、邊來陽順陰逆、專爲北敵轡道、雖即猶豫巢穴、不爲過患、但中間情狀不一、有畏敵勢而曲從者、有得敵情而傳報者、玉石不分、又非國家懷柔之意、合無總督薊鎮巡官榜諭朶顏三衛都督等官、汝等父祖、皆知做泰天道、證衛朝廷、故與汝土地、賜汝敕印、每來朝貢、則厚加賞賚、恩德如天、夫何汝等後人、翻向北敵、甚至勾引入境、今後傳等各宜照汝父祖效忠守法、如遇諸逵、黃台吉等到汝營內、果能設計擒斬、函首來獻、定行奏聞朝廷、給與萬金、如仍前悖逆、彼時勦汝、不要後悔、總督薊巡官一面將曉諭過緣由、咨部查考、一面將應撫應勦事宜、明白具奏定奪、疏入依議行。

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疏　嘉靖四十二年

臣會同總督廣閩都御史張臬、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邦珍、議照修政貴於及時、有備所以無患、福建地方、通自乙卯以來、倭寇紛紜、廣賊並出、因之民窮盜起、內外騷然、剿至興化之事、面頗危極矣、茲者仰仗聖皇神武、赫然一怒、次第蕩平、八閩之間、遂獲寧宇、十年之內、催見一時、若不乘此戰勝之暇、亟爲善後之圖、誠恐寇情叵測、事變靡常、必待患至而始爲之備、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擊肘多艱、噬臍無及、臣等用是大懼、莫敢寧處、謹稽諸舊典、酌之時宜、質諸輿論之公、參以一得之見、條列十有二事、上裨聖覽、實惠患除防之恩、忠爲久安長治之至計、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請自宸斷、速賜允行、則地方幸甚、臣愚幸甚、一曰、議復粟以抵外洋、照得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窺海、海中諸國、獨日本最爲狡猾、精我奸民、乘間內侵、不但此時爲然、蓋自洪武迄今、皆嘗受其患、查自福寧南下、以達漳泉、舊衙凡十一、置所

凡十四。設巡司凡四十有五。以控之於陸。又設水寨以防之於海。初惟烽火門、南日山、浯嶼三寨耳。故兵少而易調。後因倭患日熾。添設寨兵。增置戰船。於是有寨兵、有衛兵、有營兵、有哨兵。而兵數多矣。寨兵之額。舊止一千二百名。後增至二千四百名。分爲五哨。每哨領以把總一員。哨官五員。哨長十員。每哨戰船八隻。共船四十隻。每船兵額。舊止二十名。後增至四十名。每船設大將一員。副將一員。通計船四十隻。兵一千六百名。把總五員。哨官五十員。哨長百員。大將四十員。副將四十員。共兵一千八百名。寨兵之額。通計

防救普監督全省水陸軍事務與戚繼光同心一塲共濟時艱俟其年勞茂著績用有成超格擢用伏乞
聖裁六曰薦舉賢能以備任使伏惟爲政在於得人而見賢乃可授任方今聖皇壽考久道化成多士濟
濟隨試輒效固不必爲官而擇人也世人之才器各有不同而時局艱危亦宜歷試照得福建海道之官
最爲重任人所畏憚而延建二府紫稍善地比以山海之寇屢次傷殘鄉無完宇民樂從盜攘奚輯尤
貴得人知府周寶宣年躋一考海道副使郁被則任滿六年誠恐一旦輒遷別行推補卽係賢能克堪重
任而於海防事體境內民情豈能一旦熟悉今該臣等查得分守建寧參議金湖分巡興泉參議萬民英
鹽運司同知劉汝順漳州府同知劉宗寅皆夙抱忠猷才誠茂著素嫻軍旅人望共推且居閩既久民情
地利無不周知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遇有前項員缺卽將金湖等推補則任使得人
而於殘破地方眞有補矣七曰議處有司以圖治理臣惟安內攘外必先有司蓋其於民最親而民之緊
急最切如使拊循撫術防禦失宜民禍滋矣近該言官建議吏部題奉欽依通行撫按衙門將各該地方
凡才力不及幷貪污不職官員體訪既眞不時參論蓋誠有見乎此閩中戎事日棘更治日非徒以糾察
未遑懲創弗及方今外患始息內治當整有司官員亟宜議處除備良著聞俟其成績地方簡僻許其自
新不致濫及外該臣等查訪得某官刊政教之錄以沽名假餽遺之儀以射利才足濟貪敢多播惡某官
性資庸劣志氣卑污當民窮財盡之際惟峻法而取盈適力誅舉贏之秋獨興工以求悅政壞遷沒物議
沸騰此二臣者貪污不職所當亟爲罷斥者也某年力能鍾才猷頗純充耳無聞而命猶頻介紹措身無
地鞋步必假人扶精力消亡職業曠廢此一臣者年老有疾所當准令休致者也某官外著可觀中無所
取買辦軍需百求而百不給講求民瘼十問而十不知政已下移志非尙往此一臣者才力不及所當改
調閒散者也以上地方或爲省會門戶而當衝盜之藪安民弭盜必得其人乞敕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某等罷斥某官改調別選進士有才力者以補其任庶幾因地
擇材因才授事官守得職而民生有依矣八曰申明職守以振頹惰臣惟以民養軍以軍衛民三代以來
未之或改國初沿海地方衛所相望行伍充盈一切軍需莫非民力故出海有軍緩壞有窩隘塞有扼城
池有備凡以下捍民患上酬國恩也比來法令廢弛行伍空虛各該衛所官軍大
都架空不馴頑鈍無恥驅之戍行則恍然自失責之城守則恬若罔聞於是乃復以供賦之民受登陣之
役事之倒置未有甚於此者夫彼以積弱自名難於不教而戰水陸之防固無望矣至若要城自守力猶
可爲顧又所簽非所用所用非所簽則又焉用簽彼爲哉查得現行條例凡沿海及腹裏府州縣與衛所
各心勞撫字政拙催科部議以完糧不及分數照例移官一時有司翻然改慮後該巡撫陸穩奏調襲有
成巡撫游震得奏保湯相於是始知朝廷不輕絕之仁無求備之義莫不感激思奮精白承休是則部議
之殿最吏治視之以爲隆汚吏治之隆汚民生視之以爲休戚者也乞敕該部憫念流離稍從寬假福建
一省卽七分不完姑免降級四季未報毋論稽程應遣民得以休息而更生下吏得以紓徐而從事地方
幸甚臣愚幸甚十一曰乞蠲租稅以復流移臣所謂緩征者謂全省之民也至若興化之莆田平海福寧
之寧德建寧之壽寧政和泉州之晉江永寧漳州之玄鍾南靖生理久絕瘡息未甦以此而視全省之民

此例編定如或城垣寬衰戍守不敷先儘官軍而後以機兵及居民補其不足假令失事悉照前例分別
論罪設若賊勢重大攻圍緊急亟赴附近守備官處請發援兵援兵卽報必須懸榻器械圍支行糧沿途
探哨相機徑往大約離程三日者卽限以十日爲期如過期而援兵不至因而失陷者領兵官照律擬罪
若倭賊始發攻圍未久援兵已發程期未滿及爲賊所襲原非攻破者俱止罪坐本衙所官員如此則事
有責成人無規避激懲之勇可作偸憊之弊可止而無復覆轍之足庶矣九曰請乞錢糧以救危急臣自
受任以來歷稽往牒福建用兵之始歲費六十餘萬其後巡撫劉燾、嘗詘乏之時爲捲節之議盡能兵食
祇增軍糧大約一歲計之猶至二十八萬然而武備俱廢寇患益深而閩遂不支矣及巡撫游震得繼任
之後更議調募稍爲調停雖費出有經亦不下四十二萬顧腹中奏留僅存虛數而民間窮困撫救供需
其後失事日殷調兵日至使非聖明大破常格特發帑銀與取回浙直原借去銀兩閩事去矣臣始入境
則各部調募官兵已近三萬而各營斬獲功級不曾三千五百有奇解到帑銀近俱用盡卽有未到之數
內又餘去三萬兩准作興化修賠等川外以臣等計之僅存一十萬兩以供來歲之需近該臣等部署水
陸分布官兵其計用兵二萬三千歲用工食銀二十八萬加以修船給械騷賞衝鋒通計一歲非三十二
萬不可觀前巡撫劉燾所議之數止加四萬亦期以節心行之或可濟事卽今汛期相仍歲事孔棘萬一
內外兵食不繼士氣不張不惟盡棄前功抑恐仍蹈故轍卽臣以身殉國固所甘心國事謂何伏乞皇上留神
於廟算垂成之功終惠於海隅更生之衍敕下該部查照浙直江西先年用兵事例就近請發兩淮鹽課
銀十二萬兩兩浙鹽課銀四萬兩兩廣椒木銀四萬兩貿限解發前來聽臣撙節用度散給緩報庶足以
濟部中待哺之急免日後嗷嗷之憂十曰請緩征科以惟凋殘臣惟貢賦惟正之供催科有司之職市恩
嘖嘖謂之不臣孰謂不臣而可爲也近因各省拖欠內庫折銀節經戶部題請通行撫按督催按季開報
臣雖愚下固知內庫爲不可缺上用爲不可稽欽限爲不可逾部議爲不可格也近該臣忖兵勦賊親歷
福興延建汀漳之間聚落成墟汙萊蔽日民間危急愁苦之狀殆遍人所不能喻鄭俠所不能圖矣以此
而責有司招徠之撫字之猶懼不既將復使之集流亡督逋負誠不忍出諸口也邇蒙皇上恩覃溥鑒化
破海濱大施曠蕩之仁垂下獨免之令民間父老猶幸得及於寬政庶幾可保其餘年使臣不能宣布德
意而一切督責有司彼必以應文逃責之心而爲遠禍全身之計有司難民民難有司誠以籌楚離心或
以緩鋤起釁縱能頑會箕斂而得不償失將焉用之查得先任詔安縣知縣有成、龍巖縣知縣鄧相、俱
各心勞撫字政拙催科部議以完糧不及分數照例移官一時有司翻然改慮後該巡撫陸穩奏調襲有
成巡撫游震得奏保湯相於是始知朝廷不輕絕之仁無求備之義莫不感激思奮精白承休是則部議
之殿最吏治視之以爲隆汚吏治之隆汚民生視之以爲休戚者也乞敕該部憫念流離稍從寬假福建
一省卽七分不完姑免降級四季未報毋論稽程應遣民得以休息而更生下吏得以紓徐而從事地方
幸甚臣愚幸甚十一曰乞蠲租稅以復流移臣所謂緩征者謂全省之民也至若興化之莆田平海福寧
之寧德建寧之壽寧政和泉州之晉江永寧漳州之玄鍾南靖生理久絕瘡息未甦以此而視全省之民

明臣奏議卷二十七

勦緝盜各官議叙川省善後疏　嘉靖四十四年

譚綸

臣謹奏據成都府申奉得仁壽縣堂上楫內原貯白銀被盜劫去等因。臣將該縣知縣周大繪、巡捕主簿李萃責令戴罪擊賊。所據失事官員。通合查參。以懲弗悛。奉照仁壽縣知縣周大繪、黎店合長。不顧司存。銀已在庫而慢藏。典守之心何怠。賊得梯城而行劫。防禦之術誠疏。在平日誠有愛民之心。於臨事殊無弭盜之略。人贓稽獲。道遠尚多。巡捕主簿李萃。才本關茸。政亦怠弛。伴食縣堂。任兵疲而弗練。高臥私室。致寇至而罔聞。雖在履任之初。難道嫡官之咎。此二臣者所當提問以爲率職不恪者之戒也。布按二司守巡川西二道左參政李尚智。食事呂廉。均有地方之責。難免疏虞之愆。但李尚智則兼攝下川南道。巡歷敝瀘。未回。相應免究。呂廉則承委盜督操務。彼此顧應難周。相應並行。令治。再照四川一省。遠在西陲。山川險阻。甲於天下。法網疎闊。自昔而然。邇年以來。在外則諸番跳梁。蹂屢行撫勦。而榮爺之旅。尚輒相效尤。而恬不之改。在內則武備廢弛。即嚴行督責。而文武之局。率視爲故事。而莫覩其成。如臣自入境以來。即首視各郡縣城垣。要害單薄。無以防禦。甚如雲陽等縣之城。則倒塌殆盡。僅存遺址。推之通省。大略類是。繼之簡閱軍伍。尺籍徒存。逃亡過半。此則天下衛所皆然。而四川爲甚矣。至於民壯。則論糧編丁。最爲近古。其在今日。可以衛名責實。轉弱爲強。惟此而已。奈初意寖失於承平之久。良法善壞於不才之官。

有司視役占爲當然。以選練爲長物。而先年又以採辦之故。工費浩大。相議折徵。以濟一時燃眉之急。後以民力告困。暫行停減。國儲至今。額數督失。而所存無幾。又皆自徙而棍、遊手遊食。責之披堅執銳。以待暴客。其將能乎。故自當順失事之後。僅及年餘。而越城劫庫。已經四起。有由然哉。又照全蜀四邊之地。皆有盜區。而永寧播州二司。尤爲漏巵。蓋二司利孽盜之重賂。縱盜恃二司爲窟。出沒無常。緝捕難及。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先年議設分守參將一員。於永寧官撫司駐劄。兼制播州一帶。蓋欲其實布威信。鈐轄土夷。誠爲有見。乃今反使羣盜得遍指諸司以爲逋逃之主。而莫之誰何。則又將焉用彼分守兼制爲哉。其故蓋起於各官謀身之念太重。任事之志非專。徒欲上下雷同。遷延歲月。僥倖無事。以保全其富貴而已。未知顧名思義。原始要終。爲地方謀。爲朝廷計耳。則亦無益彼之榮寵。益甚稽相效尤而莫之改也。至於參將周表。則又有難以備責而當爲之處者。蓋制馭土夷之道。在我嚴守其舊章。在彼官責以定分。則我既有執詞。而彼亦自心服。查得本路參將。原係分守劍仁。後改爲思石。兼制川湖播州等處。向駐貴州石阡府。今復改駐播州。兼制思石。遂便該司上下同辭。紛然申擾。以爲不便。臣初奮切責之。比查前此當事諸臣。亦嘗行議處。至久而未決。蓋土夷每以激變上官爲言。周表亦以孤危難處爲慮。臣因爲之熟計。宜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昔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憂楊氏之有播州。已數十世。所轄八司土夷。自常賦之外。朝廷未嘗分其妄出一錢。而一旦以其素未奪免於意慶。此誠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腹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求久。安念奉之。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眞。蔑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以來。推原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講誘。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棄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虐貪官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蜂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通者嚴嵩能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死之後。納嵩來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昏明也。臣竊謂陛下不及漢文帝遠甚。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癘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棗。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賜香市資。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聽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愧心儆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齊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爲陛下之家而弊石之者也。一意修眞。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蔽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根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棗。怪妄尤甚。昔宋眞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後魂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棗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眞爲無害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

違之。經守土官員。東手無策。誠爲後車之鑒。應卽行南北直隸并十三省巡撫都御史、轉行兵備等巡該道、著各府州縣掌印官、照依近年事例。卽查本州縣原額守城民壯若干。現在若干。逃亡未補若干。中間守邊抽軍各若干。卽今應該作何處置。或將本處現有快手、機兵、等項數補。止要合復原額之數。不必多增一人。以致勞民傷財。編列隊伍。每五十人爲一隊。設隊長一名。一百五十人爲一總。設總管一名。更查寧陽宮地一區。立爲民壯校場。春夏秋三季月操六次。至冬操三次。務使武藝精熟。器械修整。如遇草寇生發。卽便督率勦捕。有兵備官處。聽兵備官。無兵備官處。聽守巡該道官。不時教閱。撫按官巡閱。伺衞所官軍一體操練。如果人強藝精。卓有成效。許其特爲奏聞。重加獎賞。怠玩廢弛者。指名參究。一整飭間。既無增餉之勞。立見足兵之利矣。

疏入。帝從之。

議修齋建醮疏　嘉靖四十五年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吉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昔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勝

少詢道。有言逆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逆。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覩厥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讎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與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齊醜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岔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岔其身於皋夔伊傅之列。天下何疑不治。萬事何疑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縹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悃。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

疏入。逮下詔獄。

條陳薊鎮未盡事宜疏　隆慶元年

臣謹奏。臣曾同巡撫順天都御史劉燾節、議照薊昌爲九邊第一重鎮。自有邊患以來。前後督臣之所經畫。大小舉工之所建明。與本兵二次集議。其防守事宜。可謂至精至密。無遺策矣。當事諸臣。信如兵科給事中張嵩議。悉能以實心行之。又何兵有弗精。守有弗固。而邊患有足慮乎。而臣等復不能無言者。蓋沿塡之細。亦慮者十慮之一。得耳謹胥昧列款以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審詳。如果言不涉迂。擬議上請。俯賜施行。其於秋防大計。亦庶乎有小補矣。計開。一曰議應援。臣等竊惟薊鎮之邊。天險足恃。據險以守。本無足虞。而前此往往爲敵所乘。如入無人之境。蓋徒知以守爲守之當事。而不知以戰爲守之得策耳。臣前議練兵三萬。列爲三營。分任責戰。庶幾以戰爲守。一大應援之兵矣。然以臣所經督薊遼二千餘里之邊。再三萬應援之衆。合之遠若有餘。分之則祇見不足。且我方則於所往。彼已決於聚攻。自非就近設有應援兵一枝。與之相持相戰。則握守之兵。未有不敗事者。爲今之計。合於十路主客官兵之中。各選精銳三千人。每五百入定把總一員領之。謂之一部。每三部定參遊一員領之。謂之一哨。無事則免其做工。常行訓練。遇警則視其所攻。往來截殺。無論大舉誤入。務與主兵併力拒守。以待大援之至。如大援已至而失守。則失守之罪當。以大援爲首。而本路援守官軍。應從次論。若大援不至。則軍無爭功。朝無僭賞。其得之不以爲倖。而賞之足以勸矣。夫賞當其功。固爲激勸之機。今之功賞。往往踰年而不決。至使獲功之人。有不以功爲功。而反以爲累之歎。豈所以致人盡死力哉。蓋緣隨軍無紀功之人。日久成腐爛之物。以致眞僞難明。因而持疑莫決也。謂宜於秋防之時。聽各巡按巡關御史。會委老成練達推官二員。與之隨營稽察。凡遇各枝官軍所獲功次。當即得赴紀功委官處登時紀驗。准與作功者。即給與關防小票爲照。其首級仍與標記明白。別與差人轉解紀功御史。覆驗無異。仍給印信小票爲照。其各委官先給之票。追回不用。仍即具奏陞賞。則賞功爲有待矣。伏乞聖裁。四曰議修守。查得防邊集議明戰守一款內云。將諸鎮主兵專責之修邊。是徒知主兵之弱。而不知主兵之中亦有強者也。徒知客兵之強。而不知客兵今日之弱。非遽可恃也。爲今之計。謂宜於十路主客之中。選其強而可以戰者三千人。就中慎擇一參將領之。如臣等前議。免其做工。責之常行訓練。以爲就近應援之兵。其餘不論主客。仍盡責之以修守之事。庶

於偏裨偏裨之於主帥爲然。即於督撫亦莫不然者矣。故領兵裨將。居常每對人言曰。何必自苦。遇有事

來。我倘隔著幾層。拚一充軍。無不了者。是在偏裨且爾。又況其下者乎。此皆領兵之一局百總而下有旗總。其所領則謂之一隊。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一路一哨。則責成參遊。一部則責成千總一司。則責成把總。一局則責成百總。一宗旗總。一隊則責成隊長。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至於縹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參遊。縹一參遊。則以所部下千總。縹一千總。則以所部下把總。縹一把總。則以所部下百總。縹一百總。則以所部下旗總。縹一旗總。則以所部下隊長。縹一隊長。則以所部下兵士。皆斬弗宥。是語責成則自大而小。凡爲之主將者。不得不致其忠。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爲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謹其將。合千萬人之心。以爲一人之心。此則所謂節制之法。故雖主之以無能之將。亦不可敗。昔臣在東南治兵。大率用此。故能轉弱爲強。今邊塞之軍。令不行已久。臣等竊謂備邊之策。蓋莫有急於此者。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者也。今不講自治之法。而惟紛紛以備邊爲言。眞空言無補耳。伏乞聖裁。三曰議功賞。凡論功行賞。視首級之多寡。以爲殿最。此者可以爲據矣。然臣以爲論小敵則可。若遇大敵。則當先破敵者勢難取功。奪首級者未必殺賊。此不惟功賞不明。人心解體。往往又因爭首級釀至誤事。故臣等謂宜於臨事之際。以密雲等三大營之兵。豫分爲三大枝。專備衝鋒破敵。而於各路調到之兵。分配於三大枝之後。以爲應援。或遼東。或宣府。或薊鎮主兵。專責之修邊。是徒知主兵之弱。而不知主兵之中亦有強者也。徒知客兵之強。而不知客兵今日之弱。非遽可恃也。爲今之計。謂宜於十路主客之中。選其強而可以戰者三千人。就中慎擇一參將領之。如臣等前議。免其做工。責之常行訓練。以爲就近應援之兵。其餘不論主客。仍盡責之以修守之事。庶

是無精其職。猶賢其守。不然。二事俱廢。則又焉用彼人衛爲哉。伏乞聖裁。五曰革冒濫。夫三軍之士。冒勇直前。凡以爲功也。有功而賞之後期。人心且解體矣。況奪之功乎。臣等竊聞塞上夙弊。凡軍士之功。將官家丁輒得據之矣。將官輒又據之矣。總督鎮巡中軍旗牌聽用等官。輒又據之矣。四方效尤。則報功之人。輒又據之矣。是戰士出百死一生而得之。而輒見據於將官與將官家丁之手。已甚不堪。而未操寸刃。冒發一矢者。亦得以奪其血戰之功以爲功。則誰復肯致死而用命哉。臣等謂冒濫之弊所當嚴禁之也。伏乞聖裁。六曰禁虛詐。竊惟春秋兩防大小文武功罪。必從臣等與之敍論。上之朝廷。下之本兵。復下之巡按御史。以驗實之。然後殿最。請行誅賞。可謂至公至明至精至密。且無倖功苟免之弊。乃各大小將官。不肯實舉。專尚虛詐。厚貪刀筆之徒。置之帷幄之中。質收辯舌之士。布之墐戮之下。每當有事之秋。即豫爲活套。揑寫虛文。如見敵輒奔。則云如何而轉戰。覩望不前者。輒敢以陷陣自名。摧鋒破敵者。反或以退縮見誅。敵未退而先報出境。本有罪而肆言有功。中外交搆。遷延播揚。能使明者蹙聽。見者色喜。冒而顚倒是非。變亂黑白。甚至冒犯交結之條。甘蹈欺罔之罪。徒收便於身圖。不顧觸乎法網。比比皆然。此而不禁。相率爲僞。尚安望其盡忠耶。臣謂宜諸下該部。每於邊塞有事之時。行令五城兵馬。差人於東西長安門外。與兵部都察院門首。往來巡察。但有在彼高談浪議。邊將功次。即係前項編朝夕呈覽。以爲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儀攸。暫新其目。來歲發帑。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莫先於孝。一日而不奉。祖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編朝夕呈覽。以爲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儀攸。暫新其目。來歲發帑。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莫先於孝。一日而不奉。祖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

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祿之戒。謹列爲八事上請。倘以爲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我祖宗、功莫盛於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孝宗敬皇帝。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議。至於孝宗皇帝、承列聖之貽統而至簡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遠於今逾一甲子。而謳思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節嗇恬穆。後宮無偏私寵謁之寵。節儉敦讓。後乘無狗馬趣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盡一。以故聖心日啓。萬幾益練。少詹事王鏊、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勖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爲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爲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擇藏珠爲之。而以貢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恩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晉階賜金。綺以與廩。偶遇糾彈。即爲溫慰。聽目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糾白蠲獻。戒儉訐刻駁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孝宗皇帝聖政。錄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爲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儀攸。暫新其目。來歲發帑。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莫先於孝。一日而不奉。祖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

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祿之戒。謹列爲八事上請。倘以爲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我祖宗、功莫盛於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孝宗敬皇帝。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議。至於孝宗皇帝、承列聖之貽統而至簡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遠於今逾一甲子。而謳思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節嗇恬穆。後宮無偏私寵謁之寵。節儉敦讓。後乘無狗馬趣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盡一。以故聖心日啓。萬幾益練。少詹事王鏊、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勖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爲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爲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擇藏珠爲之。而以貢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恩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晉階賜金。綺以與廩。偶遇糾彈。即爲溫慰。聽目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糾白蠲獻。戒儉訐刻駁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孝宗皇帝聖政。錄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爲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儀攸。暫新其目。來歲發帑。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莫先於孝。一日而不奉。祖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

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祿之戒。謹列爲八事上請。倘以爲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我祖宗、功莫盛於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孝宗敬皇帝。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議。至於孝宗皇帝、承列聖之貽統而至簡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遠於今逾一甲子。而謳思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節嗇恬穆。後宮無偏私寵謁之寵。節儉敦讓。後乘無狗馬趣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盡一。以故聖心日啓。萬幾益練。少詹事王鏊、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勖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爲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爲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擇藏珠爲之。而以貢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恩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晉階賜金。綺以與廩。偶遇糾彈。即爲溫慰。聽目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糾白蠲獻。戒儉訐刻駁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孝宗皇帝聖政。錄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爲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儀攸。暫新其目。來歲發帑。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莫先於孝。一日而不奉。祖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

一得。敢愛其愚。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祿之戒。謹列爲八事上請。倘以爲可採。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一、法祖宗以宏聖德。臣竊惟我祖宗、功莫盛於太祖高皇帝。德莫盛於孝宗敬皇帝。高皇帝業由開創。政多更始。臣愚不敢妄議。至於孝宗皇帝、承列聖之貽統而至簡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遠於今逾一甲子。而謳思之不衰。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宗皇帝節嗇恬穆。後宮無偏私寵謁之寵。節儉敦讓。後乘無狗馬趣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則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盡一。以故聖心日啓。萬幾益練。少詹事王鏊、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勖之曰。今日講臣言、殆爲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中人爲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擇藏珠爲之。而以貢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恩困吾赤子耶。員外郎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其年至致仕者。晉階賜金。綺以與廩。偶遇糾彈。即爲溫慰。聽目陳乞休。以故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糾白蠲獻。戒儉訐刻駁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敉寧。即詩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孝宗皇帝聖政。錄成一編。朝夕呈覽。以爲聖德之助。天下幸甚。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敕。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先帝偶創儀攸。暫新其目。來歲發帑。御史往有所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莫先於孝。一日而不奉。祖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霈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

王世貞

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內開。朝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竊惟皇上乘聖眷之委。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詢召耆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法小廉。朝野寧謐。而又幡然下德音。求謨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湔拔。復領事寄。而夙遘疾病。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恩邱壑。苟有

行之一、覓禁例以求才哲。竊惟王府親戚。不得爲京朝官。原非祖宗甲令。只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潤錫現居喉舌之地。不許。弘治中。吏部尚書屠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輔係王親。創爲此例。出輔參政。鬱邑以歿。夫屠滽修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負猜疑宗室之咎。狹賢才進用之途。臣以爲滽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所援引。用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繩繩無已。踰在國親。其賢不肖。卽有奇謀碩畫。不得預廟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託。以皇上之側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誅才於聖世。甚無謂也。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室而已。豈有鈎結黨與。爲國家疑。如梁孝、燕剌者乎。伏乞下臣所言於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壅閼。庶幾國家宏濶蕩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矣。

一、修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弘治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以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於不修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定。進御頒行。至於法司。上惜天威。下綢政府。以意爲師。顚倒三尺。或疏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旨延逭。而比以衙突衙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諸之會典中。永以爲戒。臣又惟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至永樂元年。尙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也。臣愚欲下內閣諸耆碩臣。考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爲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尙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忠。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尙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以示勸懲。其於國家治體。關繫非細。一、推德意以昭大孝。前奉隆慶元年詔書。旌錄言事及查舉先朝大臣卿典。海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稱其忠力。以爲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於此。或有事涉遐遠。或於格小有未合者。臣請酌其一得。以備裁擇。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岐陽諸王外。功莫大於掌國公李善長。顯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謀幄轉餉之功。不下於鄧禹。中間以嫌疑被罪。王國用辨之甚詳。友德等戡定蜀關之績。遠過於絳灌。卒老牖下。而時勵勗勤。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北伐時。失律者。主帥邱福耳。而同安侯火真等。罵賊力戰以死。其忠節懿績。著實錄中。臣以爲此諸臣者。宜優加贈證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右。力辭宮秩。其高風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傳。化行里閈。其緒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陽、何景明。再上讜言。力持權竪。氣節足以彰明國是。文章足以潤色皇猷。臣以爲數臣者。宜特褒以勸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史部郎中薛蕙。一則上言典禮。一則糾繆權奸。相繼謫罷。中間粲旨益移邑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放于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懿行。何可遺也。臣以爲此二臣者。實益予以贈者也。夫旌及於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者勉修。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矣。一、昭爵賞以徠異勤。臣見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爲列侯。所以張大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寇無歲不犯邊。國家之財用少繌。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爲異格以待下。下不爲異勤以報上。斤斤守劃一之故規。而欲貴人以

及於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者勉修。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矣。一、昭爵賞以徠異勤。臣見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爲列侯。所以張大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寇無歲不犯邊。國家之財用少繌。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爲異格以待下。下不爲異勤以報上。斤斤守劃一之故規。而欲貴人以

趨伐之奇烈。臣以爲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武廟時。提兵合一旅。生縛逆濠。致之闕下。面區區伯爵。始見格於悻宰。今復沮於多言。夫書生不諳故典。謂伯爵爲重。不知今世世襲伯者。不下數十人。爲不取其趨宗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如王守仁者乎。皇上幸下臣言。更兵二部會議。若守仁者。予之世封。其高皇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司議求所以中殺之故。取其嫡系。益復封爵。明告天下。有能犂庭掃穴。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召者乎。一、練兵貴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爲之痛心而太倉歲滯四百萬石。以養疲羸無用之士。爲之扼腕。且京師與薊遼呼吸相應。譬指互使。北勢與他鎭不同。臣愚欲望皇上敕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於陝西各邊。不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餘名。以爲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南廣、楚蜀士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爲步兵。仍於團營錦衣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爲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內所舉廣乘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各哨。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遇聲息。令其協助薊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委嚴明給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查。其老弱者黜退。現缺者停補。至於錦衣一衛。冗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溜米三四十萬石。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惟薊鎭緩急有賴。而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道。昔周世宗采募租皆行此法。兵以浸強。戰無不勝者也。臣恐不勝惓惓之至。

明臣奏議卷二十八

懇乞聖明覽本願罷疏　隆慶三年

温　純

臣聞易重泰、而曰、坤上乾下、重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遽老、或乞言、或顧問、或章奏、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久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敕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合無行令閣臣、俟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篇二等、凡招擬題覆、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瀆、其關於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採納施行、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賜天顏、俯賜詢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若德違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憂、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勞分疑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不其永孚於厥德行者、於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於天下事理面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若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久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敕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合無行令閣臣、俟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篇二等、凡招擬題覆、各衙門之所當徑行者、不必煩瀆、其關於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採納施行、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賜天顏、俯賜詢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若德違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憂、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勞分疑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不其永孚於厥德行者、不必煩瀆、其關於聖躬、切於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御覽、即時面請、應否採納施行、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賜天顏、俯賜詢問、必使歷代興衰之迹、若德違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憂、昭然如在目前、始若勞分疑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於一堂矣、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不其永孚於厥德行者、於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於天下事理面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若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久安、四夷何由而賓服、於此審之、不終日而問對可悉也、伏乞皇上乘此諒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敕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合無行令閣臣、俟日講之暇、將票擬過諸司章奏、分篇二等、凡招擬題覆、各衙門之所當徑

豫防之策乎。高元曉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儻臣盧納牖之功。宮闈遠克儉之規。朝陛排同舟之義。回奏疏補闕奚從。內批經出。封還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非罔核。文案徒繁。閽寺濟爲虐階。惡聲不背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閫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之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請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拍閫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且下承行。亦有不嘗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譬之通政潤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勘察不明。何以盡人力。體卹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貲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揚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作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而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當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當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短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顯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逸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之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慮長裕而不竭。以勤壬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驅馳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譬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急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豫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邊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帝大怒。杖之百。繫刑部獄。

請面奏事宜疏 隆慶二年

駱問禮

臣謹上面奏事宜十條。一曰。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己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曰。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閫。則通袞黼陶。自多裨益。三曰。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曰。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曰。旬詔書兩下。仍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蓋付所司而已。宜發其皆得自效。六曰。陛下臨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預。則寵權不移。而人主之勢尊。七曰。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可用。然勘察不明。何以盡人力。體卹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貲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揚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作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而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當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當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短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既蒙顯罰。而用之效者。乃不蒙顯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逸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之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慮長裕而不竭。以勤壬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驅馳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譬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急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豫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邊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廣采。乃可濟用。覽卿奏處。悉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邊方激勸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惟廣東僻在嶺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來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科甲者十之一二。而雜流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邊遠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宁。爲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

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蠶人。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幼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勤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艱可漁之利。而其困於無所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繁將安極。宜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謂當於此等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憾。今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與人相兼選除。雜流遞補。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察劾處治。不得仍前聊且塞責。如尙苟且塞責。容臣等劾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尙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一起。屯金係陝西鄜縣民。陶世恩陶倣俱係湖廣黃岡縣人。申世文係陝西三原縣人。刻文彬係湖廣黃岡縣人。高守中係河南太康縣人。該王金招稱。在官陶世恩。由父陶仲文進用。恩陞尙寶司少卿。自幼得練行題請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傳習陶仲文僞書。世恩在官姪陶倣。見世恩係近侍官員。不合互相交結。有在官申世文。與金鄉里在官劉文彬。武當山道士在官高守中。俱與陶世恩鄉里。金等各不合陸續來京。互相援引。與陶世恩陶倣結交。覬權內情。金等因結寵深固。遂不合妄造藥物。希求倖用。陶倣妄造丸白等藥。及犯甘袍。陶世恩妄造小涵靈丹。內用麝香。附子等熱藥。金妄造百花等酒。令人喫飲。卽刻丹田發熱。申世文妄造天水生元丹。劉文彬妄造經驗仙丹。高守中妄造三元等丹。各陸續奏進。因前項丹藥俱係熱燥傷人之物。致蒙大行皇帝誤服。聖躬違和。金與陶世恩、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各虛誑宣召。交

貧。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又妄進湯藥。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招聖體。乃擬王金等比依子弒父之律。謂先帝是王金等所害。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先帝聖主也。何乃致於非命至是耶。又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議事者不知意何所爲。乃假先帝爲辭。誣以不得正終。其將謂先帝爲何如。且陛下以父子之間。而明於陛下前誣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陛下爲何如。今罪因招中明開先帝爲人所害。是何語歟。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九重高遠。此等形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爲陛下言者。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真。卒使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則天地古今之變。無有大於此者。而陛下亦何以爲情也。伏望敕下法司。會同多官。將王金等從公再問。務見的確。然後渙發綸音。明其事於天下。宣付史館。明其事於後世。使皆知先帝以正而終。更無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先帝在天之靈。而陛下爲親昭雪。亦可以仰父子之恩。臣等爲君昭雪。亦可以盡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於王金等。臣等非欲爲開釋。直以先帝受極。臣等一念赤忠。萬分不能自已。特爲先帝辯耳。彼王金等者。罪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今只宜以本等罪名誅之。萬死何足惜哉。

疏入。得旨。這事情重大。著法司會同多官。從實究問明白來說。

議處本兵司屬疏 隆慶四年

高拱

臣與具奏。儲餋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當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士馬之強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眞僞。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二分之一。餘員尙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敕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遞換。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

疏入。得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幷著爲令。

請豫講保邊入援兵馬疏 隆慶四年

御史　翁大立

臣謹奏。本月二十二日酉時。據分守塘領參將陳勛揭稱。白海子迤北。瞭見敵兵。約長七八十里。於八月十三日起身。往東北行走。又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西路敵兵十分重多。已到墺外。地名喬都等因。各報到臣。該臣督同鎮巡等官。查照節年事規。將主客官軍酌量地勢衝緩。題請分布乘墻列守。面又議以黃花、居庸、鎮邊、三路有警。該昌鎮總兵官楊四畏、統領本標官兵。首先應援迎敵。古北、牆子嶺、曹家寨、石塘嶺、有警。該西路副總兵官李超、統領本營幷臣標將李如楨等標兵。首先應援迎敵。馬蘭、松棚、太平、三路有警。該總理都督戚繼光。首先應援迎敵。燕河、羣頭、石門、山海關、四路有警。該東路副總兵官胡守仁、統領總協等官本路無警。他路有警。即便相機策應。夫分路列戍。布置雖詳。但邊長人稀。全仗軍門鎮巡協守。標兵近者則首先迎敵。遠者則相繼應援。設使直入一路。或分伺兩路。又地方相去不遠。即有二三十萬之衆。臣等以四標全力。合併拒阻。即不資外助。可保萬全。但今據所報。西路且有二十萬衆。東路營創往年挫衄之事。利合各部。計亦不下十萬。腹裏報西路謀入黃花鎮。而東路又謀入古北口。東西又犯入馬關略。是分爲三路矣。東路則謀犯義院口。爲石門寨所屬。又謀犯界嶺口。爲蓧頭營所屬。又謀犯冷口。爲燕河營所屬。又謀犯潘家口。爲松棚谷所屬。即未能四路並犯。但今四路內屬諸番。各自逃去。亦必有分犯二路之意。且一路遇敵。左右二路俱當戒嚴。是薊昌一十四路。東西相去二千餘里。處處受敵。臣等各標之兵。可以應援截殺者。纔有四營。東二營合車騎步兵。計三萬有奇。昌平一營不滿六千。又抽諸長陵等入衛之人。最爲脆弱難恃。所堪恃者。僅東之三營耳。以三營三萬之兵。而當三十萬五路入犯之衆。已爲力不能支。而況黃花鎮爲陵寢重地。臣必自將密雲一營。合昌平標兵。誓死以當黃花一路。則所謂古北、石塘、曹家寨、牆子嶺、首先迎敵。已無其兵。而東路既欲分犯二處。則副總兵胡守仁即合巡撫標下之兵。分投赴邊。併力拒阻。又行遼東鎮巡官。豫將入援人馬。星馳進關。至石門寨、蓧頭營屯劄。專備東路土蠻。其力亦難兼顧。總兵戚繼光、協總胡守仁。即如初議。遇警首先迎敵。亦再無別兵可以調發。相繼應援。臣等用是苦心籌畫。無所措手。爲今之計。合無請乞敕下該部。豫將保定鎮撫應援兵馬。行令盤踏三枝。星馳前赴密雲。聽臣分撥標兵三千。相機前去。駐劄石匣營適中地方。專備古北、牆子、曹家寨、石塘嶺、有警如果分犯二處。總兵王治道與副總胡守仁。督兵分投拒遏。巡撫都御史劉應節。往來調度。俾臣得以專意。當黃花鎮一面。保護陵寢。戚繼光專當馬松太平三路。如戚黃花鎮無警。臣仍率協總李超、標將李如楨等。專待牆古曹石首先迎敵。而以保定援兵。分發西自牆古曹石。東至馬松太平。遇急策應。又戚牆古曹石無警。而敵悉衆分犯馬關以東。臣則親率標兵以東。而以保定應援兵馬。留在平谷以西。一則防備西路。突敵我虛。一以豫備內地。又或馬松無警。而牆古以西或得潰入。則戚繼光躬率全營標兵。星馳而西。與原運蓧戰。如此則勝算粗定。不致顧此失彼。若謂二鎮援兵。必待敵已潰牆而後入關策應。則有焦頭爛額之功。不如曲突徙薪之萬全也。伏望聖明軫念敵衆兵寡。俯賜命允。發輔地方幸甚。臣愚不勝幸甚。

疏入。帝從之。

言邊事疏 隆慶四年

兵部尚書　王崇古

臣竊惟詰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圍。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巴噴、柰濟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饒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慮其詐。若詰達臨邊索取。則責令縛送。幷牲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棄撫稱兵。不可理喻。則明示欲殺。以挽其志。彼留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善計。策之中也。若彼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賞養。結以恩信。其部衆繼降者。

處之塞下。即令巴噶奈濟統領之。如漢沿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諳達死。子錫稜阿必有其衆。因加巴噶奈濟名號。令收集餘衆。自爲一部。錫稜阿必忿爭。兩族若互相讎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諳達日夜南望。侵擾不已。又或使之隨蔡立功。彼衆驅貴。不受驅策。恐取咎乖。必滋怨望。順生隙夫之心。終始反噬之禍。均爲無策矣。伏乞陛下採擇施行。

疏入。帝從之。

言官許諳達貢市疏　隆慶四年

王崇古

臣謹奏。昔先帝既誅仇鸞。制復言開市者斬。邊臣何敢故違禁旨。自陷重辟。但敵勢既異昔強。我兵亦非昔怯。不當援以爲例。夫先帝禁開馬市。來禁北敵之納款。今敵來貢市。不過如遼東開原廣寧之例。商人自以有無貿易。非請復開馬市也。諳達父子兄弟。橫行四五十年。震慴寰嶽。流毒幾輔。莫收過劉功者。滅緣議論太多。文納款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耳。昨秋諳達東行。京師戒嚴。至倡運甎塞聚灰門乘城之計。今納款求貢。又必責以久要。欲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時。雖諳達亦恐不能保其身。不能制諸部於身後也。夫拒敵益易。執先帝禁旨。一言可決。但敵既不得請。懷憤而去。縱以巴噶秦濟之故。不擾宣大薊土。發三衛蔵剽遼瀋。侵擾西鄙。息警無時。財力殫屈。雖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昔額森以討滅馬價而稱兵。忠順王以元裔而封哈密小王子。由大同二年三貢。此皆前代封貢故事也。夫揆之時勢。既當俯從。考之典故。非今創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來王。昭聖圖之廣大。以示東西諸部。傳之天下萬世。諸臣何疑憚而不爲耶。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　卷二十九

議處科目人才疏　隆慶五年

高　拱

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磊磊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爲網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舉人登八座爲名臣者。難以一二計。厥後進士偏重。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一。日之短長。遂爲終身定例。而舉人甚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自異於進士。非謂此必賢於彼也。國初、進士基輕。至於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爲罪。上司之相臨。同列之相視。而舉人乘必皆不賢。而十有其九。舉人乘必皆賢。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最上者也。即幸有一二與進士同陞。然要其後之。而舉人不復奮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墮而悟汙。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稍強、學未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俸以爲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爲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望其然後出而就選。夫崇尚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卻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沮。則天下之善政。誰有爲。胡可得哉。

與爲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之說以開功名之路凡舉人就選者初祇以資格授官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進士而優則先之若未必優即後於舉人無妨也舉人而劣則後之若未必劣即先於進士無妨也吏部自行體訪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官務除去舊套但係賢能一例保薦亦不得復有所低昂如舉人官未經保薦而陞取數多者撫按官以不及論其既陞取之後又惟論其政績一例推轉舉人之俸不必加深進士之官不必加美若果才德出衆則一例陞爲京堂即上至部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攣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於自棄也至於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彼其精力既衰劬可以爲哉如此則人皆趨可爲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於淪落者或寡矣夫舉人與進士並用則進士不得獨騖舉人皆益自効而善政必多即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亦可有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熙平之治可庶幾望也臣誠愚昧所以爲國謀者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

疏入得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寔卿奏其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著實舉行吏部知道

議處馬政疏隆慶五年　高拱

臣惟國家設官各有所職而非故爲剩員也若係剩員則不設之矣其用人也乃使之各舉所職而非徒以安置也若所當安置者則不用之矣今行太僕苑馬寺專理馬政戎伍所管監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係緊關要職非閒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即卿與使皆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陞之夫安置非人而名曰陞是以棄之之道用之也陞而實以安置是以用之之道棄之也棄之而用則其任必不勝用之而棄則其政必不美臣不知用人者乃何以若此也或曰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將何以處臣以爲不然夫考課貴嚴果不稱職有物議直去之而已矣獨奈何以此等衙門爲安置之所哉既劣處之使之覩顏又姑容之使之中位遂致政務廢弛苟且狼藉而奸貪之弊且多祖宗之設此官意何爲者而乃使若此哉合無今後大破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才望者推補而又議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參政使視按察司副使待政成之後視參政者陞與參政同視副使者陞與副使同如更優異查照先朝故事超等擢用則其官自重矣其官重則賢者樂就必且盡心於所職馬政鑾政當自修舉而所利於國家者必多非惟祖宗設官之意可以無失而用人之理亦得之矣伏望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卿所言是馬政鑾政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效著實舉行

陳四事疏隆慶五年　汪文輝

臣惟先帝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嫌猜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頗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搆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顛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從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盡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徵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援其已往揣彼來形逐景循聲爭相詆病若市非喧囂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稍寬假以歲月使決引去以此來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背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轍勤即有缺失執從明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是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見於今是爲頗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銳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從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盡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徵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援其已往揣彼來形逐景循聲爭相詆病若市非喧囂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稍寬假以歲月使決引去以此來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背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轍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聲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專勤即有缺失執從明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是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疏入下所司高拱惡其剌己調文輝爲鄞夏僉事

議錄御賜三臣疏隆慶六年　高拱

臣謹按該禮科給事中王遴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御史周於德因派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戶於彪賄託於德奮敏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俾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雄妻弟秦守忠等提拏到官搜出身邊銀一包連贓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乘勳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冒公文內夾東帖量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即將原來册柬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令家人擊獲連贓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爲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向高潔事關名節乞收吏部登記俟各官考績陞邊之時分別優待以爲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砥礪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墮貨者小人之惡行卻賄者君子之美節爲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猶於卻賄之人深求責實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卻也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卻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派於無迹而卻賄者晏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爲之以爲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如其不受則得以全身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憾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卻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卻賄之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索有貪聲者一旦卻之是誠掩也若索非貨而今又卻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於有人知見而卻之者是亦卻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於所可見而遂其貪於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卻之者亦非也而世

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從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盡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徵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援其已往揣彼來形逐景循聲爭相詆病若市非喧囂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稍寬假以歲月使決引去以此來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背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即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轍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聲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專勤即有缺失執從明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是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

疏入下所司高拱惡其剌己調文輝爲鄞夏僉事

議錄御賜三臣疏隆慶六年　高拱

臣謹按該禮科給事中王遴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御史周於德因派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戶於彪賄託於德奮敏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俾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雄妻弟秦守忠等提拏到官搜出身邊銀一包連贓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乘勳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冒公文內夾東帖量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即將原來册柬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令家人擊獲連贓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爲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向高潔事關名節乞收吏部登記俟各官考績陞邊之時分別優待以爲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砥礪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墮貨者小人之惡行卻賄者君子之美節爲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猶於卻賄之人深求責實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卻也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卻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派於無迹而卻賄者晏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爲之以爲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如其不受則得以全身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憾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卻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卻賄之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索有貪聲者一旦卻之是誠掩也若索非貨而今又卻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於有人知見而卻之者是亦卻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於所可見而遂其貪於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卻之者亦非也而世

信之論頗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爲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化爲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於德、張七佩、李學詩。乃能於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平以私持身之潔。而不可溷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爲廉謹之勸。至於訓示諸司。尤爲喫緊。蓋俗說之浸淫既久。人心之蔽迷已深。使非曉然以示則敎敓安然而爲。今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官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爲美。凡遇有行賄之人。即當執柱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吏部。並南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凡遇有御賄之官。便當記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爲瑕疵。列之薦牘。而不得反指爲瑕類。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亟。若子有所特以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亦興治道之一機也。

疏入。得旨是。

議處廣東振勦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等照得撫按官應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瘖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民皆化爲盜。皆之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爲過。血脈聚而爲痞。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也。臣誠爲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命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預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階。諄切戒勉。論以選擇任便之意。啟以功名上進之階。蓋欲爲皇上奠此一方。易亂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遵舉動。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宜其地者。必曰吾當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心効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與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墾其志以玩悅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處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甲者。二司多不敢約束。而反畏之。上下之倒置甚矣。上下倒置。則故。皆因先年治政之臣。悅人媚己。於是檢夫之在應察者。託爲奧援。人其幕中。般勾是非。堂官少不曲意於己。輒行排陷。而遂因以不利。於是堂官畏之。不敢行其約束。而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據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蓋采焉。智以成風。彼此相效。雖未必有奧援者。亦皆以違拗堂官爲私人。託其在訪。凡二司之賢否。悉出必。蓋未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今臣乘持公道。每申明上下之分。使諸司不得違越。往日之風。似可稍息。但積習既久。卒難盡變。而以違拗爲得計者。固

施行。

疏入。得旨是。

弭盜疏　隆慶六年

高拱

臣竊惟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近年以來。屬官不啻堂陛。政令何由立。而政令何由行也。以求其故。皆因先年治政之臣。悅人媚己。於是檢夫之在應察者。託爲奧援。人其幕中。般勾是非。堂官少不曲意於己。輒行排陷。而遂因以不利。於是堂官畏之。不敢行其約束。而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據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蓋采焉。智以成風。彼此相效。雖未必有奧援者。亦皆以違拗堂官爲私人。託其在訪。凡二司之賢否。悉出必。蓋未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今臣乘持公道。每申明上下之分。使諸司不得違越。往日之風。似可稍息。但積習既久。卒難盡變。而以違拗爲得計者。固

尙有也。至於外省則全是循習無一人之不然矣。體統既乖。法度盡壞。害政莫甚於此。若不重加懲創。嚴行禁約。此風何日止也。如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張振選。縱下人舞弊。不能禁制。反刑受害者以估終。蒙堂官戒示不行悔罪。仍聽受賄者以洩忿。非惟汎迷不返。官守有虧。抑且長惡不悛。名分大壞。此正所謂以逸拘爲得計者也。合候命下。將張振選革職。冠帶閒住。本部仍移咨都察院。通行大小衙門。今後敢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照張振選處分。上官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按御史。皆當以公正爲心。不得仍庇進士、推官、知縣。引爲私人。使各盡其上下之分。違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劾奏究治。庶久逸之耳目可開。而久弊之法紀可振。其有裨於治道。良非細也。

疏入。得旨。張振選著革了職。冠帶閒住。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反爲曲悅。名分倒置。敎體大壞。這所奏使行內外衙門。一體戒飭。以後再敢有這等的。部院科道官落實參來重治不饒。

論漕運貢市事疏 萬歷五年

方逢時

臣蒙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裴方任。頓陛下神武。入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効貢。莫敢溢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得一果餅。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貿者。告諸達剌治。卽俛首聽命。而叢讒者或曰。撤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釜抑。臣竊疑臣湖。此言心則忠矣。事機或未覩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鎭歲費二十七萬。較之薊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數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貿之利。不預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邑也。方庚午以前。三軍纍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慢小丑而啓大釁。致傷兩陲。故欲於磨臍濬、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濬水墻三道。萬一水高於墻。任其宣洩。則兩陲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潁。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並二渠。而不使之少殺耶。臣又聞之。禦戎無上策。征戰禍也。和親辱也。路遺恥也。縱有濬水墻。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遵。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黃河經行之起。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鄭縣、孟津、汜縣三處。皆緣今之河南一府。其水來必如今之濁。歸德之陵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導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濁急。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不暇遠引他證。卽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閘。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鎭一決。而桃淸以下遂澀。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灣遂爲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所據司道諸

潘季馴

遵旨議治黃運兩河疏 萬歷六年

臣竊惟事師古者固慈智不鑒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治水爲喻。而論爲政。則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鑒矣。然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

臣。款議前來。臣復加參酌。似應允從。伏望敕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所言不謬。俯賜命允行。臣即遴照及時興舉。除工程、大段、錢糧數目。另本具陳。其緊關工程。如高家堰、淮城北隄、馬坡、湯揚州諸邊。并塞小缺口十四處。工所必舉。而伏前倘可舉事者。一面分投興工外。謹將條例開明請旨。一、議遏決以挽正河之水。竊惟河水勞決。則正流自微。水勢既微。則沙淤日積。民生替塞。運道梗阻。皆由此也。臣查得淮東、東則有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三決。此淮水勞決處也。桃源上下。則有崔鎮口等大小二十九決。此黃水勞決處也。俱當築塞。但伏秋之水。相繼而至。非惟地爲水占。無處取土。抑且波濤洶湧。爲工不堅。除將決不便也。且已乘故道。欲行開復。必須深廣與正河等。乃可奪流。今現存大河口窄狹。不及挑清三分之一。一面鳩集工料。相時興舉。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之患。照得淮、揚、高、寶、興、鹽等處。自無水患。此河雖不必復。可也。

疏入。得旨。工部看了來說。

查議黃河後患疏萬歷六年

潘季馴

臣猥以譾材。謬膺重任。晝夜思維。欲求萬全之策。以報陛下罔極之恩。食不甘味。寢不貼席者。三月矣。頭緒雖多。不能快於心也。竊惟今之議河患者。莫不曰。徐、邳河身墊高。水易溢也。崔鎮諸口來寇。桃清淺阻也。高、寶、湖、淮水橫流。淮、揚之民。久爲魚鼈也。淮黃兩河之水。漫無歸宿。海口沙墊也。此徐州運南之患耳。耳目之所覩記。運道之所必資。故人人得而言之也。臣已於前月二十八日。會本具題。陛下俯從。臣請兩年之內。或可脫淮、揚昏墊之苦。免運道梗阻之虞。而臣亦得藉以少道愆尤矣。然其大可慮者。不在此也。敢敬陳之。臣初抵淮安。即詢黃河出接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喜以爲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小浮橋運西。則爲胡倫溝。爲梁樓溝。爲北陳溝。爲雁門集。爲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即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非開漫深俱不能容。臣即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琰、前往測度去後。隨於四月二十九日。親督淮北分司部中余毅中、添註管河鄭中張榮、徐州管河兵備副使林紹、添註管河副使張純、沿河諸石。行至徐州。隨據王琰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等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蕩。一望無際。原係民門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遠年而淺阻如故也。臣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砀山鄉民段守金、婁汴、王福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睢趙家圈、蕭縣顧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黃鐵底。後因河南民門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遠年而淺阻如故也。臣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砀山鄉民段守金、婁汴、王福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睢趙家圈、蕭縣顧門、出小浮橋。一向安流。名曰銅黃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河底。即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等情。臣當督前司道。并山東管河道副使鄧元哲、河南管河道副使唐汝迪。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府之虞城、夏邑、商邱諸縣。至新集閱視。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碭家口矣。隨據地方鄉老靳廷相等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于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跡。現在儘可開復。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深。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即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稟稱。去此七百餘人。連名具告。俱爲乞疏舊河便民事。稿照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遵縣迤上。夏邑迤北。碭山迤南。有溪決挽河。沙隨水去。治河即所以治海也。別鑿一渠。與復舊道。雖無濟於事。一、曹縣老黃河

嘉靖年間、岸闊底深、水勢安流、既於運河無慮、亦於民田無害、商賈通行、貿易大途、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徙、黃流泛溢、青黃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早爲開道、上利下便、是誠萬世蓋棺等情、臣度其言、實爲探本之論、但道里遼遠、工費艱艱、復又沿河荒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嘗覽崔家口一帶漫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爲力也、復督各官勘小舡、至梁櫻溝、北陳等處、躬親測其委果淺阻、河底原係陸地、委難開刷、蕭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粒食、饑餓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爲壘、城中瀦水爲池、居民逃徙、官吏棲城、難守、見今題請蠲縣、臣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幷合汴、泗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過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百小浮橋、而不考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爲無慮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不可鑒乎、臣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因河身漫溢、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遡尺也、漫愈長則變愈速、臣是以夙夜爲懼也、臣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竊料先時諸臣難以工費爲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匪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僅有一河可通、姑爲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獨不慮之乎、臣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運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患、夏、秋、淮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滯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故以爲復之便、至於復故道難、仍新衝逸、則臣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捨逸避勞、慮日後未可必之身謀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皆非臣之所以盡忠於陛下也、臣勘議之後、即擬具題、但因伏水將發、猶望水勢洶湧、或可衝刷成渠、近又行據同知王瑛回稱、勘得北陳等處、原深一尺六七寸者、今止深七八尺、臣看得伏秋暴漲之時、水增六尺有餘、則客水消落之後、不免仍存本體矣、伏望敕下該部看議、如果臣所言不謬、擬議上請、特差素識水性科臣一員前來、候秋深水落、與臣會同山東、河南撫臣及兼理河道巡鹽御史、躬親勘議、如果可復、即便估計錢糧、會本題請、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疏入、帝不納、

恭報南河工程次第疏萬歷六年

潘季馴

臣竊照治河之工、築隄固難、而塞決尤難、今幸仰仗我皇上一誠默運、上格天心、河伯效靈、諸決自塞、臣原議欲挽旁決之水、以歸正道、今已悉從人願、挽清而下、皆如溝洫、今皆洗刷深廣、如故、又在雲梯關海口大闢、清口通利、兩河順軌、三月之間、河形頓改、止餘大澗口一十丈未合、淮水尚分一小支東奔、若天氣晴和、功在旬日、不足慮也、但黃河雖已歸正、而隄不築、則前歲伏秋、必復泛溢、故堅築遙隄、以固其防、創築減水壩、以殺其勢、其工未可緩也、高堰之工、斷流雖已可恃、而一線未足爲恃、必俟塘流之後、隄內陸地乾出、度收菜土、加培高厚、方可無虞、再查黃浦八淺二口、皆因高堰之水、漫溢衝決、高堰既築、則二口之築自易、湖隄圓壓、亦當次第告成、崔鎮決水委已歸海、井趨雲梯關下海、據稱留之無益、應合一體建築、遙隄、復將唐埧、滿城水壩、移建本處、蓄留羅家等口、以殺黃流、假爲允當、工程次第、此其大都矣、再照築隄不難、而收土爲難、或爲水占、或爲沙掩、遠搜深取、務得膠淤老土、方許填築、夯杵並舉、務求堅實、臣等三令五申、諸司道朝乾夕惕、惟此而已、臣等猶慮官夫畏用飛沙、填藏隄內、無從辨驗、又製鐵探筒數十具、分散各工、令其時時錐探、臣等閱工之時、亦將前器探試、如筒內帶出浮沙、提不成顆、即將本管官究治、挖去改築、眞如燕雀壘巢、日計分寸、其工誠有不易者、至於石工採運、亦甚艱苦、與其速而不堅、孰若遲而可久、故未可責效於旦夕也、近因風雪大作、地凍凍結、難以興工、日下將擬險緩散夫、先遣後近、至明年正月二十日以前、鳩工再舉、伏望皇上少紓宵顧之憂、容臣悉心料理、務圖永賴之計、必不敢苟且塞責、以負任使、謹具題、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恭報南河工成疏萬歷七年

潘季馴

臣竊惟我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儀眞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淸河至徐州、則資黃河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淸河縣之東、經安東、遂雲、錦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渭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淸、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子遺之民、攀輿號泣、覩者皆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棄者、有謂諸決當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開濬者、臣反覆計議、棄故道則必欲棄新衝、新衝皆壯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澀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決則正河必奪、桃淸之間、僅存薄水、淮揚兩都、一望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河泛溢、隨地汪洋、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導他道、則不得、況穿者無幾、而來者過半、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可也、惟有開淸海口一節、於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部移咨、丁寧臣親詣踏看、臣乃乘輕舸、出雲梯關、至海濱、故道也、數年以來、淤塞二三里以至十餘里、淘之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十丈、深自七八尺、臣乃思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勞丈、先防正道、遂決意築決、以挽其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減水壩以殺其勢、而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則益水、而不知力不大則沙不滌、益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旁溢則水散而淺、返正則水束而深、水行沙面、則見其卑、此既治之後、與

來治之先。光武大和驟殊也。每歲修防不失。卽此便爲永固。借水攻沙。以水治水。臣蒙昧之見。如此而已。至於復開壩。啟閉疏濬揚河之淺。亦皆尋繹先臣陳瑄故業。原無奇謀秘策。駭人觀聽者。冒幸成功。殊非人力。實皆仰賴我皇上仁孝格天。中和建極。誠敬潛孚。而靈祇助順。恩威並用。而黎獻傾心。念轉輸乃建國之資。軫睿慮切做予之虛。皆旰勵道。絲綸屢飭。其始也。并河濟以一事。權假便宜。以任厥事。故臣等得竟厥功。其既也。逮輸悎以警冥頑。折沿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厥事。仰效芻蕘之言。其既也。逮輸悎以警冥頑。折沿言以定國是。故臣等得竟厥功。與民困咸紓。特頒賞費之仁。臣工與夫役競勸。致蠢無競之功。遂成一歲之內。今兩河烝黎。歌帝德而祝聖壽者。且洋溢乎寰宇矣。臣何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哉。除用過錢糧。聽巡鹽衙門查發外。其餘完過工程總數開坐。伏乞敕下該部覆議。差官勘明。實施行。

疏入。賈季駟等銀幣。仍遣給事中尹道勘實。

明臣奏議卷三十

陳吏治積弊八事疏 萬歷十一年　邱橓

臣謹言。臣去國十餘年。竊見近日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竊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皆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故徇私而不敢盡法。褒無所懲。貶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橐。甫臨所部。而請託之干牘又滿行囊。以豕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隨指。此請託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修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能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僵而不仆。翦之庞卽贓穢狼藉。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現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戀貪之法。全在提問。乃豺狼見道。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鍰黍。苞苴或數十命。而罰不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推於高廟實錄之末。摘出四年事蹟。復稱建文年號。如斯而已。夫以我太祖市定天下。卽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證其主爲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證。何忍沒其號於建文。元史且修。何可缺其錄於景泰。

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證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污黷害民。不加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舉校之職。賢才所聞。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庶官也。概與上考。若罷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武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務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固非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曾之爲畢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遂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綱。痛懲庇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

疏入。帝從之。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奏 萬歷十三年　沈鯉

臣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紊系英宗。則皆爲我朝缺典矣。所據司業士祖嫡、有循史職、修缺典之奏。臣等請先述其略。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踐位。乃削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廟實錄。遂將建文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略也。正統十四年。北兵入犯。英宗蓉皇帝躬厭六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爲郕王。奉皇太后命監國。旋卽大位。次年八月。英廟回鑾後七年復辟。是爲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亨、曹吉祥、奏將景皇帝廢爲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事蹟。附於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附。至成化十一年。憲宗純皇帝追懺英宗本意。始收廷臣復景帝位號。上尊仁康定尊謚。改修陵寢。景泰七年事蹟。未及盡正。此則附錄之大略也。因循以至於今。非謂其不可而途已之也。夫位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英廟之心而已矣。伏卤成祖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爲少主。未開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宜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正使年號不除。何損高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故議復革除者。非爲建文、爲成祖也。謹更附錄者。非爲景帝、爲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遑舉墜。以宏先德。正在此時。臣等不敢爲更張之議。惟將英廟實錄中開七年事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於建文位號。諡冊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推於高廟實錄之末。摘出四年事蹟。復稱建文年號。如斯而已。夫以我太祖市定天下。卽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證其主爲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

且英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爲太祖之嫡孫乎，懿祖宣宗存天之統，伸寃海內之意，彰徽顯闡幽之盛，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豈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於累朝，而一旦恢復，公論孚於萬世，而傳信無窮，皆出自人主獨斷，非臣等所敢擬，伏候聖明裁定，

奏入，下部議，不果行，

請宥革除緣坐外親疏屬疏萬歷十三年

温純

臣竊查先准兵部咨，該廣東道監察御史屠叔方題，前事，本部覆奏欽依，咨行各撫按官，通行司府州縣衙所，查取節年軍册，備查革除年間被罪諸臣，除齊泰黃子澄外，其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不拘現在死絕，遵奉明旨，務查世代遠近，接盡來歷，明白的確，開具奏免，以廣皇仁，內有族黨親戚，婚宅資產，久在戍所者，若一概遷移回籍，於人情恐有不堪，合聽其自便，願回者，給與免帖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隨住該衙，即將册內軍名，削除，不許復行勾提，本部仍載入考成，海內通限本年十二月終奏報，如原無應宥人數，查實咨部，不得輕信流移奸人，妄告混免等因，備咨前任撫臣，准經案行浙江布政司，轉行各該軍守巡海兵等道，及各府州縣衙所，逐一查議，是詳，以憑具題，去後未報，該臣接管，催據該司呈稱，依奉行據杭湖紹金衢嚴處七府，各回稱，所屬州縣衙所，並無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連累發遣親故，無從開報，各具印結繳覆在卷，又據嘉興府申稱，平湖、崇德、海鹽、嘉善四縣，海寧、嘉興二衙所，並無前項累遣親故，止據嘉興縣申開，應宥軍人吳阿真、秀水縣申開，軍人朱慶員等，雖無明書方孝孺事蹟，而有奸惡外親字樣，范小孫等係忠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累遣，桐鄉縣申開，軍人仲阿添等，事亦因革除年間，忠臣方孝孺株連楊任外親、張累發遣，俱各有據，均應一體申豁等因，又據寧波府申稱，鄞、慈、定、象四縣，寧、昌三衙所，俱無前項累遣親故，外據奉化縣申開，忠良戴德蘇累遣軍人屠叔保、并戶絕軍人楊佛壹等，擬合轉申豁免等因，又台州府申稱，黃巖、天台二縣，并台州衙左右中前水軍等所，松門衙左右中前楚隘等所，海門衛外岡前新橋鎚等所，各無應宥軍人，其臨海、太平、仙居、寧海四縣，台州衙後所，松門衙後所，海門衛左右中等所，各造忠臣方孝孺、王叔英、鄭恕、累遣軍人陳景原等，文册到府，理合申詳豁免等因，又據溫州府申稱，永樂、平泰四縣，溫、金、鑑三衙，海壇平等所，各無前項累遣應宥軍人，徐亞生等到府，合行轉申，遵例豁免等因，及准浙軍巡海兵等道，各咨覆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裘貞吉，右布政使余一龍，查得原題止稱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並未開有諸臣細名，今據各府造到册內，有忠臣戴德彝、王叔英、鄭恕、卓敬累遣親故，隨查得先爲仰遵明詔，查錄遣忠，以彰盛政事，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蕭具題，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陳性善、戴德彝、卓敬、劉璟、鄭恕、鄭華、王叔英、程本立、盧原質、張泰、盧迥一十二人，俱經禮部覆奏，遵奉欽依，褒表備行撫按二院，轉行本司，於省城總建一祠，奉秋致祭訖，爲照戴德彝等，既與方孝孺俱係忠臣，開凡累遣親故，通應一體推恩給宥，但有祖充軍役，繼復累遣，而調併別衙者，雖應宥其後衙軍

役，而原係軍籍，隨衙安居多年，似不必更張生擾，至如原籍有丁盡而戶存，及丁盡而戶絕者，均應照例開豁，再照嘉興府申送嘉興等縣册開，有方孝孺株連忠臣楊任致累伊外親范小孫等，非方孝孺親故，而遣戍實由方孝孺波及，亦應併免，今將各屬縣衙所查過累遣軍人姓名，來繇分款造册，現在呈乞本部院再行加驗，俯賜會議，題請施行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范、議照揚鑣盛節，人臣殉國之忠，褒往勸來，聖主礪世之典，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節蒙累朝褒崇恤錄，所以振綱常，表節義者，誠千載之一時矣，但諸臣外親族屬，連累發遣者，尚未沐復，似納未足以昔聖澤而慰忠魂也，茲者仰荷皇上俯納部院諸臣之言，特旨查豁，綸音一下，非惟株連墓隸，久戍窮囚，喜得更生之幸，而凡率土臣民，莫不舉手加額，感激鼓舞，共思殞忠畢義，報效於明時矣，臣等仰承德意，敢不竭力消詳，以期對揚於萬一，今行據該司呈報前來，臣等逐一細加查驗，除祖充軍役，撥復累遣，調併一衙者，照舊軍籍隨住，不必更動生擾外，其方孝孺、戴德彝、王叔英、鄭恕、卓敬諸臣，累遣親故，現在著伍供役者，似應悉從矜宥，以霑浩蕩之恩，原籍丁盡戶存，戶絕者，均應遵例開豁，以免勾擾之害，至如方孝孺連累楊任，併累伊外親發遣者，雖非孝孺親故，而實由孝孺株及，亦應併請矜豁，以宏一視之仁，懷皇查議的確，委無詐冒奸弊，相應具題，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將革除年間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累遣親故，現在著伍吳阿真等八十二名，連累楊任外親范小孫等十一名，併丁盡戶存，戶絕朱阿定等六百九十一名，通行本省各該府縣衙所，盡行宥免，願回者給與免帖，不願回者亦給免帖，仍在戍所，附入民籍，當差，該衙前除軍名，不許復行勾擾，仍督行外省直衙所，遵照，但有營丁在衙者，一體查明豁免，開除施行，應聖恩廣施，忠魂永慰，不惟雪彼時株蔓之冤，亦且扶萬世綱常之重矣，

疏入，帝從之，

陳十蠲疏萬歷十三年

余懋學

臣竊惟諸臣之不能容李植等，一則以科場不能無私，而惡植等之訐發，一則以往者皆保留張居正，而忌吳中行、沈思孝等之召用，二疑交於中，故百姤發於外也，夫威福自上，則主勢尊，植等三臣，陛下所親擢者也，乃舉朝臣工百計排之，假令政府欲用一人，諸臣敢力挫之乎，臣謹以臣工之十蠲，爲陛下言之，今執政大臣，一政之善，輒矜贊導之功，一事之失，輒諉挽回之難，是爲證上，其蠲一，進用一人，執政則曰，我所注意也，氣宰則曰，我所推轂也，選郎則曰，我所登用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是爲招權，其蠲二，陛下天縱聖明，猶慮虛懷納諫，乃二三大僚，稍有規正，輒嗤抉而起，嚣聲相加，是爲諱疾，其蠲三，中外臣工，率探政府意向而不恤公論，論人則毀譽視其愛憎，行政則舉措徇其喜怒，是爲承望，其蠲四，君子立身，和而不同，今當路意有所主，則羣相附和，攻於抗天子而難於違大臣，是爲雷同，其蠲五，我國家諫無專官，今他曹稍有建白，不曰出位，則曰沽名，沮忠直之心，長壅蔽之漸，是爲阻抑，其蠲六，自張居正蒙蔽主聽，道路以目，今餘風未殄，欺罔日滋，其蠲七，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附黨比，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爲競

勝。其弊八。佞諛成風。日以寖甚。言及大臣。則等之仇讎。言及邊帥。則等之方召。言及中官。則誇呂張復出。言及外戚。則頌卓魯重生。非相結獄。即因邀賂。是爲佞諛。其弊九。國家設官。各有常職。近兩京大臣。務建白以爲名高。侵職掌而聽民訟。長告訐之風。失具體之體。是爲乖戾。其弊十也。

疏入。帝不納。

請正文體疏萬歷十四年

沈鯉

臣淮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業者。更益怪異不經。致誤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爲嚴禁。恐益濫漬人心。浸尋世道。其爲患害。甚於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獵禽。逐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繫。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關於性術也。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鈎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漢宗論詹事黎淳曰。出題判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何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甚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崩而用諸子。諸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樸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深長思也。在昔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傅稱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蕃害並至。今所用、推不知民艱之。譬樸斲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澀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敍。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爲奢冥翬翬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蕩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爲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眞德秀大學衍義、邱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校使不更出入於淫楚。譬如藩垣不培。盜必斬關而入。病夫垂斃。而復飲以烏喙。鮮有不立仆者。皇上不爲封疆計。則已。苟爲封疆計。可任網利之徒。悉意漁獵。以撤其藩垣。且釜之疾而速其斃乎。故語民間慈中使。苟求衣食無賴之棍徒。從來大盜。往往乘釁待隙。今驗法壞。軍餉匱。戎馬凋疲。願此失彼。山澤之雄。樂禍幸亂。流散之民。有死無生。征戍之役。沿途肆虐。岌岌乎不止釁與隙矣。而語目前之多故。莫如遼左。尤莫如貴州與四川。在四川苦採木之役。民已喪其樂生。在貴州號彈丸之區。餉皆資之各省。而播酋復肆鴟張。爲川貴大害。皇上惻然西顧。方且趣兩省督撫。星馳征討。以拯塗炭。奈何復從而重困之。軍馬猶未集。而方望內帑給發。數十百萬不止。而又求數萬之稅於其地。與棗不產之名焉乎。此驅民使之歸播。驅商旅使不更出入於滇楚。譬如藩垣不培。盜必斬關而入。病夫垂斃。而復飲以烏喙。鮮有不立仆者。皇上不爲封疆計。則已。苟爲封疆計。可任網利之徒。悉意漁獵。以撤其藩垣。且釜之疾而速其斃乎。故語民間慈苦。各省礦稅。皆宜報罷。爲生靈命脈計也。語及疆事安危。則川貴遼左。尤宜先能。爲國家保障計也。夫生靈之休戚。較諸一己之玩好。孰輕孰重。國家之大計。較諸一時之小利。孰利孰害。矧與民爭利。而究也必不得享其利。又孰與以天下之利。還之天下。而使一心愛戴、彊圉無虞之爲愉快耶。臣等縞懼時艱。不忍徒仰屋窓嘆。是用味死而進其狂愚。伏乞皇上深維安攘之至計。遍覽元元之苦情。亟將各省權稅諸使。既然召回。於以上綰皇祖之鴻業。下答四海之民心。宗社幸甚。倘少須時日。次第罷遣。則乞於川貴遼左用兵之處。先停徵稅。庶直地免分外之擾。征討有底定之期。其關繫國家。尤非淺鮮。惟聖明幸留意焉。臣等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停礦稅疏萬歷十四年

温純

臣等近因時事。不勝杞憂。竊幸皇上屢禁榷採擾害。散遣隨從虎賁。中外臣民。舉手加額。謂聖明日月照臨。停止可且夕待也。不意蔰國貴州。亦遣稅使。臣等志在獻替。若徒以一言邀責。不求實回天聽。是嘵官職。是昧機。是負皇上。舉有事。國之撫及臣等之罪。將用何詞以解。蓋自榷採四出。其害叫閽。閭閻隱忍已極。雖官司未必盡知。其禍則官民相向。深憂而皇上以爲無事。歷星變火災水旱。民不聊生之地。在在有礦稅之役。在皇上愛民盛心。固曰不忍加派。乃有此舉。在地方有司官虎則曰。寔有明旨。誰敢不遵。於是或攤之行戶。或派之經紀。或爲頭會箕斂。或爲椎髓剝膚。頭頭鎚末。雖細不遺。肩挑背負。無微不及。其所進數萬數千。皇上以爲數止於此。不知此特其一耳。而各官役之狼攫佽伞。充私囊者。十而九也。夫攫之所進數萬數千。皇上以爲數止於此。不知此特其一耳。而各官役之狼攫佽伞。充私囊者。十而九也。夫攫之有礦稅之役。在皇上愛民盛心。固曰不忍加派。乃有此舉。在地方有司官虎則曰。寔有明旨。誰敢不遵。於是或攤之行戶。或派之經紀。或爲頭會箕斂。或爲椎髓剝膚。頭頭鎚末。雖細不遺。肩挑背負。無微不及。其害而待斃乎。彼特有所俟而未發耳。皇上毋謂臨清、儀眞、淮揚之後。竟亦帖然無足慮也。亦毋謂今日解銀幾千。明日解銀幾萬。可以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也。夫多藏厚亡。天地大數。財聚民散。顚扸箴規。不可不深長思也。在昔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傅稱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蓄害並至。今所用、推不知民艱之。譬樸斲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澀不可讀爲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敍。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爲奢冥翬翬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蕩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爲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爲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眞德秀大學衍義、邱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校使不更出入於淫楚。譬如藩垣不培。盜必斬關而入。病夫垂斃。而復飲以烏喙。鮮有不立仆者。皇上不爲封疆計。則已。苟爲封疆計。可任網利之徒。悉意漁獵。以撤其藩垣。且釜之疾而速其斃乎。故語民間慈苦。各省礦稅。皆宜報罷。爲生靈命脈計也。語及疆事安危。則川貴遼左。尤宜先能。爲國家保障計也。夫生靈之休戚。較諸一己之玩好。孰輕孰重。國家之大計。較諸一時之小利。孰利孰害。矧與民爭利。而究也必不得享其利。又孰與以天下之利。還之天下。而使一心愛戴、彊圉無虞之爲愉快耶。臣等縞懼時艱。不忍徒仰屋窓嘆。是用味死而進其狂愚。伏乞皇上深維安攘之至計。遍覽元元之苦情。亟將各省權稅諸使。既然召回。於以上綰皇祖之鴻業。下答四海之民心。宗社幸甚。倘少須時日。次第罷遣。則乞於川貴遼左用兵之處。先停徵稅。庶直地免分外之擾。征討有底定之期。其關繫國家。尤非淺鮮。惟聖明幸留意焉。臣等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矜廉吏被誣疏萬歷十四年　温純

臣等竊惟國家事有當婉詞曲陳以冀下情易達者有當苦口盡言以求天聽亟回者今事勢景象日急一日臣等敢不盡言伏自皇上礦稅旋行一元一時人心錯愕臣等雖身任言責止從九卿陳乞不再爲疏煩瀆竊以爲聖朝之言公言也必蒙皇上垂聽又特皇上不許擾害地方之旨各官役或不敢違若藏事恩登官民相安礦有意外之慮知皇上必曾爲而旋卽已之也今據李道訐奏寶秀等遂令寶秀之妻上怖天威下憾夫難脫罪以侄路費不及四金旋卽自盡死別道一幼子呱呱就寄夫寶秀固國家一廉吏也臣等於京察時訪其官大理茹苦有聲今任南康市十六日偶與李道酬酢輒遊陷以鄰境奇禍且於桎梏中傷妻不可復生念幼子未必復見穉長殺命且涼且行而又重以長途跋涉之艱纍纍縲紲之苦不啻路冬而遇霜雪之交加也此等情狀南康士民痛惜道路遠近悲憐我皇上聞而知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也臣等聞其體甚羸弱倘付詔獄加以箠楚萬一不支或死杖下縱不卽死傅之天下後世將謂皇上以中官爭利之故而致方面廉吏妻死身危不亦輕重失倫甚非朝廷爲民設官之意乎況今異星東墜明周兵兆徐鳳以北旱二千里麥苗無收民雜草菜以食卽如皇上初年布衣蔬食以回天意發倉賑貸以救民窮猶恐無濟於時而礦稅官役方且交錯滿道有掘之地不得則以一條鞭法索之民而民不能堪者有本地棍徒通同官吏指某屋某墓有礦而詐銀入已者有一物而四五稅或稅及於蠶賣者有搶奪成風官役倡之市棍又假官役以效之利則歸衆名則歸皇上書遍天下皇皇然相聚相爭相仇不至於鴟張殘民不已也不至於召釁起亂不已也卽今蝗穀之下商旅罕至況其遠乎郊圻之外拾奪公行況其遠乎近儀眞太監暨祿又報上新河民蜂擁萬餘幾成大變矣而會徐鳳以北大旱淮揚鹽課尤年例邊餉取給之地也各省稅銀俵所賫以充邊餉者亦少半充內帑大半充各官役之囊矣無論軍士楊腹不待脫巾乃見竊恐不軌之民與失意失利之民並起所謂失意之民林章聚是也所謂失利之民上新河之蜂擁與鑛丁是也所謂不軌之民我朝之劉六、劉七、齊彥名、師尙詔輩是也然而不軌之民又因失意失利之民而起縱能撲滅將安所資餉於庫藏匱竭之時卽取原奏各官民而盡罷之法亦何濟矣蓋天下所最可患者有可修省之時而以爲不足畏則可畏者至而修省無及有可挽回之計而以爲不足慮則所慮者至而挽回無及臣等誠願皇上之及時以挽之也及時則不過片紙溫綸而風行雷動立見四海臣民仰頌我皇上卽堯、舜、禹、湯、文、武不能過且其爲力甚易不然則其難有萬倍於今日者臣等職在守法竊有感於吳寶秀等之速而恐天下之夫不能有其妻父不能保其子者不獨一寶秀也又恐今日衆利之禍不獨右官民也故敢以苦口之言進伏乞皇上特賜天顏俯察臣等所言原非過計臣等所慮原出閭閻迫苦其情倘荷天恩憐吳寶秀之廉而矜其苦換發德音放回令復原職臣等之上願也如以業有成命仍乞聖慈於拏到之日敕下刑部併知縣吳一元從公審實請旨發落俾得保其殘生因停礦稅收回原差各官中官及各官役以收人心以弭禍兆以保治安之休於撫鎮宗社

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疏入帝不納

乞保聖躬重宗社疏萬歷十四年　盧洪春

臣伏見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頒眩體廬曾能朝講時享太廟道宮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非成禮臣愚捧讀旣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卽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諉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驅馳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爲患納淺倘如聖諭則以日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爲患也更深者乃爲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廷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衰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過諫諍必多怒一涉宮閫嚴謂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願陛下以宗社爲重步移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以左右近習有所假借傷躬踐行則示天下以慈儀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竊以曖曖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命治罪杖六十斥爲民

請嚴言官嘖職之罰疏萬歷十五年　李懋檜

臣竊見給事中鄒應龍論誠意伯劉延世波及言者欲概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應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子供雕僅仆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通者害蔽日月虐暴如斗天變示儆於上變聲之間子弒父僕殺主人情乖離於下應以爲海內莫應可言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爲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爲言官者不必皆愚無論往事卽如邇歲潘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謝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誦以去者非應欲則新進書生也果若應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上官禁止司闈爲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尙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應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塞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應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遵一际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應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

疏入帝責其沽名鎸二秩

劾縱監張鯨疏萬歷十六年　張　沂

臣聞宦官之禍譬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早見豫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卽如正統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權傾危社稷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

明臣奏議卷三十一

請保護聖躬疏 萬歷十七年

臣謹奏爲披瀝悃誠懇祈明聖、慎保聖躬、以介萬年、以銜靈長事。臣荷蒙皇上恩寵、明居侍從、薦歷卿貳、職位之榮、祿養之厚、有捐軀難報者、豈啻僭越恩寵而已哉。蓋自有此身以來、皇上慈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此身非臣之身、皇上所賜之身也、愛其身而不知愛君之身、天地間之罪人也、終日古忠臣愛君、頗之曰萬福、曰萬壽、天保諸詩可詠也、愛君而不以古人之心爲心、非真愛君者也、臣不敢也、請爲皇上陳之。臣惟古帝王之御天下、能以天下重其身、爲上天之眷命、爲下民之共主、爲祖宗紹鴻業、爲子孫垂丕基、九重端拱、非以自恣也、有逸慾之戒焉、萬方供獻、非以自侈也、有耽樂之戒焉、冶容媚色、伐性之斧斤也、有荒淫之戒焉、崇飲酣歌、迷心之鴆毒也、有沈湎之戒焉、夫是以操存內固、血氣順軌、精明堅實、歷考無疆、周公爲成王作無逸、諷酒王不敢荒寧、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厥享國長久者、蓋此意也。臣近以左諭德少詹事侍講講、悲覩天顏和睟、聖體康強、退而私相喜曰、真萬年之令主也、今年三月初、於邸報中見鴻臚寺接出聖旨、朕近因動火免朝、四月中又見大學士王錫爵疏奉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讖言、但朕自去年以來、動頭眩、飢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怠荒、臣伏誦之、仰見皇上虛懷納言、敬德慎疾、臣惓惓之所願望、然私心竊有疑焉、皇上春秋鼎盛、精神健旺、稍有不和、一藥旋復、何自多相延

嗇也。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武諸臣、兢兢奉法、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使恩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惡狀、中外臣民、踴躍歡呼、咸謂必將翦除元兇、以杜後禍、法司問明奏請、那尙智等、供奉宮處分、張鯨姑念侍奉多年、勤勞、會痛加省改、竄脚供事、中外聞之、大失所望、惡未不除、爲害滋甚、臣恐王振、劉瑾、復見於今日矣、故爲皇上極言之、昔我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嚴、有罪不赦、洪武中、一監官供事內廷、言及政事、卽日斥遣、因論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謀、必廣及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倖、可得預者、今此宦者、雖非朕日久、不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夫監官懼言及政事、未曾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太祖卽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道變章、法司究問、皇上知鯨罪惡屬實、卽加顯戮、以洩天地祖宗神明之怒、猶謂其喚奈何令罪大惡極者、仍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皇上已籍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皇上卽斥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宋坤、擢鯨之髮、不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足報其冤、故京師爲之語曰、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而不害也、皇上英明、同符太祖、不難去鯨、猶難去一張鯨耶、臣伏讀明旨、以意揣之、那尙智監候處決、謂其黨壞邊事也、使鯨不悉權、雖百尙智、豈能擾邊、李登聚、張維德、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謂其受賄縱情、與君實法也、然受賄實法、孰過於鯨、尙智、李奇等旨傾鈔銀、供稱張鯨主令、冒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未解也、以爲鯨侍奉多年、其弄權壞法、亦多年矣、皇上當深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爲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未聞狼於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況在宮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有流傳鯨廣置金寶、多方請乞、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不信、竊謂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知日月豈墮奸詐、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爲眞、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自此始矣、伏乞皇上大奮乾綱、爲法割愛、將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疑、宗社生靈、俱可無恙、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爲此閹誤也、皇上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爲此閹壞也、以一閹宮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若側有惡、不爲掃除、皆臣之罪、故敢冒言無諱、惟聖明裁察、幸甚。

疏入、得旨、這事情已有旨了、這廝每欲與張居正鴆保報復、私意不遂、故醜汚君父、好生無禮、著拏送鎮撫司、好生打落究問了來說、不許縱情賣法、

至今也。臣謂人身之有水火。猶天地之有陰陽。心屬離爲火。腎屬坎爲水。水宜升。火宜降。此水火既濟之理也。善發者清心寡慾。俾腎水有餘。自然上升。制伏離火。生津生液。而君火常住。不善養者。徇情縱慾。致腎水不足。不能上升。制伏離火。爲眩爲亡。而邪火盛行。今本旨久稽動火。臣私心求之。得非九重之內。可以自排將逸慾而不之儆乎。萬邇之暇。欲以自娛。將此樂而不之節乎。嬪嬙在側。而裨席之愛。不能自割乎。盤樂在御。而麛麚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於此。皆足以損眞伐和。耗傷元氣。夫元氣之在人。猶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元氣則精神短少。軀體孱弱。致疾益有由矣。伏願皇上念天地祖宗子孫人民之重。思古帝王逸慾耽樂。荒淫沈湎之戒。惜元氣之不可傷。而于宮中娛樂燕嬉。視之若花鳥水石。然以寄一時之興。行之有節。而不沈溺。守之以禮。而不放逸。則外耗鮮。餘內體自固。元氣常足。而邪火不攻。聖躬自爾清泰矣。苟爲不然。則攻取者衆。存養者微。如火之鑠金也。如斧之伐木也。良可畏哉。年不可特。時不可失。願皇上當此富盛之年。而調攝以培之。則爲力也易。若他日虧損之後。而藥石以扶之。則爲力也難。此在皇上深思而力反之爾。宋臣蘇軾有言曰。人生之所好者逸慾。而所甚好者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無疑必信。臣願皇上信臣之言而已。臣又惟寢身莫善於寡慾。寡慾必先於清心。然人心必有所寄。寄於嗜慾。則念茲釋茲。在嗜慾。寄於存省。則念茲釋茲。在存省。語云。日親日近。日遠日疎。此有所寄之說也。皇上當何所寄哉。宋儒眞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臣願皇上日臨講幄。常御經筵。與二三儒臣。講究義理。退則將所講經史。複玩而詳繹之。務求必得於心。則此心寄於學問。而他念不足以入之矣。又願如嘗親朝。數召三公九卿於便殿。商搉庶政。退復將所上章奏。備閱而深省之。務求必察其故。則此心寄於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內廷之中。非外臣之所得預。又當擇其內臣之忠謹者。給事左右。以侍旦夕之起居。以護燕閒之遊息。取其儆善規過。察其導慾獻諛。由此自朝至昃。必發必戒。無以內逸妨外勞。無以十寒勝一暴。自然聖躬日清。嗜慾日寡。聖躬無不強固矣。非天下臣民之幸哉。臣待罪南都。實切近侍。願獻忠於皇上久矣。秖以官非言責。而匡扶朝政。指陳時事。則大小臣工。前後蠭臻。俱已言之。臣何敢復瀆天聽。至於保護之義。臣實預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心。耿耿不容以自已也。夫言及乘輿。則罪滿者忌。事關宮壺。則遠嫌者疑。臣願不畏斧鉞。而冒言之。臣之罪也。然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資焉。臣之愚。臣之所大幸也。惟皇上垂擇焉。臣無任祇慄祇願之至。

疏上。得旨。覽卿奏。知道了。

論公用舍疏萬歷十七年

逸中立

臣惟朝廷有用舍之權。而天下有是非之公。用舍合於公。則人不服而議論自息。用舍不合於公。則人不服而議論日滋。故曰。王道本乎人情。自古以來。未有上下異情。大小臣異心。邪正倒置。衆論沸騰。而可以言治者。臣睹近來諸臣相繼而罷者。率多祗行好修。守正不阿之士。如郎中謂一名疏中所云。得罪乘權者六十餘人。臣不敢謂其皆嶷然君子。然而爲君子者多也。而偶以一事固執。一言觸忤。遂令其牢落下僚。

跧伏田間。壯志鬱而不伸。忠猷蘊而未達。此臣所以深爲諸臣惜也。方今中外多故。苦無任事之人。而今被斥諸臣。雖位有崇卑。才有偏全。皆國家所作養。生平所砥礪。今不使之爲國家用。而反令棄之以成其私名。致盛時者有憾才之嘆。司銓者有乏才之疑。此臣所以深爲世道惜也。夫諸臣有以爭國是而去者。又有以申救株連。疑及輔臣而去者。陛下怒言者。則曰出陛獨斷。而輔臣王錫爵之自解。亦曰有主上親筆。臣謂所能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主上去邪之明。即擬自閣臣。正大臣爲國之忠。若所能者果正人也。出於閣臣之票擬。而有心斥逐者。爲妒賢。出於主上之裁決。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彼職替告勿。身膺降眷。不補腦力誰。而坐視忠良屏棄。讒佞鴟張。雖間有揭救。然而諸臣之招斥者如故也。大臣以人事君之道。恐不如是。故臣又深爲輔臣惜也。今陛下欲安輔臣。則能言者。言者能而論者愈多。論者多而輔臣益不自安。即如高攀龍一疏。悚悚爲國惜才。即部院大臣。亦許其顧忠之心矣。中外諸臣。亦多爲之申解矣。孫繼有譚一召之疏。不無過激。而扶正抑邪之言。不無可採。陛下重削二臣。以謝輔臣。二臣削而輔臣能自安乎。臣聞防口甚於防川。聖如虞舜。猶察邇言而用之。況秦交一疏。輔臣不以滋棄諸臣。請乎。陛下以心膂託輔臣。則何不行輔臣之言。從中外臣工之願。明論吏部。於先後廢讀諸臣。隨材錄用。以示大公。則君有容直之名。臣無敢言之譽。國收多賢之益。廟堂無處分之煩。衆望自息。輔臣自安矣。宋劉安世曰。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爲社稷計。程子曰。朝廷不失於聚斂。失於聚錯。使議論何名而沸騰。釋羣疑而收人心。莫要於此。然臣又有言焉。留都銓卿以沈鯉推而不用。倘寶司丞以李懋檜補而不允。宰於郡元標慷慨大節。海內屬目。而不能一日立朝。夫以陛下寬仁。獨不能容一二直臣乎。以輔臣見知於主。獨不能爲國用一二直臣乎。端人短氣。正士結舌。聖明之朝。不宜有此。輔臣不思極力叩閽。仰回天聽。以收民譽。而坐令名。而徒忿衆口之呶呶。以歸過於君父。此臣所以義激於中。不容默默也。臣一介草茅。

蒙拔寘庶垣。感時効愚。悶知忌諱。伏惟聖明裁納。

疏入。帝怒停俸一年。

論修史用人疏萬歷十七年

逸中立

臣伏見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夔充總裁官。與論贊諸臣。以爲匯人。臣曰。是輔臣拔所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其疏參論。旋閣同官。業已上請。稱謂輔臣必開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臣可無言矣。既本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夔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參駁。執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於外廷。付定議於部院。而毫不以成心預也。雖而思曰。是出於宸衷之主裁。斷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聖心。虞夔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於閣臣之票擬。則是以桃李之私情。繆爲推引。而奈何假呂坤之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輔一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蠹吏。不以列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覽。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用人也。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人才。若能人人而用之乎。彼虞夔生平。具在去歲拾

遺疏中。眞士廼所不錄。聖世所不容者。不卽罷斥。已爲漏網選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何故復用之乎。夫用廣變也。爲得憲門生而私之也。私廣變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狎臺臣也。則竊議之心。化而爲機械。儻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廣議諸臣。無踰瑕之日。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闕力諍。今未能進一君子。而先進一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休也。亦所以成輔臣之令名也。臣再維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閒廢。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然邪媚如廣變者。首預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爲廣變者不少也。滔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奢縱干進者。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竇耳。卽擬英撝藻。何足以昭法戒。而垂萬世哉。伏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諮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諛人。以汚本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疏入。帝從之。

論邊事疏萬歷十八年　王錫爵

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四鎮同時擾敵。一歲有警。乃盡撤二十歲保障息民之功。虛更將吏。蓋絕諸部盡捕先朝大臣馬文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道。則非臣所敢持容曖面保。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纔。智兵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緩一時部署已定。落落難合。況轉餉調於藏儉。發督困於國虛。萬一諸部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快。莫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既素有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鎮。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敵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敵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敵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嚴。敵倦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於酋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譯調度之何如。若豫擊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恩之說。殊不知彼出關而泰之。此關關而款之。彼稱南北兄弟之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強弱之勢。原自絕然不同。有如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國家之全力具在。豈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已。惟皇上留意裁擇。

疏入。得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盡。邊務重大。兵機秘密。要須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著各該經略督撫等官。查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

請止開礦疏萬歷十八年　王錫爵

臣謹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寘口傳聖旨。開礦一事。節經諸人題請。如何不見部裏覆來。臣等仰見皇上留心國計。不勝欽服。竊惟天地生財。本以資國家之用。況今帑藏無餘。財山澤無遺利。則權宜開礦。亦是理財一策。但開礦必當衆衆。衆衆必當防亂。現今山西河南開礦徒嘯聚。正議驅逐。若官自開煎。恐奸民乘機爭利。隱蔽愈不可測。且朝廷一切事務。苟關大體。皆可不惜小費爲之。開礦止於求利。必須計算工本。以逮國未覆之意。一若防患。而後可斟酌舉行。非遣募徒之費若干。防兵之費若干。與開煎所得之利若干。果見出少入多。不爲虛設。而後可因民間私請。隔境遙度。而朝廷便可爲之出旨差官議開者也。戶部所以遲疑不

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漫。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橫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潤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得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海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入。朝論駭之。而中沮於抨擊。悉時相所庇。於是南屋以病歸。

論輔臣植私黨阻言路疏萬歷十八年

湯顯祖

臣伏見陛下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臣以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者。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勤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其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罪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舉韶珊荒政。徵賄鉅萬。讞獄市蔫。輔臣乃擢首陳壎。給事中胡汝寧。櫛門鷹犬。以其私人。獵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尖令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黨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舉臣風靡。固證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威福可惜也。陛下御極二十年。後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習然壞之。後十年之政。申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習然壞之。後十年之政。申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習然壞之。文舉、汝寧、誠論輔臣。省循悔過。以召天和。庶綱紀天下幸甚。

備陳邊事疏萬歷十九年

王錫爵

臣謹題爲遵臣懇主。特陳邊境遭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戴忠款。已具前疏。六條中。尙有國家大憂。安危大計。不可不蘄言者。臣竊惟方今邊事。正在可爲而不必強爲。乃議者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敵日益驕。各邊備日益弛。臣以爲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利無害之事。亦豈有算徹首尾之人。趙充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瓦解。當時並未嘗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未久而遽棄。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墜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病源。施加針砭。一番辦必簡兵必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則三年之艾。尙可得。暑火之憂。尙可解。此臣所謂正在可爲者也。昨尙書石星與臣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請遂以唐事論。方回統叛盟。蹂掠我率天、經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則戒軍皮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親入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將非有子儀之威。而敵非有回紇之強。彼其肯消沮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爾何不斬爾之酋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爾二月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潤布網。魚鼈寧復肯投。此臣所謂不必強爲者也。從來晉漢講和。豈有百年。臣之初計。固亦謂權忍須臾。期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爲晚絕一日。可以快一之便宜。夫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彼徘徊鬆外。倍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修戰守之備。然則彼餘愈遲。我應愈暇。彼以款愚我。我亦可以款愚彼。其功

多於匆匆案闔以博一時之快心爽口無算也。或有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尙悲鄭洛之日夜求彼。不已急乎。臣以爲此非求也。割土地、輸金寶。低顏而禮之。扶服而叩之。乃真求矣。今虛聲恐嚇。談面縛。縱實不費國毫名不辱國體。何以爲求。即使洛而果求也。則植植趄趄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齒牙。以揩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逸我以逸。人窮而逸我以強。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事。而曉曉爲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泉捍川之二堤。猶何備而能然。臣以爲此皆執之有名。據之有勢。彼各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過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原迴遠。來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慫於敗。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後夷書。現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懇何名而遲絕之。山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敵終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遲乎。臣以爲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援可待壯草長可待。姑夏秋之候。更以何辭。臣前晚絕之說。正待此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奈何。臣以爲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先主戰。而諸臣卻欲撫。此則撩虎出山。無弭耳遂馴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絕在後。譬之掬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臣言戰。言撫。各行己志之爲兩全。臣以爲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面防敵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疑同事之不信。又一面疑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枕工狼狽無所措手。而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敵易與耳。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以爲古之易敵者。王安石、崔苞、賈假道三人。及其後如之何也。大抵敵性無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直之名。窮狼怒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蓋光之頭可觸也。而徼外雜夷聞之。亦且寒心褫魄。以朝廷之趣信爲不足恃。五合六聚。兵絓而不解。然則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趣之入宋耳。可不爲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慮危是矣。有如敵毋款。而我再如二十年前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何時可已。臣以爲向來增賞雖諛。然亦會敵中無釁。不能層層與爭。今事當更始。明旨既已譴責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賞已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絹尺帛。而將吏有私加媚敵者。罰之無赦。此故敝易幣百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敵必成約。固甚善。即不就約。則我終以增少、食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爲此又當以讒間利害相提而論。有如敵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掩其不虞。即不然而嫚褻鳴鏑之事起。堂堂天朝。寧復可以劍鈍而節割矣。弱而慢射也。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晚絕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爲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喻。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澶淵之役。王欽若主絕。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役。王安石等主進取。當舸力爭以爲十戈一起。禍福不細。勿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即如富弼之倫。倫爭獻納。非今羣議以爲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孰與萬全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曾薦。故尙書宋纁謂臣曰。吾觀

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舉付前罪。重望必不肯爲洛下不如俟洛功績稍見而後用之。今纔離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容聞之乎。不意緘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爲人。剛方識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川面遂駁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熟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嘲於四川。不忍遂挫其銳劍擊椎之氣。匆匆議調。臣實痛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姍笑鄭洛爲無能矣。蓋舉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舉曾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惟守督撫之職。惟在朝經畧營某邊宜戍。某邊給餉。何計不預。內督何策可支百戰。此亦慮勾二臣髮事矣。乃不攝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已之事。而惟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夢熊辯。姑就舉曾確中所謂小犯小釁、大犯大釁、近理之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蠻蠻調發。七騫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移事變。兵敝民殘。舉曾能保目所見。亦能保目所不見否。能裹革橫草以致其報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入乎。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闢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人臣之大戮。臣親廑此二臣。有如一舉蹉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草莽已去之身。所惟惓惓疑念。無大於此。敢直舉千慮一得。步步蹈實之事。以裨廟略。以釋羣疑。惟皇上留聽。無疏。社稷幸甚。

疏入。帝從之。

寧夏兵變疏萬曆十九年　趙志皐

臣謹題。昨晚兵部尚書石星、接到總督魏學曾揭。並延綏總兵張揭。爲叛賊哮承恩、陰遣人勾引套夷爲外援。致套夷入來寧夏城外住。已助玉泉營之戰。勢甚猖獗。夫寧夏鎮城。後倚賀蘭山。前臨黃河。孤懸塞外。與敵隔一水。在內者據城以叛。在外者反來應援。則寧夏之城。恐非中國之所能有也。寧夏屬在東西六邊之中。寧夏一失。則東西各邊。勢相隔絕。而敵騎充斥於其中。各邊恐無寧日。而內地甚爲可慮。臣見哮揭。夜疑不寐。乘燭具草。逃陳危急。伏望皇上頒下兵部。速行總督魏學曾議處。將有可任。聽其選取。兵有可用。聽其調發。一切隨機應變。且聽便宜行事。務期內勦叛賊。外退強敵。使敵人之勢不合。則寧夏之鎖城可完。而邊鎮可以無憂矣。兵部尚書石星、見敵人久據戎騎復侵。欲自請兵以往。念套夷皆受中國撫綏。或宜以朝廷威德。或誘以市賞厚利。令其解散。如必不然。則督率各鎮調兵。使之力戰。此屋一念忠勇之心。不逸寧處者也。又總督魏學曾疏請鹽菜銀三千兩。以資犒賞。此何異于饑寒之用哉。語云。軍無賞。士不往。今該鎮調發旁午之際。厲兵秣馬之時。若非錢糧稍充。何以鼓舞士氣。更願皇上念事在燃眉。仍發帑銀數萬兩。以充其費。以作其氣。此臣汲汲之私也。再惟士宜激勵。兵貴先聲。更願皇上軫念邊警重大。聲息緊急。特降敕諭一道。獎勞臨陣將吏。另發帑銀萬兩。散給各鎮調兵。以激勵士心。即著兵部星馳差官一員。前往該鎮。會同巡撫都御史田樂。及募義勇敢死之士數十萬。不日會集寧夏。務期勦滅。以寒敵膽。臣等書生。未嫻軍旅。僭陳一得之愚。仰贊廟謨萬一。統希聖裁。無任恐懼待命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論寧夏事宜陳時政疏萬曆十九年　趙志皐

臣謹題。今早該文科官李文輔口傳聖諭。詢臣等以寧夏之事。臣等仰見皇上軫念邊陲至意。又思寧夏兵變以來。凡有章疏奏上。不識時輒發擬票。又兩救將士以安其心。又不斬黎銀數十萬。以充軍費。皇上雖處深宮。念切西顧。臣敢不具悉以對。臣惟寧夏之變。其始緣口撫道劍倒。致逼叛宮。然倒之者。失變起于降人哮承恩。而成定也。不意其謀益深。勢益猖獗。迄今三月未下。此殆不可不深爲之慮者。失變起于降人哮承恩父子。潛謀已久。待發而動。自始事以至今日。其謀若有成算。其舉動皆有次第。其勾外援也。出姊女以誘之。厚金帛以賂之。其嬰城而守也。密道奸細以招集松套二處。志在精外勢以懾寧夏。寧夏一失。即以犯靈州。靈州一失。即窺關中。據關中以臨河之南北。可建瓴而下也。其詭辭而求撫。出賊首以獻也。蓋欲緩我師以俟各敵騎之至。昨兵部接得陝西巡撫沈思孝咨。調松套二處。因哮賊父子遣以重賄。與飲血酒、鑽刀下爲盟。各領兵馬。到於寧夏城下。不知其數。紛布偏野。我師雖已過河。屯割城外。然因敵騎之集。防其夾救。不敢攻城。又屯住已久。糧運艱阻。師老力疲。勝負難必。臣又先聞之。逆賊造爲妖妄之言。以鼓惑衆志。倡爲不道之語。大犯忌諱。以搖動人心。此其志誠不在小。本兵調度於中。殫竭心思。總督戰守於外。畢盡智力。皇上爲天地神人之主。係中外華夷之望。乃今深居九重。漫視不顧。節經奏請。視朝。俱未奉旨允行。今當邊事孔棘。人心皇皇。臣等若再不言。是臣等順非從過。輔導無狀也。伏望皇上大奮乾綱。即出臨御。召兵部并大小臣工。面定大計。必討此賊。則天勛所崇。迅如雷霆。天語所加。疾如風雨。人心有不感衆志。倡爲不道之語。大犯忌諱。以搖動人心。此其志誠不在小。本兵調度於中。殫竭心思。總督戰守於外。畢盡智力。皇上爲天地神人之主。係中外華夷之望。乃今深居九重。漫視不顧。節經奏請。視朝。俱未奉旨允行。今當邊事孔棘。人心皇皇。臣等若再不言。是臣等順非從過。輔導無狀也。伏望皇上大奮乾綱。即出臨御。召兵部并大小臣工。面定大計。必討此賊。則天勛所崇。迅如雷霆。天語所加。疾如風雨。人心有不鼓舞。而將士有不百倍振勵者哉。譬如家有外侮。必須主人奮迅。舉衆掃除。然後心力齊一。鼓舞向前。又如太陽一出。萬方快覩。魑魅魍魎。自然潛消。臣又維今日之所可憂者。不特一寧夏爲然。變異層形。災眚迭至。閭閻匱乏。貉盜空虛。賦役繁苛。民生憔悴。人人有思亂之心。在在有觀變之望。西北各鎮。殷兆情形。東南倭奴。已報入犯。天意人事。一時湊合。豈爲偶然。大有可慮。皇上謂士宇之廣大。足以束縛哉。不然也。變亂常起於承平。消弭必由於儆戒。今日之事。格天心。挽人事。在皇上一念之憂勤而已。若臣等有力所當爲之事。自與諸大臣計議而行。不敢不竭其愚。以負皇上之委任也。臣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容直臣以勸百僚疏萬曆十九年　邊中立

臣伏見該吏部以會推閣臣之故。上干聖怒。嚴旨督責。降處司官。旋以言者申救。斥爲編氓。朝論惜之。臣言官也。職不能默默無言。臣伏惟陛下念閣務繁劇。簡任輔臣。不即斷自宸衷。錙銖博訪旁搜。疏名上請。公論採之。祕庭可否決於聖斷。非敢專也。亦非敢私也。且威福者朝廷之權也。該部亦不得而專也。予奪者君上之恩也。該部亦不得而市也。以今聖明在上。公議在下。一時臣工。非至愚不肖。誰敢罔上行私。自速罪戾。而況郎中顧憲成者。砥行好修。往以直言獲譴。陛下起自禍籍而用之

矣。司銓未久。復遭擯斥。士紳相顧咨嗟。成謂斯心。鼓舞傑之氣乎。夫用舍者國家之大政也。銓臣者又用舍人之人也。邇來相繼屏去。不論其用。孫繩去矣。陳有年杜門求去矣。司官之空署。則稍而去者。至再至三矣。今顧涯成又以罪去。前者將竭。後焉不續。人才凋謝。可爲寒心。語曰。察察不可爲容。容容多後福。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爲太宰。非如徐一夔、謝廷傑、劉伯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爲部臣。臧否混并。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爲權門供愛憎。銓衡重地。爲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懲。風波流毒。究所終矣。大抵近年以來。君臣道隔。上下異心。上所謂可。而下未必是也。下所謂可。而上未必是也。用舍一邊。喜怒一偏。幾於無章。公議蜚騰。繇言滋起。臣謂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正在於此。故願陛下虛心而觀也。然臣又有言焉。會推閣臣。非自十九年始也。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即今元輔王錫爵之入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朝並行已久。而必曰還于衆。今輔臣趙志皐等。不稽故典。不惟遠國妄爲牽引。妄激望怒。即揭救數語。譬之譫笑而神不借來。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竭。而嗷嗷嗷思亂者。又十室而九。識者抱厝火積薪之憂。所幸公道昭白。宰輔無私人。朝廷無過舉。可以回氣化而收人心。而今時事至此。可爲長嘆。臣職司獻納。冒昧陳瀆。非爲銓司惜一郎官也。爲國家惜人才也。爲國家惜政體也。亦願陛堂之上。共捐成心。而重爲國家惜人才也。臣不勝惓惓。

疏入。帝嘉旨切責。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

條陳禦倭事宜疏 萬歷二十年

李頤

臣竊惟倭奴警報。業經牢戒。經本兵區畫。諸臣建言。如選將增兵。造船建壘。裔地分守。一切戰守機宜。不啻詳且盡矣。臣受事兩閱月。終日拮据。奉行不暇。何敢復有陳說。特恨島外狡夷。輕視中國。用是晝夜殫思。圖効一得。直搘愚見。蓋爲七條。昔鄧國用人。不鄙九九之數。聖明兼聽。豈厭卑卑之言。伏乞敕下該部酌議。倘可採覆。議上。請行施行。臣無任惓惓。所以效犬馬之至。一、安民心。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倭警以來。中外紛紜。蓋屬備倭之計。臣以捐軀爲城。敢置民生於不講乎。況臣所屬州縣。大半逼近邊海。地多沙礁。物產非饒。時值軍興。粟價頓踊。兼頻災之後。閭閻愁嘆之聲。比比而是。如懷柔一縣。土瘠民貧。極目遠索。臣查該縣錢糧。自萬歷十四年至十七年分。所欠柴夫等銀二千六百餘兩。知縣賈潛。非不苦心追徵。而彌望草萊。租稅安出。舉一邑而其餘可知矣。若非破格蠲免。所謂財竭而斂不休。民窮而令愈急。上虛下離。威發命賤。竊恐地方之變。不在附腹而在腹心也。容臣督行各道。查被災州縣。積欠錢糧。稍緩者議蠲。難緩者改限。現年蠲數完納。毫不許負。庶民困稍甦。邦本漸固。即有外患。不足慮矣。一、省議論。臣聞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議論多而成功少。不獨今日爲然也。況言倭情者。必先述其可畏之狀。談倭不曾談虎。以致邊氓畏倭不啻畏虎。臣前月入境。經過固安地方。見該縣人心洶洶。至欲挈家而徙。臣雖再四曉諭。恐愚民終莫之信也。且倭奴主謀。多係中國亡命之徒。贊殺之下。豈無耳目。轉眼春汛。警報漸急。廷論益滋。若盡形諸章疏。盡數發抄。狡賊聞之。壯氣。軍士聽之。寒心。愚民轉相傳告。益重其疑。提而遠其離居也。臣謂自今以後。除科道及當事臣工建白外。其餘條陳倭策者。許開具揭帖。送內閣發兵科掛號。送部酌議。可行者覆。不可者止。異日果以何策決勝。仍查先日建議之人。論功陞賞。其謀畫奇謀秘計。通政司不必收受。蓋所以安人心。亦所以密兵機也。一、簡鎮兵。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古之善用兵者。每以寡勝衆。固以其有勝算。亦以其有勝兵也。薊昌宣、保四鎮。環衛輔重。有重兵。雖挑選精銳者撥遣。而存留在邊者。獨不可然。理備用乎。養兵以備緩急。邊與海何擇焉。邊報急則以防倭爲重。除昌鎮兵馬。護衛陵寢。不敢輕議外。合無豫令薊鎮總兵官。無論南北主客。料理精兵二萬。宣保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照常防守汛地。一聞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星統前來。薊爲正鋒。宣爲左翼。保爲右翼。三枝兵馬。連擊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此常山蛇勢也。倭奴驟狡。欲返婆輪。得乎。今四方精銳。行將直擣望京。倭奴數死不贖。豈能內犯。兵法云。不特其不來。特吾有以待之。今日之謂也。一、嚴城守。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之謂也。使城而匪高。池而匪深。何足以言險。安可以守國。然臨池濠淺。乘此農隙。挑濬爲易。若增垣增高。及村鎮建設雖寡。保障長策。而工費頗大。旦暮難完。須俟倭警稍息。方可次第舉行。如數智鄉兵。訓練民壯。此守城要務。各屬業已奉行矣。臣巡歷州縣。見城垣傾壞間多。聚石塊。以便鄉壁。然抵大難遽。質厚難辟。亦非利器也。合無令濱海有司。相地所宜。土可陶者。就近起窯。募匠燒脆薄砂罐。形如小甌。腹廣而口狹。實細石灰于其中。另設一蓋。覆其口。士不宜者。於鄰壤窯戶。用價收買。如法貯聚。倭賊將臨城。用此擲擊。將見罐裂灰揚。譬天撲地。弓矢且不知避。況敢仰面而攻乎。僧極廉而利用。工極省而速成。亦守城之一策也。一、取強弩。臣聞弩者怒也。其機甚速。其力甚猛。故蠻弩、伏弩、連牀弩、見於兵法。試於古人。不可嬗述。臣見邊防多不用弩。怪問其故。僉謂強弩難挽。弩發一矢。弓發三矢。不知論遲速。則弩不如弓。論命中。則弓不如弩。即不利於戰。獨不利於守乎。近據總兵張邦奇面說。蘆溝路戰車。編派緊要海口。使車前留隨。弩發如雨。誰謂非戰勝之具也。臣貧沿邊盤路。間或有之。但爲數不多。邊兵用之不熟。遂爲閒具。今江、浙、閩、廣商、直艤地方。多產山桑檿柘。皆弩材也。人習此技。即鳥雀微物。無不應弦落者。合無下令省直各造強弩一萬。弩箭百萬。分督各府開局。集事非難。停解弓箭弦條。加派可免。馬上差人。星夜解送。再令召募善射弩手。厚給安家路費。使人樂從。多則百名。少則數十名。各令原帶弩藥。藍舒藥扳。善於調兒血封喉。猛虎中之。不數武而死。倭雖悍厲。未必人人如虎也。到日分發沿海州縣。教智鄉兵守城。海上有警。備發行間。殲敵。倭患既平。或發邊鎮。或留原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倭有成功。發回原籍。頒留者。懲此一舉也。防邊禦倭。均有實用矣。一、備神器。臣聞器械不利。以卒予敵。薊鎮向知防邊。不知防倭。邊營鉉礮神火器具。雖頗足用。但設設臺路。各有正數。原無多餘。即舊有庫貯一二類。皆朽敝不堪。無裨於用。自倭警以來。各道竭工聚材。並手僭作。計至汛期。種種不啻足矣。顧臣所屬地方二千里。遊防八百里。海

岸。況防倭之時。又當防邊。火器爲中國長技。所謂多多益善者。近者閣臣題改。戰器要略。中開制作。俱戰守利器。已經督臣郝杰分行鎮道督造外。臣思倭奴最可畏者。不過鳥銃耳。然鳥銃止於百步之內。若魚鱗竹牌。用布棉裹。北外以水濕之。即數十步鉛子不能入也。中國大將軍礮。遠可六七里。三眼銃及火箭。遠可數百步。以我之長。攻彼之短。彼敢當我哉。臣於遊化分開廠局。躬自料理。選委中軍參將陶世臣等。調集匠役。星夜打造。礮一百五十位。礮車五十輛。三眼銃一千杆。火箭二萬枝。火藥二萬斤。魚膏竹牌三千面。併隨銃礮鉛子什物。刻期正月內盡數完報。再於豐潤縣局委官陳宏鴻等。現造大將軍礮。續完者借留五十位。載礮滾車五十輛。俱聽分發沿海要害。以資防禦。仍補發價銀。勒限作速造完前礮。併滾車。解還京營。不敢遲誤。計合用工料。大約該銀八千餘兩。俱應於備倭馬價銀內動支。今查前銀該薊、密、永三道分發兵餉。及安家犒賞等項。猶且不敷。欲濟大事。豈惜大費。合再乞請照數發銀。以便接補支用。事完聽該道核實開報。臣復核具册奏繳。所造銃礮等件。平倭之後。可用禦邊。固不朽器也。一、重根本。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每詳內而略外。非外爲可輕。蓋內爲尤重也。薊鎮爲畿輔肘腋。內捍陵京。外環山海。豈不稱根本重地哉。故敵氛烽燧。纍羅綺布。利兵精卒。蟻聚蜂屯。所以爲防衛計者至詳矣。肖倭警以來。客班河間等五營。留防天津南北。步騎數營。調援遼左。計前後徵發共二萬七千有奇。無論遊長勢分。擊標落肘。而延袤海岸。設備爲難。先設遊擊吳惟忠。募南兵二千餘名。東駐樂亭。專爲防海。今且併調出關。近難左右也。乃臣自月初進閣以來。初聞聖躬在豫。繼以天時乍熱。不敢遄次磨齒。勵頹起居。今以守候三旬。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之月。天氣一日炎於一日。而臣等欲望見清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矣。外廷之目。題議增兵一萬五千。而南北召募。未必旦夕可集。邇者經略部臣議量留兵馬於薊、保。以資防守。兵部覆議。仍簡精騎赴遼聽候。相機調遣。總之爲安內計也。竊思遼胸有期。則兵宜厚集。萬一事機未襲。按兵待猥。見臣等默而辦事。無造謠搖忠之効。其隔牆獻疑。聚影騰嫌。又一日多於一日矣。雖聖主天聰天明。不時乞將薊兵一萬一千。暫且撤回。或以南兵習倭。不妨留用。臣議豫簡鐵兵者。蓋恐倭奴分道入犯。援遼精銳。勢難急歸。故欲各鎮再爲料理。以備不虞。其實邊卒非十分緊急。豈容輕調。若以出關士馬。分派內地海口。倭急則防倭。邊急則防邊。兵不加募。防亦可周。不然。攘外以安內。虛內以資外。非計之得也。伏乞

聖裁施行。謹疏。

疏入。帝從之。

陳時政闕失疏　萬歷二十年　于玉立

臣竊惟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奄斃。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通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藉藉。咸謂義簸弄其間。蓋義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檢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豈且陛下一懲於夔倖。而數年以來。閒安覩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惟。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廷宴嬉。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奢縱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瞻。未嘗許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臣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分。終不出閨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嘗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

饗天下之心。倘如李如松、麻貴。不可爲大將。鄧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爲本兵。並時政闕失之大者。惟陛下留意幸察。

疏入。帝不納。

明臣奏議卷三十二　王錫爵

請召對疏　萬歷二十一年

臣謹題。昨日錫爵於三月中以病乞骸。蒙皇上不即放還。許其召見。商量國事。便之心安。臣因自念去國二年。到京三月。從未得一覩天顏。臣子之情。眞有萬分不自安者。今既有此利見之機。而皇上且明示以股心之信。如覆盆照日。枯木嗟春。臣誠不勝欣躍悚踊之至。惟恐犬馬病身。不能一刻奔飛。而至皇上之左右也。乃臣自月初進閣以來。初聞聖躬在豫。繼以天時乍熱。不敢遄次磨齒。勵頹起居。今以守候三旬。等欲望見清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矣。外廷之目。未見消息。誠恐過此清和之月。天氣一日炎於一日。而臣等欲望見清光。且一日難於一日矣。外廷之目。題議增兵一萬五千。而南北召募。未必旦夕可集。邇者經略部臣議量留兵馬於薊、保。以資防守。兵部覆議。仍簡精騎赴遼聽候。相機調遣。總之爲安內計也。竊思遼胸有期。則兵宜厚集。萬一事機未襲。按兵待猥。見臣等默而辦事。無造謠搖忠之効。其隔牆獻疑。聚影騰嫌。又一日多於一日矣。雖聖主天聰天明。不時乞將薊兵一萬一千。暫且撤回。或以南兵習倭。不妨留用。臣議豫簡鐵兵者。蓋恐倭奴分道入犯。援遼精銳。勢難急歸。故欲各鎮再爲料理。以備不虞。其實邊卒非十分緊急。豈容輕調。若以出關士馬。分派內地海口。倭急則防倭。邊急則防邊。兵不加募。防亦可周。不然。攘外以安內。虛內以資外。非計之得也。伏乞

聖裁施行。謹疏。

疏入。帝從之。

陳時政闕失疏　萬歷二十一年　于玉立

臣竊惟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奄斃。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肘腋房闥間。儻因利乘便。甘心一逞。可不寒心。田義本一奸豎。陛下寵信不疑。通者奏牘或下或留。推舉或用或否。道路藉藉。咸謂義簸弄其間。蓋以陛下爲城社。而外廷之檢邪。又以義爲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豈且陛下一懲於夔倖。而數年以來。閒安覩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奪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惟。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廷宴嬉。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奢縱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瞻。未嘗許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臣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分。終不出閨闥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嘗疑至尊日求般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

有以哀之矣。爲此冒昧申頌。敢請燕閒登對之期。臣願旅迎軒陛。共祝岡陵萬年之祥。伏惟俯賜允俞。臣等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亦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定國論一政體疏　萬曆二十一年

臣謹奏爲恭陳黎亥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犬馬餘忠。謹書以待。時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頗與大小臣工。剖心瀝血。以共成泰平正直之治者。隱得頌言而陳之。臣幸待罪講臣。立不識之朝。事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煩。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賤。使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雖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歧。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器損於相誣。即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激之以石。則其瀾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即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觀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額。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綸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皇上待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登廷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著。事有總萃。則雖益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資事。以事資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別黑白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應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言之旨。旨究也。上不勝下。下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躁進之竅。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開納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而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有素心

王錫爵

剛介。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既不盡得其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盡招前忤。以次特裘用之。庶幾衆直面起。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濫。舉劾任己。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此牟以來。幾於朝無完人。人無定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事者不復明請有無。但爲調停益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藩臬。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既聞於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疵弛。勘察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敢。弊舉由此。請諭廷臣。以後論人。皆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詳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彼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衆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預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推。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卿的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受之。臣亦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爲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計以爲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今手足仇耳目。耳目仇心。心與耳目。又仇其手足。相仇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爲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勢。反盡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眞是。有眞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請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此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曖曖。苟非有大擾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賦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眷之皇然。俟天而高俟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陋。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於邃嚴。威顏遠於咫尺。雖鉛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祈聖慮。斷自宸衷。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報而疑。閉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一哉。伏望皇上勤批答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宸情。時御朝講。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束光奉隆旨。以盡敕敷之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

召見一揭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進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願望之至

疏入留中

催發章奏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奏臣等連日出閣至朝房與各部諸臣相見兵部則催下原撥薊鎮茂條陳練伺夷情都察院則催下所擬吏等言兄弟嫁母情罪戶工二部則催下議減雲南取金及浙直織造之數臣等皆愧恐無以應之蓋此數事或係遠夷待命急當處分或係嫁娶宜情有關風化誠恐批發少遲則有司無憑輒行奸徒因而打點其誤事有不可言者至於兵部疏中帶有現監犯人李材乃條陳中之一事不可因一事而停緩各項當行之務其吏等言係進士官而所爲悖逆至此臣等業已從重票擬如聖意尚嫌其輕亦不妨再傳改票或徑發邊衝充軍無所不可若此外金南織造之數則恩澤原自上裁益減一分即民受一分之惠臣等初不敢以部議懇切而強皇上以必從此尤非疑難之事固可朝上而夕下者又部院見有覆臣錫爵泰交之疏尚在御前此則關係政體士風之大者緣臣等自票已疏故擬閣部交責之詞以示同心體國之義若皇上以爲未當亦不妨從中隨意改批發下其覆疏中所處鄙元標王教鍾羽正張棟四臣乞如部議酌益裁用一二明白傳示可否若一概留中則臣日議論繁多每每於皇上留中之疏手批之旨動輒歸咎於閣臣臣等因此不憚煩瀆通將近日應批緊要章奏略節事情開具上請伏乞聖裁即賜檢發施行謹具題以聞

疏入帝不納

請御門宣捷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禮部題稱寧夏奏捷欽天監擇定吉期於本月十九日非請聖駕御門舉行宣捷受賀之禮已蒙御批報可仰惟皇上獨斷廟謨布昭聖武雖戈內討而大憝梟誅授鉞外攘而邊夷逐北真太平之盛事臣庶之偉觀也乃寧夏叛報捷音許久而部臣至是始請行祭告宣賀之禮蓋以非常破敵之功必得皇上親臨奏凱以示鄭重而後國威不褻戰士知勸第前此則恐初報首功之未眞繼此又恐盛夏臨朝之不便故遲之又遲以至今日乃敢乘涼卜吉以請無非竊皇上之一出而已顧臣等惓惓之忱竊又謂此舉鼓舞士氣爲小收拾人心爲大鋪張太平爲末消弭災變爲本現今彗星示異皇上試觀廷臣以修省建言連疏累牘有一不及於親朝者乎天變如此以應天之實政言之固當出人心如此以接下之虛懷言之亦當出而今日乘吉典以舉曠儀精凱聲而快利見事體更爲太和詳議歸於一德而聖躬因此動盪精神以發勿藥之喜臣等因此導揚休德以迓尸素之愆唐臣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果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騎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鉄所開更有上下極騐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子遺疏入帝遣文書官杜茂口傳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

頭目眩暈心胸煩悶身體無力但能支撐的就出見先生每每傳於先生每知之

請發宸帑免口傳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臣等前因雨後新涼特請皇上臨朝受賀冀得一覩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誠茲聞聖躬偶爾感暑退涼生玉體康豫自有親炙耿光之月也臣等竊因此頗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荷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察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皇上口出御批間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二三是上意未盡下宣也臣等感章密揭亦有敷陳然所陳者十無六七是下情未盡上達也臣請今後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中官口傳顧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御前皇聖斷即時信筆批出以便遵行此亦聯翩泰交之一機也況臣等每見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即有塗改增覓愈益見注思之詳審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面反託之內臣謄寫不惟暴殄乎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臣盡以爲臣等之潤色及左右之詐傳以致明旨不信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興世宗肅皇帝、齊居決事常信筆硃毫數十百言比時近臣即逐款手書復奏若臣上下之間眞同家人父子是以宮府無壅蔽治化光明有由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天顏因感聖諭惓惓眷念臣等之心附劾愚忠如此伏望皇上取法祖宗成憲俯鑒下情俾心相感通道成交泰昭示信任之篤以解遐隔之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因事納忠不勝仰裁懇祈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萬歷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謹題昨該文書官杜茂口傳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欽此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乞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國初時太祖高皇帝因憫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之日遂將宮民租額定爲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糠兵銀之類但有加派並無減免連年以來雖因水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狡倭窺境剝削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鐘鼎一息之關性命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發取之蓋錙銖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於何取之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果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騎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鉄所開更有上下極騐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子遺

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皇上未見其形。謂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毛德完又以應麒催徵爲是。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怨於始。而市恩於終。蓋暫有萬分不得已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籌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參間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困。而籌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矣。然酒糟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撫按窮。而諮令有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然酒糟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實尚之取金。在皇上省之。如千箱之失穗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拮臍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粟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奉天津等處。道上槃槃賈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粟子而去者。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賦重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於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外夷。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況衣投璧。未足謝民。而何忽更以餘財餘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豈堪至此。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興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百餘萬。羣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戶部議處。夫內庫久積之銀。內廷尚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內廷尚可宜索者。伏乞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民安。賦充常額。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國患。而皇上發帑官民之間。增光悲憫之德。又乘此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眞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編而更益禰也。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疏入。帝從之。

再請召對疏　萬曆二十一年

王錫爵

臣誼題。該臣等昨於萬壽聖節中。揭請皇上御朝受賀。隨蒙傳免。臣等不敢復言。蓋以呼籲介胄。人情難切於仰瞻。而御殿垂簾。天顏未免於隔絕。此臣等所以寧憎聖躬之請也。乃今過節之後。候已逾旬。以聖躬言之。則燕喜多暇。精神必倍於常時。以天氣言之。則深秋正涼。光景又不可以易得。皇上趁此萬安萬福之時。不啻不遼之候。一出見臣等。不爲太勞。而使臣等經年企渴之悅。如赤子之得見父母。渡益之得瞻天日。又使四海九州之人聞之。謂皇上玉體之康強。而耐勞如此。聞皇上提天縵面愛人。窮勵精勤政如此。又謂皇上四月中釐訂召對之期。其令出無反如此。又謂臣等果見信於皇上。而擇百職政事。振飭綱紀又如此。道路紛紜之疑。渙然消解。臣工嗥吝之口。翕然屏息。此所謂聖人之明。一出戶而見萬里。聖人之威。一舉趾而安四方者也。該臣等前此每請聖論。一則曰殷殷。二則曰心膂。夫股肱無一刻而不屬元首。心膂無一息而不通呼吸。則臣等獨可一日而離皇上之左右乎。今旬月之間。彗星、火星、金星相繼示異。又河南、山東、江北等處相繼告災。臣等朝夕寒心。計無所出。惟有借太陽之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矣。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於朝鮮而於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禍恐移之社

於臣等。千百疏之問安。天語之一聆。勝於臣等千百言之擬旨。乃今日人心世道所關。不容不渡汲耳。臣等不勝懇欲渥接之至。

疏入。帝不納。

乞禁止倭人貢市疏　萬曆二十一年

爲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機。徹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頃承召命。頗原記存。又事關桑梓。而爲國家安危大機所係。欲默不忍。輒此疏聞。頃者經略頑發。調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矣。色相弔。以爲今日何爲開此一大釁也。臣謂言倭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卽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虻之螫體。驅之而已。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且直入腹地。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逼南京。所在爲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祖宗在天之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撫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不知吾士虛實。所以寡少。自永樂來有貢。輒數來。則限以十年一貢。貢不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士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資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利鈍。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黠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爲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遣。因泊海島經歲。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爲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圖。以爲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禁不止。其病中人。如蠶蟻之食心。而不覺。此前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恝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於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益自爲。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剸刃以嚮吾腹。於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講求治海數千里設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振。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防之是正理。客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謀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何必設兵部哉。殺倭之術。於陸難。於海易。故須出海遠嚆而扼之於門戶之間。雖失撫大患。衆寡相當。卽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樑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卽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運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於死地。吾戰於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絕。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海之流。將復乘釁而生矣。由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矣。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於朝鮮而於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禍恐移之社

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奇郡、王土也。爲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發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智者不爲也。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爲所恐。欲俛首以貢市略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搔擾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舉。發讋又當以何策喝倭也。發讋亦可謂提倭如虎矣。提倭如虎、正當格之於境外。不當延之於闔內。曾不是思而趨一浮浪沈惟敬之言、以敗國事。業負安在。發讋又可謂趣矣。夫此事易決。而廟堂亦非之人。然而久未聞紹止之命。意者朝廷將舉羣議、以服衆心乎。今臣不敢不急上此牘。以爲萬萬無許理。縞以卻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師一戰耳。況國家業有以待之者乎。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當時所以待倭之術、亦不過如此。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何憂其來。若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啓無窮之患。趨人知其不可也。伏望皇上敕下兵部、幷詔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疑。毋以私諸誤公計。毋苟且圖今歲之安、而忘明年之危。務奠宗社於磐石之安。處置得宜、而四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

疏入。帝從之。

勦王錫爵疏　萬歷二十一年

高攀龍

臣謹奏。竊近見朝宁之上。喜類揶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於孔兼、賈毅、斥矣。通者李頤、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急。廟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覩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能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姻嫉之私。陛下有客言之盛心、而臣工反證以拒諫諍之諸。傳之四海、垂諸史册。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能斥、固以爲當然。則是非邪正、恆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洩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盛乎。

疏入。讀聚龍揭陽奧史。

請斥奸奬忠疏　萬歷二十一年

安希范

臣竊見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嶷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楊應宿、鄒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如孫鑨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頤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鑨、世達、先後去國。頤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阻臣姻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辯疏、淚面悲心。無復人理。則變翻然勵精。如川貴士酋、作何擒制。作何海平。各直省水旱饑饉。作何撫安賑濟。則詔該省之臣、俯賜臨軒之問。則不惟四海九州、安危之狀、可洞燭於聖心。而龍顏快覩。精彩倍生。鼓舞萬國之人心。消弭天下之災變。其機莫襲於此矣。夫人君奉天理民。以覩朝爲職。自古未有人君怠於常職、而天下不亂者。臣上

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臭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黃黑。臣正邪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瞞者。祈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奬忠良。並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和衷光而聖德亦光矣。

疏入。帝怒斥希范爲民。

再救降謫各官疏　萬歷二十二年

趙志皐

臣誰奏。爲朝臣讜論數多。開揭未蒙批發。懇乞寬宥。以全政體。非近者皇上因在廷諸臣奉職無狀。屢下嚴旨切責。一時科道官降謫者三十四人。部臣降謫者九人。大小臣工。肅奉天威。無不踧踖震恐。臣等於本月十三日具揭伸救一次。續又於二十二日具揭伸救一次。俱留中未發。隨該部院九卿大臣連名疏救。雖荷批發。而降謫人數更多。衆情益爲駭然。咸謂自皇上臨御以來。未有如此施行也。不但今日創祖宗二百年來。亦罕見有如此施行也。臣等備員輔弼。受恩最深。當朝廷如此大舉動。不能先事挽回。尙忍容默自保。而竟無一言乎。密勿之地、固當以潛消默喻爲事。而不當以明諍顯諫爲功。但兩揭懇惜。未蒙允答。陛特在廷之臣、交責臣等。卽臣等自省。明居政本。碌碌素餐。亦何能頃刻安乎。夫朝廷之上。天子、元首也。大臣、股肱也。科道諸臣、耳目也。今天威屢震。南北灘省。摧殘已甚。耳目傷矣。耳目既傷。則股肱亦不得安。尤冀聖明元首之尊。一垂念之也。今大臣救過不遑。小臣蒙罪無告。一語承逮。追責苛嚴。一事謬誤。鐫削無已。舉朝皇皇。重足而立。伏願皇上俯鑒臣等區區微忠。特簉天威。普垂覽宥。將降謫諸臣、曲加貸免。庶政體少全。臣等亦可以盡忠補過。思爲報効之圖矣。臣等不勝惶恐戰慄之至。

疏上。御旨。卿等昨所奏揭、朕已悉覽了。且此責處、乃爲兩衙門貪祿忘君、不忠失職。罪戾自致。朕尙念言官。姑從輕處了。卿等如何又來救激。這所奏、朕已知道了。姑著還遵新旨行。吏部知道。

請視朝疏　萬歷二十二年

楊東明

臣竊惟人主卽欲自逸其身。亦必視時之可逸與否。若時已變而不變。天下大可憂者。將不旋踵而至。是不可不爲塞心也。皇上臨御以來。十五年以前、太平無事。皇上乘國家閒暇。靜攝深宮。臣亦私計聖體爲重。苟得海宇昇平。卽無勞以政事可矣。豈期三五年來。世道日弊。東征西討。蔑蔑戰征。亢旱祲瘟。處處饑饉。時而妖星見。時而河水赤。時而巨星殞地。時而雌雞化雄。種種災異。屢見屢生。而尤可駭者。則人持有我之見。朝無濟美之風。上下相猜。直枉莫辨。國是分搖於衆口。王綱竊弄於旁門。大臣無所擔當。邊塞動遭掣肘。議論多而成功少。安其危而利其災。是謂病在膜心。又非邊患可比。皇上深居無慮。自謂太平納昔也。豈知世道人心之壞。一至此哉。豈謂時不可以自逸者。正謂此也。夫法宮之內、披覽文書。在聖意非不憂勤。在羣臣無所感奮。方今遐邇臣工、畢集闕下。伏冀皇上深維時變。翻然勵精。如川貴士酋、作何擒制。作何海平。各直省水旱饑饉。作何撫安賑濟。則詔該省之臣、俯賜臨軒之問。則不惟四海九州、安危之狀、可洞燭於聖心。而龍顏快覩。精彩倍生。鼓舞萬國之人心。消弭天下之災變。其機莫襲於此矣。夫人君奉天理民。以覩朝爲職。自古未有人君怠於常職、而天下不亂者。皇上

懍念之哉。
疏入帝不納。

請寬言路疏　萬歷二十三年

臣伏見邇者屢奉嚴旨。斥逐南北言官。臣竊惑。前後靜攝。君臣道否。中外俱抱隱憂。所恃言路諸臣。期目張膽。爲國家裨弼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協輿論。而指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鑒。實鑒佑之所資。臺省耳目之用大矣。陛下何爲一旦自滾其耳目耶。夫以兵部畴咨之故。而罪兵科是已。乃因而及於他給事。又波連於諸御史。去者不明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閣。官曹空虛。夫六部分管大政。皆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豈得安寧。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蠹者不知幾何人。此乃拂鬱羣情。傷和召災之大者。仰望皇上清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覆章疏。一向留中者。盡數檢發。使政務不至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二款。伏乞聖明裁定施行。一、前被逐滯邊年海內降謫能廢官。不下六七十員。近日兩月內。蠲降者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塞而槩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終棄至於屢奉明旨。俱有不許纍臘推陞之禁。當今主上明聖。朝廷有道之時。豈忍因一微罪小告終身錮人。惟望皇上特下吏部。從公銓別。凡昔滾棄諸臣。查其志行端潔。懲創已久。觸迕無心。爲天下公論所惜者。具列等第。請旨定奪。不得更拘膿臘推陞之條。使指紳咸得揚眉吐氣。不至摧沮拂鬱。斯乃爲回天心。轉世道之一大機括也。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都察院催請。俱祇候日久。未蒙發出。夫國家以分理政務。責之大臣。以糾察厥職。責之科道。厥任同重。非可曠缺。今官少事煩。實繇情阻。竊望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頒行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採擇忠益。補救遺闕。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伏乞敕下吏部施行。一、慎刑牢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朝廷所守者祖宗之法度。刑官所據者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因犯。據律定罪。而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皇上懲奸勦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假亦可尊而不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惟望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爲準。至於抄沒一事。其情真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拷鞫妄扳累及平民。籠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寃抑之氣。上干天和。且京師天下根本。使人人惕懼。重足屏息。不遑寧處。大非治平景象也。惟皇上明特詔問官。勿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命。斯仁心和氣。轉嗟怨爲懽忻。實弭災禦務也。伏乞敕下刑部施行。一、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蘇、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撫按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告匱。難加派。仰望皇上憫念公私兼匱之時。約己恤民。大施恩惠。將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紵絲及江西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各該地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亦召和一端也。伏乞敕下工部施行。有所開列。俱係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聖明留神省覽。即賜批發。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疏上。得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知道了。

乞振朝綱疏　萬歷二十四年

臣竊奏。爲天變屢形。懇乞聖明大振朝綱。以回天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人相爲感應。變不虛生。在人君

多背公徇私者亦不少。以致政令失平。傷和致災。假宜宣救戒諭大小臣工。令其痛自省改。益修常德。共襄平明之治。應上下交儆。乃弭災首務也。一、檢發章奏。仰惟皇上靜攝宮掖。經年不得睹見清光。一吐忠藎。所恃以流通精神。祛撤壅蔽者。惟賴章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本章多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閣。官曹空虛。夫六部分管大政。皆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豈得安寧。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蠹者不知幾何人。此乃拂鬱羣情。傷和召災之大者。仰望皇上清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覆章疏。一向留中者。盡數檢發。使政務不至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二款。伏乞聖明裁定施行。一、前被逐滯邊年海內降謫能廢官。不下六七十員。近日兩月內。蠲降者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塞而槩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終棄至於屢奉明旨。俱有不許纍臘推陞之禁。當今主上明聖。朝廷有道之時。豈忍因一微罪小告終身錮人。惟望皇上特下吏部。從公銓別。凡昔滾棄諸臣。查其志行端潔。懲創已久。觸迕無心。爲天下公論所惜者。具列等第。請旨定奪。不得更拘膿臘推陞之條。使指紳咸得揚眉吐氣。不至摧沮拂鬱。斯乃爲回天心。轉世道之一大機括也。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都察院催請。俱祇候日久。未蒙發出。夫國家以分理政務。責之大臣。以糾察厥職。責之科道。厥任同重。非可曠缺。今官少事煩。實繇情阻。竊望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頒行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等亦得藉以採擇忠益。補救遺闕。此修政格天之要圖也。伏乞敕下吏部施行。一、慎刑牢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朝廷所守者祖宗之法度。刑官所據者欽定之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因犯。據律定罪。而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皇上懲奸勦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假亦可尊而不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乃可久行。惟望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爲準。至於抄沒一事。其情真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拷鞫妄扳累及平民。籠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寃抑之氣。上干天和。且京師天下根本。使人人惕懼。重足屏息。不遑寧處。大非治平景象也。惟皇上明特詔問官。勿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命。斯仁心和氣。轉嗟怨爲懽忻。實弭災禦務也。伏乞敕下刑部施行。一、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疋器用。皆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日多一日。費至鉅萬。據蘇、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撫按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告匱。苦無積儲。小民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皇上憫念公私兼匱之時。約己恤民。大施恩惠。將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紵絲及江西燒造磁器。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各該地方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亦召和一端也。伏乞敕下工部施行。有所開列。俱係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聖明留神省覽。即賜批發。臣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疏上。得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知道了。

乞振朝綱疏　萬歷二十四年

臣竊奏。爲天變屢形。懇乞聖明大振朝綱。以回天心。以維世道事。臣惟天人相爲感應。變不虛生。在人君

徹德行政以轉移之而已今年正月乾清坤寧二宮災六月欽天監奏彗星見又奏閏八月初一日日食皆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於利則智昏於得悉多取之念肆無不爲之此盧德宗貞觀林大益之稽可鑒也臣不勝皇上之盲此名也比近日採礦一非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爲國家謀哉無非逢君之欲遂己之謀徒以長奸民之釁亂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開風言奏者固祸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變既已兆非常亂萌今復再見豈可倖其無患伏望皇上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爲先事消弭之術察臣出於愛國無以言爲訐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紀綱正而風俗遵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幼勝懇切仰祈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補本兵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題近該總督那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王又欲棄國逃遁且其踪跡詭祕暗差人役赴清正處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衆順城矣人心離散糧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兵未繼進退兩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等見報不勝駭愕日夜思所以爲拯救之術而顧念此國家大事全賴兵部主張主張無人誰任其咎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久請邊計忠貞憂國之人專心實任決非未經邊方者所能幹辦亦非署掌職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不止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計倭既倡亂則自東北至西南遼東、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當備禦矣北邊則九鎮、處處日夜防禦而今四川又以邊患見告矣西邊則雲、貴兩廣時有土官、土目、猺獞種種并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又有儂洞山箐及民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隄防矣此非倉猝所能容應苟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印付於侍郎李正原奉旨暫掌非爲久計而乃無尚書之命則令何人擔當既無擔當之人安有認真之事臣等竊觀皇上之於倭事隨到隨發隨請隨行聖心亦既獨勞於上而時屈於中矣然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即臣等二三書生雖不敢不竭力贊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妙選得人特畀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利害之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於西慮前而不失其後庶幾北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尚可補救於後兵事一差則國家安危在乎呼吸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圖乎皇上之於倭事無不急圖但一本兵不曾急補故將士謂皇上用兵之意尚在舒緩而多前卻之情朝鮮君臣又謂皇上救援之意尚在舒緩而生去就之計倭奴揣摸皇上之救援未急而爲急攻先發之謀此撫足怪蓋形影之間原可自疑也試觀讒殺之下班行之中能確然信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乎夫點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皇上猶難之則事有難於此者皇上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固將士之所以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等日夜憂懼屢奏請而未得俞旨則謂聖心必有默回之時而今日事幾逼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伏乞皇上即賜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頃賜定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再照數臣之中兼

而難知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五也夫利源一開則賄門遂闢奔競之塗啓攘奪之患生且利能令人智昏自古英明才智之主夫豈鮮哉一徇於利則智昏於得悉多取之念肆無不爲之此盧德宗貞觀林大益之稽可鑒也臣不勝皇上之盲此名也比近日採礦一非一疏允之十疏繼之至有一省請開三十一處者小人之放肆至此然豈盡爲國家謀哉無非逢君之欲遂己之謀徒以長奸民之釁亂耳今除開採已有成命外以後再有開風言奏者固禍利者悉行禁止此朝綱之不可不振者六也夫昔年星變既已兆非常亂萌今復再見豈可倖其無患伏望皇上軫念上天仁愛之心爲先事消弭之術察臣出於愛國無以言爲訐將所陳六事俯賜施行力加振作務使紀綱正而風俗遵斯宗社之福臣民之慶也臣幼勝懇切仰祈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補本兵疏　萬歷二十四年　趙志皐

臣謹題近該總督那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王又欲棄國逃遁且其踪跡詭祕暗差人役赴清正處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衆順城矣人心離散糧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兵未繼進退兩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等見報不勝駭愕日夜思所以爲拯救之術而顧念此國家大事全賴兵部主張主張無人誰任其咎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久請邊計忠貞憂國之人專心實任決非未經邊方者所能幹辦亦非署掌職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不止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計倭既倡亂則自東北至西南遼東、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當備禦矣北邊則九鎮、處處日夜防禦而今四川又以邊患見告矣西邊則雲、貴兩廣時有土官、土目、猺獞種種并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又有儂洞山箐及民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隄防矣此非倉猝所能容應苟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印付於侍郎李正原奉旨暫掌非爲久計而乃無尚書之命則令何人擔當既無擔當之人安有認真之事臣等竊觀皇上之於倭事隨到隨發隨請隨行聖心亦既獨勞於上而時屈於中矣然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即臣等二三書生雖不敢不竭力贊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妙選得人特畀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利害之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於西慮前而不失其後庶幾北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尚可補救於後兵事一差則國家安危在乎呼吸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圖乎皇上之於倭事無不急圖但一本兵不曾急補故將士謂皇上用兵之意尚在舒緩而多前卻之情朝鮮君臣又謂皇上救援之意尚在舒緩而生去就之計倭奴揣摸皇上之救援未急而爲急攻先發之謀此撫足怪蓋形影之間原可自疑也試觀讒殺之下班行之中能確然信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乎夫點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皇上猶難之則事有難於此者皇上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固將士之所以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等日夜憂懼屢奏請而未得俞旨則謂聖心必有默回之時而今日事幾逼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伏乞皇上即賜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頃賜定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再照數臣之中兼

口皆推潞大亭爲第一。倘得如擬。則華夷共服。中外交慶。蓋大亭之才。以爲刑部尚書。非其所長。以爲兵部尚書。則有餘裕。當此倥傯緊急之際。臣等萬不敢爲徇私負國之舉。尤當皇上覽其小嫌。而究其大用。則大亭之感恩圖報。尤當萬倍恆情也。臣等不勝憂國憂邊激切諄復待命之至。謹題請旨。

疏入。帝不納。

趙志皐

再催補本兵疏　萬歷二十四年

臣謹題。適接總督薊遼兼理薊鎮軍務都御史王一鶚塘報內開。酋原已於八月十六日被倭打破。副將楊元從西門殺出。不知去向等情。臣等見之。不覺失聲大叫。震慄無已。移時接閱督札內開。開山失守。西南二面。無處非賊。賊兵二十萬。我兵二三千。而清正又向忠州來。別處屯守難撤。南原自不能守。全州亦難支持。此時猥之於陸。歧路已多。若海中無兵。登萊、天津、皆可深慮。故今日之計。水兵甚急。海運甚急。若閩、浙一帶。不必聚爲驚惶。推當併力朝鮮。爲治標塞源之計。又言朝鮮兵糧固少本色。將發去馬價。須臾散盡。坐以待斃。無所措手足矣。又言本兵此時尚不蒙點。聖上何不自計此穆。此當合九卿急省叩闕急鳴之時也。臣等手攪其胷。淚涕俱下。照得楊元以萬里孤軍。而當萬數之賊。臣等固已日夜憂其難保。今覓報沒。則何以作我軍之氣。而開屬國之安。伏想聖主聞之。必當動色臨軒。寢食俱廢。下諸將。盡一時之選。急宜督其收功於後。天津、登萊、係京師左臂。必須大調閩、浙舟楫處水兵以戍之。一則可以爲保固中國之謀。一則可以爲夾攻倭奴之計。所宜急圖。不可復緩。其朝鮮糧餉。難絡繹輓運不絕。名肆殺戮之慘。議以爲常。嘉靖間。中國憂諸。招集倭衆。雄據海上。而肆其毒於內地。遣總督胡宗憲、招遠近雄兵、智謀勇敢之士。又搜括東南財賦。歷十餘年。而浙、直之患始息。迄今三十餘年矣。朝鮮君臣積弱不振。閣臣特強與兵。直搗其國。皇上恤弱扶強。遣將援救。攻取平壤。三戰連捷。而封議遂成。於是封詔下矣。冠服賜矣。李宗城、楊方亨二使遣矣。不意行至中途。變起不測。奸臣搆危言以惕正使。而宗城於暮夜逃出釜山之營矣。宗城納袴子也。上詘天威。下忌兼口。敢爲陳情。惹自受罪。而皇上先後鍥倭初不失著。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興兵救之。爲以大恤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使封之。爲柔遠能邇之義。夫封既不成。則自當主戰。顧戰非孟浪以冀僥倖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安。外度機宜。有鯫卵之勢。然後一戰以收全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服隙。或屯田以贍軍儲。或練兵以蓄銳氣。乃今不揆彼已。不度勢逸。惟悻悻然以思一逞。先敗於南原。方盤頓收拾。兵糧粗集。而去冬再敗於蔚山。更盤頓收拾。兵糧大集。而今冬三敗於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四路一時並進。孰不謂智盧已周。謀畫已定。可以制釜倭之死命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出入於矢石之間。舊不顯身。誠可倚藉。然在朝廷。亦宜豫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蹉跌。數千里外。何

趙志皐

請儲邊材疏　萬歷二十四年

臣夤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島山城中。尚堅壁死守。我兵仰而攻之。甚難爲力。四面樓櫓。源源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不敢以一勝爲喜。實以未了爲懼也。顧隔越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爲者。在於廟謨。今廟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爲孤注。豈不危哉。所謂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植。本官拘守文義。不諳軍旅。臺上何收於植而以大權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自無奇。安望其遠遵廟深。而豫籌勝算。以捨當軍上先後鍥倭初不失著。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興兵救之。爲以大恤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使封之。爲柔遠能邇之義。夫封既不成。則自當主戰。顧戰非孟浪以冀僥倖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安。外度機宜。有鯫卵之勢。然後一戰以收全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服隙。或屯田以贍軍儲。或練兵以蓄銳氣。乃今不揆彼已。不度勢逸。惟悻悻然以思一逞。先敗於南原。方盤頓收拾。兵糧粗集。而去冬再敗於蔚山。更盤頓收拾。兵糧大集。而今冬三敗於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四路一時並進。孰不謂智盧已周。謀畫已定。可以制釜倭之死命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出入於矢石之間。舊不顯身。誠可倚藉。然在朝廷。亦宜豫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蹉跌。數千里外。何

未知將何處收拾．以圖再舉也．況東事自更局以來．又復二年有餘．踰四方水陸之運．集遠近征調之兵．人情洶洶．海內騷然．前赴朝鮮．猶水趨壑．曾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戰三敗．貽笑倭奴．恥辱中國．亦已甚矣．豈朝廷之錢糧．百姓之膏血．數萬之生靈．爲搏功名之兒戲耶．臣竊謂用此忿兵．原無勝理．當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轉輸援救．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而我隔遼東．水絕大海．相距數千里．兵馬不勝奔走之勞．糧餉不勝搬運之苦．此事不利者一．倭坐據重城．三窟聯絡．或以逸待勞．以近制遠．而我衆糧東窮．野棲露處．以仰攻其堅．此事不利者二．有此二不利．安在其能勝也．今丁壯已斃於鋒鏑．縱欲再調．不過柔弱之徒．況宣大、山西、薊、遼諸鎮．迄年徵發．戶籍空虛．北人乘機．時挾賞賞．其勢決難再調．若腹裏召募．舉皆烏合．卽如前徐中素上疏．自稱半日蓄有死士三千．比及東行．旋於京城內外．招集市井傭販之流．此輩日不識旌旗．耳不辨金鼓．泗川之敗．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調乎．東征歲費數金數百餘萬．山東、浙直、閩廣於常賦之外．又加六七十萬．閭閻窮民．不勝剝削．加以水旱之災．重以開採之役．逃竄流離．人不堪命．餉可再運乎．及今以往．若不長慮卻顧．以圖久遠之計．將見在朝鮮則專藉天朝爲其報復．終無念亂圖存之心．在中國則兵疲糧竭．脫有奸徒．乘機倡亂．如近日河南插旗之變．則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鮮．且將自救之不暇矣．於時東事從何結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內焦勞．不能已於言也．以臣愚謬之見．北人不時入犯．陷將喪帥．尤爲腹心之疾．是豈可舍近而求遠．不若令督臣之事悉以委之．經理撫臣．一意制敵．而以東方之事．悉以委之經理撫臣萬世德．擇一大將．與之協同．而世德仍益加部衙．以便節制．限以數年爲期．先將已調集兵將．逐一挑選．擇其精健可用者．最留若干．其餘徒耗軍餉．悉令撤歸．然後將所留之兵．分布全遼要害之處．因山爲城．因江爲塹．堅壁把守．互爲聲援．然後遍歷朝鮮八道．擇其脊膂之地．廣其開墾．分委廉幹官員．責成管理．仍不時查驗．如某道闢地幾何．秋收稽穀幾何．以定賞罰．久則彼食自足．我餉可以不運矣．一面調遣八道精壯之人．分委曉暢將領．嚴加訓練．如某道練馬兵幾何．步兵幾何．練一隊則可撤我一隊之兵．久則我兵可以漸撤．庶兵可以自守矣．一切險要．皆以重關設以烽堠．務使倭奴不至如前衝突．尤望嚴旨切責朝鮮君臣．臥薪嘗膽．協力相維．陪臣有不用命者．許經理撫臣卽以法繩之．一切未盡事宜．與錢糧應請給．幷究貞應減去者．聽世德會同監軍．及查勘科臣．具疏題請．其分布將領．簡任官員．聽其諮訪．便宜行事．如此則訓練精．兵威振．屯種廣．軍資饒．險隘設．國本固．可戰則大張撻伐．直搗釜山．以洩三敗之恥．不可戰則堅壁清野．保護八道．以絕狂逞之謀．是中國之兵餉不煩遠輸．朝鮮之積弱．亦可漸振．卽倭奴知我有備．進無所逞．亦將自退歸計矣．若內地山東、浙直、閩廣之間．一切徵倭事宜．更宜撙節．如列聖築城布兵．以防侵犯．此尤不可緩者．臣竊謂安內攘外．今日之東事．必當如是．伏乞皇上加意留覽．勿視爲泛常．仍頒敕九卿科道諸臣．各乘虛心．無拘成說．詳議上請．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上．得旨．朕覽卿奏．具見老臣憂國謀遠至意．東征未得取勝．朕心日夜懸注．正儻諮詢長策．圖維萬全．奏內事宜．著兵部便會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等官．悉心詳加議處來行．卿宜倍加調攝．勉出輔理．以分朕宵旰之憂．慎勿久虛延佇．

明臣奏議卷三十三

呂　坤

陳天下安危疏　萬歷二十五年

臣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世未動．天下之人．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溫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還亂之念．二曰邪說之民．自遠結社．徧及四方．教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徑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自遠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衆．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覺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衾．飢腸不再食．垣舍邪蔽．苫槀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若門萬里．執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禁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士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柱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責守禦也．而戶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遷民丁．以慰民

鬬怨民。誰與合戰。夫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開、隘氣塞七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於趨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絹、松之錦綺。織源既盡。加造不已。至若饒州磁器。西城回帢。皆不急之需。徒累小民。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西、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豈止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飢渴。疫癘死者無論已。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獨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衰可知也。又如海木。實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荷擔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傘色未變。自貴報殷戶而半已竭遇。自供廚磧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奉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賽。復爲擾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賽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粟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瑪保八店。爲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但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遣僕設肆。居民倘受其欺。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若撤還內臣。言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宗室皆九廟子孫。王爵襲等。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衡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南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賊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旣知其枉。又加禁錮。貲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命。復五城兵馬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刻諸聖又增爲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體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嘗歎天固人已。自燬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誅戮。乃止令回籍。臣竊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玫玫以忠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啟萬姓之怨於一人。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西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嘆。難塞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聾。恐不得復見太平。額天卽地。齊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書。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矣。

疏入。帝不納。

條陳海防疏　萬歷　十五年

李　頤

竊以倭奴欲窺中國。先寇朝鮮。初以中國易與。深入平壤。造我兵環攻。一鼓而下。雖銳氣少摧。而雄心未已。遂倡詩封之說。脫逐北之追。優游五年。練兵聚餉。置器造船。種種齊備。方聽使臣東去。而彼已蝦蝎西渡。水陸並進。又稱聽天朝處分。緩我兵援。救嬰兒視我。狡惡異常。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寰宇。四夷咸賓。獨絕倭奴之貢。蓋灼知鯨鯢最滑。非驅魚可孚。神謀遠矣。今空國重來。豈爲朝鮮彈丸之地。其情愈狡。其形愈露。幸遇聖明。同符太祖。命將興師。再彰天討。一以固朝鮮之藩衛。一以驅楊邊之鼾睡。天威震赫。聖武布昭。爾中外之人心。鼓將士之敵愾。封京觀而靜海氛。旦暮遇之矣。惟是大兵未集。倭衆先發。閩山夜襲。全憑風便。萬一狡奴乘燎原之勢。揚西嚮之帆。海濱到處是岸。猝然無備。言之寒心。天津、登萊等處。最爲要害。近設撫臣專理。切中機宜。無容言矣。至臣等所屬沿海要衝。延袤七百餘里。向無專設官兵。雖經臣等先於萬歷千辰料理。稍有次第。然甲兵器具。悉抽借於防邊額數之中。副因倭釁少息。旋卽撤還。頃復、尋理舊緒。節行鎮道。覆加籌畫。茲據册報。分布兵防。如主客官兵。以石匣振武等營。共三萬四千三百有奇。各悉地分守。以密雲左右等營。共一萬八千五百有奇。各整備應援。如戎車火器。以營路偏廂等車。共

五百四十餘輛。大將軍等畝共七百餘位。佛郎機共八百六十餘架。及隨營隨車快槍銃畝火箭等器械。俱足爲守禦之資。與夫應設烽堠坑塹哨船馬撥等項。及修濬城池。簡練壯快鄉兵。一切保障事宜。業次第舉行。務臻實效。第前項官兵雖豫行布置。申明責成。須倭汛報緊急。先以分守之兵。統赴汛地。再俟倭勢猖獗。方發應援之兵。飛地協勦。庶幾一戍之逆。似若有備無患。然必彊固事藍。兵力有餘。移緩就急。庶克有濟。今邊兵精銳。業多挑選東援。諸處往往伺隙。倘倭氛再警。一時並起。則顧此失彼。終非完計。查得臣等先年酌議。薊鎮應設協守副總兵一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共募南北軍兵一萬五千。分統駐劄密、薊、永三道。沿海地方。俱屬薊鎮總兵官節制。倭急則益調邊兵策應。邊急則益調海兵協防。聲勢相聯。緩急有賴。已經疏請依行。蓋因議封中止。今事急燃眉。大非昔比。設將募兵。必不容已。第時踰舉贏。恐物力難繼。無已。則請照先議。設遊擊二員。各統兵三千。共募軍士六千。一駐永平道屬一駐密、薊二道屬。各緊要適中地方。以爲防海專兵。又近調邊兵三千三百餘名。其額缺自宜另募。又因難以驟夠。暫以主兵代爲守邊。茲應照數召募。權留防海。併照先議。設一協守副總兵統之。控駐三道海隅要害之中。東西遊擊。倘謂天津、登萊業已添兵增餉。勢難復及。於薊則臣又有請焉。京營兵增則諸條俱稱實際。無兵則多言總屬虛文。兩營俱聽調度策應。並屬薊鎮總兵官統轄。總計三營增兵近萬。除抵補邊兵者已有成議。而所增實止六千。不爲過多。和應責成三道選募。無論南北。務得精強。仍照原議。協守一營。益用照六百匹。遊擊二營。各用馬二百匹。俱以附近州縣之馬充給。便於臨敵馳擊。互相策援。其各兵安家銀。照例每名五兩。月餉一兩五錢。及將領廩眷馬匹料草等項。俱候部覆咨至。另議請發。此專兵之當議者一也。薊鎮所重在守。沿邊臺堡等工。率三年一次。題派分修。臣等近據鎮道議派現修工程。俱照先年規則。每磚牆一丈。睿防用軍二十五名。秋防用軍三十名。敵臺一座。用軍五百名。餘各酌派有差。此開報無事。綢繆扈戶計也。今征調紛紜。邊海並急。若工役不休。則軍力滋困。戰守奚恃。似應照近年防倭已行事例。無論春秋兩防。以十分工程爲率。量減四分。止修六分。如每磚牆一丈。派軍五十名。每敵樓一座。派軍七百名。其餘次第減派。稍恤荷鍤之疲。豫資衝鋒之銳。仍督行三道。嚴爲稽查。毋容將領等官。賈放遊弊。派草塞責。軍兵期有實數。修砌務要精堅。違者從重究治。股倭報緊急。則當暫停工作。速赴汛地防禦。又難以平時例。論者再照各省直班兵。向來專事版築。往往以贏弱充數。器甲俱無。逃亡相繼。即修守尙多虛應。欲責之賈勇圖報。臣等方抱隱憂。業行各司道查議。務多方積粟。用備兵荒。適該部科題行以二府民運京庫銀兩。改徵本色。儲之郡邑。更爲便計。容臣等徑從便宜。一併督行。倭各道詳報至日。或量請灣糧。或借給糴本。不妨積貯過多。統候放支。另議銷補。不敢一一陳瀆。今將分布海防官兵車船火器烽堠馬匹。及城堡壯快鄉兵等項事宜。備造奏册。隨本進呈。伏乞敕下該部。覆加查酌。上請定奪施行。疏入。帝從之。

言倭思既平兵勿輕動奏　萬歷二十六年

臣竊惟皇上以倭賊既平。頒詔天下。舉朝臣子。欣欣然謂容算神謨。鑾服四荒之遠。莫不舉手加額。相慶相賀。蓋因今日之功。而思前日之所以成此者不易。又思後日之所以繼此者尤不易也。是役也。剛舍雖點。不過一人奴也。羣醜雖繁。不能當我一大郡也。整偉中於一之奔命。豈惟大小臣工。竭智畢力。即皇上旰食宵衣。亦不能一日康豫。夫以國家全盛。聖主獨斷。而成功猶若斯之難也。蓋用兵之事。費發浩大。徵發艱難。虛內事外。本非長計。而又勝敗之數。最難豫期。東功之成。天幸不至乏絕耳。痛定知痛。至今思之。不能不爲慄慄。有如水火焚溺。可復蹈哉。故古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從天下之未亂未危而圖之。一善言即可以結民心。一善政即可以弭民患。爲力易而收效大也。至於已亂已危而圖之。即集衆思而未必濟事。持衆善而未必釋憂。猶失算於秋毫。即貽痛於閫極。枉席之間。瀕海再波。鄰屋之下。夷會接踵。憂勞不得不萃於聖躬。財力不得不耗於中外。縱御善收。亦已

疲瘁。萬一蹉跌。悔何可追。故地鄉之忠計。成謂國家之武功。雖可觀。而政治實多闕。如礦稅擾民太甚。闔國民不聊生。盜賊日夜窺伺而有竊發之虞。守臣竭力補苴而有難支之勢。孔子有言。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臣每讀斯言。輒爲寢惕。自古盛衰興廢之機。皆始於上下不均。民心好亂。可不畏哉。伏望皇上居高聽卑。思患豫防。勿任一己之情而拂百姓之欲。勿貪沾沾之利而輕丞丞之基。勿謂小民易虐。而刑法可加。勿謂盜賊易誅。而甲兵足恃。聖心抑愼。聖斷淵明。常欽欽如倭忠未平之時。而不少怠荒。庶幾上下交利。臣主俱榮。盛德成功。傳之萬世。社稷幸甚。

疏入。帝從之。

劾礦使陳增疏　萬歷二十六年

都敬

臣按山東鎮都知縣吳宗堯揭帖內稱。開礦太監陳增。背旨營私。剝官虐民。包貿鉛砂。抽丁加派。諸不法狀。一句一切。一字一墮淚。官不得一日安其位。民不得一日聊其生。以聖明在上。而財狼噬人於大都。狐鼠公行於白晝。日甚一日。莫之敢問。是祖宗之法令盡毀。而皇上之明旨不信也。夫內官不許干餘外事。此高皇帝明訓也。貂璫遵用。差遣給釋。是中葉敝風。耳今陛下不能遵法高皇。而下襲中葉。已爲過矣。所幸者。明旨不許擾害地方。不許動支官銀。不許加派小民。可以稍救百姓水火之命於萬一。今據吳宗堯所奏。無論山東六州二十九縣。即鎮都一縣之中。一年之內。已支我過銀二千兩。必非無據也。出巡北畿。打死臨縣礦夫。孫有三日不許埋葬。備極慘酷。貧民單林、韓文等。久被刑禁。富戶盟拔、徐大亮等。橫遭搶掠。必非無據也。計口抽丁。包派金銀。即鎮都一縣。丁夫二千名。共派銀三千六百兩。又派鉛價銀一千八十兩。則通省六州二十九縣。約該派銀十餘萬兩。必非無據也。疏內縷縷萬言。鑿鑿百款。即謂厲受之恕。未必一一可信。如臣所擒數條。似非影響。大於明旨有背。不一行勘。何以服吏民之心。正貧殘之罪。而彰陛下無私之明。夫吳宗堯一縣令耳。任事未滿一年。奮生貧苦。初得一官。豈不自愛。而甘心挑禍。況前日之章國賢。覆轍不遠也。彼豈不知之。且開採一事。羣臣百言而聖上百不聽。豈因一有司言而忽聽之。彼必知之矣。欽差內使百言而遂不聽。彼必知之矣。何苦舍七尺之身。冒雷霆之怒。徵必不可得之俾。而吁必不可回之天哉。此其萬不得已之情。亦可諒矣。故臣以爲宗堯之言。非盡無據。不可不爲一勸同也。然此治其標耳。鎔開採之役不停。內臣差遣不能禁其勿擾而實以擾也。禁其勿加派而實縱之加派也。禁其勿支發官銀。而終不免於支發也。地方何時而安寧哉。何也。彼明知聖旨所謂勿擾者。爲貪賄臣下之權辭。而以有司之不應誅求者。爲阻撓礦務之大罪。有司以騷擾一日之生。重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編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整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豪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鹿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巴拜誅闖白死。此哲墓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

修省弭災疏　萬歷二十七年

馮琦

臣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堯洪水有之。而今再見也。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窮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幾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非一工伺上意。具有成謀。假武弁上之威。以行之。其一務剝小民。盡有成蹊。假中官之運機。如鬼蜮。取財幣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稅編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整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豪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鹿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巴拜誅闖白死。此哲墓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

禮部修省之章。宋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碍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碍云者。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啟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困措。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鄖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慕藏黃位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驗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殷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撓敕之下。尙須三復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前猶稟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願陛下穆然遠慮。頒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則幸甚。

疏入。帝不納。

勳臣瑞陳重臣疏　萬歷二十八年

朱善鈞

臣竊謂省直邊方之設巡撫。用以表鎮將吏。盡殺百姓。所稱天下之重臣是已。以山西內拱神京。外抵邊寨。得濟介端方如撫臣魏允貞。彈壓其中。墨吏奚心。窮氓安堵。七年之間。口碑載道。一生之砥礪士論。宗祖所特遣以施惠於一方者也。雖無所不統。而錢糧則制於布政。獄訟則典於按察。各差巡按。又頒旌於都布按司。以至府縣各屬。隱不相統。相制糾結維持。有一官必有數衙門爲之統轄。有一事必有數耳目爲之經承。故當其任者。雖似有擧肘之苦。而事精物詳。法行政遒。規模廣大。體統公平。君子有所依憑。以效其忠。小人有所忌憚。以斂其惡。國家二百年來。太平無事者以此。凡入臣之老於世故。久於仕途者。莫不抑心戢志。以爲宜然。而不敢有所踰越。惟收作敢爲。不知事體之人。則恣其拘束。而思決裂之。此甚不可許者也。一有偏信獨任。則勢重於極而難轉。毒鍾於隱而難治矣。憂患之來。豈淺淺乎。如巡撫一官。祖宗

臣竊惟內閣之爲密勿者。豈不以軍國大事。運籌帷幄。機宜密而不宣洩。故因而有是名乎。先朝懸榜閣門。一應官員人等。不許擅入。夫外者固不可擅入也。內者其獨可擅出乎。臣鯁於嘉靖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祕。肄業館中。凡遇票旨意所得預聞者。廣於隆慶年間。改庶吉士。先後中祕。肄業館中。凡遇票旨意所得預聞者。獨寫票中旨而已。其於諸司章奏。誰敢攜之以出。而越閾門一步者。後不知起自何年。內閣輔臣偶然患病。不能進閣。遂將本發於私寓。擬一擬票。自是以後。乃遂相沿爲常。一往一來。十手十目。始不能無洩洩矣。夫公事面議於私室。大政而決於委巷。固已非朝廷之體矣。又況機事不密而有害乎。且臣等亦因是有不能盡職者。何以故。中使臨門。銜命守催。則不得從容審處。以竭其心思。二三寮友。各自爲寓。復不得相聚商榷。以資其謀斷。故率有進呈畫而旋卽後悔。以爲不當者。蓋所謂不能盡職也。夫首輔平章軍國。臣等同平章事。今姑爲首輔代庖耳。乃遂亦因循故事。擬票私家。寬之則見爲苟且。急之則指爲專擅。或以爲高下其手者。亦安可獨任一見。而居之不疑也。若至於時當暮夜。然燈乘燭。衰朽之人。眼昏昏花。連篇累牘。微茫細字。欲還近則不能了了。其進呈畫而旋卽後悔者。此固亦一端也。抑更有可慮者。印在閣中。臨時開用。用畢封鎖。亦宜愼密。今祇因用印無時。印不能隨官出入。遂豫印封箚。常三五十顆。付之直廬中。俾使得隨便使用。幸今中旨皆其循謹守法。可保無他者。安知異日無不肖之人。與憲外之事出其間乎。臣等亦不得不爲是慮。慮矣。伏望皇上深維遠慮。仍復先朝循規發本閣中。公同擬票。以上尊朝廷之體統。下盡臣子之分。勞塞親侗之孔臻。亦革故鼎新之一事也。臣等不勝懇切祈竦之至。

疏入。帝從之。

請愼終保治疏 萬歷二十九年

楊東明

臣竊惟天下之治。本於人主之一心。而人主之心。則常始乎勤而終乎怠。所貴明主採納忠言。振勵逸志。斯可以保治平於無疆。而垂休光於有永。皇上踐阼以來。躬勤庶政。皇猷美善。未易殫述。臣幸生盛明之世。叨膺獻替之司。以爲聖朝無闕。可以行所無事矣。乃臨御既久。漸致因循。朝堂不御。講筵不親。諫疏徙勤。不蒙愈允。章奏非不覽發。而一關緊要。輒留中。凡此數事。俱關問終。皇上盍夜以思。應自知其不逮於初矣。夫以皇上宅至尊之位。操威福之權。居九重深邃。難以遍見之地。卽累歲月不出。積章奏不下。忠必至也。臣不勝杞憂。方今亂形雖成。關機未發。必欲速弭大亂。莫先收拾人心。必欲收拾人心。莫先停止採權。徵遣中使。繁治棍徒。嘐然與天下更新。此大聖作爲。太平景象。海內人心所日額天而求者也。上也。卽不然而改弦更張。按代興征輸。則賦額卽可無虧。窮民亦得蘇息。目前救弊。亦其次之。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夫財貨之聚。珍寶之玩。縱爲可欲。比之於四海萬邦。祖宗之所垂金甌大業。孰重孰多。往時中使未至。則賦有常經。緞有恆積。夫孰非皇上之財也。而今則商旅不行。貨物不聚。私窖虛滿。公帑虛虛。朝取其三。暮失其四。孰拒孰益。礦額非取諸山澤。稅額非得之貿易。皆有司加派於民以包賠之也。有司既加之而使者又捃之。加征者有數。攫取者無極。一林衆蒐。所餘幾何。割股賈腹。詎能安他曰包賠。何以示後。若

反是而君不獨富民不獨貧上下相安公私兩利熙熙乎好義修事矣孰利孰害泉貨本流行不滯之物有乘除之數夫既拂民情而澆之又不收民心而守之一朝有變瑯林大盜豈能不發及今而止猶國之財也孰得孰失臣老詐誠不知國家大計皇上試以今時之事而徐察當世之人心凡爲士爲農爲工爲商與宦遊緇服內外米無大無小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即道路往來之人室廬居處之衆入而巷議出而偶語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封疆之臣介胄之士咸邊腹疑守疑戰者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微獨是即碱稅內使如浙江孫隆湖廣杜茂者彼皆不味其本心而稱賢者也有不如臣所言者乎夫以當今時勢舉天下皆知之而亦皆私蘆之其爲可以不塞心也而猶可泄泄乎雖然此諸臣餘睡也臣何故又言之蓋諸臣有言責而言者發在其肢體者也猶在外者也臣腹心親密之臣也則發在內矣惟在內故分猷分念而綢繆一人者其情爲獨切惟情切故凡可集衆思廣衆益以資其抑鬱而効之主上者自不得不詳不必皆出諸臣口也此前所謂勿嫉之指也惟皇上裁察疏入帝不納

請明功罪以勵人心疏　萬歷三十年　楊東明

臣惟國家奔走臣民與臣民樂爲國家奔走者有大機焉曰賞罰是已故士有獨身家冒矢石棄性命於須臾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懼誅其勢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堂序而能得士人死力樹功邊徼者執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罰不當無論當事者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視爲殷鑒猶有大難誰肯竭心力自扞文網哉頃者倭奴狂逞蹂躪朝鮮揚其臣民奪其都邑大張聲勢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皇上宏恤小之仁猶伐暴之勇以經略付宋應昌征勦付李如松二臣奉命而往遵旨而返論二臣者紛紛藩室頃奉明旨曰今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人這本著吏兵二部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罪從公據實來說欽此是諸臣之參論與明旨之會議非有成心無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臣竊思此事係朝廷勸懲之典係九邊將士覩望之心又當時舉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爲二臣計當爲國家計也臣安可徇衆論之同味獨見之異不揚眉一吐其愚乎謹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克敵之功克敵之功大失利之罪小朝廷用人當存其大略其小錄其功赦其罪是所謂持大體也檢髮而憐數米而炊是有司細事豪傑笑之當朝鮮之役倭奴之自退也所不失者全羅慶尚兩道耳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收則窺風而逃者必不能完璧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力戰而得者必不肯乘利而歸非倭人之自收非倭奴之自退則是功也豈一無所賜哉且二臣之功可謂偉矣無論而從征血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陣前死敵之將士可不酬其勞乎不恤其後乎是朝廷自令以後不欲復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事可念追逐之功而忘發縱之力乎臣反復思之欲不墜完可恃即去歲蒙廟衡決黃水浸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洪澤湖其石隄水痕較之往年尚少二尺臣不勝私喜但蒙廟決口未塞萬一伏秋水發河淮增溢不無可慮防禦之策惟在接築汴隄遏絕黃流隄水東行盡由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白洋河爲便業經河南撫臣具題徵行該省管河官議築歸德至永城一帶汴隄二百三十里估用工料銀八萬餘兩暫借本省歲修夫銀分委商邱夏邑等縣管河官

能倘可儼然耕經略乎今都人士總不知倭之兵馬若干數日倭之糧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爲倭之乞款有何指揮惡況惟敬之遁語執平行長之游言廟堂不得其情策士無由措手說令勝之賞忽後事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臣聞其衝鋒陷陣收退敵之功乘瑕先登建奏集之績綿有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掠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爲己有盡被而歸寧夏人皆得言之古大將勾當公事回京議中推國書表衆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拔堅城碧蹄之捷節縶悉我軍掠取朝鮮被慘不異倭人古大將秋毫無犯即取一笠必斬以徇者豈若是乎故謂如松戰將則可謂爲廉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則可謂爲節制之兵則不可如松應難盜一豫矣臣誠愚謬謂應昌之功宜錄也因其墮報舍糊或伏隱瞞姑以薄報其功如松之賞當明也因其兵無紀律貽累麗人姑以量行其賞其他諸將領諸戰士諸陣亡之卒宜速加檄褒厚行賞賞賚生者酬其本身死者錄其後裔應懲前人之忠義又結後日之人心然今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汛可虞假封貢或徼倖之功啓釁端貽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猷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初情自可爲二臣功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橫釜山俾無噍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難遽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矣然臣猶有說焉昔趙子弟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軏指四千戶之賞誠謂吾不愛僻土則人不愛死生帝王勵世磨鈍機全在此昔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塞人心膽胡宗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冤乎頃者劉哼之變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萬金之賞矣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自請平賊賊平之後即一倘書衛客不肯予委曲開關竊賊羽翼卒成內變克滅元兇周勰柱之功姑人猶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揮使國家之待功臣匪徒寵恩蓋亦不爲用也今宜急敘東事之功並錄用宗憲之後於夢熊國柱易其封而優錢之更破格以待岩穴環奇之士毋若昔生拘攣於毫髮間則海內英雄必有爲陛下出而了倭事者矣

條陳河漕先務疏　萬歷三十年　李　翀

臣竊惟祖陵奠儲兆萬年之鴻基漕渠關四百萬石之大命國家重務孰有踰於此者自去秋黃河南徙陵運俱屬可虞中外共切隱憂廷推不一而足詎意臣愚謬叨簡命臣上之所以付託臣者何重且鉅也臣感激天恩兼程赴任恨不能負薪荷鍤刻期成功顧心雖欲速而勢難遽成受事之初所可自効者惟有急先務而已敢爲臣上陳其梗概河臣久缺簿書填委臣擇緊要者披裕數日即趨鳳陽恭謁皇陵旋至泗州恭謁祖陵伏睹松楸鬱鬱王氣蒸蒸臣蹈舞之餘周瞻相視陵麓之東先年砌有石隄捍禦淮流堅完可恃即去歲蒙廟衡決黃水浸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洪澤湖其石隄水痕較之往年尚少二尺臣不勝私喜但蒙廟決口未塞萬一伏秋水發河淮增溢不無可慮防禦之策惟在接築汴隄遏絕黃流隄水東行盡由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白洋河爲便業經河南撫臣具題徵行該省管河官議築歸德至永城一帶汴隄二百三十里估用工料銀八萬餘兩暫借本省歲修夫銀分委商邱夏邑等縣管河官

鳩夫辦料修築。臣抵任之初。亦即檄行該道。上緊興工。勒限完報。又風陽撫按二臣會題。議自宿州界首鋪、至本州東關止。計長一百餘里。內應接築汴隄三十餘里。估用銀一千餘兩。分派鄰近州縣。設處夫役。打當時萬目聚觀。莫不咨嗟嘆息。謂爲耳目所未經。夫卿貳乃大子殷監委官部押赴工。臣抵任之初。卽催行知州馬獻圖。上緊興築。如期報完。仍派撥官夫。築地防守。此非關係護陵疑急務。臣當嘗同省直管河各官。同心戮力。踴躍趨事。不容時刻怠緩者也。至於徐、邳一帶。運道淺澁。新運迫期。該撫按二臣。權宜濟急。一併會題。督行該道。會同中河郎中。舉同管河運使運同。自徐州鎮口。運通至宿遷縣靨兒莊。倣照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積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打當時萬目聚觀。莫不咨嗟嘆息。謂爲耳目所未經。夫卿貳乃大子殷監委官部押赴工。臣抵任之初。卽催行知州馬獻圖。上緊興築。如期報完。仍派撥官夫。築地防守。此非關係護陵疑急務。臣當嘗同省直管河各官。同心戮力。踴躍趨事。不容時刻怠緩者也。至於徐、邳一帶。運道淺澁。新運迫期。該撫按二臣。權宜濟急。一併會題。督行該道。會同中河郎中。舉同管河運使運同。自徐州鎮口。運通至宿遷縣靨兒莊。倣照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積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估用工料銀二萬八千餘兩。於河道銀內搜括支用。仍委各州縣掌印官採石辦料。臣躬閱各閘。俱已鋪底砌石。臣又嘗駈工次。分別幫貧。嚴行申飭。定限閏二月內完工。此事關濟運急務。臣當督同管河各官。如期竣事。不容時刻愒緩者也。又開泇河備運。展經言官建議。未有俞旨。查前任河臣劉開韓莊渠一帶。分洩湖水。紓因黃河邊徙。運道爲梗。分委中河郎中曾同運使運同等。通行濬闢。業已成河。第中間間多淺狹。且有微山未竟之功。湖水散漫。牽挽艱難。必開黃泥灣支渠。方爲穩便。估計工料。約用銀十六七萬兩。應奏完結。臣因竭陵之便。率同司道各官。親歷查勘。此亦必不可已之役。惟是運期已迫。費鉅工難。未敢造次舉事。須俟開丁完畢。糧運盤行之時。臣當調撥衞夫。將淺狹處所。隨宜疏濬。并建土壩草閘。節蓄湖水。揀派輕便糧艘。分道並進。亦可免於擠溺。稍運此備運之一策。臣當次第舉行以竟成緒者也。臣又惟黃河南徙。乃年來非常之變。前項工程。不過救一時之急。必須上築決口下疏故道。斯爲永賴完計。第也。臣自屑舉以來。于沿河上下方數千里。逐一周視。下淮、徐。觀南潰之合流。上風、泗。窒二陵之佳氣。乘舟而遊沛城之中。逆流而溯決口以上。出趙砦、經開儀。過東長入曹單。因之稽隄工。厭水勢。詢之故老。咨之士人。乃始知河勢之大凡。而得施工之次第也。茲謹會同鳳陽撫臣李三才、按臣高攀枝、臨臣蔣以化、山東撫臣黃克纘、按臣嚴一鵬、議得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開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塲樸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爲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遊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十八塲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抵于山。南近于淮。近陵。然有酌隄障其上。有九岡倘下流淤塞。不通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考、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是障。散漾徐呂洪。是東亂流。且汶、泗有接濟艘

馬。令衆碎鑿。毆打從人。文禎走避門旁。內監郭成家。復擁逼辱詈。嘖成救護。及錦衣衞差人勸解。亦肆毆打。當時萬目聚觀。莫不咨嗟嘆息。謂爲耳目所未經。夫卿貳乃大子殷監委官部押赴工。臣抵任之初。卽催行知州馬獻圖。上緊興築。如期報完。仍派撥官夫。築地防守。此非關係護陵疑急務。臣當嘗同省直管河各官。同心戮力。踴躍趨事。不容時刻怠緩者也。至於徐、邳一帶。運道淺澁。新運迫期。該撫按二臣。權宜濟急。一併會題。督行該道。會同中河郎中。舉同管河運使運同。自徐州鎮口。運通至宿遷縣靨兒莊。倣照開河規制。建大閘七座。中閘二座。并挑濬河身。積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估用工料銀二萬八千餘兩。於河道銀內搜括支用。仍委各州縣掌印官採石辦料。臣躬閱各閘。俱已鋪底砌石。臣又嘗駈工次。分別幫貧。嚴行申飭。定限閏二月內完工。此事關濟運急務。臣當督同管河各官。如期竣事。不容時刻怠緩者也。又開泇河備運。展經言官建議。未有俞旨。查前任河臣劉開韓莊渠一帶。分洩湖水。紓因黃河邊徙。運道爲梗。分委中河郎中曾同運使運同等。通行濬闢。業已成河。第中間間多淺狹。且有微山未竟之功。湖水散漫。牽挽艱難。必開黃泥灣支渠。方爲穩便。估計工料。約用銀十六七萬兩。應奏完結。臣因竭陵之便。率同司道各官。親歷查勘。此亦必不可已之役。惟是運期已迫。費鉅工難。未敢造次舉事。須俟開丁完畢。糧運盤行之時。臣當調撥衞夫。將淺狹處所。隨宜疏濬。并建土壩草閘。節蓄湖水。揀派輕便糧艘。分道並進。亦可免於擠溺。稍運此備運之一策。臣當次第舉行以竟成緒者也。臣又惟黃河南徙。乃年來非常之變。前項工程。不過救一時之急。必須上築決口下疏故道。斯爲永賴完計。第也。臣自屑舉以來。于沿河上下方數千里。逐一周視。下淮、徐。觀南潰之合流。上風、泗。窒二陵之佳氣。乘舟而遊沛城之中。逆流而溯決口以上。出趙砦、經開儀。過東長入曹單。因之稽隄工。厭水勢。詢之故老。咨之士人。乃始知河勢之大凡。而得施工之次第也。茲謹會同鳳陽撫臣李三才、按臣高攀枝、臨臣蔣以化、山東撫臣黃克纘、按臣嚴一鵬、議得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開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塲樸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爲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遊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十八塲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抵于山。南近于淮。近陵。然有酌隄障其上。有九岡倘下流淤塞。不通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考、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是障。散漾徐呂洪。是東亂流。且汶、泗有接濟艘

護。及錦衣衞差人勸解。亦肆毆重臣。城門乃爺寢廻尺咫地。在府中。總是王臣。原無彼此。大臣則紀綱一敗。萬事瓦裂。天下何太息也。背漢文帝中庸之主。申皇上嘻笑不假於左右。威權不若臣職在緝邪。義不與之同朝。亦不敢問。伏乞皇上責令司禮監查實的名。敕下法司。究擬上請。庶舉朝士氣得伸。四方觀聽肅。臣恐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明臣奏議卷三十四

議開泇河疏萬歷三十一年

李化龍

臣竊得河入中原。以濁流抉淺土。潰溢四出。所至則塡。述古以爲患矣。迄今日。施治尤難。蓋南岸陵。北岸平。常所謂勢愛無已。數逢北害者。廣運水性無常。勢不能必出中道。人力角之。互有勝負。堵塞挑濬。歲以爲常。臣自屑舉以來。于沿河上下方數千里。逐一周視。下淮、徐。觀南潰之合流。上風、泗。窒二陵之佳氣。乘舟而遊沛城之中。逆流而溯決口以上。出趙砦、經開儀。過東長入曹單。因之稽隄工。厭水勢。詢之故老。咨之士人。乃始知河勢之大凡。而得施工之次第也。茲謹會同鳳陽撫臣李三才、按臣高攀枝、臨臣蔣以化、山東撫臣黃克纘、按臣嚴一鵬、議得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開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塲樸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爲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遊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十八塲隔其中。有歸仁隄護其下。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抵于山。南近于淮。近陵。然有酌隄障其上。有九岡倘下流淤塞。不通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考、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是障。散漾徐呂洪。是東亂流。且汶、泗有接濟艘

臣備員法從。巡視西城。凡有作奸犯科。例得露章參劾。況有壞法亂紀之尤。在臣巡視之地。而敢默不上聞乎。伏見掌翰林院教習庶吉士禮部侍郎兼文淵、於宣武門過內監三人騶馬。直過局輿。因怒扇柄擊

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隄。隄潰而魚沛之間城郭。東緣路壞。非直狹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築議而罷之。獨舍三省以派山東助挑外。實濟衛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派山東助挑外。實濟衛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

興役。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資用之工程減。以故狂瀾已遏。下流復潰。陵旋雍云亢爽。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未收耳。然則爲今日計。守行隄。開泇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聚訟。考恐以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泗、面無以藏舟。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

自此以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陶隄。中間蘭、碭、豐、沛城郭所在。各高起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于其中。每年相度水行何方。但濶其租入。而賑以銀穀。計費且不及治河之一二。而他所省。且復不貲。此爲不得南、南北迫隘。幾無藏身之所。蓋微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泇河既成。運已不借河。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河復不近陵。臣以爲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直省方數千里。不止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陵。使河不得北近。且又恐傷隄。使河不得南。南北迫隘。幾無藏身之所。蓋微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泇河既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陵。臣以爲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直省方數千里不止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運。使河不得北近。且又恐傷隄。使河不得南。南北迫隘。幾無藏身之所。蓋微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泇河既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陵。臣以爲

自此以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陶隄。中間蘭、碭、豐、沛城郭所在。各高起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于其中。每年相度水行何方。但濶其租入。而賑以銀穀。計費且不及治河之一二。而他所省。且復不貲。此爲不治而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北隄。終有潰隄梗運之虞。則閣以俟來歲。儻其時和年豐。而民可使耶。則無難大挑濶河。以開中路。不憚一勞。足收長利。儻其天災人害。而民難用耶。則不妨死守行隄。以救目前。雖乏遠略。亦弭近憂。至于司道所稱。泇河下流。由嶋頭集。經落馬湖北岸。至宿遷。蓋避黃河諸險。事亦可行。

當爲後圖。儻異日財力有餘。再舉此役。則運道所經黃河者。不過入海二百里之安流耳。彼其強弩之末。力何能爲。斯亦國家之上事已。除將應開應濬河道地里、糟圓貼說明白。另封進呈。聖覽外。緣係決河驟挽。非見運道艱阻可虞。冤乞聖明俯從末議。亟開泇河。酌濬故道。以濟新運。以拯災民。事理未敢擅便。爲

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紀家、田家集、共七十里。循河深闊免挑。並王市東新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濟衛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水閘一座。泇水壩五座。該中河郎中劉不息、淮徐道副使劉大文、督率邳宿河防同知許從坤、揚州府管河通判趙性粹、邳州知州周世臣管理。其單縣料修大行隄。北面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壩長二十四里。該兗西道參政來三聘、濟寧道副使傅良謀、督率兗州府帶管黃河通判許重裘、曹縣知縣成伯龍、單縣知縣屈允高管理。以上五工。總計成泇河道。按察使汪可受、會同司道提調。往來駐扼。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當以次徑行。無容瑣瀆。大抵河之所來。蕩析沈淀。爲害非常。河之所去。肯腴肥美。爲利亦非常。年來指據無已。北移之南。南移之北。河之害一。治河之害十。河之害有補。治河之害無補。河之害。止在沿河兩岸方數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直省方數千里不止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運。使河不得北近。且又恐傷隄。使河不得南。南北迫隘。幾無藏身之所。蓋微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泇河既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陵。臣以爲百里。治河之害。且漫衍直省方數千里不止矣。總之先年止恐傷運。使河不得北近。且又恐傷隄。使河不得南。南北迫隘。幾無藏身之所。蓋微獨民苦。即河亦苦之矣。泇河既成。運已不借河。河復不近陵。臣以爲

自此以後。但北守太行隄。南守陶隄。中間蘭、碭、豐、沛城郭所在。各高起隄防。以自救。任河游衍容與于其中。每年相度水行何方。但濶其租入。而賑以銀穀。計費且不及治河之一二。而他所省。且復不貲。此爲不治而得其大者也。惟是河近北隄。終有潰隄梗運之虞。則閣以俟來歲。儻其時和年豐。而民可使耶。則無難大挑濶河。以開中路。不憚一勞。足收長利。儻其天災人害。而民難用耶。則不妨死守行隄。以救目前。雖乏遠略。亦弭近憂。至于司道所稱。泇河下流。由嶋頭集。經落馬湖北岸。至宿遷。蓋避黃河諸險。事亦可行。

當爲後圖。儻異日財力有餘。再舉此役。則運道所經黃河者。不過入海二百里之安流耳。彼其強弩之末。力何能爲。斯亦國家之上事已。除將應開應濬河道地里、糟圓貼說明白。另封進呈。聖覽外。緣係決河驟挽。非見運道艱阻可虞。冤乞聖明俯從末議。亟開泇河。酌濬故道。以濟新運。以拯災民。事理未敢擅便。爲

遵旨備陳河工疏　四庫三十二學

李化龍

臣竊得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及鎮以南之漕渠。壞南陽以下之運隄。而魚濟一帶。且震于鄰。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泇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于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勢恐至于穿漕。與以分黃。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于害運。蓋臣之分黃。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間。衝刷倍于原挑。分水已及五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治。即李家口之運道可濟。一了百了矣。蓋臣之議決。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當其時使臣得力督于上。諸臣皆併力于下。夫料如雲。畚鍤如雨。堵急逼水。水急刷河。半借水力。半借人力。時月之間。築壩塞決。苟幸竣事。申嚴北岸三隄之守。使其游衍于遙、碭百里之間。何全河之不容。何全害之不可去哉。不意臣以家難。不能督工。諸臣以臣不在工。各有懈志。遂至以衆爲政。百不如法。物力不齊。工程不速。挑淤不淨。守隄不堅。始以强采莊之淺。終以單縣隄之決。水落河淤。蘆終難就。工遂爲不了之工。局又

爲不結之局矣。當其分水。自七月之終。以至九月之初。白浪滔滔。分流南下。即決隄以後。水猶匯湖而下。上流無多。魚蝦城池。兩陽運道。居然無恙。面環豐城以達于沛境。已得平土而居之。自非漲有所分。何以害值止此。則分黃之于保運。固未爲無補。未爲非策也。惟是河行隄北。終非久計。再決再徙。害且叵測。臣不得不爲漸不可長、時不可失之請。而陛下且有經遠料理。以待新臣之命矣。臣荒迷草士。何宜復預河事。而時已入冬。不敢不移檄責成。以俟後來。今據諸臣會議。若謂塞決之工。難及強半。而全河之洪。已減初形。且時入多。水已落矣。無復衝刷之勢矣。不挑而塞。則有逆行之患。即小挑而塞。亦有別決之處。且議河者。最難泄一。防河者。最易推諉。若開河不大。將來數百里之間。一隄失守。且借口自解矣。故不得不議大挑也。議錢糧。則以四十萬。議人夫。則以二十萬。初議諸之內帑。又以爲不得已之計。蓋知左藏之儲。非可以幸得也。再議復河夫之額。做助夫之例。又以爲民夫騷擾。若將以緩急分先後者。夫今黃河起溜。回空糧船。及官民船隻。又皆由泇以行。然皆由運汪湖出口耳。明春黃更溜。湖且漏。則無泇矣。是無漕矣。故直河改泇。非于動成異姓也。是上試以其兼聽並觀之盟。而欲傅百千萬世。與天壤無極者。茲所謂同姓一家。又不比于外廷疏遠也。在勳貴戚畹。與國同休。其憂國視常人更切也。在臺臣、則文武諸官。亦盡懷杞人淚宝之憂。不但臣也。在國、則農、工、商、賈與庠、序、學校之士。出議于巷。入議于室者。又不止朝臣也。即在採榷中使。亦尚有五六老成。不忍見民間疾苦者。茲所謂左右近臣。不比于外廷疏遠也。在勳貴戚畹。則又有天潢之派。以山河帶礪之盟。而欲傳百千萬世。與天壤無極者。茲所謂同姓一家。又不比于勳戚異姓也。是上試以其兼聽並觀之心。而做古設鐸建鞀之意。或顯詔以求直言。或密察以觀輿論。距不皆愛臣之辭乎。即口語不能皆一。直婉或有不同。其孰敢保天下終無事乎。夫內外臣民。人人皆有愛亂之心。而備亂猶可不亟乎。猶可不申嚴號令。以振作積玩之人心。猶可持諸司章奏。留中不發。而不以常期乎。猶可使諸司當事之臣。日有補牖之策。人有瘝肘之苦。而不得自舉其職乎。猶可使中外衙門。無處不有缺官。無官不是權管。而因以慢令致期。誤民誤事乎。猶可使海內賢才。一一皆老死林下。而見謂無仁賢之國乎。猶可不照常行取補足額。以自廣大其聰明乎。猶可使天地不交。股肱失職。如日行陰霾中。而不見陽光。如常處歲多時。而不行春令乎。蓋自古憂國之臣。未亂而言。無其形也。常苦于言之不聽。既亂而言。形已成矣。又苦于聽之無及。夫與其聽之無及也。則寧備而不用乎。昔唐德宗時。海內殷富。天下宴然。過今遠甚。一朝變起。遂至乘輿播遷。幾不保其宗社。此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事。及貞德元年十月幸陝州事也。一展卷可知矣。唐以前。宋以後。猶轅相尋。有甚于此者。臣不敢歷歷言之矣。夫天下皆知其將亂。而至尊居九重之上。不見不聞。臣實有不忍者。故輒敢盡言之。語云。賜不幸言而中。臣惟願所言之不中。不願其多言而偶中也。蓋臣既不能借背湔一隊之地。以吐其一腔忠赤。又不能剖心自明。而所懇惟紙上陳言。倘天鑒終不可回。臣終亦無目可瞑矣。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請召還言事諸臣疏 萬歷三十四年

時政疏萬歷三十四年

臣綱見大學士沈一貫、沈鯤相繼去國。與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鯤。夫一貫招權固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已疏陳。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盍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

姜士昌

之遂。小有同異。亦巧計能之。且空部院。以便于操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于己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資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操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正相形。借妖遠甚。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貨無餘貲。較一貫貪賤遠甚。一貫思鯉邪正相形。借妖善也。罪閣不付廷議。是以恩綸垂渙而中寢也。則朝廷等之不若一貫。檢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日久。百凡庶政。有漸流于下移而莫覺者。夫蔽明之奸行于下。而不及之名歸吾君。甚可痛也。臣不敢言。引誰以二三時事。諸臣所熟睹者申之。近者、貴命李鋼善蒙釋。人人加額。至若滿朝臺諫。救萬人之命。功在翻案上。而梁永等戕萬人之命。罪又浮于獨逸朝。乃鋼善獲罪。而朝臺長囚。則以逸朝而波及鋼善也。罪閣不付廷議。是以恩綸垂渙而中寢也。則朝臺等之不獲罪。蓋皇上之左右幽蔽之也。然而禁良令之名。則皇上受之矣。德制馭馬憤統甚隆。今馭馬丹興讓。以被辱逃。已蒙顯罰。顧婦寺負墓。未聞重創。公主不能以保其夫。天子不能以庇其女。煬竈售奸。其何疑焉。是興讓之被冤莫照。蓋皇上之左右蔽抑之也。然而辱戚臣之名。則皇上受之矣。今以四海之富。加以儉稅之括。入三殿簡樓。久乘龍見之期。累年不得報竣。何也。良由大工未竣。墨吏家于是。貪瑾家于是。稅使又幾幸以免歸而家于是。乃別立一種忌諱邪說。以默發而逗遛。是工役之不得早就輸免也。皇上之左右。因此以爲利也。然而廢朝常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放棄諸臣。批鱗者不罪。觸權者永錮。竊窺皇上。原無成心。第廢臣頑直之性。多爲奸瑾所惧。在延一二宵小。闢報效于權門者。又從而媒孽焉。是以有僞學之腦。有說事之單。大察有林下黨人之款。又慮蓋省中爲之發憤。而明其不然。則先設依傍之名。目以震愞之甚。且造爲蜚語。曰考選時。某人推轂。某欲科卽科。欲道卽道。不惟布之道路。且明告君父。使人憂讒畏譏。不敢昌言昭雪。而護持正人者日益寡。一任彼推殘蹂躪。莫敢誰何。而後愉快。又廣爲之挑怨。一切不得于輿評者。皆歸其禍始于草野。曰是某林下所構害也。如湯賓尹事未發時。徐兆魁且豫爲之疏曰。東林所以逆折賓尹者。其跡已見。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是以怨毒益騰。而忌且怒之者日益衆。讒持既寡。忌怒又衆。卽大小臣工。盧心旁觀者。漸至灸聽。且爺諸賢之不隱鱗戢羽。而爲此孤憤也。是以正勢漸孤。又有奸人陰通于禁中。安排謗訕而中止之。是廢臣之不獲賜環也。蓋皇上之左右操邊。而沈淪之也。然而鋼忠良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此數者。皆叔季苟且之紕政。非熙朝所宜見也。皇上淸夜思維。必不願被此名。今皆冒而行之。昭之臣雖。垂之史册。天下後世。以皇上爲何如主。然實非皇上之本情。由左右近習爲構闢。或于酣樂之餘。爲有心之蒙蔽。或以閒暇之際。爲無心之簸弄。歲月淩茬。落其術中而不覺。久之且習爲故然矣。伏乞皇上收攬乾綱。釋滿朝臣伏見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文華門叩辭。將疏入。得旨。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匡濟。豈可恝然求去。宜卽出入開辦事。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乞振朝綱疏萬歷三十六年

周起元

臣仰惟皇上臨御以來。英明果毅。一號一令。悉稟裁奪。自以爲無太阿倒持、魁綱失馭之病矣。近以輔臣日久。百凡庶政。有漸流于下移而莫覺者。夫蔽明之奸行于下。而不及之名歸吾君。甚可痛也。臣不敢言。引誰以二三時事。諸臣所熟睹者申之。近者、貴命李鋼善蒙釋。人人加額。至若滿朝臺諫。救萬人之命。功在翻案上。而梁永等戕萬人之命。罪又浮于獨逸朝。乃鋼善獲罪。而朝臺長囚。則以逸朝而波及鋼善也。罪閣不付廷議。是以恩綸垂渙而中寢也。則朝臺等之不獲罪。蓋皇上之左右幽蔽之也。然而禁良令之名。則皇上受之矣。德制馭馬憤統甚隆。今馭馬丹興讓。以被辱逃。已蒙顯罰。顧婦寺負墓。未聞重創。公主不能以保其夫。天子不能以庇其女。煬竈售奸。其何疑焉。是興讓之被冤莫照。蓋皇上之左右蔽抑之也。然而辱戚臣之名。則皇上受之矣。今以四海之富。加以儉稅之括。入三殿簡樓。久乘龍見之期。累年不得報竣。何也。良由大工未竣。墨吏家于是。貪瑾家于是。稅使又幾幸以免歸而家于是。乃別立一種忌諱邪說。以默發而逗遛。是工役之不得早就輸免也。皇上之左右。因此以爲利也。然而廢朝常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放棄諸臣。批鱗者不罪。觸權者永錮。竊窺皇上。原無成心。第廢臣頑直之性。多爲奸瑾所惧。在延一二宵小。闢報效于權門者。又從而媒孽焉。是以有僞學之腦。有說事之單。大察有林下黨人之款。又慮蓋省中爲之發憤。而明其不然。則先設依傍之名。目以震愞之甚。且造爲蜚語。曰考選時。某人推轂。某欲科卽科。欲道卽道。不惟布之道路。且明告君父。使人憂讒畏譏。不敢昌言昭雪。而護持正人者日益寡。一任彼推殘蹂躪。莫敢誰何。而後愉快。又廣爲之挑怨。一切不得于輿評者。皆歸其禍始于草野。曰是某林下所構害也。如湯賓尹事未發時。徐兆魁且豫爲之疏曰。東林所以逆折賓尹者。其跡已見。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是以怨毒益騰。而忌且怒之者日益衆。讒持既寡。忌怒又衆。卽大小臣工。盧心旁觀者。漸至灸聽。且爺諸賢之不隱鱗戢羽。而爲此孤憤也。是以正勢漸孤。又有奸人陰通于禁中。安排謗訕而中止之。是廢臣之不獲賜環也。蓋皇上之左右操邊。而沈淪之也。然而鋼忠良之名。則皇上受之矣。此數者。皆叔季苟且之紕政。非熙朝所宜見也。皇上淸夜思維。必不願被此名。今皆冒而行之。昭之臣雖。垂之史册。天下後世。以皇上爲何如主。然實非皇上之本情。由左右近習爲構闢。或于酣樂之餘。爲有心之蒙蔽。或以閒暇之際。爲無心之簸弄。歲月淩茬。落其術中而不覺。久之且習爲故然矣。伏乞皇上收攬乾綱。釋滿朝臣伏見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文華門叩辭。將疏入。得旨。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匡濟。豈可恝然求去。宜卽出入開辦事。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乞休第二疏萬歷三十六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惟臣求去之意。誠以受事數月。莫展一籌。政本何地。補袞何官。面可汝容容。苟且度日。反覆思維。不能安處。下情未伸。愈增鬱結。憂慈困苦。生意槁然。卽欲扶病入直。面幾務方殷。萬難展布。銓臣問臣曰。廬官曠矣。職何以堪。計臣問臣曰。邊軍譟矣。餉何以處。臺臣問臣曰。憲署空矣。要緊各差。急何以應。諸如此類。臣皆不能置對。身居此地。當任此責。卽臣自忖自思。亦不能自恕。而敢望天下之恕臣乎。人情有所襲而不得。必有後言。矧合天下如焦如焚之心。舉天下至危至急之事。盡責之臣等。而臣等實無以副。疑端一啓。則猜度滋多。悠悠之談。何所不至。今同官既已竪臥。而欲使臣以孑然之身。當四海九州之窾。顧影無侶。呼天無門。臣誠莫知其死所矣。功名富貴。臣已灰心。報主酬知。臣待來世。惟望皇上哀臣憐臣。頒賜臣歸。臣卽身先朝露。敢忘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乞休第三疏萬歷三十七年

葉向高

宮僚經去揭萬歷三十七年

周起元

臣伏見左春坊庶子馮有經以被言求去。二十九疏。未蒙批發。遂于昨日申時具本。親詣文華門叩辭。將疏入。得旨。方今國家時事多艱。正賴卿協贊匡濟。豈可恝然求去。宜卽出入開辦事。不允所辭。吏部知道。臣卽身先朝露。敢忘聖恩。不勝激切祈懇之至。坊印送至閣中。臣不敢受。有經留印而去。臣不得不爲奏聞。竊念臣子逃退。當候君命。近者、桂冠經去者已多。雖明旨森嚴。加以重罰。終不能禁。此在諸臣之罪。信無所逃矣。但杜門經歲。衰謗頻頒。九閽茫然。終

無一報。固從來未有之事也。進既不可。退又不能。拘繫縶維。無所控訴。亦從來未有之苦也。古稱人君之德曰。使臣以禮。曰體羣臣。今日諸臣望皇上之體之者切矣。皇上一爲處分。使得以禮進退。是諸臣之幸也。不然彼窮迫無聊。自甘慈菲。臣子不足惜。而其如國家之體何哉。夫功名固人情所甚愛。潔身勇退。人情所甚難。今使人棄其所甚愛。而就其所甚難。則亦足以觀世道矣。伏望省覽。至于禡有經之逆印辭官。併賜聖裁。非臣所敢擬也。

奏入。帝不納。

請革解納白糧積弊疏 萬歷三十九年

徐必達

臣于十月十四日接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惟任揭。爲江南重役未蘇。上方玉食難緩。懇乞特申功令。以恤民艱。以便遵連事。內言東南小民解納白糧之苦。詳且悉矣。臣詳酌而細分析之。內有屬于起運之弊者。則酒臣得而禁之。如大戶派允有官戶之拖糧。揺揚驗包有官役之詭索。展覓腳隻有舟人之攪騙。告領水腳有吏書之扣剋。及押運官之索騙。渡江過淮之運延。皆酒運御史所能查禁者。即張惟任所謂收米之弊。臣寺得而禁之。如廒倉之堆壞。倉役之勒索。廒胥調停。立法革盡。無敢煩廟議者也。又有屬于收米之弊。臣寺得而禁之。如廒倉之堆壞。倉役之勒索。搬運之狼籍。使費之侵耗。則臣寺嘗倉之卿丞。皆能查禁者。亦無敢煩廟議者也。至于軍先民後之故套。盤店、皇木及黃馬、水殿、官座等船。纏留屬于朝廷。而運船之挾詐。淮安、通州盤驗之阻滯。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揑金盜木之陋習。則漕臣難以施其禁。臣寺不得預其事。不得不仰懇天威。而嚴爲禁革。何也。軍先民後。朝廷原無此令。原因軍糧船不過數百。其人少。其勢弱。以衆欺寡。以強欺弱。勢所必致。且軍官武猛。多縱容軍卒。以圖索騙。遂成故套。不知白糧乃玉食之供。各宮之膳。其視軍儲之糧。曾卑轄重。蓋天淵矣。安可以軍糧船而先于白糧船乎。盤店、皇木。黃馬、水殿、官座等船。纏留屬于朝廷。而所載貨物不甚多。原與白糧船重載不同。且河路狹窄。止此一線之水。彼駕船運木。皆驗夫悍卒。赭屬朝廷。孰敢言上用。不容白糧船先行。必須索重賄。方許其行。一近其船。即稱磕損。勒要賠補。小民唯唯。不敢申訴。此挾詐之所由興也。淮安、通州皆關隘之所。恐有夾帶。向許盤驗。但官不自驗。委之下吏。巡撫之夫。明知其無夾帶。必需索足額。方放過關。此阻滯之所由病也。至于索土宜索常例。講鋪墊。講耗增。加二加三。皆各倉屬于北門者有之。而非臣寺諸倉之弊。此四寺之弊。皆酒運御史之所不及。禁臣寺之所不能知。惟仰天破牖然。嚴示白糧船。乃上供玉食。宜先于軍糧船。不許軍糧船壓之在後。仍行酒運御史。裂成憲牌。上刻奉旨。白糧船在前。軍糧船在後。不許搶越。違者重治數字。無論軍民船隻。各立牌一面。則各船官軍方知畏憚。而不敢仍稱軍先民後之故習矣。皇店之貨。皇木之牌。皆非重載。運行之差。不許阻當白糧船。如有阻當。許酒運御史及地方撫按官擧究。則挾詐之弊可塞。淮安、通州二關驗得白糧船無夾帶。即便放行。不許躭遲時刻。仍嚴行戶部。轉行各關部臣。禁戢下役。毋得指稱查驗。刁詐留難。或以白糧船既載糧米。難以夾帶。亦可免其盤驗。則阻滯之患可免。至于北門收米人役。如有索常例、講鋪墊等弊。許運糧人等訴告于巡視衙門。參提重治。則驅害之端可息。此皆仰仗皇上之威盤獨斷。而非臣等所能爲力者也。又照得軍運之船。必待催運船回。方能免新運之米。若民運之船。則在在皆有。人人可雇。不必借于催船。而束手作奸。運同經紀埠頭。受人囑託。豫指某人之船。受其雇值。利爲己有。及至兌米船尚未到。即欲追退其值。而託辭趕船。掉臂逃走矣。一船之內。一船未到。別船俱不得行。一府之中。一縣未完。別縣俱不得發。此起運之所以遲。而軍船或得以爭先也。近見張惟任牌行。有白糧府、縣。以雇覓船隻。俱要見船立約。交銀裝載。勿許更雇積棍。把持作奸。指虛舟而延風害。逃定限以誤運期。如有仍前稽遲。該縣不時揭報。以憑擧治。更看坐臧究革等因。誠得革弊之源。逃運之竇。以後郡縣永永遵守。一應白糧船。俱限于十二月內發運。則軍糧船俱在後。不得與之相爭。自無阻滯之患。張惟任所謂橫舟黃流。望洋無策。覆溺國危。返棄守淤。貿車推輓。艱運狼籍之弊。無自而有矣。其巡漕御史。尤當先一年內八月間。卽領敕出城。料理運事。斯來歲不患乎倉猝而難措。此則先時而執其機。不惟民運可早。而軍運亦可早。而過淮不出三四月之外矣。此又在于都察院之早題請。而皇上之早俞允也。蓋一速而萬事俱速者也。又查得軍運船回空。其運速。實在押運把總與各衙指揮千百戶。今則收糧一完。繳有處疏各官。卽輕騎先歸。而回空之船。任其優游于天津、淮、徐之間。貨桅篙以充朝夕。而聽其船之沈于泥沙。且并其板而毀之。船既不回。糧何由兌。須嚴責運糧官。押令空船俱到。方許回家換班。不則仍行參究。庶乎空船得以早回。而新運不致誤事。總之惟酒運御史早出國門。則軍民之糧。均得早兌。此又探本之論。先事之要策也。

乞裁酒臣求請疏 萬歷四十年

周起元

臣接邸報。見禮王一本。爲比例懇乞賜給鹽井、茶、銀。奉聖旨。著查照潞王例行。該部知道。欽此。臣竊嘆禮藩之揣于自謀。陛下之溥于愛子也。陛下以天下爲家。未有不保其民。而保其子者。藩藩之所爲邀恩寵而算錙銖者。亦既不遺餘力而揣利矣。猶覬及四川之鹽井乎。試思今日四川如何景象乎。播士征魂。尚作春閨之夢。建昌戍血。復染疫草之煙。水西伏戎。時露跋扈之形。乘豕入苴。每懷走壙之想。蜀罔寧國也。天未厭禍。又剝利以佐災。撫乃不可乎。頃者。皇太后遣詔。裒陛下惟廣孝思。加恩四海。維時二三老臣。曾莅蜀者。力陳鹽課之累。是以恩詔。鹽井有課無井者。著撫按官議裁。蜀人方引領望澤。而可輒壞德意乎。夫陵谷尚遷徙無常。鹽水歷幾時而益竭。異又歷幾時而鹹淡異。非永永潛于不測之源也。井敗課存。盜戶之賠納不堪。相率棄業逃亡矣。賦額且不能取盈。往往派賠州郡。以足原邊之儒。彼士之官。自撫按而下。莫不計露于提撕。而謀窮于借筯矣。藩府之例。蓋稱難支。禍藩之富。無容再益。前者求開鹽廠。今者復求鹽課。長此不已。意欲何極。將扣之額徵之內乎。抑增之額徵之外乎。扣之則軍國俱餉之需。或有常數。不可虧縮也。增之則巴、蜀罷敝之餘。倍算加緡。又必不能輸應也。況陛下聖子神孫。振振方興。今日引藩藩以爲例。他日必有引藩藩以爲例者。陛下又將同之、以榮爲賜乎。抑異之、而斬其予乎。異之則等屬天潢之派。未可厚薄視也。同之則盤括惟正之供。又未必足爲宗室賜也。臣竊謂頒藩之規。規此請也。于殖貨則利于德義則愆。陛下之沾沾此愛也。于私情則牽于法制則違。夫素約之家。常有餘饒。敝井之室。日

掘不給。何者。奔儉之效異也。計臨潼所入。不爲不厚矣。以好善爲樂。則保有令名。以節嗇爲寶。則永不乏貢。陛下何不裁之以義。教之以儉。俾知國家有一定之賦。分封無濫乞之規。事必師古。法以制情。不以反汗爲嫌。收回成命。則臨潼沐皇上之慈愛。更倍于錫予之恩。其爲子孫黎民之利。不亦溥乎。臣又有請焉。一人作法。天下之則也。涼貪之弊。其應不爽。陛下年來務鳩聚而賤誅求。潘王秦之。又何吉焉。願皇上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國用。爲散財發粟之仁。捐貨利之私。行見風聲一倡。臣庶景從。天子不言有無。而宗室百人。孰爲有慕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爲亂政。明日目爲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獄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臧私鉅萬。已敗猶見留。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誰。而對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趙時臨僭如趙煥。猶爲之營護。爲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罷臣以謝諸奸。然後斬諸奸之萌。況屏翰于列藩者。其敢聽宵小之謀。而恣無厭之欲。臣區區上陳。不勝屏息待罪之至。

疏入。帝不納。

勤稅監高案疏萬歷四十一年

周起元

臣謹奏。福建稅監高案。素行貪殘。甚于別璫。歷年海商一切貴重美麗奇巧之珍。百入于案。輿臺隸。未必一貢于朝廷。臣生長其地。耳而目之久矣。鉛鹽既盈。虐燄久著。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狼噬。剋削閭閻。殫賈竭市。嗷嗷盈道。皇上取用各項物料。即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于值。而案刻刻搜船。連舸接艫。揭百尺之桅檣。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驟欲白沒。彼市駔賢易之夫。挾貲幾何。令一旦盡付烏有。誰能甘之。相率控取。自無足怪。何乃簡梟雄以作威。陳利兵而相向。揮刀戮二十餘人。又放火延燒二十餘家。越日披堅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于轅門。撫臣袁一驥節制一方。案不能遂其竭澤之貪。夙憤愁積。按劍要挾。劇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搏虎鬬以解厄。案復留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稅監最貪、最狠、最毒如高淮、梁永、陳奉、孫朝、楊榮輩。曾有殺人、放火、節鉞、要留方面如案之大逆不道者乎。臣謹撫按疏揭。參以鄉人見聞。不覺髮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那洪持兵器于禁地。虛受假狐威于禀擬。皆漫不處分。今案又見告矣。所當亟行兩觀之誅。用寧萬民之分。非僅撤回械銷。可以了事者。臣聞省會人情洶洶。莫不欲得案而甘心焉。賴巡方與在事諸臣。安輯撫綏。幸未告變。臣恐防川不決。決必滔天。宿火不發。發必燎原。萬一戈矛起于肘腋。海濱因而搖動。倭夷乘以生心。案粉骨不足惜。皇上豈善爲社稷計乎。案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全首領。案以累年之括取。挾百萬蓋藏出其珍玩、綺穀、歌舞、角觝、享用作樂之剩貨。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于篤政。倘一遂其奸。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示之臣庶。昭之史册。虧累令名。豈淺鮮哉。

疏入。帝不納。

勤三黨疏萬歷四十一年

李朴

臣惟朝廷設言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邊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賤納賂遺。製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娼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蜮。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爲。故狐狂恣肆至于此極。臣謂

陳奏。該部知道。

明臣奏議卷三十五

乞休第六十一疏萬歷四十二年

葉向高

臣謹奏。竊臣八戒備員。孤蹤獨立。荷蒙皇上渥眷恩私。隆天重地。近世所無。言雖不盡行。而不可開不行。人言愈起。而信任愈深。求去愈殷。而慰留愈切。若父之于臣子。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臣私衷感刻。真口不能宣。筆不能寫。千生萬生。變爲犬馬。以謝皇上。猶不能報也。茲當萬壽聖節。臣杜門日久。本不宜報頗復出。但情不能已。于今早勉強同臣從哲詣仁德門叩賀禮畢之後。臣念自此永無再到宮門之日。謹再五拜三叩頭。一以謝皇上累年發育之厚恩。一以伸微臣遠離闕廷之私念。伏望皇上察臣微誠。成臣素志。更勿以溫旨留臣。即賜俞旨。放臣歸去。使天下人知今日朝中尚有舉旨去國之大臣。而臣之蒙恩于皇上。終始不替。如此君臣上下。皆有光彩。何幸如之。臣謹于私寓悲候數日。至于不得已而效尤二疏。是臣之罪。而非臣之得已也。臣不勝冒味懇切悚悚之至。

疏入。得旨。覽卿奏。求去愈切。情詞愈苦。朕心惻然不寧。但閣務繁重。豈從容一人所能獨理。少待新輔道南至日即准卿去。以遂雅懷。卿既念朕恩當思終始圖報。且八年勞苦。何惜數月勉留。若效尤徑行。不候朕命。既非卿從來忠愛之義。將貽朕以恩禮不篤。簡忽輔臣之名。卿心忍乎。尚體朕懇至之情。毋得再有

劾墨璫辱官剝民疏萬歷四十二年

臣若得驛遞之設。原以供命使之往來。非以供寺人之魚肉。自中使四出。而驛遞之膏血盡矣。孰意又有狂悖不法如李永貞其人者。按永不過一捕除賤役耳。營得押船一差。旭裘四方亡命。大逞聲勢。挾作威福。懸推祀旗。妄僭天子之儀仗。偽造印信。竊弄人主之大權。攜客以至千餘。得銀豈止萬計。惟闕夾帶以射利。固陋明禁之區。如至甚陵轢署官。搶奪縣印。勒金取贖。則與強盜剽掠者何異。墩鎖驛夫。非刑毆打。借銀赴救。則與搶寇殘虐者何殊。蓋廣文、卑秩也。猶是朝廷之命官。驛夫、賤隸也。誰非朝廷之赤子。一旦橫被李永貞噬至此。真豺瑤中之豺狼。人面而獸心者也。目今痛瘝之國。人心旋懼。若不誅一永貞以謝天下。則後之爲永者。將不知其幾千萬家也。至于把總金廷貴、指揮楊思、楊應吉身泰公委。親視刑章。助桀行兇。敢造逆天之冤業。如虎傅翼。大張食人之爪牙。貪殘異常。法律何道。神根崔見吾、陶左川、劉秃子等。流毒肆虐。藉勢詐財。歷訊已明。距宜漏網。除臣等移咨南京兵部。先將金廷貴、崔見吾等提問正法。另行奏請外。伏乞皇上乘憐郊圻重地。疲驛苦情。敕下法司。將李永貞嚴拏究問。依律追贓。應刀鋸餘人。上不敢輕褻天憲。下不至播惡小民。而窮困驛遞。亦可以稍寧矣。

爲此具本。謹題。

該入。帝不納。

劾趙煥疏萬歷四十二年

臣惟皇上御極以來。于言官獻替。雖罕採納。而輒多優容。惟觸權奧迕巨奸者。其敗不旋踵。其錮終身。忠臣義士。扼腕久矣。謹按吏部尚書趙煥。虧喪大節。難以縷陳。今營據要地。結權璫而招黨與。逐總憲而傾善良。借事誅鋤。兇險狠戾。近日例推孫振基等三臣。皆緣其異己。一時斐蔑。此三臣者。非有玷官常于清議。而獲罪于皇上也。特以議論異同。居恒趙白。詞多與趙煥相觸犯。煥恐終不利于己。而急修嫌郤。豫爲剪除。以僥倖長綱柄耳。例推一事。明旨令科院從公擬議。而趙煥獨擅雌黃。略無顧忌。是煥之權埒于皇上也。乃悻然以職掌爲爭。則吏部侍郎方從哲。不由會推。徑賓躐進。顧未聞敢爭執半語。何其蓄縮于大臣而狠毒于小臣也。鮑應鼇起廢籲君。溥猶不同。宜遵煥忌。謂不當以祠部改銓。似矣。乃科推正闕。自有往例。任意轉移。巧用猾手。何其奇哉。于賢者而通融。于所嗤也。有科臣周永春、元詩教爲之聲加奇讒。覆請臣等遵照施行。一日、發帑金。遣來內帑之請。臣子諱言。亦淺之乎窺皇上矣。不啻以中州大策。有司遏孚養正、郭士望爲之布綿。彼皆度皇上待大臣有禮。不輕呵斥。遂敢蔑明旨而弄威權。逐異議以固尊位。夫議論原有兩端。雷同誠非國福。在皇上尚容臣下盡言。以參酌是非之衡。在諸臣亦誰願因殿上之爭。而自傷和氣。趙煥不能撥大公以秉衡。煥輩小而專主。乃挑彼此之鬨。以收一網。借言路之歧。以營三窟。雖自恃羽翼堅固。耐彈抨。恐公論久而澄清。豪傑代興。必不惜此阿堵矣。不然。慙忿之民心一散。急難收拾。邊林大儉。有不爲大姦積者乎。孰若善散之爲愈也。例轉何足爲三臣屈。特臺綱自此廢墜。權奸自此縱橫。長此不已。將令言官俯首喪氣。寢折而入于權門。羣黑朝而議青史。臣、臺臣也。豈能坐視憲綱決裂。默無一言。以希望祿位哉。伏乞皇上敕下三院九卿科道會議。如果趙煥植黨擅權。壞誠亂規。違旨報怨。即立賜三臣仍入班行。以視奸謀而崩遠紀。若臣所

奏不實。即將臣與三臣伺罷。以謝趙煥。臣雖抱陸邱之有餘榮矣。

疏入。忤旨。坐停俸。

梅陳時弊疏萬歷四十三年

臣竊惟春來天鼓雨震。流星墜隕。地震二十八天、火九、雨雹、女妖、兵蝠、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且山東大祲。黃河水稽天。太白經天。輔星潛沒。熒惑襲月。金水犯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盈。恆風枯旱。天鑑愈深。而陛下所行。皆違天佛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娶、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帑太實。外帑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牌澁。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神曾衛。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入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隋搏。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見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奪。盛天子。小校可蔑邊。緣繪。是朝廷無紀綱。瀆黔之守令。皆途窮揭粵之監司。多規避。是撫方無束治。設椅之口。甚于戈戟。傾危之禍。慘于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疏入。帝不納。

特請蠲賑疏萬歷四十五年

臣惟天災流行。何方蔑有。未有如畿南三四年來。旱、蝗疊見。至今日而奎甚者也。追維四十三年大旱。傳亞山東。幸皇上發米十萬石以賑救之。凡今日子遺之民。皆君恩之所留也。次年春夏又旱二麥一顆一粒不收者十之八九。秋禾稍稍暢茂。卻被蝗蝻蔽食幾盡。小民望今年二麥之熟。不啻以日爲歲。誰料天不悔禍。災沴相尋。未已乎。去年三春無雪。自春徂夏。五月不雨。遮隰蓋蓋。如快如焚。河水少溪澗斷流。真是赤地千里。比前酷烈。如甚矣。臣方震懼之。是憂。而飛蝗突生。適與之會。盤若行陣。疾若風雨。所過殘毀。不盡不休。誰其尸之。羽孽與旱魃爭出。肆虐。昊天上帝。似乎存意以降喪亂者矣。頃六月十三。綫侍透雨。已後時矣。即今鶉鶉小民。餓者餓。逃者逃。山東奇禍。轉眼再見。此時此際。欲撫輸而閭閻懸罄矣。欲議賑而倉庫若洗矣。諺云。巧婦不能作無麪湯餅。臣又安能神輸鬼運。以活此百萬涸鮒。計惟有哀號皇上。逃沛浩瀚之恩而已。一切恤災事宜。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毛堦、劉廷元開列上請。伏乞敕下戶部。再加奇讒覆請。臣等遵照施行。一曰、發帑金。遣來內帑之請。臣子諱言。亦淺之乎窺皇上矣。不啻以中州大饑。發三十萬。山東大饑。發二十萬乎。況三輔根本重地。非二省比。噉噉待哺之民。不下百萬。何忍令其顆粒滯壑。竊謂欲急救民命。非十萬金不可。夫十萬益數也。合之似稍奢。分之則無幾。皇上自爲根本計。諒必不惜此阿堵矣。不然。慙忿之民心一散。急難收拾。邊林大儉。有不爲大姦積者乎。孰若善散之爲愈也。一曰、發倉米。畿南饑饉鴻嗷。民不聊生。久矣。頃復遭此奇災。家家嗢釜待炊。斷非升斗之水所能活也。前歲皇上曾發米十萬石。一半賑濟。一半平糶。今歲之災。更甚于前。臣亦不敢望之太奢。只如前歲發臨、德二倉十萬石。盡爲賑濟足矣。此一米也。以朝廷視之。直滄海涓滴耳。而散之民間。粒粒皆救命之金丹也。

豈其有愛焉。一曰、留監稅。夫榷稅算及雞豚。是手實之法也。臣甚爲國體惜。誰之是矣。惟是今年已征在官者。計一年不過四萬三百餘兩。半屬發解內帑長物也。逃之稽益朽蠹。留之足逃滯。脫幅重已自悛然。況斂于民者。還散之民。事猶全活飢孳。抑且立收美名矣。何惜此錙銖。而戀不忍割也。臣竊謂留之便。一曰、急蠲停。夫帶徵之法。從來已久。況當九邊呼庚之時。臣何敢輕議蠲停。然實非所論于饑而北。奇災之後。更有奇災。啾啾飢民。即本年京邊。尚有鬻妻賣子。雖完者。若幷責之九年帶徵。縱敲骨吸髓。必不能完。徒有騙之死且逃耳。聖于死且逃。將幷本年現徵。亦悉化爲烏有矣。其爲利焉。合無將四十年以前帶徵。盡行蠲免。四十年以後帶徵。暫爲停徵。俟明年大熟。仍照舊帶徵。庶國賦民命兩不相妨。計無便于此者。疏入。帝從之。

再請救奮關防疏萬歷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伏處田間。耕食鑿飲。竊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皇上過聽纂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遼。東實慰軍民。比及在途。又謀有催熊廷弼星夜前來之旨。其促臣之來。不爲不急矣。臣聞報之日。仰體憂懷。俯惻危狀。不顧妻子。不謀友朋。束裝五日。而卽就道。日行二百餘里。雖熱毒逼體。而不敢言病。其趨封驅之難。亦不爲不急矣。但以人臣未有無邊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小小差遣。且給救符。揭合以便行事。況軍國重情。不藉王言爲重。何以感動人心。而激勵士氣。不藉關防示信。何以往來奏報。而上下行移。所以必候領得而後可去。前日具疏恭請。未蒙批發。迴與卿月兩次殷旨。緩急不俾一假。以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而不必設。實慰爲可行可止之事。而不必往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實慰。斷斷乎未可中止也。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甘延、川浙、極遼官軍。皆皇上守遼禦敵良民。赤子也。無罪無辜。而驅之死于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咸金城死。金營死。金寨死。金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弟死。其兄弟死。其夫。山岱川血。鬼哭人號。而皇上忍不爲死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散之日。遼瀋數城。放聲大哭。惟各抱頭猶手。收拾包裹。待啟至而去耳。幸啟未至。而魂魄雖收。頭顱猶寄。朝人暮見。誰卜所終。人有百死而無一生。日有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而皇上忍不爲生者惻惻心動乎。皇上此時卽不下罪己之詔。悔制馭之失策。痛自刻責。以上回天心。下挽人意。而頒付尺幅之紙。畀臣宣諭。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背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拭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憐吾儕之死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遼而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讒不忠義感慨。捐糜國報。願出身以投伍。出貲以佐軍。出死力以禦敵。而願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一至此。臣恐遼人之灰心解體。而洪不可收于一旦也。皇上何客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而慰此一方之人耶。且前者兩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之急。中外見之。誰不誦皇上任人之專。壯徵臣赴義之勇。乃徒以領敕之故。稽留于此。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或謂臣畏往遼。有規避之私。或謂臣候新推。有觀望之意。而臣不將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沾沾于一官者、同類而一視耶。是行也。若恩爲重。臣命爲輕。灑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皇上早賜頒給。勒限出關。刻期報命。遄往遄來。俾

遼人感泣。咸知聽遼。遼過河東之詔。而臣願畢矣。臣責畢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候命之至。

流入留中。

陳河東諸城情形疏萬歷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遼左爲京師肩背。欲保京師。而遼鎮必不可棄。河東爲遼鎮腹心。欲保遼鎮。而河東根柢。欲保河東。而開原必不可棄。今開原破矣。青陽棄矣。鐵嶺失矣。沈城、婦女老幼空城而逃矣。自鴨綠江東面起。至西北一帶城堡。除撫順、清河失陷已報外。如永甸、新甸、雙陽、孤山、靉陽、一堵牆、酒馬、青東州、會安、白家衝、三岔、撫安、威遠、鎮北等處城堡數十座。已棄去。而邊內之村寨。已搶燬無遺矣。獨遼陽、瀋陽爲河東孤注。而昨據經臣揭報。瀋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而遼瀋何可守也。敵未破開原時。北關和倚。猶有後背之憂。朝鮮未收。猶有左臂之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不順。使幣往來。而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背臂之虞。又合東西之勢。以此交攻。而遼瀋何可守也。雖有敗殘新集士卒四五萬人。皆有名無實。而此番開原損折。又癸酋萬計。且又無甲馬器械。而所調各鎮兵馬。又多不來。即來。到者亦開戰驚散。而遼瀋又何可守也。然而不守遼瀋。必不能保遼鎮。以保京師。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瀋。以保遼鎮。然則今日之開原。皇上以爲當棄乎、當復乎。皇上試問經臣。當棄乎、當復乎。棄之而成敵國東西之交。絕北關覬覦之路。是棄遼以棄京師也。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而欲起而收復之。雖精兵良將。甲馬器械。錢糧芻粟。等項。一時齊備。足以副臣之用。臣猶恐敗氣難復。毀水難收。敵銳難當。敵交難斷。四顧躊躇。無一措手之處。而況乎事事俱無。臣又如之何哉。臣昨隨諸臣所議于中府。議及恢復。皆決然以爲當復。及議兵而皆謂兵無。議餉而皆謂餉無。議處兵處餉。或調或募。或近或遠。或借或括。而又皆或默或爭。迄無成議。卽如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臣入遼。姑壯聲勢。以定人心。又且議徵此而恐此阻難。議調彼而恐彼空匱。左牽右掣。徒紛其他。是其所謂當復者。不過爲國家慷慨粉飾之詞。而心口私語。必謂兵餉難辦。且守遼瀋。遼瀋有失。且守河西。河西有失。且守山海關。山海有失。再作區處云爾。是豈眞能同心共濟。而圖收復。以保遼鎮。保京師。而保宗社者哉。且今日之禍。皆前日釀之禍。自今日瑣勢所必至。臣請再爲皇上明言之。夫前日敵勢東有朝鮮。北有北關。西面有遼開。僅東北一條走路。四圍逼束。無充拓之兵。山地出產。無寬餘之糧。使于滑撫失事以後。兵餉湊集之時。中外當事者、不急戰。不催戰。議復清河、撫順。守莫甸。再建城設將于柴河、靖安間。悉宿重兵。互相掎角。以漸逼而轉格之。猶可幸也。自大軍三路敗沒。而敵兵始出入無常。自我兵坐守四城而敗。始交合西部。徑取開原。是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從事。卽後來不復開原。以棄遼鎮。而危京師之榜樣也。今開原一帶盡失。而外交合矣。朝鮮北關皆從順之。而內患除矣。彼亦何所牽擊。何所顧忌。要我瀋陽。而不攻我。夫開原古之黃龍府。而元之所謂上都也。城大而民衆。物力頗饒。搬運金錢財貨。數日未盡。何止數百萬。向無充拓之兵。而今且合兵于西向。無寬餘之糧。而今且因糧于我。但分我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興鄰近各部落。使之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營所得眷夏兩賞于我者幾何。又何愛于我而不從彼以攻我。試觀前此塘報。

敵攻開原而西部五營即率三千騎搶邊界。又率五萬騎至廣寧索賞。是西部明明已皆爲所用矣。而遼瀋可保乎。遼鎮可保乎。不惟遼鎮難保也。如彼全有遼鎮所獲金錢財貨。何止數千萬。但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昌、薊、海、京城。又分數十萬金與諸部。令入攻宣、大。趨兩關以來綴我。使不敢出京城一步。然後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此皆國家必受之患。現勢必至之事。而臣十年前不幸而歷中之言也。且十年之前。鵝機隱微。臣已策之。而撫遼豈今日之後。事勢明白。臣又料之而不驗。皇上勘疑臣下之言爲欺誑。試檢臣疏牘。一一指實。有一字涉欺誑者耶。即中外諸臣。凡有章疏。皇上一切疑爲欺誑。託之弗聽。徒視敵緩以爲緩。敵急以爲急。而今日併敵急亦不以爲急也。諸臣惟各感慨欷歔。以氣運付天。以天下事付皇上自理。而相率苟且支吾。爲悠悠待盡之計而已。往昔皇上與中外諸臣交誤。以致今日。亦已極矣。今日若能早爲牧拾。則河東尚存其半。河西尚處其全。山海尚未逼。而薊昌尚無虞。髮林箐險阻。可專用步。當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皆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選鋒。以一路率所部。直入敵壘。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然後相機進戰。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綴。而陰併一路。此多方以圖進取之大略也。兵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雖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遼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今著敵勢強盛。已併有南關及海東諸國。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現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惟有召募徵調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實成兵部。每兵一名。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該除四個月青草不計外。計八個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該計船發幾何。車牛人工各發幾何。此皆一率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開鎮、懿路、漕河、俱無悲助河東以遼陽爲家業。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業。山海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器械馬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登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回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揀選。甚有授意邊堡。故將瘦弱塞責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也。度我兵五面當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今敵已有衆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得不減省。譬喪者此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戰。敵主我客。于法尤應加倍。則渡江而東。以窺朝鮮。而敵出愈寬。我守愈遠。兵分力弱。守何容易也。頃臣親至各邊隘口。相度地形。算敵之出路。即可爲我之入路者有四。在東南路爲鳳陽、南路爲清河、西路爲撫順、北路爲梨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爲今日防守、他日進戰之備。而鎮江南障四衝。東顧朝鮮。亦其不可少者。此分布險要之大略也。每路設兵三萬人。裨將十五六員。主帥一員。布爲前、後、左、右、中各營。如遇敵對壘。則前鋒先出。中軍繼之。左、右助之。後軍殿之。使各路自爲一分合奇正。以爲一面。如敵與一路相持。在西路。則南路、北路各出奇兵。東南路悉力以邀之。其在鎮江。當設兵二萬人。裨將七八員。副總兵一員。半屯義州。半屯鎮江。夾鴨綠而守。如敵向朝鮮。則鎮江與朝鮮合力拒堵。而四路則分道以綴之。敵與四路相持。則鎮江、朝鮮合兵而西以應之。使各路總爲一分奇正。以成全局。此各路聯絡之大略也。清河、撫順、三岔兒三路。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以南、北將兼領之。此酌用南北兵將之大略也。各路領兵到邊。皆地而守。無警就彼操練。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時各挑其尤精悍者爲選鋒。以一路率所部。直入敵壘。而分其三之一。設三覆以待。且戰且卻。遇覆則又戰。然後從容進邊。而東路未已。西路復然。北路未已。南路又然。更番迭擾。然後相機進戰。或四路並進。或三路牽綴。而陰併一路。此多方以圖進取之大略也。兵行一次。必立一營。貯放糧草。雖作退步。各路兵雖三萬。如深入百數十里。必須留營數所。撥兵防守。而前路迎敵。兵馬必漸單薄。所定前數。斷難減少。且兵馬既隨各帥往邊。遼城空虛。應再設兵二萬。平時駐劄遼陽。以壯中堅。有事策應四路。以作外援。又于海州三岔河設兵一萬。聯絡東西。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防護海運。以杜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略也。今著敵勢強盛。已併有南關及海東諸國。又令降將李永芳等收集三路、開、鐵降兵萬人。計兵已近十萬。今議用兵十八萬。馬九萬匹。而現在主客殘兵、續到援兵、及召募新兵雖近八萬。尚在沙汰。難作實數。其餘惟有召募徵調二法。遼人以遼守遼之說。自李如楨、李登等建議。屢試不效。勢不得不取諸徵調。臣請以此實成兵部。每兵一名。該計餉銀一十八兩。兵十八萬。該餉三百二十四萬兩。內每軍月給本色五斗。該糧一百八萬石。又每馬日給豆三升。九萬匹。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重十五斤者。日給一束。該除四個月青草不計外。計八個月該二千一百六十萬束。小束倍之。通共該計船發幾何。車牛人工各發幾何。此皆一率裁削不得者。臣請以此責成戶部。往者清撫、開鎮、懿路、漕河、俱無悲助河東以遼陽爲家業。廣寧爲轉輸。今遼陽爲衝邊矣。又當以廣寧爲家業。山海關爲轉輸。凡兵馬糧餉器械馬牛一應軍中必不可少之物。勢自不能不仰資協同幹辦。臣請以此責成登撫。近日調取將材。各省鎮紛紛執留。及發來兵不成兵。馬不成馬。每詰回來將。皆云院道不容揀選。甚有授意邊堡。故將瘦弱塞責者。除已到者。容臣挑選發回換補外。其以後調將徵兵。臣請以此責成各省鎮。此又中外同心共濟之大略也。度我兵五面當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而當一。今敵已有衆近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尚費支吾。誠度海內物力不得不減省。譬喪者此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若舉兵進戰。敵主我客。于法尤應加倍。

陳戍守大略疏萬曆四十七年

熊廷弼

臣惟今日視敵之說有三。一曰恢復。一曰進戰。一曰固守。當開原初陷時。撫鎮北關尚在。懿路、漕河未逃。法當亟復開原。全我形勢。今破者破。空者空。徒分數萬人馬守各空城。無一人民居住。何益。似不如合兵併力。以戰爲先著。何也。戰固無俟于復也。顧以此時漫議進戰之事。何敢草草。似又不如分布險要。以守爲穩著。何也。守正所以爲戰也。然而守何容易。八九月間。敵統全衆駐新築。日壓撫順關。而窺我遼瀋。我猶守在一面。今水堅可渡。或南出夾河。搶清變村屯。以窺海蓋。或順鴨綠江而上。奪鎮江以窺金。復不然。

閣臣姚宗文疏。欲兵部于臣所議外。益增二三萬人。以爲訓練策應之用。戶部照兵處額之外。多備三分之一。此尤多多益善有備無患之長策也。伏惟聖明裁斷。

疏上。得旨。這所奏審度形勢及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所用兵馬糧餉。著該部多方措處。毋致缺乏。仍疏上。得旨。這所奏審度形勢及分布戰守方略。頗合機宜。所用兵馬糧餉。著該部多方措處。毋致缺乏。仍撫臧任封疆。務同心協力。以圖共濟。鎮道將領等官。都要實心任事。料理兵食戰守之計。毋得因循推避。有誤軍機。各省鎮應調兵將。著作速遣發。仍挑選精銳。不許以瘦弱塞責。熊廷弼著益用心經理。副朕倚任之意。

議勒限發兵疏萬歷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疏言部調紙上有兵。過關無兵。以虛數誑皇上者。實查得自三月失事以來。撥兵到遼陽者。止有此數。止足抵開鐵失亡、及召募新兵、逃兵之虛數。及見樞臣黃嘉善辯疏開列遼東現在新募出關三項。自謂十萬之數。僅少二千。又是紙上之虛數。而臣第出一揭以駁之。不敢復瀆聖聰。惟是事到于今。冬寒已過。春暖已來。時候已逼。事勢已盛。有不得不爲皇上之封疆生靈求救于樞臣。而望其受臣之言。以實數執覆。以資其必發。又如調各土兵。總被人駁。即提手而謝曰。應地方官斟酌。只斟酌二字。即將調發斷除殆盡。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或有客留不遣、及逗遛不行者。疏到即覆。以如數必發爲主。此其當責成者。臨急用。此其當責成者二。每見各省鎮留兵留將。或報某家無兵。某將物故。兵部即發之高閣。而竟不肯器械而一毫不爲解補。以致各省鎮提其欺誑。不肯調遣。此又紙上之兵也。今後調兵當一面發銀。一面調兵。使各省鎮得臨發隨補。不致空虛各汛地。以滋他虞。如兵部無此錢糧。當力與戶部各衙門爭討。以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查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召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一人一騎。以誤軍機。則省鎮不得推辭。而各將亦必不肯失省鎮情面。而撥兵終無到時。臣嘗見兵部調兵。不論其鎮之兵多兵少。某家之有兵無兵。某將之或存或亡。一概填註入疏。某家土兵一千。某將家丁幾百。某處調兵幾千。某處今兵幾萬。皇上閱之。豈不強盛可觀。而不知此紙上之兵也。今宜確查某鎮某家有兵若干。某將現存家丁若干。某將曉事能納馬若干。又能募家丁若干。然後從而調之。不得少一人一騎。以誤軍機。則省鎮不得推辭。而各將亦無所容其展脫。此其當責成者一。每查調各邊兵馬之文。動稱一面發遣。一面召募家丁。豈不強盛可觀。而不知此紙上之兵也。今宜確查某鎮某家有兵

驗。凡不如數者參。不依期者參。兵馬羸弱器甲朽鈍者參。仍即發回。立限換補。如有容縱出關。而臣復點驗不堪者。臣即執筆而議科臣之後。此臣之所謂當頃遣科臣到關查核者也。今時急矣。亟核徵調之實。嚴考成之決。若必待考成各省鎮。然後來援。而遼已去矣。頃聞薊西部落。已經受款。自應移緩就急。依近調援。查得寧夏、固原、甘肅、延綏等處游擊。各領兵馬一千七八百名。現在薊鎮駐防。應急調出關救援。至于各省鎮兵之調作通州、昌平、天津者。聞已近二萬許人。臣不知是何方兵士。盡否堪戰。亦當查其悍猛中用者如趙勦忠、許定國、丁呂試等所領各兵之類。速發至遼應用。又有原係援遼兵數。而近爲兵部曲徇天雞之語。留滯內地過多者。一併發還。頭催出關。以上各項。通限二月初十盡到遼陽。遼者以承調失期論。蓋保遼陽無事。薊鎮與京師自可安枕無憂。無煩過慮。無事張皇。正不必堅持神京爲重之說。坐失遼陽。而先自喪其所爲重也。此又今日之第一救急著也。伏惟皇上頒賜裁斷施行。

疏入。得旨。援兵赴奉明旨。通未著實遵行。稽致失誤。該部與省鎮各官。豈能辭責。今情形益迫。救援難緩。所請兵馬著如數調發。勒限赴遼。再有遲誤。著以考成之法。聽該科不時查參。同罪不貸。應遣科臣。便作速議覆。

請處分以重封疆疏萬曆四十八年　熊廷弼

臣前以部調紙上有兵。出關無兵。責成兵部。部臣黃嘉善揭辯。謂臣介介于部中爭禮之故。而拾疏語以相加。此淺之乎視臣者。可置勿論。但謂免遲數官。欲臣收拾人心。聯絡將士。兩語。罪于臣也。是臣收拾人心。聯絡將士。乃因是以娓娓布讒。而自認爲知罪。是謂以收拾人心。聯絡將士。兩語。罪于臣也。是必勦臣以勿收拾、勿聯絡而後可無罪也。臣即粗戾。何遼不曉人意一至此。頃臣閱報。見科臣官應震疏。言部臣明是謂臣欠此收拾云云八字。一味嚴核。足以召怨致亂。將來遼亡。非兵力不足之故。嘉善得推諉謝過。是否洞中其微。部臣當自知之。而催是臣于今日行事實過嚴。實有不能自諱者。蓋遼東向來文臣惹禍而武貪惰。下懶做而上縱徇。全被一覓字所壞。一事不作。而冀人悅己安靜。一法不行。而冀人感己仁慈。一人不處。而冀人顧己覓大本市德避怨。面諛口收拾。肯庇貪容惰。而詆詞聯絡。大家相囑相沫。只圖作人情了套數。誰甘認其上緊。爲地方幹事。而萌有一認其上緊者出。又從而忌之。詆之。以排之。布蜚語以敗之。以致今日事事壞。處處墮。將一完全遼東失陷一半。而今尚可不認其不上緊。悠忽遷延。再將此一半失陷。以爲皇上宗社憂乎。缺兵將甚急。催兵部徵調。而漫不著意。乏糧餉甚急。催戶部處辦。而沒不著意。兵弱馬羸甚急。催各省鎮揀發精壯。而漫不著意。猶謂地遠情疏。不啻他人死活。至地方官火已燃眉。刀已在頸。宜何如其急急者。乃敵方收糧運賓。而我卻悠悠于打造。敵方挖壕樹柵。而我卻悠悠于打造。敵方收糧運賓。而我卻悠悠于轉輸。敵方開局治械。而我卻悠悠于修練。器械何以修。繩草何以運。車牛何以辦。而臣拒不容耶。抑亦一事不作。但以強詞支抵。而不容其說也。守具。敵方秣馬礪刀。而我卻悠悠于餧養操練。事事讓敵。人人畏敵。頭日日北坐以待敵。每一事。公移私劄。千言萬語。且任諷風過耳。而臣催安得不急。詞語安得不厲。此其嚴嚴在急公。有募兵倍部道之庇。而遼將官約束者。有採草斫木而抗令擅回者。有拐馬成羣脫逃者。有棍弁強徒潛亂營伍者。有衝鋒索錢、沈屍合營馬匹。至兩月不與草料者。以至劍軍倒馬、玩法、誤事之類。臣知之安得不問。處之安得不重。此

其嚴嚴在執法。即地方官弗諒臣爲急公而啦其太逼。弗諒臣爲執法而懲其無情。因而飾詞、動成牴牾者。而臣不顧也。即因而別立議論。如斬將而謂某可惜。誅逃而謂兵非逃。引水而謂淹遼城。堆冰而謂軍潰死之類。以阻惑衆心。而臣不顧也。即因而對面弗言。而私稟各院。地方弗言。而布散長安。以必伸己說。彰臣譴。而臣亦弗顧也。何也。恃有皇上。獨知于其上。開部諸臣協助于其下也。乃部臣亦爲此說以佐之。而臣復何恃哉。自去冬以來。相知寄書。無不以開誠威嚴。虛納道將爲言。臣默詢其故。始知有謂臣于各道請禮。叱使簽下站立者。謂臣性氣不好。不容人說話者。而不知其爲以告者過也。按部院儀注。部臣補服見于簽上。道鎮素服見于簽下。一路皆然。獨分守道簽上相見。臣恐禮自臣壞。待茶時從容語之。見其辭色俱屈。遂止。及該道行後。各道鎮不安。仍請改正。如儀注。其情節原是如此。而傳聞如彼。何怪部臣引部中爭禮之說。互相印證。若謂臣性氣不容人說。不審是與臣細心商量戰、戰器械、何以修、繩草何以運、車牛何以辦、而臣拒不容耶。抑亦一事不作。但以強詞支抵。而不容其說也。今臣于部道鎮將。固懽然相得也。操急縱舍。顛倒互用。而實非專主于嚴也。今坐定一嚴字。以牢現在者之心。而且使四方調補者。皆疑投不敢遝。臣即欲盡變其急公執法之念。以收拾而聯屬之。亦何可得。去秋遼陽朝不保夕。臣爲皇上竭力死守。今已半年無事。臣雖不敢言勞。然亦未嘗有罪。今臣急公而人以私抗。臣執法而人以情撓。臣言敵難支。而人云無妨。臣言兵要多。而人云將寡。臣言兵將尚難用。而人云兵精將勇。總謂臣不能寬容而善用之。使愈嚴樂寬者皆喜其說。而不忍言者。臣本不敢言。而人情事勢相之法令決不能行于諸將。而中間借事搖動、嗾相鼓煽、且更有不忍言者。而竟發于臣之一身。不但他日敵來。臣迫而來。不得不趁今日一控訴于皇上。以求能斥。別選賢能。早來收拾聯屬。毋徒以臣實部臣之言。而遺殘遼之後禍。臣素善飯。自去秋帶病出關。續日食數盌。爲上挽強。左右顧射。今纔數月耳。食已減半。手至不能舉弓。心神怔忡。眼目昏眩。鬚眉頓白。肌肉全消。誠不料一強壯之身。一旦銷減至于此。臣官雖一中謂臣過疑、過勞、過惱、過懼。臣性命不足惜。實恐誤皇上封疆事。初五日部道鎮皆勸臣善攝。臣撫膺自傷。不啻對之泣數行下。嗟乎。此病此苦。誰有憐臣諒臣者。惟天地祖宗與皇上鑒此心耳。臣無任哭懇天恩。急迫待命之至。

請收羣臣查勘遼事疏萬曆四十八年　熊廷弼

疏上。得旨。遼事敗壞。皆地方官玩惕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復封疆。朕深切倚賴。今情形甚急。覽經略釋肩之時。自乘前功。著益殫忠任事。與諸臣協心共濟。毋爲人言所阻。該部知道。

臣謹奏。伏惟神宗皇帝以半殘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天地祖宗在上。文武羣臣在下。臣似有勞。不知其罪。頃羣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竊退方。此時天理不在。人心有罪無罪。一任橫誣。但謂臣以破壞之遼還他人。他人從何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何修德豫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推他人功。敗則推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鐵連陷。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莫卜所往。而今且依然冠履雍容。公私燕語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懿路、葡河、孛城

而逃無論已遼陽人北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脫去爲幸而今且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通難回糴者今且捆載僻至遼悲填衢不減五都之市矣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遼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且內外鞏固壯哉一金城湯池也即滾陽奉集遼向爲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以修守之固實吏商民晝夜通行如履裏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無牛無夫運糧自臣與各道處辦本地牛至三萬餘隻車二萬餘輛數百里之外既無明旨又無劄帖止憑金吾一紙之批眞僞莫辨臣竊訝之若其非眞則鑰衣爲天子之匠役晝夜改造又增造大礮數千位槍礮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幹買角易筋調延大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漸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餘輛每車安礮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火人火罐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中始漸有攻守具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濫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卒數十人而兵知敢不時掘賣不餘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衣有賞馬棚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勞以燒劉給以紗羅獎以花幣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盡力圖一結局以歸鄉里也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極是破壞臣從無可下手處下手收拾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爲他人下手張本何須爲人代慈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禁衛何容擠有勾攝若其果眞挨之累朝之令甲刑章之舊例將無稍稍刺謬矣乎竊念人主一舉一動數百里之外既無明旨又無劄帖止憑金吾一紙之批眞僞莫辨臣竊訝之若其非眞則鑰衣爲天子之一賞一罰必期可垂青史爲萬世法誠不可不慎者也現今天津道劉策已將陳天僖鐫候惟謹然臣待罪巡撫凡有地方之責未奉明旨劄帖遇難輕發官犯即差官劉僑亦似有逡巡不便拘執者伏祈皇上鑒別眞僞特頒明旨以便遵奉解京究問庶常露有恃而日疏入得旨知道了

金吾遠遠殿弁疏　天啓元年　畢自嚴

謂移宮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竊惟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祖宗以來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徙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制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選侍李氏既非殿下嫡母又非殿下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寧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

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先皇無脫簪鷄鳴之德侍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聖躬且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貞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啻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爲乎放在先皇龍晞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今不早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於今臣誠有不忍言者伏乞殿下收回遣別殿命令仍守選侍之職或念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遷令移置別殿殿下仍回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宮禁清而名位正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疏入得旨移宮已有旨了

仁義兼盡疏　天啓元年

左光斗

臣謹奏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猝趨朝人情洶洶朝不待夕維時大臣從乾清宮中叩頭執奏扶皇上出居慈寧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儿筵而避居別殿服翁張皇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不容緩之勢竟問其故喧傳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貼買腰玉妍瑄布滿陰爲腹心皇上大有戚心不克寧處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於初二日隨公疏後有懼守典禮酌清宮禁一疏語甚微婉此時但知定宗廟安社稷爲大不知其他初三日宮中震怒羣疑幾不測賴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隨奉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云封卓疑稱禮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亦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詔退乾清宮宮禁肅然內外事體臣等舉手加額共幸廟社有盤矣皇上既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其自移宮以後自當存其大體稍其小過皇上如天之大度宜無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特恩在聖衷調護在輔臣非小臣之所能意度若昧連璧引挽宮閫不安非但與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晉趙簡公不能制其母宋儒朱熹以爲母不可制氣化而併徙以憂世熱腸急急開勞借之門可也至楊李定獄他不具問即作以喪師失地棄之市朝決當制其侍御之人後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歎服因取朱熹入直此等處於自有至當不易之則不至以妄殺干天和何故百千疏不應借德宗一語朝上夕下顯示線索爲兆射標若不速破此疑人言終不可了近日同異所亦大關鍵矣凡此俱經諸臣指摘臣雖有積念似無可言閣若再疏屢及元標復具疏自明而山陵事竣總宪與黃克纘又相繼乞休恐種種追尋納是從前枝蔓故不揣謬爲剖晰所化邑人陵之證至對簿無以應也亦可原矣臣故願南北諸臣悉捐已往之葛藤適逢本來之平蕩其所祈於二老臣者譬如邱山塊然不動行者自期譬如鼎呂寂然無聲叩者自發高疑蕭穆薩然自任爲挽回氣化而併徙以憂世熱腸急急開勞借之門可也至楊李定獄他不具問即作以喪師失地棄之市朝決不至以妄殺干天和何故百千疏不應借德宗一語朝上夕下顯示線索爲兆射標若不速破此疑人言終不可了近日同異所亦大關鍵矣凡此俱經諸臣指摘臣雖有積念似無可言閣若再疏屢及元標復具疏自明而山陵事竣總宪與黃克纘又相繼乞休恐種種追尋納是從前枝蔓故不揣謬爲剖晰所化異歸同不同迹而同理則雖借異不妨太和幾微之際未可口舌爭也且諸臣不憶三四月間事乎遂謂一潛狼顧不暇追惜異同則平日之矢口而爭者爲身起見爲國起見亦當於平且之時隱隱自問了了分明矣人以用兵爲催官虐又以破逆續則熹論雖云讞語亦儘可思臣因是而又不得不豫盟於相臣也沖君御極乘正匡扶雖海宇拭目明良之會亦舉情占望風旨之時無論指紳鄉亦心各有主喙各爭鳴喜爲左右袒此真風氣所流有不知其然者是必樞軸之地先幾覩破定力主持相與默融默消毋調獨味之藥各戒興顓之智庶幾不爲流毒所中乎此雖不必然之防而不得不上鳴宸照以懇所於救時哲相者如此臣草疏畢見府丞鄧輔忠主恩難報一疏語頗糾繩臣所扼腕而嗟

敬剖和同之旨以銷結習疏　天啓元年

侯震暘

竊惟朋黨禍國人皆知之而漢唐宋明季皆不免何也人默運於風氣中有不自覺者即覺有不自持者臣行能譾劣初入班行輒不自量欲大小臣工自任爲挽回風氣之人昔孔子生當周季競競致戒於矜爭羣黨而斷其疑似之界曰和曰同和別於同在心術間不求同所以和也皇祖初年察相以權貿論繼之者欲去權之名居權之實遂開天下以疑貳偶皇祖誰有所移實無搖國本之心而有其迹鴟士因起而爭皇祖疑批鱗者有市心焉彌爭彌格竟逐趙之三十年來爭者非一正直與忠厚爭新進與老成爭廊廟與山林爭大要借此爲題造妖孽楚獄不忍言矣因而有東南西北之號然東南西北者終於西北也惟不和故不得不分類以求同惟求同故不得不以地同又求東南者終於東南西北者終於西北也惟不和故不得不分類以求同惟求同故不得不畛防以樹黨而和愈傷矣臣往從草莽中平心剖質後事參觀大約主西北者詆東南爲側媚爲柔邪甚者爲別有肺腸不利孺子主東南者詆西北爲假氣節假理學甚者爲挑激君父排擯善良互黨互攻毋論道德究竟功名不成爲功名富貴不成爲富貴可痛也竊念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則與其隨也寧規其憤也寧亢西北似已但使彤變攀附便希竹帛恐龍逢比干之屈不勝詞也容可無忠厚老成者收廈靜波恬之福彼立論必依於宮以惜人才以培國脈東南似已然逐類於全軀保妻子倘國家危疑震撼之時呼吸不可待將盡人異類孰回天轉日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倘令驅梅和濟舉惡互調不謀身而謀國則渺然道德真儒自足千古何至禍人禍己以禍邦家哉遺不具論且如張差一案與其風顛毋寧不執綱常所係掩發何施但當日宮闈震動聖意昭明處分自應婉轉移宮一案是雞乍鳴頭翦其萌龍御已安微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兩念合爲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其漸激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附留者三錫非榮證者惧之乃若都元標王德完所稱赴穆臣非耶偶涉異同尤不可解德完兩請之誤糾者良是然何至盡沒生平形容刻盡且汗顏同氣豈出無倫使還而相訴者幾成於野之戰也元標無必兩字臣亦不能矯其爲是以百折不回之身提衡於奸雖進退之際而猥云無必可乎然道有公虛原無偏執今兩臣不難剖腹以相明旁觀豈尚執形而不化元標疏云無異兩村農擐手入城具疏自明而山陵事竣總宪與黃克纘又相繼乞休恐種種追尋納是從前枝蔓故不揣謬爲剖晰所化異歸同不同迹而同理則雖借異不妨太和幾微之際未可口舌爭也且諸臣不憶三四月間事乎遂謂一潛狼顧不暇追惜異同則平日之矢口而爭者爲身起見爲國起見亦當於平且之時隱隱自問了了分明矣人以用兵爲催官虐又以破逆續則熹論雖云讞語亦儘可思臣因是而又不得不豫盟於相臣也沖君御極乘正匡扶雖海宇拭目明良之會亦舉情占望風旨之時無論指紳鄉亦心各有主喙各爭鳴喜爲左右袒此真風氣所流有不知其然者是必樞軸之地先幾覩破定力主持相與默融默消毋調獨味之藥各戒興顓之智庶幾不爲流毒所中乎此雖不必然之防而不得不上鳴宸照以懇所於救時哲相者如此臣草疏畢見府丞鄧輔忠主恩難報一疏語頗糾繩臣所扼腕而嗟

疏上。御旨。近來議論紛紜。輒以異同起見。這本剖晰和同。有裨世風國體。知道了。

侯震暘

諫令客氏再入疏　天啓元年

臣伏見內閣傳奉聖諭。奉聖夫人客氏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還未進用。晝夜五更。深深然憂。其故可思也。誠未有以此情告之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救而諭之。即可以爲堯舜。臣若承旨緘默。是廷不得頻激。是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爭。臣喜此心

告夾。假此疏玩將嚴究軍伍。而奪其勤將少從寬恤。而法漸弛。奸究漸不可問。且葉蒙告發。未經剖哲。而先奔機關。尤難輕信。伏乞皇上敕下法司究擬。若使奸果虛。則坐罔科以刁誣之罪。并罪衙官。若使奸果真。則坐門監及李堂周四趙鄧子等以科斂之罪。而該監情盧證奏。亂法欺君。尤宜嚴加究處。庶法紀明而奸宄息。臣亦得明其職掌矣。臣草疏畢。見兵部題差張國紳督催宣大兵馬。此固慎擇而使。但臣等科道部三人共事。所繕稽核守衛官軍總數。及三日一換。每班細數。皆部臣司之。國紳指據有日。掉有揹囊。臣與臺臣周邦基任事伊始。實藉國紳同心盤頓。詳處一番。務求妥當。不作盡餅。而國紳忽委別差。該部疏議經略出關。詞甚侃侃。臣又何敢借留彼處。但所催後勁兵馬。原係各地方官選發。各有專管。業已戒行。今第沿途迎督已耳。國紳現有職掌。皇城一差。亦非細故。惟向來若作奎數。所以稽緩相仍。牢不可拔。四五月間。添差科道。專守長安等門。是何幹備。今未可緩視也。臣故不揣。而宜留國紳現核該監與該衙等互相細數。上聞。以終此局。聽該部另委別員督催兵馬。不知可否。統候聖裁。臣無任悚息所懇之至。

疏上。得旨。已有旨了。張國紳題差催兵。不得議留。該部知道。

禁廷人命疏　天啓二年　侯震暘

臣明皇城巡視。頃月間。據報人命。其沿鋪僉死。查無主名者。不具姜外。其於係內相者。一見于金海河。一見於十庫。一見於碧皇殿。碧皇殿死屍劉大爲。十一月初三日事。臣著把總查驗。知係戊字庫官於忠名下家人。有伊父認稱煤氣燻死。此或劫之以威。或誘之以利。總不可知。業有親父領埋。不必深究。若十庫死屍劉三。則前月三十日晚。縣榮於庫南廂房者也。臣批該總立刻查報。據稱係內相毛奎名下家人。索不守分。責逐太官衣服。因而自縊。現奉旨著司禮監掌同緝念。縱則縱矣。非萬不得已。孰肯輕生。以理度之。定從迫脅。猶恐承問者不免任意出入。草菅其民。凜凜是懼。而兩事俱在月初。一陽節與萬壽節。輻輳當哮。臣不敢上聞。然事關職掌。終難默默。至金海河事。則係臣題請在前。奉旨敕內外緝事衙門嚴查具奏。乃棄如充耳。若罔聞知。臣介縣死者衣服於通衢。俟所親來認。及有丁氏具告到臣。稱氏男楊守禮。來住宮房。九月二十六日。衆小坡多人叫男出外。口稱梁公要他。不知何故。身死禁河。氏姪丁國臣見衣報知。伏乞嚴究超寃等情。臣止見幼侄快擄丁氏。眼枯口咽。哀楚萬狀。則伊姪何在。則云以報知之故。冤禁衙獄矣。旋著該總查問。稱係司禮監奏聞。特下錦衣衛嚴行究問。本內事情。無由抄看。臣念錦衣衛正所稱緝事衙門。介內外之間者。必當回臣。臣疏取致死緣由。直窮到底。乃越日傳抄聖旨。逕事情你每如何回護。還著究問來說。臣益不解所稱回護者何指。爲護內相。則國臣尚有得白之時。爲護屍親。則國臣永無可生之路。夫投河男子。不知姓名。縣衣搆認。法也。國臣見而報其姑丁氏。丁氏痛其子死於非命而哀鳴。情也。死者死矣。生者求伸。得抑令奘奘老嫗。勢將與其姪俱斃。不連殺三命乎。代爲鳴控者。非臣之責而誰責也。亦在大慶前未便瀆奏。卓移揭叩之司禮監。必該監回文。查得已故牌子楊科官房一所。原係科名下內官趙進忠。將房恭進。仍與科姪楊守禮。看守。進納房租。後有內官王尚用。貼進忠守禮頂顯銀

二百兩。將房三人同住。至今九月內。王尚用聞知各處官房俱有欽賜之語。向逼忠守禮索要前項貼銀兩。其極守禮不知因甚情節。於九月二十七日投河身死。至十月十八日。有神棍丁宦即丁國臣。孔六、孔五、牛輔登等。唆使丁氏指屍詐賴。不遂。夥告夥證於刑部山東司審理。丁氏付供守禮素有風症。時發時愈。雖家日久。不意投河等語。況此房欽賜梁太監。於二十五日。投河於二十七日。止隔一日。梁小坡與守禮素不識面。且無仇隙。實爲證害。不待辨而明也。因證不甘。於十月十二日。將情具奏。奉聖旨。本內有名人犯。著錦衣衛嚴行究問。欽此。該衙即將梁小坡拘集聽審。本衙於十月三十日具題。欽奉聖旨。這事情你每如何回護。還著究問來說。欽此。至今該衙尚未覆審。等情。到臣。臣乃知明旨所稱回護者。蓋指國臣。臣豈肯也。嗟乎。守禮、丁氏親舅也。子死母告。何待人唆。國臣、丁氏親姪也。弟死報姑。何得稱唆。且明有趙進忠王尚用與守禮爭房致死。謂不知因甚情節。其誰欺乎。孔六等不知何人。要未有告而無證者。由後言之。所逼殺又將不止三命矣。其謂丁氏口供風症等。有無不可。知即有之。或錢神賈和。尚忍言哉。夫司禮監必其人老成而明於國體者任之。固皇上所託爲親臣也。似此多命。曲徇情面。不仰承聖明好生之德。可乎。因念前月門禁一事。監官製軍。既法。臣特疏糾參。頗爲皇上一盡宿弊。乃趙壯等取旨如寄。而臣疏第云知道了。含糊未明。臣故將李堂等三人關送法司。盧實定有著落。聽該部具覆。若人命重情。亦盡黑白倒坐。其於梓宮盡而于天和不小。除劉大一案免究外。祈皇上將劉三楊守禮二獄。併敕法司從實從公。嚴行鞫問。俾人人知禁。近之地。三尺不私。庶冤抑得伸。臣叨巡視。有亦得施眉目於被坦侍從之班。臣愚幸甚。且臣非謂中官盡匪人也。祖宗法制。原不令干預政事。今以臣職掌所關。參者自參。問者自問。反不令臣預聞。倒置甚矣。故不覺曉曉及此。併此後凡重大事情。悉付外廷究擬。廷臣自能仰承聖意。實暢輿情。其有偏私矯枉者。臣等亦得以白簡從事。當此國家多故。勿更開場竇之端。使羣情益不在絕微而在蕭牆也。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疏入。得旨。丁宦等已有旨了。劉三併法司問擬。

請發帑金疏　天啓二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天討方張。公私俱匱。懇乞聖明垂念危疆。亟賜發帑以濟燃眉。事臣惟率土貢賦。臣子職分。自非萬分急迫。何敢呼天妄籲。乃蜀中不幸。遭此異變。有不得不罄乞於皇上之前者。先是天啓元年五月內。奉旨調川兵三萬援遼。部文註定。每兵一名。給銀一十七兩。通算該銀五十一萬。而監軍總鎮督餉等官。與吏承處糧戰馬船隻。俱不在內。是時臣待罪潛敘。日接部檄。急如星火。查庫貯僅四十八年未解加派銀四萬兩。餘將京料缺官資扣償銀。各邊軍糧。盡行那借。共解到重慶支者二十二萬兩。沿江經過州縣。如敘、馬邊、重夔等處。共免支過大糧邊餉銀七萬兩。餘內帑找補。納盧不足。復免解巴縣大糧銀三萬兩。重慶庫貯清出屯銀三萬兩。該府徑行大足、璧都等縣。取解五萬兩有奇。貯府聽支。於時西土苟安。東圖孔棘。祇期速發。以濟陷危。且謂時傍冬初。會計期近。那新補舊。猶可撐持。乃不意異常之禍。頓生肘腋之間。其在重慶貯庫者。支發未半。盡爲盜資。川之西東。財賦州縣。悉被殘破。雖保有川北、下東、上南

三處而授兵經過坐派行坐二糧募夫搬運民不堪命逃竄亦空臣在圍城之中與賊相持一百日先後集兵五六萬每催經費不支與布政使臣周著毫髮益必較已措過銀十萬餘兩數又不足其立券借多方括借潘府郡王暨紳士民通共助銀六萬兩其力已竭今不惟各漢土兵嗷嗷窘餉不前即松建各邊經歲無糧近日諸苗乘釁生事在保縣服以生番圍城告在建昌則以兩目蠢動告遵義南次被占建武爲賊門戶正當鏃力之秋執肯拂腹從事臣屢郵報蒙皇上軫念成都重地特遣督臣張我綬總理四省之兵兩次發帑金三十六萬兩仰荷聖恩不勝感泣但查先年征播寇在巢穴全蜀無恙號令徧行尚動九省官兵費金錢二百七十萬兩今賊不軌鋪在通省其難十倍於播雖戰敗奔逃而潰城未復元惡在逋萬一陷通鄰司結連黨類豕突蜀張更難取復今若乘破竹之勢爲犄角之舉必得數十萬餉先安各邊之心然後一意勦討四路會攻縣賞以鼓將士納降以散黨羽涼此么麼不難撲滅但兵多費廣不能赴日內芍貧用之不敷外催各邊之生靈臣愚不肖若不盡疏控籲爲罪滋大繼求皇上整念西南重地陳奏已悔且蜀安而鄰省皆保蜀存而常賦自充安危得失所繫匪細伏乞俯允再發帑金五十萬差官星馳解發川中容臣與督臣會同三省大兵剋期翦除擒獻首惡用張天討奠安地方蕩賊既平則諸邊又易撫戢西南半壁可復覩太平景象矣

疏入帝從之

上復讎疏 天啓二年

臣謹奏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脅襲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蓋李選侍氣殴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俾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讎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遺逢多難編留之際欽惧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寶薪成招矣其後復闖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張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綠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遮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藉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梃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又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掌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詐無隻字設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覓奸先勞永逸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闖筆招有東邊一起幹舉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呉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劉衡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紅票者也雖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掌官對泰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皆當治以大逆不道之罪非止大不敬也

疏入帝不問至五年魏忠賢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詔獄瘐死

新餉苦累難支疏 天啓二年

高　推

臣聞國之所賴以爲本者民也國失其本無以爲國矣民之所賴以爲命者田也田失其天無以爲民矣臣自奉命西巡山中州抵秦境時方四月麥已登場矣從此而再佈秋禾八月以後其利猶可獲也造臨邊經歲無糧近日諸苗乘釁生事在保縣服以生番圍城告在建昌則以兩目蠢動告遵義南次被占建武爲賊門戶正當鏃力之秋執肯拂腹從事臣屢郵報蒙皇上軫念成都重地特遣督臣張我綬總理四省之兵兩次發帑金三十六萬兩仰荷聖恩不勝感泣但查先年征播寇在巢穴全蜀無恙號令徧行尚動九省官兵費金錢二百七十萬兩今賊不軌鋪在通省其難十倍於播雖戰敗奔逃而潰城未復元惡在逋萬一陷通鄰司結連黨類豕突蜀張更難取復今若乘破竹之勢爲犄角之舉必得數十萬餉先安各邊之心然後一意勦討四路會攻縣賞以鼓將士納降以散黨羽涼此么麼不難撲滅但兵多費廣不能赴日內芍貧用之不敷外催各邊之生靈臣愚不肖若不盡疏控籲爲罪滋大繼求皇上整念西南重地陳奏已悔且蜀安而鄰省皆保蜀存而常賦自充安危得失所繫匪細伏乞俯允再發帑金五十萬差官星馳解發川中容臣與督臣會同三省大兵剋期翦除擒獻首惡用張天討奠安地方蕩賊既平則諸邊又易撫戢西南半壁可復覩太平景象矣

疏入帝從之

王之棟

疏入帝不問至五年魏忠賢黨楊維垣首翻梃擊之案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詔獄瘐死

新餉苦累難支疏 天啓二年

臣聞國之所賴以爲本者民也國失其本無以爲國矣民之所賴以爲命者田也田失其天無以爲民矣臣自奉命西巡山中州抵秦境時方四月麥已登場矣從此而再佈秋禾八月以後其利猶可獲也造臨邊經歲無糧近日諸苗乘釁生事在保縣服以生番圍城告在建昌則以兩目蠢動告遵義南次被占建武爲賊門戶正當鏃力之秋執肯拂腹從事臣屢郵報蒙皇上軫念成都重地特遣督臣張我綬總理四省之兵兩次發帑金三十六萬兩仰荷聖恩不勝感泣但查先年征播寇在巢穴全蜀無恙號令徧行尚動九省官兵費金錢二百七十萬兩今賊不軌鋪在通省其難十倍於播雖戰敗奔逃而潰城未復元惡在逋萬一陷通鄰司結連黨類豕突蜀張更難取復今若乘破竹之勢爲犄角之舉必得數十萬餉先安各邊之心然後一意勦討四路會攻縣賞以鼓將士納降以散黨羽涼此么麼不難撲滅但兵多費廣不能赴日內芍貧用之不敷外催各邊之生靈臣愚不肖若不盡疏控籲爲罪滋大繼求皇上整念西南重地陳奏已悔且蜀安而鄰省皆保蜀存而常賦自充安危得失所繫匪細伏乞俯允再發帑金五十萬差官星馳解發川中容臣與督臣會同三省大兵剋期翦除擒獻首惡用張天討奠安地方蕩賊既平則諸邊又易撫戢西南半壁可復覩太平景象矣

疏入帝從之

上復讎疏 天啓二年

臣謹奏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脅襲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蓋李選侍氣殴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俾其貴妃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讎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遺逢多難編留之際欽惧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蓋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寶薪成招矣其後復闖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相張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綠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遮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藉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讎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即梃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又郎中胡士相等主瘋癲者也掌官張問達調停瘋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詐無隻字設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瘋癲後覓奸先勞永逸岳駿聲等同惡相濟張差招有三十六頭兒則胡士相闖筆招有東邊一起幹舉則岳駿聲言波及無辜招有紅封票高呉人則勞永嘉言不及究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薊州係鎮劉衡人蓋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紅票者也雖保劉成供給紅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諸奸亦有人心者以掌官對泰手單而改之以十八人會審公單而增減之皆當治以大逆不道之罪非止大不敬也

吐自陳。倍靜倍悉。即鄭俠之流民圖。不作兩觀。貿誼之長太息。實無軒輊已。此臨洮窮民之情狀也。按部踰河。千里黃沙。百感難樹。草木斷絕。禽鳥亦稀。其淒涼之狀。視河東更苦。一時枕戈持戟之翟。有三五成羣有十百爲衆。含淚而告遼餉之苦者。視平民更急也。臣過而聞之。爾何若是其迫乎。答曰。遼餉之苦。甚於荼蓼。不減則軍爲餓孽。必且空伍而逃矣。臣因正色以詰之。向何爲而固吾圉。今何爲而出此言也。僉曰。遐荒絕塞。沙磧不毛。窮軍臥薪嘗膽。以守邊疆。全賴京民二運。以爲活計。未有遼餉之時。京運呼天不應。繪借民運支吾。自有遼餉。百姓皆以遼餉爲先。而軍儲運不完納也。有司皆以遼餉爲先。而軍儲運照管也。守戍窮軍。有二年乏糧者。有三年乏糧者。甚有三年乏糧者。向猶典衣以自計。今則無衣可典矣。向猶賣妻以苟活。今亦無妻可賣矣。臣於風埃露蟲之中。惟見淒慘哀憐。目不忍覩。痛哭流涕。耳不忍聞。臣即溫言以撫之。廟堂之上。不知爾輩之苦楚。爾宜念朝廷平日之恩養。各守寧宇。即當爲爾請命也。臣乃立檄各道。以查邊餉之完欠。據洮岷兵備道右參政秦士文報稱。洮岷之餉。除京運欠一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民運猶欠二十二萬六千四百餘兩也。臨鞏兵備道右參政徐鏡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五千三百餘兩。民運猶欠二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也。臨鞏兵備道右參政徐鏡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七萬二千八百餘兩。民運猶欠一十萬四千四百餘兩也。分守西寧道副使楊俊臣報稱。除京運欠三十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分巡西寧道右參政郭之珍報稱。除京運欠二十三萬有奇。民運猶欠三十五萬一千二百有奇也。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王佐才報稱。除京運欠一十二萬六千八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七萬四千六百有奇也。帶管蘭州兵備道郭之珍報稱。除京運欠六萬六千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七萬四千四百有奇也。莊浪兵備道副使潘任報稱。除京運欠六萬九千九百有奇。民運猶欠一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也。以上京運共欠一百四萬八百餘兩。而民運欠至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有奇也。嗟嗟。邊疆何地。守邊何事。而忍令此輩之栲膜耶。此又兩河窮軍之大概。萬分不可緩者耳。臣幅巾東望。再四思維。當邊鄙告急之後。神京左臂。邊爲敵有。皇上方且蒿目宵旰。舉朝臣工。舉智竭慮。

其害。而且有甚於盜者。法紀敗壞殆盡。盜賊安得不橫行也。至於督捕郭欽者。有提督之任。撫督率之才。既不能弭盜以靖郊圻。更何辭瘝曠而溺職守。臣草疏已畢。適見兵部覆疏。謂欽粘紳川之以彌世情。不暇用之以詰不軌。是該部既知之稔矣。茲時何時。提督何官。彌世情與詰不軌。何者爲職分所當爲。豈有明知其不稱而尙可一日容之於其位哉。伏乞聖明垂照。如果臣言不謬。卽倣該部將把臣等分別究處。用警玩曠。仍速推賢能以任提督。俾率各捕員役。洗心滌慮。設法防緝。未獲者務緝盡獲。無事時恒防有事。庶法紀振而盜賊屏跡。京畿靖而四方咸安矣。

疏入。得旨。道劾盜防緝等事。朕旨申飭。本內捕官罰俸放。夜巡及番役峻盜扳害。尤切近弊。著嚴加禁治。把臣等分別究處。該部知道。

明臣奏議卷三十七

薊地善後機宜疏　天啓四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恭報薊地情形。與善後機宜。仰祈聖裁。以期安攘事。先是。臣切睹五路將吏。逼進龍場。擒酋捕穴。又盡酋窟穸。死負固。多方曉諭。令其道旨擒酋。建功贖罪。去後。隨據各路道將塘報。官兵大至龍場。齊入得功。有差降將胡世孝、王繼宗等。奉諭擒獲。僞都督李遷達、蔡金貴。及奢崇明妻安氏等。臣恐元兇未得。老師匱財。於是親抵戎行。申嚴賞罰。道經大洲、江門、永安、永寧、與詢問古蔺、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衞一帶。皆膏腴地也。衞雖隸黔。士實在蜀。今二酋造逆。舉旨征討。臣與按臣幷道將文武。不惜驅命。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逃奔境外。尙未獻俘。而蔺州疆土。業已廓清矣。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士爲利。翻以養兵爲累。故談及改流。輒多慮額。但二酋造逆滔天。連年血戰。僅而得之。卽欲仍置無狀。所當痛自修省。不遑寧處者也。夫灾異之來。天所以震懾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靈悔實爲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爲譴責。故天之垂下也。洞見於幾微。而君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卽今似有不容不亟爲修省者。如煌煌綸綍。間由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開其事。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救藥靡施。將無啓煬竈而滋猜嫌乎。是內批當愼也。如瑣瑣婦寺。濫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筦不能守其法。作威作福而一輕。則勞臣解體。將無墜澶淵而盟指摘乎。是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胥鏞之大儉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懼而投老嚴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琅璣於伏櫪。舍棟梓於斷潤。將無失算乎。是人才宜惜也。金吾之鞭撻。總屬朝家之扈蹕。羽林之虓虎。孰非王國之爪牙。顧寄兵柄於貂璫。幾同伏戎於肘腋。既廢大內之金錢。且貽他日之隱禍。將無非計乎。是內操宜罷也。以上四者。均足爲聖德之虧損也。伏望皇上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意得。陰陽和。災而變消矣。

疏入。帝不納。

地震頻仍疏　天啓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有災異則有威召。有威召則有事應。今溫津數百里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輸之地。則皆臣罪

戾之所感召也。請詳言之。津、海國也。鮫宮蜃窟。人所爲望洋卻步者也。今檣櫓掀涵天。艫銜尾。日駈一方民命。以擲於鼈鼉怒颶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衛新衛也。海內所爲蹻澤而漁者也。左輸關右檢關。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諳敕之館。口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其甥鮮。梯航無已。耗敝中原。此其民情安乎否也。津兵胥新兵也。所爲備神京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兵力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民。無一得安其常。而謂坤輿臧穀。獨能循其堵靜之慨乎。通番風雖作。雨澤愆期。皇上方下明詔。與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告矣。以宅中定鼎之區。而巍巍搖動。是豈可以修省之空言而回既怒之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而佚遊宜戒也。儉德維固。而賞賚宜節也。啓沃當遜。而召對宜舉也。以至深宮燕處。培養無疆之福。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政之謀也。臧使德政交修。法成湯之自責。則又願以修政之說進。東事方熾。而邊防無使弛也。遼妖已平。而蓋懋無使撤也。遼民久困。而反側無使疲也。以至採納忠讜。慰答黎宇之望。尤不可不亟也。凡此皆修德之謀也。臧使德政交修。法成湯之自責。則天不能爲災。地不能爲異。而皇圖鞏爲磐固矣。

疏入。帝不納。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天啓四年

楊漣

臣竊惟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洒掃。遵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俾恩寵。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資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剪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愼行、鄧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腦於竄謫遷侍之沈潅。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擠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設重鎭。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愼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溺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顚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斥。臚歷經恩典。竟壅塞文武勳臧。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並出臺聖夫人於外。用消隱疑。臣死且不朽。

請除奸璫疏　天啓四年

蔡毅中

臣思舉棱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事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歡。乃皇上不下其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璫貶忠。代之受過。令監師生。無不捐心慘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陷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嘗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嗣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變。近又於河間毀人

耶。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則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蓋省劾奏。未即舉朝公疏。神宗遂不動聲色。而成保於南京。令忠賢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羣臣。欲於朝龍。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今又欲於視舉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陳請奏。而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逆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卽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竝著。與神祖媲美矣。

疏入。帝不納。

糾傅櫆疏　天啓四年

左光斗

臣惟君子之別於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鷸終不可以爲鶴。其好惡殊。其面目終不能易也。臣於本月十九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櫆。爲邪臣比匿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立賜處分。以銷疑。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流相背。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仇。似乎科臣猶知有右道。有清流。有善類也者。而一籌之中。終不得其指歸。著落何在。倒戈於君子。君子何人。是身於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謝臣也。臣不聞也。臣於由人塾客。絕迹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難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於考功有鄒維璉。不利於東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於一網。維璉十八年低礙。臣雖未識之爲銓司。亦嘗頗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隨同鄉諸臣後。一緻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必欲與之爲讎也。豈其性與人殊耶。抑亦有神奸播弄。揑造黑白。簸弄其間。不覺日倒而亦危。遂手忙而足亂也。人言科臣付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於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臣之愼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預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許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冒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脈絡機鋒。長安冷靚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郡輔忠賢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愼持之也。臣忝籲非據。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從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在言路。不能樊恬拔滯。爲何摘除清流。顚倒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另選賢才。代茲重地。

疏入。得旨。楊姜稽誤袍段。把提運船。已從輕處。巡撫官袭舉一方。職專察吏。豈得濫無甄別。一味謐庇。如擬。臣宜有餘榮矣。

再請浚江南水利疏　天啓四年

周起元

臣謹奏。江南蘇、松、常、鎮四郡。幅員不過五百里。歲輸租粒二百餘萬。最急莫如水利。而水利之最大者。莫如吳淞、白茅、劉河三江。蓋環蘇、松、常、與嘉、湖、數郡之湖澤。咸歸翕於此。爲宜泄入海之道。近劉河一線。僅通吐納。而吳淞與白茅二水。則淤爲平陸。前代濬淤。具有史志可考。國朝永樂二年。尚書夏原吉來濬之。正統六年。工部侍郎周忱濬之。隆慶四年。都御史海瑞濬之。至今而五十餘年。並未施工。以致吳淞江自澳塘以至新涇口及東西盧浦三壩等處。六七十里。淤澱不通。白茅則海林、塘墩、鎮涇等處。俱久填塞。先

臣以蘇松兩郡。料額冇定。無點金之術。以逢織監鎔壑之求。李實因此肆螫於同知楊姜。臣願一罷以白此丞之無他。而皇上不加臣以證逐。更令安心供職。又念臣力請免楊同知之逮治。而革職爲民。此不惟臣荷優容之仁。卽楊姜亦深感覓處之德。然而姜原無擅減之事。以此坐鋼。臣雖靦顏就列。誠有大不安於心者。頃又見李實摭拾逞辯。鋒深慘遊。措詞倨侮。垂涎撫臣。不明白參透。定貽不了。蠻端。夫袍段以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運支銀。原編額止有此數。卽實之疏。亦不敢謂蘇松料額有濫此數之外。事理甚明。不煩喋喋。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減。昔漢文帝以皁綈革履。致海內之殷富。宋仁宗因陝西用兵。行三司議節省宮壺服御。假令姜果能爲皇上減省胃費。是以中興之主望皇上。則固敬君之至者。豈不卓然賢哲。然而原非有減也。皇上聽實之言。而以擅減不敬坐姜。此天下所共憐。臣之所大不安。而皇上所當轉圜而昭其覆盆者也。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屈吏之禮。罰官府之俸。開密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乃又有背違成憲。決裂花章兩事。則歲改袍船是已。夫李實初時之營領袍差也。曾具疏欲逼蔡隆行事。而蔡隆於蘇松袍服之外。未嘗侵管鎖織。庫廣各府州歲改。此數處向無貂端之跡。今一旦深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參隨絡繹。驛遞紛呈。萬一奸民棍出事端。誠恐釀生叵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年之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隙。疑近來數郡中擾取已收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於地方。不再計而明矣。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一也。又袍船每歲八隻。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也。今忽增造二隻。歲歲要加派修造之費。驛驛要設處夫隊。腹心。臣有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於考功。不利於東垣。有魏大之費。李實不過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援不顧也。萬里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閘剛萬千之稅不念也。此其必不可紛更者二也。大凡管織造之官。多勸皇上奢侈。少勸皇上節儉。臣何敢以盛德事與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修其耳目。而後我策可以得志。呂強每事直諫。力求先裁一切之虛冒。實自親於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伏乞皇上嚴諭李實。於歲改袍船一事。但令照舊。勿巡宵人機智。參駕更張。此江南之大幸。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纔已飄然遠引。甘爲聖世逸民。更當諒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臣言見采。地方蒙庥。雖加三

後建議之臣皆以爲請本爵鄉紳亦每每叩閽求浚而輒以費浩中寢三吳百千萬生靈之命脈引領此舉而皇上未有治水之命地方不敢擅興大役邇年小有水災低田輒淹汲直浙數郡皆受其患如常州、吳江、常熟、崑山、嘉定、上海、青浦、無錫、宜興等邑之間荒田數萬頃每遇潰白免運之時有司但得派高鄉擬補而高鄉賦役原重又不甘心爲低區白賠以此有司常考成降調而小民受敲扑追呼亦終不能完額今年巨浸暴漲瀰千里者水之爲害也雨後停蓄經旬不消者水利不修之爲害也若今日又因循不治則東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國賦與民生兩受其累矣臣查都御史海瑞開吳淞用銀七萬有奇前按臣薛貞曾委官估計數日亦不相遠白茅則知縣宋賢力請疏浚大約工力可五萬而足通計兩江工費以十二萬計查三十六年除應天六府賑濟不計外蘇松等府曾蒙發賑銀五萬度今時勢盈上不能多發帑金而賑災不可少或可就以賑數再添一二萬發開河工臣檄各鄉飢民趁工作計丈定工計人授糈計日給值所全活必無量而水利亦興後雖有霖潦不至偪稼昔宋臣范仲淹守蘇遇歲凶輒乃大興工作募飢民赴役就食類以全活者不可勝計今臣所言實倣欠五萬兩容臣於所屬再搜括積欠導河銀並賦贖再查照往牘或盡行徵派以奏其績若夫浚之之法惟在疏其故流淺者深之窄者廣之應開者開應堰者堰應石者石疏民有於淤地之傍墾成業者如不大妨河心寧稍縮其河面以存之期於而暗瀉之後水且益限彙以吳淞白茅二江五十餘年不開入海故道運塞而浙省苕霅諸派與江海翻波逆湧蘇松常等數郡地形如坐釜底不能宣洩今舟楫往來不循河道每見飛帆鼓楫於田畝之間以取捷徑臣令人往驗地淺者可沒丈深者則沒數等其地勢最高者亦當襄裒而涉補插晚稻嘆已絕望且村落屋廬蓋如水中亭榭久爲魚鼈之宅叩之則泣其無人而散之四方者疫癘死亡於水厓而不知其姓氏者矣大都無郡不災無邑不災或川瞰谷沸人畜蔽溪而下或城圮屋漂男婦巢樹而居或驕暑泛汪洋之浸或圩堰洞澎湃之波哉舟筏撈人於城郭或杖鉢呻飢於道傍此等景象見者垂涕聞者酸鼻父老皆言此災比萬歷三十六年其數有倍蓋三十六年高鄉未甚浸而今則高低並淹三十六年一漲便消而今則彙旬不退三十六年菜麥已收而今則饑饉薦至三十六年積貯尚饒而今則十室九空三十六年地方寧戢而今則人心思亂臣而言及於人心思亂則固有不敢言又有不得不言者皇上方以江南爲治安顧決禍患於旦夕似欲以危詞微詆沽激臣是以不敢言然而蛇豕之徒無日不包藏禍心雖倡亂者不必飢而以無居無食之民誘爲斬木揭竿之舉其號召甚易是以臣又不得不言嗟夫磊士之毛不足供食指之衆矣而鄰境又無可乞糴銀黎既賒牛犢亦罄始於搶奪終而弄兵夫豈盜不必然之虛說周禮荒政十二究之以除盜賊明荒之必亂也荒而救荒莫先足食足食莫先於賑濟與蠲折今東西畈屋鮮老數年餉耗無算皇上與閣部諸臣舉軍國最急最乏之需以待濟於江南而臣欲以江南最危最苦黎澤於皇上似乎見一隅而遺全局臣惟計全局是以益重一隅今日所望皇上亦不過大施一年之惠蠲折賑濟以救此榛榛嫠嫠之百姓萬一荒而致亂變出叵測如前所述料者即大發軍儲未必便可收拾一年之不割而數年竭之乎臣所謂顧全局而益重此一隅者也又有言者曰折米利在有田之家不在貧民不知衆出

周起元

其招災於將來也籌後不十月而浙之長興、道大盜倡變此亦其徵應而臣等又慮其未弭消融於已事也昔漢宣帝聞地震下詔求直言舉賢良方正又假貸貧民而災變亦遂消弭伏乞皇上求極言敢諫之臣舉撤穴忠誠之士面講所爲靖人舉以回災變之策又竊俯念江南虛耗已極百姓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以率敲吸長此不已必釀至不可救藥目前箝選未靖庚癸時呼即不能下餉和貸貧之令亦宜速沛德音一切煩苛盡行報蠲行郡縣更務於催科中求撫字之仁臣等凡民間疾苦其疏語命者斬一允之施行則閭巷無怨謗之聲而奸徒亦不敢有逞軼之志根本安而民氣和而天地變異自消矣

疏入得旨工部知道

請緩省以弭災疏　天啓四年

臣謹奏看得臣屬松江去春已有地震之異今次且震且數百里搖動數郡矣抑且有一二時而兩三震矣震而瓦木有聲至有圮城頹屋者矣稽之史曰陽爲陰所填而不得升則震蛄勿論占驗之說豈有陰壓陽而二氣不干五行不愆災沴不生人物不戾者乎伏見報京師地震率聖旨令歲各處災異及京師地震脫深懷儆惕封疆多事著內外臣工盡心職業務修安攘百政毋事虛文臣等躬值此異皆奉職無狀所致除痛加修省及申飭文武將吏矢心懍悚共圖消弭外竊照江南祖宗陵寢之地財賦數百萬所出之區此地安危天下治亂之候也而今日天時人事有大可憂者江左素尚風流重儒雅近乃好談兵語亂伏覩皇上銳意求治臣等方以爲是中興之象而左道妖言狂妄不逞之徒見邊事尚急派徵無藝且曰是季世之象偏和而猶白挺之秋也轉相煽惑遂漸構逆萌雖各各就捕而餘燄豈盡消滅臣即條教與刀鋸並行未便回心轡道不可不謂人心之變也又去歲七八月忽旱蝗黃之穎轉貨半菑之穗棉花則半顆不結而歲征布穀皆謀糴於中州各河道處處乾涸即孟河太湖之間素汪洋澎湃且枯澀不可行舟貨物柴薪一時湧貴父老皆以爲百年未見之異臣於歲災未敢輕報以啓小民觀望負稅於急公好義之百姓萬一荒而致亂變出叵測如前所述料者即大發軍儲未必便可收拾一年之不割而數年竭之乎臣所謂顧全局而益重此一隅者也又有言者曰折米利在有田之家不在貧民不知衆出

566

於富人之藏。而入於貧者之服。江南豐歲且資客米。儉歲益不可支。若不先下折令。則富室有所藉。必曰此自留以備口者也。富商有所囤。必曰此徐鬻以上供者也。如是而米日乏。價日貴。民即持錢無可買處。近見松江十二錢買米一升。祝京師舂貴。而奸徒洶洶。所圖至有強開粟舍之厥。強搶販夫之米。非不懸重典以創之。正恐徒法不足以止亂。七八月後。景象當不止此。誠於災重縣分。速允蠲糴折米。則民間稍有蓋藏。及商賈之團聚者。皆出糶以俾貧民。雖價高不能禁抑。而有貴米可糶。就中所全活。亦不知其幾千百萬生靈。此所覓在殷實。而所活實在貧窮者也。孟子謂凶年之政。寬其刑罰。緩其征薄。此所覓在殷實。而所活實在貧窮者也。孟列祖皆深知江南賦稅。其輸將獨多。江南安危。其關繫極重。是以凡遇災疹之歲。特沛浩蕩之恩。誠以所裕者小。而所保者大也。今歲撫周泗白正耗米二百五十餘萬石。俱輓輸以達太倉。如查儲積通算。可濟若干時。即於全災縣分。允潛白蠲耗議折。至於賑濟。乞照往例。特遣官員齎賑。更望留濟緊關稅一年。及稅契事例。贓贖魚課行賑。誠災重民飢。事勢急迫。不得不爲不遑時務之請。今皇上仁慈天縱。眷念定鼎之區。在事諸臣。軫恤時艱。特先本根之計。必有大沛德音。以弭害覃矣。

疏入。得旨。江南水災。已有旨了。作速勘奏蠲賑。其目前要緊事宜。不及奏的。便宜行。

明臣奏議卷三十八

劾魏忠賢疏　天啓四年

魏大中

臣謹奏。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竊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擯戚畹。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盡三戕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俾應星。陳居非。佛繼教。誦朝中無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楊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逞。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逞。旨。即出忠賢手而證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塞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非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眞孤立於上耳。

疏入。忠賢大怒。憾旨切讓。次年以汪文言獄。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刑拷訊。獄卒受指。與楊漣左光斗同夕斃之。

極言捕務不修疏　天啓四年

高　推

臣聞天下之至微易忽。以爲不足畏。其中實有不可測之憂。狃者視爲故常。識微若子。每早計而豫防之。

若夫四郊多壘。鼠竊虎視之輩。蠭蠆四起。糾衆橫劫。苟不急圖式遏。亂略之策。欲成久安長治之業。其道無由矣。臣自丁未通籍。中外無故。桴鼓不鳴。即有一二鼠竊狗偷。夫亦畏首畏尾。蹤跡潛蹤。未有通衢大都之中。青天白日之下。即行剽劫。旁若無人。如今日者。惟是東西交訌。加派頻仍。海內動搖。大盜蠭起。以重典以創之。正恐徒法不足以止亂。七八月後。景象當不止此。誠於災重縣分。速允蠲糴折米。則民間稍有蓋藏。及商賈之團聚者。皆出糶以俾貧民。雖價高不能禁抑。而有貴米可糶。就中所全活。亦不知其幾千百萬生靈。此所覓在殷實。而所活實在貧窮者也。孟列祖皆深知江南賦稅。其輸將獨多。江南安危。其關繫極重。是以凡遇災疹之歲。特沛浩蕩之恩。誠以所裕者小。而所保者大也。今歲撫周泗白正耗米二百五十餘萬石。俱輓輸以達太倉。如查儲積通算。可濟若干時。即於全災縣分。允潛白蠲耗議折。至於賑濟。乞照往例。特遣官員齎賑。更望留濟緊關稅一年。及稅契事例。贓贖魚課行賑。誠災重民飢。事勢急迫。不得不爲不遑時務之請。今皇上仁慈天縱。眷念定鼎之區。在事諸臣。軫恤時艱。特先本根之計。必有大沛德音。以弭害覃矣。

疏入。得旨。江南水災。已有旨了。作速勘奏蠲賑。其目前要緊事宜。不及奏的。便宜行。

若夫四郊多壘。鼠竊虎視之輩。蠭蠆四起。糾衆橫劫。苟不急圖式遏。亂略之策。欲成久安長治之業。其道無由矣。臣自丁未通籍。中外無故。桴鼓不鳴。即有一二鼠竊狗偷。夫亦畏首畏尾。蹤跡潛蹤。未有通衢大都之中。青天白日之下。即行剽劫。旁若無人。如今日者。惟是東西交訌。加派頻仍。海內動搖。大盜蠭起。以畿甸則有沙河劫貂之盜矣。河南南陽縣又以刼殺守備張承茂告矣。外而駱鄉下邑。催科探丸。陸梁肆害。弱肉強食者。不知凡幾也。以近郊則撫按之家眷戕矣。出使之少卿又戕矣。下而窮植孤蹤。瓦商大賈。流劫殺掠。道路以目者。不知凡幾矣。以都門則順天府庫劫銀二千矣。眞武廟衛衛詐國帑被賊殺死六命矣。若宦遊京邸。則劫賠偷。香聲忽氣。隱匿不以上聞者。不知凡幾也。臣忝任京禁。職司捕務。昕夕冰兢。食不下咽。每私疑過計。慮如溴季之赤眉黃巾。我朝之劉六劉七。往事之白蓮妖寇。一夫大呼。千百響應。揭竿斬木。弄兵潢池。此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又最可慮者。近聞強敵欲從薊蜂口進邊。遠征既無兵革之足恃。近攻亦無捍衛之可憑。此其禍又有不忍盡言者。臣每念及此。肝膽俱裂。是可不爲豫防哉。防之則在守土矣。守土賢則捕緝維勤。消弭有道。大盜無橫行之期。守土不賢。則玩惕成風。禁戢無策。小民亦無安枕之日。是以渤海之盜。以弭盜治之而自平。黃陵之盜。以强綱治之而自解。關中之盜。以王溫舒治之而自息。若夫今日盜賊之縱橫。其弊有二。目前弭盜之急者。其法有四。弊何在。盜之生也。皆不獨在盜也。責在捕盜者。貓鼠同眠。豺狼莫問。親識也而故匿之以資交。僻賊也而故逸之以使縱。甚有親伺上官之意旨。密爲曲蔽之通同。捕盜即爲盜之人。防賊乃匿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然盜之肆也。咎又不專在捕役也。咎在守土者捕獲計拙。逢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爲小盜。有也而飾之以爲無。甚且人贓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則捕役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一曰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爲患非朝夕。奈何若夫草澤初起。制服維易。胠篋可除。則除之。探丸可撲。則撲之。萌芽拆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曰芟窩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慈巨惡。意旨。密爲曲蔽之通同。捕盜即爲盜之人。防賊乃匿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然盜之肆也。咎又不專在捕役也。咎在守土者捕獲計拙。逢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爲小盜。有也而飾之以爲無。甚且人贓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則捕役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一曰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爲患非朝夕。奈何若夫草澤初起。制服維易。胠篋可除。則除之。探丸可撲。則撲之。萌芽拆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曰芟窩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慈巨惡。意旨。密爲曲蔽之通同。捕盜即爲盜之人。防賊乃匿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然盜之肆也。咎又不專在捕役也。咎在守土者捕獲計拙。逢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爲小盜。有也而飾之以爲無。甚且人贓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則捕役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一曰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爲患非朝夕。奈何若夫草澤初起。制服維易。胠篋可除。則除之。探丸可撲。則撲之。萌芽拆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曰芟窩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慈巨惡。意旨。密爲曲蔽之通同。捕盜即爲盜之人。防賊乃匿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然盜之肆也。咎又不專在捕役也。咎在守土者捕獲計拙。逢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爲小盜。有也而飾之以爲無。甚且人贓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則捕役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一曰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爲患非朝夕。奈何若夫草澤初起。制服維易。胠篋可除。則除之。探丸可撲。則撲之。萌芽拆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曰芟窩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慈巨惡。意旨。密爲曲蔽之通同。捕盜即爲盜之人。防賊乃匿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然盜之肆也。咎又不專在捕役也。咎在守土者捕獲計拙。逢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爲小盜。有也而飾之以爲無。甚且人贓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則捕役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一曰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爲患非朝夕。奈何若夫草澤初起。制服維易。胠篋可除。則除之。探丸可撲。則撲之。萌芽拆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曰芟窩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慈巨惡。

某日失事。即令某日嚴拏。盜尚未遠。贓跡猶存。一成鐵案。則百喙莫解。如驟雨當前。令人欲避而無可逃。是迅雷難掩之訣也。一曰嚴三尺。蓋夥盜懼賊。若賊罪既明。應流配者。即流配。應梟戮者。即梟戮。律例昭然。毫髮不貸。如烈火在望。令人畏之而不敢近。是拔去病根之劑也。夫令長、弭盜之官也。若保定。若東安。若文安。不能彌寇而反爲寇所劫。則平日之疎玩可知。已至都城內外。容臣與巡視科臣。嚴督捕役。晝夜緝拏。以清盜藪。伏祈明旨頒敕。各處撫按道府諸臣。加意督捕。各該有司軍衛。遇有強竊。即從實申報。如半年之內。盜數擊獲者。即紀錄優敘。倘有隱匿縱容。朦朧不報。坐視不擊。即參重則三覆。奏法令明而人知儆。人心儆而捕緝嚴。捕緝嚴而盜無容足地矣。此豸之所不敢出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上。得旨。盜賊縱橫剽掠。皆因地方官巡緝不嚴。以致滋蔓。還所奏著便行與撫按官。嚴行督捕。不時申報。有違玩的。重行處治。該部知道。

請斥魏忠賢疏　天啓四年　宋禎漢

臣竊惟宦豎之惡。豈納人腹心肘腋之疾。未露當厭爲防禦。既露當亟爲殄除。絕其本根。勿致滋蔓。故免縣之誅。當先嚴於甲科。蓋臣起家外吏矣。嘗見道府靜靜裝著者。固十居七八。然間或有一二不肖者。其於當斷不斷之亂。臣不敢遽引。即如正德時劉瑾。朋比智非。初經科道交章論列。處分稍緩。而瑾遂衆緣播惡。必倍甚於州縣。蓋彼恒自恃爲真敢問也。即有問者。率必待於積久不可掩證之餘。則其貪墨已極。復用。遂成不軌逆謀。雖卒正典刑。乃國體所傷實多矣。萬曆時馮保。欺罔專擅。隨被盈臣糾劾。神廟遂赫然震怒。將保等正罪籍產。嗣後近侍斂戢。四十餘年間。無復敢竊弄威福者矣。是在處貳奸豎之法。遲迅甚於鄉貢。蓋彼恒自視爲不至敗也。即有敗者。亦必待於泄漏不可收拾之際。且雖塞灰可燃矣。況真有不必敗者乎。或弊人情一至於此。倘不著實綜覈。及早摘發。則此貧枯憔瘁之氓。復能堪鴟張虎噬之官哉。至於卓異之有舉。以風良也。迨見薇時在外所擬。方面必屬省會道府。有司必屬佈深甲科。詎知舉異何等關繫。使惟省會之是拘。則是人因地重。又思惟休深而後預。則是挨年取貢耳。甚有煩言已噴於衆口。而該省顧情情面。猶欲以混充。亦有官評共見爲平常。而入京補藉奧援。得以濫等。似斯蘗智。又何貴於斯舉爲也。夫卓異者非常之謂。須其才通八面。而後可謂異人之才。須其守嚴一介。而後可謂異人之守。非常之名。必有非常之實。方足以當之。又必有非常之寵。方足以酬之。苟既標爲異品。而考覈生平。曾無異於倚伍。作用則盛名難副。誠既褒爲異等。而比及遷擢。仍無異於尋常資格。則殊典轉輕。臣竊謂今次此舉。寧剋追其二三。即前次大察提問。亦十餘人矣。詰其贓果能徹底窮完。盡數追完。以入公帑。而此數人者。尤必採諸本省之輿論。質諸衆朝之公論。有實見其某地某狀可據爲異才。實見其某時某事。可據爲卓守者。而後錫以宴獎之榮。酷即優以不次之擢。是非常之寵。與非常之實相副。脚世磨鈍。道無踰此者。倘一時偶難其選。則寧闕其典。以示重慎。勿濫其人。以充數也。其於風良。應有實效乎。贓吏之察問。以徵貪也。迨見彈章所臚列。贓私每以千百計。今次此舉。寧剋無徇。寧少無多。多宜不過數人而止

也。距宣年來災異益見。入春方有風霾地震之警。徂夏而亢旱且甚一日。中外人情。莫不皇皇然懼人窮之已極。何天怒之未艾耶。臣愚竊以爲惟君與天精神相通。善敗相因。故災異之來。天所以仁愛人君也。迺災愚懼。若所以善承其仁愛也。考昔暵旱之甚者。莫如商湯之世。而致雨之捷者。亦莫如商湯之世。觀其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方數千里矣。是惟若乃能格天也明甚。載觀其首舉以自責者。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是格天當先圖其政與民也又明甚。茲誠欲轉災爲祥。轉旱爲甘澍。卽羣臣深憂君懼無益也。惟在穆清之上。於政與民之間。實加之意而已。夫政最關繫者莫大於詔旨之傳宣。臣伏觀冬春以來。言有稍觸忌諱。飢多留中。卽忠藎補闕而竟靳吁俞。今之愎暗而不雨。得無應是歟。近且有甫寒明綸旋聞反汗。令臣下惶惑而莫知適從。今每欲雨而復晹。得無應是歟。以至讜直之優卹。屢經額請猶未得焉。而恩詔幾莫彰夫大信。中旨之親裁。間出禦擬所弗及焉。而輔弼●莫效其贊襄。是皆關於政體之大者。而已有不節之虞。漸成否塞之象。又安得不爲亢旱之徵也。乃民之失職。尤莫今日爲甚矣。比年徵調頻仍。而戰死者、逃死者、不知塗炭幾許生靈。邪教蠭起。而從妖者、敵妖者、不知斃除幾許民命。此其屬氣原足以干天和。而況弊政又足以離衆志。自加派之令日繁。閭閻之脂膏血慘已遍吸。調乾。焦枯而無起色。自考成之法日峻。有司之追呼敲扑。每如焚如灼。悉索而無了期。卽使天行無水旱之災。而比屋空虛。到處蓋動。識者已切杞憂。更奚堪夫災祲之稠疊耶。臣憶去歲給假家居時。適值臣鄉累月苦旱。米價踊貴。人情洶洶。在福州則古田閩清。在建寧則松溪、浦城。在漳州則詔安。山谷間遂有聚衆千百。揭竿肆掠者。不旬日而亂萌蹙至。閩省震驚。賴一時在事諸臣協力斡旋。幸不及於大亂。若稽其釁。實一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更於何論。其山別徑不問可知。將何顏以對天下。且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清宂窟。而自己先有拖帶。打盪不淨。官長作事。最難取信者左右。對此窾又何以爲顏。臣今與衞次諸臣約。一應請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遴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以一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慣俛仰。一意報國。先往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下人材。爲天下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公共之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衰緣熟徑。入人肯可寬加派之餘兩乎。考成誠不得不嚴。然如餉臣所言。舊額遼餉三年內計其該一百四十餘萬。未經給發。不審貯解何地。業已奉旨查覆矣。獨不可立刻清出。給濟及餉。或亦可緩考成之須臾乎。他如徵收火耗一節。非不嚴奉嚴旨禁革。炳如日星。無奈有司奉行。猶然冀如充耳。紙見餉額有加。則耗羨輒隨之加倍。故加派者。小民無窮之害。而不肖有司之利也。有察吏之責者。獨不可加意詳訪。不時特糾數人。正法以儆一警百。或亦可令陋規之漸洗。民生不至重傷乎。蓋方今之民害。已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但得寬一分。則民卽稍蘇一分之生機。緩一刻。則民卽稍蘇一刻之死路。故求莫求寧者。能就求易猝省中曲求其省。就不得不嚴中曲解其嚴。猶庶幾於失職之民。補救萬分之一。卽於惠民之天。挽回萬分之一耳。至於州縣佈未及期者。議暫免覲。俾各地方得免署官之騷擾。而復得賴正官之撫綏。各有司得省道里交際之浩費。而且得免因公科斂之污名。誠爲救時良策。業經科臣尹同皐、與臣同官李應昇、劉之待、先後具疏。豪尤下部。計當事者軫念民艱。必與覆行。然覆之此其時矣。倘更遲時日。則越在遐方者。恐已假

裝於途。借以派案者。恐已染指於鼎。又何如速覆之利民更普也。凡臣所言。或諸臣所欲言。而未竟其說。竊念就政與民之間。以求格天之實。端不越此。輒敢不避瑣瑣。懇乞皇上仰念謹告之編。降軫矛道之湯火。慎傳宣於出政之地。速救所司布寬恤之條。則側身思過。既遠同平商湯。而路鬻致誠。更近法乎神禹。如是而天心猶不昭格。天澤猶不旁流者。臣請受妄言之罪。伏望聖明採納施行。臣無任悚慄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舉災修省。當條行實政。何得動議詔旨。且軍餉緊急。欲以追賊抵充。加派遼餉。方查舊額。便欲停緩考成。此等條陳。緩急何賴。朱賴漢不諳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天啓五年

范景文

臣行能淺薄。一竅自甘。久已無志世用。猥蒙聖恩不棄。起之田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綿力。重任難勝。兩次具呈堂官。求爲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卽沈疴委頓。何敢再爲偃蹇。且當聖明勵精求治。臣亦妄思澄清銓序。有以上稱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圖職業之念。不勝其國榮進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鶩。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逐茅靡溺。翻至此。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天下亦中人多耳。此實教之使競。而欲其恬澹。寡營。詎可得乎。臣卽不肖。不願使奔競之風自臣而開。伏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卽欲私一人。亦不可得。斯不亦明白晝一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更於何論。其山別徑不問可知。將何顏以對天下。且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清宂窟。而自己先有拖帶。打盪不淨。官長作事。最難取信者左右。對此竅又何以爲顏。臣今與衞次諸臣約。一應請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遴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以一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慣俛仰。一意報國。先往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下人材。爲天下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公共之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衰緣熟徑。入人肯可寬加派之餘兩乎。考成誠不得不嚴。然如餉臣所言。舊額遼餉三年內計其該一百四十餘萬。未經給發。不審貯解何地。業已奉旨查覆矣。獨不可立刻清出。給濟及餉。或亦可緩考成之須臾乎。他如徵收火耗一節。非不嚴奉嚴旨禁革。炳如日星。無奈有司奉行。猶然冀如充耳。紙見餉額有加。則耗羨輒隨之加倍。故加派者。小民無窮之害。而不肖有司之利也。有察吏之責者。獨不可加意詳訪。不時特糾數人。正法以儆一警百。或亦可令陋規之漸洗。民生不至重傷乎。蓋方今之民害。已如火之燎原。不可撲滅。但得寬一分。則民卽稍蘇一分之生機。緩一刻。則民卽稍蘇一刻之死路。故求莫求寧者。能就求易猝省中曲求其省。就不得不嚴中曲解其嚴。猶庶幾於失職之民。補救萬分之一。卽於惠民之天。挽回萬分之一耳。至於州縣佈未及期者。議暫免覲。俾各地方得免署官之騷擾。而復得賴正官之撫綏。各有司得省道里交際之浩費。而且得免因公科斂之污名。誠爲救時良策。業經科臣尹同皐、與臣同官李應昇、劉之待、先後具疏。豪尤下部。計當事者軫念民艱。必與覆行。然覆之此其時矣。倘更遲時日。則越在遐方者。恐已假

備兵屯守疏　天啓五年

朱燮元

臣謹題爲備陳協戰之難。亟議固圉之策。伏祈聖明治臣不效之罪。立賜褫放。敕部速議良圖。以無誤封疆事。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撫鄭摹協攺。撫接黔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

兵調集。一面檄各將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一日會兵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義監軍僉事盧安世星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檄正月十五日渡河。本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緩。戰數米而炊。前後夾攻。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按臣傅宗龍。皆赤膽動骨。肆應有餘。西南半壁。自當鄂清。但願皇上寬以歲月。大發粗餉。勿玩小醜而急搤伐之功。勿惜小費而覈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窮除支蔓。足兵足食。一舉而殲厥元兇。即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得之勢也。臣方草疏。據貴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復一將移鎮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碌病羸。不稱厥職。自審甚明。不敢逃罪。仰冀聖明。立議削黜。俾存殘喘。高厚洪恩。銜戴其有極哉。除留兵響餉。另疏陳乞外。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請燬粟典疏　萬曆元年　倪元璐

臣謹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燬。敬陳臆見。以襄蕩平之治事。臣觀楹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閱于游流。而三朝粟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本可燬行。而其書則當速燬者。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楹擊者、力護東宮。爭楹擊者、計安神廟。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坦懷。此一局也。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疏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整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襄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逭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粟典。以之批根今日。則乘正之爲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鉞劈。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粟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粟典自粟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囂。改亦多事。以臣所見。惟即隣會有如安會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窮其所匿也。今日即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會穴。會豈忘情。永寧赤水。原非蜀衛。奈地當全蜀之衝。羣苗咸伺。新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難遽竊發。臣所爲日夜彷徨。寢食靡寧者也。願臣不獨爲蜀疑。且爲黔疑。蜀尚有民。而黔已無民。蜀尚能耕。

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燈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燼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昱等之附和希旨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宗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過小人而自能爲異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不皆濡染而時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三案者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爲者丹鉛未下斧鑕先懸萋逢元開釁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媒醜雜其于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嘗成而獄又起則有爭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傅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湯俾復廼伐不休正恐濟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孽一日不滅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敕下該部立將三朝聖典錢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庶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誤繼場之臣難他褒其貢矣一曰議屯糧之徵收繼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官還充糧支放是卽唐朝府兵營田寓兵于農之意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追後資供億後來間發京帑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遼餉揚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必不可少物其視民運積逋漫不經心夫臣部每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祖制額編任意延逋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所解納儘萬姓之所輸將與民運何異奈何歧而視之也後貢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查參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撻太甚者准照腹裏上披州、縣爲題明扣分數其餘分別懲戒此後臣部先儘民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儘逋欠仍前而參疏不至異日邊儲誤繼場之臣難他褒其貢矣一曰議屯糧之徵收繼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官還充糧支放是卽唐朝府兵營田寓兵于農之意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追後資供億後來間發京帑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遼餉揚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必不可少物其視民運積逋漫不經心夫臣部每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祖制額編任意延逋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所解納儘萬姓之所輸將與民運何異奈何歧而視之也後貢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查參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撻太甚者准照腹裏上披州、縣爲題明扣分數其餘分別懲戒此後臣部先儘民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儘逋欠仍前而參疏不至異日邊儲誤繼場之臣難他褒其貢矣一曰議屯糧之徵收繼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官還充糧支放是卽唐朝府兵營田寓兵于農之意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追後資供億後來間發京帑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遼餉揚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必不可少物其視民運積逋漫不經心夫臣部每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供辦省直民運俱祖制額編任意延逋不知臣部之京運亦各府、州、縣之所解納儘萬姓之所輸將與民運何異奈何歧而視之也

倪元璐

辨楊維垣誣東林疏　崇禎元年

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竝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賢、皇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糾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率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燋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燋激爲大然落平僧于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事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疏入得旨這疏持論盡平有裨新政該部知道

之疏再下譴慾之諭不已將此門戶二字不可重提卽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昔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皆院豈不當修復是非無中立伏望俯賜鑒察幸甚幸甚

入帝以論奏不當責之

舊餉告匱疏　崇禎元年

臣竊惟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東面薊、密一帶在在戒嚴西面宣、大二鎮時時枕戈至于山、陝諸鎮飯服無戚款靡定無地不設重兵無人不需月餉豺梭頻聒飛章疊至非以數月無糧見告卽以效尤寧遠爲此惟正之供而積玩成習非惕以功名之路不可也一曰汰濫額之營制先年各邊鎮俱有一定兵馬定糧科名曰經制如田之有畔不得踰越遞後督撫條議陸續添設總爲固圉防邊言亦懇懇可聽然日增而餉日益後遂至於不可繼矣督撫盡心酌議皆何以減而有餘今何以增而不足度其緩急設裁汰以歸經制斯亦今日清餉之急務也蓋今日軍餉別無生之一法止有節之一法額外節得一分額內留得一分矣總之清理民屯稽核京邊直運以軍餉之所固有而考歲經制澄汰兵食實祛其邊

勳孫之辨請存要典疏　萬曆元年

臣即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禮、有如行儛言、堅咆哮、於君父之前、以驚旒紘、聽而黜至尊、黨私交、而偽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臣閱邸報、見詞臣孫之獬疾厭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云。皇上於慈宗實北面事、現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厭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播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使於祖宗則失孝、於慈宗則失友、是明欺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豸、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應先白當日爭梃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啓陷主於不慈、陷主於不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梃而驅至、排禁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亢國、魚腹、謀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廷臣爲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神祖光宗自行燒梁獄鬮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當時召對慈寧諄諄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顧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寶、踰月之內、兩遘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鴈、一旦哀患太過、聖體恙豫。崔文升、李可灼漫以瀉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逝、蠻髀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醫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旨。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敕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罪文昇、立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不平矣。至於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慈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早得元子升中出宸、以定羣疑、則負扆奠鼎、他無遑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彰顯已。雖日爭梃擊、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鍛鍊大奸、共成褒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然則褒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於燬。如以皇帝之制爲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俸之頒位上公、錫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厭懟、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聰、邪說橫行。夫觸邪者爲君子、媚邪者爲小人、兩言可定羣品。臣首疏即舉以入告、顧有一疏之內、一觸邪、而一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即以攻正、變換無端、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誠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可不斷、而其候似宜少寬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路似宜少廣。蓋邇王之路、宜闢蕩平、使天下回心易向、以共遵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宏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識者、宜即以此意明告於皇上、明商於政府、乃何至倒置其詞、辭張爲幻、致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兇心、本用斷而名之曰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奸並進、而澄清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釀成一不痛、不癢、爲過、爲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勞怨、擠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聖明、而邪正倚角無已時也。伏祈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以爲人臣無禮於君者之戒。仍諭政府盡出祝事一意擔當、稍示寬大、而嚴闢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道立見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孫之獬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回籍、副臣開局不必過求、該部知道。

嚴行彰揮以息羣夢疏　萬曆元年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主公也。誅賞者、朝廷之大柄也。是非混淆、即誅時不能以定國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術以開太平。況當泯棼極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剿割、然後可冀蕩平。倘濟之盛、自逆瑠姻婣、世界倒顛、顚皇上聰明神武、立賜元兇、誅忠起廢、除奸逐惡之詔、播告再三、亦既彰明較著矣。乃藉靦廟堂之上、持論未見有整一之繩、刑官未見有明允之衡、司勳未見有旌揚之典、相蒙之久、勢必至於相激、恐元黃之戰復興。有負皇上宵旰求治之念。臣竊疑之。夫天下公非公是、人各有良、惟是自匿其心、以閃爍於陰陽不測之境、則相尋傾軋、無已時。自朝論紛紜以來、南北水火、凡再三變、至閹臣魏廣微出、鋌而走險、以其權挾手授之逆瑠、魏忠賢、勳稱中旨、莫敢誰何。當時國中蚤已有內魏外魏之謠、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己、爲一時立勝局耳。孰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陰毒、變幻無厭、逆瑠騎虎之勢、既不能下、而儉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於是驅除不已、因而戕虐、搒掠不快、輒動刀刃、門戶兩字、幾罹縲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宮牆、張牙闕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誰實厲之階哉。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然臣則謂此正天意欲助聖明以開治平、故時生忠賢、爲世大逆、觸之者、爲君子、燮之者、爲小人。若懸一西秦之鏡、以照破天下之肝膽、即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此流品可清、朋黨可散、國是可定也。臣跧伏田間、靜觀逆瑠自弄權孽禍之始、以至珍滅、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朝諸臣、不幸而身逢其厄、其皎皎心跡、確然可指者、品亦凡有數等。方逆瑠宮廷鑄刃、中旨侵權、浸假有脫籍堅冰之漸、而能凜乎蚤見、飄然遐舉、則見明哲全身之智。及豺虎漸布爪牙、斯張赫然威焰、方將擇人而食、而諸臣首觸兇鋒、明蹈虎口、至身爲齏粉、則見捨生殲賊之忠。及至網密罾魚、清流投濁、必務驅除剷削而後已、而諸臣挺持自若、鍛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容之操。及至殺焰通天、冤聲載道、風雷震盪、海宇張皇、而能乘便建言、危詞激論、直批鱗甲、甘心貴證、則又見忠憤激發之氣。而其間亦有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投閒、以自完名節、則見修潔自好之操。乃有舉朝無敢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劍、首蹙瘋邪、以翦瑠璽、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有事係邊疆、典遊封爵、崇崇乎有蒙恬賜劍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疏辭麾、陰折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盡、篡逆垂成、天地祖宗、明威欲斬、羣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牘連章、盡發罪狀、則又見捐生報國之念。故衡君子者、決當以此爲定鑒、應從風波泥淖之中、分別其所爲君子、不應於剖心碎骨之後、復強證北爲小人。若夫建祠獻媚、貢諛養奸、其作俑當先者、固宜嗽若賈國之謀、即附和同聲者、徒知保身固寵之計、廉恥喪盡、衾影懷慚、誠何顏復厠於冠裳之列乎。至於天人共憤、罪狀昭彰、國有典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永貞、李實等之同夥殺人、田吉、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諸市朝、投之荒服、而逭奸漏網、更有一大慈曰崔文昇。文昇爲逆瑠第一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文昇遂虎踞咽喉、酸

糠撫、按劉軍虐民、幾激成大變。巡江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遣譴逐。鄉官孝廉居然逮繫。如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天下。生殺、黜陟、似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爲元輔。此其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逮問正法者也。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事。人類不齒。言之汚類。然其常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呈秀之羣。僞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奸。立致殿廷。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雪。非潘士朗力疏除之。其叛逆之罪。當不在崔、田下。其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斷。遂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贓。以儆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睚眦之嫌而不以入告乎。皇上誰忠鋤惡。藥已腐腸。明旨仰祈今日斷然行之。蓋立國之綱。廉恥爲重。彼效死除奸諸臣如楊漣、周宗建等。皆碎骨裂腐。而周順昌至拔舌齧齒。罵不絕口而死。生氣凜凜。爲臣死忠之義。宇宙間。尙留此一線。倘不頒爲褒章。人心幾至於澌滅。而助瑞殺人諸兒。自非誅殛逐。亦無以懾奸黨。而戢將來。乞皇上明韶法司。將田爾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程等。立提至刑曹正法。應誅者誅。應遣者遣。即奪諸奸恩廕。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共快者也。誅、賞既明之後。更遊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詆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卽顯悖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奏矣。

疏入。敕下崔文昇法司。鎖之馬房。諸閣伏宮門。哭聲震帝座。帝益怒。逮首倡二豎及文昇。各杖一百。發孝陵淨軍。就宮中處分。原疏留。

南抉吏治病源疏 崇禎二年　范景文

臣被命撫豫。受事匝月。惕率箴官。撫日不以察吏安民爲兢兢。伏念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尉體之藥。止爲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於察吏者乎。何也。吏之能爲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爲貪。又必有牆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既已奕奕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既深。覬察不暇。彼之志遂肆。膽遂張。爲所欲爲。無復畏忌。且分其羹瀝。供作苞苴。延譽多方。盡名易起。甚有畏其輿論。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藪刻日臕於上。而怨怒日盈於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恫愓無奉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黜劾。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果勤。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譏詰。今覓守爲祕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卽謂吏之多貪。上官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己愛民者。有顯庸。劍民自肥者。有重戮。昭昭垂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勵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主。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於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見向風。誰司撫綏。激揚無效。臣每爲痛心。思一力破此關。然地處瞬絕。權在受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一官不需開報。而又不能爲鉤距之術。以耳目人。所恃爲耳目者。惟司、道、府。應各官。故責成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事哉。所謂法者。卽以廉爲法也。己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教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廉。而所黜者不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爲法。則莫如斷絕饋遺。夫饋遺者。以交際爲名。而賄賂爲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遠。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舉。了無黏帶。而後眞是非乃出。眞勦懲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故持一廉爲對證。不若拈一法字、法乃祖宗以遠後世。皇上以繩墨工者也。伊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贓除名。贓遺非贓乎。枉法者、通算全科。受贓遺而有曲底。非枉法乎。臣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誠無敢有越厥志。臣若自言而自背之。無所逃說謊之律。諸臣而仍不回心以和應。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臣負諸臣。臣敢負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施行。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懲貪實效。道、府執法。禁餽甚得申飭吏治之要。該部卽與遵行。

陳黔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崇禎二年　朱燮元

臣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線通道。迤西畢、烏、赤、永、四衛。久被會隔。計省城歸藥者。尙不滿五百家。收址殘阡。蕭條滿目。秖有營哨。各兵略爲裝點。該先任撫臣傅宗龍以洎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據屯堡。迄今滇路疏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六廣、乾溝、徉狼、割佐等處。築城四座。漸進逼威。大勝規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會隔河立哨。日夜眈眈。警則騎虎。安能復下。蘚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逐逐入東川箐峒矣。海子峒民兵。居會腹心。頗有牽制。令已淪陷矣。入秋水涸。會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局面屢換。或專言撫。專講致人之法。嚴畛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會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爲戰。以戰寫撫。專講致人之法。嚴以待。先事之防。將必求於擺鋒。兵必期於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爲訂定。若墨陣紙兵。鑿居奉贖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蠹。臣先從此嚴破。情弊絕。隨遣歸農。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齊力多寡。試其銃、弩、槍、刀。三試而不中程者。卽行汰革。其地方最爲害者。在於罌星小功。級各將坐耗廩餼。無可挑選。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研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衛腴土。惟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勾結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會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爲戰。以戰寫撫。專講致人之法。嚴畛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會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爲戰。以戰寫撫。專講致人之法。嚴

以待。先事之防。將必求於擺鋒。兵必期於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爲訂定。若墨陣紙兵。鑿居奉贖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蠹。臣先從此嚴破。情弊絕。隨遣歸農。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齊力多寡。試其銃、弩、槍、刀。三試而不中程者。卽行汰革。其地方最爲害者。在於罌星小功。級各將坐耗廩餼。無可挑選。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研首就戮者。夫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衛腴土。惟多全賴此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勾結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會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爲戰。以戰寫撫。專講致人之法。嚴

疏入。帝從之。

議主客兵餉疏　崇禎二年

臣竊惟方今軍興孔棘。財用匱乏。朝夕講求。得一最粗糜之大端。最節省之要著。則軍餉中之客餉是已。夫各鎮主餉之外。又有客餉。主餉者、計口之當也。客餉者、不常之用也。總計各鎮客餉。已一百九萬三百餘兩矣。客餉之發不一。其大者、則有征調之費。邇來征調漸稀。即徵調者、用亦有限。而支放開銷。事無九實一虛事故。扣存事無報一漏二。至於以主爲客。調證不離本鎮。何以行坐發支。此不可議節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今宣、大撫局方殷。勢恐難措。小費至各邊即欵無月而奸弁仍居爲奇貨。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召買之費。貴賤相權。本折相生。原屬善政。今則高擡時估。從中侵漁。鉅萬金錢。半供飛銷。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修築之費。夫一勞永逸。工作豈宜年例。且估計報成。冒破更自多方。此不可議節省乎。年來臣部按額順發。而措辦於清理。不分孰主孰客。誰知用少用多。及給發鞭蘭。盡以危詞恐嚇。曰梯腹待斃。此爲主餉言則可耳。其於客餉何與焉。臣度今日之財用。至不足之中。各伏其有餘。而以根究無人。遂爾埋沒於因循。徒使拖欠。虛糜中外。開一互蔽之端。而成一相沿之局。亦誰思其究竟哉。請及今頒定節省之計。以後臣部發餉。先儘主餉。其客餉必不可已者。各鎮督撫豫行造册奏報。敕下臣部。核算無弊。方行題發。各鎮仍於季報內詳細開銷。或解運邊廷。各鎮不妨於主餉中通融支散。候客餉到抵補。庶在各鎮用之有實。臣部省之有名。而百萬之中可以節省過半矣。至於主餉。仍合民屯。兼本折面定經制。務爲長久之策。永垂可守之規。亦籌邊裕國之上計也。

疏入。帝從之。

請撫卹近功小利疏　崇禎二年

臣伏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夫今日所汲汲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節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寧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憲。當三空四竭之秋。鴟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痛疢。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皆捨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捨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不勝紛。人不勝擾。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贓吏之誅。自爲奪蝨而邊鎮何所恃以自固。門戶盛爲賊窟。而省會何時得而安枕。臣恐以爲欲絕三秦之亂萌。必先從此地急爲下手。臣初出巡時。即與撫臣熟商及此。及行至鄜、延。目擊頗危。方且諮諏深計。而忤臣遣臣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蔽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註誤。及指稱賄賂者。即手書總總數百言。所以爲三郡計者甚悉。皆先得臣心之所同。然敢不忌煩瑣。一一爲皇上陳之。一曰、分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誣。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十節日臨。官邪日蓄。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諝。又安所得賢之大偏。或以短而廢長。皆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擘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譏詆者因而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蔽。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智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嘉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醒醒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且躋於堯、舜矣。

疏入。帝以爲迂闊。然歎其忠。

請撫卹三秦饑疲疏　崇禎二年

臣謹奏。流賊之猖獗全秦。鞫中於西安、漢中最烈。鄜、延、宜、雒之境。實係賊大淵藪。往來結聚處也。臣自奉命巡行。離西安而北。初至耀州。又北而至同官。其荒涼廣漠之景。即已過異長安。至一出金鎖關。則爲宜君。爲中部、鄜州、寧州、真寧。千餘里皆荒山大川。竟日行不見民居煙火。纍纍白骨。委滿壑中。臣每至一抔塞。即向山谷中搜飢民問之。至一州縣。必停車一二日。遍訪父老子弟。真即真見。乃知鞫、同宜、中、鄜、雒、寧、真、鄜邑之民。自遭大荒大亂大疫之後。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其六七。子遺苟活。喘息偷偷。皆圖聚一隅。其餘散自嘯士。遍地蓬蒿。山窩水窟。蓋爲盜藪。而此子遺之民。既莫盜賊之復來。又疑荒地薄糧之拖累。終日皇皇。只思逃竄他鄉。以全性命。臣再三撫慰。許其即奏朝廷。爲汝料理。無不感泣號慟。令臣不能仰視。而府、州、縣官居其地者。皆思卸擔求去。新遷者、多半聞風不來。故延安府屬之官。十缺其七。若目今不爲計處。二三年必化爲異域。臣竊思此鄜、延、寧、真之地。皆前朝所創爲雄都鉅鎮。先賢韓琦、范仲淹、從此舊武揆文。外卻敵而內撫讋者也。今何以一旦至此哉。蓋緣此地界在邊腹。主無專閫。故向來在內之臣。委之邊鄙。在邊之臣。視爲贅疣。且土寒地瘠。三四十州、縣。坐定爲老朗經之缺。涼倒貪殘。無所不至。故官輕俗悍。一任強梗窮衆。暴寡淫肉刀俎。而莫之禁。飢飽寒燠。母之子。流離荒野。直棄之悍奴豪賊之手。而無可控訴。嗟乎。此三郡者。尚可綏靖之郡乃邊鎮之腹心。省會居其南。則三郡乃長安之門戶。門戶如及今再不料理。使窮民散而盜賊益。則腹心化爲毒蝎。而邊鎮何所恃以自固。門戶盛爲賊窟。而省會何時得而安枕。臣恐以爲欲絕三秦之亂萌。必先從此地急爲下手。臣初出巡時。即與撫臣熟商及此。及行至鄜、延。目擊頗危。方且諮諏深計。而忤臣遣臣手書。總總數百言。所以爲三郡計者甚悉。皆先得臣心之所同。然敢不忌煩瑣。一一爲皇上陳之。一曰、分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誣。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十節日臨。官邪日蓄。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

甲、止據現在徵輸、百姓既樂於荒田之不拖累、又戀然知感熟者之不可推諉、將民業可安、而錢糧亦易辦、至便計也。一曰、緩舊糧、以領新稅。舊糧之拖欠已非一日之積、今死者死矣、逃者逃矣、即現存還黎、皆鵠形鶴結、苟活無計、新稅固不堪爲夙逋之償、而趙甲豈能代錢乙之累、即額欠不可頓蠲、而徒枉空名、亦無益目下、不若將此數邑、暫緩舊糧、使其一一完新、新糧不及額者、官有常罰、民有常刑、則吏胥不能借名以混捐、戶長亦難指舊以扣剋、可以恤民力、而亦便徵輸矣。一曰、搜盜窟、以拔腳本、盜之不可盡也、豈不欲悉化盜爲良、以仰體皇上並生之願、然無奈盜積有年、按延慶之南、則倚有本地大窩營三窟、以盤結延慶之北、則神木府谷地方、秦晉交界、更多逸回、嘯聚千百、以嘯張兩地、聲勢相應、此皆亂民、絕非飢民也、依憑城社、搜之急、則倡爲殺良之說、以挾官府、防之緩、則時逞咆哮之威、而肆搶掠、今若論之不可懷、招之不肯聽、必將大舉兵威、悍除之、以拔數十年之病根、不敢不先爲皇上告者也。一曰、給牛種、以續民命、自盜賊興、而民間耆糧牛畜、殺擄殆盡、故有土既患無民、有民又患無耕、土之具、幸皇上允罷撫賊銀賑濟、候山西撫臣追解前來、應令各州縣乘今秋穀貴稍賤、糴貯倉廒、脈給此則撫臣先清查貧民戶口、已有頭緒、即當飭有司、亟圖者也。一曰、選縣令、以託民依、延慶平三府、土瘠民貧、俗習、糧欠故多、坐此則撫臣先清查貧民戶口、已有頭緒、即當飭有司、亟圖者也。一曰、選縣令、以託民依、延慶平三府、土瘠民貧、俗習、糧欠故多、坐明經之缺、不知欲濟艱危、正需才幹、一官到任、萬命攸關、大縣必期揀選科甲、即明經、如恩選貢、亦儘多有不賈婆鬻子、磬貲於津貼者、爲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便在民則民欲革、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青年壯志、此在吏部掣籤注選時、一覽可見、必須選擇精明強固之人、不然澀以罷鈍、淚倒朽惰付之、是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而以萬千民命委之溝壑矣。一曰、少寬疲邑考成、以展吏才、夫考成之法、以課羣吏、豈容寬假、然在上疲之邑難及額、即新糧不可寬、而舊糧必祈通融、如以幾年通負、責之現在一人、將州縣官未到任、先縣參罰、以待、故來者、悔而思去、選者、聞而不來、其不肖者、明知考滿無望、貓鼠吏胥、推諉稍潤、竟以去、故民任窩、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發多而公賦詘、此必至之數也、臣剏心蒿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發糧官雇人收、爲議廳籴、官差人解、爲議盤費、倉漕爲之議腳價、官委人管、驛遞爲之議芻豆、官募人發、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倾銷、添搭、貼賠之費、徹底澌除、百年患苦、一旦澌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於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滅耳、官自經手、官自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竊、在不肖者、斥罰宜嚴、而能衰異者、薦揚宜廣、此今日振揚吏治之先務也。一曰、清宗祿、以救民困、平涼宗室繁悍、當事日抱隱憂、止就宗祿允宗糧一事論之、有以祿少而欲免多、又以無糧而包攬強免、奸貧吏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於害、而官亦幷受其利、所虛失利者、獨宗徒耳、當事既通同以作弊、不肖有司、亦託詞以謝責、民受其殃、而邊鄙其餉、孀實由此、計莫如申飭道、府、州、縣官、盡數清查、某宗應食祿若干、應派定某州縣、某宗應納某州縣糧若干、各先定一清册、以應食之祿、配應納之糧、糧浮於祿、則本宗找辦官糧、祿浮於糧、則有司找還宗祿、非然分明、不容紊亂、臣已經出示清理、試之兩河、以起沈痼、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而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敝、所關於民生休戚者最大、故特披瀝於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敢一一瀆覽、而略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甡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著爲功令、敢有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參究不少貸、將休養既久、物力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由之矣。

疏入、得旨、憫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還奏內革僉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得要領、便著定爲例、勿輕變、便該部知道。

平三郡計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延慶、平三郡災狀殊可軫念、安民弭盜、奏內八款、允於補救有裨、著各與覆行、缺官速當銓補、勒限到任、已補不到的、吳煥便行查參、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召募疏　萬曆三年　范欽文

臣奉命撫豫、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惟是與民休息、爲第一義、顧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困於水旱、此患在天者也、或厲於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尚可隨時補救、隨地銷弭、不至大苦、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攤作貢、理或然也、而所僉皆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難倖免、而免脫雖擺、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脈幾何、役一著、則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即彼所謂能通神能使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朘月削、免與不免同歸於盡、此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憊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必痛之、變爲條鞭法、以國境之力役、均於國境之丁糧、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於公家者、爲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有司官即不撫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爲格何、蓋僉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於民間、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爲彼外幣以致官日窘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有不寒婁鬻子、磬貲於津貼

督黔撫後事宜疏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祖以外、六日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士財用、原自相因、參大渡要隘、俱築新建城、列兵據守、既有扼咽拊背之勢、當爲深壑、以勵川爲帡幪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據衆讎、必須分建衙所、責成行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盤錯激窺伺之漸、備備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織金臥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至等酋、皆由此出犯、臣於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架底、五哨以環之、由使鐵旗、迤北、興平、新添、化處、將發、六十里、距河尙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將發、衙相對爲思騰河、係應寨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築平地方、於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築平又四十里、聲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物物、各懷出谷之思、臣內如鴨池、歡勇、各宜設衙、鐵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歡勇則以六廣、虎場、九莊、烏栗爲四所劉佐、小索橋、回絞、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鐵箕隘、乾溝、築平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邦、開科、設爲四哨、大小相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皆係內地、秖是犯頓宿日營哨、因量爲守、不煩更設、惟沿河自三岔起、至於烏江、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築平地方、於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築平又四十里、聲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物物、各懷出谷之思、臣久任、延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爲總兵、不惟人地相氣、劉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一、設建衙、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據衆讎、必須分建衙所、責成行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盤錯激窺伺之漸、備備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織金臥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遁等酋、皆由此出犯、臣於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架底、五哨以環之、由使鐵旗、迤北、興平、新添、化處、將發、六十里、距河尙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將發、衙相對爲思騰河、係應寨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築平地方、於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築平又四十里、聲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物物、各懷出谷之思、臣久任、延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爲總兵、不惟人地相氣、劉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一、設建衙、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

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窯、頗費價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共效、臣與按臣誠助工費、誠犒工匠、俱載部册、爲殺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恐其苟且搪塞、於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前至普安、北至烏江、逼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陸續俱報到臣、該臣省得城垣立、則屯劄有區、田土闢、則粒食漸廣、與夫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所劉佐、小索橋回絞、設爲三哨、鴨池則以大索橋、鐵箕隘、乾溝、築平爲四所、七百房、安家橋、麥城、設爲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設爲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邦、開科、設爲四哨、大小相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皆係內地、秖是犯頓宿日營哨、因量爲守、不煩更設、惟沿河自三岔起、至於烏江、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築平地方、於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築平又四十里、聲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物物、各懷出谷之思、臣久任、延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爲總兵、不惟人地相氣、劉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一、設建衙、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

據衆讎、必須分建衙所、責成行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盤錯激窺伺之漸、備備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織金臥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遁等酋、皆由此出犯、臣於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架底、五哨以環之、由使鐵旗、迤北、興平、新添、化處、將發、六十里、距河尙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將發、衙相對爲思騰河、係應寨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築平地方、於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築平又四十里、聲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物物、各懷出谷之思、臣久任、延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爲總兵、不惟人地相氣、劉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一、設建衙、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

據衆讎、必須分建衙所、責成行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盤錯激窺伺之漸、備備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織金臥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遁等酋、皆由此出犯、臣於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架底、五哨以環之、由使鐵旗、迤北、興平、新添、化處、將發、六十里、距河尙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將發、衙相對爲思騰河、係應寨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築平地方、於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築平又四十里、聲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將勞苦十年無不物物、各懷出谷之思、臣久任、延煩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爲總兵、不惟人地相氣、劉然一開、此亦鼓舞責成之大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具列於左、一、設建衙、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

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皇上俱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頹陋、其二衛應設經歷各一員、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已臣已行各將俱革創一署、合收吏部選授、以上各款俱因陋就簡、草立規制、臣疎庸闇陋、多有荒昧、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奏明旨、容臣遵奉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陳黔蜀連界扼要情形疏　嘉靖四年

朱變元

臣謹奏、竊照黔之遵西四衛、曰播州、曰赤水、曰烏撒、曰永寧、永寧衛與蜀之永寧宣撫司連界、犬牙相錯、向來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卉紳士民、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箐峒、或被掠賣、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寧稍遏、集流離、還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鴻日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寧與生全之計、頗此衛爲黔、蜀咽喉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構釁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祖制以清界限、酌近勢以定規畫、俾協於情而當於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暗、謬列五款於左、統冀聖裁、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永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爲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梗法生事、議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居、今黔、蜀紛紜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孑遺、多有不保生命者、近閱邸報、吏部已題有永赤同知蔣之芳、合資成本官到衙、臣移會蜀中撫臣委府佐一員、查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爲準、喚集父老、將街地逐一踏勘、某爲黔、某爲蜀、某爲宣撫司、各查出原此周圍丈尺、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服矣、一、蜀鎮駐劄、蜀之幅員最廣、設立總鎮、原撫定所、惟地方用兵、隨處屯兵劄駐、如松潘、越雋、遵義、建武皆有舊駐衙署、今奢賊既殲、水西就撫、西則普市、墜尼、赤水、南則瀘衛、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反在腹裏、查此衛係黔省按臣出巡察考、與提學道臣考試駐劄之所、今此殄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衛士民、會不得聚處而託足焉、夫以全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鎮於黔衛、查自永寧至瀘衛五十里、由瀘衛至建武九十里、相距頗近、論形勢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爲要害、舊有衛署、亟宜移駐、即不然、則瀘州之軍衛士民、會不得聚處而託足焉、夫以全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鎮於黔衛、查自永寧至瀘衛五十里、由瀘衛至建武九十里、相距頗近、論形勢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爲要害、舊有衛署、亟宜移駐、即不然、則瀘州衛、或城外宣撫司衙基、皆可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應彈壓明白、而流移獲返、此似不待再計者也、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衛原設遵、播參將一員、統束衛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爲川貴參將兩員、交輪、除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撥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反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爲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防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一、四川敘、馬、瀘道駐劄、蓋四川之有敘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彈防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東川四土府、責任甚重、守道已駐敘府、巡道已駐瀘州、獨敘瀘兵備、向駐長寧縣、今復移駐敘城、相距建武、永寧、爲期五六日、最爲不便、蠻著永寧宣撫司、棄爲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兩土內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敘瀘道署、移入蜀之寧衛宣撫衙基之內、其於建武、瀘衛、相距不遠、既便防兵蒐乘、兼可鎮夷

消萌、似爲妥便、夫總鎮則議移、而兵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清嚴、隨從稀少、軍民咸有依藏、彼此自可相安也、一、宣撫司內外四里、背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逃走時、臣未經履敵、審據降目并蜀人習面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溪、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阻、惟古藺州、稍有腴土、俱係各目分管、奢賊責令輪當驛馬、蜀人曾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賜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參撥衆議謂有三善、潛離巢穴、人自爲守、一也、兵部遵奉明旨、賞格頗侈、借士酬功、不如劣管、二也、效忠者、即給士授官、俾諸夷各把日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乾象仗義解圍、擒斬魯仲賢、近甚至賊當陣樹其妻子而不顧、羅京周殺逆寅於險劄、胡汝高先赴義於成都、又畢應台、鄢介、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仝等聽劉養虺之招、仗義擒兇、共出死力、皆懸日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川撫臣張論移會疏稟、深譯熟算、欲建長官司、俾仝世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首事、不得不述其概、至於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其處分、不必以臣議爲據也、以上各款、統祈敕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行臣併四川撫按二臣、遵奉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獨錢糧疏　嘉靖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百姓之所苦者、在催徵、而州縣之所苦者、在彈射、在有司顧此失彼、勢必挖新以補舊、在百姓暮四朝三、何如獨徵而完新、試查照舊册、未完之數、直截盡獨、布告海內、曰戶部天啓六七年、舊餉未完、俱照恩詔、槩置勿問、使百姓曉然於金石之令、而有司亦不致前後瞻顧、爲猾胥所愚、則蠲獨一日、蠲得一日之休息矣、抑臣因是而並有請於六七兩年新餉之雜項也、夫臣與同官右侍郎周士樸題、爲徵收入考成催督矣、疏墨尚鮮、臣豈忘此、惟是天啓六七兩年省直雜項、臣部徒虛執其籍、至崇禎二年、各地方始認有定額、今欲以新定之額、懸索未認之項、於三四年前、無論有司、實應且惜、而催者自催、逋者自逋、其何以信功令、且雜項最多者、惟抽扣一項、而抽扣實在舊餉之中、今舊餉既獨、則不得不併獨雜項也、否則我欲帶完六七年之二分、而彼將割三四年之二分以應、那東補西、名完實欠、況乎完催逋者之寥寥也、臣竊憶年來搜括之煩、沃土亦鮮遺力、參罰之頻、循吏幾無完膚、凡可爲督逋計者、臣部不斷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撥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反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爲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防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一、四川敘、馬、瀘道駐劄、蓋四川之有敘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彈防兵防、保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東川四土府、責任甚重、守道已駐敘府、巡道已駐瀘州、獨敘瀘兵備、向駐長寧縣、今復移駐敘城、相距建武、永寧、爲期五六日、最爲不便、蠻著永寧宣撫司、棄爲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兩土內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敘瀘道署、移入蜀之寧衛宣撫衙基之內、其於建武、瀘衛、相距不遠、既便防兵蒐乘、兼可鎮夷

明臣奏議卷四十

請勿用小人疏　萬曆五年

黃道周

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祇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聖賢才不遽得。慾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于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違獻。曲糾苛細。治朝宁者。以恬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弊勘。則爲藤絡年。一意不問而株連四起。陛下欲雅頌紀綱。斥振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搢紳。陛下欲馴弊防奸。慾一旨百諸臣用之以借題售隙。故誑陛下者。必不在拘肆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請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鐵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器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撮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衮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知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逸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倒頒。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

遵旨具陳疏　萬曆五年

黃道周

臣竊見邇年諸臣所自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蹤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蹤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遵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搢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鮹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豢士。則所豢者、必猶駔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非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媚之。則小人之媚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者也。

疏入。帝益不懌。斥爲民。

三大可惜四大可憂疏　萬曆五年

黃道周

臣竊惟當事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舜文整斷之術。倚皇上綜覈而騁其誣遁揆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競尙刑名。清明之躬。寖成褊挫。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鬬智之捷徑。可惜一。陣崩大僕。慙魂於回奏。罷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遂使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旅鉤較之能事。可惜二廟堂不以人心爲凝。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蹇見互觝。議論滋撓。遂使勳撫等於築舍。用舍有若舉棋。以與郭啓聖之歲時。爲即剪從昧之舉動。可惜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與楊鎬異辭。潔己愛民之余大成與孫元化非謀。甚至一言一事之偶誤。執訊隨之。遂使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疑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斥。指佞爲賢之章。目爲奸黨。不惟不用其言。幷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喑默求容。是非共蔽。二可疑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著中使一遣。安自脅大。羣僚趨走。惟恐後時。皇上以近臣可倚而不知倖賢已開。以操縱惟吾。而不知屈辱士大夫已甚。遂使阿諛成風。羞惡蠭起。三可疑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之吏部。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家臣洪舉同邑朋比。惟異己之翦除。揭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蜘蹏大柄。秖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借題逼逐。而薦劄遂作妥貼。欺莫大於此矣。揆莫專於此矣。黨莫固於此矣。遂使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疑也。疏入。帝詰其別有指使。貴使陳狀。允誠列上閔洪學、溫體仁徇私朋比等事。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而洪學亦旋罷去。

痛憤時艱疏　崇禎九年

劉宗周

兩年恩詔內。應赦宥。餉照數蠲免。併六七兩年新餉內。縣舉未認雜項。照數停徵。庶省直得一意完新。而亦用以蘇息災黎矣。

疏入。得旨。這天啓六七兩年各省直未完舊餉并雜項銀兩。依議照數蠲免。以示朝廷軫恤窮黎至意。其有已徵及起解的。仍著該部明報。部收有乘機隱匿者。定行重治。

臣竊惟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納多未得要領者。首爲意於邊功。而罪督邊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漏脯已已之役。誅國無良。朝廷始有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眷顧。傲使也。而以賊戎何以爲德哉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盜司也。而以莫須有之辭誅。於近侍。顧心寄於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廠衛司護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陛之等爽。人人救過不給。而諂諛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猶厭。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制在錢穀。而宦愈貪。吏愈橫。賦愈逋。破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繡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墮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惴。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廢於督撫。朝廷勤限征勦。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驅聖夏。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直。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懟坐辱。使朝寧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鑒古之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變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而日尋恩怨。國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萬姓仇窮。陛下治尚精明。彼則泥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帶仁竹無未雨綢繆。兩地龍且暮且陷。體仁冒寵冒嫉。中外解體。因之此謂得罪於封疆。體仁子見屏於復社諸生。慕人糾彈。株連不已。且七年又議裁茂才。變豪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祇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心性。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爲不足畏。毋以人言爲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大敕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矣。

疏入。帝怒。除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能。

劾温體仁疏崇禎九年　劉宗周

臣竊惟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遣張諮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遁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寢疎。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隘。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數人。不聞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欺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乘萬當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且七年又議裁茂才。變豪三百年取士之經。一旦壞於體仁之手。此謂得罪於聖賢。同生天地。誰無本心。體仁自有肺腸。偏欲殘害忠良。祇今文武臣僚、幾數百人。駢首囹圄。天良盡喪。此謂得罪於心性。夫人主之辨奸在明。而人主之去奸在斷。伏願陛下大施明斷。速去體仁。毋以天變爲不足畏。毋以人言爲不足恤。毋以羣小之逢迎爲必可任。毋以一己之精明爲必可恃。大敕天下。除苛政。庶倒懸可解。太平可致矣。

疏入。帝怒。除名下吏按治。踰月。體仁亦能。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崇禎九年　陳子壯

臣竊惟輔臣錢士升引咎求退。遽舉回籍之論。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疑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疑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佔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祿。寵辱雖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驅率愴惶。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邊於右武。穿札與撮。旅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賢牛買馬。繼續齊力。徒使強寇混跡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緻文。免冑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敢數萬路用之金錢。毀閒之舉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疑騙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歎歎。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音變變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緘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舊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賊心志而矯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

諫温體仁六大罪疏崇禎九年　傅朝佑

臣竊惟陛下當邊警時。特簡體仁入閣。體仁乃不以流事君。而務刑名。寵陛下意在振作。彼則借以快恩仇。寵陛下治尚精明。彼則泥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帶仁竹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變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而日尋恩怨。國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萬姓仇窮。陛下治尚精明。彼則泥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帶仁竹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變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而日尋恩怨。國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萬姓仇窮。陛下治尚精明。彼則泥以張威福。此謂得罪於天子。鳳陽、昌平、鍾靈之地。帶仁竹無未雨綢繆。兩地失守。陵寢震驚。此謂得罪於祖宗。變理職在三公。體仁爲相。日月交蝕。星辰失行。風霾迭見。四方告災。歲比不登。地震河決。城陷井枯。曾莫之懲。而日尋恩怨。國報睚眦。此謂得罪於天地。強敵內逼。大盜四起。萬姓仇窮。

諫令錢士升回籍疏崇禎九年　陳子壯亦能。

論附選　陳子壯

臣竊惟輔臣錢士升引咎求退。遽舉回籍之論。夫人臣所以不肯言者。其源在不肯去耳。輔臣肯言肯去。臣實榮之。獨不能不爲朝廷惜。此一舉也。疑以非法導主上。其端一開。大亂將至。輔臣疑心如焚。忽奉改擬之命。遂爾執奏。皇上方嘉許不暇。顧以爲疑君要譽耶。人臣無故疑其君。非忠也。乃謂吾君萬舉萬當者。第容悅之借名。必非忠。人臣佔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尸位保祿。寵辱雖鮮恥。亦必非國家利。況今天下疑皇上者不少矣。將驅率愴惶。尚方不靈。億萬民命。徒供武夫貪冒。則或疑邊於右武。穿札與撮。旅課非是者。弗錄。人見賢牛買馬。繼續齊力。徒使強寇混跡於道途。父兄莫必其子弟。則或疑緩於緻文。免冑之說行。上意在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敢數萬路用之金錢。毀閒之舉煩。上意在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幾禁加等之紛亂。其君子疑騙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歎歎。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發憤耳。而音變變以去。恐後之大臣。無復有敢言者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緘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癡。舊則挺身招搖。敗則潛形遁竄。賊心志而矯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

事尙忽言哉。祈皇上以遠大宅心。以愼靜率德。責大臣嚴遵之義。作官箴儆之風。寤獻可替否。毋辜口聖明獨斷。掃聖主之讒神。寧進體退讓。毋稽口君恩未酬。飾引身之諂瀆。臣愚不勝惓惓。疏入。帝震怒。而詰再三。罪且不測。諸大臣力救。乃命繫於流。尋削籍去。

撫賊未可輕信疏 是歲十一年

范景文

臣謹疏。據賊方清止司案呈。本部於七月內迭接塘報稱。流賊八大王於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督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隨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勛互用。須防意外。毋墮彀中。併咨江楚風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臣查得流寇跳踉中原。十載於茲矣。皇上設意蕩平。以捷代之柄。屬於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擒陷鄖清。洗面空之非令一撫衆彼包羞。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如。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撫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爲真切輸誠。終無異志。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黨。貿劍賈刀。安意耕耘。即使隨營效力。亦宜卷甲韜戈。解胸副道。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於地。奔貨於商。據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即別有窺馭。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毅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倘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飢寒之徒。易於響應。決裂譎張。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遙飭沿江。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僞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舶。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爲楫防乎。伏乞皇上嚴飭臣。既任撫勦。何以勦之不力。旣任撫。何以撫之有終。牧局於已焚。弭患於未著。專使臣言之太過。臘事尙亦有利焉。則用舍之間。可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梅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挽。以昭直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爲輔臣地。以有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附會邀名。玩視厥旨。摭拾合詞。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

奸回誤國請正憲典疏 是歲十五年

馬嘉植

臣謹奏。臣敷對曰。指常事以封疆爲兒戲。蓋斥中樞陳新甲也。新甲罪狀。長安道上三尺童子。莫不唾罵。何用白簡。臣猶正告其罪。彰明國法。以垂戒天下萬世之爲司馬者。祖宗三尺法。以治天下者也。苟功罪不明。賞罰不當。雖有熊羆之衆。百萬之師。安所用之。新甲亦有血氣心知。豈全不知兵。慴不得已而用之心。輔臣自起家筦榷。以及乘軺。封事屢上。類以終制爲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逡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簸廷諍。不憚再三。以致仰干宸嚴。卒

無逭誅。或謂輔臣背日寧情。倘可寬金革以爲言。至於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羣議成。伏主聖臣省。於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蓋惜材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決垂世。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朝廷並行不悖。孰敢非服。乃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楷降二級調別衙門矣。林閣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倶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大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疑過計。蓋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鍾孕。鑪不常鎚。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踢。卽今以草士棘人。從鼎元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擢北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其推頓。梟遂嗟抱蓼。此臣等所爲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佐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爲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分。在皇上不遽聊示創懲。以神磨厲。第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脈茸成風。毀方干進。亦豈國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欲以安輔臣之心而得其用耳。臣等以爲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輔臣淹貫古今。倣以發傑自負。亦知夫達清議。擢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卽昨逸疏剖心。欲明孺慕於天下。平臺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皇上若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於彥博。則今日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清風頑懦。識洞人天。忠義深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迴。鳳鳴梧岡。一時稱爲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爲時棟。曾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內咸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於顯。然漢廷稱戇者莫如汲黯。而淮南疑謀。卒賴其戇。如公孫弘、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梅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挽。以昭直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爲輔臣地。以有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該部知道。

議恤監存人材可惜疏 是歲十一年

范景文

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日懷慚悚。惟於邸報中仰見皇上銓補化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猶熾。不能即殲一人之忝。頃者枚卜之衆。廣咨博訪。至下霽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愼也。而兵部尙書楊嗣昌忽從墨縗。首膺白麻。想因絵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巖疆。曉暢邊情。必能雪恥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亮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輔臣自起家筦榷。以及乘軺。封事屢上。類以終制爲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消愼人言。已別有術。可立於不敗。見前此爲宗社之罪人。犯千古之清議者。伊何人哉。生前俾免兩觀之誅。沒後猶蒙殊等之錫者。伊何人哉。天下事不過如斯耳。衣鉢授受。則燈火遙相照也。寧負公家。不敢負

私室。此新甲敗壞封盤張本也。至撫鎮求成。損威辱國。俟事久論定。另結一重大公案。臣低頭研究封疆失事論之新甲淪陷潛封一罪。剿宗金鑛地尺寸不可與人。今拱手棄去。一罪。叛帥愛子。誘送境。一罪。以松杏爲孤注。坐視不救。一罪。其更有失策者。當革左貶伏山中。勢同簽魚。誰爲附和私人偏撫。譏發難滋蔓。一罪。數年抽練。喪於一敗。沙場白骨。波底游魂。慘淡旌旗。飲恨何極。誰爲交通授首。以致撓敗。今門庭震恐。姑息養奸。新甲之前既有新甲。新甲之後又有新甲。乾綱。彰明國憲。以存天下萬世之大法。封疆幸甚。疏入。得旨。已經有旨了。該部知道。

國勢阽危廟算未定疏　萬曆十五年

臣謹奏。竊謂治天下者。急則治標。須識目前之利害。通未有如此日之劇者也。左支右詘。自皇上御宇以來。未有如此日之窘者也。似病久之人。千瘡潰潰。百孔俱發。及早延醫。尚有補救。若仍諱疾忌醫。因循結待。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必有一錯。昔云未雨綢繆。今既雨矣。風雨飄搖。岌岌不支。安爲閑然。恬不知怪。羣臣坐視成敗於下。皇上獨處孤危於上。此眞可憂可懼者且已。己巳、丙子、戊寅入且不久遁。耳不知丙子可痛哭。不忍言。面又不敢不言者也。敵逼門庭。而漫漫打算。須觀天下之安危。蓋內憂外懼。開闢至今。甚於己巳。戊寅甚於丙子。至今而益難。試觀天下大勢。何如乎。海內騷動。望屋而食。揭竿以起。所在靡爛。民之思亂者十室而九。萬一此乘其虛。彼乘其敝。轉瞬之間。措手不及。天下事未知終始。皇上宜召見廷臣。一切兵馬錢糧等衙門。逐一條對。不厭反覆。毋俾游移。以臣愚見。關門固急。尤當通盤打算。加各口不宜防衛突乎。津門登萊不宜防游兵以援海上乎。津運不疑資敵糧乎。臨德不宜設重鎖乎。閻潛有督催矣。至於水陸、不防張頤以遏乎。羣盜蜂起。二東川浙豐江淮南北。勢難一旅抽調。作何應援乎。柳營精銳。太僕上駟。俱喪關外。縱還督撫。能復手搏戰。徒步擺鎗乎。叛將賀人龍等。跋扈無道。作何殲滅乎。閩賢若掩士復來。汴梁無竊據乎。瀘關上下。大河南北。與餉道運道。作何防扼乎。二東咽喉。作何掃蕩乎。留都豐鎮。益益一江。保無乘風破浪。窺睨根本乎。倉庾驟發。萬一事患叵測。作何供億乎。及今不圖。後嗟何及。兵法有云。致人而不致於人。又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徒以有用之歲月。坐消於無益之舉動。不大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謀哉。皇上見安攘無效。不得不請命於天。而臣以爲總不若急修人事。恐齎醮未撤。在內璫軍民之氣。在外增寇讎之心。片紙符籙。豈能彌侮折衝。所當早賜停撤。如果臣慮不謬。召見廷臣。求譯實著。是裁定一大機括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帝留中。

乞停遣部科催餉疏　萬曆十六年

臣謹奏。爲官省則專。能辦則勵。誰惰簡便實成之法。以有專責也。其責已專矣。又別設官以分其責。是教之卸也。以臣之議。催餉科臣既當停遣。催餉侍郎亦宜遙轄將事。夫臣部急餉。惟錢考成。考成者明乎其形勝。以規進取。汇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有專責也。其責已專矣。又別設官以分其責。是教之卸

併能。即分催司屬亦可不差。蓋臣以爲節用愛人之道。莫大乎省官。遣一即多一番擾民。而究竟無加於撫按。事不辦命。仍是空懸。撫按耳。今之巡撫。所謂代天巡狩者也。撫按不能爲。誰能爲。撫按不足賴。又重足賴乎。猶望皇上特申嚴諭。使救撫按。而尤專其事於按臣。蓋撫務猶繁。按威特一員。事權一省餉務。仍以某姓名上聞。使推官漸漸帶有天威監臨其上。即於地方無所擾怖。皇上以錢糧爲第一義。考核按臣。而推官能否。與誠僞行取否者論罰有差。凡爲此者。誠以皇上天語。必愈於餉臣之雜按臣必愈於行省給諫。推官必愈於開局分司。此臣所謂省官則專者也。州縣多有完徵解司。而被部參重罰者。此由藩司不爲即解。或那移他用。罰州縣。以致羣論不服。勞吏灰心。今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臣部於文到之日。即於本官名下註完考優。立移吏部紀錄。先經降罰者。立與開復。凡收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罰藩司。持之斷斷。如此則賞罰明而人無異王之制天下。貴乎術簡而法信。當民窮愁苦之時。補愈貴簡。然而行法不至於錢糧起解。職屬藩司。往者或委任非人。部無由知。惟有參嘱職。臣所謂能辦則勵者也。帝信。則簡適所以募慢。臣所謂速

朝臣。地方即多一番供億。小民比於古之大國諸侯。而巡方撫。朝遣既停。撫按自無所推卸。然重。宜併令按臣。選委兼幹推官。夫推官者州縣所憚也。而自治一員。事權一省餉務。仍以某姓名上聞。使推官漸漸帶有天威監臨其上。臣部亦得而問之。誠撫慰欠。即舌而巡撫必愈於客卿之侍郎。至於錢糧起解。職屬藩司。往者信。則簡適所以募慢。臣所謂速

馬嘉植

勤馬十英疏　萬曆十七年

臣竊思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於是李沾修言定策。挑激延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朝端。譯然聚訟。而羣陰且翻翻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焰可以然灰。覓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關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問河北之事。立國之本計已棟。何以言匡撫之略。高傑一逃將也。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助翼也。褒棋淘淘爲逆雛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以來。皆勳臣爲政。操賦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虛九德之命。則士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城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機。出士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淮而北。厭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掎角。京營提督。獨斷疲之。書之史冊。爲今日第一美政矣。

劉宗周

陳時政疏　萬曆十七年

臣竊惟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控豫州。西顧荊襄。而南去金陵

劉宗周

倪元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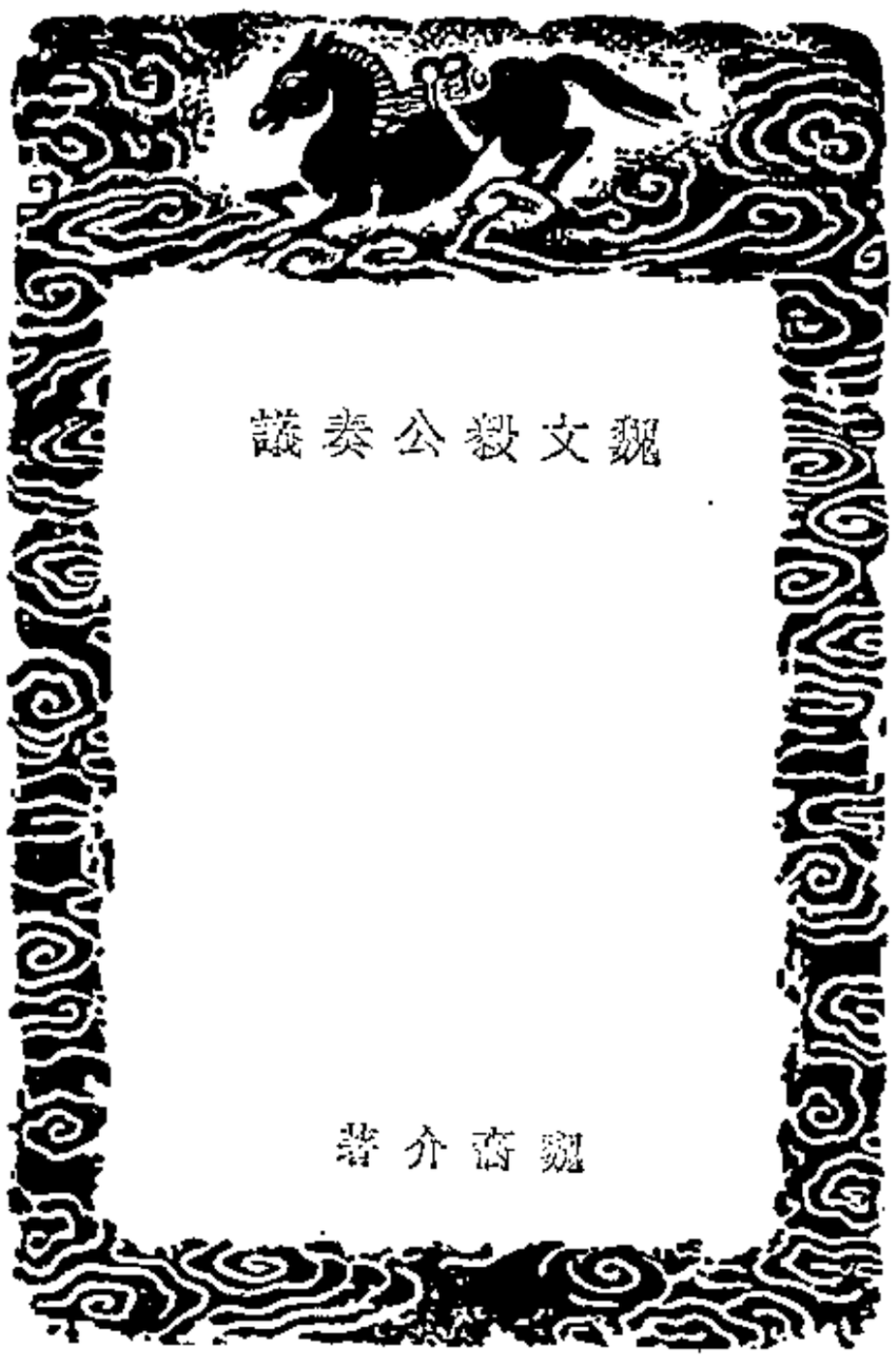
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悉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攀轅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人。恃湖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將賞以鼓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爵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俸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返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所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訛言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者也。

疏入。福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陳五事疏　劉宗周

臣竊惟今日時勢。敗陳五事。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士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庭。金吾滿座。破碗破甌矣。諛夫昌言路塞。宮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乘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衛。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職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掣肘。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智。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使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衆人。私交重。若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錮面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尚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氣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繇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過方。借放德以蝙蝠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廠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聖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無以外靈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又日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推加旅揣。征當一二菩薩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靈而釀內孽也。

疏入。福王優詔報聞。



天啓之季作亂海上已三十年我之水師無多若揚帆大海以擣其巢非所素練惟於沿海要地增兵築堡使賊船不得泊岸搶掠俟其疲於遠涉坐而受困然後招其攜貳散其黨與海患可以漸平又請定教官每年考察之例令學政刊布明倫薛瑄王守仁等講學語書以培其才並下部議行十四年二月擢左都御史四月因欽天監推算次月日月交食裔介上疏請廣言路停緩工量寬州縣催科考成速清恩赦應釋滯獄減調移之兵節供應之費上嘉其奏下部詳議行七月同左副都御史能圖等疏請更定世職襲例上以所奏似有受賕徇私情事召集詰問下部論罪能圖借議變亂成例革世職裔介坐附和應革職詔從寬留任尋遇恩詔復職十六年諭獎勤勞素著諸臣加裔介太子太保十七年二月裔介以京察自陳得旨御史巡方屢以貪黷敗檢劾裔介爲臺臣長官未據實糾參殊負委任削去太子太保並所加一級仍舊供職會陝西巡撫張自德爲給事中孫光祀因劾裔介曾以逃岷道劉澍致託肖德故稔知自德貪婪不敢糾劾詔裔介回奏裔介言不劾自德由朋見不廣劉澍赴任時曾與自德書言當教誨之勉作循吏上以裔介既吐眞情予免議五月疏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和諸罪詔正宗克鞏回奏未得實下法司勘鞫並革裔介職與質訊正宗獲罪錯沒入官克鞏革職留任裔介復原官時因雲南逼建用兵裔介疏請救部綜計軍需是用即停止加派直省州縣錢糧得旨除已派外其未派者並行停止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雲南平裔介疏言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數萬及督提兩標綠旗兵則滿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之邊關不以滿洲兵鎮守要地倘或寇生心恐鞭長不及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調襄乃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即撤回京師有事再發其事裔介復請移駐武昌之湖廣總督於荆州部議從之二年邊吏部尚書三年擢內祕書院大學士六年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總裁官遇恩詔加一級九年充會試正考官是年四月內院承旨會同吏禮二部選新進士六十人試以文字分擬上中下三等入奏上親定二十七人爲庶吉士御史李之芳疏劾裔介先以閱擬上卷之二十四名私令家人通信招搖納賄並劾裔介於其兄魏裔鑛任運使收贖擅自更改令統轄知府前此遇恩詔予陸時裔介候缺未補乃以其子魏嘉蒙混得廕又劾裔介與班布爾善比匪相倚引用私人爲實錄館纂修提調越格優敍班布爾善者以黨黲拜伏誅之大學士也詔裔介回奏裔介言閱卷非臣一人通信納賄有何證據臣兄魏裔鑛任運使赦書未經閱看廕子由吏部題明恩准皆有案可稽至謂臣與班布爾善比匪則前此同在內院遇事輒相爭論以黨拜之勢焰臣足迹不登其門況班布爾善與臣同官豈肯比匪之芳所指越格優敍私人揣誣皆屬無據由臣服官以來彈劾無所避忌如劉正宗黨類切齒於臣若十年於茲之芳係正宗同鄉舊其報復之謀難逃聖明洞鑒因請賜罷斥歸田疏入下吏部會質裔介一一辯釋之芳爭執不已言劉正宗居安邱我居武定非親非故彼獲罪身死已久謂我爲之報復爾是大學士能令朝中在隸人爲彌報復耶伏讀世祖章皇帝諭旨嚴戒被論之人反脣讒訐爾何敢悖旨於是裔介自引咎部議魏嘉廕生雖非蒙混但候補官無得廕之例應

本傳

魏裔介直隸柏鄉人順治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五年二月疏請舉行經筵日講以匡治本得旨報聞是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六年轉吏科給事中丁母憂歸九年補原官疏請時御正殿受百官朝賀及令部院科道等官面奏政事又言各州縣間遇災荒既經報部其例得蠲緩錢糧即與停征以杜吏胥欺隱並就各州縣所有積穀及存貯之銀先行賑貸疏並下所司議行先是江南既定明兵部尚書張縉彥赴招撫大學士洪承疇軍前投誠至是河南巡撫吳景道援恩詔薦舉部議予錄用裔介疏言縉彥在明朝身任中樞偵流賊李自成逼北京匿不以報有虛杞實似道之奸而庸劣過之若復列朝班恐貽羞士類乞敕部檄棄以協輿論疏下部察議以事在赦前予外用十一年裔介遷兵科都給事中疏劾勦撫湖南將軍績順公沈永忠當流賊孫可望犯辰州時擁兵坐視不救致總兵官徐勇、辰常道劉昇祚等守城力竭戰死乞賜罷斥以懲庸懦疏下所司察議永忠能任削爵十二年疏劾福建提督楊名高縱勦惹玩致漳州郡邑爲海賊鄭成功論陷名高坐罷任是年遷太常寺少卿尋擢左副都御史十三年疏劾大學士陳之遴心術不端營私植黨之遴旋奉詔解任發遼陽閒住時孫可望盤踞貴州鄭成功踞張海島裔介疏言孫賊借峒蠻爲助而峒蠻之甘爲所用弗歸順我朝者因欲收其循有之效印也宜命在事諸臣加意招徠給以新敕印其舊者聽其存留俟向化有年再籌收繳則歸順者多助賊者少至鄭賊自明

魏文毅公奏議目錄

卷一

崇講學以宏聖德疏
裁冗員以蘇民困疏
畿輔應治蠲荒之實惠疏
請行召對以求救時之實政疏
查解宣晉州縣疏
請勤親朝疏
請褒錄幽忠疏
請急行蠲賑以恤災黎疏
請定科員陞轉畫一之規疏
敬陳條議疏
敬陳切要之議疏
請定直隸條鞭奏銷之規疏

卷二

用人宜別賢否疏乘滯疏
請頒御製諸書疏
急廟算以紓民力疏
督臣汛地宜定疏
郡守宜於久任疏
除弊政以清銓選疏
請立限旭授荒土以重農功疏
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請實圖修省以弭天變疏
敬陳軍政大政疏

革去之芳所劾事涉有因係言官應免議尚介於本旨回奏原款外牽引已結案之劉正宗等殊屬不合應倒加級罰俸一年得旨魏尚介前級罰俸俱覓免徒勤慎供職前脫宥過之意明年正月以老疾乞休得旨卿才品優長節任機務正資贊理覽奏思病情剴切准解任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十一年實錄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四月卒賜祭葬如例雍正十年入祠賢良祠所著有敬濟堂集及希賢錄諸書乾隆元年上念尚介與尚書湯斌等未邀易名之典追諡諡曰文毅

魏文毅公奏議　目錄

備陳進取聽行事宜疏
請法天以行仁政疏
實舉劾以重銓政疏
潘臬之職掌宜明疏
清兵部吏胥之弊以蒯驛遞疏
酌裁衛所丁田以歸州縣疏
遴論敬陳條議疏
條議朝覲考察之例疏
請發賑以救楚災疏

卷三

陳請撫勦兼施以安民生疏
再陳末議疏
請停東省察荒之差疏
特簡平海事宜疏
嚴禁外官宴會饋遺疏
請行發憑之例疏
行保甲以殷防範疏
請設漢倉都御史疏
敬陳攻勦良策以靖海氛疏
據實條奏疏
請復八旗之科目疏
詳陳救荒之政疏
求交泰之實政以培國脈疏
計兵食以恤民力疏
請駐兵荆襄以防要害疏
科舉議
踏勘蝗災議
墾田增丘議
撫卹新命難安疏
奏爲恭謝天恩疏

魏文毅公奏議　目錄

魏文毅公奏議卷一

清　柏鄉魏裔介著

崇講學以宏聖德疏

臣竊歷覽竹册，自古賢聖之主，未有不汲汲以學爲尚者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傅說之於武丁，諄諄勉勉，是以刑措悉默，致商周數百年磐石之業。即後開創草昧，多以馬上得天下，然天委首出，往往從楠風沐雨中語及詩書，自造廬偕著時養成學問，由是觀之，君德清明，君身強固，誠萬世久安長治之根本矣。今皇天憫生民久困水火，篤生我皇上，應運開闢，掃除凶殘，德施方外，延及羣生。臣竊於班行俯伏中，仰瞻天表，翫舉手加額曰：太平天子也，乃值此春元始和，百度維新，未聞與二三大臣，諮訪講學之議，竊恐年歲既盛，則嗜欲日開，嗜欲既開，則聰明日淆，雖神明生知之聖，非過慮下人比之日出之光，與壯而勞力者，勞逸相倍蓰也。前此元年諸臣言及此者，猶可曰有待而行，今御極五載，內外遐邇，引領翹望，寸陰可惜，所謂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況衆詞林思輔臣黃髮皤皤，咸有堯舜其君之願，傾葵向日，不占而孚，仰乞皇上上念之恩，立召大臣商推擇日施行，誠宗社無疆之休矣。

裁冗員以蘇民困疏

臣以幾兩豎儒，明沐聖恩，讀書中祕，再歲高厚，拔置誥垣，思竭犬馬之忱，以報君父，則言責之外，無官守也。竊聞古人之言曰：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繼大亂之後者，務在指煩滌苛，與百姓休息而已。伏覩我皇上御極以來，能究兵沐冗員，明李弊政，革除殆盡，然求之今日，尚有無益於民，立應裁汰者，則崇禎末年添設之兵備是也。前代創制設官，皆非無因，撫鎮布按互相綱維，即於要害之處，設立兵備，其體統尚狎，其控馭嚴，自添設之後，往往一府之中，有二監司，一切官俸廨廚，衙舍兵吏，諸費不貲，動至一二萬金，總屬加派百姓之供給啾啾，有司之奔走僕僕，乃衙益而論，州縣多事，更有甚於昔年未設之先者，是則地方之安與不安，不在道臣之多與不多也。仰乞收下該部，查照舊例，凡崇禎末年添設兵備，盡行裁革，歸併當年額設衙門，歲省數十萬金錢，以還赤子，其於休息百姓之術，未必無小補也。

幾輔應沾蠲荒之實惠疏

臣竊惟民心國家之本也，幾輔又四方之本，欲厚國家者，先自厚民心始，欲厚四方之民心者，先自幾輔之民心始。燕趙之民，首先歸命，椎牛裹糧，佐我興朝，大兵戡定天下，此漢高之關中，而光武之河內也。其宜撫恤生全，應不後於他省矣，今則不然，同一荒地，且經滿洲勦過，戶部覆過，奉有免荒及開墾二年後納糧之旨，乃各省俱蒙恩，惟畿輔是蕆，臣竊不能解也。皇上登極恩詔內云：地畝錢糧，俱照前朝會計錄原額，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畝徹底解，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召募等項，悉行蠲免，其大兵經過地方，仍免正糧一半，歸順地方，不係大兵經過者，免三分之一，就今年一年正額通算，以臣縣眞定府柏鄉九卿等各衙門，從長計議，業奉明旨會議具奏矣，在諸大臣公忠慢悌，必有老成卓識，上爲國而下爲民，但臣於此，不能無屭屭過慮也。往昔墨勒根王之時，隘塞逃人，其法甚嚴，凡有犯者，家長坐斬，閒時天下翼然，喪其樂生之心，盜賊蜂起，遂成燎原之勢，後因言官陳說，始寬其禁，定爲責成州縣之條，法至善也。今宜嚴行申飭，責令州縣，每季每月清查各地保，取具甘結，有無隱匿東人，供狀在案，撫飾者治罪，境內逃人，該州縣查解，多者撫按紀獎，若不能查解，而經他人發覺者，罰俸，其最多者降處，務期法在必行，則有司自知懲戒，如謂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無知赤子，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干天和，則治亂安危，從此攸分，此豈詩常政事，小小得失而已哉。夫近復逃匿紛紛，蔓延甚少者良以前令久懸，有司視爲文具，今宜嚴行申飭，責令州縣，每季每月清查各皇上天子也，百姓皆皇上之子也，天爲斯民，而眷皇上，皇上體天之眷，而撫斯民，臣常讀皇上之言曰：朕心以愛民爲主，斯言也，眞大禹泣辜，成湯解網之心也，在各固山亦宜仰體聖意，御下以恩，撫下以義，則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報恩之心，而紛紛逃匿，若鳥獸奔竄之不暇，胡爲也，臣知皇上德並堯舜，諸臣長慮還願，必有確議，不蹈弊政，然而臣先爲此言者，誠以國家元氣，小民休戚，所關至大，故不忍緘口，妄陳藝菲，若成議既定，言之亦無及矣。

請勤覲朝疏

臣聞聖君御世，必圖長治久安，貞士陳言，要在防危慮患，蓋梅風沐雨，驅騙於百戰之間，則創業實難，保泰履亨，經營夫萬年之策，則守成不易，是以古之帝王，慄慄殷殷，舟之喻，兢兢取索之憂，誠恐驕惰之易生，而宴安之爲害也，伏覩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海內外罔不照臨，可謂創業而兼守成，亙古以來，帝王之盛，未之有也，自昨歲親政，仁義涵澤，徧浹八垓，詔令溫和，光溢四表，然而綱紀法度，尚當修明，禮樂政刑，實多缺失，欲以立一代之宏規，昭子孫之法守，臣未見其久而無弊也，方今發輔多失業之民，吳越有水潦之患，山左之萑苻猶熾，畿輔因以燎原，江右之叛將甫擒，蜀中忽而豕突，又若巴蜀遊魂，湖湘逆孽，孰非勞聖主宵旰者，臣以爲此不足盧也，所慮者，上下之情未

通，滿漢之氣中隔，大臣固蔽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綱紀日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瘝而不張，以鳴得意，惟我皇上獨立於上，日夜焦心勞思，不得與天下生民，共享一日太平之樂也，臣竊憂之，昨者撤貢參之役，正末羅紅之罪，傳諭滿漢官員，同寅協恭，勿得彼此偏向，遠近歡呼，茲又特奉上傳，痛念生民之不得已，博求除弊興利長策，自非天縱如神，烏能洞見萬里如此，臣雖至愚，結草有心，不忍不言而負陛下也，竊以爲督撫鎮按不得其人，有司朘削魚肉，民難自存，蠲免賦稅，有名無實，此皆蠹民爲盜之由，我皇上亦既知之稔矣，即謂此數者，不足盡天下之務，然更絃易轍，盡反其平日所爲，尚足以致太平而無難，要此數事，非精心熟盧，未有能得其要領者，臣請皇上自今以後，凡逐五朝一切用人行政，虛心諮訪滿漢羣臣，部院科道等官，得一體面奏，可否仍令史官記注，如是則所補救者，非一人一事，所裨精者，非一朝一夕也，上下交而治乃可圖矣。

查解宜責州縣疏

臣昨見兵部一本爲申飭查解逃人，以專責成事，內云：各旗所報逃人，幾無虛日，而獲者甚少，請敕院部九卿等各衙門，從長計議，業奉明旨會議具奏矣，在諸大臣公忠慢悌，必有老成卓識，上爲國而下爲民，但臣於此，不能無屭屭過慮也，往昔墨勒根王之時，隘塞逃人，其法甚嚴，凡有犯者，家長坐斬，閒時天下翼然，喪其樂生之心，盜賊蜂起，遂成燎原之勢，後因言官陳說，始寬其禁，定爲責成州縣之條，法至善也。今宜嚴行申飭，責令州縣，每季每月清查各地保，取具甘結，有無隱匿東人，供狀在案，撫飾者治罪，境內逃人，該州縣查解，多者撫按紀獎，若不能查解，而經他人發覺者，罰俸，其最多者降處，務期法在必行，則有司自知懲戒，如謂舍此之外，別有峻法，竊恐無知赤子，陷於刑戮，下拂人心，上干天和，則治亂安危，從此攸分，此豈詩常政事，小小得失而已哉，夫近復逃匿紛紛，蔓延甚少者，良以前令久懸，有司視爲文具，今宜嚴行申飭，責令州縣，每季每月清查各皇上天子也，百姓皆皇上之子也，天爲斯民，而眷皇上，皇上體天之眷，而撫斯民，臣常讀皇上之言曰：朕心以愛民爲主，斯言也，眞大禹泣辜，成湯解網之心也，在各固山亦宜仰體聖意，御下以恩，撫下以義，則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報恩之心，而紛紛逃匿，若鳥獸奔竄之不暇，胡爲也，臣知皇上德並堯舜，諸臣長慮還願，必有確議，不蹈弊政，然而臣先爲此言者，誠以國家元氣，小民休戚，所關至大，故不忍緘口，妄陳藝菲，若成議既定，言之亦無及矣。

請勤覲朝疏

臣聞聖君御世，必圖長治久安，貞士陳言，要在防危慮患，蓋梅風沐雨，驅騙於百戰之間，則創業實難，保泰履亨，經營夫萬年之策，則守成不易，是以古之帝王，慄慄殷殷，舟之喻，兢兢取索之憂，誠恐驕惰之易生，而宴安之爲害也，伏覩皇上文武聖神，聰明睿智，海內外罔不照臨，可謂創業而兼守成，亙古以來，帝王之盛，未之有也，自昨歲親政，仁義涵澤，徧浹八垓，詔令溫和，光溢四表，然而綱紀法度，尚當修明，禮樂政刑，實多缺失，欲以立一代之宏規，昭子孫之法守，臣未見其久而無弊也，方今發輔多失業之民，吳越有水潦之患，山左之萑苻猶熾，畿輔因以燎原，江右之叛將甫擒，蜀中忽而豕突，又若巴蜀遊魂，湖湘逆孽，孰非勞聖主宵旰者，臣以爲此不足盧也，所慮者，上下之情未

於轉輸。川蜀雖下。善後之計未周。黔滇不靖。進取之方宜裕。此皆機務最要。仰煩聖慮。焦勞孰也。但高居靜攝。不如延訪臣鄰。批答詳明。何若親承顏色。臣查得舊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之朝。有外朝。有內朝。臣亦不敢謬執故例。煩瀆聖聰。惟是近五日期。御臨正殿。乞朝見羣臣。從容晉接。部院科道。本章。應面封者。面封。應面奏者。面奏。俾朝廷恩禮。交孚。容語。則大政大事。指陳風行。凡屬臣工。孰不爭自磨勵。以副皇上圖治之意。如是。而上下之情。通。交泰之運。開。君門無萬里之嗟。卜隧有金甌之固矣。

請寬錄幽忠疏

臣聞運遊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剖顙血濺。而酬解推之遇。焚身湛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樹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禮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王一帝。他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綱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明政失御。寇焰烙天。龍馭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位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尙之死於臨。竹。力疾苦戰。若卞壼之死於溝溪。然亦有仗節殉君。橫尸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擢副蔥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上帝所矜憫。聖朝所嘉歎者也。伏惟我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是綱軼前代。爲憲後昆。而昨奉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爲化導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蓋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闔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尙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丞申佳允、詞林臣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檢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監察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朱天麟、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淵。他咸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死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皇上將臣所奏。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賞之故老之見聞。或考諸同鄉之公揭。訛者去之。遺者補之。備體訪既明。即行題請。宣付史館。浩氣常留於汗青。記諸鄉賢。芳名永溯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宣力於我朝。頑懦可風。亦儀型乎來裔矣。

請急行蠲賑以恤災黎疏

臣聞朝廷之所重者。民也。民之所急者。食也。得食則生。不得食則死。荒歉之年。得數斗之粟則生。失數斗之粟則死。是以聖人御世。躬行節儉。輕徭薄賦。即不幸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民有蓄積。官有倉廩。賑救有備。賜給有方。民無流離死亡之憂。國有磐石金甌之固矣。不然。坐視民之無食而不蠲。即蠲之不得其方。民不受惠。猶未蠲也。況於議賑而無粟可賑。則三空之厄。識者甯不寒心哉。臣近讀奏章於垣中。見直

隸河南山東督撫所報水災異常。麥秋既薄爲澤國。室廬復陷於洪波。計此時半菽不飽。鶉衣百結之民。誠有鄭俠之圖難繪。而賈傅之涕應灑者。皇上愛民如子。部臣仰體聖意。業已行查。以待皇澤之沛矣。但查報動經數旬。而部覆亦需時日。有司之賢者。或能緩徵以濟其困。不肖者。必且催徵如故。及至秋冬之後。部既覆。旨既下。而民之輸納已完。剜肉醫瘡也久矣。既入者難以復出。吏胥緣之爲奸焉。保其人人沾德也。臣請勅下該部酌議。假宜一面行文撫按。凡報災地方。已經確查明白者。將被災人戶地畝分數。應蠲額數錢糧。即暫停徵。以候部覆。若部不議免。方許催徵。凋瘵之民。庶幾其稍蘇乎。然臣之此論。猶爲被災未甚者也。若被災十分極苦之處。拾地呼天。雖百方敲扑。亦無所施其能。執非國家有用之赤子。乃忍立而視其死耶。是不但當議蠲。又當議賑矣。並請救下戶部。行文撫按。從長打算。地方積穀若干。年來節省若干。城動無礙銀兩若干。過雜者有無。推殺者有旌。務期多方設法。以保選黎。則富弼請州救荒之政。不得專美於前。而聖恩天高地厚。加惠元元。可以消盜賊於未萌。培邦本於永固矣。

請定科員陞轉資一之規疏

竊照六科員缺。吏科滿漢官發吝。原係職掌規例。具在案。近因吏都缺出。戶科都給事中楊璜。其請定一之規一疏。奉聖旨。著確議具奏。吏部知道。欽此。部覆移送臣科。公同酌議。臣科查得順治四年內。吏科左給事中韓源所題六科陞轉有常之疏。奉聖旨。是都科員缺。准照資陞補。欽此。又查會典。開載。都給事中有缺。於左右給事中內。具奏陞用。又奉六科須知之書。係臣衙門規例。亦云右陞左。左陞都。明朝二百八十年間。皆以陞爲例。調者不過數人。迨我清朝。陞者三人。調者二人。亦係陞多調少。則陞之爲正例。不得不剖奏於聖明之前也。乞仰皇上敕下內院吏部。查明四年所奏陞補前旨。並會典所載都給事中陞傳來已久。非一時之議也。繪音典册。彰彰若此。非畫一之規而何。倘以偶行之調例。遂定爲畫一之規。臣恐於聖旨會典。未能相符。現今吏都缺人甚急。兩議各持。若再延時日。臣等恐蹈稽遲之咎。職掌所關。不用條例。特賜批示。畫一之規。永定。可以世世遵守矣。

敬陳條議疏

臣昨捧讀聖諭。令臣等直諫無隱。諄諄懇懇。臣跪誦之餘。喜懼交集。喜則喜生逢堯舜。立見太平。懼則懼迂陋無知。捐糜莫報。敢不盡竭向日之誠。稽補衮衣之闕。顧我皇上道高德厚。順天合人。仁心仁政。洋溢海宇。昨歲六月以前。尙有北水南旱。九月內。是處送作。而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臣民喜慶。還通如一。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效可覩矣。願安所得皇上之過失。而規切之哉。雖然。皇上既側席痌己。有啓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違懷仁負義之戒。謹將條議數事。開列於左。伏冀皇上矜宥愚蒙。俯賜省覽。擇可行者採之。其不可行者置之。燭火之光。涓無補於日月。涓埃之末。豈不拒於崇深矣。

一、節儉之制宜先也。臣觀唐史所載開元號爲英主。開時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服珠玉錦繡。天下更無得採珠玉織錦綵等物。罷兩京織錦坊。今天下物力匱乏。恐更甚於唐開元之時。而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臣願皇上以身率先天下。蘇杭織造。雖未能盡罷。宜減去其半。以所省者。發付軍前充餉。而金銀器玩。除現在足用外。以後不必打造。若珠玉錦繡之飾。除有職文武許用外。嚴禁士民不許濫用。

一、聖學之功宜要也。臣觀尚書所載。殷高宗舉於甘盤。訓於傅說。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盤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帝王之學。與士子尋章摘句者不同。要在詳求古今所以治亂。人才所以得失。政事所以修廢之故。斟酌損益行之。以協於大中至正。今我皇上天縱好學。手不釋卷。而臣謂政事之暇。尤宜詳玩講求者。莫如朱熹之通鑑綱目。眞德秀之大學衍義。邱濬之大學衍義補。唐太宗之貞觀政要。以上諸書。反覆抽繹。見於設施。以致太平之治。無難。

一、用兵之算宜定也。臣聞開闢之君。無不欲六合一家。風檣之間。豈容他人鼾睡。然而帝王之兵。務出萬全。兼弱攻昧。一勞而永逸。昔光武開玉門之關。孝元罷珠罷之郡。豈不欲誇王會之圖。施遠馭之略。良以中國虛耗。不遑窮討。先內而後外也。今川湖用兵。連年不已。不患兵不精。而患餉不足。乞皇上與諸王大臣。折衝樽俎。敕下行間將帥。原係我朝已得地方。爲賊竊據者。宜速恢復。其先未得地方。宜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置之。令督撫大帥。儲蓄積備。俟吾機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則不至於反覆變亂。勞聖天子南顧之憂。

一、省刑之典宜復也。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故帝堯之仁。猶以死刑三覆奏。明朝會典。則大獄有審錄之例。行於霜降以後。若有辭不服。並情罪有可矜疑。另行奏請。熱審之例。行於小滿後十餘日。洪武元年。令老鄉民等言及赴京銷算一事。莫不懇額稱苦。蓋每州縣赴京銷算。或差戶書。或差里書。或差總長。或差快手。往往費食長安。優遊度日。多者一年。少者數月。又或頭緒不清。輒蒙批駁。往返奔走。幾無停晷。其間騷擾。費金多出之於衙役乎。抑出之里下乎。若出於衙役。則衙役豈有點金之術。若出於里下。則其爲病民也明矣。臣以爲錢糧款項。各州縣原收歲於各府開徵銷算。總以本府易知單爲准。故稽查極嚴明。未若親臨之近而易核也。今各省銷算。既歸之於各布政。則直轄銷算。自宜歸之各知府。俾其極詳。若決不待時者。必係極惡重犯。然亦必經大理寺詳允。部科覆奏。凡以人命至重。示朝廷矜恤之意也。今我皇上洊車解網。在外者。尚有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者。未見舉行。凡罪犯死者。一概立行處決。萬一其中有情可矜疑。則死者不可復生。未免有干天地之和。仰乞皇上體上帝好生之心。即敕刑部。詳查自古以來。緩奏矜恤。蠲

取。如正月初十日。吏部一本。爲特科貢生等事。奉聖旨。左輔清既不能稽察衙役。何堪仍居民上。著革任回籍。三月二十一日。刑部題。爲欽奉上傳事。奉聖旨。位二雖稱臧無染指。然衙役詐贓至七百餘兩。又書辦門子。送銀五百兩至後宅。乃要打來打。令其還主。成何官體。該巡按參其甘肅潰敗。豈容復居民上。仍著革職。餘依議。欽此。仰見我皇上留神吏治。明見萬里。凡縱役擾民之官。俱無所逃其罪矣。況大計考察。有素行不謹。能模無爲。革了職。不准頂帶之例。若縱役害民。罪似甚於不謹無爲者。其不應復職甚明。但未奉聖旨一之旨。是以部覆有降調還職之不同。仰乞聖鑒。事加嚴飭。凡撫按題參原疏多贓。成招之後。雖贓無染指。而衙役贓至徒杖者。本官罷斥。一概不准復職。著爲定例。則不勞聖旨批駁。有司益知奮勵奸弊。以安民生矣。

振士習以養人才疏

臣聞爲治以人才爲本。人才以教化爲先。師道尊則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古之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我皇上重道崇儒。十年以來。濟濟得人。昨者施念夙弊難清。思與至變。天語諄諄。告示天下官吏師生。恪奉遵行。又命詞林近臣。督學直省。部屬卓品。秉憲分鑣。海內誰不喁喁向風。而臣以章句小儒。夙昔有既於中者。敢因上傳而推廣言之。伏冀省覽採擇。誼逐款開列於左。

一、孝經爲先師孔子手定之書。至德要道。百行之首。自天子至於庶人。孰不以孝爲根本。在昔有漢之世。下至庶賈。猶能誦習。洎明代不以取士。實爲缺典。今特請敕下禮部。行各督學院道。頒行士子肄習。凡科試兩考及鄉會場。俱命題一道。以見我朝敦篤實行。得爲治之大原。

一、教官闕茸已久。良以歲貢多係日暮途窮。無志勉勵。而舉人之就此途者。不過以寒氈爲借徑。故克自振拔者亦少。又近例。以歲貢之無薦者。陞佐貳官。恐其後愈趨愈下。今宜稍假明朝初制。舉人教官。調導論卽同。疏內仍須開具政治實績。蓋卓異既係天下第一等好官。自當破格處之。雖其中亦有非類。然咎有方。解額中多者。爲上上考。每省超拔一二人。與有司一體考選。而訓導之年深無薦者。力足有爲。則升以經歷。年過六旬。則覓准致仕。凡以作其鼓舞之氣。而發其廉恥之心。

一、朝廷懸功令以取士。程墨慥可觀法。原期爲理致用。豈欲剿襲陳言。乃習俗相沿。坊刻充棟。士子不務實學。專以記誦塡錄。苟取科第。國家安得眞儒之用。故臣嘗謂明初人才所以盛者。以其務實學。而其後衰者。慨時文誤之也。今請敕下禮部。將坊刻時文。嚴行禁止。每歲鄉會試後。禮部選墨卷。清眞典雅者。咨行江南學臣。發刻以爲程式。除經書墨卷古文講義外。毋得私刻時文。士子私選時文者。聽部科督學等官。題參究治。其學臣考取優卷。刻者不在禁例。

一、學宮傾圮。況遭歲多雨。損壞必多。有司俗吏。不知敎化爲爲治之本。徒以徵收鞭扑爲能。坐視不問。今請卽敕部。轉行各督學院道。督催有司。將修學銀兩。照數給發。取學官收支文卷。查考其額銀不足。則益之以學田。師生空缺等銀。學宮修廢。卽以定提調官與學官優劣之一班。

一、廩膳生員。朝廷作養優於增附。選之不嚴。則歲貢多不得人。往時每以一等無人。二等亦得幫補。自今以後。宜請加申飭。非考居一等者。不得頂補。其歲考試卷。定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論一篇。科考試卷。定

爲書藝一篇、經藝一篇、策一篇。論策題目。只在通鑑性理。兼以時務。俱不得場外補寫。如係場外補寫者。卽行訪知。將提學官糾參。

一、忠臣孝子、鄉賢節婦之事。實爲敎化之綱領。舊分隸於學校兩院。今校差止查。前項應舉學臣。事係小節者。待復命舉行。其有綱常攸關。足爲萬世瞻仰者。不妨特疏入告。舉道無自題之例。卽轉詳撫院題請。

一、無志生員。既入發庠。卽當史於高閣。考居六等。亦同棄擲。仍然荒廢。下次告病補考。鑽營平等。不過影射以求進取。今後考居六等者。黜落之後。不許仍借發祉名色。兩次五等者。亦行黜退。年未四十以上。非眞疾病者。不許告衣巾。以圖優免。應有合於上傳嚴爲降黜。勿得姑照之旨。果得請者自新者。聽其另考。豈患不進。

一、學臣考試。每歲旌獎德行生員。其實難兼稱。然亦須擇其稍相近者。往歲惟憑學師開報。豈盡得人。今宜令廩生公舉。若不係公舉者。不在旌別之列。其妄舉匿報者。日後查出。聽學臣究處。至不肖監進。總由保結不嚴。今後儻有奸匿之徒。廩生保結進學。日後被人告發。事在未入學以前者。一體黜革。

以上諸款。於意雖迂。於時則切。儻從實舉行。勿爲文具。其於聖朝興學育士之化。未必無小補也。

請定遷轉之規疏

臣竊惟設官立制。以朝廷爲四方之根本。以四方爲朝廷之枝幹。故於居重馭輕之中。兼行陞轉之法。凡以惟賢是用。期於歷歷以觀其才耳。歷考漢唐宋元明以來。凡入情趨向。雖重內而輕外。而銓選之法。則內可外。外亦可內。然所以權衡其間。而不使偏重者。惟在久任之法。與考滿之例。是法也。三載考績。乃堯舜以來。相傳之善法也。今考滿雖有待而行。而年俸則昭然可考。臣以爲莫若設爲畫一之規。凡方面內轉京堂。非卓異中與論咸服者。不得與卽舉卓異者。非三年以外。亦不得陞。其非卓異而會推所舉者。與卓異者。原非法之不善也。從來朝廷之上。總其大綱。以絕大弊。豈能因弊而廢法哉。至京官、科道、吏部司官。以官職論之。同爲朝廷淸要之班。若以人數論之。則今六科三十員。吏部四司。祇十二員。而又多缺人。各道御史。新舊半留。共二十員。此三衙門。各有陞轉京堂之例。而年俸亦昭然可考。內陞原有定缺。外陞則舊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不同之例。總以資俸之淺深爲斷。今人數既相懸絕。請祈敕該吏部。查照官員多寡之間。以定每歲內陞京堂之額。務期均平。若左右布政使、按察使有缺。亦宜擇在內京堂相宜。與外官方面應陞者。一體兼轉。應破從前重內輕外之習。其僕丞、寺正、司副等官。非歷俸三年者。亦勿得驟遷。果係立朝正直。偶爾降調。應爲超拔。不拘年歲者。吏部當於本內著明。悉請皇上裁奪。餘者不得引以爲例。如是則陞轉有一定之規。內外無偏重之勢。於以風勵羣工。鼓舞吏治。未必無小補也。

急疏選法以振武備疏

臣竊惟文以安邦。武以戡亂。此從來國家所並重也。文雖獨重甲乙之科。而不廢明經之用。武雖多出行伍之士。而特貴方略之選。武甲科尤武之傑出者也。我朝定鼎以來。武科與文科並行。誠欲得干城腹心

589

之士而用之，以儲登壇授鉞之寄。不欲使世有遺才也。若使朝廷網羅以取之，撫部草莽而薦之，是之謂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矣。今兵部簡濟不通，未有若武甲科之甚者。夫武甲科之取之，其始不可謂不慎也。馬步箭以試之，則其技全。論策以考之，則其略通。滿漢重臣，擇人以臨之，兵部賜宴以餞之，名呈簪覽，則其典宏。此與撫鎮奔走標下之人，執爲重輕者，乃臣見撫鎮題請無虛日，部中補授無虛日，雖曰有例，猶不可中分其數，以用武科乎。且吏部有甲月闕遷之制，兵部獨何爲不然。屯衛守備、與撫標旗鼓、道標中軍、專城守備，兼推並用，此已非科定例也。昔何爲行，今何爲廢耶。見今壬辰科中式武進士二百名，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止推盧鼎等八人，十年五月內，又推用王鬯等十一人，以兵部之法算之，此一科者十年可以選完。臣又不知來科何以待之矣。且開此窠守候年餘，日號呼渲額於兵部之堂，京師米珠薪桂，將有餓殍之患。他日又何以爲國家宣力於封疆而收爪牙之用乎。朝廷所愛惜者科目，大臣宜留意者人才，蹇滯若此，恐非我皇上委任之意也。仰祈聖鑒，敕部查照已丑定例，及吏部變月闕補之法，速行疏通，則武科無流落之嗟，糾植思頂踵之報矣。

備陳拯救兵民之議疏

昨者臣跪讀聖諭，痛念兵民凍餓，欲拯救其疾苦。大哉堯舜之用心也。除諸臣已言者，臣不敢復贅外，尚有芻蕘之見，敢爲我皇上陳之。

一、饑荒之地，京師爲甚。米價一斛，至於二兩。目昔一日，未知所底止。今請敕下戶部，查倉儲粟米稻米，量發一二十萬石，交付五城御史，收貯公所，委滿漢廉幹官監糶，比民間之價，每十分減去二分，一半糶與八旗下，一半糶與京師窮民。其糶米者，不得過一石之數，所糶之價，仍歸戶部，作修理大工之用，不過一轉移之間，米價必賤，窮民得生。所謂不費之惠也。

一、流民所至地方，除相機安插外，其有願入籍貫，開墾荒地者，著地方官即給印票，三年之外，起科當差，不許本土豪民復行侵奪。

一、流民既棄其鄉，所遺戶下差徭，本地方官，即宜審實豁免，不得遲延未流之戶，令其無以爲生。

一、兵馬錢糧，國家大務，宜大之倘司劣弁，侵剋至於數萬，法在必誅，然綜核各處錢糧之法，宜有定制。臣以爲地方設有倘司者，凡出放軍餉，必面同撫鎮等官給發，無倘司地方，凡出放軍餉，則該道軍廳面同鎮副參遊等官給發，仍取各營兵丁實收結狀，每季彙報督撫，以防侵剋。

一、兵有死亡，馬有倒傷，每年彙報兵部，今宜行令各撫鎮，其災荒地方，米價騰湧者，將死亡兵馬未支糧餉，題請分賞，現在軍士，庶見皇上一體撫恤軍民之意。

一、不肖有司，報災遲緩，催比如故，造冊旨蠲免，或有徵收已完者，既無利於民，而國又受其病，宜敕督撫令該道嚴察，凡查報分數，過一月者，即行題參，蠲免之後，仍令有司，開造清册，取各花戶手書，受蠲分數字樣，呈解道府，庶小民得受實惠。

一、蠲免年來盡係起運，然存留錢糧，除地方修葺學宮城郭，及驛站、官俸、學糧、衙役工食外，豈無不急之

務，如驛馬外有里馬，內有倒傷，可且勿補，再有司修理衙舍公廨，供應可緩，諸如此等項，不止一端，稍一清算節省，便可足賑貧之用，宜敕所司，從實果行。

一、災傷地方，民有死亡之患，居戶乘賤宰殺耕牛，來年牛益缺少，此律有明禁，除京師未易禁絕外，凡直省地方，牛非自死，而貨賣宰殺者，宜將居戶宰殺等人，依律治罪，勿得視爲容玄。

以上八款，皆關係於軍民者，若見諸施行，其於拯救之道，未必不稍有濟也。

流民急宜拯救並請發賑疏

自連歲以來，水災頻仍，直隸、河北、山東被患尤甚，蓋直隸北四府，當圈占之餘，民已無田無家，不過傭作旗下，苟延衣食，今水患之後，不惟地土漂沒，並廬舍亦隨流而去，旗下有地者，且嗷嗷待哺，是以窮民益無以爲命，頃有人自畿南來者，臣細加詢問，云流民南竄，有父母夫妻伺日縊死者，有先投兒女於河，而後自投者，有得錢數百，賣其子女者，有刮樹皮、扶草根而食者，至於僱作路旁，爲烏喙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幾何矣。且京城內外，鵠面鳩形，比肩接踵，雖皇上有粥場賑濟，倘且不能周徧，何況直隸、山東、河朔之間，既無粥場賑濟，或因稽查東人，不肯收留，有攜首之哀，無中澤之集，興言及此，眞可爲流涕太息也。臣昨見直隸總督馬光輝安置流民，萬一有投充東人混入，後日事發，查報册有名，免治居民以隱匿之罪，如册上無名者，則照舊論罪，皇上天語一申之間，勸懲昭然，有司將鼓舞勞來之不暇矣，抑臣更有請焉，昨秋皇太后發銀八萬兩，賑濟京城內外滿漢軍民，皇太后之鴻恩，即皇上之鴻恩，然天下咸皇太后與皇上之鴻恩，尤望我皇上體皇太后之心，而再施此鴻恩也。仰祈天慈，山加矜憫，或發內帑，或動太僕馬價銀兩，或借工部修蓋銀兩，大沛皇恩，特遣滿漢風力官員，東西二路，沿路接濟，諭以朝廷德意，務使流民得全性命，隨地安插入籍，或願赴河南、山東、興屯道墾田者，即給以信票，路費差人送至道廳官，編付屯丁，在皇上捐數萬之金，可活數十萬人之命，民既得生，爲皇上墾地納糧，元氣充盈，實國家富強之本，其報皇上，豈止數萬金而已耶。伏望垂念饑寒赤子，流離泥塗，死在旦夕，即渙大號，濟此遺黎，庶德澤布而慈恩息，陰陽順而風雨和，普天率土，共效三多之祝，不穌小臣瀝血以紀盛事而已也。

直糾大帥道誤封疆疏

臣以碌碌常才，濫厠諫列，陳名夏父子一案，未經糾舉，實屬溺職，蒙皇上薄加示懲，已邀鴻恩，昨蒙特召面詢天顏開霽，又以掌垣乏人，隆臣兵科都給事中，皇上恩威並用，同天地之無私，激臣感愧交集，竭頂踵而冀報，竊念在兵言兵，則莫大於信賞必罰，使忠義者知所勸，而畏憚者知所警，然後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固，封疆脩謐，文教內興，天下可望太平也。若法紀不振，賞雖及於有功，而罰不及於有罪，則貪生畏

死之徒。誰不思僥倖以圖苟免。故如湖南當孫逆披猖之時。攻圍辰永諸郡。總兵徐勇。及道臣劉昇祚。背城血戰。勢窮力困。途死於賊。紳順公沈永忠者。身爲大帥。手握重兵。使其平日能整練士卒。胸有方略。應兵轉戰。力救徐鎮。則持角之勢可成。而狂寇之鋒自斂。奈之何一籌莫展。望風遠遁。若非天戈南指。電墟風馳。則蛇豕猖獗。流禍豈止於湖南而已耶。古者救鄭之役。林父請死。衛亭之敗。諸葛受貶。永忠無征剿收服之功。有喪師失地之辱。尙可高牙大纛。靦顏於三軍之上乎。現今經略輔臣洪承疇。收拾湖南稍有頭緒。然而鎭將勇怯。實地方安危所關。前車已有覆轍。一誤豈堪再誤。伏乞皇上亟賜嚴斥。使天下皆知朝廷賞罰嚴明。無所寬貸。將見忠義者勸。畏縮者警。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固。鼓舞各鎭。而當謹封疆。道無有過於此者矣。

請除漕運積弊以裕國儲疏

臣竊思京師滿漢軍民所仰給者。東南數百萬漕糧也。而年來掛欠最多。六七兩年。共掛欠一百四十餘萬。八九十三年。共掛欠一百三十餘萬者。全完無欠。則天庾有積貯之富。而兵民無殊粒之憂。奈之何運弁耗之。奸丁耗之。復有中飽之奸吏耗之。雖敵扑空施。而會計罔效。良由運規久壞。積蠹難清。若不痛加蠲剔。則國計益復窘困。臣有所聞。敢不爲皇上陳之。

一、前朝世襲衙官。既經奉旨革去。卽等齊民。乃聞其因仍押運。本身既無前程。志原不在完糧。不過希圖負朝廷之作養。卽宜能去不戀。至丁憂未經教習。給假久暫。學業者難與。現在讀書諸人。一潛歷除。應作何分別除授。並乞皇上敕下院臣議爲定制。以垂永久者也。

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疏

臣竊見我皇上遐來留意吏治。凡點用督撫等官。必再三詳審。而後用之。蓋知人之明。雖古之帝堯。不能過也。然皇上之所以愼用督撫者。以其爲直省民命所係。得其人。則百姓安。不得其人。則百姓不安。故不厭其諮詢耳。然而督撫安民之大務。莫過於舉賢劾不肖。乃年來止息巡方御史。凡一切事務。歸併督撫。而舉劾之典例。未經奏明。則督撫不便於遵行。將吏治何日清。民生何日泰乎。臣考吏部職掌開載。撫按而舉劾官吏。凡在地方未及半年。有丁憂養病者。俱不許一概舉劾。有陞遷者。所屬地方。恐巡歷未周。除貪酷異常。查訪得實者。許不時論劾奏請。此外。如果知見不眞。亦不必循例舉行。蓋舉劾之典。著是其愼也。豈我皇上銳意圖治之時。而可不著爲一定之例乎。臣請自今以後。凡督撫官員。除境內貪酷不肖文武官員。不時糾劾。無定期外。若督撫丁憂養病者。應照職掌所載。不許舉劾。督撫降處休致者。不許舉劾。惟是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滿二年者。舉劾文武二次。凡文官遇朝覲年。武職遇軍政年。既有舉劾。則不必另行。蓋督撫在地方既久。方能知有司之賢否。且一年一次。以督撫而兼當日巡方之事。規條既定。應幾爾心採訪。於以察吏安民。激濁揚清。實爲至便。至於吏治不清。全由衙蠹作奸。侵漁小民。循例巡方所到。必行訪舉。今其事歸併督撫。豈可不力除民害。但此幺麼之蠹。例不足以汙辱簡牘。請乞天語敕下督撫。照舊一年舉一次。年終造冊。將盜犯罪名贓銀。分報部院該科。以憑稽核。如有徇庇無所舉慾者。該道府廳卽以罷軟不及注其考語。甚者立行題參。如是。而人心警惕。清吏治而安民生。或不負我皇上愼用督撫之意也。

徵隱逸以佐盛治疏

臣聞古之聖帝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故在朝之彥師師濟濟尤必旁求草茅錫以俾祿誠以賢者國家之寶其才其德足以翼戴太平故側席虛懷不敢使野有遺良也昔漢光武中興令主而嚴光周黨之徒物色維殷明太祖初起應天即徵韋溢、葉琛、劉基、宋濂等既至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其後如吳與弼、陳獻章亦並徵辟於天順成化之世授以諭德檢討等官皆之竹册燦然有光矣今我國家倣明時循例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執一經者集集鄉應拔十得五蓋不乏才然欲使野無遺珠璞無遺玉則布衣韋帶之中豈無其人恭讀皇上今歲六月二十日上皇太后徽號恩詔內一款云山林隱逸果有懷才抱德通達治體者該督撫核實舉薦候親加試用大哉皇言此即古帝爺受嗷施之心然而頒詔以後數月於茲矣各直省未見舉到豈以天下之大途無魁傑之士應旁求之命者耶臣請敕督撫虛心採訪合之輿論每直省各舉一人得人者有賞濫舉者有罰務如詔旨所云才德兼全通達治體嚴實舉薦然亦必求眞正山林隱逸之人方於詔旨有合不負臨軒親策之雅望若既策仕入流者或以觀望未用或以罪過被斥儻濫冒斯舉徒使弓旌之典竟爲終南捷徑是昔人所謂簡程並進而膀不求聞達之科者也豈不貽笑於後世哉古今一理何代無才患所以求之者未至此臣不能無望於天語再敕亟求眞品以佐盛治者也薦舉衙典例應公車起送乃盡待賢之禮此又在督撫仰體皇上求賢之意信恩詔而求逸良臣竊以爲必有應詔而興者矣

敬陳用兵大勢疏

臣昨跪誦上傳諭令內外大小各官精思職掌有言責者必盡其言臣職言兵者也雖未嘗披堅執銳習於戰陳然嘗觀古人已往之蹟因以察其權便之故每見開創之君所以平定天下者必先定其規模然後命將出師雖萬里之外如觀之於掌上史册所載漢唐宋元明諸君其混一之方略可考而知也大約審於先後之宜明於戰守之勢信其賞罰之權裕其軍儲之備得其撫綏之人攻則無有不取守則無有不固矣夫我大清以天下無敵之兵當元二三年之時海內望風歸附取滇黔定蜀粵如反掌之易耳然而川南有復燃之死灰貴州有未殄之餘孽勢西海島之間紛紛草竊連年征討尚未獲休息皇上不免旰食之憂者何故前之所以攻逆天誅將士暴露中胄生蟣蝨輸糧運葦天下之民未獲休息皇上不免旰食之憂者何故前之所以攻之者是矣後此所以撫綏之者未得其人故也往事誠無及矣臣請得借箸以籌目前之局面可乎夫平西墨勒根蝦等勦旅控扼漢中此陝之所望而震焉者也撫臣李國英綏輯軍民流亡漸復賊當奔敗之餘其氣已喪不敢復出誠無足慮川內窮荒人民俱絕得其地不可用我假非進取之時然而秣馬厲兵待時而動不可一刻忘進取之謀蓋蜀爲滇黔之門戶自古取滇黔者多繇於蜀蜀既收而滇黔之勢如破竹矣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洪承疇駐兵長沙又有大將軍陳泰李思哈等鼓行而南遊時量力自存方略非可漫爲遙度昨臣見都察院士粮等題請撥軍選將據僭家屬駐於武昌夫家屬既往不至征戍往來則滿洲兵士之困苦稍息爲今日安邊恤民之要策急宜允從但家屬雖駐武昌而經

兵宜分駐於長沙應可東西兼顧以備征剿頗皇上之睿澄也粵西形勢稍弱賊思狂還昨歲桂林之役小徵而永大戚必且復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然臣聞道路之口粵寇與潘王與督撫鎮之兵相機戰守步步盤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更番迭出擾其耕牧奪其險要則賊勢自潰此三方者粵西較易先破粵寇則黔賊有瞻落之勢矣然欲三路大舉平定滇黔一勞永逸則非廣積軍儲爲長久之計不可耳至於水寇家突焚搶之慘沿海騷然若不早爲蕩平事久變生延蔓滋大今雖大兵南征彼窮海遊魂豈不爲奔竄之計仍請皇上嚴敕督撫鎮將盡力合剿定限蕩平要兵與之兵要剿與之剿要船與之船三者備而海寇不靖治諸臣不效之罪則有皇上之尺在臣所謂先定廟算明賞振罰以圖天下太平者此也儻蒙採取末議見之施行將見規模既定攻則無有不取守則無有不固生民免干戈之患河海有晏清之日矣

破資格以用言官疏

自古帝王必擇骨鯁之臣置之左右使隨事納忠爲保世無疆之計今皇上於漢官建言諸臣業已查其事之始末開進御覽矣然緘默者養俸以待遷直言者貶黜而獲罪雖復其原職倘未足鼓敢諫之氣宜擇當日不提權貴直犖尤著者出自特簡破格遷擢則忠諫之路益開而人無所畏避若夫旗下出兵雖風憲大臣亦在其內夫出兵大事固宜選擇智勇之將而內廷匡弼尤爲緊要自今以後請我皇上察滿官風憲中不能言者自宜出兵若有識論正言者留之衙門辦事不使遠離朝廷蓋在封疆惟貴能戰之將在廟堂則須敢言之臣俾得其宜應國事無不克濟也滿官中因公建言若有得罪者亦宜一體開列皇進皇上鑒裁其都察院六科滿洲烏金超哈官克盡言職資俸已深者聽都察院吏科咨送陞轉則滿漢一體而國家收在臣之報矣

定會計以清財賦疏

年來國用不足全由皇上未親政以前一切錢糧任意混冒全無稽核親政以後始行考成銷算諸法嚴剔稍清然在外之巡撫藩司每年各有奏銷而在內戶部之錢糧出入所關最大豈可不逐年銷算昔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戶口賦稅之天寶之間開列詳明今我國家定鼎以來十餘年矣戶口之增益若干賦稅之增益若干最爲富國根本舍此別無點金之術宜敕戶部每年二月內將前一年出入數目開造清册彷國計簿之例造戶口賦稅大數恭呈御覽仍下該科磨對則在外之錢糧亦清矣至於橫斂私徵暗加火耗濫派包賠竭免不實等弊雖有司之不肖亦由各省吏工食太薄故相率而爲奸弊凡厥庶民既富方穀豈有衣食不充而寇其爲盜者乎前代增添小吏之條見於詔書豈無見而然宜敕戶部量增內外吏書工食或將別項裁減加添此項使吏不爲奸則官能守法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此之謂也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

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自明季以來風俗頹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

592

年來在都門見隸卒娼優之徒服色鮮麗負販市儈之伍與馬赫奕廝人之妻珠玉炫耀雖經禁約全不遵行喪車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毀生不爲養死希冥福僧侶念懺婆娑跳神不旋數四擬寺建塔聚衆號呼皆以無益之事害有用之財而各直省府州縣簿書敝朴視鄉約六諭之教爲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者欲民之不困於財而興於禮讓也得乎今宜將修葺繕補之事一切再行嚴禁凡違者必治其罪僧之無度牒而私剃者勒令歸農以後私度者必治其罪昔洪武明君也昔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交結有司所至借寺必揭周知册驗實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剃髮爲僧違者治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移於孝弟力田而國家收官強之用至於鄉約六諭教民旌善懲惡之事春秋修舉勿視爲故事則民皆有淳樸向化之思矣

請續褒故明申太僕遺忠疏

臣聞忠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山氣所生也有忠臣孝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道義名節善無微而不揚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勵一代之士氣人心非徒使既歿之幽魂凜凜生色於九原也我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上傳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查明末死節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眞昭示萬古之懿典哉諸臣爲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眞而未經褒錄者獨遺太僕寺丞申佳允一人臣竊傷之夫佳允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則於京師之王公廠昭昭在人耳目間豈可假哉查禮部複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保送投井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稱縊死互相參差是以設之無容再議然佳允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最眞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縊之參差遂使忠魂烈節黯黯於寒泉之下也伏乞皇上救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天府與臣所保俱爲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相與尸祝而謳詠之者則已久矣臣見皇上昨論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女俱命彈思博採故敢補前再陳儻孤臣姓字不致湮沒無聞邀一視之曠典列法戒之新編於以表忠勵俗亦裨益風化之一端也

重農功以資兵力疏

皇上軫念滿洲兵士之苦連年征討遄役不息使其室家仳離衣食不充此皆爲國家出死力而成大業者也何可不多方恤之然臣聞年來水潦之地盡給滿洲皇上恩養兵馬何啻不周惟是八旗駐頓地方遼闊各莊頭多有未知地利農功不勤或隄防潰決任其淹沒而無修築之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農事盡廢而兵之所資者愈乏是名爲有地而其實皆朝廷出粟銀以養之也今宜建八軍都督府於皇城近處以爲八固山治兵出令之所又選八旗中老成練達曉知農事者立爲勸農之官每旗用正副二人令其春秋勞來巡行阡陌凡在京之游手好閒者編而之農莊頭之奸惰害人者治之其淳良而力農者賞之凡有隄防潰決田功水利之舉得以奏聞則農事修而兵力亦振矣

講律令以清刑罰疏

用人宜別賢否疏弊滯疏

臣聞古帝之所以治天下者無他曰在知人在安民未有不知人而能安民者也亦未有賢不肖雜然並進而可謂之知人者也故欲進賢退不肖則莫若明賞罰明賞罰則莫如懋舉劾使賢者有以見其才而庸常者無由進於高位然後嚴赴官濫疏通壅滯則仕途有澄清之象而人才無否塞之嗟矣臣謹條議於左

一近來藩臬二司或用無薦者推陞昨經御史石維崑條陳部覆以有薦而俸太淺無薦而俸已深應當論俸序陞臣以爲俸雖深而無薦則其人之賢否尚不可知如近日黃紀白士麟有薦者乎似宜論薦不論俸如按察無薦則陞參政之有薦者參政無薦則陞副使知府之有薦者其餘一例可推伏候上裁

一從來仕途只有進士舉監吏員原無生員做官之例近者八旗教習盡用生員以此爲捷徑出身之地考授知州知縣等官夫國學原有監生月食朝廷廩糧其學問勝於生員甚遠何不用以教習而乃另設生員教習既費公家之精又開僥倖之竇吏治之雜莫此爲甚臣謂生員教習宜一切罷去專選監生之學術優長者教習滿日酌量優考省發濟究得師一舉而三善備焉伏候上裁

一近來教官遷滯五六年前尚未選及終以槁項黃瘦老化陛下臣以爲宜令各省提學每年終將教職舉劾一次庶劣衰老者嚴加澄汰此明朝曾行之例非臆說也前部覆科臣張瑤本雖云督撫按澄汰而督撫按事繁非其專責自宜專責之直省學院與提學道伏候上裁

一貢監選滯數年不選吏部前覆科臣張瑤本云首領佐貳有貢生吏員彙除之缺吏員當不如貢生之多臣以爲自今以後在京內院各部院卿寺六科等衙門及在外督撫按藩臬衙門中典吏有才者許考經歷佐貳官其餘府州縣衙門吏員考職者只與典吏巡檢大使等官首領佐貳多有貢生則貢生之圖選有日而不致選滯矣伏候上裁

一通判六品府官也知縣七品縣官也明朝風俗敝壞以知縣係正官有權通判無權造我朝相因未改廷試時通判缺反居知縣之次又連年以來積通判數百人未選河清難俟向隅可悲臣以爲以後貢監廷試只以知縣佐貳教官分行考授知州通判係五品六品不作初考之缺留爲舉貢知縣陞轉之地其前此考中未選通判宜照吏部新經題請奉旨事例不拘遠年近日卯先者先選卯後者後選速行疏通伏候上裁

一鴻臚寺鳴列諸卿萬歷以前盡用甲科作堂印官如大儒王守仁皆首爲之其後正途薄而不爲乃係陋習應用甲科以復舊制伏候上裁

一各衙經歷最爲無用昨順天巡撫董天機題爲應裁臣思經歷之應裁豈止順天地方宜較該部將各省衙屬一概裁汰省費清完且益大矣伏候上裁

一州縣佐貳雜職缺員甚多難係末員然關係地方實爲緊要若部選不到則委署勢必濫及臣以爲除舊規佐貳雜職缺員皆撫按季報部外宜令直省按臣及按察司官按季報臣衙門以憑查催銓補伏候上裁

以上諸款其於進賢退不肖疏壅滯仕途不知有當與否伏惟我皇上睿覽明照大破從前拘泥之習敕部從實舉行俾仕途人心鼓舞則治平之一助也

請頒御製諸書疏

臣聞有廣民未施信於民而民敬之何者有忠敬誠慤以被之也故禮教治於未犯之先刑罰治於已犯之後刑罰猶藥石也禮教猶粱肉也藥石偶一投之粱肉則一日不可缺此善發生者也治天下何以異是三代以後治術之近古者蓋亦鮮矣若漢文帝唐太宗庶幾帝王之道然考其設施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將相舊臣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興於禮義唐太宗貞觀之初人皆異論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行仁義不數載華夏安甯夜戶不閉後太宗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堯舜湯武之後若此二君者誠知治道之先務得體元之大法也況我皇上平日事事欲以堯舜爲法不屑屑於二君者自受命御極以來十三年於茲矣薄海內外莫不戴之如天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措禮義未興又且災異迭見皇上登夜皇皇以三過自責思所以致太平而欲求其效臣以爲用力少而成功多者尤莫先於以教化爲急深恩厚澤以結天下之心也蓋固結人心者所以祈天永命而祈天永命者所以報答祖宗今刑獄日繁而禮教或缺士乏廉退民過貿遷非諄諄訓迪又烏能風移而俗易乎臣昨面蒙皇上賜諭戒殺曷鈔欲印施三萬本以化導俗氓夫豈不知徒有明禁而復設書以爲勸戒者誠以法之及人者淺教之及人者深也然則天下臣民皇上欲教養而生全之又不知如何矣臣聞皇上御製有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所以過愆揚善闡明聖道者甚至伏望仁恩廣暨遍賜羣臣北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等書仍懇頒發直省學宮每學一部俾誦讀講解使天下之人孜孜然共砥礪於自新之路而潛消默轉其不肖之心將見風醇俗美刑罰止息邁追虞舜近過漢唐好生之德上同蒼旻之仁恩下同覆載洪鴻昭功書之史册垂裕萬世無窮也雖然臣更有請焉孝經一書臣往歲曾具疏上聞欲於科舉頒場出題禮部覆疏於後場出題然未見實實遵行再請敕照前議庶孝經大行於世而士子之學術有本楊繼盛之忠業蒙皇上殊褒刻表忠錄以賜言官若御製序文似宜鐫碑陰前銜崖幽魂且以風勵後來節義之士

急廟算以紓民力疏

今天下民生何以不得安哉雲貴之餘孽尚爾鴟張海上之遊魂猶然跋浪征調繁興往來不已旗下精銳器械買辦馬匹民間預備糧草供應飲食銷算正項所費無窮語云行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日則興師一萬日費不下千金也在督撫猶非告急朝廷不得不發餽餉之禁旅以資廓清然最可恨者大兵至而賊遽大兵旋而賊復來是以逸待勞賊之狡計得行而我反困於道路之奔走也豈可爲得算哉臣聞黔寇所藉兵力洞蠻爲多而洞蠻之所以不歸者以朝廷欲追其前朝敕命夫招撫懷遠因時制變但期羈縻順給以新命何必追其前朝之敕待向往之後徐圖收繳亦未爲晚宜敕下經略明諭招徠勿失信於遠方者也至於進取之機則經略諸臣自有方略臣無庸瞽言矣惟是海上之事日日造艘而來見場帆之用年年發兵而未奏獻俘之獻則臣竊疑之蓋鄭氏自明天啓之年作亂海上三十年於茲矣沿沒波濤其長技也我雖大兵雲集彼豈敢出而一角若揚帆於大海之中以擣其巢穴我之水師既少而又不練亦必不能然而彼中督撫皆未見盛盛說破者臣竊恐其以造船爲借口而究竟未有實用也以臣之愚見請皇上擇知兵大臣一員前往浙江福建沿海一帶逐處察看某處緩不必備某處急宜備某處兵多無用某處兵少宜添船可造則造船若必不能下海則省其銀錢以募兵沿海數千里布置嚴密使賊片板不得到岸蓋沿海雖長臣聞入犯之港皆有緊要築堡扼險練習火攻設伏勦擊其勢亦易督撫鎮道將俱移近海塔劄勿得遠居無事之地其滿洲大兵酌量緩急留鎮要害不必頻頻多發使賊聞風而去徒勞無益也誠行此法不過一二年賊不能上岸搶掠必坐而受困然後招其攜貳散其黨與是移內地勿致復蔓海寇可以漸平海寇平而我兵威益得專力西南民生有安枕之日矣

督臣飛地宜定疏

臣竊惟朝廷安撫地方澄清吏治有撫按鎮道足矣所以設總督者專爲勦寇靖地而親之若父母然而風雨未時盜賊未息刑獄未措禮義未興又且災異迭見皇上登夜皇皇以三過

事。沿海之民。多被蹂躪。荊楚之間。禁旅久戍。甲冑幾於生蟣蝨矣。崇明屢受圍困。糧鹽船隻被燒。未睹早奏厥功。以策欽重之勳。非諸忭臣之罪而誰罪乎。近修代撤回李準泰代之奏。焉嗚佩告休。郎廷佐代之奏。二臣職隆樞密。任同分陝。必期以滅寇爲心。使海不揚波。斷不可聽其滋蔓。東塘西報。遂謂足了總督之事也。我皇上鼓勵方新。二臣自有方略。以報朝廷。東南之民。且翹足引領以待之矣。惟是臣前財賦困於用兵一疏。內言浙閩督臣移駐事宜。已經部覆行。察尙有可併陳者。臣聞浙閩督臣。赴節於衢。而江南忭臣。駐劄於江。皆夫無事之時。居省下內地可也。今沿海用兵。忭勦是其專職。尙可黃金橫帶。而遊於閑適之地乎。臣以爲浙閩忭臣。在閩宜居漳州。在浙宜居台州。江南忭臣。無事則居鎭江。有事則居鎭江。應征勦爲便。鎭江既有督兵。而禁旅可省歸旗下休養。此江浙二忭之汛地也。五省經略。湖廣亦在其內。朝廷以地方未靖。仍令祖澤遠節制。然荊州西連巴蜀。迥峽而上。則爲夔州成都。乃防賊緊要門戶。古來取蜀者。多由此進。今督臣與撫臣各擁兵數千。同居武昌一城之中。乃以荊州村禁旗守之。則督臣居無事之地矣。臣以爲楚撫宜居武昌。而楚督宜移鎭荊州。圖戰守進取之計。且可省禁兵十之二三。歸旗下休養。此楚督之汛地也。臣爲此議。非獨以財賦不足。欲省調發節餉爾。正以明督臣之職掌。使從此脫推諉之積習。舊勵有爲。以措兩方於磐石之安。然後太平可得而言也。

郡守宜於久任疏

臣觀三代以後。惟漢之吏治近古。而漢之吏治所以近古者。以其能重剌史守相。久任而考其成功也。昔宣帝嘗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徵至闕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此漢世良吏所以盛也。明初猶倣此意。造其後兵備繁多。陞遷數易。而太守之權益輕。體益損。治效亦遂不可覩矣。今我皇上遵古之道。愛養元元。行保舉之法。重知府之選。吏治自當改觀。然久任之法不行。即有賢守。輕於變更。百姓猶未蒙治安之福也。臣以爲自今以後。知府倘深有慮。應陞副使者。即加副使職銜服色。仍管府事。忭撫按監司等官。即以副使禮遇之。若倘深有慮。應陞副使者。即加參政職銜服色。其應陞時。亦與參政論俸。自此而按察布政。皆可以漸而加。若遇京堂有缺。加銜者。得與同銜司道一體推陞。如是而知府之職任得久。武師丹並申其說。其後西晉限王公之田。北魏起均田之制。時行時止。然古今之英儒碩士。留心治道者。未嘗不惓惓歎息。以爲斯民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也。今本朝八旗之制。分田授祿。既已合於成周之法。遠歲以來。天下初定。田畝新闢。土曠人稀。豪強之家。并者尙少。舉千年之美政。行之一旦。在皇上一振之司李。知府皆得以舉之。而有司賢否。尤爲緊要。自今督撫按薦勳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資之知府。庶事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益有裨益也。

除弊政以清銓選疏

臣聞先王之班爵祿也。因財以定官。因官以定俸。故公卿大夫。各有采地以養之。俾其安富脩榮。以別於卑賤。而下至庶人之在官者。亦有應得之祿。足以代耕。而不使之困窮迫促。以習於奸弊之事。此安上而全下。所以爲王道也。自漢道錯有納粟贖罪之議。吏治因以雜而多端。後世沿其陋習。貢官猶悔。遂有援納事例。至於幺麼小吏。亦復責其納銀。弊已久矣。我大清定鼎以來。革除弊政。不遺餘力。然猶有相沿陋

習。如援納事例是也。昨見戶部本內。忭撫衙門奢辦。每名納銀一百五十兩。忭學並鹽酒茶倉等各差奢辦。每名照該衙門承差例。各納銀一百二十兩。其餘布按道府州縣書辦。各納銀不等。臣甚疑之。夫此書辦之應役者。果皆殷實富民乎。彼殷實富民。自足仰事俯育。何樂應役。若其貧窮。則前項所納之銀。出於何處。方今國法森嚴。犯之者。輕則流徙遠左。重者縲首市曹。而貴以納銀事例。彼有急於圖官之心。則多方爲詐宏之計。以僥倖於不敗。是教之使爲奸弊也。況佐貳以下。皆係親民之官。今日既以財進身。後豈能以廉律己。苟非取於公。必至剝於民。欲百姓之治安。倘可得乎。自古天下之治也。必曰官吏守法。其不盛者也。登三代不可復乎。夫三代治天下。以養民爲根本之圖。故其下官告謁。惟重農功。其所以養之者至纖至悉。而有法也。後之君臣。苟師其意。而不泥其迹。何治之不古若。今皇上乘聰明睿智之委。心與天應。動爲民謀。念天下而離朝華。戾戛慶之虞。痛瘼未息。多方拯救。日無暇暑。進循良。除貪墨。蠲賦稅。亦必詳列不應治習之故。及即當改絃之由。請加裁定。如此相沿弊政。所宜急爲革除。以定一代之善制者也。

請立限田授荒七以重農功疏

臣聞漢臣王吉有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圖治之時不常有。公卿大夫。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舉明王於三代之盛者也。登三代不可復乎。夫三代治天下。以養民爲根本之圖。故其下官告謁。惟重農功。其所以養之者至纖至悉。而有法也。後之君臣。苟師其意。而不泥其迹。何治之不古若。今皇上乘聰明睿智之委。心與天應。動爲民謀。念天下而離朝華。戾戛慶之虞。痛瘼未息。多方拯救。日無暇暑。進循良。除貪墨。蠲賦稅。同疾苦。協氣既應。風雨以時。民無陷危之憂。有室家之樂矣。然而財用匱乏。未有長遠之計。補偏救敝。終是苟且之術。若欲立一代養民之制。使其各有本業。務於田里。樹畜而無養井之害。則莫如立限田之制。自秦井天下。壞井田。其後富者田連阡陌。或數百頃。或至千頃。貧者乃無立錐之地。富者日富。貧者日貧。貧者無田。代耕富者之田。終身膴仕。甘爲賤役。田滅者。役反重。田增者。役反寡。農民重困。天下之亂。每由此生。夫非田決不可復。是以漢之大儒董仲舒。揆酌古今之宜。設武帝限民名田。以爲吏化善治之本。何武師丹並申其說。其後西晉限王公之田。北魏起均田之制。時行時止。然古今之英儒碩士。留心治道者。未嘗不惓惓歎息。以爲斯民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也。今本朝八旗之制。分田授祿。既已合於成周之法。遠歲以來。天下初定。田畝新闢。土曠人稀。豪強之家。并者尙少。舉千年之美政。行之一旦。在皇上一振之司李。知府皆得以舉之。而有司賢否。尤爲緊要。自今督撫按薦勳開列賢否。自下而上。尤必先資之知府。庶事權一而職掌明。於久任之良法。益有裨益也。

除弊政以清銓選疏

臣聞先王之班爵祿也。因財以定官。因官以定俸。故公卿大夫。各有采地以養之。俾其安富脩榮。以別於卑賤。而下至庶人之在官者。亦有應得之祿。足以代耕。而不使之困窮迫促。以習於奸弊之事。此安上而全下。所以爲王道也。自漢道錯有納粟贖罪之議。吏治因以雜而多端。後世沿其陋習。貢官猶悔。遂有援納事例。至於幺麼小吏。亦復責其納銀。弊已久矣。我大清定鼎以來。革除弊政。不遺餘力。然猶有相沿陋

所管地方無地之民若干戶口貧而無資者自二十畝以至五十畝或百畝富而末作者自五十畝以至百畝或二三百畝授之開墾永爲世業不過二年天下荒地盡行開墾民富而賦足定演黔取用蜀可鞭撻而服也然後興禮義起教化漸致刑措斯天永命以追唐虞三代之盛不亦休乎臣聞一代之制定於開創之君限田授業所以重農務富元元乃古聖治天下相傳之要法致天下之第一事也惟皇上明斷於中救下諸臣詳議施行即昔之史册傳之後世知大聖人之所爲高出於古人萬萬也

修憲綱以明職掌疏

臣以庸非之材蒙皇上破格擢用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官高祿厚奉朝廷非常之寵臣之所大榮也棟撓隳弊闕皇上知人之明亦臣之所大懼也臣敢不夙夜圖維竭犬馬之力以仰副銳意圖治之意頃今天下係開創之天下皇上乃開創之第一主必其綱紀法度事事可以爲後世模範而又本之以仁義忠厚之以禮樂文章期皇上勳德之隆超軼今古而臣子功名之美彪炳春秋是在皇上如天之運於上而諸司各盡職掌如風雷雨之不愆其職始之以勤勵終之以悠久久道化成可計日而俟也夫天下之事其可言者甚多臣固當從容請求以入告我后然而欲盡臣心必先明本衙門之職業職業載在憲綱所宜遵守本朝十四年以來雖有明代舊書時移勢變未經損益則是功令未明而風憲之臣無所奉以爲程式也伏祈敕下臣衙門各官悉率本衙門理事官與掌道御史及時修定勒爲成書然後上請御覽以頒布施行則職掌明而憲綱嘉矣

請實圖修省以弭天變疏

臣聞之天道與人事非有二理也感應之際甚微休咎之徵不爽人主敬謹天戒則面修仁政以回之惟德格天至誠感神從古然矣茲者春及夏雨澤未降業軫宸衷所宜遵守本朝十四年以來雖有明代舊書時移勢變未經損益則是功令未明而風憲之臣無所奉以爲程式也伏祈敕下臣衙門各官悉率本衙門理事官與掌道御史及時修定勒爲成書然後上請御覽以頒布施行則職掌明而憲綱嘉矣

敬陳軍屯大政疏

今天下治平之效未矣山陬海隅警報頻聞幸而天意降康國家有年兵食之計稍得贍給不致窘迫設使有地方一二千里饑饉之憂不知司國計者何以持之夫搜括裁省之計可暫而不可久也俸祿裁而室人交謫則官困優免裁而廩給缺則士困船隻封面腳價莫償則商困減扑急而民困馬匹衣甲之需日煩霜露寒暑之憂不免則兵亦困是今天下之大患也然官士商民皆困於兵而兵亦未嘗不困則其繇憂將在於國尚可不知所變計乎如欲變計則莫如取古人良法而施之三代兵農合一其後兵民分而兵出死力以衛民民出供給以養兵然民力往往重困是以宇文周行府兵之法而唐與明皆法之以立制當明之初養兵百萬不費一錢則衛所之屯政修也今稽衛所既廢壞難以復用而天下兵餉皆至一千餘萬若不議屯田之法數年之後必不可支往歲亦曾議屯政矣而所招者民既謂之民各有籍貫各有有司管轄何事於屯是以貽譏盡餅而其大爲民害今所議者軍屯每兵一千擇城戰者教習訓練外其老弱者每千內揀四五百名以爲耕種之兵凡係屯府鎮及扼要關塞地不拘民衛查有荒蕪田地不論有主無主及各堅府未辦僧舊地俱撥官旗俱撥與守兵耕種況山東河南、川陝、湖南等處地曠人稀可耕之田尤多每兵撥給一區大約不過二三十畝其牛具種粒官爲給與免其糧稅使自食其殺比照各地方民糧銀數算作兵餉仍令該管將領官盡力督催該鎮道總提嚴之臧課籽粒以爲殿最如此則一歲之中各直省屯兵所在可添糧數百萬石可省餉銀數百萬兩然自明季以來兵驕將惰以耕耨爲恥坐食耗餉其弊久矣昔郭子儀功存唐室身王汾陽躬耕百畝以勵軍士諸葛屯於渭濱羊祜屯於襄陽古之經濟名臣未有不留心於此者是在怿撫鎮以身倡率斯法制可行然屯政所費貲本必先得數十萬金議者或難設處臣以爲此乃當今天下第一大務此政不行財用終

無足法。或將職銜授給。或將正項借用。贖鍰賠穀操賞等項。俱可措支。至於所在富民願納監者。憚於道路跋涉。未能至於京師。聽其各於各布政司及各省撫道府處。上納銀穀。轉文京師。即准入監。則撥納者必多。而可藉以集事。總之朝廷先發數十萬金錢。亦當捐器爲之。況所發貲本。可作正項抵算。而獲利無窮。實爲兵食久遠之計。采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伏祈皇上考之古典。詢之衆論。敕下該部。速行打算。詳議妥確。務於來春集事。天下且拭目以觀善政。兵之困蘇。則宣士商民積困俱蘇。一代久安長治之業。必權輿於是矣。

備陳進取應行事宜疏

臣竊觀近日時事。黔中嘉義來歸。粵西勢已窮蹙。奉天命以行天討。大張撻伐。誠不容再爲遲延。養寇遺患。今八旗糾桓義旅。已啓行在道矣。臣以書生。不獲執戈前驅。願可不竭駑鈍之思。以佐勛撫之謀於萬一乎。謹陳五事於左。惟皇上採擇焉。

一、餉餉之官宜設也。師行糧食。節一大務。預有遲滯。則軍機遂誤。今川湖兩粵。雖有布政司糧道。祇可備催發之事。至於押解隨營。必得文官隨武臣支應。似宜三路各添餉司戶部主事一員。擇其敏練有才者爲之。一切糧餉。或係民運。或係兵運。皆須恤其困苦。相其緩急。應奏聞者。與督撫商酌。不時奏聞。庶於軍機無誤。

一、方面之官宜備也。朝廷平定地方。大兵之事。而安輯勞來。則督撫之事。督撫所倚爲手足者。藩臬司道也。地方收服。非得司道之賢者以撫之。爲亂易生。往歲事例多有用劉委署。始非愼重名器之意。似宜預選內外諸臣。破格陞用。爲司道及知府等官。駐箚川湖境上。俟地方一開。即杖策前進。加意撫恤。其陞轉仍照邊俸另算。庶足鼓舞人心。

一、州縣之官宜愼也。州縣爲親民之吏。得人則惠民甚易。不得其人。則殃民亦易。況新收之地。瘡痍必多。休息更切。往歲每用無藉之人。惟知朘剝。設遇民何堪。臣以爲川陝楚粵。多有孝廉明經願出仕者。第以長安遙遠。寡於資斧面止。今若令川陝楚粵舉貢有願出仕者。該藩司察係無過。申送軍前。聽領兵王及大將軍委用。則州縣官皆得人。若撫藉之人。一概似不宜用。

一、捐助之賞宜豐也。昔漢武帝有事邊功。卜式輸助最多。特加優用。今皇上赫然征討。爲萬民除害。需糧既多。恐民力難支。楚粵川陝。果有富民輸糧千石或二千石至軍前者。宜優異其格。以勸衆人。

一、新定之民宜恤也。西南蹂躪二十年。湯火之餘。王師所到。簞食壺漿。負崩稽首。自可預料。但服民之道。宜服其心。臣以爲除抗順不服者宜誅外。但圍城而後降者。亦宜聽其自新。不事殺戮。倉庫錢糧。一毫一粒。封籍以資大軍之用。臣料皇上仁德如天。諸將歸朝之日。必已論誡再三。更祈敕下經略督撫。傳檄曉諭。則仁聲遠播。歸順恐後。兵不血刃。而南服永定矣。

請法天以行仁政疏

臣昨於二月二十八日。隨侍經筵。得聞講官講讀文帝春和之詔曰。方春和時。草木萌生之物。皆有以自

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義所以賑恤之。臣竊思春日雍熙。正行慶施惠之時。固非推廣敬不舉仁政之所宜先者。爲皇上陳之。

一曰恤鰥獨。鰥寡孤獨。王政之所先也。故文王懷保惠鮮。必先乎此。誠以此四民者。俯仰無資。衣食不給。對淒風而號冷。望皓月以啼饑。譬如失乳之子。待哺更切。非大君德澤。何以起拯而生之。昨因兵餉匱缺。概行裁減。臣以爲所省無幾。而於政體損傷甚大。況皇上視民如傷。方且大發內帑。以賑無告。此項豈可裁減。近巡方御史屢以此事入告。臣請敕下戶部。一概照舊。勿得裁減。其足財大政。另宜講求良法。

一曰掩骼。掩骼之文。載在禮記月令。而後代鮮能行之。昔文王恩及枯骨。諸侯歸心。唐太宗貞觀二年四月。詔收瘞隋季暴骸。史臣嘆美之曰。太宗之恩。及於天下。仁矣哉。今天下經大亂。初定之後。凡古戰場所在。多有無主遺骸。拋棄原野。即府州縣衙地方。亦有荒歲餓殍。無人收掩。滋生燐鬼火。皆足爲水旱之嵗。皇上仁如天地。請敕下各直省所在有司。設法收瘞。不至暴露。事完之日。仍具實申報。勿得視爲文具。

一曰課農桑。農桑衣食之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者寡。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詘。今天下私稅百貨。無不取給於農。農工艱難。得不愼費。巧僞之民。乘本逐末。有司又不加勸。國家根本何賴。昔明祖初政。凡有司考滿至京者。皆令背其都過桑株數目。遠者降罰。今宜彷其舊制。每年春月。令有司督率百姓。及時興作。勿奪其時。桑株榆柳。宜極植者。隨土地所宜。督率種植。務要將種過數目。申報撫按。仍彙報部院。以憑稽察。至於水利爲農田急務。不特江浙爲宜。凡山陝、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俱可舉行。裒黃霜令實地行之有效。今宜大興水利。凡溝渠隄塘。應蓄者蓄。應疏者疏。總以便民爲主。鳥鹵之地。可變爲膏腴之區矣。

一曰舉孝行。百行莫先於孝。孝子能愛其身。能不辱親。可爲廉吏。故古語有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漢法興廉舉孝。禮讓成風。武帝之詔有曰。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可見當時最重孝行也。皇上重刻孝經。又令羣臣修孝經衍義。所以敦重天倫甚厚。但不樹之風聲。凡民未知所勸。臣以爲請略彷漢制。凡地方果有真正孝子。至性絕人者。里老鄉約人等。開列事實。具報有司。撫按體勘得實。奏舉以開。禮部覆核。量用縣正佐武等官。以敦風化。果有政績著聞。與科目一體陞遷。似宜遠法兩漢。以爲本朝盛典。不可以明季積弊無此例而不舉行。庶於皇上敦崇孝德之意有合。而廣錫類之仁於不匱矣。

實舉劾以重銓政疏

臣竊惟遏惡揚善。帝王所以奉天之休命也。陟廉黜貪。人臣所以肅君之法度也。故賞罰得其道。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賢者進而不肖者退。則能爲朝廷興利除害。以捍衛社稷。而順庶生。是治天下之大綱領也。然天下之大。有司之衆。人主不能盡知。故以糾察之權。責之於撫按。蓋自布政司及知府以下。皆古方岳五等之職也。撫按以天子之近臣爲之。故曰巡撫巡按。其實皆以代天子巡狩之職。而欲其賞善罰惡。以肅朝廷之法度也。然撫按之所重者。固莫如舉劾。有司奏舉劾當。則賢否明。舉劾不當。則賢否混。故舉劾不可不明。不可不公。不可不嚴。所以奔走天下之有司。使之爲善而去惡也。自明季以來。吏治混淆。

我皇上嚴法痛懲大小臣工懍懍然皆有奉公匪懈之心庶治較前已覺改觀然而舉薦之浮文未去則
眞才未必盡登舉事而濫竽糜鼎或以驟緻華膴矣即如從來相沿薦舉俱用四六繁文不曰鷙雋擊電
之才則曰雕龍繡虎之手如此等語不可勝數究其實政一無可據勿怪乎薦剡時聞御屏日註而眞才
眞能未盡得其人也臣以爲參劾皆列事款舉薦豈尙虛文自今著爲定例凡撫按薦舉如各官廉能勤
敏俱要將所行事實如農桑學校城池倉庫之類開列本內多者六七件少者二三件如大計舉薦卓異
之例方許註册陞轉如有仍襲從前陋套虛文者該部院科道糾參議處臣所謂薦舉宜有實政者此也
又如貪酷官吏或從巡歷告發或以府道開報該撫按會同本道從公詰察如果眞實即宜一面具題一
面羈候通來因仍舊習雖係貪酷官員奉旨之後部院文到方始羈候彼不肖官吏已知身被參論必且
極力腴剝況川湖閩粵遠省地方自具疏赴京及奉旨文到之日動經數月貪官乘機肆虐不爲地方
之害臣請如會典所載凡貪酷官員五品以上參題六品以下先擊後題則貪酷之吏震鑠喪魄有以更
變其志矣臣所謂貪酷難以姑容者此也舉薦不尙虛文而又懲貪酌舉劾之大綱領得矣然提薦
之濫不革與紀錄考滿年限之法不明則吏治終不可清臣以爲正薦六七人者提薦只許六七人正薦
四五人者提薦只許四五人其提薦過兩次者似應准一正薦紀錄事體各有不同如捐助銀百兩即得
紀錄此可與他事紀錄及正薦者並論乎合無將捐銀紀錄者另行改議不准抵薦或兩次抵一薦猶可
少協陳心若夫考滿之官必政事錢糧皆得稍楚然後給由乃不得邀陞擢之典甚可惜也自今以後合
無將考滿官員或遇行取或遇陞轉與薦多者一體並論則舊典應存其意若府州縣官到任未及半年
之上而撫按薦舉者一概不許註册仍行罰治以上清提薦嚴紀錄重考滿定年限此四事者又皆所以
嚴舉劾而明賞罰之大端總以澄清流品鼓舞吏治使海內有司專務實政而不爲粉飾奔競之行以共
趨於爲善之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祈宸鑒敕議著爲定例將見循良接踵於世而僉壬亦蒸蒸不變矣

潘枲之職掌宜明疏

臣前疏言舉劾之綱領既已責成撫按以旌善黜惡之實政矣然而潘枲之職掌未明則因循度日諸事
鞅掣將是非多乖貿否以淆故必正潘枲之職掌然後撫按之耳目靈通手足振舉實政得以修立也臣
查舊典布政司職在保釐爲諸司領袖凡一省官吏臧否軍民利病政治得失風教盛衰無不由之其各
項錢糧自會計徵收支解雖不督理周詳此外如課農桑均戶口清冗濫禁奢靡簡獄訟恤孤窮正士風
通商販品評俊髦嚴剔蠹弊宣達德意稽察册籍或徑自施行或呈詳撫按期於事事合宜庶不負承宣
之職乃臣觀近日潘司自催辦錢糧開報賢否而外其餘職掌所載多不修舉尤可異者官分左右職掌
則一不知起自何時左布政使登堂獨坐右布政使退避私寓竟爲曠朋無事之人設官初意豈是如此
夫一人之心思何如二人之心思更爲詳密一人之精力何如二人之精力更爲周到臣以爲掌印自當
歸左布政使而一切料理事務必二人同之自今以後如左布政攬權自便俾右布政不得登堂理事者
題參重治其餘農桑戶口等事逐件從實舉行登報撫按臣所謂潘司之職掌宜明者此也又察得舊典

臣察得明朝初設衛所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故養兵百萬不廢民間一錢其後法久而兵政亂盡用招募
之兵是衛所之軍在明正統後已無用矣其和因不變者蓋以設立衛所是其祖制而指揮千百戶等軍
之官又皆開國從征有功者子孫世襲難以革除故因衛所而屯田其實屯田亦係紙上空言蓋衛所田

地自明正統以後大半賣與豪強有力之家不過量收籽粒而已然明制以衛軍不可戰守江南諸省有漕運之役直隸河南諸省有修邊之役雖役輕於民尚有用其力之處也今江南諸省固有運糧之役而大江以北各直省軍丁既不漕運又不修邊不知所司何事乃徵日千百戶等官猶假借名色濫免差徭軍丁除正賦外其餘一無所事賦又輕於民間民間供應兵馬徵糧運草驛遞夫馬城池道路食解物料馬價錢糧里甲現役一切雜泛差徭繁難百倍於軍軍皆不與臣生長眞定亦係有衛所地方如唐山千言等屯相去眞定一二百里其衛所掌印官未曾身歷屯地不過委官徵收籽粒備文報數而已而近屯居民無不被弁軍魚肉以軍富而民貧以軍刁而民懦積習既久莫敢與抗也又如雞澤縣軍民地各居其半其賦役亦大相懸絕推此而言天下可知竊以爲民困未蘇古今偏枯不平之事宋有大於此者議者皆知衛所可裁但以漕運之故以爲或累於民臣竊思漕運衛所有限其非漕運衛所者甚多若將不運糧衛所歸併附近州縣管理則有四大利省官吏衙役俸薪一也均民間差徭除三百年夙弊二也有司督率權勝武弁荒蕪可墾戶口可添三也錦衣世襲不肖之心四也若因循不變則有四大害都司守備經歷等官俸薪所費不貲一也軍樂民苦徭役不得均平三百年之夙弊不除二也地方曠遠官法不及隱藏熟地脫漏丁銀三也世襲豪霸雄長其地侵漁孤弱四也故臣以爲除運糧衛所及邊方衛所不裁外其餘盡行歸併相鄰州縣有司管理仰祈敕該部詳察明朝一代衛所興廢始末及本朝時勢不同之故詳議以聞此興利除弊之大故而亦富國安民之第一著也

進論敬陳條議疏

伏見我皇上慶頒敕旨令羣臣各陳興利除弊事宜臣等疏庸闇淺愧無嘉猷仰佐黼藻然爲覃之憂稍有所見可助國計民生於萬一者敢不爲皇上陳之謹合詞開列上請

一、直治清廉爲重近見巡畢雖多而開列清操事迹者少今歲朝覲之年黜陟所關尤爲重大臣等以爲宜令撫按細心遴訪有司中清操絕俗者拔置卓異之首以備朝廷擢用則清官愈知所勸而不肖者亦知所改至於司道推知卓異者皆有內陞之例知府係守土之官臨民最切從來未有內陞臣等以爲各省大計卓異知府中似宜特拔一二人擬內陞以示鼓勵

一、朝廷所重在戶口地畝每遇朝覲之年自當詳造清册送部院察核而從前疆宇初定朝覲未有清册開印之次日約同封門詳閱如完之日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再加察看具疏奏聞其引見日期似亦不得過二月初旬既見之後即給水程星夜就道如回任違限官員仍聽撫按查參

一、大計貪酷官員已經題明露章之後即行罷候但卓異官員從前陞轉不同有內陞者亦有外陞者以故賢良未見超拔人心無由激勸臣以爲天下朝覲官其卓異第一二員即應留註內陞其餘應內陞者內陞應外陞者亦必超陞一級或照會典俱給誥敕庶內外均平大致大相懸絕其知府內陞品級考開

一、來朝官員衣服俱照品級花樣務要新鮮潔淨俱各自備脚力不許驅驛及指此爲由科擾於民此會典舊例也應照舊申飭但各官數千里跋涉資斧何出宜令撫按酌量道里遠近官職大小於缺官缺役

一、今驛遞煩苦馬倒夫逃有司料理不前每至自盡情實可傷然驛遞倒塌不前協濟錢糧州縣不肯按時交納又加有司拖欠扣剋驛遞馬得不困況解部錢糧降割甚嚴尚且拖欠何況驛遞外用錢糧雖云拖欠者令撫按糾參然糾參者少臣等竊思驛遞州縣亦有錢糧今乃將本縣地畝錢糧解部御撥傍縣錢糧協濟質符煩擾難濟其急莫如令有驛遞州縣即將本地錢糧支用餘賸者解部不足者撥補其傍縣協濟銀兩改充解部如此而驛遞錢糧省催討之煩清扣剋之弊得以實在支用不致馬倒夫逃有司困弊矣開山西省已有此例官民稱便似宜通行天下以蘇驛遞積困者也

以上各款如有可採伏冀察鑒施行

條議朝覲考察之例疏

竊惟三年大計所以進賢退不肖又安天下之要典節年舉行雖有成案諸臣條議亦經議覆然事理尚有未詳規則尚有未備則無以清夙弊而示官守臣愚貼下乘本不堪供駈策荷蒙皇上仟使敢不熟思審處以求有助治安之化謹具條議於左

一、舊制天下府縣官吏無不來朝我朝因天下初定只令滄梁道廳等官來朝所以省煩擾恤民力也但今江南財賦不清責在滄司若來朝則道途往返半年錢糧蒙溷益甚除各省滄梁朝覲自有例外臣以江南滄司應免其朝覲務將前項未清勒限察結如不能清理者即治以應得之罪其各府推官事關刑名若令之朝覲則囹圄必委他官而人命強盜一切重情以代庖而苟且塞責者多矣亦宜免其朝覲令同知通判等官來朝可也至於典史幺麼小吏臣於十三年春曾同部院諸臣管理大計見浙江一省典史來者甚多而餘省無一至者大非盡一之例相應一概免其入覲以省往來奔走無益之費

一、舊例次年朝覲俱限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今此限期業經舉行推是封門閉册未有定規引見回任俱無定日以致久住長安有狐裘蒙茸之嗤且任內公舉稽誤必多臣以爲各官限十二月二十五日到齊如有後期者鴻臚寺即行察參其封門日期考功司郎中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御史定於江南滄司應免其朝覲務將前項未清勒限察結如不能清理者即治以應得之罪其各府推官事關刑名若令之朝覲則囹圄必委他官而人命強盜一切重情以代庖而苟且塞責者多矣亦宜免其朝覲令同知通判等官來朝可也至於典史幺麼小吏臣於十三年春曾同部院諸臣管理大計見浙江一省典史來者甚多而餘省無一至者大非盡一之例相應一概免其入覲以省往來奔走無益之費

一、舊例次年朝覲俱限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今此限期業經舉行推是封門閉册未有定規引見回任俱無定日以致久住長安有狐裘蒙茸之嗤且任內公舉稽誤必多臣以爲各官限十二月二十五日到齊如有後期者鴻臚寺即行察參其封門日期考功司郎中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御史定於開印之次日約同封門詳閱如完之日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再加察看具疏奏聞其引見日期似亦不得過二月初旬既見之後即給水程星夜就道如回任違限官員仍聽撫按查參

一、大計貪酷官員已經題明露章之後即行罷候但卓異官員從前陞轉不同有內陞者亦有外陞者以故賢良未見超拔人心無由激勸臣以爲天下朝覲官其卓異第一二員即應留註內陞其餘應內陞者內陞應外陞者亦必超陞一級或照會典俱給誥敕庶內外均平大致大相懸絕其知府內陞品級考開

載甚明應否再行詳察

一、來朝官員衣服俱照品級花樣務要新鮮潔淨俱各自備脚力不許驅驛及指此爲由科擾於民此會典舊例也應照舊申飭但各官數千里跋涉資斧何出宜令撫按酌量道里遠近官職大小於缺官缺役

俸糧內支給。仍報部查銷。不許多支。

一、來朝官員。各隨地方民情利弊因革事宜。其可用者疏叩下各該衙門酌議奏請。

請此會典舊例也。今宜令有司開送二司。取各衙門揭簽打點。如有揭帖打點。及徇私受賄之徒。五城嚴一、來朝官員。俱在城外宿歇。不許進城拜見。偵或詐稱代爲交結。如往歲光棍打詐江西藩司范登仕者。行參究。若大猾奸棍。結黨成羣。憑空謂其少貲。或有徒。宜敕五城。一併緝擊參究。

一、天下官吏來朝。皇華驛路。瞻視攸存。若有盜賊不戢。致長途懼懼。裹足失期。文武將吏。所司何事。若有此等。來朝官吏。卽向本處地方官投呈存案。赴京。於考察完日。仍具呈部院。該管文武將吏。一併嚴加察處。

一、朝覲處分過官員。理難在地方久停。地方缺官。廢弛必多。宜於考察放榜之後。不拘雙月。盡行補選赴任。

以上各款。臣謹臚列奏聞。伏乞容鑒施行。

請發賑以救楚災疏

臣前閱邸報。見湖廣總督李標祖題爲災出異常之變一疏。內稱漢陽、漢川、景陵、潛江、以及沔、監、江陵等處。水天一色。川原莫辨。百姓採取菱粞。鳩形鵠面。固已縋鄰俠之囊。而濟貧生之淚。然臣竊以爲稼穡之補益。猶可救天災於萬一也。續閱督臣題報災傷漂流人戶。卽江陵一邑。查有地址名姓者。共三千八百三十五名口。其不知下落。並行查未確者。共計萬有餘戶。爲從來未有之奇慘。嗟乎。楚民何困厄一至此耶。臣閱古人有言。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今茲楚民之災。得非愁苦之極。化爲災沴乎。業奉睿旨。著該督撫按同各地方官。速圖多方採恤。務令得所。然既漂沒者。固已隨波而葬於江魚之腹。惟是淹沒遺黎。若循尋常格套。待查明分數。方論賑恤。禁棄無告。幾何不盡化爲白骨耶。方今救之之方。固不可一刻緩矣。臣以爲蠲免租稅。設法勸助。固不待言。而目前急務。則惟楚省贖鍰盡發。以給被災之民。庶可起溝中之瘠。而紓將絕之命。我皇上愛民若子。久已上格天心。諒不以楚民遠在江漢。而稍屯其恩膏也。然臣更有請焉。常平倉之設。原爲預備災荒。春夏糶以濟農。秋冬糴以還官。生息愈多。儲米愈廣。昔宋臣熙年間。會下朱子社倉法。云。常平倉之法。米賤則增價以糴。米貴則減價以糶。明宣德於諸路。而本朝十二年正月。皇帝敕諭一款。年間。巡撫周忱。以蘇州知府況鍾。多方儲積。蘇州一府。至六十餘萬。民至今稱之。煌煌上諭。言猶在耳。近來備成故事。雖報贖穀之册。而非糴秋糴之實。法概未舉行。是有司職業不修。而以朝廷仁民之大政。視爲不急之經國也。請敕各直省撫按。凡州縣存倉常平米。每春夏米貴出糶。秋冬米賤糴還。其所生之息。仍委官收取事宜。一疏。倘未詳盡。此其事關各部。宜若拯溺救焚。爲皇上惜此殘黎也。南方既已救寧。惟有海氛未靖。流毒浙閩。然以天道人事觀之。皆其殄滅之時矣。向來督撫鎮將。優游恢愒。未見奏捷。豈控禦之無能

楚災而並及之。

魏文毅公奏議卷二

陳請撫恤被災以安民生疏

臣昨於天安門外。竊推卽開雲南之提。九卿科道等官。莫不舉手加額。慶皇上仁威之遠播也。十三日晚。接邸報。見諸王大將軍開復雲南諸疏。奉旨。覽王等奏。進取雲南。擊敗賊衆。三路大兵。俱抵省城。沿途招降僞將僞官並馬步兵丁甚多。具見王等悉心調度有方。將士奮勇效力。克奏膚功。有功人員。迤著察明議敘。兵部知道。欽此。臣竊惟皇上德媲堯舜。功過漢唐。威信思順以象賢。順天應人而合道。是以當揆文奮武之際。興弔民伐罪之師。遂使鱷鼈魚鼈之區。金齒雕面之地。咸角崩面恐後。並革面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逸遁永昌。其勢已迫。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候封之榮。儻怙惡不悛。便當窮兵追討。井底游魂。其何能久。是在皇上之折衝樽俎。決勝千里也。成都千里。號稱沃野。雲南風土。亦近中華。非得重鎮。莫能彈壓。臣聞兵家之法。守門戶不守堂奧。其間分鎮設兵。控制險要。是在皇上之長慮卻顧。計國久遠也。若夫捐無名賦稅。以蠲新附之俄。蠲地方人才。以收最穴之士。用楚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腐敏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蠻。臣於順治十五年正月。有密陳進

600

耶。抑心力之未盡耶。況台州之役。已過邀皇恩。而桑榆不效。誅討無功。悉索敝賦。疲於奔命。臣竊爲諸臣恥之。更祈天語嚴加申飭。責令悉心同撫鎮。詳議方略。具奏。必如何而後逆寇可滅。海波可清。效則膺破格之封。不效則治悉撫鎮以無能之罪。進行間鼓勵。積倦之氣。爲之一振。而浙閩粵東之民。有出水火而登衽席之日也。其餘瞬遠地方。凡有遺寇。並責成各悉撫鎮。勦撫兼施。則民生均沾太平之樂。而國家永奠無疆之休矣。

再陳末議疏

臣以庸材。猎猥辦事。愧無嘉謨嘉猷。可以入告我后。然偶有所聞見。關係穆政。可以見之施行者。敢不據實爲皇上陳之。謹列條於左。

一、國子監乃學校重地。實爲養育人材根本。近因屋舍傾圮。鞠爲茂草。規條不立。教法無章。其監生之在監者。落落如晨星之稀。即各衙門歷事監生。亦有名無實。將成均之義。謂何。夫國子立名。原以教公卿大夫之宮子也。又以教郡國之俊拔薦貢。自非高賢偉德。難以爲之師長。臣以爲宜隆其品秩。久任以責成功。若海內有布衣名儒。如前朝劉因陳獻章之流。宜令禮部。從公採訪。聞拔一二。置之師席。其各衙門歷事監生。必須修復舊制。月給廩米。然後可以責其實歷。俾歷對文卷。練習政事。既用之後。倘深有蘊推知。仍與甲乙榜一體考選陞轉。則國學重而養之有素。日收用人之效矣。伏候上裁。

一、人情樂生惡死。誰肯甘心爲盜。以蹈大辟之刑。乃近來法司審理利名。其強盜死罪。多有永順保河等。脅從減等。問發邊衛充軍。及徒流遷徙之後。欲投往他方。則人不敢留。依依故土。則無衣無食。饑寒迫身。以致不得已爲盜。良可憫惻。臣請敕下該撫按。行察四府所屬州縣內。有未圈無礙官地。果可以起蓋房屋者。撥給失業之人。令得居住。彼既有棲身之所。倘可苟延性命。不致流浪作賊。以陷刑戮。至於往時內城失業之民。撥與外城官地。蓋房居住者。既經遷徙。宜爲永業。臣昨早赴衙門。行至南城公署有百姓數百。擁臣馬首。號呼求救。云打磨廠南柴園空地。奉部撥補。住有千家。今蒙大興縣票傳。奉戶部堂牌。云係嘉靖器司苑局種菜官地。率老人等來園察看。百姓聞圈。恐致遷徙。老幼號泣等語。臣稍加詢問。知此地住有千家。若復圈爲園圃。則流離無所棲止。請敕戶部。別踏良圖。勿使小民驚心遷徙。則數千口生靈。皆邀我皇上再生之賜矣。伏候上裁。

一、上帝好生惡殺。故人皆有不忍之心。出乎性。發乎情。自然而然。非有所強而爲之也。然而風俗凋弊。則或有父子相忍之時。前僉都御史蘇宏頤。在衙門時。曾言宦於福建。其地有溺女之風。養男則存。養女多溺。臣又聞江南江西有數處州縣。亦染此風。其餘他處。焉保其無。父子天性。何分子女。忍心害理。莫此爲甚。又聞四川省有一二偏僻州縣。相沿陋習。濱亂父子之倫。及今平定之初。正可改正。以覘維新之化。請敕下各該撫按。嚴行察禁勸諭。若有前項情節。治罪不宥。則風俗丕變。而皇上好生之德。普於廣遠矣。伏候上裁。

一、京師根本重地。必使小民知尊敬官長。方有以觀瞻。而爲遠方之法式。昔孔子爲魯中都宰。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近見京師薰稗小兒。讀詈官長。衙役通事。光棍土豪。鮮衣怒馬。揚鞭沖路。城門關索過門錢物。負擔之徒。亦所不免。大無法紀。昔明朝葛制。巡城御史。各城門俱在巡視之中。今除兵化等門。遠難巡視外。其前三門及張掖水定等門。合無令御史一併巡視。如有前項需索等弊。嚴行究治。其衙役光棍。並稗人等。如有仍前毆詈職官。沖犯不讓者。不必專送部治。係各城分管地方。即與懲治。其文武職官。遠次相遇。相讓體儀。一併議爲定制。則貴賤攸分。而禮讓成風矣。伏候上裁。

以上數條。俱係切實可行。惟聖明採擇焉。

請停東省察荒之差疏

臣竊惟藏富於民者。寓邦之要道。搜利無遺者。聚斂之小術。昔漢文帝指除田稅。化行天下。唐用宇文融設法丈量。彼時天下田畝。有熟無荒。猶且數歲而役罷。非一歲可竟之事也。今天下初定。民之疲瘵未甦。呻吟未息。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初植之木。不可搖其根也。而況東省之民。困於修河。困於撥船。困於驛站。困於防海。漁網之利。亦無所獲。目今大兵征演雲者。自南而北。勦海寇者。自北而南。其間供應夫役。轉輸糧草。徵發日器數千。收穫未免失時。官吏奔走。宵寢俟朝。民之困苦已極。倘堪復擾之耶。然使前此未經開報。則專官往丈。或可增益田賦。乃原任巡撫耿焻開報已盡。言者猶以爲中多虛數。百姓莫之控告也。東省之田。即再加勾搜括。亦無幾矣。今專官往察。雖有賢者。亦不能無擾民之事。何者。謂官吏於驛站

督臣節制則操演既便往來不勞江中之旌旗壁壘必然改觀其操江撫臣似宜只管上江一帶請改江南總督撫鎮等官從公酌議無誤地方可也

一則兵餉宜足也緣旗兵餉之缺至七十萬矣呼庚呼癸逃竄時聞家口嗷嗷又無月餉前見於譚臣之奏疏者可考也戶部以積年拖欠抵兌未有實濟此猶炊沙作飯巢得食乎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捲腹皆該撫按嚴行查參其生長年籍端午重陽給送體儀俱已經禁止而未見撫按察參豈真弊絕風清正由姑息養交所當嚴行撫按一併察參伏聞天語嚴飭或令該部並議法程以便通行各直省遵奉維謹此誠內外一體省民力而省官常之法守也

請行發憑之例疏

臣竊思今日懲貪之法可謂嚴矣輕則流徙重則抵綫未嘗稍有所寬假也然參劾時聞逮繫頻仍而積習不改抗揚猶故豈有司強以性命爲贅疣以身家爲草芥而甘心於苦試大法哉蓋習俗之汙染久矣由姑息養交所當嚴行撫按一併察參伏聞天語嚴飭或令該部並議法程以便通行各直省遵奉維謹

摘戍轉遠州縣俾其作興如是情弊皆由恣情縱慾不自檢制以致蠹政害民公務沈困相應請旨收下各該撫按嚴行查參其生辰年節端午重陽饋送禮儀俱已經禁止而未見撫按察參豈真弊絕風清正由姑息養交所當嚴行撫按一併察參伏聞天語嚴飭或令該部並議法程以便通行各直省遵奉維謹此誠內外一體省民力而省官常之法守也

請行發憑之例疏

臣竊思今日懲貪之法可謂嚴矣輕則流徙重則抵綫未嘗稍有所寬假也然參劾時聞逮繫頻仍而積習不改抗揚猶故豈有司強以性命爲贅疣以身家爲草芥而甘心於苦試大法哉蓋習俗之汙染久矣今既有大法以懲之又必有以察其隱微最苦之情而去其牢錮相沿之弊然後天下之爲吏者有以自全其生理而勉強孜孜焉以趨於爲善之路臣請得而言之自古吏治惟兩漢號稱可觀然兩漢所重者太守其丞掾以下皆自辟置未嘗有京選之事也唐之選人歲集京師然恐西京薪米之貴也而東都有選恐遠方赴都者跋涉之難也而嶺南差部官往選明初有司皆給以道里之費到任著予勘合我朝前數年有司選遠方者亦皆給驛馬一匹行發憑之例是以有司尚多慶謹邇來之論選者其自家赴京也近者已費數十金遠者二三百金遲者守候三二年速者守候一年半年及至將選而投供有費靈源有一則委任宜專也朝廷用賢委任以責成功若使之一人不得用一將不得調是猶縛其手足而欲其展布難矣平海之法非但兵將爲要良有司之撫綏更急今江南之官黜革降調不可勝數即有賢能欲爲報謝恩見朝投遞報單之類皆有費其貨居房屋傭覓長班皆有費未已也凡京官中有素相認識者不可不往一見所選地方有現居京官者又不可不往一見其往見也或用贄儀或用門包皆不能無所費又如同鄉同年必有飲宴往來因而便費不貲後來者人走京打點賄賂囑託陞選無窮之弊其端皆自此開即有杜門自守者其日用飲食之費亦十倍於在家緣是揭借京債如同行乞乃放京債者皆係積年爲利陷人之徒或四五十兩算一百兩或三四十兩算一百兩而又重加七加八之利又有更重於此者以利作本謂之滾利選官勢出無奈與其餓死京師且賠日下只得託人懇求於放債者方得許與既到任之後則慫恿鮮衣持券而至除酒食盤費外其前銀一一付還或那借庫銀者有之或嚴行濫罰多方貪婪者有之將圖了其夙債而不知已陷於重法矣臣以爲欲察有司隱微艱苦之情而破牢錮相沿之弊莫若行發憑之例凡應選官員概在原籍聽候吏部查明資格進士舉人應選者若干人應拔歲貢應選者若干人先行具疏至期照例圖選選後發憑原籍該撫令其轉行該府行本官具本縣里老甘結即信堂面領給如是則資斧之費者舁說之端絕例廷之體悉其情也無不備至而又無重債夙負以困逼之自然潔己愛民者多而不肯甘爲不肖之行然臣之此議於打點之路生塞作窒山以便於貪墨之徒皆爲不便而於士人節儉自愛進身端正或激朝廷撫惜黎民實爲至便一舉而三善備百弊除矣然欲相沿夙弊者必且巧爲之說曰若不投供赴選恐有假冒之弊查從來吏員有假冒正途未見有假冒者且從里保甘結縣府面給焉有假理吏員由京衙門選官者多照衙投供謁選可也或又巧爲之說曰不赴部投供謁選恐非銓政之體然今天下初定振飭吏治當如拯溺救焚以冏之而不在區區之小節況明朝三年朝覲有司無不到京者本朝因天下初定皆令代覲者蓋册

亦未見於事有廢今寬有司之力以使之感恩圖報率公理民豈非絕賄賂杜奸弊端百年來相沿以爲故事若不改弦易轍急加救正吏治終無由清伏冀容鑒採擇施行天下生民幸甚

行保甲以嚴防範疏

臣惟古今弭盜安民之方無如力行保甲之法然近日止通行於漢民村莊而滿洲莊屯則格格不行夾於法固非盡一且畿內房地既經圈佔民多貧居滿屯房屋傭工賃值遂爲保甲所不能譏察之人此中藏奸影射引勝旗下之人濟惡爲盜挾矢張弓成羣馳驟出入無忌何所不至是以盜伙近地失事極多向使滿洲莊屯防範周密漢民保甲設誠力行何至有此公行盜賊耶地方官躧忽含糊提首畏尾絕不敢申報奏聞及失事之後希役躧緝明知其爲其黨盜而懼勢不敢輕擊袞袞職職致潰匪一日矣頃閱邸報見科臣面挺達畿輔近地等事一疏奉旨據奏房山定興盜賊入城劫官該地方官所司何事著嚴察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益不勝賊冀夫近京縣治有城有池自非窮遠村落荒涼無備者比賊既入城劫官庫獄已不可問撫按未見奏聞不知道府曾否申報撫按也鎮將有無緝捕也奚堂情弊習爲故常致使竊賊窺破官司底裏愈肆橫行復何所顧忌哉去年永清縣南關失事率盜拒敵傷兵猶曰城外關廂今房山定興竟闖入城內則城外村嘘之被劫殺者不知幾何家幾何命矣若不嚴行振飭設本塞源盜風何日得息民生何日獲安即滿洲莊屯旗下人之被漢民引誘爲盜以死於西市者何日而止臣日同刑部大理寺核擬強盜諸案每案之中多至十餘人每日之中多至二三十起既贓眞證確欲生之則無由也染毫畢題又不禁雙淚欲下矣因念旗下舊人多精壯慣經戰陣攻城掠地曾爲國家出力或糧餉用度不足自給斷不能捋荼茹苦與農夫樂傭同甘淡薄也或耕種水草無牧或標賠浪蕩無聊而漢民誘之餌以財力未有不相從爲盜者爲盜則必殺殺一人則壯健者少一人雖可恨亦甚可憫也如無漢民通線引誘則旗下不知失主虛實不敢行劫而今防閑無法弭止無術豈非臣下之咎哉爲今之計惟有仰乞天語嚴加申飭直隸撫按轉行各該地方道府州縣衙所文武各官及滿洲莊屯旗下人等將雜居滿屯漢民家家編排保甲不拘與旗下人夥居散居務要十家湊成一牌旗下人另爲一牌若不足十家者四五家亦可立爲一牌其漢人有地方保長旗下則責成本管莊頭及撥什庫等務要朝夕約束互相譏察不許無故挾帶弓箭騎馬出屯若有公事上京或往某處所幹何事須向莊頭撥什庫說明起身仍計其往來路程依期歸屯其漢人攜帶弓矢出屯者則向牌頭地保說明依期歸屯敢有成羣結夥滿漢混雜仍前出入無忌有爲盜賊之跡者如係旗下人許莊頭撥什庫拏送該管地方官究審正罪隱庄頭撥什庫、牌頭鄰佑知情不舉事發一併按律究治其近京三百里內各村屯內出入雜路盡行打墊塔塞只留應行道路安設柵欄盡啓夜閉以撥什庫等掌之彼其自盜欲做賊則畏伏路官兵夜欲做賊則柵欄嚴閉不得飛越而又譏察如此其嚴家自爲守人自爲防自然盜息民安漢民之奸宄者不敢句引滿人而安心於務農業滿人之精壯者亦不至爲漢人句引而蹇

設以待調發又何至犯法被戮救拔無路使壯兵虛耗而旧業荒蕪以傷朝廷好生之仁耶臣極知皇上如天大德垂念兵民擬爲篇至畿輔根本之地所關尤爲不小敢不切實具奏防範之法以爲國家足兵足食之遠慮以絕盜賊充斥之根源耶

請設漢官僉都御史疏

竊照六部都察院朝廷所託以爲治之綱領也其責任重大維均而臣衙門賊窣號稱繁劇凡六部轉行各差御史齊劄不可不詳若也凡各督撫按題奏本揭不可不詳若也凡三法司核疏刑名不可不親爲審擬而會同各部議覆事情不可不詳慎也若夫考察各差尤煩靡對建白利勦須藉見聞非得其事之賢鮮有不溺職而獲咎者矣查京衙原有左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各一員今都而宋設有僉都其副都又時常遷轉以一人之身料理諸事精神豈能周到往歲亦有題請者未見銓補臣思衙門事體重大各部堂上漢官俱係三員況臣駑駘才品尤讓於諸臣而不及早奏明憲公事疏忽遲誤何能辭其咎乎伏冀容鑒裁定照例添設漢官僉都御史一員庶部院事同一例而臣愈得同寅協恭以效鞠躬盡瘁之義矣

破陳攻勦良策以靖海氛疏

竊照皇上施仁敷義平定海內前者滇黔梗化負固不服皇上奮然乾斷一赫斯盛天戈所指萬里廓清此廟算之勝非僅師武臣力也幅員之廣固已直比唐虞殷周不足云矣蠢茲小醜竄穴海洋稱兵犯順若不急加誅討則兵馬之驛騷何日而止錢糧之儘科何日而緩百姓之供應何日而寬此臣所以每一念及疑心如焚而不禁滅此朝食之思也皇上因咋歲南征之將敕以進勦之計成功已在旦夕日前大事未有過此臣備員耳目庶殷之末安敢自安恐陋而不思一竭盡其芻蕘乎今彼所見敷陳如有可採伏望容鑒採納謹開列於左

一、急據舟山以搗賊巢舟山地勢廣闊與定海逼近賊所恃以窺伺若我兵據舟山則賊西不敢犯台紹北不敢犯景明昔明嘉靖之時倭寇猖獗北據舟山總督胡宗憲督總兵俞大猷雪夜環攻焚其巢穴然後倭患得平近聞賊已率餘衆逼不煩攻擊便可屯兵歇馬但此地兵多則我太煩兵少則力難支昔秦將王翦伐楚必用六十萬人而後滅楚將項燕之衆漢將李廣利伐匈奴過舟山而北即崇明京口一帶俱可貼然只有返門孤穴揮兵進勦鄭逆可計日成擒矣

一、多備火器以燒蓬梳海船勢如大樓在海往來如飛而我軍小船追趕不及然賊兵儲窮我兵善於扒船以數小船攻一大船一夫先登則巨船爲我有矣但在近海處則可若汪洋巨海之中惟以風爲進退其船倏忽之間和去已絕不和值而大船所懼者火攻也昔周瑜之破曹孟德孔明之借東風使火攻近哈哈木梁化鳳等與海寇戰亦以火焚其船此取勝之明驗也今請救滿漢大兵多備火箭火器

等項中其蓬梳則勢如燎原賊命在我掌中矣

一、嚴備廣東以防衝突。潮廣邊海之地。與福建相連。賊以海島爲家。無堅城深池可守。若攻討之急。彼必盜泊船上。或泛海至廣。出我不意。亦未可知。昔哲有海寇廬循。劉裕討之。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今鄭逆窘急。安知其計不出此。宜密敕廣東督撫總兵嚴兵爲備。以防其北掩。備戰船於江中。棘水師以備中流邀擊。勿使片帆得濟。賊進不得殘掠。退無依歸。不死則降矣。

一、嚴責總督以奏蕩平。戰勝攻取。雖師武臣之力。而運籌決勝。必藉智謀之帥。昔唐吳元濟以淮蔡拒命。諸將征討累年。莫能成功。憲宗委裴度。督率李愬等。宵夜入蔡。以成厥功。今江南三省。有三督三撫。又有總兵。又如總兵陳德經河南。折軍銳至四萬。兩民何以堪。請敕兵部。以後爲遠之兵。勿輕於調發。則行糧省而民不擾矣。

以上七款。謹冒昧管見條奏。伏冀睿鑒。採擇施行。

請復八旗之科目疏

臣竊歷觀往代國家所以長治久安者。賢才衆多而已矣。賢才所以文足經邦。武能戡亂者。教育之有素而已矣。故不特文臣不可以不學。即古來名將。深通韜略。圖形麟閣。未有不由於學者。蓋學者。所以學爲忠臣孝子也。學爲通達世務也。學爲文武兼資也。故曰一歲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言人才之不可不教。教之有法。取之有制。惟經史足以廣其志。惟選舉足以明其公。惟定額足以嚴其辨。務學前此原因雲貴未平。故暫視之若爲迂緩。而其實爲國家最急之務。以臣所聞。近日旗下子弟。皆不務學。騎射嫻熟之習。翻習弓馬之技。此強兵重武之本圖。固有深意。但旗下爲人才之根本。外面督撫道府州縣。內面各部院寺諸衙門。需人甚多。非預養之於平日。而欲其取之於一旦。勢必不能。久之。賢能缺乏。甚可憂也。況讀書與弓馬原不相妨。今凡旗下子弟。十日之內。令之五日學射。猶有五日之暇。可以學書也。而今皆曠業廢時。其賢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不肖者。則博奕謔笑。浙且流於頑鈍矣。臣以爲旗下子弟。願讀書者。宜仍聽其自便。但令弓馬兼習。則文武皆備。仍復往歲科舉會試之制。其武舉武會一並舉行。一、治道首尚節儉。天地生財有限。凡事節省。則不至於窮困。今皇上衣服不好華麗。光祿發糧。又無多費。俾賢才有進用之路。仍嚴定額數。不致冒濫。以是而興世襲功臣子弟及白衣筆帖式出身者。參互用之。立一代之法。似爲長久無弊之道。昔唐太宗之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國。皆遣子弟入國學。陞講筵者。至八千人。自古兵之強盛。有過唐太宗之時者哉。而其加意於學者如此。金世宗之時。內面各部院寺諸衙門。需人甚多。非預養之於平日。而欲其取之於一旦。勢必不能。久之。賢能缺乏。甚可憂也。況讀書與弓馬原不相妨。今凡旗下子弟。十日之內。令之五日學射。猶有五日之暇。可以學書也。而今皆曠業廢時。其賢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其不肖者。則博奕謔笑。漸且流於頑鈍矣。臣以爲旗下子弟。願讀書者。宜仍聽其自便。但令弓馬兼習。則文武皆備。仍復往歲科舉會試之制。其武舉武會。一並舉行。一、治道首尚節儉。天地生財有限。凡事節省。則不至於窮困。今皇上衣服不好華麗。光祿發糧。又無多費。俾賢才有進用之路。仍嚴定額數。不致冒濫。以是而興世襲功臣子弟及白衣筆帖式出身者。參互用之。立一代之法。似爲長久無弊之道。昔唐太宗之時。高麗、百濟、新羅、高昌諸國。皆遣子弟入國學。陞講筵者。至八千人。自古兵之強盛。有過唐太宗之時者哉。而其加意於學者如此。金世宗之時。移剌履以女直試策諸生。稱進士。世宗大悅。豈慕其名哉。將以爲國家求其才也。皇上聰明天縱。博極群書。猶且午夜不倦。而各衙門滿洲大臣及漢軍諸衙門人臣。聞太宗皇帝考校培養。亦用科目。則及今作養人才。不可一刻緩者也。人才得而國家諸事可理矣。

詳陳救荒之政疏

臣竊照兗水涸旱。自古不免。然而民不至於流離死亡之甚者。以有補救之術也。今歲天氣亢旱。二麥多枯。秋苗布種者少。山東河南江北尤甚。昨歲遭水。今年遇旱。掘草根。剝樹皮。骨肉相食。及今之時。而不爲拯救。使百姓流離死亡。則戶口愈少。地土愈荒。財賦愈以不足。豈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道乎。況淮徐一帶地方。其民皆長大剽悍。膽力過人。自古以來。盜賊多起於此。然民非樂爲盜也。冒法而爲盜。則人命事情重大。朝廷設立三法司。欲其再三詳慎而不敢忽也。今三法司核議只在一處。雖不敢不盡

死。是法不爲盜則饑故其弱者甘心流離饑餓而死其強壯者則挺而爲盜矣。設法以賑救之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福民命得延盜萌可息此正拯溺救焚之時非可以寬延日月者誰修其事於左

一、蠲租額以蘇民困。歲荒民饑救死不贍。奚暇完租。凡此數處宜令有司停止蔽扑踏勘災傷分別荒之分數請旨蠲免其官員參劾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窘。荒政十二。發財爲先。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前臣考驗江寧巡按衙門真元册籍知有積穀及二萬餘石。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察給發以救嗷嗷待哺之衆其春夏分數請旨蠲免其官員參劾亦應停免

一、發積貯以救饑窘。荒政十二、發財爲先。國家設立常平倉原以備饑荒、救民命。前臣考驗江寧巡按衙門真元册籍。知有積穀及二萬餘石。今茲數處積穀。宜令撫按速行清察給發以救嗷嗷待哺之衆。其春夏分數請旨蠲免。其官員參劾亦應停免。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粟濟不如帖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盌之粥。隨即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議給散以布實惠。賑濟之法。粟濟不如帖濟。今之有司。惟知煮粥之法。然城居附近者。得食一二盌之粥。隨即枵腹。其鄉村居遠者。趕趁不及。以致僵仆道途而死。有司徒博日賑多人之名。不解部銀。仍盡留用。以濟窘急。

一、勸收糴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糴。使爲鳥獸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糴。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勤請給與冠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戶口也。

一、勸收糴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糴。使爲鳥獸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糴。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勤請給與冠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雨降。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救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貸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雨降。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救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貸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因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匿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擾。而得暫棚其口以延生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因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匿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擾。而得暫棚其口以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當平之外。有羨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敕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臨時賑之。貧者量加耗利。亦貸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當平之外。有羨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敕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臨時賑之。貧者量加耗利。亦貸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敕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饒地方。歸而減價平糶於民。米價不致騰湧。而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旱行一日。則生民一日獲福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敕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饒地方。歸而減價平糶於民。米價不致騰湧。而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旱行一日。則生民一日獲福矣。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敕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敕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貸。贖鍰積穀。原爲防饑。而年來民方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囚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皆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發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議贖鍰以廣賑貸。贖鍰積穀。原爲防饑。而年來民方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囚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皆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發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蠲以回天意。齋戒祈蠲。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率行。或佯禁屠沽而

一、盡祈蠲以回天意。齋戒祈蠲。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率行。或佯禁屠沽而

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省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爲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敕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時當誠恪齋禁。不得仍前視爲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

私飲酒食肉。騶從導引。而不省習勞。是其心既不以赤子生靈爲念。又何能上感彼蒼乎。宜敕撫按以下一切有司。凡屬境內山川可以興雲致雨者。時當誠恪齋禁。不得仍前視爲故事。若有此等撫按糾參。

一、勸收糴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糴。使爲鳥獸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糴。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勤請給與冠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戶口也。

一、勸收糴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糴。使爲鳥獸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糴。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勤請給與冠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戶口也。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因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匿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擾。而得暫棚其口以延生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因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匿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擾。而得暫棚其口以延生矣。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雨降。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救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貸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雨降。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救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貸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勸收糴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糴。使爲鳥獸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糴。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勤請給與冠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戶口也。

一、勸收糴以廣皇仁。凡民饑餓。有司宜設法救濟。不幸而致於死。即係有司之罪。況又不爲收糴。使爲鳥獸所食。爲民父母。亦獨何心。宜救撫按。如有餓死之民。即爲收糴。其有遺棄子女。照依會典。令州縣官設法收養。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勤請給與冠帶。待其長成。皆朝廷之戶口也。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雨降。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救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貸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貸種粒以望秋成。大饑之後。民食艱乏。忽而雨降。耕種不容稍遲。而貧民種粒無出。耕牛無具。請救有司省視。或令富戶借貸於貧民。而令貧者爲之共出力耕種以補之。或官爲措設種粒。待其收後償之。則秋禾有望。而春饑者不至於秋饑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因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匿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擾。而得暫棚其口以延生矣。

一、暫准保結以安流寓。古者因荒之歲。移民就食於豐稔地方。而今逃人之法甚嚴。民之流向他方者。謂他人父亦莫之顧。何者。恐匿之而有逃人隱匿之罪也。合無令所在流民。准其自相保結。暫聽居住。俟秋成之後。仍令各還鄉里。則目前無驅逐之擾。而得暫棚其口以延生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當平之外。有羨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敕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臨時賑之。貧者量加耗利。亦貸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一、設義倉以計長遠。當平之外。有羨倉。昔隋開皇五年。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貧富爲差。以備凶年。名曰義倉。但恐不肖官吏。因之爲利。請敕所在有司。勸民間或買義田。或輸義錢。義穀存之鄉社。臨時賑之。貧者量加耗利。亦貸者隨時給賑。只令耆老人等。掌管其出入。有司勿預。凡民自相救助。古風可復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敕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饒地方。歸而減價平糶於民。米價不致騰湧。而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旱行一日。則生民一日獲福矣。

一、行官糴以資轉運。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出糴於外。即古移粟之法。請敕撫按。督令有司。除起運糧銀。難以輕動外。其存留銀兩。暫以借用。選忠厚官吏。轉糴於糧饒地方。歸而減價平糶於民。米價不致騰湧。而令該部速議頒布各地方有司。俾事事有濟。人人用心。戶口不至於凋殘。田土得藉以耕稼。盜賊止息。而元氣不至大傷。旱行一日。則生民一日獲福矣。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敕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禁閉糴以廣通融。昔秦晉告糴。亦救災恤鄰之義。今天下一家。何此疆爾界之殊。請敕撫按申飭豐稔地方勿得遏糴。如有不遵。參治勿貸。

一、議贖鍰以廣賑貸。贖鍰積穀。原爲防饑。而年來民方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囚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皆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發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議贖鍰以廣賑貸。贖鍰積穀。原爲防饑。而年來民方困乏。所積無幾。必多方設法。始克有濟。嘗考明之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徐州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囚有力犯人。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徒二年半三十五石。徒二年三十石。徒一年半二十五石。徒一年二十石。杖罪每一十一石。笞罪每一十五斗。今若倣而行之。皆濟一時之急。後不爲例。發用廣而賑益溥矣。

一、盡祈蠲以回天意。齋戒祈蠲。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率行。或佯禁屠沽而

一、盡祈蠲以回天意。齋戒祈蠲。在五位猶勞憂思。況在有司。敢云勞勩。但從來故事率行。或佯禁屠沽而

見部院等官。如人才進退。流品貪廉。民生休戚。典禮因革。軍需有無。刑罰得失。章疏所不能悉者。面加諮詢。協於中道。奬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而無上下否塞之象。若羣臣進奏。尤必求爲長久可行之計。勿爲一時補苴之謀。必共尚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煩瑣之計。立綱陳紀。端習蠲忠。期於軍民得所。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立大本以成交泰。此久安長治之策也。

計兵食以恤民力疏

竊照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民富則君不能獨貧。此老生之常談。而實古今不易之通論也。本朝應天順人。平定六合。凡所以優恤民生者。無不備至。故荒亡者。則除其額賦。災傷者。則免其征徭。海內元元。孰不樂朝廷寬大之恩。惟因海寇年年作亂。兵興不休。今歲司農告匱。不得已議及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百餘萬。實爲百姓御災捍患。無可奈何。非忍於陵削窮黎之膏脂也。近聞各直省百姓。莫不輸將恐後。解赴軍前。士馬騰飽矣。雖然。勉完此項。而人窮糧賤。鬻肉鬻妻。其苦難之狀。有難以筆舌形容者。若年年加派。稽遲囚荒。百姓之流離死亡。豈能支乎。今順治十八年派餉已完。而康熙元年未經會計總算。皇上龍飛九五。海內朝首企足。以仰浩蕩之恩波。此其時也。伏祈敕下戶部。速爲籌算。康熙元年賦取人。殆濫觴於齊梁。至陌而成功令。興唐因陌制。其初科目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天子自詔曰制舉。其後科目繁多。次遞改易。凡八十餘條。總其大綱。不出於進士明經二者。進士試詩策論。明經試帖經。進士重而明經輕。五代宋初。率仍唐制。然詩賦傷於浮靡。帖經病於固陋。識者譏之。當時共用兵餉若干。各直省正賦若干。果否足用。不敷則益之以兩淮之鹽課。不敷則益之以內庫之金帛。救弊之術。宜通典核之策論。而退浮靡之詩賦。則作興人才。克復漢烈王安石泥古而不知今。所立新法。工部之節省。如果足用。其加派錢糧。即應全爲停止。如或所欠止一二百萬。則應照此一二百萬之數。派各直省。不應仍取足五百萬之數也。然派餉雖在戶部。而用兵則在兵部。以後鎮守出征兵餉。不得逾於常賦之外。是又在二部諸臣。事事會議。爲民即以爲軍。爲百姓即以爲國家。乃培根本而長治久安之要也。

請駐兵荊襄以防要害疏

臣前歲三月初六日上諭內云。大兵出邊進征。直抵緬甸。驅國底定。從此大兵得以休息。糧餉不致糜費。仰見皇上垂念兵民困苦已久。思欲立致蘇息。使其享太平之樂也。今既數月矣。大兵未有旋歸之期。在廟堂自有成算。必將與封疆之臣。詳盧審處。而臣以爲大兵之出戍。勞苦已久。百姓之轉運。疲困已極。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似宜早定凱旋之期。以使軍民歡呼戴頌者也。計吳三桂精兵不下數萬。總督提督等所領綠旗官兵。不下七八萬。何難守此一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游魂皇上威德遠屆。稍示招徠。必將顛角稽首。投誠納款。不則窮困之極。懸示賞格。其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來獻者。無足煩當宁之遠慮也。土司族數不一。賢智撫善撫遇之。皆爲孝子順孫矣。故臣以爲滿洲大兵。撤回爲便。雖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如此其遼闊也。非有大兵鎮守。儻或或寇生心。鞭長不及馬腹。豈長慮卻顧之道哉。臣思荊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蜀。東通吳會。南接粵西。北達秦豫。自古爲四戰之區。三國所必爭。誠天下之要地也。方今郎酋諸山及夔門一帶。尚有賊黨餘氛未盡剪平。伏祈擇一大將。領滿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組繪之能事。亦無以辨其日後蒞政之能否者與。三代而後。人才之盛。莫如西漢。晁錯、公孫宏、魏相之政事缺失。而直節之士可得也。周以勢之險要。而將領之士可得也。豈若置時文於此。雖使探精抉髓。極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往歲海寇入犯江南。荊州大兵順流而下。人心恃以堅定。此其驗也。故坐鎮一處。而滇黔川楚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爲今日

一時之謀也。

科舉議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典章制度。垂於令。驗於古。洪爲功令。然後可以興起人才。垂法後世。以臣觀今日立法改制。正其時矣。國家重典。莫如取士之法。凡天下人才之盛衰。士人學術之邪正。俱本於此。詳考古今堯舜之道。數奏以言。立萬世求賢之則。漢之對策。最爲近古。逮夫流弊日深。而隋唐之詩賦。宋明之經義出焉。二者皆無用之學。而詩賦之無用。外別於儒術而易見。經義之無用。內倚於儒術而難明。臣請爲陛下歷數而極言之。夫漢世取士之科。有賢良方正。有文學有孝廉。有茂才。有辟召。其目猶多。惟辟召之家臣稱良。入於公府。公府稱良。入於王宮。成績可稽。不須文試。其賢良、文學、孝廉諸科。始雖倫等不同。而後則總歸於文試。以驗其實。魏晉六朝。雖重門地。而試策之法。兼行不廢。詩賦取士之始。史無明文。惟陋文帝時。杜正倫舉秀才。楊素試以賦銘。御史李諤論風雲月露。有傷大道。而煬帝始立進士之科。則詩賦取人。殆濫觴於齊梁。至陌而成功令。興唐因陌制。其初科目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天子自詔曰制舉。其後科目繁多。次遞改易。凡八十餘條。總其大綱。不出於進士明經二者。進士試詩策論。明經試帖經。進士重而明經輕。五代宋初。率仍唐制。然詩賦傷於浮靡。帖經病於固陋。識者譏之。當時救弊之術。宜通典核之策論。而退浮靡之詩賦。則作興人才。克復漢烈王安石泥古而不知今。所立新法。以經義易詩賦。其名雖曰舉大義、明儒術。實則與帖經相去無幾。故蘇軾譏爲黃茅白葦。而行之未久。安石亦有躬進士爲學究之悔。蘇王二臣。所主之議論不同。而天資與學問正等。迨夫經義既行。而人才益落。則所見有不得不同者矣。明初因襲宋舊。法益詳密。然其時剡文未興。寖所勦竊。士子深探傳註。發明聖經。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故成宏之舉。業遠勝南宋。卓然自命冠冕一朝。而棘闈去取。極重後場。是以士子留心典籍。博洽古今。理學經濟之臣。往往出於其內。萬歷之末。坊刻盛行。取士者專重制義。而二三場借以充數。士子束書不觀。惟以記誦剡文爲事。閱其詞章。倘無意義等倫。況所謂理學經濟者乎。士習如斯。其忠遂淩遲於家國。夫帝王之治天下。如人有子而自教之。有田而自耕之耳。今若欲盡變取士之法。天下必朝令而夕從。然而有所不必也。就今日科目之制。略爲轉移。寓變於不變之中。而有可以大革士風、裨國是者。則莫如進策問爲第一場。論歸經傳。表禁比偶。絕蔓詞。判去四六。務明斷。以抑無用之末學。衆出詔誥題。俾士子習於典制之文。一反掌間耳。目不旣而陋習盡變矣。何也。對策之文。非若經義。可以影響鈔竊也。卽如天文、河渠、必不可以合朔對。問日躔。必不可以節氣對。一展卷而宿學有本之士。與浮陋不根之徒。洞若觀火。其以決人才之用。則問以經。而義理之士可得也。問以史。而倜儻之士可得也。問以六曹之務。而從政之士可得也。問以刑獄錢穀。而郡縣之士可得也。問以政事缺失。而直節之士可得也。則以勢之險要。而將領之士可得也。豈若置時文於此。雖使探精抉髓。極組繪之能事。亦無以辨其日後蒞政之能否者與。三代而後。人才之盛。莫如西漢。晁錯、公孫宏、魏相之政事。董仲舒之儒術。嚴助、谷永、杜欽之文章。朱雲、杜鄴、蓋寬饒何武之直道。貢禹、朱邑之循良。輝耀一時。冠

絕千載而皆出於對策。東漢則荀淑、張奐、皇甫規之倫。亦莫然可觀。魏晉而氏族而對策爲具文。然猶其阮种之流。尙不負於詔意。惟進以門地之資而冒賢良之名者。則其策問徒傳而名與策俱泯。爲如文選所載。可見也。逮進士詩賦之制成。而才能對策之士始絕。今欲復西漢之政治。則先求西漢之人才。求西漢之人才。則先行西漢取人之法。會對策首務。其誰歸。今之科目。非無試策。特以時文既踞初場之要路。則試策卽非主司取舍之所主。卽非士子學問之所重。若不移盜初場。其何以鼓勵天下大正陋習乎。夫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後行。對策之泯沒已二千年。時文之弊重已五百年。苟非陛下以首出庶物之才。不牽拘於時好。而爲天下萬世久遠之計。必不能斷然舉行。立一代之章程也。臣之進身。亦由時文。臣之子弟。各習舉業。仍此故當。於私計非不甚惜。特爲朝廷深遠大計。不敢不極陳其愚。

踏勘蝗災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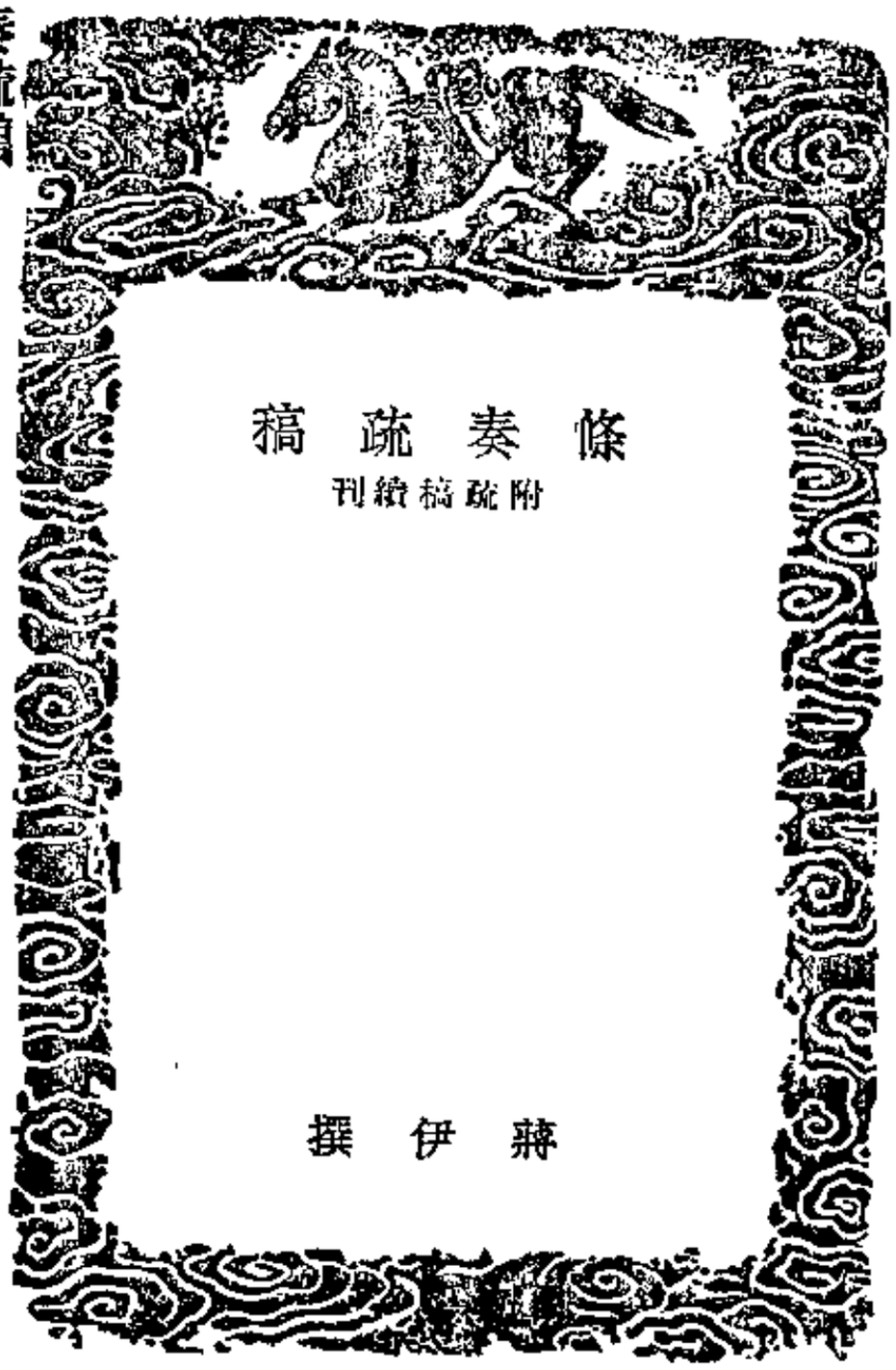
海內生靈。嘗兵荒殘躪之後。骨立而存。實萬死之餘。幸出水火。登衽席。臣民皆慶。從此永樂昇平。四年以來。風雨以時。倉箱不匱。至於今歲。嘉禾壓地。行且滿大有矣。而乃蝗災流行。剝食甚慘。自燕趙以訖秦晉。百姓迎蝗陣而跪禱。大聲悲號。慘苦之狀。不忍見聞。雖撫按大略奏報。例應該部差官。踏勘災傷。方定蠲免分數。但所在被傷。沿數千里。非如旱潦單在一方。一踏便明。況各處被災。必不能齊。道里遼遠。部臣差官。猝難徧及。小民田畝狼藉。有便無便之餘。收之無實。棄之可惜。若勉力收之。恐踏勘徒存空地。蹈冒報傷災之罪。若概不收拾。轉眼孟冬。寒氣漸洌。並麥地不及耕種。則來歲之生意盡矣。愚以爲不若責成撫按轉行道府。委廉幹官員。分投郡縣。節次查勘。得實確報。卽大張告示。令百姓收拾殘禾。及時種麥。不至坐拋農業。然後差官所到。采訪報部。分別蠲免。果有虛冒罪坐所司。如此則事約易舉。千里之間。往返不過半月耳。百姓雖無望於西成。尙可冀於來歲也。不然。蝗食已苦。殘禾在地。部查未到。坐失農時。煢煢小民。是再傷也。

墾田增戶議

當今吏治。墾田增戶爲要。必設立考成之法。以裕國課。以富民生。蓋國家創立大業。惟是務本力穡。食足兵強。樸者耕而壯者戰。此所以撫垦闢而跨有萬方也。乃海宇一統。民生未和樂者。以生穀之土未盡墾。而民多流離。自明季以來。各直省田地荒蕪。戶口虛耗。有司因循苟安。未能招徠撫恤。荒地之糧。既加於熟地。亡丁之銀。復派於地畝。農民重困。地愈荒而逋欠愈多矣。況今蝗蝻流行。方數千里。民無宿儲。何以卒歲。故荒地亡丁之稅。不可不免也。荒地亡丁之開墾增復。尤不可不急也。今宜定爲程式。凡荒殘州縣有司。以到任之日爲始。查報荒地亡丁若干。歷任既久。能開復如全盛時者爲上。立加優擢。復三分之二者次之。復三分之一者又次之。否則不得與於薦舉之列。僞飾者坐以欺誣。撫按疏薦。務開具實數上開。其他理也。惕勵固不可少弛。然必養之弗過於厚。今者用人行政。皆次第舉行。小者伏念我皇上之一身。萬方所共仰也。勤勞固不容少懈。然必調之使適於和。我皇上之一心。萬幾所待。貪汙雖已察處。更嚴徇縱之條。足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國體。崇節儉。爽消靡。則災工自勵。惟災荒均賦役。則百姓自安。卽經書所載二帝三王之盛治。何難立奏於今日哉。惟是聖政弼勤。而臣不克展涓埃之報。聖學日進。而臣不能效啓沃之忱。自負罪愆。罔酬高厚。惟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天舜日於無疆而已。緣序述下誠字多遞格。統祈鑒宥。俯賜全覽。臣無任悚懼待命之至。

右奏議三卷。汲濟堂文集本也。四庫提要云。啓明章所編輯。夫奏議自周史類。別集議主文詞。係分

重輕流別亦異。竊錄家往往併入文集。非古也。夫公爲昭代名臣。立朝久著風節。章奏所陳。俱關國家大體。詳謨遠猷。無不立見施行。垂爲憲典。皇朝經世文編。於公疏採輯尤多。而文或少異。涂公集有江南、荆南、京師、林下諸刻。時地卷目不同。繁簡未能一致也。今按斯編所錄。崇講學、求實政、勤視朝、恤災黎、清吏治、養人才各疏。固爲開國急務。而講錄幽忠、微隱逸以作士氣。興教化、重農功以收民心。他如銓法、財賦、軍屯、律令、錢漕諸大計。無不備列纖悉。當其時演黔粤多方未靖。島寇突沿海騷然。條陳進取事宜。計兵食。卹民力。權勛撫。規畫周詳。勤合機會。固非偏術迂疏、好議論、寡實用者所得匹儔也。康熙之初。首請駐重兵於荆襄。以握天下之樞。實得庶定南服根本。公之功。詎不偉哉。雖古今異勢。限田久任之法。未能果行。而公之素所抱負。亦可想見矣。惟不藏勁弩緒彥楊名高、陳之遊。劉正宗各疏。而獨載刻沈永忠一篇。與本傳事蹟不相符合。其去取雖無恩怨之私。謂史者。欲求徵信。不無遺憾矣。至於人之是非。言之得失。論定自在千古。固不必容心於其間也。刻成。錄公本傳於卷首。庶於事蹟可立互見焉。光緒十三年四月十五日。王灝謹識。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申明五城之職掌以清奸宄以肅法紀事臣惟皇都重地理宜嚴肅乃有無藉棍徒勾同旗下國門之外搶奪公行或以假換眞謂之調包或割裂行裝謂之剪綹每乘市集擁擠之時肆搶衣帽銀兩聞被本人知覺惡黨即佯爲驚問橫身當路而所搶之物已展轉飛遞矣種種不法與盜何異若不嚴加禁戢何以肅清首善之地哉臣奉命巡視中城與同官臣席珠逸酳廷親行巡訪嚴諭司坊官役縣立賞格脈經獲解在案如卜二一起係調包賊犯則按律懲治矣二小子阿長等一起係剪綹賊犯則咨送刑部矣存住林三貴等一起係搶奪賊犯臣等公同嚴訊供出夥賊許七等八人因犯在赦前則援赦發落矣但臣等差期將竣不及今立一永禁之法恐奸人肆志將來未艾也臣思司坊衙役寥寥無幾每舖纏甲止千一舖一人又有鄉會科場資賊販賊修理街道公務承值甲役差拳隻手而惡黨實繁有徒必得營兵番役協力擒拿方可使宵人斂跡臣查京師三營兵丁三千餘名番役一百八十名各處汛地有把軍有箭手不可謂非星羅碁布矣然與五城衙門初無統屬其汛防之輪值何兵督緝何役曾不得過而問焉現行事例在京捕盜官兵人等遇有殺人劫財大盜始巡城御史指實題參至于白晝搶奪在該營將弁既無盜案之處分營兵番役又無緝防之專責藉口日

城夜捕非其職掌遂至通同狗縱鞫其橫行夫當前之故縱安知不爲事後之分肥乎臣請自今已後凡地方有搶奪惡棍許五城御史移會該營將弁查取某日某地方防守是何營兵巡緝是何番役立提審夠併五城衙門甲役一同治以狗縱之罪重則題參輕則依律發落庶盤踞重地不敢翳魅豎現而商民樂業矣臣從衙門掌職起見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五年二月初四日題初九日奉旨該部議奏

掌山東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大選竟無正途銓法亟宜更正以杜倖進以重名器事臣惟銓選者國家之重典用人者吏治之大原皇上授文振武今春開省鄉試當此軍機旁午猶不廢賓興盛事皇上視科甲一途何其重乎獨是部議未協輿情銓衡尚應更正如現在八月大選知縣並無應選一人是進士舉人竟束之高閣矣揆厥所由總因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一項立法未得其平也夫分缺選授同一捐納之人則應分捐納之缺而不應分應選之缺至扣補之例則更有不可解者一月有一月之缺如其規避逾缺觀望不前此月無捐納之人則無捐納之缺矣不應於來月扣應選之缺補還捐納之人其始也懸虛缺以待之其繼也扣正途以足之若扣補之例不改則將來進士舉人竟成停選之局矣夫所謂小京官者其出身半不可問一旦白丁忽躋墨綬即分行銜序已屬非分之榮乃使此輩聯翩選用遂至煌煌大典竟無一文學進身之人恐白古及今無此銓法也即以兵餉言之其捐納即用知縣約捐四千餘金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約捐二千餘金人皆去遲而就速去多而就寡此項接踵而至不但有濫名器亦且有損軍需平心論之固非用人之道亦豈籌餉之道哉伏乞勅部持平定議將每月應選四人仍照部題原額其扣補之例頒爲停止應不負皇上愛惜人材至意矣伏惟睿鑒施行康熙十九年閏八月初二日題初八日奉旨吏部議奏本月二十七日吏部題爲大選更正以杜倖進以重名器事該臣等議得監察御史蔣伊疏稱銓選者國家之重典如現在八月大選知縣並無應選一人是進士舉人竟束之高閣揆厥所由總因未任小京官捐納知縣應分捐納之缺不應分應選之缺等語查定例捐銀即用先用知縣用四人用應選知縣二人用未任小京官知縣二人俱各分項選用並無將進士舉人高閣之處且分項選用年久相應將此處無容議又疏稱一月有一月之缺此月無捐納之人則無捐納之缺不應於來月扣應選之缺補還捐納之人等語查定例內凡大選急選之缺納銀與應選俱分項接算選補如此月捐納多得員缺下月將應選者補還如此月應選之人多得員缺下月將捐納者補還如不接算補還不得一體均平相應將此處亦無容議又一議得查從前知縣員缺原俱係進士舉人貢生教習等應選之人選授自康熙十四年十月內吏科臣彭之顯條奏將捐納先用與應選知縣分缺選授經臣何鳳岐條奏將應選者之缺又分一半與小京官捐納知縣之人且因積缺例應補選以致八月以後所出大選員缺俱選小京官捐納之人而應選者不得選授實屬壅滯嗣後似應將納銀即用之人選授四缺應選之人選授三缺小京官選授一缺今小京官捐納知縣既另定有分缺之例其此項從前積缺之處無容補還二十九日奉旨依後議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賑荒已舉恩綸救饑務期實效謹陳賑濟之法以備採擇事臣伏見皇上因江南旱荒特允督臣賑濟之請從此各省被災地方成可推廣皇仁將見飢者得飽流者得歸數千萬將填溝壑者復從柾席矣但救荒實政貴得其人得其法則民沾實惠倘奉行不善與不賑等耳從來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一聚則飢民麇集不免有攘奪之患且給散之時人多而廠少強者爭先求食其勢不能無擁擠而老弱之顧仆者已十一二矣聚數十萬人於一處挨名按册非半月一月不能給發饑民待哺經旬不得一食因而死者又十五六矣羣聚露居疫癘隨作病不得生於暨藥死不得葬於不毛者又十七八矣臣竊蒐之見務令縣各爲賑而不可聚之於一城人各爲賑而不可委之於一吏所謂縣各爲賑者蓋不欲使民輕去其鄉也民當凶荒之歲流亡載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逝此散而之四方者能保其不爲盜乎催論以本處賑濟麥熟之前稍緩催科則流亡日歸便民有故居可戀親屬可依一便也捐輸事例即以本地之米賑本地之人該州縣據實數逕申藩司藩司逕行達部來則貯之於倉銀則交之於庫無往來之勞無車船之費人必樂於從事二便也飢民聞賑濟之令每多離鄉越井扶攜就食若驅逐出境使之啼飢道旁號寒曠野是不仁也如一概容留萬一逃人混入其內事發之日是官與民皆以賑荒而蹈法網也惟州縣各自爲賑則有保伍里長人皆識認無逃人之害三便也所謂鄉各爲賑者蓋鄉之去城也遠者百里近者數里飢民雖鳴而起拷腹入城所仰給者止一餐之粥半升之粟而生業俱廢八口啷啷不勝病矣應令各州縣官督同紳士耆里分歷鄉鄰量之中逐戶清查冥正飢民計其一家男婦幾口册上填明某里某村姓名年貌每口給一小票票上另用一印記以防北冒往別村凡城市郊野多設公所屆期至廠驗明小票印記每名給一紅籤論以次日不必齊赴如一人繳十人之籤即可領十人之食近者給以粥遠者散以粟年不滿十歲者半之給散之時換給一綠籤每日紅綠二籤循環繳給是一家數口止須一人奔走城市而九人者皆得安坐於鄉別蒔生理不至失所行之既久便男女異日而一人受兩日之食則不致男女混雜此法之可行者也所謂人各爲賑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通都大縣豈無樂善之紳士好義之里耆肯實心任事者乎若一經吏胥之手則報名有費而所報者未必皆實戶廩給有扣而所廩者未必皆窮民其侵漁者多矣臣在康熙十年曾賑荒於鄉分設三廠全活飢民之數多而費省城中官設二廠全活飢民之數少而費廣此冒破與不冒破之別也應令各州縣里耆紳士之賢者分任其事且機宜勸助亦可佐天庾之所不逮已上賑荒諸法若地方官實實舉行或有補於荒政之萬一伏乞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議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救荒尤貴得人以仰副德意事臣惟救荒之法一在獎廉吏吏之於民休戚利病刻刻相關者莫如守令如其不廉也不能也坐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一旦盜賊蠭起民亦疾視其長上而莫肯效命如其果賢且能也民信之必深愛之必篤有所勸諭必能樂助有所委任必能盡力其於民之頑良必能洞悉民之肥瘠必能周知其於給散之際必能覈出納之奸必能杜侵漁之弊轉徙者可望其招徠拋荒者可望其開墾故天下撫救荒之奇策而有救荒之良吏然欲擇良吏必不可拘成格蓋不專其職則吏無以行其志不厚其實則吏未必盡其心臣愚以爲被災地方全特守令平日果能清廉己守絕一塵賑濟之時又能清查口數按人給發務使實惠均沾不致吏胥剋減恤災捍患多方措畫使數十萬戶口室雖懸罄而人慶更生許該督撫題請廷臣公同覆實果係清操卓守賑荒有法不拘錢糧盜案特准即升則廉吏益知所勉矣夫天下之最可憐者莫如飢民而天下之最可慮者亦莫如飢民蓋濟飢民正所以弭盜賊也如實能全活數萬人之命而地土不致荒蕪戶口不致耗散其可謂循吏矣而猶復以考成之法限之其何以勸天下哉一在專責成賑濟有方倘糧守令然守令之廉能者不多覯而貪殘者比比皆是也捐辦滿溝哺呼滿路守令不問也上有賑貸之恩存欲知飢民實數而守令索不之究也委之胥吏則所賑者又非其實無告也欲特遣使臣察勘災傷則徒滋騷擾之弊且民情不相通而侵漁如故也然則所謂賑濟者不過公文行下造册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與死固不得而知也臣請勅下該督撫於監司府廳中簡舉二三廉幹官員總理荒政分地任事如虛報宜禁扣剋宜禁閉糴宜禁擾奪宜禁守牛宜禁督其職也令各州縣確勘城市鄉村飢民實數一面賑濟不得遲緩一面報明册籍總理荒政官據册按數不時親行察訪如至某里某村而無其人是混冒也有其人而給散不以時不以實是冒破也即行揭參以爲不能撫字者之戒如總理荒政官不能承上恤下反掣良吏之肘該督撫即行指參務俾地方各官實心任事朝夕經營視爲萬命生死所關凡束手待斃者皆令全活而後已庶可仰紓皇上宵吁之懷矣臣從救荒得人起見伏乞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九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該部議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民生當恤士氣當伸謹就耳目見聞納成十二圖恭呈御覽事

中情事各爲一本第四爲春耕及耘圖第五爲催科圖第六爲蠲免圖現在催徵不得錢糧已蒙皇上浩蕩洪恩仰見聖天子痌瘝至意固已洞悉民瘼矣第七爲水災圖第八爲旱災圖備荒積穀業經諸臣會議雖有勿奪末議臣亦不敢復贅第九爲觀榜圖第十爲廠審圖第十一爲募捐圖第十二爲疲癃圖舉

殺則以取數太隘而貨士有故業之嗟關隸則以盜弊蓋與而商人有裹足之歎以至衙邑之轉輸疲驛之煩苦此皆久在皇上睿照中方今軍需正殷臣一時未敢遽章累牘冒瀆宸嚴也伏念皇上愛民如子求賢若渴鑒臣迂疎俯賜觀覽則四方頗連瑣尾之狀纍纍乎如在目也呻吟慽歎之聲殷殷乎如在耳也皇上一舉念間而斯民自被堯舜之澤矣有此緯疏進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恭繹第一圖以嚴軍政事臣聞兵者所以禁暴除亂也自吳逆煽禍我皇上不得已而出禁旅以討不庭臨軒告誡毋縱俘掠重之以天語申之以嚴綸仰見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真足媲美兩階矣但新復地方其蓋延餘逆間存伏莽小民心不願從賊而力不能抗賊始而避寇繼而避兵多攜其婦子藏匿於村墟山谷之中大兵所臨驚顏倉猝搜致玉石不分遂使黃口紅顏之輩橫罹池魚林木之殃臣於十五年請假旋里道經淮揚京口見江西浙江之難民匍匐千里哀號乞賑以人材不可不愛養而名器不可不慎重也皇上三載一舉賓興之典士之得列名天府者正不知凡幾許寒窗辛苦矣乃銓途壅滯勢同積薪查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應選者不下二千人每遇銓除捐納者居十之六應選者居十之四按其資次而用之非二三十年不可縱使青年稚褐必至白首彈冠夫人臣進身之始膂力方剛莫不卓然思所表見及至髮白齒落之時始得循資躐級其不爲子孫計者幾何哉大抵閒居之日長而筮官之日短臣恐其身家之念重而民社之念輕矣此臣不得不爲人材惜也從來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縣令賢則一邑被其澤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安矣如其不賢則一邑蒙其害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納知縣原出於一時權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職之一途以爲終南捷徑授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此豈欲盡其毋侵漁百姓豈可得乎古稱郎官上應列宿而使僕吏斷袭寮給使令旦擁圭符此臣不得不爲名器惜也夫捐納之中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臣請將捐納未選者在內責成吏部行揀選之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取其文理才幹堪爲民牧者照次除授如文義荒謬出身下賤者給以知縣職銜俾爲佐貳以自效其捐納已選者在外責成督撫行保舉之法一年之中試之數事以觀其能稽之操守以定其品如果才長守慎許該督撫保奏不拘資格一體升轉遇各地方督撫如遇俘掠人口許一面截留安頓公所一面密奏請旨定奪如此則水火餘生得遂其母子夫妻之樂將見天末一隅熒熒孑遺皆慰來蘇之望矣臣冒昧直陳字稍逾格貼黃難盡伏乞容鑒全覽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聖心惕厲方殷皇躬起居宜慎謬竊憂忱仰希嘉納事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懼訛言繁興衆之殺價日增竊盜叢作星變於上民困於下臣竊思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實敬身與敬

小事件將干連人犯監禁者題奏議處又刑部覆臣同官臣程文疏一疏奉旨小事株連婦女甚爲民害著通行嚴加申飭仰見皇上欽恤之深仁周詳而篤摯矣但外吏止存申飭之空文未見遵行之實效如本年陝西督臣哈占所參疆滇知縣錢天予一案楊禮以資本棚諮本官不問曲直將禮夾責收監殞命臣同官臣吳裘等所參副指揮朱陽嘉將王千總無辜之人拖用夾掠此非其明證乎夫非例雖縣而官府未嘗判示小民豈盡通曉山夫野老不能諳律安知有例何況望公門而色飛對吏胥而氣喪如閒中婦女者乎臣愚以爲用刑衙門應勒石禁止伏乞勅下直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俱令立石中庭鐫刻上諭除真正人命強盜重情外不許濫行監禁拖用夾棍及小事株連婦女如違按律治罪等字樣應使窮鄉僻邑之民皆曉然知功令之嚴切而武健嚴酷之吏亦必觸目而驚心昔宋臣黃庭堅戒石之銘至今尚勒諸公署以勵官常況煌煌天語寧不足以儆貪殘而風萬世乎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恭繹第三圖以重銓法事臣聞三代之制以德謚爵以功謚祿賢與之典士之得列名天府者正不知凡幾許寒窗辛苦矣乃銓途壅滯勢同積薪查康熙九年起至十八年應選者不下二千人每遇銓除捐納者居十之六應選者居十之四按其資次而用之非二三十年不可縱使青年稚褐必至白首彈冠夫人臣進身之始膂力方剛莫不卓然思所表見及至髮白齒落之時始得循資躐級其不爲子孫計者幾何哉大抵閒居之日長而筮官之日短臣恐其身家之念重而民社之念輕矣此臣不得不爲人材惜也從來親民之官莫切於縣令縣令賢則一邑蒙其害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安矣如其不賢則一邑蒙其害推而言之天下之民困矣捐納知縣原出於一時權宜之策乃有先用又有即用更有小京職之一途以爲終南捷徑授其欲速之心莫非取償之計此豈欲盡其毋侵漁百姓豈可得乎古稱郎官上應列宿而使僕吏斷袭寮給使令旦擁圭符此臣不得不爲名器惜也夫捐納之中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選擇臣請將捐納未選者在內責成吏部行揀選之法身言書判實加考驗取其文理才幹堪爲民牧者照次除授如文義荒謬出身下賤者給以知縣職銜俾爲佐貳以自效其捐納已選者在外責成督撫行保舉之法一年之中試之數事以觀其能稽之操守以定其品如果才長守慎許該督撫保奏不拘資格一體升轉其貪殘闒茸者亟請罷斥如是則銓法澄而吏治端矣臣更有請者現在捐納事例止有廣西一省而近因規避邊缺納者寥寥伏乞皇上立沛綸音將知縣一項亟行停止其餘事例不妨暫開以濟軍需是所罷者止一時之小利而所持者爲一代之大體垂諸史策布諸四方其關繫非淺鮮也伏候皇上乾斷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初十日題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聖心惕厲方殷皇躬起居宜慎謬竊憂忱仰希嘉納事臣惟地震之變史策常有然京師根本重地而震驚如此則斷非細故八月初三日夜半流星犯斗人心惶懼訛言繁興衆之殺價日增竊盜叢作星變於上民困於下臣竊思過計深切隱憂伏念敬天之實敬身與敬

百姓而已。蓋皇上一身天地所福愛。臣民所待命。四海八方所仰瞻。不可不慎也。邇年以來。臣每閱邸抄。見時屆秋冬。皇上回有塞外之巡行。雖覩風問俗。下悉民瘼。原非比於遊畋。然當地震之變。臣恐以爲此後乘輿。必不宜遠出。方今時事多艱。築工賑濟。將士久露於邊外。而兵氣未銷。災荒盛見於四方。而民生日瘁。皇上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俾內外大小臣工。如何永絕苞苴。如何更張舉錯。用兵之地。如何令其早奏膚功。被災之民。如何令其咸登衽席。若復涉歷郊原。萬一驟驚馬逸。非所以節勞而慎勤也。皇上亟勤惕。並未有巡行之意。而大馬愚忠。不得不豫爲陳情。昔漢光武帝西巡。郭伋當車而諫曰。方隅初定。車駕未可遠行。明宣宗好微行。楊士奇諫曰。陛下奈何輕出。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臣不敢妄希古人。而竊有懷報國。迂疎寡識。然愛君之念。質出一片模誠。伏冀容鑒施宥。事關聖躬起居。不敢不密疏縷陳。有此具本。密題請旨。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月十一日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指陳六部之積習。伏乞天語申飭。痛改宿弊。以共挽天心事。臣伏見皇上因地震示異。夙勤惕厲。大小臣工。皆宜改絃易轍。恪恭寅畏。以仰副聖心。乃一人競業於上。百職因循於下。民生有百苦而無一樂。國計有百蝎而無一餘。官方有百壞而無一整。如此而謂可以回天變。致民和者。臣未敢言也。臣惟國家設官分職。外而督撫。所以統率屬僚。內而六部。所以總持綱紀。而居中馭外。六部之權。爲尤重。臣嘗聞六部之事。外吏必先通之於書辦。書辦通之於掌印郎中。有一事而書辦陰主之。漢司官不敢爭者。有一稿而司官力持之。堂上官不能駁者。六部皆然。而戶部爲甚。如一染之銷算也。每邏延以待打點之來。或咨查以待彌縫之至。其事之應准者。若打點未來。則一駁再駁。雖害民生而不恤也。其事之不應准者。若彌縫既至。則一詣即行。雖損國計而不顧也。滿漢堂司。從未有大破情面。發憤指參者。豈異能風清弊絕哉。如現在會計戶部侍郎查庫。賊私盤盤。口供鑿鑿。已有實據。此豈外吏之樂於通賄哉。勢有所不得已。而外吏亦便於營私也。推而言之。六部之事。皆難逃於皇上離照中矣。伏乞天語嚴加申飭。嗣後本部如有摘發。科道如有糾參。皇上立加嚴譴。勿示優容。庶幾積習可破。而災變可回矣。若果臣言不謬。仰祈皇上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八月十一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特參督臣縱兵俘掠。苦累里役。上悖王言。下戕民命。伏乞乾斷。嚴加處分。以彷封疆大吏事。臣惟總督一官。爺千里之金湯。專百城之鎖鑰。皇上畀以數千萬之生靈。俾司牧之。任莫重已。簡斯任者。禁姦除亂。養兵恤民。斯可稱總督矣。乃江西督臣董衛國者。殘忍成性。刻剝居心。臣親見江西難民。如安仁、餘干、萬年、貴溪、鄱陽、南城、臨川、金谿等縣男婦。盈千累百。來口一訴。皆言江西禍遍寇賊。蹂躪百姓。有爲賊者。有不爲賊者。總督全無撫綏。不辨良賊。每言地方無一好百姓。而盡指之爲賊。夫盡指之爲賊。則玉石不分。此俘掠之所由來也。謂非督臣縱之乎。督臣疏稱。進勦靖安逆賊。賊雖敗遁。附近房內。仍有逆賊埋伏。意誘我兵前進。故令放火勦殺等語。臣謹一一駁正之。據督臣具啓大將軍。言逆賊敗入高山。其時逆賊盤踞龍窩大山。離靖安縣城七十五里。夫山谷之間。何地不可埋伏。而反在近城房內。此必無之事也。若言意誘我兵前進。首尾受敵。則靖安南門。是省城往來大路。不通賊巢。豈賊埋伏南關。反欲誘我兵回至省會乎。此又必無之事也。而放火燒南門錢服六談南泉等民房百餘家。其縱兵之罪一也。據督臣原啓。言城外附近房內。仍有逆賊埋伏。並未言城內亦有賊埋伏。而放火燒城內。涂家巷舒十六舒中孚舒卜九等民房數十家。其縱兵之罪二也。房內非埋伏之處。附近非誘敵之所。附近房內。其非賊明矣。即督臣虛冒報功。謊稱埋伏有賊。當時賊既遠遁。其埋伏餘孽。何難一一搜勦。若夫民間廬舍。是百姓所蓋造。老弱所棲止。一日盡遭焚燬。計燒西門至石嘴頭。舒捣遮涂瑞叔羅煥章等民房八百餘家。又燒北門至北港。舒恒八王贊可胡春八等民房二百餘家。夫殺賊可也。放火焚燒民房。豈所以綏徠安集乎。其縱兵之罪三也。在督臣百口難辨矣。督臣成稱廣信勦賊。捐貲僱募人夫。每夫一名。給銀一兩。一月已滿。仍給銀一兩等語。臣思民夫二千名。兩月工食。應費四千金。若果捐貲四千。當時督臣豈肯不題明。以爲加級紀錄之地。況頻年用兵。所派民夫。不下二三萬名。派之鋪戶者。爲門面夫。派之里長者。爲里社夫。工食孰不取辦於民間。而獨廣信勦賊。捐貲僱募。將誰欺乎。伏查民夫舊例。即用兵之時。皆逐站支應。故里甲止具數日之糧。及督臣越站督至廣信。久不發回。民夫有久戍之苦。飢寒煸迫。委頓路旁。怨聲載道。最真最確。且有解餉同知趙森。親聆目擊。至督臣

山北山。又云埋伏城外附近房內。賊雖退。必不至此也。即所謂燒死不計其數者。豈非百姓乎。在督臣縱兵焚掠之罪。業自已和盤托出矣。尤可異者。十七年督臣出兵廣信。起南昌府民夫二千餘名。幫至廣信。久不發回。怨聲載道。此江南蘇州府同知趙森。解銅軍前。親聆目擊。本年督臣移師湖廣。起南昌府民夫二千餘名。幫至湖廣。里甲僱夫一名。計月出銀四兩。一月之後。尚未發回。致令小民倍出夫價。萬口嗷嗷。怨氣上積。江西當兵燹之後。哀鴻遍野。爲大吏者。當如何勞來安集之。乃使鋒鏑餘生。重困夫役。皇上有恤兵之旨。而督臣行縱兵之私。皇上有愛民之心。而督臣行戕民之事。此寧不足以上干天和乎。伏乞皇上立賜處分。以回天變。臣與督臣董衛國素無嫌怨。事切民生。特疏指參。伏候皇上乾斷施行。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七日題。本月十一日奉旨。該部察議具奏。

廣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謹題。爲據實指明回奏事。準吏部咨。爲特參督臣縱兵等事。勅下臣。將該督回奏情節。逐一明白指出。具題到日再議。奉旨。依議等因到臣。臣惟皇上容照如神。凡督撫之賢否。靡不洞悉。如江西督臣董衛國。殘忍虐民。皇上命其軍前戴罪圖功。是聖心久已洞照矣。臣未及舒參劾款。止就其回奏情節。誰爲皇上詳陳之。臣於十五年春。道經淮揚。京口江寧等處。親見江西難民。如安仁、餘干、萬年、貴溪、鄱陽、南城、臨川、金谿等縣男婦。盈千累百。臣細加詢問。並未言某將軍。某大臣。而獨痛心疾首於督臣。衆口一詞。皆言江西禍遍寇賊。蹂躪百姓。有爲賊者。有不爲賊者。總督全無撫綏。不辨良賊。每言地方無一好百姓。而盡指之爲賊。夫盡指之爲賊。則玉石不分。此俘掠之所由來也。謂非督臣縱之乎。督臣疏稱。進勦靖安逆賊。賊雖敗遁。附近房內。仍有逆賊埋伏。意誘我兵前進。故令放火勦殺等語。臣謹一一駁正之。據督臣具啓大將軍。言逆賊敗入高山。其時逆賊盤踞龍窩大山。離靖安縣城七十五里。夫山谷之間。何地不可埋伏。而反在近城房內。此必無之事也。若言意誘我兵前進。首尾受敵。則靖安南門。是省城往來大路。不通賊巢。豈賊埋伏南關。反欲誘我兵回至省會乎。此又必無之事也。而放火燒南門錢服六談南泉等民房百餘家。其縱兵之罪一也。據督臣原啓。言城外附近房內。仍有逆賊埋伏。並未言城內亦有賊埋伏。而放火燒城內。涂家巷舒十六舒中孚舒卜九等民房數十家。其縱兵之罪二也。房內非埋伏之處。附近非誘敵之所。附近房內。其非賊明矣。即督臣虛冒報功。謊稱埋伏有賊。當時賊既遠遁。其埋伏餘孽。何難一一搜勦。若夫民間廬舍。是百姓所蓋造。老弱所棲止。一日盡遭焚燬。計燒西門至石嘴頭。舒捣遮涂瑞叔羅煥章等民房八百餘家。又燒北門至北港。舒恒八王贊可胡春八等民房二百餘家。夫殺賊可也。放火焚燒民房。豈所以綏徠安集乎。其縱兵之罪三也。在督臣百口難辨矣。督臣成稱廣信勦賊。捐貲僱募人夫。每夫一名。給銀一兩。一月已滿。仍給銀一兩等語。臣思民夫二千名。兩月工食。應費四千金。若果捐貲四千。當時督臣豈肯不題明。以爲加級紀錄之地。況頻年用兵。所派民夫。不下二三萬名。派之鋪戶者。爲門面夫。派之里長者。爲里社夫。工食孰不取辦於民間。而獨廣信勦賊。捐貲僱募。將誰欺乎。伏查民夫舊例。即用兵之時。皆逐站支應。故里甲止具數日之糧。及督臣越站督至廣信。久不發回。民夫有久戍之苦。飢寒煸迫。委頓路旁。怨聲載道。最真最確。且有解餉同知趙森。親聆目擊。至督臣

每次出師，累死民夫無數。如南昌縣三十七都二圖吳明等四十六都三圖虎山殷民等，皆死於夫役。里社易健生、吳永吉、殷九榮、殷楚玉等可證。北轉死溝壑，而不誰姓名者，更不可勝計。督臣猶參然以爲民心不怨，可謂良心喪盡者矣。督臣疏稱，出師岳州，部覆允動正項錢糧，僱募人夫等語。臣更不能無議焉。今民生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夥告，誠修小怨，或歐殷惰，每借叛逆裝頭，譁害良善，习惡之風，長此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鳥有之詞，指爲可居之貨，株連蔓引，非刑拷訊，即至水落石出，將虛反坐，而良民之脊血半箭竭於官吏之笞箠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所參樊司鐸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然不參，則誣報多人，河南撫臣佟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證矣。臣查反坐之條，過赦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國法。伏乞敕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逆盜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衙門。其承問官，即應立提審鞫，刻期定案，不得牽累無辜，以擾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奸徒，即保全數十輸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賊，業有常刑，嗣後如借叛逆爲名，枉法受賊者，應加等治罪。其于今日之民生，未爲無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謎題，爲本年白糧既報徵收，將來折價未可懸定，伏乞勅下總漕該撫，每年臨期酌定時價，庶上不病國，下不傷民，事臣惟白糧一項，徵收本色，則有一定之額，編既經改折，則當權衡米價之貴賤，以爲增減，如米價賤，亦應減減，以寬民力，方同官諸臣，必多徇庇，故肆無忌憚耳。然聖明在上，斷難逃於離照也。緣係回奏，惰節字多，遞格，貼黃難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九年正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謎題，爲勸撫以收恢復之實效事。臣一閱邸報，該撫每年臨期酌定時價，庶上不病國，下不傷民，事臣惟白糧一項，徵收本色，則有一定之額，編既經改折，則當權衡米價之貴賤，以爲增減，如米價賤，亦應減減，以寬民力，方同官諸臣，必多徇庇，故肆無忌憚耳。然聖明在上，斷難逃於離照也。緣係回奏，惰節字多，遞格，貼黃難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九年正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謎題，爲勸撫以收恢復之實效事。臣一閱邸報，該撫每年臨期酌定時價，庶上不病國，下不傷民，事臣惟白糧一項，徵收本色，則有一定之額，編既經改折，則當權衡米價之貴賤，以爲增減，如米價賤，亦應減減，以寬民力，方同官諸臣，必多徇庇，故肆無忌憚耳。然聖明在上，斷難逃於離照也。緣係回奏，惰節字多，遞格，貼黃難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九年正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謎題，爲請申嚴誣逆之條，以杜民害事。臣思奸惡不懲，必傷善類，值今民生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夥告，誠修小怨，或歐殷惰，每借叛逆裝頭，譁害良善，习惡之風，長此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鳥有之詞，指爲可居之貨，株連蔓引，非刑拷訊，即至水落石出，將虛反坐，而良民之脊血半箭竭於官吏之笞箠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所參樊司鐸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然不參，則誣報多人，河南撫臣佟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證矣。臣查反坐之條，過赦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國法。伏乞敕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逆盜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衙門。其承問官，即應立提審鞫，刻期定案，不得牽累無辜，以擾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奸徒，即保全數十輸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賊，業有常刑，嗣後如借叛逆爲名，枉法受賊者，應加等治罪。其于今日之民生，未爲無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謎題，爲請申嚴誣逆之條，以杜民害事。臣思奸惡不懲，必傷善類，值今民生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夥告，誠修小怨，或歐殷惰，每借叛逆裝頭，譁害良善，习惡之風，長此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鳥有之詞，指爲可居之貨，株連蔓引，非刑拷訊，即至水落石出，將虛反坐，而良民之脊血半箭竭於官吏之笞箠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所參樊司鐸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然不參，則誣報多人，河南撫臣佟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證矣。臣查反坐之條，過赦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國法。伏乞敕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逆盜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衙門。其承問官，即應立提審鞫，刻期定案，不得牽累無辜，以擾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奸徒，即保全數十輸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賊，業有常刑，嗣後如借叛逆爲名，枉法受賊者，應加等治罪。其于今日之民生，未爲無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潤陳，伏乞睿鑒，採納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謎題，爲請申嚴誣逆之條，以杜民害事。臣思奸惡不懲，必傷善類，值今民生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夥告，誠修小怨，或歐殷惰，每借叛逆裝頭，譁害良善，习惡之風，長此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鳥有之詞，指爲可居之貨，株連蔓引，非刑拷訊，即至水落石出，將虛反坐，而良民之脊血半箭竭於官吏之笞箠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所參樊司鐸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然不參，則誣報多人，河南撫臣佟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證矣。臣查反坐之條，過赦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國法。伏乞敕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逆盜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衙門。其承問官，即應立提審鞫，刻期定案，不得牽累無辜，以擾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奸徒，即保全數十輸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賊，業有常刑，嗣後如借叛逆爲名，枉法受賊者，應加等治罪。其于今日之民生，未爲無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加一級臣蔣伊謎題，爲本年白糧既報徵收，將來折價未可懸定，伏乞勅下總漕該撫，每年臨期酌定時價，庶上不病國，下不傷民，事臣惟白糧一項，徵收本色，則有一定之額，編既經改折，則當權衡米價之貴賤，以爲增減，如米價賤，亦應減減，以寬民力，方同官諸臣，必多徇庇，故肆無忌憚耳。然聖明在上，斷難逃於離照也。緣係回奏，惰節字多，遞格，貼黃難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九年正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謎題，爲勸撫以收恢復之實效事。臣一閱邸報，該撫每年臨期酌定時價，庶上不病國，下不傷民，事臣惟白糧一項，徵收本色，則有一定之額，編既經改折，則當權衡米價之貴賤，以爲增減，如米價賤，亦應減減，以寬民力，方同官諸臣，必多徇庇，故肆無忌憚耳。然聖明在上，斷難逃於離照也。緣係回奏，惰節字多，遞格，貼黃難盡。伏乞睿鑒，全覽施行。康熙十九年正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巡視中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蔣伊謎題，爲請申嚴誣逆之條，以杜民害事。臣思奸惡不懲，必傷善類，值今民生困頓之時，地方官吏，更宜加意撫綏，乃有奸民夥告，誠修小怨，或歐殷惰，每借叛逆裝頭，譁害良善，习惡之風，長此安窮。其在不肖有司，樂借鳥有之詞，指爲可居之貨，株連蔓引，非刑拷訊，即至水落石出，將虛反坐，而良民之脊血半箭竭於官吏之笞箠矣。臣近閱邸報，見川湖督臣蔡毓榮所參樊司鐸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然不參，則誣報多人，河南撫臣佟鳳彩所參徐上登一案，則誣報張寶謀叛殺搶，該管官公同研訊，悉屬子虛。此其明證矣。臣查反坐之條，過赦不宥，定例甚嚴，而奸惡之徒，依然弁髦國法。伏乞敕下各直省督撫，申嚴誣逆之條，通行曉諭，如有首告通逆盜盜等情，應赴該地方官告理，不許越訴將弁衙門。其承問官，即應立提審鞫，刻期定案，不得牽累無辜，以擾耕桑之戶，重懲一二誣告之奸徒，即保全數十輸租之赤子。臣更有請者，貪吏受賊，業有常刑，嗣後如借叛逆爲名，枉法受賊者，應加等治罪。其于今日之民生，未爲無補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敕部議覆施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十三日奉旨，該部議奏。

莘田蔣公墓誌銘

癸丑春闈、予承乏典試事、得士百有五十人、而所爲風裁峭峻者、維常熟蔣君莘田、君由孝廉遴外秩、歷任中州學使、不幸以勞瘁卒於官、卒之日、遺命孤陳錫必丐予言志其墓、是則君之舉舉於予、直至瞑目時猶然也、而予亦悲忍能辭之、按狀、君姓蔣、諱伊、字尹公、別號莘田、繫出東漢九侯之裔、晉成康中有秀元者、以平吳功封常熟侯、則始祖也、自秀元後、代有聞人、傳至南陔公、諱燮、以丁丑甲科、任南海建安令、有惠政、晉儀部主司、是爲君考、生三子、君其季也、君生而聳秀、骨相異於凡兒、年十四、補博士弟子、遂有聲諸生間、顧乃困於場屋、則益下帷攻苦、大肆力於舉業、而其學以就、丙午、魁鄉薦、癸丑成進士、比榜放、即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有旨留覽、時君已頎然負公輔之望矣、是年四月、選授庶常、館試之文、爭相傳誦、乙卯秋、散館、特授兵部員外郎、董重之也、八月、補侍御史、巡視中城、君威激知遇、多所陳奏、如清六部之積習、減白糧之直、嚴誅逆之條、與夫勤撫恤、務開蠲、賑荒濟飢等疏、皆切中機務、至於彈劾大吏、略無回撓、一時有真御史之目焉、丙辰、移疾歸里、己未、補廣西道御史、時吳逆鴟張、征調四出、哀鴻遍野、君乃草四疏、繪十二圖、親詣御前上之、其圖曰難民、曰寒窮讖詩、曰廢耆、曰水災、曰觀榜、曰衙歸、曰旱災、曰鬻兒、曰寒冬緊急、但催科不緩、則流亡不歸、誼徵之吏、不能向無人之土、而嚴事誅求、子遺之民、萬難覩他人之焰、而幸災、伏請皇上特沛隆恩、將被災地方十九年地丁錢糧、暫緩至六月開徵、臣非不知軍興未息、詿餉萬分也、伏請皇上特沛隆恩、將被災地方十九年地丁錢糧、暫緩至六月開徵、臣非不知軍興未息、詿餉萬分

參潘粵東、粵東惡兵發之餘、供億煩苦、青蠶倚爲奸弊、民不聊生、君至則禁陋規、革淡耗、撥支給、除差徭、蠲瀝煩苛、與民更始、粵人便之、咨以才望、署潘篆、宿資畢清、而不名一錢、又爲之建義學、設書院、集諸生課肄其中、嶺南之文教一振、無何、有覩學中州之命、君毅然曰、此吾事矣、於是星馳抵任、殿勦各屬、犒賚官及先賢祠墓、頒條教、崇經傳、倡明絕學、以端士習、而正文風、諸所興拔生童、悉皆寒儒、一切竿牘絕嚮河朔伊洛之間、彬彬郁郁、皆君之功也、丁卯、奉巡校至大梁、忽得痢疾、遂以不起、聞者悼之、君生於崇禎辛未二月初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二月初一日、享年五十有七、有文集若干卷行世、娶毛氏、琇氏、子二、一陳錫、乙丑進士、一廷錫、太學生、女四、並適望族、孫三幼、君少負大志、勳以古名臣自期、當其翩翔逕諫天下想望其丰采、不幸中道沮抑、一廛萬里、遲迴於盤煙瀨霧間、雖甚移內地、庶幾以文章報稱、而中多牴牾、鬱鬱不甚得意、卒之官、不過監司、壽不滿花甲、一旦溘然歸于泉壤、豈不重可悲哉、君生平見義勇爲、如恐不及、瑰琦卓犖之行、不可枚舉、而於師友一倫、尤特爲加意、以力矯世俗澆薄者之爲、即予丙辰被放、憂患憂讒、君聞之、未嘗不太息飲泣、語所知曰、非敢阿好、爲斯道惜耳、夫以予之不肖、而君顧猶惓惓不釋如此、則生平之篤于行誼、爲何如也、嗚乎、今已矣、九京不可作矣、予乃揮淚而爲之銘曰、

嶙峋之操、凜於介石、嶷然之概、瀕于易簀、皎皎者污、稜稜者折、柄鑒龜鑑、咄哉誰惜、沒葛坎坷、賈生掩斥、千古同悲、請觀去逾、余亦擢髮、奄奄落魄、歎息斯人、銘茲幽穸、通家友生熊賜履拜撰、

蓴農疏稿續刊

救荒第三疏

題爲請緩催科事、臣伏見皇上視民如傷、痛深念切、今歲江西江南舊欠已蠲已緩、雖堯湯水旱、何以加焉、況軍需孔棘、誠難一蠲再蠲、一緩再緩、奈目前事勢、有萬不能不陳請者、去年亢旱、飢民尚有草根可食、樹皮可食、今則萬樹無皮、千村皆赤矣、且倉廩空矣、山澤竭矣、民之窮困、如衰老之人、血氣既竭、而疾病連綿、其能支乎、有司惲於考成、悉索敝賦、敲扑之下、增前雨血、田野之間、赤土乾封、竊思糧從田畝而出、田待人戶而耕、苟秋成失望、小民呻吟轉徙、方救死扶傷之不暇、而何能辦額賦哉、嗟此飢民、有胥無半菽、而頸鑿三木者、既乏衣食之資、又無室家之戀、旁有追呼之擾、上有籠楚之殃、其肯捐軀以待死乎、唯有鳥獸散逃竄山谷而已、及一聞皇上賑濟之令、即欲歸耕故業、而足方入境、身已繫於桁楊、究使待賑之飢民、其勢不盡歸於逃亡不止、逃亡日衆、則田土日荒、是因旱半歉之催徵、而反慮數年之額餉也、伏請皇上特沛隆恩、將被災地方十九年地丁錢糧、暫緩至六月開徵、臣非不知軍興未息、詿餉萬分緊急、但催科不緩、則流亡不歸、誼徵之吏、不能向無人之土、而嚴事誅求、子遺之民、萬難覩他人之焰、而幸災

救荒第四疏

題爲請通商賈以裕民食興工作以助賑事臣惟救荒之法一在通商賈皇上深仁厚澤賑濟飢民所全活者已不可勝數矣但太倉有限而飢民無窮全賴鄰省隔屬米穀流輸庶飢民不致乏絕通年以來各關私加額稅有增至六七倍者小關私抽巡船白役紛然擾民昔之抑末以重農者今且病商而困農矣現在賑荒事例其捐納銀兩勢必轉雜他處一升一斗之粟皆飢民性命所關何堪暴關橫征困此一方民也凡賑飢米穀應令地方官申報督撫所過關梁驗明印信文書不得糾留其商賈市糴五穀者所收之稅悉遵舊額不許設立大單小單等項名色私徵厚斂則商賈通行飢民難缺食於本土而可仰哺於他方矣一在興工作昔宋臣范仲淹之救荒也整理賑倉庾舍日役數千夫使飢民皆得藉傭作以仰食公餘之財不致轉徙溝壑此濟飢之一法也今各直省地方保無有城隍傾塞者乎橋梁塢路保無有未脩者乎漕渠水利田畝圩岸保無有未治者乎令有司巡行原野應修者修應濬者濬應築者築少壯有力者計其儲與粟較老弱倍之工集而役省則國家之金錢不致虛擲而人得有所資以自食其力將見壯者之散四方者鮮矣如臬臣言可採伏乞皇上裁鑒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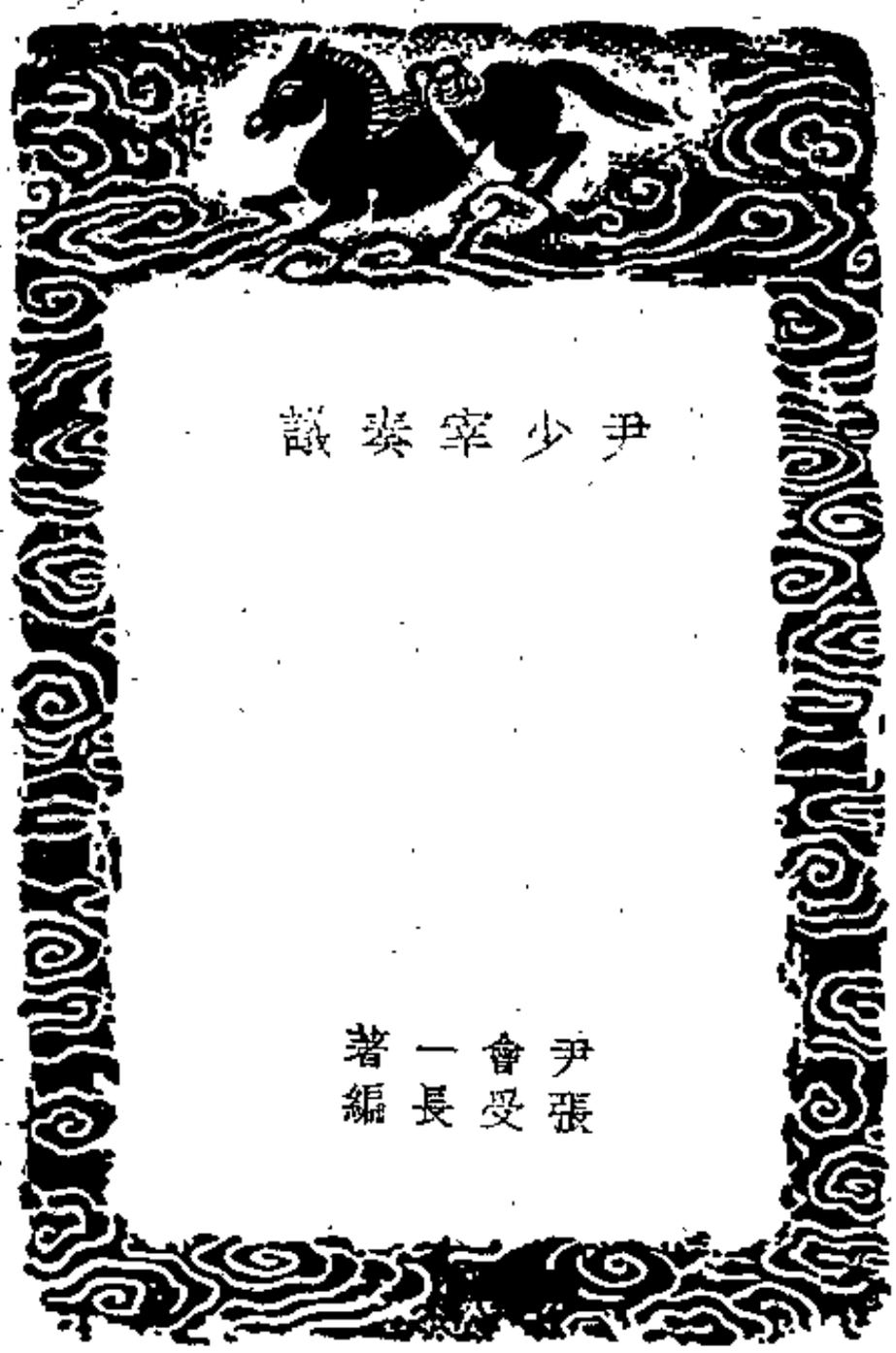
救荒第五疏

題爲請廣仁政事臣惟天之生此民也凡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者皆皇上之赤子也聖人在上必思所以安全之現在各地方飢民流離被道宿露餐風疾疫之死亡者必多則病坊不可不設也幼孤之遺棄者必衆則遺嬰不可不收也鳩聚在塾學廩日繁則齋餼不可不拖也昔宋臣趙抃之救荒也擇公私廬舍設立病坊仲男女異室以處疾病之無歸者委謹厚之人視其醫藥飲食令無失時道棄嬰孩使人得收養之死者使所在收瘞之今不可倣而行乎宜勸諭地方富室有能以腴藥濟活十人以上收養小兒五口以上撥塡遞骸二十軀以上者地方官給匾獎賞其有全活至百人收養至五十口塡葬至二百軀者驗實具申督撫彙名題請量給頂帶榮身庶疾病得生幼孤得養暴露得瘞此亦仁政之大也更有鬱纏之寒窮窶屈之貧儲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飢民之籍寧甘餓死而不肯報名就食者在地方官悉心體訪量助錢米則繩樞之士皆不至束手待斃矣臣聞救荒如救焚蓋數千萬人之呼天而泣者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已上五本伏乞皇上勅部速議施行

恭進玉衡錄疏

奏爲恭進萬世玉衡錄仰賚聖學事臣惟古今之道詳於經史義取鑒觀事存懲戒此聖王之所以必務多聞必師往訓也臣草茅賤士不揣固陋上自唐虞下迄明季恭纂成書分爲法戒其可法者皆皆王之憲典次亦蓋臣之訓辭其可戒者皆歷代之覆車實爲千秋之殷鑒敬列六十四條都爲四卷迹其治忽之故用舍得失之原自古國家無不以敬勤而興以宴安而敗以尊賢納諫而昌以信讒殖貨而替以愛人節用而民安以繁刑暴斂而民困按之則一毫不爽推之則百世可知稽古以驗今因人以恪己則高深之助或少賚於山海也臣謹具疏進呈睿覽不勝怵惕待命之至

615



尹少宰奏議目錄

卷一河南疏一
謝署鹽政疏
敬抒陳悃疏
請清浙鹽疏
清理江廣浮餐疏
巡查鹽場疏
奏牧餘鹽疏
謝加僉都御史疏
議摺鹽義倉疏
奏明節省疏
卷二河南疏二
謝署巡撫疏
確查撫恤事宜疏
請設社學疏
回奏秋審疏
覆奏查案疏
勸奏捐司疏
請免水田陞科疏
敬陳農桑四事疏
請寬辦料限期疏
查禁酒麴疏
卷四河南疏三
謝實授巡撫疏
請減水田重糧疏
議除常平弊資疏
請增先儲領士疏
查區清理灘地疏
接濟直省麥石疏
請增餡麴禁例疏
恭報二麥收成疏
奏明以麥還倉疏
撲蝻勦蝗疏
奏交盾省麥石疏
報完直省麥石疏

敬陳險要疏
卷五河南疏四
再議禁麴疏
複奏封麴疏
請豁浮糧疏
酌量還倉疏
請增漕價疏
請增漕價第二疏
請增漕價第三疏
酌議命盜條奏疏
卷六河南疏五
科場辦理事宜疏
奏報栽樹成數疏
接濟直省米石疏
碾運直省米石疏
請旌孝子疏
請旌節婦疏
請旌貞烈疏
辦理經書疏
請刊經書疏
題請湯文正公從祀疏
卷七河南疏六
大水自勘疏
彙報被水情形疏
續報被水情形疏
覆奏賑恤事宜疏
預籌民食四事疏
酌辦撫綏三事疏
題請緝緩徵疏
題請加賑疏

題請續報加賑疏
請蠲錢糧疏
請蠲緩報錢糧疏
題報秋收分數疏
卷八河南疏七
議覆轉運楚米疏
議覆轉運陝米疏
覆奏濬河疏
奏報麥田得雪疏
奏明開賑日期疏
謝補副都御史疏
卷九燕臺疏
請昭信從疏
陳情終養疏
謝賜詩章聯疏
謝賜寧紬貂皮疏
辭授工部侍郎疏
卷十江蘇疏
謝督學江蘇疏
敬抒草野見聞疏
優禮布衣疏
敬敷小學之教疏
經義務求實學疏
請復學政舊規疏
察舉布衣疏
謝督學留任疏
謝授吏部侍郎疏
督學遺疏

尹少宰奏議卷一

兩淮疏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元年二月初五日奉上諭高斌已補授河道總督其兩淮鹽政印務著尹會一署理仍兼管運使事欽此欽遵於乾隆元年三月初三日接准隆任臣高斌移交印信臣隨恭設香案望闕謝恩祗受視事伏念臣一介寒微生逢盛世荷蒙世宗憲皇帝拔之草莽首擢鉅鹽旋守襄陽又調揚郡特授兩淮運司自惟才智庸愚涓埃未効今復蒙我皇上天恩畀臣署理兩淮鹽政聞命自天感激無地雖捐糜頂踵不足以上答高深惟有惄惕冰兢敬體天心恤商便民彌加奮勉仰報隆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思衷理合奏謝惟是臣知識淺陋膺此重任實切惴惴敬懇皇上天恩俯賜訓示俾得欽遵辦理不致隕越頂戴高厚於無極矣臣謹一并奏懇統乞皇上聖鑒謹奏

乾隆元年三月初三日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感沐恩調敬抒誠悃事竊臣奏謝天恩摺內欽奉皇上硃批向聞汝操守清廉辦事尚屬明白而且實心任事故有此用勉力圖報莫負初志則將來之任用正未可量也若量小易盈一有萬與自足之念則諸事不可爲矣欽此臣跪讀之下如對天顏如奉面命伏念臣質本凡庸學鮮實用自服官以來祗勉不遑毫無足錄從夜內省惟有寸誠自矢今荷聖主特達之知逾格擢用臣即勉竭駑駘尚不足以報稱萬一何敢稍有改易重負殊恩甚蒙諭旨教誨臣亦不敢以虛詞陳奏惟益堅初志深戒盈滿時時以實心實政自勉凡力所可至不稍留餘才所未能常加策勵以仰副皇上訓誨期勉之盛心緣感荷恩訓敬抒悃忱恭摺覆奏伏乞皇上容察謹奏

乾隆元年四月初六日奉硃批好著實勉力以副朕任用之恩欽此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敬體聖心酌請通融接濟浙鹽以平市價事竊照鹽之於民食亦猶米穀之不可缺少然米穀則各省有無相通緩急相濟獨至於鹽而不爲酌盈通融者泥於行鹽各有綱地之故也夫普天率土同爲朝廷之赤子鹹淡變通宜體軫恤之深仁茲因浙省鹽價昂貴欽奉諭旨交大學士稽曾筠多方調劑使之平減俾商民均受其益仰見聖主廑念民依無所不至茲准大學士稽曾筠知會到臣臣查鎮江府屬係行銷浙鹽每斤實錢十六七文不等較之往時實屬昂貴瓜揚係行銷淮鹽每斤止賣錢九文一江之隔昔賤懸殊民情喜賤惡貴大率皆然但鹽少則價貴鹽多則價賤今聞浙鹽之貴由於鹽少如使鹽斤充裕其價自然平減南淮產鹽豐裕現有存餘之垣鹽可以酌撥通融暫時接濟鎮江民食平減市價即交常鎮道就近經理轉發認運鎮江府屬之浙商按照浙引行銷其每引應納課餉等項均在浙省運庫完繳淮銷浙省額引惟將淮鹽價值及運送水腳免交常鎮道彙交兩淮運庫歸還原款今臣約計課餉鹽價水腳等費每斤成本不過一分許其每斤實制錢十二文計值銀一分四釐在百姓每斤即省錢四五文在商人每斤即獲利三四釐如至期核實成本不須一分其價再行酌減如此寬多益寡暫以淮鹽之有餘轉濟浙鹽之不足仍銷浙引仍歸浙商綱地無使越行銷其每引應納課餉等項均在浙省運庫完繳淮銷浙省額引惟將淮鹽價值及運送水腳免交常鎮道彙交兩淮運庫歸還原款今臣約計課餉鹽價水腳等費每斤成本不過一分許其每斤實制錢十二文計值銀一分四釐在百姓每斤即省錢四五文在商人每斤即獲利三四釐如至期核實成本不須一分其價再行酌減如此寬多益寡暫以淮鹽之有餘轉濟浙鹽之不足仍銷浙引仍歸浙商綱地無使越之處百姓受平價之益浙商收自然之利而且鎮江府屬得此接濟則應運鎮屬之浙鹽斤並得寬裕價值均可平減又不止鎮江府屬民生受平價之益也且有此通融鎮屬愚民亦不致貪利越販所裨實多臣仰體皇上天下一家之聖心無分此疆彼界因時制宜斟酌通融平價之法札商大學士稽曾筠會摺具奏伏乞皇上訓示遵行再三月二十日鎮江府丹徒縣民越販私鹽被巡役在於江口盤獲致有爭鬬之事現飭查究實緣浙鹽過昂恐民圖賤所致謹一并奏明統祈睿鑒謹奏

乾隆元年四月初六日奉硃批接濟浙鹽辦理之處甚妥當應照所請行者欽此

署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據實奏明酌理江廣浮費仰祈睿鑒事竊照商力之困舒疲乎費用之多寡鹽價之貴賤視乎成本之重輕商人多一分之浮費即多一分之成本非惟病商亦且病民我皇上惠愛商民體恤備至臣職司鹺務敢不敬體宸衷悉心經理查江廣口岸有匣費一項在於揚商鹽價內扣留以爲政送該省文武各衙門規禮養廉等項以及一切雜費先經前鹽臣伊拉齊查明分別應裁應存造冊咨送前督臣高其倬覆核奉旨世宗憲皇帝御覽經部議覆自雍正九年庚戌綱起應照所議留爲巡查等費如有地方官借端需索及口岸各商敢於逢迎分送該督撫立即題參與受一并治罪欽遵在案伏查湖廣匣費每引扣至五錢有餘按綱原核存銀十二萬兩江西匣費每引扣至五錢有餘按綱原核存銀三萬九千四百兩今江廣匣費

引計費。湖廣每綱不下四十餘萬兩。核之原定數目。多至數倍。費重價昂。商民並受其累。不可不亟爲清理。茲據揚商公稟。此項陋費。從前已奉核定。面司陋各商。歷年總不清算。商等鞭長莫及。請將收支各帳。開報核算。第恐原定之外。尚有支用應酬之處。今寬裕扣留。酌議每引扣費三錢。湖廣約運鎔八十萬引。計共扣銀二十四萬兩。較之核存原數。加銀十二萬兩。江西約運鎔二十五萬引。計共扣銀七萬五千兩。較之核存原數。加銀三萬五千六百兩等情。除檄湖廣江西驛鹽道。就近督催司陋辦事各商。將收支帳目。據實開報。與揚商核算外。臣思江廣陋費。既經酌核議定。即或原數之外。尚有不可少之費用。與不得已之應酬。亦何至多至數倍有餘。總緣陋費出自揚商。與陋商痾痒無關。而又不按綱造册。由運司驛鹽道核明。轉送鹽臣衙門。察銷出入。未有確數。與受撫從查核。則其任情濫用。藉端冒銷之弊。在所不免。必須立法稽察。使商撫浮費。事撫擊肘。方爲妥協。但江廣相隔遙遠。非同揚州。近在咫尺。易於稽察。今臣再四籌酌。現在設立循環印簿。給發江廣陋商。即從乾隆元年丙辰綱爲始。照依揚商所隨。按三錢一引扣收。將所收銀兩。與動支款項。逐日逐條。據實開載印簿內。循去環來。送臣衙門查核。至一綱完竣。通盤核算。如有盈餘。留爲下綱之用。若地方官有額外苛索。臣即移咨督撫。查實題參。若司陋商人有侵冒等弊。臣即嚴提究追。俟兩綱後。核其實在應用數目。每引應扣費若干。再爲酌中永定。即經造册。咨送江廣督撫。并發驛鹽道。備照在案。今立法杜浮濫。至陋費款項數目。從前奉部核定之後。亦經造册。咨送該管驛鹽道核明。轉送督撫就近查察。更爲有益。臣謹據實清查。應令陋商將支用數目。按季造册。并送該管驛鹽道核明。轉送督撫就近查察。更爲有益。臣謹據實繕摺奏聞。恭候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奏明巡查鹽場事。竊照場盜爲鹽法根本之地。最爲緊要。臣查淮南二十五場。緜亙八百餘里。皆坐落沿海地方。遼闊非親身遍歷。不能周知各處情形。酌宜辦理。臣才識庸愚。荷蒙皇上天恩。畀以鹽政重任。實切敉負之懼。謹擬親往兩淮南北各場查勘。體察遠情。如有關於私鹽要隘。盜戶休戚之處。應須因地制宜。隨時調劑。以及裝運鹽船之河道。捍禦海潮之隄工。節宣河水。以資灌溉之渠閘。凡與商盬鹽務有益者。臣俱詳查確籌。悉心料理。其應行具奏事件。臣即繕摺奏請聖訓遵行。臣仍隨處宣布皇仁。曉諭丁盬。各勤本業。煎鹽售商。不得通梟濟私。干犯法紀。以上體聖主惠愛海隅蒼生之至意。臣謹將親往巡查各場緣由奏明。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乾隆元年九月初二日。

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奏明收買餘鹽。以裨商盬。以杜透漏事。竊照各場盜戶。藉鹽爲生。俯仰衣食之計。皆收給於此。所產鹽斤。不歸商配引。即售梟濟私。此必然之勢。故欲杜私販。必先清盜鹽。使無存積。查臺灣之時。盜戶販用尤殷。待售尤急。各場賣商。或乘其窘迫。過爲刻減價直。以致盜情難堪。或商力不繼。未能全數收買。以致鹽歸團販。臣已切諭各商。務必公平交易。多發課銀。廣爲收買。誠恐場商之內。實有力量一時不能接濟。若不設法收買。不但盜戶度歲拮据。其透漏之弊。斷難禁除。臣查運庫

內。存有充公卅歉銀兩。可以通融濟用。臣擬至期酌量發給場員。收買餘鹽。存貯場垣。俟捆運之時。即照原買價值。給商配引行銷。價銀歸還運庫原款。一轉移間。盜戶既得資其急需。餘鹽不致透漏私販。而商力之不及者。又得藉以接濟。所裨實多。緣所動銀兩。非關解部之項。又係隨時動支。旋即還補。是以未敢具題。謹將酌議收買餘鹽緣由。據實奏明。伏乞皇上容鑒訓示。謹奏。

乾隆元年十月十二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都察院僉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以謹格委用。由運使署理兩淮鹽政。寸長未効。時切悚惶。今復蒙恩。命特加僉都御史銜。管理兩淮鹽政。一年之內。疊荷殊恩。五中感激。莫可名言。伏念兩淮鹽務殷繁。而臣才微任重。曷克仰副高厚。惟有敬體愛民恤商之聖心。勉竭愚誠。悉心經理。據實陳奏。非請聖訓遵行。以仰副皇上委任至意。所有感激微忱。理合繕摺奏謝。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乾隆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奉硃批。知道了。勉力爲之。以副朕任用之意。欽此。

都察院僉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積貯攸關。酌議分撥。敬懇聖訓事。竊照揚州鹽義倉。欽蒙世宗憲皇帝軫念江南民生。籌畫儲備。於雍正四年奉旨。將商捐銀兩。建蓋倉廒。買貯米穀。交商管理。查原奉廷議。以揚州府爲安徽、江蘇道里之中。即鄰省亦一水可通。是以議於揚城建倉積貯。今各處倉糧。充實居多。即本省偶有歉收賑恤之處。各於本邑常平倉穀就近動用。而鹽義倉相距路遠。不能即時應用。輾轉議撥。既需時日。又費運腳。殊多未便。是以近年未經撥用。今倉內現貯穀二十七萬六千餘石。米三萬七千餘石。雖有存七糶三之例。因附郭之江、甘兩縣。俱有常平倉糧。充實民食。又爲諸路糧食匯聚之所。鹽義倉穀。商人艱於糶賣。未能出陳易新。揚城地方潮溼。易致霉湿虧折。伯鎮。又爲諸路糧食匯聚之所。鹽義倉穀。商人艱於糶賣。未能出陳易新。揚城地方潮溼。易致霉湿虧折。據商人賠補過三萬餘石。誠恐積久霉朽愈多。所關非細。又泰州、通州、海州、如皋、鹽城、板浦、石港、東臺、阜寧等處鹽義倉。其額穀二十六萬二千餘石。米三萬八千餘石。內泰州倉貯穀十四萬三千餘石。米二萬四千餘石。爲數最多。鹽船積貯已足。無可改撥。出易又難。據商人賠補過一萬五千餘石。積久堪虞。所有揚、泰二倉存貯米穀。必須斟酌變通。以重倉儲。臣愚心雖議。揚州倉酌存穀八萬石。泰州倉酌存穀六萬石。餘米穀。合計四十萬餘石。請以撥補本省上年被水州縣動賑倉穀。以省買補之費。并於附近標鎮存積。查臺多歲。暮之時。盜戶販用尤殷。待售尤急。各場賣商。或乘其窘迫。過爲刻減價直。以致盜情難堪。協營。盡其額兵多寡。酌撥分貯。或數千石。或數百石。春借秋還。免其加息。以爲惠濟兵丁之需。在揚、泰二倉。可無紅朽之虞。而分貯各處。動用均得便易。江省兵民。更獲實濟之益。至撥運米穀腳價。統於運庫節存巡費項下動支。仍先儘好穀分撥各處。其米穀內有存積年久。未便撥貯者。交給商人領出變價。另買新穀貯倉。務足酌存八萬六萬之數。不敷價直。循例於商捐公項補給。至分撥各營穀石。或有公所可貯。或須酌建倉房。俟奉旨俞允。咨明辦理。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二月初六日。

都察院僉都御史、管理兩淮鹽政。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節省事。竊照丙辰綱奏銷已竣。所有經費

腳費等銀共十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三兩零內除例應支用水腳銀三萬七千五百十八兩零總理鹽政督臣趙宏恩養廉三千兩陞任鹽臣高斌支用養廉銀七千九百五十八兩零臣支用養廉銀六千九百五十八兩零又報貼總河臣高斌養廉銀七千兩外實節省銀六萬二千二百十八兩零現貯運庫報明戶部聽候撥解謹將收支節省各數開摺恭呈聖覽謹奏

乾隆二年二月初六日

使一夫失所至意臣一入豫境即委員分路確查臣自彰德、衛輝、至開封府省城沿途親自查訪隨處詢農夫野老細察閭閻情景逐處安貼各邑地畝種麥十之七八現俱成穗將次結實鄉民皆訓習作收但多寡不等窪地每畝可收四五斗高地可收二斗如日內得雨更盛此數秋田早禾有已長苗數寸者有市經出土者現望透雨以滋長發此臣赴任經由彰、衛、開三府屬地方目擊而詢之確實情形也其懷慶府屬已據委員查覆勝於彰、衛南、汝六府四州路遠尚未回報臣於二十日至省城即細詢南汝等屬因公在省之地方官並司道各員皆云黃河以南各州縣大率勝於河北之彰衛二府實無失收之處此臣詢據屬員所述之情形仍俟委員查覆到日再行詳悉據實具奏至撫恤事宜誠如聖諭緩徵一條尤屬濟時拯災之急務今豫省情形雖與直隸不同但麥收既有歉薄之處秋田尚未得有透雨應邀皇仁將歉薄州縣錢糧暫緩催徵以紓民力至各屬倉糧今春青黃不接之時已經借糶發行接濟民食目今米價亦不甚貴臣又體訪民情大概樂於借領平糶次之蓋平糶非現價不能買食窮人尚費經營借則急補目前缺乏緩至秋收不難還倉是以豫省向來多從民便春借秋還今不拘存七糶三之數惟視地方之緩急斟酌多寡借糶接濟統俟麥收時停止臣又細詢布政司溫而遜各屬倉糧率皆充裕間有數處德因偏災動用現存無多即或一時需用亦可於附近鄰邑撥用就目前情形全省倉儲詳加籌酌

特行借給。此非尋常借穀可比。臣愚以爲秋後儘還之時。宜廣皇仁。加恩優恤。止令繳還正穀。免其加息。小民終藏力田。粒粒辛苦。瞻仰皆貸。省此升斗之交官。即裕升斗之食用。感恩實溥。我皇上懷保萬民。事事損上益下。惟期閭閻休養。得所。臣因撫省去歲歉收之處。及今春雨澤偶愆。州縣民間借穀頗多。秋後即應催還。謹陳愚昧之見。如蒙聖恩俞允。敬懇皇上特頒諭旨。著爲定例。俾各省一體欽遵。兆民均霑實惠。仍嚴飭有司。務必體恤民依。平斛收放。如有浮加斛面額外多收。嚴參治罪。爲此繕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六月初二日奉硃批。這所奏是。有旨諭部。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事。竊照河南地方。仰賴皇上至誠感格。二年二月初八日。淮工部齊、開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議奏。請除商收硝斤一案。以豫省開、歸、陳、汝四府。濱河斥鹵之地。不生五穀。出產硝斤。貧民藉以煎熬。易米度日。向有硝行收買。以備採辦解部。及鄰省購買之用。原督臣王士俊請歸鹽商收買。利歸商人。累貽百姓。行令河南撫臣。仍飭民間設立行戶。自相交易。其鄰省需用。應聽斟批赴買。仍嚴飭留心稽查。不許私販出境等因。奉硃批。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臣查豫省硝斤。歸商收買。實爲小民隱累。自蒙恩允。仍飭民間交易。以來。殊於貧民有益。臣細察民情。竊欲推廣皇仁。酌量變通行運。以杜私販之源。不揣冒昧。敬陳聖聰。查貧民原係逐日煎熬。隨時售賣。以資餬口。而本省奉部採買。乃偶然之事。鄰省又係約計應用數目。飭齊委員購買。當其辦買之時。數至累萬之多。一時不易足額。及至買畢之後。則又硝多無從發賣。向來雖有硝行收買。貯本原屬無多。非能常川收積。本完貨足。即截然不受。更有刪知委員已去。度其爲時尚早。恐積久虧折。措勒不收。貧民因而生計難資。此產硝地方之情形也。硝斤一項。營中合製火藥。而外各處銀匠、藥鋪。需用甚廣。鄰省委員購買。盤費水腳。計算硝價過重。匠鋪向官買用。其費更多。兼之鄰省硝局多在省城。一省之內。地廣路遠。焉能盡赴硝局。悉費重價買用。價昂則利倍。利倍則私販者自多。此鄰省之大概也。本地之硝行。既不能常川多收。煎硝之貧民。又不能捱腹緩待。於是貪民利私販之濟急。私販利貧民之暗售。而鄰省匠鋪。又利私販之價賤。即收硝行戶。亦因官買無期。潛結私販。故販硝之禁嚴。而私販愈不能除。猶之從前銅禁愈嚴。而銷燬制錢者愈多。其勢然也。臣愚以爲硝斤雖可合製火藥。但非硫磺不能成造。而鋪戶之用硝既廣。且多利之所在。法固難止。況江浙湖廣等處。均屬內地。又與邊境不同。嗣後應請酌量變通。所有產硝地方。收硝行客。欲運往某處售賣者。聽其稟明州縣官。將硝斤數目。運往處所。關會彼處地方官員。并給與印照。以備沿途查驗。按其程途。計其往返。定限繳銷。彼處地方官仍將運到日關報備案。如無文照。即以私販論罪。若州縣官吏藉端需索。察出參究。如此。則收硝行客。既得持照行運。即可隨結收買。貧民不致阻抑生計。昔舊私販。而鄰省地方。硝斤通行。無奇可居。私販將不禁而自除矣。營伍合製火藥。即可就近買用。無須隔省遠購。多費價值。兵丁亦屬有益。各省又免委員之繁。省無益之費。其邊境沿海地方。仍照常查禁。毋許運往。此臣愚昧之見。是否可採。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二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請動生息餘銀。建設營倉。買貯穀石。以資兵食。以廣皇仁事。竊照督撫鎮標兵丁。前蒙世宗憲皇帝恩賞銀兩。營運生息。惠濟吉凶之需。查河南撫標。

雖多貯工本可望成熟者。將必勉力開墾。址其土之所宜。或種五穀。或植樹木。以盡地利。似於民生有益。至於鹽鹵不毛之地。煎土熬硝。又爲窮黎衣食之資。是以酌抒通商便民之議。另摺具奏。統乞皇上恩鑒。謹奏。

乾隆二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酌請通商運硝。以裨民生。以杜私販事。乾隆二年二月初八日。淮工部齊、開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等議奏。請除商收硝斤一案。以豫省開、歸、陳、汝四府。濱河斥鹵之地。不生五穀。出產硝斤。貧民藉以煎熬。易米度日。向有硝行收買。以備採辦解部。及鄰省購買之用。原督臣王士俊請歸鹽商收買。利歸商人。累貽百姓。行令河南撫臣。仍飭民間設立行戶。自相交易。其鄰省需用。應聽斟批赴買。仍嚴飭留心稽查。不許私販出境等因。奉硃批。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臣查豫省硝斤。歸商收買。實爲小民隱累。自蒙恩允。仍飭民間交易。以來。殊於貧民有益。臣細察民情。竊欲推廣皇仁。酌量變通行運。以杜私販之源。不揣冒昧。敬陳聖聰。查貧民原係逐日煎熬。隨時售賣。以資餬口。而本省奉部採買。乃偶然之事。鄰省又係約計應用數目。飭齊委員購買。當其辦買之時。數至累萬之多。一時不易足額。及至買畢之後。則又硝多無從發賣。向來雖有硝行收買。貯本原屬無多。非能常川收積。本完貨足。即截然不受。更有刪知委員已去。度其爲時尚早。恐積久虧折。措勒不收。貧民因而生計難資。此產硝地方之情形也。硝斤一項。營中合製火藥。而外各處銀匠、藥鋪。需用甚廣。鄰省委員購買。盤費水腳。計算硝價過重。匠鋪向官買用。其費更多。兼之鄰省硝局多在省城。一省之內。地廣路遠。焉能盡赴硝局。悉費重價買用。價昂則利倍。利倍則私販者自多。此鄰省之大概也。本地之硝行。既不能常川多收。煎硝之貧民。又不能捱腹緩待。於是貪民利私販之濟急。私販利貧民之暗售。而鄰省匠鋪。又利私販之價賤。即收硝行戶。亦因官買無期。潛結私販。故販硝之禁嚴。而私販愈不能除。猶之從前銅禁愈嚴。而銷燬制錢者愈多。其勢然也。臣愚以爲硝斤雖可合製火藥。但非硫磺不能成造。而鋪戶之用硝既廣。且多利之所在。法固難止。況江浙湖廣等處。均屬內地。又與邊境不同。嗣後應請酌量變通。所有產硝地方。收硝行客。欲運往某處售賣者。聽其稟明州縣官。將硝斤數目。運往處所。關會彼處地方官員。并給與印照。以備沿途查驗。按其程途。計其往返。定限繳銷。彼處地方官仍將運到日關報備案。如無文照。即以私販論罪。若州縣官吏藉端需索。察出參究。如此。則收硝行客。既得持照行運。即可隨結收買。貧民不致阻抑生計。昔舊私販。而鄰省地方。硝斤通行。無奇可居。私販將不禁而自除矣。營伍合製火藥。即可就近買用。無須隔省遠購。多費價值。兵丁亦屬有益。各省又免委員之繁。省無益之費。其邊境沿海地方。仍照常查禁。毋許運往。此臣愚昧之見。是否可採。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二年六月十八日。奉硃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請動生息餘銀。建設營倉。買貯穀石。以資兵食。以廣皇仁事。竊照督撫鎮標兵丁。前蒙世宗憲皇帝恩賞銀兩。營運生息。惠濟吉凶之需。查河南撫標。

賞銀四千兩。河北南陽兩鎮。係沿地收租。河北鎮及撫標。係交常商營運。從前生息。止將撫鎮本標出征兵丁給賞。其本標在營兵丁。及外營兵丁。俱不與焉。是以歷年息銀。除給賞之外。撫鎮標共積存餘息銀二萬一千餘兩。上年因出征兵丁已經撤回。前撫臣富德者明兵部。同存營兵丁。一例給賞在案。此後每年所得息銀。除給賞之用。餘皆無多。但撫鎮本標兵丁。已得普沾恩澤。其十三外營共馬步兵六千餘名。尚未遍及。若將餘息。再爲交商營運湊賞外營。又恐與地方未便。似宜從長計議。以廣聖主體恤之仁。臣思春月青黃不接之時。及偶遇歉歲。米價較常增貴。兵丁仰事俯育。不無借貸重利之累。若酌動餘息。於秋收後買穀二萬石。約諸銀一萬餘兩。按額兵多寡。分貯各標營。每年春借秋還。免其加息。則外營兵丁與本標兵丁。一體均霑。緩急有濟。頂戴皇仁。永無既極矣。如蒙聖恩俞允。所有建倉動用銀兩。軍竣造册送部。此項穀石。即令各營經管。入於交代之內。是否有當。伏乞皇上容臨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七月初七日。奉硃批。好。最應如是。辦理。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請給飯食銀兩。修築民隄。以衛田畤。以廣皇仁事。竊查豫省賈魯、變泊、汝潁、沙潞、洪、衛等河。迂迴旋繞。支派不一。每遇夏秋之交。大雨時行。水勢陡長。一時宣洩不及。往往淹及民田。向來民間於河流頂衝湍急之處。築以隄堰。保護田畤。但高者四五尺。低者不過二三尺。且係浮土堆築。非不堅固。故水小之年。尚可抵禦。如今歲六月內。雨驟水急。即難資捍衛。自應於秋禾收畢。農務空閒之時。令該地方官。查其卑薄虛矮之處。督令民人增培高厚。夯硪堅實。庶足爲來歲捍禦之計。臣思民隄民修。原屬分所應然。但臨河地方。年歲豐歉。各有不齊。民力亦難一致。如地方豐收。食用寬裕。則以衆人之力。爲一方之保障。人既樂從。事亦易集。若收成少薄之處。餬口維艱。小民方謀食之不遑。而責以修築隄堰。則拷膿趨事。勢有所難。前因東省麥收歉薄。伏讀上諭。如開渠築隄。修葺城垣等事。酌量舉行。使貧民備工就食。被災窮家口。欽此。仰見聖主愛養黎元。無微不至。今豫省臨河州縣。間有被水村莊。收成未免稍減。似應推廣皇仁。酌量辦理。豐收地方之民隄。仍令百姓自行修築。其被水歉收之處。所有應修隄堰。民力維艱。仰懇皇上格外加恩。每挑土一方。酌給飯食銀四分。加夯硪銀一分。於司庫存公項下支給。如蒙恩允。臣即飭令地方官。逐一查勘。據實估計。將應用土方銀數。造册詳報。核實給發。於秋末冬初之際。督率民夫。增卑培薄。層土層硪。以期一律堅固。如此。以民之力。衛民之田。而又給以銀兩。資其飯食。則百姓自必踴躍赴工。不獨隄防攸賴。而貧民亦得以力作度日。感戴聖恩。永無既極矣。爲此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八月十八日。奉硃批。好。此係極應如是辦理者。但須嚴察吏胥。務使百姓均受實惠。欽此。

麴線由港摺奏明。夫麥乃五穀之精良。非若高粱之質粗而易朽。豫省之民。尤種食必需。耗一分之麥。則損一分之民食。若省一分之納麴。卽裕一分之積貯。是禁麴既以節二麥之費。更以滋造酒之源。臣請嗣後除民間零星製麴自用者。免其逐戶查禁外。其有開張作坊。廣收多麴。囤積販賣者。請旨勅部嚴行定例治罪。并將失察縱容之地方官。定以處分。凡關津隘口。嚴加稽察。如有車載船裝牲畜缺運。盈千累百。販往各省者。卽行查拏究治。庶幾麥麴減有餘積。儲蓄日饒。而酤麴不行。則燒鍋亦可漸減。奚他如查禁之難。滋擾之弊。以及裁柿等類之均可燒酒。諸臣業經陳奏。不敢瀆瀆。臣謹就豫省情形。遵旨議奏。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二年七月十七日。奉硃批。原籙之王大臣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請給飯食銀兩。修築民隄。以衛田畤。以廣皇仁事。竊查豫省賈魯、變泊、汝潁、沙潞、洪、衛等河。迂迴旋繞。支派不一。每遇夏秋之交。大雨時行。水勢陡長。一時宣洩不及。往往淹及民田。向來民間於河流頂衝湍急之處。築以隄堰。保護田畤。但高者四五尺。低者不過二三尺。且係浮土堆築。非不堅固。故水小之年。尚可抵禦。如今歲六月內。雨驟水急。卽難資捍衛。自應於秋禾收畢。農務空閒之時。令該地方官。查其卑薄虛矮之處。督令民人增培高厚。夯硪堅實。庶足爲來歲捍禦之計。臣思民隄民修。原屬分所應然。但臨河地方。年歲豐歉。各有不齊。民力亦難一致。如地方豐收。食用寬裕。則以衆人之力。爲一方之保障。人既樂從。事亦易集。若收成少薄之處。餬口維艱。小民方謀食之不遑。而責以修築隄堰。則拷膿趨事。勢有所難。前因東省麥收歉薄。伏讀上諭。如開渠築隄。修葺城垣等事。酌量舉行。使貧民備工就食。被災窮家口。欽此。仰見聖主愛養黎元。無微不至。今豫省臨河州縣。間有被水村莊。收成未免稍減。似應推廣皇仁。酌量辦理。豐收地方之民隄。仍令百姓自行修築。其被水歉收之處。所有應修隄堰。民力維艱。仰懇皇上格外加恩。每挑土一方。酌給飯食銀四分。加夯硪銀一分。於司庫存公項下支給。如蒙恩允。臣即飭令地方官。逐一查勘。據實估計。將應用土方銀數。造册詳報。核實給發。於秋末冬初之際。督率民夫。增卑培薄。層土層硪。以期一律堅固。如此。以民之力。衛民之田。而又給以銀兩。資其飯食。則百姓自必踴躍赴工。不獨隄防攸賴。而貧民亦得以力作度日。感戴聖恩。永無既極矣。爲此繕摺具奏。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八月十八日。奉硃批。好。此係極應如是辦理者。但須嚴察吏胥。務使百姓均受實惠。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三

河南疏二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請設社學之制。以廣聖化事。竊惟王政。莫大於教民。教民莫先於立學。各州縣之有社學。即古家塾黨庠之遺意也。養蒙育德。所關甚鉅。我國家振興學校。文教覃敷。荷蒙世宗憲皇帝賞發帑金。於省會之地。酌立書院。海內人文。蒸蒸蔚起。但鄉村之內。不無貧寠小民。艱於脩脯。無力讀書。以致子弟曠廢者有之。伏查雍正元年定例。州縣大鄉鉅堡。俱令設立社學。其社師館穀。於學租中撥給。所以養育人材者。至周至渥。良法美政。誠萬世所當遵奉者也。臣抵任以來。查問各屬。緣來並無設立社學之處。蓋緣豫省學租一項。止有九百餘兩。除照例酌給貧生外。所餘無幾。以作社師館穀。實屬不敷。是以因循至今。似應遵照雍正元年之例。酌量建設。查一邑之內。大鄉鉅鎮。烟戶稠密處所。本屬無多。臣請大州縣。或設二三四所。中小州縣。或設二三所。每所量給館穀。於司庫充公銀內支給。令地方官於生員內。擇其學優行端者。先將小學一事。朝夕訓課。自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甚多茲據科臣巻奏。乾隆元年題報疎防。止三十餘件。本年正月至八月止。共八十餘件。臣查本年題報疎防。原多於上年。但自正月起至臣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之日止。已經前撫臣富鋐、護撫署布政使臣溫而遜、巻過疎防三十一件。其餘雖係臣陸續題報。而被盜月日。俱在臣未任以前。多係上年十二月及今年二三月之案。至臣任內。報盜而巻疎防者。實止有三件。蓋緣報巻疎防定例。俱以被盜之日扣限四個月查參。故被盜在前。而題巻疎防在後。實非近來盜劫日甚一日也。至於南汝一帶。招墾荒地。五方錯雜。且山莊小戶。零星散處。不成村落。是以奸宄易生。又因上年歉收。流寓窮民。生計無聊。即思爲匪。去多今春。原多失事。宰自入夏以來。二麥有收。秋成豐稔。報盜之案。已漸稀少。若夫弭盜諸法。如編甲究窩。嚴督兵捕等事。業經多方經理。不遺餘力。臣惟有彌加整飭。以期盜息民安。地

倘州縣教官不實力舉行。即行巻處。如此。則各屬自必盡心舉行。問政大略相同。倘蒙俞允。仰懇皇上勑令各省督撫。一體舉行。至鎮廩數目。動用款項。仍聽各省督撫因地制宜。酌量撥給。將見無地非學。無人不學。匪獨蒙養既正。弟子無驕嚴之虞。而且化導有方。閭閻獲敦龐之效。普天率土。共沐聖恩於無既矣。臣言是否可採。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九月十八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遵旨明白回奏事。竊惟詐獄必須按律而秋審務在察情。此即與廷惟明克允罪疑惟輕之意也。蓋律有定而情無窮。故從來秋審之案。有外臣擬重而廷臣改輕者。亦有外臣擬輕而廷臣改重者。歷難並一。總期協中。今科臣田懋、巡奏河南秋審。過於寬縱。荷蒙皇上天恩。不即將臣交部議處。令臣明白回奏。欽承之下。悚愧無地。伏念臣於秋審時。將按察司隋人鵬皇到招册原係細加斟酌。核其情罪有犯非首惡。或釁起一時。或行兇之時。本非欲殺。或被害之人。本有不合。方擬緩決。或被毆情急。抵格致傷。或傷非致命。或誤傷旁人。或毆妻至斃。尚無兇暴之形。而有不得已之情者。方擬可矜。並非有意覓縱重囚也。但臣於四月二十一日自京抵豫。適當天氣亢旱。我皇上宵旰焦勞。恤刑疏獄。臣目擊豫省情形。憂心如焚。寢食俱廢。正值辦理秋審。容有挾情核擬未能允協之處。臣亦何敢固執前見。自蹈愆尤。至按察司隋人鵬。雖公同會審。但例係撫臣核定具題。理合據實回奏。伏祈皇上容鑒施行。謹題。請旨。

乾隆二年閏九月初七日。舉旨。這回奏情節。該部察議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硃批。據實據奏事。竊查科臣慧中奏稱豫省盜風日熾一摺。接准部咨。例應具題回奏。臣於閏九月初四日。恭疏拜發。茲於初五日。欽奉硃批。豫省盜案。令汝等明白回奏。何尚未至耶。欽此。臣跪讀之下。益深惶悚。臣蒙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率命之初。即聞河南地方上年歉收。每多盜案。臣於四月二十一日抵任。即細加訪察。嚴飭各屬。力行保甲。稽察匪類。整究窩家。並設立賞罰。責成捕役。實力緝捕。一切墩鋪營汛。俱移咨饑臣。轉飭各營弁兵。互相守望。不時游巡。凡遇屬員進見。無不以弭盜安民。毋諱毋縱。諄切告誡。數月以來。報盜之案。漸少。報獲之盜甚多。茲據科臣巻奏。乾隆元年題報疎防。止三十餘件。本年正月至八月止。共八十餘件。臣查本年題報疎防。原多於上年。但自正月起至臣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之日止。已經前撫臣富鋐、護撫署布政使臣溫而遜、巻過疎防三十一件。其餘雖係臣陸續題報。而被盜月日。俱在臣未任以前。多係上年十二月及今年二三月之案。至臣任內。報盜而巻疎防者。實止有三件。蓋緣報巻疎防定例。俱以被盜之日扣限四個月查參。故被盜在前。而題巻疎防在後。實非近來盜劫日甚一日也。至於南汝一帶。招墾荒地。五方錯雜。且山莊小戶。零星散處。不成村落。是以奸宄易生。又因上年歉收。流寓窮民。生計無聊。即思爲匪。去多今春。原多失事。宰自入夏以來。二麥有收。秋成豐稔。報盜之案。已漸稀少。若夫弭盜諸法。如編甲究窩。嚴督兵捕等事。業經多方經理。不遺餘力。臣惟有彌加整飭。以期盜息民安。地

万寧懇仰副皇上治益求治之至意所有臣到任以後並無盜劫日甚盜風日熾緣由理合據實覆奏再查豫省地方情形各有不同如黃河以北彰衛懷三府大村鉅莊室廬相聚俗尚儉朴民安耕鑿盜劫之案歷來稀少非必有司之盡能加謹防緝也其南汝一帶界連楚省人鮮土著又多依田結廬不能革處之性加以收成一薄遂多竊劫雖有加意防範之有司亦不能如河北之絕無而俺有營民風有順逆收有豐歉其勢固然但設官治民豈容因地方之難理而曲為寬假臣是以檢查盜案雖明知致盜有因亦不敢稍貸卻分城之少至於斗米尺布而但有強劫情形無不題參疎防者深慮文武各官特無處分則紲捕愈弛必致盜賊肆行無忌也今科臣慧中乃親題報疎防為恭處之具文而欲以題參之多定吏治之廢弛恐啓天下以諱匿之風所關尤鉅又不查明被盜年月而遽有盜風日熾之奏以致上廑宸懷此臣心之更加跼蹐廢事者也臣身任封疆若於奏疏之內與言臣辨論恐傷國體有失和衷之誼謹再據實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閏九月初六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據實陳奏仰祈睿鑒事竊查豫省布政使溫而遜染於浮滑之習居心不實辦理事件多不認真即如今歲豫省間有被水之西華等處自應分別撫恤乃溫而遜以為大局豐收遂爾緩視至今查造册結尚未送到其餘錯誤難以稽陳若久在豫省恐難收臂指之效理合據實陳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閏九月十三日奉上諭溫而遜著解任來京候旨河南布政使員缺著江南風盛逕范璨補授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為請旨事竊查豫省廣野平疇率皆旱地惟南汝、光及衛懷等府州所屬間有水田亦屬無幾然其間亦尚有旱地可以改作水田者夫水田之收穫原較勝於旱地其因地制宜導水溉田之處亦如鑿非灌園全在百姓自為經理而非官法所能督責惟是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遍為率糞則以加倍為準鋤則以四次為常棉花又不厭多鋤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於奉行不得抑勒強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為尚其餘如棗、梨、桃、杏、榆、柳、椿、杜等樹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鹼飛沙之地小民因難以墾種大半荒棄不知鹽鹼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鹼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溼氣而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頗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穀者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勸諭鄉耆保長廣為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加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册報印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匾獎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勸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無窮而布匹之需為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為繁庶而資之之

乾隆二年十月初三日。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請覓河工採辦料物之限、以便官民事竊惟省河工料物、多需稚稭、向例採辦之時、分別乾溫青三等交收、青者新收稚稭、其性帶潮、以二斤作一斤、溫者其性漸乾、以斤半作一斤、乾者其性已燥、以一斤作一斤、遂有不肖河員、以乾爲溫、以溫爲青、任意折算、殊爲民累、經撫臣富德、飭令八月內交者爲青料、九十兩月內交者爲溫料、惟十一月後交者俱爲乾料、河臣白鍾山、又恐河員舞弊、遂責令地方印官親收、嚴加查察、民累漸除、臣查採買料物、定例八月內給銀、十月內辦足、但每年八月、雖早秋登場、而霜降未遒、正值大汛之時、道路各官、修守方殷、奚暇兼顧、且自領銀以至採買、輾轉發收、已在九月下旬、斯時秋禾甫經刈穫、二麥正當播種、潛糧又當交納、人工車畜、俱無閒暇、即河各員、恐干遲延處分、不顧農務之緩急、嚴行催促、以致小民辦運維艱、伏念河工備貯料物、原爲來年桃、伏、秋汛之用、即於冬月交工、並無貽誤、今請以八月給銀、十月辦足、限期緊迫、勢有難行、官民交累、況十月以前、料物未乾、稱收折算、弊竇易生、似應仰請皇上、特頒諭旨、嗣後河工每歲應辦料物、俱定限九月發銀、十一、十二兩月運送辦足、令百姓務將乾料解交、收料人員、須照十六兩準秤、公平稱收、不得額外加增、任意折算、倘有重秤短價、虧折累民者、嚴參重處、如此一寬限期、則採辦從容、官免遲延之咎、按期交納、民無急迫之虞、料物愈乾、則虧折自少、稱收畫一、則弊竇難生、不獨無誤工需、而幷有裨實用、兩河臣庶、永戴聖恩於無極矣、臣言是否可採、伏乞睿鑒、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十月初三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署理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明事、乾隆二年十月初四日、准戶部咨開、議覆各省陳奏燒鍋一案、行令各該督撫、將富商巨賈廣收麥石、肆行酤麴、大開燒鍋者、嚴行禁止、遠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失察之地方官、照案處分、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臣查豫省爲產麥之區、向來富商巨賈、開張作坊、廣行酤麴者甚多、臣到任之後、即飭查禁、幷將應行嚴禁緣由、於欽奉上諭事案內、非摺奏請在案、今准部文、現在通行遵照、嚴加稽察、務清私燒之源、而裕積貯之本、但麴之爲物、經久不壞、愈陳愈佳、是以民間、仍有累年舊麴、存貯未售者、今若將舊有之麴、聽其照常販賣、殊非立法禁止之意、若遽將舊存之麴、概行嚴禁、則商民人等、以資本所關、勢必深藏遠匿、輾轉私售、亦難盡絕其根株、臣愚以爲欲杜將來之興販、必先清舊有之囤藏、業已飭令各屬、將從前麴行麴坊、逐一查明、如有舊存之麴、令其自行首報、半年內陸續賣完、不許再行私酤、幷令鄉地鄰佑、一體查報、則舊麴不致潛藏、新麴無從影射、官吏易於稽察、私釀自可盡除矣、所有禁止酤麴、現在遵奉辦理緣由、理合據實奏明、伏乞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尹少宰奏議卷四

河南疏三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開、欽奉諭旨、尹會一著實授河南巡撫、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竊臣質本凡庸、學尤淺薄、恭承簡命、署理封疆、任益專而責彌重、報稱爲難、才庶虛糜、寸長未効、屢蒙聖訓、正値舊之交深、復荷恩綸、實驚懼之並集、惟有倍加努力、勉竭駑駘、以期仰酬我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開、欽奉諭旨、尹會一著實授河南巡撫、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竊臣質本凡庸、學尤淺薄、恭承簡命、署理封疆、任益專而責彌重、報稱爲難、才庶虛糜、寸長未効、屢蒙聖訓、正値舊之交深、復荷恩綸、實驚懼之並集、惟有倍加努力、勉竭駑駘、以期仰酬我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開、欽奉諭旨、尹會一著實授河南巡撫、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竊臣質本凡庸、學尤淺薄、恭承簡命、署理封疆、任益專而責彌重、報稱爲難、才庶虛糜、寸長未効、屢蒙聖訓、正値舊之交深、復荷恩綸、實驚懼之並集、惟有倍加努力、勉竭駑駘、以期仰酬我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開、欽奉諭旨、尹會一著實授河南巡撫、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竊臣質本凡庸、學尤淺薄、恭承簡命、署理封疆、任益專而責彌重、報稱爲難、才庶虛糜、寸長未効、屢蒙聖訓、正値舊之交深、復荷恩綸、實驚懼之並集、惟有倍加努力、勉竭駑駘、以期仰酬我皇上知遇之隆恩於萬一。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據實題奏、請旨遵行事、竊臣前與侍郎臣趙殿最等、會勘輝縣百泉、查知縣知縣張鉉、祥符縣主簿王元慈、逐段丈勘去後、茲據署布政司胡紹芬詳稱、輝縣百泉爲衛河之源、向來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兩旁治爲水田、地勢有高下之不同、得水有遠近之各異、是以完糧有照旱地

額則每畝完銀六分一釐零若有每畝完銀九分二釐及一錢八分四釐零者照額輸將歷來已久嗣因衙河淤淺漕船阻滯於雍正四年間改築官民三渠挖取渠內之土修築隄岸因致渠深地高近閘之兩旁地畝難以得水故有改作旱田之處今勘得通共水田一百六十一頃四畝零內除田一百四十二頃一畝零現在得水及不得水田六十五畝零每畝完銀六分一釐額糧本輕毋庸置議惟不得水而額糧又重之田共十八頃三十六畝七分零照該縣旱地額則每畝完銀六分一釐其應減免銀一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零等情臣查水田糧則原重既經勘明奏係渠深地高難以得水改作旱地應請皇上天恩將不得水地十八頃三十六畝八錢二分零減免銀一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零等情臣查水田糧則原重既經勘明奏係渠深地高難以得水改作旱地應請皇上天恩將不得水地十八頃三十六畝八錢二分零減免銀一百六十六兩八錢二分一釐以紓民力仍嚴禁衙吏不得高下其手浮派私徵則邦邑士民咸戴聖恩於無既矣臣謹據實繕摺奏請伏乞容鑒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部議應如所奏以廣皇仁出示曉諭務使均沾實惠奉硃批依議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酌議覆奏事竊惟足民莫先於節食而良法莫善於除弊國家設立常平倉以濟民食買補以備積貯誠萬世不易之良規而有司奉行不善弊竇百出荷蒙聖明遠照洞悉弊端特頒諭旨令各省督撫將如何清理辦理使官民無累而益臻周備仰見聖主愛恤臣民慎重倉儲之至意臣敬繹欽遵詳加籌畫謹就豫省情形謬抒一得爲我皇上陳之伏祈聖諭出糶之時附城居民就近趕買而鄉民則往返守候不能遍及蓋緣一邑之內地方遼闊而運米至鄉必需腳價此項費用無從支給地方官又難賠墊是以因循廢弛例止在關廂附近出糶而鄉民距城遙遠往返守候動需時日實未周通臣請嗣後平糶在城關廂照舊糶賣再於大鄉大集擇道路適中之地益州縣地方之大小或設二三廠或設四五廠預先運米至鄉酌定日期遍行曉諭挨次輪流出糶每糶過一處即將所糶地方日期及價值穀石數目據實通報上司查考其搬運至鄉腳價照賑穀運鄉之例准於糶價內據實報銷如有浮冒該管上司即行揭參如此則鄉僻窮民得以就近赴買均沾實惠而無遠涉守候之苦矣又聖諭城中衿戶、役戶、牙戶、鹽戶、與倉書胥役氣相通捏名報買而州縣之內丁隨役亦乘機哨竊通同盜賣夫內丁隨役通同盜賣固亦事所常有該管官若能親身赴廠稽查彈壓自不敢公然偷盜但州縣一官刑名錢穀事務殷繁往往不能兼顧而所委監糶之人非親即友亦難保其無弊臣請嗣後平糶遠在鄉村印官一身不能分顧者在州則有州同州判在縣則有縣丞或巡檢、教職等官令其分查彈壓如有侵盜米穀或失於覺察或徇隱不報事發將地方官及監糶之佐貳等員一併參處至杜絕衿役牙團視名報買之弊莫如諭令居民各帶門牌赴廠驗糶約以五日一次每日一斗爲準蓋各戶門牌凡大小名口數目以及作何生理俱於編查保甲時填註明白如於戶役戶牙戶及有力之戶一覽可知今持此驗糶視名自少而又酌量戶口之多寡不許多糶則國賑亦難此像省已行之法頗有成效似應照舊奉行既以官長以稽察又有門牌以查驗盜賣販囤之弊自可剔除矣又聖諭買補之際往往擇縣中富戶發給銀兩令其交穀有照時價短發十之一二者有銀色低潮者或令自運

遠倉腳費無出又或用斗即以大易小用秤則以重易輕交倉折耗盤倉供應之費皆出之小民更有照糧派買之弊每處派一買頭總收各戶照數交倉臣查買補穀石知價潮應久經例禁近今以來州縣苟非奇貧不肖亦頗知格遵功令不敢仍蹈陋習惟派買運交之弊尚恐未能盡除蓋緣買補倉穀偷手累萬勢必四散採買動需腳價且北地隆運所費尤多雖定例准於買穀項餘銀內開銷但天時豐歉雖常穀價低昂難定設遇價昂即無羨餘賦如聖諭不能無賠累之苦則官吏不能不問之閭閻或派富戶或派里民輓運交送滋累實多前因本地買穀有派買短價等弊定例令於鄰近州縣購買雖屬杜弊之一法然或本地價賤而必向鄰邑遠求既費錢糧又多跋涉殊爲未便臣請嗣後採買穀石無論本境鄰邑總視穀價之貴賤高下有富車腳運送之處自行雇備准於羨餘銀內開銷如無羨餘准於別邑羨餘銀內撥給至該州縣或遇價值昂貴原糧價銀不敷仍照例將別處盈餘銀內通融撥補如果年歲歉收本地鄰邑價俱昂貴即查該處及附近州縣次年秋收買補並責令該管府州就近督察倘有派累富戶里民採買運交及短價浮收等弊將地方官嚴參治罪該管府州一併參處總之平糶之時則運之四鄉以廣其惠責之官吏以塞其弊買補之際則按道里之遠近給以腳費照時價之貴賤核實支銷經費悉出公帑官無賠墊之虞採買既屬從容民無派累之擾蓋藏自足積貯常裕實天臣庶共沐聖恩於無既矣臣謹遵旨覆奏伏乞皇上容鑒謹奏

乾隆三年二月初五日部覆應如所奏辦理奉硃批依議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仰請聖恩增設先儒博士事竊惟唐儒韓愈體用擬佛斥老闢異教以遵經後乘先聖引天下爲己任推孟氏以原道統源流溯列聖之傳勖張子以授中庸理學啓關中之盛均足扶持平名教覺世牖民實堪維繫於古今守先待後雖兩廡從祀已邀俎豆之榮而世澤未襃尚冀褒崇之典今懷慶府之孟縣河南府之洛陽縣韓愈之嫡派一綫猶存泰政之翁孫旁枝蕃衍懷布政使范璨查明韓愈三十代孫韓法祖范仲淹二十一代孫范君建俱係讀書自好立品端方援照周程張朱之例取具册結圖誌具題前來臣覆查韓愈當異學爭鳴墜緒茫茫之日獨能旁搜遠紹肩任道統實爲有唐一代大儒至范仲淹一生事業悉本聖賢故先儒論宋朝人物無不推爲第一此二儒者似應援照周程張朱之例仰請聖恩增設博士以昭矇典伏乞皇上容察施行謹題請旨

乾隆三年三月十二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灘地區號編審已竣恭摺覆奏仰祈睿鑒事竊查黃河兩岸灘地坍漲不常從前雖有通融撥補之例而界址未清一遇坍漲無憑查考坍者則以少報多漲者則以多報少互相隱混每起爭端經臣於上年閏九月內將逼臨編號清理灘地緣由具奏欽奉硃批知道了妥協辦理可也欽此臣隨檄催沿河各州縣於去冬汛水消退之後將河灘地畝逐一查明自隄根起至河邊止挨次編號逼爲方區每區以五百四十畝爲率其畝數不足者即爲零區四周封立土堠設植桑柳以爲經

界。按照畫區。造具細册。於册首綸具一圖。凡道路村莊。溝渠等類。一併繪列。再將業戶地畝。開明段落四至。及某號某區字樣。登註册內。總期圖册相符。臨如指掌。每區擇其地畝多者爲區頭。其所造册籍。一樣兩套。一存州縣。一付區頭收執。又於每號中。設公直一名。專司查丈。每年酌給灘地租粒。以資口糧。至灘地糧銀。飭令各州縣另立册籍徵收。以杜混冒。今沿河各區號。業已一律編查完竣。嗣後遇有坍漲。令業戶報明。有司督同公直查丈明確。即於册內增除詳報。倘有侵佔詐欺者。取册查驗。虛則懲處。如此。則區號既有一定。經界不致混淆。坍者隨時撥補。貧民無賠糧之虞。漲者接畝報陞。奸民無隱佔之弊。地畝均平。爭端永杜。是事理人。於官民俱有裨益。理合據實具奏。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三年三月十八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接准大學士伯鄂爾泰、張廷玉字。抄奉聖旨一道。以河南雨澤應時。二麥可望有收。今臣就近酌盈。作何勸導辦理。俾米麥流通。接濟鄰省。寄信前來。仰見聖主軫念民依。籌畫周詳。無微不至。臣查直豫兩省。緊相接壤之處。水陸舟車。往來直達。絡繹販運。並無阻滯。將來二麥登場。市價必賤。誠如聖諭。鄰省亦可賴以接濟。臣欽遵諭旨。多方勸導。並將天津、臨清等關米船免稅之處。廣爲宣布。俾來豫雜買者。四方雲集。自豫販往者。踴躍前行。商販流通。源源相繼。以仰慰聖懷於萬一。臣又有請者。直、豫界連。採買本屬易事。但恐漁利之徒。一聞鄰省專員採買。勢必爭先囤積。而奸牙人等。居奇操價。故意留難。委員急於購買。不得不增其價直。必致多費帑金。即如上年督臣李衛委員至豫買米。雖經臣嚴行飭禁。而市價未減。採辦需時。此明驗也。伏念直豫民人。同爲朝廷赤子。直、豫、帑項。均屬國家錢糧。與其直省賤糶來豫。購辦維艱。何如豫省分縣買收。經運尚易。今接壤之河北三府屬二麥秀實。四月中旬。即可刈穫。臣一面札商督臣李衛。一面勸支藩庫正項銀兩。分發各屬。在於附近水次地方。照依時價。約略買麥十萬石。以便直省委員領運。如尚不敷。查有應還民借倉穀。麥收之時。恐小民隨手花消。還欠難完。現飭以麥抵穀。折算還倉。此項麥石。亦可運濟。至各縣麥石、運赴水次。應需腳價。即照上年運米赴陝之例支給。事竣一併核實報銷。如此。則豫民無居奇之弊。直省免踴貴之煩。市價可平。民食自裕。一轉移間。似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硃批。汝能如此竭力辦理甚佳。卽商之李衛。彼必以爲是也。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請增酒麴之例。以裕民食事。竊查豫省。素稱產麥之區。凡本地大賈。外來富商。每於二麥登場之候。挾其厚貲。於馬頭集鎮。廣收麥石。肆行酒麴。經成之日。盈千纍萬。販運他省。售與燒鍋之戶。不獨耗本省之麥石。而井以損外省之民食。爲害最大。誠如聖明洞鑒。斷宜嚴禁重懲者也。臣前於欽奉上諭事案內。議請查禁。舉准定例。廣收麥石。肆行酒麴者。杖一百。枷號兩個月。失察之地方官。每案降一級留任。失察至三案者降三級。卽行調用。業經通行。遵照在案。臣思以爲欲杜耗穀之源。誠至敬。咸召天和。春霖夏沛。二麥普收。又蒙我皇上軫念民依。嚴禁酒麴。則所留麥石。更爲有餘。第恐愚民無知。不加撙節。任意糶賣。隨手花銷。不獨倉貯虛懸。而民欠漸多。久則益難完納。茲據布政司范璨、糧儲道黃叔敬、詳稱。元二兩年。米完常平、潤社等穀。共二十六萬一千七百餘石。准其以麥抵穀。折算還倉。前來。臣查豫省民食。以麥爲主。故有一麥抵三秋之諺。茲當二麥豐收。以其有餘。抵還新欠。在小民自樂輸將。而多收麥石。以實倉廒。尤爲有備。且徵還之後。并可接濟鄰省。是以臣前於直省買麥摺內。業經附奏。隨飭令照依麥穀時價。公平折算。准其以麥抵穀。徵收存貯。間有民力不敷之處。仍聽其秋收還穀。至於麥多價賤地方。查有存留平糶穀價。并飭酌量糶麥抵補。俾錢米均平。不致穀賤傷農。統俟秋成之後。必有其具。其需用之麥。非擔石之所能爲。其收藏之地。非篋笥之所能匿。故酒麴之家。鄉地保長。斷無不知而彼此串結。互相容隱者。非瞻顧情面。卽受其賄賂。至運往他省。大抵車載船裝。牲畜馱負。來行經紀。爲之交易。車戶船家。爲之運送。但於關津隘口之處。嚴行盤詰。自難隱漏。臣已嚴飭各屬。如有開張作坊。肆行酒麴者。許鄉地保長。赴官密稟。來行經紀。車戶船家。不許代爲交易運送。關津隘口。一體稽查。舉發之日。量行給賞。經過失察之地方官。分別記過。去冬以來。盤獲販麴之案。頗多。奸民漸知斂跡。不敢公然酤販。但日下轉瞬麥秋。誠恐嗜利奸商。仍蹈前轍。雖經飭禁。若非仰請皇上定例遵行。勢必日久漸弛。肆行酤販之弊。不能保其盡絕。民食攸關。殊非淺鮮。臣請嗣後民間製麴自用。爲數無多者。仍免查禁。如有廣收麥石。開坊酤麴。至三百斤以上者。本人照例治罪。鄰地保長。徇隱不報。事發。照賭博總甲之例。笞五十。販運麴塊之人。至一百斤以上者。照違制律。杖一百。枷經紀。車戶船家。代爲交易運送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關津隘口一體查拏。如有隱漏出境者。經過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罰俸六個月。官吏人等受賄故縱者。照枉法律計贓論罪。所有麴塊。發與本地鋪戶。爲製造黃酒明流之用。仍將變價銀兩三分之一。給賞報獲之人。如此。則勸懲有方。查拏自謹。販運嚴而奮賈自少。售買少而私酤漸無。留麥穀之有餘。爲蓋藏之本計。於民生似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部覆。併庸議。奉旨。著照巡撫尹會一所請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恭報二麥收成分數。仰祈睿鑒事。竊豫省自二月以來。甘霖疊沛。大澤均霑。是以二麥倍加茂盛。籽粒倍加堅實。高原下隰。咸獲有收。連日更喜天氣晴明。收穫甚便。二麥俱各登場。惟比崇墉村村相望。年老居民。咸稱數年以來。未有之豐稔。據開封等十府三州所屬。將收成分數。星報前來。臣逐一細核。合計通省十分九分者十之六。八分七分者十之四。理合分晰繕摺。恭呈御覽。謹奏。

乾隆三年四月二十日。奉硃批。以手加額覽之。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事。竊查乾隆元二兩年。春月出借常平社倉等穀。原應於乾隆二年秋後還倉。惟是上年各屬有因雨水失調。秋成稍薄。無力完納者。有秋禾雖屬有收。而因元年被災之後。元氣初復。未能全完者。據各州縣詳請緩至今年秋後催還。經臣批准在案。今河南地方。仰賴聖主至誠至敬。咸召天和。春霖夏沛。二麥普收。又蒙我皇上軫念民依。嚴禁酤麴。則所留麥石。更爲有餘。第恐愚民無知。不加撙節。任意糶賣。隨手花銷。不獨倉貯虛懸。而民欠漸多。久則益難完納。茲據布政司范璨、糧儲道黃叔敬、詳稱。元二兩年米完常平、潤社等穀。共二十六萬一千七百餘石。准其以麥抵穀。折算還倉。前來。臣查豫省民食。以麥爲主。故有一麥抵三秋之諺。茲當二麥豐收。以其有餘。抵還新欠。在小民自樂輸將。而多收麥石。以實倉廒。尤爲有備。且徵還之後。并可接濟鄰省。是以臣前於直省買麥摺內。業經附奏。隨飭令照依麥穀時價。公平折算。准其以麥抵穀。徵收存貯。間有民力不敷之處。仍聽其秋收還穀。至於麥多價賤地方。查有存留平糶穀價。并飭酌量糶麥抵補。俾錢米均平。不致穀賤傷農。統俟秋成之後。必有其具。其需用之麥。非擔石之所能爲。其收藏之地。非篋笥之所能匿。故酒麴之家。鄉地保長。斷無不

知而彼此串結。互相容隱者。非瞻顧情面。卽受其賄賂。至運往他省。大抵車載船裝。牲畜馱負。來行經紀。爲之交易。車戶船家。爲之運送。但於關津隘口之處。嚴行盤詰。自難隱漏。臣已嚴飭各屬。如有開張作坊。肆行酤麴者。許鄉地保長。赴官密稟。來行經紀。車戶船家。不許代爲交易運送。關津隘口。一體稽查。舉發之日。量行給賞。經過失察之地方官。分別記過。去冬以來。盤獲販麴之案。頗多。奸民漸知斂跡。不敢公然酤販。但日下轉瞬麥秋。誠恐嗜利奸商。仍蹈前轍。雖經飭禁。若非仰請皇上定例遵行。勢必日久漸弛。肆行酤販之弊。不能保其盡絕。民食攸關。殊非淺鮮。臣請嗣後民間製麴自用。爲數無多者。仍免查禁。如有廣收麥石。開坊酤麴。至三百斤以上者。本人照例治罪。鄰地保長。徇隱不報。事發。照賭博總甲之例。笞五十。販運麴塊之人。至一百斤以上者。照違制律。杖一百。枷經紀。車戶船家。代爲交易運送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關津隘口一體查拏。如有隱漏出境者。經過失察之地方官。每一案罰俸六個月。官吏人等受賄故縱者。照枉法律計贓論罪。所有麴塊。發與本地鋪戶。爲製造黃酒明流之用。仍將變價銀兩三分之一。給賞報獲之人。如此。則勸懲有方。查拏自謹。販運嚴而奮賈自少。售買少而私酤漸無。留麥穀之有餘。爲蓋藏之本計。於民生似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遵行。謹奏。

乾隆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部覆。併庸議。奉旨。著照巡撫尹會一所請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恭報二麥收成分數。仰祈睿鑒事。竊豫省自二月以來。甘霖疊沛。大澤均霑。是以二麥倍加茂盛。籽粒倍加堅實。高原下隰。咸獲有收。連日更喜天氣晴明。收穫甚便。二麥俱各登場。惟比崇墉村村相望。年老居民。咸稱數年以來。未有之豐稔。據開封等十府三州所屬。將收成分數。星報前來。臣逐一細核。合計通省十分九分者十之六。八分七分者十之四。理合分晰繕摺。恭呈御覽。謹奏。

乾隆三年四月二十日。奉硃批。以手加額覽之。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事。竊查乾隆元二兩年。春月出借常平社倉等穀。原應於乾隆二年秋後還倉。惟是上年各屬有因雨水失調。秋成稍薄。無力完納者。有秋禾雖屬有收。而因元年被災之後。元氣初復。未能全完者。據各州縣詳請緩至今年秋後催還。經臣批准在案。今河南地方。仰賴聖主至誠至敬。咸召天和。春霖夏沛。二麥普收。又蒙我皇上軫念民依。嚴禁酤麴。則所留麥石。更爲有餘。第恐愚民無知。不加撙節。任意糶賣。隨手花銷。不獨倉貯虛懸。而民欠漸多。久則益難完納。茲據布政司范璨、糧儲道黃叔敬、詳稱。元二兩年。米完常平、潤社等穀。共二十六萬一千七百餘石。准其以麥抵穀。折算還倉。前來。臣查豫省民食。以麥爲主。故有一麥抵三秋之諺。茲當二麥豐收。以其有餘。抵還新欠。在小民自樂輸將。而多收麥石。以實倉廒。尤爲有備。且徵還之後。并可接濟鄰省。是以臣前於直省買麥摺內。業經附奏。隨飭令照依麥穀時價。公平折算。准其以麥抵穀。徵收存貯。間有民力不敷之處。仍聽其秋收還穀。至於麥多價賤地方。查有存留平糶穀價。并飭酌量糶麥抵補。俾錢米均平。不致穀賤傷農。統俟秋成之後。必有其具。其需用之麥。非擔石之所能爲。其收藏之地。非篋笥之所能匿。故酒麴之家。鄉地保長。斷無不

乾隆三年四月二十日奉硃批如此通盤籌算甚佳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據實據奏仰祈睿鑒事竊臣前將武陟等縣蝻子撲除緣由具奏欽奉硃批知道了蝗蝻之萌生實可以人力勝之若視而不急行撲治則爲患莫大焉欽此仰見我皇上聖明洞照訓示周詳伏查武陟獲嘉及緝報之鞏、溫、淮、孟等處雖有蝻子萌動而羽翼未生易於撲治臣一面飛飭各屬上緊撲除務期盡絕根株毋使稍留遺孽外又恐各屬或有捕蝗不力相袒越卑越好欽此查此項麥石接濟直省最關緊要臣前奏明奉旨之後即飭司動帑採買并委河北道張受長就近督理昨於五月二十七日據張受長稟稱各屬收買已有五萬餘石臣思買麥十萬石爲數既多若俟買完麥免未免遲誤隻恐船隻一時不敷應用今擬分作兩次運解則收兌管押辦理從容而輓輸尤速業於五月三十日飛咨督臣李衛委員來豫先將五萬石運回其餘麥石現在上緊收買月內亦可全數起運理合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三年六月初三日奉硃批如此辦理甚好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事竊豫省買麥十萬石接濟直省前經臣將收買一半及分作兩次運解緣由奏明在案茲於六月十八日買麥十萬石全數完足臣一面飛咨督臣李衛迅飭委員接續領運一面檄行署河北道張受長將各縣所買麥石逐一派撥停當各就附近水次星速運濟並委同知通判等官管押監看而同直隸委員交收清楚以便隨兌隨運不致稽遲除用過價銀運費等項另行造冊題銷外所有豫省採買麥石全數完足緣由理合繕摺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奉硃批此事汝等辦理殊屬可嘉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敬陳伏牛、大隗兩山險要情形酌議巡查防守事宜仰祈睿鑒事竊臣蒙皇上天恩畀以封疆重任刻刻以弭盜緝匪奠安閭閻爲念凡地方之形勢山川之險易莫不密訪詳察務期措置得宜茲查有伏牛山起自南陽府之南召縣跨越河南府之嵩縣汝州之魯山縣陝州之盧氏縣延八百餘里南通三楚西接秦中峭壁懸崖山深谷邃人烟稀少樹木陰翳最爲險僻又有大隗山坐落許州府之禹州密縣二境界連新鄭登封蹊遠隔伏牛山而紆迴鳥道亦有徑可通且距嵩山甚近萬壑千重林深箐密其中燒灰炭砍木植採木耳刨藥材之人又皆棚居穴處蹤跡無常奸良莫辨苟非立法防查恐有盜賊爲害前經臣檄飭司道委員入山確勘妥議茲據司道等議詳前來臣覆查伏牛山界連數邑地方遼闊印官事務殷繁難於兼顧惟巡檢一官原爲巡緝而設今南召之李青店嵩縣之白土店盧氏之朱陽均設有巡檢管轄惟魯山縣正西一帶深山遙遙三百里中並無一官彈壓考之前明成化年間原於歇馬嶺設有巡檢我朝初設有職名其裁於何時年久無憑查考今議該縣之趙家村爲伏牛山適中之地頗爲扼要應請設立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令其彈壓每月輪值弓兵入山巡查一次各縣印官每季移會駐防汛弁各帶民壯兵丁入山巡查一次兼轄之武職亦每季入山巡查一次該管道員照例每年入山巡查一次如訪有匪類盜窩立即擒拏究治至在山之棚民窰戶仍遵例令山主人等附入門牌一體稽察至於大隗山處四州縣之中界址交錯且聯絡衆山路逕不一而禹州之白沙鎮街密縣之平陌村新鄭之孫家河均係入山要道應各酌建墩臺營房并派撥馬步兵丁以資防守即捕汛弁按兩月巡查一次北武職道員巡查之例悉照伏牛山而行如此則出入要隘之地既有駐防之官兵深巖窮谷之中時有巡查之員并奸匪斂跡宵小潛蹤庶幾山境清而地方寧謐矣所有卷山縣添設巡檢弓兵應需衙署俸工一切事宜及禹州等三縣應建墩臺營房間座派撥馬步兵丁數目俟奉

一山界連數邑地方遼闊印官事務殷繁難於兼顧惟巡檢一官原爲巡緝而設今南召之李青店嵩縣之白土店盧氏之朱陽均設有巡檢管轄惟魯山縣正西一帶深山遙遙三百里中並無一官彈壓考之前明成化年間原於歇馬嶺設有巡檢我朝初設有職名其裁於何時年久無憑查考今議該縣之趙家村爲伏牛山適中之地頗爲扼要應請設立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令其彈壓每月輪值弓兵入山巡查一次各縣印官每季移會駐防汛弁各帶民壯兵丁入山巡查一次兼轄之武職亦每季入山巡查一次該管道員照例每年入山巡查一次如訪有匪類盜窩立即擒拏究治至在山之棚民窰戶仍遵例令山主人等附入門牌一體稽察至於大隗山處四州縣之中界址交錯且聯絡衆山路逕不一而禹州之白沙鎮街密縣之平陌村新鄭之孫家河均係入山要道應各酌建墩臺營房并派撥馬步兵丁以資防守即捕汛弁按兩月巡查一次北武職道員巡查之例悉照伏牛山而行如此則出入要隘之地既有駐防之官兵深巖窮谷之中時有巡查之員并奸匪斂跡宵小潛蹤庶幾山境清而地方寧謐矣所有卷山縣添設巡檢弓兵應需衙署俸工一切事宜及禹州等三縣應建墩臺營房間座派撥馬步兵丁數目俟奉

尹少宰奏議卷五

河南疏四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遵旨議奏事乾隆三年七月初八日准戶部咨開欽奉上諭發民之道莫要於積穀積穀之道必先去其耗穀者是以前年有禁止燒鍋之旨後因內外諸臣議稱用酒之人比戶皆然一時驟禁不無滋擾不若禁止造麴其事簡而易行朕思移風易俗自當行之以漸禁麴之舉正屬漸次轉移之法恐各省督撫視爲具文今春特再申飭論期於實力奉行乃尚有孫嘉淦復又奏稱禁麴之事多有未便著直隸山東河南江南陝西山西各省督撫悉心妥議毋得以朕曾降諭旨稍有迎合亦不必瞻顧孫嘉淦遵照前旨舉咨詢之意欽此欽遵抄錄原摺到臣仰見聖天子廣諮博採兼聽並觀之至意臣祇聆欽承敢不詳籌熟察謹就豫省情形悉心妥議敬陳荃鑒伏念酒爲耗穀之物麴乃造酒之原我皇上軫念民食禁止酤麴此誠端本澄源潛移默化之道也豫省自奉行以來已經一載官民相安並無滋擾不便之處蓋緣北方糧食以麥爲上從前未經禁麴之先小民止顧目前囤知遠慮當二麥登場即儘數糶賣於麴行銀錢到手任情浪費未至秋成而已無餘儲於是向之減價以糶者後復倍價而糴民力因之日詘今酤麴禁而食用之餘蓋藏不至立匱此即現在已徵之成效也雖麥性難於久貯物理固然但一二年之間即變爲霉灰者係指潮溼之麥

而言。若騷隙如法。原可以貯三四年至官買之麥。或秋後易穀。或來春糶借。又無久貯受累之事。況河南地居天中。四方商賈絡繹不絕。凡水陸可通之地。無不車載船裝。往來販運。設有麥多價賤之處。則富商巨賈。挾其厚貲。皆得以圖販麥之利。而農民亦樂其相通。故自禁麴以來。閭閻之婚喪服食如故。百姓之完糧納稅如故。熙熙嘻嘻。各安其業。此豫省實在之情形也。且夫酤麴之禁。原係通行各省之定例。如果有富商巨賈。肆行酤麴者。何地不應查拏。然即家自爲造。戶自爲用。爲數終亦有限。較之囤販射利。所存實多。至於麥貴之鄉。一切糧食必無不貴。人即甚愚。斷未有舍糞田之益。而先爲麴糵之謀者。是麥賤之地。既不敢多酤。麥貴之地。又不能多酤。則禁麴之令。非非勢有難行者也。我朝休養生息。戶口日繁。普天率土。莫不倍蓰於往時。即歲歲豐收。而三年之耕。猶恐無一年之蓄。且就一鄉一邑而論。其間富民積麥者。不過十之一二。每年僅足食用之戶。不過十之二三。其餘無田耕種。并百工技藝之輩。赴集貿食者。不下十之五六。是以本地之麥。通融於本地之人。尚未必家家足食。又何至積之過多。無處售銷。任其霉變而無用乎。即如今歲二麥普獲豐登。而現今麥價。已較前漸增。故各屬民欠倉穀。准其以麥抵還。本爲便民起見。而紛紛請緩者尚多。徵納不前。可見豐收之歲。禁麴之時。猶然麥不覺多。價不遽賤。若再弛麴禁。則益千蘗萬耗。散銀廣。通省而計。歲豐麥糧。準止數十萬石而已。以數十萬石之麴。而運之各省。則燒鍋造酒者。所費又奚啻數百萬石。與其以數十萬石之麴。靡各省無限之財。何如留數十萬石之麥。爲民間接濟之用。此其得失利害。有判然可決者。夫天下事。有一利即有一弊。舉行不善。或不免有擾累之處。全在督撫大吏。嚴飭有司。約束胥役。毋任借端滋擾。務期實力奉行。則立法盡可以杜弊。未可以因弊而廢法。至豫省所行者。乃禁麴之販運。非禁麥之囤積。事判兩途。更可無庸置議者也。總之王道固本乎人情。而治體尤權其輕重。民食攸關。非同細故。法行以漸。業有明徵。當此禁麴已著成效。農民相習而安之時。正轉移風俗之大機。豈可徇一時之姑息。忘久大之宏圖。顯以耗民生日用口食之端。陰以導天下奢靡放僻之漸。而至於無所底止哉。臣與同城司道府等。乘公商酌。意見相同。所有豫省禁麴於民生確有裨益。並無不便之處。應請乃照前例禁止。臣謹據實覆奏。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硃批。大學士會同九卿議奏。欽此。大學士九卿定議。督撫各就風土人情。詳籌熟酌。較之豁揣臆度者不同。應均如所請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事。竊查開封府屬之陳留縣。濱臨黃河。率多坍荒。民間田土。不分等則。每畝徵銀五分八釐零。康熙十五年間。因查丈地畝。不符原額。承辦之員。遂另換短小鐵尺。減縮弓口。每頃報增一十六畝。通邑共加派地一千四十頃有奇。民間以虛地所屬之鄉縣。其上則好地每畝徵銀一錢二分四釐零。沙地及更名地每畝徵銀一錢以外者。通省無疑。原屬極重。然或地糧額雖各處科則不同。大約每畝不過徵銀五六分。其有徵至一錢以外者。通省無疑。原屬極重。然或地本窩腴。收成較厚。或折畝弓口甚寬。今陽鄉一邑。土帶沙性。本係瘠薄。而按畝派徵。又非折算。且與接壤之鹽質縣同一地畝。而鹽質上地每畝徵銀一錢一釐。中地每畝徵銀八分八釐。彼此相較。閱鄉每

抑末。易俗移風之要道也。查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貲。乘麥收價賤之時。在於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酤麴。每商自數十萬以至百餘萬塊不等。車載船裝。販運他省。是豫省之麴。皆爲各省之用。而豫省之酤麴。即關各省之燒鍋也。故各省皆撫諸臣。因地制宜。立法不同。而皆以酤麴爲當禁。凡關津渡口。無不嚴行稽查。以防越販。而豫省麴商又因酤造陳麴甚多。禁止之後。各省處處查拏。在商人既不能公然販運。而工本所關。若概行禁絕。亦非恤商之意。臣是以再四籌畫。飭令在於本省各屬四散售賣。并給以照票。悉沿途不致過禁。從未有封貯麴塊。委棄商本之事。此皆歷有案卷可據者。臣又盧陳麴驟難賣完。并將寬限緣由。奏明在案。伏思立法當籌其利害而治。必權其重輕。害重利輕。固不可徇利而滋害。害輕利重。又不可因害而廢利。我朝休養生息。百年於茲。生齒日繁。戶口日衆。即歲歲豐登。而地之出產有數。人之食用無窮。況燒鍋造酒。並非朝夕爨煮所必需。更不可任其糜費。而委棄於無用之地。即如今歲豫省汝光南鄙間被偏災。直隸、江南亦皆歉收。商販民艘絡繹搬運。且直省接濟之麥。已有十萬石。江南採買之糧。又有三萬餘石。然而豫省民情安靜。猶可支持者。實皆禁麴之所留餘。則爲利實鉅。至於從前陳麴。不過西省數商囤積之物。既免其治罪。而又爲之設法疏銷。既給以照票。任其運行。而又寬以期限。聽其售賣。現在各屬銷賣之數甚多。即如祥符、陳留二縣。已銷過陳麴一百六十四萬餘塊。如果封貯。則此項麴數。何以得售。其餘所存。亦不過稍遲時日。而新麴既禁。陳麴之價日昂。則本利自在。亦必無委棄之理。我皇上日月同明。無微不照。臣亦何容置喙。惟是人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而嗜利奸商。尤爲貪心無饜。見小欲速。當其酤麴之時。原欲販運於各方。及至定例以後。止許售銷於本省。遂藉口封貯。交相騰謗。希冀官吏不便查拏。法度因之中阻。以遂其射利營私之計。古來興浮議以撓大政者。莫不皆然。則其收關於治體者不小。臣仰荷聖恩。至深極重。雖明知此輩易有怨言。然必恪守定例。而但令其本省查銷者。誠恐越販之端一開。勢必以新作陳。暗地私酤。夾帶影射。弊竇百出。則是有禁之名。無禁之實。顯以耗本省數十萬石之麥。陰以損各省數百萬石之糧。利害得失。輕重懸殊。此臣之所以熟思審處。而終不敢依違遷就。徇數商自私之小計。而忘民生日用之本圖者也。所有臣辦理陳麴。並未封貯之處。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奉硃批。九卿詳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聞事。竊查開封府屬之陳留縣。濱臨黃河。率多坍荒。民間田土。不分等則。每畝徵銀五分八釐零。康熙十五年間。因查丈地畝。不符原額。承辦之員。遂另換短小鐵尺。減縮弓口。每頃報增一十六畝。通邑共加派地一千四十頃有奇。民間以虛地所屬之鄉縣。其上則好地每畝徵銀一錢二分四釐零。沙地及更名地每畝徵銀一錢以外者。通省無疑。原屬極重。然或地糧額雖各處科則不同。大約每畝不過徵銀五六分。其有徵至一錢以外者。通省無疑。原屬極重。然或地本窩腴。收成較厚。或折畝弓口甚寬。今陽鄉一邑。土帶沙性。本係瘠薄。而按畝派徵。又非折算。且與接壤之鹽質縣同一地畝。而鹽質上地每畝徵銀一錢一釐。中地每畝徵銀八分八釐。彼此相較。閱鄉每

畝又多銀二分三釐。以至一分八釐不等。是於糧額均重之中。尤爲獨重。該縣界連陝省。緊接潼關。最爲險要。而地瘠民貧。額徵又重。雖遇豐年。亦無起色。伏念我皇上視民如傷。保民若赤。閭閻疾苦。無不周知。今陳留、開封二邑。一則畝小糧浮。一則地瘠糧重。臣身任地方。何敢不據實上聞。仰懇皇上勒令查明豁減。爲此具奏。伏乞睿鑒施行。謹奏。

乾隆三年十月初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據實覆奏事。竊積貯爲地方之本計。而節儉實民生之良圖。我皇上宵旰時深。睿謨廣運。以河東兩省。收成頗豐。而宜買補倉穀。恐時價不敷。有司遂巡觀望。令臣等酌量籌辦。又因豐收之後。小民任意奢靡。特命多方勸諭。以留有餘。先事綢繆。所以爲倉儲民食計者。誠無微不至也。臣敬將欽奉諭旨。刊刻告示。徧發曉諭。俾百姓食時用物。其撙節儉一體欽遵。至各屬應補倉穀。現在陸續交倉。惟是河南居天下之中。四通八達。向有外省客商。在豫販糴。今歲秋收。江南等省。又有歉收之處。採買糧運。較之往年更多。故收糴雖豐。而價值日昂。誠如聖明洞鑒。臣細加查核。惟河北地方。及接壤鄰省。水陸可通之處。爲然。尚非通省如是。臣已行令各州縣。如本地價昂。平糶之銀不敷買補。即將不敷銀若干。據實報明。在於別屬買補盈餘銀內。通融撥給。速爲買貯。可無賠墊之虞。臣又思儲積之道。不厭其多。民食所資。不妨於廣。查豫民食用。以麥爲上。而高粱蕎麥穀黍等項。均爲養贍所常需。幷傷地方官。如果穀價昂貴。一時購買維艱。即查明雜糧若干可抵穀一石。參酌糴貯。來春青黃不接。先儘此項糧食。或糶或借。以濟民食。以免陳朽。秋收之後。易穀還倉。亦推廣儲蓄之一法也。再新舊民欠穀石。現在催還。但查河北彰、衛、懷三府。夏秋之交。間被水淹。雖經補種。仍獲有收。但多係雜糧。粟穀本少。且辦清之後。穀價未平。在有穀之戶。以穀完納。而無穀之戶。必須糶賣雜糧。繳穀還倉。一出一入。不無虧折。未免延挨催徵不前。臣復與布政使范璨酌商。如河北百姓。願以雜糧完官者。亦准其照穀價折算交收。統俟來春。一體糶借。秋後易穀。庶小民踴躍輸將。而倉儲不至虛懸矣。所有 臣欽遵諭旨。酌量還倉。及現今辦理緣由。理合據實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硃批。如此酌量情形辦理。甚佳。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請增辦潛價直事。該 臣看得豫省河以南永城、鹿邑、夏邑、柘城、宜陽、新安、澠池、淮甯、商水、西華、項城、沈邱、臨潁、襄城、郾城、陝州、靈寶、閿鄉等十九州縣。相隔水次。四百里至八百里不等。潛糧輓運維艱。諸照採買之例折徵。赴水次採買兌運。經部覆准。令各州縣折徵採買。遵照原定米價。每石給銀八錢。免其扣解節省。如果歲歉價昂。仍於臨時酌議題明。本年豫省河北地方。夏秋之間。大雨時行。窪地被水。收成未免稍減。且外來商賈。絡繹販運。以致糧價漸昂。據各縣稽報。水次米豆。時價每倉石價銀一兩一錢有奇。州縣額徵多者採買三四千石。每石不敷銀二三錢。總計卻缺銀數百兩。及千金不等。承辦之員。實難賠墊。應照上年之例。增給價銀二錢。共計應增銀七千六百五十兩零。在於道庫存發腳價幷節省耗羨銀內動支。相應具疏題明。仰祈睿鑒施行。謹題請旨。

乾隆三年九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籌懇復題增給辦潛價直事。該 臣看得豫省河以南永城等十九州縣。潛糧折徵。乾隆三年。米價高昂。請照乾隆二年。每石增給二錢。題准部議。豫省乾隆三年秋收。尚屬豐稔。非歉歲可比。令照原價。每石八錢給發採買。等因。伏查河北地方。乾隆三年。夏秋之間。大雨時行。山水驟發。低窪地畝被淹。及至水退補種。多係雜糧。並未補種粟穀。所以秋收之後。米價仍昂。且接濟直省小麥十萬石。均在河北水次就近採買。又有鄰省客商在豫糴販。米糧日減。價值日長。況價兌潛糧。河以南十九州縣。雲集水次採買。價值愈難平減。臣細加訪查。每石委在一兩以外。豫省雖非歉歲。而米豆價直。各屬俱按五日一報。有文可據。且市集之上。耳目難欺。若照八錢支給。各州縣發庫有限。實難勒令賠補。臣身任地方。既已明知苦累。何敢不據情題請。仰懇皇上天恩。俯照乾隆二年之例。每石增給銀二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零。在於道庫歸公盈餘項內開銷。則州縣得免賠累之苦。將來承辦公務。庶不致畏縮貽誤矣。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折徵州縣辦潛價直不敷。再行據實奏請。仰祈睿鑒事。竊潛務爲天庾之本計。轉輸乃作貢之常經。必須無累官民。而後行之經久。豫省河以南州縣。遠隔水次。辦運維艱。是以本折異議。迭爲更張。前撫臣富德因學士方苞條奏。復請改徵折色。奉部以京倉粟米。未便貶乏。行令悉心籌度。臣澄任之後。酌議辦辭。咨三十一州縣。仍徵本色。起運。其永城等十九州縣。赴河北採買兌運。部議。覆准。奉旨。俞允。欽遵在案。惟是河北地方。較之南、汝等處。糧價本貴。近今以來。生齒日繁。衆之路通直隸、山陝商賈販運。絡繹不絕。地之出產有數。人之取資無窮。即遇豐年。而穀價亦不甚賤。故前於遵旨定議。請復潛運舊制案內。原議請照時價核實報銷。若正價不敷。即於所存腳價銀內通融添給。部議以時價昂貴不一。難於查核。令每石徵銀八錢。如果歲歉價昂。臨時酌議辦理。隨於乾隆二年題明增價二錢在案。迨至乾隆三年。夏秋之間。大雨時行。山水驟發。窪地被水。雖不成災。而秋收已減。水退之後。農民補種者。多係雜糧。並非粟穀。米價昂貴。與乾隆二年無異。是以仍行題增。舉部以秋收尚屬豐稔。不准添給。又經 臣以實在價昂。各屬高難賠墊緣由。具題。茲奉部覆。以上年收成。統計八分尚請增給。設遇歉歲。勢必增添。愈重賠累。每石增給二錢之處。毋庸議。咨行到 臣。伏查上年豫省收成。原係合省統計。實有八分者。就衝輝所屬辦潛之地而言。則自七分以至八分不等。雖不爲歉。亦非十分豐收可比。況河北米豆價直。先據各屬開報。每石均係一兩一錢以外。 臣恐或有虛捏。細加訪查。復經糧道黃叔敬親至衝輝查察。屬實。萬耳萬目。難容欺飾。卽每石加增二錢。尚有不敷。若照八錢支給。糧少之州縣。約賠銀數百兩。糧多之州縣。賠墊更多。州縣養廉有限。奚能堪此。在不肖之員。無項可墊。勢必攤派里下。仍屬累民。其自愛之員。雖令竭蹶賠補。而今秋辦潛。必致藉詞推諉。採買不前。貽誤潛糧。攸關非細。卽經行委處。究於公事無濟。竊念永城等十九州縣。題請折徵。原爲官民除累。今小民得免輓輸之苦。而

原價不敷民累難去官累實增仰惟聖主體恤臣工無微不至臣身任地方辦理公務如果屬員浮冒自當據實嚴參如果價直結貴而乃隱忍不言則下何以對僚屬上何以副聖明故不敢因鄰臣之兩經議駁而終於緘默爲此據實直陳伏乞皇上天恩俯照乾隆二年之例每石仍准增給銀二錢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俾在於道庫歸公鹽規并節省耗羨內開銷不惟州縣免賠賠之累而轉畔辦潛不致貽誤實於清務有裨臣不勝激切悚惶待命之至謹奏

乾隆四年五月十一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遵旨議奏事乾隆四年四月初七日蒙皇上發下刑部侍郎鍾保條奏一件奉旨酌議仰見聖主廣諮博採執兩用中之至意臣欽遵諭旨悉心酌議敬陳容鑒一據奏摺內開鬬毆之案由於好勇鬬狠者固多其間亦有本無仇怨或因田產錢債微嫌起釁先向州縣控告不行准理或拘審遲延不結或剖斷未平忿爭斃命者十無一二是以昔年聖祖仁皇帝特製上諭十六條頒行垂訓又蒙世宗憲皇帝摘出鬬毆人命律文明白曉諭每月朔望地方官於講約之所齊集鄉民宣講解以息爭訟法至善也臣又因教化之責首在紳士復令所屬耐中生監各就宗親鄰里將睦婣任卹之道隨時勸諭凡所以化導於平時以杜命案之源者豫省現在奉行又查定例州縣自理案件限二十日審明結案每月將作何審斷之處造册呈送上司查考立法已屬周詳但恐日久漸弛應如侍郎鍾保所奏令督撫率有司務期悉心化導清理詞訟照例將自理案件每月造册呈報如有任意拖延等弊即行參處庶兩造之忿爭自息而無釀成人命之虞矣一據奏摺內開保甲之法十家爲牌一家窩賊九家連坐今各省亦皆舉行保甲無如愚民既惜鄉情復畏仇恨往往明知匪類隱忍不言而地方官承審盜案催究正犯從無查問保甲是以門牌徒設而窩匪如故等語伏查既多象恐有頂名代替情事臣已行司轉飭遵照嗣後遇鄉試之年凡年貌籍貫經歷責令本生查照學臣移送底册審寫清楚如諸生有改經者應令於科試錄遺之日呈明學臣改正不得臨場在試卷上更易混填以杜頂冒一作文有眞草相連之誤也查豫省試卷前幅寫草處向無一定起止字樣士子每多不諳任意抑寫以致眞草相連違例貼出者甚衆其中儘有孤寒宿學堪中佳文因無定式違多違例不得終場殊爲可惜臣飭試北闈見試卷有刷印草稿起止字樣一目了然不致違犯今照北闈之例另行更正并將樣卷咨送禮部嗣後照式制造庶免違例多貼之處一士子有越號混坐之弊也查應試士子曾於甲長保正處首告而不行轉首者甲長照牌頭減一等保正減二等發落牌頭免坐是鄉佑保甲徇隱盜竊均有治罪之條應將侍郎鍾保所奏查明容留之該管地方保甲牌長責懲發落之處毋庸再議但鄉佑牌甲顧惜鄉情復畏仇恨明知匪類隱忍不言亦情之所必有臣再四籌酌惟有公舉密首之一法同甲之中有爲盜爲竊者許鄰佑牌甲公同舉告如畏其仇恨許赴官密首地方官訪確查拏不得將原首之人宣露拏獲審實將舉首之人審行給賞倘或挾仇陷害則治以誣告之罪如明知容隱者發覺之日仍照例責處則賞罰既明跼徇自少保甲成知儆懼匪類不敢窩留於弭盜之法似有裨益謹就臣愚昧之見議奏是否有當伏乞聖訓謹奏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旨知道了著照所議行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六

河南疏五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明科場辦理事宜仰祈睿鑒事竊制科取士爲國家搜才大典必須陋弊清除而後場規整肅臣職司鄉試監臨備悉豫省從前陋習今文闈事竣武闈屆期謹將臣辦理之處爲我皇上陳之一試卷有錯寫改經之弊也凡應試諸生其卷面首幅例應開寫年貌籍貫經審中式之後解部磨對最關緊要今查豫省士子有將所習經書臨場私自改易並任意填寫年貌者其中舛錯既多象恐有頂名代替情事臣已行司轉飭遵照嗣後遇鄉試之年凡年貌籍貫經歷責令本生查照學臣移送底册審寫清楚如諸生有改經者應令於科試錄遺之日呈明學臣改正不得臨場在試卷上更易混填以杜頂冒一作文有眞草相連之誤也查豫省試卷前幅寫草處向無一定起止字樣士子每多不諳任意抑寫以致眞草相連違例貼出者甚衆其中儘有孤寒宿學堪中佳文因無定式違多違例不得終場殊爲可惜臣飭試北闈見試卷有刷印草稿起止字樣一目了然不致違犯今照北闈之例另行更正并將樣卷咨送禮部嗣後照式制造庶免違例多貼之處一士子有越號混坐之弊也查應試士子曾於甲長保正處首告而不行轉首者甲長照牌頭減一等保正減二等發落牌頭免坐是鄉佑保甲徇隱盜竊均有治罪之條應將侍郎鍾保所奏查明容留之該管地方保甲牌長責懲發落之處毋庸再議但鄉佑牌甲顧惜鄉情復畏仇恨明知匪類隱忍不言亦情之所必有臣再四籌酌惟有公舉密首之一法同甲之中有爲盜爲竊者許鄰佑牌甲公舉密首地方官訪確查拏不得將原首之人宣露拏獲審實將舉首之人審行給賞倘或挾仇陷害則治以誣告之罪如明知容隱者發覺之日仍照例責處則賞罰既明跼徇自少保甲成知儆懼匪類不敢窩留於弭盜之法似有裨益謹就臣愚昧之見議奏是否有當伏乞聖訓謹奏

乾隆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旨知道了著照所議行欽此

監指爲多事混行沙嗅經提調糧儲道黃叔璥晚諭而止臣點名之後細加詢問乃知豫省科場歷來如是不以爲非殊屬違例臣已出示嚴諭并通飭各屬教官於月課之期不時調誡務期痛改稍智以肅場規一科場有需索供應之弊也查場內需用食物均關正帑向來官役人等任意索取歷科供給多逾定額每因浮費繁多攤派行戶甚屬累民臣於入闈之前出示嚴禁不許派累行戶并於場中設立支單如有取用物件者以單爲憑方准支給仍將支單送臣查閱以杜冒濫至場內新舊什物毋論銅錫木瓷等器俱開造清册交開封府理事同知經管留爲下科之用應可節省經費不致貽累官民以上四條俱可免交再儻額一石交米五斗三升所賸碎米糠粃向例給與磨戶爲人工飯食之用實屬寬餘今因新正適當百姓間暇之時而莊農之家又各有碾具逢仝各鄉村酌量領磨以備口濟用莫不踴躍趨事是以磨完更速合併奏聞伏乞容鑒謹奏

乾隆四年二月初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沿得維風礪俗大化不越乎倫常勸善旌良百行莫先於孝弟茲有安陽縣孝子李國泰閻有章許迪蘊石梁縣孝子魏萬侯旌純孝等五名共建牌行並篤天倫或獨篤於終身或尋親於萬里撫孤全節罔非推本所生恤乏周貧允矣善承厥志孝思維則仰聖治之日隆至性克敦欣民風之日厚與情悉協褒獎允宜前據各該縣詳報到臣隨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册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所當題請旌表以勵風化者也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二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沿得王道首重人倫坤貞篤吉聖朝尤敦教化名節爲先茲有祥符縣節婦姚氏等一百六十二口志矢靡他義遵從一表貞心於白首懿範可風全冰操於天年芳徽彌著跡其苦節均篤閭閻之完人詢厥輿情宜膺表揚之大典前據各該州縣查明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册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理合恭疏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沿得貞烈乃閨幃之正氣表揚實聖主之隆恩茲有夏邑縣烈婦孟氏睢州烈女柴十姐林縣烈婦張氏武安縣烈女郝秋姐武陟縣烈婦劉氏桐柏縣烈婦朱氏信陽州貞女張氏等七口潔並秋霜明同皦日捐軀殉節投繯表從一之心立志全貞終身矢不二之念其有在雍正十三年奉旨禁止之後殉夫者或遺父母不諒誓死嚴他或開媒約有言偕身弗顧均屬從容就義並非無故輕生宜荷恩褒以彰教化前據各該州縣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相應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禮部咨開欽奉上諭士人以

理一面飭令司道派撥碾米免運外爲此恭摺奏聞伏乞容鑒謹奏

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八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碾運直省米石仰祈容鑒事竊查接濟直隸米石原爲出借平糶之需牧關緊要而米數又多若無大員督催恐致遲誤隨委河北道張受長就近督理查催凡所碾米色務須乾圓潔淨量速運交以資接濟據稱各州縣派來十萬石已經全數碾完運赴水次俟直隸委員到日即可免交再儻額一石交米五斗三升所賸碎米糠粃向例給與磨戶爲人工飯食之用實屬寬餘今因新正適當百姓間暇之時而莊農之家又各有碾具逢仝各鄉村酌量領磨以備口濟用莫不踴躍趨事是以磨完更速合併奏聞伏乞容鑒謹奏

乾隆四年二月初九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沿得維風礪俗大化不越乎倫常勸善旌良百行莫先於孝弟茲有安陽縣孝子李國泰閻有章許迪蘊石梁縣孝子魏萬侯旌純孝等五名共建牌行並篤天倫或獨篤於終身或尋親於萬里撫孤全節罔非推本所生恤乏周貧允矣善承厥志孝思維則仰聖治之日隆至性克敦欣民風之日厚與情悉協褒獎允宜前據各該縣詳報到臣隨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册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所當題請旌表以勵風化者也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沿得王道首重人倫坤貞篤吉聖朝尤敦教化名節爲先茲有祥符縣節婦姚氏等一百六十二口志矢靡他義遵從一表貞心於白首懿範可風全冰操於天年芳徽彌著跡其苦節均篤閭閻之完人詢厥輿情宜膺表揚之大典前據各該州縣查明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册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理合恭疏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該臣沿得貞烈乃閨幃之正氣表揚實聖主之隆恩茲有夏邑縣烈婦孟氏睢州烈女柴十姐林縣烈婦張氏武安縣烈女郝秋姐武陟縣烈婦劉氏桐柏縣烈婦朱氏信陽州貞女張氏等七口潔並秋霜明同皦日捐軀殉節投繯表從一之心立志全貞終身矢不二之念其有在雍正十三年奉旨禁止之後殉夫者或遺父母不諒誓死嚴他或開媒約有言偕身弗顧均屬從容就義並非無故輕生宜荷恩褒以彰教化前據各該州縣詳報到臣俱批布政司存俟年底彙呈送核題茲據布政使范璨彙造清册同印甘各結呈送前來相應題請旌表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禮部咨開欽奉上諭士人以

品行爲先。學問以經義爲重。我皇祖御纂經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命各省布政司敬謹刊刻。聽人印刷。並准坊間翻刻廣行。恐地方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士子購覓仍屬艱難。不獲誦讀。著督撫藩司等善爲籌畫。將士子應讀之書。多爲印發。以爲國家造士育才之助。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敦崇實學。模作人之至意。伏查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朱子全書、日講四書、等書。其板俱貯開封府學宮。久經曉諭士子人等翻印翻刻。並無留難。今奉諭旨。臣復與藩司悉心籌畫。豫省所屬士子。現在各於城鄉就近分赴。俾赴設有赴長爲之月課講貫。前項書籍八種。通共刷印工價銀七兩有零。所費無幾。州縣於養廉之外。本有另給公費銀兩。以備地方公務之用。而振興學校。乃有司之資酌勷公費刷印。按社給發。以備諸生講誦。仍將各書價直。徧行曉諭。如士民有家計饒裕。子弟讀書。情願刷印。俾孤寒後學借觀誦習者。不拘部數。並不論遠赴省城。但由該地方官報明藩司。即先墊項刷發。雖山僻邊隅。書買不到之地。亦可徧爲流布。俾士子潛心經學。以期實用。所有遵旨辦理經書緣由。理合據實題奏。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正月二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事。欽惟我皇上加意作人。敎崇實學。恭念聖祖仁皇帝御纂經書。爲士子明道經世之本。勅令刊刻廣布。又舉綸音。御纂諸書內。有爲士人所宜誦習。而未經頒發者。著督撫奏請。並准部議。將武英殿等處存貯書目。開單行知。此誠聖天子誕敷文教。千古未有之盛典也。伏查豫省、如日講四書解義、周易、書經、詩經、春秋性理、朱子全書、久已奉頒翻刻。現在多刷廣布。至十三經、二十一史。經 臣委員在於江蘇購買運回。存貯大梁書院。以及各屬學宮。令士子熟習講貫。臣欽遵諭旨。敬查武英殿御製孝經一部。御註孝經一部。文獻通考紀要一部。國子監大學衍義一部。近思錄一部。均爲士人所宜誦習。而未經頒發。仰懇皇上勅發到豫。刊板流布。庶教澤益廣。而士風益懋矣。爲此奏請。伏乞睿鑒。謹奏。

乾隆四年三月十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公舉理學名儒。從祀文廟。以崇正學。以昭聖化事。竊惟千古道統之傳。賴有躬行之君子。國家崇報之禮。宜施從祀之隆恩。謹查原任工部尚書臣湯斌、忠孝性成。篤志聖學。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躬行必得爲歸。學優筮仕。告養言旋。家居二十餘年。更復折節從師。潛心味道。造詣精深。涵養純粹。褒然推中州巨儒。又設立紳川書院。教誨後學。一時咸嚮興起。成就最多。及其撫吳。則移風易俗。黜淫祠以正人心。既入朝。則直亮忠誠。侍經筵而盡啓沃。自少至老。無事不從身體力行。直造乎充實而光輝。絕無意見之偏私。亦無門戶之同異。誠先賢之正派。聖世之羽儀也。臣從前歷任江南。親見吳下士民至今思慕。私心景仰已久。澄豫以來。考其遺書。訪之輿論。咸謂斌品行學問。絲毫不及此。臣不禁悚惶踧踖。汗淚交流。而無地自容者也。爲此瀝誠籲懇。伏乞皇上立賜能斥。以儆官邪。以彰聖世之羽儀。庶使天壤迅簡賢良。俾豫省早享得人之福。官民幸甚。而臣亦得奉母回籍。以養餘年。益戴聖慈於生生世世。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乃知斌之不輕著書者。正其見道親切。踐履篤實。比之先儒司馬光、范仲淹、許衡。

固均無愧於昜名之美證。而其所以發揮聖學者甚大也。竊念湯斌、昔蒙世宗憲皇帝崇祀賢良。恭逢我皇上正道崇儒。殊恩盛沛。賜謚文正。樹立豐碑。凡所以優禮而褒嘉之者。無不備至。伏讀御製湯斌碑文云。誠意正心。不負生平之所學。先憂後樂。如親當日之高風。天語煌煌。至尤至當。假廡陪饗。俎豆以表道徽。以光祀典。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據歸德府睢州國學廩增附生李中振等。公懇將湯斌從祀文廟前來。仰請天恩俯允。從祀兩廡。俾天下讀書學道之人。愈堅希聖希賢之志。將見正學日隆。而士心嚮勸。聖化之光。昭永垂於萬世矣。伏祈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六月日。奉旨九卿議奏。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七

河南疏六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徵 臣奉職無狀。咸召災眚。據實自劾。請賜罷斥。以重封疆事。竊 臣草茅微陋。荷蒙皇上天恩。不次超擢。既畀封疆之任。復恤烏鳥之私。殊遇有加。即指陳頑鄙。亦難仰酬高厚。何敢於涓埃未效之時。稍存退避之念。無如 臣才庸識懦。限於天賦。心雖無窮。力實難強。撫豫二載以來。謬欲爲農桑樹畜之謀。立興學敎之本。幸而四境粗安。猶不致於隕越者。實賴聖明在上。訓誨周詳。謹奉遵循。獲叨無罪之顯。並非 臣之才力。可以勝任而有餘也。今歲四月中。豫省雨澤愆期。 臣即擬請解任。以避賢路。因聞直隸、江南均有缺雨之處。嘗旰誠求。焦勞莫釋。苟可竭誠辦理。未敢增廬天懷。旋即普降甘霖。秋禾被野。正深慶幸。不料俠遠苟且。頓有非常之災。今數日之內。省城駐劄之地。暴雨連宵。民無甯宇。舊爲 臣歷任十餘年所未經見者。且致 臣母老病孱。驚惶發懼。寢食不安。捫心自問。上無以贊勳聖化。下無以撫綏黎民。外無以保全僚屬。內無以安慰親心。於臣爲不忠。於子爲不孝。於臨下爲不慈。尸位素餐。罪深愆積。途備上干天和。顯然示譴。若再因循忝竊。不獨重 臣曠官之咎。而并累 帝廷知人之明。言念及此。 臣不禁悚惶踧踖。汗淚交流。而無地自容者也。爲此瀝誠籲懇。伏乞皇上立賜能斥。以儆官邪。以應天變。迅簡賢良。俾豫省早享得人之福。官民幸甚。而 臣亦得奉母回籍。以養餘年。益戴聖慈於生生世世

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謹奏。

乾隆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奉上諭。今年豫省麥收。未見豐稔。五月間雨澤沾漏。方望秋成可望。不料六月雨水太多。開封及所屬縣邑。又有水溢之災。朕心深爲慘念。著巡撫尹會一。督率屬員。詳確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失所。若有應免錢糧及應行緩征之處。查明請旨。或有續報被淹之州縣。亦一體辦理。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彙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豫省自五月以來。連得透雨。旱曉秋禾。均各暢茂。忽於六月十二、十三、十六等日。雷雨交作。晝夜如注。雖之山水驟發。一時宣洩不及。平地水深三四尺。低窪地畝秋禾。俱被水浸。官署城垣。倉庫監獄。墻壩營房。橋梁隄堰。廟驛號舍。在在倒塌。而居民房舍。倒塌尤多。先後據開封府之祥符、陳留、杞縣、通許、尉氏、洧川、鄢陵、中牟、陽武、封邱、蘭陽、儀封、鄭州、滎澤、歸德府之鹿邑、虞城、睢州、考城、柘城、彰德府之湯陰、內黃、衛輝府之汲縣、新鄉、輝縣、獲嘉、淇縣、延津、汲縣、汝寧府之西平、陳州府之淮寧、西華、商水、項城、沈邱、太康、扶溝。許州府之石梁、臨潁、襄城、郾城、長葛、新鄭、等四十七州縣。各詳報被水情形。經臣飛檄布政司。分別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給以銀賑。其貧在窮民房屋。倒塌之戶。動用存公銀兩。分別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給以糧賑。其有因城鄉一時並淹。糧價昂貴。小民買食維艱者。併令減價平糶。以資接濟。如有水勢消退。已經回歸舊業者。並勸當平倉穀。按戶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先賑一個月口糧。如有酌量加賑。以資接濟。如

時本係備工度日。一過歉歲。毫無所事。專恃朝廷之賑濟。安坐而食。殊非經理之道。查各屬城垣衙署。文廟壇壝。倉庫監獄。河渠隄岸。城盜營房。考棚驛站。在在傾頹。漫蕩。除工程無發地方官民力可能修者、已飭速行興修完固。其有沖塌過多。需費甚繁。實在無力修理者、似應酌動公項。先作緊要之處。於今冬開春興舉。俾貧民得以力作餬口。已經飭司確估。俟估報到日。分別題咨。亦寓賑於工之一道也。酌量買運以備賑也。查被水州縣。現貯常平濟社等穀。雖已一萬餘石至二三萬石不等。但受災輕重不同。戶口多寡各異。必須倉有餘糧。而後緩急有備。且豫省陸路居多。轉輸匪易。若不預爲籌及。必致臨期周章。已飭查各州縣。現貯穀石。如有不敷。即於本省不被水地方。先就路途相近。酌撥運用。並動支帑項。委員採買麥穀雜糧以資接濟。其採買糧食銀兩。及一切搬運腳價事竣。核實分項報銷。如本省撥買不敷。再行另議具奏。一多種菽菜以助食也。夫歉收之歲。米粟皆珍。苟有一物之可食。即可以充一人之腹。而省一分之糧。昨因田禾被淹。已飭各屬。酌借籽粒。補種晚蕎。但時屆秋令。恐有佈種不及之處。今又查得直隸一物。本係蔬屬。四時皆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葉。冬食根。而秋初所種者。根葉俱良。昔諸葛亮行兵。所止必令軍士種植。取其易長而可食。力省而利溥也。目下正當播種之時。已飭被水州縣。酌量土性所宜。及空閒地畝。即動支存公銀兩。購買菜子。給發貧民。令其廣種蔓菁。以便不時採取。似於民食。不無小補。以上四條。謹就豫省現在情形。先行議辦。此後如有應行事宜。容臣隨時酌議請旨。是否有當。伏乞聖訓謹奏。

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戶部議覆四款俱如所請。奉硃批。依議速行。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據實具奏事。竊豫省被水。荷蒙天心軫念。屢降綸音。令臣督率屬員。多方撫綏。臣身任地方。敢不殫心經理。竭力補救。仰慰聖懷。謹就現在酌辦事宜。敬陳睿鑒。一、搭蓋棚舍安插貧民也。查豫省陰雨連旬。低窪處所。一時宣洩不及。上淋下泡。民房傾圮頗多。而省城爲甚。緣省城四面皆高。形如釜底。西南一帶。更爲窪下。貧民房舍。草箔柳椽。土繩性鬆。本不堅固。一經水浸。朽壞不堪。仰蒙聖恩。予以苫屋之費。其在房屋未經塌完。木植尚可添湊者。已陸續修理。至倒塌全無、漂失損壞者。委難補苫。此等貧民。依棲寺院。住宿城頭。露冷風淒。殊堪憫惻。臣委員確查。共有一千餘口。隨與司道等公同設法。擇高阜之地。搭蓋草房。俾令棲止。其餘各屬。鎮州縣窪窄。本地紳商。誼篤桑梓。踴躍好善。情願搭蓋棚舍。以安貧民。已據石梁縣紳商等報輸銀二千六百餘兩。是棲身無所者。現在設法安插。不致失所。至在城兵丁房屋。亦多傾頹。臣飭中軍查明。酌借帑銀。資其修葺。仍令各兵輪流合作。速爲竣工。一、酌借籽種乘時佈麥也。今歲被水地方。秋收失望。來年民食所資。全賴二麥。目下正當播種之候。誠恐無力貧民。籽種維艱。因循坐誤。所係匪輕。業經飛飭各屬。如糶倉原有麥石者。即酌量借給。如無麥石。或糴買分發。或給以麥價。或貸以倉穀。令其通融易用。務期上緊佈種。一律齊全。庶民心有所倚賴。而來年亦早得接濟矣。一、慎選社生協查賑務也。夫士子爲庶民之表。膺蒙皇上諄諄訓誡。以端士習。臣久經飭令所屬分立社會。設以社長。實力勸導。并示以存心愛物睦婣任卹之大義。近來士子。頗知向化。即如此番被災。遂存石梁、閻陽、寧陵、安陽、武安、臨漳之社生胡璇等、成就臣恩各項輸穀賑濟。出衆減糶。俱經臣獎勵在案。伏念賑恤一事。鄉地庶情捉摸。匪易。端首劣衿。不能盡公。即有司確查。亦難深悉。惟社生身居鄉里。知之最切。今每邑慎選端謹誠實者數人。俟地方官查賑時。公同察看。如有情弊。許其密首。有司核實究治。俾奸民不敢冒賑。而真窮黎。得沾實惠。亦施賑之一助也。以上三條。俱就現在情形。斟酌辦理。相應奏聞。伏乞聖鑒謹奏。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奉硃批。覽。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遵期題報水災甚重。懇恩緩征。以蘇民困。以廣皇仁事。竊照豫省本年六月大雨如注。以致開歸等屬之祥符四十七州縣。各被水災。統於七月初四五等日。大雨勢若傾盆。偏地汪洋。復據歸德等屬之商邱十二州縣。續報被水。俱經臣龍後題報。一面飛飭各道府分詣各屬。督率印委等官。偏加查勘。併多方撫恤。俟勘明成災確數。再行題請緩征。以供輸納。今被水地方。秋收失望。雖高粱間有薄收。而米豆無從徵辦。統之消期轉瞬即屆。亟宜預爲籌畫。應免臨期周章。一、漕項錢糧米豆。應照丁地之例。按分數一體蠲免。一、蠲免之外。應納漕項。請隨丁地一體按被災輕重分年帶徵。一、被水勘不成災地方。應納漕項。請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起解。一、未經被水州縣。應辦漕糧。宜截留本省。以備賑糶之用。以上各條。實因豫省此番水災較重。不得不仰懇聖恩。格外矜恤。而辦漕伊邇。難容遲緩。理合預爲題請。如蒙允准。另將應蠲應緩各數目。按成災分數。逐細扣算。造冊送部查核。再查豫省每年起運漕米一十五萬六百餘石。今雖請截留蠲緩。一體按被災輕重分年帶徵。一被水勘不成災地方。應納漕項。請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起解。一未經被水州縣。應辦漕糧。宜截留本省。以備賑糶之用。以上各條。實因豫省此番水災較重。不得不仰懇聖恩。格外矜恤。而辦漕伊邇。難容遲緩。理合預爲題請。如蒙允准。另將應蠲應緩各數目。按成災分數。逐細扣算。造冊送部查核。再查豫省每年起運漕米一十五萬六百餘石。今雖請截留蠲緩。爲數不多。諒無礙天庾支放。而豫省多此米糧。於民生大有裨益。惟額該黑豆七萬石。係八旗餧馬之需。似屬緊要。但豫省大雨正值豆苗初出之時。即未經水淹。亦被雨淋傷。委無收成。伏乞皇上勅令蓬豆省分。採買運交。似屬妥便。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八月二十日。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該部知道。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急報秋禾被水情形事。該臣看得祥符等州縣被水情形。前經恭疏題報。准部咨行查明被災分數。取具册結具題。行據布政使朱定元詳稱。除淇縣、裕州、被水二三分。勘不成災外。所有勘明成災之祥符等四十四州縣。被災五分以至十分不等。民衙更名等項、共地一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七頃一十八畝零。又中牟縣報墾隄科未入額夾荒地六十七頃四十六畝零。伏查此番被水受淹被重。荷蒙聖心軫念。屢降綸音。場房者給以貲費。乏食者予以口糧。百姓現在安業。惟是自冬至春。爲日正長。眞實窮黎。餬口維艱。應請天恩加賑。如被水尤重之祥符等七州縣。應請加賑四箇月。又其次則蘭陽等十七州縣。應請加賑三箇月。其五箇月者。自今冬十一月開賑。至來年二月止。分作三次散給。其三四箇月者。自今冬十一月開賑。俱至來年二月止。分作兩次散給。臣派委人員。會同地方官預備雙連照票。攜帶烟戶册。親至四鄉確查。實在窮民。登造册籍。

635

截發照票。一給災戶。一存查對。以杜混冒。散賑之時。併令該管道府分往查察。務期無濫無遺。俾災黎均霑實惠。再豫民朝夕嫠殘。大都和以雜糧。不盡專資粟穀。其有被災較重地方。倉儲不甚寬裕者。併請將加賑穀石。照各該處穀價。即動地丁銀兩。銀穀兼賑。事竣核實報銷。至有無業窮民。向係備工度日。貸房居住。前次被水時。即有前往鄰封覓食者。今開加賑。陸續歸來。臣仍飭沿途州縣。照例資送回籍。一體給賑。其或因彼處年歲豐收。來奉資生有盈。不願回籍者。即令該地方官。查明來歷。隨地安插。仍動常平倉穀。按每大口日給穀一升。小口折半。俟來年二月排作之日止。以期仰副我皇上子惠元元。無使一夫不獲之至意。除被災地畝應行蠲免錢糧數目。另行核題。所有勘明成災。先後開賑。至來年二月止。臣仍派委人員。會同地方官確查。實在窮民。動用倉穀。大口每月給穀三斗。小口一斗五升賑給。俾災黎均霑實惠。至一切賑恤事宜。及銀穀兼賑之處。俱照前題一體辦理。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遵旨速議具奏事。該臣看得祥符等州縣。成災分數。賑恤事宜。經臣題報在案。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查祥符等四十四州縣。成災分數。業經委勘確實。共成災民衞、更名等地。一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七頃一十八畝零。照依賦役則例核算。其應蠲免地丁銀、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七十三兩零。潛米、三萬一千三百八十石六斗零。潛項銀、一萬二千九百兩八錢零。又中牟縣、雍正十二年報墾陞科尚未入額夾荒地六十七頃四十六畝零。蠲免銀五十五兩四錢零。等情。造册呈詳前來。除册送部外。相應具題。再乾隆三年八月內、欽奉上諭。議定之例。被災八分九分十分者、緩徵錢糧。分作三年帶徵。五分六分七分者、緩徵錢糧。分作二年帶徵。等因。查前項成災地畝。錢糧除蠲免外。下壁應納錢糧。應照定例。按成災分數。分年帶徵。但查成災地畝。若遲行徵比。誠恐民力拮据。完納不前。仰懇天恩。一併緩至次年麥熟後催徵。其有富家大戶。情願輸納者。仍聽其自便。至洪縣、裕州。雖勘不成災。然曾經被水。牧穫亦不爲豐。百姓餬口之外。實無餘糧。均難催令辦賦。謹推廣皇仁。請將勘不成災州縣未完地丁錢糧。概行緩至次年麥後輸將。以紓民力。相應一併具題。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九月十一日。

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題。爲遵旨速議具奏事。該臣看得豫省續報商邱等州縣。成災分數賑恤事宜。經臣題准部覆在案。茲據布政使朱定元詳查商邱、睢陵、永城、夏邑、南陽、鄧州、新野、舞陽、汝陽、上蔡、等十州縣。成災民衞更名等地。共二萬九千七百七十頃三十畝零。按照成災分數。照依賦役則例核算。共該蠲免銀三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五錢零。米、一千五百五十八石六斗零。潛項銀、一千四十五兩九錢零。又商邱縣、雍正十二年報墾陞科尚未入額夾荒地一頃九十八畝四分。蠲免銀四兩九錢零。等情。造册呈詳前來。除册送部外。相應具題。再前項成災地畝。錢糧除蠲免外。下壁應納錢糧。應請遵照乾隆三年八月內欽奉上諭議定之例。分作兩年三年帶徵。至商邱等州縣。來成災地畝。及遂平、禹州、伊陽、等三州縣。勘不成災地畝。應完錢糧。均係被水之後。民力不無拮据。應照前題詳符等州縣緩徵之例。一併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以廣皇仁。以紓民力。合併題明。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事。該臣看得秋收分數。例應繕本具題。今據布政使朱定元詳報、嵩縣、盧氏等二縣。秋禾收成。俱有十分。臨潼、武安、涉縣、河內、濟源、孟縣、洛陽、偃師、孟津、宜陽、永寧、新蔡、鄭縣、等十三縣。秋禾收成。俱有九分。河陰、武陟、溫縣、榮縣、澠池、內鄉、正陽、信陽、汝州、陝州、鹽寧、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等十六州縣。秋禾收成。俱有八分。滎陽、氾水、安陽、林縣、淇縣、修武、登封、新安、唐縣、泌陽、鎮平、桐柏、浙川、確山、遂平、魯山、郟縣、寶豐、伊陽、等十九縣。秋禾收成。俱有七分。南召、裕州、禹州、密縣、等四州縣。秋禾收成。俱有六分。以上五十四州縣。統計秋禾收成。實有八分。等情。詳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題請旨。

乾隆四年九月十一日。

尹少宰奏議卷八

河南疏七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遵旨議奏事。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准戶部咨、開。欽奉諭旨。令臣會同湖廣督撫。商酌轉運楚米。以濟中州之用。仰見聖主宵旰誠求。軫念民食之至意。伏查豫、楚、雖屬接壤。而往來大道。俱係陸路。今被水地方。惟陳、許、開封、等屬爲甚。距楚較遠。間有水路可通襄陽者。類皆淺窄小河。迂迴旋繞。艱於重載。且水陸間雜。未能直達。計程輓運。需費頗多。查豫省被水州縣。現貯常平潛穀。自一二萬以至三萬餘石不等。其未被水之五十屬。秋收頗好。可以通融酌撥。即有倉穀不敷之處。臣於未奉諭旨之前。業經酌量。在於本省成熟地方撥運。並勸司庫銀兩。在於光、汝、一帶價賤之處。收買糧食。儻請將未被水之州縣。就近留貯。以資明春糶賑之用。俱經分晰題奏在案。是就中州現在情形而論。本省尙可接濟。毋庸先運楚米。致多糜費。統俟來春覈實收如何。再行酌量請旨。理合據實覆奏。伏乞容鑒。謹奏。

乾隆四年八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遵旨奏明事。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據陝西撫臣張楷抄咨、敬陳撥運陝糧接濟豫省一摺。恭錄硃批。昨據尹會一奏報。係屬偏災。本省之米亦足用。可不用楚米。則陝省之

米。似亦可以不必奏。但汝等此奏甚善。既已商之尹會一。彼必奏明也。欽此。查撫臣張楷札稱。陝省連歲豐稔。可以酌撥米十萬石。由黃河運至。較之楚省陸運爲便。移商前來。當經臣將豫省倉糧尙可接濟。無庸轉運。緣由札覆。令奉諭旨。覆查陝、豫、兩省。原有河路可通。較之楚省挽輸自易。但豫省被水州縣。間有倉貯不敷之處。業經臣題准銀穀兼賑。并奏明在於本省豐收地方撥運採買。以備賑糶。又蒙皇仁大沛。將本年通省漕糧緩徵留現。在分撥運貯。更爲接濟。有資官民士庶。莫不感戴天恩。是豫省倉糧。目前均屬有備。似仍無庸轉運陝米。以省跋涉。統俟來歲秋收如何。再爲酌量請旨遵行。理合恭摺奏明。伏乞容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月初九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欽奉上諭。恭摺覆奏事。竊豫省夏秋之交。天雨過多。行潦爲患。荷蒙聖明遠照。以省城南門外有乾河滙一道。可以開濬。疏導積水。兼設閘洞。以備節宣。特命大學士等。寄信與臣。令會同布政使朱定元確勘。妥議辦理。正欽遵勘議間。又准部咨、欽奉上諭。以豫省地方有淮、潁、汝、蔡、諸水。或因故道被湮。或無支河導引。勅令河臣白鍾山、布政使朱定元、同臣細心熟籌。專委管理河道明斷水利之大員。親勘全局。通盤計算。務使一律疏濬深通。又因賈魯河原由江南地方。全注入淮。爲豫省下流之處。復令與修歷、鳳、河渠之欽差大臣同爲留意。仰見聖主軫念民依。無微不至。竊查中州地土疏衍。易於淤墊。河渠川澤。淺淀多處。先經臣於乾隆二年八月內。檄飭管河道胡紹芬。勘得開封府屬之中牟縣十五里鋪西賈魯河北岸。隨低就窪。由水貫一帶。開新河一段。導入祥符縣境內之淺兒河。又於淺兒河北岸。接開新河三千餘丈。至高家樓東。接入沙河。由陳留、杞縣、通入睢州之拂河。歷柘城之永利溝。淮寧、鹿邑之老黃河。入渦會淮。可以分殺上源異漲之勢。而開歸南面。陳州北面。凡有雨水。引入該河。均免盈溢之患。再於中牟北岸新河口門。估建石閘一座。視賈魯正河水勢之盈縮。以爲啓閉。新河一段。河底較正河留高二尺。俾春冬水弱。正河得蓄底水。以利舟楫。倘遇水小之年。新河水淺。即於秋分前後。酌將鹿邑境內河尾築壩堵截。蓄水其中。以免船隻淺澀。新河開成。不特濱河州縣。旱潦有資。且舟楫通行。商賈可以直抵省城。民間賣賣。皆增利益。如有淤塞之處。地方官於每年農隙之時。即行疏濬。立夏以後開壩放乾宿水。以待汛臨宣洩。如此修舉。不惟去水之患。更可收水之利。農田商賈。裨益實多。緣下游入渦會淮之所。隸屬江南。經臣移咨江省督撫委員會勘。在案。茲復檄委湖紹芬查勘。會同全局。據稱省城南門外之乾河滙。即與護城河相通。原係昔年汴河衙跡。年久淤塞。城內之水。無處可洩。護將乾河滙照依故道向東南開挑三千餘丈。穿過護城隄。於高家樓南歸入。現今議估未挑之新河。一併歸淮。城河既通。再將城內積水之區。隨地勢高下。挑濬新渠。盡導注於東南水門而出。但尙有水門一洞。窄小不足宣洩。應再添建水門一洞。俾城內積水。暢流以入護城河。由乾河而歸於新河。再於護城隄出水之處。估建石閘一座。以時啓閉。則城內城外之水。河道既通。宣洩有資。永免沮洳等情。臣查欲洩省城之水。必開挑南門外之乾河滙。爲洩水之路。欲開挑乾河滙。又必將護挑之賈魯新河。先行疏濬。爲歸宿之途。是兩案之形

勢雖殊而其中之脈絡實相聯貫似應併案疏通及時修舉應原委暢流方爲妥協臣復與布政使朱定元親加勘視商酌無異除全局水利俟該河道逐一履勘明確會同河臣白鍾山議奏外所有乾河涯應歸於賈魯新河一併疏濬緣由理合繪圖貼說恭呈御覽伏乞聖謨遠行謹奏

乾隆四年十月初九日奉硃批大學士等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豫省災歉之後明年接濟全賴麥糧前經臣預飭各屬酌借籽粒乘時趕種百姓無不感爲播植所種麥田萬頃一色暫倍於往年惟望雨雪滋培則根本深固自九月以後迎得時雨益於十月二十二三等日省城又得雪五寸有餘臣飛檄通查隨據開封、陳州、許州、等十府汝、陝、光三州所屬陸續呈報十月二十二三等日得雪五六七八寸以及尺不等通省普沾倍加優渥於麥苗大有裨益理合奏聞伏乞容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臣尹會一謹奏爲奏明豫省開賑之期仰祈容鑒事竊豫省被水地方荷蒙皇仁浩蕩叠沛恩膏場房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屬正供而緩輸將免關稅以通商賈流移外出隨地撫安貧壯無依興工助賑且於漕米截撥之餘留天庾以接濟草束常額之外增價直以厚民凡斯曠典實爲自古未有官民士庶莫不頂戴聖恩感極而泣查彼水州縣應賑月分前經題明五個月者於十月開賑四個月三個月者於十一二月先後開賑昨兵部右侍郎臣雅爾圖到豫移商於臣將十一二月開賑者均趲早半個月給散更於貧民有益臣隨飭遵照查據各屬竊報除加賑五個月者已於十月半前散賑外其三四個月者亦於十月半後次第開賑民情現俱安貼再豫省麥田得雪窖戶米糧陸續出糶且各處施賑貧民無需買食近今糧價日漸平減合併奏聞伏乞容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河南巡撫今授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才庸識陋仰荷皇上隆恩畀以封疆重任三載以來寅夙兢業實緣限於材智黽勉踴躍惟此耿耿愚衷勿欺勿貳乃臣所夙夜常懷冰淵惕厲矢者也頃被言臣勒險即蒙聖明洞照矜臣之短諒臣之心特賜曲全來京另用旋蒙簡授副都御史聞命之下感激涕零莫知所措惟宰日近天顏益當遵善改過勉效犬馬一得之愚耳俟新撫臣雅爾圖到任臣即交印起程惟是臣母年逾七旬老病時發前荷聖慈憫臣孤苦俾得近地就養值此隆冬途次朝夕堪慮今擬送歸原籍臣即星馳入覲恭謝天恩理合繕摺具奏伏乞容鑒謹奏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九

燕臺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爲繪音宣猷盡一以昭信從事臣攷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審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以發號施令爲政治之所關而人主之一言天下之人屬耳目焉故協於克一而後天下信之萬民從之誠不可不慎也臣前月面奉上諭各部司官中頗有年力老邁不能辦事之員該堂官多以無甚過失姑爲優容不知此輩久占員缺凡才具可用者轉令坐滯無缺可補應將現任司員老邁者氣別沙汰仍得原品回籍亦非過刻之舉欽此欽遵六部正在舉行沙汰令又奉旨江西饒州府知府張鍾人年老著照例以京員改補欽此伏思知府改補京員例應以員外郎補用夫現在司員沙汰年老之人而張鍾即以年老補用司員不惟無以服現在沙汰之員之心而旬日之間綸綍互異所關於政治者匪細用人爲立政之根本而王言即信從之樞極有所異同何以昭畫一之法守乎我皇上日理萬幾雖聰明天縱詎能纖悉不遺拾遺之任端有賴於臣工臣愚請嗣後凡降諭旨例應覆奏務令遵旨之大臣斟酌無異始行頒發倘有前後不符及未便奉行之處許其面請聖訓較正畫一以做封駁之遺意則王言一出昭蕩平之治而無偏歧之虞凡

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至張鍾可否仍補部員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欽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尹會一謹奏爲懇恩養親事竊臣叨沐天恩簡授風紀上年臘月、自河南起程因臣母老病時發順道護送回籍調理甘經奏明荷蒙俞允原擬今年春夏之際病體稍痊迎養京邸以遂烏私、茲接家信知臣母近來飲食減少徹夜不眠心神益加恍惚動履甚屬艱難臣驚聞之下中夜徘徊伏念微臣祿薄失怙臣母許節四十餘年仰事俯育備極艱辛康熙五十九年奉旨旌表節孝乾隆二年更蒙聖慈垂憐特頒諭旨加恩軫恤今年已七十四歲臥病在牀臣自簪仕以來歷任內外毋子相依未嘗遠離現今兩地睽隔不能親侍湯藥實切風燭之懼仰懇皇上俯鑒微忱准臣回籍養親照例開缺臣年齒未衰供職有日聖恩高厚仰報隆極爲此具奏謹旨臣不勝悚惶戰慄之至謹奏

乾隆五年閏六月二十三日奉旨尹會一准回籍養親欽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回籍養親、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欽奉上諭、御製詩幅、匾額、對聯、金緞、臣隨郊迎至家臣母李氏、率闔家跪接恭宣訖、臣母李氏、年逾七旬、雖以前往、謝任河南巡撫、俾得就近迎養、臣母欽奉恩詔、得受誥封、臣奉職毫無報効、蒙恩矜全、簡佐風紀、給假養親、遭逢聖世、益沐隆恩、已爲逾分、今侍母家居、忽承嘖典、龍錫天章、日星同麗、寵渥爲昭、鄉閭父老、狀焉觀化、莫不歎欣太息、共仰聖天子惟恩錫類之深仁、誠爲史册所希聞、千載所罕覩、臣家以孤根薄植、何克當此稠疊之殊榮、臣母懽喜交加、不禁感深流涕、年當風燭、永懷銜結、臣欲報靡由、心彌向日、勉思樹立、蓋難難安、謹赴宮門、恭謝天恩、伏祈皇上聖鑒、謹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回籍養親、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竊臣於本月二十四日、詣闕叩謝御賜、復蒙恩賞臣母李氏、上用寧紬二匹、貂皮十張、又賜臣克食一盤、臣母子感荷寵榮、銜結曷既、今恭逢皇太后萬壽、臣謹隨班叩首慶賀、即於本日恭捧御賜、回臣本籍、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奏謝天恩、伏祈聖鑒、謹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尹會一謹奏爲敬陳下悃、仰祈容鑒事、竊臣守制在籍、欽奉上諭、工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俟服闋來京赴任、欽此、臣跪讀之下、感激涕零、伏念臣家世寒微、三葉失怙、獨依寡母、訓誨多年、幸得通籍盛朝、備員中外、恭逢我皇上以孝治天下、錫類施仁、舉土莫不霑被、臣更仰沐聖天子格外之恩、有加無已、臣母年邁、則懇近地以就養、臣母鄉居三載之後、納荷天章、寵錫賞賚、嘉多、俾風燭餘生、得受殊榮、以樂天年、而歸泉壤、此皆臣母所爲永懷銜結、而臣銘心刻骨、欲效捐糜、雖

在畎畝、不能一日稍忘者也、迺者、臣母既卒、未屆大祥、重荷恩綸、早撥武卿之秩、復蒙優恤、仍伸人子之情、是聖主教孝作忠、所以體臣心而勵臣節者、無微不至矣、臣雖無知、豈於草木、思報春暉之德、尤切葵向之心、一俟服闋、卽詣闕門、恭請聖訓、以供職守、今遵定例、應於本年十月初二日、服闋、爲期尚有七月、伏祈皇上另簡賢員、佐理部務、庶要缺不致久懸、而微忱亦得自靖矣、理合繕摺具奏、仰祈容鑒、謹奏、

乾隆十一年閏三月初十日、奉上諭、歸宣光著署理工部侍郎事、欽此、

尹少宰奏議卷十

江蘇疏

工部右侍郎、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奉上諭、蒞任江蘇學政、著工部侍郎尹會一去、欽此、臣聞命之下、感悚交深、念知識之迂疎、荷恩綸之稠疊、本以孤寒下士、司衡文獻名邦、敢不勉效馳驅、益加敬愼、以圖仰報高深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奏謝天恩、伏祈容鑒、謹奏、

乾隆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欽承聞察之明訓、敬抒草野之見聞、伏祈容鑒事、竊臣賦性遲鈍、未諳時務、叨蒙皇上加恩錄用、兩覩天顏、悚請聖訓、仰蒙垂諭諄諄、詢及民生要務、臣直抒愚忱、詞不別白、荒蕪温綸、勖以坐言起行、謹就奏對所及、條列以聞、伏候皇上採擇、一、樹畜之教、宜申也、夫三代而後、籌畫足民、田里難制、惟有樹畜可以講求、今之州縣、非不舉行、但種樹非難、立法保守、乃有成功、在古、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樹者無椁、山林川澤、官爲民守、盜樹木者有罰、取之必以其時、賊以民忽無知、非示以禁、則取用者、既不待其滋長、而盜伐無時、必至盡耗其利而後已、大抵村落之中、一望平疇、率多窮困、林木蔥鬱、定多富饒、此固顯而易見者、雍正年間、奉文行令

大路栽樹於今成行垂蔭者有之。總由經理之州縣。或善或不善也。蓋貧心經理。則三年成活。十年收效。若經理無術。雖年年驅民補種。而盜竊隨之。徒見其煩。無濟於事。故卽樹畜之多寡。可驗州縣之能否。應請責令各州縣。隨時立法。勸諭鄉民。凡過隙地。各隨土性。廣行種植。培養得宜者。獎勵之。擅行盜竊者。重罰之。仍於歲底。將種過成活數目。册報上司衙門備案。該管道府。於因公巡歷之時。就便查驗。如有虛捏情弊。詳報督撫記過。勒限補種。如仍盜竊故事。題參議處。是乃樹畜課貧。以裕財用之道也。一禮儀之節宜明也。夫章服本有定制。婚葬亦有恆規。載於大清會典。祇因卷帙繁重。見者殊寡。承平日久。奢靡成風。婚禮踰等。葬不稱家。甚至鼓樂喧闐。俳優雜沓。以悅人之耳目。有終年所入。不足以備繁費者。有多方稱貸。以從事者。苟或從儉。則流俗嗤爲鄙吝。民志之不定也。實甚。制節謹度。嚴辨上下。卽可因而足用。所謂禮以養人爲本。莫要於此。我皇上御極以來。卽命臣工酌定禮器。期於簡易可行。固已洞悉民情矣。迄今尚未頒發。而田間過有吉凶之事。悉民蕩於禮法之外。有志之士。遵依朱子家禮。又苦時異勢殊。或滋反古之譏。夫夏殷周制。互有損益者。時也。三代以還。憚於詭禮。雖或撫拾成書。幾同虛設。民間無由目覩。何自見諸施行。故儀禮止傳士禮。家禮亦但準士禮爲法也。今定禮器。似宜摘示士禮。而長。其有神於世道人心。儲才致用。甚切亦甚大。臣奉簡命。視學江蘇。考試常、淮、揚三府。通、海二州。俱以疑接界之舜山教授生徒。安貧樂志。不事聲華。此等務窮山人。不比在庠諸生。自宜格外優禮。以示鼓勵。臣前住劄江陰。相距不遠。隨試從造廬。見其人年近五旬。舉止言動。大有儒者氣象。臣於課面之頃。得其梗槩。謹先奏聞。容臣再加體察。如果才堪適用。另行奏請欽定。伏祈睿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敬獻小學之教。嚴立課試之規。用昭令甲。廣育人材。事。竊臣少習舉業。未知爲學之序。四十以後。始信小學一書。爲脩身大法。做人樣子。沈潛反復。愈覺其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爲人子。學爲人臣。循循於忠孝廉節之行。可以消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其有裨

其實不過於覆試時照另期發問之條抄錄經解同原卷解部是成其文矣且以其文領人則不得不另生枝節蓋一等生員中或有習禮記者自不便使之填寫他經又不敢獨闕此卷因於奉旨四經發問之外別取未定之禮說以塞白更覺不倫在學政惟期解部之卷不致參差在士子親爲虛應故事沿襲成風遂同兒戲臣愚以爲治事之道惟務其實不可稍涉虛假苟一事虛假則事事皆難立誠考官之於士子勢將有言弗信而令弗從者其有關於人心政教也似微而實彰理應恪遵論旨惟於卷報生童另期發問經義有能答不失指者即以經解二字印記卷面衡其文基之平順與否酌予補廩入泮以鼓勵窮經之士其不在卷報者原係澑文拔取不必令其帖括經解以致真假混淆則考試既省虛文而部臣亦可核實矣但解卷相沿已久恐千部駁其各省應否一體通飭之處伏祈皇上勅部議覆施行謹奏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請復學政循規關防內外杜絕弊端事竊臣按試各府競競以選才副弊爲心汰去貢役務期署內肅清并飭提調官等嚴行查訪幸無事端然閱歷既多細加體驗更思由末而探其本夫察弊之法不特耳目之能周而稽紀綱之可守絕弊之方欲止覬覦之實務禁徑竇之相通此考試生童所以必嚴內外關防也而關防之所由素實自學臣點名給卷始相沿日久不知起自何時迄今彌封拆號雖發提調官然當提調官點名之後學臣又復親自點名給卷此時舉臣與生童既已覩面傳呼猶謂有所不知誰其信之且學臣自廁考成即皆奉公守法而點名給卷必不止孑然一身隨侍人役賢愚不等內而與閱卷之人居處相狎外而與應考生童咫尺相近又當深夜臨院之際難還紛然最易生弊故苟有可乘之隙則人思行險僥倖即萬萬無可猜疑而棍徒猶得指稱傳題等弊偶爾犯合遂貽口實童生受其愚者正復不少皆由於點名時內外混淆不能隔絕之所致也臣之志學迂疎久在盛明洞照之中乃蒙荷天恩栽培器使臣獨何心事敢自棄惟有恪遵面奉訓旨正己率士以勉爲身教之從敦詘去華以仰企天章之化耳理合奏謝伏祈容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准吏部劄開內閣奉上諭吏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仍留學政之任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竊臣質本凡庸學復疎淺荷蒙皇上特遂之知簡佐冬官兼管學政之任以來夙夜兢兢自惟涓埃未效臣衷之悚惕彌深恭承簡命特頒聖明之眷顧靡已叨陪銓部仍忝文衡聞命自天感恩無地伏念吏部掌建邦之典官首六卿侍郎居小宰之班職兼八法責任既重報稱彌難臣何人斯膺茲殊遇惟有於學政事宜謹遵面奉諭旨倍加策勵益竭駑駘務期士尚模範文歸雅正以仰報聖主隆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奏謝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六日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加二級、臣尹會一謹奏爲君恩未報臣病垂危謹陳愚悃仰祈容鑒事竊臣秉性愚魯起家孤弱由雍正二年進士蒙世宗憲皇帝簡用銓曹洊歷運使重荷皇上不次拔擢巡撫兩淮鹽政旋授河南巡撫內用副都御史尤臣終袞得遂烏私復蒙特賜臣母李氏御製詩章匾額對聯下賁里門更屬嘖與乾隆十一年三月臣在苫次奉旨補授工部侍郎仍俟服闋赴任以禮使臣有加無已身非草木敢忘馳驅臣於十月服闋赴京供職甫及五日奉命視學江蘇又於十三年四月奉上諭補授吏部侍郎仍留江蘇學政之任叠荷君恩高厚已極即捐糜頂踵亦難仰報於萬一是以勉竭愚忱

乾隆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察舉布衣仰祈容鑒事竊臣前聞陽湖縣布衣是鏡品端學邃授徒於江陰縣之舜山樂志安貧人鮮知者臣曾造廬親訪談面之頃見其舉動不苟言論通達業經奏明再加細察今臣科試既竣由江寧回江陰復見其人途與講求修己治人之道無不井井有條明理而兼曉事蓋心慕邵雍而願學以終身者臣觀其資性聰穎表裏相符尤爲通用通儲應請皇上不次迪簡以勵士風爲此據實舉奏伏祈容鑒施行謹奏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工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准禮部劄開十月十九日奉上諭直省學政已屆更換之期順天學政呂燕昭、江蘇學政尹會一、安徽學政觀保、俱著仍留原任欽此欽遵竊臣孤根薄植歷任中外未效寸長荷蒙皇上特達之知擬居卿武旋命督學江蘇人文重地嘗以寡昧凡材夙夜兢兢惟懼失墜衡文力崇典雅而爲體未盡別裁教士務尚模範而子衿未能丕變明小學以養正而心知其意者猶難訪潛德以興賢而聞風而起者蓋寡一載以來雖勉竭駑力以從事實返躬自問而多慚現在科試既竣報滿候代復蒙皇上特賜留任聞命之下感激悚惶竊思臣之志學迂疎久在盛明洞照之中乃蒙荷天恩栽培器使臣獨何心事敢自棄惟有恪遵面奉訓旨正己率士以勉爲身教之從敦詘去華以仰企天章之化耳理合奏謝伏祈容鑒謹奏

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臣尹會一謹奏爲恭謝天恩事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二日、准吏部劄開內閣奉上諭吏部侍郎員缺著尹會一補授仍留學政之任欽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竊臣質本凡庸學復疎淺荷蒙皇上特遂之知簡佐冬官兼管學政之任以來夙夜兢兢自惟涓埃未效臣衷之悚惕彌深恭承簡命特頒聖明之眷顧靡已叨陪銓部仍忝文衡聞命自天感恩無地伏念吏部掌建邦之典官首六卿侍郎居小宰之班職兼八法責任既重報稱彌難臣何人斯膺茲殊遇惟有於學政事宜謹遵面奉諭旨倍加策勵益竭駑駘務期士尚模範文歸雅正以仰報聖主隆恩於萬一所有微臣感激下忱理合奏謝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六日

吏部右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加二級、臣尹會一謹奏爲君恩未報臣病垂危謹陳愚悃仰祈容鑒事竊臣秉性愚魯起家孤弱由雍正二年進士蒙世宗憲皇帝簡用銓曹洊歷運使重荷皇上不次拔擢巡撫兩淮鹽政旋授河南巡撫內用副都御史尤臣終袞得遂烏私復蒙特賜臣母李氏御製詩章匾額對聯下賁里門更屬嘖與乾隆十一年三月臣在苫次奉旨補授工部侍郎仍俟服闋赴任以禮使臣有加無已身非草木敢忘馳驅臣於十月服闋赴京供職甫及五日奉命視學江蘇又於十三年四月奉上諭補授吏部侍郎仍留江蘇學政之任叠荷君恩高厚已極即捐糜頂踵亦難仰報於萬一是以勉竭愚忱

宜揚聖化。歷試江蘇諸郡。皆以小學立教。俾文勝之區。皆知孝弟忠信安詳恭敬之義。敎實行而遠浮華。此臣之所夙夜不遑上答主知者也。臣力不從心。積勞成病。於六月二十六日、考試蘇州、太倉、二處生童。感冒風寒。轉成痞疾。猶且不敢偸安。校射竣事。七月十一日、按試松江。十五日、痰湧氣塞。醫藥罔效。從此永辭帝世。圖報無由。臣有二子。舉人嵩鎧。廩生啓鎧。均屬猶豚。不能繼臣未了之志。惟願我皇上立政行仁。以任賢爲本。以納諫爲要。始終一意。立誠於臣下之竭誠者。登之庶位。其有不誠者、退之遠之。疑信不淆。則喜怒咸宜。賞罰各當。人心孚而政本益固矣。臣將死哀鳴。詣無倫次。伏祈皇上容鑒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乾隆十三年七月日、奉旨尹會一患病遽逝。知道了。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尹少宰奏議十卷。國朝尹會一撰。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博野人。雍正元年進士。官終工部侍郎。是編爲其門人張受長所次。卷一爲兩淮疏。卷二至卷八爲河南疏。卷九燕臺疏。卷十江蘇疏。凡九十一篇。皆案其歷官先後編輯。乾隆四十四年、因黃檢刊刻其祖黃廷桂奏疏。謬妄。奉有銷燬大臣已刻奏疏之命。獨公此卷板片。特命發還。以其疏發交部議者多。且備載俶批。與黃廷桂奏疏。止載嘉獎而不載訓飭者不同也。公講學以程朱爲宗。播諸政事。俱奏成效。嘗自言。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其自任如此。今觀其論鹽務。禁酒酤。設社學。務農桑。辦賑撫。諸疏。平易明曉。不務浮名。故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諡祀。蓋公之得於所學者深矣。光緒十一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王灝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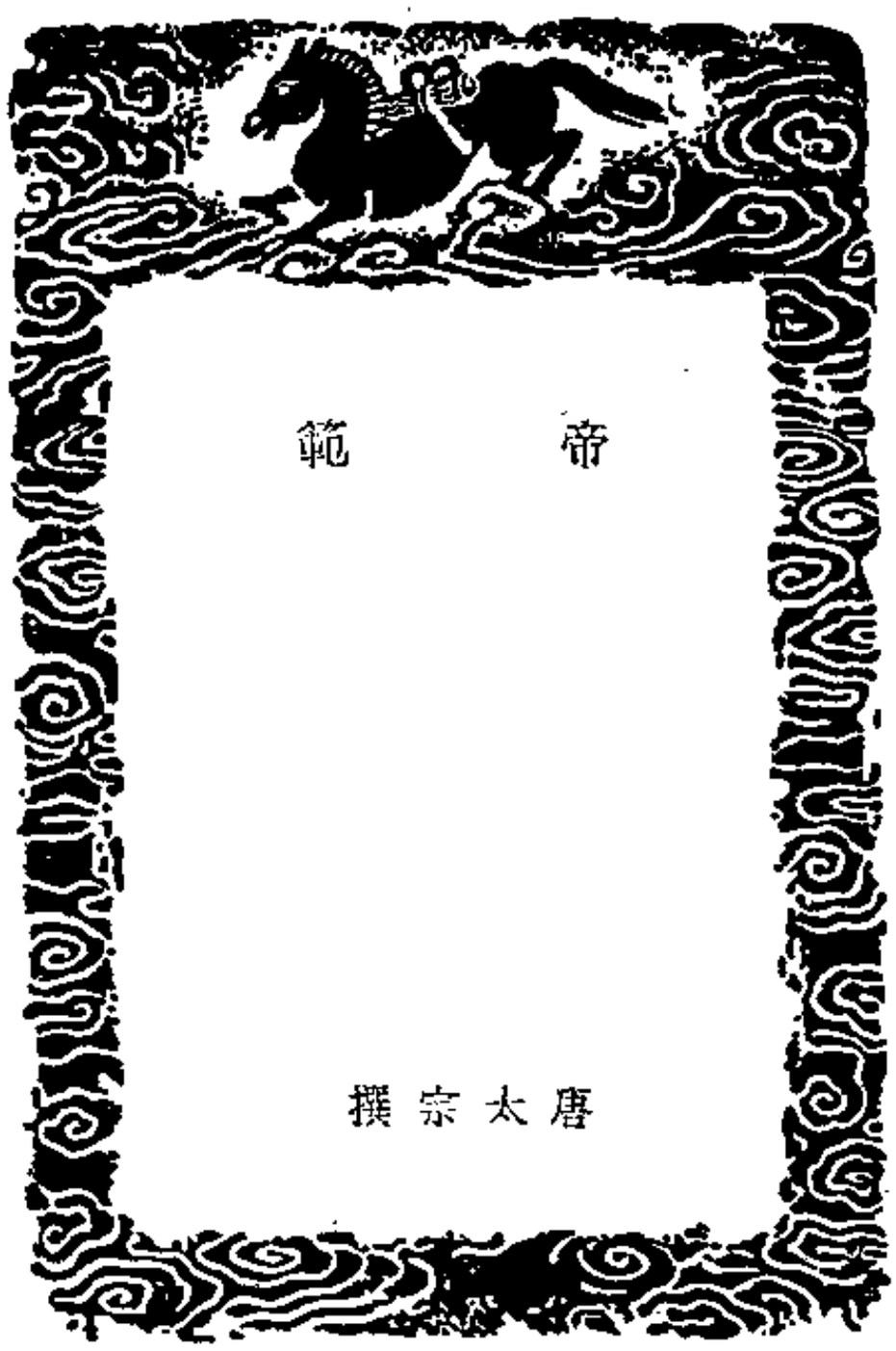
尹少宰遺書四十九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卷。讀書筆記六卷。健餘劄記四卷。四鑑十六卷。呂語集粹四卷。附年譜二卷。予校而讀之。歎公之學。純粹篤實。不愧爲立德者矣。我朝蓋博間以實學自樹立者、爲顏習齋李恕谷。公生習齋之鄉。得交恕谷。篤志正學。不混流俗。通籍後。與名卿賢士大夫遊。學益密以粹、躋卿貳、任封圻。實政在民。名垂信史。跡其平生遭際。與顏李顯晦有殊。而束身以禮。步趨軌範。則後先同揆。其篤信儒先。恂恂謙抑之懷。顏李對之。猶多讓也。然顏李書。世知尊尚。公之學。罕有傳者。豈其興廢有數與。抑以顏李剔厲振拔。自闢門徑。人喜面樂從。公循先儒成轍。庸近無奇。故傳者少與。閻郡州南鄙。公讀書故蹟在焉。予過其里。父老往往道公之佚事。則其德行道誼。自有不沒於人心者。此書傳。便世之誦法顏李者、益廣。以公之學。所成不啻大哉。公之書。待訪者。貨有講習錄。從宜錄。詩草。拙稿。修敕。尺牘。尹氏家譜。賢冊年譜。重訂小學纂注。近思錄集解。若干卷。光緒十一年乙酉、五月十五日、王灝謹識。

臣等謹按帝範十二篇。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撰。以賜太子。新舊唐書皆云四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題曰一卷。元吳萊謂征雲南獲宋佚其半。元乃復完也。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寶歷二年。祕書省著此書宋佚其半。元乃復完也。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注。而舊唐書敬宗本紀。稱寶歷二年。祕書省著作郎韋公肅注是書以進。特賜錦綵百匹。是唐時已有二注。今本注無姓名。觀其體裁。似唐人注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萬里、呂祖謙之言。疑元人因舊注而補之。其援引頗詳洽。而詞不免於煩贅。臣等謹爲釐正其誤。附列注文之下。仍依舊史釐爲四卷。以復其舊云。乾隆三十八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編修臣紀　昀

郎中臣陸錫熊

纂修官編修臣林滄



帝範

唐太宗撰

帝範序

序、次也。又述也。曰者、發語之辭。朕聞大德曰生。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生物也。大寶曰位。易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言帝王所以居人之大寶在於位耳。資是重貴之物。莫踰天子。故以爲稱焉。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曲禮曰、君臣上下、非禮不定。辨別也。樹、立也。所以撫育黎元。封禪文曰、受厚福以綏黎元。撫、愛也。育、養也。黎、衆也。元、善也。言愛養衆善之民。使之安也。黎、衆也。撫、安也。文帝詔曰、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鈞陶庶類。莊仲舒賈生策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鄒陽曰、獨化陶鈞之上。師古曰、陶家運轉者爲鈞。甄、瓦也。周禮鈞耳。言聖主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梁武帝立太子詔曰、今皆崇牢戒、天步猶艱、黎民未又、自非克明克哲、允文允武、豈能荷神器之重、嗣祖圖之緒、寬能也。允、信也。皇天睿命、尚書大禹謨曰、皇天眷命。時傳曰、睿、通也。言聰聖之稱當作叡。曆數在躬。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注、曆數、天道也。言天道在汝身也。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東都賦曰、時邁河圖之運、故云靈圖。乃帝王符應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從者、敬之。韋昭曰、神器、天子所符服御之物、亦寶位也。是以翠嶼著唐堯之德。龜魚河圖曰、堯時與中賢到翠嶼之川、大臨省圖、來授堯。堯勤臣下、寫取告圖、臨觀宮

果、魚遷水中。○戚、音伐。切。元丰錫夏禹之功。尚書禹貢曰禹錫元圭告成功。疏曰、水之功書加于圖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元色之圭。告其治成天之功。以元色土以彰顯之也。丹宇昌祥。周開八百之祚。中候感應云。文王受命有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乃拜稽首受。最。素靈表瑞。漢啓重世之基。高帝紀曰。高祖被酒夜行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者還報曰。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被酒夜行。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今云素靈。即白帝子也。重世者。謂前後兩漢二十四帝。共四百年天下也。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者矣。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明聖撫運之德。顯功厚利。積累之業。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以此言之。自堯禹周漢以來。興業之君。皆有符命。豈所以智力爭奪而得者乎。昔隋季版蕩。版、平聲。時作板。凡伯剌厲王詩篇名也。凡伯。天子之卿士也。板蕩者。言政令反先王之道也。蕩者。言穆公刺厲王無道。使國政蕩蕩然。壞敗。今云板蕩。是合二詩之篇名。以名之也。以喻文帝業繼室場帝。荒淫暴虐。又遇于厲王者矣。故亦曰板蕩耳。海內分崩。論語曰。分崩離析。又毛詩譜箋曰。臣弒君。子弒父。謂之分崩。英雄鼎峙。晉陽初興。先皇以神武之姿。謂高祖也。高祖諱淵。周上柱國李虎之孫。唐公李昞之子也。襲封唐公。始為太原留守。後受隋命。諡武德。廟號高祖。昔高祖有神明武略之姿。故曰神武之姿。審機變之會。易繫辭曰。君子以通變之謂事。凡事有未決。反復思念。亦謂論之。參詳天道。草味之時也。會猶際也。斬蛟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帳鏡蛇者。是借漢高之事。以喻誅止也。按唐諱忠孝。高祖未皆有斬蛇之事。故喻以漢高之事。以為證之。君子經綸以解難也。一曰。宗室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變代。故為五緯。經、王者受命。恆以一百。雷。萬物蓋然大也。緯、亦也。言萬物皆亦大也。慎、當也。萬物伏北方。有當也。五緯合氣。謂參與未詳也。三光日月星。戴謂擁而不明。豺狼尚梗。文子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天必而授聖人。必除豺狼也。豺狼尚梗。豺狼能食麋鹿。言君子當除豺狼。以安百姓。羣雄相逐。更相吞噬。為民人害。故喻以為豺狼也。豺狼能食麋鹿。言君子當除豺狼。以安百姓。孔氏曰。二十成人。難加疑。猶未壯。故曰弱。至二十九。通名曰冠。冠、古玩切。言太宗十八歲興義兵。二十四定天下。故稱弱冠之年。○冠、去聲。惟慷慨之志。慷、抱也。慷慨、個儻也。心之所之謂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思、念也。靖、安也。言思念靖安天下莫大之事。雖以救濟下民。○難、奴案反。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前漢陳湯傳曰。高帝休風南陲。避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堅執銳。以為子孫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經緯、開創者也。纂承、守成者也。纂、繼也。纘、續也。纘承、守成者也。纂承守成。如此深遠。言五子之敬。曰。惟乎。矢石、矢與弩也。勇如此。○擐、胡慣反。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鶴翼之圍。前漢陳湯傳曰。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如魚鱗之次第也。鶴翼、高擇也。注曰。鶴翼、陳兵也。謂陳高擇也。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言敵雖強大。必能縶之。兵雖堅固。必能破之。擒縶也。碎、破也。剪長鯨而清四海。剪、翦也。翦滅兇猾。清澄四海。慢亂謂九夷八狄。七戎六蠻。羽之國。海、晦也。取冥遠冥昧之稱也。鯨、大魚也。六代論曰。掃除窗壁。連翦滅鯨鯢。又左傳。楚子曰。吉水明王伐不敬。取其餘燼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大魚。以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之人也。揚桴拊鼙。桴、擊鼓杖也。八紘。八維也。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八紘。淮南子曰。王孫公子。不能揚桴拊鼙。而將軍百萬。桴、音浮。拊、音撫。鼙、步迷反。乘慶天潢。魏正始石經論

帝範卷一

唐　太宗文皇帝撰

帝範卷一

帝者、天之一名、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帝者、遞也、言天運然無心、忘于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德施、故謂之帝、又曰蒞道者帝、又三皇五帝三王、或曰帝既天之一名、而以三皇居先、是優於帝而遍於天耶、曰三皇不能遍天、但優於帝矣、何以知優、以逆向天之名、以爲優劣耳、何則、以五帝有爲而同天、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違、故不得名帝、然天人但內同天而外踰跨遠、不得並其號用、振遠也、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違、故不得名帝、然天皇者、天也、美也、王者、大也、天地人以一貫三爲之帝範、以漢孔安國尚書序曰、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示人主以軌範也、其義同

君體第一

君、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所歸心、又荀緯曰、則流衍源遏則沸泉、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體者、法也、民者、影也、儀正則影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體者、法也、君之所治、體象規模節者、次第也、一者、數之始也、萬物得一以生、老子曰、

衆人抱一爲天下式、故君體爲第一也、○按荀子無民者影也民者水也二體、又君者源也作君者人之源也、

夫昔狄謂夫壻後故此、**人者國之先**、昏因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故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所以人者國之先也、先者前也、凡在前名謂之先、**國者君之本**、國者、城也、城者、居也、人民所聚居、欲爲君者、能以德和民、民人樂爲之用、乃可以保國、苟不以德和民、民人離散而不附、雖欲爲君、將孰與哉、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所以國者、君之本也、**人主**　主、御也、君也、領也、主宰也、**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東漢仲長統傳曰、德重如山嶽、山者、謂四鎭、山之重大者也、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雍州之霊山、嶽謂五嶽、泰華衡恒嵩也、詳見前序注、言人君之體、當如山嶽之鎭然、

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易曰、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言君日月正一自然之明、晝夜更迭、不息於至高至極之上、普偏照在下之萬物、自然貞一、無私向者、唯日月爲人君照臨萬方之象、故取法日月、

兆庶之所瞻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庶、衆也、兆人君百姓、瞻、仰、正也、作、興也、言萬物爭來、皆湊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者、歸往之明效、故太宗騐之、

覽大其志、足以兼包、志、心之所之也、人君之志、當宜博覽大、與天地與總包、括其區宇、容庶物、

平正其心、足以制斷、大學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言人君心不平正、則是非不明、心若平正、則是非明矣、以此制斷事物、物自得其宜矣、

非威德無以致遠、班固典引曰、威德之基、乃顯天順民、以征不義、故能令行禁止、天下畏服、無遠而不至、

非慈厚無以懷人、孔子曰、寬可以服衆、又書曰、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慈、惠、愛也、懷、安保也、謂王者慈愛黎民、若非慈愛厚於則威小惠、故云非慈厚無以懷民、

攬九族以仁、眞智慧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歐陽夏侯氏謂、九族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子適人者、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又唐孔氏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皆爲同姓、二說不同、故兼存之、太宗言此九族之親、長者安之、少者懷之、愛之勿可驕慢、慈惠則離而相親矣、自天子至于庶人、雖九族不可不撫愛、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終莫我顧、此喻平王失禮于親戚也、可不誡歟、

接大臣以禮、論語曰、君使臣以禮、中庸曰、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又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奉先思孝、尚書太甲曰、奉先思孝、以念祖德爲孝、先、祖先也、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進而不至也、

非孝厚無以慈下、

○奉、父勇切、

處位思恭、太甲篇曰、接下思恭、以不驕慢爲恭、下、臣下也、○處、上聲、

傾己勤勞以行德義、傾、猶盡也、己、我也、卽盧己之義、不以我爲尊、不以我爲貴、不以我爲才、不以我爲智、當以孜孜不倦於德義耳、勤、孜孜也、勞、事功目勞、德者得也、得之於道之謂德、義、事之宜也、裁制事物合宜之謂義、

此乃君之體也、言當能行此、是乃爲君之大體矣、

建親第二

左傳曰、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親、骨肉也、言有天下者、宜樹立藩鎭、骨肉分置之於內外、以相與維持、庶無孤弱單弱之患、夫水之無本、緣葉而末涸、木之無根、緣莖而葉焦、大厦將興、資衆材而後可成、千間之廈、大縄將舉、待衆力而後可揚、萬鈞之遠、人君欲爲國立萬世無疆之休者、豈可孤立任其智力者乎、左傳曰、爲蟲豸能能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況宜建親樹親之道、不特骨肉之親也、至如賢德忠純、明哲通才之君子、建而親之、孰曰不可、

夫六合曠道。六合謂天地四方之對。曠、遠也。道猶路也。言天地四方是曠遠至廣至大之道耳。大寶重任。天子大寶是至極至尊之位也。重、極也。曠道不可偏制。故與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獨居。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諸侯論曰。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輔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又六代論曰。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故與人共守之。所以垂拱而天下理矣。

治之不能久。故與人共治之。獨守之不能固。故與人共守之。所以垂拱而天下理矣。

豹自任而亡。沛公伐人而興也。太宗痛客慮亭自觀之至治。是以封建親戚。以爲藩衛。傳曰。封建親戚。以藩輔周室。安危同力。

勢之所致也。高祖封以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三十城。餘各有差。是地廣也。魏武創業。魏武曹操也。操本譙人。獻帝時。封武平侯。遷丞相。封魏公。進爵爲王。其子丕受漢禪。是爲文帝。創初也。暗於遠圖。魏武見知漢過不知。秦失漢身。豈知百年始失天下。孫不知秦二世而亡。故云暗於遠圖也。子弟無尺土之封。宗室無立錐之地。誰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誰時子弟宗室俱身之一位。不與其土。據虛名而已。外無維城以自固。內無磐石以爲基。右外無藩蔽之城以爲固。根內無大磐之石以爲基址。弊者大也。文莊下之石也。謂柱下既無磐石以爲基址。承載棟梁。則必易傷。堵附屋有磐石。猶有蔽親賢臣也。屋有磐石則固。君有賢臣則安。故荀子曰。國安于磐石。又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大半相侯。所謂磐石之宗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大石之不可轉動也。○按經旨通。遂乃大器保於他人。社稷亡於異姓。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大器。猶言君之權位。言權不自保其權位。大國得持制弱國。強臣奪有天下之一旬。疑有脫誤。昔周之興也。制列山河。分主宗族。昔周太師呂望爲尚父。封於齊。地有管、蔡、始以宣王母弟桓公友封於鄭。桓、助也。外有禦衛之扈。侯魯、衛、周公。侯齊、呂太公。皆本周公子伯禽封魯。齊、呂皆有功。故卜祚靈長。歷年數百。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故曰卜祚靈長也。此謂周之所以興者。爲才德親戚也。秦之季也。季、末也。秦滅于之策。秦紀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始皇下其議。李斯駁之。焚詩書。坑儒士。周公既誅管、蔡。封其弟康叔、聃孟于衛。公既薨。成王命康叔、聃孟以周公子伯禽封魯。魯、衛皆周公子伯禽封魯。周

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百官昭德。又能親睦九族。流布美善之道。在于前策可明之。○故上經。克諧燕父。重華垂譽於後。重華。帝舜名。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又。治也。言曰重華協于帝。帝曰文德。言其光又重華之德。合于帝意。帝亮。謂相堯明也。又曰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言帝舜有能和諧父母頑父嚚弟。能和諧以孝。使進之于善。日不至于姦慝也。此克諧烝又。帝舜垂美譽在于後。備可法之。無以奸破義。無以疎間親。左傳曰。遠間親。在間謂居其間。使疏離遠也。破義。謂破壞淫謂邪僻。○問。去聲。察之以德。則邦家俱泰。竹肉無糓。良爲美矣。凡事事物物。審察必合于道德。無愚邦家。豈得豐安。井近親之間。亦可保無疎慮。如此則實爲大善。

求賢第三

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故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是以知聖人之官。不徒設也。務賢人在野。小人在朝。欲以仁徧愛人。亦狹矣。惟急親賢而牧之。天下俱得其所也。用賢人則邦家泰。用小人則邦家否。其泰否之一言一言。已在易也。泰之象辭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泰之時。天地交。萬物通。天地之極治也。上下交。其志同。天下之極治也。極治之功。幽至於天地。明至於人物。無不泰而通焉。孰爲此者。聖人也。聖人何道臻此一言。以蔽之曰。進君子。退小人而已。消之長之在彼內之外之在此。又衡九曰。揆茅連拔。以其彙征吉。夫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臻。舉一茅。乃得十六茅。舉一禹。乃得九禹。所謂彙征吉者此也。至否之象辭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揲蓍求卦。謂之筮。求賢審官。謂之筮。筮之爲言決也。決於否之象者。匪人一用。何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蝮。天下無邦。則舉國家而爲寇。小人之嶋。何若是甚也。否泰亡于季末。上書之日。漢若存乎張禹。殷紂亡于季末。上書之日。漢若存乎張禹。殷紂之世。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無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無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無邦國之道也。蓍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處于外。小人常處于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六二六三。但承陰柔。小人乘剛之資。不中不正。並包蔽小而爲宗。相援相引。濟謀邪慮。何所不至也。如林甫、仙客、許史石顯、鄭朋、五鹿、極小人之情狀。以覆國危君。此小人之黨醜也。至否之象辭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

于朝歌。屠牛沽酒。居七年。紂行淫暴。人人
謂之狂夫。階復釣于渭水。文王見而師之。終能獻規景亳。
尹以鼓刀。卒興殷朝。此指伊尹也。成湯既沒。太甲嗣位。伊尹放諸桐三年。克終允德。伊
以昌謀。計殺四將。此指太公也。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尊太公師尚父。東伐以觀諸侯
宏枝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奮行天罰。一戎衣
而天下大定。皆太公之功也。牧野商郊名。齊成一匡之業。管晉仲父之謀。東戴齊桓公。管仲既
任政于齊。遂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
窮。賢能。齊人大說。所以齊桓公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皆管仲之謀也。臨菑爲仲父。漢以六合爲家。是都淮陰之策。韓信既滅項羽。封爲楚王。降封淮陰侯。漢之滅楚
以定天下。不出韓信堦上一論耳。故云都其策。故
舟航之絕海也。必假桅楫之功。劉子曰。故信行之於人。譬猶舟楫之於水。欲
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信。
猶無楫而行舟也。故舟航必
待楫而濟。桅公喜位。管仲陳謀。立有間。有一鴻雁過桓公欲
射。管仲曰。仲父今被褐有時而耕。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惟
有羽翼之故。是能節其宜於天下乎。
鴻鵠之凌雲也。必因羽翮之用。魯仲連形高桓公。立位。管仲陳謀。桓公欲
封魯連也。魯連曰。千金之裝。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木
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古帝王欲用建邦國。期廣大。
帝王之爲國也。必藉匡輔之資。四子講德論曰。千金之裝。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木
輔翼無疆者。亦必須藉記賢才。輔翼資助。不然。奇居孤
處。雖欲有爲。亦無如之何也。故當藉託匡輔之資矣。故求之斯勞。任之斯逸。湯王得賢臣如雲。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斯卽勞也。一用孔明。人臣亦然。卽此義也。劉先主三顧茅廬而遇孔明。
周王獨申斯卽逸也。照車十二。史記。秦逆王與齊威王期於鄄。王先至。
而王不來。王因發使車十二乘。奉黃金千鎰。置於王前。王使人謂齊王曰。無道之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
璧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
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渡。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
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之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載。梁惠王慙。不懌而
去。
貴金照千。語林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士。是如多士之隆。一賢之重。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呂氏春秋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以此
此喻賢士之居世。賢之立身。猶寄顏與聚本。此乃求賢之貴也。韓詩外傳曰。舉人求賢。若自己所
出。簡簡惟賢。有國者既不以賢爲貴。故以求賢爲貴也。

帝官第四

倚書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官人。
能安民。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讙兜。共工。放齊。驩兜。共工。皐陶遠此數身舉人之過。且勞禹。在於知人。齊愈揖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安定之
也。禹登而答曰。吁。人君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病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
敷。衆民皆歸之矣。此不易之理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擯於驩兜之徒而放
於被巧言令色爲蔽使之人。故古之明王用人必先六德以察之。然後任之。任人之際。國之安危。民之休戚繫焉。故不可不審也。審
者謂核其實也。若核而得實。當使守前職。使分明。官無曠職。職無虛位。勑成而郤訖矣。惟人君不可不慎審其官也。左傳曰。舉不失
職。官不易方。
審官之義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國都。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
佐王均邦國。設官分職。謂設三公六卿。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既各有所職。而百事舉矣。所以得備
致。以齊庶物。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任。用也。制。裁也。直者以爲轅。轅。轅也。方者。楚梁之間。轅謂
之轅。揉曲者以爲輪。輪。車
輪也。運

648

旋也。言宛曲之木可以爲輪也。長者以爲棟梁。晉灼曰。棟者曰梁。長者木之大材也。故用之乎棟梁。短者以爲枅栭。晉灼曰。枅。柱上方木也。栭。柱上斗也。短者可以爲小材也。故用之乎枅栭。鄧展曰。枅。柱也。栭。斗也。○按爾雅。枅、大者謂之楹。注所引多衍文。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管子曰。王之制木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棺槨。短者以爲休循。無小大修短。皆得其所宜。此之謂也。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言明哲之君。擢用人材亦如巧匠制木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衆有智愚。如五有小殷。不可因其殷而棄其美。見其過而忘其功。劉子所謂見短小大所有施用之不可求其備也。言人有智使智使。有力使力使。是也。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良匠能盡其木之性而用。是無棄材也。明主能盡其人之行而用。是無棄士也。斯二者能長匠明主及之。不以一惡忘其善。不以一愚忘其義。左傳曰。善不可棄。惡不可長。凡人未有下偶人於惡者。但惡有小大。及與善改也。善於流事於物。長而不棄。斯惡之大者也。本離乎惡。焉不知惡以爲惡。未入於善。則不知善以爲善。是則知善惡交。此可引而歸之善善也。論因而有一惡。亦猶終耳。遂可以今日之一惡。忘其前日之衆善哉。此爲忘惡善也。比施其惡。以揚其善。而誘人入於善。前懼不背時之況。欲其悉而匡非善乎。是則爲棄之於有微過。如玉有小瑕。不可因其瑕而棄其美。見其過而忘其功。劉子所謂見短小大所有施用之不可求其備也。言人有朱楠一子。盛固箭楫而棄之。孤舉而嬌之。無乃下可乎。割政分機。違其所有。蓋謂設官分職。當各隨其材之長。底稽及深俱一尺。深尺一寸。寘鼎受三斗。口徑經脩俱一尺。深尺三寸。是如牛飯足上。以牛角飾之。羊鼎受五斗。大夫以銅爲之。無飾。口徑短經脩俱一尺。深尺一寸。寘鼎受三斗。口徑經脩俱八寸。深九寸。士以錢爲之。無飾。口徑食少許則蒸而不可熟。又莊子曰。兩牛之鼎。沸鼠不得偕一是焉。又呂氏春秋曰。白圭與魏王曰。市巨之鼎以盛雞。多加之則溢。加不可食。少加之則焦而不可熟也。○函。容也。加。汁也。此言大不可小用。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獸。言非其職也。乳狗之能。虎雖有鬬心。鬬之死矣。狸搏狡。大能虎。何異設言小不可大用。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劉子曰。一鈞之器。不可容於江漢。天河詩云。維天有漢。又水名。可貢獻也。釋名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之大者。皆曰江。漢。江其也。小水流入其中。所貢有中江北江三江九江。今人謂川水爲江。是其義也。可容斗二升。謂曰斗。晉之人。何足算也。案。不子也。玄黍也。言黍不可輕用也。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此承上文。言大小輕重。當隨其器而用之。不可強其所不能也。今人智有知長。能有巨細。元倉子曰。政術之大者。皆曰江漢。天河詩云。維天有漢。又水名。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適能無負士矣。言要在於得士。或纏綿簿領。或統紀一面。爲多。有輕言之而是。雖在僕隸芻蕘。猶不可棄也。毛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又六韜有曰。謀及負薪。功乃可建。慎勿忽芻蕘之言。亦不可違。僕隸芻蕘。介道。亦不可違

豈在言之均。攝職不足。信。其理可用。不責其文。果欲正理。豈在文之華。智苟不足。雖言何益。故王者折檻懷疏。標之以作戒。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偉。年四十。適逢成帝好微行。出入市里。雲以勇力聞。常從數騎。與定陵富人張禁等六七人。俱遊蕩。雲折其肩。禁等皆走。雲追擊。殺之。吏捕雲。雲亡。後變姓名。為槀長。易白宜帝時。治梁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辭與充宗抗。音動左右。既論。連拄五鹿君。故高陵侯。五鹿君。故博士。杜陵令。又為陳災之說。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蘇是為博士。遷

說人之詞已能用智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國而重。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二字傳之誤耳。以疎間親。宋有伊戾之禍。左傳。初宋西司徒生女子。赤而毛。衛侯惡而讓之。宋華人皆伊戾。爲太子痤。無禮於太子。痤亦

國不提也。以秦皇漢武於無事之時而欲窮兵黷武。疲民敝衆。勤撓天下。是不儉欲。不靜志也。人勞則怨。怨起則亂。亂興則禍及其身。故曰。儉以修身。則半奢侈之心。奢侈之心既生。則非用不節。非財不竭。必重斂於民。故人勞下亂而怨起。政虐也。

珍禽猛獸。漢雅曰。鷙鳥也。取其能服執衆鳥。鷙鳥者。猛獸。鷙之屬。猛獸者。彼虎熊羆之屬。○人主好奇技淫巧。泰誓曰。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非雅樂也。

玩好。王肅序曰。淫樂無度。孟子曰。一遊一豫。一樂也。

遊宴無度。禮諸侯度。故盤遊有節。不可無度也。

田獵不時。禮上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時。曰暴天物。又曰。無事而殺。不殺胎。不殺夭。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殺夭。不麛不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按拾遺記、無一名沒折四字注說。朱火含熾、逢雖浚雪之焰、蔡邕釋誨曰、憧煌炎火之微耀者、言當憧煌細以救滅也。預注左傳曰、吳楚之間、謂火滅餘燼曰熾。香字廣韻、炎音焰。書傳、言桂芬薰小給損爨、芳火餘燼、必滯光焰、熾、謂也、滯、文選、退思補過篇、皆不得伸之意也。以是知輸出於忠、不節則志極、慈生於心、不遏則身喪。晉志之用舍賞罰、猶桂之薰爨、心之生慈殺火、若不防微杜漸、遏、止也、孟子曰、非惻隱之心、非人也、杜、塞也、漸、浸也、言惡之初生、如火之始然、當防塞之、使不浸長也。故梁、夏王號、孟子曰、桀、殘人多殺曰桀。紂、殘義損善曰紂。肆情而禍結。肆、縱也、禍結、猶連結也。楚、周宣王號、孟子曰、楚、荊蠻氏稱也。朝涉之厲、詩賢人之心、被酒感施、祀內爲林、盈趨垤之利、行長夜之飲、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殘賊暴虐、得武興矣、故曰禍結也。堯、周帝號、孟子曰、堯、仁聖盛明曰堯。約己而福延。謂慈儉恭己、無爲儉約是榮財所以亡、謂不能節過除慈也、堯舜所以興、謂其躬行儉約也。一戒一法、可不務爲儉約乎。

賞罰第九

賞功曰賞、懲罪曰罰、周禮曰、刑賞以馭其威、賞慶國之大柄也、左傳曰、爵賞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德及淫人、刑濫則懲及善人、又禮器曰、賞及無功、無以勸善、罰及無罪、無以懲惡、惟賞與罰、不可不當、賞一人而天下慢者賞之、罰一人而天下懼者罰之、賞罰又當必信也、有功者雖疎必賞、有罪者雖親必罰、孔子曰、治國御民、不證其親、此之謂也、能知此則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矣、惟天下之至公、其施王莽之○按注末句疑有錯誤

帝範卷四

務農第十

專力於事曰務、開土殖穀曰農、天生烝人、爲天下主、以務農立國、以足食爲政、凡一堯便於農者、必盡力行之也、詩頌、載芟詩、而如周人承農之實矣、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又曰、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甸侯男、侯彼侯氏、侯以下皆指其官者、以見田畯之官、相忘互觀而不爲恥也、夫婦同沐雨、兄弟平農、治體莫先、其難乎農、凡之官區、從事於播植之間、交學於閭里之所、則當時爲農者、安得不相勸勉、說然爲人之意不止此也、天子所命者農、命官所先者農、朝廷所加恩者農、官府所分理者農、下至州鄉閭巷、婦人女子、饁彼小夫、歌詠謳頌、未無一不在農、農之爲業、自慢世民不知居、農弗商、世之農、勸相之方、說爲末務、去而爲游手、棄而爲末作、敝而爲山澤之盜賊、機復古賞、多方勸率、免其租以優之、設其科以貴之、民未知種麥、則勸之種麥、民未知蓄苗、則教之蓄苗、春事既作、時雖浮惰、必督之耕耨、時既登成、雖不貪利、必督之收斂、勸課農桑、令行禁止、其法可不務乎、農設不務、則衍惰滋生、饑寒並至、故曰、陶無墮土、則食無遊民、垂於土驥民遊、天下何所倚賴、周設命逢大夫以正歲簡稽、修農政、命里宰以說時令、稱于編、以治稼穡、遂其耕耨、行其秩序、命遂師遂其疆畔、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太宗之務農、實得其本矣。

夫食爲人天。左傳曰、民以食爲天、農爲政本。農爲國政之本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志廉恥。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即此之謂也。故第

所當也、第當、故不以爲絕。○按以上注申引文子語、皆令文子所無。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賞罰之樞也。樞、門戶之樞以證之也、偏謂偏於己、黨謂黨於人、蕩蕩、廣大貌、言賞罰得中、不因喜怒、故無偏黨之私、則王道蕩蕩然如天地之廣大無極也、故云此爲賞罰之樞也、按孫卿子、極、中也、極不失其平也。

耕東郊。證訓教曰。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古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紘綖。天子諸侯非親耕也。王后夫人非親蠶也。身教重誡。誠在勸勤。則此祭之道也。注南郊曰。郊之言交也。交之言潔也。潔之謂敬。敬盡於郊。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注東郊曰。東郊。春耕之處。上交而言。人皆能遵禮流於下民。其下民之來如披雲雨。而以向春陽。趍之者其可稱歟。郊恩祁祁。能使人親之也。**威可懷也**。威謂可畏。以懷惠。則中華惜軏。惜伏也。懷也。軏車轅端曲木也。謂以威制強惡。即如牛馬服伏於軏也。○悟之。涉。如履刃而戴雷霆。荀爽曰。履之如踐薄冰。承上文言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孔氏疏曰。發號恐悔。業業懼危也。其危恐如有。履之踐於天。如有雷之發於上。言其恐怖之至甚也。以履刃戴雷。況威刑。能使人畏之也。**必須威惠並馳**。此承前威惠不可偏用。故云必須並馳。偏於威則猛。偏於惠則慢。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又前漢刑法志。刑罰威狱。以起天之災。隨發雷也。溫暖惠和。以發天之生。雨也。周書謚法。慈惠愛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順德聞四曰惠。施而不德曰惠。柔質慈民曰惠。愛人好與曰惠。此之謂也。猛惡也。秦人貪狼。忍戾。負力。寡義。先利後禮。棄恩用刑。以虎狼之政。天下苦之。故曰猛惡。**則殊俗歸風**。毛詩序曰。家殊俗。文異語曰。殊方異俗。皆風氣之所生也。此謂也。**若撫霜面照春日**。晉荀勗省表議曰。願之如陽春。此承上文而言。人皆能遵禮流於下民。其下民之來如披雲雨。而以向春陽。趍之者其可稱歟。霜面。謂面如霜

夫兵甲者國之凶器也。通元曰經云兵者國器也。軍者人之所凶也。故謀遠德。舒用因器。治人之凶。通之至也。周校民以因之器。納民於軍之意。故隱因器。土地雖廣。好戰則人彫。邦國雖安。忘戰則人殆。莫害主文經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好樂也。彫殘也。殆危也。

彫非保全之術。殆非擬寇之方。其猶義大同。昔鄧艾縛武人民。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善用兵者。守國之備。不可常用也。其兵者。守國之備。三年而治兵。辨等列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軍事也。三年而治兵。辨等列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軍事也。故不可全除也。故左傳曰。不講不習。不是御也。故隱隙講武。習威儀也。左傳曰。三軍之人。兵入而振旅。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尊卑。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是以句踐軾蛙。卒成霸業。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電。軾而過之。高而為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吾欲興師伐吳。子何為乎。蛙復鳴。句踐又軾之。其士卒有聞於王曰。君何為軾蛙。王曰。蛙有勇氣。故軾之。況於人乎。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憤心。樂死。人致其命。軾尸子作式。劉子作揖。義相近也。式軍之禮。未有聞焉。是以句踐。無知之物。見敬而有終。況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憤心。樂死。

博覽百家。謂諸子百家之書。精研六藝。研。玉也。研窮也。六藝。詩禮樂射御書數。蹈規而知天下。無為而鑒古今。蹈。履也。規。圓器。所以畫圓。無為而治天下者。安矣。此用文之致也。

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唯學乎。封禪文云。傳萬世。德洽流。揚猶波。垂英聲。騰茂實。簡聖所以永保。沈名。而垂實。猶首者也。猶與猶同。揚也。德。得也。言能施德英英之聲名。騰得茂實之德。光照無窮者。

惟學者人之道耳。此文術也。此乃是文德儲術之道也。斯二者。遞為國用。斯二者。文武之事也。遞。更也。貌言更相為國家之用。

長氣遍地也。○巨浪滔天。與亡決乎一陣。滔。漫也。滔天猶言漫天也。巨。極也。言天下暴虐大極。巨大也。當此之際。則貴干戈。書曰。敷乃干。殷乃戈。又曰。稽爾干。爾戈。比爾干。干后也。方言云。吳越之間。凡言干者。皆通語也。自隴而東。或謂之戟。或謂之干。關西

當此之際。則輕甲冑。在身曰甲。在頭曰冑。而重詩書。詩謂雅頌之詩。非尊崇綸綺之詩也。謂上古墨實所述之書。非句抹繡寫之書也。是知文武二途。捨一不可。非文不治。非武不定。故定之以武。守之以文。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故謂一不可。興時優劣。各有其宜。時隆國尚武。時平馬尚文。文武之作。各要合其時事之宜。武士儒人。皆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敦教訓人。莫善於學。誓。大也。敦。責政教。訓。導也。

文術可興隆道德。所以啟哲可光顯身名。劉子曰。本有不因學以顯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言不藉于學哲。何以得光顯其身耳。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識智之源。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即此義也。源。本也。

地有竹。形端直。堪作矢。然無銳鋒。銅鐵加焉。是成用。管是著羽。而箭子筆子曰。摧如箭之駛。管父劉子曰。故吳越貿易。非管羽而不美。即此謂也。○智言答。○按管無答言。性慧辨慧。非積學不成。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質也。天之理也。慧。繼也。辨。明也。慧。辨也。言人雖稟悟明辨。慧辨之質性。無學猶不能大成。

劉子曰。人性猶質。非學而不成其益一耳。還呼元切。旋也。是以建明堂。建。立也。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令。崇有德。尊有道也。宣祥雍。雍。和也。以明和為名。化通天下之人。使之成善。文辟者。圓壁也。雍之以水。圓而象天。於陽德之施行。取流無極。使學者進德而不已。亦所以明和政教之至也。又五經通義曰。天之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敬尊天下之人。使貴士。天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崇文第十二

崇。尊也。重也。左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文天以文而化。地以文而生。人以文而治。天下以文而安。反是則不得其正矣。孟文者乃三才事物中和之氣也。以孝悌忠信。仁義禮智廣大之天理存焉。非綴章摛句。華浮靡麗之文。是謂崇文之義也。

夫功成製樂。

春秋管文公敗楚子城濮。得曰。振旅愷以入于晉。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注云。大獻。捷于祖廟。凱樂。以軍之樂。故獻子祖也。○樂音岳。

治定制禮。

天下尊卑未發乎制禮。天下既平。未遑興作。故曰。治定制禮。禮者可履天下也。漢高祖得天下。命叔孫通定朝儀之禮。禮成。自諸王侯以下莫不震恐肅敬。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又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禮樂之興。以儉為本。

儉。約也。司馬相如傳注。有道術曰儉。孔子曰。女奚不言子儉。其為人也。又通天地人三才曰。夫禮與樂。固從儉子儉可與禮樂矣。何謂君子儉。真儉是已。左傳曰。用其儉德。無啟於侈。侈。加也。宏廣風化。導引習俗。無加於天下。豈唯興禮樂哉。

宏風導俗。莫尚於文。

尚。加也。宏。廣也。導。引也。假。借也。文術。學也。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因文而隆道。假學以光身。

因。由也。假。借也。由以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綱者。網之總也。言上有十二事者。是為帝王大略之綱領。

安危興廢。成在茲焉。

興。起。廢。壞。茲。此。

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此兩言說命之辭也。說幹楨築。是謂知行並之人也。

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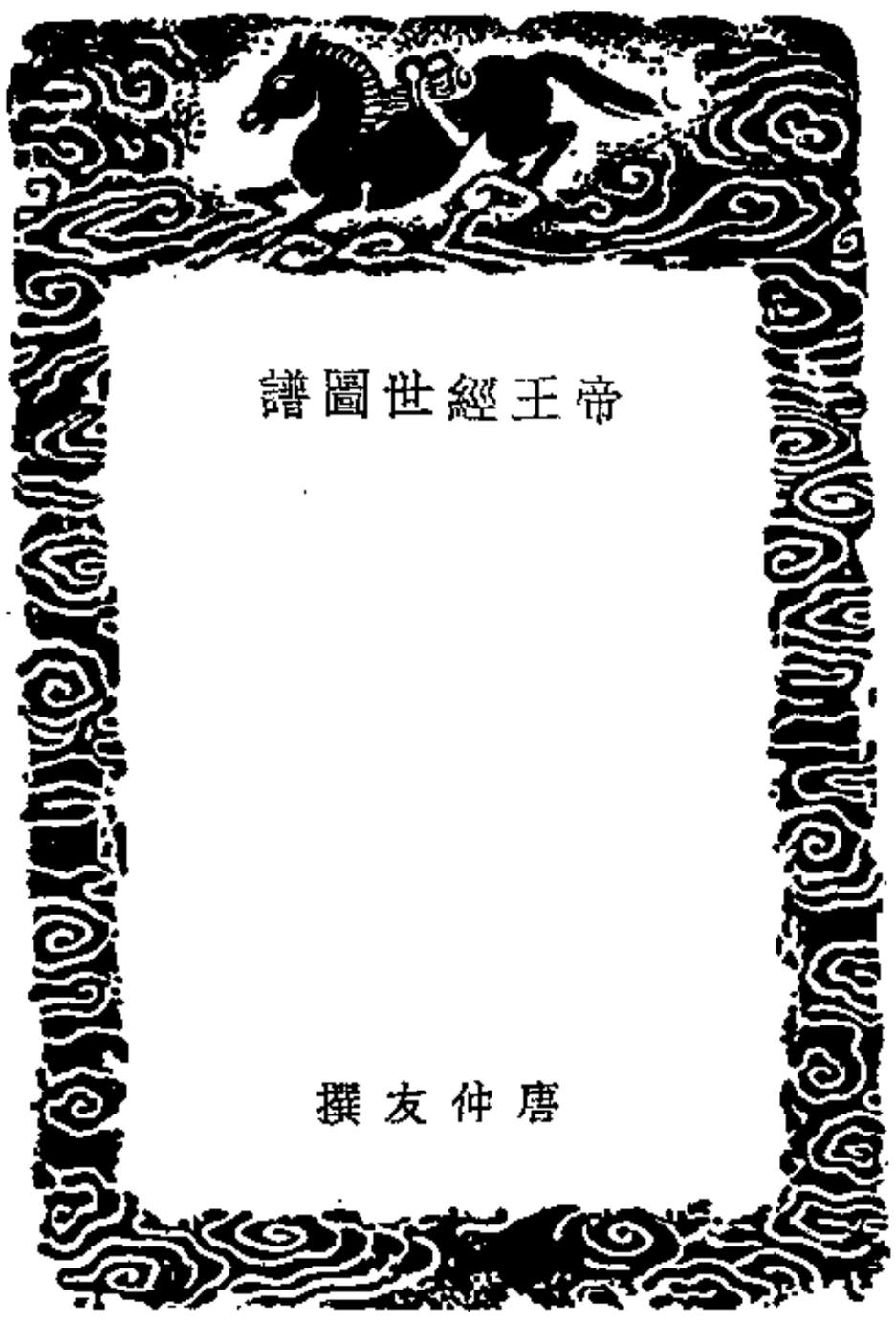
言聖明哲智之主。不獨見善途之宜。不

獨明於惡路。言愚虐惡暗之君。

良由大道遠而難遵。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衆人病不求耳。子曰。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東萊先生曰。道在夷而人好遠。師以此思之。何遠之有。邪徑近而易踐。老子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邪者小路也。故云易踐。履之有過。衍行也。小人脩徑其易。不得力行其難。故蹶敗及之。東萊先生曰。始過其易。即以易爲常。以易爲常。蹶之門也。君子勞處其難。不能力居其易。故福盈流之。難爲常。以難爲常。福之階也。故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人所作。又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豈非人自召乎。欲悔非于既往。孔子曰。既往不咎。又國策有曰。見兔而呼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以往非遡之事。雖悔何及。是不可悔也。惟愼禍于將來。易之神動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此澈人防漸。當擇哲主爲師。非以吾爲前鑑。蹈忠。先主語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可效也。是以太宗得此義。故以自貶抑而論太子。汝當可選上古非哲之主。爲師範。勿用我之所行。以爲隄防。○非言無禁止之辭。取法乎上。僅得爲中。取法乎中。故爲其下。孔子曰。取法乎上。僅得爲中。申後儒取乎顏孟。而遠之則爲其下矣。既爲其下。何足法乎。爲衛者當此法。孔子頌子孟子。爲君者當取法乎堯舜文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非有高上大德之君。不足以當此法。吾在位以來。所制多矣。吾我自登位以來。從前至今。制作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于前。此非防欲也。自貶其奢也。防戒也。雕楹刻桷。春秋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左傳曰。書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德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子納之。以昭儉德。又何以訓。納受也。字林曰。齊魯謂桷爲椽。高臺深池。每興其役。役謂工役。役使民也。此非儉志也。自貶其志也。修也。夫馬廢閑。無遠必致。此非節用愛財。納諫諍大惡。焉乃不可乎。楹。柱也。桷。椽也。字林曰。齊魯謂桷爲椽。之法。設使面致之耳。但我濟育養生。其益多也。育生謂萬物皆得然之生。又使衆小民也。濟。救也。育。養也。益。利也。言我除殆之災。興救濟育愛利益人民蓄衆。孳爲是而後法焉。孳。益也。言以此等之事。以爲後定寧宇。其功大。言我平治定安天下。爲民除害。其功勢甚大。益多損少。人不怨。怨。咎也。功大過微。德未虧。虧。損也。然猶之盛美之躍。於焉多魄。盛善之道。顯此懷慚。卷論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言我雖平定寰宇。治育蒼生。有功于天下。亦有咎隙。思玩行幸。盤遊之好。不能盡善。善之非。甚慚愧于心也。況汝無躍垤之功。此謂五宗。言何況汝羞。無躍垤之功勳也。直緣基而履處。裡因父祖基業。而登履處位。直理之。著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如能崇尚善道。以光顯其德。德無虧缺。業得基業。庶幾身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如放肆情欲。以增殖淫。必是非業。傾危身位。亦喪。日成遲敗速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尚書伊尹申誥于太甲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興治同道因不興。與亂同事。因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詩云。假哉天命。有商孫之。言當明君之任。自天位艱哉一句。其激切之至也。于此太宗深得此理。惟憂他懼。故發成蹇蹇速。失易得難之斯誠也。爲人君者。念茲臨深履薄。不可起也。致理起也。


帝王經世圖譜

唐仲友撰

帝王經世圖譜序

自程朱倡爲性命之學。學者以其所託尊。而爲說易數也。於是空疏無據者流。望風而趍。燦附程朱門牆。猶語錄中一二詁。遂自謂窺其堂奧。翛翛然號於衆曰。吾道學。吾道學。見其留心經世之務者。則反訾之爲瑣淺。甚且以爲玩物喪志。而力排之。烏虖。學不關帝王之大經大法。而徒曰明其心見其性。吾不知六經何爲作也。六經者。帝王治世之書。其大禮樂兵農。其細名物度數。其精陰陽消長。其迹理亂得失。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逮于孔子孟子呂黎韓子。所謂上而爲君。其事行。下而爲臣。其說長者。比物此志也。豈有空談性命。於世無補之學哉。夫使無補于世。而空談性命。豈惟得罪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已。亦大背程朱本意矣。吾郡唐先生與政與朱子同時。其爲學獨與朱子異趣。留心經世之務。竊取古帝王大經大法。著在六經者。圖而譜之。粗爲是書。以爲後世帝王圭臬。可謂君子務其大者遠者。異乎摭拾性命空談。迂疏無用之學矣。書之宏綱鉅旨。已備四庫全書提要中。而先生出處本末。則周氏必大原序言之尤詳。茲不贅云。同治十二年癸酉夏五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退補齋。

帝王經世圖譜原序

漢司馬談父子。貫穿經傳。馳騁古今。謂當時六藝以千萬數。故有儲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言。唐韓愈獵語錄中一二詁。遂自謂窺其堂奧。翛翛然號於衆曰。吾道學。吾道學。見其留心經世之務者。則反訾之爲瑣淺。甚且以爲玩物喪志。而力排之。烏虖。學不關帝王之大經大法。而徒曰明其心見其性。吾不知六經何爲作也。雖然。分門類事者。固多。其能搜旁遠紹。合異爲同。則鮮矣。金華唐仲友。字與政。于書無不觀。于理無不究。凡天文地志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采傳註類聚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于郊廟學校。溝洫井野。尤致詳焉。爲各爲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弆。積百二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別本相與校讎。釐爲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處陵。將鏤版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鎧助成之。屬予題辭。予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途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儲胥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涖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於此。學者能因之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他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與致名臣子。少登兩科。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出知信、台二州。擢江西提點刑獄。孝宗深奇其才。不幸。得年僅五十

三凡所蘊蓄百未究一予每與士大夫共惜之因序其書併告來者嘉泰元年七月庚戌前進士周必大

御製題帝王經世圖譜

帝王經世之道具在六經法戒所垂取則不遠簡篇錯雜覽觀非一時可竟唐仲友乃撮舉諸經要旨列爲圖譜旁採傳註附以總說分門別類條理秩然讀之而其辭易通玩之而其義易見尤爲政治準繩若夫擇之精語之詳提要鉤深用意不紛而見功甚鉅宜周必大題詞比諸水之流東海車之指南也夫左圖右史蓄資觀省之道是書合而爲一包括靡遺永樂大典中搜羅甚富著此編之有資君道蓋不越指數也尚宜佑諸座右鑑以朝夕庶副寶其廣蒐博記已哉序識大端用述作詩之意

后皇建極亮天工法在六經幾部中守此治兮達此亂謨惟始亦要惟終講圖創見唐仲友發語詳言周子充詎止存羊愛其禮須知示鴈折乎衷四千年（自堯至今四千一百餘年）理世津梁心以慕作君軌範地當興行間總是珍希有座側恆應位一通寫曰發言賢博考殺行益用勗吾躬

帝王經世圖譜卷一

圖書卦章經緯表裏圖　二葉
大衍撰著之圖　九葉
大易圖圖往來之圖　四葉
圖書卦章經緯表裏圖　七葉
河圖　五葉（戊巳相錯十）
本數　三葉
一　六葉
一　八葉

宋　唐仲友撰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縱橫四隅數之。於十五以二升合五數爲參伍。變錯不變而參之者數不同。

洪範　初一　次二　次三　次四　次五
次六　次七　次八　次九

太一　戴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　常居中央。

非法。八家皆私百畝。公田居中三三爲九以一授八

陳法。四頭八尾中爲握奇。

月令。春八（震木）夏七（離火）秋九（兌金）冬六（坎水）中央五（土）

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　天三　天五　地二　地四　地六

四象。八木。少陰。七火。少陽。九金。老陽。六水。老陰。

四時。中央各三十五。取五方正位之數。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一

洛書

本數

大衍

新圖

洪範。五行。五事。八政。八。庶徵。五紀。五。三德。三。稽疑。七。皇極。一。

大衍。數五十。用四十九。分二揲。一揲四。時閏。再扐。掛。

大衍		新圖	
一坎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坎	一六爲水
二坤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離	二七爲火
三震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震	三八爲木
四巽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兌	四九爲金
五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坤	五十爲土
六乾	一與六共宗	乾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七兌		巽	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八艮		艮	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九離	四與九同道	坎	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十坎	五與五相守成十	乾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玄數取洛書

河圖顯其十爲五十

洛書隱其五亦爲五十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一　天三　天五　地二　地四　地六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一地六　天三地四　天五　地二天七　地四天九　天三地八　天五地十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水　木　火　金　土　數　五行各有生數　水一　火二　木三　金四　土五　成數　水六　火七　木八　金九　土十　生數所以爲生之序　成數所以爲成之序

五十有五　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　天五地六　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　一三五七九　二四六八十　合二十五　合三十

陽奇陰偶　陽奇九　陰偶六

參天兩地也

玄數取洛書

河圖顯其十爲五十

洛書隱其五亦爲五十

洪範、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徵其數、爲四十有九以下策言之爲五十
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箕子之所傳、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凡九疇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劉歆以爲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經緯表裏之言、則然、謂羲獨則河圖、禹獨法洛書、則偏矣、偏取圖書以分卦範、則所謂經緯表裏者、散獨未盡知也、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非不經見、然圖、書、皆出作易之前、是說未可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參見洛書、故也、

右朱文公易本義、易學啓蒙所載、古今諸家之說、皆以證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河圖授羲、洛書錫禹之分也、劉牧之說、考之經傳、既無左驗、託言出于希夷、刪康節之學、非出于希夷乎、何爲而不同耶、今說齋此書獨主劉說、豈考亭之書、是時方成、而說齋偶未之見耶、抑以好惡不同、而偏有所主耶、其自爲說、則又謂圖顯其十、書隱其五、既曰圖顯其十、則十之爲圖、固矣、今其成書、不敢輕改、姑附考亭之說如右、讀者苟能參而考之、易而觀之、則亦可得而通矣、

大衍揲蓍之圖

四	分二、一營、	儀			老陽
營	掛一、二營、	才	四		少陰
成	揲四、三營、	時	象		少陽
易	歸奇、四營、	閏			老陰

陰陽、老少、陽數奇、奇爲少、爲君、陰數偶、偶爲多、爲民、凡物數、得四爲奇、爲少、數得八、爲偶、爲多、在蓍爲策數、仍者爲掛數、第一揲歸奇四爲五、八爲九、第二第三揲、准此、不四則八、

乾爲老陽三　四之爲十二　三畫　爲奇　三并四之皆二十　震坎艮爲少陽五畫　爲奇

坤爲老陰三六畫　倍之則成六爻之數　四之爲二十四　三并四之皆十六　巽離兌爲少陰四畫　爲偶

坎三　艮三

離三　兌三

陽并多陰一君二民　陰并多陽二君一民

蓍四十九掛一揲四十八

數、五十、何圖減十、洛書
四五前圖補卖、

用、四十有九、虛一者、品之
元祐之稱、

分而為二、以象兩、用蓍四十九分之左
右手以象兩儀之分、

掛一、以象三、既分左右手、于右手取一、
掛左手小指間、三者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既掛一、以四分
揲左右手之蓍、

歸奇于扐、以象閏、奇所掛之一、扐所揲左右手
之餘既得餘數以所掛歸之、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掛既歸扐後二揲恒扐三揲
半一夾歲、再介蓍兩後揲、

古法云、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三扐一掛、六扐再掛、閏法、閏者、歲月日之餘
家謂之斗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二十八宿、惟斗占餘分、故歷
日之一、五歲再閏、不及一日四分日之三、取象事天載、作歷推閏分、

案、一歲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則五歲總餘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一、不及一日四分日之三、
原本作五十五日半、並一日半、俱誤、姑就其文義改之、然與今欽天監所用之法、仍屬有差、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爻皆三十六、共
得二百一十有六、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爻皆二十四、共
得百四十有四、

三揲皆少（亦曰純奇）扐數十二得存數三十六得九故九為老陽

三揲兩少一多（亦曰兩奇一偶）扐數十六得存數三十二得八故八為少陰

三揲兩多一少（亦曰兩偶一奇）扐數二十得存數二十八得七故七為少陽

三揲皆多（亦曰純偶）扐數二十四得存數二十四得六故六為老陰

合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揲日不足實虛五日四分日之一、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六十四卦六爻爻三百八十四陰陽精半、

乾策之策、陽爻一百九十二、共得六千九百十二、易有四象而爻用九六、爻、皆自乾坤
坤策之策、陰爻一百九十二、共得四千六百八、而生、乾坤之策、陰陽爻一百九十二、共得六千九百十二、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一揲得一變三變而成爻、一
爻凡三變、十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四象生八卦、九六乾坤七八六子、八卦成列、象在
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小成六爻立、而易象備、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謂八八六十
四而易悉備、

易統甲

乾天也故稱乎父	☰	震☳	坎☵	艮☶
坤地也故稱乎母	☷	巽☴	離☲	兌☱

乾坤更相索而成六子故爻皆用六

乾	甲父	一
坤	乙母	二
艮	丙少男	三
兌	丁少女	四
坎	戊中男	五
離	己中女	六
震	庚長男	七
巽	辛長女	八
乾	壬父	九
坤	癸母	十

乾坤包承六子以長中少次居其數

乾甲壬

震庚

坎戊

艮丙

坤

六爻俱變　坤之坤　六爻俱變　坤之乾

坤　乙未　乙酉　乙亥　乙丑　乙卯　乙巳

坤　丙申　丙午　丙辰　丙寅　丙子　丙戌

坤　丁酉　丁未　丁巳　丁卯　丁丑　丁亥

坤　己亥　己丑　己卯　己巳　己未　己酉

坤　庚子　庚戌　庚申　庚午　庚辰　庚寅

坤　辛丑　辛卯　辛巳　辛未　辛酉　辛亥

坤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

坤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六爻俱變　坤之艮

坤　乙酉　乙亥　乙丑　乙卯　乙巳　乙未

坤　丙午　丙辰　丙寅　丙子　丙戌　丙申

坤　丁未　丁巳　丁卯　丁丑　丁亥　丁酉

坤　己丑　己卯　己巳　己未　己酉　己亥

坤　庚戌　庚申　庚午　庚辰　庚寅　庚子

坤　辛亥　辛酉　辛未　辛巳　辛卯　辛丑

坤　癸巳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　癸卯

坤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六爻俱變　坤之坎

坤　乙巳　乙未　乙酉　乙亥　乙丑　乙卯

坤　丙辰　丙寅　丙子　丙戌　丙申　丙午

坤　丁卯　丁丑　丁亥　丁酉　丁未　丁巳

坤　己未　己酉　己亥　己丑　己卯　己巳

坤　庚辰　庚寅　庚子　庚戌　庚申　庚午

坤　辛巳　辛卯　辛丑　辛亥　辛酉　辛未

坤　癸酉　癸亥　癸丑　癸卯　癸巳　癸未

坤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六爻俱變　坤之離

坤　乙卯　乙巳　乙未　乙酉　乙亥　乙丑

坤　丙寅　丙子　丙戌　丙申　丙午　丙辰

坤　丁丑　丁亥　丁酉　丁未　丁巳　丁卯

坤　己酉　己亥　己丑　己卯　己巳　己未

坤　庚寅　庚子　庚戌　庚申　庚午　庚辰

坤　辛卯　辛丑　辛亥　辛酉　辛未　辛巳

坤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　癸卯　癸巳

坤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六爻俱變　坤之震

坤　乙丑　乙卯　乙巳　乙未　乙酉　乙亥

坤　丙子　丙戌　丙申　丙午　丙辰　丙寅

坤　丁亥　丁酉　丁未　丁巳　丁卯　丁丑

坤　己巳　己未　己酉　己亥　己丑　己卯

坤　庚申　庚午　庚辰　庚寅　庚子　庚戌

坤　辛未　辛巳　辛卯　辛丑　辛亥　辛酉

坤　癸丑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　癸亥

坤　甲戌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六爻俱變　坤之巽

坤　乙亥　乙丑　乙卯　乙巳　乙未　乙酉

坤　丙戌　丙申　丙午　丙辰　丙寅　丙子

坤　丁酉　丁未　丁巳　丁卯　丁丑　丁亥

坤　己丑　己卯　己巳　己未　己酉　己亥

坤　庚子　庚戌　庚申　庚午　庚辰　庚寅

坤　辛亥　辛酉　辛未　辛巳　辛卯　辛丑

坤　癸卯　癸巳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

坤　甲申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六爻俱變　坤之坤

坤　乙巳　乙未　乙酉　乙亥　乙丑　乙卯

坤　丙申　丙午　丙辰　丙寅　丙子　丙戌

坤　丁未　丁巳　丁卯　丁丑　丁亥　丁酉

坤　己亥　己丑　己卯　己巳　己未　己酉

坤　庚戌　庚申　庚午　庚辰　庚寅　庚子

坤　辛丑　辛卯　辛巳　辛未　辛酉　辛亥

坤　癸巳　癸未　癸酉　癸亥　癸丑　癸卯

坤　甲午　甲辰　甲寅　甲子　甲戌　甲申

易經卦　卦主五爻，變卦四爻又變，因變卦三爻已動，卦主不變，變卦三爻不動，卦主又變，變卦三爻又動，卦主又變，變卦三爻又動，卦主又變，變卦三爻又

地山　水山　澤山

六變成艮　五世謙☶四世艱☶三世成☶二世蹇☶一世困☶

兌

澤地　澤水

遊魂小過☳三歸魂歸妹☳

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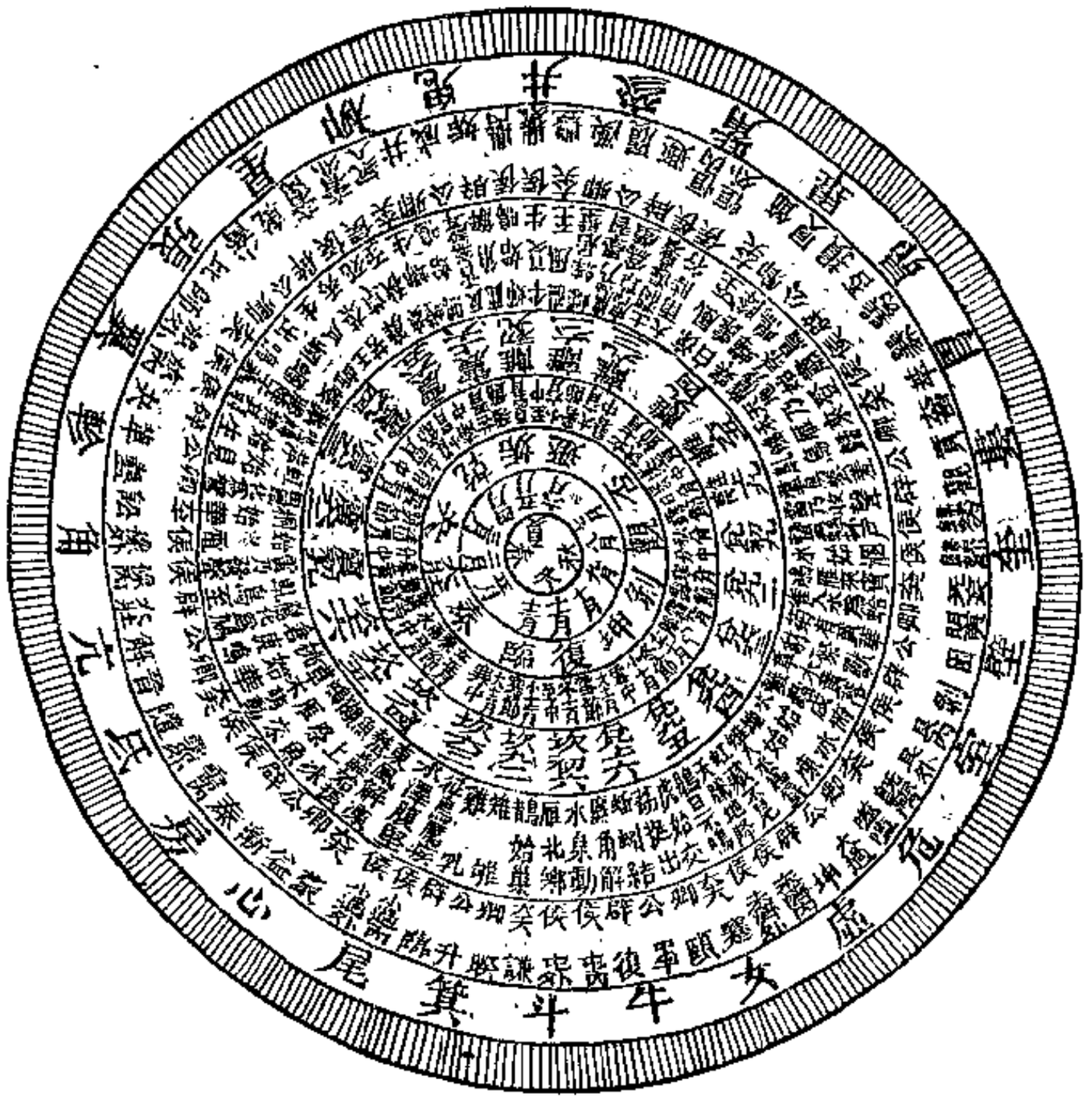
雷澤

六七八九

坎、離、震、兌、每交直一氣、餘卦一卦直六日七分、六十卦而一周天。

七分者八十分日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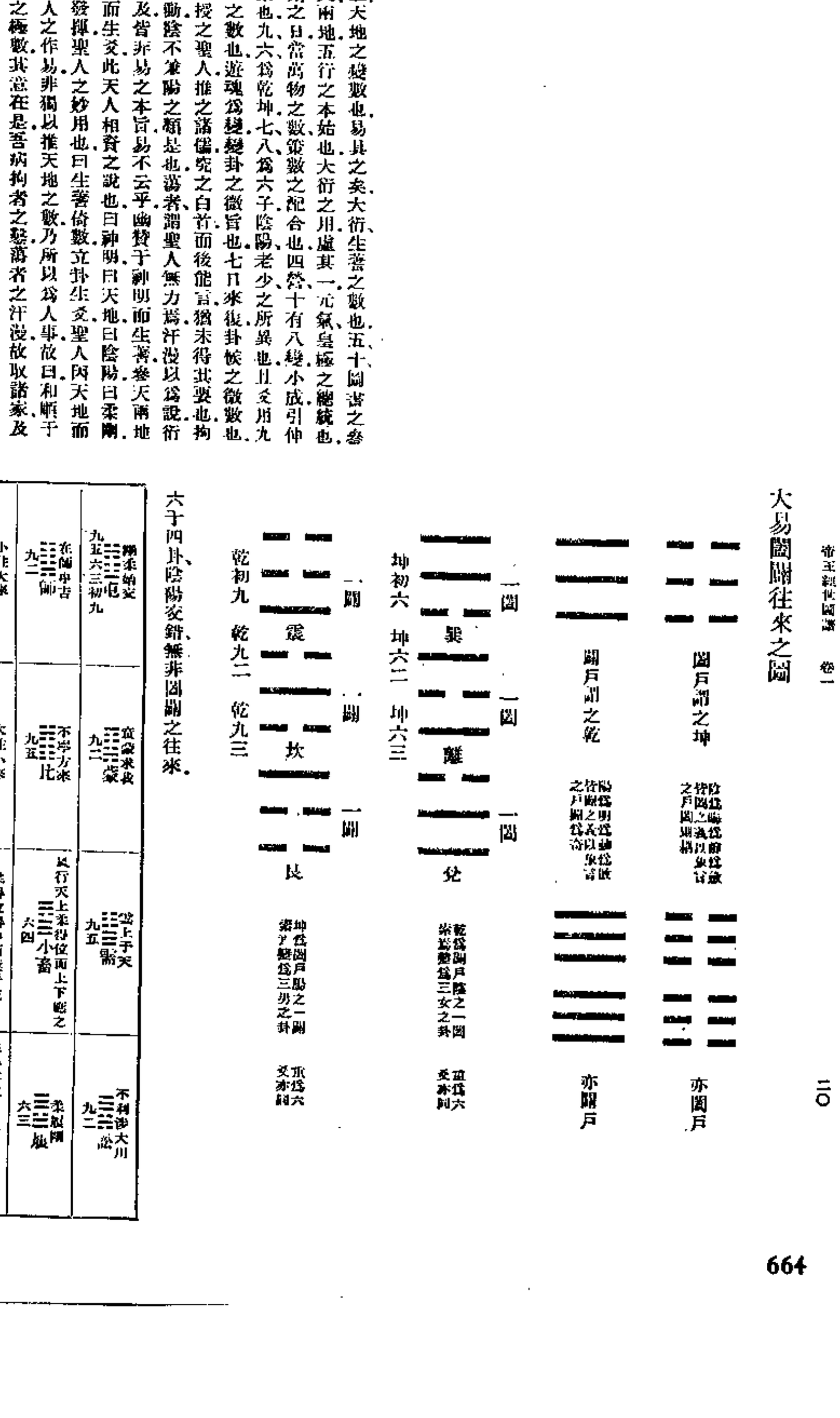
卦候之圖


坎 坤 震 巽 離 艮 兌 乾
初六 九二 六三 九四 九五 上六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虛 危 室 壁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女

四時、十二月、月卦、二十四氣、氣卦、七十二候、候卦、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圖九重。

洛書五十五、天地之定數也。河圖四十五、大地之變數也。易具之矣。大衍、生蓍之數也。五十、圖書之參合。十五之贏藏也。天地之數、隱其五。參天、兩地。五行之本始也。大衍之用、虛其一。元氣、皇極之總統也。象兩、象三、象時、象閏、撰法之取象也。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策數之配合也。四營、十有八變、小成、引伸觸類而長。大衍之法數也。七、八、九、六、四象也。九、六爲乾坤。七、八爲六子。陰陽、老少之所異也。且爻用九六。乾坤之策也。爻卦三索而得男女、納甲之數也。遊魂爲變。變卦之微旨也。七日來復、卦候之微數也。盛大悉備。縱橫皆合。聖人未嘗容心也。天授之聖人。推之諸儒。究之白首。而後能言。猶未得其要也。拘者、謂聖人用力焉。穿鑿以求象。如北辰不動。陰不兼陽之類是也。蕩者、謂聖人無力焉。汗漫以爲說。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之類是也。過猶不及。皆非易之本旨。易不云乎。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此天人相資之說也。曰神明、曰天地、曰陰陽、曰柔剛。天地之自然也。曰幽贊、曰參兩、曰觀變、曰發揮。聖人之妙用也。曰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聖人因天地而作易。易還以測之。而聖人不能外者也。然聖人之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聖人之極數。其意在是。吾病拘者之鑿。蕩者之汗漫。故取諸家及考以自然之數。悉圖之如右。

大易圖闢往來之圖


圖戶謂之坤
陰往陽從陰從陽往陰從陽往陰從陽往

䷀乾	䷫姤	䷌同人	䷍遯
䷋小畜	䷠大壯	䷤大有	䷐隨

一卦之變錢六十四

䷅无妄	䷙中孚	䷘大畜	䷗頤
䷚訟	䷦解	䷓鼎	䷽遁
䷄家人	䷺睽	䷣革	䷥兌
䷹夬	䷮蹇	䷯萃	䷬咸
䷞艮	䷧晉	䷢旅	䷳漸
䷃明夷	䷔豐	䷷既濟	䷾屯
䷆困	䷯井	䷂革	䷭震
䷸巽	䷟恒	䷿未濟	䷩解
䷛旣濟	䷒臨	䷝觀	䷧噬嗑
䷻賁	䷕損	䷨益	䷔大壯
䷪夬	䷭萃	䷮升	䷵困
䷰井	䷬咸	䷟恒	䷿未濟
䷞艮	䷓鼎	䷷既濟	䷾屯
䷃明夷	䷔豐	䷢旅	䷳漸
䷆困	䷯井	䷂革	䷭震
䷸巽	䷟恒	䷿未濟	䷩解
䷛旣濟	䷒臨	䷝觀	䷧噬嗑
䷻賁	䷕損	䷨益	䷔大壯
䷪夬	䷭萃	䷮升	䷵困

䷀乾	䷫姤	䷌同人	䷍遯
䷋小畜	䷠大壯	䷤大有	䷐隨
䷪夬	䷭萃	䷮升	䷵困
䷰井	䷬咸	䷟恒	䷿未濟
䷞艮	䷓鼎	䷷既濟	䷾屯
䷃明夷	䷔豐	䷢旅	䷳漸
䷆困	䷯井	䷂革	䷭震
䷸巽	䷟恒	䷿未濟	䷩解
䷛旣濟	䷒臨	䷝觀	䷧噬嗑
䷻賁	䷕損	䷨益	䷔大壯
䷪夬	䷭萃	䷮升	䷵困
䷰井	䷬咸	䷟恒	䷿未濟
䷞艮	䷓鼎	䷷既濟	䷾屯
䷃明夷	䷔豐	䷢旅	䷳漸
䷆困	䷯井	䷂革	䷭震
䷸巽	䷟恒	䷿未濟	䷩解
䷛旣濟	䷒臨	䷝觀	䷧噬嗑
䷻賁	䷕損	䷨益	䷔大壯
䷪夬	䷭萃	䷮升	䷵困

上九九四九三變 ䷝節	上九九二初九變 ䷭成	上九九四初九變 ䷯井	上九九四九二變 ䷾既濟	九五九三不變 ䷦鼎	上九九四初九不變 ䷀隨	九二初九不變 ䷐屯
九五九三初九變 ䷃旅	上九九三初九變 ䷮困	九四九二初九變 ䷴漸	上九九三不變 ䷢艮	九四九二不變 ䷧解	九三初九不變 ䷟明夷	九三九二不變 ䷭升
九五九三九二變 ䷶噬嗑	九四九二不變 ䷓賁	九五九二不變 ䷜蒙	上九九四不變 ䷳既濟	九四九三不變 ䷽小過	九四初九不變 ䷲震	九五不變 ䷇比
上九九三九二變 ䷔恆	九五九二不變 ䷩益	上九九二不變 ䷃蹇	九五九四不變 ䷺萃	九五九三不變 ䷓觀	九五九四不變 ䷿未濟	九四不變 ䷏豫
九二初九不變 ䷡履	九三不變 ䷪謙	上九不變 ䷖剝	九二不變 ䷎師	初九不變 ䷗復	坤	

一爻變六卦、師、同人、履、小畜、大有、夬、

二爻變十五卦、坎、蹇、无妄、中孚、大畜、大壯、井、蠱、噬嗑、賁、益、既濟、家人、睽、革、頤、艮、豐、旅、鼎、恆、渙、節、屯、小過、歸妹、損、

三爻變二十卦、丑、否、渙、訟、恆、益、賁、噬嗑、歸妹、豫、困、漸、節、隨、咸、蹇、未濟、

四爻變十五卦、觀、解、晉、睽、豐、旅、鼎、革、頤、艮、豐、旅、鼎、小過、屯、震、明夷、升、萃、坎、需、

五爻變六卦、剝、比、觀、謙、師、復、

六爻變一卦、坤、

乾、坤、易之門、不知乾坤、無以知易、而乾坤之妙用、圖闢而已、圖闢更相用、而乾坤之妙、無所不通、茲其所以爲易也、故圖闢爲乾坤、一圖一闢、爲六子之變、往來爲六十四卦之通、互相之變、爲四千九十有六、又配以歲、月、日、時、五行之休旺、而吉凶之變、雖巧歷不能計、信乎其變通之不窮哉、六十四卦、象象之中、發明往來、最爲明白、故易不可以例推、而可以變觀也、象之發明往來者、大壯之屬、是也、有以六爻明往來者、泰否之屬、是也、有以五爻明往來者、大壯之屬、是也、有以三爻明往來者、屯之屬、是也、有以二爻明往來者、臨之屬、是也、有以一爻明往來者、復之屬、是也、有以物我明往來者、蒙師之屬、是也、有以二象明往來者、晉明夷之屬、是也、易之本體、天尊地卑、故剛上柔下爲恆、既濟、爲剛柔正而位當、案剛柔正而位當、傅文原本作小過、誤今改正、然此乃乾坤之位之分、而道之氣常相往來、而天地不交、卦乃爲否、聖人卽天澤以明其定位、卽天地以戒其不交、蓋所以爲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也、以六爻言之、上下分焉、以三才言之、上中下見焉、以立位言之、則有中不在人者焉、以三卦言之、下爲內、上爲外、自內適外、爲往、自外適內、爲來、三四爲上下、二五爲中、以六位言之、三四爲中、亦爲內、觸類言之、而往來之義見、此易所以無體、

帝王經世圖譜卷二

易陰陽消長之圖

乾坤寒暑消長之圖

八卦配象之圖

六十四卦配象之圖

易乾卦四德之圖

四德旁通之語

易六畫六位六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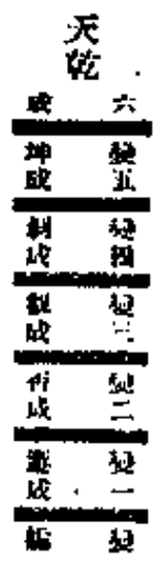
坤卦履霜之圖

稽疑卜筮之圖

卜筮旁通諸變

666

易陰陽消長之圖



右六卦、爲陰長、陽消。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復、當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旅商不行、后不省方、復、即復之初九、群陰勿用之時、當靜愛之、待其道長、乃可用也。

右六卦、爲陽長、陰消。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臨、至于八月有凶、遯、君子以遠小人、不嚴而嚴、遯、尾厲、肥遯無不利。
臨剛長矣、然猶二陽也、遯陰長矣、然猶二陰也、于二陽之卦、已著八月有凶之戒、知臨之必有遯也、于二陰之卦、已著八月肥遯之利于上、言遠小人之道、不可不速且遠、如此陽奇而陰耦、君子少而小人多、故君子常難進而易退、小人常易進而難退、是以聖人切于戒君子、而急于遠小人、于二卦見之、揚雄擬思大玄、而自繫遯尾之厲、投閣符命危身取辱、其法言稱蜀莊沈寞、鄭子眞名振、范蠡肥遯者、皆飾辭也、然肥遯君子之事、蠡未足與此。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吉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于小人、尤以傾否、拔茅于初九、引其類而有待、故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君子全身、則否終能進、而否可傾矣、詩小雅、雨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菁菁者莪、樂育才、皆拔茅之義也、與已用之賢則泰矣、必得未用之賢、育可成之才、以繼之、而後泰可保、此所以立太平之基、而天下喜樂之也、東漢桓靈之際、剝之時也、李膺陳蕃之徒、方將拔茅以爲泰、揚庭以爲夬、其可得乎、所以小人害君子、殘盡其類、人才不競、天下爲之分裂者、數百年、雖禍極時昏、亦由不知拔茅于否之初云耳。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泰之大臣也、其道當以大公廓之、稍有偏私、則非泰矣、包荒以容之、用馮河以才之、不遐遺、朋亡、以合并之、以是而得尚乎中行、不亦光大乎、應前說、欲並生哉、舜所以命禹、遷殷頑民、式化厥訓、周公所以師保萬民與。
臨、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夬、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以六五之柔、而納九二之剛、在臨、爲知臨之吉、在泰、爲歸妹之元吉、以九五之剛、資四陽之助、以決上六之小人、猶深戒其戒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然則人君之剛柔、亦當用之、有柔以納君子、則吉于臨、而元吉于泰、剛以決小人、中行者、无咎而已、決小人之難、與用剛之難如此、然則專任君子而折小人于未進之前者、聖人之本心、資君子之助、以決小人于已用之後者、其不得已耳。
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小人之害君子、雖其本心、勇然、亦必伺君子之間隙而害之。教思有窮、興健生容、保有嘉、興助寡、壯而非禮、則乘經疑不及下、興怨望、居德不忌、則過失多。此皆小人乘君子之幾也。故聖人深以爲戒。戒教思容保于臨。戒非禮于壯。戒施疑居德于夬。上之才、事之敝也。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天地交爲泰。天地之際、九三是也。于泰之盛而察消息之理、極持守之戒者、其維艱貞乎。假樂之卒章、艱貞之道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健而說、決而和。

小人之難去甚矣。五陽決一陰、揚于王庭、可以直道而行矣。孚號之以孚號有厲、則尙當致其懼焉。告自邑不利即戎、尙力則窮故也。決柔君子之不得已以爲喜、則小人之黨懼矣。陳蕃事女主、非夬之時、露章以疏宦官、欲揚于王庭也、不亦難乎。

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施祿及下、則小人不得以厚祿縻君子。人心安則小人无間以求在夬而施祿、則小人心安在否而不榮以祿、復君子不厥于小人、則能遠害以待其敝。夬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爲己利也。否而榮以祿、則邦無道而富貴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始坤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欲其早辨故勿用取女。）

姤、乃一陰之萌。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何謂女壯。陽始往而陰始來。來者壯、而往者衰。不辨于早則遯否與剝、皆馴致者也。故辨堅冰當于初六、履霜而辨之。則無及矣。姤之勿用取女、辨早之道也。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保泰、非柔納剛、不能得臣。非九二包荒、不能安衆。休否、非君臣同德、無以救天下之亂。以剛居近、奉命而行、乃可以无咎。而疇離祉也。泰、六四、復否之端。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否、九四、復泰之端。有命而後无咎。君子之難、小人之易、如此。陳蕃、竇武、欲誅宦侍于女主之手。其无命有咎而疇離禍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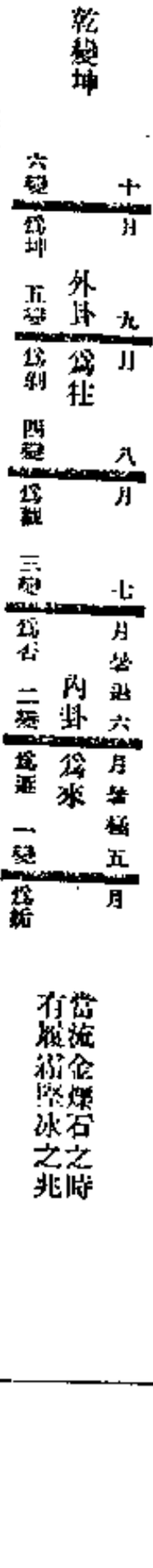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非大人不能休也。休否遂以爲无否。其否也不旋踵。夫子贊易、詳矣。小慧之求助、其亡之辭也。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大地閉、賢人隱。

十二卦反覆、聖人嘗致意于君子小人之際。惟觀不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竟觀、闕觀、皆著小人之情而卦意主爲設教。蓋觀往剝否之間事。亦可知。易道變通、以象不一。不可以典要求也。坤之六四、卽觀也。著括囊之義焉。天地變化、泰也。雖草木猶蕃、行章是也。天地閉、否也。賢人猶隱。君子陽陽是也。否已當

乾坤泰否消長之圖



668

八卦配象之圖

坤變乾

陰從上爲來　陰從上爲來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寒退十二月凍解十一月　小往大來

六畫　爲乾　五畫　爲夬　四畫　爲大壯　三畫　爲泰　二畫　爲臨　一畫　爲復

外卦爲往　內卦爲來

陽氣至天上　陽氣在天　陽氣在澤中　陽氣至人　陽氣至地　陽氣在泉

當潤濕沍寒之時　有生育長發之端

六十四卦配象圖

乾坤父母之卦非天地不足以配之故撫取乎金土

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土在人爲意精神魂魄意變而無方魂魄守一而不變坎離震兌四維三綱神魂之遞降也如此即吾身足以知之

易乾坤四德之圖

元	萬物之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仁	春	生	義仲叔	天地之仁氣
亨	嘉之會　嘉會足以合禮	禮	夏	長		
利	萬之和　利物足以和義	義	秋	收	和仲叔	天地之義氣
貞	事之幹　貞固足以幹事	智	冬	藏		

四德旁通之譜

四德七卦	三德十三卦	二德二十二卦	一德十六卦	不言德六卦
乾　元亨利貞	蠱　元亨利涉大川	大有　元亨	小畜　亨	觀
	蒙　亨利貞	井　元亨	履　虎尾不咥人亨	
		鼎　元吉亨		

之下則爲泉泉者水之萌也在雷之下則爲雨雨者水之施也無非水者故正卦曰水以言其體火之合乎電者爲電其出入乎地面照臨萬物者爲明無非明者而日爲明之大故正卦曰明以言其用經之互相發明也如此說卦之于離坎言水火言雨言電而獨不言雲非缺文也發之于象略之于說以明八卦之所爲非止於說卦之所舉者故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純卦一
乾	坤	震	巽取風	坎取水	離取火	艮	兌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上卦七
潛龍勿用　見龍在田　終日乾乾　或躍在淵　飛龍在天　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履霜堅冰至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含章可貞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括囊无咎无譽　黃裳元吉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蘇蘇震行无眚　震遂泥　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索索視矍矍征凶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頻巽吝　悔亡田獲三品　貞吉悔亡无不利　无初有終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巽其牀凶	習坎入于坎窞　坎有險求小得　來之坎坎險且枕　樽酒簋貳用缶　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不盈祇既平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黃離元吉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履錯然敬之无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其身无咎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敦艮吉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咸其拇　咸其腓凶居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无悔　咸其脢无悔　咸其輔頰舌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潛龍勿用　見龍在田　終日乾乾　或躍在淵　飛龍在天　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履霜堅冰至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含章可貞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括囊无咎无譽　黃裳元吉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蘇蘇震行无眚　震遂泥　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索索視矍矍征凶　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頻巽吝　悔亡田獲三品　貞吉悔亡无不利　无初有終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　巽其牀凶	習坎入于坎窞　坎有險求小得　來之坎坎險且枕　樽酒簋貳用缶　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不盈祇既平　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黃離元吉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履錯然敬之无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其身无咎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敦艮吉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咸其拇　咸其腓凶居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无悔　咸其脢无悔　咸其輔頰舌
十五卦皆取天　大畜大壯夬	坤小畜泰大有大壯夬	十五卦皆取雷　比晉豫觀解萃	十五卦皆取風　蠱漸渙家人益中孚	十五卦皆取水　蹇睽未濟解困渙	十五卦皆取火　噬嗑賁鼎豐旅未濟	十五卦皆取山　剝損賁蒙頤蠱	十五卦皆取澤　臨萃困咸升大過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下卦七
同小畜大有大壯夬	比晉豫觀解萃	屯隨噬嗑復无妄順益	蠱大過恆漸升井鼎	蒙訟師解困渙未濟	同人賁明夷家人革睽既濟	謙咸遯蹇漸旅小過	艮損睽履中孚節
十五卦皆取天　一卦取澤五卦取火一卦取雷	十五卦皆取地　一卦取澤五卦取雷一卦取水	十五卦皆取雷　三卦取風四卦取水	三卦取風四卦取水　一卦取澤五卦取雷一卦取火	五卦取火一卦取雷　十五卦皆取山	五卦取火一卦取雷　十五卦皆取澤	十五卦皆取山	十五卦皆取澤

易八卦而配象者、十有四聖人觀容心焉、惟其象而已、乾之象無假于金、故獨取于天、巽之象有取于木、故不獨取于風、其爲五行一也、一取一否、在象故也、水在雷天之上、則爲雲、雲者、水之氣也、出乎山

坤　元亨利牝馬之貞　先迷後得主利安貞吉

屯　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

隨　元亨利貞

臨　元亨利貞

雷　光亨貞吉　利涉大川

同人　于野亨　利涉大川　利君子貞

離　利貞　亨

咸　亨　利貞

恆　亨无咎　利貞

遯　亨　小利貞

萃　亨　利見大人　亨　利貞　利有攸往

比　元永貞

噬嗑　亨　利用獄

賁　亨小利有攸往

復　亨利有攸往

大過　利有攸往亨

蹇　小利亨有攸往　利見大人

旅　小亨　旅貞吉

困　亨貞大人吉

未濟　亨　利貞

節　亨　苦節不可貞

否　不利君子貞

豐　亨

震　亨

蒙　小往大來吉亨

謙　亨

坎　維心亨

訟　利見大人　不利涉大川

豫　利建侯行師

剝　不利有攸往

晉

暌

姤

无妄　元亨利貞　不利有攸往

革　元亨利貞

渙　亨　利貞　利涉大川

既濟　亨　小利貞

小過　亨　利貞

兌　亨　利貞

大畜　利貞　利涉大川

大壯　利貞

明夷　利艱貞

家人　利女貞

睽　利西南不利東北　利見大人貞吉

損　可貞　利有攸往

漸　利貞

中孚　利涉大川　利貞

解　利西南

蹇　利有攸往　利涉大川

夫　不利即戎　利有攸往

歸妹　貞凶无攸利

師　貞

頤　貞吉

井

艮

易六畫六位六龍之圖

時乘六龍以御天蓋潛元可也具六體者其惟乾乎　陰陽剛柔仁義合撰之數可見也

立天之道　陰　陽　六畫　无　五畫　在天　乾命其龍　乾橫文風　乾居橫　乾歷試　乾升閭　乾御進

立人之道　仁　四畫　陰　三畫　君子　坤居縱　坤歷試　坤升閭　坤御進

立地之道　柔　剛　二畫　在田　一畫　潛

六龍飛龍躍龍君子見龍潛龍

上九　四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九五　三月　九四　二月　九三　正月　九二　十二月　初九　十一月

乾皆陽爻故著用九　坤皆陰爻故著用六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一位虛人上爲宗廟謂之位可也故曰六位時成謂之无位可也故曰爲阿无思

坤卦履霜之圖

造理兩悟則無平不陂已當觀于泰之九三　造形兩忘則履霜堅冰尤當謹于坤之初六

坤初六方一陰積四變而後履霜五變而後堅冰五月一陰始萌而履霜堅冰之理已先于此不能折發　錯前待其履霜而後救畾欲堅冰之不至不可得也

上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初六

十月亥　九月戌　八月酉　七月申　六月未　五月午

坤　坍　艱　否　漸　痡

天　人　地

稽疑卜筮之圖

龜卜之五色	注周禮五	曰雨	曰霽	曰蒙	曰驛	曰克
衍試	鄭玄曰衍延也以其兆之廣延出吉凶之占辭也	晉卜偃曰大雨雨自上下地氣發也	晉卜偃曰大霽陰氣迫陽不得出也	晉卜偃曰大蒙陰氣冒陽不得光也	晉卜偃曰大驛陰氣重陽不得升也	
占用二	玉兆曰原兆曰瓦兆曰	內貞卦	內貞卦	內貞卦	內貞卦	外悔卦
衍試	杜子春讀為衍延之衍謂廣衍其辭以出吉凶之占	晉卜偃曰陽氣在內陰氣迫之不得出也	晉卜偃曰陽氣在內陰氣迫之不得出也	晉卜偃曰陽氣在內陰氣迫之不得出也	晉卜偃曰陽氣在內陰氣迫之不得出也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杜子春讀為衍延之衍謂廣衍其辭以出吉凶之占辭也	晉卜偃曰大夫占體卦大夫占其一也	晉卜偃曰大夫占體卦大夫占其一也	晉卜偃曰大夫占體卦大夫占其一也	晉卜偃曰大夫占體卦大夫占其一也	
三兆三易	凡左傳言筮不言卜周易者筮三易卜必三兆筮式止以周易者事	一曰連山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三曰周易
	有大小且筮短龜經大人重卜然占之亦不止一人			古者貴賤通用三龜如卜筮並用三代法		二曰歸藏

大疑			凶	吉	用	作
凶逆	大卜凡大貞卜立君					
謀及卿大夫						
詢及庶人						
謀及卜筮	三日詢君	卜大封				
詢及龜筮						
謀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不從			
王命卿士庶民悉至於庭						
各非敢逆		卿士庶民皆有	從龜筮汝			
民十有七人獻夫子						
寧王大寶龜			從龜筮與卜同			
民悉從用命非敢不從						
我龜既厭不敢告猶						
卿士從龜筮庶民從			龜從筮卿士從庶民逆			
庶民從						
庶民逆						
庶民從			龜從筮			
庶民逆			龜從筮			

汝則有大疑			龜	筮	共	違
汝則有大疑	一曰謀及乃心	大卜大貞謀及乃心	王不能謀乃心	國王乃心	謀及乃心	
	二曰謀及卿士	大卜大貞謀及卿士	王不能謀卿士不從	謀及卿士	謀及卿士	
	詢及庶人		武王伐殷其敢有越志	龜從筮庶民逆	詢及庶人	
	詢及龜筮		周公作洛且曰其時自配皇天	汝則從龜筮	詢及龜筮	
	詢謀同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汝則從龜筮卿士逆庶民逆	詢謀同	
	作大事從汝心			汝則從龜筮卿士逆庶民逆	作大事從汝心	
	庶民從			汝則逆龜筮卿士從庶民從	庶民從	
	庶民逆			汝則逆龜筮卿士逆庶民逆	庶民逆	
	庶民從			汝則從龜筮卿士逆庶民從	庶民從	
	庶民逆			汝則從龜筮卿士逆庶民逆	庶民逆	

左傳卦例	易	筮
世動取世	觀否	大有三世爻持九三動故曰觀
世不動取應	歸妹睽	明夷世在四初九三動故曰睽
兩爻俱動世應斷不斷之先後斷之		
六爻俱靜用應斷之或只以貞悔	睽	卒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睽
六爻俱動用應斷之驗論貞悔		
五爻俱靜重者斷之	屯比	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
五爻俱靜筮以卦斷象之	臨	筮仕于南蒯之臨

左傳卦例	易	筮
世動取世	觀否	陳敬仲之生筮遇觀之否
世不動取應	歸妹睽	晉獻公嫁伯姬于秦筮遇歸妹之睽
兩爻俱動世應斷不斷之先後斷之		
六爻俱靜用應斷之或只以貞悔	睽	卒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睽
六爻俱動用應斷之驗論貞悔		
五爻俱靜重者斷之	屯比	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
五爻俱靜筮以卦斷象之	臨	筮仕于南蒯之臨

卜筮旁通諸譜

占法	無缺之者
公用享于天子之其告吉也	
既一爻其言吉而不終評爻	
日何復于父敬如君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乘時而動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大過	棟橈之凶本末弱也
困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
泰	小往大來吉亨則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需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需于沙小有言以中和也 需于泥致寇至敬慎不敗也 需于血出自穴順以聽也 需于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不速之客自來也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四兆變占	
四曰謀 謀有所議	五曰果 果勇司令之類龜無易決	六曰至 卜筮之類年世	七曰雨 占雨暘	八曰瘳 命卜瘳是瞻

繇卜者也卜師掌其兆幷其頌幷其占辭有疑則以詔卜事
卜筮卜師既建其大卜之命龜之之戒命卜筮之日都當之之戒此頭之罰行之罰無所逃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以辨其用途與其位守龍北首西耆南耆東首北耆中央黃耆春時青龜夏時赤龜秋時白龜冬時黑龜天地四方中央各以其方色與其時色
凡卜筮既事則藏其龜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以辨其用途與其位守龍北首西耆南耆東首北耆中央黃耆春時青龜夏時赤龜秋時白龜冬時黑龜天地四方中央各以其方色與其時色
凡卜筮既事則藏其龜

三曰易	九筮
一曰連山	一曰巫更
二曰歸藏	二曰巫咸
三曰周易	三曰巫式
八卦皆再重之所筮遇八卦則八卦皆變其占辭有四千五百六十卦	筮人掌三易之法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

擇	建	立	筮卜
總卜筮官	大卜下大夫二人		
卜官	卜師上士四人	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龜人中士三人
筮官			簭人中士三人
卜筮人胥			
占夢眡祲之助	占夢中士二人		

易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其辭皆千有二百其頌皆千有二百以辨吉凶以觀變動以處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卜禋祀祭社稷五祀卜日幷命龜
凡卜筮既事則藏其龜
凡卜筮既事則藏其龜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一曰征 大造是	二曰象 災變而占又或象之卜	三曰與 卜之屬右宰

不疑何卜	卜不襲吉	卜筮不相襲	卜筮三代不同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簭以決嫌疑不疑卜	晉荀武子伯姬日子以足矣何卜	長必知伐罪救患必卜之	何以卜
四卜郊三卜雩五卜社稷	乘五卜平此而況卜三卜	戰爭之事卜之	晉卜偃曰非禮也四卜三卜
晉大趙孟曰諸侯之卜筮	晉卜偃使郤至于京師反曰王其以乘車入于王門	敬王崩將葬卜葬地與日	晉侯以難故卜葬其先君襄公
晉卜右行詹以辭害卜非所宜	晉卜偃使郤至于京師反曰王其以乘車入于王門	復卜之卜偃曰吉	晉侯以難故卜葬其先君襄公
凡國之大事卜筮先後者卜	晉文公將納王卜偃使先軫對曰臣卜戰不如卜守	晉侯將伐秦卜之	晉侯以難故卜葬其先君襄公
晉以龜從筮違筮從俱不吉公從之以異事龜	晉以龜從筮違筮從俱不吉公從之以異事龜	晉以龜從筮違筮從俱不吉公從之以異事龜	晉以龜從筮違筮從俱不吉公從之以異事龜

三易	一曰連山	八卦皆再重之所筮遇八卦則八卦皆變其占辭有四千五百六十卦

九筮	一曰巫更	二曰巫咸	三曰巫式	四曰巫目
	遷改之事	人情和否	決嫌之事	事業之日

四曰謀 謀有所議	五曰果 果勇司令之類龜無易決	六曰至 卜筮之類年世	七曰雨 占雨暘	八曰瘳 命卜瘳是瞻

繇卜者也卜師掌其兆幷其頌幷其占辭有疑
卜筮卜師既建其大卜之命龜之之戒命卜筮之日都當之之戒此頭之罰行之罰無所逃之

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
五曰巫易	六曰巫比	七曰巫祠	八曰巫參	九曰巫環

人	占人下士八人	蓍氏下士三人	眡祲中士二人
			推者屬于史而十鄉之吉凶必卜之而後決與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之聰明、固高于天下、而不敢自用、其周旋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與能、舍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有稽疑、其以此哉、夫五事修于已、八政施于民、五紀協于天、皇極建而三德乂、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變有未易應、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勢有不可不行者、聖人于此、乃始決之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聽于吉凶、爲審也、鬼神猶不可射、矧可度乎、而吾何以通之、天地之生神物、固將以通神明之德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而非聖人莫之能用也、聖人用蓍龜、以爲卜筮、立之官守、爲之法數、然後吉凶可得而審矣、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有如曹人之貨卜筮、史蘇之阿崔子、甚而若漢之邴子明者、疑可得而稽乎、既立其人、則法數在所謹矣、龜不離乎五行、故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卜五也、蓍不離乎四象、故曰貞、曰悔、占用二也、稽疑凡七、則皆以衍忒也、龜有體有色有墨、有坼卑者之占愈詳、稽疑所言、則其氣色而已、易有卦、有爻、有象、稽疑之所言、則卦而已、舉其一而可以類推也、得時、得數、得方、得位、得姓、莫非術者、失則忒矣、秦遇蠱、得時也、晉遇復、得方也、文公遇大有、得位也、趙鞅得水適火、得姓也、穆叔之筮莊叔、得數也、觸類推之、得皆衍而失皆忒也、然而纂數之變無窮、非一智之能盡、聖人之法、吾皆不可廢也、傅之各有其人、則立時人作卜筮、可偏乎哉、兆有三兆、易有三易、故卜以三龜、而筮以三易、則占者固三人矣、三龜而習吉、如周公之金縢、不然、而皆不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衆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牲之日、昏冠之日、賓至之宅、死之葬、居之鄰、家之宰、師之御、右致師、將之卜、斐貓之卜、戒社之卜稼、若此之類、皆筮之常者、故龜有八命、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于左氏備矣、其大者、若戒臨之要、皆常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常者哉、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訓、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者之于大疑、豈遽於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士、次之庶民、然後及于卜筮、禹讓之所謂官占、可考矣、使立君而皆如作洛、行危事而皆如伐商、則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斷可必矣、詢國遷、如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得無權哉、故五占從其多、而以龜筮爲主、則雖如商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終亦可以獲吉、而邦文公之邊繹、雖不利于君、尚不失爲知命也、龜筮之神物、一也、龜天蓬而屬乎陽、蓍地產而屬乎陰、故古人有知長之辨、而周官有後先之用、故龜從筮違、猶可以作內、龜筮共違于人、則靜吉而作凶、稽疑主乎卜筮、卜筮主乎龜蓍、故也、然聖人之爲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崔娶棠姜、雖不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響、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襲、卜不可以非所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驗也、然春秋之際卜筮之法數獨存、而稽疑之意乖、故違者潰者、卜非所宜者、以卜爲市、假卜爲詐者、雖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廢矣、然當時賢者尙多、祿仕于卜史之中、非占驗皆符契、自秦滅學、而畸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而術數淺陋、後世莫能明古人之法、遁良之八、坦然著明、而學如杜預、尙不能知、遂使范甯謂左氏失也誣、而柳宗元非國語、肆爲無忌憚之論、夫以卜筮者尙其占、乃聖人之道、而稽疑、九疇之一也、其庸可廢乎、至于占夢、既寢亦卜筮之助也、特戰之有官、大人占之可也、召故老而訊之則非矣、雖然、稽疑者、蓋幽明之謀、而斷之在聖人、若乃發言盈庭、我龜既厥、不敢告猶、則非所以爲稽疑矣、然豈有他哉、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故臧者遠而不臧者依矣、盤庚大誥之書、則程于先民、而經以大猷者也、然則王者之稽疑、可不監殷、周公而戒幽王哉、吾以近世之談易者、略卜筮、言書者味然于稽疑、故以易籀、周官參考之、而撰左氏之遺法、譜而載之、以存其梗概云爾、

帝王經世圖譜卷三

皇極建用之圖
三德會極之圖
五行五事庶徵配合之譜
五紀庶徵貫通之譜

皇極建用之圖

建極作極、敷言之異、而總謂之建用、皇極者、建不足以化而後作、作不及、而同歸於建者也、

建極、觀風
爲敎、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作極。貢、文、爲政。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
守。汝則念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凡厥庶民。祇當殺。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斂言。咸、皆、爲言。

曰皇極之斂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斂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合而言之。建極、作極、斂言。

三者兼備。然後可以作民父母。能作民父母。然後可以爲天下王。

分而言之。建極、觀、作極、貢、斂言、咸。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極。而建用皇極。其責在君。均有是中。性不得爲異。豈有先後。性不得爲同。
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而不同。性之所無。不可強也。盡性者聖。復性者賢。建用皇極者。善民
之習。而復其性也。復能使之近。不能使之同。故皇極一而建用之道三也。三者何。建吾之極。而吾福萃
于吾躬。庶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雖不能家至戶曉。而有是極者。成得于觀感。故曰用斂錫厥庶民。民
之性。明而易蔽者。成復其性。以保其極。雖不待親接于都俞。而其錫若多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極之功也。或曰。不賓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以作極爲。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泯。何以斂言爲。
此執一廢百。子莫之論也。觀而無賞也。作極可已也。賞而無成也。斂言可止也。成者、兌上之卦。聖人之
感人心。亦必以言。惟其出于誠。則言發而天下和平。庶民而以近天子之光。不謂和平可乎。而何愚于
斂言哉。故聖人惡夫不建而作。不作而言者。不惡夫建而後作。作而後言者。成其輔頰舌。不作而言。滕
口說而已。豈得謂之皇極哉。予欲無言。建極、聖人之本心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斂言、聖人之不
免也。既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並行而不相悖。本
末精粗該貫而兩得者。其惟皇極、中庸之書。吾厭說書者、泥拌紛擾而訖無所發明。故詳釋之云爾。

待于好惡榮辱之際。則作極不可已也。極不作、則失其常心。以爲淫朋比德者。中人所不免也。故必待
于作極而後無有。天下莫多于中人。而其可上可下。特未定也。故因材而篤。其事至詳。未爲而有猷、已
謀而有爲。已爲而有守。非是者之際。不可不念也。雖未協于極。亦不罹于咎。是可教也。受而誘進之可
也。雖未見其能行。而有好德之言。福而勸之。彼固樂于行其言矣。然煢獨之言易聞。而難遂。高明反是。
虐畏之不審。則非所以作極。有以言取人。以人廢言之失矣。至于有能有爲。則能行之異于言之者矣。
勉之使進。不獨其人協于極。國賴以興也。若乃正人。則非止于能爲也。進乎于汝極矣。富之使益勸可
也。不能使頗辟于朝。則棄貶之罪。有所歸矣。受之、錫之、進之、富之。皆所以待君子。至于小人之撫妍德。
則不可錫之福。過而錫之。其咎大矣。五者、作極之目也。在易之萬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
以順庶政。無敢折獄。作極之謂也。建極者、正心、誠意之事也。外物不干。天理自見。私心何自而萌。作極
則變物矣。吾心之不戒。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從而生矣。戒而絕之。以遵道于始。由而忘之。以體道于終。
則合天下之有極而復之。無不可者。作極之功至。則進乎建極矣。然天下不能皆中人也。顓蒙之難開。
建之不能于汝極也。作之不能歸其極也。如之何使之悟。則有斂言而已。道至于言。末也。不得已也。惟
順天理以迪之。使知所趨向。則雖未能使歸其極。亦可使復其相近之性矣。近天子之光。相近之謂也。
建極而上性保焉。作極而中人歸焉。斂言而後凡近焉。無一民之不極。而建用皇極之道至矣。如此、則
德可以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如是而受人之歸往。以爲天下王。庶無媿哉。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
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斂奏明庶。湯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遐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
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斂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于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
淵知之。由求不與焉。象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違之告未喻。而何謂之問繼發。夫子
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皆建用皇
極之功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以作極爲。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泯。何以斂言爲。
此執一廢百。子莫之論也。觀而無賞也。作極可已也。賞而無成也。斂言可止也。成者、兌上之卦。聖人之
感人心。亦必以言。惟其出于誠。則言發而天下和平。庶民而以近天子之光。不謂和平可乎。而何愚于
斂言哉。故聖人惡夫不建而作。不作而言者。不惡夫建而後作。作而後言者。成其輔頰舌。不作而言。滕
口說而已。豈得謂之皇極哉。予欲無言。建極、聖人之本心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斂言、聖人之不
免也。既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並行而不相悖。本
末精粗該貫而兩得者。其惟皇極、中庸之書。吾厭說書者、泥拌紛擾而訖無所發明。故詳釋之云爾。

三德會極之圖

洪範 三德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平康正直	一曰正直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變子敦胄		直而溫	
皐陶九德		亂而敬	
鼕 好生之德		擾而毅	直而溫
		民協于中	
商 成湯至帝乙		克明德	
		愼而亦	
		克用勳	
周三典 康誥 君陳 畢命	不剛不柔 布政優優	刑平國	
	寬而栗	用中典	
仲山甫 中庸 君子之道	寬而安 不報無所	淡而不厭	平之以和 數致變優
乾坤易 六爻	乾九五	易中正	坤六二
天道		天道福善	
詩樂春秋	頌 五聲和 八風平	樂動四氣之和	春秋褒貶 而勸善

子其無好德 故繇之頌 其作法如卷	沈潛剛克	二曰剛克	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
強弗友剛克 惟辟作威			簡而廉 剛而塞 彊而義
		刑故無小	要囚珍戮 多罪亦克 用勳
自作不典 式爾有猷 乃不從	可不殺	刑亂國 用重典	三細不宥
剛亦不茹 柔亦不吐 不侮鰥寡 不畏強禦	強而義	簡而文	威而不猛 寬而栗 則民慢慢
用九見羣 龍无首吉		剛得中	乾九二
天德剛健 貞以秋冬		天之震 曜殺殺	樂剛氣 不怒
小疵而無大 咎而有悔	吝	樂動四 氣之和	春秋惡而 不汙

帝王經世圖譜　卷三	六四	第37冊

聖人之道皇極而已。皇極之德正直而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使人皆秉彝。則無往而非平康。將面以三德爲哉。然而人不能以皆中。故德必有權。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此因人而爲德之權也。德不可反。反中故權必有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依乎中而行權之道也。有正直、而剛柔輔焉。有剛柔、而正直成焉。聖人之用剛柔。豈得已哉。其思之必審。其用之必當。故有一世之剛柔、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是也。又有施之於一人者。格則承之。否則威之是也。正可執一而偏勝哉。不執一、故有剛柔不偏勝。故剛柔會于極。天之所以爲天。聖人之所以爲聖。中庸之所以爲中庸。君子所以治民。所以知人。所以用刑。所以教人。興夫六經之所以載道。孔門之所以長善而救失。未有能捨此者也。徂征之衆方合。而干羽已舞于兩階。血流之戰方勝。而散財發粟、式閭、裒墓、已見于宋及下車之際。由之縕袍而何恥。以狐裘之羔不忮、不求、方以猶由之縕袍而何恥。又以進其所未至。聖人之於剛柔。如天之爲天。其陰陽之變。在于頃刻。豈可常哉。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爻百二十有八。以陰居二。以陽居五。謂之中正。以陰居五。以陽居二。謂之得中。而三德之理著矣。卦以爲人。爻以爲人。其爲變無方。要以中而爲主。則會于極之義也。後之爲治者曰。吾以剛。或曰吾以柔。言治者曰。今世當以剛。或曰當以柔。是故知德之不可執一。而不知偏勝之失。無異于執一者。故論爲治之德。而至于箕子之三德。而無餘蘊矣。剛柔之德。不必至于禹威虐侮笑侮撫之間。而剛柔著矣。至于彊威。則剛柔之實也。故必君而後可以專之。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可以詔而已。作之則惟辟而已。曰威福是矣。而又曰惟辟玉食。何也。蓋人主之失權。皆自失禮始。權者、人主之所共愛。而禮之所寓。常若不足愛。會不知禮一失。而權從之矣。故繁纓曲縣。似不足較。而夫子深惜之。於于笑者。庶夫禮一失。而權從之也。二執戈者前。則楚公子圍之爲若。人皆知之矣。改玉改行。玉食可以假人哉。齊之將爲田氏也。晏子謂惟禮可以已之。亦是意也。故玉食不以假人。則福威惟辟矣。福威惟辟。則剛可得而沈潛。柔可得而高明矣。剛而沈潛。柔而高明。則彊弗友。變友。皆歸于平康。而剛柔會于極矣。會于極。則烏覩所謂剛柔者哉。故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畢命曰。不剛不柔。敷德允修。此非無剛柔者也。善用剛柔。而會于極者也。夔之典樂。皐陶之言知人。無其失而有其濟。皆會于極而已。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商之所以亦克用勳也歟。

五行五事庶徵配合之譜

五	一曰水	水曰潤下作鹹
	二曰火	火曰炎上作苦
五	四曰聽	聽曰聰聰作謀
	三曰視	視曰明明作哲
庶	曰寒	
	曰燠	
休	謀時寒若	
	哲時燠若	
咎	急恆寒若	
	豫恆燠若	

皇極

行	
三曰木	木曰曲直作酸
四曰金	金曰從革作辛
五曰土	土爰稼穡作甘

事	
一曰貌	貌曰恭作肅
二曰言	言曰從作乂
五曰思	思曰睿作聖

徵		
曰雨	曰暘	曰風

徵		
肅時雨若	乂時暘若	聖時風若

徵		
狂恆雨若	僭恆暘若	豫恆燠若

皇極

德	
三	二曰剛克。彊而友剛克、沈潛剛克。
	一曰正直。平康正直。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三曰柔克。變友柔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高明柔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罹皇之極。惟辟作福。無有作好。無偏無黨。

皇極

五事					
一曰貌。貌之極、曰恭作肅。貌之不極、曰狂。	時雨若。恆雨若。	五福。六極。	徵	庶徵	曰雨 曰暘 曰風
二曰言。言之極、曰從作乂。言之不極、曰僭。	時暘若。恆暘若。	五福。六極。			肅時雨若 乂時暘若 聖時風若
三曰視。視之極、曰明作哲。視之不極、曰昏。	時燠若。恆燠若。	五福。六極。	徵		狂恆雨若 僭恆暘若 豫恆燠若
四曰聽。聽之極、曰聰作謀。聽之不極、曰悖。	時寒若。恆寒若。	五福。六極。			
五曰思。思之極、曰睿作聖。思之不極、曰蒙。	時風若。恆風若。	五福。六極。			

一曰	
水	藏
腎	神
精	官
耳	竅
智	事
聽	色
黑	聲
羽	味
鹹	臭
朽	形
曲	蟲
介	牲
豕	器
權	時
冬	方
北	星
辰	日
癸壬	辰
亥子	宿
行	配

五行	五				
	一曰水 天一 地六	二曰火 天二 地七	三曰木 天三 地八	四曰金 天四 地九	五曰土 天五 地十
性氣	潤	熯	敷	斂	潯
位	下	上	左	右	中央
方	北	南	東	西	中央
形	曲	銳	直	方	圜
材	因	革	變	從革	化
事	飲漑	亨治	械器	械器	稼穡
味	鹹	苦堅	酸	辛	甘緩和
養	腎	氣	骨	筋	肉
和	脈	夏	春	秋	潤以長
宜	膚	臊	香	腥	冬用陳之事長夏不可言知
	火	羊	牛土	雞木	

五行	五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氣偏	氣偏	氣偏	氣偏	氣偏	氣偏
德	智斷	禮斷	仁斷	義斷	信斷 四事以思火思從主
事	聽失	視失	貌失	言失	思失
時	冬 遷令 辰星顓見	夏 遷令 熒 伺見	春 遷令 歲星顓見	秋 遷令 太白偏見	中央 遷令 分王四時 鎮星顓見 四星皆失 鎮星顓見
應	不潤下	不炎上	不曲直	不從革	稼穡不成

簡宗明不祠祭祀逆天時則木不調下氣壅塞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淫雨

田獵不皆飲食不享田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盛陳則木傷敗及木氣變

象法律逐功臣哀太子以妾爲后則火不炎上自上而降

實宗廟廢宮館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組泥粉成爲奴見則穢惡不成水旱不時寒暑不節百穀不熟

草物之類謂之妖（盾天時甘倘微蟲豕之類謂之孽（蟲謂牙及六沓謂之禍言其著也

	事 五					
		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三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五曰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
咎		狂	僭	豫	急	蒙
罰		恆雨	恆暘	恆燠	恆寒	恆風
妖		服	詩	草	鼓	脇
孽		鱗蟲	毛蟲	羽蟲	介蟲	蠃蟲
禍		雞	犬（曰舌）	羊（馬）	豕	牛
痾		體	口	目	耳	心
告		青	白	赤	黑	黃
祥		青	白	赤	黑	黃
沴		金沴木	火沴金	水沴火	土沴水	金木水火沴土

及人謂之痾（痾疾篤甚漸深）甚則異物生（謂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

五行

洪範（序之出生）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六府（序之治相）

水治火　火治金　金治木　木治土　土治水（生五穀）　穀（土爰稼五行缺則穀不植）

盤德（序之生相）

木（生火春王）　火（生土夏王）　土（生金分王四季中央正王長夏故王戊己）　金（生水秋王）　水（生木冬王五行循環周而復始）

五事（洪範用之序由貌之序）

一曰貌（人生而有形）　二曰言（形而後有辭）　三曰視（辭而後能視）　四曰聽（視而後能聽）　五曰思（四者具而後有思）

天人分際之說，聖人之訓甚明，諸儒汨之，使洪範五行五事，庶徵感通之理，鬱而不彰，甚可歎也。天地之與人，其勢遼絕而不通，其所以相爲感召者，惟一氣耳。一氣播而爲五行，降而在人爲五事，五行之氣，流行上下，而爲庶徵，然則人之感動乎天，天之以行與事示人者，其能捨是三者乎？天非屑屑以是應人，人非區區以是感天，同塗乎一氣，機緘之相關，此動而彼隨，桴鼓未足喻其速也。三與八合而成仝，在人爲貌，曲直之象也，木之化爲雨，故貌之休咎，雨實應之。四與九也，金之化爲暘，故言之休咎，暘實應之。二與七合而成火，在人爲視，火之化爲燠，故視之休咎，燠實應之。一與六合而成水，在人爲聽，水明內景，坎之象也，水之化爲寒，故聽之休咎，寒實應之。天五生土，在人爲思，土之化爲風，土者、金、木、水、火之所生也，思者、視、聽、言、動之所資也，風者、雨、暘、寒、燠之所待也，故思之休咎，風實應之。別而言之，曰行，曰事，曰徵，合而言之，同出乎一機，其能不相通相應，若合符節哉？箕子之言，蓍明易直若此，奈何其漢儒汨之，而後世諸儒欲舉而去之也？然則漢儒之如何，曰皇極者，九疇之主，三德五事以協于五行，而休咎福極，特爲其效也。漢儒之病，以皇極別爲一疇，析之益離，于咎益陰，于罰益陽，于庶徵既闕其一，則增益其二，近世諸儒，以皇極統五事，五福攸之，皇極不建，則五事皆失，咎徵六極應之，則未可也。自堯舜以來，雖大聖人之世，或未能使皆得，休徵而無咎，固不易之說也。至謂皇極建，則五事皆得，休徵庶徵合福極，以應休咎，固不易之說也。至謂皇極建，則五事皆得，休徵而無咎，皆福而無極，至于三代中材之主，與後世之賢君，其于建用皇極，殆未盡也，而于五事，固未至于皆失也，故離之而拘牽合之而混并者，皆非箕子之本意也。然則皇極之統五事，奈何？曰觀之書，可知也。正直、剛柔矣，而乂、哲、謀、聖、極也，狂、僭、豫、急、蒙，不極也，極于一事，則休于五事亦然，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極于一徵，福蓋之矣，不極于一事，則咎于一徵，極隨之矣，事徵之相感，各緣其類，福極之應，則不可強合，觀

時應徵、幾于無用。亦悔悔不忘之意云爾。至于洪範言五行五事之序，以其生出之次，而應徵特繫諸人事，而不可以次言，亦箕子徵意所當知者，故併列之。

五紀庶徵貫通之譜

五紀	庶徵	大宰施法于官府	宰夫八職	宰夫	司會
一曰歲	王省惟歲	王	王家宰總攝六官之長受歲計成贊之	歲終則令羣吏	以歲會考歲成
			正歲會		
二曰月	卿士惟月	建正 歸 立武中大夫	正掌官法以治要	月終則令正月要	以月要考月成
			官官之長式皆治要所治故謂 月也故歸士之省惟月		
三曰日	師尹惟日	設考下大夫 陳殷七 倅輔府史胥徒	師掌官成以治凡	旬終則令正日成	以參互考日成
			司徒所治所謂日也故師尹所省惟日		
四曰星辰	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		師天官之屬		
五曰曆數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司掌官法以治日故掌官當以治數		

風　箕星好風、東北之星也。箕在東南爲風、其星修也。箕、好風。

雨　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畢星好雨、西方之星也。

鄭氏以天從箕金箕好風、畢好雨、于參不通、今不取。

日知星躔、分剛上而交柔、故小利有攸往。

黃道兩至柰牛、去北極遠。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

冬至日至柰牛而遠極、故暑長。　黑道二出黃道表、北從黑道。　立冬、冬至。

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日在北陸而減冰。

日行北陸謂之冬。

春分、日在婁、日中星鳥。　青道二出黃道東、東從青道。　立春、春分。

日行西陸謂之春。西陸、朝覿而出之。

黃道一、黃道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去北極九十一度、正當赤道、天之中。

日有中道、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

月有九行、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　當交則兩道相合。謂之朔、謂之辰。

日光道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

秋分日在角、晉中星虛。　白道二出黃道西。　立秋、秋分、西從白道。

日行東陸謂之秋。

日永星火、鳥鷁、草、
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去北極六十七度、

夏至、日在東井北、近極、故暑短、

立八尺之表、面日晷長一尺五寸八分、
日行南陸謂之夏、

日南、日出中道、移面西入、景、與多雨、日緯過南長晷、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鷹徵

日暑、日暑退面短、爲旱、

日煖、日之南北失節、暑退而短、爲恆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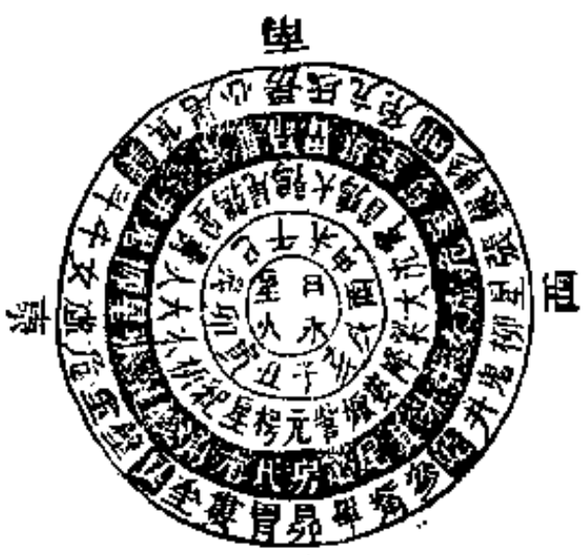
日寒、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爲恆寒、

日風、日去中道、移面東北入箕、若東南入井、則多風、

赤道二、日黃道南、立夏、夏至、南變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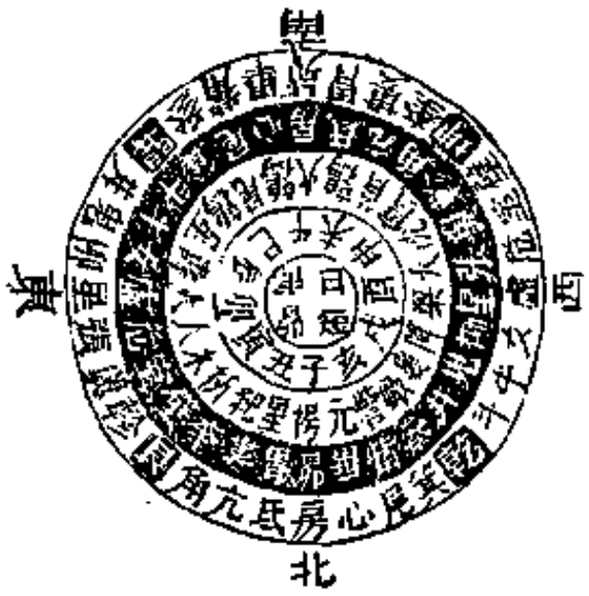
月從風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日從寒溫、

堯典中星



三歷日足不同皆藏差所致

歷名 / 日星		漢歷		四分歷		乾象歷		大明歷		景初歷		正元歷		通天歷	
月令日星		參歷觜東近井以乙卯日星昏正月己巳合朔立春建上元七曜俱在營室													
日星	日所在	營室去極春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立春	危七度二十一分退二	百六少弱	危七度二十一分退二	百六少弱	危七度二十一分退二	百六少弱	危七度二十一分退二	百六少弱	危七度二十一分退二	百六少弱	危七度二十一分退二	百六少弱	危七度二十一分退二	百六少弱
	雨水	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百一強	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百一強	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百一強	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百一強	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百一強	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百一強	室八度二十八分退三	百一強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驚蟄	奎一度八度三分退一	九十五強	奎一度八度三分退一	九十五強	奎一度八度三分退一	九十五強	奎一度八度三分退一	九十五強	奎一度八度三分退一	九十五強	奎一度八度三分退一	九十五強	奎一度八度三分退一	九十五強
	春分	婁二度十四度十分退一	八十九強	婁二度十四度十分退一	八十九強	婁二度十四度十分退一	八十九強	婁二度十四度十分退一	八十九強	婁二度十四度十分退一	八十九強	婁二度十四度十分退一	八十九強	婁二度十四度十分退一	八十九強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清明	胃二度十七分退二	八十三弱	胃二度十七分退二	八十三弱	胃二度十七分退二	八十三弱	胃二度十七分退二	八十三弱	胃二度十七分退二	八十三弱	胃二度十七分退二	八十三弱	胃二度十七分退二	八十三弱
	穀雨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婁女中	立夏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小滿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芒種	井十度十二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井十度十二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井十度十二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井十度十二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井十度十二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井十度十二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井十度十二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日永	一尺六寸	夜三十五一分	一尺九寸八分	夜三十六一分	一尺五寸二分	夜三十四九分	一尺六寸八分	夜三十五一分	一尺六寸八分	夜三十五一分	一尺六寸八分	夜三十五一分	一尺六寸八分	夜三十五一分



| 星火 | | |

帝王經世圖譜卷四

五紀旁通之譜
歷象授時之圖
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
八政旁通之圖
八政時分之圖
周政廢興之圖
刑制世輕世重圖

五紀旁通之譜

晉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晉侯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月日星辰是謂也

洪範四五紀

五紀不及時者時缺于歲星辰日月正閏時定面歲功成矣

堯徵

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謂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故堯之紀也

帝王省惟歲

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周于天一晷一晷四時備成萬物舉提綱挈機運衡授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

一曰歲

主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終六旬謂之紀歲終又復謂之元歲有虛有閏有名

王省惟歲

非三百六旬有六日時有以定成歲四閏月

宰夫

掌天官之屬以治日月星辰之位以序事以治官府

周禮

歲終則令正歲會正月以會歲會歲終則令更始

馮相氏

掌二次二十有八星之位以辨天下之時以觀天下之會辨其叙事

禮記月令

仲春之月日夜分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仲夏之月日長至日在東井昏亢中旦牽牛中

仲秋之月日夜分日在角昏牛中旦婁中

仲冬之月日短至日在斗昏虛中旦柳中

禮運

爾雅

歲陽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歲名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卿士惟月

月

仲春仲秋仲夏仲冬

月令

正月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畢中

二月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三月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四月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虛中

五月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六月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婁中旦昴中

七月孟秋之月日在翼昏牛中旦觜觿中

八月仲秋之月日在角昏虛中旦參中

九月季秋之月日在氐昏危中旦東井中

十月孟冬之月日在尾昏柳中旦翼中

十一月仲冬之月日在斗昏婁中旦角中

十二月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星中旦氐中

堯典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日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隩日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夷

周禮

以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

禮運

以天爲本以地爲體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

爾雅

月名　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月陰　月在申曰觀在乙曰橘在丙曰厲在丁曰彊在戊曰止在己曰畢在庚曰辛在辛曰修在壬曰塞在癸曰終

日惟尹惟日

日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月

旬正日成以五參日成

月令

自正至十有二月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自甲至癸其日甲乙

堯典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禮記

周十二辰爲日一晝一夜周運一匝爲日日行天一度天之運周而復始

爾雅

日名　日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日陰　日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

五紀旁通之譜　春夏、中星、分野、晝夜、閏法、悉已見他圖譜、更不重出。

二十八宿起見以紀節目所會之辰以紀安宿即名宿之星日月所會以紀安宿即名宿于其次以指昏旦中星以考正四時之氣候

四曰星辰

鹿	民	惟	星

星爲民紀
星火候
星虛司
星昴收
星辰伐

自子至亥	十有二辰	昏參中	旦尾中	二十有八星回于大
			以星爲紀	

自斗星至婺女
自婺星至翼尾
自角至參

帝王經世圖譜　卷四

曆者聖人之作歷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堂之長短斗綱之建者觀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綢繆焉

歲有章部起元有分差月有弦望期有閏餘

歲　月　日　時　撫　易

曆象

五曰歷數

日有分至交食
經星有昏旦氣節辰次
斡星有合見留行遲速順逆
斗有建
歲星有躔度超次

辨其序事以會天位

正月守典泰壇為命太史之司法辰之司天行

日宿離紀以初度每歲不差

致日月以辨四時之序

季冬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曆象授時之圖

分　命　羲　仲

羲天地之仁氣仲數之中也

宅嵎夷曰暘谷	昧谷之所皆南言	
寅賓出日	迎故迎日之	日出之迎月歷所過而日謂
日中	晝以陽分日日中春夜	
星鳥	南七宿方見南方	鶉火候中星以考中氣
以仲春殷	殷故之陰秋也殷中陽爲春中	
厥民析	民散方農和時析厥作事而氣	在壯在老因者宜幼
孳鳥尾隩		

作　東　秩　平

正月	二月	三月
平秩東作	平秩南訛	平秩西成
日所以出萬物之所作也	日星以正仲夏之所長也	日所以入萬物之所成也
星以昏中者日永星火以正仲春之中也	星以昏中者日短星虛以正仲秋之中也	星以昏中者晝夜均星昴以正仲冬之中也
天地人之義和也	天地人之義和也	天地人之義和也
作起也萬物之所起也	訛化也萬物之所化也	成就也萬物之所就也
平秩東作日永星火以正仲春之中也	平秩南訛日短星虛以正仲秋之中也	平秩西成晝夜均星昴以正仲冬之中也
平者以其有徑不足以正仲春之中也	平者以其有徑不足以正仲秋之中也	平者以其有徑不足以正仲冬之中也
秩敘也	秩敘也	秩敘也
東方之時萬物之所作也	南方之時萬物之所長也	西方之時萬物之所成也
羲和之官以出日爲職故平秩東作	羲和之官以日永爲職故平秩南訛	羲和之官以日入爲職故平秩西成

仲和命分		
和天地之義氣義分別于義		
	谷曰宅 昧西	
致故二餘曰分	納寅 日餞	餞故送曰之
	宵 中	宵以陰分日 宵中秋夜
可夏春鳥畢 知昏星四虛	星 虛	南悉七北 方見宿方
	仲以 秋殷	
夏者在民 均斟用之	夷隩 民	休可急農時時 以未事閒氣
	毛鳥 毯獸	
平	秋	西	成

堉為之備
者重矣分
至資閒必
書坐物于
三時柔昏
不在月令
昏七月十
月至二之
日所行有
序于朔易
令十二月
秋平在者
令睹舉其
切者則之
則凡詩書
周建酋秋

七月	八月	九月
天地始肅不可以緩命百官始收 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蓄積 乎場圃繕葺宮室	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 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屏 氣以待煖陽之發泄乃 始天子乃教以田獵習水戰 伐薪造炭	蟄蟲咸俯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 窬窖修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 積聚無有留藏務盡地利田野 廬舍有不修葺者則治其罪以 其制

叔和命申		
義之叔義稽		
	幽方宅 都曰朔	有餘冒陰 始陽剝北
同仲者敬不 夏與致言		
	日 短	長極日 極景短
	星 昴	南昏七西 方見宿方
	仲以 冬正	
納入民 處室皆	隅厥 民	休農乘時 事而氣
	氈鳥 毛獸	
平	在	朔	易

所載上歛
天道者皆
可觸類而
長故平秋
天之作訛
成易者所
以左右民
成易者又
人之作訛
者也平秋
所以輔相
天地也至
于因析寅
陰特舉扈
民之事以
明授時之
端至于官
及鳥獸則
又授時之
紀功也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 寒風行戒百官謹蓋藏命有司 曰地氣且泄毋發天地之房 農以休息之命將閉塞而成冬 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 薪炭以備寒冬以便燕處 詰誡百工毋有不敬必循其故 武于天宗	命奚仲作車以載重致遠牛馬 駕車以利民用命共工 曰修溝瀆以備水潦安水庸 曰決汝漢排淮泗以導其流 通四瀆以入于海 命虞人入澤梁以 時漁捕以共鮮羞 仗義以之本無取無用竹 地者節之 閉關 藏也	出土牛以送寒氣命 漁師始漁 冰方堅命取冰以入 命有司 農計耦耕事 終于農 大 夫 命 農 畢 入 于 保 命 民 無 有 所 興 土 事 以 為 民 煖 天 子 乃 與 公 卿 大 夫 共 飭 國 典 論 時 令 以 待 來 歲 之 宜 所 謂 平 在 朔 易

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

歲		
歲	星	災祥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布時德不堪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物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待梓慎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于子晳之亭也。十九年　公孫揮與裨竈論道逝酋有氏于是歲在降婁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此以入事猶可以參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陳侯之口。推天數。 昭八年晉侯問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 十一年景王問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告何實因對曰察因此察侵厥狄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 今歲在析木之津豬將復興。 十二年楚王問于申無宇曰吾其濟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 將有之然樂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囚天之道也。蔡downarrow楚亦以人事推之。 二十二年夏吳伐楚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月		
閏月	月失差	閏月失禮
文元年，于是閏二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當言正月己丑。時史失閏。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一失閏。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日

日食災祥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乎士文伯曰魯侯孰憂對曰魯侯其無後乎禮所以守其國也君子小人有其位也猶有禮以治之小大有序小公因大國大能事其大故能保其國今魯侯焉知禮禮魯侯其亡乎不能定其位公衍公鳥公為之公子慭公子偃公子喜時公子遂公子牙公子友公子慶父公子季友公子翬公子益師公子彄公子無駭公子展公子揮公子羯公子肸公子貜且公子黑肱公子村公子愆期公子結公子野公子鉏公子戴公子買公子商人公子遂公子偃公子喜時

政。一切無有。而作說成易。析因夷險之事。一聽之自趨而已。至于象數變見。視爲偶然者。而視左氏所記。爲捏造。史筆之說。而不加省。亦可悲夫。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書紀。豈可忽哉。故本洪範五紀。合鷹徵。參周禮。戴記。堯典、禹貢、豳雅、之說。本之羲和。通之月令。取左氏傳所載。類分之爲四論。如右。凡四論之說。茲不復出。而條其大概如此。

八政旁通之圖

一曰食	后稷	十二牧食藏世時。是食。 棄掌取穀。綱舉目張。 洪水之後。民食爲急。故居農之世。機官爲重。貨以通食之有無。先本後末。		
二曰貨	后稷 共工	交易取財貨。 懋遷有無。化居通民爲粒。 或布幣而勞以強五材以捍民器。或通四方之參貨以平之。	大司徒	凡周體。地官治野之職。 發生。
三曰祀	秩宗	典三禮。 營宗廟爲先。 家造祭器爲先。 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 對揚有祭。	大宗伯	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整 死。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祀有 業。
四曰司空	司空 共工	伯禹作司空。既宅百揆。猶 象司空之職。水土既平。百 工事業。舜相平禹。禹曰。 宅。稻。暨百工。亦協 同。空。亦獨分命。不與百工 類禹。	冬官 司空	今亡考工、補亡。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五畝之宅。百畝之田。
五曰司徒	司徒	契敷五教。既析食貨。四此 司徒專主五教。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 近乎禽獸。	大司徒	十二教三物之國。 教典總系司徒。散在他官。 教胄子在諸子之職。謹庠 序之教。 教有業。
六曰司寇	士	掌邦刑五刑。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教之不改。而後加之。	大司寇	掌建邦之三典。 五刑恤在司寇。散在他官。 如鄉刑。屬司徒之類。
七曰賓	秩宗 納言 四岳	實掌五禮。賓在其中。 三禮特舉其重。 太史公六能半賓客。遠人 至。然則納言如周太僕。 賓于四門。亦主賓客。 十二牧。柔遠能邇。	大宗伯	以賓禮親邦國。 賓禮總在宗伯。散在他官。 行人司儀。屬秋官之類。 賓有業。
八曰師	士	十二牧。討其中亂。 糾其戾。 糾其邪僻。 兵事係在士。世平戈省。 藏弧。大射用弓矢。 取隼旄。門旗取鳥。是 兵。 自反國有禮。	大司馬	軍政掌在司馬。軍旅六官 皆屬。邦軍禮同邦國之類。 師有業。
	禹宅百揆。于八政無所不總。因岳 十二牧。亦無所不總。			棄掌建百官。于八政無所不統。 業之通于八政者四。
			士	掌建邦之六典。是無所不總。

八政時令之圖　但舉綱目。言不盡識。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祀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孟春	躬耕帝籍。命布農事。 農事既興。	大市以 布帛。	大享以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仲春	行夏令。則大旱。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季春	行夏令。則蟲蝗。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孟夏	行冬令。則雹傷穀。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仲夏	行冬令。則五穀不熟。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季夏	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孟秋	行冬令。則五穀不熟。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仲秋	行冬令。則五穀無實。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季秋	行冬令。則五穀不熟。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孟冬	行秋令。則瓜瓠不成。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仲冬	行夏令。則旱。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季冬		通商賈。 行旅。	祀先王。 祀先王。	修利溝洫。 修利溝洫。	班布五教。 班布五教。	命理訟。 命理訟。	命諸侯 入貢。	命將帥。 命將帥。

二曰貨	三曰祀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其祀戶、祭先脾、祈穀、迎春、修祭典、擾性、辨用牝、	辨聚大衆、做工置城郭、	聚正入學、習舞、	
日夜分、川同度、益、辨絺川澤、辨識藪池、辨材木、	其祀川、祭先脾、命民社、祀高禖、上丁釋菜、祀不用犧牲、	乃修園囿、辨作大事、	上丁視學、	命有司修園囿、
命野虞、辨伐柔新、后妃紀桑蠶、	其祀戶、祭先脾、蠶于北郊、命婦蠶桑、	命工師理、百工成器、	天子親合樂、	
后妃紀獻繭、	其祀原、祭先脾、迎夏、迎暑、飲酒、	繼長增高、辨起土功、行冬令、則大水、敗其城郭、	習合禮樂、	蔡秋至、醫師聽訟、
關市辨衆、	其祀壇、祭先脾、大雩、嘗黍、			誅不孝、貶流不悌、
命澤人納材葦、命虞官漆林、命虞人入山行木、	其祀廟、祭先師、釋奠釋菜、	不可以興上功、		
	其祀門、祭先肝、迎春、	完隄防、修宮室、	命有司脩溝瀆、	
日夜分、川同度、	其祀門、祭先肝、大雩帝、祭禽于四方、天子乃雩、禱用羔、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命有司申嚴百刑、	
我粟貴、我糶賤、	其祀門、祭先肝、龍見而雩、	脩封疆、審端徑術、	易關市、通貨財、	
	其祀行、祭先腎、迎冬、祭水、大飲烝、	增城郭、溝池深、		
我木取竹箭、	其祀行、祭先腎、命有司祈祀、	土事毋作、以妨農之時、		
	其祀行、祭先腎、畢山之祀、田獵取獸、	監收秩薪柴以共爨、次諸侯之列、賦之牲、		

七曰賓	八曰師
耕耨及、鎡基施、少者、壯者于田野、	不可以興兵、
聘名士、召賢者、	行秋令、則寇戎來侵、
打諸侯、	行秋令、則兵革並起、
	行秋令、則四鄰入保、
	班馬政、行冬令、則暴兵來至、
	不可以起兵動衆、行冬令、則四鄰入保、
賞軍士、武人于朝、	命將帥、選士厲兵、
養衰老、	
	天子乃教于田獨、行春令、則師興不居、
賓羌戎、蠻夷大飲烝、	命將帥、誅武、行秋令、則小兵時起、
命樂師大合吹、	行秋令、則四鄰入保、

周政廢興之圖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繼麟而作、

洪範八政	一曰食	二曰貨
后稷先公風、美公劉之原、文王之興、本于民、		
七月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	
篤公劉 由太王也、	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	作械斧斨、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文武成康	畢泰、宜黍稷、南畝、思古、	魚麗、美萬物盛多、有道、
屬王	畢泰廒、	由庚崇丘、由儀廒、
宣王	韓奕、實墉實壑、實畝實籍、	韓奕、梁山維、甫侯之功、
幽王	江漢、子疆子理、	無羊、三百維群、
春秋	楚茨、我田既臧、多黍多稌、	大東、杼柚其空、

三曰祀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獻羞祭韭	入邑塞廊。築場築屋。	請後公堂。稽被兒館。		酌酒漿醪。曰殽羞羊。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俾筵俾几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茅斯館。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俾筵俾几。食之飲之。	其軍三單
作廟奕奕。奚斯所作。	乃召司空。俾立室家。	乃召司徒。俾立教化。	厥苾貫厥成。	問。亦不隕厥問。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后稷肇祀。以迄于今。	作邑于豳。宅是鎬京。作洛。	於樂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
天保魚藻	板 蕩	白華南陔	民勞 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不能。	鹿鳴 廣之類	采薇 廣之類。
雲漢 不珍祿祀	斯干 考室 鴻雁 百堵皆作。	黃鳥 刺穆姬氏。載而不至。我行其野。 刺多涇昏。	泂水 民之此言。舉其之遐。	復會諸侯于東都。	修車馬。備器械。南征北伐。
楚茨 祭祀不懈	十月。	谷風。天下喬薄。	菀柳。刺幽不中。	賓之初筵。	漸漸之石。
	諫我猶厲。	言見爺父子夫婦之間。見五品不遜。	言殺牲甲之間。見人之類。見刺幽不中。	言朝聘會盟之類。見賓禮爲私。	言徒役取人之類。見用兵無識。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五事敬。則可以言政矣。故八政次之。食、所以養民。貨、所以通食而濟民用。發生備矣。則可以報本追遠矣。故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先養生而後送死。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欲其安居而樂業也。故司空次之。飽食、煖衣、逸居、不可以無教也。故司徒次之。教有所不行。不可以撫鄰也。故司寇次之。六者具。自治之道盡。斯可以治人矣。禮以賓之。師以正之。治人之道備矣。農用八政何也。主乎厚也。先養之而後治之。自治而後治人。先本而後末。先報而後安。先教而後誅。曰反而有禮。而後師無非厚者。茲其所以爲農用也。觀乎十三卦制器之義。知八政之所由始焉。觀舜之命九官。周之六典。知八政之所由備焉。觀詩之風雅。知八政之所由廢興。觀春秋、知八政之所由壞焉。觀孔孟之書。知八政之不克復焉。觀月令、知八政之不可缺焉。觀王制、知八政之于漢、有其意而無其事焉。噫。君之養民何其厚。而後世何其薄。民之事君何其盡。而後世何其虐。于養民而兵刑合一官。六卿分職。則本末該矣。食貨、教、合于一官。因與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爲二職。業鉅爭強也。七月、公劉、太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刑也。無俟乎刑也。刑非所以美也。或以無盜。或因事而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矣。八政之中。教爲極功。四者、教之本。三者、教之餘也。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復也、亦難。宣王之中興。所以宋至乎極功也。教不至。則刑有所不行。民之訛、莫徵也。教之未至也。故規之雖然。猶未離乎忠厚也。春秋大壞矣。聖人作春秋。所以繼詩之美刺。而存其忠厚也。庶幾乎教。聖人不得自行其道。是食、足兵、民信之矣。弟子尚以不得已而去爲問。春秋得無作乎。孟子之言干齊梁滕者。王道之本也。故不及乎司寇。賓師之事。不忍其罔無恆產之民。陷瀕而墜爛之也。始乎食、終乎兵。參之以信。八政該而存矣。孔子爲桑弟子言。萬世之論也。始乎食、終乎教。孟子爲時君言。救民之術也。所謂不得已而去兵者。如是而已。月令、秦之書。以教蓋略。其本蹙矣。況月令所言者。秦蓋未悉行乎。襄公秦之始也。未能用周禮。奚無以周其國。詩人何其見徵哉。漢唐君臣。猶諄諄乎呂氏之令。先王之八政。宜其不復也。王制一篇。剿六經而作。雖其次第或與洪範異。而八政亦粗舉焉。惜乎又不見施行也。

刑罰世輕世重圖

刑新國用輕典。	刑平國用中典。	刑亂國用重典。
夏刑。	舜刑。	湯刑。
禹立象刑。	細繹刑用中典者見之。	其曰不見于經。古秘作官刑。湯官刑用亂知以懲亂。
墨劓。	周刑。	用象。代之說。別右三典。至穆王用呂刑。
剕。	墨五百。	
宮。	劓五百。	
大辟二百。	剕五百。	
漢文除肉刑。	宮五百。	
笞三百。	殺五百。	
笞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		
孔子言周末制。		
輕刑增千。		
刑五百。		
死刑減三百。		

有過無大。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告災適爾。
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宥災肆赦　過疑適輕

上刑適輕下服。
獄疑。泛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三赦。幼弱。老耄。蠢愚。
三宥。不識。過失。遺忘。

八辟議　親故賢能　功貴勤賓　與八統合

輕重諸罰有權

刑故無小。
人有小罪非告。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犯手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下刑適重上服。

怙終賦刑　恩義解之義

八成。邦刑。邦賊。邦謀。犯邦令。　故
積邦令。　爲邦盜。爲邦諜。爲邦誖。　不改　適重　亂政疑衆　舊染汙俗　刑疑赦從罰　按減罪之義。

周禮五刑　士師五禁　左右刑劓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四曰野禁。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五曰軍禁。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一曰官禁。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二曰官禁。
　　三曰國禁。

舜典象以典刑。皋陶作士。明于五刑。　禹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墨

劓。庶言制罪四。官一刑。即劓耳。　原野。　鄉士。　三日　肆之

宥五刑。劓五服。三就朝。公族子　甸人。　周禮遂士。　郊。　流宥五刑。五宅三居。九州之外。五刑之疑有赦劓辟疑赦。劓倍差。

四等

劓里國刑　千里之外。
金作贖刑

劓

六兩任鍰。黃鐵也。
墨辟疑赦。劓百鍰。
劓辟疑赦。劓惟倍。　二百鍰。
宮辟疑赦。劓六百鍰。　五百鍰。
大辟疑赦。劓千鍰。

明

明勅法。則人畏而不犯。可無都于用獄。

聽

大司徒萬民聽刑獄。
小宰以官刑儆百官。　周禮此類甚多。

獄

一曰宮禁。小宰所掌宮禁之禁。
二曰官禁。
士師五禁。以左右刑糾。　三曰國禁。
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

士師五戒。以先後刑糾。使使漸服于民。

一曰劫。用之于軍旅。害程者是。
二曰誓。用之于會同。害大諸多方之類。
三曰禁。用之于田役。則禁令之類。
四曰糾。用之于國中。與禮官糾之糾。
五曰憲。用諸都鄙。布憲之憲。

三剌。一曰訊羣臣。
　二曰訊羣吏。聽民之所剌。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曰訊萬民。

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

議親之辟。
議故之辟。
議賢之辟。
議能之辟。
議勤之辟。
議賓之辟。

施于國。宮刑不以施于官。所以爲適其宜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法有權。所以爲得其情也。刑期、無刑。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以爲合乎時也。既訊之皋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所以爲稽于衆也。罔有枉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所以爲各得其職也。本末兼備。人法兩盡。如此。是以能又用三德。而明德愼罰。因殺閒釋。皆至于亦克用勸也。一毫之有愧于昔人。吾寧過于厚。無過于薄。則禹之泣皋。穆王之訓刑。漢文之除肉刑。殊時而同道。異德而同心者歟。

三禮五禮名數之圖

三禮	天神禮	祀禮祀、祀昊天上帝。 實柴祀日月星辰。 三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五禮	吉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 其別十二。
	地示禮	祭血祭、祭祫禘、祭五嶽五。 沈祭山林川澤。 三疈辜、祭四方百物。		凶	以凶禮哀邦國之災。 其別五。
	人鬼禮	享　肆獻祼、享先王。 饋食、享先王。 祠春、享先王。 礿夏、享先王。 嘗秋、享先王。 烝冬、享先王。		賓	以賓禮親邦國。 其別八。
				軍	以軍禮同邦國。 其別五。
				嘉	以嘉禮親萬民。 其別六。
三禮合十二。			五禮合三十六。		

祀。	禋祀。	實柴。	槱燎。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禋。	實柴。	槱燎。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實柴。	槱燎。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槱燎。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祠春。	礿夏。	嘗秋。	烝冬。	血祭。	貍沈。	疈辜。	肆獻祼。	饋食。

朝。	覲。	宗。	遇。	會。	同。	問。	視。	時。	殷。	時。	殷。
覲。	宗。	遇。	會。	同。	問。	視。	時。	殷。	眺。	殷。	眺。
宗。	遇。	會。	同。	問。	視。	時。	殷。	眺。	弔。	眺。	弔。
遇。	會。	同。	問。	視。	時。	殷。	眺。	弔。	禬。	弔。	禬。
會。	同。	問。	視。	時。	殷。	眺。	弔。	禬。	禭。	禬。	禭。
同。	問。	視。	時。	殷。	眺。	弔。	禬。	禭。	恤。	禭。	恤。
問。	視。	時。	殷。	眺。	弔。	禬。	禭。	恤。	喪。	恤。	喪。
視。	時。	殷。	眺。	弔。	禬。	禭。	恤。	喪。	荒。	喪。	荒。
時。	殷。	眺。	弔。	禬。	禭。	恤。	喪。	荒。	弔。	荒。	弔。
殷。	眺。	弔。	禬。	禭。	恤。	喪。	荒。	弔。	禬。	弔。	禬。
眺。	弔。	禬。	禭。	恤。	喪。	荒。	弔。	禬。	禭。	禬。	禭。
弔。	禬。	禭。	恤。	喪。	荒。	弔。	禬。	禭。	恤。	禭。	恤。
禬。	禭。	恤。	喪。	荒。	弔。	禬。	禭。	恤。	喪。	恤。	喪。
禭。	恤。	喪。	荒。	弔。	禬。	禭。	恤。	喪。	荒。	喪。	荒。

師。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田。	均。	役。	封。	均。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田。	均。	役。	封。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饗燕。	飲食。	昏冠。	賓射。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凡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二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大司徒之職、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保氏賈疏、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春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禴祠烝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兕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兇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饗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肆師、凡大祭祀、宿、宿之、誓、誓百官、及執事、卜日、宿、視涤濯、莅玉鬯、省牲鑊、奉玉盤玉敦、以實鼎俎、奉牛牲、羊牲、豕牲、以授職事、詔相王之大禮、詔王儀、詔大號、凡小祭祀、亦如之、凡喪、掌事、大喪、莅大斂、小斂、大殯、大遷、及葬、及墓、祭墓大奠、小奠、凡國之大事、掌其禮儀、及其兵革、大司寇、凡國之大事、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起軍衆、教戒、以鼓進退、以金止鼓、鼜、以旗致民、以旗物辨軍事、以治兵、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法、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中春之法、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如中夏教茇舍之法、遂以狩田、凡軍事、建大常、則衆庶皆建其旗、鼓皆駴、車徒皆譟、及表、貉、則為主人、及致民、及誓、及禁、及解、及斂、及罷、大祭祀、羞牲、羞牲魚、羞牲腊、羞燔燋、羞肆、羞燗、羞煮、羞膚、羞肝、羞肺、羞心、羞舌、羞脾、羞首、羞肩、羞臂、羞肫胳、羞正脊、羞脡脅、羞横脅、羞短脅、羞代脅、羞胹、羞燀、羞爵、羞酒、羞清、羞盎、羞齊、羞糗、羞餌、羞粉、羞酏、羞糝、羞豆、羞籩、羞房、羞魁、羞醢、羞羹、羞酱、羞酏食、羞糝食

玉	管大圭、四圭有邸、執鎮圭、天、祀、祼璋、瓚、東青圭、南冰璋、天、西白琥、北元璜、
器物	陶匏、蕢桴、五齊三酒、大羹、菹越、粢盛、粗鬯、籩豆、簠簋、俎俶、布幂、椮杓、玄酒、
服	大裘而冕、內服大裘、上加衮冕、被衮、
車	玉路、象車、所乘各有時、鸞和文鸞、
旂	太常、畫帝畫日月、
樂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空桑之瑟、龍門之桐、材以爲鼓、鼗鼓、鼓鼗、鞉鼓、鼓鞉、晉鼓、鼓晉、雷鼓、鼓雷、靈鼓、鼓靈、路鼓、鼓路、鼖鼓、鼓鼖、鼉鼓、鼓鼉、縣鼓、鼓縣、鍾、鎛、磬、柷、敔、笙、竽、簫、篪、篴、管、塤、箎、毛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祀號	神號、類造、金版、編金爲上帝、則夷金版、
張設	罷案、皇邸、爲上帝、大次小次、重帟重案、祀五帝、
配侑	后稷、郊祀、祀天、文王、宗祀明堂、郊、圭日、祀上帝、郊、圭日、祀以月、

周禮、太宰之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備、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祇亦如之、　宰夫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九之三月、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則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大裁及執事、莅陽燧于上下神而、　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王祭大圭、執鎮圭以朝日、　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大司樂、乃奏黃鍾、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樂、圜鍾以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空桑之瑟、龍門之桐、材以爲鼓、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太祝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辨六號、一曰神號、　大師類上帝、　巾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家宗人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而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　鬱人鬼、鬯服氏、祭祀裒鬯、六人、維王之大常、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大司寇之職、若禮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小司寇、凡禮祀五帝實鑊水、納享亦如之、　士師之職、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　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周易、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羣神、　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泰誓上、類于上帝、　武成、柴望大告武成、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毛詩、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雲漢、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閟宮、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

禮記曲禮、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天子祭天地、　月令、孟春之月、其日、祈穀于上帝、　仲夏大雩帝用盛樂、　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共皇天上帝、　季秋大饗帝、　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其力、以共皇天上帝、　禮運、魯之郊禴、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

職焉。　禮器、有以少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宰敬不壇墠地而祭。　有以素爲貴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椮杓。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孔子曰。師乙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三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禮昏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言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繒衣繒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郊。公羊曰。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九月。辛丑。用郊。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曰。九月。辛丑。郊。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左氏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穀梁曰。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三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禮昏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言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繒衣繒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郊。公羊曰。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九月。辛丑。用郊。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曰。九月。辛丑。郊。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左氏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穀梁曰。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三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禮昏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言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繒衣繒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郊。公羊曰。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九月。辛丑。用郊。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曰。九月。辛丑。郊。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左氏曰。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穀梁曰。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三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禮昏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言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繒衣繒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郊。公羊曰。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九月。辛丑。用郊。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曰。九月。辛丑。郊。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篡夫郊祀后稷以新穀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八年九月大雩　左氏曰秋九月大雩　書不時也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　左氏曰早也　六年九月大雩　左氏曰早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早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十有二年秋大雩　十有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乃卜牛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夏五月辛亥郭公　公羊曰鼷鼠食郊牛牛死乃卜牛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夏五月辛亥郭公　定公九年秋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有二年秋大雩　十有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又五年辛亥郊　公羊曰鼷鼠食郊牛牛死乃卜牛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夏五月辛亥郭公　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者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而知傷屬道蓋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又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　金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菅蒩之上帝矣故卜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蒩之豬而待六月上甲始庇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以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庇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孝經孝治章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感應類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先王配天之禮見于經傳若明而諸儒異說矛盾側始不明惟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也變禮有旅有類造有禋祠有柴望有告有用牲有幣帛有類造有禋祠有柴望有告則又略于旅矣有故則旅故存異釁廢樂器豈非以其凶災邪類或用于師或用于帥柴或用夏正之月祈穀于上帝詩之噫嘻郊特牲之迎長日春秋雩郊左傳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于上帝帝于圜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于地上之圜丘奏之禮器之噫嘻月令大雩帝孝秋嘗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秋季大享上帝于明堂詩之我將月令之大饗帝孝經宗配文王于明堂是也多日至祀天于圜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于地上之圜丘奏之禮器

因吉土以享于郊是也兆五帝于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是也此則歲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矣然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于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禘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肅之爲說又不通矣參而收之一天六帝歲有九祭常禮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役有類造肆師類造爲位泰誓類于上帝是也旅陳類聚則合上帝五帝而一祭焉者也大裁有禋祠肆于上下神祇雲漢上帝不臨春秋大雩暵旱之類是也巡狩則有柴望舜典至于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郊特牲適四方先柴是也至于禪有肆類伐有告革命有柴作邑有用牲亦事天之變禮也就陽故于南郊因天故于圜丘至敬故埽地燔柴故于泰壇此冬祀祈穀之所同也菅璧牲幣放其色樂以圜鍾爲宮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駜樂奏貢鍾所以祀之也大圭素車大麾陶匏藁秸蒲越犧尊疏布幂椮杓大饗用犆貫瓚爵也鎮圭玉路大常建十有二旒被衮冕衣裳繡龍青赤黃纁纊以祀天道又以致其文焉夫事天之禮豈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菅璧爲冬祀南郊四圭爲春郊大裘無旒乘素車被衮爲祭禮祭天無祼不用彝皆考之未詳者也禮神之牲幣玉則燔之祀神之牲玉則瘞之所同而已秬鬯以事上帝大旅陳彝則雞舞祼酒犧設彝故酒正言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而幂之人疏盧亦爲彝祭祀言之爲可考矣大旅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吳天上帝亦張設之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日放典瑞言皆大圭執鎮圭以朝日享次言朝日祀五帝則用于郊祀可知非實柴圭璧之祀矣祭法二人執戈送逆尸則尸乃配侑之尸歟祭之所用郊零也其見於經傳則詳矣郊用夏正祭于四月失禮也雩用龍見月令于仲夏秦非也明堂祼變五人帝侑以五官主于宗祀故于室堂而禮文于郊祀詩有牛羊似與用犆不合蓋配侑之太牢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各有不同矣郊配以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爲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爲感生帝乎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蔽緯不是惑也禮天地兆五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于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方祭天之祀一歲已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遍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于祀祀莫重于天故卜日卜者不偏問五帝云禘大享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非不卜也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變是也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狩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略故曰大旅具矣不是以雙帝類造禋祠柴告則又略于旅矣有故則旅故存異釁廢樂器豈非以其凶災邪類或用于師或用于帥柴或用于卓其禮一也旅掌于大宗伯類造掌于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略矣

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北辰一也、祭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容得禮乎。白郊祖宮則雩、其旱禱之先數。作樂于豫、享于帝、立廟于渙、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也。惟聖人爲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變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周禮祭地之譜

禮	時	地	牲	幣	玉	器物	服	車	旂	樂	祝號	祭設
血祭　瘞埋。	夏日至。鄭氏謂十月祭神州、用于冬至。	北郊。經無明文。據氏引識緯。澤中方丘。祭。泰折。壇。	用騂。犢。牲放黃琮。幣。牢角繭栗。	幣放黃琮。	兩圭有邸、祀地。黃琮。禮地。	經無明文。鄭氏謂陶匏蒲鞂之類。與祀天同、予理當然。	經無明文。鄭氏謂大裘而冕、夏至日、著服裘之時、理應服冕。	經無明文。車車玉路、建大常以祀。先儒謂禮同祀天子、理當是。	大常。用玉路所建大旂。	樂大呂、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函鍾奏宮、八變、毛詩及天官成命、鄭祀天神也。　圜鍾、南地祇皆出。	元號。	經無明文。理應同于祀天。

地祇異名之譜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地祇	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地祇總稱。
大宰祀大神祇亦如之。大宗伯祭大祇。	大祇	大祇乃地祇之大者。
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	土祇	土祇、乃五土之神、勾龍配食。
大宗伯、大封、先告后土。大祀、建邦國先告后土。	后土	鄭氏釋后土二說、當以土神一說爲正。
	社	五土之神、勾龍配食。

周禮、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厎瀡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祇、亦如之、　牧人、凡陰祀、用黝牲、毛之、　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器、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宿厎瀡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祀于上下神祇、　肆師之職、祡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大司樂、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　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而凡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　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靈發、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又曰至于灁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大祝、六號、三曰高號、建邦國、先告后土、家宗人、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尚書武成、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毛時雲漢、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歲徧、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禮器、天地之祭、倫也、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孝經應感章、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王者、父天母地、率事之理宜、　而周禮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以佐王建邦國、凡祭祀、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肆獻祼祭先王、以烝嘗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凡祭祀、以玉幣各放其器之色、而實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大司樂、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大祝、六號、三曰高號、建邦國、先告后土、家宗人、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尚書武成、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毛時雲漢、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歲徧、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禮器、天地之祭、倫也、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孝經應感章、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王者、父天母地、率事之理宜、而周禮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以佐王建邦國、凡祭祀、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肆獻祼祭先王、以烝嘗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凡祭祀、以玉幣各放其器之色、而實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大司樂、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　大祝、六號、三曰高號、建邦國、先告后土、家宗人、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　玉人、

配侑　經無明文、據氏引系經、綜謂后稷配、

建置社稷譜

矣、何必牽合識緯爲神州之說乎、今故依經訓傳、以爲祭地三禮如左、其社稷見別說、

巡狩至方嶽有柴望、無祭地之文、蓋大伴同、大師皆立軍社、又宜于社而後行、社主常在軍、不待所至而祭、亦尊天親地之義也、

先儒論合祭大抵以宗伯無祭地之文、與柴望不及地爲據、是未知古人之祭社、通于祭地也、

天子社	諸侯社	大夫以下社
大社爲羣姓立、	封人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國社爲百姓立、 以封人考之、畿內諸侯之制、與畿外同、	據氏謂百家以上、古以漢制明、 置社 周大夫以下成羣立、 邱乘供築、謂其置社與、
王社王自立、	侯社諸侯自立、	州社州長以歲時祭州社、 遂人曰職、
勝國社周滅諸社、	勝國社以滅諸侯、	黨五百家、 遂人曰閭、
市社內宰佐后立市、 祭之以陰禮、	市社雖經無旅國必有市、爲制略同、	族百家、良都以閭百室、與鄰設介、 里有社、則族黨可知、 遂人曰鄙、
軍社大師用立、	軍社若王行、載社主以行、 以前國諸侯亦有軍社、	二十五家、 齊侯救干社于魯、杜氏曰、二十五 閭家爲一社、 鄉特牛、社事單出里、 遂人曰里、

祭社稷譜

禮	常
	孟春　猶田　祈
	仲春　躬田祭社　命民社
	秋　報
	孟冬　大割牲　于公社
變禮	類　天地大畏、類重時幣、　雩祀　大故、　時祭　天畏、
	用牲　幣　幣　獻　軍歸
	封　封于大神、注、社及　方岳、
	宜　大師　大會同　告　諸侯朝天子
	銅　營禮始成其宮

祭社稷旁通之譜

器物	大聖、雖在邊人　有邑可知、　邱乘供粢盛、天子諸侯、　鼎俎尊爵、
樂	靈鼓、皷鼗、　柷敔、　奏太蔟、　歌應鍾、　舞咸池、　司樂主祭之樂、　倫四時舞、
配	勾龍配社、　商祖遠及社不可、　稷勾龍者禹、　棄配稷、　商以前　祖配、
祝	前號、　凡地官同、
地	天子社在雉門內之右、　諸侯中門之右、　社東稷西、
位	君南嚮答陰、
禮	血祭、
牲	放牲之色、
幣	晉親耆社、以習軍旅、　社事軍由里家一人、　社田舉、作通民事、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　師司農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　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小司徒之職、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疆埸之封、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小社稷之壝、　鼓人以靈鼗鼓社祭、　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　牧人凡陰祀用黝牲、毛之、　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凡天地之大祭、類社稷、則爲位、　肆師之職、立次祀、用牲幣、注、31社稷、　凡師旬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封于大神、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凡人凡祭祀

社塲、用大蜃。　司服祭社稷、右祀則希冕。　大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謂地示、社稷。　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禜禬。　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則簫祝。　大會同、宜于社、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小祝、有寇戎之事、禱保郊、祡于社、禜祭、禁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祡禜禬焉。　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鼜獻禽以祭社。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馬、還、獻樂獻于社。　若師不功、則振旅、鼓行、入、奉軍之主、反、舍于社。　大司寇之職、大軍旅、涖戮于社。　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周書甘誓、乃用命、戮于社。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泰誓上、宜于冢土。　泰誓下、郊社不修。　名誥、越翼日戊午、酒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毛詩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緜、乃立冢土。　戎醜攸行。　皇矣、依其在京、侵阮徂共、陟其高岡、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臨其穴、軍其泉、以尹其政、其軍三單、度其鮮原、爰伐崇墉、言陟其夏、則莫我敢承、無矢我陵、我陂我泉、我池我度、我溝我洫、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王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思齊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文王有聲、文王烝哉、皇王維辟、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筑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有相之道、茀祿爾康、矢爾瑕、以引以翼、以長以生、百神爾主、矢爾牲、以治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棘其欲、遹追來孫、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祭事、孔惠孔時、維穀維食、文王以之、辟王之止、烝我烝民、莫非爾極、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臨其穴、軍其泉、以尹其政、其軍三單、度其鮮原、爰伐崇墉、言陟其夏、則莫我敢承、無矢我陵、我陂我泉、我池我度、我溝我洫、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王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思齊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文王有聲、文王烝哉、皇王維辟、皇王烝哉、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有相之道、茀祿爾康、矢爾瑕、以引以翼、以長以生、百神爾主、矢爾牲、以治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祝率以從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丹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隳辱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左傳哀公七年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曹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

論語八佾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先王之于地也親之親之故有社焉有社故有稷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人非土穀不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親而畢之不嫌于下達而禮則有隆殺焉新于藉田蒐于仲春報于秋蜡于冬天子之禮也而諸侯大蜡之禮則殺民社則春秋之祭而已夫子諸侯社有三而勝國社與焉其二以盡新報之誠其一以示監戒之義禮不嫌于數祀不嫌于瀆祀不嫌于成皆親地之義也于市則有市社于軍則有軍社載有類故有禡行有告宮有珥行釁獻凱撫時不在又禮之變者也諸侯之封胙土于社行則告師則奉以行而專以保社稷爲孝亦親之而已矣曰大社王社曰國社侯社曰置社名之殊也王具四方之色其殷五丈諸侯各以方色其廣半之制之殊也太牢少牢犢羊牲之殊也成池帗舞樂之殊也天子諸侯三民社二祭之殊也其親地同而隆殺則有禮也王之南鄉答陰也常禮用甲日之始也它或用戊之吉而已常祀以牲幣天災則有幣而無牲牢之宜也希冕大綏于其質而已牲用騂報則用犆陰之類地之色也應鐘鞉鼓地示之樂也田主田祖也社主以石木所以宜因其產也殷人以栗以所宜無它義也宰我釁之曰使民戰栗故夫子不取焉右祭必先田而社田必作君親耨以習軍旅如齊戰社蓋觀齊之軍實內政變周昉乎此矣仲春火幣獻禽以祭社而出火而季春先火田而民咸從之也郊特牲言出火而後祭社意其非周制乎而卷社則周制也注以爲諷闕疑可也社在雉門之右籍田而新社稷非曰社在耤田也社所以神地道稷所以別百穀而曰獨祭勾龍棄者王肅之偏見也曰食乎君自貴以爺太陽也用牲伐鼓咎之失禮且僭也水而鼓用牲則又甚矣謂伐鼓貴上公諸侯之盤說也勝國之社屋之陰陰祕戮焉刑官爲之尸皆陰之義所以別周社也周之亳社勝國也宋亦亳社雖商後而封于周不得自私其社也先王之記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舉乾水溢則係乎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新報也天狩地親故事之不同唫喑事之以誠變變事之以力戰戰兢兢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于神也故報焉新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于神也故報焉新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其有繼焉

周禮祭祀彝尊之譜

祠禴彝尊	嘗烝彝尊	肆獻祼彝尊
室中。黃彝。鷄彝。	室中。黃彝。鷄彝。	室中。黃彝。鷄彝。
斝。明水。明酒。	斝。明水。明酒。	斝。明水。明酒。
戶間。大斗。斟斗。	戶間。斟斗。斟斗。	戶間。斟斗。斟斗。
堂上。山尊。蜼彝。	堂上。蜼尊。蜼彝。	堂上。蜼尊。蜼彝。
堂下。壺。大壺。小壺。	堂下。壺。大壺。小壺。	堂下。壺。大壺。小壺。
泛齊。醴齊。	泛齊。醴齊。	泛齊。醴齊。
事酒。昔酒。	事酒。昔酒。	事酒。昔酒。
清酒。	清酒。	清酒。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罍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司尊彝、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有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
用兩象尊皆有舟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禴用虎彝蜼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
尊皆有舟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禴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皆有舟諸臣之所酢也大抵古之祭有明水鬱鬯五齊三酒明水鬱鬯實于八尊每祭用二
尊而兩之尊皆有舟合而爲八尊蓋分而言之則曰彝曰罍合而言之則彝與罍皆得謂尊記曰
黃目鬱氣之上尊是彝得謂之尊也又曰夫人東酌罍尊是罍之得謂之尊也司尊彝每祭四尊而皆
有勺則酒正之八尊合尊與罍言之蓋可知也泛齊醴齊盎齊緹齊實于四尊沈齊三酒實于四罍其
設之則明水鬱鬯在室泛齊醴齊盎齊緹齊在堂沈齊三酒在下故禮運曰元酒在室醍醐在戶
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即清酒也舉元酒則見鬱矣舉醴則見泛矣舉緹酒則見盎齊緹齊在堂沈齊三酒在下故禮運曰元酒在室醍醐在戶
也陸佃岡五齊三酒之位自室至于堂下其尊十有八尊之外加以明水元酒二尊其位則室戶二尊
齊事酒昔酒矣其位則明水泛齊盎齊在右鬱鬯醴齊緹齊在左沈齊三酒之位亦自右而左焉特牲
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是其序也隨其祭之所用則雞彝鳥彝虎彝皆實明水鬱鬯蜼彝黃彝蜼彝皆實鬱鬯
獻尊著尊大尊皆實泛齊醴齊象尊壺尊山尊皆實沈齊三酒可知也其巾則尊彝罍
皆用疏布彝皆用畫布蓋明水設而不酌貴本而已鬱鬯酌而不飲貴臭而已故彝皆以畫布冪之實
必被之以文也五齊三酒酌而用之者皆以疏布冪之文必本之以質也是禮也大祭中祭小祭皆備
設之特異其酌數器量而已故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也蓋右之大祭祀凡九獻而二
祼加爵不與焉王后酌在戶在堂之四齊諸侯爲賓酌在下之沈齊戶
酢王以清酒酢后以昔酒酢賓以事酒而尊卑之義明矣其二祼以鬱鬯其加爵以三酒而敬文之義
全矣其酌之也鬱齊獻酌則以茅縮之也盎齊涚酌則涚于清也凡酒修酌
則治之也泛與醴同用于朝獻緹沈與盎同用于尸三酒則祼用于
酢故齊酒不祼皆有器量而已三酒則祼焉祼謂副益之也其益之也視其用之多寡故大祭三祼中
祭再祼小祭一祼皆有酌數詩曰酒醴爲酤酌以大斗蓋古之用酒也必有大器以盛酒酌設于八尊
之外然後以大斗酌之實于尊焉三祼者三酌之也一祼者一酌之也其酌之多寡
抑又有數焉三酒有祼五齊不祼而曰齊酒何也蓋分而言之則曰齊曰酒合而言之則齊亦可謂之
酒坊記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其禮也用五齊尊者濁而卑者清于其質也用三酒尊者清而卑者濁于其美
也先明水而鬱鬯次之五齊又次之三酒又次之由堂中至于堂下先近而後遠先古而後今先尊而
後卑之義也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其說盡于此矣吾以三鄭杜子春崔靈恩賈公彥聶崇義與王安石、
陳祥道、陸佃之說考之無一合者蓋不以經文爲正而附益穿鑿以失其本旨故互有得失而莫之能

通記曰凡尊皆上元酒蓋凡用尊則以明水爲上而已非謂每尊皆加明水之說是以司尊彝所用之尊雖不能備五齊三酒
崔靈恩又從而廣之曰給備五齊合十八尊禘用四齊合十六尊時祭用二齊合十二尊聶崇義祖其
說于六尊圖亦曰一實明水一實醴齊一實明水一實盎齊是皆經文之所無而臆爲之說者也經稱
凡祭祀用初無大中小之別也司尊彝于時祭禘給同用一彝四尊四罍初無十八尊十六尊十二尊
之說也彼見特牲之戶西少牢房戶之間皆有元酒故謂五齊必以元酒加之殊不知天子諸侯冕用
酒坊記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其禮也用五齊尊者濁而卑者清于其美
也先明水而鬱鬯次之五齊又次之三酒又次之由堂中至于堂下先近而後遠先古而後今先尊而
後卑之義也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其說盡于此矣吾以三鄭杜子春崔靈恩賈公彥聶崇義與王安石、
陳祥道、陸佃之說考之無一合者蓋不以經文爲正而附益穿鑿以失其本旨故互有得失而莫之能

陳祥道陸佃之說考之無一合者蓋不以經文爲正而附益穿鑿以失其本旨故互有得失而莫之能

貳王后酌四諸侯酌一與室戶堂下之位皆用鄭氏說諸侯爲賓酌沈齊與三酒之用從崔靈恩之說凡祭皆用五齊三酒用陳祥道說其酌用王安石說推八分之說實與其陳數及山篚之用盡去諸家之說專以經文爲正

十二律旁通配合之譜
十二律得數多寡損益相生之譜
七音相生十二律還相生之譜
十二管還相爲宮之圖
十二律合聲之譜
十二律推變增衍之譜
三宮六變之譜
律度量衡相通之譜

明堂五室之圖

合之爲太廟　奠方爲五室　不用四仲而用四季若用其時之首月

通數爲九室　每圖之數也下方法九宮應九野上圓法八卦五室象五行四隅通四時八風四旁兩夾皆總公玉帶所謂四面無壁者如此并用之法亦合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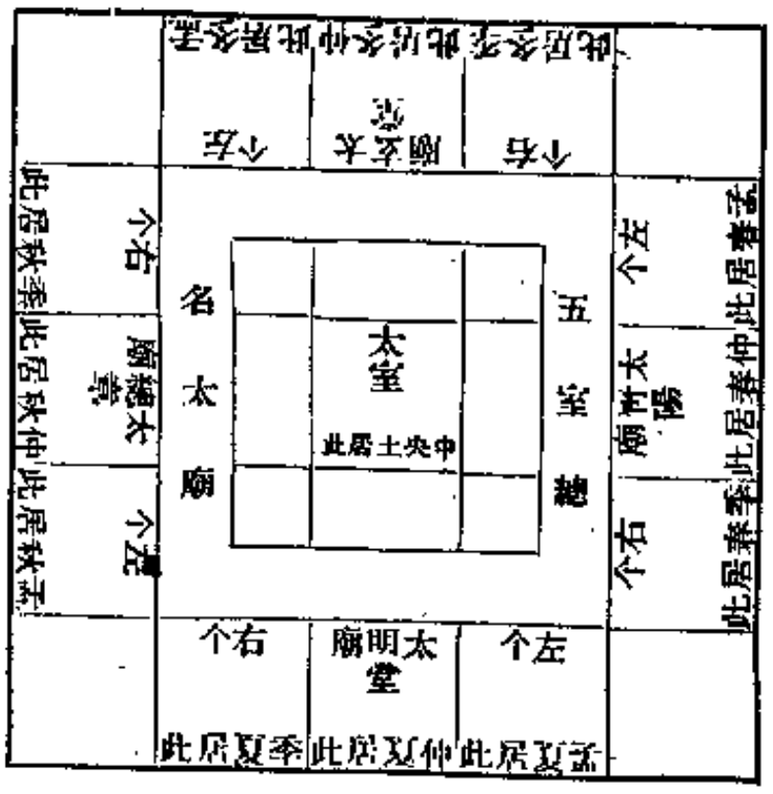
東室 木室	南	西室 金室
東	太室 土室	西
東室 火室	北	西室 水室

考工五室大戴禮九室其實一也

帝王經世圖譜卷六

明堂五室之圖
月令明堂之圖
明堂諸侯朝會之圖
九采之圖
新定明堂制度圖
新定明堂制度圖法
廟室昭穆祫祭諸圖
六義四始之圖
五聲配合之譜
七音清濁之次
七音配合之譜

月令明堂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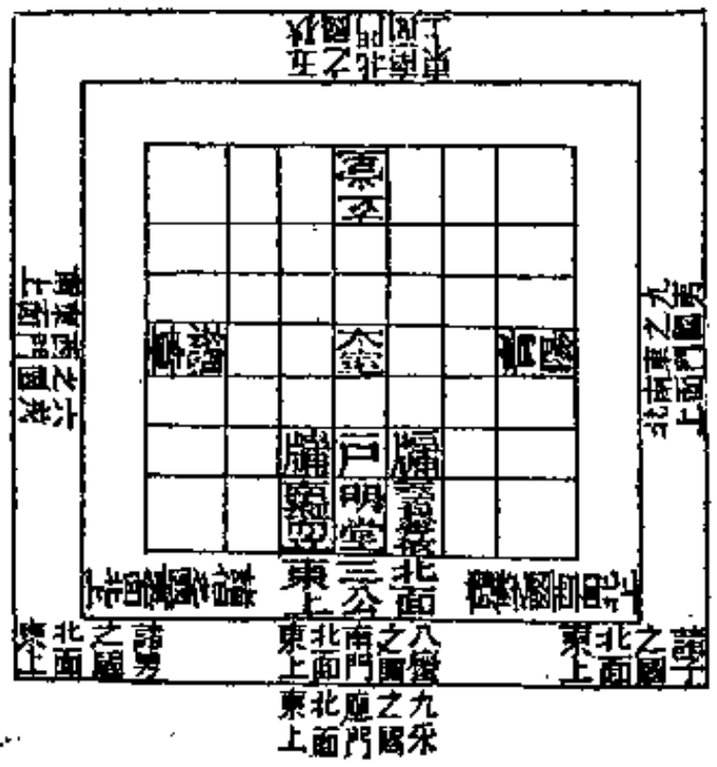


九采之圖

采、翳服也、九采、謂服四裔、即蕃國也、鄭氏以謂九州典貢職之牧、采然、既甘傍甸以近王畿、九牧皆在重門之外、宜以行人九服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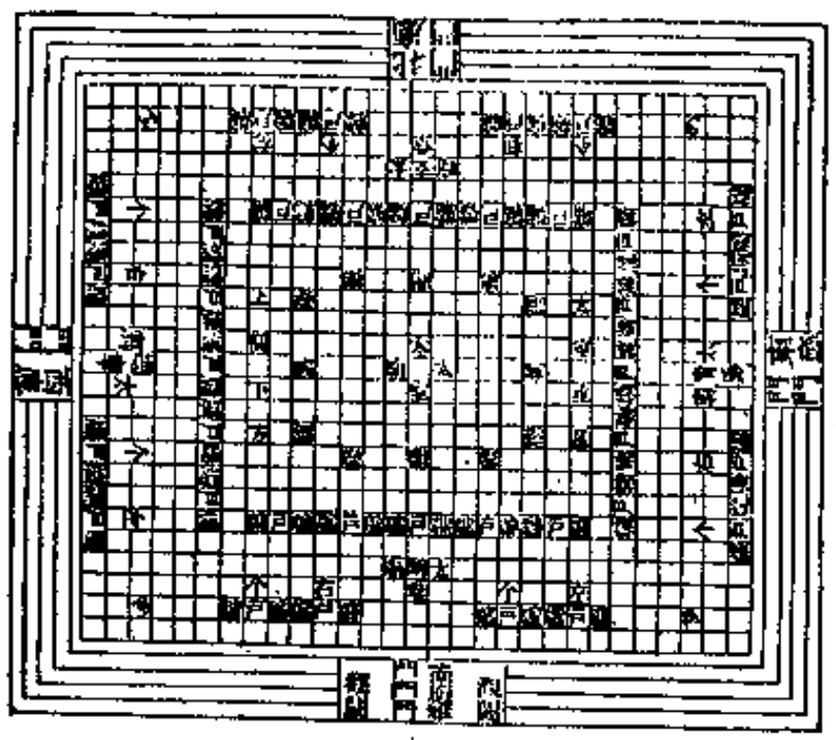
明堂諸侯朝會之圖

朝位以近王爲　中間在太室公位
卑來疑誤　正公之命得南面



新定明堂制度圖

案是圖原本失載、位存標目、今未便以意增補、姑從闕文、



新定明堂制度圖法

宮方二百四十筵。東西六十二筵。南北五十八筵。自壁下至雉門外。計三十二筵。均設之。堂偏一筵。室準此。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堪爲二十筵。而各六筵。總之一室。謂之太廟。中謂太室。分方爲五室。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金室于西南。水室于西北。并虛處數之爲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室外堂內。東西各盡四筵。南北各盡二筵。九階。四堂各兩階。三門、雉門、應門、南門。四門八隍在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在堂。堂修皆七筵。廣皆十四筵。三在前。三在後。堂六樽以爲五。左右个北形如个字。堂縱橫四樽以爲九間。堂三之二。修廣居四。室三之一。門室廣居門三之一。

度數舍考工記。

五室方隅用鄭氏。

方圓隨室戶坐牖。合白虎通。

月各居其堂。合月令。

宮方略取大戴禮。大戴明堂篇。方三百步。合四面共方三百六十步。百四十筵。積三口五百九十六筵。八口九十一步。

室內旁啓。公玉帶圖。黃帝明堂。

四面無牖不爲通氣。

十一堂。各居辰位。如房月令說。但不得謂之室。

北圖三代同制。月令是秦吉帝貫無明堂所載事。古制凡圖一方在夏爲步。在商爲畝。在周爲筵。

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氏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北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徑也。木室于東北。火室于東南。土室于中央。方四步。其間益之以四尺。北五室居室。南北六丈。東西七室。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詩我將。記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　玉藻。天子至澡。有二牖。前後遂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閏門左扉立于其中。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面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樂記。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亦總戶也。白總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蓋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面宮。攝朝出其南門。　記川九室。蓋法龜文。減取此數。以與其制也。按大戴禮。此法在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句下。

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成在明堂。獨福其南北。此爲何意。四不可也。窗閣設于堂之前楹。則諸侯之位。當于何所容。五不可也。九階著于考工。必以十二階。朝位止在于應門。而必加設皋庫。不亦前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間。是尊己而卑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夏商堂三尺。周堂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未始改也。夏堂修二尺七。則四面之堂。各修七步矣。廣四。修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而虛其二。則四堂之修。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八室而四闥。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綖、黼也。黼白繡。則戶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也。夏后之制儉矣。五室合方二十四步。堂修止七步。可以無重屋也。商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商謂之重屋者。始重屋也。堂修七尋。與堂修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商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于夏也。庶羞至儉。猶士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明矣。康成臆說也。禹卑宮室。然而致孝乎鬼神。其不褊明堂之制決矣。商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陛九尺。則基四尺有五寸矣。周室之崇。其不過三倍于商人明矣。四阿、所以爲上圓也。重屋、所以爲四阿也。周人明堂。明堂之名。僅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商人廣修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卽廣四修一也。南北七筵。卽堂修二七。堂修七尋也。堂崇一筵。則再倍于商矣。五室、猶夏之五室也。凡室二筵。卽三四步。四三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侯不能通。而妄分以爲宗廟、路寢、明堂。而詳耳。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注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感生、緯說。不足信也。虞、夏、商、周、禘嚳。嚳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箋契至于阿衡。其爲禘昭穆之祭何疑。禘黃帝。禘不爲郊。則禘宗不爲明堂、審矣。況祭法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室。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耳。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于是時、告黃帝于太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千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當行之位。愈近者愈尊。鄭氏以九采爲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門外、鎭服也。四塞卽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于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于大戴禮。言外水爲辟雍。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耳。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太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太室上圓。則水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太廟。而于是祀文王。複廟重檐。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于路寢。常居、謂之路寢。明堂、亦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太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太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卽常居之寢。太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異名同制。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路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祭邕合之。歷代之不爲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起。故爲四圖明著之云耳。

於是合變昊天五帝于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于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扆于明堂。自三公至九采。無不在列。謂之納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人帝。而不及天。不知祀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上帝明矣。謂五室各設于明堂。不知祀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于何室。昊天祭于太室。則黃帝與配坐。必非二筵之所兼容。況夏室度以步耶。故爲之重屋以設昊天配帝之位于其上。所以尊天異于五方之帶也。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者。所以容五帝之座。而便于周旋執事者。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坐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見于郊丘矣。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者。爲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爲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臆說也。其說自祭法謂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考之未詳耳。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注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感生、緯說。不足信也。虞、夏、商、周、禘嚳。嚳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箋契至于阿衡。其爲禘昭穆之祭何疑。禘黃帝。禘不爲郊。則禘宗不爲明堂、審矣。況祭法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室。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耳。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于是時、告黃帝于太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千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當行之位。愈近者愈尊。鄭氏以九采爲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門外、鎭服也。四塞卽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于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于大戴禮。言外水爲辟雍。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耳。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太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太室上圓。則水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太廟。而于是祀文王。複廟重檐。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于路寢。常居、謂之路寢。明堂、亦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太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太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卽常居之寢。太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異名同制。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路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祭邕合之。歷代之不爲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起。故爲四圖明著之云耳。

魏晉	宋齊	西漢
宣文景祖 帝祖 懿師 爲四 太魏自 祖以 廟武 王帝 稱操 魏晉自 以 廟	川初 宋立 高祖 廟與 廢四 帝純 與前 孝漢 武均 帝序 昭穆	至高 元祖 常自 用太 作漢 當太 議祖 毀雖 廟有 祧太 主千 室廟

四親廟初本 廟立做朝	廟四 親 盡	廟京 親 盡	廟所初 親 盡
一僖祖 三穆祖	三穆	一始祖 二獻	一始祖 二獻
一僖祖 二順祖 三穆祖 四宣祖	四祖 宗 以 後 遞 遷 太 祖 廟	四祖 宗 以 後 遞 遷 太 祖 廟	羅復毀獻 祫祖後添 東獻更至 向慈祀開 之爲九元 議九廟既 起廟祖以 矣于義親 是宗遠
穆祖爲受封本 其受王入始作 祖宋安陽帝追 謚爲后祖后稷 爲太祖配感生帝 祖祖謚祭宋太 祖以追謚始祖 帝法始祖而 后稷之配以 明禋用冥太			

室廟等熙			
一僖祖	二翼祖	三宣祖	
四太宗祖	五真宗	六仁宗	
七英宗			

室廟等崇			
室十世九	一僖祖	二翼祖	三宣祖
	四太宗祖	五真宗	六仁宗
	七英宗	八神宗	九哲宗

今主祔宗入廟親盡四祖五宗用唐九廟法室有已毀祖祖謚以後遞遷九世祖宗入廟親盡同世不遷至後宗入廟親盡乃祔

今室九世十一室云

廟室昭穆祔祫之圖

說二有禮宮異廟古	太祖	太祖	太祖
說一	昭穆穆昭	昭穆穆昭	昭穆穆昭
太祖 穆穆昭 昭昭昭	說一又 太祖	四廟而祭五廟第二代七廟第四代九廟者不遷廟	太祖 此文不承藏於昭穆劉敞之說出於王肅及王舍之唐制與禮元不及此事

炎太室祖	炎室
昭穆昭穆昭	室七廟自 以廟數 西同古光 禮次祝武 上祖約進

翻帝 翻禘 禘祭感生帝於圜丘祖宗並配於明堂	殷祖契而郊嚳	殷周祖有六廟 帝嚳與契 及其子孫 相土 冥 振 微 報 乙 主 甲 微 上甲 微	殷祖有六廟 帝嚳與契 及其子孫 相土 冥 振 微 報 乙 主 甲 微 上甲 微
契 所始之祖 出帝	以天下四 契下同 公其世 周本始 太始祖 祖自行		
稷 周始之祖 出帝	以天下元 稷下元 公其世 周本始 太始祖 祖自行		

王依王禮而自之始祖
祖廟太不文文武祖可
王王同考
祖文周周
宗廟有以
武祖先后

紹興廟室	
九世十一室 一僖祖 三太祖太宗 五仁宗 七神宗 九欽宗	近議欲以太祖正禘祫東向四親廟別壇定爲七世送禮部太常議。

以五昭五穆遞毀	禘祫正東向圖	
昭 昭 昭 昭	始	唐貞元後用此禮 本朝熙寧定僖祖 爲太祖後用此禮
穆 穆 穆 穆	周	

禘祫權東向圖	
昭 昭 昭 昭 昭 穆 穆 穆 穆 始 周	以澄廟主權居東向 太祖御屈居昭穆

以五昭五穆遞毀	禘祫東向圖	
昭 昭 昭 昭 昭	始	禘以審諦昭穆給以合食于太祖謂之盛祭毀廟之主皆祭昭穆姑以十爲率雖至百亦然愉如唐以景皇帝爲太祖上有懿獻洪農府君三廟三廟未毀禘給常虛東向本朝治平以前用此禮
穆 穆 穆 穆 穆	周	

皇朝熙寧廟議	
韓維請祔僖祖藏夾室禘祫則以僖祖東向孫固與維同或以藏夾室爲不可請爲僖祖立室當祔主其中並與唐藏夾室權東向議同	
王介甫請爲僖祖別祔廟禘祫而後乃以太祖從僖祖之祔如專西夾子孫之主藏東夾與唐暨韓廟說同	
趙彥若議增爲九廟率僖祖還僖室與唐復祔獻懿同	
張師顏等議祔僖祖于景鑾或因以祔伯翳造父與唐獻懿祔興聖同	
元絳等請以僖祖爲太祖之廟周孟陽等又請以僖祖配祀祀感生帝從王安石之說兼用絳及孟陽等議定僖祖爲始配祀感生帝迄今不改	

唐　建

陳京言唐家宜藏祔獻懿二祖于德明興聖廟祔給則祭初開元復祔獻懿爲九廟室玄宗崩宗祔室遷獻懿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周爲若合食則太祖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祔給不及凡十八年建中初嘗給祭京謂合食于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晉爲列廟大祫給則正太祖別廟祭高太以降故有此請

中　廟　議

顏眞卿奏百官議三條

一開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給宜藏主西室祔于休烈議

二謂二祖宜合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西位閉兌以前制

三謂引二祖給禰卽太祖永不得拿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北牖下議

眞卿謂三議于人神未厭請大給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時議者舉然于是遷獻懿主祔于廟如眞卿議

貞　元

裴郁言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

李巽等言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祔于休烈議

柳冕等謂別廟以居二祖如周先公之祧

張薦等謂自獻而降遷入昭穆廟東向位閉兌以前制

裴樞請建石室于園寢安遷主采晉漢崔章祫祭一祭

六義四始之圖

一曰風有所諷論謂之風
二曰賦鋪陳其事謂之賦
三曰比引物樣事謂之比
四曰興因物寄意謂之興
五曰雅法度正言謂之雅
六曰頌形容其美謂之頌

六義散在三百五篇之中

風二南爲正風邶鄘衛三國爲變風齊魏唐秦陳檜曹爲變風

小雅文王成王之詩爲正雅

大雅文王成王之詩爲正雅

頌周魯商頌居後周得之宋也

四始總其篇之定體

廟　議

非禮之記之韓愈議當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穆與顏眞卿議同

陳京復言興聖獻懿之骨高以孫祔之人情大順

時諸儒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薦遷穆位仲子陵請永閉瘞園臣子不安虛正位則太祖無時而伸惟遷德明興聖爲順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陸淳奏今議者有四惟祔興聖爲若給祭庶平得禮帝依違未決也

十九年將祫祭京復請百官議姚南仲等請祔德明興聖順主□□□于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祫給一祭諸儒無後言

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但其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化有淺深、故以諸侯王者之風別之、而分繫之周召、其地近其時先、其化文王已淵淺、其地遠其時後、其化文王已深、陰其所得分周召以繫之也、夫聖人之化、亦有遠近先後、淺深之間乎、曰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涵者、理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斷者、理之焉于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雖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爲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故召南之末、進乎雅、麟趾是也、雅之末、進乎頌、魚麗是也、王之風、周衰也、頌之變也、遭變而尚周也、宣王之猶有美刺也、復之而未盡焉、則亦未離乎變也、魯之頌、王薇而魯抗也、商之頌、存古也、邶鄘、唐之紀、其詩之舊也、季札聽詩之序、史之舊也、今之次、夫子刪詩之所定也、二南之風也、商微而周之興也、王之風也、周降而詩之將亡也、王風而魯頌、詩之末也、陳靈公祉而鄭子人陳、則王迹熄矣、詩之所以亡也、政小、故有小雅焉、變小民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變、小雅之體也、政大、故有大雅焉、王王公大人而德遜焉、正大雅之體也、德盛者、非言能盡、美其形容而已、德非可告、告其成功而已、此四始之大略也、六義散見于三百五篇、章句之中、可以意逆、不可以言傳、其風肆好色、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蘩、賦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如燬如玉、比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二義者、有之、鶴鳴專于興也、其意達于風矣、有一句而二義者、王室如燬、比而雅者也、觸類而求之、不可以悉數、六義之端也、夫詩者有感而作、心之發也、先王之民、雖甚卑賤而僻陋者、其言猶若是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刪詩之法也、發乎情、故有思、止乎禮義、故無邪、詩、非必聖人之所作、而聖人斷之者也、一辭之邪、一思之發也、在所刪矣、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非獨春秋也、詩也、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非獨詩也、春秋也、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于南征之後、雅變于幽謗之際、風降于東遷之餘、道之污隆、可見矣、褒姒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于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風猶可正、而進于雅也、雅存、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其變而遂亡也、觀夏道、而杞不足成也、觀商道、而宋不足成也、正考甫之十二篇、又亡其七、存者可以無錄乎、商頌之錄、存古也、存古、所以閔周也、閔周、所以望後人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情性不異、而俗殊、豈民之罪哉、王通曰、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不然也、教化不行而思之邪、職詩何與焉、知吾說者、知通之續詩、可以無作、

五聲配合之譜

五聲	行	方	時	色	事	德	藏	蟲	爲君	數八十一
宮	土	中央	長夏	黃	思	信	脾	倮		

七音清濁之次

商	角	徵	羽	變宮	變徵
金	木	火	水	土	
西方一秋	東方春一青	南方夏一赤	北方冬一黑	中央長夏一黃	
白	蒼	視	聽	智	信
肺	肝	心	腎	脾	
毛	鱗	羽	介	倮	
爲臣	爲民	爲事	爲物	爲君	
數七十二	數六十四	數五十四	數四十八	數八十一	

七音配合之譜

律長者濁濁律短者聲清、數長律亦長、數短律亦短、律長而數短者用其子聲、則清濁詰詘、

七音	七律	七始
宮	黃鍾	天統
商	太蔟	人統
角	姑洗	春律
變徵	蕤賓	夏律
徵	林鍾	地統
羽	南呂	秋律
變宮	應鍾	冬律

此乃黃鍾一均樂之正宮、並用全律、無有空積、忽微若以遠宮推之、各自爲宮、不能皆合于七始

論樂者以宮爲君、欲其終而復始、故往而不反則不可、故七音始變而起于事、終變而復于君

十二律旁通配合之義

十二律	六六律十二辰	十二月十二卦	宮宿	十二令	四二方十八卦	八風	四二象十	斗建	日躔	乾坤	坎離
黃鍾	律	子	十一月 復	玄枵	子壬	坎癸	冬大雪	斗子	日北	乾九初	既濟九初
大呂	呂	丑	十二月 臨	娵訾	亥癸		大小寒	斗北	日子	卯四六	以濟四六
太蔟	律	寅	正月 泰	析木	丑艮	艮管炁	雨立水春	斗寅	日亥	乾三九	未濟三九
夾鍾	呂	卯	二月 大壯	大火	卯甲	震箜竹	春驚分蟄	斗卯	日戌	卯五六	未濟五六
姑洗	律	辰	三月 夬	壽星	辰乙		穀清雨明	斗辰	日酉	乾三九	以濟三九
仲呂	呂	巳	四月 乾	鶉尾	巳巽	巽竹木	小立滿夏	斗巳	日申	坤六上	既濟六上
蕤賓	律	午	五月 姤	鶉火	午丙	離管蘇	夏芒種	斗午	日未	乾四九	未濟四九
林鍾	呂	未	六月 遯	鶉首	未丁		大小暑	斗未	日午	坤六初	未濟六初
夷則	律	申	七月 否	實沈	坤申	坤雷土	處立秋露	斗申	日巳	乾五九	既濟五九
南呂	呂	酉	八月 觀	大梁	酉庚	兌香金	秋白分露	斗酉	日辰	坤二六	既濟二六
無射	律	戌	九月 剝	降婁	戌平		寒霜降	斗戌	日卯	乾九上	未濟九上
應鍾	呂	亥	十月 坤	娵訾	亥癸	乾管石	小立雪冬	斗亥	日寅	坤三六	未濟三六

律管成事根本，于天地人無所不配，始長、永、大、結、固、正、幹、方、紀、質、信、保、固之大義由斯之。

十二律得數多寡相宜相生之義

黃鍾數八十一 正宮	子正律管四九寸半	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乾爲父
大呂數七十六	子正律管四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百十四	三分損一下生夾鍾	坤孫姊
太蔟數七十二 正商	子正律管四八寸	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林鍾生爲子
夾鍾數六十八	子正律管四十七寸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二	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玄孫婦
姑洗數六十四 正角	子正律管四十五寸九分寸之五	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南呂生爲孫
仲呂數六十	子正律管四十二寸四百六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十四	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應鍾生爲仔孫
蕤賓數五十七 變徵	子正律管四十寸八分寸之十二	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應鍾生爲仔孫
林鍾數五十四 正徵	子正律管三十八寸	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坤爲母
夷則數五十一	子正律管三十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	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大呂生爲玄孫
南呂數四十八 正羽	子正律管三十三寸三分寸之二	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爲子婦
無射數四十五	子正律管三十一寸四百六十三分寸之六	三分益一上生仲呂	夾鍾生爲來孫
應鍾數四十二 宮	子正律管二十九寸七分寸之二	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爲孫婦

上下生者，四律其實三，其法四，四四三分益一，同此。

七音相生十二律還相生之譜

宮八十一　三分損一下生徵　九九

徵五十四　三分益一上生商　六九

商七十二　三分損一下生羽　八九

羽四十八　三分益一上生角　六八

角六十四　三分損一下生變宮　八八

變宮四十二　三分益一上生變徵

變徵五十七　三分益一復于七十六

五正聲三統之純數

二變陰陽之變數

但以一律爲宮，依七音相生之數數之，即見所謂七音，七音終則見次月宮律之律復從變徵生也。宮律短而徵律長者，即用半律，即之子經所謂倚音歟。

黃鍾十一月宮下生林鍾　林鍾六月宮上生太蔟

太蔟正月宮下生南呂　南呂八月宮上生姑洗

姑洗三月宮下生應鍾　應鍾十月宮上生蕤賓

蕤賓五月宮上生大呂　大呂十二月宮下生夷則

夷則七月宮上生夾鍾　夾鍾二月宮下生無射

無射九月宮上生仲呂　仲呂四月宮上生黃鍾

十二管還相爲宮之圖

大呂十二月爲宮之均　子聲一

大呂爲宮　夾鍾爲商　仲呂爲角　林鍾爲變徵　黃鍾子聲爲變宮

太蔟正月爲宮之均　子聲一

太蔟爲宮　姑洗爲商　夷則爲徵　蕤賓爲變宮　大呂子聲爲變徵

夾鍾二月爲宮之均　子聲二

夾鍾爲宮　仲呂爲商　無射爲徵　黃鍾子聲爲變宮　太蔟子聲爲變徵

姑洗三月爲宮之均　子聲二

姑洗爲宮　蕤賓爲商　夷則爲角　夾鍾子聲爲變宮　無射爲變徵

仲呂四月爲宮之均　子聲三

仲呂爲宮　林鍾爲商　南呂爲角　無射子聲爲變宮　夾鍾爲變徵

蕤賓五月爲宮之均　子聲四

蕤賓爲宮　夷則爲商　無射爲角　林鍾子聲爲變宮　南呂爲變徵

林鍾六月爲宮之均　子聲四

林鍾爲宮　南呂爲商　應鍾爲角　夷則子聲爲變宮　無射爲變徵

夷則七月爲宮之均　子聲五

夷則爲宮　無射爲商　黃鍾爲角　應鍾子聲爲變宮　夾鍾爲變徵

南呂八月爲宮之均　子聲二

南呂爲宮　仲呂爲商　林鍾爲角　黃鍾子聲爲變宮　應鍾爲變徵

無射九月爲宮之均　子聲二

無射爲宮　蕤賓爲商　夷則爲角　林鍾子聲爲變宮　南呂爲變徵

應鍾十月爲宮之均　子聲三

應鍾爲宮　大呂爲商　蕤賓爲角　南呂子聲爲變宮　無射爲變徵

黃鍾十一月爲宮之均　無子聲

黃鍾爲宮　太蔟爲商　姑洗爲角　蕤賓爲變徵　林鍾爲變宮　南呂爲羽　應鍾爲變宮　蕤賓生大呂

應鍾十月爲宮之均	子聲三	林鍾爲商	南呂爲角	應鍾爲變徵
	應鍾爲宮	黃鍾子聲爲羽	姑洗子聲爲變宮	仲呂復生黃鍾

宮有正變故謂上宮下宮。倫州鳩對七律容言之矣。諸儒未之言也。十二律之均。終於七而次月之宮受之。終於仲呂。而復習以隔八相生。其爲旋相。則矣。諸儒未之言也。無射爲宮。林鍾爲羽。二均皆用子聲。林鍾不得獨大。鎰無射而爲大林之□。倫州鳩所以知其不和正聲。爲大。子聲爲少。班固志律。皆下生呂。皆上生。其原自子至辰。皆下生。自巳至亥。皆上生。二說異同。若不可合。然以正聲子聲考之。則說亦可通也。蕤賓下生。得大呂之子聲。自大呂之子聲。上得夾則之正聲。夷則下生。得夾鍾之子聲。以復于黃鍾之子聲。豈散梁不得律之正數耶。抑假以存正聲子聲之法耶。淮南子。宮生商。商生角。角生徵。徵生羽。此以隔八之生推之不合。若以八十一數遞降之。以爲生序。十二律。謂之十六音可也。猶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二者相生。固自並行而不相悖也。

五月 六月	斗建午日躔未 斗建未日躔午	奏建寅	南呂爲角	
		歌南鍾	應鍾爲變徵	
		祭山川	姑洗子聲爲變宮	仲呂復生黃鍾

十二律推變增衍之譜

京房準十三絃。六十律。仲呂復黃鍾不及九寸。故上生執始因而演之。爲六十律。

房律候氣有驗。不可廢也。準法久絕。

魏陳仲儁出意安弦。不見施用。

周王朴但以定十二律。

宋錢樂之三百六十律。因房法推衍當期之日。

唐張文收曾鑄三百六十律。是見法之不繆。

梁武帝四通。十二轉應十二律。大抵以律之寸爲弦之一尺。弦之一寸用三絲。十二管。以飲當時以飲二鍾皆應。

鄭譯八十四調。萬寶常同。

萬寶常八十四調。十二旋宮。百四十四律。一律兩有。千八聲。一律而有七聲。八十四調之外。皆是移弦換柱之法。

歷無窮之變。起於天之餘度。斗分也。是律無窮之變。起於仲呂。不外黃鍾九寸之餘分。此造化之所謂不可測者。智者之創製。皆有得不可廢也。

十二律合聲之譜

十一月 十二月	斗建子日躔丑 斗建丑日躔子	奏黃鍾	歌大呂	祀天神			
正月 十月	斗建寅日躔亥 斗建亥日躔寅	奏太蔟	歌應鍾	祭地祇			
二月 九月	斗建卯日躔戌 斗建戌日躔卯	歌夾鍾	奏無射	享先祖			
三月 八月	斗建辰日躔酉 斗建酉日躔辰	奏姑洗	歌南呂	祀四望			
四月 七月	斗建巳日躔申 斗建申日躔巳	奏夷則	歌小呂	享先妣			

太師以律同合陰陽之聲。先儒皆知其爲斗日之合矣。漢志曰。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觀紀之安。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注者泥以上元之說。諧偏戛之辨也。斗日躔陽。何以爲合。推前日爲日月之初躔。日月同度。正與斗合。予是口陰陽口義。皆不論日月斗兩者之未也。此之謂三度終五星。

十二宮六變之譜

圜鍾爲宮	夾鍾之均	降神	一變致羽物及川澤之示 三變致商物及邱陵之示 五變致角物及土示
黃鍾爲角	爽塏之均	酌獻	地祇圜丘用此四均
太蔟爲徵	林鍾之均	出入舞	惟降神六變

五月 六月	斗建午日躔未 斗建未日躔午	奏建寅	南呂爲角
		歌南鍾	應鍾爲變徵
		祭山川	姑洗子聲爲變宮 仲呂復生黃鍾

姑洗爲羽	函鍾爲宮	太蔟爲角	姑洗爲徵	南呂爲羽	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	太蔟爲徵	應鍾爲羽
林鍾之均	林鍾之均	無射之均	南呂之均	黃鍾之均	黃鍾之均	南呂之均	林鍾之均	太蔟之均
送神	降神	酌獻	出入舞	送神	降神	酌獻	出入舞	送神

澤中方丘用此四均　林鍾地祇　正未數八故樂八變

惟降神八變

宗廟之中用此四均　宗廟　子午數九故樂九變

惟降神九變

律度量衡相通之譜

度　起于黃鍾之長	量　起于黃鍾之龠	權衡　起于黃鍾之重	規矩準繩
分　寸　尺　丈　引	龠　合　升　斗　斛	銖　兩　斤　鈞　石	權衡物勢　準萬有一千圜生衡　衡平 衡運　生規　規圓 規圓　生矩　矩方 矩方　生繩　繩直 繩直　生準　準平

周嘉量　其銘曰時文思索　允臻其極嘉量既成　以觀四國永賚　厥後益器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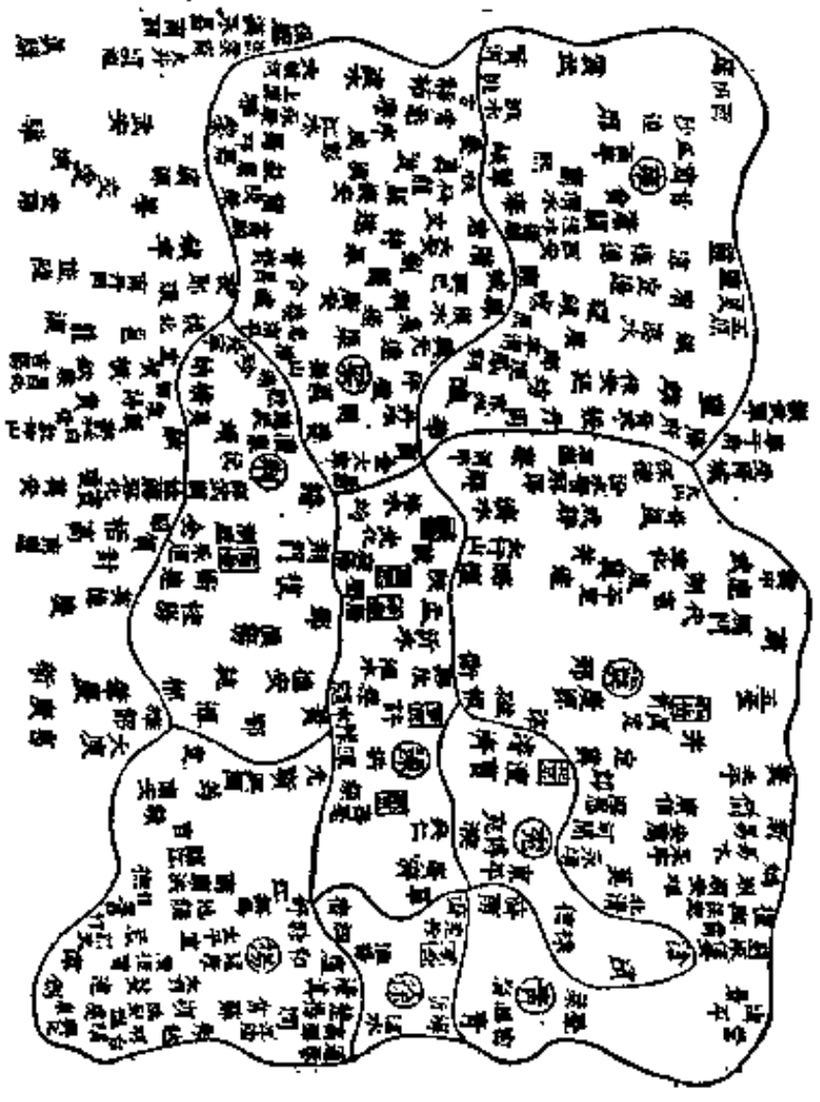
先王以律度量權通天地之變　先王用心之通如此　觀其

樂不六變不足以致天神故先言之三宮求類之說是也而商聲獨闕何以爲樂角徵羽又不應旋宮之律樂問極于千八聲然八十四調之外豈所以承大祀是特未知周禮之書多省文而互見那之一詩序樂最詳猶不言送神之樂此乃禮經非詩之比迎神酌獻八舞送神樂用四均各以一聲見之復何疑哉六變八變九變其數甚明大玄載之張文收用之雨矣然文收祭樂皆闕商聲則亦承先惰之誤禰且司樂不云乎凡六變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商其可闕耶況以爲宮架而三宮皆舉太蔟太蔟律之正商也何避之有況七音商周所用而此不及者舉五聲則二變存其中矣亦謂之闕可乎

帝王經世圖譜卷七

禹跡九州之圖
舜疆十有二州之圖
禹貢九州山川之圖
禹貢九州譜
周職方掌九州之圖
職方九州山川之圖
職方九州譜
周禮土會之譜
九等異同之譜
十二土壤之譜
土宜教稼穡之譜
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譜
唐一行山河分野圖
魏陳卓十二次分野圖
世紀十一次配合譜
世紀九州分星旁通譜
六家分星異同之譜
三家分星異同譜

禹跡九州之圖



冀州　不言疆境，以兗、青、徐、揚、荊、豫之境，推之可知。　濟河惟兗州。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海惟揚州。北距淮，南距海。　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荊河惟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西，南西距黑水。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西河。

舜肇十有二州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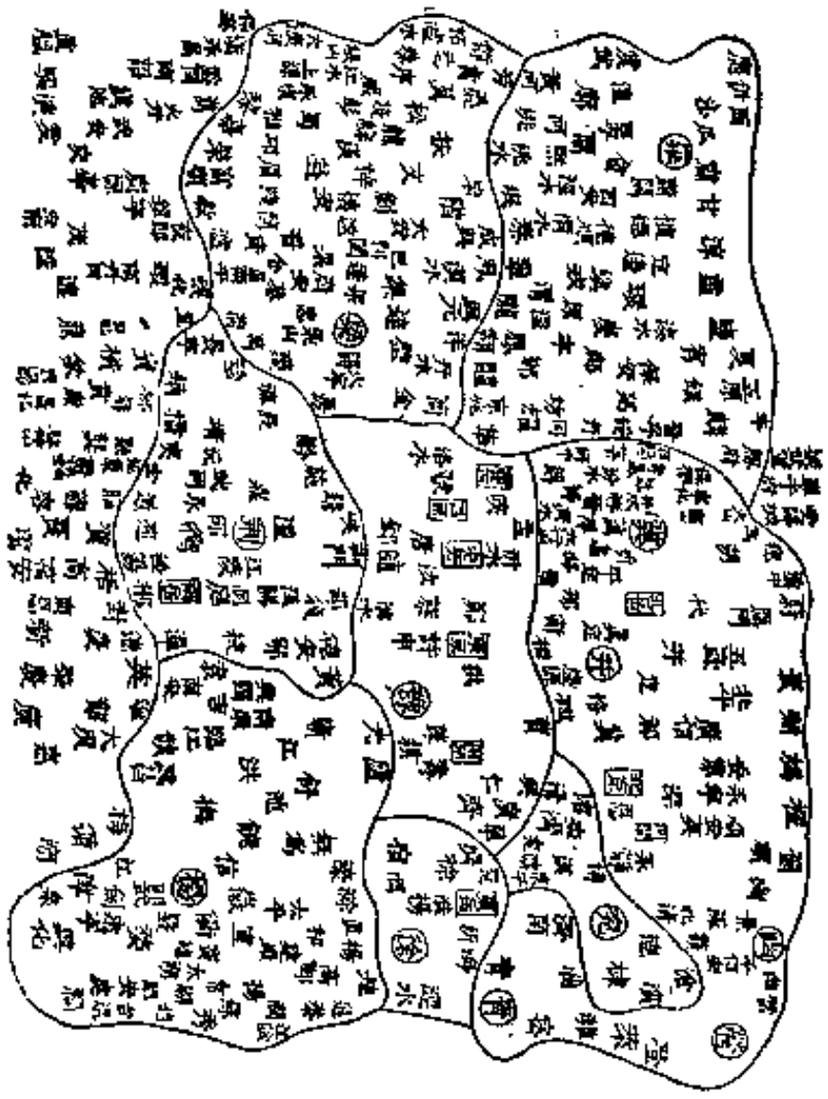
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十二州，書無明文，他經亦無互見。

注禹治水之後，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分青州爲營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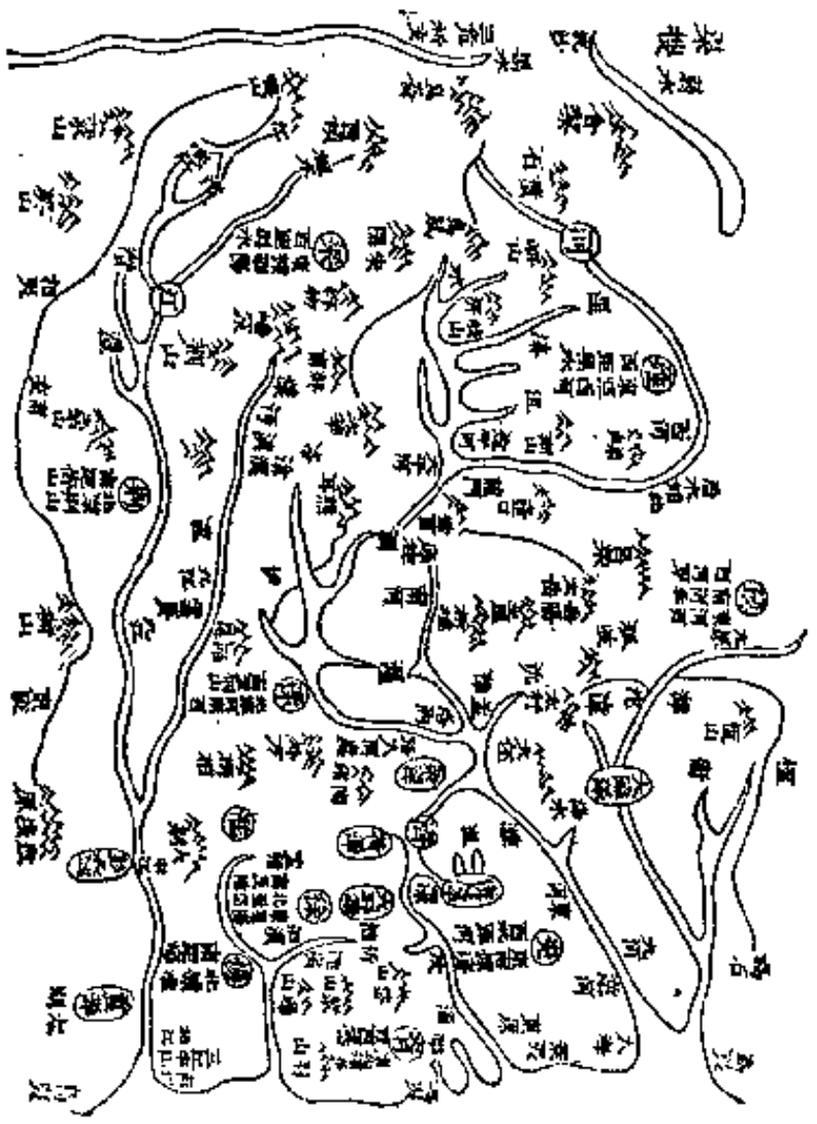
分州，後儒皆同，說疆境則無明文。治水先後之說異同，別具後釋。

蓋幽、舜肇分爲十有二州，蓋以古冀州南北闊大，分衞水爲幷州，分燕以北爲幽州，□以青州越海析遼東之地爲幽州。

今圖爲兼說分幽幷營，而闕其疆境，以無所考，不容臆圖。



禹貢九州三品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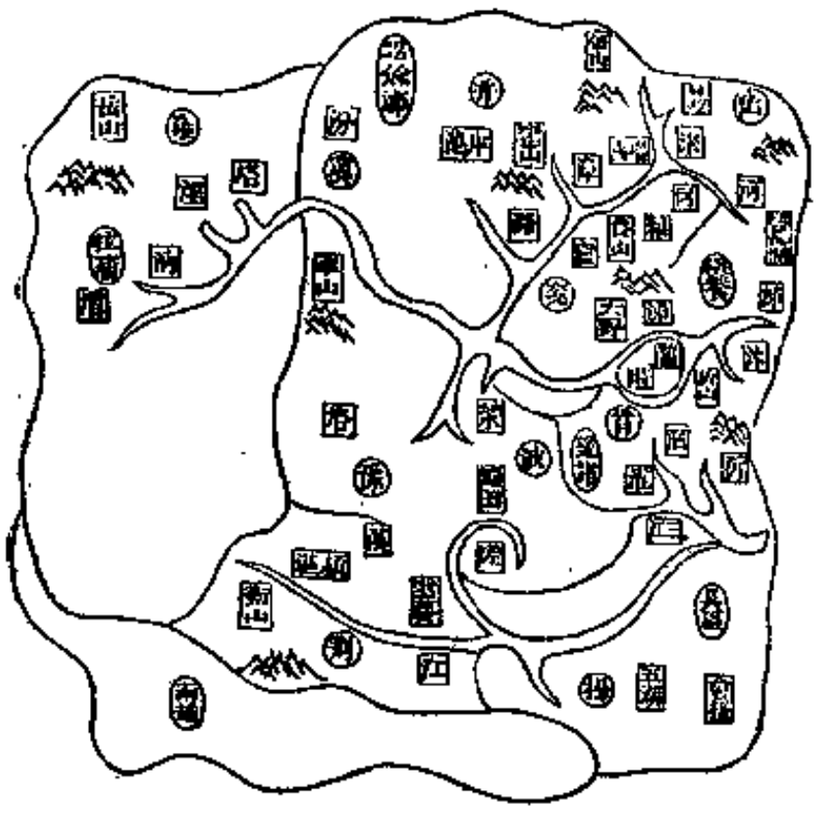


三錄、自漢地理志有南北條，馬融王肅有三條說，四列、鄭氏有此說，見書說、　兩戒、唐一行說，見後圖。

禹貢九州疆域之圖

州境			山
冀	東界兗南西南皆距濟河		壺口　太岳　碣石　（壺口在晉絳之間，太岳在平陽霍邑東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北，恆山在中山曲陽縣西北）
兗	濟河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青	海岱	東北至海西南距岱	岱
徐	海岱及淮	東至海北至淮南及淮	蒙　羽　嶧
揚	淮海	北據淮南距海	敷淺原
荊	荊及衡陽	北據荊山南西南至荊山之陽北距河水	荊山　內方　衡山　大別
豫	荊河	西南至荊山東距華山之西北距黑水	外方　桐柏　大隗　陪尾　熊耳　負尾
梁	華陽黑水	東距華山之西西距黑水西南距黑水	蔡　蒙　嶓冢
雍	黑水西河	東據西河	鳥鼠　同穴　崆峒　三危　朱圉　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崆峒在平涼，三危在敦煌，朱圉在天水

導山	體	貢	賦	田	土	物	夷	地	澤	川
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毋逢太岳至于陶丘北至于碣石入于海			雜田第二 上上錯	中中	白壤		島夷	太原 原隰	大陸	衡漳既入 滹沱既從 滏水既道
	織文	漆絲	貞 州第九 厥正相雪	中下	黑墳	漆土厥貢 厥草惟繇 厥木惟條		桑土	雷首	九河既道 碣石入于海
	纖纊	怪石 雘 砮 丹 惟 箘 簵 楛	中上	上下	白墳	萊夷作牧	萊夷	海濱廣斥 嶋夷		濰 淄 其
	玄纖縞	惟	中中	上中	赤埴墳	草木漸包	淮夷 孔云今水名 郟氏從名云	東原	大野	淮 沂 其
於潛既道 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	織貝	織貝	雜田第六 下上上錯	下下	塗泥	厥草惟繇 厥木惟條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既作 厥賦貞 厥貢惟金三品	島夷	東陵	震澤既瀦 彭蠡既瀦 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
荊及衡陽惟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	玄纁璣組	包	上下	下中	塗泥				雲夢土作乂	沱 潛 既 道
荊及衡陽惟荊州 砥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入于海	織皮	織皮	雜田第一 錯上中	中上	厥土惟壤 下土墳壚				孟豬既瀦	伊洛瀍澗 既入于河 滎波既瀦
荊及衡陽惟荊州 內方至于大別				下上	青黎		和夷			桓 汭 既 入 于 渭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逾于河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入于海			雜田第九 下中三錯	上上	黃壚	織皮		原隰	豬野既瀦	滑 洛 既 同 伊 汭 入 于 河
太島西至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三危 既宅三苗			中下		球琳琅玕					



導川	入都道
河南東北流逾于洛東北會于渭汭東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夾右碣石入于河
九河既道 碣石入于海	浮于濟漯達于河
濟河惟兗	浮于汶達于濟
淮沂其乂	浮于淮泗達于河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流入于海	浮于淮泗達于菏
導菏澤被孟豬東北入于陶丘北東至于荷	浮于汶達于菏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	浮于濟漯達于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浮于洛達于河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至于澧過漆沮入于涇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浮于渭涇達于河
導洛自熊耳東北流會于伊瀍澗入于河東北會于汭又東會于湯谷入于河	浮于洛達于河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于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導沇水東為北江入于海	浮于江海達于淮泗
導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西傾朱圉鳥鼠厎柱析支渠搜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浮于黑水至于南海
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職方九州舊語

	揚	荊	豫	青	兗	雍	幽	冀	幷
山鎮	會稽 會稽山在	衡山 衡山在南湘	華山 華山在	沂山 沂水所出在	岱山 岱山在	綠山 綠山在沂	醫無閭 醫無閭山在東遼	霍山 霍山在	恆山 恆山在上曲陽
澤藪	具區 具區在南吳	雲夢 雲夢在華容	圃田 圃田在中牟	望諸 望諸在陽鄉	大野 大野在鉅野	弦蒲 弦蒲在沂	貕養 貕養在廣長	昭餘祁 昭餘祁在鄔	昭餘祁 昭餘祁在鄔
川	三江 三江見禹貢	江漢 江漢見禹貢	滎 滎澤見禹貢	淮 淮見禹貢徐州	河 河見禹貢	涇 涇出涇陽	河 河流經幽州	虖池 虖池出鹵城	虖池 虖池出鹵城
沒	五湖 五湖在南吳	潁 潁出陽城	波 波即滎澤在滎陽	沂 沂出臺	盧 盧注云今在雷	渭 渭出首陽	時蕃 時蕃即燕	汾 汾出汾陽	淶 淶出廣昌
利	竹箭 竹箭出會稽	丹 丹出丹陽	林 林出林慮	蒲 蒲出	魚 魚出	玉 玉出	魚鹽 魚鹽出	松柏 松柏出	布帛 布帛出
民	五男二女	一男二女	二男三女	二男二女	二男三女	三男二女	一男三女	五男三女	二男三女
畜	鳥獸	鳥獸	六擾 馬牛羊豕犬雞	雞	狗	六擾	牛馬	四擾 馬牛羊豕	牛羊
穀	稻	稻	五種 黍稷稻麥菽	稻麥	四種 黍稷菽稻	黍稷	三種 黍稷稻	黍稷	五種

周禮王會之譜

州域	東南	正南	河南	正東	河東	正西	東北	河內	正北
五土	山林 山師掌	川澤 川師掌	丘陵 遂師掌	墳衍 遂師掌	原隰 遂師掌				
	左傳山林	左傳藪澤浸淫	左傳京陵	左傳沮洳疆理原防原隰泉衍沃	左傳原防原隰泉衍沃				
	衆五旬及山林之萃	衆一旬及川澤之萃	衆三旬及邱陵之萃	衆四旬及墳衍之萃	衆五旬及土萃				
動物	成豹之屬	魚龜之屬	鞮鞻之屬	蟲豸之屬	龍鱗之屬				
	毛物 鱗長	鱗物 龍長	羽物 鳳長	介物 龜長	贏物 人長				
	衆四旬及毛物	衆三旬及鱗物	衆一旬及羽物	衆五旬及介物	衆再旬及贏物				
植物	皁物 穀栗之屬	膏物 蓏蓏之屬	莢物 蓏蓏之屬	莢物 蓏蓏之屬	穀物 蓏蓏之屬				
民	毛面方本	黑面津水	專面長火	哲面精金	黑肉面庳土				

九等異同之譜

禹貢	冀州	兗州	青州	徐州	揚州	荊州	豫州	梁州	雍州
冀州	上上	中下	上下	中上	下下	下中	上中	下上	中中
田中中	上賦錯上	田上中	田上下	田中下	田下下	田中上	田下中	田上上	田中下
職方豫宜五種	職方揚宜稻	職方青宜稻麥	職方兗宜四種	職方徐宜五種	職方荊宜稻	職方豫宜五種	職方雍宜黍稷	職方雍宜黍稷	職方雍宜黍稷

禹貢	兗州	徐州	揚州	荊州	豫州	梁州	雍州
兗州	中下	中上	下下	下中	上中	下上	中中
田中中	上賦錯上	田上中	田下下	田中上	田下中	田上上	田中下
職方兗宜四種	職方青宜稻麥	職方徐宜五種	職方揚宜稻	職方豫宜五種	職方雍宜黍稷	職方雍宜黍稷	職方雍宜黍稷

禹貢	冀州	兗州	青州	徐州	揚州	荊州	豫州	梁州	雍州
冀州	上上	中下	上下	中上	下下	下中	上中	下上	中中
田中中	上賦錯上	田上中	田上下	田中下	田下下	田中上	田下中	田上上	田中下
職方豫宜五種	職方揚宜稻	職方青宜稻麥	職方兗宜四種	職方徐宜五種	職方荊宜稻	職方豫宜五種	職方雍宜黍稷	職方雍宜黍稷	職方雍宜黍稷

禹貢	冀州	兗州	青州	徐州	揚州	荊州	豫州	梁州	雍州
冀州	上上	中下	上下	中上	下下	下中	上中	下上	中中
田中中	上賦錯上	田上中	田上下	田中下	田下下	田中上	田下中	田上上	田中下
職方豫宜五種	職方揚宜稻	職方青宜稻麥	職方兗宜四種	職方徐宜五種	職方荊宜稻	職方豫宜五種	職方雍宜黍稷	職方雍宜黍稷	職方雍宜黍稷

以上土宜九州大較如此細分之仍雖土色里性與知所宜設

雍	梁	豫	荊	揚	徐	青
雍	梁	豫	荊	揚	青	幽青
黃壚	寄黎	壚壤	塗泥	塗泥	赤埴墳	白墳
黍稷	黍稷	五種	稻	稻	稻麥	三種稻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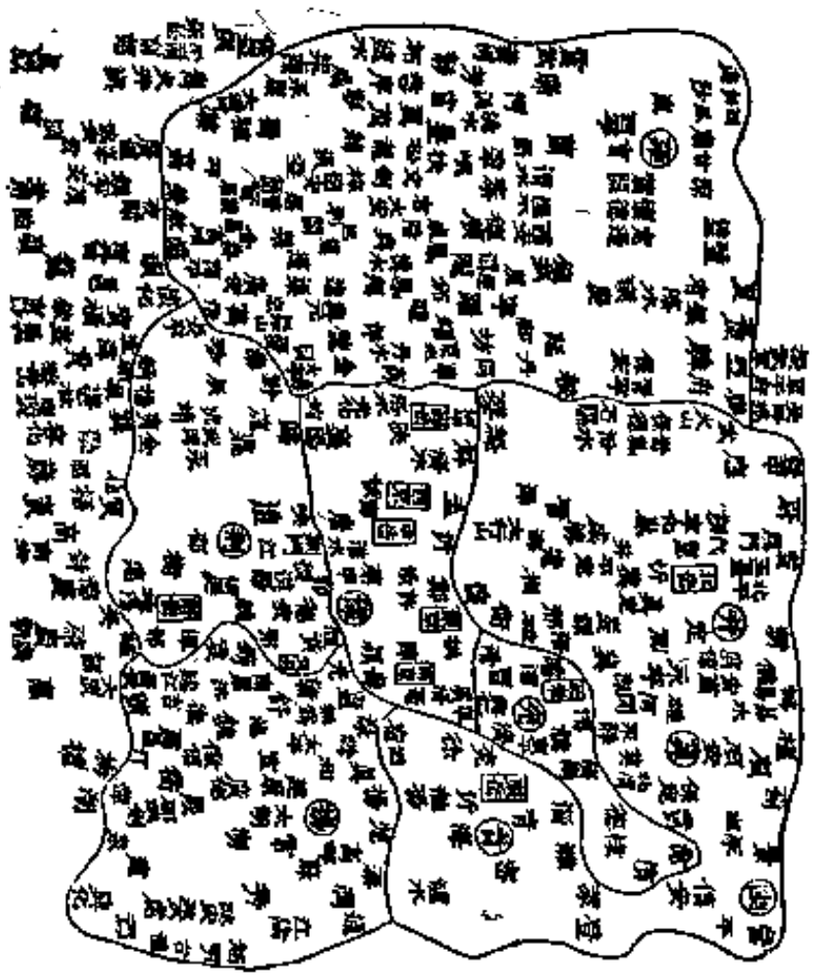
巨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流。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宜。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遵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遠濕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左傳。鶉奔鵙鳩爲司馬。子木使龍賦數甲兵。甲午。鶉奔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

大司徒治地之法。一曰五物。二曰九等。三曰十二土。四曰十二壤。五物、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是也。九等、自上上至下下、是也。十二土、十二分野之土也。十二壤、已加人功、可以稼穡者也。先儒見司徒有不易、一易、再易、逢人、有上地、中地、下地、遂爲周田三等。不以禹貢釋之。乃引草人土化之法。是以十二土爲九等也。又見鶉奔鵙鳩爲賦。以列九等。是以五物爲九等也。皆不知司徒遂人。者文互見。正與禹貢九等。合而爲一。揜之所辨。乃司徒之五物。別而言之。偶有九數。亦不可以爲九等之差。非所詳也。今故列三譜。互相發明。以著先儒之未喻者。若乃土會之法。五土物宜。雖有五行貿生之理。不可例推。後儒牽強合之。非是。大樂致物。亦古人必有感召之理。周樂師亡。而樂理不傳。謂遲速、小大感召。後先。亦先儒之牽合。皆難據用。但以經文譜之。便學者便于觀覽耳。

周職方辨九州之圖

東南曰揚州。	正南曰荊州。	河南曰豫州。	
正東曰青州。	河東曰兗州。	正西曰雍州。	
東北曰幽州。	河內曰冀州。	正北曰幷州。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敘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逢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殖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三百畮。餘夫亦如之。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辨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檗用黃。輕爨用犬。大司樂。凡六變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丱幽青之墳。經無所考。亦難臆斷。今故辨四州之方。而闕其疆云。



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譜

九州封域分星、經無其目、鄭注主在封域、故以經言、今本其說附于九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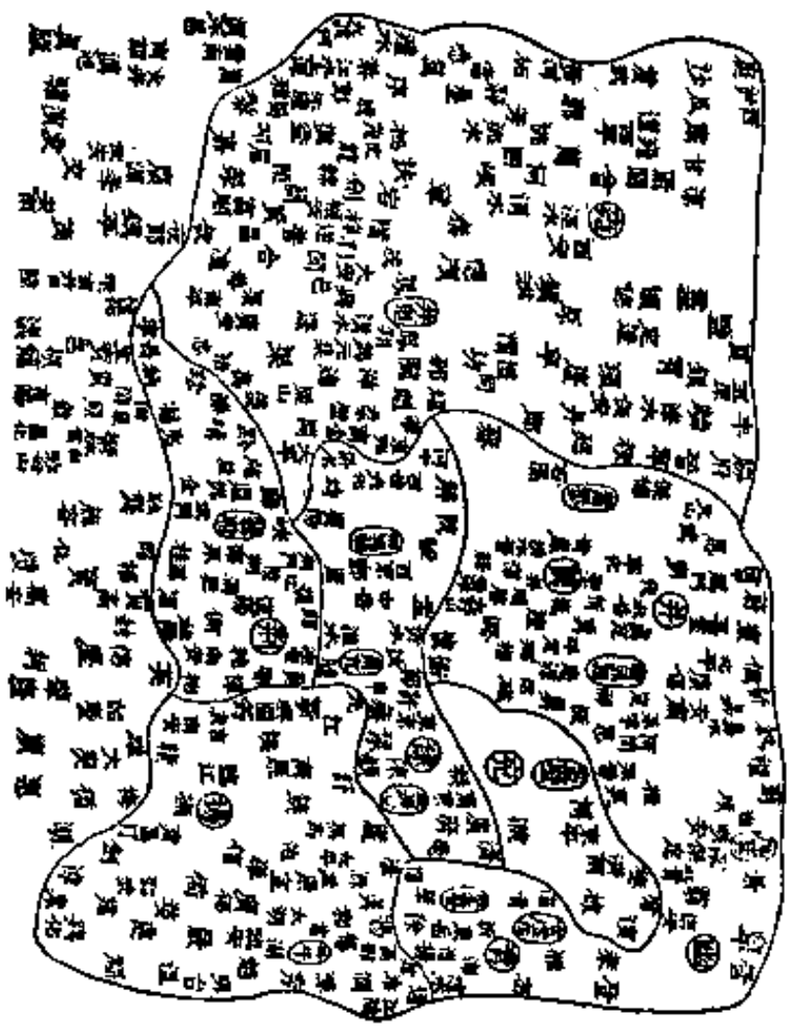
註云、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吳越、揚州、斗牛、　齊、青州、女虛危、　衛、兗州、室壁、　魯、奎婁、　趙晉、冀、井州、胃昴畢角參、

秦、雍州、井鬼、　周、豫州、柳星張、　楚、荊州、翼軫、　鄭、豫州、亢角、　宋、豫、氐房心、　燕、幽州、尾箕、

鄭注與班固地理志分野合、忠、魏郡晉地、韓即鄭地、帝王世紀亦用此說、攷之左氏傳國語合、但以國爲斷、則諸侯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

古星經、至漢散亡、堪輿之書、非古保章氏、分星不可復考、見鄭氏所引、本漢地理志、其大略見于左氏國語、則宋、房、心、晉、鶉火、參、陳、鄭、角、亢、衛、室、壁、周、柳、星、張、楚、鶉尾、軫、齊、虛、危、皆可考見、其爲右分星可信、漢晉直祭置魏陳卓、唐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正義謂分星皆以分國之初、歲星所在之處次、此說難用、子產言、封實沈于大夏、主參、封閼伯于商邱、主辰、則辰爲商邱分、參爲大夏分、其來已久、非因封國始有分野、若以封國歲星所在、卽爲分星、則每封國、自有分星、不應相士因閼伯、昏人因實沈矣、又漢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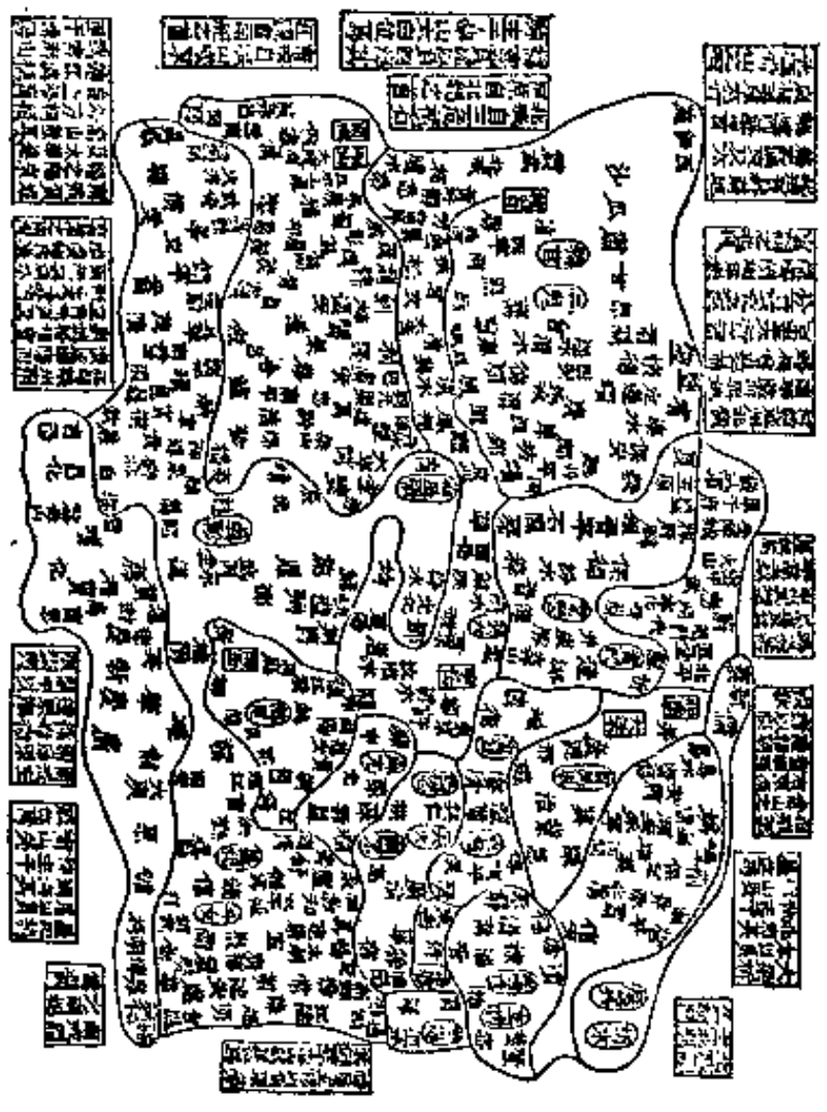


諸儒。辰次度各用當時歷數。與璇璣徙。亦非天象度數之正。惟唐一行下觀山河兩戒。上考實漢之終始。斗杓之內外。以定分星之次。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最得天象之正。又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郡國。自漢冠以來。國邑郡縣。屢置不同。度數因以舛駁。惟一行據山河分野。參以漢郡古國。最爲詳盡。正義引春秋緯北斗分星之說。後人參差不齊。亦當以一行爲正。今故詳考諸家異同。悉爲圖繫。而詳著一行之圖。備見度數。以備保章之缺。

唐一行山河分野圖

此圖。據唐一行山河度數。以所得漢唐郡國疆界圖之最爲精密。詳見于譜。顓頊之墟。（曲沃。）帝嚳。（魯分。）堯。（秦晉。）太昊之墟。（陳分。）少昊之墟。（魯分。）有熊氏之墟。（周分。）炎帝神農氏之墟。（楚分。）軒轅氏。（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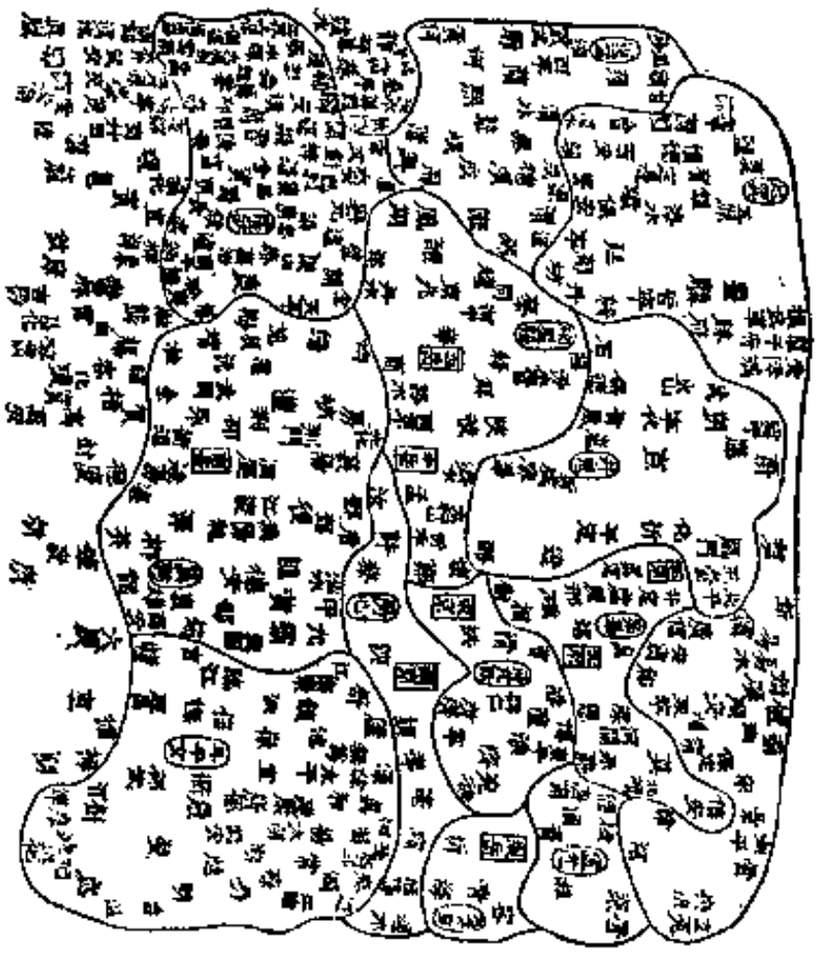
均以治外。故鶉尾、實南方負海之國。
鶉以治內。故壽星、鶉火中州四戰之國。分野與帝居相直。皆五帝墟。



魏陳卓十二次分野圖

魏陳卓十二次度數。惟以晉沈圖益州。與班固異。並州郡縣次。則大有異同。尾箕西抵涼州。勢參主爲漢井鬼北至雲中。室壁更屬安定。以西於天宮地理。及春秋所言。分野不合。今姑據其說圖之。以廣異聞。其十二次分野。自當據一行山河爲定。

鶉首、秦州。（東郡東平、任城、山陽、泰山、濟陰、濟陰之地。）
鶉火、三河、弘農。（河南、河東、河內之地。）
鶉尾、荊州。（涼州、上谷、漁陽北平、河上郡北地。）
實沈、晉州。（遼西東汕郡渤海樂浪玄菟屬焉之地。）
大梁、趙州。（東海琅琊、高密、膠東之地。）
降婁、魯徐州。（齊國北海、濟南樂安東萊平原、菑川之地。）
娵訾、衛并州。（魏郡、鉅鹿、常山廣平、中山清河、信都、趙郡、安平、河間、真定之地。）
玄枵、齊青州。（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太原、上都之地。）
虛危、吳揚州。（九江、臨江、豫州、丹陽會稽。）
星紀、越揚州。（豫章、廬陵、鄱水六安之地。）
析木、燕幽州。（遼西、遼東、北平、上郡北地。）
大火、宋豫州。（梁國、沛國、楚國之地。）
壽星、楚荊州。（南郡、江夏武陵、桂陽零陵、長沙之地。）



一行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莫不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舊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域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雖韓而維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分。至于汝南。韓據全鄭之地。而盡潁川南陽。西逾虢路。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縣有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土黨入于與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庶有明效。今則同在鶉首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歷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倒。初貞觀中。李淳風僧法象志。因漢晉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焉。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遶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鄴垣。至濮貊朝鮮。是爲北紀。所以限我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遶江漢、攝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隅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垂也。故爲頸項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蓐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熒惑山之墟。得四海中承黍稷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玄。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庭。陽精之所布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蝘蜓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恆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于嵩上。鎮星位焉。

降、進及大辰。井陽之氣究。而雲漢沈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域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雖韓而維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分。至于汝南。韓據全鄭之地。而盡潁川南陽。西逾虢路。星紀。自北河派末窮北極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雖婺、女內接紫宮。在玉衡北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偕宗。至於東海。自鶉首遶河戚。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暑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河。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星紀分野自鉅野偕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岱。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蒼星。龍角、謂之天闕。于易、氣以陽決陰、決、象也。升陽進蹤天闕。得純乾之位。故鶉尾在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庭。其分野在南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攝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成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娵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熒惑山之墟。得四海中承黍稷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玄。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庭。陽精之所布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娵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偕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恆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于嵩上。鎮星位焉。

帝王經世紀十二次配合諸曜日月所宿與斗建合月律從斗建即經所謂以六律六間合陰陽之義者也

星度	辰名	歲名	律	斗建	分野	
星紀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北	赤奮若	黃鍾	子	馬貢揚州吳越方同	十一月
玄枵 一名天鼈 自女八度至危十六度	子	困敦	大呂	丑	馬貢青州齊方職者	十二月

	西曆法	二十八令十日	十二辰五組	五組	五組	五組	五組	手	手	手	手	手
	西曆法	二十八令十日	十二辰五組	五組	五組	五組	五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西曆法	二十八令十日	十二辰五組	五組	五組	五組	五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正統引行令分	行政執一行令分	容基	一行	五組	五組	五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正統引行令分	行政執一行令分	容基	一行	五組	五組	五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九組

世紀九州分星旁通表

自西曆一行令始大衍曆術推步同

新木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訾娵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自周敬王十一度	自周元王九度	自周元王十二度	自周貞王十七度	自周考王十四度	自周考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六度	自周烈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十二度	自周烈王十六度	自周顯王十九度	自周顯王十八度	
斗	壁	箕	斗	女	虛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析木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訾娵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自周敬王十一度	自周元王九度	自周元王十二度	自周貞王十七度	自周考王十四度	自周考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六度	自周烈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十二度	自周烈王十六度	自周顯王十九度	自周顯王十八度	
斗	壁	箕	斗	女	虛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析木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訾娵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自周敬王十一度	自周元王九度	自周元王十二度	自周貞王十七度	自周考王十四度	自周考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六度	自周烈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十二度	自周烈王十六度	自周顯王十九度	自周顯王十八度	
斗	壁	箕	斗	女	虛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析木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訾娵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自周敬王十一度	自周元王九度	自周元王十二度	自周貞王十七度	自周考王十四度	自周考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六度	自周烈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十二度	自周烈王十六度	自周顯王十九度	自周顯王十八度	
斗	壁	箕	斗	女	虛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析木	大火	析木	星紀	玄枵	訾娵	降婁	大梁	實沈	鶉首	鶉火	鶉尾	
自周敬王十一度	自周元王九度	自周元王十二度	自周貞王十七度	自周考王十四度	自周考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六度	自周烈王十七度	自周烈王十二度	自周烈王十六度	自周顯王十九度	自周顯王十八度	
斗	壁	箕	斗	女	虛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十月	玄	顓頊	臨鉞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攝提方并	攝方同	攝提方并	攝方同	攝提方并	攝方同	攝提方并	攝方同	攝提方并	攝方同	攝提方并	攝方同	攝提方并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兵江效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戊己中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河洛冲州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日躔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正月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始皇帝	二世皇帝	高祖	文帝	武帝	文帝	高帝	武帝	高祖	文帝	高祖	太祖	太祖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泰始元年	永初元年	建元元年	天監元年	永定元年	開皇元年	武德元年	乾德元年	建隆元年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始皇帝	二世皇帝	高祖	文帝	武帝	文帝	高帝	武帝	高祖	文帝	高祖	太祖	太祖
元年	元年	元年	元年	泰始元年	永初元年	建元元年	天監元年	永定元年	開皇元年	武德元年	乾德元年	建隆元年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六家分星異之論

家	地理	天文	人
說	地理葬法分金	天文躔度分野	天文災祥
星	坐西寅	以庚酉爲界	宮西寅
辰	午癸	午癸	午癸
法	占據氣	據太白	據太白
用	州縣州	太白主	太白主
星	主災疾病	主災疾病	太白
象	白祿星	貪狼星	其他
占	太白	太白	太白
驗	卷一目天星主象		卷二目天星主象
地	午癸以西酉卯	午癸以西酉卯	卯山酉向卯山酉
說	坐第二星	坐第二星	坐第六星
石	第三星之對		卯山酉向卯山酉

家	天文	地理	周
說	天文躔度分野	地理葬法分金	周天分度分野
星	山岳以各星	坐西寅	巳申
辰	午癸	午癸	卯酉
法	占據氣	據太白	據太白
用	州縣州	太白主	太白主
星	主災疾病	太白	太白
象	貪狼星	其他	其他
占	太白	太白	太白
驗	卷一目天星主象		卷二目天星主象
地	午癸以西酉卯	午癸以西酉卯	卯山酉向卯山酉
說	坐第二星	坐第六星	坐第六星
石	第三星之對		卯山酉向卯山酉

家	地理	天文	周
說	周天分度分野分金坐向	天文躔度分野	天文州縣州郡
星	坐西寅	以庚酉爲界	巳申
辰	丁癸	午癸	卯酉
法	占據氣	據太白	據太白
用	州縣州	太白主	太白主
星	主災疾病	太白	太白
象	貪狼星	其他	其他
占	太白	太白	太白
驗	卷一目天星主象		卷二目天星主象
地	午癸以西酉卯	午癸以西酉卯	卯山酉向卯山酉
說	坐第二星	坐第六星	坐第六星
石	第三星之對		卯山酉向卯山酉

家	地理	天文	周
說	周天分度分野分金坐向	天文躔度分野	天文州縣州郡
星	坐西寅	以庚酉爲界	巳申
辰	丁癸	午癸	卯酉
法	占據氣	據太白	據太白
用	州縣州	太白主	太白主
星	主災疾病	太白	太白
象	貪狼星	其他	其他
占	太白	太白	太白
驗	卷一目天星主象		卷二目天星主象
地	午癸以西酉卯	午癸以西酉卯	卯山酉向卯山酉
說	坐第二星	坐第六星	坐第六星
石	第三星之對		卯山酉向卯山酉

界	地	氣候	分野	星	度
燕	燕之分野也	燕國人氣六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北	北海之內北至於令丁零東至於大人之國西至於三危之地南至於衡山之陽凡天之下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莫不賓服	北海人氣九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齊	齊之分野也	齊地人氣一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秦	秦之分野也	秦國人氣四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楚	楚之分野也	楚國人氣九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吳	吳之分野也	吳國人氣十一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越	越之分野也	越國人氣十四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三家分星異同譜

界	地	氣候	分野	星	度
燕	燕之分野也	燕國人氣六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北	北海之內北至於令丁零東至於大人之國西至於三危之地南至於衡山之陽凡天之下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莫不賓服	北海人氣九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齊	齊之分野也	齊地人氣一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秦	秦之分野也	秦國人氣四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楚	楚之分野也	楚國人氣九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吳	吳之分野也	吳國人氣十一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越	越之分野也	越國人氣十四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地	氣候	分野	星	度
燕	燕國人氣六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北	北海人氣九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齊	齊地人氣一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秦	秦國人氣四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楚	楚國人氣九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吳	吳國人氣十一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越	越國人氣十四度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揚	首	豫	火	徐	尾	兗	析
淮地于天官東井鬼之分野也其井白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諸郡皆屬焉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肥門入東井十六度　東井與鬼白東井十六度　雁門入東井二十八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與鬼二度	周地得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緱城平陰偃師鞏縣至於虎牢滎陽氾水以東梁楚之郊也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柳七星張自柳九度　周三輔並張十六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東海入東井二十四度　泰山入東井二十七度　琅琊入東井二十九度　城陽入東井三十度　淮陽入東井三十一度　魯國入東井三十一度　臨淮入東井三十一度　廣陵入東井三十一度　六安入東井三十一度　九江入東井三十一度　丹陽入東井三十一度　會稽入東井三十一度　吳郡入東井三十一度　豫章入東井三十一度　長沙入東井三十一度	淮地尾箕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廣中沂南部益楚分也	兗州入箕一度　濟北入箕一度　山陽入箕一度　泰山入箕一度　東平入箕二度　任城入箕二度　東郡入箕一度　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角亢兗州自參五度至亢四度　濟陰入氐二度　濟陰入氐七度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今之南郡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鄢郟繁陽新安宜陽弘農分也
東井與鬼輿鬼之分野也其西京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以西南盡巴蜀廣中之地又西南與鶉首之東北際接參之分野也自河以東至華陰右有函谷崤澠之固東井於南河之陰自山河上流雲雒伊洛之西北與鬼同河之陽自漢中東盡弘農與韓魏火相接雲雨之氣皆之外雲氣所流注來繫於鬼鬼在江河二源之西興矢雉犬皆於外之象也西北主邊兵北有匈奴西有羌胡皆候伺侵盜之變也	東井與鬼輿鬼之分野也其西京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以西南盡巴蜀廣中之地又西南與鶉首之東北際接參之分野也自河以東至華陰右有函谷崤澠之固東井於南河之陰自山河上流雲雒伊洛之西北與鬼同河之陽自漢中東盡弘農與韓魏火相接雲雨之氣皆之外雲氣所流注來繫於鬼鬼在江河二源之西興矢雉犬皆於外之象也西北主邊兵北有匈奴西有羌胡皆候伺侵盜之變也	柳七星張翼軫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六十四秒七）中七星七度終張十四度北自焚渾蔡陽並宜南及山南得翼澤雒縣至外方東開鉤陳方城振樹柏北有雲雨野氣東盡漢南陽之地又自南邑負北河之南西及西谷盡南紀地武當漢水之陰盡弘農郡以東盡柏東關弘農桐柏南陽淮黑古成周故都皆屬焉故雒陽及鄭滑氏之鄉潁鄢輿鄧之城其東鄰鄧入潁昆陽在輿鬼東又接汝南南郡之際接南柄上流七星張軫相連得土行正也中州豫州之分野直南陽汝東與鶉尾同占	柳七星張翼軫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六十四秒七）中七星七度終張十四度北自焚渾蔡陽並宜南及山南得翼澤雒縣至外方東開鉤陳方城振樹柏北有雲雨野氣東盡漢南陽之地又自南邑負北河之南西及西谷盡南紀地武當漢水之陰盡弘農郡以東盡柏東關弘農桐柏南陽淮黑古成周故都皆屬焉故雒陽及鄭滑氏之鄉潁鄢輿鄧之城其東鄰鄧入潁昆陽在輿鬼東又接汝南南郡之際接南柄上流七星張軫相連得土行正也中州豫州之分野直南陽汝東與鶉尾同占	鶉尾張翼軫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六十四秒七）中七星七度終張十四度北自焚渾蔡陽並宜南及山南得翼澤雒縣至外方東開鉤陳方城振樹柏北有雲雨野氣東盡漢南陽之地又自南邑負北河之南西及西谷盡南紀地武當漢水之陰盡弘農郡以東盡柏東關弘農桐柏南陽淮黑古成周故都皆屬焉故雒陽及鄭滑氏之鄉潁鄢輿鄧之城其東鄰鄧入潁昆陽在輿鬼東又接汝南南郡之際接南柄上流七星張軫相連得土行正也中州豫州之分野直南陽汝東與鶉尾同占	鶉尾張翼軫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六十四秒七）中七星七度終張十四度北自焚渾蔡陽並宜南及山南得翼澤雒縣至外方東開鉤陳方城振樹柏北有雲雨野氣東盡漢南陽之地又自南邑負北河之南西及西谷盡南紀地武當漢水之陰盡弘農郡以東盡柏東關弘農桐柏南陽淮黑古成周故都皆屬焉故雒陽及鄭滑氏之鄉潁鄢輿鄧之城其東鄰鄧入潁昆陽在輿鬼東又接汝南南郡之際接南柄上流七星張軫相連得土行正也中州豫州之分野直南陽汝東與鶉尾同占
東井與鬼輿鬼之分野也其西京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以西南盡巴蜀廣中之地又西南與鶉首之東北際接參之分野也自河以東至華陰右有函谷崤澠之固東井於南河之陰自山河上流雲雒伊洛之西北與鬼同河之陽自漢中東盡弘農與韓魏火相接雲雨之氣皆之外雲氣所流注來繫於鬼鬼在江河二源之西興矢雉犬皆於外之象也西北主邊兵北有匈奴西有羌胡皆候伺侵盜之變也	東井與鬼輿鬼之分野也其西京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以西南盡巴蜀廣中之地又西南與鶉首之東北際接參之分野也自河以東至華陰右有函谷崤澠之固東井於南河之陰自山河上流雲雒伊洛之西北與鬼同河之陽自漢中東盡弘農與韓魏火相接雲雨之氣皆之外雲氣所流注來繫於鬼鬼在江河二源之西興矢雉犬皆於外之象也西北主邊兵北有匈奴西有羌胡皆候伺侵盜之變也

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渭。其浸、滻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鹽魚。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曰虖沱、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尙書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禹貢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

冀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十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瀦。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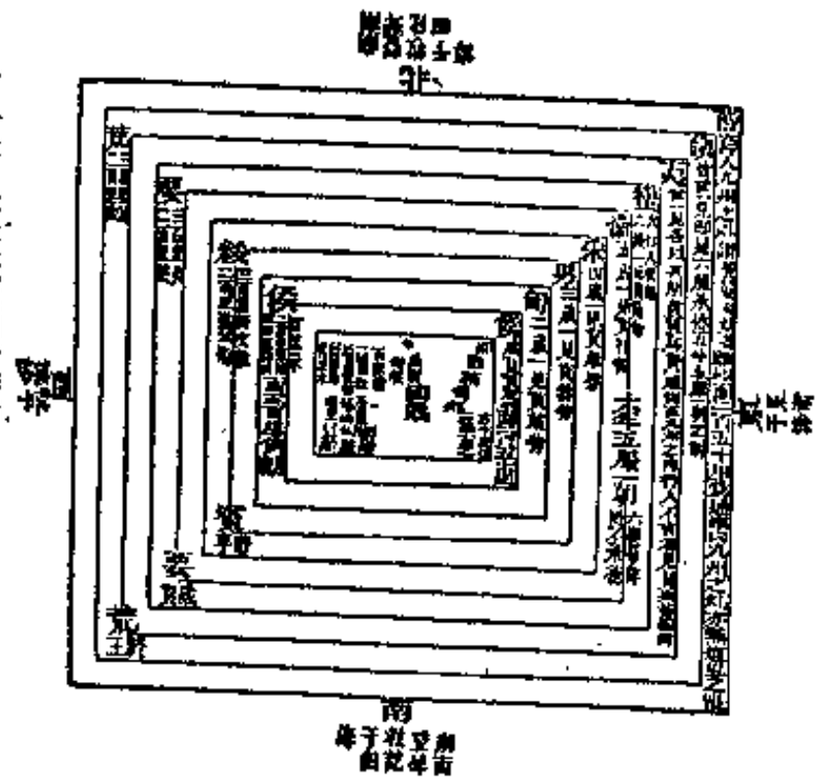
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北計山川幽澗。經既　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禹貢之書是也。商因于夏。無所變更。書云。繼禹舊服。詩云。宅殷土茫茫是也　周既克殷。監于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之地以爲幽幷。按山川幽阻青地皆得殊地宜得殊名。禹之五服。周自鎬服而內。方五千里。此三代、九州、疆界、道里之大略也。舜典注。謂治水之後。分爲十二州。僞孔謂舜以冀州闊大。爲分十二州。皆恐不然。蓋舜攝位之初。乃歷試之。三年。禹方治水之初耳。以是知漢志之說可用。至禹治水功成。禹貢之書止于九州。不應以十二州分職。而以九州作貢。先儒所疑。不過舜格文祖後。咨十二牧。猶以爲十二州耳。曾不知初以土壤斷絕。分十二州。因置十有二牧。後雖別九州。而以十二牧總諸侯。理無相悖。蓋以已命爲牧者。無可廢之理。至禹貢金九牧。則復九州之故矣。況舜都與堯同在冀州。無以其闊大分州之理。周之併梁于雍。則以廣王畿。而析冀爲幽幷。則以都在雍豫。僞孔說。後儒以周制虞舜。非事實。當從班固漢志爲是。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合。說者以爲殷制。然終無考。亦難遽用。姑存之。以傳疑。凡禹貢十二州、職方、幅員、與其山川之屬。悉具圖譜。

帝王經世圖譜卷八

司馬九畿之圖
司徒建王國之圖
王畿提封之圖
武成分土之圖
司徒建邦國之圖
職方封國設法之圖
成王廣卷之圖
今定分土惟三之圖
五帶五涂異同之諸
九夫爲井之圖
四邱爲甸之圖
四縣爲都之圖

司馬九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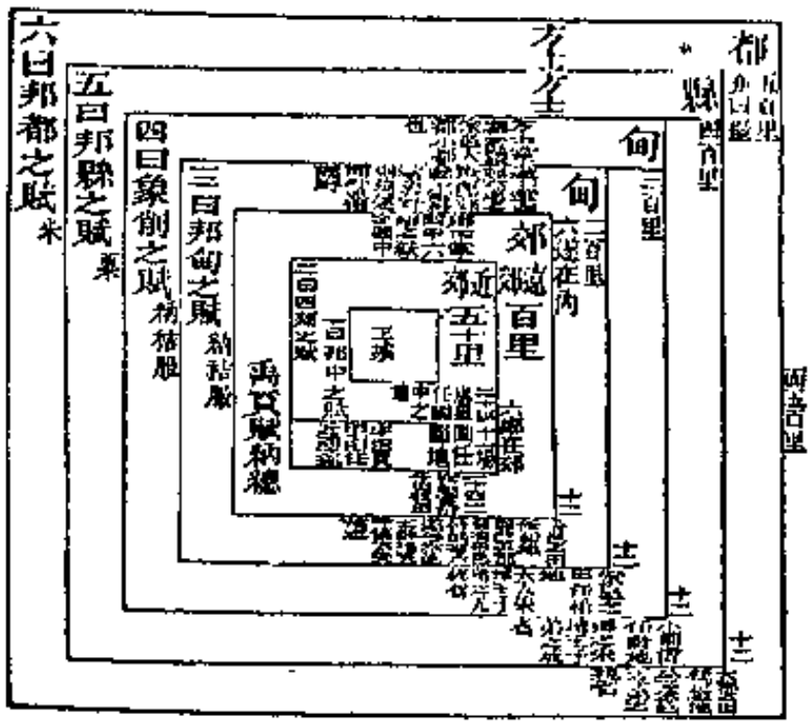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職方氏、大行人、九服同制、行人只言見賓放鎮夷而于蕃國、若論地域、鎮夷猶在九州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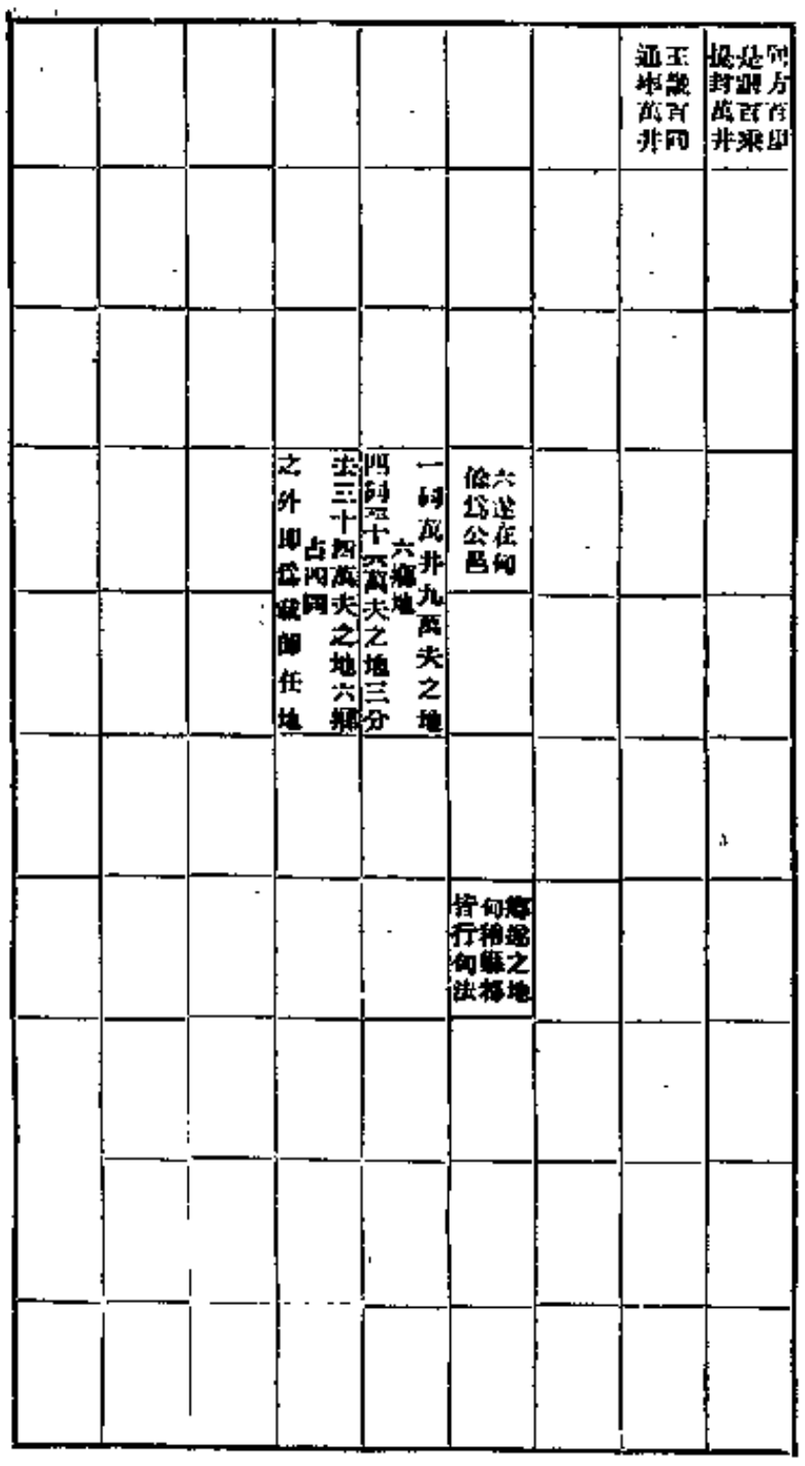
于四海。康誥曰侯、甸、男、邦、采、衛。周官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國語周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侯服者祀、祭、時享、歲貢、終王。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堯命禹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法皆同。無毫髮之差。舉者感于五百里之說。謂周公斥大封城。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夷鎭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于禹貢五百里。雖稍異于鄭氏。亦未嘗知禹貢也。若如二說。則不惟不與禹貢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公謀父、周人也。不言五服。何哉。蓋九州五服一也。自禹貢一面言之。率以五百里爲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鎭畿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無纖毫牴牾者。周公祭公之說。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卽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夷鎭尙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之終王。各贄所寶。同于蕃國。行人之言。與周官六服合矣。不謂夷鎭卽在九州之外也。然則商制如何。曰詩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與禹貢周禮同制也。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中畢來享。外畢來王。知其與祭公之言合也。況作雒誥之初。周禮未制。已言侯、甸、男、邦、采、衛。則周因商禮。其可知矣。然則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說者謂商之制。有說乎。曰王制。漢文帝博士所作。自春秋而降。四夷交侵。中國之境士蹙矣。王制、采六經而作。欲行諸當時。此乃據所見境土言之。豈商制哉。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況禹貢五服。自侯服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何異哉。今具圖以見禹貢、周禮、祭公所言皆同制。

司徒建王國之圖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削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太宰以九職敘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王畿方千里。面五百里。王城之內。謂之國中。廛里任焉。六鄉之民所居也。其賦曰邦中之賦。近郊、鄉田之外。場圃、宅田、士田、賈田任焉。百里爲遠郊。鄉田之外。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焉。其賦曰四郊之賦。其獄、則鄉士治之。三百里爲甸。六遂在焉。餘爲公邑。其賦曰邦甸之賦。遂獄在四郊。遂士治之。鄉遂皆出軍乘馬之法。治于公邑。以甸法在焉。故曰邦甸公邑之獄。縣士治之。三百里爲稍。家邑任焉。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家稍之賦。稍削皆小稱之。言采地之小者也。四百里爲縣。小都任焉。卿與王子弟之疎者所食采邑也。其賦曰邦縣之賦。五百里爲甸。大都任焉。公與王子弟之親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邦都之賦。邦家之獄。方士治之。三等采地之餘。皆爲公也。孟子言。天子三公、受地視侯。卿、受地視伯。大夫、受地視子男。此家削、小都、大都之等差也。受地、不得視司徒邦國之封。

王畿提封之圖



觀視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田而已。都鄙制以宅數。而出賦以邱乘。則采地之大者。其畀不過六萬夫。其兵不過百乘。較之外諸侯。其勢相什自稍至都。近者愈小。遠者愈大。防微杜漸之意深矣。馬貢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率以百里爲差。此王畿出賦輕重之法也。郊面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三家五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法與小司徒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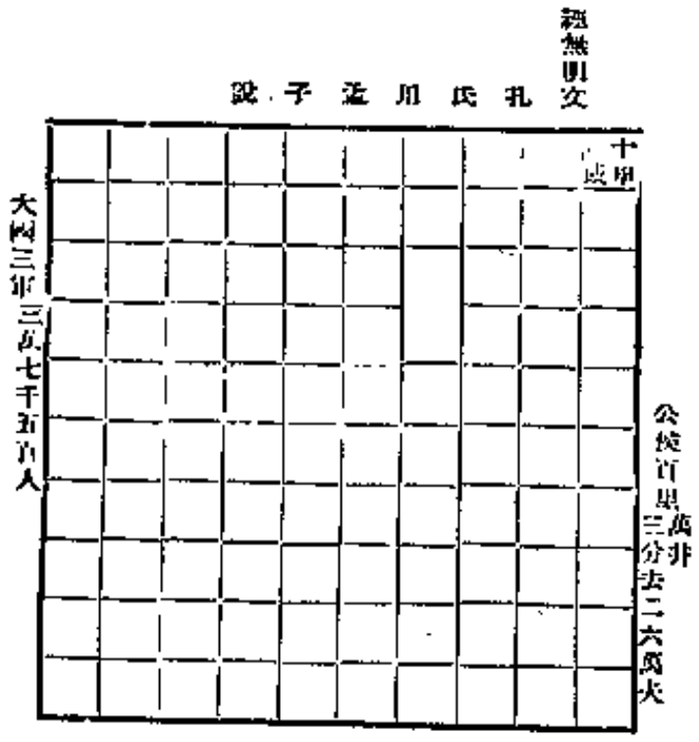
堅固、漢志、戰司馬法曰。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方千里。

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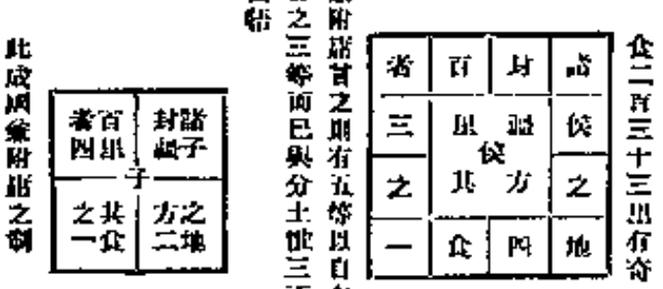
漢志乃通率千里之法。術者以周禮考之。則王畿提封百同。內爲鄉遂。地占四同。鄉田在四同之地。餘地爲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牧田、六遂但占甸地二同。計其出車已爲兵車千五百乘。餘九十四同。通用邱甸之法。出賦九千四百乘。合鄉遂之軍。過萬乘之數耳。司徒會卒伍。率家一人。經土地。四邱一乘。內外之法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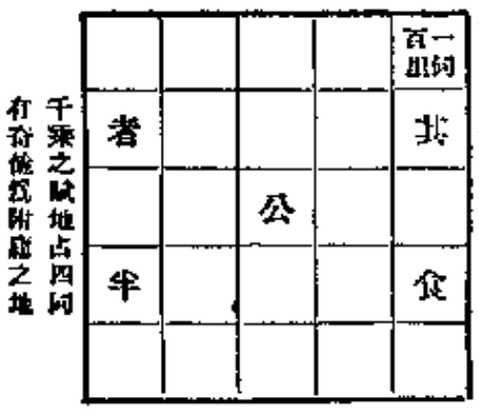
武成分土之圖

此階侯出軍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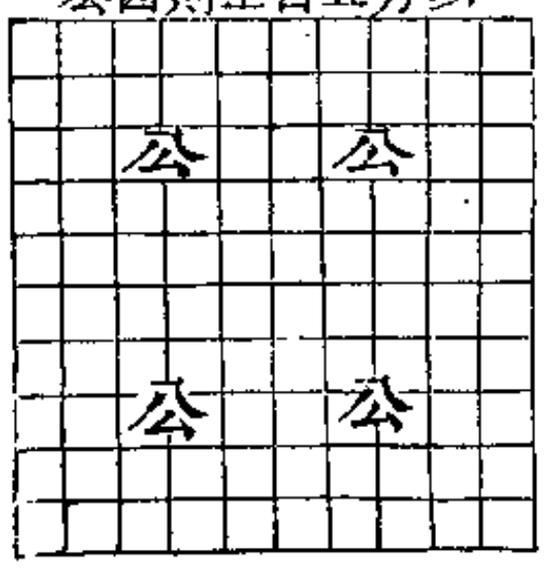


司徒建邦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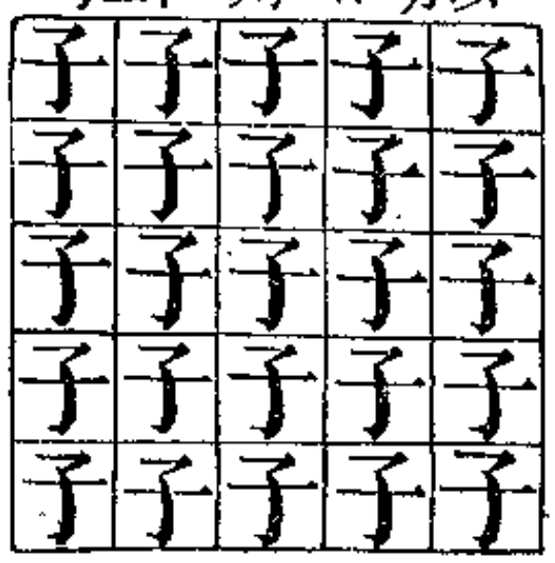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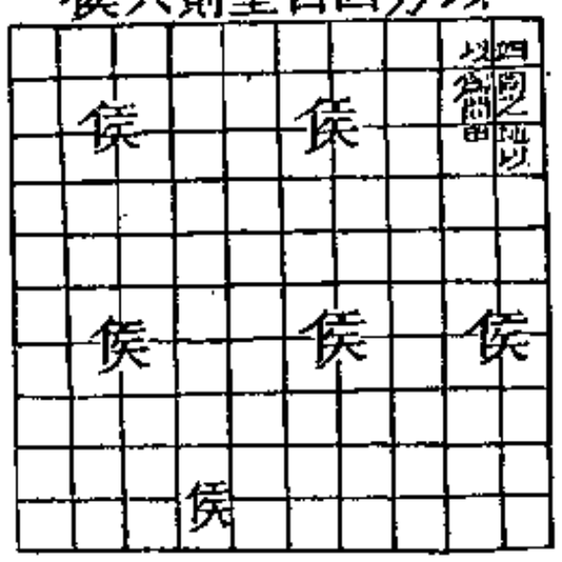
公四則里百五方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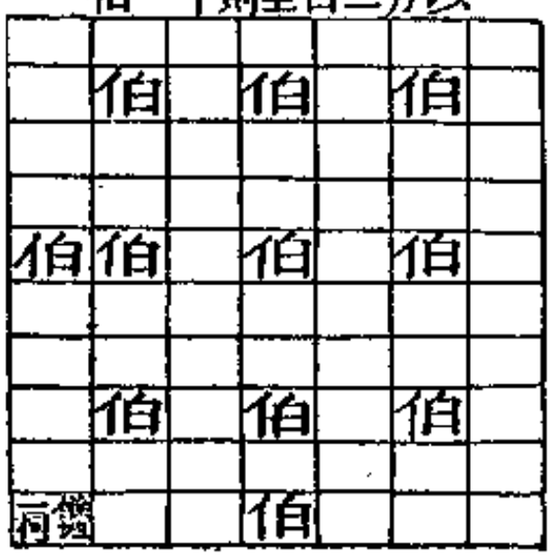


子五十二則里百二方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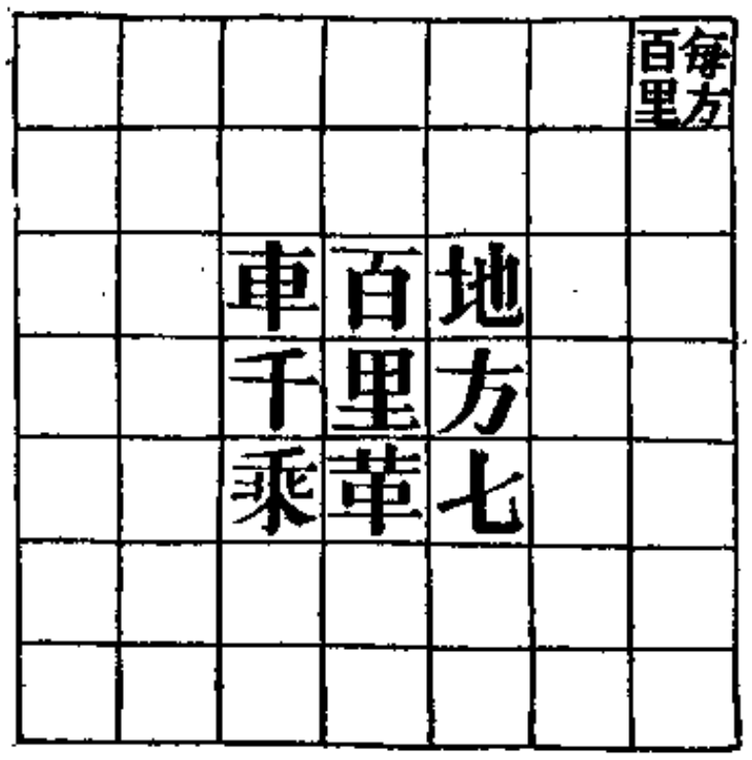


職方封國設法之圖




伯一十則里百三方以
伯
伯
伯

今定分土惟三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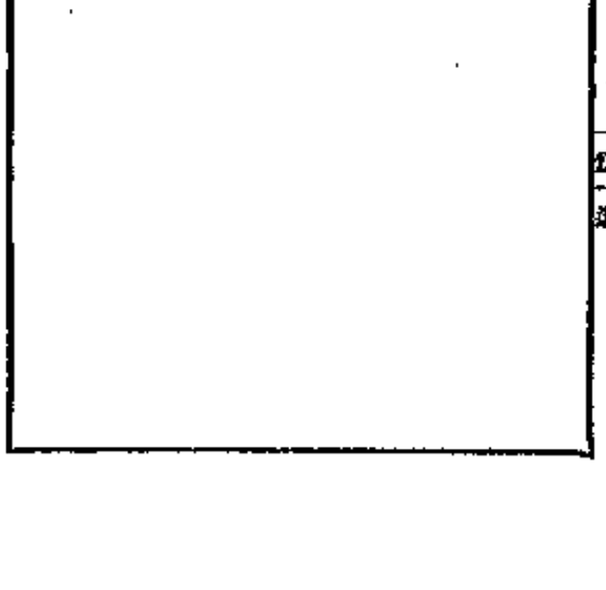
公　新　圖

一圍徑三百一十一里餘上圍千公

千乘公地周圍有半徑方二百一十一里餘上圍千公

一圍徑三百一十一里餘二圍半出賦二百五十乘合

伯　新　圖



伯地二圍徑方四十一里實二百四十步

一圍徑方七十里者一徑二遂一圍二遂徑一圍出賦合六百乘

男　新　圖

一圍徑方五十里者四一徑一軍一公一遂

徐徑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于下同于男圍圖子男稱見自布封建可推而上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測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二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尚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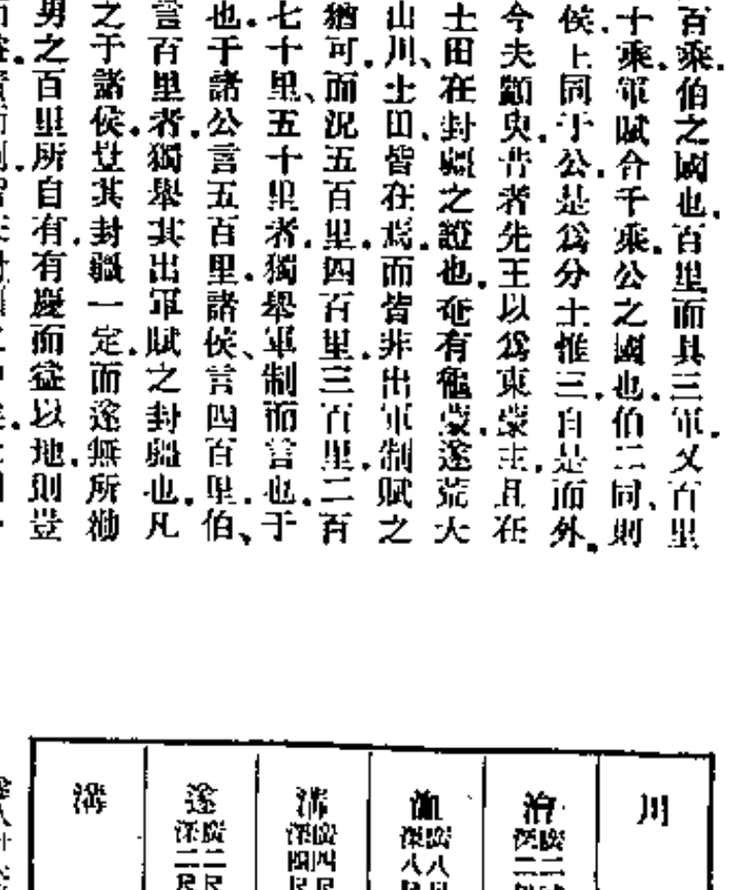
孟子萬章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左傳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

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域、武成分土之等、及孟子班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強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周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于三郊三遂、詩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三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同之、九服、即禹之九服、爲觀所謂七千里者、周公和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遠過于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地、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爲因廬、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甸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于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馬、牛、干戈之屬、于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郊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人於何給之、尚未言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費、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朝之朝貢、四鄰之邦交、于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賦言之、則地方千里者、爲兵車萬有九百乘、餘方五十里者、爲兵車二百五十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二

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于公。是爲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難來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鄙夫。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亟有龜蒙。遂荒大東。亟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而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乎。故于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也。于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于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于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于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也。于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實相通。何啻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于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增損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貴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廣周公云耳。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于齊有賜履焉。于衛有封畛土略焉。于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通五十里。是大國貢輕。而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也。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既不通司農又倒置之。輕大而重小。是侮鰥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列卑貢重。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甘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爲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爲正。然王之食。豈盡收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鄙皆無過十二。于其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宮夫家之征。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何服之所以爲列卑貢重歟。職方氏七伯。當爲十一伯。注說爲是。

五溝五涂異同之譜


遂人計夫數外
鄰氏治機內田貢機外用助非是大田有助
口口石貢
匠人計畫舉內
川
澮 廣二尋 深二仞
洫 廣二尋 深二仞
溝 廣二尋 深二尺
路 軌二容
道 軌二容
遂 廣二尺 深二尺
涂 軌二容 一乘
徑 容牛車
溝 廣四尺 深四尺
畛 容大車
十夫 二鄰
井間
百夫 一鄰
成間
千夫 二鄰
同間
各藏其名
萬夫 四縣
遂人之治野之法
夫間
田首
匠人
凡治溝洫必因地勢以順水利
以防止水
以溝通水
以澮合水
以洫均水
以遂達水
以涂出水
以列舍水
以澮泄水
以洫寫水
以遂均水
以涂達水
以列分地
以防止水
以溝受水
以澮泄水
以洫寫水
以遂均水
以涂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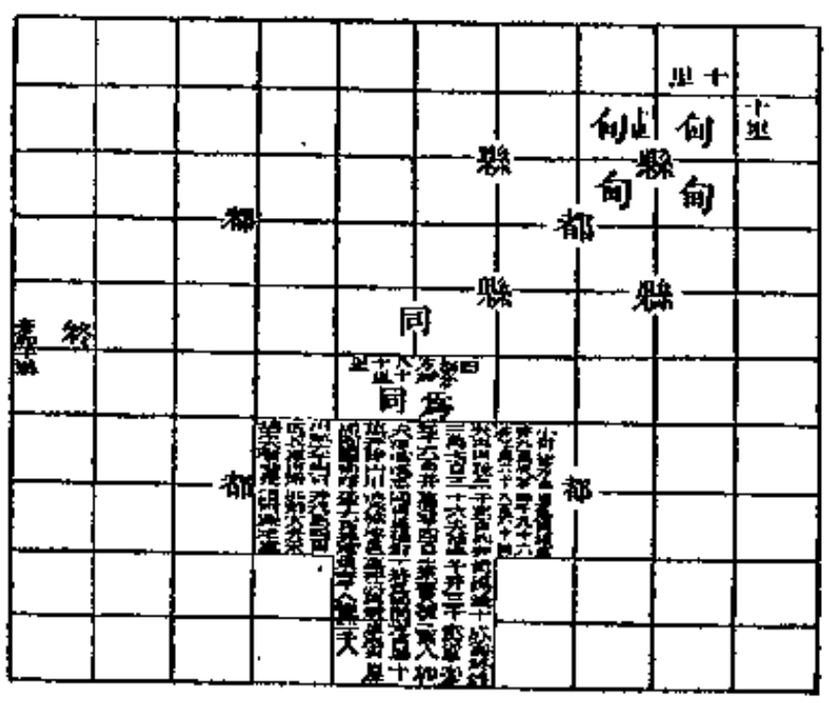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都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以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鄙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三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征役。稍人掌稾下地。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閒廣二尋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執。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必因水執。防必因地執。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閒參分去一。大防外綱。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

尚書甘誓。乃召六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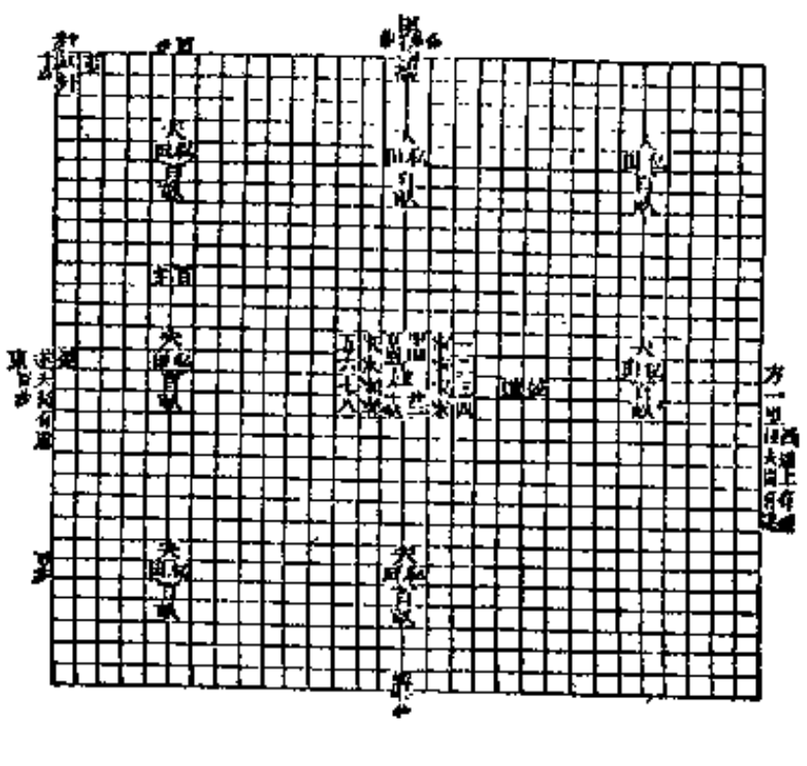
毛詩采芑。其車三千。　公劉。其軍三單。　信南山。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甫。首始胥宇。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崧高。徹申伯土田。徹申伯土疆。　韓奕。維禹甸之。甽畝既藝。　文王有聲。築城伊域。崇墉言言。作邑于豐。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灃水北流。浸彼稻田。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緜。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皇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夫九夫爲井。則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中田有廬八家。各二畝半。餘八十畝。八家共治之。則私田百而公田十。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皆什一也。四邱爲甸。六十四井而乘馬之法具。卽司馬法所謂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者也。一甸之賦百人。攻守車各一乘。司馬法不備言者。欲明兵車之制。故止以牛見守車也。司馬法又言。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若與邱乘踳駁者。地廣溝通。屋廬三夫。車廬守車而以士十人。互見攻車也。一甸所出。卒長御右。兩司馬與守車之伍長。合十人。則有攻車可知。攻守之車。皆用革輓。而攻車建五兵。故於邱甸言兵車。於戚言革車也。古人簡質。互相發明。類如此。設或甸無革車。不應言牛。成無兵車。則士十人將安用哉。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略與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相倣。而都鄙無一廛者。廛在田中。則有室而已。不易百畝。而上地萊五十畝。若不同者。周之制。地征其實九等。而五以上等見之。家百畝者。田上上。萊五十畝者。田上下。二百畝者。田下下。自百畝至三百畝。每二十五畝爲差。九等通率相補。皆再易之地也。都鄙、授田與六遂同。出兵、不當六遂五之一。先王強幹弱枝。深意在此。鄉遂出兵。雖五倍邱人。而牛人掌共兵車之牛。校人軍事物馬。而遂之馬。賈戎馬有物。賈受於有司者。書馬車僕凡師充革車。司戈盾、授兵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知鄉遂之馬牛、車甲、兵器、旗物。皆頒於公。非若邱乘之具於民。此先王之所以至公至均也。故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者。通貢助之法而用之。夏啓戰甘之野。乃召六卿。則六治鄉足軍。自禹貢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田之大經。不其昭乎。我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貢公稅畝。成公作邱甲。則魯郊遂之外。用助與商同。邱乘與周同。孟子告滕文公。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之徹耳。言井田者。通乎鄉遂、都鄙、貢賦、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九夫爲井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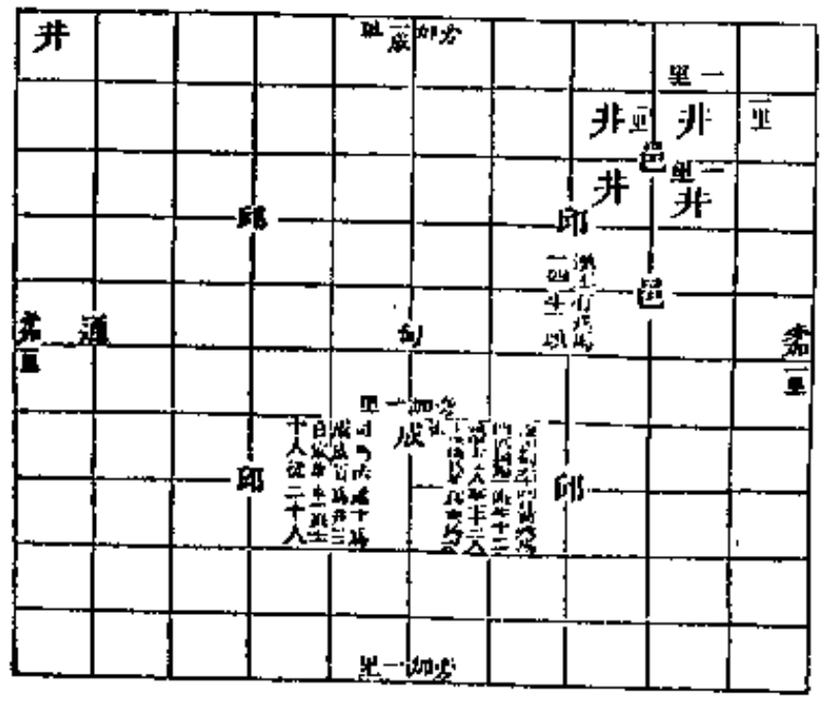


四縣爲都之圖



四邱爲甸之圖

十邱爲成附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職、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司馬法、見鄭注漢志、

先王之制、力役內自六鄉、外至都鄙、其輕重、多寡、舍晚、皆不同、而歸於大均、說者惑之、而自爲異說、第求深考之云耳、鄉大夫、言國中鄉也、言野遂也、因鄉而及遂、見鄉輕而遂重也、小司徒、以上地、中地、下地、任民、鄉法也、遂人以下劑致甿、遂法也、合而觀之、見鄉重而遂輕也、都鄙用井田五百畝、十六家而出兵百人、則較鄉遂五倍其數、若重矣、然鄉遂賦出於公、都鄙賦出於民、則實均耳、先王之微意、強幹而弱枝、重內而輕外、鄉欲兵衆而強、遂欲足以爲鄉三之二、都鄙之兵、不當遂五之一、鄉、晚役而早休、遂早役而晚休、則鄉兵實強、遂兵弱於鄉矣、至於以豐年、中年、無年、爲役之多寡、有無、以常見日至、爲力役之始終、貴賤、服公事、老疾之舍、則振間乎鄉遂、都鄙、同於一而已、當異而異、當同而同、終歸於大均、此類族辨物、所以爲同人、衰多益寡、所以稱物、平施、容民、畜衆、所以爲師也、王制不從政之說、漢儒約三代之制、而參取之、又古文殘缺、不得其異、故有與周官抵牾者、姑存之、以見異同、後儒旬用三日通計、十三日之說非是、舉其中之意也、

帝王經世圖譜　卷八
三〇三
帝王經世圖譜卷九
千里爲畿之圖
王畿任地之圖
九等通率之圖
一圻授地之圖
鄉遂都鄙授地任民出賦之譜
鄉遂都鄙出兵之譜
鄉遂居民設官之譜
保伍居民出軍之譜
井田出車之譜
周知民數之譜
力政異同之譜
九職十二職異同之譜
大宰九賦九職九式九貢斂財制用之譜
帝王經世圖譜　卷九

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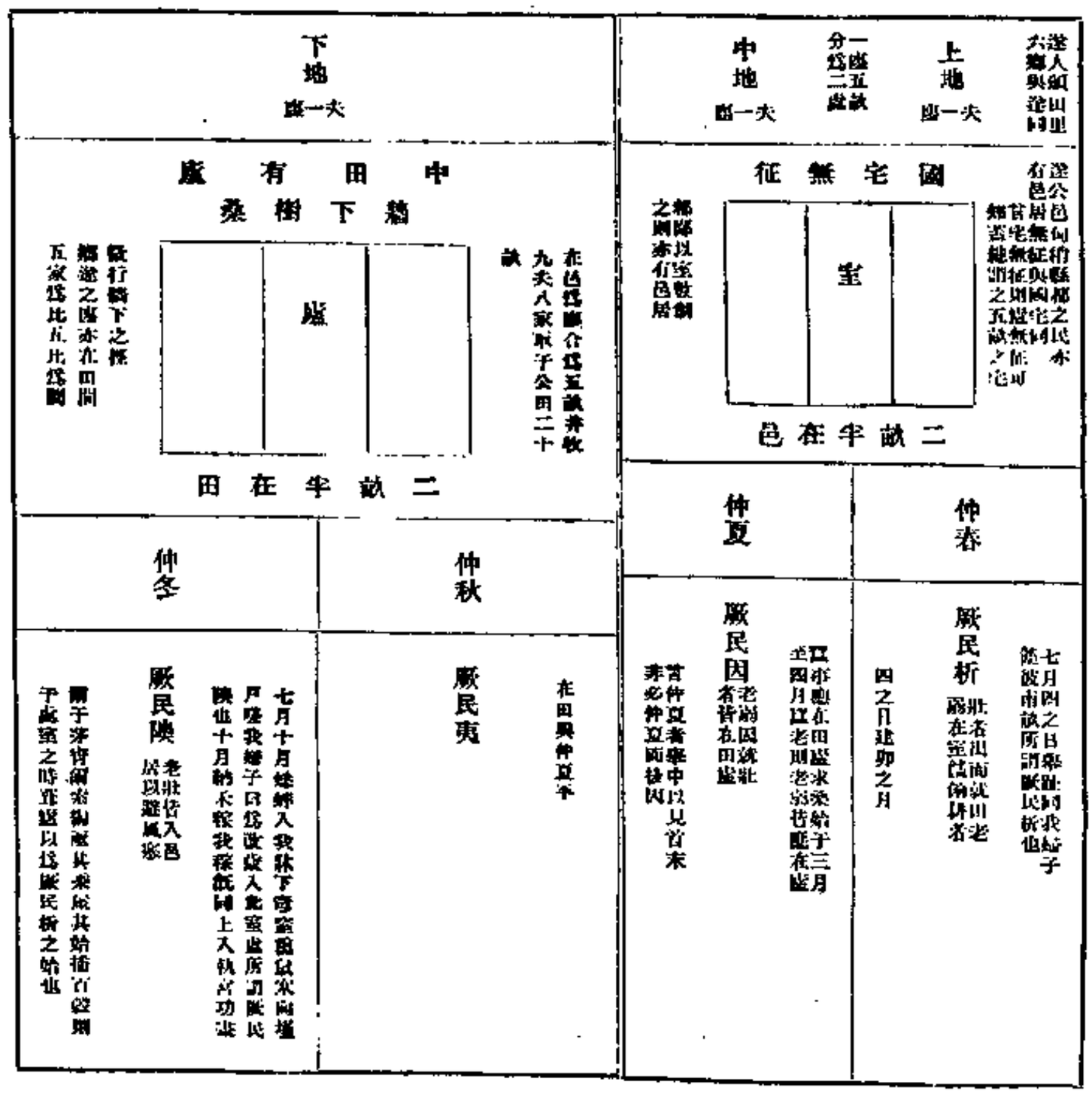
九等通率之圖

上上 百畝 與下下通率 各得二百畝	中上 百二十五畝 與下中通率 各得二百畝	下上 百五十畝 與下上通率 各得二百畝
上中 百七十五畝 與中上通率 各得二百畝	中中 二百畝	下中 二百二十五畝 與中上通率 各得二百畝
上下 二百五十畝 與上下通率 各得二百畝	中下 二百七十五畝 與上中通率 各得二百畝	下下 三百畝 與上上通率 各得二百畝

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萊萍舊之土，上地，家五十畝；中地，家一百畝；下地，家二百畝。等百畝，下地，家二百畝。等百畝，家三百畝。

古之公田，大都上中下三等或以所用，或以地之中又各為三等，凡九等。大司徒所云百畝、二百畝、三百畝者，是三等之中又各為三等，凡九等。大司徒所云百畝、二百畝、三百畝者，是三等之中又各為三等，凡九等。遂人萊萍舊之土，上地有家五十畝，家不易也；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可以見其二也。古人定制通率，故以上上之地家百畝，下下之地家三百畝，通率上上，中中，下下三等，皆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有家五十畝，家不易也；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可以見其二也。古人定制通率，故以上中之地家百畝，下上之地家百畝，通率上中，中上，下下三等，皆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有家五十畝，家不易也；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可以見其二也。古人定制通率，故以上下之地家百畝，中中之地家百畝，下中之地家百畝，通率上下，中中，下中三等，皆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有家五十畝，家不易也；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可以見其二也。古人定制通率，故以上上之地家百畝，中上之地家百畝，下上之地家百畝，通率上上，中上，下上三等，皆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有家五十畝，家不易也；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可以見其二也。古人定制通率，故以上中之地家百畝，中中之地家百畝，下中之地家百畝，通率上中，中中，下中三等，皆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有家五十畝，家不易也；中地一易，下地再易，可以見其二也。古人定制通率，故以上下之地家百畝，中下之地家百畝，下下之地家百畝，通率上下，中下，下下

一廛授地之圖



七月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所謂厥民析也

七月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所謂厥民隕也十月納禾稼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信彼南山中田有廬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遂人治野、以田里安其居、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餘夫亦如之、

鄭氏司農云、造都鄙、謂營邑立城郭也、制其地而封溝之、謂畫其地之經界也、以其室數制之、謂分其地以與民也、井牧其田野、謂九夫爲井、以制其賦稅也、遂人治野、以田里安其居、謂使民各安其所居之處、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謂肥饒多少之差、以頒田里、謂分其地以與民、上地夫一廛、謂民家一人受田百畝、萊二十五畝、餘夫亦如之、謂一家有二人以上受田百畝、萊二十五畝、中地夫一廛、餘夫亦如之、謂一家有二人以上受田百畝、萊五十畝、下地夫一廛、餘夫亦如之、謂一家有二人以上受田百畝、萊百畝、

先王居民、因天時之宜、取人事之便、順陰陽以出入、故五畝之宅、半在邑、半在田、雖鄉遂并牧之不同、而此制則一但、右文質略互見于鄉、言國宅無征、以見田廬于遂、言頒田里、夫一廛、以見與鄉同制、于造都鄙、言室數、以見邑居、有以知其無異制也、農事方作、而陽氣未盛、故厥民因、農事稍急、而陰氣未盛、故厥民夷、農事舉、而陰氣盛、故厥民隕、天無忒時、人無廢事、野無憾民、民無災疾、裁成輔相之宜、未有先于此者也、

鄉遂都鄙授地任民出賦之譜

九等小司徒大司馬令獻圖	遂人治野夫一廛同可任家二人同	大司徒都鄙
上上肥磽通率可食七人	田百畝	不易家百畝 上上舉
上中上地食者參之二正當上下	田百畝萊二十五畝	家百二十五畝
上下其民可任者家三人	田百畝萊五十畝 舉上下	家百五十畝
中上肥磽通率可食六人	田百畝萊七十五畝	家百七十五畝
中中中地食者半正當中中	田百畝萊百畝 舉中中	一易家二百畝 舉中中

中下其民可任者二家五人	田百畝萊百二十五畝	家二百二十五畝
下上肥饒通率可食五人	田百畝萊百五十畝	家二百五十畝
下中下地食者三之一正宮下下	田百畝萊百七十五畝	家二百七十五畝
下下其民可任者家二人	田百畝萊三百畝墝下下	再易家三百畝下下

鄉自三人以外，則爲餘夫。鄰伏民衆。遂自二人以外，則爲餘夫。野伏地廟。

興耡新田，隔予餘夫。

不及二人之家，別授下地。蠲其租役。鄉遂無公田，都鄙有田。

鄉遂都鄙出兵之譜

都鄙	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	四邑爲邱 百四十四家 出兵二十五人	四邱爲甸 五百七十六家 出兵百人	四甸爲縣	四縣爲都
鄉遂	上地可任家三人	中地可任二家五人	下地可任家二人	鄉晚役早休	下劇通率家二人	遂早役晚休

馬牛車甲 見前論司馬法 旗鼓兵器 都鄙 自具

馬牛車甲 見周禮前戒節夾 旗鼓兵器 鄉遂 官給

鄉遂居民設官之語 兼軍設官附

六鄉	鄉官	六遂	遂官
五家爲比	比長下士	五家爲鄰	鄰長
五比爲閭	閭胥中士	五鄰爲里	里宰下士
四閭爲族	族師上士	四里爲酇	酇長中士
五族爲黨	黨正下大夫	五酇爲鄙	鄙師上士
五黨爲州	州長中大夫	五鄙爲縣	縣正下大夫
五州爲鄉	鄉大夫卿	五縣爲遂	遂人中大夫
五師爲軍	軍將命卿	五族爲師	師帥中大夫
		五卒爲族	族帥下大夫
		四兩爲卒	卒長上士
		五伍爲兩	兩司馬中士
六軍	軍官	五人爲伍	伍皆有長以有六遂 不言下士

遂爲六鄉之副，其遂官遞降一等。

遂軍爲鄉軍之副，其軍官亦然。

鄉遂居民出軍保伍之譜

鄉				
五家相受相和親 使之相保相受洵	使之相保相受洵	鄉司徒井田入一八家	鄉司徒井田入一八家相友	五比爲閭 使之相保
五家爲比之 使	溝塗賞相及相共			
十家爲聯	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有罪奇袤則相及 保				
比共吉凶二服				閭共祭器
掌相糾相受凡				
五家爲鄰	邑中之政相督			五鄰爲里
五人爲伍				五伍爲兩
鄉師同井出入相友				三十六夫
九夫爲井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井一爲鄰	井牧	四井爲邑
域云黃帝法尚書大傳				鄰三爲朋

四閭爲族 使相之使	五族爲黨 敎相之使	五黨爲州 聯相之使	五州爲鄉 弭相之使
八閭爲聯			
族共喪祭	黨共射器	州共兵器	鄉共吉凶 禮樂之器
四里爲鄙	五鄙爲郡	五鄙爲縣	五縣爲遂
四閭爲卒	五卒爲旅	五旅爲師	五師爲軍
四邑爲邱 百四十四夫	四邱爲甸 五百七十六人	四甸爲縣	四縣爲都
刖三爲里	里五爲邑	邑十爲都 都十爲師	師十爲州 次得州十有二閭

相保、相受、相和親、相糾、相賓、相識、相賞、相恤、相共、相友、相助、相扶持，自五家九夫以上皆然。相葬以上事別，上者坐下，下者不得坐上。

周禮、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閱其祭器，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比長、各長其比之事，五家相受，和和親，有皋、奇衰則相及。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鄰長、鄰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賛。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孟子滕文公上，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周書大傳洛誥，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州，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古之爲保伍，將以安民，後之爲保伍，將以厲民，苦曰。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婦姑，合由以容，言上下共由此道，以相容也，故自五家爲比，至于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使之更相親愛，同其憂樂，然後軍旅田役、貢賦、追胥，從而出焉。其本在大司徒，而小司徒其末也，然後世授田法廢，井田出車之譜

小司徒	洪志司馬法	鄭注司馬法
井	九夫	夫三爲屋 屋三爲井
邑	四井	
邱	四邑	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
甸	四邱	旁加一里爲成 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
縣	四甸	
都	四縣	方百里爲旁加二十里 戎馬四百匹兵車一乘
井牧法		通十爲成百井三百家 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出守車見兵車法

民失其養。凡大司徒所謂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者，皆無有矣。獨軍旅力役、貢賦、追胥之事，與有罪、奇衰則相及者，獨存耳。故民不獨疾視其上，而保伍之害更相倚軋，爭鬬之獄日煩，爲上者不自反其法之不善，又從而刑之，是困民也。其去先王之意遠矣。故譜先王之法，以見其良法美意。

周知民數之譜

總掌	九職任萬民九兩繫邦國之民	家宰	司會歲入財用之數以知四國之治以天下土地之圖辨其邦國都鄙之數	司徒	縣師掌邦國都鄙之地域晉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民之數以施政教令行徵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地圖正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及甿隸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而以歲時入其書　州長三年大比則大比州里以貢鄉大夫廢興　黨正以歲時澄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强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澮上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征役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	司民掌萬民之數	大省掌羣吏之版	三比大比	歲終歲	牧協職　穫于耕 工協革　獵于既蒸	場協入 廩協出	狩于畢時
分王畿	太宰九職任萬民小宰八成貳民數司會貳民數司書邦中之版天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施邦國之政教令行徵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地圖正之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及甿隸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而以歲時入其書　州長三年大比則大比州里以貢鄉大夫廢興　黨正以歲時澄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强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三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澮上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征役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	太宰九職任萬民小宰八成貳民數司會貳民數	分掌邑	分掌鄉遂	閭胥　族師　縣師 掌二十五家　掌百家　掌二千五百家 里宰　鄰長　州長	司徒 掌萬二千五百家	鄉師　鄉大夫 鄉士　遂大夫 遂人　遂師 遂士	分掌民田	司士掌邦國之版	司民掌萬民之數	時	時月孟	歲歲終	三比大比	國語	司民協擾綏　治農于野 司商協名姓　移于農隙 司徒協旅　修于序 司寇協奸　苗以除害	車制	狩于畢時

而移用其民。以教其時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　縣正、各掌其縣之正令徵比。　鄙師、以時數其衆寡。　鄰長、以歲時校其夫家。比其衆寡。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　廬人、掌九穀之數。凡萬民之食食者。

入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之。　大宰、掌建邦國之志。慤繫。世辨昭穆。　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

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　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以圖。退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鄉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而糾戒之。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而糾戒之。

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發王治。

尚書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

禮記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

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族。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審之以事王。治農于藉。蒐于農隙。耕耨亦于藉。耨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于政而妨于後。

周王卒料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天下若是其廣。人民若是其衆。少多、死生。出入、往來。日異而月不同。何曾于水之習坎。險阻而難知。而先王必有以周知之。蓋不獨周知其地。而又周知其人。而畜財、器械、亦不得而隱。至公至均之法。由此可得而施。果何道以知之。皆得乎乾坤與坎之時義而已。王至尊也。耕耨機蒐。獨狩之必親。百官胥振其職。自日成至歲會。無敢墮。乾之至健也。歲月日時。無易。自鄉遂達于四夷。秩然有序。六官之屬。各居其職。坤之至順也。故若甚難。而未嘗不易。若甚繁而未嘗不簡。彼若甚險阻。而吾有以知之。由日至歲。由王而至于場屬百工。無一日之息。所謂常德行以習教事也者。不如是而欲知民數。則宣王之料民是已。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所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也。料民

力政異同之譜

而適以示少。惡事、則易者難。簡者繁矣。不務千畝。一不習于常。以失乾之健。其弊至此。周公之法可輕。

司徒司馬遂人	司徒	句使鄉大夫遂人	均人	左傳	鄉大夫	王制	王制
上地 可任者家三 食者三之二 家七人	大事軍旅征役	三鄉以三鄉任民 夫遂以下鄙共餘夫	豐年 旬用三日	龍見而雩 火見而致用 周十一月	貴者舍 推六鄉可見 六遂鄉降	賢者舍	能者舍	王制
中地 可任者二家 五人	大故致餘子	四鄉以中地萬率 二鄙載卒	中年 旬二日	水昏正而栽 夏十月 周正月	作均一歲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下地 可任者家二 人 食者三之一 家五人	唯田與追胥竭作 七月二之日其同穧特牲饋食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以其餘爲羨	無年 旬一日	日至而栗 夏十一月	近世節氣期 自十一月中至四句有半			
		遂以下劑致甿 正卒長卒各一	凶札 無力政		豐年十三日 中年十九日 無年四日			
					疾者舍	老者舍	服公事者舍	
					齊衰三月不從政 大功不從政	自七十從政 期不從征	父母喪三年不從政	
					八十 齊衰不及		七十 不與賓客	

741

周禮、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家稍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鄉師之職、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與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詞訟、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遂人以下剂致貳、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征役。旅師、凡新貳之治皆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貴之等。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輦而帥以至、治其政令。

禮記、王制、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于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九州十二職異同之譜

周禮、太宰九職　任萬民	大司徒十二職事　登萬民	圖師　任民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　珠玉金石　木谷草物
一曰三農生九穀　郡司農云泰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鄭康成以平地山澤間三農　鄭康成以平地原隰間三農	一曰稼穡　鄭康成以平地原隰間三農當從康成	農貢九穀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
二曰園圃毓草木	二曰樹藝	園貢草木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三曰作材	虞衡貢其物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四曰阜蕃	牧貢鳥獸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十有二曰服事　府史胥徒之屬
			十曰學藝　工
			十有一曰世事　巫醫卜筮之屬

大宰九賦九職九式九貢斂財制用之譜

大宰 九賦 斂財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關市	山澤	幣餘
藏師 任地	園宅無征 園三十而一	園二十而一 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	
大府 均財 式法	以待賓客	以待稍秣	以待二事	以待匪頒	以待幣帛	以待祭祀	以待王之膳服	以待喪紀	以待賜予
大宰 九式 均節 財用	二曰賓客	七曰芻秣	五曰二事	八曰匪頒	六曰幣帛	一曰祭祀	四曰羞服	三曰喪荒	九曰好用
大宰 九職	三農生九穀	園圃毓草木	嬪婦化治絲枲	百工飭化八材	商賈阜通貨賄	閭胥比伍以時徵其布	嬪婦化治絲枲	臣妾聚斂疏材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閭師 任民	以待賓客	以待稍秣	以待二事	以待匪頒	以待幣帛	以待祭祀	以待王之膳服	以待喪紀	以待賜予
大宰 致邦國之 用	二曰賓客	七曰芻秣	五曰二事	八曰匪頒	六曰幣帛	一曰祭祀	四曰羞服	三曰喪荒	九曰好用
大行人	侯服 物紀貢	甸服 物賄貢	男服 物器貢	采服 物服貢	要服 物貨貢	衛服 物財貢			
	大宰 九貢之	二曰嬪貢 絲枲織 之類	三曰器貢 樂語 之類	四曰幣貢 縵皮元 錙之類	六曰貨貢 金玉龜 貝之屬	五曰財貢 桂楛 柏之類		八曰游貢 珠璣琅 玕之類	九曰物貢 魚鹽 之類
	一曰祀貢 茅蒩 之類	三曰嬪貢 絲枲織 之類	二曰器貢 樂語 之類	四曰幣貢 縵皮元 錙之類	六曰貨貢 金玉龜 貝之屬	五曰財貢 桂楛 柏之類		八曰游貢 珠璣琅 玕之類	九曰物貢 魚鹽 之類
	大行人	甸服 物賄貢	男服 物器貢	采服 物服貢	要服 物貨貢	衛服 物財貢			蠻國 各以所貴 貿貨為貢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以九功之貢、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賄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市用、凡萬邦之貢、以充府廛、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司書掌九職九正九事、職師掌任地以宜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縣師、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

先王之理財生之有道、取之有義、節之有禮、其事總之大宰、故先之以九職任萬民、所以生財也、次以九賦斂財賄、所以取財也、又次以九式均節財用、所以節財也、三者備矣、然後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蓋王畿之內、經用取具焉而後致九貢以為之助而已、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以口率出泉非也、先王之取民、不過什一、既貢又賦、不幾二乎、況古之為賦、各供其有、泉非民所有者、惟市與閒民則輸之、豈以口率、若後世之法哉、蓋先儒見大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遂以九職、九賦、九貢、裒而為三、九職既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為出泉、又見司會言致邦國之財用、亦析以為三、益信其說、蓋皆未深考之耳、大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受財言之、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任民、止于國中四郊、而甸稍縣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賦貢、而四郊、國中、不與焉、職師任地、又有在鄉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于九功曰民職、于九賦、曰田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

周禮八統旁通之圖
周道八統廢興之圖
周禮應當加教之譜上
周禮應當加教之譜下
周禮學校總括之譜
鄉學異同之譜
周五學圖
魯泮宮圖
教官施教審攷之圖
鄉遂賓興之圖
王制升選之圖

野云耳。園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田野所該而匈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于九職。九職輸爲九賦。豈有賦而復貢者哉。故于九職言任萬民。于九賦言斂財賄。于九式言均節財用。大宰之職。較然明矣。九賦足以供九式。九貢以待弔用。言則以王者之致貢。非以爲己私奉。而邦國之貢。不止待弔用而已。禹之貢任土而作。周之九貢則以六服爲限。然亦其大法耳。職方氏言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則亦未嘗以行人之法拘之也。蓼于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視貢不止于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古者取民以什一爲中正。而藏師地乃不同若此。以所謂任地者。非鄉遂之貢。井牧之助。故爲法不同。都鄙食四之一。而取其什之二。則通率亦二十而一。實田食三之一。取其二十之三。則通率亦二十而一。所謂貢助之什一。未始變。特于其什一之中取之以上供耳。至于林澤之征。則非田稅之比。先王蓋有深意。先儒言近者役重而稅輕。遠者役輕而稅重。是未深考任地之法。以三者觀之可知矣。

周禮八統旁通之圖

大宰八統	大宰九兩	司徒	司寇八議
一曰親親	五曰宗以族得民	六行孝友睦婣 八刑不孝不睦不弟	一曰議親之辟
二曰故故	八曰友以任得民	六行任恤 八刑不任不恤	二曰議故之辟
三曰進賢	三曰師以賢得民	十二教以賢制爵則民慎德 六德知仁聖忠和 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三曰議賢之辟
四曰使能	四曰儒以道得民	十二教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四曰議能之辟
五曰保庸		十二教以扇制綠則民興功	五曰議功之辟
六曰尊貴	一曰牧以地得民 二曰長以貴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十二教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六曰議貴之辟
七曰達吏	七曰吏以治得民 九曰器以富得民	職事十有二 十有二日職事	七曰議勤之辟
八曰禮賓		十二教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八曰議賓之辟
		柔遠人	懷諸侯
	九兩	王	王
	大宰	成王	幽王
	八統	文王	東周

周禮八統旁通之圖

大宰八統	大宰九兩	司徒	司寇八議
中庸九經	經統十倫	親親	非親親敬大臣體羣臣之中
尊賢	見尊賢之施焉	體羣臣	見尊賢之施焉
敬大臣體羣臣	見尊賢之施焉	敬大臣	見上下之際焉 見尊賢之等焉
體羣臣	見尊賢之施焉	來百工	見敬事之均焉 見上下之際焉
子庶民	見父子之倫焉 見親疏之殺焉 見長幼之序焉	柔遠人	
來百工		懷諸侯	
柔遠人		王	
懷諸侯		幽王	
王		東周	

一曰親親	常棣燕兄弟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出車勞還率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南有嘉魚燕朋友故舊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四牡勞還役臣之來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魚麗美物盛多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兄弟既具既太平也 無相猶矣 無羊宣王考牧也 自羊以來其人如玉 黍苗美宣王也 我友敬矣讀書以學之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 蓼莪孝子不得養親也 大東譏亂也 四月大夫久役思歸也 北山役使不均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行也 小明大夫悔久役也 鼓鐘刺幽王也 楚茨祭祀先祖也 信南山信能修禹之功也 甫田大夫悔田事也 大田農夫美田事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君子在野 桑扈君臣上下交相 鴛鴦太平也 頍弁諸侯有功來朝 車舝大夫悅其妻也 青蠅讒人交亂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魚藻武王鎬飲也 采菽天子能錫命諸侯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菀柳刺幽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不正也 采綠刺幽王也 黍苗陳寶也 隰桑思賢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綿蠻大夫刺小人也 瓠葉君子能以禮物與人也 漸漸之石將帥久勞於外而不還也 苕之華憂饑也 何草不黃傷征夫之苦也	常棣燕兄弟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出車勞還率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四牡勞還役臣之來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魚麗美物盛多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兄弟既具既太平也 無相猶矣 無羊宣王考牧也 自羊以來其人如玉 黍苗美宣王也 我友敬矣讀書以學之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 蓼莪孝子不得養親也 大東譏亂也 四月大夫久役思歸也 北山役使不均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行也 小明大夫悔久役也 鼓鐘刺幽王也 楚茨祭祀先祖也 信南山信能修禹之功也 甫田大夫悔田事也 大田農夫美田事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裳裳者華君子在野 桑扈君臣上下交相 鴛鴦太平也 頍弁諸侯有功來朝 車舝大夫悅其妻也 青蠅讒人交亂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魚藻武王鎬飲也 采菽天子能錫命諸侯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菀柳刺幽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不正也 采綠刺幽王也 黍苗陳寶也 隰桑思賢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綿蠻大夫刺小人也 瓠葉君子能以禮物與人也 漸漸之石將帥久勞於外而不還也 苕之華憂饑也 何草不黃傷征夫之苦也
二曰敬故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三曰進賢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魚麗美物盛多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魚麗美物盛多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本固矣
四曰使能	烝民任賢使能	烝民任賢使能	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君遣使臣缺矣
五曰保庶	崧高錫賚申伯 韓奕能錫命諸侯 江漢命召穆公平淮夷 崧高錫賚申伯 韓奕能錫命諸侯 江漢命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得命諸侯焉 裳裳者華君子在野邱中有麻莊王不明賢人散逸
六曰尊賢	崧高錫賚申伯 韓奕能錫命諸侯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正月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采綠刺幽王也 刺不知紀命以讒	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缺矣
七曰達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受福祿於天也 思齊文王之所以聖 大明文王之所以聖 綿王業之所由興 皇矣王業之所由興 靈臺民始附也 下武繼文也 文王有聲武王之所以成功也 生民后稷之生 行葦忠厚也 既醉太平也 鳧鷖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公劉厚於民也 泂酌民之父母也 卷阿求賢用也 民勞召穆公平淮夷 板凡伯刺周大夫也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烝民仲山甫美宣王也 韓奕美能錫命諸侯也 江漢召穆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瞻卬刺幽王也 召旻凡伯刺幽王也
八曰禮賓	嘉魚燕羣臣嘉賓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周禮以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其所掌凡十事、詔王者二焉、典法則賦職貢式其書在司書、小宰司會、大府大史、或貳或執或掌成分、蓋皆有司之法守也、八柄雖以詔王、其法亦在內史、至于八統九兩、皆不見其典籍之所藏、獨大宰掌之、乃知周禮非獨法守之書、家宰不止作而行之者也、法固治天下之具也、然必有道以授之、有人以行之、授法之道、八統是也、他有司之不得參焉、固宜、而亦非典籍之所能盡也、顧行之者如何耳、八統詔王之意、與八柄異、柄以執言、操乎此、而加乎彼、詔威惟辟之意也、柄在于上、而臣之進退、迎逆、唯吾之聽、如六轡之于馬也、故曰馭萬臣、雖然八柄未離乎法也、法加于其所及、而不加于其所不及、故足以馭羣臣、而未足以馭萬民、于是有八統焉、統之爲言貫也、率于上、而從于下、上行之、而不效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蓋其所以爲統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大宰特詔之、而行之者、王之躬親也、王道始于親親、故善親之推也、達于進賢能、與庸、賢之次也、能者不必賢、庸者不必能、貴則以尊而已、逮則以勤而已、故又次之、而以禮賓終焉、親不可疏則親之、故懼其狎也、則敬之、賢難進而易退、能逸所長則無功、功者、人之所忌、故進之、使之、保之、各適其宜焉、貴當尊者也、庶賤而易者也、貧之、達之、或從其當然、或廬其不然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魚藻武王鎬飲也、采菽天子能錫命諸侯也、角弓父兄刺幽王也、菀柳刺幽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不正也、采綠刺幽王也、黍苗陳寶也、隰桑思賢也、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綿蠻大夫刺小人也、瓠葉君子能以禮物與人也、漸漸之石將帥久勞於外而不還也、苕之華憂饑也、何草不黃傷征夫之苦也、無將大車大夫悔將行也、小明大夫悔久役也、鼓鐘刺幽王也、楚茨祭祀先祖也、信南山信能修禹之功也、甫田大夫悔田事也、大田農夫美田事也、瞻彼洛矣刺幽王也、裳裳者華君子在野、桑扈君臣上下交相、鴛鴦太平也、頍弁諸侯有功來朝、車舝大夫悅其妻也、青蠅讒人交亂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魚藻武王鎬飲也、采菽天子能錫命諸侯也、角弓父兄刺幽王也、菀柳刺幽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不正也、采綠刺幽王也、黍苗陳寶也、隰桑思賢也、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綿蠻大夫刺小人也、瓠葉君子能以禮物與人也、漸漸之石將帥久勞於外而不還也、苕之華憂饑也、何草不黃傷征夫之苦也、無將大車大夫悔將行也、小明大夫悔久役也、鼓鐘刺幽王也、楚茨祭祀先祖也、信南山信能修禹之功也、甫田大夫悔田事也、大田農夫美田事也、瞻彼洛矣刺幽王也、裳裳者華君子在野、桑扈君臣上下交相、鴛鴦太平也、頍弁諸侯有功來朝、車舝大夫悅其妻也、青蠅讒人交亂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魚藻武王鎬飲也、采菽天子能錫命諸侯也、角弓父兄刺幽王也、菀柳刺幽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不正也、采綠刺幽王也、黍苗陳寶也、隰桑思賢也、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綿蠻大夫刺小人也、瓠葉君子能以禮物與人也、漸漸之石將帥久勞於外而不還也、苕之華憂饑也、何草不黃傷征夫之苦也、無將大車大夫悔將行也、小明大夫悔久役也、鼓鐘刺幽王也、楚茨祭祀先祖也、信南山信能修禹之功也、甫田大夫悔田事也、大田農夫美田事也、瞻彼洛矣刺幽王也、裳裳者華君子在野、桑扈君臣上下交相、鴛鴦太平也、頍弁諸侯有功來朝、車舝大夫悅其妻也、青蠅讒人交亂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魚藻武王鎬飲也、采菽天子能錫命諸侯也、角弓父兄刺幽王也、菀柳刺幽王也、都人士周人刺衣服不正也、采綠刺幽王也、黍苗陳寶也、隰桑思賢也、白華周人刺幽后也、綿蠻大夫刺小人也、瓠葉君子能以禮物與人也、漸漸之石將帥久勞於外而不還也、苕之華憂饑也、何草不黃傷征夫之苦也、

周禮庶富加教之譜 上

大宰	大司徒	大宰九職	任萬民
九兩繫邦國之民	本俗六安萬民	大司徒十二職事登萬民	荒政十二聚萬民
	保息六養萬民		土會辨五地之物生

周禮庶富加教之譜 下

一曰牧以地得民	一曰慈幼	一曰穡檜 三農生九穀	一曰散利	土黑墳 中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二曰長以貴得民	二曰養老	二曰樹藝 園圃蓺草木	二曰薄征	土赤壚墳 中中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三曰師以賢得民	三曰振窮	三曰作材 農衡作山澤之材	三曰緩刑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四曰儲以道得民	四曰恤貧	四曰阜蕃 蕃牧養鳥獸	四曰弛力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五曰宗以族得民	五曰寬疾	五曰飭材 百工飭化八材	五曰舍禁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六曰主以利得民	六曰安富	六曰通材 商賈阜通貨賄	六曰去幾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七曰吏以治得民		七曰化材 嬪婦化治絲枲	七曰眚禮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八曰友以任得民		八曰敏材 臣妾敏材	八曰殺哀	土驕墳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墳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墳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九曰藪以富得民		九曰生材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曰蕃樂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十曰學藝 工	十曰多昏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十一曰世事 巫祝之類	十一曰索鬼神	土驕墳 上上 賦第上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驕墳 上上 賦第上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驕墳 上上 賦第上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十二曰服事 胥徒府史之類	十二曰除盜賊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一曰山林	一曰慈幼	一曰稼穡 三農生九穀	一曰散利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二曰川澤	二曰養老	二曰樹藝 園圃蓺草木	二曰薄征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三曰邱陵	三曰振窮	三曰作材 農衡作山澤之材	三曰緩刑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四曰墳衍	四曰恤貧	四曰阜蕃 蕃牧養鳥獸	四曰弛力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曰原隰	五曰寬疾	五曰飭材 百工飭化八材	五曰舍禁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曰宜民	六曰安富	六曰通材 商賈阜通貨賄	六曰去幾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七曰化材 嬪婦化治絲枲		七曰眚禮		祀禮教敬	陽禮教讓	陰禮教親	樂禮教和	儀辨等	
八曰敏材 臣妾敏材		八曰殺哀		吉	凶	軍	賓	嘉	
九曰生材 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曰蕃樂		一曰親親	二曰敬故	三曰進賢			
十曰學藝 工		十曰多昏		一曰知 二曰仁 三曰聖 四曰義 五曰忠 六曰和 德					
十一曰世事 巫祝之類		十一曰索鬼神							
十二曰服事 胥徒府史之類		十二曰除盜賊							

大司徒鄉八刑 不孝不任　不睦不恤　不婣遺言　不弟逸民

周禮、大宰之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達吏、八曰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儲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以馭其民、以生萬物、以作大事、以興大功、以任大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宜、以土均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其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蹶、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以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祀禮教敬	陽禮教讓	陰禮教親	樂禮教和	儀辨等					
吉	凶	軍	賓	嘉					
一曰親親	二曰敬故	三曰進賢							
一曰知 二曰仁 三曰聖 四曰義 五曰忠 六曰和 德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祀禮教敬	陽禮教讓	陰禮教親	樂禮教和	儀辨等					
吉	凶	軍	賓	嘉					
一曰親親	二曰敬故	三曰進賢							
一曰知 二曰仁 三曰聖 四曰義 五曰忠 六曰和 德									

大司徒鄉八刑 不孝不任　不睦不恤　不婣遺言　不弟逸民

周禮、大宰之職、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達吏、八曰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儲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以馭其民、以生萬物、以作大事、以興大功、以任大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宜、以土均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其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蹶、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以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祀禮教敬	陽禮教讓	陰禮教親	樂禮教和	儀辨等					
吉	凶	軍	賓	嘉					
一曰親親	二曰敬故	三曰進賢							
一曰知 二曰仁 三曰聖 四曰義 五曰忠 六曰和 德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徳	土黑墳 中下 賦貞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魯	土赤壚墳 中上 賦中中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晉 同姓	土白墳 中下 賦中下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趙 同姓	土青黎 中下 賦下中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秦 同姓	土白壤 下上 賦下上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周 同姓	土赤埴墳 下中 賦下中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齊 廣斥 田中上 賦中上	土白埴墳 下下 賦中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吳越 田下下 賦下上	土驕泥 下上 賦下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燕 田中中 賦上上	土白壤 中中 賦上上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宋 同姓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鄭 田中上 賦第上中	土惟墳 下上 賦中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宜十二 土壤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土均五物見上 九等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八統 馭萬民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三物 教萬民而興之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五禮 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六樂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十二教	
祀禮教敬	陽禮教讓	陰禮教親	樂禮教和	儀辨等					
吉	凶	軍	賓	嘉					
一曰親親	二曰敬故	三曰進賢							
一曰知 二曰仁 三曰聖 四曰義 五曰忠 六曰和 德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告荒。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嬪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孔子告冉有。既庶。加富。加教。敎民而三者具。則王道成矣。曰庶曰保息。曰本俗所以庶之者至矣。則有職事。荒政、土會、土宜、土均之法。以富之。既富矣。則有八統三物、十二教、五禮六樂。以教之。教之既至。猶有不率者。然後待之以刑。鄉八刑是也。（伪疏辨典折民惟刑。即此刑也。）在我者既極其至。然後責其在彼。故教刑而刑不犯。堯之命三后。舜之敍九功。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皆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至於皋陶之刑。不在三后之列。乃周司寇所掌。非司徒之教刑也。以弼五教而已。後世先王之典廢。獨其刑法存耳。望民之富庶。而不犯于有司。難哉。庶富教之事。其大綱皆總之大宰。司徒而謂之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作民父母者。其事莫先于此。蓋以天地名官。而四時之官。分職以佐之耳。雖然。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自九職而下。皆有司之事。獨八統詔王馭萬民者。行之於上。效之於下。王之事也。大宰特詔之而已。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其八統之謂歟。司徒之教。而必糾之以刑。然于未發之謂豫也。噬嗑之初六曰。屨校滅趾。无咎。其鄉八刑之謂歟。至于何校滅耳。以麗於司寇之五刑。則無及矣。故譜其庶富教之次第。終於八刑。以見周家忠厚之實云。

周禮學校總括之譜

王宮學后宮學	婦學	國子學	鄉學	小學	總學名
宮正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師氏	保氏	樂師	大司樂
教之道藝	九嬪	三德 一曰至德 二曰敏德 三曰孝德	六藝 一曰五禮 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 四曰五馭 五曰六書 六曰九數	羽舞 皇舞 旄舞 干舞 人舞	樂語 大德 大人
教于宗室	祖廟既毀	三行 一曰孝行 二曰友行 三曰順行	六儀 一曰祭祀之容 二曰賓客之容 三曰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 五曰軍旅之容 六曰車馬之容	籥舞 羽舞 皇舞 旄舞 干舞	樂語 大德 大人
婦德 婦言 婦容 婦功	教于公宮	祖廟未毀 師氏	德 一曰至德 二曰敏德 三曰孝德	籥舞 羽舞 皇舞 旄舞 干舞	樂語 大德 大人
教九御之法以	宮正	利其德行 內宰	以教國子 以教宮中	以教國子 以教宮中	大司樂
掌婦學	宮正				中和祗庸孝友睦婣任恤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司徒 六行 六德 六藝 八刑 五禮 六樂	萬人	內	內	內
大	大傅	漢志	周書	周
學	學	宰相之職 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	成童 十五年學小學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鄉	鄉	家有塾	黨有庠	遂有序
學	學	諸侯曰國 天子曰畿	在公宮小學 在公宮南大學	在郊

周禮、大宰之職、以九兩繫萬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儐、以道得民。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　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大司徒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造言之刑、七曰亂民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鄉大夫、卿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知、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祭、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正齒位、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祭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正、糾其守、禁其遊惰、察其衰、老、疾、病、喪、凶、祭、禍、敗、而相其受、事、凡事、掌其比、觵、撻、罰、貶、凡民、之、不、率、教、而、犯、禁、令、者、與、其、有、地、治、者、而、誅、罰、之。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死則以爲樂祭、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

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糾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而使之、修德、學道、養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釜鬵、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尚書大傳、大誥、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節焉、養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養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小學、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以爲左右。

毛詩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佻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七月九月遂發、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時、祭祀賓客、而神人和樂、故能安樂其福祿、而無不宜矣、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鳧鷖在亹、公尸來燕來止、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鳧鷖在亹、公尸來燕來止、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鳧鷖在亹、公尸來燕來止、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文王有聲、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皇王烝哉、鎬京伊壁、玉爵辟廱、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鑒、夏業維樂、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鎬水有芑、武王烝哉、鎬京辟廱、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鑒、夏業維樂、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烈文、成功者、其祖考、安樂其子孫、而勉之以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烈祖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祿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遊之塗、乏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祭、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志、察乖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

不聽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綱以得。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編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贊於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造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碼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分田制祿。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繩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業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教諸侯之德也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弱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脅養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　射義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盛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　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孟子梁惠王上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對梁惠王齊宣王二條　滕文公上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前漢食貨志　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皆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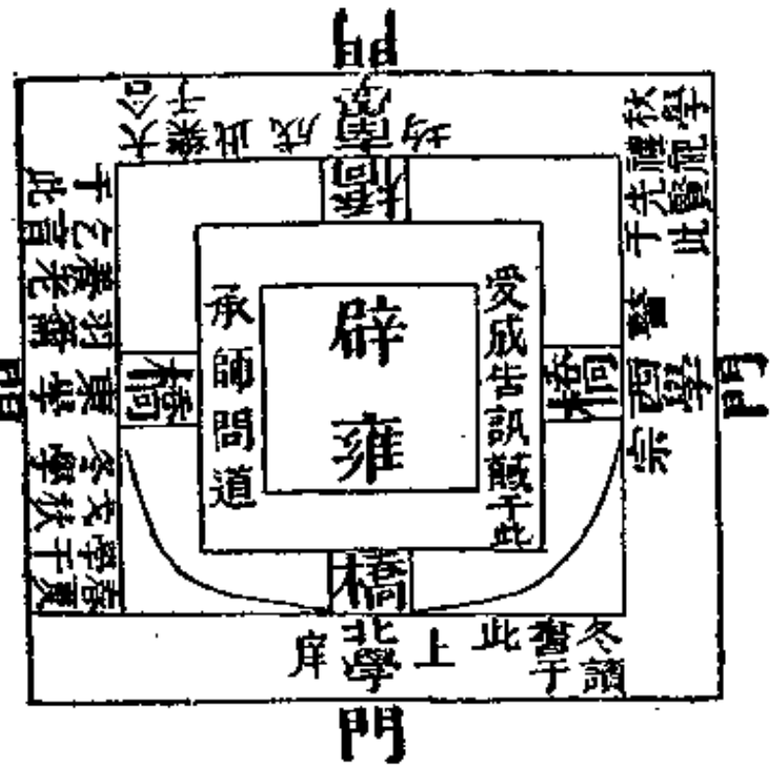
燔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宮而教之之大略也　賈誼傳治安策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睦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自閭以上有學家有塾	校　亦曰序	鄉曰校及	主教
自族以下爲小學	庠　亦曰於學	黨曰庠　周制萬家有庠門州鄉通曰庠	主養
自黨以上爲大學	學	術曰序　商制鄉黨皆有序	主射
		國曰學　三代共之　校序庠皆可謂之學	

自閭以上至鄉學異同之譜

自黨以上兼有德行道藝之習故必兼有學校庠序之制

周五學圖


大學
門
均富成此樂之
橋
辟雍
承師問道
受成告訊藏于此
東序
西序
左
門
右
庠
庠
庠

鄉遂實興之圖

鄉大夫	遂大夫			
三年則大比效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屬而至於王庭	物	五	鄉	遂
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屬而至於王庭	五	四	鄉	遂
則其鄰里以禮詔告之歐明鄉老	四	三	鄉	遂
及鄉大夫論建賢能之法于王	三	二	鄉	遂
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二	一	鄉	遂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此	一	三遂大夫	鄉	遂
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	物	其成而	鄉	遂
入使治之	五	則其治者	鄉	遂

王制升造之圖

王	司馬	卑	司徒	鄉	鄉	鄉	鄉	鄉
賢者升之于王	論定升造士于	司徒升造士	鄉論秀士于	秀士	秀士	秀士	秀士	秀士
司馬論造士之	司馬	卑	司徒	鄉	鄉	鄉	鄉	鄉
賢者升之于王	論定升造士于	司徒升造士	鄉論秀士于	秀士	秀士	秀士	秀士	秀士

教官施教詳攷之圖

大司徒	二	十	六	四	二
所各以鄉法之禄民殺攻征守事之治	俗	鄉	遠	近	正月之吉
教以鄉使鄉耦鄉射鄉飲鄉食之禮	教	世事	禮	義	始和布教
而興賢能以興民之德而成其俗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制以貢以獻以弊邦之治	能	六	行	德	頒教法
而興民之德而成其俗而興賢能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五禮防其淫而糾其慝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六樂之德防其情而和其聲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八刑糾其邪而麗其中	能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職之利生萬民之財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賦斂財賄以充邦用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式均節財用以通邦國之移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馭其官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職任萬民以生九穀以養萬民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兩繫邦之民以生九穀以養萬民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則掌其禮事二曰朝覲則掌其法事三曰喪紀則掌其禁令四曰軍旅則掌其戒令五曰田役則掌其政令六曰斂弛則掌其賦貸七曰羣吏治則掌其徵令八曰邦匡則掌其達難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則掌其禮事二曰朝覲則掌其法事三曰喪紀則掌其禁令四曰軍旅則掌其戒令五曰田役則掌其政令六曰斂弛則掌其賦貸七曰羣吏治則掌其徵令八曰邦匡則掌其達難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大司徒	所各以鄉法之禄民殺攻征守事之治	教以鄉使鄉耦鄉射鄉飲鄉食之禮	而興賢能以興民之德而成其俗	而興以五禮防其淫而糾其慝	而興以六樂之德防其情而和其聲	而興以八刑糾其邪而麗其中	而興以九職之利生萬民之財	而興以九賦斂財賄以充邦用	而興以九式均節財用以通邦國之移	而興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馭其官	而興以九職任萬民以生九穀以養萬民	而興以九兩繫邦之民以生九穀以養萬民	而興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而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則掌其禮事二曰朝覲則掌其法事三曰喪紀則掌其禁令四曰軍旅則掌其戒令五曰田役則掌其政令六曰斂弛則掌其賦貸七曰羣吏治則掌其徵令八曰邦匡則掌其達難	而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則掌其禮事二曰朝覲則掌其法事三曰喪紀則掌其禁令四曰軍旅則掌其戒令五曰田役則掌其政令六曰斂弛則掌其賦貸七曰羣吏治則掌其徵令八曰邦匡則掌其達難
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俗	教	賢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頒教法于邦國都鄙	鄉	世事	能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正月之吉	六	賢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六鄉	六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頒教法于邦國都鄙	六遂	六遂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正月之吉	六鄉	六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六遂	六遂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頒教法于邦國都鄙	六鄉	六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正月之吉	六遂	六遂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六鄉	六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頒教法于邦國都鄙	六遂	六遂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大司徒	二	十	六	四	二
所各以鄉法之禄民殺攻征守事之治	俗	鄉	遠	近	正月之吉
教以鄉使鄉耦鄉射鄉飲鄉食之禮	教	世事	禮	義	始和布教
而興賢能以興民之德而成其俗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五禮防其淫而糾其慝	興	六	行	德	頒教法
而興以六樂之德防其情而和其聲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八刑糾其邪而麗其中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職之利生萬民之財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賦斂財賄以充邦用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式均節財用以通邦國之移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馭其官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職任萬民以生九穀以養萬民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九兩繫邦之民以生九穀以養萬民	賢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則掌其禮事二曰朝覲則掌其法事三曰喪紀則掌其禁令四曰軍旅則掌其戒令五曰田役則掌其政令六曰斂弛則掌其賦貸七曰羣吏治則掌其徵令八曰邦匡則掌其達難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而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則掌其禮事二曰朝覲則掌其法事三曰喪紀則掌其禁令四曰軍旅則掌其戒令五曰田役則掌其政令六曰斂弛則掌其賦貸七曰羣吏治則掌其徵令八曰邦匡則掌其達難	興	六	六	五	于邦國都鄙

大司徒	所各以鄉法之禄民殺攻征守事之治	教以鄉使鄉耦鄉射鄉飲鄉食之禮	而興賢能以興民之德而成其俗	而興以五禮防其淫而糾其慝	而興以六樂之德防其情而和其聲	而興以八刑糾其邪而麗其中	而興以九職之利生萬民之財	而興以九賦斂財賄以充邦用	而興以九式均節財用以通邦國之移	而興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馭其官	而興以九職任萬民以生九穀以養萬民	而興以九兩繫邦之民以生九穀以養萬民	而興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而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則掌其禮事二曰朝覲則掌其法事三曰喪紀則掌其禁令四曰軍旅則掌其戒令五曰田役則掌其政令六曰斂弛則掌其賦貸七曰羣吏治則掌其徵令八曰邦匡則掌其達難	而興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則掌其禮事二曰朝覲則掌其法事三曰喪紀則掌其禁令四曰軍旅則掌其戒令五曰田役則掌其政令六曰斂弛則掌其賦貸七曰羣吏治則掌其徵令八曰邦匡則掌其達難
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俗	教	賢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頒教法于邦國都鄙	鄉	世事	能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正月之吉	六	賢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興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六鄉	六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頒教法于邦國都鄙	六遂	六遂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正月之吉	六鄉	六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六遂	六遂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頒教法于邦國都鄙	六鄉	六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正月之吉	六遂	六遂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六鄉	六鄉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頒教法于邦國都鄙	六遂	六遂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周禮糾戒誅罰防救之譜

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		
不孝 不睦 不婣 不弟 不任 不恤 造言 亂民	州長 正月之吉布教糾萬民而法糾其過惡而戒之	
	黨正 孟月吉日屬民讀法以糾戒之	
	閭胥 凡邦事其比觥撻罰之事	

右鄉學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糾禁之以時教誡教之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聽三讓而士加明刑恥諸石役諸司徒 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日役下罪三日坐三月役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聽三讓而罰於國土」 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變而出國土者殺緩出三年不齒

右國學	小胥	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觴其不敬者遂舞列而撻其怠惰者

王制所載與周禮所載異周禮宜兩王制嚴當是商制撰傳士約以爲法

王制簡不帥教之譜

鄉學	簡在大比年放四不變屏之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不變	左鄉移之右
	不變	移之郊
	不變	移之遂
	不變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國學	簡在出學年放二不變屏之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
	不變	王親視學
	不變	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視學養老飲射名數之譜

天子	常禮三	仲春 合舞 大合樂	入學舍菜	季春 合樂	秋 合樂
視學	變禮三	簡不帥教		出征 受成	反告 訊馘
禮節	大小胥鼓徵			有司祭先聖先師於西學	釋奠先老養老乞言于東序
養老	國老			庶老	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死政之老
天子必親養者	常禮三	仲春	季春	變禮三 簡不帥教	受成 告訊馘
四代養老	國上庠	虞下庠	國東序	商右學	周東膠虞庠
養老引年	五十養鄉	六十養國	七十養學	八十拜命坐至再一省	九十使人就見之
鄉飲	歲一行	黨正於蜡		州長習射於序	三歲一行
鄉飲酒位	一命齒於鄉里 再命齒於父族 三命不齒	六十者四豆 七十者五豆 八十者六豆 九十者三豆 皆立食		州長在津飲酒	鄉大夫在泮獻囚
鄉射	歲二行	於春秋		三歲一行	鄉大夫三歲一行

視學養老鄉飲鄉射齒胥禮制別具圖

人之情富不可以不教不富不可以教先王之于民養之閭井而教之學校先後有序終始相成盧井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也盧其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也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法是用久法是用行學之時義大矣哉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易曰正其本萬物理故建師保以教民也而必先以燕朝正宁諫王惡立內宰以教繼御也必先以陰禮教六宮自上而下自內而外在易有之觀與家人是也官府次舍以衛王宮而糾其德行教之道藝者不廢遊倅以待大子之用而養舍諸學秋合諸射之爲務不忘于習坎犯難之時尤謹于顚沛造次之際在易有之坎兌是也貴者貶學賤可已乎于變鼓舞當可已乎是故幼之爲小學壯之爲大學內之爲國學外之爲鄉學教法布于都鄙命教達于諸侯無一學之不建無一士之不勉其效至于兵寢刑措帝王教化之極功也大學之道禁于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故自六歲至于二十其學爲有序自名數至于禮樂其業爲有漸立之師保聯之朋友則易之漸進升積童蒙兌說之義也政之四德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故自月吉至于正月之吉其讀法有時自司徒布教至于鄉吏之所治其糾戒有素勸之以司諫防之以司救則易益之遷噬嗑之明動之義也不旌則善無以勸不別則惡無以懲故德行道藝者之不俊則待之嘉石圜土猶不忍終棄也故能改者則詢以鄉射明其有功屬其地治丟惡過失誅言之不出之有時其久不過于三年而舍此易大有之過惡揚善噬嗑之小懲大誡也勞而不逸則必怠能而不孫則必爭故爲之養老鄉飲以逸其職而禮因寓焉爲此易之盛之宴樂頒之節慎損之懲忿窒慾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萬民教于鄉里子教于國天子曰辟雍五學具焉而小學二諸侯曰頖宮四學設焉而小學一脩皇貴賤之等著矣易履之辨上下者如此出師則受成于學以定其謀振旅則以訊馘告而歸其功簒醜于是乎屈好音于是乎懷文武威德之道全矣易之師以衆正者如此其立學兼四代之制其建學以成均之法其養老則燕食饗修而兼用之文不厭多制不厭備易之大畜多識前言往行者如此邦國都鄙教法之不殊內外脩皇學制之不二不以異廢同不以同害異易之同人類族辨物居方者如此六鄉之吏教于鄉師保教于國總之者大司徒樂師教其小大胥小胥分其任總之者大司樂宮正教于王宮內宰教于后宮總之者小宰司馬遏粟官無相侵易之艮思不出位者如此養老鄉射以春秋飲以射蜡大比以三歲大成以九年禘法書致歲月日時毋易豳篇干戈讀書學禮與四時合其序民用不弒非用不悖易革之治歷明時者如此德必實之以行藝必振之于道歌以咏其聲舞以動其容華實相赴本末兼備易之大畜果行育德小畜懿文德賁觀人文者如此資富能謙惟以永年則仁壽以此濟內睦外脩養老乞言則禮盛之至其巡狩諸侯則以地巡行慶賞焉是謂訓農爲之郊勞方社零禜烝嘗以逆辨除災下至貓虎坊庸使之必報一過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謚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泰財成輔相既濟思患豫防者如此建一物而衆美備其學校之謂矣後世崇儒之君開有興先王之教者不過爲飾治美觀而無先王教化之功者豈惟其思慮之不精精致之未詳蓋失其本矣有臨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然後有觀之省方觀民設教故曰物大然後可觀不富不可以教也有井之養而不窮不可無荓之大人庇蔭故曰井道不可不荓富不可不教也先王之經不全漢儒之說紛錯故爲圖譜十二詳著其制以備富教斯民者擇焉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一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以定甽田辨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山林藪澤原隰溝洫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是謂度地六鄉自五家爲比積之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遂亦鄉至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八家之井積至千有二十四井爲都凡民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因夷隩順四時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辨可任之人遂以田里安甿授地有田萊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室數而授田如遂戰陣任士之法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是謂授田遂人治野夫閒有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爲溝洫田首之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爲溝洫田間之溝凡四稍人掌稼下地豬防溝遂列澮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公田取以司稼之斂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天子所食四之一征其什二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載師任地凡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謂稅斂六鄉家以一夫爲兵四閭爲族卒乘具焉六遂亦如之都鄙用邱乘之法六十而井而卒乘具千里通率萬乘六軍近取於鄉而遂貳焉諸侯做王國之制大國三軍取其郊遂而通率千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咸做焉是謂兵賦鄉以地制征家可任者二等遂以下斟致甿則均之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豐年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謂力役邱乘之馬牛車甲備于民鄉遂之馬牛車甲出于官牛田牧田皆在遠郊鄉遂爲戎馬六千而牛三之國馬足以供軍公馬足以稱賦故惟鄉遂爲有牧田是謂畜牧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桑菑有畦瓜瓠果蓏植于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以介眉壽以食農夫魚鼈不勝食材木不勝用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是謂畜聚王親耕后親蠶以勸農桑自旬師至宗伯夠農者凡　王繼以大徇耦耨亦如之教稼穡掌土化由司徒下迄草人設官非一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能植木恐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其巡狩諸侯則以地巡行慶賞焉是謂訓農爲之郊勞方社零禜烝嘗以逆辨除災下至貓虎坊庸使之必報一過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謚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以同民樂。皆爰赴稼。澆卜來歲。終則有始。以似以續。是謂新報。民力有餘。更興之田。如餘夫。謂之佃子。田不耕者。使之出三夫之粟。里布夫布。夫家之征。以慈撫業。撫牲、撫畜。無椁不殆、不養、以恥不勉。是謂賞罰。歲不常豐。故道人宰委積以待施惠。旅師聚徒聚斂粟屋粟。閭粟而用之。力不常足。故有興耡利甿。輔移執事。新甿之治。使無征役。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謂補助。中春教擾旅以蒐。中夏教茇舍。以苗。中秋教治民以獮。中冬教大田以狩。皆于農隙。因人之欲。媒作以習武事。教之坐作、進退、擊走、鼓舞之節。流示之禽。以觀其不犯命。私祭獸。獻新以明其分守。殖禽。隆諸侯者。以達其弟。順在諸侯。運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屬教。五戰大簡。車徒。是謂治兵。比以相保。閭以相受。族黨以相葬。相救。州鄉以相賙相賓。鄰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道路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是謂厚俗。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民以暇日修其德行道藝。自閭以上。月書時效。歲終進退。司諫司救。巡問觀察。以強其道。以救其過。又使諸侯立學。以教訓其民。是謂育才。三年大比。別異其實。能賓以鄉飲。獻賢于王。鄉亦興甿。如鄉之制。諸侯歲貢其秀異。王以射擇其能。否出長入。治于是乎取之。是謂興賢。凡先王所以富庶斯民而加之教。至于王道流洽。禮樂明備。皆由井田出。故總其大要如此。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一

籍田勸課之譜
親蠶勸課之譜
農事賞罰之譜
農事新報異同之譜
補助荒政委積之譜

籍田勸課之譜

祭義	月令	國語	周書 孟子	周禮
	農師一之	農正再之	將省耕而補不足 二月東巡狩	

親蠶勸課之譜

禮記	祭義	國語 社而賦事 蒸而獻功	周禮	詩七月 豳
王后蠶于北郊		王后親繅元紞	蚕月條桑	將日載陽爰求柔桑
		公侯夫人加紘綖	毛不毛者有里布	
		卿內子爲大帶	不蠶者不帛	八月蠶績載元載黃載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夫人蠶于北郊	夫人繅三盆手	命婦成祭服	不蠶者不衣	
		列士妻加朝服		
		庶人以下皆衣其夫	不績者不食	

南郊	東郊	北郊	西郊	明堂	社稷	宗廟	朝廷	籍田	學校	庶人
天子千畝 冕朱紘	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	庶人終于千畝						
一壇旋三之	三壇公	九壇侯	伯	大夫二十七 士八十一 庶人二百四十三	侯伯七十二 子男五十	大夫四十 士二十	元士八	徒三百人		
后稷三之	司空四之	司徒五之	太保六之	太師七之	太史八之	宗伯九之	王則大徇			
五月南巡狩		秋省斂而助不給	八月西巡狩			十有一月朝覲狩				
田不耕者出屋粟		不耕者祭無盛								

周禮、甸師掌帥其地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盛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　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積食稽其功事佐后面受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蠶良而誅賞之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稚之種而獻之于王　敝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閭師、凡庶民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舍人、以歲時頒穜稚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穜

毛詩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維莠驕驕、桓桓武夫、announce、農夫克敏　瞻卬、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強侯以有噲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御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庚女執鑱隨其後徵行爰求柔桑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御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　樂記、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敎　祭義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奏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南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戴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

國語周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之粢盛于是乎生事之共□□是乎在和協輯睦于是乎興財用蕃殖于是乎始敎廢練固于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瘅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淪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旦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敬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介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事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卽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鸞人鳴鞳王出自東門升輅以駕青龍以祀先農大史賛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史監之畢事宰夫陳饗膳宰徹之膳夫賛王王歆大牢瞽獻曲瞭賛延性王侑之以雅頌繼之以鼓儛百官御事各復其職庶民終食是日也餼師陳百官之位設熊旗之旂以表坐位太史賛王王乃耕籍

爲慶賈里布屋粟無盛不征不表以勸其脩其取諸嗟嗟乎三推三盥手而下降教有等自農師至于王先後有序元枕至于衣其大夸里有倫其取諸貢乎不特此耳新而復耕漉而後盪天人因成之理也后獻極而王耕天子躬衣前後冕陰陽之義也上之愛民若此民其忍不從乎上之勞民若此民其能不從乎上之勞民若此民其敢不從乎周之政本末綱舉如此故譜而次之見其本末焉耳

農事貴劃之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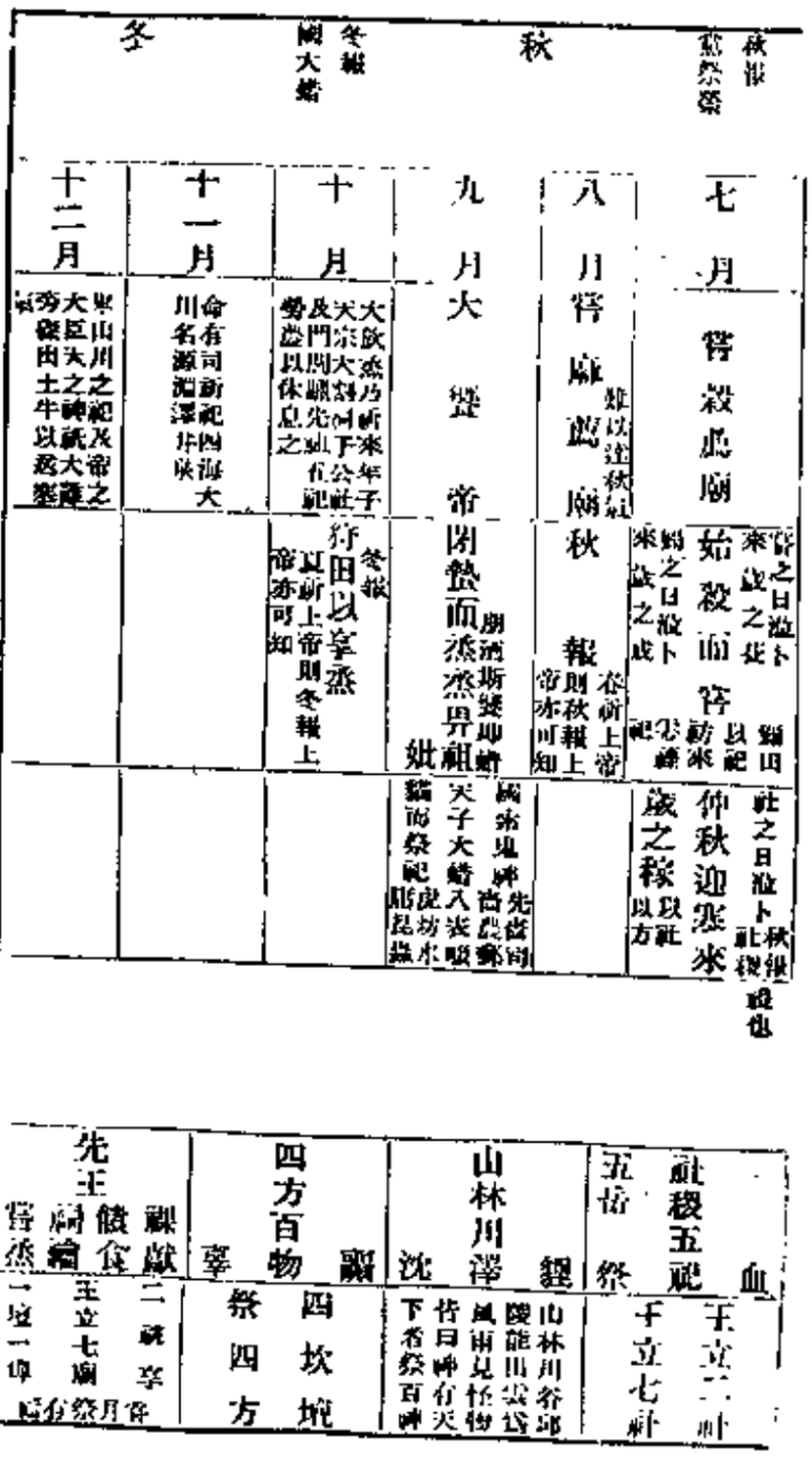
遂人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師	孟子
以下劑致甿					
以興勵利甿	三歲大比則論其有功者與其有功者賜其地治者	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以圖予任甿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不樹者無椁	不耕者祭無盛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
			不績者不衣	不蠶者不帛	遊行入其壃土地荒蕪則有讓 遊行入其壃土地荒蕪則有誅

農事新報異同之譜

新穀于上帝	正月	新穀于上帝	啓蟄而郊 郊兩後啓蟄用辛	春祭日嗣 士發而耜 耜日用甲	耤田祭社稷	祈穀于上帝	啓蟄而郊	耤田祭社稷	新穀于上帝	啓蟄而郊	耤田祭社稷
祭禜	二月	命民社	龍見而雩	仲春迎暑	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	祭禜	龍見而雩	仲春迎暑	龍見而雩	仲春迎暑	龍見而雩
新年于田祖以御田祖躬桑	三月	躬親桑于先帝				新年于田祖以御田祖躬桑					
新穀于上帝	四月	昏姜氏				新穀于上帝					
大雩帝	五月	大雩帝				大雩帝					
	六月										

之時	大	雩	帝	祈	穀	于	上	帝	大	宗	伯	祭	法
之集無定時變	雩正之祭有定時常禮也覺政大司徒覺政十有二曰索鬼神	雩正祭百辟祭祀	索有二	龍見之雩有定時常禮也	旱暵則無雩	旱暵之雩無定時禮也	龍見之雩有二	龍見而雩	是天上帝	壇祭於泰圜祭天也	燔柴於泰壇	實牛實柴	
燎	舉	師雨師	飌	中司命	禜	埋少牢于泰昭祭時相近於故壇祭盛祭坊宗祭水	柴	幽宗祭星	實	日月星辰	夜明祭月	實牛實柴	

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閭師凡任民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衣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興勵利甿以頒職事而賞罰之以圖予任甿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興勵利甿以頒職事而賞罰之以圖予任甿三歲大比則帥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神農氏作未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之象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不能使人遷善改過亦未足爲益故先王利以和義服田力穡者不容無貢貢以然非惰農自安者不容無罰罰貢行而民有所勸其不竭力于南畝乎故諸五官之事以見故法大概至于諸侯之國王者分土而畀之民使行貢罰者也故遊狩以察之而處貢行其國君周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其事也然孟子言黜陟之事以地之荒蕪爲之首則先王務農重穀于此可見


秋報
蠶祭禦
七月　嘗穀虎廟　嘗之日澄卜來歲之穀　始殺而嘗　嘗之日澄卜來歲之穀　獵田社之日澄卜　秋報禮也　以祀
八月嘗麻鴈廟　雖以達秋氣　秋報　春祈上帝　則秋報上帝亦可知　仲秋迎寒來　歲之稼　以社以方　嘗新米　以祀
九月大蜡　帝閉蟄而烝　烝用酒斯饗即蜡而祭　烝畀祖考　貓虎先嗇司農鄭司農　貓而祭祀貔貅是也　天子大蜡八表咸來　國亦鬼神先嗇司農鄭司農　貓而祭祀貔貅是也　坊水
冬報
國大蜡
十月　大飲烝乃新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先祖五祀　狩田以享烝　冬報　其祈上帝則冬報上帝亦可知　勞農以休息之　勞農由土牛以送寒氣
十一月　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澤井泉
十二月　舉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大蜡　勞農由土牛以送寒氣
社稷五祀　血　社稷五祀　王立二社千立七社
五官　祭　五官　祭
四方百物　臠　四坎壇　四方　享　祭四方　禮獻二祧享嘗月祭有虞氏
山林川澤　鯉　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雨　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　沈
先王　饋食　王立七廟　嘗烝　嘗新穀　一壇一墠

周禮、蒸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詔蜡。春秋祭禦亦如之。卷禦祭水旱也。族師春秋祭酺亦如之。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肆師、嘗之日、澄卜來歲之芟編之日、澄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澄卜來歲之稼、舊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擊土鼓、獻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庶人終于千畝、命曰勞酒、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季春之月、天子乃鞫衣于先帝、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天子飲酎用禮樂、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孟冬之月、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乃畢山

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逢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社邱乘其桑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左之右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鹿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之、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壇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幹、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誡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祭、不敢凶服、汜壇反道、鄉爲田竈、弗命而民趨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地、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是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宵田爲、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侈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毛詩七月、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甫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生民、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雲漢、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瘥、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魯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箋云百辟卿士、皆及著、魯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舉既太甚、罷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疏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庶敬恭明神宜無悔怒。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豐年、秋冬報也。豐年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臧孫、春猶田而祈社稷也。臧孫辰臧文仲旅侯强侯以有喰我稻。思媚其婦婦有依其士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良耜、秋報社稷也。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殼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良耜、秋報社稷也。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曰、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瀆。瀆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瀆。流則忘。忘則忘士不及祭。四者則冬不舉。夏不禜。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雖祀也。志不敬也。

十四年秋乙亥嘗。　左傳曰、書不害也。　公羊曰、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警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　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惟末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末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御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得雨曰旱。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卜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古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千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繐衣練冠。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宣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閒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振旅。蒐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二月于稷。若不吉。則猶三卜。猶三卜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穜。正者必以其禘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禘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畢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三年秋、大雩。　七年春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冬、大雩。　十五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曰、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曰、五卜、強也。不郊也。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有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襄五年秋、大雩。　左傳曰、旱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曰、五卜、強也。不郊也。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有七年秋七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昭公三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秋嘗再雩。旱甚也。　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定公元年九月、大雩。　十二月秋、大雩。　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曰、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曰、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卜牛。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繐衣練冠。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宣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閒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曰、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振旅。蒐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二月于稷。若不吉。則猶三卜。猶三卜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爲必祭穜。正者必以其禘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禘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曰、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畢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三年秋、大雩。　七年春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冬、大雩。　十五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曰、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　穀梁曰、五卜、強也。不郊也。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有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　穀梁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襄五年秋、大雩。　左傳曰、旱也。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曰、五卜、強也。不郊也。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有七年秋七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昭公三年、秋八月、大雩。　左傳曰、旱也。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秋嘗再雩。旱甚也。　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定公元年九月、大雩。　十二月秋、大雩。　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曰、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　穀梁曰、不敬莫大焉。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曰、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三卜牛。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繐衣練冠。有司元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金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猶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常、況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忍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上甲始庀牲、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白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禮記祭法、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古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非爲己求福、有祈有報、爲非爲民而于農事尤多、郊社方望、雩索祭祭酺而蜡祠烝嘗、寒暑迎送、迎冰、鷹表、蜡新、之禮、皆有常典、惟雩索二禮最備而有變、所以求助于鬼神、紙者、備矣、詩、周禮、春秋、皆周制、祭法有七代之制、月令祭制、故大同而小異、今故舉其時月、辨其典禮、明其常變、爲譜如右、觀者察焉、先王制祭祀之意、思過半矣、易困之九五、利用祭祀、巽渙之水旱、困于天地、反乎中而直、則利用祭祀、祀則受福、桑林之禱也、然則旱暵之雩、荒政之索、亦先王之致命遂志爲、

補助荒政委積之譜

委積	補助	荒政聯事	荒政十有二	別官作事	別條
委積	補助	荒政聯事	散利	平頒其興斂	力政
人委 郷里 慎選	春省 祖不	天官 大小宰	薄征	司市無征 上下山澤法	力政
人委 門關 譏老	秋省 祖不	宰夫	緩刑	令邦國緩刑	力政
人委 郊里 待客	秋省 祖不	六聯式	弛力	罔弛力政	力政
人委 野鄙 待旅	秋省 祖不	九職			
地 均人	地	大司徒			

等	年	行人五物
無	一日	王施恩惠
中	二日	行人五物
豐	三日	宗伯因禮

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以馭其人民、以九賦斂財賄、九曰以賖貸之、以九穀作民食、三曰以生萬民、以九荒之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告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阨阸、門關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以恤民之阨阸、有新有舊、莫非爲民而于農事尤多、郊社方望、雩索禜祭酺而蜡祠烝嘗、寒暑迎送、迎冰、鷹表、蜡新之禮、皆有常典、惟雩索二禮最備而有變、所以求助于鬼神、而比之以時殖之、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質師、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提、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舊之治、皆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遠近、遣人掌邦之委積、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斂邦用、以知足否、以紹國用、

五 道路委積	三 旅師委積	三	差	荒政別條	食	民	差	等
縣都 特因	閒粟 閒民之征	閒民	凶札	殺用	人一	無力政	凶札	
十里有廬	屋粟 不供之粟	無常職	人四	通財	人二	廬下	君恤民	人四
三十里有宿	場粟 興斂之粟	轉移執事	人三	移粟	人三	廬中	粟歲十二	人三
五十里有布	五十里有布	司緩刑念平興	不能人二	移民	人四	廬上	以菑救恤	人二
三十里有宿	三十里有宿	財	不能人二	移粟	人四	廬上	民相恤	人一
十里有廬	十里有廬	遣人恤荒阨時非取其陳旅師平頒其興積						

三	官	夏官	秋官	冬官
三	縣都 特因			
三	縣都人 徒役			
三	縣都人 因緣均食			
三	師旅 徒役			
三	師旅 徒役			
三	師旅 徒役

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種之植。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之食。而賑其急。而平其興。　大宰伯以凶禮哀邦國之疵。以荒禮哀凶札。　大司樂大札大凶。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祲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祆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求政訪序事。　士師之職。若邦凶荒。則令剋委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害。　掌客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

毛詩。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雲漢。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有孤。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禮記。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仍。喪三年之仍。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郊特牲。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用也。　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木。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士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饑也。　穀梁曰。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饑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歲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無菜色。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穀梁曰。言廄、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親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百事廢矣。　僖公十三年。　左傳冬。

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諺曰。鬼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孤必毒。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泛舟之役。　十四年。　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必至。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泰隸、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二十一年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定公五年夏。歸粟于蔡。

好君也。告子下。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先王之于民。制爲常產。教之稼穡。既足以生養而有餘。盡天時之無常。則又爲之委積。其有不足者。則補助行焉。其有災患。則荒政行焉。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既濟之患。預防也。平糴興積。移民通財。謹之冀多益算。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告禮蠲樂。節之制數。度訊德行也。除盜賊、噬嗑之明罰勅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助豫之順以動也。索鬼神。困之利用祭祀也。一物而衆善之。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與。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爲五十步笑百步何也。蓋先王以井地爲常法。以荒政爲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荒政之條目。皆助常法之所不及。廢其常法而恃其助。非益之有爭惠心也。坎而習是謂重險。君子觀坎象。則亦常德行習教事而已。果能此道。彼雖重險。其能陷我乎。太平之書而預爲凶荒之備。分職聯事。詳密委曲如此。天能使之貧乎。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可謂重險矣。然民無菜色。以出乎險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周之委積補助荒政。以出乎險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周之委積補助荒政之本末。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二

農隙講事之譜
講事異同參合之譜
兵車攻守之譜
齊內政寄令變周之譜

農隙講事之譜

教	仲春	仲夏
振旅 入曰振旅	仲秋	仲冬
茇舍 止宿之法	治兵 出曰治兵	大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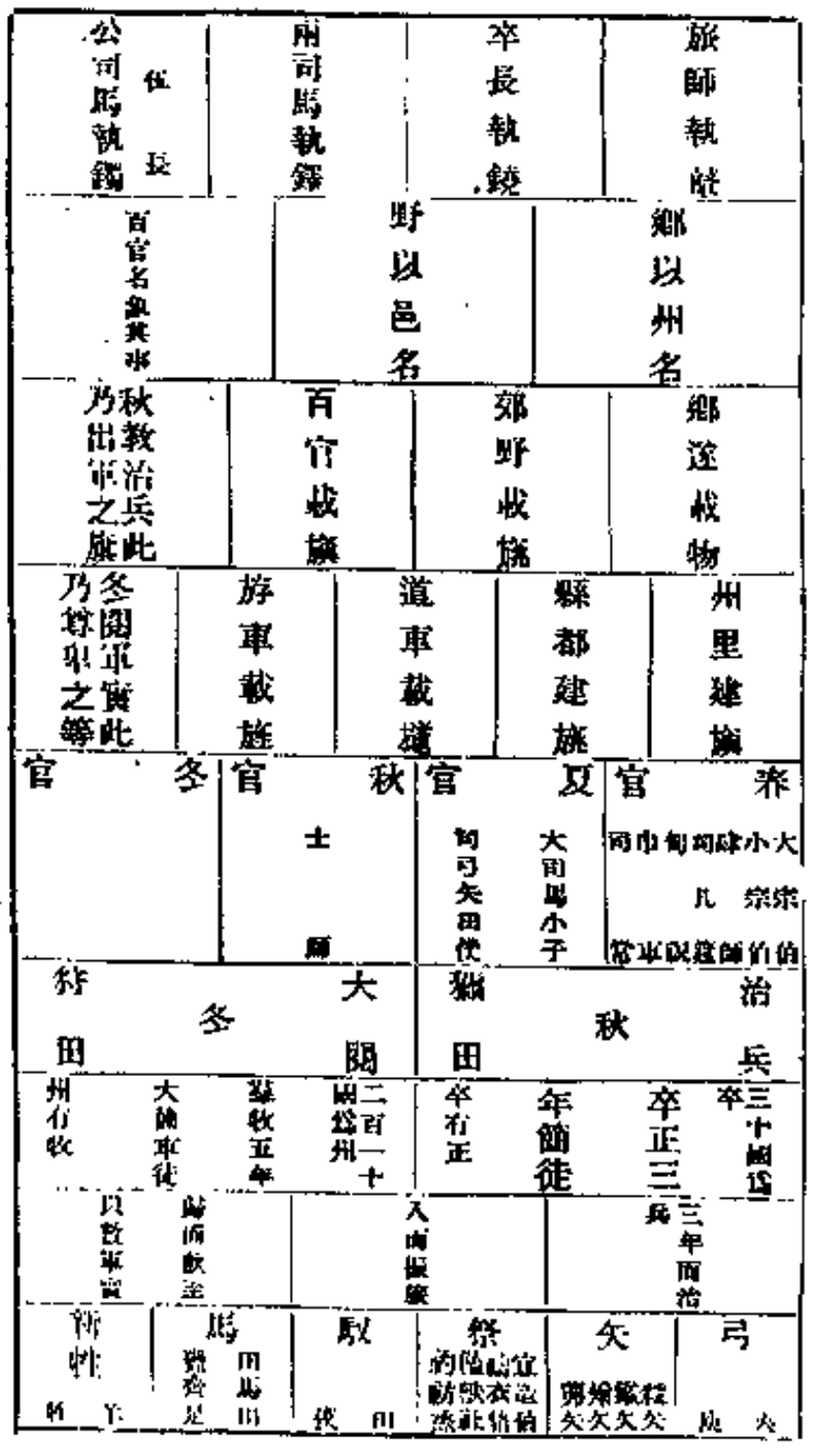
講事異同參合之譜

振旅	辨號名	治兵	大閱	聯
王執路鼓	帥以門名	王載大常	王建大常 天子殺則下大綏	天
諸侯執賁鼓	縣鄙各以其名	諸侯載旂	諸侯建旃 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
軍將執晉鼓		軍吏載旗	鄉卿建旜 大夫殺則止佐車	少
帥帥執提	家以號名	帥都載旞	大夫士建物	地
王提馬而走				官
諸侯各				掌
大夫鼓				官
辨鐲鐸	友舍 辨號名	治兵 辨物	大閱 頒旗物	聯
王執路鼓	帥以門名	王載大常	王建大常 天子殺則下大綏	天
諸侯執賁鼓	縣鄙各以其名	諸侯載旂	諸侯建旃 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
軍將執晉鼓		軍吏載旗	鄉卿建旜 大夫殺則止佐車	少
帥帥執提	家以號名	帥都載旞	大夫士建物	地
王提馬而走				官
諸侯各				掌
大夫鼓				官
辨鐲鐸	友舍 辨號名	治兵 辨物	大閱 頒旗物	聯
王執路鼓	帥以門名	王載大常	王建大常 天子殺則下大綏	天
諸侯執賁鼓	縣鄙各以其名	諸侯載旂	諸侯建旃 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
軍將執晉鼓		軍吏載旗	鄉卿建旜 大夫殺則止佐車	少
帥帥執提	家以號名	帥都載旞	大夫士建物	地
王提馬而走				官
諸侯各				掌
大夫鼓				官

振旅 辨鐲鐸	友舍 辨號名	治兵 辨物	大閱 頒旗物	聯
王執路鼓 王提馬而走	帥以門名	王載大常	王建大常 天子殺則下大綏	天
諸侯執賁鼓 諸侯各	縣鄙各以其名	諸侯載旂	諸侯建旃 諸侯殺則下小綏	大
軍將執晉鼓 大夫鼓		軍吏載旗	鄉卿建旜 大夫殺則止佐車	少
帥帥執提	家以號名	帥都載旞	大夫士建物	地
				官
				掌
				官
振旅	蒐	治兵	大閱	事
春蒐	夏苗	秋獮	冬狩	天子禮
連率比	連有帥	十國爲連	連諸侯	方伯連帥
車	路	服		禮田獵儀物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二

陳	辨用	田	獎	獻俘祭
如戰之陳	鼓鐲鐃鐸之用	菟 採取爲菟 裘猾習民 故逐禽捷	火 樊 樊也	以祭社
如振旅之陳	號名之用	苗 去害苗爲苗 如菟之法	車 獎	以享礿
如振旅之陳	旗物之用	獮 多殺爲獮 如菟之法	羅 獎	以祀舫
如戰之陳	帥戰法	狩 守而取之爲狩	徒 獎	以享烝



周禮太宰八則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五曰田役之聯事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　獸人掌罟田獸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獸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鮑魚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鮮鮮薨薨　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密重案　師田則張幕設案　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旅之政令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之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誅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教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羣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旅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覆之而施貢之凡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

以師而至　遂人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師而至　遂師軍旅田獵平野以賈詢　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甲同師民則掌其戒令　鄙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甲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輦帥而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　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旌于中致禽而珥焉　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　大宗伯之職大田之禮簡衆庶　小宗伯之職若大甸則帥有司而臨眡于郊遂頒禽　肆師之職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　司几筵甸役設熊席右玉几　司服凡甸冠弁服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含笏于祖廟亦如之　帥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虞獻舍笏于祖廟乃敘禽繫牲禡馬皆掌其祝號　巾車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都建旞道車載旌旂車載旗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鼜師門擊鼜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獸獻禽以祭祫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獸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旞百官各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獸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簡人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獸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鼜令鼓鼓人皆三鼜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及表乃止三鼓讙鐸羣吏獸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鈹出和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鼜令鼓鼓人皆三鼜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衝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獻鼜車徒皆聽徒乃獻致禽於虞入獻禽以享烝　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司弓矢夾弓

庾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　殺矢鏃矢用諸弋射田獵增矢非矢用諸弋射田弋充籠廛矢共矰矢
餘箙載田路以田以鄙宰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
馳　士司、以五戒先後刑禦扑弊罪麗於民三曰禁用誓田役
周易師六五田有禽　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悔、九四田無禽　解、九二
田獲三狐　巽、六四田獲三品
毛詩騶虞騶虞之應也騶虞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鷹鸇蕃殖蒐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叔于田、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
之天子乃屬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郊特牲唯爲社田國人畢作　季春出火爲焚也
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
于田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
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
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　孝悌放乎搜狩修乎軍旅兼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仲尼燕居以之
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
春秋狩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曰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公羊曰公狩于郎者何田狩也春曰蒐
秋曰苗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獵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殺梁曰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
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殺梁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
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爲壇宇以爲蜃流旁握御旌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鼯撣禽旅御者不失其馳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齊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賜士衆以
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公羊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　二十有二年大蒐于比蒲　二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春秋狩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曰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公羊曰公狩于郎者何田狩也春曰蒐
秋曰苗冬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殺梁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
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爲壇宇以爲蜃流旁握御旌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鼯撣禽旅御者不失其馳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齊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賜士衆以
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公羊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　二十有二年大蒐于比蒲　二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大閱
春秋狩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曰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公羊曰公狩于郎者何田狩也春曰蒐
秋曰苗冬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殺梁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
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爲壇宇以爲蜃流旁握御旌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鼯撣禽旅御者不失其馳
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齊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賜士衆以
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公羊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　二十有二年大蒐于比蒲　二十四年大蒐于比蒲大閱
八年正月甲午治兵殺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
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左傳隱公觀魚于棠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
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
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
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

從害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違地也　襄公三十年　魯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粢給而已子懷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禮卷　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前漢刑法志正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非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粢具舉振旅以獮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獵冬大閱以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鄰鄰有長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華牧五歲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書者聖人爲弧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于既濟則曰思患而豫防于萃則曰除戎器戒不虞先王盛患之深如此講武之制所由立也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于象則曰常德行習教事師之彖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言其象則曰容民畜衆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于象則曰朋友講習先王之寓兵于農而習武以田其象取諸此乎兵至險也習之四時則無不教衆民之患兵毒民也寓之虞井則無久舍不用之疑兵勞而犯難也習之田獵有設之義焉比鄰鄉井出入相友得講習之義焉講武于始以同其慮患之憂田獵于終以同其從禽之樂公私之義其初律以禁法其久出于誠心故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致禽之禮其初帥以官師其久期于自盡故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壹發五豝庶之仁也五豝一發騶之仁也故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國人畢作而老者優壯者發禽而長者厚故曰五十不爲甸徒頒爵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扳者取之服者舍之而威德兼著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振旅先長者治兵先壯者而仁義之兩得故曰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自干至于旌人禮有等差自牧伯至于諸侯時有疏數而上下之分明矣田車既好則狩于甫草選徒習習則苗于敖而險易之利盡矣鳥獸革尾則蒐于春五殺既植則苗于夏獮于既烝狩于畢時合圍掩羣在所不忍面對時育物之道得矣大有宣造小有伯禽前有表路後有鹵獲社約蒐狝各順其時

而成民致力之義彰矣先王之講武田獵其道盡備如此豈獨仁心仁聞之所能實周公設官分職聯事合治法制備具之所致也後世棄先王之典快心于從禽如詩人閔之書則周公之典壞矣故爲二譜以存先王之制見其梗概云耳

兵車攻守之圖

鄉遂十五萬人　守車一十五百乘　攻車一千五百乘　采邑其車三千

八族爲聯兵法二車相連左右前後更舍首尾關一車有四顧八尾之法

右角二十四人

馬　四匹爲旅　攻車一乘七十五人

前拒二十四人　右廂司馬　甲士三人　徒二十四人　有蔽櫜

馬　四匹爲旅　步卒七十二人

馬　兵車卒長居中　革車兩司馬一人

御廂司馬

左角二十四人

四廂爲卒　守車一乘二十五人　牛十二頭

二車合百人

兵車　以革鞔謂之兵車　載兵謂之兵車　鬬車旨謂之輕車　可疾趨之車

即戎謂之戎車　且載旨謂之輕車

革車　以牛鞔謂之牛車　載任謂之重車　本

又謂之大車　載任謂之守車

齊內政寄令變周之譜

二十一鄉	國士鄉十五	定民居寓軍令制	部別	說
制	國士鄉十五	定民居寓軍令制	部別	說
公帥鄉五之旅五	有中軍士　家與家相連　軌人與人相比　四比爲閭　四閭爲族　五族爲黨　五黨爲州　五州爲鄉	五家爲軌軌長之　五人爲伍伍長之　三十家爲邑邑有司　五家爲伍伍有長	即周比閭族黨州鄉	古制遺聞之法顏與內政同
國子帥鄉十軌爲里里有司　五十人爲小戎有司之帥　十邑爲卒卒有帥　十長一里里有宰	有國子士之旅五	即周井邑丘甸縣都		漢某諸言

有高子士	即四閭爲族	連	即四閭爲族	連
高子帥	鄉四里爲連	連長之禄	五人閭爲連法	二百人爲卒
工立	鄉三十連爲鄉	鄉良人	二千人爲旅	卒長帥之
三族			三鄉爲縣	十卒爲鄉
市立	商鄉三	五鄉一帥	萬人爲軍	鄉有鄉帥
三鄉			十縣爲屬	四里一連
			屬有大夫	連有邑宰

帝國起被以爲三官，民立三宰，工立三宰，市立三鄉，三鄉立三族，山立三衡。

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憧，皓災其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里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鼓旗，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堆，井田畴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

前漢鼂錯傳上書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士，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謀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以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延，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春秋書云，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于社，簡其車賦，合其卒伍，若親習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內政，寄軍令，則于社有變更矣，齊寫軍令，本欲速得志于諸侯，魯鄉國，聞其更張，託于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乘其社，而觀人之社也，魯軍政之壞可知，然而不廢，齊雖寫政，其若我何，不親□其社，而觀人之社，是舍己之田，而耕人之田，魯軍政之壞可知，然則齊之變周制奈何，周之制，有鄉有遂，而後有都鄙，于諸夏亦然，今制國制鄙，獨存一法，又其名數與周禮不同者，其變可知，然亦大同而小異耳，周制成于百人，即周之八族爲聯也，周

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處，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既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獮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鼓旗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堆，井田畴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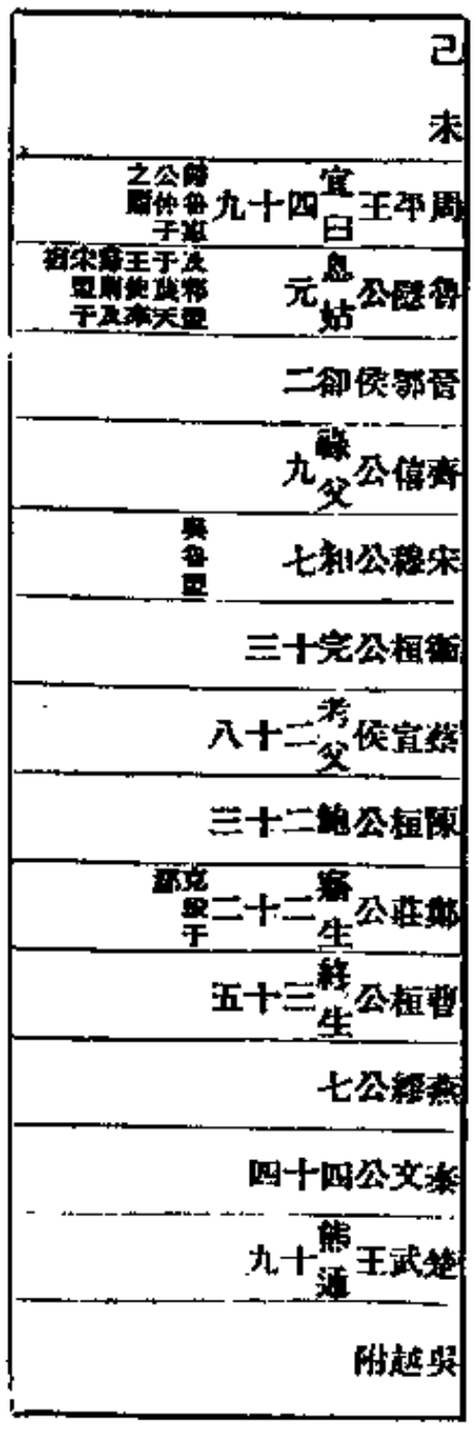
前漢鼂錯傳上書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士，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謀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以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延，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

春秋書云，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于社，簡其車賦，合其卒伍，若親習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內政，寄軍令，則于社有變更矣，齊寫軍令，本欲速得志于諸侯，魯鄉國，聞其更張，託于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乘其社，而觀人之社也，魯軍政之壞可知，然而不廢，齊雖寫政，其若我何，不親□其社，而觀人之社，是舍己之田，而耕人之田，魯軍政之壞可知，然則齊之變周制奈何，周之制，有鄉有遂，而後有都鄙，于諸夏亦然，今制國制鄙，獨存一法，又其名數與周禮不同者，其變可知，然亦大同而小異耳，周制成于百人，即周之八族爲聯也，周

以兵車一百二十五乘爲一軍。齊以百乘爲一軍。減周制五分之一。五鄙四十五萬家而爲車五百乘。合三軍爲車八百乘。減周千乘之國。亦五分之一。蓋管子據齊桓公初所有人民爲言。五五之制如此耳。鄉出軍。家一人。與周同。鄙出車九。家一人。輕于周邱乘之制。蓋周辨其可任者。四邱爲甸。齊則總其民數。九家而一兵。非能輕於周而末嘗重于周也。五十人爲小戎半車之制。說者謂之一車。步卒五十人。非也。車無二隊。可成陣法之理。楚車法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亦兵車二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也。李靖問對。以兩爲五十人。謂楚山澤多于周制。亦非也。然則齊制亦有異于周者乎。曰有。周之爲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故比長曰。徒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旋節而行之。齊之爲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強。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教順民。簡者之政強民。順民者。久而安之。上提民而自反。強民者。久而怨之。下抗法而姦生。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免而無恥。自此分矣。然則齊之變周。非在變法。變其道也。故譜而系之說。使學者知王霸之辨云耳。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三

春秋年表一


己未
周平王四十九 宣曰 魯隱公元 姑 晉鄂侯二 御 齊僖公九 鯈父 宋穆公七 和 衛桓公三十 完 蔡宣侯八十二 考父 陳桓公二十三 鮑 鄭莊公二十二 寤生 克段于鄢 曹桓公五十三 終生 燕繆公七 秦文公四十四 楚武王九十 熊通 吳越附
歸魯公仲于暈 及鄫盟于艾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鄫人來朝 宋公衛侯來朝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鄫子來朝 與魯盟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十五	十五 三戊辰立于魯求子平月 周桓王林元年	周桓王林元	二
二 紀伯姬歸于酅 侯子及鄫侯 莒人滅鄫入于	三 宋衛 燕氏 鄭子	四 鄫會鄧及 衛宋于宋 伐陳請公	五
三	四	五	六
十	十一 于與 石邘 門臯	二十	三十
八	九 入辰公和氏 立子亳稷月 與宣公盟	宋湣公 與夷 元 鄫請會 鄫公再	二 鄫伐 我邘 伐來
四十	五十	六十 立殺立君州 宣州侯完吁 公吁人自弒	宣衛公晉元 師 入鄭
九十二	十三	十三 再鄫與 伐伐宋 之鄫陣	二十三
四十二	五十二	十六二 鄫蔡再 衛與 伐宋	七十二
伐衛三十二	四十二 與 賓 臯	十五二 宋再衛 來再衛 伐會陳 鄫伐蔡	六十二 伐宋與 宋邾 來伐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九十三
八	九	十	一十
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四	八十四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三	四	五	六
六 晉哀侯光元	七	八	九
十四	二	三	四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	四	五	六
三十三	三	四	五
二十三	四十三	一十三	封元人侯桓蔡
一十三	二十九	十三	一十三
十三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三
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三十四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九十四	五十	元公寧秦	二
四十二	二十五	六十二	七十二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七	八	九	十
十五	一十	魯桓公一元年作	二
八十七	九十八	七	八
六	七	十二	一十二
二	三	九	十
二十三	三十三	八	九
一十三	二十三	四	五
四十四	五十四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	七十	三十三	四十三
三	四	二十三	七十四
八十二	九十二	一十三	元口侯宣燕
		八十	六
		五	一十三
		十三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三	四	五	六
九	晉小子侯元	二	三
二十二	三十二	二十四	五十二
宋莊公元	二	三	四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六	七	八	九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陳厲公元
五十三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八十四	九十四	十五	一十五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七	八	九	十
四	晉侯緡元	二	三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五	六	七	八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二	三	五	五
九十三	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五	四十四	五十五
六	七	八	九
一十	二十	秦出公元	二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九十三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九十	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一十一 四	二十 五	三十 六	四十 七
十三	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九	十	一十	二十 二
八十	九十	惠公元年	七十 二
四十 六	五十 七	元林公莊隱	二 三
四十三	鄭厲公突元年 二	三	四
曹莊公射姑元年 十	十一	二十	三十 六
三	四	五	四十二
四十	一十四	二十四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二十三	周莊王佗元年	二	三
五十 八	十六 九	七十 十	八十 一十
齊襄公諸兒元年 會魯	二	三	四
十三 三	四十 四	五十 六十	六十 二
八十 三	九十 四	衛侯朔元年	蔡哀侯獻舞元年 六
四 五	鄭昭公忽元年 六	二	鄭子嗛元年 八
元□侯桓薨	二	三	四
元□公武卒	二	三	四
四十四	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四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四	五	六	七
魯莊公同元	二	三	四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五	六	七	八
十七	八十	宋閔公捷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七	陳宣公杵臼元	二	三
元儀子鄭	二	一十	二
九	十	十	一十
五	六	七	七
五	大	七	八
八十四	九十四	十五	一十五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八	九	十	一十
五	六	七	八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九	十	一十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衛惠公十三年公薨年三十八	四十
六	七	八	九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二	三	四	五
九	十	一十	二十
楚文王熊貲元	二	二	四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九	十	一十	二十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齊桓公 小白 元 及小白卒子昭入盟	二	三	四
七	八	九	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八	九	十	一十
九	十	九十	二十
七十	八十	八	九
六	七	五十	六十
三十	四十	七	八
五	六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周惠王 胡齊 元	二	三	四
三十 會齊盟于柯	十四	五十	六十
二十四	二十五	六十二	武公 滑 八十三 稱
五 會蔑北杏 宋鞏杏盟 送杏于陳 會減柯	六 會及曹 于會宋及曹	七 會鄭人邾人 救宋	八
宋桓公 御說 元 會北杏	二 會齊侯陳侯 鄭伯于鄄	三 會鄄	四
九十	十二 會鄭	二十一 會鄄	二十二
四十 會北杏	五十 荊入蔡	六十	七十
二十 會北杏	三十 會伐宋	四十 鄭伯	五十
三十	四十 入國公宜 會鄭	鄭厲公 元 後 會鄭伯	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伐同齊 宋圍	三十二	四十二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立公史 卒鄭 弟武
九	十 荊入蔡	一十	二十 傳滅荊 六卿伐 年見鄭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十五 王史 屬記 莊	四十 王 齊	三十	二十
二十 歸記 于叔 孫	一十 歸 宋 于	十 歸 亡 宋	九 及 納 貶 于 齊 子 伐 齊 盟 時 戰 斜 齊 盟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十二
四	三 王	二	小白 元 及小白卒子昭入盟
十 宋 大 夫 公 孫 敖 及 戰	九 會 鄄 會 救 我	八 會 齊 遂 會 救 次 留 侵 我 郎 與 我	七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歸 侵 以 救 魯 我	十
一十 宋 萬 來 奔	十	九	八
二十	一十	十	九
十二	九十	八十	七十
九	八	七	六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八	七	六 獻 捷 于 我 舞 柴 于 牧 歸 俘 華 孫	五

甲辰	乙巳
五	周惠王閬元年
十七	十八
十九三	晉獻公詭諸元年
九	十
五	六
二十三	四十二
八十	九十
六十	七十
三	四
五十二	六十二
四十	五十
三十	二
七十二	秦宣公□元年
二十	三十
九十二	楚熊□元年
八十	

丙午	丁未
二	三
九十	十二
二	三
一十	二十
七	八
五十二	六十二
十二	元年
八十	九十
五	六
七十二	八十二
六十	七十
元□公宣秦	二
五十	楚敖堵□元年

戊申	己酉
四	五
一十二	二十二
四	五
三十	四十二
九	十
七十二	八十二
二	三
十二	一十二
七	元年
九十二	十三
八十	九十
三	四
二	三

庚戌	辛亥
六	七
三十二	四十二
六	七
五十	六十二
一十	二十
九十二	十三
四	五
二十二	三十二
二	三
一十二	元年
十二	一十三
五	六
元年	二
楚成王頵	

壬子	癸丑
八	九
陳伯友紀公來聘 五十二	侯來代齊戎代會 六十二
秦伯使公子鍼 八	九
七十	代會 徐魯宋 八十
三十	四十
立公五月子潙 十三	衛諡公赤元
六	七
女魯女來公叔子聘 四十二	五十二
四	五
二	夫叔其大 三
二十二	三十二
七	八
後卒 八	四
六	十
六十二	九十二
一十	二十
七	一十
四	七十
二	四十
三十二	一十二
八	十三
四	十
二十	八十二
六	九
一十	六十二
七	一十
三	七十
一十二	四十二
六	十三
三	十
一十二	八十二
七	八
三	四
一十二	十一
七	八十一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四

春秋年表二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周襄王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魯閔公啓方元年及齊子仲來結齊侯盟于落姑	二 子邾黃公薨來齊氏弗忌以高弗忌歸	二 齊侯救邢會于牽諸侯城楚丘	二	三 公如齊子友盟
晉獻公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一	十二
齊桓公二十五	二十六 遷陽	二十七	二十八 江黃宋曹盟于貫	二十九 會江黃宋公于救
宋桓公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江黃齊侯盟于爭	二十五 江黃齊侯盟于貫
衛懿公八	九 秋傳立卒公立烝入齊文公入衛	元 烝文公	二 城楚丘	三
蔡穆公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二十三公宣陳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二十公文鄭	三十 薛共仲	四十 楚人伐會于貫	五十 楚來侵	六十 楚來伐
元年公昭曹	二	三 邢救會于邢城楚	四	五
十三公莊燕	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史記莊公薨	元年公襄燕
三公成秦	四 史記秦本紀成公卒	任好元年公秦穆	二	三
一十王成楚	二十	三十 伐鄭楚人救鄭	四十 伐鄭	五十 伐鄭
附越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齊子潛來小白立	齊侯使公子糾	齊侯使連稱管	齊侯使公孫無	齊侯諸兒
七	六	五	四	三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子糾殺管仲	齊侯使公孫無	齊侯使連稱管	齊侯使公孫無	齊侯諸兒
公奔莒	知殺齊侯	知殺齊侯	知殺齊侯	齊侯諸兒
六	五	四	三	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宋桓公	宋桓公	宋桓公	宋桓公	宋桓公
薨	薨	薨	薨	薨
七	六	五	四	三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齊人殺無	齊人殺無	齊人殺無	齊人殺無	齊人殺無
知	知	知	知	知
八	七	六	五	四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齊人立	齊人立	齊人立	齊人立	齊人立
公子小	公子小	公子小	公子小	公子小
白	白	白	白	白
九	八	七	六	五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于甄	于甄	于甄	于甄	于甄
十	九	八	七	六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于鄄	于鄄	于鄄	于鄄	于鄄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于鄄	于鄄	于鄄	于鄄	于鄄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于鄄	于鄄	于鄄	于鄄	于鄄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六十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齊侯小白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會諸侯
于鄄	于鄄	于鄄	于鄄	于鄄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子潛來小白立
三	二	一十	九	七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子糾殺管仲
一十	九	八	七	公奔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六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使公孫無
二十	一十	十	八	知殺齊侯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五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使連稱管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知殺齊侯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四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使公孫無
四十	三十	二十	一十	知殺齊侯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三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子潛來小白立	齊侯使公子糾	齊侯使連稱管
九	八	七	六	五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子糾殺管仲	齊侯使公孫無	齊侯使連稱管
十	九	公奔莒	知殺齊侯	知殺齊侯
六十二	五十二	六	五	四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宋桓公六十二	齊侯使公孫無	齊侯使連稱管
十一	十	薨	知殺齊侯	知殺齊侯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使公孫無
十二	十一	十	九	知殺齊侯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三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二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人殺公孫無知	齊侯諸兒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齊侯諸兒
六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三十二	一

癸酉	甲戌
四	五
二十	三十
三	四
八十三	九十三
三	四
二十	三十
七十二	八十二
五十四	陳穆公款元年
五十二	六十二
五	六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	七十
七	八
六十	七十
二	三
四	五
九十二	十
八十二	九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二	九十二

丙子	乙亥
七	六
十五	四十
六	五
一十四	十四
六	五
十五	四十
甲元午	九十二
三	二
八十二	七十二
八	七
三十	二十
五十	四十
七十二	六十二

丁丑	戊寅
八	九
六十	七十
七	八
二十四	三十四
七	八
六十	七十
二	三
四	五
九十二	十三
九	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二	九十二

己卯	庚辰
十	一十
八十	九十
九	十
二十	二
九	十
八十	九十
四	五
六	七
一十三	二十三
一十	二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三	十三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十二 朝都子來	二十一 楚使人侵鄭公薄侯請盟會于鄧鄭來朝于魯	二十二 升邾須俄頃人句邾黑臀及邾	二十三
十一	二十	三十	四十 立卒鄰諒公公
三 與狄人盟于邢	四 與宋盟于寧	五	六 伐宋
一十	二十 與齊盟于鄧楚合諸侯會公盟于鄧楚使屈完來聘公盟于鄧楚使屈完如齊乃遂伐蔡潰師上蔡	三十 楚伐鄭以報柯之役	四十 公圍齊卒鄰伐楚
十二	二十一 狄來侵	二十二 伐鄭	三十二
六	七 會伐宋	八	九
八	九 會伐宋	十	一十 楚來伐
入沛三十三	四十三 會伐宋	五十三	六十三
三十	四十 會伐宋	五十	六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一十二
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二
伐陽二十三	三十三 于宋宋楚圍陳魯救公子鮑帥師宋救陳于齊	四十三 與于宋盟瓦	五十三 伐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六十 天王居于王城出	七十	八十	九十
二十四	二十五 曹伯襄復歸于曹	六十二 宋伐鄭以救齊楚盟于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齊桓公卒太子昭立	七十二 杞朝子來盟會陳子諸人于宋
晉文公重耳元年 入傳不重書耳	二 晉侯納王	三	四
七	八	九 宋伐以伐伐從我楚我之卷取陳卷衛又圍卷	十 孝公卒立
宋成公王臣元	二	三 圍楚緡伐我	四 楚圍陳都都我蔡
四十二	二十五 名滅卒會盟書子文帛書立公書	衛成公鄭元年 會伐晉救齊	二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與楚盟
二十	三十 楚滅蔡	四十	五十 與楚盟
七十三 狄入衛	八十三	九十三	十四 與楚盟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六十三	七十三 頓頓圍子陳于納	八十三 宋滅譚伐	九十三 宋會人宋鄭及盟魯書許隱于來楚圍蔡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魯侯爲公伺天子命 公羊子曰天子崩 歸桓王主 朝所將爲臨京	王居人會 子謀殺盟 狄	宰渠公 周公子魯 公	取田逆杞 來朝如公請 求伯姬竹子西 結緣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三	十三
五	六	七	八
齊昭公潘元 溫逆晉楚宋秩 陽來公會秦晉 許會子盟及	會宋蔡 盟陳 人齊人	與鄭秦晉逆 晉子鄭 如公圍	晉來聘
五	六	七	八
復許會楚齊從伯晉 歸曹溫會秦晉共執 伯陽盟救及我曹	會宋 盟楚	秋來 往	六 救 鄆 帝我
三	四	五	七十
元歸晉元自會弟出楚晉 叛京執伯楚盟救我來伐 歸鄫公奔歸公武楚救我		公元 咽子歸 殺	
四十	五十	六十	三
溫會 陽盟 許會	會 盟 楚		
六十	陳共公朔元	二	四十四
圍立公公瑕 許會卒如侯 溫子會盟	會 盟 楚		
十四	二十四	三十四	四十四
許會盟 溫楚 圍土		圍蔡 晉來	
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晉逆衛楚自昇衛逆晉 許請宋宋執入侵 侯歸入公我我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圍楚齊從	會 盟 楚	圍與晉 鄭晉	一十三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三	三十四
許會宋晉 溫救及			
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四十四
取許侯子城大宋晉救 歸來于潛救秦及衛 齊衛侵于職齊與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侵陳圍晉 鄭晉救 來宋我
四十四	五十四	六十四	商元王穆楚 君臣世 麟孫子 其商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三	三十三 晉如侵晉侯父齊 齊之喪郯來逆 公公再取聘臨	魯文公興元 聘聞保鄭會王公 齊會如會葬使聞 晉宋執來來位	及處公會盟逆納 帝如公盟保父晉 齊子陽及盟陽
九 立公已十 卒卯二 子文月	晉襄公驩元 及秋于晉及 許鄭于沿秦袁 陳其敗師救	者侵侵 會我鄫 與痛	鄭時盟宋盟伐 伐宋陳鄭會及秦 秦陳鄫圍晉許彭
五	六	七 救晉 來公 聘保	納晉 人來 帝
九	十	一十	二十 秦會 盟伐
七 狄陳 盟狄 及	八	九 晉我 伐伐 晉我	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一十二
四	五 伐與 許晉 鄭	六	七 會 盟伐 秦
五十四 卒丑四 子文月 立公已	鄭穆公蘭元 伐與 許晉元 陳	二	三 會 盟伐 秦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敗入 我滑 圍晉	四十三	五十三 伐陳圍晉 鄭晉救 來宋我
四十四	五十四	六十四 君臣世 麟孫子 其商	商元王穆楚 臣

辛卯	壬辰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三	十三 來杞逆田取 求伯如公請 結緣晉子西
七 與鄭秦晉逆 晉子鄭 如公圍	八 晉 來 聘
三 秋 來 往	四
七	八
五 公公 咽子歸 殺	六 救 鄆 帝我
十六	十七
二	三
四十三 圍秦 晉來	四十四
三十二	四十二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三 與鄭 晉 圍	一十三
四十二	三十四

己丑	庚寅
十二	二十一
二十八	二十九
五	六
齊昭公潘元 溫逆晉楚宋秩 陽來公會秦晉 許會子盟及	會宋蔡 盟陳 人齊人
五	六
復許會楚齊從伯晉 歸曹溫會秦晉共執 伯陽盟救及我曹	會 盟 楚
三	四
元歸晉元自會弟出楚晉 叛京執伯楚盟救我來伐 歸鄫公奔歸公武楚救我	
四十	五十
溫會 陽盟 許會	會 盟 楚
六十	陳共公朔元
圍立公公瑕 許會卒如侯 溫子會盟	會 盟 楚
十四	二十四
許會盟 溫楚 圍土	
十二	二十二
晉逆衛楚自昇衛逆晉 許請宋宋執入侵 侯歸入公我我	
六十二	七十二
圍楚齊從	會 盟 楚
八十二	九十二
許會宋晉 溫救及	
十四	一十四
取許侯子城大宋晉救 歸來于潛救秦及衛 齊衛侵于職齊與	
五十二	六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敗入 我滑 圍晉
四十四	五十四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午
二十八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一十	二十
十三	十四	五十	六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八	九	十	一十
四	五	六	七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七十三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九十三
二	三	四	五

王子卒
戊
得伐忻侯
國及公盟
晉如會
會伐陳伐公鄧救
會伐沈伐沈淪魯
宋鄫魯與魯鄫來
會伐沈
會伐沈會伐沈
周人來予道
鳳聘齊姬
氏夫鄫來
伐秦
宋華元
華合
華孫
會伐沈
會伐沈
會伐沈

乙巳	丙午
三	四
十一 叔弗仲彭祖會伯會管子管子晉公晉子管子晉公晉子	二十 朝犯陵來
五 會卷	六 執梁聽
十七 狄來徒	八十
四 魯公子慶來聘	五
九十	十二
十三	十三
六十	七十
二十	三十
二 朝魯	三
二	三
五	六 使與蔣卿曲侯書術駢伯駢
十 代鄧	一十 圍巢

丁未	戊申
五	六 尊王正子扇恭立不順
十三 公子會及子晉及鄭子會晉會晉會晉公盟公盟公盟	十四 叔弗人伯我鄭及執盟伐伐叔孫青鄭我
七 魯公盟	八 鄭建新晉魯趙邾莒城同鄭宋盾乞子鞏盟晉陳合
九十	十二 鄫伯執狄卒宝五及魯晉尚明月叔孫舍人公乙
六	七 城同盟新
十二 來會伐魯狄	二十二 城同盟新
二十三	三十三
八十 卒午五子共月立公壬	元 平公 陳 城同盟新
四十 魯	五十 城同盟新
四	五 城同盟新
四	五
七	八
二十 立王史卒忠子鞏	元 莊王 楚 城同盟新

己酉	庚戌
周匡王班元	二
十五 行會晉魯會行單伯率宋父如同盟來我鄭我會行單伯率宋父如同盟來鄭同如	六十 晉及公鄭會行子宋子不子父盟遂鄭陽會
九 鄭陳侯鄭伯子蔡侯來朝入我鄭	十
齊惠公 元 商人 代徒叔往錫晉魯鄭單伯錫晉	二 遂與孫會盟公不魯子盟季
八 魯 孫 盟	九 繒宋立許人白狄
三十二	二十四
三十四 子莊鄫晉立公史入卒忠我	元 宋文公 蔡 申公
二	三
六十	七十
六 我來朝鄫伐魯入齊	七
九	十 興楚巴師圍鄀
二	三 師楚巴圍鄀

辛亥	壬子
三	四
七十 齊及子子齊遂伐齊伐如公盟我	八十 如齊夫齊謂公謂齊子人卒齊遂如卒盟
一十 子鄫鄫伐晉伐鄫伐會宋陳	二十
三 子鄫伐遂鄫晉及公來	四 孫公鄫人狄戊五月齊君齊來來鄫季魯二商人戌
元 宋文公 鄫 來鄫伐陳	二
二十五 伐宋	六十二
二	三
四 伐宋	五
八十 伐宋	九十
八	九
一十	二十 子伯二立蔡月卒城
四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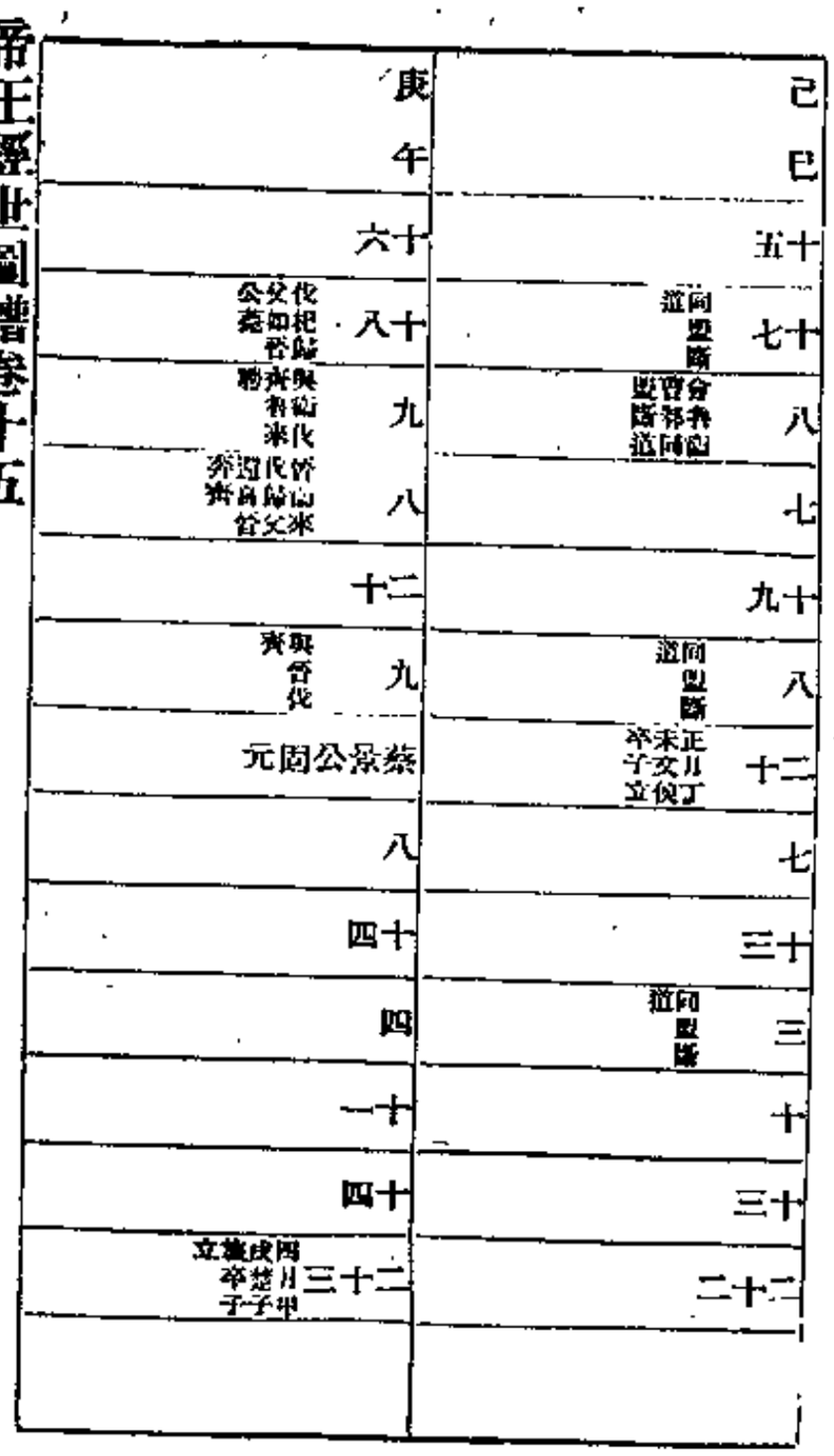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五	六	周定王元年	二
僖公元年	二	瑜	三
三十	四十	黑臀元年	四
二	二	公	二
齊惠公元年	四	晉成公元年	三
三	二十八	五	六
二十七	五	二十九	七
四	七	六	八
六	二十二	八	九
十二	一十一	二十一	三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十	二	三	四
秦共公元年	五	八	九
六	七	鄭靈公元年	三十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十	二	三	四
鄭襄公堅元年	五十	六十	七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四
四十	二	三	四
秦桓公榮元年	一十	二十	三十
十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六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六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十	九	八	七
四十三	三十三	二十三	一十三
一十	十	九	八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四	三	二	鄭襄公堅元年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元□公宣燕	六十	五十	四十
四	三	二	秦桓公榮元年
三十	二十	一十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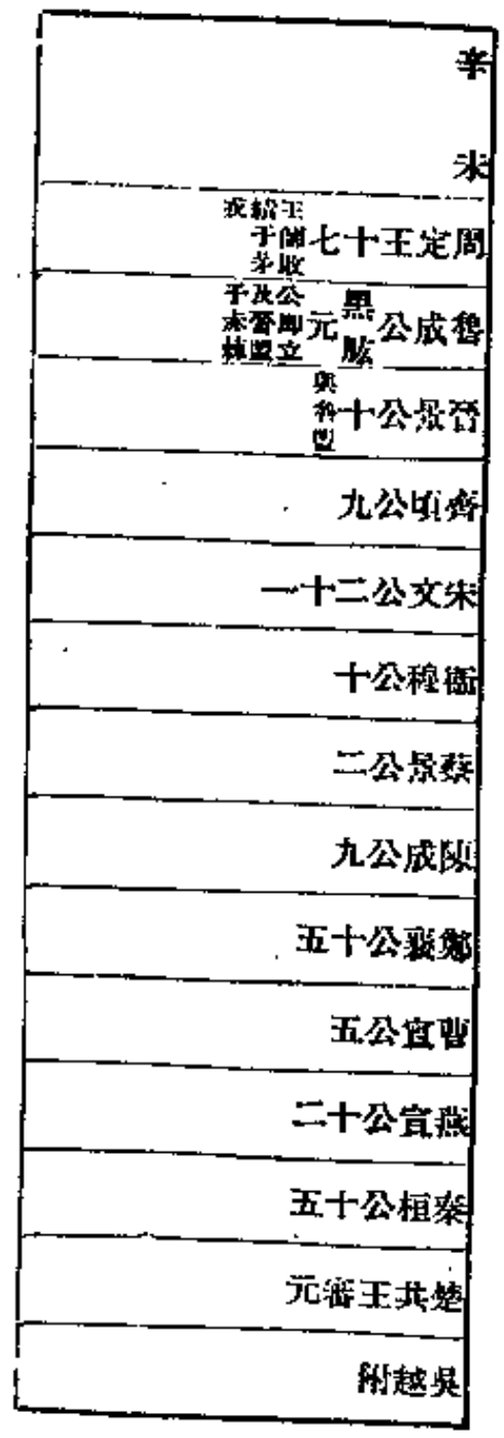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十	九	八	七
二十	十一	十	九
三	二	晉景公	七
二	齊頃公	十	九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三	二	衛穆公	十三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二	陳成公	五十	四十
八	七	六	五
十二	十二	九十	六十
五	四	三	二
八	七	六	五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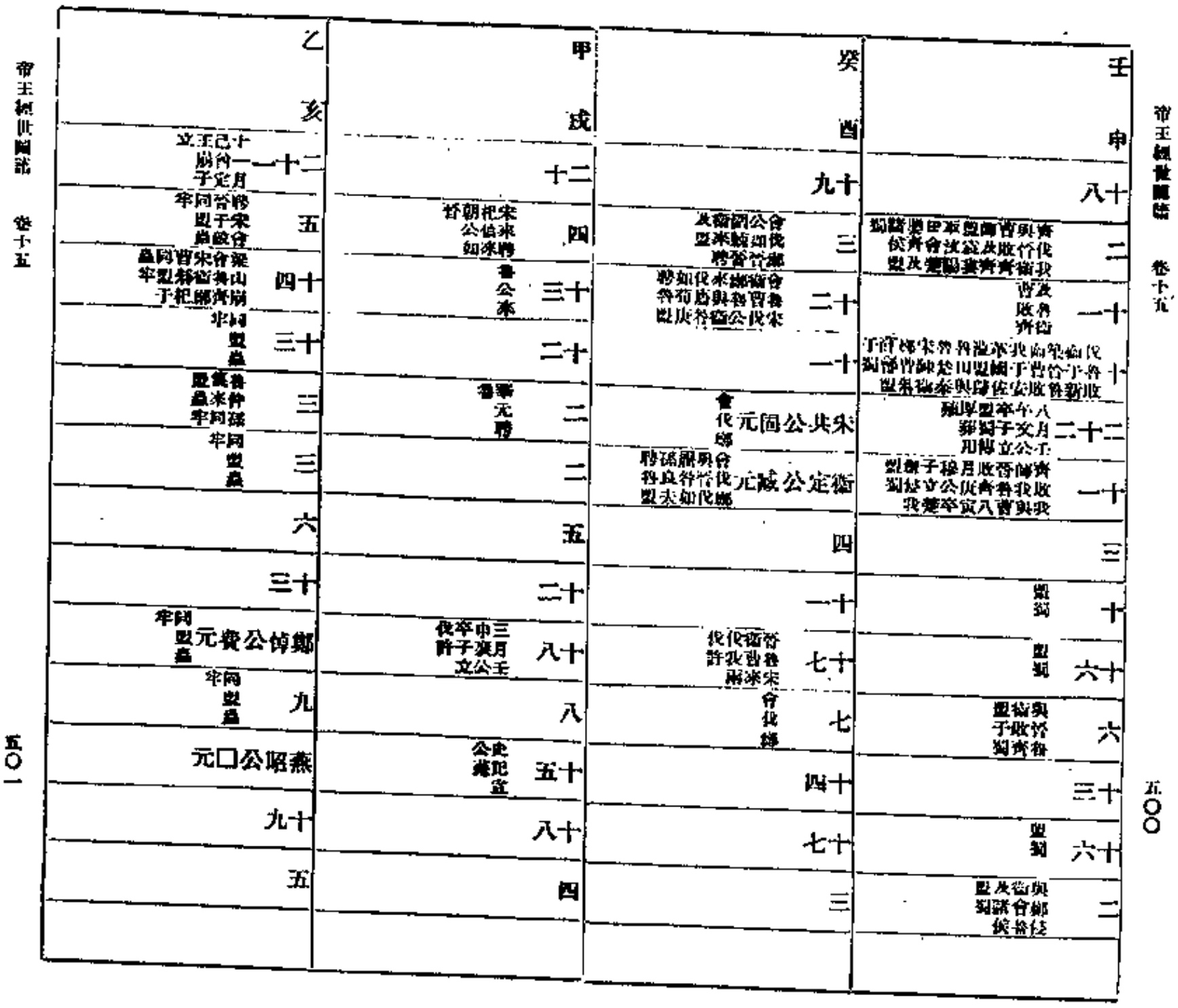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十四	三十	二十	十一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七一	六	五	四
六	五	四	三
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七	六	五	四
九十	八十	七十	六十
六	五	四	三
二十	一十	十	九
二	元庶公宣曹	三十二	二十二
九	八	七	六
二十	一十	十	九
一十二	十二	九十	八十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五



春秋年表三




壬申
八十
二
十一
十
二十二
一十
三
十
六十
六
三十
六十
二
癸酉
九十
三
七十
七
四十
三
甲戌
十二
四
三十
二
二十
五
二十
八十
八
五十
八十
四
乙亥
十二
五
四十
三十
三
三
六
三十
鄭僖公費元
九
燕昭公□元
九十
五
元年卒盟于宋
元年卒盟于宋
元年卒盟于宋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周簡王夷元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十五	六十	七十	八十
十四	十五	六十	七十
四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十四	五十	六十	七十
二	成鄭公元年	二	三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二	三	四	五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六	七	八	九
吳王壽夢元年	二	三	四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五	六	七	八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九十	晉厲公元年	二	三
齊靈公環元年	二	三	四
八	九	十	一十
八	九	十	一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一十二
四	五	六	七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六	七	八	九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五	六	七	八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九	十	一十	二十
四十	十五	六十	七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二十	三十	宋平公成元	二
二十	衛獻公衍元	二	三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二十二	三十二	二十四	五十二
八	九	十	一十
曹成公負芻元	二	三	四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二十八	秦景公后元	二	三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九	十	一十	二十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九	十	一十	二十
四十	十五	六十	七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八
二十	三十	宋平公成元	二
二十	衛獻公衍元	二	三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二十二	三十二	二十四	五十二
八	九	十	一十
曹成公負芻元	二	三	四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二十八	秦景公后元	二	三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九	十	一十	二十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三十	十四	周靈王泄心元	二
八十	魯襄公午元	二	三
八	晉悼公周元	二	三
九	十	一十	二十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九十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六十二	二十七	八十二	二十九
二十	三十	四十	鄭僖公髡頑元
五	六	七	八
元口公武薨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十	九十	十二	一十二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乙	甲
未	辰
六	三
齊侯使其子糾來納魯子	如齊逆女
七	四
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	秦伯卒
六十	五
夏	春
十	九
葬宋莊公	葬秦桓公
一十	十
秋	夏
六十二	五十二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于鄄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三	二
冬	秋
五	四
公如齊逆女	公至自齊
二十	一十
公至自齊	冬
十	九
葬桓王	葬桓王
六	五
春	春
一十	十
王三月	王正月
四十二	三十二
夏	夏
九	八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于鄄
四	三
秋	秋
十	九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三十	二十
冬	冬
一十	十
公會齊侯于防	公會齊侯于防
四十二	三十二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五	四
春	春
十一	十
王正月	王正月
五十二	四十二
夏	夏
十二	十一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于鄄
六	五
秋	秋
十三	十二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四十	三十
冬	冬
一十	十
公會齊侯于防	公會齊侯于防
五十二	四十二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六	五

己	戊
亥	戌
十	九
葬陳桓公	葬齊僖公
一十	十
秋	夏
七十二	六十二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幽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幽
三	二
冬	秋
十一	十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二十	一十
春	冬
十二	十一
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防
四十二	三十二
夏	公至自會
四	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春
五	十二
秋	王正月
六	五十二
公至自會	夏
三十	四
冬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一十	五
公會齊侯于防	秋
二十	六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三十	二十
春	冬
十三	十一
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防
六十二	五十二
夏	公至自會
五	四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春
六	十二
秋	王正月
七	六十二
公至自會	夏
四十	五
冬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一十	六
公會齊侯于防	秋
二十	七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三十	二十
春	冬
十四	十一
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防
七十二	六十二
夏	公至自會
六	五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春
七	十二
秋	王正月
八	七十二
公至自會	夏
五十	六
冬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一十	七
公會齊侯于防	秋
二十	八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三十	二十
春	冬
十五	十一
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防
八十二	七十二
夏	公至自會
七	六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春
八	十二
秋	王正月
九	八十二
公至自會	夏
六十	七
冬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一十	八
公會齊侯于防	秋
二十	九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三十	二十
春	冬
十六	十一
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防
九十二	八十二
夏	公至自會
八	七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春
九	十二
秋	王正月
十	九十二
公至自會	夏
七十	八
冬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鄄
一十	九
公會齊侯于防	秋
二十	十
公至自會	公至自會
三十	二十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十一	二十	三十	四十
二十	三十 軍事	四十 會于扈伐我盟會于首	五十 宋華元來聘
二十一	二十三	四十一 會于扈伐我盟會于首	五十一 晉悼公元年
十五 楚來往	十六	十七 會于扈伐吳盟會于首	八十 陳侯來朝
十六	十七	八十 會于扈伐吳盟會于首	元魯襄公年元
十七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八	九	十	一十
五	六	七 會于扈伐吳盟會于首	八
七十	八十	九十 會于扈伐吳盟會于首	十二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會于扈伐吳盟會于首	九十
十三 楚來聘	十三 立王康九年楚子共庚	元 楚昭王元年	二
五十二 立子九年楚子昊	元 鄭簡公諸嗣	二 會于扈伐吳盟會于首	三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六十 晉悼公元年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一	二	三	四
二	三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三	三	三	二十二
四	四	四	五
五十三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六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一十
九	十	一十	二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十一	二十	三十	四十
十二	三十	四十	五十
十三	四十	五十	六十
十四	五十	六十	七十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九十	十二	十二	二十二
十二 十	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五	六	七	八
齊莊公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三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六	七	八	九
三十九	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二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五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八	九	十	一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二 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九	十	一十	二十
五	六	七	二
十二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三
十	一十	二十	衛獻公衍元年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六十四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十七	十八	九十	十二
六	七	八	九
六	燕悼公囗元年	二	三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二十	三十	吳王餘祭元年	二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二十七	周景王貴元	天子崩王子猛立	
二十八	二十九	二	三
三十三	四十四	十三	十三
三	四	五	六
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二	三	衛襄公惡元年	二
四十七	八十四	四十九	蔡靈公般元年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	燕惠公款元年	二	三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五十	楚靈王虔元年	二	三
二	杞子卒公孫勝帥師滅厲	吳王夷昧元年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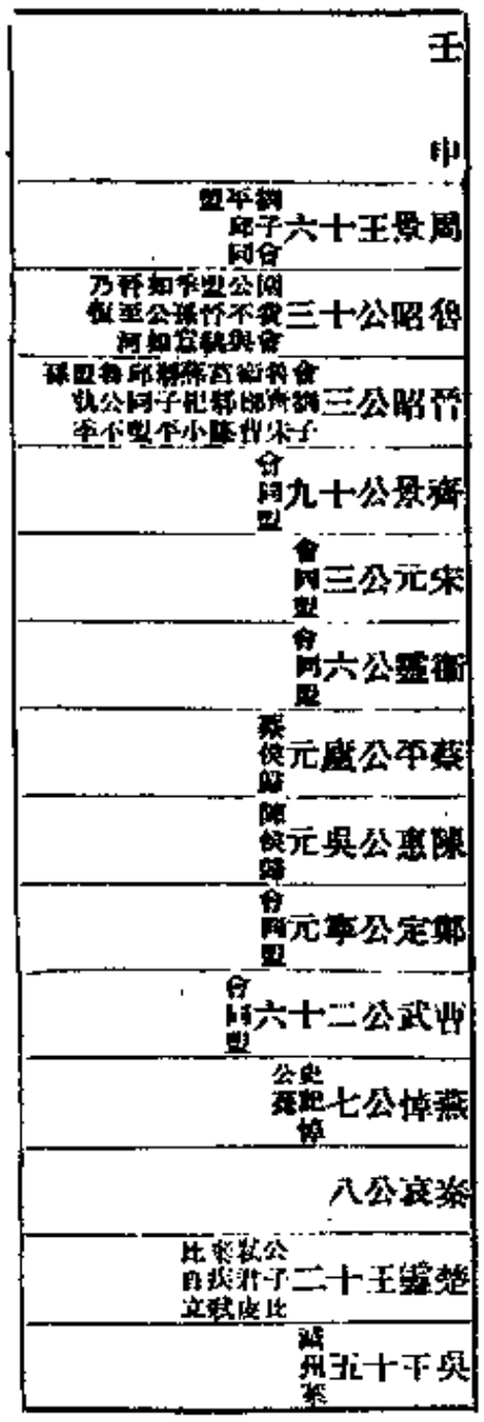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四	五	六	七
魯昭公稠元年	二	三	四
十七	八十	九十	十二
七	八	九	十
三十五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八十二	九十二	十三	十三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四	五	六	七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九十三
四	楚王虔名又囚	二	三
二	四	五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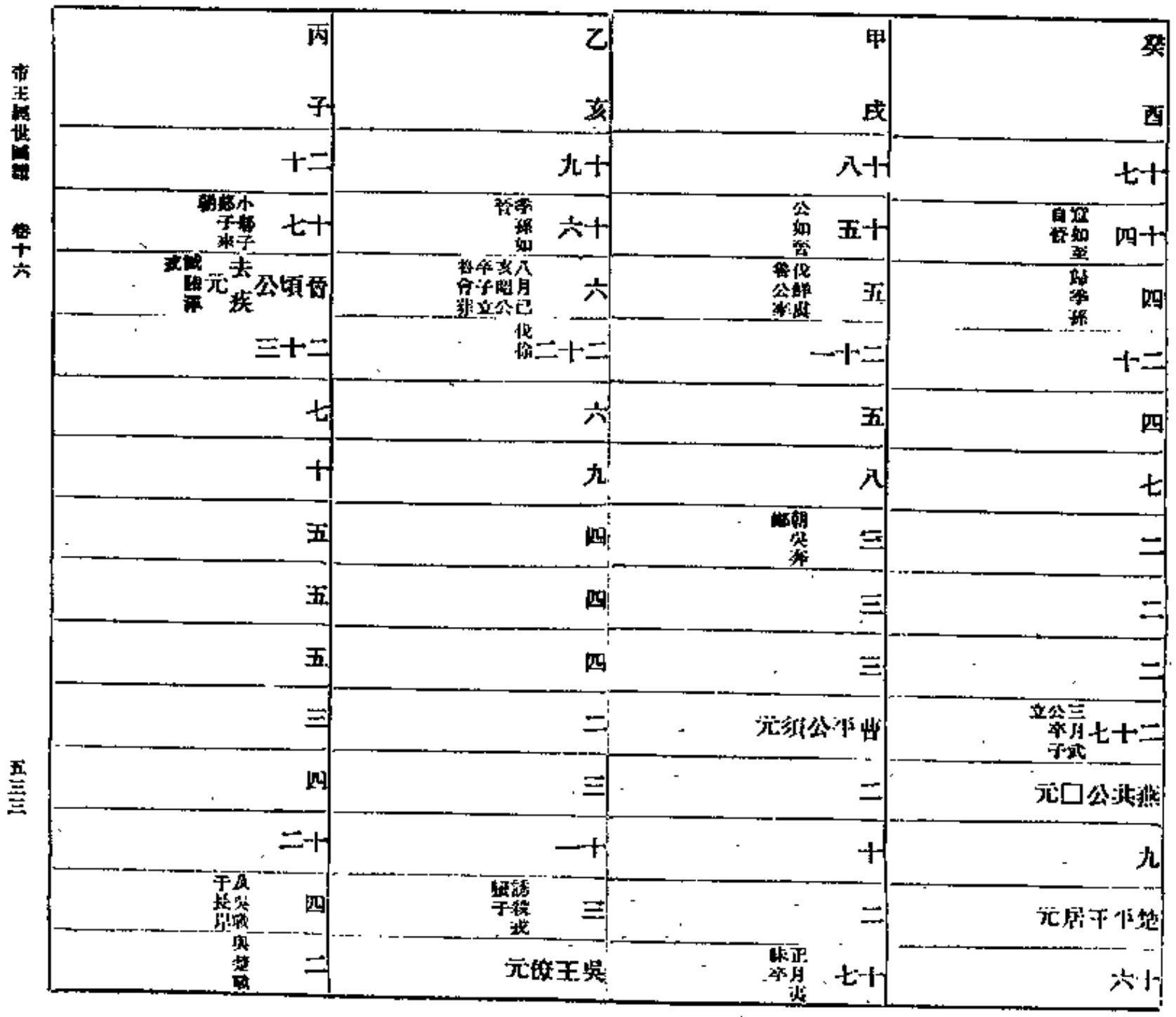
甲	乙	丙	丁
子	丑	寅	卯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一十	十二	三十	四十
九十三	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七	八	九	元元公靈衛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八十	九十	十二	一十二
八	九	元口公惠燕	二
十四	元口公哀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十

戊	己	庚	辛
辰	巳	午	未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九	十	一十	二十
二十五	六十二	晉昭公元夷	二
一十五	六十	七十	八十
三十四	四十四	宋元公元佐	二
二	三	四	五
一十	一十	二十	
六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六十三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三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帝王經世圖譜卷十六

春秋年表四





丁 丑	戊 寅	己 卯	庚 辰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八十	九十	十	十一
二	三	四	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代首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八 誤	九 代邾	十 晉郤缺帥師伐冀	十一 秦人入鄀 楚莊王圍宋
一十 誤	十二	十三 楚殺其大夫申舟	四十
六	七	八 十一月乙卯朔 宋公鮑卒	蔡侯朱元 楚侯伐鄭
六 誤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四 三月乙卯朔 宋公鮑立	晉悼公午元	二 衛孫免侯衎出奔齊	三
五 史伯忌奔共 公薨	魏平公□元	二	三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五	六 傳城州	七	八 蔡侯廬奔楚
三	四	五	六

辛 巳	壬 午	癸 未	甲 申
二十五 夏五月乙丑朔 日有食之	周敬王匄元	二	三
二十六 大雩 秋 葬我君簡公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晉荀躒如周 葬單靖公
六	七	八	九 晉合諸侯于黃父 會于狄泉
二十八 代首	九十二	十三	十一 晉趙鞅帥師納王
二十 楚囚自稱 由宋華亥 奔南定向	三十	四十	五十 晉趙鞅入于晉陽
十五	六十	七十	八十 晉趙鞅帥師 圍衛
蔡悼侯元 東國	二 敗于蔡 我執侯 歸吳卒	蔡昭侯申元	二
十	一十 吳師入郢 昭王奔隨 大敗	二十	三十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會黃父
四	五	六	七 會黃父
四	五	六	七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九	十	一十	二十
七	八 于許沈敗 師之蔡師 又師陳胡	九 誠	十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七	六	五	四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三十	二十九	一十	十
三十五	三十四	三十三	二十三
四	三	二	元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六	五	四	三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元	六十	五十	四十
二	元	九	八
一十	十	九	八
四十二	三十二	二十二	一十二
三	二	元	三十
二	元	二十	一十

公齊公來居鄆唁如乾侯晉公次于乾侯魯侯來會葬公如齊納幣公如晉逆女公會齊侯宋公于夾谷公如晉至河乾侯晉侯使士彌牟營魏舒宋公成公如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齊國夏高張帥師納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晉侯使荀躒迎女于邾晉侯使魏舒宋仲幾成周公城成周公會單子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扈晉侯使士彌牢來聘公如晉至河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二 魯隱 即位	三 盟蔑 公于 及何 故薨 乃行	四 盟台 侵楚	五
四	五	六 會台 盟侵 楚伐 朱鄧 侯鄭 伯曹 伯莒 子邾 人會 于小 邾城	七 開 歸 成
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盟台 侵楚	三十四
九	十	一十 盟台 侵楚	二十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盟台 侵楚	三十
一十	二十 伐如 楚晉 昭侯 卽位	三十 盟台 侵楚	四十 柏取 舉楚 于吳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盟台 侵楚	楚卒 公于 會夷
六	七	八 盟台 侵楚	會
二	三	四 盟台 侵楚	自 立 公
六十	七十	八十	公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公
八 伐 與	九	十 吳 入	傳 王 卽
七 楚 來 伐	八	九 吳 入 柏 楚	十 柏 歸 入 我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六十 傳 卽 卒 周 作 從 子 朝 卽 位	七十	八十	九十
六 徒 孫 卽 位	七 齊 率 伐	八 再 齊 公 伐 徒 于 台 伐 徒 衛 瓦 督 我 齊	六 得 與 玉
八 執 宋 行 人	九	十 鄭 衛 魯 徒	一十
四十四	四十五 與 伐 于 衛 行 誠 涉 吳 人 執 鄭 伯 以 歸	四十六 我 魯 伐 許 魯 徒	七十四 于 與 五 齊 氏 次
三十 執 宋 人	四十	五十	六十
一十三	二十三 齊 宮 盟 結 執 衛 北	三十三 盟 我 晉 于 與 魯 鄭 徒	四十三 于 與 五 齊 氏 次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二	三	四 卒 辰 七 子 慎 月 立 公 戊	元 隱 公 薨
十 來 誠 許 魯	一十 與 齊 盟	二十 與 晉 衛 徒 盟 我	三十 卒 申 四 子 獻 月 立 公 戊
二	三	四 立 公 二 卒 月 子 靖	元 陽 伯 出
二	二	三	四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立 公 獻 卒 滕 子 宜 六十三
二十 傳 卒 鄭	三十	四十	五十
一十 傳 卽 鄭 位	二十	三十	四十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八十四	九十四	十五	一十五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五十三	六十三	七十三	八十三
九十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二	三	四	五
鄭莊公寤生元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秦惠公□元	二	三	四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四	十五	魯哀公將元	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十
二十五	二十三	二十四	五十五
一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四十二
九十三	十四	一十四	二十四
三十二	四十二	二十五	六十二
六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一十	二十
八	九	十	一十
五	六	七	八
十二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九十九 王越王 勾踐元年	吳王夫差元年 越二	三越二	四越三

己	庚	辛	壬
酉	戌	亥	子
二十八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三 晉侯僖 宮薨	四	五 齊桓卒	六 吳壽夢 我伐子駘 晉殺其
十二	一十二 楚武王 薨子貲	二十二 伐宋	三十二 伐鄭
五十六 與鄭	七十五	八十五 晉趙盾 弒其君 夷皐	安孫 元茶子 盾立 其陳 君公朱 茶弒入
二十五 伐曹	六十二 子執 小邾	七十二 齊來伐	八十二 伐曹
衛出公 元輒	二	三 晉來伐	四
二十七 子公敖 吳孫 壽夢	八十二 公監 子叡 立明	成葵朋侯 元	二
十	一十	二十	三十 吳來伐
九	十	一十	二十
十 宋來伐	一十	二十	三十 宋來伐
燕獻公 元□	二	三	四
九 卒卯十 子瑕月 立公癸	秦悼公□元	二	三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晉昭公 卒子 周
五越 四	六越 五	七越 六	八越 七

庚	己
丑	酉
三十三	二十三
八 楚靈王 圍子	七 會吳于 柏以 來柏
五十二	四十二 伐福
二	公悼 元陽生
十三 伐鄭	九十二 伐曹
六	五 晉來
四	三
五十	四十
四十	三十 宋來 救晉
五十 宋以 伐我 助楚	四十 宋來 鄫來 救圍
六	五
五	四
二	楚惠王 元章
九 伐魯 十越	八 會魯 九越

甲	乙	丙
寅	卯	辰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八 吳壽夢 卒子 諸樊 伐我	九	十 吳諸樊 伐公子 善會來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伐齊
二 楚康王 昭卒	三	四 往立公戊伐吳 竹卒戊三魯 來子婦月
十三 伐鄭	十三 伐取 邾田	伐邾二十三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五十	六十 楚來伐	七十 楚來伐 宋來 救
四十	五十 宋取我 師伐我	六十 宋伐我
五十 宋以 伐我 助楚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二	伐陳 三	伐陳 四
伐魯 十越 九	十越 十一	會魯 救陳 二十越 一十

癸	壬
丑	子
二十三	一十三
七 鄫以 來朝 邾入 我附 子來	六 吳伐 我子 盾
四十二 往福	三十二 伐鄭
齊悼公 元陽生	安孫 元茶子 盾立 其陳 君公朱 茶弒入
九十二 往鄫 朝晉	八十二 伐曹
五 晉來	四
三	二
十四	十三
十三 宋來 救晉	十二
十四 宋來 鄫來 救圍	十三
五	四
四	三
楚惠王 元章	二
八 會魯 九越	七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一 齊我來會伐齊伐吳	二十 鄫繒來會宋梁會于會于	三十 衛會晉公盟于晉平吳會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陽	四十 起晉西鄙北狄侵衛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陳侯會晉荀櫟侵鄭	三十一
二十九 齊簡公王元	二	三	四 陳侯吳子會晉荀櫟侵鄭
三十 齊叔孫來聘	三十四 我會伐鄫	三十五 鄫邾莒我	三十六
九	十	十一 晉來侵	二十
七	八	九	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楚來伐取宋師	一十二
七十	八十 宋來伐	九十	十二
九	十	一十	二十
八	九	十	一十
五	六	七	八
二十	三十 越 四十一	四十 越 五十一	五十 越 六十一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四十	四十一	二十四	三十四 楚年哀立王 記今十傳崩 從九在子
五十	六十 孔子卒	七十	八十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五十三
齊平公驁元	二	三	四
七十三	八十三	九十三	十四
三十 魯出入傳公薨嗣奔立越	元 莊公胎 嗣	二 晉出入傳公薨嗣奔立越	元 起侯衛 復奔還傳歸出起石公起圖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楚滅蔡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二十	三十 之葬往勝傳 公子仲白 討西鄙公	四十	五十
九	十	一十 楚滅公陳	二十
六十越 七十一	七十越 八十一	八十越 九十一 吳傳 敗滅之伐	九十越 十二

甲子	乙亥	丙戌	丁酉
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四	八十四
六十	七十	八十	九十
五	六	七	八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一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九	十	一十	二十
七十越 八十一	八十越 九十一	九十越 十二	十二越 一百三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周正王仁元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六	三十七	晉出公錯元	二
五	六	七	八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元伐公出衛	二	三	四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五十二	六十二	七十二	八十二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秦厲共公元	二	三	四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二十二越	二十二越	二十二越	四十二越三十二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五	六	七	八
三十二	四十二	五十二	六十二
三十三	四	五	六
九	十	一十	二十
五十四	六十四	七十四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十	蔡聲侯產元	二	三
九十二	十三	一十三	二十三
一十二	二十二	三十二	四十二
五	六	七	八
七十	八十	九十	十二
越王勾踐	二十五越	二十二越	八十二

癸酉	周貞王元介元	二十七	傳魯以三郡遂郡事爲左 公欽如子桓如子邱立悼傳 慈公址子慈郡公欽	七	十三	宋昭公得元	二	四		傳晉來後齊教		五十二	九	一十二	傳使后雨聘魯 九十二

帝王經世圖譜後序

余脩與慈水馮五楹同年雲臺、棠垞校全謝山吉士所修姚江黃氏宋元學案百卷。謂如其卷而同輯學案。補遺百卷。其第六十卷爲說齋學案。蓋說齋盧先生之學。與永嘉艮齋、止齋、水心諸先生最同調。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尤與朱文公不相得。故宋史無傳。而宋潛溪補之。宋傳又亡。而近時張丹村塾諸家成語以復補之。若謝山於學案。固已剖析源流而爲之傳。稱其讀逃甚富。最著者爲帝王經世圖譜。特成稿未全。即余所輯補遺。亦就諸書所引者數條以載之。日在都門。每於程孝廉炳震求其全書而不得。根石同年壬森。固說齋從裔孫也。又兩北相左。而無從問之。蓋余以是暫往來於胸中者非一日矣。今以教習知縣皆都分發。晤仁和邵主政懿辰。則居然以錢塘振氏校梓是書見示。而屬序其後。余則何能。何敢漫焉。以序說齋之書。姑就向所業學按而略言之。說齋兄弟。並出其父侍御君家學。而說齋尤著。其弟子著錄於全氏者。爲傅杏溪、貢、吳景陽、蔡、葉南坡秀發、朱仲文質、張荃翁端義、金元虔式、爲余所致得者。爲王宗浦棨、徐總幹口、而杏溪之學尤有門庭。其家學爲大東大原。與從子定而傅升可莊。則其上弟子也。說齋從子與金元虔相與校讎是書。此後從孫有從學於金仁山許白雲者。是其家學之可見者。又如是矣。且其

宋儒學案唐說齋先生傳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僉中宏辭。通判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書條具荒政之策。請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總其斛貸。量出利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之劾。意力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既處權挫。遂不出。益肆力於學。上自象緯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章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旁通午貫。極之論緣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於心。褫之於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親之。所以治不如古。痛詆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常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齋曰。說齋特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爲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爲信。

舊弟子中。袁陽本從徐天民爲漢上之學。葉采從東萊。荃翁又從慈湖爲象山之學。宗旨亦從同而觀其諸弟子之從遊。可知說齋與同甫未嘗不同聲。至東萊與說齋見而延之書院。使申言以告諸生。唐呂之學。其相得如是。謝山爲杏溪傳。稱其於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鄉遂。軍賦軍制之類。世儒沿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譌謬。取資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經世百致。其高弟如是。而說齋是書。蓋有觸類而引伸者矣。世之學者。非可輕視乎哉。宜其收入四庫而仰邀宸翰。使經世之學。久久相傳勿替焉。余且更錄數十條於學案補遺。以釋舊憾云。鄧後學王楚材謹序。

立案印。據其罪狀。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姻家也。晦翁疑其右之。迎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鬨氣耳。於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并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晦翁。按東萊集和仲無忮忌。且是時下世已一年矣。同甫與晦翁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則似亦未盡以晦翁之所行爲至當者。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之尤。若台出於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紓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從於寬。故嚴蓋一事。謂其父子雖濫。則不免近於諱。抑且傷於忠厚。且憂自台移獄於越。備受籬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汚君子。有死不能也。於是悟商鞅持漆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揚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射。晦翁雖大賢。於此終疑。非有未盡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也。至是或以媚家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嗾鄉內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內賈或以此爲逢迎。魯公豈聽之哉。其生平足以自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變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晉。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觀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邊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辨三卷。地理詳辨三卷。趙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尚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綱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於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案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致嘗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於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吳味經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攷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於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於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邪。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質與先生和齊揖酌。其說似未然也。鄞全祖望謝山識。

說齋文鈔序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間。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詬。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融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爲學誠朱子。并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攷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於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收守劉荀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落莫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遷罰之。是固長於善善之心也。予少時采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於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此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其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采之。不可得。近於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起之。以備淪朱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勁之。或又言說齋不肯

1445949
081-18
0022
文科教授研究生閲覧室
2110100017852l

與同甫相下，同甫播之於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詹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卻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三一
作者＝
页数＝８０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